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七三五・史部・地理類

- 廣西名勝志十卷〔明〕曹學佺撰……………一
- 蜀都雜抄一卷〔明〕陸深撰……………一一九
- 蜀典十二卷〔清〕張澍撰……………一二七
- 續黔書八卷〔清〕張澍撰……………二九五
- 蠻司合誌十五卷〔清〕毛奇齡撰……………三四七
- 殊域周咨錄二十四卷（卷一至卷十二）〔明〕嚴從簡撰……………四六七

111314

廣西總叙

文獻通考有嶺外代峇十卷永嘉周去非直夫撰所記皆粵西事據云唐分天下為十道二廣不分東西元和郡縣志以唐分嶺南安南桂管邕容為五府各置經界使而嶺南節度治廣州是合廣南五管並隸廣州亦不分東西矣至懿宗咸通三年始陞邕管為西道節度使而東西乃分宋汪應辰題名紀云國初合二廣為嶺南道至端拱元年監察御史高象先為廣西轉運使廣西分部命使實始於此皇祐中儂智高平詔狄青分廣西邕宜融為三路守臣兼兵馬都監而置經界安撫使於桂州以統之此今者粵西開府之制也宋朝會要云大觀三年以黔南路併入廣西為一路以廣西黔南路為名依舊桂州為帥府四年仍舊稱廣南西路張維廣西郡邑記云以漢志考之今之東路即漢之南路桂陽郡與夫桂陽郡之五縣曰桂陽漢陽含淮陽山曲江是也蒼梧郡之三縣曰高要端溪與夫廣信封陽俱屬焉其鬱林合浦珠崖儋耳四郡與夫蒼梧之七縣是西路而交趾九真日南自唐置安南都護歷五代遂為羈縻國此似今者

廣西名勝志

總叙

一

廣西名勝志 總叙

兩廣總督之制也按 國初交趾雖入郡縣屢叛不常至宣德間始棄之今僅修貢職不替而已○代峇又云五嶺之說皆帶山名考之乃入嶺之途五耳非必山也自福建入廣東之循梅一也自江西之南安入南雄二也自湖廣之郴入連三也自道州入廣西之賀縣四也自全入靜江五也○明督學使魏濬西事珥云五嶺考見丹鉛錄臺嶺之嶠在大庾騎田之嶠在桂陽都龐之嶠在九直萌渚之嶠在臨賀越城之嶠在始安則西粵已占嶺之三矣而廣州記謂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為五嶺其說頗異淮南子以為始皇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罽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然粵西新米之外皆仰給東人所謂犀角象齒翡翠明珠未有一焉及考其地則罽城在武陵西南九疑在零陵南野餘干在豫章大抵隔絕嶺表之路爾惟番禺一軍軍在越地故謂之處謂之都亦中外縱橫控制使不得動之意非必利其所有也又唐置五管廣管桂管容管邕管瓊管屬之西者亦三○按

廣西名勝志

總叙

二

桂陽今郴州是有黃岑山在州之前一曰黃箱山  
即騎田之嶠其支曰折嶺者楚粵於此分界口萌  
涪嶠在富川縣北與楚之江華為界水南北分流  
口始安嶠在興安縣界湘灘二源間相距百餘步  
即越城之嶠口臨賀嶺一曰桂嶺今謂在桂林者  
誤○漢武帝元鼎間以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  
出桂陽下湟水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  
章下浚水發十萬師討南越歸義越侯嚴為戈船  
將軍出零陵下灘水甲為下瀨將軍下蒼梧越馳  
義侯遣別將發夜郎兵牂柯咸會番禺獲其王建

廣西名勝志

總叙

上

德相呂嘉蒼梧王趙光降遂以其地為蒼梧南海  
九真交趾等九郡蓋伏波樓船兩路為正師戈船  
下瀨攻蒼梧倭自救而夜郎以備應援與秦五軍  
之意大畧相似○隋義寧間羅川令蕭詵稱兵江  
陵欽州刺史審長真以營林附之始安郡丞李龍  
志堅守不下詵攻圍二載外無聲援城陷詵仍以  
葉志為桂州總管復遣劉洎畧嶺表地得五十餘  
城勝兵四十餘萬唐武德初葉志約嶺南酋永平  
郡守李光度潛圖歸附高祖以書諭曰公朕之宗  
不可與異姓比宜及子弟並豫宗正屬籍是年以

李靖為行軍總管討平蕭詵靖踰嶺至桂州分道  
招慰下十六州襲志誘諸嶺南酋皆送款詔授靖  
嶺南撫慰大使襲志為桂州都督靖以嶺表遼遠  
久不見德化非示禮義無以變風因延見長老宣  
布恩意嶺表率平○唐季方鎮擅命自相推長楚  
王馬希範割據靜江兼轄牂牁象郡南漢王劉晟  
稱制番禺時脩郤于楚周廣順間南漢遣內侍吳  
懷恩攻敗楚師以兵畧定宜連昭賀桂柳象龔等  
州盡有嶺西地宋開寶二年以潘美為桂州行營  
都部署帥師伐南漢劉鋹聞宋師至內外震恐乃

廣西名勝志

總叙

四

遣龔澄樞馳往賀州畫守禦策宋前鋒至芳林澄  
樞道還遂圍賀州鋹遣伍彥柔將兵援賀潘美潛  
以奇兵伏南鄉岸彥柔夜泊南鄉賊舟岸側運明  
挾彈登岸踞胡床指揮而宋伏兵卒起彥柔大  
亂因擒彥柔斬之梟其首以示城中城遂降美帥  
師次昭州破開建峇昭州刺史田行稠遁去城遂  
陷桂州刺史李承進棄城而奔美乘勝克廣州降  
劉鋹嶺南悉平 國初洪武元年  
上以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叅政朱亮祖為副帥  
取廣東以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叅政張彬取廣

西因論永忠曰兩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民  
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若先遣人宣布威德  
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  
掠廣東既平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  
廣西肅清南服在此一舉復論璟等曰南方之地  
皆入版圖惟兩廣尚未歸附命爾等率荆湘之衆  
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何堅不摧爾其務  
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毋替  
予命諸將皆頓首受旨五月永忠亮祖等既平廣  
州兵至梧州境元達魯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  
廣西名勝志 總叙 五  
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翥以便宜行事  
人廣西行次藤州聞永忠兵至欲募卒迎拒無有  
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  
走鬱林亮勒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翥赴水  
死亮祖駐兵藤州於是潯貴鬱林容州以次皆降  
是時楊璟既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北關  
參政張彬屯南關亮祖帥師自廣東來會屯于東  
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璟語諸將校曰彼  
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開口關決其堤岸破  
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

開口關殺其守堤兵遂決堤濠水涸因築土堤五  
道與其城接以逼之元守臣也兒吉尼勢窮蹙其  
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璟營約降期  
是夜二鼓觀絕城見璟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  
鬪志可立取狀璟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  
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璟率衆登城曰殺人傷人  
及標掠者死衆心遂安生擒也兒吉尼送於京師  
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  
顏等各遣使齎印章詣璟降 上既平廣西遣照  
磨陶以權諭兩江谿洞居民詔曰朕惟武功以定  
廣西名勝志 總叙 六  
天下文教以化遠人古先哲王威德並施遐邇咸  
服者也睽茲兩江地邊南徼風俗質朴自唐宋以  
來黃岑二氏代居其間世亂則保境土世治則修  
職貢良由審時知機故能若此頃者朕命將南征  
兩廣平定爾等不煩師旅奉印來歸嚮慕之誠良  
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諭爾其克慎乃心益懋厥職  
宣布朕意以安居民自是兩江諸夷贊琛者恐後  
云○魏濬西事耳曰古之部置方州皆因山川  
便與其道理遠近所宜故或因建瓴之勢以臨制  
上游或順臂指之義以控運四外要歸於建威銷

萌以久治安而已若悉割兩江東包廉欽潯鬱以  
 北盡乎宜柳之境屬之邕管使自為收鎮此所謂  
 臂指之義也則兩江豁峒可以馴服兩江既治雖  
 以南畧交趾可也或曰如此則何以為廣西曰桂  
 林故衝湘地也天文分野上屬翼軫九疑蒼梧之  
 山形勢曼衍首起衡嶽腹蟠八桂而尾達乎蒼梧  
 湘灘二水分繞其下桂林據其上游若屋極然所  
 謂建瓴之勢也衡永邵道桂柳諸郡綴附廣西弁  
 故所轄桂昭梧三郡統之其封畧故為不小矣今  
 荆湖地理濶遠行部使者病不能徧歷或議欲析  
 廣西名勝志 總叙 七  
 之而衝湘間數郡歲調兵食以給廣西蓋猶屬之  
 也若舉而移之經制一定為嶺服安危計慮久宜  
 更無出於此○按張襄惠公序南寧志中有此論  
 與秦置桂林象郡吳分荆交之意畧同唐設桂林  
 邕州二都督府而宋平儂智高後邕州太守特兼  
 經畧安撫之號兩江無事者近百年其效可睹矣  
 異日西南多故必有行其說者○今制廣西桂林  
 府屬桂林道平樂府屬府江道梧州府屬蒼梧道  
 柳州慶遠思恩三府屬右江道潯州南寧太平三  
 府屬左江道其蒼梧左右江道俱守巡分治之惟

桂林平樂則總一分守故守道曰桂平道而佐以  
 天啓二年起家降補茲職云

廣西名勝志 總叙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桂林府 附者 領州二縣七

史記秦始皇南取百粵置桂林象郡按象郡在今日南境桂林在兩江郡縣之間非今之桂林也漢書武帝元鼎六年改桂林郡為鬱林今潯鬱二州其地咸有焉南史梁天監六年分廣州置桂林地亦不改大同六年改置桂州于始安郡督南桂林等二十四郡始為今桂林矣始安郡在漢分屬零陵東漢建始安侯國于此三國吳甘露元年以零陵南部置始安郡其時黃蓋為始安太守郡治多所規舊晉宋齊陳皆因之至隋開皇中廢始安郡並置桂州唐武德天寶之際始安郡及桂州更置不常至光化間陞靜江軍節度使宋紹興已後之靜江府元靜江路俱沿其額 國朝仍復桂林之名以潘王為靜江府改靜曰靖一義亦相通○城邑考云桂林子城在灘江之西周三里十有八步高一丈二尺唐莫休符風土記以為唐初桂州總管李靖所築○古外城唐蔡夔築方六里又有夾城在外城之北周六七里光啓中都督陳瓌築○

古城六南曰寧遠俗呼陽橋北曰迎恩西二一曰平狄俗呼鍊爐一曰利正俗呼沙塘其東二一曰行春俗呼上東門其一則子城之東江門宋皇祐中平儂智高之後經畧余靖所築也王安石為之記今門增十二曰東鎮就日癸水麗澤武勝文昌寶賢西清安定而寧遠行春東江三門仍舊○榕樹門即古南門相傳為唐時築門上植榕一株歲久根生跨門內外盤錯至地分而為兩天成門狀車馬往來徑于其下 國初洪武八年展南城凡舊基率毀去惟存此門即楊基孟載詩榕樹城門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二

却倒垂也○東江門有樓冠其上唐時名東樓長吏于邵九日陪廉使盧端公安東樓有序今分守桂平道近此門故予詩云分司猶得近東江○東樓之北有樓曰逍遙宋之間登逍遙樓詩逍遙樓上望鄉關綠水泓澄雲霧間北去衡陽二千里無因馬足繫書還宋崇寧初改為湘南樓取韓退之詩中語也李彥弼有記今碑見存碑陰刻逍遙樓三字以為顏魯公筆○唐人從城東至北建有三亭其一為東山風土記云府之東門有大亭枕江與望月樓相接最近子城口一為拜表亭風土記



云北接碧潯南連翠屏東俯長河西隣雉堞前尚  
 書盧公匡建置口一為碧潯亭接連道遙前近大  
 江館宇弘麗制作精緻高下敞豁冠諸亭院大中  
 初韋舍人瓘所紉也曹鄴碧潯宴上有懷知己荻  
 花蘆葉滿溪流一筵笙歌在水樓金管曲長人盡  
 醉玉簪思重獨生愁女羅刀弱難逢地樹樹心孤  
 易感秋莫恠嘗歡却惆悵全家欲上五湖舟○陽  
 亭舊在陽江上迤西南城陽江之水入焉名曰陽  
 塘演漾數百餘畝岸帶樹陰洲連芳杜夏月藕花  
 盛開芬郁特甚今析入貢院及督學公署十之三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三

四○宋文公故宅在城南二里即玄山觀也宋雍  
 熙間刺史柳開玄山觀記云唐景雲初宋公南遷  
 愛其清致卜為軒榭歿後夫人孫氏捨為觀後五  
 十餘年夫人族弟舍部郎中成來為刺史命開記  
 之後易為真山觀○曹鄴宅在市西門阜財坊鄴  
 字鄴之本陽朔人唐大中登進士第後遷于此觀  
 察令狐絢以鄴所居改為遷駕坊○趙觀文故宅  
 在城西門外進賢坊舊臨桂學址觀文臨桂人唐  
 乾寧二年狀元○望秦驛舊設于城北蓋古秦城  
 在城北八十里融灘二水間也唐柳子厚集有賦

北望秦驛手開竹徑至釣磯留待徐容州詩云幽  
 逕為誰開美人城北來王程備餘暇一上于陵臺  
 至宋時改為桂州驛咸平初陳堯叟為轉運使以  
 嶺西風俗病者禱神不服藥乃集驗方刻石于驛  
 內今復移之稍東因改為東江驛口魏濟嶠南瑣  
 記云東江驛去虞山西南三百步黃澤由癸方來  
 注之匯為靜流東與灘江隔一洲洲上莎楚萋密  
 而驛前竹樹林樾交接互映淥水一灣澄泓如染  
 了無塵空之態○舊始安郡及桂林郡廨俱在獨  
 秀山下 國初建置藩封乃移于黉樓街北唐李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四

義山詩有口既載從戎筆仍披選勝襟瀧通伏波  
 柱簾對有皮琴宅與嚴城接門藏別岫深閣涼松  
 冉冉堂靜桂森森明指獨秀山也○八桂堂在揭  
 帝廟上宋紹興中龍圖閣都陽程節建更熙春臺  
 泛淥閣俱在左右桉榻帝梵稱也塘在癸水就日  
 二門之間方廣數畝獨秀伏波二巖蕪影其中今  
 亦藩郡垣而閉之堂久不存○漢張衡四愁詩其  
 一曰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側身南  
 望涕沾襟美人贈我金琅玕何以報之雙玉盤路  
 遠莫致倚惆悵何為懷憂心傷煩唐王昌齡送任

五之桂林楚客醉孤舟越水將引棹山爲兩鄉別  
月帶千里貌羈縻同繪綸僻幽聞虎豹桂林寒色  
在苦節知所効按卽任華也時爲李昌巖府中叅  
佐杜甫寄桂州楊五五嶺皆炎熱宜人獨桂林梅  
花萬里外雪片一冬深聞此寬相憶爲邦况好音  
江邊送孫楚遠附白頭吟韓愈送桂州嚴大夫蒼  
蒼森八桂茲地在湘南江作青羅帶山如碧玉簪  
戶多輪翠羽家自種黃柑遠勝登仙去飛鸞不假  
騷李商隱桂林卽事城窄山將壓江寬地共浮西  
南通絕域東北有高樓神護青楓岸龍移白石湫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五

三石  
臨桂縣附郭  
本漢始安縣吳立始安郡領縣七始安其一也唐  
武德初析置福祿縣貞觀省入始更今名○唐張  
籍送人之臨桂旌旆過湘潭幽奇得遍探莎城百  
粵地苻路九疑南有地多生桂無時不養盤聽歌  
難辨曲風俗自相詰戎昱桂城早秋遠客驚秋早  
江天夜露新滿庭惟有月空館更何人卜命知身  
賤傷寒舞劍頻猿啼會下淚可是爲憂貧宋陶弼  
送臨桂令戴若納出廣五嶺生還少無辭酒滿觴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六

二十八日監察御史行鄭叔齊為之記曰巖曰讀書以劉宋時始安人守顏延之讀書于此巖前有五詠堂鶴五君詠不具錄顏詩曰未若獨秀者峩峩邪邑間見鄭叔齊記內惜無全篇口桂海虞衡志云讀書巖在獨秀峯北傍周迴百餘丈豁然明湖有便房石榻石牖如環堵之室其西石壁垂乳潔白如雪有洞曰雪洞題名唐刑部員外郎孟簡元和元年三月三日遊宋朝奉郎通判桂州軍州事楊書思政和二年九月晦來孫覲北歸提點刑獄董芬招經畧安撫劉彥適轉運副使陳克判廣西名勝志卷之十一

宮趙子巖假于蒙亭飯後登鐵牛寺塔徒步入藏院觀無盡老人畫像初寮道人書榜及讀書巖所刻五詠晚集於靜寄紹興四年十月十七日淳熙改元冬常恭曾遊開封王維則拉張信之啜茶巖下山王華公預焉淳熙十年歲次癸卯七月十九日題紹興甲戌三月二十七日知府事呂愿忠訪顏氏讀書巖淪茗鼓琴襄圃久之預者四人機宜劉襄監郡朱良弼司理葉仁宋乾道九年蔣時日新篆雙清室三字又有舊刻雪洞二字○桂山府治東北三峰連屬拔起于前次峯宛轉後峯

從總之皆北山也巖曰疊綠明張羽王紀勝曰桂城直北重門夾山山分東行即為疊綠有亭曰仙鶴又有越亭山穴透出北面因名北牖洞俗名風洞遠眺長江極目煙水唐會昌初元常侍晦時恣盤遊建大八角亭寫其直像而院即為寫真院歌臺釣榭石室蓮池故稱絕景口明臨桂令葉繼熙雜識云疊綠巖在城北又東數百步斗徑紆環奇石累積山腰有洞南北相通穿洞出山北歷級而升巖石益奇巖有三巨峰列峙唐韓翃詩三峰亭臨橋邊宿即此也梯磴迴互遠眺群山作奔騰趨巖之勢口元常侍記云按圖經山以石紋橫布彩翠相間故名疊綠東行則枕壓桂水西巖有石門中有石像故曰福庭又門陰構齊雲亭迥在西北曠視天表想望歸途北人此遊多軫鄉思直渚之北有虛楹釣榭由此三逕各趨所抵左指山隈右之僧舍為寫真堂北鑿山逕可抵栖真洞其右小支戟立四望故山名四望亭號銷憂亭之前後綿絡山腹皆逕梁危磴以相因委其詩曰乏才叨八使徇祿非三顧南服頒詔條東林證述誤未聞述職効偶脫囂煩趣激水瀦切塘綠崖欹磴步西巖

煥朝旭深壑囊宿霧頰氣爽衣巾涼颺輕杖屐臨  
高神慮寂遠眺川原布帆帆返汀煙翻鷓鴣集江樹  
獨探洞府靜况若佳佳遇一瞬契真宗百年成妄  
故孱顏石戶啓香靄溪雲度松籟韻宮商鴛鴦勢  
翔遡津梁危約架濟物虛舟渡環流馳羽觴金英  
妬粧婢笳吟寒壘迥鳥噪空山暮悵望麋鹿心低  
迴車馬路懸冠謝陶令褫珮懷疏傳遐想蛻纓綬  
徒慙郵襦袴福盈禍之倚權勝道所惡何必栖禪  
關無言自真悟○夾北城而西是爲寶華當山中  
斷續以雉堞下有重門爲西清寶積山自南來交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九

擬其曰前巖東嚮爲華景華景之前橫塘深廣晨  
飄霞綺夕麗金波元常侍聯建亭曰巖光以巖拂  
水而寫光也石屋半敞可布十筵其從翠壁上蟠  
漸至峰首有諸葛祠從北至西城壁峻削皆斬崖  
爲之雖石頭之險不能過焉唐以前謂西阜高起  
名其地爲盤龍岡諸葛之祠無亦因是起與口虞  
衡志云華景洞高廣如十間屋洞門亦然有石基  
局爛柯石元常侍巖光亭詩石靜如開鏡山高若  
簞蓮筍竿抽玉管花蔓綴金鈿亦長篇之斷壁也  
臨桂雜識云華景石洞毗聯朱扉數啓周迴完密

若寢室然窈窕深通紆轉徐折聞而復明蓋洞之  
後別敞爲口耳附崖竹木掩映闐若仙居絕頂至  
諸葛祠臨高矚遠豁然一大觀云○隱山當夾山  
南口潛洞出其東北西山屏其西南亂石壘盤北  
高南下中藏六洞洞皆有水溢出爲湖唐李渤名  
其洞之水曰蒙泉疏水出山名曰蒙溪諸洞名曰  
朝陽夕陽南華北牖白雀嘉蓮各有隸書三字曩  
日湖光之勝具吳章記中今廢爲平疇矣吳武陵  
記畧云西出門里許得小山山下得伏流北上四  
十餘步得石門左右劍立白石門西行十步得北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十

洞如室清縹若繪上有石窓下望千山如指白石  
室東迴三步得巖有水泓然其色墨綠巖北露半  
穴如門出門有潭表二十步潭有芙蓉潭北十步  
得溪溪橫五里徑二百步可方舟渺然有江海趣  
魚龍滄溟鷗鷺浮泊如秦石門東南越小嶺石林  
危嶠夾脊自嶺下十步得東巖自巖口直下二十  
步有水淺莎細草如織南望有結乳其白擁雪自  
巖西南上陟飛梯四十級有碧石盆二乳竇滴下  
酌飲承之又陟梯九級得白石盆盆色如玉盆間  
有水香甘自然可飲十人還自石盆東北上又十

二級得石堂乳穗駢垂擊之鏗然作金玉聲自堂北出四步直西南入小峽得內洞東有石室如畫頂上方井弱翠輕綠便如藻繡自洞南下仰瞻東崖有疑乳如樓如閣如人如獸自樓閣斗下七步次石渠渠深七十尺渠上為梁曲折繚繞三百步自梁直南抵絕壁斗下飛梯九盤及水水北崖石閣峭甚綴以欄檻適堪宴息自石閣還上絕壁西十步又得小洞儂行三十步左右壁有鐘乳或垂或滴壁窮有石室多白蝙蝠出小洞北上二十步得外洞壁下有石數十其面砥平間有凹罅琴薦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十一

厥狀甚怪遊人列坐肅若水霞洞北七步臨西石門石門又西去三十九步得西洞洞深九十尺北崖有道可容一軌崖南有水若鏡纖鱗微甲悉堪數誠自西洞口南去一矢得南洞洞西壁可譙數十人其東有水輕風徐來微波蕩漾比土山頂盤曲五百步石狀如牛如馬如熊如麋劍者鼓者笙竽者埴篔者不可名狀石路四周而松蘿萃於西北其左又有一洞名迴龍洞中石橋貫出山背欄檻之上皮以石盆承流不絕橋上別為洞門有崖石廣約半畝因之為亭榭舊建西山寺于上一名

資慶寺相傳宋宗寧間米芾為臨桂尉任蒲寓西山資慶寺與詩僧紹言遊有贈紹言詩序唐戎昱西山上陸大夫登高上山高處更堪愁野菊他鄉酒蘆花滿眼秋風煙連楚郡兄弟客荊州早晚朝天去親隨定遠侯宋孫抗題朝陽洞險絕信天開春蘿陰古苔不愁雲影閉先得日光來片石充基局涼波遞酒盃東風偏著意草木爛成堆抗于六洞各有題詠不具錄題名河內李會伯再牧桂之明年實開肇改元上命三衢柴士表視邊隘竣事將還夏六月二十一日約憲倉四明豐蒞兵帥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十一

汪光朱廣用苻離朱煥載酒千山觀訪招隱過仙奕感今懷昔風物固亡恙也時火傘張空水花蘸碧相與徜徉其間清不受暑因得四十字并識諸石○中隱山山城西南五里至則小溪淺碧可踐而過循麓入巖巖有三重其下着地者最為廣平上漸斬削然戴履純石瑩然朗淨無復下方埃壘狀陟第三重據牖而望若游目无表暝煙歸鳥皆從下飛侯山返照入巖轉光風自西來薄巖拂樹與東麓僧菴鐘磬相和炊煙縷縷起叢薄間其傍有木林村居人頗眾按中隱一作鍾隱土人曰佛

子巖以宋乾道間建有福緣寺爲僧祖華所居故名題名元豐二年八月十八日劉宜父曾公冕苗永孺僧紹簡遊括蒼管定夫蒲陽方孚若長樂陳庸仲嘉定癸酉先重陽一日來遊詩境癸酉三月三日遊詩境卽孚若之別號蕭子敬向伯大王德強呂叔舉鍾德元張聖泳鍾長卿王必大端平丙申下元前二日來遊長沙鍾春伯豫章范旂叟端平丙申歲十月旣望前三日同遊臨川羅愚淳祐辛丑中伏日約曹伯虎聶世用梁介魏牧楊義仲趙時頌陳噲汪知幾翁崇榘觀稼西郊至呂公巖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十三

浮舟覽湖山之勝觀石湖南軒諸賢題字時雨初霽涼風先秋穡事可期因志其喜陳鐸叔振周子榮景仁范得輿民載趙孟邁君啓淳祐辛亥前立春二日同遊○琴潭山在城西六里群山中有一小山巨石林立如錐解刀削其下空洞成潭水流琤琮如琴筑聲前有小巖虛廣明潔石榻石琴各一具傍又有荔枝崑俯石門而入深十餘丈多滴乳垂綴若荔枝宋方提刑題云字若丹至桂林歷窮勝踐最後始得清秀乳荔枝琴潭四巖而琴潭水石又諸巖之冠是日川原平行群峰環抱愛

之不能去○清秀山從西清門下濠石道上西舉入夾山口緣山行又里許有塘曰清巖出其上環桂諸山本以孤峭標秀而是山則周連隴湊盤紆弗鬱長可一里餘徬以巖門下瞰塘水山澤通氣清彩映發如其名焉入門則有兩巖東西對闢上出山半其迥朗亦適相敵北郭諸山近在東壩可招而至其西則陽江北來倚檻而望批崖越壑其流汨湓過下庄居者前水波寬緩山漸深土漸衍似村塢可耕矣方信孺詩尋徧洞天三十六蒼霧獨闕此巖扉旋除野草開新逕遮莫寒藤刺客衣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十四

歲月偶同題壁字煙霞似不法人歸把菊欲作開山王已落羅臺第二機張自明和甲子循環各一時又逢青犬護巖扉金塘城鎖瑤池苑蒼玉樓鋪錦地衣萬里西風生木末數聲湘竹叶雲歸明朝天上秋期近問訊河邊織女機題名龍圖閣直學士經畧王公若愚與提點刑獄劉子至提舉學事唐夢傳大張旌旆觀稼近郊烹今歲建茅於此遂過傲雲諸閣大觀元年五月十六日權發遣轉運副使公事張莊正民題杜唐臣張通夫王誠中張通市董君佐姪聖程聖欽元符三年八月旦同遊

欲騎日月超然之嶺端臣德題公輔公密大觀庚寅清明前六日遊男叔侍明叔仲明仁仲子源靖康收元五月中休同遊是歲初冬九日明叔仲明子源同晉卿再來郡守呂叔恭以甲戌季春七日遊中隱巖山水之興未已後兩日再拉機宜劉子思監州朱國輔經屬陳朝彥同至新洞所見愈奇真所謂倒食其蔗也離山人曰巖居蓋有朱元順云是時張安國帥桂年壯氣盛少所屈意乃紆騶入谷親與其客造朱所栖至勒之石豈桂之蜚遞之士朱獨高舉希慕遺風安國遂從而禮異之於

廣西各勝志

卷之一

五

以風部內乎了達之牒乃判府汪公聖錫所給且稱了達有苦行巖刺具在來遊者後之君子可按焉離山人即張羽王鳴鳳也○離山一名沈水山在城東南隅唐龍朔中會降天使投龍于此陽江西來東入離水魁然起棟南阜之端橫障江口洞曰水月門出水上其高倅闕夏秋之交移舟入焉遊魚千百滂瀾几席間宋提刑方公信孺即南壁下建精舍以居曰雲崖軒其為詩云不用窮探費杖藜隱然林壑挾城陴曾遵月洞千巖上更着雲崖一段奇拂拭軒窓容俎豆發禪泉石借聲詩羅

雲頗似知人意已約梅雪帶雪移口范成大後水月洞銘并序云水月洞刻離山之麓梁空踞江春水時至湍流貫之石門正圓如蒲月樣光景穿映望之皎然名實其舊矣近歲或以一時燕私更其號為朝陽邦人弗從且隱山之洞既曰朝陽矣不應相重乾道九年秋九月初吉吳人范成大甫田林光朝攷古發宜俾復其舊成大又為之銘曰有嵌屏顏中涼漲瀉水清石寒則魄在上終古弗爽如月斯望離山之英離江之靈復其嘉名題名曾布陳倩苗時中劉宗傑齊謀劉誼宋元豐二年

廣西各勝志

卷之一

六

中秋遊淳熙乙未歲中秋日廣漢張敬夫約長樂鄭少融玉山山趙養民同遊水東諸巖薄暮自松關放舟泊水月洞天字清曠月色佳甚因書崖壁以紀勝槩臨江會宏正崇仁吳湜廬陵楊壽惠三山陳華子羽士李可道同遊子公邁公適侍淳熙癸卯九月望桐廬詹儀之以淳熙戊申四月辛巳同臨賀別駕涂四友欽陽守陳昭嗣前桂林郡文學陳邕泛舟訪水月洞登訾家洲時亭榭一新江山改色懷古攬勝勝詠忘歸後一月辛酉約幕屬陳邕唐庭堅雷憲屬陳東漕錫黃奕余傳劉三錫

來尋盟延陵吳宗巨宜之新安朱晞顏子淵冒雨  
泛舟水色正碧洞月宛然若望水輪在雲峰缺處  
舉盃酌月迺還紹熙改元橙衣假丹陽張金以紹  
熙甲寅正月四日集賓僚廬陵胡槻相臺王思誅  
吳門范藻臨川董居誼新安汪楚材郡人滑懋在  
報恩寺之脩然亭食已泛舟龍隱遂過訾家洲訪  
水月洞登慈氏閣從容竟日而歸淳熙丙午先公  
吏部通守是邦戊申春拜欽陽太守時連帥桐廬  
詹二卿與先公爲道誼交不以吏屬視一勝一詠  
莫不與焉疇累侍膝下年未冠今四十五載夫紹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十七

定巳丑疇自零陵守蒙恩再昇節來南登桂嶺四  
望簪帶宛然白雲何在情已不能自勝歲餘幸所  
部相安得以暇日携男輩游水月洞細觀懸崖上  
有詹與先公所識歲月愈愴然在中已紹定庚寅  
五月朔男朝散大夫廣南西路轉運判官疇百拜  
拂塵孫將仕郎成之秉筆吾閩衣冠甲天下游宦  
在桂林者一時爲盛經慕三山卓犖子用紹定辛  
卯菊節會同里二十有一人同幕趙絲夫仲至林  
文誠公著憲幕李遇用之漕幕陳夢庚景長林應  
辰振老趙希鄂仲韓薛之鑑明叟奉檄至者郭岳

伯崇陳諫一彥博方禹錫文瑞李士焯華國趙必  
取世賴王震定東父柯楚伯翹林顯景程林機次  
樞鄭公望希呂調銓者陳士吉一卿趙希琳宗美  
陳應龍翔卿聯轡湘南登千山懋簪帶挹棲霞七  
星之秀薄暮舍策泛舟由龍隱涉訾家洲夷猶水  
月之下把酒賦詩人物與衆山俱清情無涯而樂  
亦無涯也續會原一汗趙希固淳祐壬子上巳盤  
薄水月詠南軒遺篇光霽熙然懷哉若人雲崖二  
直書旁有佛像下鐫唐僧智深爲合浦令呂興造  
佛像記朝陽洞三篆字張孝祥書水月洞三字谿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十六

圍居士書谿園乃宋靜江倅吳億之別號○雉山  
在灘山南二里有宋里人劉晞大書雉山二字南  
渡後虞使君汎字叔子嘗守雷州避地于此桂州  
陳方彥以其地界之故有虞使君宅基山東北麓  
下款江水其上側起有昂首欲飛之勢巖自南入  
稍深詰曲可七八丈倚山南望見灘挾陽江與彈  
九南溪諸水滌漾長邁瀾縈灘迅縹綠天際有宋  
諸公當日宴集禊亭青羅閣遺址宋黃照詩爲愛  
空門息世機儒衣不着着僧衣淵魚林鳥已聞法  
更待當年瑞雉歸鄒浩詩客應當年記雉山杜鵑



聲切枕難安今朝歸向山頭過不見杜鵑空夢殘  
題名轉運使屯田外郎蘇安世與進士趙揚來遊  
并男台文祥文炳文彥文侍行乙未三月二十三  
日大宋治平元年臘後一日運判孔延之具舟按  
部因率通判范子明機宜姚原道知龔州丁鏞飲  
餞于雉山提刑余藻書巖石以紀武陵張頌仲舉  
甬上苗時中子居洛陽劉宗傑唐輔吳興劉誼宜  
父七日自真山觀來遊元豐元年八月轉運使朝  
散大夫直集賢院陳倩權提點刑獄奉議郎彭次  
雲權提舉常平奉議郎齊謀權發遣提舉常平通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十九

血郎劉誼元豐二年十一月十七日同遊元豐辛  
酉歲孟夏二十三日君美會仲舉仲隱施元子期  
自壽寧早膳泛舟晚飲雉巖是日仲隱被旨遣使  
湖南李時亮題通直郎經畧司管勾文字李孝中  
全叔永寧簿吳朋彥周元祐二年九月七日來遊  
元祐六年三月二十四日自逍遙樓出桂江泛舟  
至雉山觀巖洞微雨不可登絕頂泝流過壽寧復  
還逍遙置酒高郵孫覽溫陵謝季成漣水孫傑荆  
渚朱棗宣城董必曲江譚棧劉璋同遊汴陽高士  
勤得修許實元忠崇寧二年七月初四日同遊程

子立安撫邑莞周公儀許元善范貴之張通甫張  
景通藺大冲柳成甫李端臣洪仲達程聖欽范少  
房同通叟飲餞雉山崇寧壬午季夏望日東都程  
建子立崇寧甲申清明前一日挈家遊男徹術衍  
侍行鄱陽程欽之率龍舒劉成之汝陽梁晦叔淄  
川范貴之臨川徐伯應鄱陽萬彥亨劉長孺南康  
范少房南海張守道同遊男昇侍大觀戊子九月  
望日張子修農子源王君錫宋義夫何由道張方  
仲侯伯壽餞客來遊大觀庚寅九月二十一日政  
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南郡唐晉德携家遊男鋼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二十

銖銓錫侍行建安謝勳信都李温古原田永年長  
沙裴曉廣陵楚執規淮海楊書思政和癸巳孟春  
晦日同來端臣適用聯袂凌巖景款幽叢岑然吸  
酪奴為無方遊維摩丈室蓋自生白政和丙申季  
秋次朔杜賢萬劉資中張方仲自龍隱過雉山政  
和三年三月二十日清湘唐孝稱宗舉開封劉若  
愚惠夫若水幾道乘暇登永寧閣復飯雉山紹興  
丙申重九日元壽携家來丙寅仲春十有四日肥  
鄉胡彥温以職事約東提鹽會議蒼梧廬唐體  
仁招三山熊景瞻飲餞於雉山之禊亭雨餘江山

如洗樽俎無復暑氣檢校陳迹一別益六年矣縱  
步巖广景物尤勝勸酬歡甚淳熙十有一年夏五  
月甲寅莆田李子凝甲戌九月二十八日東還刑  
使檢詳餞別於此豫章李大異帥桂之二三年勸農  
於廣壽寺是日春和景明天氣清淑因從容禊亭  
遍觀前賢鐫刻過午而歸通判翟野胡楓臨桂介  
斛蓮借來嘉泰改元仲春望日○關鷄山在雉山  
東水口卽彈丸處合灘處其上有山竦身昂首若  
與西岸山壁摩孺作闔狀山半有穴南北橫貫故  
以穿名或題曰空明宋胡楓名曰曰巖趙帥恕詩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廿一

瞻此巖壑勝便客共登臨危棧臨不測巖塗歷款  
嶽俯仰極高低上下窮幽深來登空明山千崖正  
沉沉下瞰青羅江古木鬱蕭森清風萬里來層雲  
盪孤襟有客可共賦有酒可自斟此景豈易得此  
樂豈易尋吾生今老矣遁跡歸窮岑○從關鷄山  
北水口入是爲南溪諸峯環合四壁削懸煙翠點  
蒼蒼若衣如染曰玄巖曰白龍洞唐李渤所開築巖  
洞之前溪水澄碧中有泉出是爲新泉臨桂雜志  
云白龍洞口有石屋一區循左壁行半途有小石  
室洞頂石鏤折表似龍蟠者瓜甲宛然陟玄巖有

李渤題名入洞漸高縈曲旁達有石橋石室其盡  
處小竇通光下視卽劉仙觀曩有階級可通道流  
厭遊人之擾乃毀去之劉仙巖之下則穿雲窟也  
以有仲遠是迹名曰仙迹巖劉仙窟前有道觀長  
松落落據牀小憩輒作蕭疎之狀嵩高數十仞深  
人百步內重門幽徑迴環窈窕似斷復通石乳瑩  
潔參差矜研傍多玉池玄井洞西有曲丰潭流注  
南溪水面浮花黃色又名金蓮港李渤玄巖詩云  
玄巖麗南溪新泉發幽色巖泉孕靈秀雲煙粉崖  
壁斜峰信天插奇洞因神闢窈窕去未窮環迴勢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廿二

難極上池似無水玄井昏不測仙戶掩復開乳膏  
凝更滴卅砂有遺址石徑無帶跡南眺蒼梧雲北  
望洞庭客蕭條風煙外爽朗形神寂若值浮丘翁  
從此謝塵役題名假守呂叔恭拉機宜劉子思監  
郡朱國輔經屬陳朝彥自中隱巖過白龍洞叔恭  
之子大約侍行紹興甲戌季春七日朱晞顏慶元  
改元寒食陪都蓮寺丞遊白龍洞時牡丹盛開小  
酌巖下夕陽西度並轡而歸白龍山在桂城東南  
登山之西而至其洞深廣可數楹石之穹窿隱然  
若神物化去而留其跡洞之名益亦舊矣元祐已

已二月八日上黨苗子居歷陽高時仲金陵李師  
 正黎陽吉鄰幾乘暇以遊愛其佳趣因刻於石會  
 稽關蔚宗題上饒盧潛禮濟北段微之昆陵胡茂  
 方同郡樓元弼武夷葉振卿紹聖乙亥秋九月中  
 游遊湘陰彭子民陶遠王長孺洛陽席貢從詔使  
 部還桂同遊白龍洞已卯春公輔公密侍親遊春  
 來此政和辛卯季春旬休日南郡唐晉德携家同  
 遊男鋼銖銓錫侍行政和二年三月二十七日題  
 李景言王子舉渭之昭淳熙丙申立夏日同遊陳  
 正仲銓訖之官王景醇林亨仲飲餞於乙卯仲冬  
 慶元丁巳立秋後三日同幕集鴈於此豫章王岳  
 次山溫陵趙庚叔初長沙陳克仁壽卿長樂陳昂  
 中定謨臨川楊文明仲藻慶亭程子塾歲在庚申  
 重五休務日携家往尋巖洞之勝者風清微涼氣  
 襲人徜徉終日不知夕陽之在山也長沙李勁正  
 臣胡符正雅叔唐際次山朱佐君輔蕭仲仁元之  
 嘉定甲子端陽日憩此嘉定辛未中元後四日計  
 臺臨汀楊公子直復出按未歷之郡憲臺括蒼管  
 定夫帥守濟北李誠之載酒白龍洞留款先是去  
 夏六月大暑公初行郡亦嘗觴此夫仕而南多歸

夷其民息忽遇職使者問畏炎毒未嘗一踪按部  
 公連歲犯暑殆遍走二十四州尊年精明人所難  
 及父老有迎拜而問者曰使家壯也何用而見用  
 於遲晚近也弗留而官留於遠外吾儕嶺民懷私  
 惠而勤勞使家一至於斯公呼而謝之曰上有命  
 老弗容辭遠弗敢憚懼我之矜汝者或有未至而  
 汝之憐我者姑置勿言遂一笑登車既行勒茲語  
 於巖石用告我同志云東萊呂祖堯長沙王濟美  
 自千山觀聯騎來遊嘉熙初元正月二日口桂故  
 云有郭顯者不知何所人居南溪之劉仙巖一稱  
 南溪名勝志卷之一 古  
 住山道民一稱南溪郭顯然卒無可踪跡之者獨  
 有南溪卜居銘首言士大夫以金虜之故多南遷  
 似避地桂中張孝祥集有同郭道深訪朱元順所  
 居清巖或曰道深乃顯字云○淨瓶山在城南十  
 里勢如頽雲西面襟江中有小洲浮起如印其山  
 有洞懸石如張蓋垂垂下覆傍窺則似衰荷收葉  
 因名蓮葉洞從蓮葉下再穿一洞石筍下垂可三  
 丈餘離地僅尺許俗名仙蔗洞○伏波山在伏波  
 門外山東劃江巖亦東嚮初景微射先燭巖室漸  
 晃潭壑孤峰碎木如出潭裏遊舸多集其下唐時

有伏波廟頌

一虞衡志云伏波巖突

然而起且千丈下有洞名還珠可容二十榻穿鑿  
通透戶牖旁出有懸石如柱去地一線不合俗名  
馬伏波試劍石前浸江濱波浪洶湧日夜激蓄之  
宋章覲詩江瀾洄洑齧山根山裂巖開石室存惟  
鬼夜呼千嶂黑螫龍晨起一川渾金沙試決通泉  
脉翠壁閑題破蘚痕三伏殘人逃畏暑豈惟河朔  
有清樽崔靜和韻古木纏溪出亂根四時香火廟  
空存人家曉聚是鴨亂水惟夜翻星斗渾靈洞仙  
遊雲自鎖陰崖龍去石生痕幸同軒從乘餘興酬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廿五

醉清時酒一樽題名知桂州兼經畧安撫陸詵提  
點刑獄公事余藻轉運判官孔延之兵馬鈐轄白  
均徐印新知鬱林州姚原道經畧司勾當公事劉  
恕治平二年立夏後二日會於此藻題南陽達夫  
會稽蔚宗清江志康熙寧壬子八月望日同遊潘  
景純未轍熙寧七年五月晦來龍石會人龍圖閣  
待制知桂州會布子宣轉運使尚書度支郎中直  
集賢院陳情君美副使殿中丞苗時中子居樞點  
刑獄太常博士劉宗傑唐輔提舉常平秘書丞齊  
諶子期管勾常平前江山縣丞劉誼宜夫元豐二

年六月初三日建安

彭次雲歷陽齊謀

吳劉誼元豐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同遊伏波巖  
後二日大梁和斌獨游王軾題曲江譚校弟拱林  
湓川蕭汝朗同游紹聖丁丑孟秋二日文初題朝  
請大夫直龍圖閣知桂州兼經畧安撫胡宗回醇  
夫朝奉大夫轉運副使程節信叔朝散郎提點刑  
獄梁子美才甫奉議郎提舉常平譚校文初累會  
伏波茲巖勝絕在桂林洞穴之上紹聖三年十月  
二十二日管勾書寫機宜文字胡義脩奉命題  
汾程子立被命西邕兼將黃忱君錫餞別於蒙亭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廿六

時元符己卯孟夏既望都陽程節信叔曲江譚校  
文初臨川劉蒙資明全魏董遵守道廬陵會鎮次  
山自八桂堂過伏波巖啜茶遂遊龍隱洞辛巳清  
明前二日謹題乙未元日端臣隻遊曹聖邁黃彥  
劉秉文李端臣蹠蹠青驄穿綠楊柳芳蒹把滄瀾  
與春工相忘無何鄉政和丁酉絕煙節清源劉鑑  
逢時膠州葵懌樂道晉江呂汴子會祥符馮元震  
亨之襄陵侯林晉卿蒼溪王蕃子宜自湘南樓泛  
舟過伏波巖避暑抵暮而歸宣和己亥六月十六  
日李昇之譚振尚肅之黃鐸同遊桂林富有巖穴

而盛暑易於來遊者唯東巖冠之宣和庚子六月  
二日三衢毛子嘉率天台周文虎睢陽張君原四  
明林芑民巴陵黃師心三衢徐伯材會飲於此翌  
日天台周彦佐復携酒與昨諸公偕來獨文虎伯  
材不至而宜陽吳廷貺與之建安練山甫補官宣  
和乙巳寒食前二日携家來遊子宗衮宗元孫應  
侍行甥潘希孟秦命書經畧安撫蔡懌同提點刑  
獄尚用之轉運判官黃鐸轉運判官曹邁提舉常  
平王舜舉庶訪使者練山甫早飯靈隱過曾公巖  
栖霞風洞烹茶晚會於伏波巖抵暮而歸時宣和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廿七

乙巳季春初十日題晉江呂成之詣樞府稟議紫  
洲李域建安呂著長沙李服休都嶠陳覺湘潭吳  
芾飲餞於伏波巖時靖康初元季夏四日孫仲益  
自桂山還晉陵桂帥率二潛憲車餞于八桂堂劉  
立道陳景淵董令叔趙少隱與焉紹興四年十月  
二十一日潮陽劉昉方明自蜀還鄉寓八桂堂治  
舟泐波巖下追念昔為兒童侍先子官於此邦始  
至以政和乙未之秋而其去以宣和乙亥之春今  
三十年恍如一夢感歎之餘因識巖壁庶使後有  
考焉男汶渭溱孫男駒驕鸞鴻外孫葉騏侍行

紹興戊辰六月中泚方明以戊辰六月登舟東歸  
翌日解維泊雉山又翌日聞命復帥湖南遂還八  
桂辭不獲命改轄而北以十月二日啓行赴鎮是  
用再勒于前題之左方浚儀張璠温之被命前來  
經畧施大資止之八桂堂五日復還武林因暇縱  
步來觀是巖紹興丙子未伏前一日宋公玉歸豫  
章王壽卿姚周卿田子審張子真子斐程善道黃  
德制王儀之勝彥真飲餞於此乾道己丑六月十  
七日秦舜卿李南夫淳熙甲午重陽日來遊方信  
孺楊志李閔祖嘉定同遊嘉熙改元初伏後一日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廿八

長沙雷文瑞祥仲趙師鐸舜臣劉應定直甫羅仲  
孺巨卿黃岡徐敏子銜命措度南州館穀于巖  
四明戴炎長沙韓夢發寶婺周翦星渚馮弼外孫  
上饒尤日新侍時淳祐丙午仲春下泚淳祐丙午  
立冬後七日廬陵劉受祖之蒼梧艤舟泐波巖下  
蘭谿趙立德成以寶祐甲寅歲閏月十有一日携  
家東歸艤舟還珠洞至二十一日遊徧諸巖即行  
長沙胡德新盤叔泛灘歸湘猶子克紹同資中郭  
又新居安及鄉人周德明清叔梁世賢國佐鍾整  
子浚鄭益謙遜伯飲餞癸水亭裏回巖下笑談竟

日執別煙雨中寶祐乙卯元宵後一日單懷李會伯長孺以淳祐己酉來牧是邦越十年再開制闕屢至此洞每輒煮泉淪茗裴回竟日令人起濯纓之想不知身在飛鳶跼跼墮水處也蓋簾山帶水勝絕天下而此洞又若筵帶之勝舊有癸水亭因城築令更爲之男杓杞杆孫國華侍景定庚申首夏二日謹識眉山朱景行以咸淳戊辰十二月三日登舟於此吳興陶定安世來遊甲申冬十二月月初張唐輔吳正禮同遊劉舜舉張子容子真子安胡宗周同來庚寅三月中泮靜江軍三大字集賢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廿九

殿修撰熙河蘭岷路經畧安撫燕知熙州鄱陽鍾傅書寶文閣待制知桂州兼廣南西路經畧安撫使鄱陽程節上石正夏堂三大字隸書吳郡范成大立唯陽杜易書○木龍洞在癸水門外北去伏波巖四百步許西望巖巖僅百步也孔道通行如砥如矢驅車飛蓋絳然而餘旁復有小洞相通○七星山渡江而東望見峯巒駢列如星象然中有棲霞洞唐祀玄元老子于此有古像相傳明皇所寘洞前有慶林觀又口東觀風土記云東觀距府郭二里隔長河其東南皆崇山巨壑綠竹青

峒崆幽奇登臨險易不可名狀有石門勢甚襟東秉燭行五十步洞穴始坦平如毬場可容千百人如此者八九所約畧相似皆有清泉淥水乳液葩漿惟石嵌空龍盤虎踞引燭緣涉竟日而還終莫能際相傳云昔有人舉糧深涉而行還計其所行已及東河之下如聞棹楫湍湍之聲在其上又以爲通九疑山唐張固遊東觀詩巖岫碧潯顏靈蹤若可攀樓臺煙靄外松竹翠微間玉液寒深洞秋光秀遠山憑君指歸路何處是人寰從事盧順之於東觀席上贈張侍郎渡江旌旆動魚龍令節開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三十

筵上碧峯翡翠巢低巖桂小茱萸房濕露香濃白雲郊外無塵事黃菊筵中盡醉容好是謝公高興處夕陽歸騎出疎松侍郎固和云亂山清翠郡城東爽節憑高一望通交友會時絲管合羽觴飛處笑言同金英耀彩晴雲外玉斝凝霜暮雨中高詠已勞潘岳思醉歡慙道自車公無名氏紀遊詩云瑰奇恣搜討貝闕青瑤房方隘疑永巷俄敞如華堂玉梁窈浮溪瓊戶正當恣仙佛肖彷彿鐘鼓錫擊撞最最左嶺適信信欲吠龐世龜儼亡恙芝田藹生香博噬千惟聚絢爛五色光更無一塵澆但

覺六月涼玲瓏穿屐詰曲道三湘神鬼若剡剡  
 乾坤真混落人如深夜暗出喜噉日光隔世驚  
 息異境難揣量宋范成大碧虛亭銘并序曰唐  
 鄭冠卿遇日華月華君於栖霞洞與之笛不能成  
 聲傾壺飲之僅得滴瀝獨記其贈詩二篇出門見  
 采樵者問曰洞中樂乎跬步亦失所在吳人范成  
 大小築其處以識幽討按詩卒章云不緣過去行  
 方便那得今朝會碧虛即以為亭額且銘之曰空  
 洞維石中函碧虛誰歟知津有翹負芻我來扣門  
 兩翁在否雖不能笛能醉我酒為君作亭表巖之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三

為翁翁所命而我銘之題名河間俞獻可上谷燕  
 蕭趙郡李詰聖宋天禧二年秋月中元同遊慶曆  
 四年甲申九月二十三日辛巳廣南西路提點刑  
 獄尚書虞部郎中隴右李永德尚書職方員外郎  
 知桂州汝南周駉尚書都官員外郎新知永州榮  
 陽潘衢轉運判官太常博士安定梁戴同遊曹聖  
 延李端臣履雲磴摩星魁倚筇少憩於此丁酉七  
 夕前三日經峇安撫蔡懌樂道提點刑獄尚用之  
 仲明廉訪使者張洵仁仲宣和甲辰八月初八日  
 同遊紹興六年丙辰歲上九日八桂龍躍并苑丘

唐全同判仙李記到此因而刻題方城張洞道晉  
 陽路質夫贛州曾吉甫桐廬方務德潮陽劉方明  
 紹興戊辰六月丁酉同登七星山紹興丁丑正月  
 己巳府縣官屬汝陰張好禮定叔開封李喬元傳  
 之睢陽王處存子安洛陽楚偃師言長沙吳延年  
 永錫壽春魏美言李及溫海戴子琦君美清江楊  
 鏞正伯休務祖從尋春於訾家洲訪程公巖入栖  
 霞洞憩於黃氏之園極一時觀遊之勝繼至者二  
 人開封賈戒之公戒柯山陳梁伯初余素有山水  
 癖游宦江浙逾二紀明峰繡川歷覽幾盡飽聞八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三

桂巖洞之奇恨未能一到得郡鬱林因携家謁清  
 惠祠泛舟過龍隱食已入栖霞洞洞深窈窕數里  
 不能極其涯既出相羊石扉宴坐終日野雲飄素  
 練群峰錯蒼壁超然頓忘俗慮信壺中有天語非  
 虛誕又疑飛空步霧乘風駕鶴而來想仙島蓬宮  
 不異此也隆興初元七月十七日三槐王定甫之  
 書會稽諸葛國瑞永嘉林騰達偕行乾道癸巳重  
 九吳人章潭遠道范成大至能携家同登七星山  
 遂遊栖霞水月諸洞鄭少融趙養民李正之范至  
 能落壺天觀還會碧虛淳熙元年范至能赴成都

率祀元將王中顯游子琳林行輔周直夫諸葛叔  
 時酌別碧虛厚熙乙未二十八日增城崔公正子  
 被旨奏事以癸酉上春下泝舟行先一日括蒼管  
 定夫濟陽李誠之會飲於湘南樓已而遊屏風彈  
 子巖栖霞洞泛舟龍隱歸集於翛然亭時積雨新  
 霽風月較美清流碧巖隨處呈露黃童白叟夾道  
 皆嗟蓋公持憲甫暮年而行部之日居半未嘗足  
 歷巖洞及茲召行肯爲一日留酒行加嘆曰天下  
 巖壑稱誦此地誠亦希有人生臭味投合此會良  
 未易得景物人情覺相愛戀其爲我饒此語於巖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石他日以墨刻寄似亦足以慰所思云呂偉信留  
 桂林五月凡山水之勝無不登覽於其行也蔡顏  
 仲具酒率韓弼時蔣商澤同遊以別陰雨淒涼倍  
 有離群之念癸卯九月二十日淳祐辛丑六月二  
 十一日昭武謝達叔達金華劉泳清叔臨川羅愚  
 季能遊江右蕭瀚曹朋年周復明來遊萬必達淳  
 熙改元仲秋九日獨步壺天觀回憇碧虛伏讀鄭  
 君事績長嘆二真景昔時之集今獨何異於愚也  
 敬書□玄風洞去棲霞旁數百步有風自洞中出  
 寒似冰雪提刑曹輔于玄風洞有遇歐陽晦夫詩

晦夫名開靈川人宋初開玄風洞銘并序云桂  
 城東抵慶林觀背山下有洞出風淳化元年開知  
 州事往避秋暑因刻銘於洞左曰桂東叢峰洞穴  
 空通爽肌森襟沒骨浸心瑩雪若潔凝水若冽暑  
 宇如燠周陬流毒其何如斯爲能安之嶺山峩峩  
 嶺水湯湯亘古綿今氣炎土荒物爽爾情候幸翔  
 節夏雨多涼秋旱多熱春裘冬扇朝順夕變反側  
 無恒天癘相仍我來洞中百慮時窮翛然自釋忘  
 歸終日勒銘巖石用紀罔極題名程節信叔張景  
 溫敦直董遵守道許端臣中甫元符三年五月十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九日遊政和壬辰季秋丙子經畧安撫使王先之  
 遊轉運副使陳道夫提點刑獄唐夢傳提舉學事  
 陳實夫提舉常平陳從道走馬承受陳明達轉運  
 判官唐晉德蚤集東禪寺飯於安樂堂煎茶少憇  
 遂過玄風洞宜春曹邁聖延廬陵李彥弼端臣凌  
 商衢絕滄桴挾隨車之霧潤探空穴之薄膚於是  
 七雲子甌酪奴討文囿之菁英研道樞之虛無恍  
 契夫禦寇之冷然歎翺乎寥陽之清都政和七載  
 丁酉七月上潞日李昂霄奉命書來風亭落成少  
 隱置酒會者幾人立道景淵合升汝弼仲益紹興



甲寅七月十一日○彈丸山以山下出石子石砾落  
 如彈故名按水經注云灘水又南合彈丸溪水出  
 於彈丸山是也湧泉奔流衝激山嶼及谿中有石  
 自然珠圓故取名焉山有二巖皆北向左巖廣可  
 九筵石斜覆若奇雲垂垂欲壓右巖廣可三室東  
 西兩洞如東西廂下有彈丸溪水入于江宋陳儻  
 詩地迥山奇惟神仙喜穴居百雲剎洞巧五石補  
 天餘商野幽人夢周南太史書心乎愛丘壑勝槩  
 一躊躇枯蒼梁安世題云諸巖多奇觀獨少寬平  
 縱步之適惟彈子巖前有地百餘畝水竹窈窕環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三五

以遠山經界着山劉公焯始買地為圃隔橋築亭  
 仰觀崖石如坐冷泉對飛來諸峰遂為桂林勝遊  
 之最淳熙庚子中秋日會於靈隱亭登舟貫龍隱  
 得雨甚涼泝流酌癸水亭上醉荷香而歸江西鄉  
 人同仕於廣右者十有二李蹊成叔郭有憑克誠  
 潘修文叔李石韞玉徐夢莘商老王璟李文張坦  
 明仲蔡詵子羽陳公璟師宋魏沐熏父王恩詠詠  
 之孟浩養直淳熙重光赤奮若仲秋中泮講鄉會  
 於湘南樓過彈子巖題石淳熙九年歲在壬寅暮  
 秋初吉七閩熊飛景瞻以憲事行部至桂林與鄉

人宦遊者李暮東暉李欄伯廣王葵欽之陳閻周  
 卿上官駿子聲邵夏卿仲華吳三錫龍卿吳榮漢  
 老楊延季洪卿陳壁廷珪鄭霆希聲潘元震子聲  
 陳光祖昭遠吳孝友次張趙冲虛中莊漢輔季之  
 蔣孟震震卿朱禾仁叔陳磨定夫會於諸洞以續  
 庚子之盟與者濮陽馬演季長青社錫良弼傅鳳  
 臨川蔡詵子羽桐廬詹體仁三山林惠隅遊龍隱  
 曾公柄霞彈子諸巖洞天霽氣和徜徉終日第憲  
 車行部不得同此樂也淳熙乙巳正月中泮蒲陽  
 陳謙正仲自三城辟守懷澤就銓計臺仲子璉侍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三五

行堂府宿佐移尊水東盤薄松關歷覽曾公柄霞  
 彈子諸巖洞同遊者十二人北嶽王宗孟景醇泉  
 山趙庚叔初林子蒙亨仲廣平李正夫順老廬陵  
 董世儀子羽建安鄭繼勳少周劉襄伯龍臨川楊  
 汝明仲藻西安徐詒叔金華宋姓茂叔新安朱  
 權聖與長沙李魯玉伯溫時連雨忽霽寒氣亦歛  
 景物呈露極驩乃歸慶元冬十一月二十有六日  
 開禧改元季冬中泮東都趙善基作肅領兒曹汝  
 洌汝瀧汝浸汝渣來遊婿昭武謝寧孫邵友直外  
 孫謝濱鄧筠待行○龍隱巖在七星之右山脚人

谿水中桂勝曰七星巖並薄青曼龍隱分道宅  
南自表遊者刺舟轉碇入竇見其上石裂長數丈  
作鱗甲形登岸緣麓則有大巖如排高門坐堂皇  
可以廣宴山椒有滴玉泉點點墮石穴中琤然作  
清響宋人來游酌石溜試新茗卽此襄陽米芾以  
詩送教授推官李彥弼兼簡桂帥程節節亦有詩  
蒼之彥弼將芾與節所答詩彥弼之方信孺五言  
古風春波飽微綠斗柄函空明方舟貫巖腹鶴鶴  
相酬鳴仰窺穹窿頂宛轉百恠呈下闕清冷淵演  
迤萬頃澄但同魚鳥參勿遣蛟龍驚扶苔樵竒篆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三

實送春無意惜芳菲朱瞻顏暇日過龍巖山有以  
千葉白梅獻者輒成鄙句云素艷重重疊雪覆先  
春不怕雪霜疑人言五嶺地皆熱誰折一枝寒欲  
冰似笑疎花太孤瘦故教密葉擁千層湘南別有  
新春樣拚醉花前喚不應○屏風山在回通灣平  
野之上山形折疊故以屏名灣水紆瀉下接彈丸  
溪巖深十數丈地漸高起似築臺其上上有石如  
鐘墮地躡石磴盡天光射入爲後小門范公成大  
表以空明又於其外作壺天觀自爲之銘弁序云  
凡洞穴皆幽闇偃仄秉燭而遊唯屏風巖高廣壁  
立如康莊大厦延納輝景內外昭徹石湖居士名  
之曰空明之洞銘曰心塵目華三昧現前我提一  
壺彌羅大千無有方所四維上下此三昧門灣旄  
遊者張孝祥詩高巖劃天開仄徑通乳穴隈堆青  
螺巖巒嶼白玉闕外有虎豹蹲中恐蛟螭蟄東榮  
俯雷電西出挾日月萬壑來悲風六月不知熱平  
生山水趣嶺海最奇絕洞府二十四未厭屐齒折  
晚乃遊此巖餘地比僕妾同來六七十嗜好頗相  
埒舉酒酬山神慰汝久湮城題名桂林巖洞冠天  
下而此巖最清絕又五嶺之冠也延平鄧公衍彥

達宜春藍苗文穎奏臺西門賞進賢平陽丘仲  
通建炎戊申天中節日來遊經畧安撫建安周與  
道從點刑獄江東程巨用庶訪使者開封侯晉卿  
建炎二年十月初五日同遊許中甫遊慶林來此  
庚辰六月廿八日題李似之林德克許師仲兩仲  
同來乾道丁亥十一月廿有四日明年秋七月甲  
子師仲與二水唐德柄三衢劉公實復來後三日  
再至○湘水巖在城東三十里俗呼聖水巖夜半  
則潮上巖日中則潮下巖每日如常畧不愆期地  
廣數十畝水經注所云潮汐塘也○虞山在城東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三九

北三里灘水漾其左黃潭紫其後下有洞曰韶音  
入洞面潭水石清漪印名皇澤灣河南平原舜  
祠在焉前則古松數十株樛枝密葉交輝互擁圓  
若軒蓋長若旌幢彷彿有駕蒼虬翼翠鳳遠巡南  
步之狀於後重巖上盤平障倒列又若負屨而南  
獨矣舊有舜亭在黃潭上唐任華送祖評事赴黔  
府序云出餞何許舜亭巖巖凭檻窺龜龜之窟酬  
酒滴魚龍之背也風土記云舜潭遇旱禱雨張旂  
震鼓輒應中有大魚遇洪水汎下至府東門河際  
停宿巨舫往往載起然終不為人之害按張曲江

集九齡謁虞帝廟白為文不具錄後大曆間李昌  
夔重加脩飾為勒摩崖碑于上宋之間桂州黃潭  
舜祠詩云虞世巡百越相傳堊九疑精靈遊此地  
祠祀日光輝禋祭忽群望丹青圖二妃神來獸率  
舞仙去鳳還飛日暝山氣落江空潭靄微帝鄉三  
萬里乘彼白雲歸張栻韶音洞記由舜祠之後不  
十步至虞山下有石門可窺入其中則虛明以長  
仰而視之石去人僅尺許色清潤可愛瞰其旁躡  
踞蜿蜒如虎豹龍蛇者皆是也行其中百步餘望  
北牖清江橫其前下臨深淵所謂皇澤灣也始栻

廣西名勝志卷之一

四

既新帝之祠得新安朱熹為之記命工人度山之  
崖磨而鑄之偶發石而得斯洞鑿其下石之齶是  
者剪其林薄之翳目者而地之勝有若天成焉名  
之曰韶音洞蓋淳熙三年秋也洞之深凡十有二  
丈廣二丈有奇牖之外少西有地隆然而高為臺  
可釣明年秋又於洞之左得小丘平曠巖境江出  
於旁几柱之山瑰奇傑出者悉獻其狀作亭於上  
名曰南薰之亭於是祠之前後皆有覽觀之美來  
拜祠下者已事而退又得以從容而遊息焉題名  
淳熙乙巳九月二十有九日大閱前一夕雨會朝

開齊旗幟明人馬盛弩力勁皆新創也士練有素各以枝逞實一時壯觀桐廬詹體仁以明日招三山熊景瞻林德閻出郊歷韶音洞登釣臺天氣增蕙言宴清適儘可人意屬景瞻有移節江東之命舉酒相屬又使人不能無悵然○立魚峰高數十丈純石紅紫色若魚形逞立在韶音洞西舊有中峰寺寺有古像微于碑碣蓋廬舍那佛之所報身也緣磴而上絕頂群山如瑤簪玉筍森然在目唐人登高于此○明月洞在立魚峰南鳥道陟險捫蘿而升洞去平地數千尺外隘中宏周如繭室可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四七

後漢書始安侯國其下注引始安郡記曰東有駁樂山遼山豈遼訛為堯白鹿即駁樂皆以其聲相近故耶風土記云堯山在府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相傳為秦時建唐軒轅彌明謁堯帝廟詩祖龍開國盡遐荒廟建唐堯鎮此邦山卷白雲朝帝座林疎紅日列仙幢巍巍聖蹟陵松嶠蕩蕩恩波洽桂江瞻仰威靈共回首紫霞深處鎮軒窓宋張栻謁堯廟詞溪交流兮谷幽山作屏兮層丘水偃蹇兮枝相樛皇胡為兮於此留謫冠佩兮充庭察芳馨兮再陳純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四七

不可窮極嘉泰初士人劉升之始出此巖於荒莽  
中遊者驚詫以為桂林諸山之冠相傳升之為諸  
生日呂帥愿忠招見任寄居士喻以秦城有王氣  
俾各賦詩以誦檜升之獨不從人服其抗節云題  
名趙悅道翁子東李叔逢余仲庸鍾定叟嘉泰甲  
子月夕前七日來遊○濰江與相同源出興安陽  
海山至其縣北醜為二流濰則經靈渠南出繚繞  
桂城東北及其西南帶以陽江從濰山下入焉岸  
傍數山或扼其衝或遮其去故間有亂石及沙渾  
處清淺為灘湛碧為潭餘雖深至一二丈其下石

廣西各勝志卷之一 望

雜五色草蕪諸種所有遊魚群嬉水面間沒葉底  
此水最清洞澈無翳飛雲過鳥景不能遁南中人  
士自後禊之外良辰吉日浮舟宴集乃其故俗唐  
宋之間桂州三月三日篇云始安繁華舊風俗帳  
飲傾城沸江曲主人絲管清且悲客子肝腸斷還  
續荔浦蘆葦萬里餘洛陽音信絕能踈故園今日  
應愁思曲水何能更被除作伴誰憐合浦葉思歸  
豈食桂江魚不求漢使金囊贈願得佳人錦字書  
張九齡巡按自濰水南行理棹雖云遠飲水寧有  
惜况乃佳山川怡然傲潭石奇崿及前轉茂樹隈

中積猿鳥聲自呼風泉氣相激目因詭容遡心與  
清暉滌紛吾謬執簡行郡將移檄即事聊獨歡素  
懷豈兼適悠悠詠靡盬庶以窮日夕○濰所挾諸  
水陽江為大源出靈川縣之思磨山一出維摩嶺  
流至郭西領杉木蓮花諸塘水滙為澄潭歷西南  
文昌三石梁東出濰山與濰合宋時於城下構亭  
曰陽亭張叔仲春過陽亭詩亭古危臨岸林幽巧  
近城煙容隨雨任花片着溪清春事已如許客懷  
誰與傾亭前幾株樹滿意欲敷榮○濰南流至關  
鷄山南溪之水自西南來合彈丸溪入濰東過將

廣西各勝志卷之一 望

軍橋橋下有泉其冽宜茗又東為金蓮港每夏秋  
間其花盛發搖漾水面鬱若金粲亦臨汎佳處唐  
李渤留別南溪常嘆春泉去不回我今此去更難  
來欲知別後留情處手種巖花次第開○訾家洲  
起濰水中背並濰山唐元和中裴中丞行立剏建  
亭閣於其上屬柳宗元為記先是訾家所居因以  
名焉洲每經大水不受淹浸相承言其浮也唐楊  
漢公訾洲宴遊詩桂林雲物畫漫漫雨裏花開雨  
裏殘惟有今朝好風景櫻桃含笑柳眉攢歐陽賓  
詩舊業分明在水頭人歸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

江頭立不及漁家詩張孝祥詩一雨便清涼風回百草香雲山大家畫水竹輞川庄僧賦獨新帖塲榛斬舊行歸鶴乘晚霽空翠蒲輕裝○相思江在城南五十里唐地理志云臨桂縣有相思埭元壽元年築以分水使東西流東合灘江西滙白石水澗各十丈源出白石山下其地有會仙里昔有群仙會集輜輳羽駕過于碧空竟日而去里人聚觀狀聞于朝因名會仙里又三十里為甘巖大江之右其源亦出靈川思磨山自水側湧出巖方十餘丈大如屋室莫究其深淺盛夏請之凜然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四

增寒○莫休符風土記云國初中書褚遂良事太宗歷官中書令高宗將立武昭儀為后遂良極諫以為不可由是忤旨貶潭州顯慶二年又貶桂州今開元寺舍利塔前有褚公親筆寫金剛經碑其西觀音寺有井隣人李氏暑月以熟餘羊脚置之震雷暴作羊肉于道煙氣薰灼虫蟻不附令狐綯撰有震井記叙述其事○長慶中李給事渤字滹之除桂林表吳武陵為倅故事副車上任具橐鞶通謝又數日在毬塲致宴酒酣吳乃致詞云奉約同遊山水奈何以紅帛繫子首仍命婦女在側

聚觀相耻○李涉澤之弟也為作隱山六洞銘者又有喜弟淑再至桂林長歌凡五百言○張羽士桂故云唐李嶸庶察桂州月夜聞隣君吟詠之音訪知為戎豈因以幕賓處之豈在席調其侍兒變解其意即贈之豈感賦詩有恩合死前酬之句○楊衡吳興人與陳羽念別詩有云碧桂水連海蒼梧雲滿山及送公孫潔自桂林歸蜀則云桂流淺後碧潯淺半露石似亦曾臨清流而興詠者○李群玉嘗自五羊來桂林訪故人舊居有一院蕉聲暮半庭春影斜之句○宋朱晞顏紹熙間知靜江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四

廣為人豪爽自喜最傾意于當世有文名者其赴桂經鄱陽留訪程邁在桂得石屏又以遺邁得邁石屏記乃自為跋鐫之龍隱巖諸山亦多子淵所題○方信孺莆田人提刑桂州間屏驛從游諸山伸紙濡毫有所撰述不務時草具當其得意處望崖嘆曰平生方提刑以好山水聞孰信茲山寓筆研哉他日于西山擇最勝處營創館宇期欲奉母偕隱其下名所居曰碧桂山林自為之銘其文尚在山中○李師忠復之師桂罷歸一詞題別云子規啼破城樓月畫船時時載歌聲兩岸荔枝紅萬

家煙雨中佳人相對泣淚下羅衣濕從此信音稀  
 嶺南無雁飛○黃庭堅字魯直以編管宜州過桂  
 見諸山驚嘆奇絕賦詩有云桂嶺環城如雁宕平  
 地蒼山忽嵯峨李成不生郭熙死柰此百嶂千峰  
 何嘗寓行勳大師水閣為名榕陰閣刻諸碑石○  
 范寥字信中成都華陽人以省叔父祖禹昭州還  
 寓桂州天寧寺黃魯直贈以詩云范侯來尋入桂  
 路走別俗人如脫兔其後山谷歿于宜州寥往護  
 喪出嶺士大夫義之○吳敏字元中真州人大觀  
 初辟雍試首選蔡京喜其文欲妻以女辭左遷柳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聖七

州嘗遊桂城外南禪寺多遺墨○程祐之伊川先  
 生從孫也紹興間避地僑居桂之永寧寺他日帥  
 五羊還居焉今子孫墳墓俱在桂林○元楊舜民  
 蜀人嘗任清湘縣丞至正末避兵靜江為作新城  
 碑記見壁道遙樓上○劉恢字志道常寧人避地  
 靜江為宣成書院山長宣成宋理宗賜額蓋祀橫  
 渠張公杖東萊呂公祖謙也景定二年經畧朱公  
 禪孫所請○王元字文元桂林人貧病苦吟每中  
 夜得句妻黃氏輒先起燃火具紙筆以待屬草元  
 有聽琴詩曰拂琴開素匣何事獨留肩古調俗不

樂正聲君自知寒泉出澗澗老檜倚風悲縱有牙  
 聽者誰堪繼子則○僧景淳宋元豐時人獨居一  
 寺不畜侍者終日閉門聞隣寺齋鐘即造馬諸刹  
 皆敬愛之陰雨不出則為送食積二十年如故淳  
 詩如夜色中句後虛堂坐幾更隔溪猿不叫當檻  
 月初生又後夜雪來稀幽齋獨掩扉月中無犬立  
 草際一螢飛皆稱佳句○石仲元桂人為七星巖  
 道士十詩妙極精微宋天禧間將遊謂門人曰祭  
 謝當然未喪之文子其詞之盡出平生所作詩三  
 百餘篇授之曰凡吾所得子之所知汝句而歿有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一

吳

桂華集三卷蓋仲元自號桂華子云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桂林府所屬外州縣共八處

靈川縣在府東北五十里

本始安縣地唐龍朔二年析置以靈渠水為名按  
即灘水也出縣東北九十里之海陽山與湘水同  
源北流為湘南流為灘灘水自興安縣南入陡出  
大融江入縣界縣東有淦江西北有路江縣南有  
白石湫東北有耳水皆入焉淦路二源俱出程峒  
白石湫出白石巡司潭添上唐李義山詩所云龍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移白石湫也其水源出融山北界經縣西南穿過  
大山下東流注于灘○高鎮山在縣西南二里古  
名大象峰一名大藏其下有潭橫浸山腹名象潭  
其形三折又名之潭元至正年大藏山崩後名其  
所崩崖為赤壁因名赤壁山及建祠以祀諸葛武  
侯○真仙巖在縣西南三里石屋穹窿可坐數十  
人乳花凝結為纓絡寶蓋之狀又七里曰仙隱巖  
門高五尺邃若堂皇秉炬而入百步有深潭投之  
以石聲若鳴鉦古傳神仙棲隱之所又十里為華  
嚴洞高廣數仞清泉環繞昔時有桃花片濶寸許

從洞中流出石壁上有一詩云巖前流水無人渡洞

口碧桃花自開東望蓬萊三萬里等閒歸去等閒

來○千秋峰在縣東北十里獨立危聳下有峽通

大江名千秋峽銀江之水出焉南注于灘○舜華

山在縣西二十里峰多奇秀如冠如笏如人趨而

拜之狀又十里有讀書巖宋秦方兄弟讀書處○

雙益山在縣西北十里高百餘丈兩峰回峙若張

傘然又二十里為靈巖山大江洞其腹濶數十丈

深不可測遙望山根橫光一線迫之乃知巖在山

底水上表裏明徹而然巖口水面拍拍僅容小舟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二

擊汰而入仰視巖腹與水面正平相去丈餘水深

不可施篙仰撐巖腹以行佐之以楫劣進尺寸遇

聲發則山水皆應大聲叱咤則碎隱若裂可駭當

巖正中石穴隆如蓋其下為神龍所居輿地紀勝

云南北相通正如堂殿水灌巖中其色如藍○北

障出在縣北倚之若屏障也山綿亘數十里每風

颺起則飛鳥回旋不能度俗諺云鳥不過靈川○

宋紹聖間秦觀以言事謫嶺南寓居靈川一年嘗

賦呂仙茶十二韻右呂仙山在今治西南平阜即

靈川舊縣也其地產茶以唐光化中呂巖遊此因



名宋紹定四年縣令鄭延年始遷今所○莫休符風土記云出府城北十里有雙女塚俗傳二妃來尋帝舜卒葬于此塚高十丈周迴二里餘○風土記又云府北郭松逕盡處有安南都護普讚塚普讚靈川人其宅今為聖壽寺有廟在寺之北下歿後殯于此時有識地勢者言葬所有天子氣由是掘斷至夜又有陰兵填平如舊既而再掘復平不已時有勁役者宿其所夜聞鬼兵相語曰能以青布運土投江則我等無能為也及明主吏問宿者言遂用青布輦運土投河竟免陰兵填築今墳所

廣雅各勝志卷之十一

三

樞處猶存有石人石柱松楸百餘株或云訾家洲因運此土流下成洲有歐陽脣者為絕句云舊業分明桂水頭人間業盡水空流春風日暮江頭立不及漁翁有釣舟○予閱隆慶間邑人全陽靈川志云靈川自唐武德四年平蕭詵置桂州總管府領始安福祿等十縣尋改始安為靈川福祿為臨桂按始安自梁大同六年改置桂州即為郭下之邑謂靈川析自始安則可以始安改為靈川似于義未叶且福祿省入始安在唐貞觀二年尋即改始安為臨桂未可以改福祿為臨桂也宜從通志

為正○志又云靈川得名本于靈渠渠行五十里入大融江名曰靈江又西北有黃柏六峒川江三水合灘水為同流故曰融江言通融也靈之義得于渠川之義得于三水並下按州縣凡例未有析二字以取名如靈本靈渠川本三水者通志以唐龍朔二年置靈川縣蓋縣西三十里之龍巖村有山高數十丈居平地中龍朔二年山忽晦冥者七晝夜大雷雨龍升而霧山腹遂空高三十丈許長倍之石間鱗甲至今隱現若存其下為深淵莫測故水從西江來者皆滙之西江即六峒黃柏川江

廣雅各勝志卷之十二

四

也其源俱出全州西延之境與湖廣新寧交界迭七都蠻峒而來六峒居中黃柏川江在左右以成川字故巖亦曰靈巖川曰靈川耳龍朔之時顯此奇異即以是年置縣義亦取諸此也若靈渠融江俱在興安境與靈川何涉至小融江始為靈興二縣之界小融江亦自興安來至江南大埠口始與大融江滙左右刺合故曰灘津○大融江又下二十餘里為千秋峽叢山列嶺尖峭如筆亦名筆峽風水相搏濤色如銀名曰銀江其氣清淑四時若秋故曰千秋又過縣南二十里之甘棠墟與甘

江合又十里之白石潭其水甚深相傳縣南二里許有蛟精塘昔歲妖蜃傷隄害物南齊永明四年始安內史裴昭明夢神女七人雲冠玉佩各執小旂主印自言爲荆楚以南司禍福之神此方被妖蜃所害今當禁之于白石湫既覺詢其故得之先時湫水險急舟觸無所不敗乃爲建祠秩祀湫水遂平唐李義山詩神護青楓岸龍移白石湫卽此○邑東南盡處爲堯嶺古謂之東嶺有東嶺神祠李唐以前更爲堯廟其曰秦時建者本軒轅彌明詩中祖龍開國盡遐荒廟建唐堯鎮此邦語耳今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五

玉泉因題詩云奔走塵沙五十程泉聲今夜響泠泠明朝畫鼓催征騎不使行人仔細聽至我朝萬曆壬子歲縣令蔣一葵更名道鄉泉蓋湖南岳麓有道鄉臺張宣公爲鄒忠公設者而蔣令與忠公同爲毘陵人云按今有道鄉泉碑亭在山心舖官路側去小融江渡里許○塵沙行半日烟火是靈川縣只二家市渠通大斛船官空無現俸稅重有荒田太息王郎子棲遲欲四年右宋乾道間知靜江府張孝祥過靈川作也昔聞嶺外徧江灘今日方知行路難越鳥啼時紅槿發潭蛟潛處碧波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六

祭品實出靈川○舜華山與堯山相望下有池曰舜池○又有盤古嶺民建盤古祠于其上盤嶺而南爲半雲山卽莫休符風土記所載雙女陵及安南都護普贊塚地也邑之南界接臨桂之北○縣北十里北障山與堯山對峙高廣稱之山周環八百源其著者滑石泉也泉出黃石似泥非泥昔人鑿以龍首注爲塘禪士全用誠依泉結庵居焉宋崇寧間鄒浩竄昭州北還過此題云馬頭今日度嚴關十九年前去復還惟有流泉聲似舊凭欄重聽響潺潺南渡紹興六年胡舜陟帥桂易名爲漱

興安縣

在廣東北一

唐志全義縣註云本名臨源武德初始安置大曆三年峒寇萬重光誘桂林等九縣構逆臨源

不應因名全義太平興國三年避太宗御名因改興安舊城在今縣西唐李靖築○柳河東集有全義縣後北門記在今縣西五十里居民尚以全義名坊即此○臨源者以地臨湘灘二水之源也舊城在縣南鄉廖仙井傍遺址尚存按水經注云灘水與湘水出海陽山而分源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謂之始安嶠即越嶠也水自嶠之陽南流注灘名曰始安水故庾仲初賦揚都云判五嶺而分流唐通典亦謂之臨源嶺嶺在縣北三里即全義嶺也海陽山在縣南九十里山形如覆釜有巖極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七

幽邃東燭而人行數百步至水泉處澗不盈尺其深莫測有司以每歲九月九日致祭○注水經云始安水又南與瀉水合按瀉水源出南鄉名桃花源又有融水出融山二峒中零水出縣西南五十里營金山俱南流入灘○靈渠在縣北五里即導灘水者也亦名秦鑿渠始皇命屠睢伐越史祿轉餉乃自零陵上流鑿渠至桂林渠內置斗門三十六所每斗門開之以俟水積漸進故能循崖而上建橈而下既通舟楫又利灌溉號為靈渠漢戈船將軍出零陵下湘水即此路後漢伏波將軍馬援

因秦舊渠開湘水六十里穿度城仍折而北入于湘今名中江是也至唐寶曆間渠道崩壞觀察使李渤乃疊石造堤如礮嘴狀劈分二水每水置石斗門一使制之開灘水則入於桂江壅桂江則歸之湘水又鑿分水渠三十五步濶僅五六尺以便行舟其後咸通中魚孟威宋慶曆中李師中相繼修築之渠上有漢伏波祠○古秦城在縣西南四十里其側有秦王廟蓋始皇二十三年築以限越者通鑑唐昭宗光化元年馬殷引兵取桂州自秦城以北望風奔潰即此宋曹子方詩海窮山盡尚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八

南征碑肉銷殘只自驚回首長安八千里此中那得有秦城張孝祥詩塹山澗谷北防胡南築堅城更遠圖桂海永天塵不動那知隴上有耕夫○龍蟠山在縣東十五里本名盤龍唐天寶改今名山有石洞其門數重遊者秉炬而入常見龍跡於泥沙中其大如盤嶺表錄異云山有乳洞斜貫一溪名靈水溪溪中魚皆脩尾四足丹其腹人不敢捕否則有風雷之變○石康嶺在縣西週八十里逶迤至縣後旋而向之其下源泉四出南有雙女廟廟旁有石突出高五丈俗呼神石石罅濶寸許請

雨于廟者用茅探鱗以瓶盛之涸更水隨茅出注  
瓶仰望巔巔雲起而雨立至○乳洞在縣西南十  
里有上中下三層其中虛明夏涼冬溫內有清泉  
噴出沿石壁左流成溪觸石湍急有聲透洞門而  
出卽下洞也左旋而上十餘步疊石爲臺地勢夾  
壑有田數畦左方三石如柱旁有隙路可通入石  
室是爲中洞水氣蒸潤常有煙霧旋樞又沿石道  
曲折几數百級至上洞入門平曠淺溪可涉垂乳  
玲瓏有五色石橫亘其上又行數百步有石高十  
餘丈色亦五綵石床鐘磬異響殊狀宋李邦彥名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九

之曰飛霞洞隸書玉谿橋三字又有張孝祥大書  
上清三洞四字○里許瀨渠有鳴玉洞洞中石筍  
懸注一石盤承之泉聲琮琤如鳴玉然亦名梵音  
洞○草聖巖在縣西十五里前有寺今廢唐僧雲  
嶠習草書其中有雲嶠書堂及滌硯池巖之東有  
穴圓如月名月山又五里爲白雪峰峙立渠江之  
側皤白如積雪故名上巖深廣可容百許人○唐  
承裕宅在縣北二十里五季時承裕自中原避地  
于此後入宋仕太祖有璽書亭藏藝祖所賜書淳  
熙間張栻爲之記傍有清泉水色如碧玉其例異常

是供山市數十家里人呼其處爲唐家宅按卽今  
唐家舖巡司也其裔有唐則字世範唐叟字元老  
以文章卓行著聞于時○宋宣和中尚用之任本  
路提刑後寓桂州水東石佛真教二寺南來諸士  
夫多與之遊卒葬興安子孫因古籍于桂○王應  
辰興安人宋慶元間以能誦九經作春秋語孟義  
蕪通子史貢于禮部時九歲後數年其第應申亦  
九歲貢入前後試國子監中書省試俱免文解○  
元傅與礪興安縣詩亂峰如劍不知名篁竹蕭蕭  
送驛程轉粟未休灘水役負戈猶發夜郎兵百蠻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十

日落朱旗暗五嶺風來畫角清空使腐儒多感慨  
西南群盜幾時平○明分宜嚴嵩宿興安別署破  
木古松喧夕籟遠峰寒露起層陰梅花兩岸湘灘  
水歲晚相隨到桂林齊安黃珪次韻路傍花向馬  
頭放亭外柳垂池上陰愁絕寒崖人不到可憐啼  
鳥度前林○予開洪伯常興安志曰興安隋仁壽  
中置縣唐武德四年析置宣風貞觀十二年省至  
德二年改興安爲理定復爲臨源據言梁分始安  
置臨源縣則臨源何時廢而至至德始復耶唐志  
通志未有隋置興安之文興安至太平興國元年

避太宗諱始改全義為今。以縣有始安水及始安驕併用年號以紀之也。與安斷自是時始。○志云點燈山在治西三里有巖為陶隱士讀書處。夜間常有燈光。故名。按卽解學士詩陶生巖畔草青青也。又過二三十里為龍山。唐質肅公先塚在焉。質之蔣生中立所榻。大宜山碑云宋質肅公先世之墓也。然大宜山屬南鄉原。不與龍山為一。安知龍山非質肅公塚耶。桂州提刑李師中送唐介赴貶所詩有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如山之句。則介為興安人無疑。而墓在江側之龍山亦無疑。故解縉詩曰唐介墳前江水聲也。其時想必由興安順流而抵全州。故題曰過全州偶成云。○志以石康嶺有雙女廟。不知所自。按治南有雙女井。流入灘江。世傳有王姓者。清明舉家皆往。祭掃止。遺二女在宅。風雨暴作。忽陷所居。二女沒焉。其井源深不測。首合靈渠。則雙女必為神。而石康所祀者必此神也。○嚴關在治北十七里。兩山壁立。上鑿巖關。二大字。或謂漢歸義越侯嚴出零陵。下灘水定越建功。由此故名。又謂此關當隘路。而可畏也。桂林諸生徐謹征西記云。宋末經畧使馬堅以

阻元兵鑿馬坑嶺斷路處

陽湖縣 在府南百四十里

本始安縣地。隋開皇十年分置。取陽海山為名。水源所出。北流為湘水。湘中記云。湘水之出於陽朔。則鴈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入於其中也。按金石古文有云。漢陽朔碑。字字畫奇。古則陽朔之名亦既久矣。置縣曰始于隋。○縣舊名歸義。有古城在。今治西十五里之歸利鄉。○古樂州城在縣南二十里白面村山下。唐武德初置樂州。於此。後移入平樂。○新林驛在獨秀巖之後。分置歸義縣時有。廣西名勝志 卷之七

此唐貞觀初併入陽朔。遂廢。今人尚呼驛頭街。○葡萄驛 國初洪武二年立。正統間廢。卽今之葡萄墟。今驛名古柞原。在縣北十五里。其移北郭。龍頭山下。亦以正統時。○龍頭山高百餘丈。以形似而名。唐詩人曹鄴家在焉。今建慈光寺于此。縣理設在都利山下。注水經云。灘水又南逕都利山是也。以出香草故名。一曰都荔。漢樂章云。都荔逐芳。卽此。治南數百步為鑑山。其石光瑩。與縣治拱揖。時見人物車馬之形。有鑑山寺。唐同光年。建有宋太宗御製碑。○鳥山在縣南五里濱江。其形

如鳥舒翹而立下有白鶴觀基址○東人山在縣東南十五里此山之狀似人冠帶而拱揖其西亦有石如人冠帶若坐而受之者宋縣令萬壽詩數里西山路千家夕照村霞光迴樹杪山影倒雲根更少空庭舍人歸附郭門地偏風俗好鷄犬任黃昏○碧蓮峰在縣西十五里峰巒重疊簇出如蓮華唐沈彬題云陶潛彭澤五株柳潘岳河陽一縣花兩處爭如陽朔縣碧蓮峰裏住人家○里許為威南山其下有吳威南將軍墓又為塘山下有湧泉潛流為淵山巔之氣與威南相接傍有乳洞中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十三

也今為茂籍居之溪橋樹色宛若桃源○繡山與臨桂接界舟入陽朔必先歷此亦可以棹艇遊于其中○東暉水在縣西北雙月溪在縣東南各三里許達于桂江○西溪發源縣西山曲折透明珠洞前人桂水○興平水在縣北三十里源出寶子山南流者為興平與桂江合北流者為零陵水出道州○犀潭在縣西三十里龍濟松江二橋水匯處中有石穴云犀所藏岸傍細草如茸呼曰犀草○飛泉在縣西五十里泉湧山腰懸石百級飛注而下如掛銀河入于桂江○唐吳武陵陽朔縣廳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十四

有亭可以宴樂遊處肆在亭西廩在肆西鄉吏士  
胥黎人商賈夾江而宅基置山足山多大本木可以  
堂可以室其花四時饒紅紫望之森然猶珊瑚瓊  
玖予又不知夫崑崙崑崙峒其名安取而勝茲茲籍  
戶五千其稅緡錢千萬於桂為大故俗獷而人狡  
吏苛而政暴尤難其正寶歷元年正大夫有事罷  
渤海李湜裁縫其闕決時而俗咸變又以見吾宰  
之能官入也○按吳武陵所稱海嶠衡巫諸山會  
于陽朔者蓋指海陽山而言即靈興二縣界之陽  
海也其地在楚粵之交為一嶺所限嶠以北皆荆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十五

楚之域也海者泉盛大之稱水北曰陽故曰海陽  
其水北趨而分湘灘者為龍巖又東南出泉曰棹  
巖水下陽朔一山一巖分湘灘朔為三水故名三  
山海陽今始安嶠去陽朔下蒼梧者乃其故道故  
漢書曰或下灘津或下陽朔也○宋陶弼到陽朔  
縣五管新多事輕車屢往還勤勞成白髮故舊是  
青山樹色纔分楚江聲未出蠻自慚迎候少無患  
及孤鰥又石壁深深遠縣衙不離床祇見煙霞民  
耕紫芋為朝食僧煮黃精代晚茶瀑布聲中窺窳  
牘女蘿陰裏勸桑麻欲知言體絃歌處水墨屏風

數百家按弼字商翁零陵人宋慶曆中從楊攻討  
湖南徭有功得授陽朔簿久之復合陽朔故有再  
至之語弼在任課民種樹休蔭道旁他郡縣數百  
里內悉效之

全州 在府東二領縣一

本漢零陵郡之洮陽縣也隋平陳改洮陽為湘源  
唐因之五代晉天福間馬希範請置全州改湘源  
為清湘縣附郭 國初設全州府後仍改州以清  
湘省入○按全州之名本于湘山寺僧全真也詳  
本山下○零陵郡故城在州北三十里地名梅潭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十六

城暫俱存又五里即故洮陽縣水北曰陽以洮水  
遶其南也俗名改州灘有驛曰山角驛即洮陽驛  
矣○湘源故城在城西七里地名柘橋後周顯德  
三年徙入城今長盈倉其故址○湘水之南五十  
里有越王城即水經注所云越城嶠也後漢建安  
十六年吳交州刺史賴恭自廣信合兵出零陵憇  
于越城以却步騭者○方輿勝覽云照紅樓萬屏  
樓曲水亭依綠亭楚南偉觀樓俱在郡圃今廢宋  
刺史柳開楚南樓詩洗盡蠻煙几案空登臨直見  
楚山雄坐當鴻鵠高飛處身在乾坤灝氣中木落

有情瞻北闕霜輕無夢入西風凭欄自是逐瀛客  
 獨對瀟湘興未窮○按開字仲塗宋開寶進士端  
 拱元年知全州時西溪洞蠻粟氏亂開至出府庫  
 金帛率牙吏勇辯者三人招其酋賜衣帽緡錢親  
 為撫慰居數日遣還如期携老幼數百人至公悉  
 加賞犒營室以居作詩鑑一篇示之刻諸石公無  
 事常留連山水任意嬉遊自稱無礙道人故王禹  
 偁集中送柳無礙序有云江山猿鳥之姿雲泉竹  
 樹之美皆在指顧中矣○湘春樓州城大南門也  
 宋陳規有詩今名鎮湘○皆山樓在清湘縣南宋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七  
 紹興間令安圭建楊萬里記今為鐘樓○捲煙閣  
 在州西磐石山椒取柳仲塗詩中語也柳詩云古  
 寺簷山椒公堂去不遙尋僧忘俗慮盤道出塵囂  
 踈箔捲煙霧明眸望沈瀟漁翁江上立指我在雲  
 霄○唐黃滔寄湘中鄭明府縣與白雲連滄洲况  
 縣前巖僧同夜坐江月看秋圓葉拂莎庭石茶檐  
 乳洞泉莫耽雲水興疲俗待君痊宋陶弼過清湘  
 嶺開巒土斷此地下湘川綠水紋如染丹楓色欲  
 然瘴消還愛酒兵解尚憂邊故里誰相訪孤帆出  
 曉煙○湘山在州西一里峰巒鬱鬱巖洞幽深絕

頂有飛來石相傳自羅浮飛來者其稍夷處曰荀  
 布臺寂照大師經行之所有湘山寺唐咸通二年  
 建寺門二層徑長百餘丈始入殿由兩廡升遶殿  
 後有浮屠俗名無量壽佛塔即師示寂處也巔有  
 甲亭眺覽郡中如在畫圖林岵詩云雲歸楚峽靜  
 江入甲亭幽即此又有法華玉虬二泉宋折彦質  
 詩寓久渾忘客臨行似別家途窮身更怯秋老鬢  
 先華生計黃茆合歸期碧海賒湘山今夜雨番飛  
 意無涯韓駒詩湘南第一境山水足娛人塔占飛  
 來石僧番過去身雲泉蒼壁曙竹樹絳園春羨爾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八  
 安禪客脩然不受塵口魏禹卿西事珥云湘山寂  
 照大師俗姓周名全真郴州人初遊吳越謁師於  
 雙徑得安樂法作偈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  
 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彫人皆知其有悟後訪勝  
 得湘山荀布臺因住持焉會昌汰釋氏師一夕生  
 肉髻鬚髮併長乃衣紫霞衣入覆釜山結菴而居  
 刺史韋宙迎之四門各見其入莫辨其孰真也示  
 寂時年百三十二歲其遺蜕在湘山妙明塔攷內  
 典以慧而覺者曰熾盛尤佛以文而覺者曰無量  
 壽佛則無量壽自有別義佛之壽固不以年也○



柳山在州北二里郡之主峰舊名北山為柳刺史所遊賞因即其姓為名有寸月臺按地七十丈岡巒廻復禽鳥希踪二江東流波影炫目柳公仲室築室讀書有書堂紹興間州守林岳為之記魏禹卿云近日柳山書院應泉井中有巨石乘風雨飛入井內昂首低尾狀如龍馬其高廣正與井之石甃相似實嘉靖壬寅四月七日也○湘水發源于陽海與離分處地名鑄甯漚而為潭名曰漢潭導入中江在湘離二水之中陽海之舊江也○洮水出州北三十里之文山山下出泉清激有聲故名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九

水經注云洮水出洮陽縣西南東流注于湘水漢英布軍敗走江南高祖令別將追之擊布軍于洮水南北皆大破之如淳注云洮陽之洮音韜蓋布舊與長沙王婚其敗也布往從之洮水出長沙國境內故布之軍大敗于此劉宋武帝繼母舅蕭卓為洮陽令文帝元嘉三十年宗慤以功封洮陽侯皆其地○羅水出羅氏山經州西五里飛鸞橋灌水出灌陽縣南經州南二里小村口俱流注于湘

○州東南合江門對岸有山巋然舊名鉢孟山即羅灌入湘處 明知州顧璘為完山有合江亭

觀察茶陵龍大有建舊刻詩云高秋來眺合江亭江上新生白鶴汀塞北風煙脚息駕湘南丘壑自忘形十年髮為離騷變千里雲隨嶽麓停同是明時投檄侶倚看雙闕對秋青○三華山在州南五里與湘山寺正對頂有三峰形如華蓋湘江流出其背明黃暉詩金翎拍海山鳥鳴寒光拂曙天欲晴溼濛瑞靄洒霏翠仰視不見華峰青須臾捲幔山林薄傍柳縈花繞城郭南山玄豹藏已久文彩斑斑變龍箴○隆城山在州東一里有古頽垣如城斬狀○獅子巖在州西四里以形似名亦即湘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十

山之一峰也徑由歸雲菴而上有白石如帶可五六丈許側隘不可通俯視石罅僅二三尺秉燭而入深廣可容二百人中有數壘如階磴然又十里為石燕岡有巖高深二十丈時有石燕迴翔其中○礮巖在州北十五里飛泉如練琮瑤激越故以礮名中有石田石鼓蓮華臺閣之像甚多宋胡寅謫居清湘遊此鑄五言古詩十二韻諸石又城西南三十五里有青田巖城南四十里有波斯巖皆稱絕勝○倚石山在州南六十里以巖石相倚故名建安之水出焉舊設建安驛處○神仙巖在州

一第 732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北六十里爲古神仙所居有石刺幽徑二字○黃  
華山在州東北六十里郡國志之黃山也橫亘如  
榜舊名獵山○覆金山州西長鄉跨湖廣新寧縣  
界其山上接層穹下臨無地遊者板緣絕壑而上  
有天馬佛足諸踪產掃階竹僅尺許葉密而小乾  
久不脫○鈿鋤潭在州西境宋吳會記云予布衣  
時從內翰汪公彥章遊汪謂予曰柳子厚所記零  
陵山川問諸長老咸不知所在每爲之嘆息予乾  
道辛卯六月來守清湘偶長樂鄉四十七都民有  
投牒互訴櫟林灣乃鈿鋤嶺也予欣然曰此子厚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之所記也方子厚時湘源猶未建州故屬零陵與  
記中語合予以居官不得出常恨不獲親至其所  
考子厚之記散行宴坐乎水石之間覽小丘丹溪  
袁家庄之勝以慰其平生而汪又去世已久不及  
告其所未知者故著于茲以爲好遊君子指踪焉  
○范九皋廟記云虞舜一妃廟在城南一里漢初  
平元年建唐元和九年重修柳宗元爲之記○伍  
子胥祠在江頭村其忠伍姓者合祀之漢鄧禹祠  
在龍水墟鄧姓者祀之○亭渡廟在城北昇鄉渡  
南祀英布韓信彭越三像○趙大夫廟在城南三

十五里或云晉大夫趙宣子也廟記以五代時有  
趙侯者河東人爲湘源令因家焉卽所居立廟祀  
其先祖鄉人以感應祠之○中殿廟在州北六十  
里山口肇自後唐天祐時原設白茅灘宋天聖間  
遷此○柴侯祠在州西四十里大陂之陽宋嘉定  
中賜額威信侯名崇趙唐末人爲河北邢州守棄  
官聞湘山寂照大師道行來從之遊僧衆稱曰柴  
君歿後年餘忽積雨暴漲溪水湍急有大木自覆  
釜山湧出下陂江已而泝流復上五里夜聞空中  
有聲云吾柴君也欲于此建廟鄉人以其木刻神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

像祀之號柴君祠宋初州境寇至侯現神兵列城  
壘前賊懼望風奔潰紹興間有孔彥周曹成之難  
侯顯化如初今城西湘山麓者其行祠云○盤石  
廟宋黃庭堅記曰廟在州西三里許故全州使君  
王侯廟也侯諱世行字祖道開封人初任全州都  
巡檢使會儂智高入寇世行率民調兵以扼賊衝  
百姓安堵湘人德之安撫使吳中復等薦其可用  
權守全州州益大治歿後立廟于此盤石之下有  
泉出焉是爲盤泉一名玉髓泉其味甘冽○志云  
章後鄱陽人洪武元年知全州府與同知淮安李

習協心民事嘗植松豆百餘里勢若參天大者至  
 五十圍廣蔭道路人謂之引路松徐謹西征記以  
 爲宋咸平初陳堯叟所植云○周健錢塘人宣德  
 初知全州任蒲民千餘詣 闕請留乃進奉直大  
 夫還治少師楊士奇贈以詩有歸到清湘三月暮  
 郭南騎馬勸春耕之句○顧璘字華玉應天府人  
 正德間守開封以忤中貴謫知全州最久所著有  
 浮湘集州北二十里迴龍巖其所開也○唐諫字  
 子方宋元符間以三舍上書論時事後入黨籍屏  
 居田里久之易名登政和五年進士知峽州時士  
 人贈詩云但得歸舟輕似葉何妨獨客怨商征○  
 廖遂明者尚氣節工文詞尤長于樂府陳尚誼南  
 遷過全州郡將待之甚峻遂明獨相勞問如故舊  
 相識以遂明薦彦質亦貶嶺南道遇之問南中  
 遂明慨然不辭一日渡海風濤大作遂明持劍厲  
 聲曰有宋忠臣在風濤遂息其壯勁如此○唐仁  
 杰著吟樂隱時同調陳德誠出守池陽仁傑以詩  
 贈之云紅旆渡江霞蘸水青蛇出匣雪侵衣德誠

善之因勉其入金陵會休沐朝士集于昇元寺召  
 仁傑往酒行請賦登閣詩仁傑沈吟少頃立就有  
 句云雲散便宜千里望日斜長占半城陰衆皆閣  
 筆如元白之遜楊汝士也○朱冕字德父元符中  
 王鞏坐司馬光黨貶全州冕偕弟袞從之遊鞏每  
 評其兄弟冕真純不苟袞開爽有文後冕以孝行  
 聞于朝至和二年賜粟帛黃魯直南遷過其家贈  
 以詩云萬里瀟湘一故人白頭親老尚懸鷄環家  
 但有千竿竹望日空耕一畝芹其風致如此○陶  
 崇字宗山十歲賦詩有驚人句登嘉泰二年進士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詩  
 召試館職慕柳子厚爲文嘗撰宋鏡歌鼓吹曲反  
 楚詞七叙以進理宗甚嘉嘆後陳時事忤權貴出  
 知信州卒于官所著有激齋集○蔣公順字成父  
 從魏了翁遊學有所得嘗築室湘濱名其居曰鶴  
 寄日吟味讀書以自適鶴山爲之銘 國朝于中  
 字子正以學行稱洪武初應辟授監察御史內直  
 賦詩有太液暖風吹御柳瀛洲春日醉仙桃之句  
 爲時傳誦立朝彈劾不避因忤旨謫雲南歸厚縣  
 丞稍起南雄府通判卒所著有黃鶴山樵詩集○  
 成弘之間蔣昇蔣冕兄弟也 至南京戶部尚

書見大學士全錄乞休為海內名德已上皆○宋  
管及其先經雲人因遊清湘家焉崇寧間為宜州  
理曹黃魯直被謫至時黨禁甚嚴親知絕跡及周  
旋之甚篤將別山谷書折桂亭三字貽之○李壁  
字白夫武緣縣人避交寇之難居全積書至數萬  
卷日與生徒誦讀其中已上皆煙閣遙聞向曉鷄  
水平舟靜浪聲齊高林帶雨楊梅熟曲岸籠雲謝  
豹啼二女廟荒江樹老九疑山碧楚天低湘南自  
古多離怨莫動哀吟使客淒右唐張泌過湘源作  
也歌聲野色中人樂歲時豐暑雨陰晴雜秋田早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五

曉同嶺雲無烈日江樹足涼風自指鄉山語前村  
有路通石宋陶弼題霞溪驛也北戶書類到南雲  
鴈不飛試評騎馬路何似釣魚磯擊折黃茆店簪  
燈白竹扉故園桑柘煖亦有稻魚肥右范成大宿  
深溪驛也又殊堂中松永日如鳴琴我登雙松堂  
時步雙松陰下有寂莫人安禪無古今右黃庭堅  
題雙松堂也南北東西幾萬峰郡城如在畫圖中  
何人裁斷湘妃竹半醮秋江作釣筒右陶全過全  
州作也霜林紅葉襯桐花路轉崖根百尺斜簪日  
斷雲成徙倚湘南秋盡未還家右朱子恭題招義

驛也陶生巖畔草書青馬介嶺前江水聲兩岸好  
山看不盡畫船槳到全城右國朝解縉過全清  
偶成也千章喬木拂雲齊一徑松陰路欲迷泥滑  
草深行不得滿山風雨鷓鴣啼右黃鑄入清湘遇  
雨也已上皆

灌陽縣

在州南  
九十里

隘大寨中蕭銳折湘源置茂灌水去縣南九十里  
自興安界流入水此口陽故口灌陽也春陵古碑  
考云後漢獻帝有熊尚初者拜騎都尉灌陽長縣  
流沿之大學士蔣冕記以灌陽有縣自孫吳始即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六

其得蜀零陵等四郡時云○峽山在縣北五里夾  
江峙岸幽僻蔽日形似三峽故名縣有沙羅馬渡  
龍川鹽川諸水咸匯于此東流入湘攸水經注云  
觀水出臨賀郡之謝沐縣界西北逕觀陽縣西即  
此水也灌古謂之觀其入湘處謂之觀口○華山  
在縣西南七里有虞帝祠江水遠其麓唐馬戴湘  
川弔舜詩伊予生好古弔舜蒼梧問口月生將沒  
遊波疑不還九疑雲動影曠野竹成斑為集蕪葭  
清猿啼霧露山南風吹早恨必怨長獨兀化誰  
能問天門恨久關○道真嚴在縣西二里

巖前後洞門敞朗約深十餘丈廣二十餘步如大  
厦形又八里為仙源洞世傳有柳子厚遺跡其傍  
有大源塘○打鼓洞在縣西四十里水經注云觀  
陽縣東有裴巖其下有石鼓形如覆船扣之清響  
遠徹即此洞也其水流入灌○井院泉在縣北二  
十里又十里為新墟泉俱在與安界來流入灌江  
小富水在縣北六十里自旗嶺山流經昭義凡江  
以入于灌○沙河之水出九龍巖中通別澗有石  
藤九其形盤屈如龍水流入灌陽灘唐戴叔倫宿  
灌陽灘絕句十月月江邊蘆葉飛灌陽灘冷上舟遲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七

今朝未遇高風使還與沙鷗宿水湄

承寧州 在府西一領縣二

唐析始安縣地置純化縣永貞初改慕化乾寧初  
又析置古縣 國初改古田成化間設于夷隆慶  
四年都御史殷正茂平之疏改設州曰承寧○州  
主山為寶蓋黃源之水出焉北流合永福水入于  
灘而州北之大長江源出都狼山州東之東江合  
四源水皆注之○方輿勝覽云東郭先生廖扶家  
有丹砂井一族數百口飲此井者皆百餘歲按州  
東有巖名百壽舊名夫子巖宋紹定己丑知縣史

涓鑿百壽字于石崖蓋指此也今墜有平古田碑  
○虎路巖在州東南二里石柱聳呼矇光明弘敞乘  
炬而入有石大士滴乳天成從巖而下又有金竺  
巖深窅廣遠流泉一泓其上疑溜物象森錯○將  
軍巖在州西五里洞門之右若將軍踞坐然入半  
里許上下方平如砥有石乳恍垂芝撒網等狀○  
穿巖在州西三十里穿成複道如覆厦屋坦長二  
十餘丈人馬通行之地忘其為奇也○天村山在  
州西南一百里山頂有田居民耕種成村故名○  
都狼嶺在州北六十里初黃巢寇嶺南溪峒蠻應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八

之通州城主者執當堅守于向曰徒示弱耳即上  
馬引兵與賊戰于都狼山連挫其鋒巢斂眾以避  
乃逐利深入大戰于洛陽坡後兵不繼向氣益振  
提刀橫擊賊莫敢櫻會暮峒蠻散去向被重創道  
卒巢因陷桂管按向字仁忠臨桂西鄉人時署高  
駢牙門將云○宋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少孤力學  
宣和間為太學生與陳東等上書乞斬六賊不報  
紹興二年廷對極言無所顧避有司惡其直授富  
川主簿轉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乃  
條陳十餘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誰能不可行

對曰忠信可行蠻貊謂不能行誠不至爾豈民秦  
琥武斷鄉曲持吏短長登白郡及諸司實之法一  
郡快之帥胡舜陟謂登曰古縣秦太師父舊治實  
生太師于此盍祠祀之登曰檜爲相亡狀祠不可  
立舜陟大怒撫秦琥事誣登專殺詔送靖江獄屬  
母死慕塋水以登假歸塋其母訖事詣獄而舜陟  
先以事下獄死矣登事卒白

永福縣 在州西一百里

唐武德初析始安縣之永福鄉置卽以其鄉爲名  
我朝省理定縣入焉今有理定堡○鳳巢山在縣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苑

城北本名葦葢隋大業二年鳳鳥來巢百禽集于  
山下宋建隆間復有雙鳳巢之守臣以聞詔遣使  
鑿巢卜石得美玉故以爲名山頂有玉液池其下  
卽王世則故居太平興國八年狀元也○麻蘭山  
在舊理定界距縣西南六十里寰宇記云從府至  
柳州路經北山過溪百餘里方至平路山中有毒  
出尋溪水行有伏流有平流峭絕險隘更無別路  
柳宗元詩桂州西南又千里瀰水闕石麻蘭高唐  
桂帥旱禱多由此其水流爲下漏川以入灘木皮  
丹竹二江俱自古田界流出注焉而平樂府之修

仁縣界古礫江荔浦縣界之石流江亦相灌委○  
太和山在理定城後崖谷盤紆西南有江自古田  
出名太和江嶠南瑣記云靈渠自北而南三十二  
陡又山灘通銅鼓水自東而西入永福六陡六陡  
冬月水消則澗絕不行○又云自理定西行麻蘭  
鳥沙諸嶺險絕刺天無蜿蜒迤邐之狀路極逼仄  
每遇嶺則直上至絕頂乃下下抵澗水乃已度澗  
又復上如此者三四程聞之飛雲九折勢雖險峭  
尚可乘車策蹇而行不至若是也諸嶺每遇狹處  
謂之院子必有大小石子一堆意必戍士積之以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三

備他虞者及詢之則云行人過此必從山下携石  
一塊寘其下祝云願增脚力○宋李師中和李明  
叔理定道中幽居日日數歸程已寫葦巖兩帙經  
門外初寒江氣白嶺頭多雨燒痕青曾逢飯顆嘲  
山笠應載鴟夷笑井瓶客土相思空引望天涯風  
景似新亭按理定廢縣卽今橫塘驛葦葢元時自  
清音驛移來者○全州志云唐時登政和二年進  
士初授理定縣有惠政其子朝俊以蔭補亦宰理  
定民間頌其作述之善時仕至澧州守

義寧縣 在州東一百里

寰宇記云石晉天福八年析靈川歸義縣為場後因陞縣曰義寧○靈鷲山在縣西南十五里峭拔高峻上有瀑布泉白鹿菴又五里為巖洞山高數十仞容十餘榻泉繞洞前舊傳有桃花片大寸許從洞中流出有題詩石壁上云跨鶴曾來不記年洞中流水碧依然紫簫吹徹無人問萬里西風月滿天○義江在縣北七十里源出丁嶺流至蕪橋分為二入永福江一歷銅鼓墟東流合相思水入灘○履齒痕在江口石磯上相傳蜀漢時有武當者借諸葛武侯征牂牁智惠江死焉英靈白晝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二

三

標金甲揮丹人呼響應山谷嘗臨流踏坐磯上履痕宛然可觀○宋淳熙間張栻知靜江府嘗按縣至義寧為書義寧縣學四大字刻石見存○廬陵曾琦通判靜江王管義寧勸農公事節用愛人嘗修庀公署不勞民而訖成功○縣西南有香林寺唐咸通五年建即宋咸淳間遷學來者○北門外有聖德觀宋寶祐三年建

廣西名勝志卷之二終

廣西名勝志卷之三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平樂府 在府城南 領州一縣七

唐武德初以始安郡之平樂縣置樂州貞觀改名昭州元大德間陞州為平樂府 大明因之○唐李商隱昭州詩桂水春猶早昭州日正西虎當官路闢猿上驛樓啼繩爛金沙井松乾乳洞梯鄉音殊可駭仍有醉如泥宋梅摯云我愛昭州路優游不嶮崎九疑通舜楚八桂遶秦祠亭埃相望處漁樵有讓時政平無虎關莫信義山詩○天繪亭夷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一

聖志云昭州郡圃有亭名天繪建炎中郡守李丕以與金國年號同欲更之乞名於徐師川久而未得有范某者為易曰清輝已揭榜而師川來謁李視積壤中有片石斑斑如有文字取而滌之乃此亭舊紀其畧云予擇勝得此亭名以天繪取其景物自然也後某年月日當有俗子易名清輝者可為一考其命名之日與此不差今亭在西山福聖寺攷亦不存○明宣德間知府唐復字永亨昆陵人嘗葺郡治建書樓于府學明倫堂復繪古勤學者以風諸生名曰昭文○西山即昭山也距城

西百步灘樂二水匯有巨石逕百尺屹立水中其石正方如印亦名印山○按灘江發源陽海自桂林府來至平樂乃名府江以昭州及平樂縣在唐末之季俱屬桂林水經注曰孫吳割蒼梧之境立以為縣北隸始安是也平樂至元時始得自稱府而府江之名本于此○水經注云始安谿水又西南注于灘水謂之平水志云樂水源出富川上鄉越恭城縣逶至郡城入于灘灘樂二水匯處蓄而為潭其深莫測名曰昭潭下為十六灘最險峻今昭潭驛沿其名又上有更鼓灘荔浦江自西南注廣西名勝志卷之三 二

之曰荔浦江口舊平樂縣設此○古州城在府西南樂山里相傳隋唐時築今訛為孤州唐中書令崔玄暉與張柬之等謀誅張昌宗奉中宗復辟後因武三思譖貶玄暉古州司馬尋遣人殺之於此○唐刺史敬超先與杜甫善甫寄高適詩序有云今海內念形故人獨漢中王瑀昭州敬使君超先在耳城北龍興觀有敬公井尚存○明督學使蘓濬沿革論曰昭介桂梧西北近楚清湘九疑鬱相穆焉東南入梧巨石急灘如坂上走九溪峒林樾多為猺人所盤據一夫不靖醜類陸梁近且芟夷

而蘊崇之刊山通道展為灣行而又增置樓船繕修校壘廼令單騎直馳往來如織重裝下上帖席而安蓋千百世之利哉郡治故寒澗山田仰泉不甚作苦茹茨竹戶魚鹽粗給庶幾稱小康云○府城宋治平元年太守汪齊築至軋道乙酉歲太守葛永慶修治之議鑿後山為壕不果 國朝洪武十三年增設守禦千戶所始拓開于外三里合之得五百四十有一丈○廢樂州城在府西南三里唐武德初刺史汪齊贊築○廢永平縣在府東北歷塘村隋開皇置宋開寶中廢○廢龍平縣在府廣西名勝志卷之三 三

東南百六十里梁靜州及龍平郡唐富州皆治于此今屬昭平縣思勉里

平樂縣附郭

釋詳府丁然縣自吳甘露元年分富川置則先于府久矣○鳳凰山據城東北勢如飛鳳層松千巖千霄拂雲為一方之形勝有梅公亭遺址宋景祐中龍圖梅公摯守郡時建○南山在昭潭南岸雙峯挺出峯下有巖深廣數丈資聖寺設焉○東山距城一里多竹木宋嘉祐中里人太子中舍韓廻澹于仕進隱焉號東山野叟轉運李師中有詩題



其隱所○仙宮嶺在府城北宋元符間鄒浩謫居以江水不可飲汲於數里外後所居嶺下忽有泉湧出因名感應自銘之曰有穹其山有澄其淵動惟厥時以出斯泉沛然莫過其源我感我應其來自天及將北歸數日前泉乃涸浩使人濬之乃於巖下得蟹一枚自放於江曰予至五嶺不見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也何從而出耶苟不六千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定告之矣是夜有人至門厲聲呼曰侍郎歸矣求之不見次日果獲賜環○徐師川集有訪鄒道

康州名勝志

卷之三

四

鄉居詩序云十一月九日携一暨子邀單秀才步出古觀之西北求鄒侍郎忠公寓舍於拾青閣故基其詩云履霜頗強健晨興恣所適兩兒休藍輿呼客同蠟屐危橋出隘巷憑高聊物色蒿然但林莽蕪廢長荆棘井竈那復遺江山依舊碧要知千載下懷賢求所歷按師川名俯黃魯直之甥也魯直謫宜州師川來訪舅氏魯直卒俯寓昭州者久之○道鄉書院舊碑 國朝嘉靖丁未歲縣令李圭于道中得并欄一面滌其泥穢有字漸露乃斷碑也遂徧求之更得數片惜不能成章乃為置

之學官其詩曰道鄉書院久銷沈誰憶殘碑此日尋夫為忠賢留勝跡人于夢寐感知音貞我肯逐風霜變妙畫元非鬼物侵詩罷益增今昔感斗山應借重儒林○忠公同時有元光者昭平人嘗從公遊公亦至其家及放歸有詩別光云不因投竄抵昭平那得相逢一笑親塵裏豈知居士意山中聊見宰官身周顒尚以家為累元亮惟知酒是真莫逆于心更何語撥開船子過醪津○看山在城東南九里峯巒秀聳宛如看黛故名又里許為縈山山有九峯縈紆曲折莫窮其致○白雪巖在城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五

東十里叢林蒼蔚洞門巽然有古藤盤繞之其中寥廓盛夏常寒成聲肖象之屬甚夥○華蓋山在城西十里夕陽返照有似火焰 國初解縉詩云火焰山危下夕陽即此山也○密山在城北十里群峯迴合環擁郡治故名近城五里有龍嶽峯宋鄒忠公得志軒云前有峯數十仞曰龍嶽即此一名龍躍考槃之水出焉跨澗有橋曰覽勝○聖山穿山誕山俱在縣東北樂山里聖山者以譚氏二仙女尸解于此而名魏峩挿天絕頂高平俗呼仙殿石前有梳粧臺左右列翠竹二枝仙子將飛騰

清風徐來蹊篁拂空爽氣滿然二穿山三峯並立  
半壁開一圓竅可通往來口誕山亦有三峯譚氏  
二女產此山下及長脩黃老之術不知所之一日  
里人以不雨為憂二女至謂之曰汝能餉我即可  
得雨翁第餉之未信也二女甫去果大雨如注翁  
知其神追覓不見山下呼之則上應山上呼之則  
下應循至一巨石四周無草木二女之衣帶在焉  
翁異之白其事於衆是後恒見二女於石上櫛髮  
因建廟山下祀焉○後唐陶英字世民世為青州  
人累官太尉天祐二年上書言事積斥時政忤朱

廣西名勝志卷之三

六

全忠因授太尉征南將軍領兵八萬出鎮昭州故  
以疎之明年全忠篡位黃憐憫隱于山家馬同  
時有李太尉者簪纓相似子孫累代締姻其山下  
有峒因目為陶李峒○誕山之水北流至榕津與  
沙江合即故沙亭縣也其上有走馬坪○縣之津  
平里在虎步江口有廢茶城縣址其上有日巖高  
數十丈下有巨石近頂左右有兩小巖宛如人目  
黑白分明見荊州風土記

賀縣 在府東二  
百八十里

本秦臨賀縣三國吳以為郡隋平陳改置州唐宗

如之臨賀者為治所 國朝省臨賀入州後又改  
州為縣宋之省封陽蕩山元之省桂嶺皆析臨賀  
置者今為桂嶺蕩山等鄉○按桂嶺一名臨賀漢  
書張耳傳秦有五嶺之戍廣州記大庾始安臨賀  
桂陽揭陽謂之五嶺是也盛弘之荊州記云臨賀  
山中有二竹大數十圍有盤石徑四五丈清滑如  
棋局二竹屈垂拂掃石上絕無塵穢未至數十里  
風吹竹音如笙簫臨水出焉流合賀水元和郡縣  
志云臨水一名賀水源出富川即此水也臨賀水  
徑龍門灘水深百尋大魚自躍登此門化為龍不

廣西名勝志卷之三

七

過者驟肥點額者在縣東南一名龍谿○浮山在  
縣東十里挺出江中雖洪濤汎漲此山不沒上有  
迎碧亭○甌山在縣西十里高千餘丈舊名幽山  
唐刺史李邵來遊名瑞雲宋守鄧壁以此山多雲  
氣因改今名其上有泉注為池名曰仙池○仙池  
之水流入橘江以注于賀而王山泉天堂嶺之水  
皆注焉按王泉山在縣西北天堂嶺在縣南各去  
十里其泉皎潔四時不絕縣地二十里有七十二  
峯攢竒競秀其中多橘是曰橘田乃橘水之源也  
唐時有銅冶今廢○按莫休符風土記云天師舊

宅在賀州道錄以為玄中大法師今以宅為廟廟中有美異果實往來人食之無患惟勿採取取必致禍○唐書李邵列傳邵字子玄延唐人因劉蕡對策切直為時宰所抑邵與裴休杜牧等二十二二人中第邵曰劉蕡下第我輩登科能無厚顏疏言蕡策漢魏以來無與比臣對不及蕡遠甚乞田所授以旌蕡直不報為賀州刺史賀人愛之至改醜山曰瑞雲云其時咸通間宰相常保衡出為賀州刺史留意吏事不以舊宰輔自居人亦稱之○宋大中祥符時道州人周輔成舉進士授賀州桂嶺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八

令終其官以子敦願貴贈諫議大夫○文獻通攷有本政書十三卷南軒張栻答朱元晦柬云賀州林勳本政書想亦須見其人一生用功于是持論亦可貴又于其家求得數書有論屯田頃目亦具有功今給抄錄續當奉寄敬夫時為靜江府帥云

○通志啓聖紀云孝穆皇太后 孝宗皇帝母賀縣人幼入宮成化五年 憲廟召幸有娠萬貴姬知而惡之千方苦楚胎竟無恙 上令託疾出居安樂堂以病報而屬門官管視六年七月己卯誕皇太子是為孝宗皇帝太后少乳太監張敏使女

侍以粉餌哺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護之亦謹已而悼恭太子薨萬貴姬無子禁中漸傳西宮有皇子 上與貴姬始召見相持泣下於時皇子六歲矣矩度不凡上撫之大喜徙 太后永壽宮臣何暴卒京師籍籍有異言追封淑妃二十三年 憲廟崩 孝宗即位尊謚孝穆皇太后有縣丞徐瑣者請究 太后崩逝之由禮部以為且與太獄株連蔓引非 先帝意從之但訪求 太后親屬之在廣西者紛紜良久竟無所得或云 太后李姓入宮時誤稱為紀又以為太后家在賀之迎恩里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九

白龍塘母竹 孝穆將免忽一日龍塘水盡赤已而 孝穆生云

荔浦縣 在府治西 八十五里

本漢舊縣屬蒼梧在荔江北地因以為名唐以縣置荔州尋廢宋以永寧縣省入○鵝翎山在縣東五里巖壁相承虛明變幻中有巨石如鵝故名或云娥英語音相近宋甘叔異詩俗謂鵝翎木使然娥英恐是古時傳謠聲流盡蒼梧淚斑竹林中聞杜鵑○卧山郡國志云荔浦有卧石其形似人而舉體青黃隱起可以祈雨小雨大舉大雨○荔

江源出崇仁縣嘉山今入永福界輿地記云荔溪多桂不生雜木樵爨皆桂有丹竹江出峯門瀨水出魯山其流皆入焉○鎮錫山在縣北四十里險峻如升昔人置關其上即漢地理志之荔平關也土名界牌峽○水經曰荔水南過蒼梧荔浦縣注云瀨水出縣西北魯山之東逕其縣西與濡水合出永豐縣西北濡山東南逕其縣西又東南流入于荔浦縣注于瀨谿又注于瀨水之上有瀨水關瀨水又南左合靈谿水口出臨賀富川縣北符靈岡南流逕其縣東又南注于瀨水○徐徵字君求廣西名勝志卷之三

明日錄畢焚之無病而逝  
富川縣在府東北一百六十里  
富江源出靈亭鄉南匯神源之水注於賀以入瀨此縣命名之始也兩漢蒼梧郡下有富川縣唐天寶初更名富水縣尋復舊宋省馮乘縣入元及我明如之○按漢書有萌渚嶠為五嶺一與湖廣江華縣分界廢馮乘縣基在焉今屬富川賀縣之間晉陶侃之擊杜弘宋潘美之擊劉錕岳飛之擊曹成皆由於此○漢地理志元鼎四年析臨賀鐘山地置富川縣今鐘山千戶所是去縣西南六十里山上有石扣之如鐘鳴故曰鐘山也其後徙靈石山靈石者四時常有煙靄冒於峰頂又里許曰興雲山雲蔚即雨人以爲候矣今治乃洪武初征南將軍韓觀所遷○朝冠山在縣東一里以形似之或謂朝陽之冠冕也又九里爲穿山其上有巖石皆五色蒼藤數根從下繞之又有石梁可逕而度故以穿名○石門山在縣東三十里四圍峭壁僅容一人入其中則平原曠野居民百餘家不減桃源○秀峯在縣北二十五里平地突起凡數十仞秀甲雲表唐開元間浙人毛裘爲賀州守之任

道經此峯欣然歎三食問之曰于此卜居焉及至  
于官家因不返其次子曰亨曰貞即富川毛氏祖  
也又十里為魏母崑崙水漫流傍多桃樹相傳有  
老姬歲凶種此果其實以充饑樹雷至今特盛又  
十里為龍山龍窟之水出焉遶郎山下過石巖多  
穿內有鐫刻以二十里為長標嶺耆老相傳唐李  
靖討蕭統時駐師於此○白馬山在縣南二  
十里其下有白馬泉又六十里為碧雲洞洞門石  
脉隱起廣陽島三字遠極分明近視如擘絮狀○  
歌山在縣東南郡國志云昔有老人自少不婚而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十三  
善謳及病將死隣人送之此山老人歌以為別餘  
音數月不斷○犀泉在縣東北泉藏坎中坎在平  
地深約丈許長不下三四丈橫可七八尺上覆綠  
樹下列蒼崖始至見之坎石甚乾人呼則出不移  
時水滿涸亦可待冬夏呼之水至皆然其靈異如  
此○神仙傳云漢張陵在富川丹竈山煉丹脩道  
晉永和九年九月九日谷白霞出飛昇丹竈蔡白  
猶存按在縣西南一百二十里今白霞口○五代  
莫公失其名號爽剛道人家居富川七歲辭母  
石巖中日跏趺靜坐人莫窺其所為每相

巖外一夕俄不見以為狎舉云按在縣東六十里  
隱山其中有潛德巖鐫林公石牀四字宋元豐二  
年林通達夫識○秦山在縣北一百八十里荊州  
記云吳孫權時此山夜雷暴震開為洞者六有石  
鼓有壇昔傳仙人所居○志云林楚才有詩名與  
清湘唐仁杰同時倡和毛奎字子文性寡嗜好力  
學不倦建書院以授生徒自號澹然居士嘗作大  
小二洞天記已上俱富川人  
恭城縣 在府西北  
本漢蒼梧郡地唐武德四年析置○燕子巖在縣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十三  
南里許外峻頂寬有石巖如燕巢然○金芝巖在  
縣東三里石室高朗乳垂如芝○穿巖在縣西十  
五里巖至深邃有谿源從中出舟行如在月中棗  
氣逼人○銀殿山在縣東北八十里元和志云其  
下有鐘乳穴十二所是以山際明白如銀或云常  
有白雲繚繞遠視如宮殿故名○平島山在水西  
方輿勝覽云唐葉靖祖墓在此靖有道術嘗與明  
皇乘雲幸陳滿堂家每歲上必來省墓去墓十里  
有大悲寺元豐初有客葉姓者暫宿於寺因口占  
詩八句僧但記其結句云明朝遂歸去白雪滿頭

飛詰旦啓戶人馬遂失○周淵恭城人南漢時苦于繁賦因率鄉人踰嶺將避地零陵爲賊所得脫身走建隆初至京師見宋太祖上書時務太祖奇之權右贊善大夫歷試郡縣政以簡肅太平興國二年遷廣南轉運副使初淵入中原妻子皆留恭城及廣南平淵始還鄉里因奏去劉銀無藝之征鄉人德之爲立祠焉○國初蕭嘉祐新會人知恭城縣推情與民民皆感悅山谷徭氓以片紙招之依期而至無有後者聽政之暇與諸生講學士風丕振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十四

脩仁縣在廣西

本漢荔浦縣地吳孫氏置建陵縣梁武帝立爲郡隋開皇郡廢仍爲縣唐長慶三年桂管觀察使殷侗奏縣名同肅宗陵號以縣有脩仁鄉請改脩仁州治至今○羅仁山在縣東二里又六里爲太平巖又二十里爲青山○橫水山在縣西一里又九里爲越王山又五里爲駱駝山下有駱駝水源出龐山西南流注連水○縣之東陂水出晨口朝陽水出平南皆入于荔以注瀕江○縣北十里蕪山宋皇祐間知縣狄道誨討山寇經此夢蕪子卿神

來棲因禱焉師捷請于朝卽其處建廟祀之賜額順應因名山曰蕪山廟前有樹一株 國朝弘治知縣葉其將伐之轟然有聲猛虎隨至乃慙而止

昭平縣

在府治南一百八十里

本漢蒼梧郡臨賀縣地武帝分臨賀郡於龍平縣置南靜州開皇十一年廢以龍平屬桂州貞觀八年於此置富州縣亦屬焉宋開寶五年廢富州以思勤馬江二縣入龍平隸昭州宣和六年改爲昭平元復爲龍平尋省入平樂 我朝萬曆四年復置仍名昭平○靖尉山在縣南二里舊經云唐開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十五

元中明皇從法師葉靖乘雲幸此山山有御座基又幸前進士陳滿堂家未幾其家生金笋滿堂亦不知所往○玉白泉在縣西北十里龍門峽左宋治平間刻龍門玉白泉六字○木皮山在縣東二十里又二十里爲冬葉山又四十里爲北陰山○獨山在縣北一百二十里巍然特立周圍皆峭壁不可躋南一穴深三十步廣二十六步高千尋可通山巔冠起居民緣梯而上下視以石擊之冠不敢犯○五指山在縣東一百八十里其中深廣入僅一線可容一人扼之則萬夫莫過○宋時有

翁宏者字大舉寓昭賀間不仕工詩送人下峽云  
萬木殘秋裏孤舟伴夜宿萬里行云因尋買珠客  
誤入射猿家細雨云宿處春夜和花落古宮途  
中逢故人云孤舟半夜上國十年心衡山處士  
廖融南遊宏贈以詩云孤吟半落月老憶洞庭山  
背稱佳句

永安州 在府城南一百六十里

本漢荔浦縣地元和志云武德五年置立山縣又  
於此置南恭州貞觀八年改為蒙州宋會要云熙  
寧八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省東區蒙山二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三

十六

縣入焉 我朝置永安州屬平樂府○方輿勝覽  
云三石在城南十里僞漢時有兵入靖江過此黎  
明遇獵者牽黃犬逐一鹿兵以鎗刺鹿徐視之石  
也也而人大與鹿皆化為石鼎峙道傍今一石尚  
有鎗痕○蒙山在城東五十里唐蒙州蒙山郡治  
所其名亦取焉○通天嶺在州北三十里相傳昔  
立山縣人夜卧山巔至夜半嶺忽高及天其人頓  
覺以手摩之歸白縣令往驗果然因發民丁周圍  
鑿窟數十穴實薪燒之如龍吟者數日乃絕遂不  
復高其穴猶存○銀江在州東源出平峒逕上龍

滙于西江西江源出茶山在州之西故名○激江  
在州南源出古眉東至于藤南入于海○金麻江  
在州北源出榕峒過山灣會古東古爽入于灘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梧州府在省城東領州一縣十

漢地里志蒼梧越地秦始皇取百越以屬桂林郡秦末趙佗自立為南越王封其同姓趙光為蒼梧王卽此漢平呂嘉以其地為蒼梧郡之廣信縣因於郡燕置交州元封五年置十三州刺史於禹貢九州之外交州刺史部七郡蒼梧其一而交州仍治廣信後漢獻帝末孫權以步騭為交州刺史始遷州於番禺孫皓時分置廣州理番禺而交州乃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一

梧州

梧春行冬息備歷所部咨詢疾苦太守而下多解綬請罪弘庶實舉發一時貪殘為之斂迹部內肅然○喻猛和帝時為蒼梧太守以清白率吏郡人頌曰於維蒼梧交趾之域大漢惟宗寔以仁德○賈琮字孟堅東郡聊城人靈帝授交州刺史時交趾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琮到部訊其反狀感言賦稅過重百姓家殫民不聊生故聚為盜賊琮卽移書告示各使安其資業誅斬渠帥為大害者簡選良吏試守諸縣蠲復徭役百姓底定巷路歌曰賈父來晚使我先反今見清平吏不敢飯○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二

梧州

陸臨字子然南海人漢末建中為蒼梧太守推誠而理導人以孝悌民有遺腹子為父報怨殺人被吏所獲臨知其無嗣令其妻侍後產一男郡人歌曰蒼梧府若恩廣大能令死囚有後代建安中徵為廷尉後本郡以五月五日祠臨東城門上令小童繫戲以舞之○圖經云朱臨水在郡城南後漢郡守陳祥升郡事暇時釣魚于此○朝臺岡在城北六朝范曄築臺山上遇正朔輒率群僚望朝而拜○梧州有總府其右為總督制府而總兵府在總府之東北謂之西府故事元戎乃勳侯也嶠



南瑣記云舊府中有伏波將軍所鑄銅鼓其一尚存形不似今制深三尺許而徑可三尺五寸旁圍漸縮如腰形復微展而稍弁其口似今之竹煢篝體絕薄純綠色紋甚精古面環遶作蠶屨十數昂首如欲跳狀中受擊處亦平但畧厚如鏡耳已有斷裂痕擊之聲不甚發聞一完好者近為稅璫敲之內庭所縣木架尚存堂之左右有銅鑄狼機數柄倒於地製亦精必非近時物也又聞蒼梧郡有銅船沈于水至今天霽水澄隱隱可見謂是伏波所鑄按後漢書永和間周敞為交州刺史採龍山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三

之木為州門鼓仍分一鼓給桂林郡一鼓給交趾郡擊一鼓則二鼓皆鳴所謂叩宮而商應者也其形亦倣銅鼓之製大抵夷人重約誓信鬼神故多作此類以鎮服之耳○儒林傳後漢劉熙字成國北海人博覽多識名重州堂建安中薦辟不就避地交州往來蒼梧容授生徒數百人乃即物名以釋義惟揆事原致意精微作釋名二十七篇熙自為序其時有程秉字德樞南頓人少明周易詩書逮事鄭玄得其奧秘後避亂交州與熙考論大義遂博通五經士燮命為長史孫權聞之以禮徵辟

拜太子太傅後卒于官所著周易論尚書駁論語鄉凡三萬餘言又有薛綜字敬文沛郡竹邑人世典州郡為著姓綜少明經善屬文舉秀才漢末大顯乃依故人避地交州從劉熙學士燮既附孫權召綜為五官中郎除合浦太守治郡威惠並行民僚愛之轉守交趾時交土始開刺史呂伋率師討伋綜與俱行事畢還都守謁者僕射赤烏三年徙左部督尋為選曹尚書太子太傅六年春卒所著詩文名曰私載○西事珥云後漢永平間陳元長孫以布衣伏闕疏稱范升等所駁左氏義皆斷截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四

小文燮黷微辭抉瑕摘譽掩其弘美請復立左氏學上從之元獻難將軍欽之子欽治左氏與劉歆同時而各自為家三輔決錄謂左氏春秋遠在蒼蓋指欽也元子堅卿亦以左氏顯若此則遐陬亦上能引經漸起固不必借光于富賢矣○牟子者蒼梧人其自叙曰靈帝崩天下擾亂獨交州左安北方異人咸來茲土多為神仙辟穀長生之術時人多有學者牟子常以五經難之道家術士莫敢對是時牟子將母避世交趾年二十六歸蒼梧娶妻太守聞其守學請請署吏牟子見世亂無

仕宦意竟不就州牧辟之復稱疾不起牧第豫章太守爲中郎將卒融所殺牧乃請牟子曰弟爲逆賊所害骨肉之痛憤發肝心當遣劉都尉行恐外界疑難行人不通君文武兼備有專對才今欲相屈之零陵桂陽假塗于通路何如牟子曰被秣服櫪見遇日久烈士忘身期必騁效遂嚴當發會其毋倖亡不果行久之歎曰老子絕聖棄智脩身保真萬物不干其志天下不易其樂故可貴也于是就志于佛道兼研老子五千文合玄妙爲酒漿翫五經爲琴簧遂乘筆墨餘閒畧引聖賢雅言證解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五

之名曰牟子理惑云

蒼梧縣附郭

漢蒼梧郡之廣信縣亦郡所理也隋始設蒼梧縣縣南十五里與封川界屬廣東有兩廣樹在封梧之間南北兩柯驗其榮瘁以上兩省之豐凶○唐盧綸寄嶺外故人見說南來處蒼梧接桂林過秋天更煖邊海日長陰巴路綠雲出蠻鄉入洞深信迴人自說夢到月應沈碧水通春色青山寄遠心炎方難久客爲爾一霑襟明解詩蒼梧城北繫龍洲水接南天日夜流水井鰐池春草合火山鮫

室夜光浮千家竹屋臨沙紫萬斛江船下石頭歌枕夢回霄漢近珮聲猶在鳳凰樓○按志繫龍洲在城東七里大江中亦名七里洲江水巨漲洲獨不沒故謂之繫龍洲○水井在城東水井寺內其水澄湛不涸味甘且冷唐經畧使元結目之爲水井又爲銘刻石上其前有浣清堂今廢○鰐池一名思良江在城北二十里亦名多賢水其中鰐魚有四五尺長者二丈恒在山間伺鹿亦能啖人攷搜神記稱扶南王范尋養數虎於大雲山以罪人投之無罪者虎不食乃赦之又於池養鱸魚十數頭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六

按之如大雲法學士解公似用此事曰大雲山在城東北隅有伏虎巖蟠結危聳卽范養虎處今校虎之事寂然乃有三界廟者廟中小蛇十數背背腹赤口有火光常緣神身及蟠繞藤香上人以手接而玩之甚馴習往來莫知其竊有所願越期未嘗者蚘輒至其家人驚曰神索願也友人鄭紱借予至梧渡江祀之果然廟在火山之麓○寰宇記云火山府城南隔江山下水深無極山上有火每三五夜一見如野燒或言其下水中有寶珠光燭三上或言南越王尉陀藏神劍於此故騰焰如火

山有荔枝四月先熟吾閩稱火山荔枝本此又產獸名靈麋生三足郡中有災福及使車將至則先鳴唐沈佺期詩身經火山熱頗入瘴江銷虞衡志云嘉魚在火山下丙穴中狀如小鮒魚味極美春末尤佳○三江以左右二江合府江匯于城南故名府江一名桂江卽灘水也水經注曰鬱水又逕蒼梧廣信縣灘水注之又東逕番禺入海是矣漢武帝使馳義侯發夜郎兵下牂牁江會番禺卽此也水傍有石英山宋產石英克貢英山之左有鶴飛岡相傳南漢太守劉曜嘗鑿斷之俄有雙鶴飛

廣西分勝志卷之四

七

逝于上又城北六十里有通星山亦傳曜所鑿以觀星象者○金石山在城東二里圖經云吳時有道士牽牛渡江語舟人曰船內牛黃聊以相酌舟人視之牛糞皆金須臾道士與牛並隱石下○石鼓洞在城西北五里山巔有洞洞下爲慶林寺其左臨江爲高明亭故址○蕪山在城東南八里大江之滸相傳宋蕪軾被謫南行泊舟於此山下故名○立山在城西十五里東臨大江山坂平行西極險隘一徑通藤○印山在城西北三十里其形正方如印特立水塘中塘曰大印塘○城家記云

農城縣在治西南晉置劉宋時廢郡國志云縣有銅山鑄湖銅丘○戎城縣亦晉置宋咸平省入以地置戎城鎮○歌羅城在治西南六十里隋開皇李賢以屯兵者○漢孝子丁密墓在縣內密遭父喪廬于墓側有雙鳧游密舍傍小池見人馴伏後遭母喪復廬墓三年雙鳧游戲池中亦如之全時有頓琦者母喪獨身造墳歷年乃成手種松樹成行感飛鳧白鳩之瑞南史范雲爲刺史遣使祭密及琦墓是也○唐吳武陵墓在城內桂芳橋石刻唐咸通二年立○朗吟亭在城東跨濠通放生

廣西分勝志卷之四

八

藤縣 在府西六十里

本漢蒼梧郡之猛陵縣地晉置永平郡於此隋廢郡置藤州唐天寶初改感義郡乾元初復爲藤州治寧風縣案徙治鍾津縣元因之我 洪武十一年改州爲縣省鍾津入焉○唐宋之間發藤州詩朝夕苦遙征孤魂常自驚泛舟依訪泊棹歸聽

鳴石髮綠溪長林衣拂地輕雲峰刻不似苔壁畫  
難成露泥千花氣泉和萬籟聲琴幽紅處歌躋險  
綠中行戀結芝蘭砌悲纏松柏瑩丹心江北死白  
髮銷隋生魑魅天邊國窮愁海外情勞歌意無限  
吟月爲誰明○東山在縣東一里上有李衛公祠  
以公南征嘗駐師於此○南山在縣南二里頂平  
如砥上有杏壇松崖竹巷芹澗皆清絕勝地附近  
爲石壁山巖巒相倚松檜倒生其下卽大江也又  
有石人山危石臨潭遠望如人○龍驤山在縣南  
七里數峯聳列下俯清流晉龍驤將軍陳隱鎮此  
唐西名勝志卷之四 九

按宋紹聖間黃門蘓轍責授化州別駕其兄軾亦  
徙儋州相遇於藤作詩倡和卽此處也○鐔江在  
縣東南自高州北流徑容縣至縣城東入於黔鬱  
唐武德初有宣撫使者至此艤舟遊慈聖寺以金  
杯挹井水杯墜井中汲水至乾不見杯只得一龜  
長一尺二寸宣撫解紅勒帛繫其腰放之井祝曰  
爾若有靈當漲杯出水及歸至寺門塘見龜踴躍  
塘內次日遊乾亨寺道忽見前杯自澗流出又見  
前龜紅帛仍繫於腰又拾龜而放之曰爾若有靈  
同歸供養是夜風浪忽起宣撫舟中有一寶劍浮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十

嘗駐兵山下故名○登嶼山在縣西十五里二山  
南北對峙江中蒼翠相望溢於眉睫○六爻山在  
縣西九十里山形交加如列成卦○赤水峽在縣  
東六十里峽南有巖深濶丈餘頂竅通日光相傳  
李白嘗過此因名李白巖峽與巖相對壁立而一  
水中流舊有廣惠寺今置巡司其上○白藤嶺在  
縣西南一百里路通容縣多產白藤今昔州縣俱  
以此名○藤江在縣北源出交趾至邕州左右江  
至此與繡江合又東流至番禺入海燕子瞻詩繫  
舟藤城下弄月鐔江清江月夜夜如雲山朝朝

爲銀河水一沃炎海枯○鴨兒灘在縣南三里富  
禮詩云秋高霜降餘灘淺石齒齒漁郎吹笛來野  
鴨斜飛起山頭兩石人並坐如笑指○金環灘在

峽內唐武德初有於藤州得馴鵝者能言語歌舞獻之內庭歲餘不語恠而問之答曰身居南土生長禽中父母異方故不敢言上憐之賜以金環而遣之歸因以是名○樹州托州俱在縣東繡江上居民鱗錯○秦觀題藤州光善亭詩霞通海天曙月來東山白共是凭欄人誰足當秋色相傳觀在藤嘗夢中作辭云山露添花花動一山春色行到水溪深處有黃鸝千百飛雲當面化龍蛇夭矯樹晴碧醉卧古藤陰下杳不知南北時觀已病是日偶為客述之因索水水至不能飲笑視之而卒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十一

容縣 在府西二百里

本漢合浦縣地晉分立嚴昌縣梁改曰陰石縣因立陰石郡隋廢郡改縣曰奉化又改曰普寧屬藤州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銅州貞觀八年改容州以容江為名宋元如之我 朝改縣○唐曹唐送嚴大夫再領容州日照雙旌射火山笑迎賓從却南還風雲暗發鏡歌外號令潛生氣樂間簞竹水翻臺榭濕刺桐花落管絃閒無因得報真珠履親從新侯定八蠻○大曆間元結為容管經畧使植蓮于解後池構亭曰面面以其四周葵藿可矚蓮

花而名□相傳蓮塘內有銅鍋一口每風雨夜與譙樓禁鐘相搏鐘蓋唐貞元間物也當事者屢欲徙之他處皆不克達若還之祇用其力之半○濯纓亭在城西三里繡江上有石橫江枕流上平如砥可坐數人石罅如紫玉尊受水數斗次山亦名之為濯纓其水色似滄浪故以濯纓名○城南江即容江也一名繡江有駱駝橋跨之唐貞觀二年建學于此至元始遷江源出北流藍山經縣城南東流入藤梧○距城十里有讀書臺巨石蟠江上如砥昔漁人繫舟夜宿其許聞石上朗誦書聲故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十二

名○北靈山在縣北二里其狀似龜亦名真武嶺又八里為陵雲山勢高入雲上產斑竹○西山嶺在縣西二十里嶺斜而長聯絡不斷迤北即大容山○大容山在縣西北二十五里高五百丈周圍一千餘里鬱林高淳諸州分據其麓○都嶠山在縣南二十里山有八峰曰兜子馬鞍八疊雲蓋香壚仙人中峰丹竈而八疊最奇秀有南北兩洞道書第二十洞天南洞寬廣平坦中有浮屠大像北洞差狹為星壇者八中峰絕頂有室曰中宮院宋隆興中有梁賢者與友人遊此見有閣宇三間傍

多梅林取一顆嚼之自是遂不粒食蘇東坡贈道士詩乞得紛紛擾擾身結茅都嶠與仙鄰卽此○楊山在縣西雲凌里唐楊貴妃產於此有井尚存曰楊妃井妃小名玉環父亡母葉氏懷孕十三月而生妃後軍都督部署楊康以財帛求之爲女三歲聽康親女讀書卽能成誦時有長史楊玄琰攝行帥聞之遂倍金帛與康得之選入壽王宮明皇召入內爲貴妃號曰太真○龍母墳在縣南二百里白花村沿澗而入層崖濺瀑飛下數十丈瀑之左群峰盤踞稍夷處儼成一月堂龍母墳在焉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十三

東偏有小石池容水數斗石壁如削下臨急湍不能容步衆流奔瀉百數十尺乃滙爲深潭渟泓莫測龍蓋蟄伏于此初猶人婦入山中久不返衆往覓之則爲龍所攝陰雲罩幕旣歸所居常有寒氣人莫敢近婦不自覺也娠歲餘產一龍胞中無血止下水數升頃之雲霧交集騰舉而去婦亦無恙後數歲婦以病死方殯忽有龍自空中下盤旋蜿蜒數四遂擁其骸以去衆隨之至其地石忽自裂龍寔骸陷而入焉石復合後龍常至其家飛繞屋前久之乃去○唐王翊字宏肱大曆中爲容管經

畧使初夷獫狁崇率等煽亂據其城前後經畧使皆僞治梧翎曰我容州刺史安可容他所必得容乃止出私財募士有功者許署吏于是人人自奮不數月斬賊帥歐陽珪悉復容州故地詔徙治順州○戴叔倫貞元初爲容管經畧使綏狽夷落威名播聞德宗嘗賦中和節詩遣使者寵賜之其時有常丹爲容州刺史教民耕織禁止惰遊始城州十三里開置屯田二十四所○宋王次翁知容州賊不犯境嘗慕元結之爲人恥結在道州時乞免科率二奏刻之石并其遺像以自觀省曰庶不墜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十四

元子之政也○元封屢孫字道坦至順間進士嘗任清水司巡簡致仕日寄情詩酒淹貫百家所著有容州人物記○國朝彭清錢塘人永樂進士知容管事撰坎邑志三閱月而成在公之暇發爲詩數篇有風致

岑溪縣

在府西南一百九十里

本漢蒼梧郡猛陵縣地陳置永業郡於此隋罷郡置永業縣唐武德五年分置龍城縣仍置南義州貞觀五年徙治岑溪宋太宗時避御名改南儀州熙寧五年州廢以縣屬藤州 國朝改今屬○高

城山蟠結縣南勢競高遠土人以為石人嶺有巨石如人立狀○鳥峽山在縣北十里壁峻千仞縣治是憑舊有鳥峽巡司今改上里河村去縣四十

里○丁蘭山在縣東十里有丁蘭村為漢孝子丁蘭故居或云孝子丁密非蘭也一名丁郎山其下有泉名孝感泉密字靖公詳蒼梧下○都盤山在

縣南二十里一名羅山○冷水山佛子山並在縣西南三十里兩山相接如翼之張縣以為輔○要

義山在城東一百里崢嶸秀特又名秀峰即繡江之源也縣南有皇華江縣西有潘洞江俱出連城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十五

繡江下藤峽入梧○孫吳虞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為騎都尉數直諫吳主權不悅權與張昭論及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

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一徙翻交州後徙蒼梧猛陵嘗云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罪

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使天下

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雖處罪放而講學不倦門徒常數百人在南十餘年卒○晉勾漏令葛洪

在縣東六里山脩煉有棋盤石澗流涓涓入石竅中因名葛仙巖相去里許有石穴出泉其列名葛

井昔題巖壁上詩云古洞門深百尺寬石巖題詠暗苔斑細尋仙令燒舟去滿地流泉浸月寒

懷集縣 在府東北一百五十里

漢四會縣地晉懷化縣隋改懷集西南有懷溪合

馬寧花坵諸水經廣州入海其南峰有釣臺石臨溪水色澄泓時出白魚游泳可見按懷谿發源齊

嶽山在縣西北一百里峭拔出於衆山之上望如嶽齊故名○天馬山在縣南五里唐地理志驃山

疑即此○四門巖在縣西五十里突起平地中有石室外有四門巖中石乳凝結為柱者八為蓮花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十六

者一此巖之東北又有遊仙巖巖中化龍石一石人

一西南有三潮巖巖中有泉應潮輒湧○朝巖在縣西八十里徑窄而暗其中明徹滴乳凝結為

珠玉縷絡鳥獸龍蛇之類甚多此巖西南又有燕巖石峰峭拔入洞深邃中有石僧芝茵基局以多

蟻燕于此故名○梅子山在縣東一百里中多梅樹掩映成林○白崖山在縣西南百五十里山嶺

險峻白石楚楚望之如雪故名○廢懷遠縣晉置在城東十里今立古縣營是也○廢威州唐置鎮

懷集永固浔水三縣尋廢今縣西南獨過里大路

傍有龍崗驪是其遺址○廢永固縣舊志云在城北不詳其處今縣東南務本里有永固岡城垣基址猶存疑致近之○廢泮水縣在縣西西水里斤水渡頭上里許蓋永固在唐開元時省入懷集而泮水以宋平南漢時省也○古龍湫在黨山大凹潭深不可測相傳有龍潛其中每風雨時作潭自有聲歲旱祈禱輒應○上愛嶺與新州四會縣接壤唐神龍間五祖傳衣鉢與惠能密囑能速去恐人害之嘗潛至上愛嶺最高峯頭石室棲遲至今猶傳曰六祖巖長慶年間泮水縣建寺以尊崇之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十七

後寺廢乃于道士巖前重建○道士巖即花石洞也昔葛洪字稚川號抱朴子嘗遍遊名山過泮水縣覽花石洞遂居之采覓丹砂及金鶴蕊諸藥丹竈中鐫抱朴二字水清墨蹟隱隱尚存後人遂以道士名巖○明廣文黃宣遊花石巖賦辭采驕麗余采之云於爍懷陽秀石峙嶠盤錯蒼梧枕轉交粵挺玄黃之麗象跨海而橫越乘標引峯連絲喝喝體爽磴以屹嶠紛郁郁以纒列或靠鬼兮而岸峇或嘒嘒兮而嶰嶰或替峯兮峯刺以參差或嶙峋兮嶙峋而斷絕或下平行而曠蕩或上吟

而截薛于東則青江浮瀟蕩其隴于南則赤水激湫涌其穴其巖則有四門洞囑從橫崎嶇鬼蝮怪啐儼若大闕芝房無以參閱風不能劣于前則有冲天石竇上泊玄幽炫燿虹蜺于斗射牛雲鳥穿飛曾莫知其攀遊於旁則有坂坻噴吼而成獸狀若藥蓮猗猗太華競秀爭妍游女弄奇于若邪之曲耕父揚光于清泠之淵於右則有北面齊嶽雙峰峻崢隆崇歸峴豐冠山之朱堂盤紆玲瓏儼員嶠之瑤室爾乃開白雲之庄披素書之帙簾簾雲幌霏霏映日圓地生明曲若新月邈乎哉洵宜望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十八

之無際恬矣哉蓋流盼而靡一至若青冥迴薄魏巍銀表道人兮羽化雲女兮嫵媚金鶴石魚兮時不散龍鼎玄珠兮沈不曉安乎雲淹兮神何奇溢乎水滴兮翠奚小爾乃登嶠曉覽遐渺披曉嘖眺諸石則有夾若奔驟類天馬之騰空蜿若游龍儼巨熬之直挺或前橫若削而筆聳或後赴若敵而劍擲或蒼若雲門而巖巖或覆若洪鐘而仆仄或連若累空而輻輳或散若踣踞而遠埴美哉茂麗臨望庶矣奇矣衆備難觀記矣于是乃列寺管址棲樓于後東西膠葛南北駢複雕梁鏤采異出奇



構於是乃崇基表剏金彩玉璞施不捨之壇結  
 緣之閣掩室摩竭演勿照之真明柱日毗邪通息  
 言之妙覺夫然後九衢之草千芳四照之花萬灼  
 崖谷共清地景交連于是同屢拜井都人女士袿  
 服觀粧雜沓雲纏躡臯巒以馳驚蕩神情之曠美  
 恨百年之迅度日豐容之難似追穹輿之無盡識  
 蟬蟪之幾遇于是有朱輪鼎貴僭從奕奕陳詩采  
 風飛觴舉白澹忘懷乎紛務暢游倪于瞬息於是  
 有玄真之子輕妙之容攀雲魏之石室尋霞舉之  
 仙鳥仰慈翠以延脰恣遨遊以高適此則花石洞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十九

之梗傑世得為雄羨者也若夫悟暉韶而葉綺感  
 豔節而花燃雜好鳥之流聲釋機情于魚釜翫盈  
 虛於物化揆與義於瓊篇綠草萋而送春朱櫻荐  
 而迎愛愛晨風之弄旭厭夜黃之噪夜閑踟躕于  
 月觀喜滄蕩于風榭樓沈瀟以魂搖托沈騷而賦  
 駕人安得而不懷余安能以自默乎客曰若吾子  
 之言大都能道其要妙所謂殫究于前開發蒙于  
 未覺矣蓋為竟其說焉遂辭曰遊廓萬有天地宅  
 兮前芳茲石恢竒怪兮鴻荒無傳誰斧鑿兮巖巖  
 具瞻洵俯仰兮苞光靈耀施莫石兮必有偉人哉

相符兮斐詞知謬美贊侑兮○又有李滄者亦廣  
 文其詠南谿古渡詩云兩堤楊柳酒帘風去去來  
 來信莫窮記得南河歸路晚水邊停騎落霞紅  
 佛燈晚照詩依約禪關入定鐘佛前燈火隔疎松  
 山僧深夜渾無寐更借寒光照鉢龍

鬱林州

在府西北三十里

領縣四

本秦桂林郡地漢元鼎六年更桂林為鬱林後漢  
 光武二年世祖鬱林太守外即此魏晉因之梁改  
 為南定州隋大業初改尹州煬帝改鬱州尋改為  
 鬱林郡自唐已來州郡率無定稱而鬱之名不改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二十

州故治南流縣 國朝以南流省入○谷永漢建  
 武中太守廣鬱古西甌駱所居永以恩信招降烏  
 潯人十餘萬開立七縣○吳陸績為鬱林守歸舟  
 輕於岸上取巨石壓之人稱曰陸公鬱林石在今  
 吳郡之婁門陸龜蒙居臨頓里其門有巨石即此  
 ○毛靈晉泰始七年守鬱林壯勇慨慷為吳將陶  
 璜所執不屈而死後人立祠祀之○劉宋太守劉  
 勳至郡珊瑚連理生勳聞于朝為大明七年正月  
 ○王安中字履道中山人宋靖康初以尚書左丞  
 論時政謫鬱林子孫因家焉○元文升宋末丞

天祥弟璧之子也信國死難以升為嗣後仕元海  
北燕訪使卒葬于此州之八疊岡子孫遂家於鬱  
今有文丞相祠其裔諸生文運熙者尚藏 國初  
解學士縉書公上已詩以貽燕訪子良錫云○圖  
經信石山在州東南二里一名牢石坡坡上夾石  
便豎如鐘唐置牢州以此每歲秋期鄉人共候此  
石若有雲氣覆之歲必大稔○石柱坡在州南三  
里柱高三尺相傳馬伏波立又七里為兩道嶺峰  
嶺稱學博陸二縣經由此分○寒山在州北二十  
里九域志云越王陀遣人入山採橘十日方回問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廿一  
其故云山中火寒不得歸故名○荔枝山在州東  
南二十里山出荔枝夏月熟時如錦屏障○隱仙  
巖在州西二十里石室幽邃壁上題元和十四年  
來遊七字附近為黃都山九域志云昔有樵夫入  
山迷路見黃衣冠者五人語之曰吾都此山者也  
故名○水月巖在州東南二十里洞中虛明石乳  
凝結如琅玕倒垂澗水從巖中流蕩漾激石遵澗  
行為陰洞遊必列炬跨木渡澗數十步水石益奇  
削為芙蓉仰為仙掌滿盤柱立翔飛疾馳無所不  
有及出洞西內行板緣而上有一峯拔起草木

蔚洞在其腹是日天馬洞洞中有馬蹄跡莫紀其  
數直入石二三寸許又有釣天洞分上下二界即  
天馬西峯也下洞涉潭水始至臨潭有二石扣之  
作金玉聲上界軒豁可布十筵坐聽考鐘擊石琅  
琅如鈞天之奏已拂日光矣迺其初入洞兩山欲  
合未合之間上露一道天光晻晻如昧爽初曙澗  
流紆折與之相應又別自一世界也○南流江在  
州之左南流縣以此名源出大容山會綠鴨水西  
南流十餘里八疊紫迴過羅望江至廉入海江濱  
有巨石如伏犀石間二竇水各湧出合為一派迴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廿二  
數十步入江宋嘉定十六年忽湧紫水因名紫泉  
○五龍潭在州南三里其水甚深如龍旁有石  
壁狀如雕鏤○司命井在鬱平廢縣縣即唐麟德  
初所析置也南越記云縣有石井其淡半之可給  
閩境不竭又其南有石室皎潔明朗中有石人像  
中一石床可坐百餘人○郡國志云馬援造銅船  
一既歸付程安令沈於渚天晴水澄往往望見船  
樓上恒似有四寸水不知幾丈許○顧微廣州  
記云鬱林郡東南山上有池池有石牛百姓祈雨  
殺生牛以牛血和泥泥石牛背祭畢即大雨洗石

牛背泥畫乃時又有西甌池在郡西越王遣醜脫  
淬劍于此晨夕常有煙氣今西甌驛沿其名○南  
史齊武帝乘龍舟遊江中維越布為帆結綠絲為  
帆綵以鍤石為足榜人皆着鬱林布作淡黃袴舞  
估客樂按今鬱林葛南方稱為佳物機誕而縱長  
五六丈然質頗重厚似不甚宜暑原貢額不載萬  
曆十五年始令貢千疋已又令貢二千疋工部覆  
奏定每歲百疋頃內監教之織為龍鳳紋以獻  
今上登極敕止之○金石畧云後漢鬱林養奮碑  
字叔高和帝時舉方正碑以初平四年八月立○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廿三

唐鬱林觀東巖壁上崔逸八分書併撰文開元七  
年正月立

博白縣

在州西南  
七十里

本漢合浦縣地唐武德四年析置南州并置博白  
縣六年改南州曰白州仍以縣隸焉宋開寶五年  
廢白州以博昌縣隸廉州七年復置白州紹興六  
年廢州為博白縣隸鬱林至今因之○衛公山在  
縣東十里有靈應侯壇相傳即李藥師也其側為  
洞房山高廣玲瓏綴乳丹碧麗若雕房宋劉子羽  
謫居時置有尋山堂今廢○雙角山在縣西十五

里雙峯角立綠珠江發源于此又十五里為綠羅  
山其下有綠珠村○將軍洞在縣南三十里洞九  
三重石室虛明中有石田石龍石廩有溫涼泉分  
為二派而流石壁上刻南州太守領將軍龐孝泰  
十字○伏割山在縣西四十里鸚鵡孔雀諸禽多  
出其中下為伏割村○金魚山在縣西南五十里  
舊傳魯產一角羊于此山下有石井深十餘丈多  
金魚○又十里為宴石山北岸臨江中有二石流  
泉潄激崖宇虛曠峙于其巔宴宇記以為南越王  
宴坐處○飲馬江在縣南一里漢馬伏波南征飲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廿四

馬于此○綠珠江在縣南七里嶺表錄異云白州  
界有一派水出自雙角山合容州江是謂綠珠江  
昔梁氏之女有容貌石季倫為交趾採訪使以真  
珠二斛買之梁氏之居舊井存焉飲者必誕美女  
宋徐靈緣珠渡詩早出綠羅村晚過綠珠渡日落  
白州城草芳梁女墓江水流石今滔滔不相顧今  
人不見古時人依舊青山路如故○南漢時博白  
有遠村號綠合者皆高山大樹人跡少至斗米僅  
值一二錢以深遠險峻不得出也村民嘗自謂其  
山多鳳大如鵝五色有冠而尾甚長率居大樹之

巔晴明則雙飛而出所過諸鳥斂翼俛首伏不敢  
鳴者久之又宋景德間白州有三鳳自南來飛入  
城中群鳥隨之至萬壽寺前棲於百尺木龍樹上  
身長九尺高五尺備五彩冠似金杯此二則見西  
事耳○唐龐孝恭少以忠義自許龍朔中由武功  
歷左驍衛將軍遼東道行軍總管戰歿于陣○李  
時亮字端夫宋嘉祐中進士累官散騎常侍兼御  
史大夫亮善屬文尤長于詩與同官陶弼相賡和  
有詩曰李陶集已上俱博白人○蔡條叢記云博  
州城西有新村吾叟杖其間至一舍旁見兩老人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廿五

北流縣在州東四  
十五里

本漢合浦縣地晉析置勾漏縣唐武德初改置北  
流屬合浦郡舊唐志云州所治也隋大業初以陸  
川縣地入焉唐武德四年析置豪石宕昌南流陵  
城新安五縣貞觀十一年省新安後又併豪石宕  
昌俱省元和郡縣志云北流縣在州郭開元中移  
於今理○縣學唐貞觀三年建在登龍橋西元大

德二年遷于寶圭驛至正間始遷今所○金龜山  
在縣東二里口吻尻足皆具遠近視之無不駭為  
直者與舍靈臺隔江相對亦高山也上有瀑布巖  
洞○梧臺山在縣南天門山在縣西與穿鎮公界  
諸巖為縣西南之鎮○勾漏山在縣東北十五里  
平川中石峰千百矗立特起其巖穴多勾曲穿漏  
故名山有靈寶觀觀東有龍潭洞冷蘂毛骨觀後  
二小洞南向者曰太陽北向者曰太陰由觀後西  
北行即勾漏洞洞前俯瞰有橫塘石室室東為寶  
圭洞秉燭而入丹竈床几盤甕礪臼皆石乳自然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廿六

疑結而成約半里許水涯循梯直下擎竹筏而行  
歷甕門三四重間闌委曲窮水際益廣益奇矯首  
見一點煙如長虹出天表蓋石罅之容光也捨筏  
躡梯板躍而上其中一室曰蟠桃深三四百步仰  
視高處杳不見頂其西小室明朗連榻周遍可踞  
可卧是為道書第二十二洞天按北流志云晉葛  
洪為勾漏令嘗於寶圭洞脩煉成仙雒州志云洪  
句容人聞交趾出丹砂遂遊離訪羅山寺脩煉丹  
成復遊勾漏歷羅浮以去廣州志云洪將之勾漏  
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之不聽去止於羅浮煉丹忽

與蘇疏云當遠行尋師嶽急往別及至洪已兀然  
而逝蘇子瞻與王定國書云葛稚川求爲勾漏令  
而竟化於麻州其說不一如此晉中興書云洪亡  
時舉屍入棺輕如空衣登其屍解於羅浮而後遊  
於勾漏即山西事耳云勾漏洞天四面石山圍繞  
其中忽開平野數里洞在地上不煩登陟外微敞  
豁中有暗溪穿貫而入與北流水合結小桴坐其  
上命篙師撐之詰曲而行水無底兩岸石如虎豹  
怪巖森然欲搏行約里許仰見一大星爛然細視  
乃石孔透天光也洞對高崖上夏時望見荷葉田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廿七

七

自然峻絕不可到土人云或見荷花則歲大稔口  
寶圭洞即勾漏正洞石室中有玉宸道君及葛真  
人石像五季時迎自南海者遊人躡梯攀蘿曲磴  
飛棧如瑤階玉埒小石細碎羅列如杯如傘又如  
楊梅荔枝充滿架疊莫可名狀轉仄僅容跬步直  
穿太陰洞後出山腹乃寶圭之東洞中室曰蟠桃  
廣三四百步仰視高處不見其頂西小室洞朗外  
矚自然石榻平鋪疊架可眠可踞與東洞對正如  
兩掖○白砂洞縱廣一項高數十仞石膏玉英散  
彩流光下有洞井數處皆舊時採砂之坎凡砂生

於此其色獨白故名洞西有韜直觀石碣記云南  
漢時中官陳君所經營左右二石室深四五尋石  
床相對隆冬亦溫其上重重如層樓複閣與溪澗  
映帶有石窟高深者丈餘韜直觀傍有玉虛洞洞  
中物象瑩潔如玉雲從洞出則雨風從洞出則霽  
玉虛洞之下有巫山寨規圓二項絕壁千仞十有  
二峯四顧一闌間以尖峰懸崖巘嶼韜直觀之西  
巫山寨之北有玉田洞洞闕三門其盤石皆翠碧  
色平夷通明可以假仰其膏乳悉具物象綠石棧  
行百步傾身而入乃至石田數丘石花如玉田中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廿八

八

積水無間冬夏不溢不涸出洞而南半里至玉田  
寨高十餘仞其深莫測北流爲一池中有小島水  
潛通江時有大魚逆流而入去韜直觀五里有普  
照巖山如覆釜洞穴當其胸入洞仰視不可階升  
而其中仙壇寶塔法昂交錯幢幡羽衣獵獵飛動  
巖山有獨少巖孤峙平野之中石室廣六丈高倍  
之虛曠平夷可容數千人石乳樹壁上儼如西方  
佛像○綠藍水出綠藍山其流有二一經廉州入  
海一經容縣至番禺入海有橋曰落桑跨綠藍江  
去縣東二十里○銅鼓潭在縣北二十里昔有銅

鼓潭水西出巖之壁... 朝景泰三年其鼓後出舟人獲送本縣... 馬門灘在縣西南四十里漢馬援南征以江... 如奔馬故名○北戍灘在馬門灘下唐高駢為安... 南都護平蠻北歸患其湍險屬防邊使楊陵疏濬... 之○鬼門關在縣西十里兩山相對間濶三十步... 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存往來交... 雖皆由此關其南左多瘴癘去者少得生還諺曰... 鬼門關十人去九不還我 洪武初敕改為桂門...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廿九

陸川縣 在州西南 七十里

本漢合浦郡地隋置陸川縣大業初廢入北流縣... 唐武德四年復置宋會要云開寶七年廢順州省... 龍豪溫水龍化南河四縣入焉九年移治公平淳

化五年後徙治溫水元屬容州 國初洪武四年... 改今屬○後陽山為縣所據群峰疊嶂起伏不齊... ○東山去縣八里高三十丈中有泉水南入妙洞... 其下為金沙溪○文龍山在縣東北十五里山下... 有水流遶縣前○雙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山高... 百仞雙瀑流注即古龍豪縣治也○鳴石山窰宇... 記云董奉旣死人見於鳴石山山海經云長石之... 山洪水出焉山多鳴石即此○石袍山方輿記云... 山多竹水葱翠如袍山有肉翅虎下山食人食訖... 即飛還絕巖○白羊山山色潔白四面懸絕上有... 廣西名勝志 卷之四 三十

興業縣 在州北 六十里

舊唐志云石南縣州所治也梁置定州陳天嘉中... 置石南郡於此隋開皇十年改郡為石南縣唐麟... 德二年析石南置興業其後因之○萬石山在縣

西四里峯巒錯落如累石然其下有石井流澗詰  
 曲土人修禊於此○東斗北斗二山俱在城外十  
 里東斗之外又有東山山上有泉從石飛下百餘  
 仞望之如翔鸞舞鶴舊建有飛泉亭今廢○綠陰  
 山在縣南十里有木如榕大蔽數十畝一名甌山  
 鳴水江遶其下○翻車嶺在縣北二十里龍舟江  
 之源也險峻難行車轍易倒故名○鐵城山在縣  
 南十五里周圍巖峩皆鐵色其中平衍容數百家  
 外縹石壁險固如城上多石竇泉流不竭山有四  
 門惟東首可通人行南門有土基相傳為古敵樓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廿十

西北二門多石艱阻圖經云石南郡縣舊設於此  
 宋至道二年移治南流山北一里有古州巖廣數  
 丈巖中有潭四時不涸又東入一竇有石懸下如  
 鐘扣之鏗然石壁間有元和十四年來遊等字○  
 白馬巖在縣西十餘里遠望如馬其中深廣可容  
 數千人又有三四小洞幽深莫測上透天光○牛  
 龍巖在縣南二十里中可容千牛每冬寒則居民  
 驅牛入巖以避又有龍蟄於此○元至正間興業  
 大李村有姓李者素好脩煉一日與妻自外家酹  
 飲回至途中忽謂妻曰我體癯甚須過前溪一浴

汝姑待之少頃風雨驟作妻趨前視之則遍體鱗  
 出矣囑妻曰我歲一來歸當以米糕祀我語畢歛  
 然變為龍騰空去後果歲一還其里里人禱之雨  
 澤霑足禾稼豐稔人呼其宅曰李龍宅

廣西名勝志卷之四 終

廣西名勝志卷之五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柳州府

在峯城西

領州二縣十

以地當柳宿也唐貞觀八年改自南昆州者本漢鬱林郡之潭中縣地孫吳析置馬平縣梁大同三年八龍見於江乃即江南置龍州及龍城縣故唐天寶元年改為龍城郡夫至乾元始復柳州○唐元和間刺史柳宗元登柳州城樓寄漳汀封連四州詩城上高樓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驚風亂颭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牆嶺樹重遮千里目江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一

流曲似九迴腸共來百越文身地猶自音書滯一方魏潯四事珥云泮河水既與龍融二江合過柳州宛轉環遶如壺城蓋水比來還轉向北東處如壺之領域則居其腹也柳山迴互交錯而水從之所謂江流曲似九迴腸者以此○柳江在城南一名潯水源出懷遠流經象州歷潯梧至廣東入海柳子厚詩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談笑為政事推移成昔年○東亭在江南岸柳宗元記畧云出州南熟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曰東館其內草木猥與至是始

命拔剗蠲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栢杉易為堂亭峭為杠梁下上翺翔前出兩翼憑空拒江江化為湖衆山橫環嶠巖濶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相子堂在城西柳宗元種柑於此其詩曰手植黃柑二百株春來新葉遍城隅方同楚客憐皇樹不學荊州利木奴幾歲開花聞噴雪何人摘實見垂珠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還堪養老夫○集古錄云柳州文宣王新廟碑唐元和十八年八月立刺史柳宗元撰文○羅池廟碑昌黎韓愈撰文其畧云羅池廟者故刺史柳侯廟也柳侯為州三年柳民既皆喜悅嘗與部將魏忠謝寧歐陽翼飲酒于驛亭謂曰明年吾將死而為神後三年為廟祀我及期而死三年孟秋侯降於州之後堂歐陽翼等見而拜之其夕夢而告曰館我於羅池廟成過客李儀醉酒慢侮堂上得疾扶出廟門而死明年春魏忠歐陽翼使謝寧來京師請書其事於石○孔溫裕宣宗時為補闕以諫討党項羗謫柳州司馬○劉蕡字去華嘗對策文宗極言宦官之禍因得罪貶柳州司戶參軍卒於柳李商隱有詩哭之蒼墓在城西五里 國朝桑悅字民懌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二



以調柳州倅不欲往或問之曰宗元小兒久擅此州名往一日掩倅其上不安爾悅弘治間吳人

馬平縣 附郭

釋詳郡下向為柳州治所宋咸淳初曾徙治于柳城之龍元 我朝復還馬平○唐戴叔倫過柳州詩地盡江南戍山分桂北林火雲三月合石路九疑深暗谷隨風過危橋共鳥尋羈魂已愁絕不復待猿吟○柳河東集有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云古之州治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滙北有雙山夾道斬然曰背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三

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秀石可硯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龍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狀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方正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又西曰仙奕之山山之西可上其上有穴穴有屏有室有宇其宇下有流石或形如肺肝如蜂房或楫于下如人如禽如器物甚衆東西九十尺南北少半東登入小穴常有四尺則廓然甚

大窾中黑燭之高僅見其宇皆流石怪狀由屏南室中入小穴倍常而上始黑已而大明為上室由上室而上有穴北出之乃臨大野飛鳥皆視其背其始登者得石枰於上黑肌而赤脈十有八道可奕故以名其山多樗多櫛多質管管之竹多異鳥雀其南有石魚之山全石無大草木山小而高其形如立魚有穴類仙奕入其穴東出其西北靈泉在東趾下有麓環之泉大類鼓雷鳴西奔二十尺有洞在石澗因伏無所見多綠青之魚及石鱗多條雷山兩崖東西雷水出焉蓄崖中曰雷塘能出雲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四

氣作雷雨變見有光禱用俎魚豆燒脩形糝糝處則應在立魚南其間多美山無名而深峨山在野中無麓峨水出焉東流入于潯水○按峨山距城西三里一名深峨山有雙瀑布飛流如鵝亦名鵝山宋陶弼詩鵝山夏曉雲漫郭龍壁春深水澆村○立魚山在江南岸里許以形似名山半巖洞玲瓏前一巨洞左右二門通後二洞高廣明潔如堂房可供遊宴山足有潭名小龍潭中多魚與大江通江水消漲此潭隨之又里許為屏山以其方正類屏為龍山以其突圓類龍又二里為雷山兩岸

東西大山相向南有飛來廟最靈廟下深潭名大龍潭柳子厚有雷塘祈雨文○仙奕山在城西南詳柳記中又次為駕鶴山旁臨大江聳掛如鶴古州治之所居也又次為新洞山與鵝山相對有洞可坐有人石乳融結以杖觸之作鐘磬聲○背石山在城北十里其東山曰桃竹西曰雀岡俗名夾道雙山○龍壁山在城東十五里石壁峭壁下臨大江郡城之下關也有洞曰關洞距城八里○柳江即城南江經江口鎮合相思埭永福雒容之水下潯州與鬱水合是曰黔江○白蓮池在北關外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五

儼使守令得人示以恩信諭以禍福亦當革心向化 上嘉納其言命吏部凡臨溪峒郡縣擇賢守令以撫輯之此事柳志不載今簿皆逸其名

雒容縣

在府城南六十里

唐貞觀初析潭中縣置宋南渡後也于洛清鄉

國朝萬曆四年以縣屢被山賊焚劫因徙上羅鄉之嘉祿村為今所○按雒清江在縣南半里自桂江分流經縣界至郡城三江口入于柳江縣以此

名○舊縣西十里有龍鼻江發源托定雒斗鄉流入雒清江○會同縣在縣南白象巖有石鐘鼓擊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六

之鏗然○思微山去舊縣里許上有泉穴四時不涸屏石山在舊縣西北十里有泉噴水出其中○如來山在縣南十五里高聳峭拔相傳有神女降於此

羅城縣

在府西北百九十里

本桂林之玫州洞地宋開寶中置屬融州熙寧中省入融水縣我朝洪武初復置屬融州十年州廢改今屬○東黃山在縣東有巖曰淵秀○鳳凰山在縣北二里又八里為覆鐘山俱以形似而名○水山在縣西北四十里其上高寒四時常水又

四十里為葵山以形似之或謂其音與葵同故名○石硯山在縣西九十里聖水發源於此○武陽江在縣北界有二源一自營縣界出一自平西里出皆至武陽寨合流入沙拱江

柳城縣在府北七十里

亦漢潭中縣地梁置龍城縣宋景德年改柳城○按張維廣西郡邑志曰梁大同三年八龍見於江乃即江南置龍州及龍城縣隋開皇初徙治江北州尋廢至元移龍江東 我朝因之○青鳳山在縣西二里高百餘仞上有一竅通明亦名穿山○

廣西名勝志卷之五

七

烏巒山在城東南二里高聳臨江下有深潭澄湛徹底以其山石純盧故名○勒馬山在縣北三里舊縣治處○銅鑿山一名雲蓋山在縣西十里高大峻聳雲霧常覆其上○筆架山在縣東十里尖銳而秀故名○觀音巖在縣西北回環相通西有臨西閣北有丹霄亭南有石田石盆池巖東有會仙巖巖中有仙人跡丹爐○龍江在縣西源出慶遠與融水合流來會柳江○湧珠泉在城西七十里自地湧出市中相傳諸葛亮孔明南征過此馬跑其地其泉湧出故又名馬跑泉

懷遠縣在府北三百一十里

本詳河夜郎之境宋至和中置王口寨崇寧四年因王江古州蠻納土賜懷遠軍尋改為平州仍置附郭懷遠縣 我朝洪武十年州縣俱廢以縣置三江鎮巡簡司十四年復置縣○按平山在縣北五里宋建平州以此一名屏山其下為治平洲廣數百畝可以耕種○今縣在丹陽洲即古丹陽鎮也蒼帽山在其北珠玉山在其南天馬山在其東掛榜山在其西又北為大桂山再遠為唐朝山與湖廣通道縣界○九曲山在下石門其山巔處高

廣西名勝志卷之五

八

萬仞怪石巖巖中有一泓碧練千尺○石門山有四江左右兩山夾峙崖石峭壁若門古州江出黎平古州合容江及靖州諸水至縣○板江在縣北界源自扶勞山出牛頭上甕經邊田入大江○蕉花江在縣北二十里源自蕉花村至江口入大江又十五里為田寨江源出吼江北原經田寨播管丹竹入大江又三十里為西波江源自白雉山入其邊江會合水江○四里江自大理馬平經白花古利龍塘入潯江○斗江水自江源大地入潯江○大融江古州清水江之水出焉即舊縣西北大

江也

融縣在府西北二十五里

隋置融州唐天寶初改融水郡其城即天寶時築東臨融水矣乾元後為融州俱以融水附郭 國朝改州為縣省融水入焉唐柳宗元詩荒山秋日午獨上意悠悠如何望鄉夕西北是融州○獨秀山在縣西一里挺然秀發上干雲霄又里許為旗山勢稍衍迤香山廟接其麓舊有香山驛宋元間遷學宮處○老人巖在縣西南四里舊傳有老人在杖悠然其上故名巖巖隆起度高千仞山腰削壁忽開巖實即明軒豁登自山後石徑縈紆而上屢憩乃至臨巖一眺俯視萬家雲際諸山如在几榻○玉華巖在城西北四里巖間有一石蹲踞如虎昂首而上驤又一石蜿蜒垂首而下矚俗號龍吟虎嘯者以此○劉公巖在城南四里舊名西峯宋紹定間郡守劉繼祖命報恩寺僧知性闢之祛碍剔穢豁然虛明因以劉公名○德巖即彈子巖也在城四五里玲瓏峭潤四五丈高如之內產石子如彈因名○真仙巖在縣南六里仰視高遠青白如繡靈壽溪出焉泠泠清響作環珮聲中有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九

白石如天尊像舊名靈巖山又名老君洞宋咸平中改為真仙巖頒太宗御書百二十軸藏於內張孝祥磨崖大書天下第一真仙之巖八字又有宋元祐黨籍碑巖背里許平地中有二潭相連大者數十畝小者一二畝水色紺碧中多靈產名安靈潭○雲際山在縣北十里甚高峻上有翠玉寒碧二泉山頂出雲多雨雲淨則晴近西為石門山背江兩山夾峙崖石峻削如門狀土人謂之上石門在縣下者謂之下石門○銅鼓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舊傳諸葛武侯散埋銅鼓以服蠻獠後有得于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十

是山者山下為銅鼓灘○採藍洞在縣東北二十里四面青山護列洞中平地如砥石上有硃書採藍洞三字○鐵船山在縣西三十里遙望身勢一船尾插絕頂巖間又有仙女泉以七月七夕嘗有仙女浴于泉側○聖山在縣北四十里長安鎮高七八里上有廟祀虞舜因名近東為四盤嶺上下二十餘里嶺道縈紆○寶積山在縣東五十里產鐵及廬其石近北為天堂嶺上有一泉長流不竭登板飲者以為天堂也○潭江合縣保江浪溪諸水與龍江并入于柳○保江出縣北某村至魚樓

浪溪江出縣大段村至長安靈溪在縣西出  
六村背江在縣北流經羅城俱入于柳○覃光佃  
融州人宋開寶六年進士為監察御史彈劾不避  
權貴京師呼為直御史○張守約濮州人歐陽修  
薦其習邊事權知融州峒將吳儂恃險為邊患悉  
捕誅之後修復薦可任以將軍因詰關係利害多  
所見納

來賓縣 在府南  
七十里

唐志嚴州下注云乾封二年招致生獠以秦故桂  
林郡之嚴州置來賓循德歸化三縣宋朝會要云  
屬百名勝志 卷之五 十一

開寶七年以來賓縣隸象州按至表 朝始改今  
屬○白雲洞在縣北二十里洞至深邃常有白雲  
籠罩其上○石牙山在縣南二十里平地有石峭  
拔如象牙又三十里為金峯山方輿勝覽云山有  
寺大石當其殿前寺僧禱于雷神欲去此石忽風  
雨晦冥頃之聞霹靂則石已移在山中宋有佛日禪  
師金華開山第一祖也○思玉山在縣北四十里  
舊經云昔人有得玉于此山者再來求之不得因  
以名○居松山在縣南四十里山有石門有自然  
石盆夏生蓮花常有魚戲盆中又十里為穿山其

山有穴南北相通相傳馬伏波時獲白鹿於此○  
瑞象山在縣西瑞光臺記云郡之西山聳秀葱翠  
四時寒暑陰晴變態不一當其天宇澄霽陰雨  
濛紅日朝散遊雲間出悉為白象之形宛若生成  
奔逐飄逸於西山之上○雙泉巖在縣西北嘗有  
十人讀書巖中而患無水忽一日雙泉湧出濶丈  
餘夏涼冬溫○武禪山在縣境昔時有武志士者  
脩煉于此每出赴人齋供則架青布幕為橋去五  
七里遠至市塵宋皇祐初白日上昇○大江在縣  
南發源遷江縣都泥江流合柳江梓柯水自梓柯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十一

來注之元和郡國志云嚴州有長水自梓柯流下  
來賓即此水也○古郎城在縣東南五十里九域  
志云在古郎山蓋以山得名周迴一里○廢武化  
縣在縣境唐初置屬封川後屬象州宋時廢

象州 在府東南一  
百里 領縣一

漢武帝平南越以桂林地置鬱林郡而秦之象郡  
更名曰南今象州即鬱林郡之中潯潭中二縣地  
也陳置象郡隋廢郡置象州至今仍之○象山在  
州治西山多出雲其上有一巖白石如象象州之名  
本此○鳳凰山在州東二里與東岡山相連○燕

子巖在城北巖中空洞可容千人群燕巢棲于此  
其下有碧潭亦名龍潭山○白面山在州南七里  
石壁橫截大江如白面然又三里為鷺鷥巖一名  
鷺鷥峽其上有石約四尺許扣之如鐘鼓聲日景  
蒙名之曰石樂○居鹿山在州東北四十里上有  
鹿池舊經云天欲雨輒先有雲如鹿起于池中○  
獨傲山在州南五十里舊名天益山宋乾德間邑  
婦獨孤氏與夫妹傲氏採葛山中飲泉見有雙鯉  
戲水傲氏取之身陷其中獨孤氏往救亦陷俄無  
形影月餘在室中呼其父母曰吾二人乃仙女因  
廣西名勝志卷之五  
有過謫於人間今當還故來辭耳衆咸異之呼為  
獨傲仙女亦以名其山○濮泉在州東四十里松  
檜森羅水石交映州人遊賞之地其上為石牛山  
山多怪石常有雲霧蒙罩天色晴霽儼然牛像頭  
角俱全○又二十里曰雷山莫休符風土記云天  
欲雷雨則此山先有雲霧又四十里為聖塘山高  
峻懸絕昔有藤根垂地人或攀藤而上有一池水  
清冷可愛魚鱉遊泳桃李樹環遶之且多猿猴及  
藤為風雨折去人跡遂絕○象江即柳江也經州  
城西而州東七里有七里江出天堂嶺入于象江

○蔡陽鄭璠自象江得惟石六其三徑而上銳又  
一如世間道士存思圖人肺胃肝腎次第懸絡又  
一空而隱外若癭瘰殃疝病不好物者又一色糾  
水而理平漫彈之有好聲璠為象江守三年後還  
長安無家寄止人舍下計輦六石費俸錢六十萬  
璠嗜好有意極類前輩人李義山記之○象州清  
規院池中有龍居焉寺鐘常夜飛入水與龍鬪勝  
而歸則聲振林木偶一夕不回僧往視之見龍蟠  
踞鐘上寺隨廢水落清徹猶見其影○王世則永  
福縣人宋太平興國八年狀元淳化初直史館以  
廣西名勝志卷之五  
言儲試事忤旨出知象州有惠政及民祀名宦○  
象州有橋宋紹興間知州陳太和所築以便民之  
往來公字仲容莆田人州解闈有率齋學士孫觀  
記○國朝象州人呂景蒙弘治間監察御史以前  
言謫潁州判後稍起廷評不赴著柳州府志十六  
卷藏用集二十卷又有定性發蒙象郡學的二書  
武宣縣 在州東南  
本隋始安郡之桂林縣地唐武德四年析桂林建  
陵縣南置武仙縣乾封省桂林縣入焉宋元如之  
國朝改名武宣○仙人山在縣四十里嶺表記云

古仙人隱此柳宗元詩云寒江夜雨聲潏潏曉雲  
 遮盡仙人山○仙巖山在縣南四十里巖高一丈  
 深十倍之可容數百人壁上有仙人影中有泉滴  
 成乳○石羊山在縣西六十里峭壁上有石如羊  
 俯臨大江江中石影頭角尾蹄俱全又石上有大  
 字六行隱約如草書無路可行莫能辨其真相傳  
 以為古仙留題○銅鼓灘距縣十里昔馬援南征  
 得銅鼓于此廣化記曰獠人鑄銅為鼓以高大為  
 貴而潤至丈餘者初成縣於庭尅晨置酒招同類  
 來觀○永通峽一名斷藤峽在縣南三十里接潯  
 州界民謠曰昔永通今求通求不得莽江中誰其  
 作者噫陳公按即都御史陳公金也詳左江下○  
 宋粟大用年九歲以通五經應童子舉真宗見而  
 奇之補登仕郎○謝洪與其弟澤皆以文學知名  
 時人目為二鳳南遷名賢館于其家者甚衆已上  
 皆武宣人

賓州 在府南百三十里 領縣二

唐貞觀五年置以賓江而名本漢鬱林郡之領方  
 縣也唐至德二年改為領方郡乾元元年復為賓  
 州○領方山在城東一里古郡縣名皆因之今設

學宮處有元淳祐中進上題名碑○仙影山在州  
 城外相傳有二仙女遊此因留影巖石間舊設解  
 鞍驛在焉宋陶弼詩月筆星冠七大夫遠看還有  
 近還無瑤池侍女變成道遺下神仙聚飲圖○州  
 南門外圓珠嶺在大江之濱如珠圓抱故名又里  
 許為銅鼓嶺嶺上行人逢逢有聲如銅鼓也又三  
 里為頂山舊傳漢陸賈使越時所經又三里曰武  
 詠山又五里曰南山○葛仙嶺在州西十五里有  
 洞深邃可容數百人宋乾道間知州葛翁葺亭其  
 上右在馬嶺之傍○與馬鞍山相連者白村巖也

舊傳巖中暗通武緣縣以火燭之乃可行○又五

里為金鷄山舊傳有金鷄飛集其上又二十里為  
 右涌山泉如滴漏四時不竭州守王舉開浚得之  
 甘冽可飲○羅鳳嶺在州北十五里形勢蜿蜒為  
 治屏障近東曰銅泉山以出銅泉故名○又三里  
 為石壁山與白羊山相對其側有廖平巖清勝奇  
 絕四圍堅密如城郭宋時廖陸祖者居此○鎮龍  
 山在州東南燈臺山在州西南各八十里極其危  
 聳接南寧永貴武緣上林諸界迤邐二百餘里○  
 寶水在州西南三十里自賓水派合東流出李依

江合于柳○李依江源出鄧瑯鄉過遷江趨于柳  
右融州商船俱于是出○武陵江在州東二十里  
源出武涿山合浮江水○白鶴泉在州南二十里  
源出南山至瑯瑯鄉通駕寨泉俱合李依○賓州  
故城在今城南十里宋開寶間知府楊居政遷置  
今改賓化鄉○廢領方縣漢置應劭註地里云爲  
都尉治所按志唐于縣置賓州宋遷至舊城北三  
十里今廢○楊居政宋開寶中知賓州始創治解  
築城以衛居民前守蒙延永爲賊所害居政撫其  
二子買田宅以贖之○梁仲保賓州人也充本州  
團練使時儂智高引衆來攻仲保迎戰勝負相持  
累日賊衆益集城陷死之後人追傷爲保立祠享  
祀不絕也○元楊維禎狄武襄吟賓州海月光團  
團劍花火樹燒爛班將軍如內容未散捷書已冠  
崑崙關當時諫官疑武士豈知辨賊遞如此於乎  
銅回將軍今豈無世無丞相龐公其老死蓋詠其  
破儂賊事也○宋紹聖中王鞏以蕪城黨論賓州  
既歸出侍兒柔奴進坡酒坡謂柔奴廣南應是不  
好答曰此心安處便是吾鄉坡因作定風波辭贈  
之辭曰嘗羨人間琢玉郎天教分付點酥娘自作

廣西名勝志卷之五

十七

清歌傳皓齒風起雲塵炎海變清涼萬里歸來年  
愈少微笑時時猶帶嶺梅香試問廣南應不好却  
道此心安處便是吾鄉

上林縣 在州北七十五里

唐武德四年析領方縣置高州六年常厥開拓化  
外改南方州貞觀元年改澄州宋開寶五年廢澄  
州爲上林縣至今因之縣西南一里有勝業寺即  
祠厥者○扶嵐山在縣北五里其山八分五釐若扶  
欄因建八角仙亭于上又五里爲石光山巖石晶  
潔日照之有光○古祿山在縣西七里上有石壇  
號仙殿宋雍熙中有盧氏年十歲登山采茶遇仙  
於此又縣南五里古祿水出焉○思隣山在縣西  
五里昔有何隣者精道術年百餘歲隱居于此後  
不知所適鄉人思之故名又里許爲羅勾山以山  
勢盤屈如勾也又三里爲大明山蜿蜒疊翠中有  
五峯插漢四時雲霧隱現不常有深潭相傳吐  
光時照數里又縣東七里嶺上亦有夜光與大明  
山交映名爭光嶺○鑛錫山在縣南十里昔人有  
得鑛錫寶劍于此故名又十里爲鷓鴣山中洞宏  
闊可容百人○石蓬山在縣東南十里平地特起

廣西名勝志卷之五

十八



中有巖洞容數百人下有小江穿石縫中水清碧多魚○止輦山在縣東四十五里平地突起圓阜其形如輦上有古木一株亭亭如蓋○智城洞在縣東二十里唐初常服持節來伏生變後隱于此因為上林人有常敬辯所撰碑存○又三十里曰羅洪山其中有洞宋常旻讀書處旻號白雲先生遇異人有所得意子厚招至象臺勸其勿以榮辱為念因歸集書一樓閉門誦讀無所不通鄉人以書樓日之象臺即今州驛所○獅山螺山俱平地特起與羅洪山相向有水出焉曰獅螺江○古涿山在縣西南五十里古樹參天遠望葱蔚其下有古涿水○澄江出大明山下入馬波唐以此縣為澄州治所其名本之黃龍江里仁江化龍江周江皆在縣北其流注于馬波馬波發源茶江流入遷江有章光水淡竹水樊廟水皆合注之○清趣橋在城南門外又數百武為萬松橋○琴水橋在無虞鄉單竹橋在感化鄉石蓮橋在古涿里皆名之雅醇者無虞鄉即廢無虞縣也

遷江縣 在州東北八十五里

唐駕廢之思剛州也宋天禧四年改今縣屬賓州

以遷江水為名○鐘山在縣北一里其下有巖○寶積山在縣東二里巖石崔嵬不通道路頂平可居○印山在縣西二里上有石盤瀦水盤內時出石魚一雙中有八仙洞下有白石牛身全見而不足隱又一里為煙合山層巒鬱鬱林壑深蔚時出煙霞故名○泊艦山在縣北五里其下有巖足容數百人石筍奇甚舟過者皆駐觀之○古黨山在縣西十五里唐書有黨州乃開古黨洞時置又有澄江洞俗人所居無田而有山畝刀耕火種○湖泉在縣西八十里泉水湧出一日三潮自羅月鎮入于都泥江○鷓鴣山在縣南二十里郡志又謂之白鶴山其下有洞名白龍江水出焉曰龍江縣西二里有賀水又八里有武節水縣南十里有武繩水皆流注之

廣西名勝志 卷之五

二十九

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慶遠府

在省城西  
南六百里

領州一縣四

秦屬象郡漢交趾日南二郡界後沒於蠻唐初招

降置粵州州有河為神龍所居天寶元年因改名

龍水郡乾元元年復為粵州乾符中更曰宜州宋

宣和元年陞慶遠軍節度更龍水曰宜山咸淳初

以寧宗潛邸陞慶遠府至今沿之其城相傳唐刺

史吳讓忠築 國初洪武二十九年因設衛乃拓

開舊址合之得一千三百丈北以江為塚東西南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六

三面引官陵水為沼延袤二千餘丈又有鍊城在

府城北二里宋寶祐間築黃應德記○廢宜州貢

院在府城南宋時置元廢○南樓在府治前城南

門樓也有黃庭堅所書泚滂傳刻石于上後嘉熙

二年樓燬刻併不存石魯直真蹟字徑數寸筆勢

飛動為趙忠定公汝愚所得寶篋篋每遇名流

輒求題跋云○明遜國記載 建文帝既遜位削

髮披緇執楊應能度牒雲遊四方自湖蜀入湘至

廣西慶遠府寓西竺寺時有指揮彭英者先曾侍

衛或傳有異僧至英往訪之心知其為帝也嗚咽

不自勝饋蒸羊 帝起作偈繞而誦之乃食既登

舟英復多所贈獻 帝解所乘馬酬之復作偈曰

蹴路人間知幾年艱難險阻共周旋我今別爾東

西去何日相逢兜率天及解纜馬忽騰躍潛然而

斃多記近事○月山叢談四卷郡人李文鳳撰

宜山縣 附郭

唐龍水縣為宜州治宋嘉祐七年省洛曹縣入焉

宣和間改今名以有宜山在縣北二里龍江上江

源自貴州都勻府流至城北而東兩岸石筍孤峭

直下柳城合於融江○北山一名會仙山在城北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六

一里上有白龍洞洞有石龍鱗甲宛然唐永河東

陸禹臣嘗遇軒轅彌明授以仙術且曰子之成功

當在山窮水絕之處禹臣乃歷覽至宜禹吳生家

生師事之因與登覽歷遍大小巖穴凡二十所遂

居大巖修煉不復出手植異桃石榴歲久不凋後

屍解仙去又里許為天門山兩峯如削率律參天

宋馮當世祖墳在焉其子孫所居曰馮村○南山

在城南五里有洞軒敞如屋中有石龍鱗甲皆

具因名龍隱洞前有廣化寺宋真宗嘗賜御書十

六軸藏之閣中州有處僧者名德洪自幼棲止于

寺一日不知所之州守張自明建昌人寓京邸有一僧來謁自通其名與所居遂畧之談出一履為券及自明至因遊南山問德洪所在衆僧愕然曰此僧別去不知所向久矣自明乃焚香祝曰汝如有靈引我以香已而香拂山背石室中隨往觀之有一竅燈光微明德洪坐化于內後屢在前正與所遺者為對○九龍山在城西南六里山有石田高低井井洞口一潭深不可測張自明一日集諸士民言曰吾入關美士民隨之詣此山入洞光景殊別有石碑題曰宋刺史丹霞張公之墓鑄磨若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王

宿構自明飄然而入洞口漸合今石門僅容一人側身而進○日山在城東隔江九里其西有月山距城二十五里皆以形肖而名古識云東有日山西有月年年征戰無休歇賴得西水向東流世代永無憂○香爐山屏風山在德勝鎮羊角山在河池所俱屬府西○龍泉在城南二里泉湧僅一勺然灌溉甚廣其水重于諸水黃魯直編管宜州暇嘗稱之果然泉上有石橋舊名歐公橋山谷易之曰龍濟橋○西事珥云黃魯直言余謫宜州半載官司謂不當居官舍乃抱被入宿於城南所僦舍

上無雨益下無風障市聲喧聒人以為不堪余家本農使不從進士籍仕宦期田間廬舍正亦如是亦何所苦也○馮京本宜山人父商寓鐘津往來江夏遂占籍鄂州京中三元仕太子少師致政今尚有三元祠在學內○區華宜州人與黃魯直友善後為瓊州理魯直送以詩有送子之官瓊海上鯨吞舟楫屢樓虛之句○何旦宜州人嘗為海南都巡簡使與蘇軾遊多得其筆跡還家橐中一亡所有親識或嘲之曰出所藏軾書示之曰此海外奇珍也人服其風尚○趙抃衛州人慶曆中為宜州別駕愛民如子尤加意士類暇則集諸生會于香山梵宇相與講明有一戍卒誤殺人法當死方繫獄病疽未潰抃使醫療之得不死尋會赦免其愛人之周類此○俞若著崇寧間判宜州時黃魯直謫居黨禁甚嚴士大夫削軌掃跡若著獨為經理舍館敬禮彌至又遣二子相從時論嘉之○南渡乾道八年舒璘字元質通判宜州謂所知曰做床疏席總是佳趣櫛風沐雨反為美境璘浙江奉化人○張自明字誠子以宜州教授攝州事崇重教化創龍溪書院課士其中士風為之易嚮又新



太史嗣而自爲記畧曰初度地有細民宅其旁夢  
有人云此非汝所得居亟去之及鳩工祠旁又一  
民夢曰汝輩勿汙此坎屋陰地數尺有器以錫汝  
民如言坎地得一古磬云○通志載宜州吳某妻  
鄧氏其夫在戍所鄧以衣寄之而侑以一絕云欲  
寄寒衣上帝都連宵裁剪眼模糊可憐寬窄無人  
試淚逐西風洒去途題畫菊云良工妙手恁安排  
筆底移來紙上栽葉綠花黃長自媚等閑那與蝶  
蜂來

天河縣在府北九十里

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五

輿地廣記云唐與州同置宋大觀元年隸融州靖  
康元年改隸宜州○北陵山在縣西二十里麓有  
泉水里人有吳生者師事陸仙翁脩道於此○三  
潮水在縣西一十里一日三潮潮退則其流一線  
可以溉田因名聖水○湘山寺在縣城北宋時建  
河池州在府西二百十五里 領縣二

本唐羈縻智州之地宋初置河池縣隸宜州省富  
力縣入焉大觀元年於此置慶州以縣爲懷德縣  
隸之四年廢慶州其懷德縣復爲河池縣隸宜州  
元因之我 國朝洪武初省三旺州入焉弘治間

陞爲州○吳山在州前其下卽秀江也智州在  
州西四十里綿亘百餘里舊智州治設此○金城  
江在州東五十里舊金城州以此爲名太平山在  
金城江次巖上鑄天下太平四字○西事珥云河  
池州近山地牧童十餘人群聚歌舞或吹笛戲方  
劇忽山半一人約長二丈面潤三尺餘披髮鳥喙  
背有二翼俯觀群童爲樂嬉然而笑垂舌長過腹  
群童顧見大驚皆反走其人能夷語呼曰合合勿  
去仍歌舞吹笛以樂群童復聚吹笛歌舞如故其  
人喜拊手大笑聲震林樾已而垂舌久之始去

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六

思恩縣在州西一百五十里

廣記云唐貞觀十二年開生蠻與環州同置因屬  
焉後州沒於蠻宋熙寧八年以環州思恩隸宜州  
我弘治間改今屬○寒山在縣南五里土人謂之  
寒坂以山高多風炎方之人甚宜之○緝山在縣  
北二十里土人謂之暗嶺以其山嶂崇疊日光少  
見故名○石巖洞在縣東二十里三峯之下天成  
巖穴寬約五六丈有泉自穴中湧出○環江在縣  
南六里唐環州治也帶溪在縣北四十里源出荔  
波至此旋流如帶入龍江宋之帶溪寨設焉又十



里為婆婆泉其泉常隱不見過行者渴而求飲即湧出定名婆婆泉

荔波縣 在州西北一百八十里

宋置荔波州以轄摩蠻人元因之屬南丹安撫司國朝洪武初廢入思恩縣十七年復析置荔波縣隸府正統十二年改隸南丹尋復今屬○方林山在縣北五里○水巖山在縣西十里其下有水從巖中出○勞村江在縣東南一百二十里○志云思恩荔波二縣西北界上與貴州欄上黎平諸夷相接不通王化有美杉生山下山頽覆靡不知幾  
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十

思恩府 在者城西一百八十里 領縣一

漢屬交趾唐為思恩州屬邕乃澄州止戈縣地宋開寶間廢澄州以止戈賀水無虞二縣省入上林治平間以上林之止戈入武緣隸邕元屬田州路歷代羈縻而已 我朝洪武初土官岑永昌歸附授思恩知州仍屬田州永樂初改屬布政司特居民僅八百戶永昌死子瑛襲瑛有謀畧善治兵充當上官意前後鎮守大帥皆優異之洪熙間從鎮遠侯顧興祖奏以武緣白山峒七百戶分屬思恩宣德間復從都督山雲奏以上林浚溪峒八百餘

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八

戶益之正統間瑛以功陞田州知府仍管思恩州事瑛欲兼管田州府與知府岑紹交惡安遠侯柳溥議陞思恩為府又益以宜山八仙諸峒六百六十戶從之尋改為軍民府瑛以府治選迭議改于橋利又請置學校立師儒增廣生徒比諸內郡焉時兩廣用兵多所調發總兵董興檄瑛討賊帥黃蕭養破之瑛守柳慶又敗峒賊常公點于賓州瑛上首功四百五十餘累陞廣西叅政改都指揮同知擢驍騎將軍都指揮使瑛死子鎮襲遺逆自縊以鎮弟錄襲錄死子濬襲濬以兵力雄長弘治間

屢寇思城果化上林都陽等寨攻陷田州逐知府岑猛俘其妻子婦女百二十九人都御史潘蕃疏其罪狀集兵進討潘敗死遷其家因議改銓流官以雲南知府張鳳為廣西右叅政掌思恩府事正德七年增設鳳化縣治以流官諸夷猶未甚馴伏單恩劉召相繼為變都御史盛應期遣官軍平之未幾而土目王受與田州日盧燕合謀煽亂勢益猖獗新建伯王守仁受命至乃一意招撫而檄受等破八寨賊為張其功因列思恩地為九土巡簡司管以頭目授王受白山司巡簡得比於世官矣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六

九

又以思恩舊治瘴霧昏寒宜更之矣豈于是擇地荒田以建新郡割武緣止戈二里益之又議割上林三里而移鳳化縣治于其處蓋寓犬牙相錯之意嗣之者為林公富所議遷郡割止戈里俱如公指惟以三里當設衛而弁鳳化縣裁之遂令府治益孤嘉靖十二年鎮安岑金寶詐岑濬子謀弁思恩守備高乾督九司征之誅金寶十六年鎮安又糾衆謀亂叅將沈希儀誘至柳州殺之其後九司日恣所轄夷民不堪知府陳璜曲加綏戰目把劉現盧回以復土為名鼓衆煽亂副使翁萬達因有

事安南計擒盧回殺之招回九司從亂者二十餘人最後東蘭岑道詐稱岑濬子起雲謀復土官卒為九司頭目所縛萬曆七年督府吳文華謂九司日以驕黠編民甚少緩急難恃奏割南寧武緣縣屬思恩自是思恩稱巨鎮矣○右江大志曰舊治四面絕壁首樛碎礫觸處皆芒利矜研之石如在矛戟中瘴霧皆塞薄午始開今治四野夷曠軒豁秀麗後山起伏蜿蜒數為平原兩溪繞山合流而入巨浸江水既通商貨輻輳比於內地云○同知吳赴登郡等邊樓詩高壓郡西城籌邊不浪名江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六

十

山三面敵鷄犬幾家聲敗葉煙中靜危橋竹外明公餘一登眺觸處盡詩情又過官塘四野陰靈一夜清風花煙柳報新晴橫塘渺渺舍兵營黃犢家家帶雨耕題普濟橋路遠平田水遶堤草虫晴戲野禽啼石橋斜日林塘晚絕似肩輿過竹溪○府志云獨秀山在舊城東半里一峯獨立不與群山相連八景中獨秀晴嵐卽此○仙女山在舊州城內前有大澤水光如鏡俗名仙女照鏡潭○白雲棲霞滴玉通天諸巖俱在舊州左右舊州距今治以五六里○閩山人傅汝舟者同太守周璞遊郡

內諸山川其題城北十里暗山詩云亂山盤一逕  
 泉水伏無門谷助犇聲響煙籠馬色皆息陰遙問  
 樹具食偶逢村今日來遊意祇堪許靖論又題五  
 峰詩平野獵歸風色暮五峯迴處石門高穿巖村  
 老多燃炬供酒狼家盡帶刀雲氣乍孤山下雨松  
 聲遙捲峽中濤不堪仙竈埋幽草極目丹崖思獨  
 勞志謂五峰在舊府學前內有仙巖石室○知府  
 周璞同傅山人遊獅子巖數載塵埃笑白頭乘風  
 今喜到巖紅勢迴西北瞻宸極形峙東南鎮粵州  
 半榻幸同遺世士一官深愧富民侯雲蘿石壁平  
 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十一

武緣縣 在府南 五十里

本漢領方縣地梁屬嶺山郡隋置縣尋省入嶺山  
 唐武德間復置宋景祐間益以廢樂昌縣地屬邕  
 州 明興因之至萬曆七年始改今屬 起鳳山  
 在縣東十里平地特起雨峰軒翥如鳳上有飛來

寺○伊嶺山在縣南二十里上有懸巖宋嘉定間  
 周師夢結菴脩煉于此有古刻詩像銘贊○西江  
 在縣西門外源出大明山劍江至白范村合仙湖  
 江抵縣城西相傳水中有石鼓擊之必致風雨○  
 南流江在縣南二里源出大明山之詠黎江合下  
 沙博澁二水經陸啼下黃下洞諸村會西江流出  
 南寧入大江○江南岸有靈水江平底皆石泉源  
 湧沸夏月水漲流濁此獨清澈日光薄射五色晶  
 瑩昔有犀出岸傍頂發光采故以靈名

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三

廣西名勝志卷之六 終

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閩中曹學佺始撰

潯州府在府城東九百里領縣三

江曰潯江東城門曰潯陽郡名取焉唐太宗所置也貞觀十三年廢屬龔州旋後置至今治之○潯江在府城東黔水自城北鬱水自城南至此合流東下蒼梧入海城南十里有羅葉水又五里為淶水城北三十里有都耶水東北五十里之大隍水西南五十里之繡江皆入焉按志淶水出曠野中惟石甃其旁水泉深碧中有巨魚人以爲神不敢

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采捕繡江與橫脊水合流漉碧如繡卽唐置繡州

處○唐曹唐潯江紀遊盡興南遊卒未迴水工舟子不須催正思碧樹關心句難放紅螺蘸甲杯漲海潮生陰火滅蒼梧風煖瘴雲開蘆花寂寂月如練何處笛聲江上來○嶺右遷客錄云唐帝待價宰相挺之子也以得罪流放繡州詠歌之聲達於戶外○宋胡旦渤海人淳化中知制誥坐王繼思累謫潯州旦以狀元進身雖在謫所著書得三百餘卷嘗鑿大硯方五六尺刻記云胡旦修春秋硯○趙子崧宋宗室也號鑑湖居士建炎初貶龔州

未幾放令自便值道梗未能歸寓居於潯先是宣

和開館職有謂子崧日夜夢帝勅公爲白石洞天主去後子崧竟沒於潯○曾幾贛州人號茶山居士建炎初避地於潯嘗有詩云鷄犬圖書同一舸老夫蕩槳兒扶柁潯江一繫欲生根夢下湖南向江左○陳翥延平人權曾孫也慶元間爲潯州守權故遷雷廉寓于潯士大夫高之刻高宗賜正彙手勅于碑以風後學○魏濬西事珥云舊傳潯州官圃有娑羅樹一株甚巨每枝生葉七片有花穗甚長而黃秋後結實如粟可食唐李邕進娑羅樹

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二

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檉頴建章布葉重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東瘁則青郊苦而歲不稔西茂則白藏泰而秋有成蓋異種也佛書一曰菩提樹一曰娑羅樹云○禹卿又云予鉤校至潯時已近午節署階前列菊二盆開花甚盛詢之云郝學博齋頭數十盆獨此二盆忽花非常種也異之爲賦一詩云五月能開九月花最憐炎日有寒葩閒看籬槿休爭麗靜伴畦蘭併茁芽傍節未須愁之酒落英還取弔懷沙從來仙種多靈幻不與人間管歲華○



銅梁張佳胤左江道叅政也城北有馬氏園頗稱幽勝肖甫時過之作詩云第宅西徧好林園十畝開花名詢失譜禽語隔江來愛竹沿幽逕班荆席古苔殊方懷土意賴此得徘徊○郡守陳紹功晉江人題郡圃之卧齋種蔬蒔卉各四絕今錄其半云堂叅罷設景蕭疎日費公家五斗儲將毋不求其旨奉親栽隙地有佳蔬又閉戶翛然不看書朝來彈缺食無魚乎童且共灌園去不着衣冠即野夫又郡齋半畝即花田煙雨來時翠色鮮更有清香敷蒲座寧須睡鴨噴沈煙又手栽花木滿欄干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七

三

山為偷窺下羽翰解得此時同樂意畱芳更與後人看

桂平縣 附郭

本漢布山縣屬鬱林郡唐頌字德雅番禺人為布山令寬和為理卒之日人祀之梁置桂平郡隋郡廢於布山縣地置桂平縣屬尹州後屬鬱林郡唐武德間屬貴州貞觀初屬燕州七年始屬潯州十二年州廢屬龔州又省陵江縣入焉後復置潯州而縣屬之相沿至今○按貴州即今府屬之貴縣也尹州在其縣南龔州設平南縣龔江燕州去今

沿西六十五里廢陵江縣在桂平之崇江里○縣境羅繡里有廢羅繡縣武平里有廢武平縣常平鄉有廢常平縣城隍井市俱存又有廢皇化縣本漢阿林縣地隋改皇化宋時省入○南湖在城南延袤二里中有洲洲上有平波南浦兩亭○銅鼓灘在城東一里多巨石春夏水漲響如鼓聲又下為碧灘弩灘思傷灘砍石灘皆最險者○思陵山在城西五里一名西陵有巖曰三清巖宋淳化初州守姚嗣宗常遊因名姚翁巖有泉曰湧泉即思陵水之源也○獅子岡在城西十五里以形似名

廣西名勝志 卷之七

四

○寶子嶺在城南三十里出五色石子如寶積然○鳳巢山在城西五十里下有龍潭○石鹿山紫荆山俱在城北五十里又西為羅影山○白石山在城南六十里兩峯並立下有巖洞通北流勾漏世傳葛洪常往來其間上有會仙巖磴道險峻而巖甚廣可容數十人有煉丹竈八仙石俱在獨秀峯側有泉曰漱玉始流微細鳴鍾鼓則泉湧出道書第二十一洞天有清真觀一名陽明觀內貯宋太宗御書○羅叢巖在縣西南六十里巖中明爽可容三百人內有碧虛洞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

屈曲約半里許出於巖東洞內有石佛石磬石獅石床相傳宋程明道正叔二夫子築臺讀書於此其下有靈源洞亦由石穴而入通行平坦其屈曲約一里出於巖西內有石羅漢象馬魚龍之屬○崑崙岡在城西七十里又西南爲峻嶒嶺路極險峻○雲合嶺在城南八十里危聳而秀雲合則兩○石梯山在城西一百里削直如梯路通容管○水表山在城東南頓嶺在城南俱一百二三十里○閩石山在城北一百六十里一作基石峯巒競秀如列旌旗五代時狀元梁嵩讀書於此高平南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五

平南縣

在府東一百三十里

本漢猛陵縣地晉置武城縣劉宋改武林縣唐貞觀七年分置平南後自武林移龔州治此領陽川武林隋建大同四縣以益之宋以思明州之武郎

縣及大同等四縣省入紹興七年廢龔州以縣隸潯州至今因之○按龔江在縣東南一名都泥水西通邕宜二江東過藤梧入海縣有烏江白馬江流注之唐龔州以此名○燕石山在縣東南十五里圖經云每春夏群燕皆巢石頂唐以置燕州焉○遊魚洲在縣前大江中秋冬潭清水涸洲出如魚游形○淶水河在縣東南二十五里接大江上有石鼓扣之清越○蛇黃岡在縣北四里岡勢盤紆出蛇黃每歲九月邑人掘深七八尺始得大如雞子小者如彈丸其色紫磨之可傳腫毒尤治小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六

兒驚憫○思鶴巖在縣西二十里石狀如八角樓又有高陽巖與之對峙巖宇高曠前瞰平野相近有胡叟巖又有暢巖其中石門石榻流泉濺出宛如跳珠又二十里爲西嶺宋守姚嗣宗詩井邑倦炎酷西巖境獨清即此○藍峒山在縣南六十里竅穴甚多其下有藍峒村上有石脚巖或云通勾漏○維靈山在縣東南八十里九峰錯立下有深潭○高陽巖在縣西北九十里內有宋治平中詩刻以地勢高而旬陽故名○廢思明州唐永隆初之思唐州也後改思明後省入○廢武林縣在縣

之武林鄉劉宋置廢隋建縣在縣之建烏里隋時置廢大同縣在縣之大同鄉廢陽川縣在縣之陽川里俱唐時置前後省入○宋陶弼過思明詩幾年來瘴外此夜宿溪中照枕殘鷄月吹燈落葉風盧循猶偽國楊僕已衰翁起戴寒星去村前燒影紅○五代梁高平南人劉夔白龍改元嘗舉進士第一官至翰林學士見夔多虐政乞歸養因獻倚門望子賦夔憐之聽其去贈遺不受但請蠲本郡丁賦有差郡人頌德立祠祀焉今縣東六十里白馬廟相傳高嘗乘白馬遊東壕墟過渡偶沒于水

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七

因祀之其說誕妄恐不足信○西事珥云程大中珥皇祐間知夔州時徐歐希範為亂就誅忽傳其神降當為我立祠衆信之迎其神于夔珥詣之皆曰比者過潯潯守以為妖投之江中逆流而上守懼乃更禮焉珥立使投之順流而下其妄乃息○

徐攷晉書陶侃字士行潯陽人以忤王敦左遷廣州刺史時王敦以王機為交州刺史杜弘據臨賀連結溫邵及交州劉沈俱謀反侃擊杜弘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縣之名本此○平南三鄉邑雖眇百

姓相看貧不了鰲魚潑潑紫江流兩下分頭恨人少蓋元時人謠也

貴縣在府西一百四十里

輿地記云廢鬱林郡在貴縣西廢鬱林縣在貴縣東廢南尹州在貴縣南按當縣原為鬱州唐貞觀八年改自南尹州者天寶元年又改為懷澤郡至乾元間始復宋孝宗時陞貴州防禦使我 國初改州為縣以鬱林縣省入○州城唐元和間刺史謝鵬因容管經畧使楊文討賊駐此乃借兵夫發古塚磚以築城宋紹熙間畧郡譚景先修之○按

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八

鬱林即漢廣鬱縣也晉改鬱平宋開寶間改鬱林為州理注水經曰牂牁水又東經鬱林廣鬱縣為鬱小蓄水注之是矣○縣城南江即鬱江也縣南四里沅水江縣東龍山麓沙江皆入焉又有寶江一名浮江自賓州來東津江自巡司前龍江分來橫肩江自鬱林州來繳江自興業縣來武思江自博白縣來俱流注于鬱○鬱林郡故城吳鬱林守陸績所築治東北有谷公井相傳漢刺史史谷永鑿也治東南有陸公井南漢乾和中刺史劉博古種橘于井傍又名橘井○縣南鬱江之傍有紫泉無

源偶現紫色輒符嘉應自是邑人每候以為祥縣西北有石井亦通大江水竭則歲荒因名司命井○廖家井在縣北塘中有石洲其上有紫紅亭遺址○嘉魚井在縣西泉通江穴時出嘉魚又里許為南澗井東有卷石蘓軾大書南澗二字○又里許為東井怪石湧出水流石底又里許為謝公池以唐守謝離浚之而名○瑞松井宋孝子梁詔所居傍有甘露著松樹上後為廣東提刑幹官蘓軾南遷與詔相見詢知狀為署其亭曰甘露林曰瑞松其讀書處曰薰風○龍腹井在縣北二十里水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九 深數尺攬之色濁汲之旋清禱雨輒應○潮水泉在縣西六十里其水盈涸不時或遇祈饗一日至三四十湖漢封其神為澄瀾公唐設潮水縣於此至宋廢○南山在縣南十里有七星巖二十四峰峭拔奇秀甲於一郡山中后室有石笋佛像龍田之屬有景祐寺宋咸平初嘗賜太宗御書凡二百二十軸藏於此○東山在縣東二十里峰巒秀特相傳唐時有何特進履光二人隱此山化為石今山頂有石狀如二人並侍西北一峯望之如婦人搭幘簪花俗呼新婦巖○北山在縣北二十里

上有瀑布千仞禪僧羽客多棲之古經云周穆王時山上有物相鬪頃之一女子號泣云吾乃神也因金牛星驅雷電與山頂石池神物相鬪今神物已化為石牛矣每旱殺牲取血和泥塗牛背以鹹鹵塗牛口歌牧牛詩以樂之祀畢即雨泥盡乃晴又十里為顯朝岡陸績為守嘗登之仍鑄渾天儀於其上○西山在縣西三十里五峯並立山多躑躅花○銀山在縣東北上有石函望之如銀俗呼為仙函○龍影山在縣南唐莫休符風土記云石壁上有五色彩畫龍形○思巖山在縣南七十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十 里山中有居思娥者人入山恒見之不知名姓世代問之則曰此山中人也人號之曰思巖異人山多奇花果味與常別取而懷之輒迷不得出○龍馬山在縣西北七十里山多虺其毒殺人川冷石屑着瘡內即活俗傳有馬嘶及奔蹏聲主多疫癘○登仙崖在北山路傍去縣七十里接神女嶺或聞山上有宴樂聲則歲穰人安○馬嶺龍山昔見唐書馬嶺一名馬度唐已前馬嶺縣設此龍山則唐貴州懷澤郡下注云有龍山矣按唐書中山桓彥範于中宗時反正有功為武三思所讒出懷州

道御史周利用往窮其事遇於貴州遂被害則其時貴州尚未改懷澤郡也又有懷澤縣在縣南一百五十里亦唐時置宋廢今為懷澤驛○縣境有烏濬夷巢居皆射翠朶毛割蚌求珠以為業即漢鬱林太守谷永所招者今散處溪峒宋開寶中曹克明知邕管時宣州澄海軍校陳進及鬱江暴漲州城頽圯克明率丁夫伐木為連舫維之水上狀如郛郭又多設旗幟浮巨筏陳兵其上為守禦募豁洞兵三千與安撫使曹利用行次貴州遇賊大破之徙宜融等十州都巡檢使○三江城處潯上

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七

流鬱江水滙於此太宗伯蕭雲舉碑畧曰三江故盜墟陽羨何公備兵分守謂宜縮殺其口於是城之不三月而告成行營戍室官兵各所戟門牙衛翼翼堂堂賊徒屏息民用安固公旋擢京卿中丞撫茲嶺右脩績寔自潯始

廣西名勝志卷之七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閩中曹學全始撰

南寧府 在府城西南 領州三縣二

地里沿革論曰故稱邕管并荆時其西北交趾路其西南三十六峒錯壤而居延袤幾千里橫山永平尤稱要害歷唐及宋建牙置帥與桂州等又郡地最夷曠可宿數萬師曩者征田州及經畧安南舉弭節茲土則其勢便也自徭夷不靖往仗狼兵急則藉其前驅緩則檄為守圍諸酋乃稍稍驕恣不可盡絕以文法策邕事者至欲開重鎮以復邕

州督府之舊嗟夫事固未易更亦未易言也○邕州唐貞觀初改自南晉州者天寶間又改為朗寧郡故南寧之名燕之元泰定為南寧路 國朝改府有南城臺在城南崑崙臺之左其東北隅有臺亭名最高臺又城北有亭在北湖上矚五花州宋安撫使顏敏德所創也○邕州城為宋皇祐間平儂智高時更築善于崩頽有劉郡守者失其名夢神人告以就蛇跡紆斜處築之離舊城三百五十步績用告成○古邕州城在今城南二里基址尚在邕溪水之所逕也源出欽州流經四方嶺馬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一

山夾古邕州前入大江攷韻書邕字从川从邑以  
四方俱水也。南寧故屬左江然當郡亦自有左  
右江之號左出廣源右出我利此二土州之水匯  
於合江鎮流入橫州是爲鬱江鬱江左江也至潯  
州與右江合右江一名黔江唐李嶠自邕州順流  
詩鳴鞞入嶂口汎舸歷川湄尚想江陵陣猶疑下  
瀕師岸回帆影疾風逆鼓聲遲萍葉沾蘭棹林花  
拂桂旌牙鳴蒼隼落劍動白猿悲芳樹迎羌管幽  
篁入楚詞全軍多勝策無戰在明時寄謝山東妙  
長纓徒自欺宋陶弼秋日登南城臺江國家書少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秋臺寒草生無人來遠渡盡日上高城落照懸漁  
市欲煙起戍營東園故籬菊又向酒中傾又登崑  
崙臺落照古城隅邊風動軍旗久聞忘戰畧多病  
熟醫書白髮隨年短新情與世疎桃花春水煖還  
釣舊溪魚。按李嶠字巨山唐高宗詔擊邕州叛  
獠以嶠監軍嶠入其峒悉諭降之陶弼字商翁時  
爲西上閣門使知邕州。元和郡國志云邕州左  
右溪洞日得銅鼓相傳爲漢馬援所製形如坐整  
而空其下蒲腹背細花紋極工綴四角有小蟾蜍  
兩人昇行拊之聲如鞞鼓。南裔異物志云馬文

淵積石爲塘達於象浦建金標爲南極之界俞益  
期牋云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道人十餘  
家居壽冷岸南與銅柱對皆以馬爲姓輿地紀勝  
云唐馬總爲安南都護建二銅柱於漢故處五代  
晉馬希範平群蠻亦立銅柱於溪州二公皆以爲  
伏波之裔故今左右江各有其一而援之原文曰  
銅柱折交趾滅交人往來疊石於下以固之唐張  
籍蠻中詩銅柱南邊毒草春行人幾日到金麟玉  
環穿耳誰家女自抱琵琶迎海神楊用脩丹鉛錄  
錄云金麟之麟當作潯注水經所云金潯清渚是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也。伏波廟在城西岸一里唐武德初建。國朝  
學士張以寧詩邕州江上古祠宮傳是當年雙鑿  
翁丹荔黃蕉長盛祭綠沈金鎖尚英風難聲夜帶  
軍聲壯嵐氣秋隨劍氣空莫羨少遊鄉里志封侯  
廟食至今雄以寧福建古田人使安南經此。懷  
忠廟在城北宋知州事蘇緘晉江人熙寧四年交  
人入寇衆號八萬緘悉力拒守外援不至乃率其  
家三十六人闔門焚死緘因戰沒後交人乘勢侵  
桂州行數合衆見大兵北至呼曰蕪城隍兵來交  
人懼遂退郡爲立祠元祐間賜今額。涂樓廟在

府治西南五十里山麓有泉出峯坳甚清冽宋皇祐中邑守吳姓者亡其名時寇作亂吳與子二人力戰不克俱死之邑人感而立廟祀焉

宣化縣

附錄

本漢鬱林郡之領方縣晉分置晉興郡隋平陳廢郡為縣旋改名宣化至今仍○縣治五花嶺舊三清觀基也發源自望仙坡分脈微茫突起五阜伏城內外一府治一儒學一城隍一即今縣治一天寧寺在城西僅百步許較之衢市或高一丈或高二丈或高七八尺氣脈融結有如五花故名○望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八

四

仙坡在城東此一里相對羅山古有羅秀者脩煉於山頂上昇而此坡與之正對故以望仙名宋秋青殊汚余靖征儂賊駐師於此陶淵建三公亭於其上○與望仙相拱揖者青秀山也距城東南十里離奇秀拔為邑江之砥障巖洞相因出泉甘冽羅山距城北二十里高擁南城俯瞰北湖迺秀道人脩真之所上有北市龍潭祈禱響應○其相連為馬退山山勢趨而後返如馬之退故名舊有茅亭柳宗元為之記又十五里為苦竹山其山多生苦竹延袤幾里○道人山在城東北十里形如道

人之冠因以名之○聖嶺山在城西三十里峰巒秀聳雲鎖其巔則兩立至○都石山都石山俱在城東六十里以山純石且產茗也西北為都龍山蜿蜒起伏若遊龍狀諸山聯帶隨之○思玉山在城東七十里跨柳嶺界險峻難登望如堆玉故名又十里為橫山宋置橫山寨者橫截江河市馬之要區也又十里為石燕山山出石燕天欲雨則飛出又十里即崑崙關孤撐巉峻於群山之上曩嘗設險以扼蠻峒關上有臺可以瞻遠宋皇祐間為儂智高所據安撫使狄青破其關勝之魏禹卿西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八

五

事瑁云狄武襄以上元夜奪崑崙關破儂智高關扼實邑兩界水南比分流勢不甚峭而險不難行騎者亦以為苦旁多岐嶺與諸夷通若據崑崙須防關道云○伶俐水源出崑崙山流入大江與鬱江合而鬱之上流曰靈犀水時有靈犀出沒亦名靈灣其日八尺水源出交趾界可瀘水源出大明山龍溪源出銅鼓陂危江源出如禾鄉者皆注之○如禾鄉唐初置之如禾縣也初屬欽州後改屬邕宋景祐間廢又有廢懷化州在懷化峒廢思龍縣在思龍鄉俱唐時置宋元祐間廢○唐李翱字

書之貞元間邕州刺史時寇黃氏等為警員嶠餉  
乃布恩信以撫之衆皆悅服郡境始寧○呂仁邕  
州司馬也景雲中鬱水橫溢民常苦之仁乃立渠  
分流以泄水勢自是無漫溢之患○宋初范旻字  
貴參丞相質之子嶺南初平旻知邕州為檄邕管  
雜記三卷併刻瘴病方書其諸廳壁○馬仲已字  
齊賢河陽人天聖中知邕州治舍有井相承不敢  
飲飲輒死仲已日汲自供傍城數里有金花水俗  
言花開即瘴起人不敢近仲已故以花盛開時酹  
灑其下竟無恙○陶弼永州人慶曆間知州事邕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六

經智高之亂物力彫耗人不樂生彌綏輯術循志  
其勤苦諸洞獻土物求內助弼降意撫答謝却其  
賈省感化無犯邊者屬又雨慮水入城弼令民徙  
居高地隨率僚吏塞琅江二門又為土囊千餘置  
道上水從竇入即塞之人民乏食發原以賑或方  
舟楫之水不及女孺者三板旬有五日乃退公私  
一無所損弼久于邕為邕人所愛戴尤喜賦詩轍  
跡至處多所鐫詠云  
隆安縣在府西北  
百八十里  
本宣化縣之那九村先議設馱演那樓寨巡以司

彈壓嘉靖七年新建伯王守仁有事田州相度其  
土曰可縣也乃請置今治額以隆安之名其城周  
三百二十丈為樓四東曰興隆西曰望仙南曰廂  
泉北曰廂江城外有馬晚橋鷓鴣渡灣空渡皆以  
濟大江者稍遠為可慮江波那緣渡又遠為曲流  
渡江源自田州來逕勝左旋繞去城五十里灣成  
九曲以達郡境云○縣東江岸有三峰圓而秀與  
學宮對名曰三台又五六里有芭野山巖池四塞  
如城內有蓮花塔座踞一石人○感昭巖在縣西  
二里其山上下昭徹故名○逍遙山在縣東四十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七

里高五百八嘗結雲霧過者或聞其中有鼓樂之  
聲絕頂有池不溢不涸又二十里為隴鴉山山下  
有巖二亦多怪石如蓮花佛座之狀○益橋山在  
縣南二十里中有巖穴積水架梁傳云自上古神  
農時至今不朽又三十里曰梅龜嶺廣延一合樹  
本叢蔚鳥獸繁殖相傳有神龜盤柱古梅樹故名  
○陽明洞在縣西北三十里王文成公征思田時  
舟經於此刻陽明洞天四字及平南記一篇  
橫州在府東二  
百一十里  
本漢合浦郡之高涼縣地元和志云今在高州界



三國吳孫休分立合浦北部以都尉領之晉武帝  
 平吳改合浦屬國都尉立寧浦郡隋志寧浦郡下  
 注云梁分置簡陽郡隋平陳後郡廢置簡州大業  
 二年州廢為寧浦郡唐武德四年以鬱林郡之寧  
 浦樂山二縣置簡州六年改南簡州貞觀八年始  
 改橫州以橫槎江為名○按廢寧浦縣在州城內  
 本吳昌平縣也晉更名寧浦唐為橫州治宋以樂  
 山嶺山二縣併入明興省入州○廢樂山縣隋置  
 故城在州東南五十里州境有廢蒙澤縣唐武德  
 初置貞觀中省者又有廢簡陽城即梁所分置簡  
 陽郡云○夫子小影石按几而坐從以七十二弟  
 于夫子行像石吳道子所畫夫子立而顏子從以  
 上二石俱宋紹興中郡守何先覺刻置寧浦縣學  
 各有記○戒石銘在州南道黃庭堅書○廢貢院  
 宋置州人章鑑有貢院上梁文見輿地紀勝○綺  
 川亭在州治南臨鬱水海棠亭在州西海棠橋側  
 舊多海棠樹故名有淮海堂在海棠亭之後為宋  
 蔡觀建按少游以紹聖初削職編管橫州有書生  
 祝姓者居海棠橋側少游嘗醉宿其家作詞云喚  
 起一聲人悄余冷夢寒應曉瘴雨過海棠春色又

添多少杜鵑酸成微笑坐破桐瓢共嚼覺傾倒急  
 投牀醉鄉廣大人間少○仙槎亭在城西北隅登  
 高嶺上州人九日登高處相傳晉咸元中隱士董  
 京遇一仙人秋夜橫槎于浦宋紹定間郡守張玘  
 因建亭曰仙槎按志橫槎浦距城西南十里源出  
 山谷流人鬱江有枯槎橫于灘上枝葉扶疎其色  
 如漆光瑩照人故有橫槎館秦少游嘗寓焉○鬱  
 江在城南源出廣源州之廣源山流遶學前形如  
 半月一名月江西岸七里而立石高二丈許形如  
 牛皮大錫橫州二字相傳仙人所書清江在州北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六 九

十五里源出靈山縣界俱其流入州以注于鬱○  
 州東十五里有古江源出震龍山流經綠藍至烏  
 鬱驛入于鬱設巡簡司○烏鬱一名烏潯即漢合  
 永所招其上為烏巖山去州東城六十里偽漢王  
 名巖乃易為烏鬱攷異物志稱烏鬱在南海郡之  
 西安南都統司之北即烏潯蠻也古損子產國生  
 首子輒解而食之曰宜弟味肯則獻其君君喜之  
 而賞其婦娶妻美則讓其兄其國有烏鬱灘焉漢  
 建武中國廢如此則烏鬱之名不起自偽漢矣○

起一聲人悄余冷夢寒應曉瘴雨過海棠春色又

王文成謁伏波廟詩樓船金鼓宿烏蠻魚鱗辟舟  
夜上灘月遠旌旂千障靜風傳鈴折九溪寒荒夷  
未必先聲振神武由來不殺難想見虞廷新氣象  
兩階子羽在雲端右廟在烏蠻山麓○志云烏石  
嶺距州一里石色純盧故名○古鉢山在城北七  
里頂突而圓如僧鉢蓋狀州鎮山也其脅有半山  
亭鉢之左山形聯絡如九珠鉢之右山形飛翥如  
九鳳皆因以名之有水出焉其旁多產香稻名香  
稻溪海棠橋跨之○蕙摩嶠在城西五里傳云仙  
人董奉亡後人見之于此南越志云在寧浦郡東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八

十

南○空龍山在城東十里空明一竅東西朗然又  
十里為長寨山形如立筍襟領羅羅羅者以山  
平地突起如蠶房也又十里為天窟山山有石洞  
洞口有潭水產嘉魚上有二岐多怪石鐘乳靈泉  
蟻蟻室盡處有窟通見天日又十里為鳳凰巖石  
壁臨江巖半翠房如畫房前有臺中有柱如鰲足  
旁有仙宇高後穿一竅可通巖頂日射之光入洞  
口○寶華山在州南二十里其巔常有寶氣故名  
昔為雷公嶺有泉自石槽中瀉下長數十丈形如  
掛練唐有二僧居之一騎白鹿一騎花虎往來入

山中人號虎鹿仙人又三十里為東山多樟樹木  
盤紆數百里武流水之源也又二十里為天堂山  
與石欄山相對相傳古有石橋仙人會于山頂為  
樓臺所窺雷斧劈斷其橋今不可登○綠礬山在  
州西六十里出綠泉多產礬石又四十里為震龍  
山山頂有潭蛟龍所居為橫淳窟貴諸山之冠又  
五十里為飛龍山相傳昔有白龍自山飛去故名  
○古辣泉在州北八十里桂海虞衡志云古辣乃  
宿橫間名以墟中泉釀酒既熟不煮但埋土中日  
足取出色淺紅味甘而致遠雖暴日中不壞○龍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八

十一

池在橫州北唐貞觀中有女婦陳氏買魚忽有白  
衣人謂之曰魚不可食可擲水中急上山避之陳  
如言避於古鉢山頂回望所居皆陷為池○梁世  
基橫州人歷官大理寺丞用法平允家有荔枝生  
連理神宗賜以詩曰橫浦江南岸梁家間世賢一  
株連理木五月荔枝天○嶺右遷客錄云唐杜工  
倫相州人出入兩宮典機密太子失道輒當帝前  
督切太子帝責其漏洩上語貶交州都督召入中  
書令後李義府誣正倫交通罔上謫守橫州○張  
大安繁水人上元中為太子庶子時章懷太子在

春官今與洗馬劉約言等注范曄後漢書光宅中  
 出橫州司馬卒趙不尤宋太宗齋靖康之難慕  
 義兵與金人戰皆捷河南北盜亟避其鋒曰此小  
 使軍也高宗即位引眾歸補武翼郎從岳飛平湖  
 寇飛死槍奪其兵遣刺橫州文獻通考耕桑要  
 備二卷宣教郎通判橫州何先覺撰紹興癸酉序  
 西事瑣云橫州學正劉瑄持身端謹每日授諸  
 生經講論不倦州守方脩學宮日親至度工諸生  
 曰盍往迎之瑄曰脩學有司職講學吾職也各舉  
 其職何以迎為陸舜臣字師阜橫州人登正德  
 丙子鄉試為雷州同知罷歸公喜著書及通賓客  
 如給事中吳時來主事董傳策謫籍茲土皆招致  
 其家時與出游探諸幽勝廣唱輒和賓至如歸云  
 所著有橫州志

永淳縣 在州西百  
 十里

本漢鬱林郡地唐初置淳州治未定縣未貞元年  
 改鬱州宋初廢鬱州以未定縣屬橫州元祐初改  
 為永淳縣至今因之晚松岡在縣南一里里許  
 為雷峰嶺有雷廟城東三十里又有雷巖割壁臨  
 江俗名雷破巖滕山在縣北二十里巖石滴乳

具有泉妙因名泉妙巖又十里為龍章山相傳有  
 龍出入此山文彩炳然故名○魚流山在縣西六  
 十里山中有溪每水漲魚常順流而下○司中山  
 在縣西北五十里產鐵力樟楠諸大水○林公嶺  
 在縣南六十里昔有林姓者隱此故名○大江在  
 城西即鬱江也水東江在縣東一里源出梁雞村  
 東班江在縣東北五里源出鎮方縣界秋風江在  
 縣南十里源出靈山界俱入鬱江○牛練灘在縣  
 南十五里中有石形如牛龍泉在城西十里有古  
 洞洞有石竇通於大江○嶠南瑣記云潯州西行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十一  
 過橫求道上竟日無人居抵州縣坎方止日中小  
 憩野館蕭條叢莽荒荆句衣背憤猿豹晝啼送卒  
 常百餘人云惟使車過此餘皆取間道去

新寧州 在府西  
 二百里

舊為四峒介宣化江惠二州間嘉靖中峒民黃綱  
 率其黨效款因改四峒為四都曰武黎曰華陽曰  
 沙水曰吳從隆慶間設州名曰新寧治沙都○玄  
 天洞在州南一里石峰特立上洞寬平仰之有隙  
 通天光其下為印山○三峰山在州北環列如屏  
 俗名筆架山其下為金雞巖○石龍洲在州城西

長數十丈出地不盈尺狀如龍之蜿蜒又二百步有迴瀾磯巨石突出橫江鬱水至此西流○慈鳥石在州東北一里即州治之脈也磊石星布望之如群鳥飛集雲際○鯨魚灣在州西五里群峰壁立江畔一石不數尺垂宛若魚形又五里為犀牛洞洞最虛明可列數十榻有池一泓其水自石滴下清冷不竭○獅子巖在州西北十里半山有洞洞口寬數丈平坦如砌石覆其上又一石蹲踞若獅故名稍入遠曲空曠奇祭萬狀再循一隙則亂

廣西名勝志

十四

乳懸崖迥非人境○朝冠山與州治相對距二十里羣之儼然淵水出焉合流曲折以入大江○石人亭在州東五里接宣化界有石如人卓立水注若偵候者○風聞凹自安南界分流又自思明龍州合流而下○廢武黎縣在州之武黎村廢華陽縣在之華陽都廢樂昌縣廢封陵縣俱在武緣縣境合割入右江

上思州

在府西南三百里  
始置羈縻屬邕州都督府元屬思明路我洪武分上官黃中榮內附授知州其後子孫叛服不

嘉靖元年討蕩其西州境遂平○獅山在州北二里一作思山州名因之相近為文嶺山突起三百故名山出溫泉○州前有六馬嶺其形如拜又其東有棟鏹山山下有三百谷口○特武嶺在州之左高百丈上有土城世傳馬伏波所立其麓為其燕巖相對有胡特回車二嶺亦有土城○獨秀峰在州東南五里其背為獅子潭水面一石蹲踞昂首若獅子然○明麗峽在州西八里又二里為鳳凰山其北曰王侯山上有解址名王侯寨○

廣西名勝志

十五

柳槐山在州西十二里以多柳槐二樹故名又十里為排陽嶺四周石壁山半有泉懸如瀑布下注成溪○淶玉山在州北十里雷電時出澍雨立至又十里為北梯嶺又十里為東香山巖峻洞深惟石層出入洞者持炬照之上有弄懷山三字○四方嶺在州西四十里其上有潭名曰天池又四十里群峯巒岼百溪叢注名曰十萬山即明江之源也達州而西合左江水其側為葫蘆灣○上魚江在州西南與小江水合○龍跳溪即板龍溪去州五里上夷下鏡世傳以前躍名巖有穴數口春

太平府

太平府 在廣西西南 領州四縣一

屬交趾郡號麗江 以宋夷獠居之唐為羈縻

州隸邕都督府其後或叛不常宋平嶺南立

五寨於左右二江溪洞其一曰太平與古萬遷隆

永平橫山四寨各領州縣洞屬邕州建武節度元

初仍為五寨後廢乃置太平路於麗江以控制蠻

夷我 洪武二年改太平府初治馱盧未幾復還

麗江○麗江在城南即左江也出廣源州流經憑

祥龍州合明江諸水遶郡城西南東三面至合江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八 十六

鎮與祥州水合人謂之府前江○太平城曰壺城

關口壺關蓋江水自北來遶從東北去屈為壺狀

故名壺關距城北三里又有廢伏波關在木甲山

下相傳伏波征交趾所築一名威震關○金櫃山

在江之東山形如櫃其中虛明可容百人又三里

為蛾眉山屹立雲表秀而長也相對為白面山○

宋有菴山道人嘗歸于州學諸生見而叱之答曰

莫欺閒客也會作詩諸生授紙筆令吟之曰家住

盤頭最上山偶然踪跡到塵寰不妨名利場中卧

作者自忙閒自閒

崇善縣 附郭

古名崇山宋所置縣隸古萬寨元改今屬 明興

如之○西事瑀云崇山即舜於謹堯處唐沈佺期

有從崇山向越裳詩朝發崇山下暮坐越裳陰西

從杉谷度北上竹谿深松竹谿古道明水杉谷古

崇岑也九真圖云崇山至越裳四十里杉谷起崇

山竹谿從道明國來於崇山北二十五里合水歌

談藤竹明味有三十峰夾水直上千餘仞諸仙窟

宅在焉楊用脩以為當在交廣之域似必當地也

志云崇官山在舊縣北二里其山空洞竅通於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八 十七

江又里許為石門山江中巨石峙立中通如門○

龍峽山在城南三里又里許為五廩山山多羊桃

俗名五廩子○白雲山在城東四里方巖連亘

如玉屏有七洞相連而白雲最勝洞口懸石扣之

作鐘聲夜靜有光如燈出入洞門人謂之佛燈其

下有雲泉○青連山在城北十里山勢綿亘三百

餘里峰巒矗立望之青翠相連故名其陽有青山

巖高湖深邃石乳懸綴奇恠萬狀脫函成堆蓋異

境云又三十里為盤環嶺純土可耕望見太平安

平二州又名望州嶺○盤頭山俗名雞籠山在城

東北四里即鰲山也。屹立江心，其頂有方石長八尺，四面花闌，中有石紋自然成樹如丹桂狀。○西事珥云：巖淋在太平之模村，入巖二十步，幽暗如晦，夕有野龍潛伏其中，村婦每欲見之，則盛盃，唱土歌入巖，龍乃出，馴柔若素習者，入村婦懷中，盤伏良久，乃去，問脫下遺鱗，婦珍藏而歸，以為獲神之貺。若侮襲之，雷雨驟至。○飛來鐘相傳自交趾，思琅州飛來者，炎徽紀問云：指揮沈希儀遣舍人劉勳往相之，欲槌取其銅以造軍器，未至鐘數百步，仆地死。○龍馬泉在府南峰，近江數穴，與江相通，上有榕樹覆蔽成畝，或曰龍潛于此，即太平八景之綠樹神湫也。

左州 在府東北一百里

舊名左陽，唐置隸邕州，宋以隸古萬寨，元改今屬國朝。因之土官黃姓，洪武初黃勝爵歸附，授知州。再傳子孫爭襲，相仇殺，成化十二年改流。○州治舊在龍村，知州李欽承遷于古攬，萬曆二年始建學。○天燈山在州南門外，以常現仙燈故名。○銀甕山在新村，其山臨江，山頂有洞，以古仙埋有數十銀甕于此。○金山在州西北二里有巖，曰通幽。

奇峰錯峙，惟石環列，上有架壑亭，鑄金山二字亭，後有流霞峰，最高，登之斯八表，在日雙清，獨秀諸峰皆聯絡焉。○雲巖山在州東三里，巖有二層，平廣如一，中多奇孔，作雲物花草狀，亦名雲州。又云落成巖。○栢嶺即北山巖也，在州治南三里，中虛可容百人，隈曲盤旋，巧緻足觀，前有二坎，深不可測，後有拱臺，若金狻座，傍垂石乳，又如白龍狀，座上蓮花瓣，正似米麥，木犀堆積，萬點扣之鏗然有聲。○傳感山在啣亮村，離城東南八里，一水中流，奇峰對列，若煙雲花卉之狀，遇水隔處，輒負浮

廣西名勝志 卷之八

十九

樣以度之，詰曲環遶，約里許，旁通小巖，皆可遊觀。有擎雲羅漢佛子度關諸臺，瓊花通天石，鼓諸洞及洗心池，羽化菴者，天然之妙，不費雕琢。○橋龍江在州前，出自陀陵之三清山，合諸水流，經龍光村，環州治而南入于江。○龍泉在州東二里，高山聯絡，一石擎起，若龍頭然，石下湧出源泉，四時不竭，漚為一池，形如半壁，北流與橋龍江合。

養利州 在府北一百五十里

州有養山，利水合以為名。土官趙姓，我洪武初有趙日泰者，歸附，授知州，以次傳襲，至宣德間稍

用侵其隣境殺掠萬曆三年始平之因改流○右  
嵩山在州南小印山在州西各去一里印山其形  
方正似之蒼秀奇特右嵩一作右嵩○弄月臺在  
州東南二里田中一大石高如臺圓如月上下相  
映人登其上如在月中○武陽山在州東三里有  
武安洞滴水成溪與瀑布泉合流入于江名曰洞  
溪之水

武康州 在府東北  
二百里

舊名康山宋置縣隸遷隆泰元隸太平路 明興  
知之上官楊姓成化八年其子孫楊雄傑糾合峒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二十

賊二千餘人入宣化縣劫虜且僞署官職總兵官  
趙輔等擒誅之因改流

上石西州 在府西南  
百里

唐道石西州宋加上字屬永平寨元屬思明路

大明改路為府因屬焉後乃改屬太平○州南有

白馬洞洞口隔水决乾乃行乘炬而入初暗後敞

懸石盤旋如芝如蓮如龍蛇虎豹不可勝紀右距

州三十里○州吏上官趙氏何氏黃氏凡三姓皆

絕始改流然自知州殷興為土人毒死其後陞授

來者禁不敢入多寄孳于太平以承使令之云萬

歷十九年知州孫繼先始新州治携家人从拓城

麓井畧改觀焉自後復鞏為戎莽之場至天啓二

年陞人吳爾施者乃披荆棘而進著有西州小紀

一卷其詩云黃茅為宇竹為門斗米肩豚濁酒尊

欲向此中停信宿俄傳交趾掠前邨又幾處人煙

幾絕墟山多未許牧羊羊類祠蔓草無香火唯見

殘碑沈夕陽又百萬當年事遠征尚標銅柱伏波

營受降城下徘徊久能得將軍日再生又馬跑相

傳舊有泉行人消渴欲流涎瓶中攜得家園茗大

子亭邊竹火煎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廿十

廣西名勝志卷之八

廣西名勝志卷之九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右江土司

南丹州 東蘭州 那地州 忻城縣 永順長

官司 未定長官司 已上慶遠府轄

鎮安府 湖潤寨 田州 上林縣 向武州

富勞縣 奉議州 泗城州 歸順州 安隆長

官司 上林長官司 上映崗 思恩九司 已

上直隸布政司

南丹州在慶遠府城西二百四十里東抵河池界

西抵貴州豐寧長官司南抵那地界北抵荔波界

其山曰長春山曰三寶山曰金鷄山曰孟英山其

川曰青雲溪紅盆江其產銀錫古蠻峒地也唐為

羈糜州宋開寶初土官莫洪贊內附元豐二年立

為南丹州管轄諸蠻大觀元年廣西經畧使王

祖道欲急邀功殺土官莫公佞改南丹為觀州公

佞弟公晟密圖報復焚寶積監尋廢觀州以公晟

知南丹州兼谿峒都巡簡使歷世承襲元至正末

莫國麒獻圖納土命為慶遠南丹谿峒安撫使大

德二年改慶遠路總管府為軍民安撫司我 洪

武初莫金以上地內附授知州世襲以流官吏目

佐之仍隸慶遠府金復叛詔征南將軍左都督楊

文率師討平之因廢州置南丹衛後以其地多瘴

遷之賓州既而夷民作亂復置州以金子莫祿為

知州撫治之永樂十五年有以孟英山開礦為言

遣內臣督其事歲不過九十六金旋變錫遂罷○

吳讓字克讓南海人景泰中進士授廣西臨桂縣

知縣以清慎知名天順己卯陞慶遠府知府作縣

未三年陞府前此未有也慶遠所轄三州皆土官

各餽白金三百兩為誓儀讓却不受南丹知州莫

廣西名勝志卷之九

必善信前數致讓讓口占絕句遺之曰貪泉染酌

吾何敢暮夜懷金豈不知寄語丹州賢太守元封

回贈莫相疑右見黃佐廣州府志

東蘭州在府城西南四百二十里東抵永順司界

西抵泗城界南抵田州界北抵那地界其山曰五

家山青雲山勝山福山伐山三佛山雙鳳山幽洞

山其川曰隘洞江九曲水銀海池古百粵地唐為

羈糜州隸邕州都督府宋有帝君朝者居文蘭峒

為土夷長依綏南岩家焉傳子宴開崇寧五年內

附因置蘭州以宴開知州事俾世其官元改為東



蘭州韋氏世襲如故我 洪武十二年韋富撓遣其家人韋錢保請闕上故元所授印貢方物錢保匿富撓名以為已物因以保知東蘭州既而保微懇急民不堪命借富撓作亂廣西都司討平之因言其故於是執錢保罪之以州隸慶遠府仍歸韋氏世襲

那地州在府城西南二百四十里東抵河池界西抵泗城界南抵東蘭界北抵南丹界其山曰虎山馬山屏風山感現山紅山懷峽嶺暮曉嶺其川曰烏泥江龍泉江古百粵地唐為谿峒之地名曰那

廣西名勝志卷之九

三

地

宋熙寧初土人羅世念來降因授官世襲宗寧五年諸蠻納土遂置地那二州以羅氏世知地州大觀初析地州建隆縣置州宣和中孚州廢元仍為地那二州其酋長世脩常貢洪武元年羅黃貌歸附詔省那入地改為那地州錫印授黃貌為土官世襲知州以流官吏日佐之

忻城縣在府南一百四十里東抵馬平界西抵永順界南抵賓州界北抵宜山界其山曰龍塘山疊石山張帽山其川曰烏泥江龍塘江古百粵地唐置芝州天寶初脩綜歸思忻芝五州改為忻城郡

屬順南道後復為之州宋慶曆間廢因置忻城縣改隸宜州元仍舊以土官莫保為八屯屯千戶我洪武初設流官知縣罷管兵官籍其屯兵為民莫氏遂徙居忻城界宣正以後番種狂悖知縣藉寬不事事而種老韋公恭等舉莫保之玄孫敬誠為土官寬為申監司具奏檢敬誠世襲知縣時一邑二令權不相統流官徒擁虛名耳繼寬者益不能振諸錢穀甲兵盡入土官掌握流官知縣恒佩印號居府城弘治間總督鄧廷瓚奏革流官而土人韋洵為內監官用事陰王之始獨任土官

廣西名勝志卷之九

四

地

永順司在府城西南六十里舊為宜山縣古陽述昆等鄉永泰外里吉利中里夷江歸簡綠河思農等里之地○未定司在府城東南八十里舊為宜山縣歸善洛三等鄉洛南洛富洛東路西下里及莫往峒洛分路一都博等里之地正統六年因蠻夷弗靖司土者莫能控禦老人黃祖記與思恩土官岑瑛交結謀割地歸之思恩因謀于知縣朱斌備時瑛方雄兩江大將多右之斌備亦欲藉以自固遂為具奏將地改撥岑瑛管轄土人嗷嗷不服韋萬秀以復地為名因而倡亂成化二十二年覃

召官等復亂屢征不靖弘治間委官撫之各賊願  
取前地別立長官司以治都御史鄧廷瓚為奏置  
永順永定二司各設長官一副長官一以鄧文茂  
彭訪韋槐韋朝和等授之亦皆宜山洛日洛東諸  
里人也自是宜山東南棄一百八十四村地宜山  
西南棄一百二十四村地○蘇濬論曰我國家  
川夏變夷窮髮之地舉為編戶乃承平以來宜州  
廣輪日陵月削此何以故則計失於恒怯而禍成  
於陵夷也忻城自唐宋已屬內地而涵濡于國家  
衣冠禮樂之化者逾百餘載一旦怵於邪說裂冠  
毀冕棄赤子而驅之從禽當事者啓戎心矣述昆  
莫往諸鄉距郡城數十里而近乃不能固其圉而  
舉三百餘村之內地界之長官司棄腹心以資敵  
縱虎狼於堂廡非熟計也穩寬朱斌備白首書生  
計無復之不足苛責督臣陳謨樞臣史策國是所  
資良非細故亦忍舉 祖宗之土地置之若輕舟  
飄瓦何以責中涓耶此風一熾効者相踵自莫楊  
之侵我菲灘也而思恩削自莫之厚之燬我董界  
也而荔波削自東蘭之侵我三旺那地之占我中  
下也而河池益削司土者日以上聞至下詔書切

廣西名勝志 卷之九

五

責而狼心未厭營擊猶故今日剽一聚明日寇一  
村我不能保其嬰兒而彼且畜之為廝養卒日復  
一日其不渝皆於夷者無幾矣夫變夷之與變於  
夷也可同日道我詩曰我先公日辟國百里今也  
感國百里古今盛衰之感策宜事者有遐思矣

直隸土司

鎮安府古百粵地東抵向武界西抵交趾界南抵  
都康界北抵奉議界漢屬交趾郡宋於鎮安峒建  
右江鎮安軍民宣撫司元改鎮安路 明興洪武  
二年以舊治僻遠移建慶州改為府其山曰雲  
山也筆山雷高嶺感賦巖其川曰賦命江授土岑  
天保知府設流官首領佐之天保死志綱襲洪武  
三十五年何武知州黃世鐵侵奪高寨等地督府  
遣兵夷之以其地屬鎮安○上映峒元為州屬鎮  
安路 國初為峒隸鎮安府土官許朝卿管峒事  
今許尚忠襲○湖潤寨巡簡司始祖岑元全屬鎮  
安府傳至岑穩隆慶三年調征廣東陳亡子壽松  
承襲○論曰鎮安僻在諸洞上霧下潦與群獠亡  
異其改路稱郡徙建今治自我 明始聞其山有  
盤石巖石大如盤故稱宏觀蓮花之塘四時不涸

廣西名勝志 卷之九

六

洞多泉流田仰漑灌肥沙穿竹而紆迴自潤曾無  
舉棹之勞迺郡人田事之外無日不凌山阪涉澗  
致射飛逐走以相娛快地饒人衆亦足雄諸部落  
矣

歸順州舊為峒隸鎮安府永樂間鎮安知府岑志  
綱分其第二子岑未福領峒事傳子瑛屢率兵報  
效都御史鄧廷瓚奏歸順峒舊為州治洪武初裁  
革今其峒主岑瑛每効勞于官乞設州治授以土  
官知州從之仍增設流官吏目一員瑛死子璋襲  
復從璋奏以州改隸布政司璋多智畧田州土官

廣西名勝志 卷之九 七

岑猛以不法獲譴都御史姚鏐將舉兵璋猛婦翁  
也督府慮璋黨猛召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雅  
知璋女失寵恨猛因請假旬日部下千戶趙臣雅  
善璋希儀召趙臣以計給之璋強臣雷傳舍而亟  
遣人馳希儀所備陳猛反狀恐波及願設計自效  
希儀許之猛子邦彥守土堯隘璋伴遣兵千人助  
邦彥曰聞天兵至將以姻黨誅我今日義同死不  
忍坐視此皆精兵可當一面者邦彥欣納之璋復  
遣人潛告希儀曰謹以千人內應矣時田州兵殊  
死守戰諸將軍莫利當階者希儀獨引兵當之約

戰三合歸順兵大呼曰敗矣田州兵驚潰希儀麾  
兵乘之斬首數千級邦彥死焉猛聞敗欲自經而  
璋先已築別館使人請猛時猛倉皇不知所度遂  
挺身佩印從璋使走歸順璋詭猛為猛草奏促猛  
出印實封之璋既知猛印所在乃鳩殺猛斬其首  
并府印函之間道馳詣軍門為讒言所阻竟不論  
功璋死次子獻襲職從征黎賊卒于軍

田州土官岑氏自以為漢武陰侯岑彭後不知所  
致其地東抵南寧界西抵泗城界南抵奉議界北  
抵東蘭界漢屬交趾唐隸邕州宋始置田州屬邕  
廣西名勝志 卷之九 八

州橫山寨元置田州路軍民總管府 明興改為  
田州府省來安府入焉其山曰巴野山橫山其川  
曰右江萬洞溪洪武元年土官岑伯顏以二路歸  
附因錫之印世襲伯顏死子堅襲數傳至溥弘治  
三年思城州土官岑欽泗城州土官岑應攻寇田  
州共逐之都御史秦紘逐欽以溥歸府溥二子長  
猗次猛猗以失愛殺溥土目黃驥李蠻共殺猗猛  
方四歲驥護之赴梧州告襲歸至南寧李蠻遣兵  
來迎驥恐蠻分已權殺其人蠻率兵繼至驥誣蠻  
為變請官護送乃檄思恩知府岑濬以兵衛猛濬

方豪舉驥賂潯挾猛分地界驥北至田州李繼拒  
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  
潯歸猛潯不從尋以兵徵之潯始釋猛督府納之  
田州與潯構孽潯集泗城東蘭州兵陷田州猛走  
免都御史潘蕃討潯誅之改流官降猛福建平海  
千戶以參政謝湖掌田州府事猛遷延不行及湖  
至陳兵自衛挾政府佐湖受餽代請都御史陳金  
劾之下錦衣逮湖正德初猛賂太監劉瑾矯詔以  
猛為田州府同知湖僅降職猛撫遺民兵威復振  
稍侵旁郡自廣復真軍功序遷知府為重乃言  
廣西名勝志 卷之九 九

不遵語應期惠恨疏猛曰若必反狀請征之未報  
應期去都御史姚鏐代之鏐雅知猛無反心而鏐  
子深亦以書諫請勿征時巡按謝汝儀與鏐有隙  
廉得深書誣深納猛萬金鏐皇恐乃再請征猛遂  
發兵八萬分道並進猛長子邦彥守土堯隘指揮  
沈希儀擊斬之諸軍繼入猛懼謀出奔而歸順知  
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屏居璋欲藉此報猛  
乃誘猛走歸順燭殺之先是猛三子邦彥敗死邦  
佐出後其族武靖知州邦相亡走邦彥側室子芝  
祿置民間然鏐見岑氏卑弱計田州可遂滅乃陳  
廣西名勝志 卷之九 十

門左右祇候須盡易以田州人守仁又許之蘓受入軍門守仁數之論被一百蘓受不免甲而愛之杖杖人又田州人也諸夷皆驚莫測守仁意守仁乃上疏言岑氏世効邊功猛獨註誤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治田州非岑氏不可請降田州府為州治以岑邦相為判官分設土巡簡以盧蘓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寧府統以流官知府以總其權守仁薨都御史林富及其政上言田州不必再設府治以騷遠夷朝議許之以岑邦相為判官分設十八土巡簡可以張佑克副總兵鎮其地○論

廣西名勝志卷之九

十一

曰田州改流者再而終不能有也正德之季政以賄成不得則激以釀亂得則散以市恩謝湖戎首令宵人得從中制太阿固已倒持矣新建晚年厭兵撫逆酋而侈其動伐豈馭夷宜爾耶田寧之設竟不克終議者謂林故與王左噫事固未易言也岑氏世有田州而猛不能守至失其宗祧越在草莽吾中國不推亡繼絕乃欲與思恩並殄之其何以服諸酋當其時岑氏之宗尚熾十八司之勢未分當事者能無却顧哉余所恨者盧蘓再叛弑主神人胥怒而竟縱不問則前日之姑息為之階耳

天下事如持衡然宜輕而重之宜重而輕之任事之難即豪傑且無以自解他又何責哉按蘓紫溪此論寔與炎微細聞相發明

思城州唐時置宋元仍舊 明興因之土官知州岑欽與田州土官岑溥同宗弘治間岑溥被頭目黃明所逼逃之思恩府欽會兵討之誅黃明并其族屬後溥與欽交惡欽攻奪田州府逐岑溥殺五十餘家督臣委官送溥子獮入府復為欽所逼都御史秦紘檄兵攻之欽走遣官諭之欽死孫桂佩襲弘治末思恩府知府岑濬亂攻田州桂佩授於

廣西名勝志卷之九

十一

濬被誅印失今無襲地為田州所併 上林縣在田州東三百八十里宋置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 明興因焉洪武二年土官黃高歸附授世襲知縣以流官典史佐之尚死子伯慶襲 上隆州在田州城北八十里宋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洪武初以知縣岑末通管州事成化間移置 武靖州

泗城州東抵東蘭界西抵上林長官司界南抵田州界北抵未寧州漢屬交趾郡宋置泗城州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其山曰近暉山餞陽山凌雲山

其川曰澄碧水藥酒水洪武初土官岑善忠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日佐之改隸布政司自宣德七年岑豹襲職祭鵞亡狀迫逐程縣流官知縣與上林長官司及田州土司相仇殺無已時亦互有勝敗云○論曰泗城廣輪延袤兵力亦勁與慶遠諸州互稱雄長然其不善之積且世世矣豹之後有應也應之後有接也至躡田州吞長官甚者以國家之璽章牧伯任其逼且奪而莫之誰何天奪之鑿宜其及已今程縣已廢故址尚存華失其鹿夷競逐之其何震之有聞程之距宜山稍邇廣西名勝志卷之九 十三

長官司以泗城州土官岑善忠三子子成爲長官撫其夷民程縣在州城東北舊號程丑莊其山曰田頤山藩籬山其水曰布柳水 明興歸附隸泗城州洪武二十一年改爲縣編戶一里後改屬慶遠府尋復隸泗城州改流官知縣正統間爲岑豹所逼棄官遁去典史攝印旋亦懼害豹遂奪其印吞併縣治事聞屢遣官督之歷岑應岑接父子凡七十餘年不服嘉靖元年接爲諸州土官攻殺督府遣官按問徵縣印貯於公帑以俟處分今僅存荒土泗城南丹那地俱欲爭之時治兵相攻云廣西名勝志卷之九 十四

官制則夷制因俗置州其地安耳夫以華治夷至  
設更牧守而未定以夷治夷即一判官而有餘此  
亦制馭之術也

向武州東北抵田州界西抵鎮安界南抵鎮遠州  
界漢屬交趾宋置州隸橫山寨元隸田州路其山  
曰馬鞍山武城出其川曰枯榕江入于右江洪武  
二年土官黃志威歸附授世襲知州○富勞縣在  
州北三十里元置隸向武州 明興洪武間為蠻  
獠所據三十五年復置仍隸向武州永樂初省武  
林入焉其山曰塘濱山坡州山

廣西名勝志

卷之九

十五

林

都康州東南抵龍英界西抵鎮安界北抵向武界  
其山曰邑望山其川曰邑爐江漢屬交趾宋置州  
隸橫山寨元屬田州路以土官馮姓者為酋長洪  
武初夷獠作亂據州馮原保出奔尋撫還其子進  
福以安集民後置州以進福子斌世襲知州設流  
官吏目焉○思恩府九司嘉靖六年新建伯王守  
仁撫叛日既平思恩議設九司巡簡以分領之○  
興隆司在府北六十里巡簡常貴嘉靖七年授冠  
帶理司事其地視諸司獨廣○那馬司在府北五  
十里巡簡蘇關嘉靖七年授職關故絕以白山司

自黃理署司事理故子黃賜由府學廩膳生  
征南贛功陞授指揮僉事賜故子如金襲如金告  
休子中通由府學生員襲○白山司在府北六十  
里巡簡王受故為思恩亂酋新建伯由貸之且受  
以職及其子孫○定羅司在府西一百三十里巡  
簡徐吾嘉靖七年授職○舊城司在府西北一百  
五十里巡簡黃石嘉靖七年授職○下旺司在府  
東北七十里巡簡常文明嘉靖七年授職○安定  
司在府東北三百二十里巡簡潘良嘉靖七年授  
職○都陽司在府西北一百五十里巡簡王開嘉  
靖七年授職昔故絕以頭目黃羅署司事○古零  
司在府東八十里巡檢覃益嘉靖七年授職益故  
子文顯由府庠生襲文顯告休子桂由府庠生襲  
例授副千戶未襲子大欽襲攝司事

廣西名勝志

卷之九

十六

林

廣西名勝志卷之十

閩中曹學佺能始撰

左江土司

潯州府轄 武靖州舊為上隆州

南寧府轄 歸德州 果化州 下雷州 忠州

太平府轄 太平州 思城州 安平州 萬承

州 上下東州 鎮遠州 都結州 全茗州

茗盈州 思同州 龍英州 結安州 佶倫州

思明州 羅陽縣 陀陵縣

直隸布政司 思明府 下石西州 江州 羅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白縣 利州 思陵州 龍州 憑祥州

武靖州在潯州府城西二十五里地名碧灘成化

三年總督韓雍以其地為藤峽要害立州治時上

隆州十官岑鐸犯大辟下獄奏宥其罪遷其部兵

二千入世掌武靖州事設流官吏目一員尋復移

置崇姜大宣二里間為蓼水北岸乃紫荊竹踏梅

嶺大冲諸田要路也地廣土沃袤連大同鵬化足

以控制諸蠻岑鐸死子玘無嗣部兵漸散正德十

六年議以田州府岑猛次子邦佐繼之時僅有部

兵五十人嘉靖五年猛亂安置邦佐漳州七年總

督王守仁平之邦佐知州事邦佐益無

忌憚占骨家為部落以匪此懲嗾諸番攻陷營

壘目兵死者二百餘人時左副使翁萬達參議田

汝成言之督府數邦佐諸罪狀謂宜逮治削職以

武靖州改為武靖千戶所推賢能軍職一人掌管

以平南桂平貴縣三縣狼家屬之提調編為保甲

其於計便督府不從按今邦佐之嗣已絕潯州府

通判權知州事狼兵歸之桂平平南貴三縣俱如

田二公議

潯州在南寧府城西二百五十里東西北三面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俱抵思恩界南抵隆安界東抵隆安界西抵

慶州路洪武二年土官黃陞城歸附授知州以

流官吏目佐之

果化州在府城西北四百餘里東抵隆安界西抵

上林界南抵太平界北抵思恩界宋始開置果化

州隸邕州元屬田州路洪武二年土官趙榮歸附

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按已上二州俱弘

治間為田州所侵鑠因改隸南寧

忠州在府極西宋建隸邕州元屬思明路明興因

之土官黃姓其先江州之族有黃威慶者率子中



謹歸附授威慶江州中謹忠州各世襲知州設流  
官同知吏目佐之數傳至黃賢相先是有四峒者  
介于南寧思明忠江兩州之間思明忠州屢肆占  
奪嘉靖間副使翁萬達議改峒名四都隸南寧地  
方稍定隆慶三年冬思明府土官黃承祖奏取四  
都地賢相遂爭之檀立總管諸名曰分兵數千戍  
守因縱令剽掠村落為禍甚烈命事譚惟鼎謀之  
方伯郭應聘應聘曰是可間取也永康縣典史李  
材者有謀畧時署遷隆寨巡簡隣忠州惟鼎屬之  
以寨人覃惠內及材子夢辰潛入州中數往來買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三

三

崇禎善善賢相唐願內應惟鼎密為手書諭二十  
四村及四寨頭日程秀等令號召鄉兵擒獻賢相  
請所積金穀器物悉聽自取而遷隆峒土官黃  
一元者素善賢相惟鼎度賢相必求救一元責之  
在謹計既定惟鼎令材等集兵三千有奇權迫近  
地內兵遙望之以為官兵至爭取財寶馬匹四散  
遁去賢相勢窮挈印奔四寨四寨村老就賢相請  
曰官家逮王甚急當請官聽理賢相歔歔泣下自取  
孔雀血入酒飲不死材督諸鄉兵追至會館取一元

兵奔至遂擒賢相及州印以督備指揮吳世勳鎮  
四都都民復業如故賢相斃于獄議設流官不果  
督府奏以州屬南寧今州印給賢相子有瀚襲  
下雷州在郡極西東抵龍英界西抵交趾界南抵  
安平界北抵湖潤寨宋元為下雷州 明興印失  
廢州為峒在湖潤寨屬鎮安府至峒長許永通調  
征有功始給冠帶傳許世烈許國仁繼襲峒事嘉  
靖十四年得獲舊印國仁子宗蔭襲宗蔭父子屢  
立戰功四十二年改屬南寧府宗蔭死子應珪襲  
萬曆十八年以地逼交南奏陛下雷州降印授應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四

四

珪上判官設流官吏目佐之  
太平州在太平府治西北八十里東抵左州界南  
抵崇善界西抵安平界北抵養利界舊名瓠陽為  
西原農峒地唐為波州地宋置州隸太平寨元隸  
太平路我 明因焉其山則坡高龍蟠板棧巖傍  
其水則有邏水隴水教水皆入左江洪武元年土  
官李以忠納土歸附授本州知州設流官吏目佐  
之  
思城州在府治西北一百里東抵養利界南抵太  
平界西抵安平界北抵下雷州界亦西原農峒地

也唐置州隸邕州宋分爲上恩城下恩城二州隸太平寨元至正間仍併爲一州 明興因爲其山有邑白山龍級山隴馬山晉眉山弄隈山其川曰流水入于左江洪武元年州酋長趙雄傑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安平州在府治西北一百里西抵龍州界東抵思城界南抵太平界北抵交趾界舊名安山爲西原農响地唐置波州宋皇祐間析爲安平州隸太平寨元隸太平路 明興因爲其山曰顯山星山養山帽山其川曰大水小水合流入于左江洪武初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五

五

土官李郭祐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萬承州在府治東北一百五十里東抵義利界西抵龍英界南抵思同界北抵陀陵界舊名萬陽爲唐置萬承萬形二州隸邕州宋省萬形入焉隸太平寨元隸太平路我 朝因之其山曰馬安山香壽山連山武安响其川曰綠降水布黎水合流入于左江洪武初土官許郭安歸附授世襲知州流官吏目佐之永樂間征交趾死于軍子永誠襲上下棟州在府治西二百二十里東北抵龍州界西南抵交趾界舊名棟江宋置棟州隸太平寨元

上下棟二州隸太平路尋合爲一隸龍州 明興設府其山曰青連山八峯山拱嶺山其川曰大源水流入左江洪武元年土官趙帖從歸附錫印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帖從死子福瑀襲永樂四年征交趾死于軍

鎮遠州在府治東北二百八十里東抵佶倫界西抵何武界南抵結安界北抵果化界舊名古隴宋置州隸邕州元隸太平路 明興因爲其山曰筆架山天馬山洪武初土官趙勝昌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六

六

都結州在府治東北二百三十里土官農姓洪武初內附授世襲知州設流官佐貳與鎮遠等州例同 全茗州在府治北一百六十里東抵茗盈界西抵龍英界南抵龍州界北抵萬承界舊名連岡爲西原地宋置隸邕州元隸太平路 明興因爲其山曰端坐山獅子山其川曰澗水入于左江洪武初土官李漆慶歸附授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茗盈州在府治北一百六十里西抵全茗界南抵義利界東抵萬承界宋置隸邕州元隸太平路

明興因焉其山曰帽山獅山其川曰澗水入于左  
江洪武初土官李鐵釘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  
吏目佐之

思同州在府治東二百里東南抵羅陽界西抵萬  
承界北抵永康界舊名永寧為西原地唐置隸邕  
州宋隸太平寒隸太平路 明興因焉其山曰明  
山中有巖相通曰敦厚山馬鞍山金星山壽桃峯  
及曰嶺笏峯以其形似笏云其川曰綠零水入于  
左江洪武元年黃克嗣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  
吏目佐之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七

皇天

龍英州在府治北二百一十里東抵養利界西抵  
上興峒界南抵交趾界北抵向武界舊名英山宋  
為峒元為州隸太平路 明興因焉其山曰筆架  
山巖田其川曰通利江源有三合流入左江洪武  
元年土官李世賢歸附授世襲知州割上懷州地  
入其版圖以流官吏目佐之

結安州在府治東北二百二十里東抵都結界西  
抵鎮遠界南抵龍英界北抵信倫界舊名營周為  
西原農峒地宋置結安峒隸太平寨元改為州隸  
太平路 明興因焉其山曰石人山石牛山其川

三平水流入左江洪武元年土官張仕榮歸附授  
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信倫州在府治東北二百三十里東抵都結界西  
南抵結安界北抵鎮遠界舊名那堯為西原農峒  
地宋置安峒隸太平寨元建為州隸太平路 明  
興因焉其山曰倚坐山其川曰那卑水流入左江  
洪武元年峒長馬萬傑歸附授世襲知州流官吏  
目佐之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八

山曰逐家山其川曰太子泉土官黃姓與思明府  
同族洪武黃鈞壽歸附授世襲知州屬思明府後  
因黃竑煽亂改屬太平○論曰黃竑神姦也身處  
大法綏以不振矣阿失其柄馭委其術甚者為其  
餌而陰庇其私尚可謂中國有人乎承祖雖有罪  
然思明州故其屬也爭地以戰上下相夷乃削土  
官之地界其爭奪之下邑體統已紊彼安能俛首  
而其心者始謀不慎反以釀爭悲夫跋事詳思明  
府下

陽縣在府治東二百里東抵新寧界西抵陀陵  
縣界南抵大江界北抵宣化縣界舊名福利爲西  
原峒地宋置隸遷隆寨元隸太平路 明興因焉  
其山曰青山白虎山其川曰馱排江入左江洪武  
初土官黃富歸附授世襲知縣以流官典史之佐  
陀陵縣在府治東一百四十里東抵羅陽縣界西  
抵養利界南抵大江界北抵思同界舊名駱陀爲  
西原農峒地宋置隸古萬寨元隸太平路 明興  
因爲其山曰淶淦山那寔山駱陀山其川曰澗水  
入左江洪武初土官黃富歸附授世襲知縣以流  
官典史之佐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九

九

思明府古百粵地東抵廣東欽州界西抵交趾界  
南抵思陵州界北抵江州界漢屬交趾郡唐置思  
明州隸邕州宋隸永平寨元改思明路其山曰圓  
剛山風門嶺摩夫嶺其川曰明江有土官黃忽都  
者爲思明總管洪武元年忽都歸附詔改思明路  
爲府錫印授世襲知府設流官同知佐之子廣平  
襲廣平死無嗣弟廣成襲廣成死子瑯襲其庶兄  
瑯亦以捍禦功累遷都指揮使守潯州景泰間瑯  
老以無子鈎襲嫡子鉢怨間計於瑯瑯欲因而奪

之遺子震僞徵兵於思明夜襲瑯鈎殺之歸報於  
鉢已而又圖奪嫡都御史李堂諺瑯鉢執之震與  
子紹奔龍州鉢死於獄郡人立鈎子道襲瑯度不  
得免時 統皇帝在東宮 景皇帝有子曰見濟  
瑯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爲皇  
太子 景帝大悅時藤峽賊方熾尙書于謙奏令  
瑯赴軍前討賊立功瑯以功進都督未幾 英皇  
復辟瑯自殺命發棺鞭其屍成化年間總督韓雍  
捕震誅之○炎徽紀聞云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  
愍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甚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亦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十

十

云景皇帝大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  
是殆爲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以也肅愍豈其憤  
耶所見或有一道焉第大學士陳循因夷酋之議  
而承以爲功肅愍不爲開陳大體何也其後鍾御  
史同章儀制綸廖少卿莊相繼請復儲被杖瀕死  
目之遺烈可勝誅哉  
F石西州在思明府治西宋分石西州置屬永平  
寨元屬思明路洪武二年土官官閉賢歸附授世  
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  
江州古百粵地東抵忠州界西抵龍州界南抵思

明府界北抵太平府界漢屬交趾號江陽宋置江  
州隸古萬寨元屬思明路 明興因焉其山曰波  
漢山其川曰綠眉水歸安水入于左江土官黃威  
慶歸附授世襲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改直隸布  
政司○羅白縣在江州治東北宋建屬遷隆寨元  
屬江州其山曰羅高山其川曰隴東水流入左江  
洪武初土官梁敬賓歸附授世襲知縣敬賓死子  
復昌襲承樂間從征交南被陷于福里襲

利州古百粵地東抵泗城界西抵安隆界南抵田  
州界北抵永寧州界漢屬交趾號辰麗莊宋建利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十一 十一

州隸橫山寨元因焉其山曰白鹿山其川曰辰麗  
水漾泓水土官岑姓者洪武初納款授知州以流  
官吏目佐之隸布政司正統間知州岑顏奏本州  
地二十五里泗城知州岑豹與兵攻占勅廣西總  
兵官柳溥等及三司御史親詣其地論以利害令  
悉還所侵豹不奉命顏復請于朝第行鎮官開諭  
耳豹終不悛攻殺岑顏及其子得奪去州印遂以  
流官判官管州事數十年間屢經諸司劾奏移檄  
遣官督追歷岑應岑接二世如故嘉靖二年田州  
歸順那地上官岑猛等與兵攻泗城破其州擒岑

接殺之督府遣官按出追出州印殺其宗殺無可  
據者印發賓州貯庫地方兵民歸併泗城州

龍州古百粵地東抵太平府界西抵上下凍州南  
抵思明府北抵安平其山曰馬傾山曰秀嶺其川  
曰龍江漢屬交趾宋置龍州隸太平寨元大德中  
陞州為萬戶府洪武初土官趙帖堅歸附授世襲  
知州以流官吏目佐之帖堅死無嗣姪宗壽襲已  
而鄭國公常茂以罪謫龍州納帖堅女為妾擅州  
事茂病卒宗壽以聞有人告茂匿龍州未死者詔  
總兵官楊文征之宗壽赴關伏罪遂罷征宗壽死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十一 十一

子景昇襲景昇死無嗣以叔仁政襲仁政死子南  
傑襲南傑死子源襲源死無子庶兄浦有二子長  
相次楷相當立楷如之謀岑氏以僕帶隊子璋詭  
云遺腹而岑氏兄子猛方熾楷遂奏言璋實源子  
當立為相所募事下督府未決璋賂鎮守太監傳  
倫舍人王祥詭云有制猛偽檄調兵一萬人送璋  
入龍州左江大震相挈印奔况村都御史楊旦討  
璋猛殺之相乃歸相二子長燧次寶相枝柵寶亦  
枝柵相絕愛之曰肖我當立猛乃以寶去况為奴  
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楷弒之州人立其族弟

煖時王守仁提督兩廣募峇峇伯高率用事楷賂伯高言煖非趙氏裔當立者楷也遣上思知州黃熊兆覈之熊兆黨伯高言楷當立以州印畀楷楷遂殺煖大亂州日黃安等潛往田州購寶寶時為奴湯布家十三年矣安等行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都御史林富謂楷勢已張毋待之急乃令楷攝職俟寶長讓之楷復時時謀殺寶富諭楷令以印還寶寶謝以五千金益以腴田三十一村楷計寶弱易與不如微厚利而徐圖之遂聽命楷復求帝璋之子應育之令往來寶所寶妻黃氏思明府土廣西名勝志卷之十 十三 深遠

當一面楷信之遂統兵千人詣萬達言狀并以三十一村地獻萬達雷謂旬日楷殺慰他不為備部兵多以乏糧遣歸萬達召楷及州日鄧瑀等入見伏壯士劫之曰汝罪滔天宜自為計楷死官必及汝子可為書諭汝黨勿亂楷自分必死乃為書諭其黨曰業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輔我子以存趙萬達即杖楷斃之以楷書諭其州人時楷子匡時生四年矣立之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隸崇善縣○論曰按永樂間三將軍問罪安南由龍州度憑祥用扼交人之吭最後安南納廣西名勝志卷之十 十四 深遠

又小者為峒推其雄者為首領籍民為壯丁以藩  
籬內郡其酋皆世襲分其地為寨總隸於提舉元豐  
以後峒酋多寄內地納粟授大小使臣或敢詣闕  
陳利害至借補閣職與帥抗禮為招馬官者尤與  
將領子弟有入為將應舉者招游士多設耳目  
州縣文移水卜已先知之輿騎居室服食擬于公  
僕其州縣雖曰羈縻然租稅不供威令不行塞官  
非惟墮不舉職且日走峒帥之門握手為市即提  
舉亦不復威重與之交關通賄其間有自愛稍欲  
振厲諸峒必共汗染之使以罪去甚則醜焉故曰

廣西名勝志

卷之十

十五

顯貨則玩玩則無震非虛言已元以左右兩江羈  
縻州縣俱屬南寧帥府分司管轄而上下相通姑  
息左甚我 朝受命兩江土酋東泝交關西緣牂  
牁際滇之廣南莫不納土歸款願貢方物恐後  
朝廷第因舊疆稍稍增省置各府州縣其長吏令  
世世相傳諸佐與屬並為銓才郡有丞州有目削  
絕者始以流官代焉大都矜彼歸正恢我包荒雖  
土則受請示則遣令無頗履屨靡勿絕而已聞  
調發勝兵奉檄連伍解嚴還部輕者資文襪重者  
錫冠裳願屯種者予之膏腴且耕且守所以馭諸

酋之法其約束甚堅而緩柔亦備至矣間有桀驁  
不逞跳梁繩墨猶諄諄文告行其不悛然後加兵  
始以岑氏論如思恩之藩州之猛泗城州之應  
於後不數年相繼夷滅其則覆其宗殄其子孫矣  
夫夷俗剽悍如鷲與狼急則相擊爭則相噬天性  
固然但彼既受管轄撫綏土力足以而生殺財足  
以後上供養尊處優令諸部落莫敢印視彼亦視  
中國之予等為戚忻榮辱豈願其子若孫中道而  
殄哉故華以夷為監亦自相監此前事之師已願  
議者謂太平諸夷土隙而兵微一有不逞可更而

卷之十

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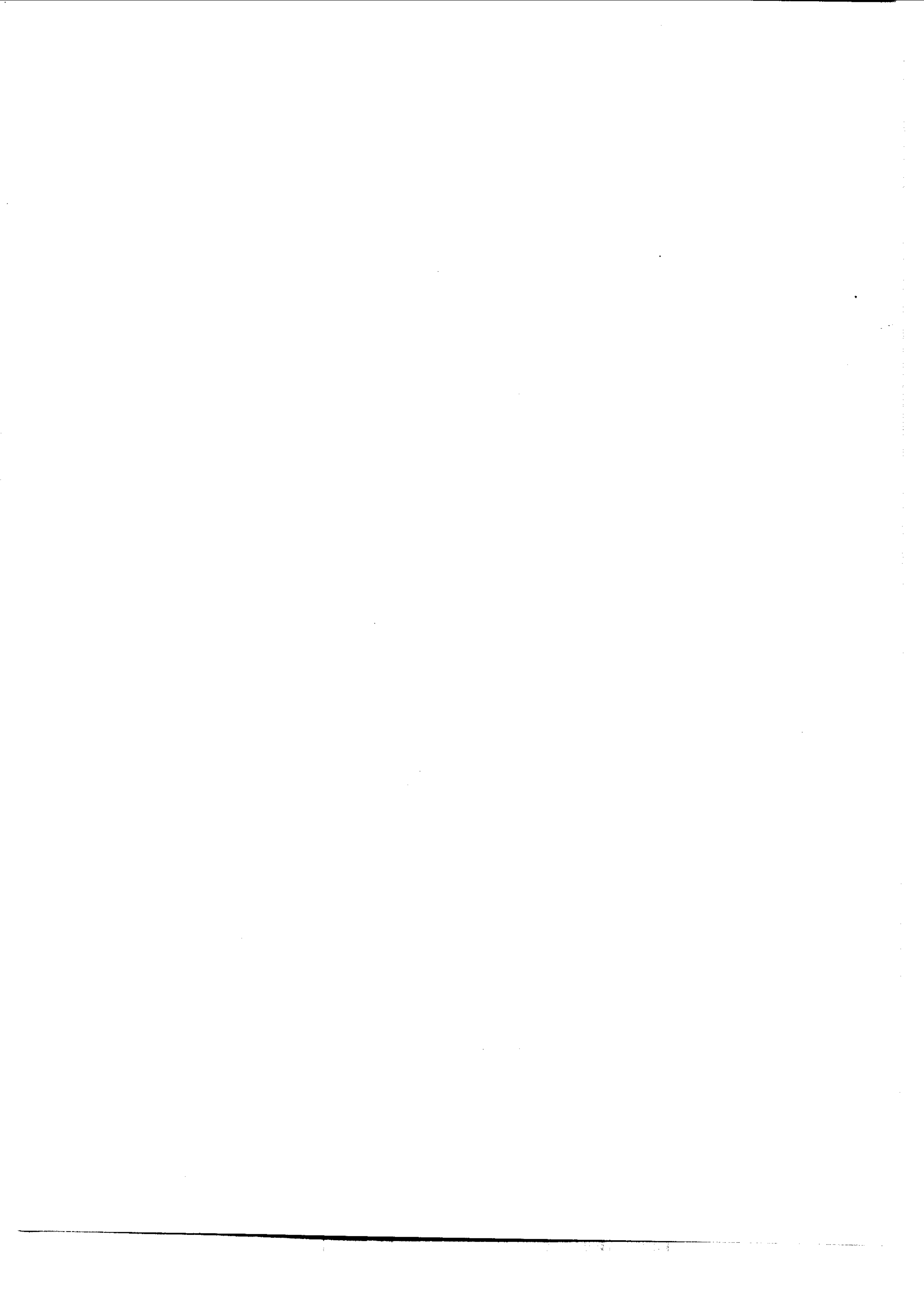
馬雄於近郊其制馭甚難欲稍倣賈生衆建之議  
因其勢而瓜分之斯不亦却顧哉然而未易言也  
西南土司與交州為隣交人所以俛首頓顙不敢  
窺內地者以土酋兵力之強足制其死命也若自  
弱其兵輕撤其陣恐中國之邊患有甚於土司矣  
夫夷無常順亦無常逆惟視吾馭之何若余觀生  
麻 國初諸土官奉約束一徵召惟恐不前正統  
以後浸淫桀驁視文告若土苴則馭之得失異也  
國初以重典懲貪人人重自愛故威令易行其後

吏道雜而多端中治武弁祿土官爲外府而墨吏以漁人收之卽襲一職進一階未有不以賄行者故上酋亦輕中國視若無人徵發不以時至擅自攻殺無虛日我一有警言及不得已藉之爲聲援也日酋弱夷日益橫如奉驕子養潰癰欲其不決裂之可得已昔胡端敏守太平而諸土酋畏之若神可愛之若慈母則馭之道得也夫豈獨太平然哉

廣西名勝志之十終

卷之十





蜀都雜抄

雲間陸深

蜀人多姓奇今百家姓以為出於宋朝故首以趙錢孫李尊國姓也我朝千家姓亦以朱奉天運起文然未見有天姓者而蜀姓或有出於二家外自魏晉以來取才於門閥故姓氏尤重唐重八姓論相於此至不許與他姓為婚媾自八姓而下凡有三百五十五姓宋嘉祐中亦有千姓編鴈門邵思撰姓解則分為一百七十門至有二千五百六十八氏漢穎川太守

蜀都雜抄

卯氏復有萬姓論古姓之存於今者鮮矣按左氏之生賜姓胙土命氏以字以謚以官以邑才五者而已峨眉山本以兩山相對如蛾眉故名字當从虫不當从山

月竹嘉定州之產每月生笋

吾郡松江本綠淞江得名其地下每有水災乃奉水而作郡吳淞江今吳江寶帶橋一路是已亦名松陵眉州有江亦名松江即蜀江分派過州城與體泉江合

蜀都雜抄

嘉靖十五年丙申春二月二十八日癸丑四更點將盡地震者三初震房屋有聲鷄犬皆鳴隨以天鼓自西北而南後數日得報惟建昌尤甚城廓解宇皆傾死者數千人都司李某亦與焉

蜀都大抵雨多風少故竹樹皆修聳少陵古栢二千尺人訛其瘦長詩固有放言要之屬產與他迥異者謂栢之森森者惟蜀為然所謂喬木如山者亦惟蜀為然

楊柳多奇生狀類冬青亦似紫藤經冬不凋春夏之

蜀都雜抄

交作紫花散落滿地省衙前有數株冬月望之榮枯各異

峨眉山周迴千里高八十里中有光怪每天晴雲湧浩若銀河其光五采如輪俗云佛見是已夜半有光燿燿來自天際者又謂之聖燈光相寺在大峨絕頂登其處遙望之西天見雪山一云有小鳥如鶴鵝鳴類人言一云自白水躡其巔六十里

峨眉古今之勝境也山中光怪若虹蜺然每見于雲日映射之俗際所謂佛光者是已予自陝入川巡撫

陝西黃都憲臣有鄰為予言曩為川轄時親登其上觀佛光光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即此石所謂也理當或然但鳥聲何為者耶近余編修承勛懋昭為余言嘗從楊修撰慎用修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色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與黃都憲同惟云鳥聲只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入佛殿中嘗就僧食但

蜀都雜抄

三

不見有長青耳佛殿自西望見三峯插天皆積雪如銀每目下峯頭則殿中燃燈云此西域崑崙山豈所謂日月相掩映為晝夜者耶夏日從北峯西下冬日從南峯惟春秋之間從中峯下不夷云西域亦此尚遠恐目力難及今省城西望亦有雪山聳出晴霽時可見疊茂才三百里爾宋田錫賦詩云高高百里作一盤八十四盤青雲端豈以至高求至高耶東坡亦云峨眉山西雪千里今峨眉當省城南東三百餘里而城樓登望不及要之言八十里六十里者近是

同年安給事磐字公石作州志亦云有白石如泰山之狼牙上饒之水晶之類置之日隙則有五色光日中則無僧曰佛現者此也予近覓視之大類水晶嘉定高任說禽言亦云施主佛現施主請回夾江縣之伏龜山有仙掌洞今稱紫府洞是已其山雲常五色黃色居其中亦佛光之類耶蜀中山水稱嘉定自古名人寓居其間漢則楊子雲晉則郭景純唐則李太白宋則蘇東坡黃山谷晁公武

蜀都雜抄

四

咸淳間文尚忠字敦詩隱居夾江愛邑西江山之勝並大觀堂築二亭前臨翠嶺下瞰大江暇則擊鮮治具招避地名勝相與登臨觴咏為樂五塊石在今萬里橋之西其二入地上疊四石俱方或云其下有一井相傳以為海眼其南即漢昭烈陵予疑是當時作陵時所餘嘉定州之金銀岡亦有所謂五塊石黎州安撫司內小廳東有梨樹一株高九丈圍九尺州人取其枝以接果豈黎以梨名耶州人呼為三藏

梨相傳爲唐僧西遊植梨杖於此日化日州治在此  
恐非實事古稱黎杖黎卽首宿養之歷霜雪經一二  
歲木本修直生鬼面可杖取其經而堅非梨木也

嘉定州有鳥一名山和尚一名雨道士堪作對偶

大藏西域記云阿耨達池在香山之南大雪山北周  
八百里東南流入海者曰疏加河西南流入海者曰  
縛芻河西北流入海者曰從多河又潛流地下出積  
石山東北流入海者爲中國之河源阿耨達華言無  
煩惱似指所謂星宿海者疏伽華言天堂縛芻華言

蜀都雜抄

五

青徒多華言冷

梵文甚細如叙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柰等謂  
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栢仁等謂之槍  
果大小豆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皮膚可啖也角  
華言亦稱豆角惟槍頗與按字書空外反蟲糠皮謂  
之槍豈取義華梵不能無相通云

金王子可南云咏西瓜云一片冷裁潭底月六灣斜

捲隴頭雲又在元世祖前矣

深淘灘淺作堰六言石刻在灌縣相傳以爲秦李冰

蜀都雜抄

鑿離堆以利蜀時所爲此恐後人所爲非古詞也至  
於節宣水利無過此言

蜀城謂之芙蓉城傳自孟氏今城上間栽有數株兩  
歲著花子適開視見之皆淺紅一色花亦凋瘵殊不  
若吳中之爛然數色也

支机石在蜀城西南隅石牛寺之側出土而立高可  
五尺餘石微紫近土有一窩傍刻支机石三篆文似  
是唐人書跡想會橫置故刻字如之事本荒唐此石  
蓋出傳會然亦舊物也

蜀都雜抄

六

天涯石在城東門內寶光寺東之側有亭覆之舊志  
以爲在寧州衛李小旗家問之蜀人莫詳所始意亦  
萬里橋之類行旅之人志遠也石首銳而微頽爾  
自複姓之外有三字姓如侯莫陳費也頭吐谷渾之  
類四字姓則有自死獨膊井疆六斤皆一之姓夫  
中國無衍語一言見一義一多侈辭數言見一義  
或曰中國用文字有定形一用聲音有長短  
日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絡黃道外十三日有育  
而入經黃道謂之交朔凡月之行歷二十九日五十

三分而與日相會謂之合朔

正字以一止為文前代多諱之如齊文宣之子殷字

正道歎曰吾兒其替乎後果不終梁武陵王改元曰

天正識者以為一年而敗此亂亡之事成出偶然考

之帝王建元自漢武始兩漢之世無有以正紀年者

至魏齊王芳改元曰正始高貴卿公曰正元竟俱不

祥金場王有正元正隆之號金哀宗亡國之年亦曰

正大元順帝終於至正豈盡偶然耶後世臨文亦稍

避所謂宰相須用讀書人也

蜀都雜抄

八

七

李侍御鳳翔號五石其居近五塊石故云予問成都

石筍遺跡五石指五塊石是也與少陵所賦石筍行

不肖又云五塊為南筍天涯石為北筍云

永嘉林石介夫婆娑泉石間作萱堂以養母客至竹

床瓦豆具酒款延之佳山水無不到獨不到郡縣

宋寧宗嘉定十三年興元軍士張福與其黨莫簡作

亂以紅巾為號

予嘗欲取今之州縣推而上之以會于禹貢之命名

因以著古今離合遷改之實為一書宋浦江倪朴文

卿嘗作輿地會元志四十卷惜當時以布衣著書

不能傳其自叙有曰今學者大抵急於利祿而

於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其言亦

可悲矣

蘇州出兩大儒前有王荆文公安石後有吳文正公

澄向使荆公無熙豐之事文正高不仕之節皆程朱

等輩人也荆公值宋祚將衰故釀禍多文正當元運

方隆故享福盛此士難以成敗論也

范文穆公成大嘗朱孝宗時起祠知處州陞對論力

蜀都雜抄

八

八

之所及者三曰日力曰國力曰夫力今盡以虛文耗

之不知一時所指者何事後世讀之令人有流涕者

進宋史表或云歐陽玄所為最警策者是聲容盛而

武備衰論建多而成效少不若議論多而成功少差

為渾成至齊亡而訪王蠡乃存秉節之臣楚滅而論

魯公堪矜守禮之國溫厚典雅之旨尤為藹然一時

史官若張翥吳當號稱博洽而危素亦與焉

姚牧菴燧送暢純序稱先師賞其辭而成之曰弓矢

為物以待盜也使盜得之亦待其人文章固發闢士

子之利器然先有能一世之名將何以應人之見役者哉非其人而與之與非其人而拒之鈞罪也非周身斯世之道也其論極爲痛切收菴嘗受業劉靜修先師必靜修今文集中無此議論

嶧嶧潛沱之義難解今蜀山連綿延亘凡居左者皆曰岷右者皆曰嶧凡水出於岷者皆曰江出於嶧者皆曰漢江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沱漢別流而復合者皆曰潛恐蜀方言爾故岷謂之汶今汶川是也漢謂之沱或謂之沔或謂之羌今沿漢水而東有寧羌州

蜀都雜抄

九

洋州縣又東有洋縣卽古洋州也洋漾聲相近豈皆有名於漢水云

按華陽國志云漢有二源東源出武都氐道漾山因名漾禹貢流漾爲漢是也西源出隴西嶧冢山會白水經茂萌入漢始源曰沔故曰漢沔

楠木村大而良其枝葉亦森秀可翫成都人家庭院多植之有成行列者其枝葉若相迴避然謂之讓木文潞公詩所謂移植虞芮間者以此  
成都學宮前綽楔題曰神禹鄉邦予始至視學見而

疑之昔堯舜禹嗣興莫爲中州兩河之間聲教暨焉而輿地尙未拓也後千餘年而周始有江漢之化至秦盛強蜀始通焉彼所謂鱉叢魚鳧龍靈望帝者文物未備且在衰周之世蜀之先可知也禹都在今之安邑鯨實四嶽封爲崇伯崇今之郫縣其地遼絕何得禹生於此乎新志亦以此爲疑問之人士皆曰禹生於汶川之石紐村禹穴在焉檢舊志稱唐元和志廣柔縣有石紐村禹所生也以六月六日爲降誕云是蓋几於巫覡之談至宋計有功作禹廟碑始大書

蜀都雜抄

十

曰崇伯得有莘氏女治水行天下而禹生於此其言頗爲無據有莘氏於鯀亦不經見按莘今之陳留與崇近縣娶當或有之鯀爲諸侯厥有封守九戰弗績多在河北今諸處之鯀城是已安得治水行天下乎又安得以室家自隨荒裔之地如石紐者乎予益疑之雖有功亦曰稽諸人事理或疑然蓋疑詞也此必承元和志之誤而後說益紛紛此雖於事無所損益而蜀故不可以不辯按楊雄蜀都賦止云禹治其江左思三都所賦人物奇若相如君平文若王褒楊雄

怪若長弘杜宇僭若公孫劉璋皆列獨不及禹姓那  
至宋王騰不平左詞作賦致辯頗極辭鋒亦云岷山  
導江歷經營於禹蹟其後云鯀為父而禹子此舉入  
倫之辯爾亦不言禹所生也又按華陽國志載禹治  
水命巴蜀以屬梁州禹娶於塗山辛壬癸甲而沍生  
子啓呱呱啼不及視三過其門而不入室務在救時  
今江州之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志作於晉  
據可謂博雅矣况留意蜀之材賢然亦不云禹所生  
也今徒以石紐有禹穴二字證之又安之非後人所

蜀都雜抄

八

十一

為耶禹穴實在今會稽芝石在焉古稱穴居象詞也  
禹平水土時已為司空恐不穴居今言穴蓋堯處非  
生處也古今集記則云岷山水源分二派正南入澄  
村至石紐過汝川則禹之所導江也由是言之石紐  
蓋禹蹟之始而非謂禹所生也又按塗山亦有數說  
江州今重慶之巴縣有山曰塗鳳陽之懷遠古鍾離  
也自有塗山啓母石在焉江州治水所經鍾離帝都  
為近未知孰是蕪鵲又云塗山有四皆禹跡也併指  
會稽與當塗云宋景濂游山記甚詳然亦不能決孔

安國曰塗山國名非山也史記所載啓禹之子其母  
塗山氏之女又似姓氏猶今司馬氏歐陽氏之謂恐  
亦非國名也聊附所疑於此

嘗聞前輩云本朝國體與前代不同者三事其一  
指北之以為不可一日忘備漢唐故事但驅出境外  
而已近得戶部移文開稱宣府歲用銀九十二萬五  
千九百餘兩大同歲用銀九十九萬二千四百六十  
餘兩遼東歲用銀三十九萬四千八百七十餘兩延  
綏歲用糧料五十二萬一千三十六石零寧夏歲用

蜀都雜抄

八

十二

糧料五十三萬四千二百五石草三百九十三萬九  
千六百餘束甘肅歲用糧料六十九萬七千六百零  
草五百二十萬三千八百五十四束大約歲費四百  
餘萬而隨時用兵不與焉  
今上大工之費近得工部總計九十餘萬只大木一  
項四川已用九十萬尚須九十萬可足川之民力可  
念也

貴州金竺長官司有僧寺曰羅永菴有一僧題二詩  
於壁間曰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潛移四海心風返

丹山紅日遠龍歸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山  
漏無聲水自沈遙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闕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黃屋寺團瓢南來瘴嶺千層  
迥北望天門萬里遙欵段久忘飛鳳輦袞袞新換袞  
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羣鳥早晚朝人知爲建  
文君曾遠遊公其詩至今留菴中衛方伯正夫傳其  
事漫記之以備一說





道光甲午年春鐫

# 蜀典

安懷堂藏版

## 蜀典序

浙江德立圖

蓋聞班經馬史實闡宇宙之奇蘇海韓潮特著文章之盛故  
 乎千載以下溯乎百世以前或聞見傑池或季代罕薄而欲  
 離其黑白裸組夫元黃作史家之外乘羅典藏之蘊奧括囊  
 有練總無遺蓋亦難矣惟我介侯老夫子蜀典一編窮歲差之  
 躔度記山水之源流辨物產之土宜傳者舊之故實若觀火若  
 列宿儲儲然昭然括原委而備具焉蓋因味衛得朕稟經製  
 式集古今而作鏡辨貞亮以為擊丹鳳五文神筆一角用是蜚  
 聲蓮苑搗藻木莢影視等磚將貴長安之紙價班聯玉笋方新  
 學士之頭銜詎知上清之冊府未窮雙闕之觚稜已遠藜火繼

## 蜀典

## 序

分桃花待植牛刀欲試以治民鳳池何嫌其奪我于是攜來一  
 鶴遠駕黃驄著彼雙鳧遂投白筆芙蓉賦畔爭迎循吏之車濯  
 錦江頭咸仰使君之面是以午衙方散綜洞記以研心丙夜初  
 長肄藏經而練志是篇之佳恢恢乎見襄來之盛焉夫人踟躕  
 于方隅之內徵逐于名利之場而欲網羅舊叢參考載籍剿謔  
 傳亥豕每多附會之詞學乏丁鴻鮮有見查之實我夫子十季  
 閱歷都勞雨露之心五夜劬按獨騁風雲之筆以言或時不徒  
 芥參井鬼西南首尾之當分也而年月災祥咸載焉言堪輿不  
 徒隄為邛笮廣瀼白馬之疆域也而古蹟事實胥備焉言人文  
 不徒司馬子雲文章詞賦之品節詳明也而流寓隴淪均列焉

言物產不徒火井鹽池蠶禽奇獸之光惟陸離也而器物動植均悉焉他如弱頭虎子斂舞寶人無不指上分螺掌中見果壯鳥衙蠶叢之嶮寫金甌后部之雄洞悉沈疑獨發習中之錦全鉤秘隱羣驚世外之珍不又與陳蜀之耆舊傳常璩之雋陽國志先後媲美哉爾迺文星小謫畫景猶熙竟遂初心全消宦氣鬱青霞之奇想極紫塞之壯游追史筆於龍門遊歸益肆論文章於庾信老去彌工其所著叢書各種俱已行世非天之厚以林泉是天之資其著述也得質仰承衣鉢已有夙因幸附參苓尤沾培植惟是頻年枯爨有負桐知半畝荒邱又將茹塞遠望昔風之及欣逢大集之頒纔接尼壻敢誇點瑟緣濡毫而記事

蜀典

序

二

敢奮墨以弁言展牘流連以誌篇首

道光十三年八月初二日署富順縣事安縣知縣受業文

泉楊得質謹序



蜀典序

嘉慶十七年歲在壬申春 大吏請于 朝續修通志越二十一年丙子冬書成先甚二十年乙亥之陽月余被檄署興文劄篆才卑適苦河魚乞假六旬養痾敘郡困憊之中精神遐漂心勦形瘵靡所濟集聊欲繫志陳編以消駒景竊念蜀都文獻近世煙塵古也有志炳靈載英游目所及涉想所經輒用著錄佐以按證毛滂之得應贈友朋迨秋闈赴省志已刊布展閱鶯然嘆其掌錄之繁富也遂取所輯覆加審眎關略宏多不復增益名曰蜀典以質鴻彥非以為糾謬非以為補遺錦里新聞既慚成式岷山異事或幾台符聊備庸部之故實資儒林之公議云

蜀典

卷一 序

一

爾時

嘉慶二十三年正月十五日 叅威張澍纂

蜀典總目

目錄

堪輿類卷一上

卷一下

人物類卷二

居寓類卷三

宦蹟類卷四

故事類卷五

風俗類卷六

方言類卷七

蜀典

卷一 總目

器物類卷八

動植類卷九

著作類卷十上

卷十下

姓氏類卷十一上

卷十一下

卷十二

蜀典卷一上

荅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堪輿類

蜀精系象始自萇叔洛下文公圖緯尤篤山起于面江出其腹月鏡星橋漫官楊樸類而補之是曰碎錄

五亥

星經玉衡第二星主益州常以五亥日候之乙亥為瀘中丁亥為永昌己亥為巴郡蜀郡泮河辛亥為廣瀘癸亥為犍為凡七郡今通志所引舛譌不全

赤雲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京房易傳赤雲如兔蜀國當富

蜀雲

史記蜀雲如囷倉星占蜀雲如車隨天文志蜀雲如囷晉志蜀雲如囷車

井絡

河圖括地象嶧冢之精上為狼星岷山之精上為井絡按蜀都賤即此二語志於天文門引作岷山之下為井絡夫井絡星也何在岷山之下乎于文為不通矣魏鄭道元水經注宋計有功大禹廟記引括地象均云岷山之精上為井絡也洛書甄曜度云汶山之地為井絡帝以會昌神以建福上為天井星其語

有分析

益州

釋名益院也所在之地險院也地理風信記云峯陽黑水為梁州漢文帝元朔二年改梁曰益州以新政犍為牂牁越巂之疆壤益廣故稱益鄴道元水經注引之春秋元命苞云芻參流為益州益之為言隘也謂物類并決其氣急切決烈矣劉熙益院之說蓋原於此

益州 益州郡

漢益州太守北海相景君碑言益州太守王世貞云益州當言刺史不當言太守按漢時有益州又有益州郡益州文帝十九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三

年廢梁州置益州若益州郡開於文帝元封二年叟夸反將軍郭昌討平之因置也郡有太守州有刺史刺史初治廣漢郡之雒縣後徙成都而太守自治滇池蜀漢建興三年始改益州郡曰建寧避州郡同名也蜀志以諸葛亮為益州太守此益州太守非漢文帝所開置之益州郡也文帝所置之益州郡劉蜀時為南中地蓋劉璋置益州太守與蜀郡太守並治成都郭下

蜀境

晉書陸機傳夫蜀郊境之接重山積險陸無長轂之徑川阨流迅水有驚波之艱

蜀土與秦同城

張騫博物志蜀漢之土與秦同城南跨邛笮北阻褒斜西即隄礙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深土 涪土

河圖正南邛州曰深土西南戎州曰涪土

蜀城

王右軍法帖曰往在都見諸葛禹會問蜀事云成都城屋樓觀皆是秦時司馬錯所修令人遠想慨然具示為廣異聞李石詩序曰張儀司馬錯所築大城自秦惠王乙巳歲至宋紹興壬午一千四百八十七年雖積圯所存如斷壁峭立亦奇觀也 十八門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三

蜀都賸金城后郭兼市中區既麗且崇寶號成都按後漢書注引張載注漢文帝元鼎二年立成都十八門小雒郭門蓋其數焉周地圖記云漢元鼎二年大城立九門少城立九門故有十八門之稱揚雄賸都門二九左思賸關二九之通門是也臧宮傳進軍咸門注成都北面東頭門也又入小雒郭門其北面西頭門曰朔門或謂即小雒門公孫述傳注成都北面有二門其西者名咸門其東有陽城門也常璩陽國志張儀修整里閭張市列肆與咸陽同制左思蜀都賸結陽城之延閣注蜀門名李膺益州記少城有九門南面三門最東曰陽城門次西曰宣明門張儀樓即宣明門樓常璩志又云直西門鄆江中沖治橋

也市橋門今所謂石牛門也水經注西南石牛門曰市橋又云  
大城南門曰江橋門常璩志又云蜀王憚喪車至北門陷入地  
蜀人因名北門曰咸陽門太平寰宇記章城門今爲乘烟觀辛  
中記荆南高大王使郎務人丁晏令畫工李文才寫興義門內  
雙石筭十八門今祇考得十一其餘不見史傳地志莫可指實  
矣

禮殿門

爾雅翼蜀之禮殿門有漢世所圖麟鳳亦只一角獸耳

庸蜀美髯微盧彭漢人

尚書牧誓庸蜀美髯微盧彭漢人孔安國傳八國皆蠻夸羌在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四

西蜀叟髯微在巴蜀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校孔氏傳今  
人句讀多舛岳珂九經三傳沿革例羌在西句蜀叟句髯微在  
巴句蜀彭在西北句庸濮在江漢之南句最爲分明庸卽魚國  
夔州房陵上庸一帶地括地志房州竹山縣本漢上庸縣古之  
庸國晉周卷王伐紂庸蠻在焉左傳文公十六年庸人率羣蠻  
叛楚楚人伐庸七遇皆北惟裨儵魚人實逐之杜注魚庸邑卽  
魚復庸今上庸屬楚之小國後漢郡國志劉昭注魚復古庸國  
文十九年魚人逐楚師是也蜀卽叟漢書劉焉傳馬騰與劉範  
謀誅李傕焉遣叟兵五千助之董卓傳呂布軍有叟兵內反注  
叟卽蜀兵也漢代謂蜀爲叟常璩曰夸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

漢書西羌傳西羌出自三苗姜姓之別也又云羌無弋爰劍子  
孫各自爲種卽老都參狼廣漢白馬汶山冉駹巴中板楯今松  
潘茂州諸夸也髯卽旄牛種卽越嶲夸西南夸傳天漢四年以  
沈黎郡并蜀郡爲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夸延光二年旄  
牛夸叛攻靈關蜀志張疑傳旄牛道絕已百餘年疑賂其帥狼  
路通舊道千里肅清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响叮王粲陽國  
志旄牛地在邛崃山表寰宇記通望縣有故旄牛城信呼爲牛  
頭城又云陽山縣臺登縣卽旄牛故縣地詩小雅如蠻如髦箋  
髦西夸別名卷王伐紂八國從焉疏牧誓曰及庸蜀美髯微盧  
彭漢彼髦此髦音義同也是髦旄髦字通旄又通髦亦通羣也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五

唐貞觀時置學州括地志云姚府以南古髦州之地楊用修謂  
髦卽叟誤矣又以髦徒斯叟實爲一種尤誤考徒語斯本一種  
字相通李奇音徒爲斯漢紀元狩中發使者出驍出冉出徒出  
邛夔指求身毒卽此徒也司馬相如文云略斯榆卽徒陽漢屬  
蜀郡晉時屬漢嘉郡宋齊訛爲始陽粵陽國志邛都之初有七  
部後爲七部營軍後又有四部斯叟其一昰斯卽邛部夸也實  
在巴郡廩君之後爲彭夸不得與斯叟爲一張疑傳有斯都者  
帥李承殺越嶲太守龔祿昰斯非叟更非髦審矣微卽木耳夸  
九州要記越嶲郡界千里有木耳夸常居木上作屋有尾長二  
寸若損尾立死若欲地上居則預窟穴以安尾蓋以此夸生尾

故謂之微微字與尾通書鳥獸羣尾古文作字微論語微生高  
人表作尾生高也水經注建興三年分益州為建寧郡于溫水  
側皆是高山山水之間悉是木耳夸居士差平和而無瘴毒即  
微夸之地矣盧即瀘州戎今敘州長寧與文一帶夸皆是路史  
國名記瀘盧戎也古文作鱣又通作盧習鑿齒襄陽耆舊傳樂  
史寔字記以為中盧在襄陽縣西漳縣非也左桓公十三年屈  
瑕伐羅羅與盧戎兩軍之杜預亦誤為中盧彭即彭水夸國名  
記彭黔之彭水縣在忠州太平寔字記彭晉山在建寧始縣九  
十里彭晉獠之姓也一云即賓人郡國志賓人勁勇銳而善舞  
溘高帝募寶民定秦地是矣粵陽國志長老言宕渠為古寶國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六

今有寶城唐志恭德元年分置寶城縣屬渠寔字記故寶國城  
在流江縣東北七十里又云閬中有渝水寶民多居水左右是  
彭即寶人括地志云戎府之南古微盧彭三國之地是矣漢即  
百濮為會無濮夸左傳麋人率百濮聚于選穎容釋例麋在當  
陽縣前溘地理志濮水出微外東南至來唯入勞僕與濮同粵  
陽國志青蛉濮水出又云會無縣路通寧州渡瀘得往狼縣故  
濮人邑也今有濮人家冢不閉戶其中多珠人不可取取之不  
祥有元馬河其地出大竹亦謂之濮竹濮王會解之卜人也濮  
卜音相同尔疋南至于濮鉛亦是濮夸羅泌云濮熊姓在三峽  
外左傳文公十六年麋人率百濮伐楚昭十九年楚子為舟師

伐濮杜預以為建寧郡南濮夸地釋例曰建寧郡南有夸無君  
長總統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劉伯莊云濮在楚西南太平  
寔字記云尾濮國一名木濮在與古郡木棉濮其土有木棉樹  
文面濮其信刻面而以青蓋之赤口濮其信折其齒刻其唇使  
赤又露身無衣服折腰濮其信子皆折其腰黑棘濮在永昌西  
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  
布此即所謂百濮也

魚鳧

張勃吳錄云南有魚鳧國古蜀帝所都婁縣石首魚至秋化為  
鳧魚鳧之名義斥此可求諸校吳地記石首魚至秋化為冠鳧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七

冠鳧頭中猶有石也蜀之先名魚鳧亦或以此耶溫江縣北十  
里有魚鳧城相傳古魚鳧所都

蕪

蒼頡篇云蕪音作地名在蜀亦人姓說文蕪蜀地也徐鍇曰校  
字書鄉名在臨邛校邛州有瀦水原出大邑縣鳳凰山因出在  
大邑之瀦壩故名當即李斯所言之蕪也又大邑縣出瀦石其  
石在瀦河中形如卵色如松等最佳者如綠玉細潤可愛而人  
姓絕無聞瀦即蕪字

姑繪

漢書匈奴傳揚雄諫伐匈奴疏云探姑繪之壁師古曰姑繪謂

西南奇種也在益州按漢書孝昭始元元年益州廉頭姑繒民反殺長吏後三歲姑繒葉榆復反姑繒即今建昌地繒作繒者

楊樸

按呂氏春秋本味篇和之美者有楊樸之葢注楊樸地名在蜀郡崔駰七依洞庭之鮒灌水之鮒滋以陽樸之葢蔽以葢木之葢陽樸一作楊樸又按左慈介象均以術取蜀葢於俄頃以佐鱸鱠之用則蜀葢之美尚矣故太史公亦言蜀有厄葢之饒也厄葢即此葢張栻云此葢即子葢也齊民要術注此音紫四民月令生姜謂之此葢或以厄為梔子是二物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八

資州有諸葛亮桓溫舊道

周書陸騰傳資州盤石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盡破斬之而蠻獠兵及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相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名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

七星橋

寧陽國志直西門郵江上曰沖治橋從沖治橋西出曰長昇橋郵江上西有永平橋又成都西南兩江有七橋長老傳言李冰造七橋上應七星故世祖謂吳漢曰安軍宜右七橋連星間李膺益州記一長星橋今名萬里二圓星橋今名安樂三璣星橋

今名建昌四奇星橋今名竿橋任預益州記作夸里橋五尾星橋今名禪尼六沖星橋今名永平七曲星橋今名昇仙李膺記與寧陽國志多不同也益州記又云沖星橋舊市橋也胡三省曰升遷橋即升仙橋舊名七星橋寧陽國志昇仙橋亦不在七星之數水經注作沖里橋寰宇記萬里橋在州南二里亦名篤泉橋橋之南有篤泉

棧閣

名勝記陰平修路記云龍安棧閣在龍安東者凡八一日石城曰佛崖曰麻園曰驀頤曰黃陵曰三店原曰七里曰飛仙在府東南者凡三曰石回曰興文曰猿臂在府東北者凡二曰秦隴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九

曰東閣在府北者凡九曰金鼓曰芭蕉曰楮株曰盧崖曰天井曰桑坪曰兜索曰木蓋曰飛泉在府西北者凡十五曰金匱曰桐油曰龍鳳一作隆奉曰胡空曰黃埂曰劉村曰鴛頂曰禪峰曰石門曰仙女曰馬桑曰谿壩曰黑水曰羅谿一作淡曰羊腸舊志與文閣在府東南三十里海棠舖山路盤東下臨急湍置閣其上以通行旅又南巖閣在龍安府東六十五里明正德初修築平坦可行按通俗文云版閣曰棧廣正棧閣也戰國策田單為棧道木閣迎齊王后於陽城山中史記高祖紀輒燒絕棧道索隱引崔浩云險絕之處傍鑿山崖不施版梁為閣也是棧閣古即有之不始蜀之棧閣也又淮南子本經訓延樓棧道雞棲井幹



是棧道宮室亦有之

邱閣

按鄧芝傳先主定益州芝為鄧邱閣督先主出至鄧與語大奇之擢為鄧令又建熙十一年冬諸葛亮使諸軍運米集於斜谷口邱閣魏延傳注夏侯楙鎮長安諸葛亮於南鄭計議延曰橫門邱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是邱閣者乃軍屯蹊要儲胥資糧之所也如漢書董卓傳注獻帝紀曰帝出雜繒二萬匹與所賣廐馬百餘匹宣賜公卿以下及貧民不能自存者李傕曰我邱閣儲侍少乃悉載置其營又張既傳酒泉蘇衡反既擊破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燧邱閣以備胡西羌恐率眾二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十

萬餘落降又王基擊吳別襲步協于存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邱閣收米三十餘萬斛又母丘儉文欽作亂王基與司馬景王會于許昌基謂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邱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又孫策傳注江表傳曰策渡江攻劉繇牛渚營盡得其邱閣糧穀戰具又孫權傳赤烏四年夏遣衛將軍全琮略淮南渡芍陂燒官城邱閣收其人民又赤烏八年遣校尉陳勳將屯田兵及作士三萬人鑿句容中道自小其至雲陽通會市作邱閣又周劭傳誦曹休箋曰東主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修立邱閣輦費運糧以為軍儲凡此皆見於漢末也鄧芝為邱閣督其官當如關尉之類又按晉書武帝紀咸寧

三年六月水沒邱閣別倉水經注潁水歷釣圻邱閣下度支校尉治太尉陶侃移置此是倉廩名邱閣吳興記云邱閣池水灌田五百一十畝鱗羽涵泳菱荷交蔚唐聖曆元年縣令鉗耳知命修邱閣路是水上駕木為路亦名邱閣矣

汝陽郡

齊書州郡志桓溫平蜀治江陵以臨沮西界水陸紆險行逕裁通南通巴巫東南出州治道帶蠻蠻田土肥美立為汝陽郡以處流民

石饒縣

括地志曰苴侯都葭萌今利州益昌縣葭萌故城是蜀侯都葭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十一

州巴子城在合州石饒縣南故墊江縣也

胸臆

太平御覽引十三州志胸臆蟲名夔州多此蟲遂以名縣雲安之西三十里萬戶驛下橫石灘上土人云驛之左右胸臆故地也其音當讀蠶閩漢書注引云胸臆縣胸音蠶臆音閩其地下溼多胸臆蟲因以名縣故城在今夔州雲安西萬戶故城是也按胸臆曹全碑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碑西嶽華山亭碑水經注雍勸關均作胸忍漢地理志亦作胸忍小顏音劬音地理志作胸臆後漢郡國志與地理志同說文新附胸字注云胸臆蟲名漢中有胸臆縣从肉旬聲攷其義當作胸蠶如順切臆字注

云胸臆也尺尹切按胸臆在巴東郡西二百九十里徐氏云漢中中字誤衍三國志注引英雄記屯胸臆裴音云上蠢下如振反戴侗六書故云蚯蚓古謂胸臆戴顏說是徐氏謬也廣韻上聲準部胸字音尺尹切注云漢胸臆縣臆音問去聲稭部臆字音如順切注云漢胸臆縣名胸音蠢二音倒互集韻胸字注云胸臆縣名或从勻信作胸非是其說亦誤

沈黎郡 汶山郡

困學記聞云大事記解題沈黎郡汶山郡地理志不載按地輿記漢文帝置郡既而罷之愚按黃霸傳入穀沈黎郡後漢祚都存傳文帝所開以為祚都縣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至天漢四

蜀典

卷一上 地輿類

十一

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都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夸一居青衣主漢人水經注漢文帝封四年以蜀郡西部置祚邛按載東原曰此十四字不可通當作漢文帝元鼎六年以蜀郡西部祚都置沈黎郡不得繫之元封四年也又越嶲郡治邛都沈黎郡治祚都不得兼言邛祚明矣臣瓚曰茂陵書沈黎治祚都去長安三千五百五十里領縣二十一冉駹存傳文帝所開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至地節三年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原注宣帝紀地節三年十二月省汶山郡并蜀郡陽國志天漢四年罷沈黎置兩郡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漢民與後漢祚都存傳合後漢冉駹存傳裁汶山郡

靈帝時置太康地志以為蜀漢復立非也

安上縣

蜀志張嶷傳郡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有屢叛太守不敢之郡只往安上縣去郡八百餘里按唐志德元年置安上縣七年改為朱提是安上即今屏山縣地通志引作安定者誤

鄭鄉

說文鄭廣漢鄉也國名記莫今鄭也廣漢有鄭鄉

鄧鄉

玉篇鄧蜀鄉名廣韻烏渾切集韻烏昆切音溫

羊渠縣

蜀典

卷一上 地輿類

十三

宋書州郡志南浦縣蜀建興八年益州牧閻宇表改羊渠立南浦何志云吳立羊渠縣今通志引云南浦縣蜀建興八年益州牧嚴宇表改羊渠立羊渠不詳何志新立句錯訛不可讀蜀鑑云三國羊渠縣蓋置於羊飛山山下

芋縣

集韻芋祖似切音子縣名在犍為按各地志犍為無芋縣也

漫官縣

南齊書州郡志汶山郡有漫官縣

雷番

雷波舊為屏山縣地乾隆間改設通判仍隸敘州府元史地志

雷波作雷番按番與波字通也尙書滎波既豬古文作滎播既都周孔職方氏其侵波滎鄭注云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波既都史記正義播亦音波是波播古通矣又番古音皮詩十月之交番維司徒班固人表作司徒皮鄭箋皮本作番番氏也白襄魯國記靈帝末有汝南陳子逸爲魯相太尉陳蕃子也國人爲諱改曰皮地理志魯國蕃縣應劭音皮黨錮傳蕃嚮李賢注音皮鄭康成札注皮樹今文爲繁壁繁即皮字也又皮古音讀婆番亦讀婆史記番君是番又讀潘河渠書河東守番係是又音播班超傳疏勒都尉番辰是番又音蒲史記番吾地理志作蒲吾是范成大吳船錄謂蜀中稱尊者曰波祖及外祖皆曰波隨史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五

萬歲征西南夸過此嘗書雷波山三字鐫於石壁今猶存雷波山名也

百丈縣

李膺記臨邛縣南北二十里至百丈即其地圖經云有一穴口方圓一百尺深百丈即王陽行部至此與嘆之處樂史云百丈縣本嚴道縣地又有百丈水

峨眉山藥

孔子圖記峨眉山有仙藥漢孝帝遣使者祭之欲致其藥不能得

子桐山

山海經東山經云子桐之山子桐之水出焉郝懿行箋疏按玉篇引司馬相如梓桐山賸云靡靡疑即此山也梓子聲同梓長卿蜀人所賸者宜是梓潼山梓潼王莽改曰子同矣

女几山

中山經岷山之首曰女几之山其上多石涅其木多柎榘其草菊荒洛水出焉東注於江其中多雄黃其獸多虎豹畢中丞沅云女几山在今四川雙流縣淮南子天文訓曰同于女几是謂大遷隨書地理志蜀郡雙流有女伎山紀几伎三字音同也許叔重說文作岷山

岷山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五

太平寰宇記王羲之與謝安書曰周益州書述蜀中山川如岷山夏含霜雪校之所聞崑崙之仲也

岷山

中山經岷山江水出焉注岷山今在汶山郡廣陽縣西大江所出東北流注於海其中多良龜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白珉其木多海棠其獸犀象多變牛其鳥多翰鷲說文云嶺山在蜀湔氐西徼外地理志云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徼外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水經注岷山即瀆山也又謂之汶阜山在徼外江水所導也按汶山郡漢孝帝所開宣帝省并蜀郡見後漢書西南傳漢汶江縣晉改爲廣陽縣屬汶山郡見晉書地理志廣雅

蜀山謂之岷山蜀讀爲獨字或作瀆史記封禪書郊祀志竝云瀆山蜀之汶山也山海經穆天子傳易林竝作文山

岷山崩

東方朔傳曰孝文帝時未央宮前殿鐘無故自鳴三日三夜不止詔問太史待詔王朔朔言恐其氣更問東方朔朔曰臣聞銅者山之子山者銅之母以陰陽氣類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鐘先鳴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精之至也其應在後五日內居三日南郡太守上書言岷山崩延袤二十餘里樊英別傳曰漢順帝時殿下鐘鳴問英對曰蜀岷山崩山於銅爲母母崩子鳴非聖朝災後蜀果上山崩日月相應二說微異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夫

岷山

中山經云岷山江水出焉注邛崃山今在漢嘉嚴道縣南江水所自出也東流注大江其湯多黃金其陰多麋麇其木多檀栢其草多薺菲芍葯空奪按漢地理志蜀郡嚴道邛崃山邛水所出東入青衣郡國志蜀郡嚴道有邛嶮九折坂劉昭注引嶽陽國志邛崃山今名邛笮水經注岷山邛崃山也在漢嘉嚴道縣一曰新道南山有九折坂夏則凝久冬則毒寒平恆言是中江所出矣又按酈氏言岷山中江所出郭云南江所出者蓋據海內東經南江出高山之文也初學記引此經作峽山邛水出焉峽蓋岷字之譌

岷山

中山經岷山江水出焉注岷山北江所出東流注於大江其中多怪蛇

多鰐魚其木多檜柎多梅梓其獸多麋牛麇麇犀兕有烏焉狀如鴟而赤身白首其名曰竊脂可以禦火畢氏云海內東經云北江出曼山今四川名山縣西有蒙山曼蒙音相近疑是也沫水經此卽郭所云北江與按郡國志云蜀郡漢嘉有蒙山劉昭注引嶽陽國志有沫水從西來入岷江又從岷山西來入江合郡下青衣水入大江水經云沫水與青衣水合東入於江李善注江聲引此經沫水卽泔水一作泔亦卽元和志之浮圖水也

高粱山

山海經高粱之山其上多堊其下多砥礪其木多桃枝鉤端有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七

草焉狀如葵而赤萼莢實白柎可以禿馬畢氏云山在今四川劍州北太平寰宇記云劍門縣大劍山亦曰梁山山海經高粱之山西接岷嶽東引荆衡樂史所引山經與今不同且與山經本文不類

三危山

水經云江水又東過江陽縣南洛水從三危山東過廣魏洛縣南按此三危山非敦煌之山當在四川省不知係今何山信失其名矣或卽什加縣西北之章山一名徂通山者李父導洛在此山

五岷山

左思蜀都賦臨五岷之塞產注犍為縣南有五岷山在越嶲界  
五岷山在犍為縣一山有五重故名按揚雄蜀都賦五岷參差  
郡國志注五岷山一山而五里里字誤當作重字今名五支山

斗山通青城

開山圖云斗山凡五穴一通崑崙一通隴山一通峽當山一通  
青城山一通長安穴按斗山在城固縣南五里有唐公昉飲李  
八百仙酒全家拔宅之跡漢乾祐中翰林學士王仁裕為節度  
判官常以片板題詩於觀後仁裕入蜀因謁嚴真觀見斗山詩  
碑在焉詰道流云不知所來舊說山斗一洞西去二千里通于  
青城大而山又昇嚴真觀井相通也見玉堂閒話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六

奇章山

奇章山蜀巴州之縣梁普通六年置取縣東八里奇章山為名  
隨唐志通典九域志輿地廣記皆云其章誤也經通典作奇章  
隨牛弘封奇章公僧孺其後也柳公綽呼僧孺為奇章公以此  
今四川保寧府巴州東境有奇章廢縣保寧在隋為清化郡奇  
章在唐屬巴州寶歷元年省大中元年復置

若水

世本若水允姓國昌意降居為侯水經注若水出蜀郡旄牛徼  
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也注若水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  
木斯植故水受其稱焉九州要記越嶲之登臺有雙諾川鴨茶

山黑水之間若水出其下即黃帝昌意降居於此杜預以昌意  
所封在都都乃襄州樂鄉非是按若水即瀘水也瀘為若水之  
下流歐陽志曰馬湖之上流即若水也

墊江

說文云墊重衣也从衣執聲巴郡有墊江縣按今地理志郡國  
志皆作墊江縣據孟康云音重疊之疊知漢書本不作墊江也  
墊江縣在重慶府合州嘉陵江涪江渠江會於此入大江如衣  
之重複然故以墊江名縣

鄒江

說文鄒蜀郡江原地集韻水名在蜀水經注老陽光老謂之士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九

大夫郡有鄒江入焉出江原縣首受大江東西流至老陽縣注  
于江寰宇記鄒江一名阜里水出楚金

汶江即岷江

王伯厚困學記聞云考工記貉踰汶則死先儒皆以汶為魯之  
汶水非也列子釋文云按史記汶與嶧同一作岷謂汶江也今江  
邊人云狐不渡江貉狐類也踰越大水則失本性按說文史記  
冉駹為汶山郡類篇云汶音岷又史記引禹貢岷嶧既菽及岷  
山之陽岷山導江皆作汶蓋古字通用史炤釋文以汶為忘運  
切音問今人遂相沿讀為問謬矣楊正衡晉書注汶山亦作嶧  
山廣韻十真韻有汶字菴巾切音旻

關水

十三州志犍為符關水南至盤入江水此水經注所引太平御覽引云黜水出符縣南與溫水會即關水也與鬻水合

白水

山海經白水出蜀而東南注江註色微白濁今在梓潼白水縣源從臨洮之西西傾山來經沓中東流通陰平至漢壽縣入潛郝懿行箋疏按地理志云廣漢郡何氏道白水出微外東至葭萌入濬水經河水註云洮水與墊江俱出嶺臺山山南即墊江源山東則洮水源引此經云白水出蜀又引郭注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濬而至墊江故段國以為墊江水也嶺臺西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三

傾之異名也冷按鄒氏說墊江即白水所引郭注與今本異未知其審又水經漾水注云白水出於臨洮縣西南西傾山水色白濁東南流與黑水合云云又東南于吐費城南即西晉壽之東北也東南流注西濬水西晉壽即蜀王弟葭萌所封漢昭烈帝改曰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云云與郭注及地理志俱合是白水流入西濬水郭云又潛潛即濬也尔疋云水自漢出為潛是矣此經云白水注江所未詳或江即墊江也白水在今四川昭化縣界入於濬昭化即葭萌地也經又云入江州城下郭注江州縣屬巴郡懿行按此言白水入江之地也經文城下二字蓋誤衍今四川巴州亦古江州地西北與昭化接壤地理志云

巴郡江州墊江二縣蓋白水入濬而至江州又為墊江水正與水經注引郭注至墊江之文合

蜀典

卷一上 堪輿類

三

蜀典卷一下

蜀井

揚州職方志云廣陵蜀岡上有蜀井曰蜀井言水與西蜀相通  
茶品天下水有二十種而蜀岡水為第七

合江水

太平寰宇記合江之水可淬劍按涪江之水亦可淬劍錦江之  
水可濯錦也

粉井 粉水

廣志臨邛有粉井得其水汰粉則益光峽陽國志江州有清水  
穴巴人以此為粉則膏澤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世謂之江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一

州墮林粉是粉井粉水同楚筑陽之水也樂史謂錦江一名粉  
水以此水作粉鮮潔異於他水是蜀有三粉水矣

浪井

唐書貞觀十九年六月辛未浪井出于邛州龍興觀之平地五  
色彪炳

六時水

方輿記蜀青城有延慶宮西常道觀其南有六時水六時灑水  
以代刻漏于陽時即灑然而下陰時無灑夜凡六灑水故名六  
時水也按錄異記六時水在青城山宗元觀有二里對觀有峭  
崖高五百餘丈崖上投道壇昔寧真君與軒轅帝傳道之所每

每日六時崖上自然有水出至今不絕又一引方輿勝覽云陰  
時即飄然而灑陽時則無不知何據疑字互倒耳呂汲公詩巖  
輝萬古照泉漏六時飛京鏗詩八千里隔東西境十二時分晝  
夜泉即指此仙經云青城山此是第五洞天上有流泉懸澗一  
日三時灑落謂之潮泉又與方輿記所謂六時水者異

泉苦辛

河圖括地象梁州商微接其氣剛勇人聲塞其泉苦以辛

聖泉

寰宇記蜀峽陽有聖泉水碧色患瘡疾者洗之多愈投銀即成  
金色孕婦飲之墮胎俗以為聖泉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二

星墜化井

晉書司星奏曰三台星墜於蜀化為三井遣使人驗之撞麗譙  
鐘聲為度而汲之各使人候於井遂汲一而兩動按成都志云  
三台井在天慶觀內隨文帝夢三台星隕於西南化為井遣人  
潛訪未獲有道士馮善英者修池得二井每汲一水則二井皆  
動以晉為隨傳聞之訛當以晉書為正

離畢

史記河渠書溇地理志云周赧王十四年秦蜀守李冰鑿離畢  
避沫水之害水經注曰沫水自蒙山至南安西者訛涸崖水  
脈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患蜀郡太守李冰鑿平涸崖河神鼎

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鬪遂平濶崖通正水路學陽國志云昔  
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會江南安觸山習濶崖水脈漂  
疾破害舟船歷代患之冰發卒遣平濶崖平正水道按濶崖即  
離畢也在今嘉定即南安也離畢即烏牛亦謂之烏尤顏魯公  
記謂在新政新政今閩中洪氏隸釋云在夾江王象之輿地紀  
勝云離畢有二處一在永康一在沈黎元和郡縣志云在雅州  
近人謂名山南部蒼溪三縣皆有之明史地理志以湍州江爲  
離畢是謂在灌縣矣均屬瘴說夫知鑿離畢爲避沫水即可知  
離畢之定所矣隸釋有濶南安王君平鄉道碑云永元六年南  
安長扶風王君遣掾何童史道與取崖通道馳驅無所畏難所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三

平之確即離畢也尤可見離畢之在嘉定矣前濶溝洫志作離  
畢晉灼云畢古堆字岸也河渠書作離確晉書胡奮傳作離堆  
桂陽太守周憬碑作犁堆

玉女房

李膺益州記青衣神号雷埤廣班固以爲離堆下有石室名玉  
女房蓋此神也按玉女房即今大佛崖洞也而常璩陽國志  
云李冰西於玉女房下白沙郵作三石人立水中是以玉女房  
在灌縣也太平寰宇記玉女房在導江縣其房鑿山爲穴深數  
十丈中有廊廡堂室屈曲似若神功非人力矣今毀是以玉女  
房在彭縣也任豫益州記閬中益龍山南有石長三十丈李膺作四

丈高五尺當中有戶及扉李膺作有若人掩閉古老以爲玉女  
房在閬中也常璩李膺樂史任豫皆不知離堆之所在故說玉  
女房不審當以孟堅之說爲確梁州記肥城東南有玉女山山  
上有一石穴若房有玉女八人不出穴前修竹下有石壇述異  
記利州義城郡葭萌縣有玉女房蓋是一大石穴也昔有玉女  
入此石穴前有竹數莖下有青石壇每因風自掃此壇玉女每  
遇明月夜即出於壇上閒步徘徊復入此房是以玉女房在昭  
化也又按水經注苾水出南山苾谷逕玉女房則在陝西盩厔  
此又一玉女房也郡國志張陵於此得鹽井祠玉女於井內  
魚符津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四

蜀郡賈注曰魚符津廣數百步在犍爲縣北三十里縣臨大江  
岸傍山嶺相連經益州郡有道廣四五尺深或百尺壅鑿之迹  
今存昔唐蒙所造按續漢書犍爲郡南安縣有魚符津在縣北  
臨大江南中志魚符津廣數百步吳藻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  
承戰於是津大破之即今之義魚子也太平寰宇記記魚鳧津  
蓋鳧與符通如鳧此作符此也一作魚泣津郡國志作魚符津  
又作漁涪津非矣

青衣浦通洞庭

梁四公記洞庭穴有四支一通洞庭湖西岸一通蜀道青衣浦  
北岸一通羅浮兩山間大溪一通枯桑島東岸按任昉述異記



云洞庭穴西達峨嵋與四公記所言同

城湍灘

渝州圖經渝州城灘在州西南三十里江津縣東北沿流八十里岷江水中波浪沸騰乍停乍發多覆舟之患古老傳昔有先尼和來為巴州刺史過此灘舟翻溺而死和女與兄同行女有兩兒方稚齒乃分金珠作二錦囊纓致兒頸然後乘船至父沒處叫聲投水凡六日與兄夢云二十一日與父俱出兄令人守之至期果然俱浮江水而出今碑在城灘側按寧陽國志先泥和乃符縣長趙祉所遣之吏拜檄巴郡守非尼和為巴郡太守也水經注亦云然是圖經言尼和為巴州刺史者誤矣又常璩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五

雷埏 鹽漑

寧陽國志南安縣治青衣江會有名灘二曰雷埏曰鹽漑李公所平也水經云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懸漑有灘名壘坻亦曰鹽漑李冰所平也益州記青衣神号雷埏廟班固以為離堆按壘坻即雷埏據常璩說雷埏鹽漑係二灘鄴道元說即一灘而李膺之記又以為即離堆也近刊寧陽志作雷垣監漑誤

千頃池

南中志曰朱提縣有大淵池水名千頃池西南二里有堂狼山多毒草盛夏之月飛鳥過之不能得去蜀都賦注曰有靈池在縣南數十里周四十七里前漢地理志注應劭云朱提山在朱提縣西南按朱提縣即今屏山縣地朱提山今在雷波地界漢置堂琅縣因堂琅山而名寧陽志作螳螂即今之黃螂巡檢司地琅狼螂字相通也晉文惠治益州堂琅羌叛恩率兵討平之寧州刺史王遜遣姚弋仲於堂琅即此地太康地理志章帝元年先帝以犍為屬國為朱提郡鄧方為都尉先帝因易名太守領漢陽等五縣朱提縣治有千秋池千秋池即凌波池也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六

青城仙館

仙傳拾遺嵩山叟晉時人也世說云嵩山北有大穴莫測其淺深百姓每歲遊觀其上叟嘗墮穴中同輩冀其儻不死投食於穴墮者得而食之巡穴而行十許日忽曠然見明有草屋一區中有二仙對碁局下有數盆白飲墮者告以飢渴碁者與之飲飲畢氣力十倍碁者曰汝欲留此否曰不願停碁者教云從

此西行數十步有大井井中怪異多慎勿畏之必投身井中井多蛟龍見輿輒避路于墮井而行井中物如青泥而香美食之了不飢半年許乃出蜀青城山因得歸洛問張琴琴曰此仙館大夫也所飲者玉漿所食者龍穴石髓子其得仙者乎遂尋洞往不知所之彖中記曰蜀郡青城山有洞穴分爲三道西北通崑崙茅君傳云青城是第五洞九仙寶室之天周迴二千里十洞天之一也入山十里得至焉

烏奴山

德陽縣志有烏奴山按齊建元二年晉壽民李烏奴引氏寇梁州豫章王巖遣中兵參軍王圖南將益州兵從劍閣掩擊之梁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七

南秦二州刺史崔景發州兵屯白馬與圖南腹背擊烏奴烏奴敗保走興是烏奴山以人名也

論官川 薄啤川

唐書地理志戎州開邊縣注阿夔部百八十里至論官川又經薄啤川

周夷王墓

按世本竹書史本紀世族謹皆言夸王名燮古今人表作夷王摺當別有據而太平寰宇記云夷王墓在彭州九隴縣寰宇記又云在蒙陽縣西北二十里不知夷王何緣葬蜀也疑是榮夷公墓訛爲夷王夷公封榮卽今之榮昌縣

杜康墓

按書酒誥正義引世本云杜康作酒初學記太平御覽引世本云少康作秫酒又引云少康作箕帚說文帚字下注云古者少康作箕秫酒卒葬長垣少康卽杜康也文選注引博物志亦云杜康作酒王著與杜康絕交書曰杜康字仲寧漢時爲酒泉太守或云黃帝時人卒葬長垣今四川彭縣東有杜康墓陝西白水縣志杜康墓在縣西十五里墓側尙有遺槽而集仙傳以康爲延陵人弟茂才傳兄醞法亦能造濁醪江寧承天寺地卽其兄弟宅基皆出於坵會也謝氏詩源云杜康造酒因名酒曰杜康會客論畧云杜康善造酒以酉日死故酉日不造酒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八

揚雄墓

按文選注七畧云子雲家牒言以甘露元年生揚雄死弟子共爲起墳号曰揚冢宋敏求長安志按揚雄家牒云子雲以天鳳五年卒詔陪葬安陵阪上所厚沛郡桓君山平陵如子禮弟子鉅鹿侯芭共爲治喪諸公遺世子朝郎吏行事者會送桓君山爲斂賻起祠堂侯芭負土作墳号曰子冢桓譚新論雄爲中散大夫病卒無以辦喪事以貧困故葬長安妻子棄其墳墓而歸於蜀則雄墓在長安也四川通志乃云雄墓在郫縣西二十里誤矣又按侯芭在長安從子雲學未嘗入蜀也志流寓類列之更非

相如宅

王褒益州記司馬相如宅在州西笮橋北百許步李膺云市橋西二百步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故墟

鐵祖廟

按常璩學陽國志臨邛有鐵祖廟祠漢文帝以鐵銅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孫歲取千疋故王孫貨累巨萬億是卓氏之富借資於鄧也

騎都尉墓

西充縣志云騎都尉墓陳壽墳也一云壽妻墓壽為騎都尉故妻亦蒙稱焉按壽除著作佐郎出補平陽令仍除著作郎領本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九

郡中正張尋將舉為中書郎荀勗諷吏部遷長廣太守不就授治書御史後數歲為太子中庶子學陽國志云杜預表為散騎侍郎詔以為侍御史荀勗表為長廣太守後再兼散騎常侍是壽為散騎常侍未嘗為騎都尉也志言殆妄

南蠻武相公墓

錄異記安州城東二十餘里有大墓羣賊發之數日乃開得金釵百餘枚合重百斤有石座雜寶古腰帶陳列甚多取其一帶隨手有水湧俄頃滿墓所開之處尋自閉塞盜以二釵子獻於刺史武渝夜夢一人古服侍從極多來謁云南蠻武相公也為羣盜壞我居處以君宗姓願為修之盜當發狂勿加禽捕即命

修之羣盜三十餘人同時發狂相次皆卒

嚴氏溪

顏魯公離堆記云閬州之東百餘里有縣曰新政新政之南數十步有山曰離堆斗入嘉陵江上崢嶸而下洄洑不與眾山相聯屬東面有石堂焉故京兆鮮于君之所開鑿也堂有室堂北盤石之上有九曲流杯池堂南有茅齋其壁間有詩焉皆君舅著作郎嚴從君甥殿中侍御史嚴仇之等美君考槃之所作也按杜詩嚴氏溪疑即此地史稱閬州嚴氏子疏言鮮于叔明少孤養於外族舅姓嚴學陽國志閬中大姓有三狐五馬蒲趙任黃嚴也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十

李晉王廟

蜀中多有李晉王廟謝宰與文縣西門外龍王廟旁即晉王廟土人祀之甚謹咸以為李克用也楊蓉裳員外修通志時于訂訛卷中辨其決非鷄兒仍不知晉王之果為誰余謂明末封晉王之李定國也定國與十八先生同謀孫可望不幸謀泄十八人者同死而定國始終為桂王百折不降旁皇交趾境上祈死以沒其人雖流寇出身而其行乃卓犖在蜀時必有保境惠民之政故民德之而立祠者多也屈大均過李獻武王祠詩曰從來賜姓者只有晉王賢即謂定國也

馳氏穴

仁壽縣志縣北六十里有前後二冢冢上建石廟內坐男女像  
廟後古柏一株大可數圍前冢空濶人可出入入輒病無敢輕  
入者石坊書馳氏穴張氏墓六字不知誰氏丘壘也按馳九核  
仁壽人成化中舉人宏治中官銅仁推官讞鞫多所平反值洞  
苗倡亂入渠撫諭之卒寢其變卽此馳氏塋也

晉原縣石

異苑蜀州晉原縣山亭中有大二石各徑二尺已來出地七八  
寸人或坐之心痛往往不救又名落星石東邊者生卽靈驗西  
邊者死昇諸石無異色並帶青白也

天公壇 拳拔井 一谷柴 七山簾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土

北夢瑣言巴蜀間于高山頂或潔地建天公壇祈水旱蓋開元  
中上帝所降儀法以示人也其壇或羊牛所犯及預齋者飲酒  
食肉多爲震死新繁人王堯因往別業村民烹豚待之有一人  
自天公齋迴乃卽席食肉王謂曰爾不懼雷霆耶曰我昇雷爲  
兄弟何懼之有王異之乃詰其所謂曰我受雷公籙與雷同職  
因取其籙驗之果如其說仍有數卷或畫丈夫以拳拔地爲井  
号拳拔井或畫一士負薪耕号一谷柴或以七手撮山簾之号  
七山簾江夏東村李道士舍亦有此籙或云三洞法籙外有一  
百二法爲天師子禁師所禁惟許救物苟邪用必上帝考責陰  
誅也按孫光憲所云拳拔井者如此而成都縣志云拳拔井在

縣西北相傳五丁嘗于此爲角觝戲渴甚以拳擊地泉水涌出  
則流信不經之說由未知事之出雷公籙也

青石

九州要記天下青石無加於遂寧府可爲鐘磬按遂寧隨開皇  
十八年改爲青石縣東南五十九里有青石山

乞子石

郡國志乞子石在馬湖南岸一作東石腹中出一小石名勝志  
小西石腹中懷一小石故焚人乞子于石每有驗因号焉寰宇  
記乞子石在戎州五里兩石夾青衣江對立如夫婦之相向故  
老相傳東石從西石乞子將婦故風信記云人無子乞禱有應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土

按樂史之言非也在金沙江若青衣江在嘉定矣石在屏山縣  
七十里信呼二石爲甘酒壘懸崖中窪石壁上嵌二圓石如卵  
大如斗也

石走

朝野僉載寶曆元年乙巳歲資州資陽縣清弓一作說村山有大  
石可三間屋大從此山下忽然吼踴下山越澗卻上坡可百步  
其石走時有鋤禾人見之各手持鋤趁至石卽止其石高二丈  
按戎幕間談杜元穎鎮蜀年資州方丈大石行走盤礴數畝卽  
此事也

雙石筍

天中記孟蜀廣政中荆南高大王令邸務丁晏入蜀請畫工李  
文才寫義興門兩雙石筍徵其故實皆云真珠樓基或云是海  
眼道士范德昭曰吾聞諸至人斯乃蠶叢啟國鎮蜀之碑中以  
鐵柱貫之下以橫石相理埋于地際上有文字言歲時豐儉兵  
草水火之事諸葛曾掘驗之真珠樓基海眼皆非也蜀人少知  
云出方圓記按一引益州名畫記無荆南高大王字作荆南文  
獻王又無吾聞諸至人字又無末蜀人少知九字皆屬脫漏李  
文才峽陽人事後主為翰林待詔范德昭處士也著通宗論契  
真刊謬論金液還丹論並見十國春秋

蜀典

卷一下

堪輿類

三

蜀典卷二

老威介侯甫張 謝編輯

人物類

險絕之區多生倣詭靈仙豔姿經儒文士禹配女嬌許友  
嚴倍莫弘無墓洛下遺氏舉而正之以比野史

奇相

蜀檮杌曰古史云震蒙氏之女竊黃帝子珠沈江而死化為奇  
相即今江濱神是也按黃帝傳云象罔得之後為蒙氏女奇相  
氏竊之沈海去為神江臆云奇相得道史記索隱引庾仲雍江  
記云帝女也卒為江神一云江濱神生於汶川廣雅云江神謂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一

之奇相十國春秋蜀王建通正元年大霖雨蜀主禱於奇相之  
廟錄異記鄭君雄為遂州刺史於水東壩見旌旗帟幕人物喧  
闐如軍行探問乃江濱神也一統志引山海經云神生汶川馬  
首龍身禹導江神實佐之今經無此文疑誤引

蒙山妹嬉 岷山琬

屈子天問云桀伐蒙山何所得妹嬉何肆湯何殛王逸注桀伐  
蒙山之國而得未嬉按列女傳以為伐有施得之師古云有施  
之女蓋以國語注言施為喜姓國也淮南子亦云桀伐蒙山得  
妹嬉羅長源謂蒙山即岷山非也竹書紀年注后桀十四年命  
扁伐岷山氏岷山女於桀二人曰琬曰王后愛之無子乃斷其

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王而棄其元妃於洛日妹喜蓋蒙山所得者妹喜岷山所得者琬王皆蜀產也呂氏慎大覽桀迷惑於未嬖好彼琬王高誘註琬當作婉謂婉順阿意之人非也琬王當即管子所云桀所愛之女華矣然菽文類聚引紀年以琬王為岷山莊王之二女今紀年無之而寧陽國志五茶夸發夜郎莊王之墓王遜討滅之是一莊王也說文繫傳徐鍇校郭璞注上林賦引竹書云桀得有緡二美女刻其名於茗華之玉茗是琬華是王與今本不同疑以克有緡伐岷山為一事也

塗山氏江州

晉太康三年地記古當塗國夏禹所娶也西南有禹邨今九江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二

當塗縣有禹娶之地皇甫謐曰今九江當塗有禹廟則塗山在江南世紀云塗山氏合昏于台桑之野鍾離西七十里即當塗縣杜預云塗山在壽春東北輿地記謂即禹所娶塗山氏國呂氏春秋云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故說文云九江當塗民以辛壬癸甲之日嫁娶水經注亦云江淮之信以辛壬癸甲為嫁娶日而吳越春秋越絕等書又云禹娶會稽塗山應劭云在永興北永興今蕭山也按禹娶塗山乃蜀巴縣之塗山非壽春會稽之塗山也水經注云江州縣水北岸有塗山南有夏禹廟塗君祠廟銘存焉粵易國志云禹娶於塗山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杜預亦云巴縣有塗

山禹所娶山有禹王及塗后祠陶宏景水仙賦云塗山石帳天后翠幙指此東漢郡國志云塗山在巴郡江州為重慶巴縣至今洞曰塗洞邨曰塗邨灘曰遮夫石曰啟母也寰宇記塗山在渝州巴縣東南八里岷江南岸古巴郡志山高七里周圍二十里尾接石洞峽東西約長二里許劉先主置關於此山之上鄴善長庚仲雍輩並以爲禹娶於江州之塗山夫禹之娶于蜀豈獨以生于蜀哉蓋其祖昌意為黃帝次子娶蜀山氏昌僕生帝顓頊乾荒亦娶蜀山氏渾子禹之不得遠締姻也亦人情矣當塗山氏遠適鳴條思戀本國築乃清臺還望蜀土猶陝虢時有娥之虛章丘留姜原之跡矣是會稽為禹計功之地壽春為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三

大會諸侯之所均非賦雄狐九尾之處也又禹本生於石紐而蜀王本紀乃云禹母含珠孕禹坂闢而生於塗山舛矣顏師古漢書注引淮南子云禹治洪水過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養鼓聲乃來禹化為熊跳石誤中鼓塗山氏來見禹慚而去嵩高山下化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北方而生啟夫禹治水詎無官師役徒何至使后持饁如田婦上畦其謬不待辯而嵩陽啟母廟前有高二丈中裂之石蓋為無稽且既為石矣登封之墓又何為者考慮元明嵩高山記昔陽翟有婦人孕身三十月乃生子從母背上出五歲便入此山學道神明為母立祠因號曰啟母祠是嵩高之祠非高密之配徒以同為啟母因疑相混也又

倦遊錄云三門禹廟神儀侍衛極肅後殿一龜婆像侍衛皆胡人云是禹婦翁呂氏齊秋塗山氏作歌以侯其伯姬是塗山氏有姊也又云禹省南土塗山氏之女會冬候禹於塗山之陽是禹有妾也楊燭少姨廟記云瀘地理志嵩高少室之廟其神為婦人像故老相傳啟母塗山之妹是塗山氏又有妹也禮緯舍文嘉云禹盡力溝洫百稜用成天降玉女一作天賜神姑聖姑未知即指塗山氏否若世本言塗山氏名女媧連山易塗山氏名攸女古今人表名女媧大戴禮廣雅作女媧吳越春秋作女媧云

嚴僖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四

蜀本紀嚴僖昇許由為友蜀之道士也隱於雅州

尹吉甫子伯奇

水經注揚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苔帶藻忽夢見水仙賜其美藥思惟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按琴操亦言之江易今瀘州子雲蜀人以此事叙入江易是以尹氏為江易人也明一統志云尹吉甫房陵人食采於房卒葬房之青峰山其言毫無左證鄭樵氏族畧云尹氏少昊之子封於尹城因以為氏子孫世為周卿士食采於尹今汾州有尹吉甫墓太平寰宇記云尹吉甫墓在南皮縣西三十里高三丈耆老傳

云吉甫墓上有樹二株自有冢以來即有此樹柯條鬱茂不覺其老俗呼年長樹則吉甫之非蜀人灼然矣夫尹氏世為周氏宗族椒繁粥饒遠聞而吉甫能賢涼佐中興誦聲清穆徒以撥蜂聽讒孝子被放采椽履霜頭髮早白小弁是作隕涕我辰伯封尋求為賦黍離異鳥鳴桀棲蓋悲切曾氏作鑿不免世嘗耳今瀘州志云伯奇投江後太師葬之適子山下歸子寺後墓尚存又云伯奇投江不沈又云吉甫夫人伯奇母馬氏有周尹夫人馬氏墓在州東尖峯山皆妄語也曹植惡鳥論言吉甫收奇未嘗投江則失之說苑獨云王國君前母子子伯奇後母子伯封亦異聞也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五

莫宏不葬蜀

拾遺記周靈王時有莫宏能招致神異王乃登昆昭之臺望雲氣翳鬱忽見二人乘雲而至須髮皆黃非世俗之類也乘遊龍飛鳳之輦駕以青螭其衣皆絳緝羽毛也王即迎之上席時天下大旱地裂火然一人先唱能為雪霜引氣一噴則雲起雪飛坐者皆凜然宮中池水堅久可琢又設孤腋素裘紫羅文褥麗褥是西域所獻也施于臺上坐者皆溫又有一人唱能使即席為爻乃以指彈席上而喧風入室裘褥皆棄於臺下時有容成子諫曰大王以天下為家而染異術使變夏改寒以誣百姓文豈周公之所不取也王乃疏莫宏而求正諫之士時異方貢玉

人石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雪謂之月鏡有玉人機戾自能轉動莫宏信于王曰聖德所招也故周人以莫宏幸媚而殺之流血成石或言成碧不見其尸矣按蜀自漢以來多通術數其學蓋原於莫宏淮南記論訓云莫宏周室之執數者也天地之氣日月之行風雨之變律歷之數無所不通然而不能自知車裂而死史記天官書云昔之傳天數者周室史佚莫宏封禪書云莫宏以方事周靈王諸侯莫朝周周力少莫宏乃明鬼神事設狸首狸首者射諸侯之不來者依物怪欲以致諸侯諸侯不從而晉人執殺莫宏皆以殺宏在靈王時而左傳則在敬王之世夫宏依古禮以招諸侯當時來違天之議後世與依怪之誚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六

語違戾仙傳拾遺周末殺莫宏於蜀其血碧色入地化為碧玉數里路土皆青色今蜀有青泥坊即宏死處而韓子內儲說謂叔向譏莫宏偽為宏書伴遺其書於周庭周以宏為賣周也而殺之說苑亦云然時代舛錯矣莫宏左傳國語又謂之莫叔韋昭注叔莫宏字也漢菽文志陰陽家有莫宏十五篇

朱提梁氏女

揚雄蜀本紀蜀有王者出于天隴山蓋天精也朱提有梁氏女利出自江源字納為妃字王于蜀号曰望帝移居郫邑菽文類聚引蜀本紀云魚鳧始稱蜀王都郫邑又築杜宇城因名杜宇有朱提氏一曰自江源出都於玉尺隴山有女名望帝美姿色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七



商瞿

校史記弟子傳商瞿傳易于馯臂子引子引傳江東人矯子庸  
疵漢書商瞿授魯橋庇子庸子庸授江東馯臂子弓二者不同  
然司馬遷范華王肅等均以商瞿為魯人蓋商姓也瞿名也字  
曰子木司馬貞顏縉以為複姓誤矣而宋祁先賢贊以為蜀人  
楊慎遂謂為蜀之瞿上人且云世本作商瞿上世本今雖不傳  
然諸書所引俱在並無商瞿上之文文翁石室圖亦未嘗作商  
瞿上近人引石室圖作商瞿上者誤從楊氏非原文也路史國  
名記云商瞿有瞿父鼎有商瞿氏宜為瞿上羅氏之言蓋謂商  
有瞿氏以地為氏宜出于瞿上也猶言淳姓出於淳于鍾姓出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八

于鍾離云爾其以商瞿為複姓又沿索隱師古之說楊氏不知  
直云商瞿名上謬甚近人作雙流志遂云瞿生于瞿上鄉卒亦  
葬瞿上墓在縣南五十里之應天山夫因瞿上而謂商瞿為是  
地人豈言偃是偃師人卜商是商丘人乎必不然矣曹學佺名  
勝志謂瞿受易夫子時有錦雞白鷗為文明之象抑何附會之  
甚耶猶憶往者同年霍松軒太史語余曰夫子謂商瞿年五十  
有五丈夫子者以眉下有卧蠶紋故也余曰以予所聞則異是  
易緯辨終備曰魯人商瞿使向齊國年四十今後宜作使行遠  
路畏慮恐絕無子天子正月與商瞿母筮告曰瞿當有五丈夫  
子子貢曰何以知之子曰卦遇太畜艮之二世九二甲寅木為

世立五景行水為應世生外象生象來交生互內象艮別子應  
有五子一子短命顏回曰何以知之曰內象是本子一艮變為  
二醜三陽爻五子是五子一子短命是以知短命他以故也有字  
脫是夫子精易以卜知之昔魏王朗相論云仲尼之門童冠之  
羣不言形相抑亦難據故也是夫子不言相也霍無以答

范目

風俗通高祖封范目為閬中慈鳧鄉侯並復除目所發實人盧  
朴沓鄂夕度襲七姓不供租賦按范目一引作范自蒙晉樂志  
又作范因言封因為閬中侯不言鳧慈鄉侯粵陽國志云慈鄉  
侯皆誤蓋目先封長安建章鄉侯後封閬中慈鳧鄉侯目固辭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九

乃封度沔鄉侯也今志引常璩志慈下脫鳧字度沔鄉侯鄉誤  
作縣

扶嘉

西京雜記漢廷尉扶嘉胸臆人也初嘉母于湯溪水側遇龍後  
生嘉長占吉凶巧發奇中高祖為漢王時與嘉相遇嘉勸定三  
秦高祖以嘉志在扶翼賜姓扶氏為廷尉食邑胸臆嘉臨終有  
言曰三牛對馬嶺不出貴人出鹽井志引未注書名

張寬

搜神記漢武志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一老翁爭山地詣  
州訟疆界連年不決寬視事復來寬窺二老形狀非人令卒持

杖戟將入問汝等何精翁走寬呵格之化為一蛇

羅桓

按劉寬碑陰門生名有郎中蜀郡成都羅桓吉禮漢書西羌傳蜀人羅橫應尹就募刺殺呂叔都橫或即桓也又按晉書李壽載記有畧易羅桓又一羅桓也

樾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

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爾雅有樾為文學註三卷關中卷七錄云樾為文學爾雅三卷按樾為文學即與東方朔同時待詔詔為隱語被榜呼譽之郭舍人也西京雜記言其善投壺爾雅疏引舍人文選羽獵賦注引作郭舍人一云樾為郡文學卒史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十

臣舍人又按漢書儒林傳有文學掌故當是兩官漢舊儀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而不言丙科疑丙科則文學也漢書又云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通考注云掌故尊於文學掌故竊意下掌故二字衍文晁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兒寬射策乙科為掌故房鳳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俱不言文學可證其為兩官也王莽時甲科四十人補郎中乙科二十人補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丙科倍于乙科疑是兩官而統言之言補文學亦補掌故也而如淳注引漢儀甲科補郎中乙科補太子舍人與王莽同次補郡國文學則丙科也亦不言掌故然以如淳所引考之則郡國各自有文

學也漢書又云博士弟子通一菽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有吏

百石通一菽以上者補平史按卒史秩不同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則秩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也郡太守卒史則比百石以下也傳所云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比百石以下即太守卒史也皆史之側文補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郡屬即郡太守卒史也亦史之異文臣瓚注卒史秩百石此以郡國卒史言之如張敞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朱邑以桐鄉齋夫遷補太守卒史是也元帝時始置郡國五經百石卒史蔡邕傳邕書石經立太學門外号鴻都石經郡設卒史視之此即五經百石卒史也通鑑東通一菽以上者請皆選擇以為右職胡三省注吏謂百石以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之卒史也按儒林傳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此言選擇史秩與文學掌故相次者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兒寬以射策為掌故即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正是其例比百石以下即郡太守卒史也通鑑因百石有吏字謂選擇其吏之通一菽以上者而未嘗考其前後之文義也以爲右職本出文翁傳顏注郡中高職謂掾曹之屬黃霸為左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補右職則卒史非右職明矣又按廷尉有文學卒史則九卿應皆有之不特左右內史大行也史文特舉其例耳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十一

舉其例耳劉昭注續漢書百官志引應劭漢官儀河南尹百石

卒史二百五十人水經注為妄人改作百夫吏卒近人戴震知百夫之舛仍曰百石吏卒杜佑通典三國志為百石吏卒皆非也樾為郡文學卒史臣舍人當是初為郡文學後補太守卒史以能誼諧善投壺入為待詔舍人也漢之卒史皆用本郡人獨三輔用它郡人祿二百石翁學士方綱以文學舍人為二人尤謬陸德明言所注爾疋闕中卷故自釋訓以下釋草以上並無一語見釋文及諸疏惟齊民要術引釋器一條水經注引釋水二條賈鄴二人著書在前必見全本也

王喬樾為人

水經注武陽北山者王喬所升之山也史記索隱顧氏案裴秀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三

冀州記云緱氏仙人廟者昔有王喬樾為武陽人為柏人合于此得仙案裴說在酈道元之前未知何據任豫益州記武陽縣有王喬仙處王喬祠今在縣寧陽國志樾為郡治楚道後徙武陽王喬升其北山可知喬之為武陽人也則緱山控鶴者非王子晉矣水經注又云梁國蒙縣薄伐城內有王子喬冢有碑題曰仙人王子喬碑曰王子喬者蓋上世之真人聞其仙不知與何伐也博問道家或言穎川或言產蒙初建此城則有斯丘是又以王子喬為穎川蒙縣者也北夢瑣言載馬郁贈韓定求詩曰別後離嵒山上望羨君無語對王喬仙傳言王喬為柏人合于東北嵒嵒山得道後漢書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為葉合朝會

曰雙鳥飛來羅得係所賜尚書官履或曰此即古仙人王子喬也是為柏人合者一王喬食肉芝而仙即蜀人也為葉合飛鳥者一王喬皆非吹笙之王子喬也列仙傳真誥謂子晉即為王子喬疑非是然廬陵泰和縣有子喬之奴為神豈神仙蹤跡果無定耶

揚子雲為北方鬼帝

酉陽雜俎揚子雲為北方鬼帝治羅鄧山巖君平尚在峨眉

蜀揚雄有二

隸釋漢繁長張禪等題名有郡掾揚雄字孟孝

揚信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三

劉向別錄揚信字子烏雄第二子幼而聰慧雄算多經不會子烏合作九數而得之雄又擬易羝羊觸藩彌日不就子烏曰大人何不云荷戟入榛按烏為字信為名也而袁文襄牖開評以揚子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為句烏乎為句謂子雲歎其子童蒙而早亡故曰烏乎即嗚呼字且以蘇東坡張芸叟用童烏為錯考文士傳漢桓麟答客詩曰伊彼揚烏命世稱賢客示桓麟詩亦云揚烏九齡郎中鄭固碑云大男孟子有揚烏之才此豈作歎詞解乎近人有拾其餘唾者亦疏陋之甚又常璩言烏童七歲預玄文九歲而天問神篇則言九歲預玄文徵以元龍之詩言九歲者是桓譚新論曰揚子雲為郎居長安素貧比歲亡

其兩男哀痛之皆持歸葬於蜀以此困乏雄察達聖道明於死  
生宜不下季札然而慕怨死子不能以義割恩自令多費而致  
困貧也

長卿為彭蠡

成都舊事王吉夜夢一彭蠡在都亭作人語曰我翌日當舍此  
吉覺異之使人於都亭候之司馬長卿至吉曰此人文章橫行  
一世天下呼彭蠡為長卿卓文君一生不食彭蠡

洛下黃閣

桓譚新論揚子雲好天文問之於洛下黃閣以渾天之說問曰  
一作我少能作其事但隨尺寸法度殊不曉達其義後稍稍益  
老工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古

愈到今七十乃甫適知已又老且死矣令我兒子受業一作愛學  
之亦當復年如我乃曉知已又且復死焉其言可悲可笑也按  
碧山所言黃閣即漢書所云撰太初曆之洛下閤也是洛下閤  
姓黃也峽陽國志文學聘士洛下宏字長公閤中人昆字長公  
也史記律書注徐廣曰陳術云徵士巴郡洛下閤又引益部耆  
舊傳閤字長公明曉天文隱洛下是洛下巴郡之地名也顏師  
古以為姓洛下名閤誤矣歷世相沿莫知其非林寶鄭樵輩遂  
增洛下一姓直是目不視書者晉書云洛下黃閣蓋部耆舊傳  
巴郡洛下閤改顛頊歷為太初云後八百年差一日又峽陽國  
志叙陳壽云壽遂卒洛下則洛下之為閤中地無疑漢書洛字

不從草應初風俗通字从草云洛下姓出於皋落亦矣洛宜出  
於有洛氏也見周書史記解

楊莊

西京雜記蜀人楊莊誦揚雄文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為似相如  
案常璩序志云尚書郎楊壯成都人見揚子方言是楊莊官尚  
書郎也

嚴遵

太平御覽引益部耆舊傳云嚴遵為揚州刺史行部聞道旁女  
子哭聲不哀問所哭者誰對曰夫遭燒死邁勅史昇尸到與語  
訖語更云死人自道不燒死乃攝婦人令人守尸云當有枉吏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古

白有蠅聚頭所邁令披視得鐵錐貫頂考問以濫殺夫案干令  
升搜神記亦紀此事志沿譌作嚴遵非也遵字君平邁字王思  
閤中人妻張叔紀其子名羽字子翼為徐州牧漢應季先有美  
嚴王思為揚州刺史詩

瞿鶴子

李膺記云神仙傳瞿鶴子繫龍於此在新津縣圖經瞿君子鶴  
子後漢健為人入峩眉山四十年得仙乘白龍還家按莊子齊  
物論瞿鶴子問於長梧子是瞿鶴子非漢人也圖經之言譌太  
平寰宇記謂瞿君名武字鶴子舊通志云名居且均非  
莊遵友惠車子

湖廣志惠車子瑛莊君平雅相善數遊三湘久棲南嶽

左姬

後漢書清河孝王傳殤帝崩安帝祐立帝所生母左姬字小娥  
小娥姊字大娥健為人初伯父聖坐妖言伏誅家屬沒官二娥  
數歲入掖庭及長並有才色小娥善史書善辭賦和帝使諸王  
宮人因入清河第慶初聞其美賞傳母以求之及後幸愛盛姬  
妾莫比姊妹皆卒葬於京師

雙勝

粵陽國志楊敬郭孟妻楊文之女為父報仇殺李盛欲俱亡涪  
令雙勝止而安慰之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夫

吳順

師覺授孝子傳吳順字淑和健為人性至孝母歿負土成墳有  
赤烏巢門甘露降戶澍校粵陽國志作叔和樊道人察孝廉為  
永昌太守

隗相

袁山松後漢書隗相養母至孝母好飲江流相常隆冬取水後  
一朝橫石浮江無有難涉由是顯名校相字叔通

趙珩

益部耆舊傳趙珩少好遊俠行部帶劍過亭長亭長譴之嘆曰  
無大志故為豎吏所輕耳於是解劍挂壁曰珩不乘輜車佩綬

不復佩劍因之京師詣太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遠稱

除野王令乃解劍帶之官校粵陽國志目錄公車令趙珩字孫  
明聞中人子殺字仲都公府掾

楊仲續

益部耆舊傳楊統字仲通曾祖父仲續河東方正拜祁令甚有  
惠德人為立祠樂益部風俗因留家新都代修儒學以夏侯尚  
書相傳

雍陟 雍煜

漢趙相雍勸闕碑右校令望子陟胸忍令涉弟明叩農令武都  
太守明弟勸成舉令勸子煜孝廉資中長江令王侍郎利金石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七

粹編以為蜀漢非也靈帝熹平五年蠻復反擁沒太守雍陟遣  
御史中丞朱龜將并涼兵討之即此人也

趙臺

隸釋漢柳敏碑云縣長同歲健為趙臺念素帛之義為君立碑  
澍案此與武班碑均為同歲立也洪邁云一生一死而寮友之  
好不變如此彼有並游誣其懷金身後不能清酒者不可同日  
語矣

菊花仙

夷堅志成都府學有神曰菊花仙相傳為漢宮女蓋在漢宮飲  
菊花酒而得仙者求名者往祈有驗或曰成都漢文翁石室壁

問畫一婦人手持菊花前對一猴菊娘子大比之歲士人多乞夢頗有靈異搜神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段儒妻說在宮中時事云九日佩菜羹食蓮餌飲菊花酒令人長命菊花舒時並采茶葉雜麥米饌之至來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飲焉故謂之菊花酒是蜀之菊花仙信瀛宮女也

蜀才

李鼎祚周易集解三十家有蜀才顏之推云即范長生也李昊濛之書曰長生自稱蜀才澍按長生一名延久又名九重又名支字元壽年過百歲涪陵丹輿人李雄立拜丞相又加為天地太師尊之曰范賢故又名賢菽林伐山云長生先事漢昭烈帝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六

至特時一百三十餘年方輿勝覽云范寂字無為劉先主時栖止青城山中以修煉為事先主徵之不起就封為道遙公得長生久視之道劉禪易其宅為長生觀仙傳言寂得久視之術年百餘歲蜀人奉為仙稱曰長生是長生即寂也

甘寧

韋昭吳書甘寧本南陽人其先客於巴郡寧為吏舉計採補蜀郡丞項之葉官歸家按陳壽志寧巴郡臨江人江津志瀼甘寧墓在縣西五里洛溪上謂之甘谷寧為吳將歿歸葬於此此說大非江寧志直瀼山有甘寧墓或云有王氣孫皓鑿之寧墓不在蜀則矣而太平寰宇記甘寧墓在永興縣東六十里軍山之

陽永興在鄂州其說亦誤

劉立

孫盛蜀世譜後主太子璿弟瑤琮瓚譙璩六人劉敗譙自殺餘皆內徙值永嘉大亂子孫絕滅惟永孫予奔蜀李雄偽署安樂公以嗣禪後永和三年討李勢盛參戎見見立於成都也

曾參

搜神記曾參養母至孝曾有子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參參收養療治瘡愈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秉燭視鶴雌雄雙至各銜明珠報參其珠鸞數萬緡參家遂富按曾參事亦見述異記及孝子傳又梁四公記杰公亦言曾參鶴珠當係魏晉時人太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七

平寰宇志云仁壽縣東南六十里有牢冢高一丈五尺管蒯參至孝葬母於此修墳牢固也曾作蒯誤通志沿之非矣

賈似

魏略云盤越國一名瀼越王在天竺東南數里與益部相近其人小與中國人等蜀人賈似至焉

帛仲理

郡國志云瀘水西南有帛仲理墓墓前有祠堂碑題曰真人帛君之表晉永寧二年立按水經注晉有帛仲理碑題曰真人帛君之表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葛洪神仙傳以帛仲理為遼東人水經注又云無終山帛仲理所合神丹處於是山作金五千

斤以救百姓又云隆慮山帛仲理之所遊神也

僧靜

法苑珠林西晉蜀郡沙門僧靜以苦行致目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尋常山中誦經時至每感虎來蹲前聽部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侍

馬自然

于述聞奇錄馬自然貌醜臃鼻禿鬚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魯日曾遊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嬾罰向人間作酒狂後住梓州上昇校自然名湘杭州鹽官人好經史嘗墮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三

晉溪經日方出坐水面言曰適為項羽招飲復南遊歸鄉省兄嫂兄適外出三日而湘卒後劍州奏梓潼道士馬自然上昇勅浙西刺史覆視之啟棺惟一竹杖

輔神通

廣異記道士輔神通者家在蜀州幼而孤貧恆為人牧牛以自給後見一道士命為弟子引入水中有屋宇俾守丹竈兼教黃白之術後伺道士不在盜大還丹為所逐出蜀州刺史奏神通曉黃白宗試之皆驗

曇憑造銅鐘

冥祥記釋曇憑姓楊健為南安人少遊京師學轉讀止白馬寺

言謂甚工而過且自任時人未之推也於是專精規矩更加研尋晚遂出郡翕然改觀誦三本起經尤善其聲後還蜀止龍淵寺巴邊懷音者皆崇其聲範每梵音一吐輒象馬悲鳴因製造銅鐘於未來常有八音四辯庸蜀有銅鐘始於此也

李白子女

楊天惠彰明遺事李白子曰伯禽女曰平陽按李白子伯禽女平陽見綿州刺史高祝記女平陽又見柳亭詩話而侯鯖錄載白詩云既死明月魄無復玻璃魂注明月玻璃李白二子名又白有妹名月圓亦見高祝記也魏顯李翰林集敘載白初娶許生子曰明月奴又合于魯一婦人生子曰玻璃明金鼻太白祠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三

記言白無子一女嫁民間二孫女歸江左民家非也唐范正傳李白新墓誌白孫女二人一為陳雲之室一為劉勸之妻皆編戶氓召問之曰父伯禽以貞元八年不祿而卒有兄一人出遊十二年不知所在太平廣記貞元五年李白子伯禽充嘉興監徐浦下場羅鹽官戲侮蔡侍郎廟神女而卒事出通幽錄

蕃蠶

李膺益州記蕃蠶學道于麗元山昇仙兩元作瀉沅也案元和志麗元山在新都縣北八里唐志九隴縣有瀉沅山在縣北六十里蕃蠶即蕃釐取玉二方一白一赤種於揚州白為瓊花紅為玫瑰遂建觀名蕃釐也

蜀有二姜發

晉書載記李特至成都縱兵大掠害西沓護軍姜發舊唐書白居易傳蜀客姜發授秋思聲甚澹

刺道元

太平寰宇記云玉女井在劍州望仙橋下東齊道人刺道元與一女子居井旁煉丹同上升

余朱洞

續博物志余朱先生僞蜀廣政中飲酒食猪臙渝州刺史謂其幻惑呂竹籠盛之沈諸江至夔為漁人所得上昇嚴補闕得青金丹方朱桃椎薛稷圖其形傳于世按余朱先生名洞字通微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三

余朱榮族弟在蜀時與陳復休相善号歸元子神仙傳洞賣丹藥于成都市每粒要錢十二萬太守欲買之洞曰太守金多非百二十萬不可太守怒命納竹籠沉于江大寧后鐘山有朱先生丹爐十國春秋以為服藥輕舉也

郭曩氏 賣香薛翁 治篋籊安

王伯厚困學紀聞曰譙定天授之學得於蜀曩氏夸族袁溉道潔之學得于富順監賣香薛翁故曰學無常師按程迥曰定涪州人嘗受易于羌中郭載載告以見乃謂之象與擬議以成變化之義郭本蜀人其學傳自嚴君平又按宋史曩上本有郭字世家南平非夸族溉作滋閩人香作醬過于邛眉問二程子所

見則成都治篋籊安郭曩氏及篋安醬翁皆蜀之隱君子故伊

川曰易學在蜀

三王

宋開禧初知縣薛紱建志云廢潼源縣東有唐三王墓唐史邛黎間有三蠻王使伺南蠻卒葬於此蓋恭化王劉志遠和義王都全信遂寧王楊清遠也北夢瑣言沈黎之間有淺蠻為世襲王号曰劉王楊王郝王歲支西川衣賜三十金俾偵雲南動靜雲南亦資其覘成都盈虛恆持兩端而求利焉

蜀典

卷二

人物類

三



蜀典卷三

老威介侯甫張 謝編輯

居寓類

虞皇軒帝早留芳蹤誰言周武始通巴庸尸俊紀水接輿  
栖峯山川奇絕仙人多逢補其缺畧以飽儉曾

華胥居華渚

路史伏羲母華胥居于華胥之涪羅華注寶積記伏羲所都國  
有華胥之淵蓋因華胥居之而名乃閩中兪水之地王子年以  
華胥為九江神女誤按伏羲氏母名諸英也列子華胥氏之國  
在兪州之西台州之北或謂華胥在華山之右胥相也為華之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一

相其渚後曰雷澤

伏羲游蜀

路史注今峨嵋有伏羲女媧洞

女媧游蜀

常璩蜀陽志蜀伏羲女媧之所常游

安登游常羊

春秋元命苞少典妃安登游於蜀陽有神童首威之于常羊羅  
泌云常羊蜀陽之常陽也

鉅靈治蜀

路史循蜚記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掘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騰

灑淑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丸變化而與物相契鑿出于汾隄  
揮五丁之士驅陰陽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惟無怛處或  
曰治蜀蓋以其迹跡焉羅華注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別一  
鉅靈耶薛綜以鉅靈為河神蓋本水經所引校通甲開山圖云  
鉅靈與元氣俱生為九元真母治蹟在蜀是鉅靈在蜀有明徵  
矣

帝佶

李膺益州記青城山天皇受帝佶五符文於此山牧德之臺今  
在

祝庸居江水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二

山海經炎帝器生祝庸按祝庸為黃帝司徒居於江水生術器  
兌首方顛是襲土壤羅泌云祝庸之封地今朱提

子器居江水

史記子器降居江水水經注江水南過越嶲邛都至朱提西瀘  
江水則子器封處路史國名記若之下流泝水也今蜀州

青陽降居泝水

大戴禮帝繫篇黃帝產青陽及昌意青陽降居泝水昌意降居  
若水按大戴禮蓋以子器為青陽而史記沿其誤據國語子器  
青陽實是二人泝水泝水也一云若水之下流史記作降居江  
水或謂即陽安故城之古江國非也榮縣青陽門記云榮門有

青陽洞以少昊國在其北門今正臨之故名按史黃帝子少昊封于青陽國為少昊金天氏少昊降居江水國于青陽以金德土位在西方汲冢古文云或曰少皞名清不居帝位帥鳥師居西方以鳥紀官蓋本周書之說集覽云江水在蜀青陽出宋朝類苑今人以廬州之青陽為少昊國誤矣

蓋盈氏居禺中

路史循蜚記若水之間禺中之地有蓋盈之邱蓋盈氏之墟也注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此禺中之名所為立海內經南海之外黑水青水之間有木名若木若水出焉有禺中之國有列襄之國按淮南子曰孫于衡陽是謂禺中是禺中不在若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三

水也蓋盈山海經作孟盈

有巢氏居壘

路史有巢氏居于壘注壘屬益部按壘之為益州地他書無徵惟水經注云笮夷也汶山曰夷南中曰昆彌羅泌所言壘或即昆彌也否則即彌牟鎮也

炎慶甲主鄴都山 文王為鄴都西都公

真仙通鑑炎帝大庭氏諱慶甲天下鬼神之宗治鄴都山三千年而一替楊長史手錄云炎慶甲者古之炎帝也今為北太帝君天下鬼神之主也按陶隱居真誥疑其為神農又謂神農功高不應為鬼帝當是黃帝所伐大庭氏今人謂鄴都為陰府之

說祖此慶甲神農次子亦深明種植帝承知其賢用嗣為帝慶甲居位四十年仍歸政於明帝明在位四十九年羅泌云炎帝慶甲帝柱之胃也真誥又言文王為鄴都西都公領北帝師

昌意降居若水 顓頊生于若水

世本居篇若水允姓國昌意降居為侯姓氏篇又云媾姬姓之國黃帝之子昌意降居若水為諸侯此其後也呂氏春秋顓頊生自若水水經注黃帝長子昌意德劣不足紹承大位降居斯水為諸侯娶蜀山氏女生顓頊于若水之野有聖德二十登帝位承少皞金官之政以水德寶歷矣按律麻志昌意即蒼林氏也蜀國春秋曰乾荒娶蜀山女曰樞是為阿女所謂渚子也生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四

顓頊是顓頊為昌意之孫矣南郡之都允姓為秦所入襄州樂縣非昌意所降之處也晉杜預亦沿其訛世本以昌意降居之樂水為允姓誤矣若水羅長源謂即濮水者亦誤水經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東南至故關為若水注若水之生非一所也黑水之間厥木斯植故水受其稱焉九州要記構之臺登有雙諾川嬰武山若水出其下即黃帝子昌意降居於此

蜀山昌僕

按大戴記昌意娶昌僕產顓頊人表云昌僕昌意妃生顓頊史記昌作景帝王世紀亦作景僕帝繫作濮路史作僕又作樸昌僕蜀山氏之女也即女樞見帝王世紀又名渚子海內經云昌

意生韓流即乾荒取淖子曰阿女生顛頊是昌僕又名淖子也或以顛頊之母為女樞而非昌僕且以昌僕非女樞亦非淖子然淖子生顛頊伯益言之景僕生顛頊司馬遷戴聖言之女樞生顛頊皇甫謐言之豈昌僕女樞淖子各生一顛頊乎可知其說之妄矣

後照始為巴人

海內經西南有巴國今巴太皞生咸鳥咸鳥生乘釐乘釐生後照後照是始為巴人為之始有國曰流黃辛氏即其域中方三百里其出是塵土言殷也有巴遂山澠水出焉按水經若水注云繩水出徼外引此經作繩水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五

孟涂泄巴訟

山海經夏后啟之臣曰孟涂是司神于巴注其獄訟巴人請訟于孟涂之所注命斷其衣有血者乃執之注不直者則是請

注言好生也 按竹書紀年帝啓八歲帝使孟涂為巴泄訟路史孟涂敬職而能理神爰封于丹水經注引山經作血涂太平御覽引作孟余或作孟徐又作孟念皆誤一云孟涂夏后啓之舅也

禹伐尼陳山梓

蜀紀夏禹欲造獨木船知梓潼縣尼陳山有梓徑一丈二寸合匠者伐之樹神為童子不服禹責而伐之見太平御覽引禹駐巫山

予與錄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能制忽遇雲霧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即勅侍女授禹筭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麾大駱庚辰童律巨靈等助其斬石疏波波塞導呢

鼈靈為刺史

蜀記鼈靈於楚死屍乃泝流上至汶山下忽復更生乃見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壅江蜀民多遭洪水靈乃鑿巫山開三峽口蜀民陸處後合鼈靈為刺史号曰西州皇帝以功高禪位于靈号開明氏按三國志司馬宣王報夏侯太初書曰秦時無刺史但有郡守長吏漢家雖有刺史奉六條而已故刺史稱傳車其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六

黃麾神

史言從事居無常治吏不稱臣其後轉更為官司耳是刺史始於漢帝杜宇當七國時何得便有刺史明記者妄也常璩關關輩所言皆是波玉壘山非巫山然玉壘與三峽口遠矣而郾道元言巫峽為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亦誤豈以杜宇即鼈靈乎 按黃麾廟記云李吉甫自忠州除潛時峽漲洶忽有神人涌出水上為之扶舟李問何神曰黃麾神也又焦潞稽神異苑云唐咸通中蕭造自右史竄黔南過三峽秭歸夢神人曰我黃麾神也祐公出此境司戶袁州參軍袁循乃記為黃麾引靈寶之黃天魔王由不知黃麾之為大禹臣也而廟記又言寇準經此

灘亦有神扶舟自稱黃麾神黃麾與大騎虞余狂章律烏木田等佐禹治水者見集仙錄治水乎與錄作黃麾者訛

雜郵神

益州記雜郵神在相如縣東次北下步有雜郵谿因此而為之名通志引寰宇記作雜卸誤

亂國卽利州亂山

路史國名紀亂侯爵風俗通云亂夏諸侯國今利州之亂山乾德三年平蜀天寶元曰亂山出舞衣羅華注今川錦是

有果氏

逸周書史記解晉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疾怨新故不和內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七

爭朋黨陰事外權有果氏以亡孔晁注有果亦國名路史國名記今果州

秦惠王并巴中

樂史寰宇記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為繼夸長其人歲出膳二千二十六錢二歲一出義膳千八百錢其人戶出幪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十鎊漢興南郡太守靳強奏請一依秦時故事按秦惠王後漢書作秦昭王二十六錢作一十六錢而蜀錄云口歲出錢四十一作三十又漢書云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謂實布說皆差互不同

周秦王伐蜀

逸周書世俘解新荒命伐蜀按前云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此云新荒疑二人否則字有倒互

晉文公伐巴蜀

呂氏春秋晉文公西伐巴蜀

吳王伐巴蜀

呂氏春秋吳闔廬選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東征至於庫廬西伐至於巴蜀

陸通夫婦隱峩嵒

皇甫謐高士傳陸通字接輿時人謂之楚狂隱蜀峩嵒山案集仙傳接輿與妻索氏同隱也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八

尸佼入蜀

漢書注尸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身佼規也商君被刑恐并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按漢藝文志尸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古今人表尸子品列中中與北宮子魯子公扈子捷子由衍駢相次史記孟荀列傳集解裴駟按劉向別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按尸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明未嘗不身佼規也商君被刑恐並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凡六萬餘言卒因葬蜀隨經籍志尸子九篇亡魏黃初

中續又按尸子劉向別錄作晉人史作楚人魏文志作魯人不知誰是

丹犁臣蜀

史記秦本紀十一年公子通封于蜀十四年丹犁臣蜀相壯殺蜀侯來降正義云丹犁二戎号也臣伏于蜀蜀相殺蜀侯并丹犁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内本西南有戰國時蜀滇國唐初置犁州丹州也

王昌至蜀

漢書王昌傳與年十二識命者李曼卿與俱至蜀十七到丹陽二十還長安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九

駙馬共使巴

尸子駙馬共為荆使於巴見擔甌者問之是何以曰所以甌人也于是請買金不足益以車馬已得之盡注於江

龐德不葬蜀

王隱蜀記鍾會平蜀後鼓吹迎德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裴松之曰按德死于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德墓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青牛先生入蜀

魚豢魏略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咨三輔曉知星麻風角鳥情常食青精莞華似五六十人年或親識之謂其

已百餘歲矣履累隨正方遊學得其術建安十六年三輔亂隨正方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

去習隱蜀 耆域游蜀

陶穀清異錄去習者雲行至於峨眉山而隱蓄三隻鞋常穿二補一又崇神仙傳天竺耆域亦游峨眉也

韋偃寓蜀

朱景予名畫評韋偃京兆人寓居於蜀善畫山水竹樹人物等思高格逸居閒常以越筆點簇鞍馬千變萬態或騰或倚或齧或飲或驚或止或走或起或翹或跋其小者或頭一點或尾一抹山以墨幹水以手擦曲盡其妙宛然如真亦有圖麒麟之頁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十

畫街勒之飾巧妙精奇韓幹之匹也

翼珪遷蜀

晉載記秦行唐公洛與後將軍俱難并州刺史邵羌會於涉翼健庭翼健戰敗遁於弱水符洛逐之勢窘迫退還陰山其子翼珪縛父請降洛等振旅而歸堅以翼健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以翼珪執父不孝遷之於蜀

平曾游蜀

唐范攄雲溪友議平曾恃才傲物多犯忌諱後遊蜀謁少師李固言時幕客皆名士會每與諸客評論言笑終日侍於李側輕忽無所畏遂獻雪山賦云雪山雖茲潔白之狀疊障攢風夏日

清寒而無草木等茂為人採掇以李罕作文章發於專經也李覽賦命推出木除句貢鯨鯢賦言此魚觸物而怒翻身上波為鴨焉所獲奈魴鯉何李覽賦笑曰昔趙元叔之狂簡袁彥伯之機捷無以過焉然愛其文采投贄者無出於會雖有忤不至深罪

李固言遊蜀

酉陽雜俎元和六年七月二十三日李固言遊蜀遇一老姥與言郎君明年芙蓉鏡下及第明年果然詩賦有人鏡芙蓉之目所遇老姥乃金天神也

蜀典

卷三

居寓類

一

蜀典卷四

卷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宦蹟類

李冰而後厥有文翁滋魏至今吏也何窮珠獻文襲馬出世公錡哀入草王潛伐松菟羅羣籍聊以補縫

嚴君

史記樛里子傳秦封樛里子号为嚴君張守節正義云蓋封蜀郡嚴道縣因号嚴君疾名也按粵易圖志始皇滅楚徙嚴王之族以實其地因名嚴道據史記樛里子時即有嚴道則常氏之言誤矣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一

王玆

姓源韻譜王玆昇李父同穿江校今人但知李冰矣猶之犒秦師者有奚施而弦高獨箸守唯陽者有姚問而張許特傳與荆軻入秦者有宋意同並政刺韓者有陽堅皆以本事而湮沒也玆方氏通雅作璽

張若

蜀記張若為蜀郡太守昇張儀司馬錯共築成都李冰代之按黃帝臣有張若此同姓名也粵易國志秦惠王封國以張若為蜀國守赧王五年張儀昇若城成都周迴十二里高七丈郫城周七里高六丈臨邛城周迴六里高五丈造作下倉上皆有屋

而置觀樓射圃從成都置少城內城營廣府舍置鹽鐵市官修  
整里閭市張列肆昇咸陽同制三十年秦孝文疑蜀侯綰反誅  
之但置蜀守若因取徃及其江南地

都尉墨 田真黃

粵易國志周慎王五年秋惠王遣張儀司馬錯都尉墨等從后  
牛道伐蜀滅之按都尉姓也非官名張儀司馬錯皆不著官可  
知墨之姓都尉矣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受尚書於都尉朝服虔  
曰朝名都尉姓當即墨之後又按昇錯同勸伐蜀者有中尉田  
真黃見粵易國志隨司馬錯伐蜀者尚相如之孫因家成都見  
氏族略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二

林摯斬蜀守

溥功臣表平棘懿侯林摯以客從起元父斬章邯所置蜀守

文翁厥水靈廟

抱朴子文翁厥水靈之廟而身吉民安按水經注蜀有迴復水  
江神常溺殺人文翁為守祠之勸酒不盡拔劍擊之遂不為害  
稚川所言即指此事也

文翁遺事

錄異傳文翁廬江人為兒童時乃有神異及長當起歷下陂以  
作田文翁盡日斫伐柴薪以為陂塘其夜忽有數百頭野豬以  
鼻一截土著柴中比曉成塘殷芸小說漢文翁常亦作起田所

為陂夜有百十野豬鼻截土著柴中比曉塘成稍嘗收欲斫  
一大樹欲斫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呪曰吾得二千石斧當斫  
此處因擲之正斫所欲後果為蜀郡太守按廬江七賢傳黨字  
翁仲未學之時與人俱入叢木謂侶人曰吾欲遠學先試投吾  
斧高木上斧當挂乃仰投之斧果上挂因之長安受經此并放  
芸所記一事也各述所聞遂有差互又按文翁傳云文翁終于  
蜀吏民為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唐盧求成都記序云文翁明  
天文災異後以博士徵至侍中揚州刺史不知何所據太平寰  
宇記文翁宅在都陽縣東一百五十里基址具存東帶都陽北  
連溪水西接望夫岡有井清澄隴前栽桐樹文翁廬江人何以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三

宅在都陽亦所未喻

杜安

粵嶠漢書杜安擢為宛令以病去章帝行過潁川安上書召拜  
御史遷至巴郡太守與樂恢書通問恢不報按安字伯奇其子  
根字伯堅

鄭本

謝承漢書鄭弘傳其曾祖本齊國臨淄人官至蜀郡屬國都尉  
帝時徙絕宗大姓不得族居將三子移居山陰因遂家焉

韋豹 韋義

京兆舊事韋豹字季明為沔陽令友人羅陵健為縣丞卒官喪

祠 樞流離豹棄官致喪弟義字季節廣都長有惠化廣都為立生

黃昌

水經注臨江有溱蜀郡太守黃昌宅橋本昌所創建也昌為州書佐妻遇賊相失後會於蜀復修舊好

曹敏 曹述

漢中平邵陽令曹全碑云全敦煌效毅人高祖敏舉孝廉壹咸長史巴郡胸忍令會祖父述孝廉諱者金城長史夏陽令蜀郡西部都尉

廉范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四 東觀漢記廉范為蜀郡守令民不禁火百姓皆喜家得其願時生子皆以廉為名者千數

乘勝

姓氏急就篇益州太守乘勝按溱書孝昭始元三年姑繒葉榆復反遣水衡都尉呂辟胡將郡兵擊之辟胡不進蠻奪遂殺益州太守乘勝辟胡

古成雲 古成變

風信通古成子即苦成子之後後隨音改焉溱有廣溱都尉古成雲按氏族略引作廣溱太守古成雲古音枯姓謹云唐開元時有古成變為雲陽尉

鹿旗

風信通溱有巴郡太守鹿旗子孫因家焉按五代孟蜀學士鹿虔展當即其後

莊丘黑

廣韻云溱有梁州刺史莊丘黑按莊丘複姓也或作牡丘誤魏書夏侯道遷傳梁以莊丘黑為鎮虜大將軍秦梁二州刺史鎮南鄭黑請道遷為長史兼溱中太守會黑死而道遷圖歸順昆黑梁時人孫恤以為溱人誤矣

何壽

漢百官表蜀郡太守何壽為廷尉四年徙太僕何壹傳壽後為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五

大司農按東觀記何修生成為膠東相成生果為大中大夫果生比干為丹陽都尉比干生壽為蜀郡太守壽生顯一作京輔都尉光祿大夫顯生寵濟南都尉寵生做通志云廬江人誤其先汝陰人至比干徙扶風平陵也

張顛

千寶搜神記常山張顛為梁州牧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飛翔入市忽然墜地人爭取之化為圓石顛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王子年拾遺記常山張顛為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雉稍下墜地民拾取即化為一圓石顛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印顛以上聞藏之秘府顛後官至太尉後議郎樊行



考校書東觀上表言堯舜之時嘗有此官今天降印宜應復此  
官核李賢漢書注引搜神記亦作梁相非梁州牧是令升作梁  
州牧非顯字智明傅子言張顯以財賄得官與唐珍等同羊陟  
傳時太尉張顯弟司徒樊陵大鴻臚郭防等並昇官顯姻私公  
行貨賄陟竝奏罷黜之蔡邕奏對云太尉張顯為中常侍霍王  
所進其人不足稱也

何楚

唐開元十道要略云漢何楚為蜀郡太守理於樂城時郡邑凋  
殘人物窮困乃以已祿米施惠百姓此數城之民由是獲存臨  
別百姓以白米倍填曰荷君父之恩無以報後之州郡有職田

蜀典

卷四

官蹟類

六

始于此

枚根 牧根

漢書王莽時有越嶲太守枚根為邛穀王任貴所殺風信通云  
牧氏黃帝臣力牧之後漢有越嶲太守牧根顏籀云枚根一作  
牧根也

袁京

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舉習孟氏易作難記三十萬言初拜  
郎中稍遷待中出為蜀郡太守

王子雅

水經注蜀郡太守王子雅南陽西鄂人有三女無男而家累千

金父沒當葬女自相謂曰先君生我姊妹無男兄弟今當安神  
予宅鬻靈后土冥冥絕後何以彰吾君之德各出錢五百萬一  
女築墓二女建樓以表孝思二樓雙峙齊竦高可丈七八柱圓  
圍二丈有餘石質青綠光可以鑿窮巧綺刻妙絕人工

扈商

姓謹漢有廣漢太守扈商按商見漢書孫寶傳以輒弱為寶所

奏

王阜

東觀漢記漢章帝時蜀郡王阜為益州太守治化尤異神馬四  
匹出滇池河中按謝承後漢書阜字世公為重泉令時鸞鳥集

蜀典

卷四

官蹟類

七

學宮聞磬聲而舞此事人多知之化致神馬志未之載又按王  
阜南蠻傳作王追事在肅宗元和中姚之駟刻東觀漢記以王  
阜為巴異誤矣

文襲獻珠

東觀漢紀永建四年漢陽太守文襲獻大珠順帝詔曰海內頗  
有災異而襲不推忠竭誠而誇明珠之瑞以求媚令封珠卻還  
按順帝紀作桂陽太守文襲音力工反詔詞亦微異袁宏記作  
漢陽都尉

諸葛身長八尺

姓源韻諸葛亮身長八尺形細面粗猶如松柏皮膚枯稿文

理潤澤按手宜作身與本傳乃合

姜維膽大如拳

郭頒世語姜維見剖時其膽如斗大按梁書范縝傳八采重瞳  
助等之容龍顏馬口軒鼻之狀形表之異也比干之心七竅列  
角伯約之膽其大如拳心器之殊也此郭頒所言不同未知  
范氏何據又按金石文字記云升音陞升音蚪世語姜維膽大  
如升誤作斗也

陰化

蜀志孫權拜諸葛亮書陰化不盡又蔣琬傳亮以琬為府掾琬  
讓陰化按漢黃龍甘露碑末云老易令陰化老易在漢屬健為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八

今為眉州彭山縣也陰化為老易令蜀志不載

許靖

獻帝紀九年封皇子熙為濟陰王懿為山陽王邈為濟北王敦  
為東海王山陽公載記云時許靖在巴郡聞立諸王曰將欲欲  
之必姑張之將欲奪之必姑與之其孟德之謂乎

龐肱

碑目考漢涪陵太守龐肱關肱龐士元之子後帝時嘗為涪陵  
太守淳熙中賢良任子宜舟過涪陵于民家見漢隸隱然遂載  
以歸碑在左縣任賢良家按龐統傳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城  
否輕傲尚書令陳祗為祗所抑卒於涪陵太守字不作肱隸續

云漢故涪陵太守昌陽龐玄神道十二字今在資州此所謂漢  
乃劉蜀之漢也又按肱書蓋稷臣作朕股肱古文尚書作玄

錡衷

姓謹錡衷後漢時為縣令按粵易國志韓揆為縣竹令主簿值  
黃巾賊入界扶錡衷走入草中衷遣求隱翳處未還衷為賊所  
得見害揆葬訖詣從事賈龍求兵討賊是衷劉焉時為縣竹令  
也

義歆

氏族略引蜀錄漢末有上庸都尉義歆按蜀錄涼州刺史羅倫  
聞趙庶反上表願往征之惠帝拜倫為平西將軍領護西屯校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九

尉益州刺史督牙門王敦上庸都尉義歆等率七千人入蜀是  
義歆非漢時人鄭氏誤

薛永 薛齊

氏族略薛氏自仲虺為諸侯歷三代凡六十四世至愍族引為  
齊所滅公子登仕楚懷王賜沛邑為大夫遂以國為氏或言登  
隱于博徒號薛公者曾孫倪為楚令尹生翁翁生鑿漢初獻策  
滅黔封千戶侯元孫廣德御史大夫生饒長沙太守生愿淮陽  
太守因徙居焉愿孫漢為千乘太守漢生彪司徒祭酒彪生侍  
御史安期六代孫蘭為曹操所害生永遂依蜀先主官至蜀郡  
太守生齊為巴蜀蜀郡太守歸晉為光祿大夫河東太守因家

汾陰世号蜀薛二子懿始校唐世系表清生愍侯洪為楚所滅此云齊滅又云鑿嶽策滅綿布此云滅黔皆誤又校表云蘭為兗州別駕永字茂長齊字杏甫而不見陳壽志則蜀臣佚沒者多矣魏書眾議以薛氏為河東茂族帝曰薛氏蜀也豈可入郡姓直問薛宗起在殿下出次對曰臣之先人漢末仕蜀二世復歸河東今六世相襲非蜀人也伏以陛下黃帝之胤受封此土豈可亦謂之胡耶今不預郡姓用生何為乃碎戟於地帝徐曰然則朕甲卿乙乎乃入郡姓仍曰卿非宗起乃起宗也校北史薛聰傳為羽林監帝曾與朝廷論海內姓地人物戲謂聰曰人謂卿諸薛是蜀人定是蜀人不聰對曰臣遠祖廣德世事漢朝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十

時人呼為漢臣九世祖永隨劉入蜀時人呼為蜀臣今事陛下是虜非蜀也帝撫掌笑曰卿可自明非蜀何乃遂復苦朕聰因投戟而出帝曰薛監醉耳其見知如此元行冲後魏國典作薛宗起

正貺 正昂

善易國志蜀郡太守正貺命任末為功曹察孝廉舉有道博士徵不詣校益州太守正昂為雍閣所殺見蜀志校正貺一作關

寵義

姓苑蜀漢有長史寵義

古牧 古朴 古世卯  
風信通漢有廣漢功曹古牧校蜀志夏侯纂功曹古朴宜即其後常璩云古德陽大族之甲也古朴廣漢人為王適妻張叔紀作頌又高陽令楊著碑陰有廣漢古世卯

李光

善易國志李密祖父光為朱提太守

會相

風信通漢有善易太守會相校廣韻引作會相急就章相作柳氏族略作炳

王濬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十一  
善易國志王濬為益州刺史蜀中山川神祠皆種松柏濬以為非禮皆廢壞燒除惟取其松柏為舟楫唯不毀禹王祠及漢高帝祠又禁民作巫呪于是蜀無淫祀之俗

索遐

水經注義熙九年索遐為果州刺史自城固治南城校宜作索

逸果州當作梁州

蜀郡守朱

李綽尚書故實王內史書帖中有與蜀郡守朱不記名書求櫻桃

來禽日結藤子又云胡桃種已成矣又問曰司馬相如揚子雲有後否蜀城門是司馬錯所製存乎校佩觿辨證曰校尚書故

實云王內史有與蜀守書求櫻桃來禽日結藤子言味甘來照禽信作林檎

吉翰

幽明錄元嘉中益州刺史吉翰遷為南徐州先於蜀中載一青牛下常自乘恆於目前養視翰遭疾多日牛亦不肯食及亡牛流涕滂沱吉氏葬未還都先遣驅牛向宅牛不肯行人知其異即待喪既下船便隨去

壘襲

十六國春秋苻秦有梓潼太守壘襲按一作梓襲襲一作錫後趙錄云壘本姓裴改為壘

蜀典

卷四

官蹟類

三

鉗耳祖郎

路史注隨九門令鉗耳文澈清德頌有云祖郎為成集二州刺史

郭銓

水經注枝江縣人劉凝之字志安兄盛公高尙不仕凝之慕老萊巖子陵之為人立屋江湖非力不食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亦能貧宋元嘉中夫妻隱於衡山終焉不返

馮遷

王韶之晉書桓彖之初奔也經日不得食左右進粗粥咽不下子昇抱彖胸撫之彖悲不自勝至故鄉州益州都護馮遷斬彖

子此洲斬昇于江陵

孟彥暉

錄異記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澤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于荷葉之上画圖上聞

錫休儒

姓氏書辯證梁有益州刺史錫休儒按氏族略引無儒字休儒宜為錫光之後光漢中西城人光老時為交州刺史長冲又魏書錫休儒為益州長史非刺史也鄧元亞說誤

李彝

按文苑英華有任等送李彝宰新都序云宗室後進有以學術

蜀典

卷四

官蹟類

三

辭藻著稱者彝也少好學通九流百家之言善屬文有大節召試西掖與莊若訥高郢同入高等執政以彝大人在蜀故授新都以榮之又按李元諒頌有銜朝散大夫守宗正寺丞李彝篆額即是人也

袁嵩 子璣

前定錄袁天綱祖嵩周朝歷權為蒲陽蒲江二郡守車騎將軍父璣梁州司馬

郭元振

劉餗隨唐嘉話郭尙書元振始為梓州射洪令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為奴婢者甚眾老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百卷後

圖資財所在知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

犀浦主簿

唐書顏春卿傳調犀浦主簿嘗送徒于州亡其籍至廷口記物色凡千人無所差按犀浦縣唐垂拱二年分成都地置取李冰所造石犀為名宋熙寧五年省也

香尉

馮贄記事珠璣雍仲子進南海香物拜涪陵尉時人謂之香尉按涪陵太平廣記作涪易誤矣

鄞縣令

大唐傳載李鎮惡即趙公嶠之父選授梓州鄞縣令與友人書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五

曰州帶子號縣帶妻名由來不屬老夫併是婦兒官職

甘子布

劉肅大唐新語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常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恆恐有甘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馴長吏但敘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按朝野僉載周甘子布博學有才年十七為左衛長史不入五品登封年病以驢擗至獄下天恩加二階合入五品竟不能起親戚來賀衣冠不得遂以袞袍覆其上帖然而終即是人也

蜀令劉靜妻

朝野僉載蜀縣令劉靜妻患病明崇儼曰須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為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甕水中別取肝食之遂差

亢朝榮

韋皋傳皋鎮蜀有部將亢朝榮以兵破吐番按今唐書作亢榮朝誤

論惟賢

唐書論惟賢官劍南節度使按論惟賢荅威人

蕭錢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五

唐比丘尼惠源誌銘有云父諱錢給事中利州刺史按宰相世系表作錢蕭瑀第三子官給事中不云利州刺史者表之疏略也

終郁

唐杜甫有題終明府水樓詩終係功曹攝奉節令名郁

達悉采

希姓錄九希采戎州太守按唐時有達悉采為戎州太守樂林官吏序輿地記勝竝作達悉采升莽誤又按周大象末達悉甚為益州刺史王謙據益州有將達悉堪攻利州

徐師道

石唐徐浩碑稱師道官益州字缺二縣尉泐其縣名偃師遺文則為九隴二字上文州字上泐一字以為九隴屬彭州當是彭字然考徐浩古蹟記云臣先祖故益州九隴縣尉贈吏部侍郎是師道為益州九隴縣尉也唐地理志彭州濛陽郡垂拱二年析益州置師道為尉在未析置以前碑字原作益州也

歧苞

姓源唐有歧苞南郡人為縣竹令按學易國志辛冉遣護軍曾元攻李特等為特所殺羅尚督護田佐牙門劉竝助冉復敗進圍廣漢尚復遣健為太守李苾長史費遠助冉不能克冉託罪于縣竹令歧苞斬之而潰圍走德陽姓源作唐人誤也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六

旬琦 旬廣

蜀錄關中流人旬琦旬廣按琦一作琦天水人殺李離及尚書令閻或以梓潼歸羅尚琦送離母子于尚尚斬之分其室

开度

正字通宋有四川漕使开度按晁公老讀書志序言得南易公書五十篋陳振孫曰南易公未知何人或云开度憲孟也是开度字憲孟矣

古成之

姓謹古成之嶺外人及進士第為縣竹令常遇異人授道按古成之河源人張詠帥蜀辟知縣竹縣

刑璿

氏族考宋有刑崇紹興間簡州法曹

立智理威

元史至元中蜀初定世祖閱百姓傷殘擇近臣撫安以立智理威為嘉定路守時方以闢田均賦弭盜息訟諸事課守令理威奉詔甚勤民安之使者交薦其能

萌慮

姓謹五代蜀裨將萌慮

浣平

陝西志浣平寶雞人永樂舉人任成都府教授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七

字敏

氏姓謹字敏隴西人宣德中舉人任嘉定州學正升四川僉事按甘肅通志字敏通渭人正統進士官學士豈同姓名者耶

類康

氏族謹類康鰲山人正德中任新繁縣訓導

侍懋

氏姓謹侍懋六合人明洪武中任碁江縣訓導

烜冲霄

姓謹烜冲霄沔縣人萬厯中任長壽縣主簿

羿忠

萬姓統譜 忠湘潭人 洪武中官遂寧縣知縣

寸居敬

氏姓 謙寸居敬 沒穹人 嘉靖間任梓潼縣知縣

曉枝

統謙 曉枝 禮陵人 嘉靖中官四川墊江縣丞

臨淮

明史 何洪 傅德 易人 趙鐸 反稱王 四川都指揮 僉事 臨淮 戰死

宰用

明史 宰用 山後人 成化中 以寧州指揮 升都督 僉事 鎮四川 有

職功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六

可越

湖廣志 可越 蘄水人 永樂舉人 任四川郫縣訓導

仕萬倉

陝西志 仕萬倉 涇陽人 隆慶中 為成都府經歷

仙名

甘肅志 仙名 河州人 明正德中 官四川合江縣知縣

玉恩

統譜 玉恩 彰縣人 弘治中 官眉州判官

陝嗣宗

洪雅志 縣有九角堰 明時 陝嗣宗 築堤禦水 嗣宗 湖廣人

利本堅

廣東志 利本堅 英德人 由監生 任贛縣主簿 安岳縣丞 正德七年 升縣令 多事之際 能愛民 節費

泰耶

陝西志 泰耶 中部人 嘉靖中 官蒼溪縣主簿

牒昇

安岳志 牒昇 陝西蒲城人 正統間 由舉人 知縣 事廉能 勤慎 平易 近人民 愛之 如父母 無敢欺者 歷九年 如一日 擢知鄧州 氏 姓 謙 作 牒 昇 蒲州 人 者 誤

戰符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五

大足縣 寶頂山 有 靈湫 泉 詩 碑 又 圓覺 洞 石 壁 詩 署 銜 云 忠 州 刺 史 楚 人 戰 符 澍 署 大 足 縣 篆 時 親 見 之

力晟

江南志 力晟 宿遷人 萬曆中 任四川榮縣主簿

木叢奇

雲南志 木叢奇 永昌舉人 萬曆中 任安岳縣教諭

月輝

江西志 月輝 字本明 贛縣人 知江油縣 以清苦 稱

漆登

江西志 漆登 字汝高 高安人 少孤 事母 孝 嘉靖 舉人 授貴州 永

寧知州升馬湖府同知因其信陋加意造士捐俸資給之麻陽  
寇亂協勦告捷以薦兩點蜀黔考試官告養親歸登一作澄

乙山

江南志乙山海州人嘉靖中官東鄉縣訓導

隗邦衡

湖北志隗邦衡潛江人萬曆中官資陽縣知縣

輔成

江南志輔成崇德人天順中任夔州判官

禹範 禹祥 禹節

甘肅志禹範臨洮人官蓬州學正禹祥字廷珍臨洮人任劍州

蜀典

卷四

官蹟類

三

知州公平廉明性至孝家嘗被火祥惟抱先人主餘悉不顧積  
通志知仁壽縣以治行稱又禹節嘉靖時任大足訓導

巨淵

陝西志巨淵蒲城人洪堯中官四川僉事

倚東周

陝西志倚東周富平人萬曆中任通江縣王簿

粘宣

統謹粘宣貴縣人成化中任東鄉縣知縣

潛玉

統謹潛玉福州人永樂中官大寧縣知縣

謹賤生

福建志謹賤生邵堯人洪堯中以國子生為岳池縣典史廉介  
有為升四川按察僉事列名章善錄

尋孔樂

山西通志尋孔樂易曲人正德中任夔州府通判

冰如鑑

統謹冰如鑑繁昌人萬曆中任四川寧州衛千戶

卯啟

江西志卯啟臨川人正德中知平定縣

星奎

湖廣志星奎沅江人洪堯中任敘州府推官

蜀典

卷四

官蹟類

三

高文光

湖廣志高文光公安人嘉靖舉人事母成氏孝為巴縣令有惠  
政所著有擬陶詩

它成

甘肅志它成官建寧營遊擊父名元鼎西寧碾伯人

精仁

興文志精仁鳳翔人由行伍乾隆十五年任建寧營遊擊

操宣

安慶志操宣潛山人嘉靖中任四川合州判官



叢方茵

如皋志叢方茵如皋人康熙時任德陽縣知縣

從龍

統謹從龍字雲舉天順舉人任富順縣知縣升麻哈州教民製巾以冠

宜訓

陝西通志宜訓字孟庭寧州人以恩貢授峨眉令時南山多水患訓遶山引水蓄洩有法灌溉民田數萬頃民胥賴之

時植

河南志時植字良材通許人以太學生任四川梁山縣主簿正

蜀典

卷四

官蹟類

三

德六年署縣事流賊攻城城陷被執不屈死之

慈止

統謹明有慈止仁壽人永樂中任大足縣訓導

呼延信

陝西志呼延信綏德州人宣德中任四川右參政

槐寅

福建志槐寅福清人萬厯中任四川都指揮

延瑁

陝西志延瑁韓城人官給事中永樂六年安撫四川

橋宗義

山西志橋宗義曲沃人成化中任什邡縣丞

軻興

統謹軻興直隸人明宣德時官簡州衛千戶愛恤士卒崇尚禮義尤勤于政事

葵玉

涿州志葵玉涿州人弘治中任順慶府同知

鎮洪

明曹震開永寧河碑記貴播駟鋪橋道委播州宣慰司楊重慶千戶鎮洪提調軍民以開通

秋逢慶

蜀典

卷四

官蹟類

三

然 河南志秋逢慶汝寧舉人嘉靖中任遂寧縣嚴於御吏門禁肅

海岱

江南志海岱臨淮人正統時官射洪縣知縣

第五德

陝西志第五德字宇元三水人正德中任夔州府通判

東真

丹徒志東真字西侯任資陽知縣順治丙戌科進士

貫道

廣西志貫道興平人嘉靖中任四川井研縣知縣

本進忠

甘肅志本進忠字輔庭西寧人祖名天素父名成雍正五年隨征準噶爾有戰功升雲南提督後入成都籍

蜀典

卷四

宦蹟類

一

蜀典卷五

荅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故事類

石室灌畫俞人古樂皇帝八兄夸子五百鹽井曷穿鸚塢曷作女或化男魚乃為石收為故事莫疑吠雪

樊英救成都火

楚國先賢傳樊英隱於壺山嘗有暴風從西方起英謂學者曰成都市火甚盛因含水西向噴之乃令記其時日後有从蜀郡來者云是日大火有雲從東起須臾大雨火遂滅按漢書方術傳亦載此事乃謂係朝會嘆酒與葛洪神仙傳記樂巴嘆酒相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但皆是成都事

蛟畏鐵

聞見錄峽有長蘆寺臨江門起水中每為蛟所壞本朝明肅太后以服用為資以建長老曰后必欲起之須用生鐵數萬斤置其下乃成蓋蛟畏鐵也

圖牛戲

太平廣記引成都記云李冰為蜀郡太守有蛟歲暴漂墊相望冰乃入水戮蛟已為牛形江神龍躍冰不勝及出選卒之勇者數百持彊弓大箭約曰吾前者為牛今江神必亦為牛矣我以大白練自束以辨汝當殺其無記者遂吼呼而入須臾雷風大

起天地一色稍定有二牛鬪於水上公練甚長白叟士乃齊射其神遂斃從此蜀人不復為水所病至今大浪衝濤欲及公之祠皆瀾瀾而去故春冬設有鬪牛之戲未必不由此也祠南數千家邊江低圯雖甚秋潦亦不移適有石牛在廟庭下唐太和五年洪水驚潰冰神為龍復與龍鬪于灌口猶以白練為誌水遂漂下左縣梓潼皆浮川溢峽傷數十郡唯西蜀無害

四分麻 永昌麻 正象麻

晉志先主在蜀仍漣四分麻按吳改四分麻為乾象麻魏改太和麻為景初麻四分麻李梵所撰也四分麻之法三紀而為一元元首歲必甲寅紀元或甲戌或甲午不皆甲寅又按五代史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二

蜀有永昌麻正象麻係王建孟知祥等二僭國之麻也北夢瑣言云司天監胡秀林進麻移閏在丙戌年正月有向隱者亦進麻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既有異同彼此紛訴仍于界上取唐國麻日近臣曰宜用唐國閏月也因更改閏十二月街衢賣麻者云只有一月也其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國滅胡秀林是唐朝司天少監仕蜀別造永昌正象麻推步之妙天下一人然移閏之事不爽麻議常人不可輕知之是永昌正象乃胡秀林作也宋菽文志蜀菽成永昌麻三卷

諸葛父子畫

歷代名畫記諸葛菽侯父子皆長於工按忠菽侯之善畫於為

秀畫圖見之思遠之工畫著於本傳

石室畫

沈作詰寓簡云南豐跋菽都太守西狹頌謂得此圖然後始見漢畫然子見王逸少帖云成都學有文翁高映石室及漢太守張收畫三皇五帝三代君臣昇仲尼七十弟子畫皆精妙可觀子後因從蜀人求臨本晚乃得石刻信如逸少言然則石室之畫又先於菽都矣子固蓋未之見

巴俞鼓員

前漢書禮樂志巴俞鼓員三十六人顏師古曰巴巴人也俞俞人也當高祖初為漢王得巴俞人竝趨捷善鬪與之定三秦滅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三

楚因存其菽樂也巴俞之樂因此始也巴即今之巴州俞即今之渝州各其本地

鹽府校尉

册府元龜蜀先主定益州置鹽府校尉鹽鐵之利甚多有裨國用按蜀志王連為廣都令遷司鹽校尉張裔傳有司鹽校尉岑述此云鹽府校尉疑誤岑述常為督運領李平以運不辦欲殺者即此人也

季滄戶口

册府元龜蜀章菽元年國有戶二十萬男女口九十萬按王隱蜀記後主遣尚書李虎送士民簿領戶二十八萬男女口九十

四萬帶甲將士十萬二千吏四萬人事在炎興元年

雲濛圖

博物志劉爽桓帝時人曾畫雲濛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圖人見之覺涼爽官至蜀郡太守按益部耆舊傳楊由有兵雲圖時寶憲將兵在外遣工從由寫圖以進尋易國志大將軍寶憲從太守索雲氣圖楊由諫莫昇尋憲受誅太守當即劉爽雲氣圖亦即雲濛圖也憲雖誅於和帝世則爽為太守亦當在和帝時至桓帝世尙在蜀耳

蜀中鏤書

王伯厚困學紀聞云古未有板本好學者患無書桓譚論謂梁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四

子初揚子林所寫萬卷至於白首南齊沈麟士年過八十手寫細書滿數十篋梁袁峻自寫書課日五十紙抱朴子所寫反覆有字金樓子謂細書經史莊老離騷六百三十四卷在巾箱中後魏官作裴濬借異書躬自錄本其勤與編蒲緝柳一也國史菽文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本於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音釋令孔維邢昺龔定頒布按孔氏雜說以刻板印賣始于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之奏沈括筆談亦云而柳玘序文云嘗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玘唐人則不始於五代矣然考隨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敕廢像遺經悉令雕撰此印書之始册府

元龜王清明揮塵錄蜀中始有板本文選十國齊秋毋昭裔傳常請後主鏤板九經令門人句中立孫逢吉書文選初學記白氏六帖刻板行之是蜀刻不止文選也

五雲太甲

王勃益州夫子廟碑有云帝車南指遁七曜于中階粵蓋西臨藏五雲于太甲杜甫出瞿唐峽詩五雲高太甲六月曠搏扶蓋入蜀見此碑用其語也段成式謂張燕公讀碑自帝車至太甲四句悉不詳訪之一公一公言北斗建午七曜在南方有是之祥無位聖人當出粵蓋以下卒不可曉宋王應麟云晉天文志粵蓋杠旁六星曰六甲分陰陽而配節候太甲恐是六甲一星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五

之名本朝閻百詩云隨書天文志天子欲有所游往其地先發天子氣或如粵蓋在霧氣中或有五色蒼帝起青雲捧日云云以證粵蓋五雲亦一解而太甲終當闕疑按班固漢書內傳曰伏見廣伏山青童真小童授六甲靈飛於太甲中元凡十二事又雲氣干犯占曰黃雲氣入六甲術士用黃白氣入太史授爵賜蓋太甲者主司六甲之神也五色雲氣入則有聖人利見之祥子安之太甲五雲當即此說

邑君

溘書西南夸傳青衣道夸邑長令田注令姓田名後溘書南續傳青衣道夸邑長令田與徽外三種夸三十萬口齋黃金鹿牛

既舉土內屬安帝增令田爵號為奉通邑君按邑君會首也夜  
耶王興從邑君數十人入見陳立是矣光武建武十二年封九  
真徼外蠻里張游為歸漢里君即邑君也注以里為蠻裔別號  
失之東觀記云順帝時葉調國王遣使師曾詣關貢獻以師曾  
為漢歸義葉調邑君賜其君紫綬西羌傳和帝永元六年蜀郡  
徼外大祥夸種羌豪造頭等率種人五十餘萬口內屬拜造頭  
為邑君長亦是豪率之稱繁長張禪題名碑有邑君蘭世興邑  
君宋名季漢有蘇祁邑君冬逢見蜀志

斯叟

十六國春秋蜀錄李雄玉衡十七年春正月越雋斯叟反寧州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六

秀才潘遺起義兵應之攻圍鎮南將軍任回及太守李謙等雄  
遺征南將軍羅恆費黑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嶽朱提  
太守楊術援遺戰於臺登嶽等敗續術力戰死夏四月斯叟破

瞎巴

魏書董紹傳蕭寶寅反于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嘗出瞎  
巴三十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曰此是  
紹之壯詞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寔瞎也帝大笑勅紹  
速行

作五百石子

粵陽國志汶山郡多冰寒盛夏凝凍不釋故夸人冬則避寒入

蜀唐貨自食夏則避暑反落成以為常故蜀人謂之作五百石  
子按今其俗猶然男則負棗桃核椒醬市女為人家供薪汲呼  
為掃羅子亦呼二姐子也

五苑

後漢書安帝紀六年春正月庚申詔越雋置長吏一作高望始

昌三苑又命益州郡置萬歲苑犍為置漢平苑

八兒皇帝

錦里耆舊傳朱溫賀蜀王建書八兒皇帝

弼頭

常璩巴志云弼頭虎子在胸臆按即白虎復夸亦即板楯蠻也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七

弼強貌音奇粵陽國志云張儀城江州司馬錯自巴涪水取楚  
商於之地為黔中郡白虎為患有秦精者作白竹弩殺之秦王  
刻石與盟其時號白虎復夸唐盧求成都記序言白虎過四郡  
傷千二百人

十象

沈存中筆談云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象今蜀郡亦以十象為  
一銖按象古鼎字律歷志所云十黍為象十象為銖今筆談刊  
作十參誤矣

巴蜀粟

史記平準書山東破河菑及歲不登天子詔曰江南水耕火耨

令飲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雨之處遣使冠蓋相屬於道護之  
下已蜀粟以賑之

### 樂巴寺蛇

樂巴寺在通江縣西百里縣志云相傳樂巴真人建法座下有  
石穴每歲仲夏一蛇長三尺許先出羣蛇大小顏色不一絡繹  
隨之游於殿堂凡榻廚器之間或至數日不畏人亦不傷人人  
亦不相害也必僧爲食以飼之食已其先出者先至穴口俟羣  
蛇畢入而後入焉土人傳爲四萬八千尾云今尙然

### 奉聖樂 順聖樂

盧氏雜說韋皋鎮蜀進奉聖樂曲兼昇舞人曲謚同進到京於

### 蜀典

#### 卷五

#### 故事類

#### 八

留邸按閣教坊數人潛窺因得先進按國史補于司空頓因章  
太尉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

### 鸚鵡埕

戒莽漫筆韋南康鎮蜀時有一鸚鵡甚慧馴養者曉以佛理一  
日不震不仆斂翼委足奄然而絕焚之有舍利韋公爲立埕壑  
之號曰鸚鵡埕

### 古竈

范大成吳船錄蜀中眉郡治有古竈在廳事後太守不敢居焉  
鑰奉祠之

### 工官

前漢書貢禹傳蜀廣漢王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工官費  
五千萬如淳曰地理志河內懷蜀郡成都廣漢皆有工官主作  
漆器物者也師古曰如說非也三工官謂少府之屬官考土室  
也右工室也東園匠也上已言蜀漢王金銀器是不入三工之  
數也

### 中園

王氏見聞云偽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園小院使蕭懷恠主之蓋  
軍巡之職也懷恠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所管中園  
百餘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至于  
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竝是其狗民間

### 蜀典

#### 卷五

#### 故事類

#### 九

有偶語者宮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  
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恠是以人懷恐  
懼常疑其肘腋腹心皆是其狗也

### 布裏篋頭

荊州記魚復縣瞿塘灘上有神廟先極靈驗刺史二千石經過  
者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恐觸后有聲用布裏篋頭按水經注  
作皆不得鳴角伐鼓商旅下有上水二字頭作足

### 掘龍骨

嶲巒國志蜀五城縣有元峯山一名三峯山其山六屈三起山  
出龍骨相傳龍升其山值天門閉龍升天不達墜死于此後沒

地中民掘取其骨入藥用冬夏無已五城一作元城誤

神禹誕辰

路史鯀納有莘氏曰女志是為脩己以六月六日屠醢而生禹於契道之石紐鄉所謂剗兒坪

楊宣聽雀鳴

益都耆舊傳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雀鳴桑樹上宣謂吏曰前有覆車粟校論衡廣漢陽翁偉能聽禽獸之音宣為翁偉弟子故曉鳥言也

銅馬嘶

存心錄宋高宗紹興二十六年成都郫縣地出銅馬高三尺工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十

製甚精中宵風雨忽聞嘶聲時以帝忘金人之仇而神怒也夸堅志云成都郫縣村民鑿古墓遂得一銅馬高三尺餘制作精妙前簡池守景季淵取以歸中宵風雨輒聞嘶聲怪而不敢謂移送佛寺紹興二十六年王晦叔自小淡至淡都士人黃伯淵請作銅馬歌其詞曰君不見老皇逸志役九垓追風躡影思龍媒魯班門外立銅馬天廐馬匹皆塵埃又不見伏波將軍破交賊歸來殿前獻馬式據鞍習氣殊未衰想見老子真嬰鑠兩京翻覆知幾秋只有山河供客愁孤帆落日蠶叢國忽出神物於荒邱季黃壤誰作主猶把歸心泣風雨只恐一朝去無蹤有似豐城寶劍化雙龍黃之歌甚工不知此馬今安在也

益州進白驪

鄭棨開天傳信記予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驪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地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驪無疾而殞上歎異久之謚曰白驪將軍命有司具樽積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

杜鴻漸得鼓杖

南卓羯鼓錄宰相杜鴻漸亦能之承泰中為三川副元帥西川節度使至成都李琬有削杖者在蜀以鼓杖獻鴻漸鴻漸得之示於眾曰此尤物也當衣衾下收貯積時矣匠曰某于春溝中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十一

養之十年及出蜀至利州西界嘉陵驛入滄川矣自西南來始臨嘉陵江頗有山水景致其夜月色又佳乃與從事楊炎杜亞一作杜源源孝曰案代宗廣德二年崔旰反成都命鴻漸以宰相兼山南劍南副元帥往鎮撫之鴻漸梓州許以不死反委以政日昇从事楊炎杜亞一作杜源源高會則此也輩登驛樓望江亞無疑於于宗會昌間鎮東川非從事也月行觴話曰今日出艱危脫猜迫外則不辱命于朝廷內則免中禍於微質皆諸賢之力也既保此安步又暇此殊景安得不自賀乎遂命家僮取鼓舂板笛以前所得杖酌奏數曲四作西山猿鳥皆驚飛鳴噉噉一作飛走從事悉異之曰咎夔之搏拊百獸舞庭此豈遠邪鴻漸曰若某于此稍曾致力未臻尤妙尚能及此况至聖御天一作遇賢臣考樂飛走之類何有不感因

言此有別墅近寧嚴閣每遇風景晴朗時或登閣奏此初見羣羊牧于山下忽數頭踴躍不已某不謂以鼓然也及止鼓羊亦止某復鼓羊亦復然遂以疾徐高下而節之無不應之而變旋有二犬自其家走而吠之及羣羊側遂漸止聲仰首一作逐聲俯仰若有所聽少選即復宛頸搖尾亦從而變態是知率舞固不難矣其後乃不敢為也一本無此句

按一本末又有云近士林中無習之者唯僕射韓皋善亦不甚露為鄂州節度使時聞於黃鶴樓一兩習而已

筆寶

成都古今記西蜀聖壽寺僧楚安妙畫山水須一旬以來方就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三

一扇收得其筆謂之筆寶

廣聖節

錄異記蜀乾德元年七月十五日庚辰降誕廣聖節堦口鍾王彥徽於羅真人宮內得白龜以獻

許旌陽拔宅上昇

十二真君傳許遜舉孝廉拜蜀旌陽令慕道棄官歸師文洞君

吳猛傳三清法要至太康二年八月一日於洪州西山舉家四

十二口白日拔宅上昇按此說誤即今人相承之說所自也

程君友昇仙

茅亭客話遂州小溪縣石城鎮仙女壇村民程君友遇道士隨

往青城山道士曰爾有仙表得至於此開囊取丹一粒令吞之曰若有飢渴則可嚼柏葉柏實君友懇祈願往仙齋道士曰爾且歸家吾至九月八日當來迎爾君友歸別止一室嘗焚柏子柏實靜坐無營時嚼柏實三五顆而已門外柏樹有大盤石嘗偃息於上至九月七日夜如有所待達旦雲霞相映五色君友躡空而去

蜀路星墜

李焯尚書故實李師誨者畫蕃馬李漸之孫也為劉從諫潞州從事知劉不軌遂隱居黎城山潞州平朝廷嘉之就除一縣宰曾于僧處得落星石一片僧于蜀路早行見星墜於前遂圍數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三

尺掘之片石如斷磬其一端有雕刻狻猊之首亦如磬有孔穿條處尚光滑豈天上樂器毀而墜歟此石後流轉到安邑李甫宅中

祝鼠

元史世祖至元二十二年六月馬湖田鼠食穀殆盡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按元史世祖本紀至元二十二年九月烏蒙叛命四川行院伊蘇岱爾將兵討之馬湖路總管舒策以蠻軍三百為助降西崖門酋長阿者等百餘戶是年六月馬湖部田鼠食稼殆盡其總管祠而祝之鼠悉赴水死本紀惜無總管姓名或即舒策歟舒策舊作汝作今改正



魚化

黃休復茅亭客話青城縣漁者釣歸傾其魚于竹器中有一魚化爲石長四寸許鱗鬣燦然若活其監子將石魚于椀水中或搖鬣振鱗漁者驚異取出置土罌中因是鄰里求觀者眾在水則活離水則爲石率以爲常

乾德年號

山堂肆考宋太祖平蜀蜀宮人入內鏡背有識乾德四年鑄者召寶儀問之對曰蜀王衍嘗有此年號太祖大說曰宰相須用讀書人棧此時正太祖乾德四年故上怪問之宋朝類苑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古

沒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乃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也此不惟年號同於國號亦符按公祐于德六年稱帝反江東明年三月即敗安得有四年石誌所言可疑

五色雲見

玉海紹興三十二年孝宗即位閬州奏六月十日有五色雲見錦屏山之西浮空映日自未及申在即位一日允合受命之符

畫三時山

圖畫見聞志張詢南海人避地居蜀善畫吳山楚岫枯松怪石中和間嘗於昭覺寺大悲堂後畫三壁山川一壁早景一壁午景一壁晚景謂之三時山人所稱異也

鐘樓

陸游入蜀記采訪殿前有鐘樓高十餘丈三層累磚所成不用一木而欄欄飛翬雖木工之良者不能加也但鐘爲磚所掩閉聲不甚揚亦是一病

一折柱

盛弘之荊州記巴東有一折柱孤直高三丈大可十圍傳云是公孫述樓柱破之血出枯而不朽

墜石流泉

錄異記壬子歲七月十三日青城鬼城山因滯雨崖崩暴水大至在丈人觀後高百餘丈殿當其下將憂摧壞俄有墜石如崖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五

堰水向東竟免漂陷觀中常汲谿水以供日食甚以爲勞自此暴水出處常有流泉直注廚內其味甘香冬夏不絕

男化女

後漢書漢建安七年一引作二十年越嶲有男子化爲女子周羣曰哀帝時亦有此變將有易代之事也至二十年獻帝封山陽公按哀帝建平中豫章男子化爲女子嫁人生一子潛潭巴曰賢人去位天子獨居則女子化爲丈夫一引潛潭巴云男化女賢人去位女化男賤人爲王

赤樓

散花樓

東觀漢記公孫述造十層赤樓春明退朝錄成都散花樓

井法

蜀王本紀云宣帝地節中始穿鹽井數十所類要云鹽泉有絞  
筴引泉踏溪每一筴用一筴其筴與筴每年十月旦日以新易  
陳郡守作樂臨之井民相慶謂之絞筴節 志林云慶曆皇祐  
以來蜀始開筒井用圓刃鑿如盤大深者數十丈以五竹去節  
牝牡相銜為屏以隔橫淡水則鹽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  
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呼吸而  
啟閉之一筒水可致數斗鹽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  
不知後漢書有水溝此法惟蜀中鐵冶用之大略似鹽井取水  
筒太子賢不識妄意以解非也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六

郡國利病書射洪士人馬曠課鹽井圖記云鹽井其來舊矣先  
世嘗以為皮袋并圖經三五尺許底有大石則饒課重工力浩  
巨非一載弗克竣今皆淹沒殆盡不可考民循故業以訥課率  
多重竹井制其施為次第在井匠董之凡匠民相井地多於兩  
河夾岸山形險急得沙勢處鳩工立石圈盡去面上浮土不計  
丈尺以見堅石為度而鑿大小竅焉大竅大鐵釘主之小竅小  
鐵釘主之釘一也大釘則有釘賴扁寬七寸有輪鋒利穿鑿與  
井日北口旁立兩木橫一木於上有小木濼子以火掌繩針末  
附於橫木濼子上離井六七步為一木椿斜火掌茂而耦春之  
濼竹運釘自上下相乘交連其釘底坐井口旁周遭圖轉令

蜀典 卷五

其竅圓直初則灌水鑿之及二三丈許泉蒙四出不用灌水無  
論土石釘觸處俱為泥水每鑿一二尺匠氏命起釘用筒竹一  
根約丈餘通節以繩繫其梢筒木為皮錢掩其底其泥水所在  
匠氏操繩以縮皮斂水以入汜滿提出泥水漸盡復下釘鑿焉  
次第疏鑿不計功程力大較至二三十丈許見紅石若口大竅  
告成矣隨議下竹竹有木竹梓竹二種木竹取堅也剝大二片  
以麻合其縫以油灰泚其隙梓竹出馬湖山中亦以麻裹之木  
作末為大麻頭疊疊節合下盡全竹四漬淡水障阻不能浸淫  
乃截去大釘頓用釘稍鑿小竅法如大竅鑿二十丈中見白沙  
數丈有鹽水數丈名曰腰脈水去鹽水不遠尋鑿之而鹽水淵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七

消自見也水有廣水晝夜力汲不竭然味近淡有鹹水晝夜計  
有數然味亦不齊有一担而煮鹽五六斤者有八九斤至十二  
三斤者顧遇何如耳厥土既就始樹樓架高可似數樓上為大  
濼有轆轤聲制筒索吸水如前吸泥水法而摠局則管於車牀  
也牀橫木為梓梓有兩耳作曲池狀左右低昂送施左揖地右  
伸右揖地左伸循環用力索盡筒出鹽水就灰筥潑水而煎燒  
有緒矣轉轆轤者蓋三人為之力厚者則制牛車車狀丈力逸  
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耳若掘鑿之際釘偶中折而墜其中  
者或遭淤泥作阻者其出法亦巧而為器亦異釘帶火掌篾而  
隨者以攪釣釣出為力易易惟釘半墜或止墜釘頭者取之之

法制為鐵五爪如覆手狀爪背入木數寸以竹三尺許劈碎一尺纏扼爪木令堅繳上一尺亦劈碎則活繫種子釘不令拘泥倫向中一尺通其節以待種子釘假道槌代垂爪入井爪定所墮釘頭匠氏從上督率種子釘由筒中繫木木擊五爪數擊則爪攪刺釘頭著牢不可以游滑自匿雖欲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溢大小竅猶關格症然甚者製為掇子以和解其膠密掇子者鐵條之有啣齒者也未甚製為漕釘以衝擊其脂欵漕釘者種子釘之有啣齒者也支解既折則為刮筒以取其泥刮筒之制鼻鹽筒殊科不通其節而每節之始鑿為方口投井口汲泥亦如汲水或益水可以疏通翕受泥則踰節不可是匠氏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六

作法意也嗟呼一井之成其次第節目如此亦云勞矣乃勞歸竈丁利歸商販富竈任逸備竈任力終歲窮日疲弱若何而征輸又告急矣至有坍場而乾賠國課者有通負而逃徙流離者是在上之人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云

紫極宮道場

太平廣說謝自然住金泉林中七月十五日五更有青衣七人內一人稱中等云食時上真至良久盧使至須臾金母降於庭自然拜禮母曰別汝兩劫矣自然坐初盧使侍立久亦令坐盧云暫詣紫極宮看中元道場遂巡來云此一時全勝以前問其故曰此度不燒乳頭香乳頭香天真惡之唯可燒和香耳

五福樓

國史補南部新書並云元和初陰陽家言五福太乙在蜀故劉闢造五福樓符載為文記按載文有曰天一五福游乎神宮之三年也通首未言及五福太乙星之在蜀新唐書劉闢傳以術家言五福太乙舍於蜀乃造大樓以祈祥

青城山封醮

雲笈七籤中和元年辛丑七月十五日詔內臣元易簡刺史王茲縣令崔正規與朕詣青城山脩醮封為五嶽丈人希巨真君是時縣界亢旱苗穀將焦封醮之後龍吟于觀側谿中風雨大至枯苗再茂縣境乃豐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九

捉佛光

孫願撰幻異志高燕公鎮蜀日大慈寺僧申報堂佛光見燕公判曰付馬步使捉佛光過所司密察之誘其童子具云僧輩以鏡承隙日中影閃於佛上由此乖露禽而罪之

八子

宋稗類鈔蘇州諸邑各有所出謂之八子巴西紗子魏城扇子羅江犬子神泉榛子彰明附子龍安杏子鹽泉絲子石泉猴子巴西紗一疋重二兩婦人製為夏服甚輕妙魏城以一繭造一扇謂之絲扇輕而可愛按宋類苑云慶厯中衛士有震驚宮掖者尋捕殺之時臺臣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周所以致患

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

蜀典

卷五

故事類

十

蜀典卷六

老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風俗類

風俗始詩史公亦記後世沿之誇奢變積困稱之傳姓氏

以風俗不免率意此之掌錄確乃不易

蜀俗

地理志蜀人敏惠輕急尤足意錢之戲小人薄于情理父子率多異居校宋史太祖開寶元年六月癸亥詔荆蜀民祖父母在者子孫不得別財異居二年八月丁亥詔川陝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別籍異財者論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巳禁川陝民父母在為贅婿可見蜀俗父母存而別財異居自晉已然今川中諸郡其家饒裕者早分金諸子其父母分食諸子按月計日不肯稍踰期死者殯葬之資公出有貧不能償者至爭訟不已俗之做壞不忍言矣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蠶市

茅亭客話蜀有蠶市每年正月至三月州城及屬縣循環一十五處者舊相傳古蠶叢氏為蜀主民無定居隨蠶叢所在致市居此其遺風也少卿章岫嘗官於蜀持吳綾湖羅至官與川帛同染紅後還京師經澠澗吳湖帛色皆渝變惟蜀產者如舊後詢蜀人之由云蜀地畜蠶與他邦異當其眠將起時以乘灰煨

之故帛成宜色然世之重川紅以為染之良蓋不知山蠶所致也

盆草

黃休復茅亭客話蜀人每中元節多食生五穀俗謂之盆草盛以供佛初至時介意禁觸謂嘗有雷護之既中元節後即棄之糞壤

別歲

風土記蜀之風俗晚歲酒食相邀為別歲

刀耕

唐書嚴震傳梁漢間刀耕火耨民采稻為食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二

異曠

司馬溫公作程夫人墓誌云蜀人之耐也同隴而異曠

苧綬 刺北斗

段成式酉陽雜俎峽中俗夸風不收苧苧纒好著芒心接離名曰苧綬以稻記年月葬時以筭向天謂之刺北斗

兩鴛祭神

圖經黎州通望縣每歲孟夏有白鴛鴦一雙墜地古老傳云眾鳥避瘴臨去留一鴛鴦祭山神

月市

成都記正月燈市二月花市三月蠶市四月錦市五月扇市六

月香市七月七寶市八月桂市九月藥市十月酒市十一月梅市十二月桃符市

煎茱萸 艾子

禮記三牲用藪註藪煎茱萸也滌律會稽獻一斗焉尔正謂之檄皇侃義疏云煎茱萸蜀郡作之九月九日取茱萸折其枝連其實廣長四五寸一升實可和十升膏名之藪也鄭氏及說文皆以煎茱萸為藪蓋藪必煎為用尔今蜀人猶呼其實為艾子藪之訛也

展藥市

事物記原梓州九月初八日藥市逮本朝天聖中燕龍圖肅知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三

郡事又展為三日至十一日罷

殺黃魚

酉陽雜俎蜀中每殺黃魚天必陰雨

汎月 巧月

蜀西南多雨名曰漏天杜工部詩鼓角漏天東是也楊升菴云自秋分後遇壬謂之汎雷吳下曰八液宋黃仁傑夔州苦雨詩九月不虛為巧月今年賴得是豐年汎音讀為怕平聲巧月通雅引作朽月

十月雷

伏無忌古今注明年永平七年十月丙子越雋雷按嘉慶十九

年十一月十八日夜亥時鄧都縣雷鳴霹靂之聲逾時方止

蒸裹

詩話峽人十月一日多以蒸裹為節物荆楚人多食焦糟故杜詩云蒸裹如千室焦糟萃一梓茲辰南國重舊俗自相歡玉堂閒話王蜀劉隱謂南州設宴諸味將半然後下麻蟲裹蒸乃取麻雀殼上蟲如今之刺猯者是也以荷葉裹而蒸之齊民要術云裹蒸生魚方七寸准又云五寸准豉汁煮秫米如蒸熊生羹橘皮胡芹小蒜鹽細切熬糝膏油塗簪十字裹之糝在上復以糝屈脯糝之

馬酒

蜀典 風俗類 四

按如淳漢書桐馬官注云主乳馬以草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桐其上肥因名曰桐馬官今梁州亦名馬酪為馬酒

羊腊

呂氏春秋本味篇臭惡猶美皆有所以高誘注臭惡猶美若蜀人之作羊腊小臭為美各有所用也

鹿殘

丙則切蔥若薤實諸醢以柔之鄭注云今益州有鹿殘者近山此為之矣陸氏云殘于偽反益州人取鹿殺而埋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殘按青州蟹胥涼州烏翅南郡黃雀荆州鱧魚皆礼注也梁典劉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釀之最崔劭曰生魚

熊掌孟子所稱雞距狸唇呂氏所尚鹿尾乃有奇味竟不載于書籍每用為恨孝儀曰實自如此或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蟹胥乃為鄒氏所記此物不書未解所以李騫曰鄭亦稱益州鹿殘但未是尾耳

魚鮓 腊醬 苞蘆

爾雅魚謂之鮓郭注鮓鮓屬也蜀人取魚以為鮓按以為舊說作不去今考說文魚部鮓魚腊醬也出蜀中義正合爾雅注博物志西羌仲秋月取赤頭鯉以為鮓鮓鮓屬一云蜀人呼魚鮓為苞蘆廣雅鮓魚也又按春秋衛庚公差字子魚差即鮓字也說文云鮓鮓魚也南方謂之鮓北方謂之鮓信作鮓一名魚

蜀典 風俗類 五

鱻

藏梅法

食經藏梅法取梅極大者剝皮陰乾勿令得風經二宿去鹽汁內蜜中月許更易蜜則經年如新也

飴蜜

魏文帝與胡臣書云新城孟太守道蜀豬臄雞鴛味皆淡故蜀人作食喜著飴蜜見太平御覽

蜀茶

陸羽茶經傳咸司隸教曰聞南方有國蜀姬作茶粥賣為簾事竹破其器具又云賣餅於市而禁茶粥以蜀姬何哉

茗飲

椽王裏值約云老陽買茶常珠粵易國志什那縣山出好茶南安沓陽皆出名茶張載登成都白兔樓詩云芳茶冠六清孫楚詩葦桂茶芽出巴蜀本草衍義晉温嶠上表貢茶千斤茗三百斤則是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

諸茶名

述異記巴東有真香茗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不眠能誦無忘圖經蜀雅州蒙頂茶受陽氣全故芳香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方茶生常有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唐李德裕入蜀得蒙餅以沃于湯瓶之上移時盡化以驗其真蒙頂又有五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六

花茶其片作五出蒙山白雲巖產雲茶雲山茶之別名也茶謹蜀之雅州有蒙山山有五頂頂有茶園其中頂曰上清峯符有僧病冷且久嘗過一父老謂曰蒙之中頂茶嘗以春分之先後多搆人力俟雷之發聲併手采擇三日而止若獲一兩以本處水煎服即能祛宿疾二兩當限前無病三兩固以換骨四兩即為地仙矣是僧因之中頂築室以候及期獲一兩餘服未竟而病瘥時到城市人見容貌常年三十餘眉髮綠色其後入青城訪道不知所終今四頂茶園采摘不廢惟中頂草木繁密雲霧蔽虧鸞獸時出人跡希到矣今蒙頂茶有霧銜牙錢牙皆云火前言造于禁火之前也火後者次之又有枳殼芽枸杞芽

杷芽者皆能治風氣疾又有阜茨芽槐柳芽皆上春摘其芽

和茶作之又有壓膏露芽不壓膏露芽并冬芽言隆冬甲坊也

又有研膏茶作片進之亦作紫芽段成式錦里新聞蒙頂山有

雷鳴茶雷鳴時乃茁茶謹彭州蒲邛口其園有仙厓石花等號

涪州出三般茶寶花最上製于早春其次白馬最下涪陵又云

忠州之南賓有四園一多陵二多波三波羅四思龍皆方餅惟

多陵為上飯後飲之消食空腹胡飲多波次之二園下峽川后

上紫花芽主治顧痛年貢一斤又有小江明月發碧瀾紫芽黃

葉之名又云蜀州晉原洞口橫原味江青城其橫芽雀舌鳥嘴

麥類蓋取其嫩芽所造以其芽似之也又有片甲者早春黃茶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七

芽葉相把如甲片也蟬翼者葉輒薄如蟬翼也皆散茶之最上也邛州之臨邛臨溪思安火井有早春火前火後嫩綠等上中下茶茶經瀘州之茶樹有獠常攜瓢窺側每登樹采摘茶含于口中待其展然後置瓢中旋塞其窺歸必置于喉處故味極佳辛而性熱飲之療風茶謹云玉壘關外寶唐山有茶樹產于懸崖筍長三寸五寸方有一葉兩葉茶經巴東俗多煮檀葉竝大阜李作茶竝冷又南方木瓜蘆木亦似茗至若濫取為屑茶飲亦可通夜不眠國史補劍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或散芽號為第一東川有神泉小園昌明獸目峽川有碧澗明月芳藥菜菓

蕪荳

益州記蕪之荳蜀人於冬月取以春碎炙之水淋一宿為菹

杏仁方

景煥野人閒話云翰林學士幸寅遜在青城道院中夢皇姑謂曰可服杏仁令汝聰明老而健壯心力不倦亦資千年壽矣求其方則用杏仁一味每盞漱畢以七枚納口中良久脫去皮細嚼和津液頓嚥日日食之一年必換血令人輕健與申天師怡神論中者同寅遜遂日日食之老而輕健年逾從心猶多著述

饅頭

事物記原諸葛亮南征將渡瀘水土俗殺人首祭神亮令以羊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八

豕代取麩畫人頭祭之饅頭名始此按即瑛七脩類彙蠻地以人頭祭神諸葛亮之征孟獲命以麩包肉為人頭以祭謂蠻頭今訛為饅頭也

蘆心布衣 紅勒帛

老學菴筆記成都士人家子弟無貧富皆著蘆心布衣紅勒帛狹如一指大稍異此則共嘲笑以為非士流也

殺蕪法

博物志伏波將軍唐資蜀人殺蕪法先洒掃別粗細為三輩盛著籠中作沸湯沒籠著湯中須與取一片橫截斷視其熟否裏既熟訖便內著罌中細搗米末以覆上令罌不見訖以向陽令

復沸使相淹消息視罌中當自沸沸便陰乾之

甲乙膏

事物紺珠甲乙膏蜀人二月以豉雜黃牛肉作非上客不獻

豨薺方

蘇頌曰蜀人單服豨薺法五月五日六月六日九月九日采葉去根莖花實淨洗暴乾入甌中層層酒酒與蜜蒸之又暴如此九過則氣味極香美熬搗篩末蜜丸服之云甚益元氣治肝腎風氣四肢麻木骨間冷腰膝無力者亦能行大腸氣知益州張詠進豨薺丸表略云竊以餐食飲水可作充腸之饌仰松含柏亦成救病之功是日瘡飢者不在於羞珍愈病者何煩於異術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九

倘或濟時之藥輒陳鄙物之形不恥管窺輒干天聽臣因換龍興觀掘得一碑內說脩養氣術并藥方二件依方差人訪問采覓其草頗有異金稜銀線素莖紫莖對節而生蜀號火杵莖葉頗同蒼耳不費登高歷險每常求少獲多急采非難廣收甚易倘勤久服旋見神功誰知至賤之中乃有殊常之效臣自一服至百服眼目清明即干服鬚髮烏黑筋力輕健效驗多端臣本州有都押衙羅守一曾因中風墜馬失音不語臣與十服其病立瘥又和智嚴季七十忽患偏風口眼喎斜時時吐涎臣與十服亦便得痊今合一百劑差職貢史元奏進

楊桐飯



續碎錄蜀人遇寒食日採楊桐葉染飯色青而有光食之資陽氣謂之楊桐飯道家謂青餽飯

食米成瘕

醫說好食生米口中出清水以鷄矢同白米各半合炒為末以水一鍾調服良久吐出如米形即瘥昔慎恭道病此肌瘦如勞蜀僧通廣處此方而愈

雲子

許顛彦周詩話云雲子雨也言如雨點耳出荀子雲篇按荀賦有友風而子雨句許以之解雲子真是謬誤葛洪丹經用雲子碎雲母也今蜀中有碎襍狀如米粒圓白雲子石也杜詩飯抄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十

雲子白蓋用方言若漢志內傳所云以赤者為風實白者為雲實蓋丹也

火米

陳師道後山叢談蜀稻先蒸而後炒謂之火米可以久積以地潤故也蒸用大木空中為甑盛數石炒用石板為釜凡數十石

紫花梨

蘇頌曰紫花療心熱唐帝有此疾百藥不效青城山邢道人以此梨絞汁進之帝疾遂愈復求之不可得常山郡忽有一株因緘封以進之帝多食之解煩燥殊效歲久木枯不復有種今人不得而用之矣

巴竹符

陸璣詩疏巴竹符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

金羹

天中記蜀廣安有金羹玉飯紅腊紫黎金羹謂鴨也通志云女兒穀即方輿覽勝所謂金羹玉飯也穀有數十種以女兒穀為佳

秬豆

鄧養恭廣志秬豆苗似小豆紫莢可為麩生朱提

拂油巾

蜀典

卷六

風俗類

十一

浣花放地志拂油巾蜀人奉親之服

竹根

段氏蜀記巴州信以竹根為酒注子為時所珍按杜工部詩云醉到終向臥竹根蓋以竹根為酒器也而庾信詩云野鐘燒樹葉山林奉竹根是以竹根為酒器不始唐時矣

蜀典卷七

芒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方言類

林間博學好問輜軒子雲師之乃作方言孤槻兼用腹賊  
實繁尙隱蜀雅踵此為根撥拾遺佚莫莫斯存

不律

郭璞注尔疋釋器云蜀人呼筆為不律於說文吳人呼筆為不  
律

梁

水經注雍閩反結壘于山繫馬柳柱柱生成林今夸人名曰雍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一

無梁林梁夸言馬也按柳近刻訛為柳說文柳繫馬柱蜀志先  
主解殺繫督郵著馬柳是也

誦

說文益梁曰謬欺天下曰誦

姐

說文蜀人謂母曰姐按此方言也其字當蜀人所製又滌書多  
如注姐音紫必蜀人讀母聲若姊故云謂母曰姐耳

氏

說文巴蜀名山崖脅之旁箸欲落墮者名氏氏崩聲聞數百里  
象形入聲凡氏之屬皆从氏揚雄賤響若氏隕按韻會引小徐

本云蜀謂山岸之堆旁箸欲墮者曰氏毛季斧不補堆字而補  
聲字非也

聾

說文益梁之州謂聾為聾方言半聾梁益之間謂之聾注言胎  
聾煩憤也

芴

說文芴蒲益州曰芴按今本說文芴字下云昌蒲也从艸卽聲  
益州生他本作葢益州云猶益州語芴蒲益州呼芴芴各本芴  
蒲上脫芴芴二字此本依小徐作生非也

坦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二

說文益州部謂蟻場曰坦按方言云梁宋之間蚍蜉蟬鼠之場  
謂之坻蟻場謂之坦郭注其糞曰坦梁宋當作梁益乃與許慎

說合

鵠鵠

方言布穀梁楚間謂之鵠鵠

總

說文總蜀白細布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

葭 葭 葭 茗茶

揚子方言蜀西南人謂茶曰葭集韻巴南呼茶曰葭葭郭尔疋  
注釋木槲一名葭蜀人名之茗茶一引注云茶早取為茶晚取

為若狗人名之苦茶

壤 屢

揚雄方言梁益之間凡人言盛及其所愛偉其肥賦謂之屢賦  
與盛 郭注云屢音壤肥屢多因也按晉灼引方言云梁益之間

所愛誰其肥盛曰壤疑有訛脫李善注文選云方言曰璋其肥

盛說文益州鄙言人盛諱其肥謂之屢許祭酒說與揚子雲與

揚氏之壤與鄒陽書之壤子同也偉當為諱字之訛

編

方言蜀鹽謂之編廣韻編蜀人呼鹽也

肖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三

方言肖法也西楚梁益之間曰肖按一引云肖類法也西南梁  
益之間凡言相類者謂之肖廣疋亦云肖灋也

格 跂

方言躡格登也梁益之間曰格或曰跂按郭璞尔疋注引方言

云梁益曰格

桃 笙

方言巴蜀謂箛為桃笙乃桃竹箛也按劉逵吳都賦注吳人謂

箛為笙

瞠

方言梁益之間瞠目曰瞠轉目顧視亦曰瞠按說文瞠目多精

也益州謂瞠目曰瞠王篇瞠轉目貌與揚子雲說同

織

方言織小也細也梁益之間凡物小謂之織按說文作搯

予 蚶

方言蠶梁益之間謂之予蚶按一作支蚶

鉞 規

方言鉞規裁也梁益之間裁木為器曰鉞裂帛為衣曰規按蜀  
都賦鉞規兼呈郭璞注鉞音劈歷之劈規音規鉞之言劈規之  
言到也

迺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四

一切經音義云迺血又作癰上隴反尔疋腫足為迺今巴蜀極  
多此疾手臂有者亦呼為迺也

慙

方言悞慙慙梁益秦晉之間曰慙

杜

方言俎几也西南蜀漢之郊曰杜杜音賜按漢書藥菘枕杜注  
引方言作杜音思清反近本作杜者非

抵

方言抵會也梁益之間曰抵按說文抵觸也从牛氏聲玉篇作  
抵韻會通作抵邱氏

粒通

顏氏家訓勉學篇云吾在益州舛數人同坐初晴日晃見地上小光問左右此是何物有一蜀豎就視答曰是豆通余相顧愕然不知所謂命將取來乃小豆也窮訪蜀土呼粒為通時莫之解吾云三蒼說文此字白下為七皆訓粒通信文音力方反照皆歡悟

屎

方言屏西南梁益之間或謂之屨或謂之屎屨其通語也按屨今本作屨非廣韻集韻並音跨說文屨屨也一云青絲頭屨也

襦

蜀典 方言類 卷七 五  
方言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襦

蝮蝎

方言蝮蝎梁益之間謂之蝮或謂之蝎或謂之蛭蝮

鼻祖

周祈名義考云方言梁益謂鼻為祖獸之初生其鼻先見故謂鼻為祖

銚

廣韻蜀呼銚銚為銚按杜甫詩土銚冷疏煙注銚音挫蜀人呼銚為銚

舩艇

廣韻舩蜀人謂舟淮南子假真謂越舩蜀艇不能無水而浮按高誘注云蜀艇一板之舟訓蜀為一義本方言但越舩蜀艇皆以其地名之若以蜀艇為一版之舟則於文不類矣

呈

博物志云酸楠七月出穗蜀謂之呈呈音穗其字从一从口从土與主客之主不同

錮

集韻錮力救切音溜梁州謂斧曰錮按揚子方言飢自關而東或謂之酢錮一作礪蘇東坡詩先生飯土墮字从土

漿

蜀典 方言類 卷七 六  
廣韻集韻漿匹智切音譬蜀漢人呼水洲曰漿方言水中可居為洲蜀漢謂之漿郭注音手臂之臂

阨阨詆

按集韻阨本作氏即姓氏也又引說文云巴蜀名山崖脅之旁著欲墮落者名氏或作阨是誤以阨為抵也楊淮開石門碑文有曰以瀼詆焉詆即氏字洪文惠讀詆為抵非也猶費汎碑以抵為氏耳又揚雄解嘲響若阨隕注師古曰阨丁禮反巴蜀人名山旁堆欲墮落曰阨應劭以為天水隴阨失之是阨即抵字

娛

說文娛好也从女虞聲讀若蜀羆布名徐鍇曰此今人所書娼

字也

船

韻會衣領曰船正字通蜀信以船為襟穿續演繁露杜詩天子呼來不上船或言衣襟為船誤按蜀人呼衣繫帶為穿信因改穿作船費著紙謹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售者連四一名曰船是以蜀人又以紙名船也

岸漑土銓

杜詩土銓冷疏烟吳若本注銓音推蜀人呼釜為銓因學紀聞滴

水李氏云老杜多用方言如岸漑土銓皆黔蜀人語按漑為水中灘積之名粵易國志姚超二女沈水夢於其兄明日屍至於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七

漑下水經注青衣江鹽漑北夢瑣言夾江有羅雲漑宋史昌元永川縣有松漑是也又按都江考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為三曰外應漑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於懷安之金堂東北曰三石洞漑導江昇彭之九隴崇寧濠易而達於漢之雒東南曰馬騎漑導江與彭之崇寧成都之郫温江新都新繁及成都粵易

貓

何承天纂文梁州以豕為貓貓一引作獐

業

考工記輪人注鄭司農云蜀人言撥曰業

礪

止字通水疾岸傾曰礪蜀江自嘉州荆門水路有燕子礪閘王

茄

詩正義引尔正郭璞注蜀人以藕為茄

竿蔗

一切經音義云廣志作竿蔗今蜀謂之甘蔗按甘蔗即上林蔗之諸柘洞冥記作甘蔗

蹲鴟

說文芋大葉實根驚人者也故謂之芋蜀多此物可食其大者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八

謂之蹲鴟也

裡塘

夔州府志瞿大也塘水所聚也又秋冬水落為瞿春夏水漲為塘按樂府解題云裡盛也塘陂池水也言盛水其中可以行舟又云夏則為瞿冬則為塘夔府志說又不同

瀆淖 瀆池 腦

杜甫詩撇漩捎淖無險阻注今川蜀語漩瀆皆去聲按范成大有刺瀆淖詩并序云瀆淖盤渦之大者峽江水大則有之王周峽船記峽水湍峻激石忽發者謂之瀆池狀而漩者謂之腦瀆淖即瀆池也

冒絮

史記絳侯世家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集解晉灼引巴蜀異物志云巴蜀名頭巾為冒絮按應劭謂陌額絮顏師古曰冒覆也老人所以覆其頭也漢書皇后親蠶絲絮織室作祭服皇后得以此作絮巾管寧別傳寧著絮巾即冒絮也博物志亦云蜀人以絮巾為冒絮

絞篔

方輿勝覽鹽泉有絞篔引泉踏踏每一筧用一篔歲十月且日以新易陳有司作樂以臨之井民相慶謂之絞篔按類篇篔竹引水也一日竹木為東西陽雜俎晉時錢塘有人作篔年取魚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九

億計號萬匠篔蓋以竹為魚梁也

柎

郭景純江賦柎澱為涔浹渌羅筌按哀八年左傳囚諸樓臺柎之以棘杜注云柎擁也釋文柎本又作荐柎之言荐也韋昭注國語云荐聚也小尔疋云魚之所息謂之措措柎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尔疋摻謂之涔郭注今之作柎者聚積柴木於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隱因以薄圍捕取之周頌潛篇潛有多魚毛傳潛糝也韓詩作涔云涔魚池也淮南子說林訓糝者扣舟高誘注云糝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魚聞擊舟聲藏柴下雍而取之也說文以柴木雍水曰柎今高縣有魚柎山下廣上銳崖面

有石形如雙魚

一流

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呼為一流

鮓鮓 鮓鮓

魏志四時食制鮓一名黃魚大數百斤骨軟可食出江陽健為陸璣詩疏鮓益州人謂之鮓鮓大者為王鮓小者為鮓鮓一名鮓按說文鮓鮓鮓也周雒謂之鮓蜀謂之鮓鮓李奇注上林賦云周洛曰鮓蜀曰鮓鮓而段玉裁說文注引陸疏曰益州人謂之鮓鮓今詩疏不同又云今川江中尚有鮓子魚脊在南溪縣巫山縣食之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十

菴

郭義恭廣志蜀名梅為菴大如雁子梅菴可以為油黃梅以熟菴作之

謂北曰卜

郭忠恕佩觿云巴蜀謂北曰卜原注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音卜無思不服取其協韻有遺風矣

蘭干

粵易國志蘭干獠言紵

馬酒

如淳遠書注桐馬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桐取

其上肥因名桐馬今梁州名馬酪為馬酒

洪

李吉甫元和志蜀人謂水口為洪棧益州記婁樓灘東六里有射江西魏因置縣土人訛江為洪後周從信改縣為射洪云竇字記引李膺蜀記云鄴江灘東六里有射江土人語為以江為洪又拜李宏憲說異蓋古人為石梁絕水水激而洪大如呂梁洪雞翹洪落馬洪百丈洪皆是也

灤

陸游入蜀記山澗之流凡通江者土人謂之灤棧夔州有西灤東灤是也前漢溝洫志杜欽曰屯氏河羨溢有填淤反灤之害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十一

其意并蜀之言灤同

市暨

杜詩夔府詠懷百韵有云市暨灤西頭公自注市暨夔人語也市井泊船處謂之市暨江水橫通山谷處謂之灤

孟

今蜀人忌人清晨鼻說夢犯者唾之以為不祥亦諱孟字孟家店呼為忙家店余以為其說有自王氏見聞錄云蜀王衍舅徐延瓊累世富盛於興義門造宅宅內有二十餘院皆雕墻峻宇高臺深池奇花異卉叢桂小山山川珍物靡所不有有紅牡丹一株取自秦州董城邨院者也植於新第請少主臨幸少主歎

其基構華麗俾於宮室遂戲命筆於柱上大書一孟字時俗謂孟為不堪故也明年蜀破孟知祥入成都據其第忽覩楹門有絳紗籠迫視乃一孟字孟曰吉祥也吾無易此居孟之有蜀蓋先兆也青箱雜記云蓋蜀人謂孟為弱以戲之

謂笛為曲

老學菴筆記魯直在戎州作樂府云老子平生江南江北愛聽臨風笛孫郎微笑坐來聲噴霜竹子白蜀見其葉今俗本改笛為曲以協韻非也予居蜀久習其語音乃知濫敘間謂笛為曲故魯直得借用亦因戲之耳

苞蘆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十三

尔疋翼蜀人呼魚鮓為苞蘆古詩云新鯉苞蘆美杜詩香飯兼苞蘆蘇東坡謂蜀人呼鮓為苞蘆

棚

太平寰宇記都安堰一名湍堰李冰壅江作堰蜀人謂堰為棚桡棚并湖通

枋

方言蜀人以木偃魚曰枋

棟

李膺益州記蜀人謂分嶺為棟桡寰宇志陽安陽縣西七十里石分棟山即分嶺山也名山縣有弱棟坂又郡國志注犍為有

楊母弄棟之險若越絕書之棟山并鍾同

填

集韻必駕切音霸蜀人謂平川曰填按集韻又音具障水堰也今人謂堰埭曰填是从土从貝故音貝疑誤

竿

元和志凡言竿者夸人於大江水上置籐為橋謂之竿其定竿大竿皆是近水置竿橋處

園

輿地紀勝猿人呼天曰圍摩園言此山摩天也山在閬中

浩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三

按黃庭堅曰健為之俗謂江之瀼水為浩戎州有金箱浩王士正曰巴人謂小港為浩巴縣有龍門浩

虜子

老學菴筆記蜀人謂中原人為虜子東坡詩久客厭虜僮是也因目北人仕蜀者為虜官晁子止為三榮守民有訟資官縣尉者曰縣尉虜官不通民情子止為窮治之果負冤民既得直拜謝而去子止笑諭之曰我亦虜官也汝勿謂虜官不通人情聞者皆笑

亥市

青箱雜記云蜀有亥市亥音皆言如疫症間日一發也詳瘴故

曰亥按李淳風易鏡占漁獵勝負篇云取魚卦宜二水又云魚宜見水忌土蓋亥子屬水故賣魚之市名亥市也吳曾漫錄豫章古漁父詞云魚收亥日妻到市醉臥水痕船信風

奴婢瘧

博物志云俗言壯士不病瘧故蜀人以瘧為奴婢瘧

淤

史記集解云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

胸臆

本草蚓巴人謂之胸臆按漢志巴郡有胸臆縣顏師古注胸音劬杜佑通典作胸臆胸音蠹如尹切許慎說文胸脯臆也其俱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四

切胸臆蠹名漢中有胸臆縣地多此蠹因以為名胸如順切臆大尹切讀如閨蠶然叔重言胸臆屬漢中誤胸臆屬巴郡今夔州雲陽梁山二縣即其地胸當作胸不宜从句問奇集音瞿開則作字為胸矣

謂病風者為雲

老學菴筆記曹孝忠以醫得幸政和宣和間其子以翰林醫官換差官又換文遂除館職初蜀人謂病風者為雲畫家所謂趙雲子是矣至是京師市人亦有此語館中會語語及宸翰或謂曹氏子曰計公家富有雲漢之章也曹忽大怒曰尔便雲漢坐皆惘然而曹肆罵不已事聞復還右選除問門官



噫嘻 噫呼 噫嘻

宋景文筆記蜀人見物驚異輒曰噫嘻戲李太白作蜀道難因用之老學菴筆記蜀人見人物之可誇者曰噫呼可鄙者曰噫嘻

塊

何光遠鑿誠錄鬼傳書篇指揮使姜師古卓旗占得西南肖波塊注云塊苦因反蜀人呼老弱為波墳冢為塊

波

范成大吳船錄蜀人稱尊者曰波祖及外祖皆曰波嘉州有王波渡又有天波月波按波當作番即番字黃山谷謫涪州自號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五

涪解不謬宋景文筆記蜀人謂老為皤音波取皤皤黃髮義後有賊王小皤作亂今國史乃作小波非是而何光遠鑿誠錄又云蜀人謂老弱為波

苴苞

史記張義傳苴蜀相攻擊正義徐廣曰譙周云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苞音弁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云苴音巴謂巴蜀之夷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誤作苴也或巴人巴郡本因巴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讀為巴犁之芭按芭犁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葦籬曰芭籬

蜀彫 蜀

唐書黎印二州西百里有三王蠻謂之淺蠻蓋白馬氏之遺種有楊劉郝三姓為雄長稱王部落疊焚而居號蜀金史昭曰蜀大也多也音丁么反按史說非也後漢書冉駹夸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印籠注云今彼土夸人呼為彫也蓋蜀本作彫廣韻無蜀字今則呼為蜀樓唐書所云蜀金即蜀金耳非多大之訓

葵子

癸辛雜志今成都麵店中呼蘿蔔為葵子雖市井語亦有所謂尔足曰葵蘿服郭璞注以葩為服俗呼電葵先北反或作葡釋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六

曰紫花菘也一名葵

黎祁

陸游詩洗釜煮黎祁注蜀人呼豆腐為黎祁按一名來其黎來音同虞伯生集鄉語謂豆腐為來其

牢

方輿紀要藝牢山在敘州府西北四十里山高曠彝人嘗會聚于此土語樂為牢也

簪

按簪音彌說文簪祭也祭折竹篴也照經音義引聲類云簪篴也又云今蜀土及關中皆呼竹篴為簪長阿含經音義作簪也

支反字林云竹篾也經之作篾義同作篾非也而阿毗婆沙論第三十七卷白塔竹篾音義云莫結反埤蒼析竹皮也中國謂竹篾為篾莫音亦蜀土亦然也是莫莫篾三字必有一誤

連點七

宋何耕字道夫知嘉州普通山寺詩注云蜀人呼鶴鴿為連點七有問青州禪師洪杲者曰如何是連點七師曰屈指數不及地上無踪跡故云

耶希

酉陽雜俎雲陽夸人謂鹿為耶謂屎為希

傷僂

蜀典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七

黃山谷集傷僂物不調也蜀人語音塔鞞

統齏 莫莫

耶仁寶七修類聚云黃山谷集中有統齏莫莫等字蜀語也按說文有莫莫字莫胡結切頭衰飢態也莫古屑切頭傾也顧隣初云俗以捧物不敬曰莫莫又按齏蒲併切

滇盾

釋名盾隆者曰滇盾本出於蜀蜀滇所恃也按一本作隆者曰須盾本出於蜀須所恃也字有訛脫據太平御覽引增改

鮮翠

陸務觀老學庵筆記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初不曉

何語及游成都木行街大署市肆云郭家鮮翠紅紫舖乃知蜀人鮮翠言鮮明也

昆叟

寧陽國志都監夸人大種曰昆小種曰叟

耆老

寧陽國志夸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老

雍泔

按雍泔水在丹稜縣南二十里下流合青衣水舊志云蠻語藥曰雍漿曰泔是水可以禦疾而甘美如漿也

冬烘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大

葉夢得避暑錄話唐人言冬烘是不了了之語故有主司頭腦大冬烘錯認顏標是魯公之言以為戲設今蜀人多稱之崇寧末安國同為郎成都人詹某為諫官故以安國嘗建言移寺省上帝擊之其畧云謹按某官人材闕冗臨事冬烘蓋以其蜀人聞者無不笑之安國性隱而口吃每戰手躍於眾曰吾不辭譴遂但冬烘為何等語於是傳之益廣遂目為冬烘公

懶

字彙補懶許多切音呵見四川廣志

恣

字彙補蜀夾江縣酒官碑云南由市入為關北抵湖出為恣

慎云烈即古亦字董斯張吹景錄亦古掖字通閣即掖門也

長年

宋祁筆記云蜀人謂施師為長年三老杜甫用之詩人不以事  
害意古今詩話川峽以篙手為三長老蓋推一船之最尊者  
之陸游入蜀記長讀如長翁之長長年三老梢工是也

蘇沈世所為宏能罷編故以此

玉谿編事前蜀嘉王頃為親王鎮使理屏置得一鐵鏡下有篆  
書十二字人莫能識命工磨拭尤可鑑物挂於臺上百里之內  
並見復照見市內有一人弄刀鎗賣藥遂喚問此人云只賣藥  
元不弄刀鎗嘉王曰吾有鐵鏡照見尔賣藥遂不諱仍請鏡看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充

以手劈破肚內鏡于肚中足不著地冉冉昇空而去竟不知何  
所人其篆列之如左蘇沈世所為宏能罷編故以此

馬戶

按王褒僮約有云調治馬戶御覽注云馬戶水門也蜀每以落  
置水流養魚欲食乃取之

泥

老學菴筆記竹坡詩話並云蜀人謂糊胸曰泥胸花藥夫人宮  
詞云紅錦泥胸繞四廊非曾遊蜀亦所不解

遨頭

老學菴筆記四月十九日成都謂之浣花遨頭宴於子美草堂

滄浪亭傾城皆出錦繡夾道自開歲宴遊至最而止故是盛于  
他時予客蜀數年屢赴此集未嘗不晴蜀人云雖戴白之老未  
嘗見浣花日雨也

阿娣

揚子方言巴濮之人自稱阿娣按前漢書西南夸傳夷人自稱  
曰娣子雲說合郭璞尔疋注引說文曰女人稱我曰娣娣即  
娣字也又按古文易兌為妾為娣則娣字古有之

夸經

粵陽國志夸人好譬喻物謂之夷經

遑耶

粵陽國志與夸為姓曰遑耶諸姓為自有耶世亂犯法輒依之  
藏匿或曰有為官所法夸或為報仇與夷至厚者謂之百世遑  
耶思若骨肉為其逋逃之藪南人為其醜變恃此也

蜀典

卷七

方言類

辛

餽

李萼譌語詩拈餽祇指不知休注蜀呼蒸餅為餽

川主

按今蜀人皆呼李冰為川主顏其廟曰川主廟然川主之名則  
遠矣續錦里耆舊傳天成二年己亥川主斬兩川監軍使李嚴  
川主指孟知祥也是蜀人稱其地官之最尊者曰川主耳

蜀典卷八

聖威介侯甫張 謝編輯

器物類

左宮仙枕今不可得鄧通銅錢亦復銷勒金馬刀奇越嵩珠澤魚復鐘牛光孝笛鐵列而評之猶勝服匿

張儀鼎

鼎錄張儀伐蜀鑄一鼎高三尺文曰定蜀大篆書

犍為磬 漢中鐘

三輔黃圖成帝時犍為郡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說帝宜與辟廱溱書禮樂志成帝時犍為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按周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一

官小胥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注云鐘磬皆編縣之二十六枚而在一簣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襄十一年左傳鄭人賂晉侯以歌鐘二肆杜注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晉語亦云蓋縣鐘十六為一肆此適符一肆之數故議者以為嘉祥晉起居注咸熙十年溱中民間水涯有異聲若雷既而兩岸崩有鐘十二枚出制作精巧擊之有和聲清韻嚴君平卜卦錢

天中記益州嚴真觀有通仙井與廣溱綿竹君平宅井相通有人淘井得銅錢三徑可二寸因恍惚不安復投井中立愈或云此君平卜卦錢也

揚雄硯

誠齋雜記洪崖先生欲歸河內舍下到守璋贈先生揚雄鐵硯

彌牟布

唐志成都府土貢高杆布溱州貢彌牟布紵布按彌牟鎮名今在新都唐時為溱州地也

白芬子

明史國子學錄黃明善言宋時多剛縣蠻為寇用白芬子兵破之白芬子者即今之民壯按多剛即哆剛今興文縣通鑑王宗勳等追及宗弼于白芬注云九域志簡州金水縣有白芬鎮白芬作白芬竝白芬者均譌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二

桐華布

史記張騫在大夏時見蜀桐華布按蜀都賤布有桐華粵易國志益州有梧桐木其花朵如絲人績以為布名曰桐華布

土蘆布

史記大宛列傳張騫曰臣在大夏時見邛竹杖蜀布正義云布土蘆布也

緝

說文緝蜀細布也按緝當即黃潤也左思蜀都賤黃潤比筒注黃潤謂筒中細布也揚雄蜀都賤筒中黃潤一端數金

紉

說文紕氏人殊縷布也按漢志都郡應劭云故白馬氏羌等易國志云老都郡有氏復殊縷布者蓋殊縷也而相間織之紕之言駢也

毳毼

說文紕氏人縷也揚雄蜀記重南越毼注屬也今之毼毼校毼毼毛縷也謂之旄屬逸周書王會篇云正西以白旄紕屬爲獻是也後漢西南夷傳冉駹夸能作毼毼即紕也又旄弄旄通尔正云旄屬也亦謂之毼又曰毼旄漢書高祖紀注云屬織毛若今毼及毼旄之類毼即褐字詩鄭箋云褐毛布也褐弄毼同又謂之毼晉語注云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毼矣亦曰毼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三

毼玉篇云毼毼屬曲文者又曰毼字林云屬之方文者曰毼毼當卽毼字又謂之毼廣韻云毼毼毼也又謂之毼旄通俗文云織毛褥謂之毼旄細者謂之毼旄毼旄亦作毼旄作毼旄者誤又謂之毼通俗文云毛布曰毼漢書烏桓傳云婦人能織毼旄又謂之毼旄廣雅云毼旄屬也又曰毼旄亦見廣正毼屬曲文者見玉篇曰毼旄秦蜀之邊多有之

曇籠

清夜叢談巾幘女子未笄之冠蜀中名曇籠

鵝溪絹

唐書地理志陵州仁壽郡土貢麩金鵝溪絹細葛續隨苦藥

雙鉤

魏文帝曹丕答先帝書曰獲累紙之命兼美之貺他既備善雙鉤尤妙前後之惠非賢兄之貢則執事之貽也來若川流聚成山積其充置等填府庫者固已無數矣按曹丕與王朗書云不受江漢之珠而愛巴蜀之鉤者此言難得之貴寶不若易有之賤物是蜀舊有雙鉤也

側竹弩

晉書陶璜傳璜送蜀人孟幹龔能李松等至建業孫皓將殺之或勸皓言幹等忠于所事宥之以勸邊將將徙之臨海幹等志欲北歸慮東徙轉遠以吳人愛蜀側竹弩言能作之皓遂付作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四

部後幹逃至京師松能爲皓所殺按蜀之竹弩始於秦昭王時之廖仲秦精藥何也

瓊玉

竹書紀年夸王二年巴人呂人來獻瓊玉賓於河用介珪

光珠

穆天子傳天子北征舍於珠澤注今越嶲平澤出青珠是按玉篇平澤作平津誤水經注若水旁有光珠穴粵易國志廣易縣山出青珠永昌縣博南縣有光珠穴出光珠珠有黃珠白珠青珠碧珠博物志光珠卽江珠也揚子雲賦亦用江珠江珠宜卽逸周書之江歷部義恭廣志以琥珀爲江珠博物志亦以江珠

爲琥珀別名夫琥珀豈有珠名漢書旣言光珠又言琥珀可知  
爲二物矣神農本草經云青琅玕味辛平主身痒火瘡癰傷疥  
怪死肌一名石珠一名青珠出蜀郡平澤說文琅玕似珠者鄭  
玄禹貢注云琅玕珠也是又以爲琅玕矣南中志呂凱于祥太  
康中獻光珠五百斤遷南夸校尉

黑玉

太平御覽西蜀出黑玉椽脊門廣牘黑玉其色黑如漆又謂之  
墨玉價低西蜀有之卽今珙縣所出之礬石可琢爲器古所謂  
黑玉也

碧玉

說文碧玉石之美者也今越嶲東山出碧玉廣雅碧玉青玉也

黃銀

山海經皋塗之山卽注黃銀出蜀中丹金無異但上石則色白  
本草蜀中出黃銀方勺泊宅編黃銀蜀中人罕識胡散郎顏京  
監在京抵當庫有以十釵質銀者其色赤上金無異試之則正  
白唐書杜如晦傳黃銀鬼神畏之太宗賜房元齡黃銀帶

瑟瑟

琴易記開明氏造七寶樓以眞珠結成簾漢高帝時蜀罷火燒  
數千家樓亦燼今人往往於沙土中獲眞珠趙抃蜀都故事石  
笋在街西門外二株雙存云眞珠樓基晉胡人于此立爲大秦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五

寺門樓十間皆以珍珠翠碧貫之爲簾後摧毀墮地至今基地  
每有大雨多拾珍珠瑟瑟金翠異物按杜甫石笋行雨中往往  
得瑟瑟卽指此也

百丈

演繁露杜詩多用百丈問之蜀人云水峻岸石又多廉稜若用  
索牽過石輒斷故劈竹爲大瓣以麻索連貫以爲牽具是名百  
丈按南史朱超石傳宋老北伐超石董舟師入河陽軍人緣河  
南岸牽百丈有漂渡北岸者陸遊入蜀記上峽惟用艚及百丈  
不復張帆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于所乘千六百斛  
舟用艚六枝百丈兩車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六

麻紙

唐書菽文志大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番季給上谷墨十六丸  
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西郡兔千五百皮爲筆材唐志唐平  
隨後經籍漸備書有四部一曰甲爲經二曰乙爲史三曰丙爲  
子四曰丁爲集故分爲四庫皆以益州麻紙寫其本有正有副  
軸帶籤帙以異色別之

蜀箋

李肇國史補紙之妙者有蜀之麻面屑末一作薛骨滑石金花長麻  
魚子十色牋蜀牋紙譜蜀箋紙盡用蔡倫法有玉板貢餘輕屑  
麥光收豎開談蜀中薛濤製松花紙金沙紙雜色流沙紙采霞

金粉龍鳳紙綾紋紙近年皆盡惟十色箋尚在蜀志王衍以霞光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蠙霞光當即采霞也范成大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粉箋當即金粉也費著云近世有百韻箋青白箋學士箋小學士箋假學士箋又有王氏紙最下者冷金箋以供泛使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邨四曰竹紙皆以楮皮爲之其視澆花箋紙最清潔雙流紙亦名小灰紙成都古今記益州十樣箋箋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深綠曰淺綠曰銅綠曰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采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亦見章望之延漏錄

蜀錦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七

魏文帝詔前後每得蜀錦殊不善鮮卑尙復不受也吳所織如意虎頭連璧錦來至洛邑亦皆下惡是爲下土之物皆有虛名按山謙之丹陽記歷代尙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有之是曹子桓之言不善非實錄也吳張溫云劉禪送臣溫熟錦五端

博山文錦

鄴中記石虎冬月施斗帳用蜀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緋小光明錦

熟錦衣

李肇國史補韋皋在西川凡軍士將吏有婚嫁則以熟錦衣給

其夫氏以銀泥花給其女氏各給錢一萬死喪稱是訓練稱是內附者富贍之遠遊者將迎之極其賤斂坐有餘力以故軍府盛而黎甿重困及晚年爲月進終致割關之亂天下譏之

擣蒲

演繁露今世蜀地織綾其文有兩尾尖削而中間寬廣者既不象花亦非禽獸乃遂名爲擣蒲豈古制流於機織至此尙存也耶

吸筭絲

杜陽雜編越嶺國有吸筭絲凡筭著之卽不墮用以織錦溼時國人奉貢帝賜麗娟二兩命作舞衣暮宴於花下舞時故以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八

袖拂落花滿衣都著舞態愈媚謂之百花舞衣

桐魚

吳苑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以問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材刻作魚扣之則鳴於是如言聲聞數十里按晉書張華本傳作聲聞數里

蘇薰席

唐書地理志忠州南賓縣貢蘇薰席段成式游蜀記忠州墊江縣以蘇薰爲席絲爲經其色深碧南賓本溱臨江縣

蜀溱文

後溱書光武賜鄧壽蜀溱文時論者以壽明達有文章故得溱

文

莎羅毯

宋史蠻夸傳慶厯四年邛部州山前山後百蠻都鬼主侔黑遣將軍阿濟等三百三十九人獻馬二百一十犛牛一大角羊四犀株一莎羅扇一

金馬刀

漢書文翁傳如淳曰金馬書刀今賜計吏是也作金馬於刀環內以金鏤之晉灼曰舊時蜀罷工官作金馬書刀似佩刀形金錯其跗按李尤有金馬書刀銘云巧冶鍊剛金馬託形淬以清流礪以越砥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九

琵琶邏紗檀

樂史太真外傳妃子琵琶以邏紗檀為槽寺人白季一作秀貞使蜀還獻其木温潤如玉光耀可鑿有金縷紅文盤成雙鳳以龍香板為撥絃乃末訶彌羅國一作拘彌國永泰元年所貢者漆水一作水蠶絲也光瑩如貫珠琴瑟紫玉笛乃姮娥所得也按譚賓錄開元中有中官白秀貞自蜀使迴得琵琶以獻其槽邏皆妙檀為之温潤如玉光耀可鑿金縷紅文影成雙鳳昇此微異

夜飛蟬

張泌粧樓記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夜飛蟬以助粧飾按夜飛蟬多栖楮木上身綠有金色今人

尚以飾釵珥

釵器

後漢書和熹鄧皇后紀蜀漢釵器九帶佩刀竝不復調注釵音口以金銀絲器也揚雄蜀都賦雕鐫釵器百位千品說文云金飾器口也

四望蜀車

魏書高允傳特賜允蜀牛一頭四望蜀車一乘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

鸚鵡舟

蜀王本紀蜀王有鸚鵡舟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十

太白船

蜀王本紀秦為太白船萬艘欲以伐蜀

梅花聯 五道聯

蠻司合志巡撫徐元太遣李應祥於大孤山禽阿弓斬之獲番刀有名梅花聯五道聯者皆羌中異物當時僭號諸蠻皆佩之

鐔干

齊書高帝時廣漢什邡人段祖以鐔干獻始興王鑑高三尺六寸六分圓三尺四寸圓如筒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于下以芒莖當心跪注鐔干以手振芒則聲如雷清響良久乃絕古所以節樂也按



晉語韋昭注鐔于形如確頭與鼓相和博古圖周官謂鼓人以金鐔和鼓釋音以金鐔為鐔于正謂是耳其製中虛椎首而殺其下丁辰韻會一說形如鐘有舌謂之鐔于陳陽樂書自金聲之淳言之謂之鐔弁齊史所謂形狀微不同後周太常卿斛斯徵識此器徵傳亦言自蜀得之依于竇周礼注以笄箛拊之其聲極清又按山海經是鐔于西海鄣璞注鐔于猶堪埠謂依附也

朱提銀

漢書食貨志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一百八十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郡國志注南中志云舊有銀窟數處諸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十一

葛亮書云漢嘉金朱提銀采之不足以自食

瑞鞭

蘇鶚杜陽雜編貞元三年中常侍自蜀使迴進瑞鞭一其文飾高有麟鳳龜龍之形體質微而騰甲毛羽無不備具其色照爛有類琥珀於暗中揮之有如電光上雖不好寶貨祥瑞及覽此鞭頗甚稱歎遂置之於明珠匣其匣蓋飾以明珠者也

果然褥

段成式蜀記戎人進果然褥卓褐碧三色相間元出馬湖口石門兩路蠻界內按魏國志云夔道有獸名獬胡似蜎而四足短一騰一百五十步如迅鳥之飛取此皮為狐白之用盈百方成

亦見太平寰宇記

彭排

庶物異名疏諸葛孔明軍令曰帳下及右陳各持彭排急就章注盾一名戲亦謂之干即今之旁排也按釋名彭排彭旁也在旁排敵禦攻也

飛蝗

諸葛亮侯軍令曰手鼻箭如飛蝗按揚子方言箭其小而長中穿二孔者謂之鉀鏹其三鏹長六尺者謂之飛蝗風者謂之平頭文選閒居賦激矢蝗飛李善注引東觀漢記光武作飛蝗箭以射赤眉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十二

萬人 冷豔鋸

刀劍錄關雲長為先主所重不惜身命自採岷都山鐵為二刀名曰萬人及敗惜刀投於水庶物異名疏關壯繆青龍偃月刀一名冷豔鋸

新亭侯刀

刀劍錄張飛初拜新亭侯自命匠鑄赤珠山鐵為一刀名曰新亭侯蜀大將也

太乙

刀劍錄姜維于太原得一刀文曰太乙宜為將後遂為將軍鍾會克蜀於成都土中得一刀文曰太乙會死入帳下王伯升後渡江

刀遂飛入水中不見

赤刀

刀劍錄黃忠為瀘先主定南氍得一刀赤于血

疥癩賓

唐書顧彥暉傳梓州有鏡堂世稱其麗顧彥暉常宴諸將堂上  
養子瑤尤親信彥暉以所佩劍號疥癩賓佩之使侍左右語諸  
將曰彥公等生死同之違者先齒疥癩賓按錦繡萬花谷作疥  
癩賓又按五代史王建攻破梓州彥暉自殺彥暉將顧彥瑤顧  
城已危謂諸將吏曰事公當生死以之指其所佩寶劍曰事急  
而有叛者當齒此劍及城將破彥瑤彥暉召集將吏飲酒遂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三

弁之俱死即此一事而紀載各異

軍器名

清異錄蜀王建初起軍中隱語代器械之名以犯者為不祥其  
名弩為百步王箭曰飛郎刀曰小遠巡劍曰奪命龍鐵蒺藜曰  
冷尖斧曰鐵糕糜甲曰千斤使鎗曰看二弓曰潘尙書鼓曰聖  
牛兒鑼曰響八旗曰愁眉錦

騰馬

刀劍錄蜀李雄以晏平元年造刀五百口文曰騰馬

仙槎

洞天集嚴遵仙槎唐置之於麟德殿長五十餘尺聲如銅鐵堅

而不靈李德裕截細枝尺餘刻為道像往往飛去復來廣明以  
來失之槎亦飛去

碧煖座

北夢瑣言蜀朝許承傑為都頭軍僭越奢大騎碧煖座碧煖座  
者即煖馬鞍也

傳國璽

五代史田令孜為監軍盜傳國璽入蜀而埋之於庭永平二年  
尙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得之以獻

文樽

詞林海錯蘇子瞻在蜀時以鉅竹尺許截為雙筒謂之文樽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四

酒魁

朝野僉載蜀中有酒器名酒魁即詩所謂大斗製象北斗有魁  
柄按穆天子傳注坐之於尊邊使為酒魁即說苑所云祭尊矣

青磁碗

吳叔秘開闢設巴東下岩院主僧于水際得一青磁碗攜歸折  
花供佛明日花滿其中更置少米經宿米亦為滿碗錢及金銀  
皆然

鐘牛

汲冢周書魚復鼓鐘鐘牛孔晁注魚復南蠻國貢鼓及鐘而似  
牛形者美致遠也楊慎外集夔府近掘地得一鐘形如犀斗匾

而長一面凸為十八乳一陰一陽總為九乳古詩睿鐘九乳鳴  
疑此鐘應春宮律也一面古篆七十餘字人不能識惟夔字可  
辨魚復即夔州地是古時善鑄鐘故貢之

隱形鐘

黎州圖經黎州聖鐘山古老傳此山有鐘聞其聲而形不見南  
詔犯境鐘則預鳴唐天寶太和咸通乾符之載羣蠻來寇皆有  
徵也昔有名僧講大乘經論鐘亦震焉乾寧中刺史張惠安請  
門僧京師右街淨眾寺惠維講妙法蓮花經一遍此鐘頻鳴如  
人扣擊知向所傳者不謬矣

攜鐘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圭

洪慶善注九歌蕭鐘兮瑤篴以為蕭鐘二器乃樂聲之相應者  
一蜀士曰簫即攜廣韻云擊也楚詞以擊鐘對上句絕琴耳非  
器名也

玉徽琴

尚書故實蜀中雷氏斲琴常自品第上者以玉徽次者以瑟瑟  
徽又次者以金徽螺蚌徽

古鼎

唐書貞觀二十二年九月遂州涪水中獲古鼎二十一年六月  
庚子眉州獻寶鼎重七百斤無耳足有篆書數字

仁壽鏡

文苑英華仁壽鏡賦序云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言巴蜀之間有  
石鏡見於巖之半仁壽之字昭然可觀

織成蘭亭

李潛撫異記西蜀有織成蘭亭

綠綺琴

古琴疏梁王賜司馬相如綠綺琴銘曰桐梓合精梓傅子琴賦  
齊桓曰號鐘楚曰繞梁相如曰焦尾伯喈曰綠綺陳暘琴論云  
相如綠綺傅咸琴賦序亦以綠綺屬之蔡邕焦尾屬之相如而  
蔡邕傳注引琴賦序相如綠綺蔡邕焦尾又文選張孟陽擬四  
愁詩注初學記竝以綠綺為相如之琴也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去

大匏琴

南蠻傳西舍利王雍羌獻其國樂至成都有大瓠琴二覆以牛  
匏皆彩畫之上加銅甌以竹為琴作虺文橫其上長三尺餘頭  
曲如拱長二寸以條繫腹穿甌又匏木可受二升大絃應太簇  
次絃應姑洗又有獨絃匏琴以斑竹為之不加飾刻木為虺首  
張弦無軫以絃繫頂有四注如龜茲琴瑟絃應太簇又有小匏  
琴二形如大匏琴長二尺大絃應南呂次絃應應鐘

鐵笛

陸放翁入蜀記光孝寺有西峯聖者雷鐵笛似銅鐵而非色綠  
而聲滑如綠玉不知何物僧懼為好事者所奪郡官求觀之輒

出一凡鐵笛充數余昇監寺僧有舊獨得一見

龜壳

孔氏六帖張儀築成都城依龜行路築之李德裕鎮西川龜壳猶在後為高崇文截作蜀帶胯

詹州水甕

范成大吳船錄蜀中詹州軍資庫中有一水甕滿貯石子每月朔祀之仍增水后各一器不知其幾年而至今不滿

無疾鏡

樵牧閒設孟昶時張敵得一古鏡徑尺餘光照寢室如燭舉家無疾號無疾鏡按古鏡辟一切邪魅靈毒治暴心痛百蟲入耳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七

鼻中將鏡就之即出

鄧通錢

西京雜記文帝時鄧通得賜蜀銅山聽得鑄錢文字罔好皆卓天子錢同故富侖人主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微重文字罔好昇澁錢不異

傳形五銖錢

封演錢譜傳形五銖蜀澁昭烈帝所鑄文字輕重大小昇五銖無別但以五字在左銖字在右謂之傳形按蜀志先帝初拔成都軍不足用劉巴曰但鑄直百錢平諸物價直百錢諒即傳形錢也通典西曹掾劉巴曰但當鑄錢一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

為官市帝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文曰直百亦有勒為五銖者大小秤兩如一焉竝徑七分重四銖

鐵錢

劉存馮鑑等事始以鐵為錢自公孫述據蜀始也按澁書公孫述廢銅錢置鐵官錢注置鐵官以鑄錢粵易國志述廢銅錢置鐵錢百姓貨賣不行會要偽蜀廣政中始鑄鐵錢每鐵錢一千兼以銅錢四百凡銀一兩直錢千七百絹一疋直錢千二百而鐵工精好殆昇銅相亂既平蜀沈倫等悉收銅錢上供及增鑄鐵錢易民銅錢益買金銀裝發頗失裁製物價增長尋又禁銅錢入川界鐵錢十乃直銅錢二燕翼貽謀錄江南李唐舊有鐵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六

錢蓋因韓熙載建議以鐵錢六權銅錢四然銅錢之價相去甚遠不可強也江南末年鐵錢十僅值銅錢一江南平民間不肯行用轉運使樊若水請廢之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官收民間鐵錢鑄為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川蜀每鐵錢一貫重二十五斤銅錢一當十三小民鎔為器用賣錢二千於是官錢皆為小民盜銷不可禁止大中祥符七年知益州凌傑請鑄每貫重十二斤銅錢一當十民間無銍銷之利不復為矣寶訓云真宗朝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之用不可貿易于是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始祥符之辛亥至熙寧之丙辰六十五年三

十二界雖至巧有不能易李燕長編仁宗天聖元年初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富民十六戶主之合璧事類川峽舊皆行鐵錢祖宗時利夔三州皆有鐵冶故即山鑄錢邛州舊鑄歲十萬緡

科斗文錢

洪遵泉志趙抃成都記云唐乾符中蜀州刺史李師泰理第于錦浦昇李冰祠鄰距宅之北也形漸高岡走西南昇祠相接于其堂北鑿地五六尺得大冢甗甗甚固於甗外得金錢數十枚各重十七八銖徑一寸七八分圓而無孔去緣二分有隱起規文規內兩面各科斗一作蕃書書二十一字其緣甚薄有刃焉督役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九

者以白師泰師泰命竝金錢復瘞之李師泰昇王建為隨駕五都之一校廣異記係乾寧三年丙辰非乾符也係蜀州刺史節度參謀李思恭非思泰即刺史也又云理第于錦浦里北門內西迴第一宅此脫八字但云兩面各有書二十一字亦不言科斗書又云思恭命使者入青城雲溪山居以示道士杜光庭云此錢得有石餘思恭命竝錢復瘞之但不知誰氏之墓也其地北百步所有石笋知石笋即此墓之闕矣自此甚靈人不敢犯其後蜀主改置祠堂享之洪氏引不全今據補

獅子鞮

清異錄去習者行至峨眉而隱蓄三隻鞮常穿二補一歲久

裂帛交雜望之茸茸焉自呼為獅子鞮

樓鞋

巖棲幽事樓鞋出蜀中南叢林皆作吳人不能製也

竹麻履

花木考慈竹秋笋高數丈尾甚柔細如釣絲又名釣絲竹歷冬及春始開葉其葉左右竝列如鳥翎狀初歲極嫩土人破為篋裂以成麻可為屨號為竹麻屨出敘州府

石珠

錄異記江州南五十里有店名七里店在蛇江之南小山上石青色堅膩俗云石中有珠每至中秋往往羣飛凡十餘枚如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三

流星往來或聚或散石上時有光景相傳云珠藏於此

桃核

酉陽雜俎蜀後主有桃核二扇盛水五升良久成酒能醉人更互貯水以供其宴核亦作劉璋事

詩板

王定保撫言蜀路有飛泉亭詩板百餘薛能過之盡打去唯留李端巫山高一篇

黔石硯 瀘石硯 萬石硯

米芾硯史夔州黔石色黑理乾間有點如黑玉發墨按即子虛臆所云子厲也張楫注子厲黑石可用磨也志引硯史作黔石

末句云如黑玉光發墨不乏又按黃山谷集有瀘石硯銘米帖  
萬州縣崖金星石墨潤有銅屑眼如豆發墨扣無聲萬又有磁  
洞石

蜀典

卷八

器物類

三

蜀典卷九

老成介侯甫張 澍編輯

動植類

猛氏咬鐵曾耳食彪文章酒釀麩樹鹽收蛇有歧尾鹿或  
雙頭竹林鳥細巴滇馬迥不賢識小何病溝猶

朱橘

傳異七誨恆陽黃梨巫山朱橘南中茶子西極石蜜

陰沈木

李膺益州記邛都陷為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斐然今水  
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貞光黑如漆今好事人目為枕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一

相贈按逸周書王會篇卜人目丹沙奇用關木注木生水黑  
色而光堅如鐵集韻茲消切音焦木名皮堅黑若鐵生水中或  
謂即今烏木者非也屏山瀕水之處高岸積圮往往出陳木居  
人掘沙泥亦時得之其理緻其色黝作器具可臚也信呼為陰  
沈木當即關木

風連

劉遠蜀都賦注云風連出岷山

瓜

埤蒼瓜籐屬蜀人以織布按廣韻瓜匹卦切集韻卜卦切並音  
派類篇瓜木皮也

莎樹

齊民要術云蜀志記莎樹出麩一樹出一石正白而味似桃柳  
出與古椴一引云莎木樹高十餘丈闊四五圍樹巔生葉兩邊  
行列如飛鳥皮中有白麩尺許磨屑不可餅信呼莎麩輕滑勝  
桃柳麩

給客橙

上林賤注部璞曰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芳香夏秋  
一作華實相繼或如彈丸如手 一作指通歲食之一名盧橘  
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如手 一作指通歲食之一名盧橘  
通志引花木志文同有脫漏字又常璩志江陽郡有蒟醬給橙  
即給客橙也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二

春日瓜 石瓜

部義恭廣志蜀地温良瓜冬熟有春日瓜細小小辨宜藏正月  
種三月熟有秋泉瓜秋種十月熟形如羊角色蒼黑物類相感  
志石瓜出峨眉山巖壑中或云蔓生其文斑然一若小菜瓜形  
取療腳氣用之足下乘碾得煖則能已氣疾者也

厄薑

史記貨殖傳巴蜀亦沃野地饒厄薑丹砂石銅鐵竹木之器椴  
厄薑即此薑也上林賤有厄薑司馬彪云紫色之薑則此矣紫  
古通用四民月令九月藏此薑注字林曰薑禦溼之菜厄音紫  
齊民要術注生薑謂之此薑說文云此藪紫草尔疋釋草藪此

草部氏云可以染紫或以厄為焉支又或以厄為梔子樹即鮮  
支也見相如懸

斷木

三國志張嶷傳斫木堅剛性委曲高不至二丈

交讓樹

張嶷博物志交讓樹兩樹相對一樹枯則一樹生如是歲更終  
不俱生俱枯也出岷山在安都縣按任昉述異記云黃金山有  
栢樹一年東邊榮而西邊枯一年西邊榮而東邊枯年年常然  
張嶷所謂交讓樹也亦見潯陽記安都縣即今灌縣交讓即今  
栢木兩樹相對一生則一枯其木直上柯葉不相妨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三

文章

譙周巴蜀異物贊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注  
曰即五加皮也按東粵真人煮石經舜常登蒼梧山曰厥金玉  
之香草朕用偃息正道此乃五加也又異名曰金鹽昔西域真  
人王屋山人王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蓄金鹽何以得長  
壽何不食石用玉豉玉豉者即地榆也五加地榆皆是煮石而  
餌得長生之藥也昔尹公度聞孟綽子董士固共相與言曰寧  
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安用明月寶珠是  
五加皮本號金草非以金買草也文章通志引作文章誤

杌木

山海北山經單狐之山多机木卽注机木似榆可燒以糞稻田  
出蜀中音飢

筍竹

廣韻筍竹名出蜀按戴凱之竹譜有筍竹注云筍味落人鬢髮  
玉篇筍竹有刺

塗山梨

洞冥記塗山梨大如升色紫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

扶雷

蜀記扶雷木根大如箸視之似柳根又有蛤名古賣生水石下  
燒以爲灰曰牡蠣粉先以檳榔著口中又取扶雷藤長一寸古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四

賣灰少許同嚼之除胸中惡氣積含草木狀孟詵食療謂蒟醬  
卽葦菱其蔓葉名扶雷藤一作扶櫛又作浮雷李時珍以爲蒟  
子蔓生葦菱草同類而非一物嵇氏以二物爲一物謂蒟子非  
扶雷蓋不知扶雷非一種也劉歆期交州記云扶雷有三種一  
名獲雷其根香美一名扶雷藤其味亦辛一名南扶雷其葉青  
味辛且矣今蜀人惟取葉作酒麴云香美

鹽麩樹

陳藏器本草鹽麩樹一名叛奴鹽一名天鹽一名木鹽蜀人謂  
之酸桶按博物志云酸桶七月出穗蜀人謂之呈呈音穗其字  
从一从口从土卓主客之主不同又按類篇檄楠木名葉如椿

生蜀山中子上有鹽如霜當卽鹽麩樹也

平蒂甘

廣志有甘一核有成都平蒂甘大如升色蒼黃健爲南安縣出  
黃甘

核果

蜀雜錄鈔梵文甚細如敘果有五棗杏等謂之核果梨奈等謂  
之膚果椰子胡桃等謂之殼果松子柏仁等謂之檜果大小豆  
等謂之角果核殼易解膚可咬也角等言亦稱豆角惟檜頗與  
按字書纒糠皮謂之檜

赤梗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五

樊光尔正注梅柟益州曰赤梗葉似豫章無子

戎州李

廣志李戎州所出肉熟而皮猶綠

福鄉奈

類要峽陽雷平山地美可種奈所謂福鄉之奈以除災異

婆羅棉樹

黎州通望縣圖經黎州通望縣有銷樟花木攷院在縣西一百  
步內有天王堂前古柏樹下有池池南有婆羅棉一作樹三  
四人連手合抱方匝先生花而後生葉其花盛夏方開謝時不  
背而墮宛轉至地其花葉有綿謂之婆羅綿善政鬱茂遠時枯



洞古老相傳云是凶齒和尚住持之靈跡也縣界有和尚山和尚廟皆凶齒也按花木考無古老以下數句

黃柑

隨書文帝好食柑蜀中摘黃柑以蠟封其蒂獻之香氣不散按唐史拾遺益州每年進柑子皆以紙裹之後易以布

莫芝

張溟雲谷雜記蜀中有一種木彼人呼為莫芝其樹常高丈餘不甚增長花小而白每一歲開花次年方結子又次年方熟蓋歷三歲子如楮實有文如龜背味甘酸可食今青城山范仙觀邛州蒲江縣崇真觀皆有之故信傳以為仙果蟠桃三千年一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六

寶世謂方士誇誕之言以此推之六合之外世人所不及安知無三千年一實者哉原注莫烏恢切或呼為瓊芝蓋語之訛也故臨邛記只作莫芝也

古柏

圖經道家多作柏葉湯常點益人古柏葉尤奇今益州諸葛亮廟中有大柏木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取以作藥其味甘香異於常柏也

楷木

酉陽雜俎蜀中有木類柞然木榮時如枯枿隆冬方萌芽布陰蜀人呼為楷木

枋

徐鍇說文繫傳按字書枋檀木也又蜀人以木偃魚為枋按方言云蜀人以木偃魚曰枋楚金說誤又按通典曹公於水口下大枋木成偃過水人白溝時人號枋頭溝洫志黎陽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晉桓溫敗於枋頭即此則方言所言者是矣

楠木

山海經棗山多楠木節注今蜀中有構木七八月中吐穗穗成如有鹽粉著木可以酢羹音備

枸

說文枸木也可以為醬出蜀从木句聲徐鍇云史記注說枸木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七

義多惟顏師古曰子形如山莖緣木而生味尤辛岩渠有之陸璣草木疏枸樹高大如白楊子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蜀以為醬亦書作蒟

鬱木

硯北雜志峽川黃牛廟後鬱木似冬青落葉似符篆不同

黃葛

寰宇記羅目縣東南三十里陽山江濟兩樹對植圍各三尺一寸上引橫枝互二丈圍徑相接連理蔭庇百尺其木名黃葛嘉樹敘州府志黃葛木其形如猨藤連理合而為一大者合抱高數丈葉如椶根喜緣崖壁生擁腫屈曲不為材用韻書云壽可

千歲按屏山最饒黃葛以甘酒壘者為最巨益州記云黃葛峽有相思崖芳泉用灌信謂之神窟在涪州又水經注云江水右經黃葛峽舊巴志塗山足有古黃葛樹即黃葛峽也錦繡萬花谷忠州景德觀前有古木大數十圍枝柯盤鬱如蓋山中人云此黃葛木千年物也南方草木狀榕樹南海桂林多植之葉如木麻實如冬青樹幹拳曲不可以為器也其本稜理而深是不可以為材也燒之無焰是不可以為薪也以其不材故能久而不傷其蔭十晦故人以為息焉而又枝條既繁葉又茂細軟條如簾垂漸漸入地簾梢入地便生根節或一大株有根四五處而橫枝及鄰樹即連理南人以為常不謂之瑞木是蜀中黃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八

葛即榕也

長樂等

傳休奕紫花賦序紫花一名長樂等舊生於蜀其東界特饒中國奇而種之余嘉其等純耐久可歷冬而服故與友生各為之賦

椒

蜀郡賦注云岷山特多藥其椒特多好者絕異於天下之好者

文山芝 文山采石

焦贛易林文山紫芝雍梁朱草生長和氣福祿來處按焦氏所言文山即汶山也山海中山經汶山亦作文山汶山即岷山也

應劭漢書注文山今蜀郡岷山蓋古字通用穆天子傳天子三日游於文山于昆取采石部注云以有采石故號文山經云岷山多白珉穆傳言取采石蓋謂此

和尚蕈

成都記縣淨慧寺近池人多捕魚為業僧惠寬與受戒且曰尔輩不當以此為給吾能令汝所得不失于舊因指其池畔盡生菌草漁人採之省力得利後人呼為和尚蕈也

旋覆根

朝野僉載筋斷須續者取旋覆根絞取汁以筋相對以汁塗而封之即相續如故蜀兒奴逃走多割筋以此續之百不失一枝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九

旋覆本草謂之金沸草綱目謂之金錢花尔正謂之盜庚酉陽雜俎一名毘尸沙自梁武帝時始進入中國寇宗奭曰旋覆葉如大菊又如艾蒿秋開花大如梧桐子花淡黃色

蓋

本草云蓋草可以染流黃作金色生蜀中蘇恭掌禹錫皆云信名菜葶草尔正所謂王芻詩淇澳之菜也按說文有蓋又別有菜則蓋非菜明矣

舞草

酉陽雜俎舞草出雅州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謳及抵掌必動葉如舞也李時珍謂即虞

美人草亦無風獨搖之類或曰如雞冠花葉兩兩相對

翹兒花

蜀中詩話張泌江城子詞金簇小蜻蜓按小蜻蜓之飾正所謂翹兒花也

漏蘆花

方書漏蘆一名飛廉本草飛廉一名負盤蜀人食之辣辛澍于同鄉楊春洲屬見之其葉如龍爪花色淺黃高五尺許初問之僕人云漏綠花蓋漏蘆花也

黃環

陶勝力別錄曰黃環生蜀郡山谷三月採根陰乾吳普曰蜀黃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十

環一名生芻二月生苗正赤高二丈葉黃圓端大經葉有汁黃白五月實圓三月采根黃色從理如車輪解陶弘景曰似防已亦作車輪理解蜀都賦云青珠黃環即此或云是大戟花定非矣用甚稀市人尠有識者蘇恭曰黃環惟襄陽大有餘處雖有亦稀巴西人謂之就葛今園亭亦種之作藤生大者莖徑六七寸根亦葛類

洛陽花

胡元質牡丹記蜀中自李唐後未有此花凡圖畫者皆名洛陽花至偽蜀宣華苑中牡丹雙開者十黃者白者俱三黃白相間者四後主宴苑中賞之而花盛矣有花面徑七八寸葉至五十

者有檀心如蠶者香聞五十步及蜀平花散落民間小東門外有張百花李百花之號

菹香

按蜀都賦劉淵注云菹一名土茄葉覆地生根可食人飢則以繼糧風土記云菹香菜根似茅根蜀人所謂菹香又按菹草同側立切作菹者誤即今魚腥草也凶年人掘食之

大巢菜

項安世曰菹今之野豌豆也蜀人謂之大巢菜按今四川人指豌豆類稍食之謂之豌豆顛顛謂苗之尖也段若膺謂顛古之采於山者野生者也其說非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十一

狂花

南史宋劉亮為益州刺史齋前石榴樹冬生花道士邵碩曰此謂狂花

渝州蓮萼

吳均齊春秋渝州西百里相思寺北石山有佛跡十二皆長三尺許闊一尺一寸深九寸中有魚文在佛堂北十餘步貞明三十年十月寺側泉內忽出紅蓮花面廣三尺遊旅往還無不歎訝經月不滅昔齊荊州城東天子井出錦子時士女取用非常錦不異經月乃歇亦此類也

胡日蓮

朱景文筆記云蜀中有蓮大如雀殼葉舒如錢幹亦有絲其莖  
盛開則向日朝指東亭朝朔南夕則西指隨日所指蜀人名曰  
朝日蓮按鄧熊番禹雜記海南有向日蓮花似木芙蓉而極香  
其花東西向日至莫而謝一呼夜合是朝日蓮不獨蜀中有也

賽蘭花

綉奇花木考蜀中有花名賽蘭花小如金粟香特馥烈戴之髮  
際香聞十步經日不散

羊負來

博物志昔洛中有人驅羊入蜀而胡泉子多刺粘綴于羊毛之  
中蜀人得其種植之名曰羊負來俗呼為道人頭按陶宏景注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三

本草云一名羊負來昔中國無此物言從外國逐羊毛中來也  
據張粵說蜀中無此自中國至彼來據隱居說中國無之自外  
國來差互如此蓋即詩之卷耳尔正之蒼耳廣正之苓耳陸璣  
疏之耳瑤草本草之泉耳一名胡泉一名地葵一名菴鄭康成  
謂幽州人呼齋耳陶宏景謂之常思菜崔實四民月令作蔥耳  
即泉耳也

稗草

酉陽雜俎蜀人飼馬以稗草以蘿蔔根飼馬馬肥

夔牛

尔正摩牛部注出巴中重千斤又犂牛部注即犍牛也如牛而

大因數千斤出蜀中山海經云岷山多犍牛部注云今蜀山中  
有大牛重數千斤名夔牛晉太興元年此牛出上庸蜀人斃殺  
得三十八擔肉即尔正所謂犍按俗稱犍牛即靈夔非也夔似  
牛一足犍牛四足夔無角犍牛有角夔水獸犍牛山獸也

稍割牛

博物志越嶲郡有牛稍割取因經日必復生如故按歷國傳云  
其國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不割便困且  
死人服牛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歲亦等於人天竺屬  
國也予中記大月氏有牛名日及今日割其因明日瘡愈即此  
牛也近刊寰宇記作及牛漏脫日字誤矣又涼州異物志云月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三

氏有羊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亦日及牛之類也

兩頭鹿

博物志益州有兩頭鹿名茶首音蔡茂按一本作茶首機音蔡  
茂機或作蔡余義又作蔡直機即南蠻傳所謂食藥鹿也藥即  
押不盧毒草也一名食毒鹿粵陽國志此鹿出雲陽南郡能舍  
山即余義也酉陽雜俎兩頭鹿亦名耶希又作耶命夸人謂鹿  
為耶謂屎為希唐韻屎字音希即此義博物志又云其胎以四  
月取可治蛇虺毒漢書言一身兩頭而角眾列亦即董道所云  
千角鹿也盛弘之荊州記峽陵罷雲陽縣點蒼山產兩頭獸似  
鹿前後有頭一頭食一頭行山人時或見之按點蒼係雲南山

盛說誤且兩頭者竝頭也謂前後有頭亦謬

雲臺山鹿

抱朴子昔張蓋踊及偶豪成二人精思于蜀雲臺山石室中忽有四人黃絹單衣葛巾往到其前曰勞乎道士辛苦幽隱于岳二人顧視鏡中乃鹿也按巴縣三臺閣中健為長壽皆有雲臺山

猛氏

史記司馬相如傳格蝦蛤鋌猛氏注溼書音義曰蝦蛤猛氏皆獸名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按猛氏即猛豹也西山經云南山多猛豹郭注猛獸似熊而小毛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齒

淺有光澤能食蛇食銅鐵出蜀中豹或作虎說文云狻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猛豹亦即狻豹也

果然

李肇國史補劍南人之采果然者獲一果然則數十果然可盡得矣何哉其果然性仁不忍傷類見被獲者聚族而啼雖殺之終不去也太平寰宇記戎州奇地出獬獬似猴而四足短一騰一百五十步迅如飛鳥埤疋果然愛其類生相聚死相赴殺一可以致百故周官駢車然禋以明安則相求患難則相赴也

王衍馬

清異錄魏王繼岌奉命伐蜀王衍苑馬數百皆逸足也繼岌猶

比選之得二十許匹格價不可言其名曰麝香駒錦耳驄駱十二趁日聰偏界玉陷水駒長命驄孫兒驄籠鞍白八百哥掠地雲宰地嬌六尺金

蜀馬

李濟翁資暇錄成都府出小駒以其便于難路號為蜀馬金陵宣城郡亦有小馬時人皆呼為宣州蜀馬語習不悟良可笑焉

巴滇馬

襄陽耆舊傳曰廬古盧戎也縣西山中有一道溼時常有數百匹馬出其中馬形皆小似巴滇馬三國時陸遜攻襄陽又值此穴中有數十匹馬出遜載還建業蜀使來有五部兵家滇池者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圭

識其馬也云父所乘對之流涕

老易小魚

邵義恭廣志老易小魚大如鍼號一斤千頭蜀人以為醬按廣東陽江縣之鱮魚兒即段公路北戶錄雲恩平州所出之鵝毛脰亦此類也元和志云鵝毛脰乃鹽藏鱮魚其味絕美細如鱖

義鼠 石鼠

異苑義鼠形如鼠每行遞相咬尾三五為羣驚之則散信云見之者有吉兆成都有之劉昌嗣類山蜀中出石鼠毛可為筆其名馳

涪陵鳴龜 廣溼金龜

譙周巴蜀異物志涪陵多大龜其甲可以卜其緣中又似瑇瑁俗名曰靈父鄧璞尔正注蟪出涪陵郡大龜也其緣甲文似瑇瑁能鳴甲亦可卜俗呼靈龜是矣攀易記胸忍縣出靈龜成熙元年獻龜於相府言出自龜溪也胸忍舊為涪陵地攀易國志涪陵山有大龜其甲可卜其緣可叙世号靈釵錄異記卷成三年庚午六月五日癸亥廣溼太守孟彥暉奏西湖有金龜徑寸遊於荷葉之上圖画上聞

雁龜 煮龜

異苑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或見一大龜如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六

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後三人叩頭求示出路龜乃伸頭若有意焉因共隨逐龜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雁食之須臾暴死惟不噉肉者無恙錄異記唐蜀民有於江之上獲巨龜者長尺餘其裙朱色煮之經宿游戲自如又加火一日水涸而龜不死舉家驚懼以為龍也投于江中浮泛去

會耳獸

張鷟耳目記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乃會耳也不食生物有虎則殺之按朝野僉載唐天后中涪州蒼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絕大

日正午逐一虎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由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會耳不食生物有虎暴則殺之也

狒

說文云狒似熊而黃黑色出蜀中鄧璞山海經注邛來山有九折坂出狒狒似熊而黑白駁亦食銅鐵也按字林狒似熊黃黑出蜀一曰白豹也狒狒同即尔正之白豹山海經之猛豹也今四川山中有此獸采薪者攜鐵飯甑入山每為所齧其齒則奸民用為偽佛齒

黃腰

蜀地記黃鬻一名墀微一名虔已馳身狐首生子長大羣逐其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七

母令不得飲將有所求而易先此獸則不得矣

鉤蛇

水經若水注云山有鉤蛇長七尺尾末有歧在山間水中以尾鉤岸上人牛馬食之又李石續博物志朱提山有鉤蛇云云昇水經注所說同鄧璞中山經注今永昌郡有鉤蛇長數丈尾歧在水中鉤取岸上人牛馬咬之又呼馬絆蛇謂此類也北夢瑣言云蛟涎沫腥粘掉尾纏人而噬其血蜀人號為馬絆蛇頭如貓鼠有一點白濼州古城潭內馬絆蛇往往害人鄉里募勇者伐之身塗藥游泳於潭底蛟乃躍於沙汭蟠蜿力困里人譁噪以助竟斃之孫光憲以馬絆為蛟恐非

馬產龍駒

蜀志馬鳴溪昔上人鄭氏收溪上馬產龍駒四蹄利爪朱鬃頰尾高七尺振鬣長鳴躍于水故名

五角羊

後漢書蜀汶山郡有五角羊按九州要記云汶山郡有鹿又有五角牛疑牛字誤北史吐谷渾拾寅通使于宋獻四角羊是松茂一帶兼有五角四角羊也

播羊

本草播羊出西番耳甚小西人謂之靈耳羊按威茂州出龍羊

野馬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六

陳禹謨名物考楚蜀界中多貉俗名野馬其皮紋上圓下方旁如魚鳥狀寢處其皮者能解醒設有警急輒毛豎乃知古人用呂製裘不特取其温厚也

巴州兔

酉陽雜俎韋絢言巴州兔作狸斑

殼

按說文犬屬齧以上黃齧已下黑食母猴或曰殼似牂羊出蜀北嶽山中犬首而馬尾又按說文云北嶽山有獨狝獸如虎白身豕鬣如馬山海經云北嶽之山有獸焉狀如虎而白身馬尾犬首鬣鬣名曰獨狝是獨狝即殼也廣韻作殼集韻音造

膈骨魚

鄯義恭廣志云犍為郡犍道縣出膈骨黃魚按南中八郡志云黃魚形似鱸骨如蔥可食今屏山有之

沙綠魚 鮓魚

菜苑詳注沙綠魚魚之細者生隈瀨中狀如鱸大不五寸味甚美蜀人珍之按唐地理志利州土貢鮓魚出蜀江背鱗黑而膚理似玉蜀人以爲鮓極美

魚頭戴鐵釜

南中志曰邛都縣東南數里有水名邛廣都河從廣二十里深百餘丈有魚長一二丈頭特大遙視如戴鐵釜狀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七

通川河獺

朝野僉載通川界內多獺各有主養之並在河側岸間獺若入穴插雉尾于獺孔前獺即不敢出去卻尾即出取得魚必須上岸人便奪之取得多然後自喫喫飽即鳴板以驅之還插雉尾更不敢出

比翼鳥

逸周書巴人以比翼鳥孔晁注巴人在南者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曰鷓鷯

文鴛

逸周書蜀人以文鴛文翰者若鷺作鷺雞孔晁注曰鳥有文

采者卑雉似鳧莫州謂之澤特部璞尔正鶩天雞注鶩雞赤羽引逸周書曰文鶩若采雞成王時蜀人獻之按西易雞俎魚復縣南山有鳥大如鴝鵒羽色多黑雜以黃白頭頗似雉有時吐物長數寸丹采彪炳形色類綬因名吐綬鳥今有吐綬雞蓋文鶩之類唯蜀有之馬邊雷波屏山地最夥大如翟五色仰日吐綬長一尺許須臾還收之嗉臆前大如斗行慮觸嗉一名避株鳥

益州獻鸚母

劉艾漢帝傳曰興平元年益州蠻夸獻鸚母三詔曰往者益州獻鸚母三枚晝夜食三升麻子今穀價騰貴此鳥無益有損可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三

付安西將軍楊定因令歸本土

長鳴雞 背明鳥

西京雜記成帝時交趾越徭獻長鳴伺晨雞卽下漏驗之晷刻無差雞長鳴一食頃不絕長距善鬪通志引刪伺晨雞三字則所云下漏驗之晷刻無差爲贅語矣王子年拾遺記黃龍元年吳始都武昌時越徭之南獻背明鳥形如鶴狀止不向明巢常對北多因少毛其聲百變聞鐘磬笙竽之音則奮翅搖頭

子母鵲

彭乘墨客揮犀夔峽閒有子母鵲比常鵲差大雌雄未嘗相離成者必雙得之閉雌于籠中雄出食食飽則歸雌亦然若

雙縱則去不復還矣

鷲鳥

山海經北山之內有蛇山蛇水出焉東入於海有五采之鳥飛蔽一鄉名曰鷲鳥部璞注漢宣帝元康元年五色鳥以萬數過蜀都卽此鳥也

王母鳥

杜詩注宋中官陳彥和在宜和開掌苑禽言蜀中貢王母鳥狀如燕色紺翠碧尾甚長飛則尾開頭翼如兩旗

竹林

杜詩竹林爲我啼清晝吳若本注竹林蜀中鳥名西清詩話崇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三

寧開有貢士自同谷來籠一鳥大如雀色正青善鳴曰此竹林鳥也海錄碎事竹林靜啼青竹筍竹林鳥名也

壓油

庶物異名疏益州有蟲曰壓油者形似水鳧每自暮時從水出白呼其名入因而採取以重石壓之油卽津津油罄皮存投水復生蓋亦一種業報內典所謂壓油殃者是也

蒼鴿

天中記蜀有蒼鴿狀如春花

設輓鳥

正字通鴉鴿蜀人呼設輓鳥



竹蜜蜂

西易雜俎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大如雞卵有帶長尺許窠身蜜絲紺色可愛甘倍于常蜜又有蜂狀如蠟蜂稍大飛動疾好圓裁樹葉卷入木竅及壁罅中作窠段成式嘗發壁尋之每葉卷中實以不潔或云將化為蜜亦見孔氏六帖

伴鬱

北夢瑣言陳藏器本草云砂伴又名倒行狗子蜀人號曰伴鬱旋乾土為孔常睡不動取致枕中令人夫妻同悅愚始遊成都止逆旅弄賣藥草李山人相熟見蜀城年少往往欣然而訪李生仍以善價酬因詰之曰媚藥徵其所用乃砂伴弄陳氏所說蜀典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圭

雪蛆

江鄰幾雜志曹方湖為御史嘗刷卷四川言彼處高山深雪中出雪蛆官府遣軍士四山高處懸望雪中蠕蠕而動者則往取之渾如小豬無口足眼鼻儼然蛆形也其身全脂切片而食不易得也按雪蛆即雪蠶也草木子云雪蠶生陰山北及我眉山北二山積雪不消生蛆大如匏俗呼雪蛆味甘美可食

佛現了

陸深蜀都雜抄陝西黃臣言向為川轄時親登峩峩觀佛光

未發時有鳥先飛過若言施主發心菩薩來到光既散復來作聲施主布施菩薩去了又拾藏山中白石大小皆六稜照耀有光采疑光怪即此石所為也近余承勛亦言兩宿其上登絕頂亦見光具五采俯視在雲壑中其言白石身黃同唯言鳥聲共三字若言佛現了其鳥類雀而稍大只有三枚別無種類三鳥飛佛殿中常就僧食但不見有長育耳

蜀典

卷九

動植類

圭

蜀典卷十上

卷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著作類

蜀之能文不獨卿雲趙談周易莊注老君凡將難字清英  
奇聞陽城經古允南論紛搜采一二齒頰芳芬

幽魄曲 東平歌 龍歸曲 與邪歌 伊鳴曲

琴操秦惠王以美女遺蜀王死葬之石鏡王追思之作幽魄之  
曲按蜀王本紀粵易國志皆言成都丈夫化為美女蜀王納為  
妃非秦惠王所遺也寰宇記引蜀記云妃不習水土欲去王作  
東平之歌以悅之物故作與邪之歌龍歸之曲龍歸一作就歸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一

誤又按揚雄蜀王本紀成都人有善知蜀王者將其妻女適蜀  
居蜀之後不習水土欲歸蜀王心愛其女留之乃作伊鳴之歌  
聲六曲以舞之其說又舛前異

李冰碑

金石文秦蜀守李父官湔壩碑深淘濶淺包隄注濶古濶字  
隄即堰也按耐正釋水渾沙出注今江東呼水沙堆為渾又歲  
在中曰渚濶史記作苒渚又作渚漢孔廟禮器碑作渚歎是渚  
濶漢歎古字通用也淺包隄一引作堰談

楊終賤雷電

袁山松書曰時蜀郡有雷震決曹楊終上白記以為斷獄煩苛

所致太守乃令終賤雷電之意而奇之

楊終晨風詩

蓋部者舊傳曰楊終徙於北地望松縣而母於蜀物故終自傷  
被罪充邊乃作晨風之詩以舒其憤也按本傳太守廉范為州  
所考終兄鳳為郡吏遣鳳候終終為范遊說坐徙北地粵易國  
志終坐太守徙邊作孤憤詩即晨風詩也

趙賓說易

弄漢書儒林傳蜀人趙賓好小數書後為易飾易文以為箕子  
明夸陰陽氣亡箕子箕子者萬物方茲滋也賓持論巧慧易家  
不能難然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為名之後賓死莫能持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二

其說喜因不肯何顏師古曰此箕子者謂殷父師說洪範者也  
而賓妄為說耳按若箕子為茲滋則文王又何解乎顏氏駁正  
良是

怨家益法言

太平御覽揚子恬沒寡營以賣文自贍文不虛美人多惡之及  
卒怨家取法言援筆益之曰自周公以來未有如安漢公之懿  
也勤勞則過於阿衡云云繕寫多行於世至今無有白其心跡  
者按抱朴子曰王莽之世賣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符之徒兼金  
累紫揚子雲確然忠貞之節形矣亦可見莽大夫之誣顯目也

法言

論衡揚子雲作法言蜀富人齋錢十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夫  
富無仁義之行猶囿中之鹿欄中之牛也安得妄載班叔皮續  
太史公書載鄉里人以爲惡戒邪淫枉道繩墨所彈安所避諱

太子

論衡揚子雲作太子侯鋪子隨而宣之按鋪子侯芭字芭鉅鹿  
人

綿竹頌

呂翰文選注揚雄常作綿竹頌成帝時直宿郎誦此文帝曰似  
相如之文莊曰非也此臣邑人揚子雲帝即召見拜黃門侍郎

揚雄銘詩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三

古文苑揚雄作繡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按揚雄答劉歆書雄  
先作縣邸銘壬何頌階闈銘及成都城四隅銘楊莊誦之于成  
帝雄遂以此得外見雄爲郎之歲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  
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成帝好之

揚雄益州箴

岩岩岷山古曰梁州粵易西極黑水南流秦作無道三方潰叛  
誼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爲十二光羨虞夏  
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揚雄主爲論

路史注引揚雄主爲論云夫心與治游乎太和惟唐虞能充其

任神象化蕩乎無境惟伏羲能承其統故二十五絃之具非牙  
曠不能以爲神弓矢質的之具非羿逢不能以爲妙

司馬相如氣候值時書

王愔文字志云司馬相如采日蟲之禽屈伸其體升降其勢以  
象四時之氣爲氣候值時書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諸史籀得  
十二時書蓋象形聲按書史云相如作凡將篇妙辯六律測尋  
二氣采日蟲之禽屈伸其體升伏其勢象四時之氣爲之興降  
曰氣候值時書又後漢東陽公徐安子搜諸史籀得十二時書  
皆象神形也西易雜俎云南中有蟲名避役一日十二辰蟲狀  
似蛇醫脚長色青赤肉鬣暑月時見於籬壁間俗云見者多稱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四

意事其首倏忽更變爲十二辰狀是相如之爲氣候值時書即  
取十二辰蟲之善變也方以智曰王愔目有十二時書許慎說  
文于干支諸字必有曲說舍易之氣可見當時好立此義久矣  
凡將篇佚文

漢書藝文志司馬相如凡將一篇又云司馬相如作凡將篇無  
復字按說文嘒字下引司馬相如說淮南宋蔡歌舞嘒喻凡將  
篇之文皆七言急就篇同而毛季斧本添歌字外矣又  
按文選蜀都賦注引凡將曰黃濁織美宜制禱歐陽詢說文類  
聚引凡將曰鐘磬笙筑坎侯茶經引凡將篇云烏喙桔梗芫  
蓂欬東貝母木槩藜苳草芍藥桂漏蘆飛廉藟菌薺訖白欬白

芷草蒲芑消莞椒茱萸此又不可以七言讀矣疑有訛脫字

司馬相如荆軻贊

任昉文章緣起司馬相如荆軻贊世已不傳厥後班孟堅漢史以論為贊至宋范華更以韻語按遠菽文志雜家有荆軻論五篇軻為燕刺秦王不成而死司馬相如等論之是長卿既為論復有贊也

王褒碧雞頌

文選廣絕交論注引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案漢書南蠻傳注引曰持節使者王褒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五

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土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平唐虞澤配三王無黃龍以下數句又文選注引剽剽作縹縹廉平作廣平澤配作德配今志引縹縹作綜綜誤

莊遵老子注序

昔者老子之作也變化所由道德為母効經列首天地為象上經配天下經配地陰道八陽道九以舍行陽故七十有二首以陽行陰故分為上下以五行八而上經四十而更始以四行八故下經三十有二而終矣陽道奇陰道偶故上經先而下經後陽道大陰道小故上經眾而下經寡陽道左陰道右故上經覆

來下經覆往反覆相過淪為一形冥冥混沌道為中主重符列驗以見端緒下經為門上經為戶智者見其經效則通乎天地之數陰陽之紀夫婦之配父子之親君臣之義萬物敷矣按君平注如益我貨者損我神生我名者殺我生又言為禍匠默為害工進為妖式退為孽容理甚淵微

莊遵座右銘

夫疾形不能遁影大音不能掩響默然託蔭則影響無因常體卑弱則禍患無萌口舌者禍患之門滅身之斧言語者天命之屬形骸之部出失則患入言失則兇身是以聖人當言而標發言而憂如赴水火履危臨深有不已當而後嗜欲者潰腹之矛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六

貨利者喪身之讐嫉妬者亡軀之害讒佞者刎頸之兵殘酷者絕世之殃陷害者滅嗣之場淫戲者殫家之塹嗜酒者窮餒之藪忠孝者富貴之門節儉者不竭之源吾日三省傳告後嗣萬世無遺

諸葛武侯司馬季主墓碑讚

案真誥司馬季主後入委羽山石室大有宮中受石精金允藏景化形法於西靈子都西靈子都者太玄仙女也其同時在大石室中者廣甯鮑叔陽太原王養伯潁川劉璋惠代郡段季正俱受師西靈子都之道也季主臨去之際託形枕席為代已之像墓在蜀郡成都升盤直當山之南諸葛武侯建碑銘德於

季主墓碑讚末曰予漢太寂混合禽易天地交泮萬品滋彰  
先生理著分別柔剛鬼神以觀六度顯明季主得道後嘗朝服  
明丹之華挹扶晨之輝顏如少女須三尺黑如墨子二人男名  
法青一作消女名濟華俱在委羽山真誥又云季主咽虹液而頭  
足異處劍經注云吞刀圭而蟲流今東鄉說云託形枕席為代  
己之像似當是作鍊形靈丸兵解去也漢史既不顯其終無以  
別測其事也又集仙傳云季主楚人北遊五六年西入蜀居青  
城山老人邨

杜瓊重思稻賤

酉陽雜俎鄴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榴子粒稍大味如麥杜瓊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七

作重思稻賤曰霏霏蒼莫翠矣重思雲氣交被嘉穀應時校眞  
詰云鄴都山上樹木水澤如世間但稻米極大味如麥名為重  
思耳杜瓊作賤曰霏霏蒼茂翠矣重思靈烝交被嘉穀應時四  
時既享祝人以祀神禾鬱中浩京巨穗橫我辛臺爰有明祥帝  
者以熙此之謂也稚川所引較柯古多七句神禾向上脫漏一  
句惜不得善本補之又莫作茂靈作雲不同也杜瓊字伯瑜成  
鄴人譙周之師官議曹從事歷左中郎將

費偉甲乙論

殷鑒通語曰司馬懿誅曹爽費偉設甲乙論甲以曹爽兄弟凡  
品庸人吹宗子枝屬得蒙顧命而驕奢僭逸交非其人私樹朋

黨謀以亂國懿奮誅戮一朝殄盡此所以副士民之望也乙以  
為懿憾曹仲附已不一豈爽於相干事勢不專以此陰成疵瑕  
初無忠告侃爾之訓一朝屠戮讒其不意豈大人經國篤本之  
事乎若爽信有謀主之心大逆以構而發兵之日更以芳委爽  
兄弟懿父子從後閉門舉兵蹙而向芳豈忠臣為君深謀之謂  
乎以此推之爽無大惡明矣若懿以爽奢僭廢之可也滅其尺  
口被以不義絕子丹血食及何晏魏之親甥亦與同戮為僭濫  
不當矣

秦宓遠遊詩

藝文類聚載秦宓遠遊詩云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巖穴非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八

我隣林麓無知已虎則豹之兄鷹則鶴之弟因獸走環岡飛鳥  
驚巢起猛氣何咆厲會風走千里遠遊長太息太息遠遊子

劉向塗山氏頌

列女傳塗山氏頌曰啟母塗山維配帝禹辛壬癸甲禹往敷土  
啟呱呱泣母獨論序教諭以善卒繼其父

曹植塗山氏讚

初學記禹妻塗山土功是急惟啟之生過門不入矯達明義勳  
庸是執成長聖嗣天祿以襲

郭璞識記

校老連驛有郭璞識記云縣路翠老功貴縣路青老功榮宋慶

元丁巳縣令何王治路刻石記之名種松碑今碑尙完好蓋功  
即卷連也又名勝志鄰水有鴛鴦池故老傳郭璞遺碑云日出  
照嶠山金銀對馬鞍鴛鴦池裏宿雲版響三游蓋天池山下溪  
中有一石每擊則響聲三應今謂之響石板又書樓山郭璞記  
云書樓山是孔子背書樓

郭璞岷山贊

山海經岷山贊云岷山之精上絡東井始出一勺終致淼溟作  
紀南夏天清地靜

郭元祖葛由讚

晉郭元祖列仙傳葛由讚曰木可爲羊羊亦可靈靈在葛由一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九

致無經爰陟崇綏舒翼揚聲知術者仙得桃者榮

赤斧讚

郭元祖列仙傳赤斧讚曰赤斧頤真發秀戎巴寓迹神祠頌鍊  
丹沙髮雖朱蕤頭華丹葩采藥靈山觀化南遐

邗子讚

郭元祖列仙傳邗子讚曰邗子尋大宕入仙穴館閣栽莢青松  
列列受符傳藥往來交結遂栖靈岑音響昭徹

袁休明巴蜀記

水經注引袁休明巴蜀記云高山嵯峨巖石磊落傾側縈迴下  
臨階墜行者扳緣牽援繩索

竿橋贊

李膺竿橋贊云複引一索飛經枝閤其名曰竿人懸半空渡彼  
絕壑案唐獨孤及竿橋贊竿橋絕空相引一索人綴其上如猿  
之縛轉帖入淵如鷲之落尋樞而上如魚之躍頃刻不戒賈無  
底壑

杜子美詩

采蘭雜志昔杜子美詩有得意者宗老年十二恆於暗中誦之  
言紙有金字光明射目

司馬膺之注蜀都賦

北齊書司馬膺之好讀太平經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欲與子雲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十

周旋案司馬膺之世雲弟子如之從子厯中書黃門郎

健爲舍人爾雅注

釋詁第一

冢大也 輅車之大也冢封之大也

書舜典

荀子哀公篇揚

疏上也字校  
舊誤作者

漢謀也 漢心之謀也

釋文 按釋文作心之  
那疏 謀今从疏所引

黃髮齟齬船背耆老壽也 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船背老人

氣衰皮膚消瘠背若船魚耆觀也血氣精華觀竭言色赤黑  
如狗矣 書正義 南山有臺詩正義 春秋僖二十二年正  
義 那昂疏 按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句詩疏引

李迥  
注同

諱浪笑放戲謔也 諱戲謔也浪意朗也笑心樂也放意舒也  
戲邪戲也諱笑之貌也 毛詩正義 邢疏 按詩正義朗誤 作朗今从邢疏舊本邪戲也上有笑

仇匹也 仇相求之匹 詩正義

紹眉繼也 紹繼道也眉繼世也 晉秋隱十一年正義 一切經音義

悠遠也 悠行之遠也 一切經音義

崇充也 威大充盛也 左傳正義 舍人本崇當作威 校

圍垂也 圍拒邊垂也 詩正義 邢疏 音義

果肩堪勝也 肩強之勝也 書正義 邢疏

余身也 余卑謙之身也 春秋正義 邢疏 作謙卑之身 校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十

瀕瀕痲痺 皆心憂德之病也 釋文 邢疏

淚啓殲盡也殲眾之盡也 書正義 邢疏 音義

寔速也 寔意之速也 詩正義

勞來勤也 勞力極也來強事也 一切經音義

怒思也 怒志而不得之思也 詩正義 邢疏 詁作恚 校

話言也 話政之善言也 書正義

匿蔽竄微也 匿藏之微也蔽覆障使微也竄行之微也 是皆

微昧不顯揚也 春秋正義 邢疏

毗剽暴樂也 毗剽燥燥之意也木枝葉稀疎不均為燥燥 詩

義 邢疏 校詩正義引舍人注作燥燥則 釋文所指燥燥者當即是舍人本

積翰榦也 積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翰所以當牆兩邊障土  
者也 費誓正義 詩正義 邢疏

禮祀祠祭也 祀地祭也祠天祭也 一切經音義

棲遲憩歔歔息也 棲遲行步之息也憩臥之息也 書正義 一切

經音義 邢疏

供峙共具也 峙舍人本 共具物也峙具事也 文選揚子雲 羽獵賦注

串習也 串心之習也 一切經音義

儲饋饋也 饋自家之野也 詩正義 邢疏

伯長也 伯位之長也 一切經音義

算數也 釋數之曰算 書正義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十

亂治也 亂義之治也 書正義 邢疏

溢慎也 溢行之慎也 詩正義 邢疏

享孝也珍享獻也 獻珍物曰珍獻食物曰享 文選揚子雲 羽獵賦注

在察也 在見物之察也 書正義

尼定也 尼者私之定也 邢疏

昵近也 昵戚之近也 春秋正義

卒終也 卒病之終也 一切經音義

煥煖也 煥温煖也 書正義

驛傳也 爾雅本作 驛尊者之傳也 春秋正義

輒輒躍躍 釋文云赫赫 人本作輒輒

釋言第二

原再也 舍人本作

臞瘠也 史記司馬相如傳索隱

啜茹也 啜茹食也 正篆

禦圍禁也 禦圍未有而預防之也 一切經

愷悌發也 按詩正義舍人本愷作閻 閻明發行 詩正義

蓋割裂也 按蓋舍人本作害 釋文

庇麻苾麻也 庇蔽也苾依止也 春秋正義

祺祥也 祺福之祥也 詩正義

琛寶也 美寶為琛 詩正義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三

茅明也 茅昧之明也 春秋正義

菴燭也 菴所謂毛也燭胡人績羊毛而作衣 書正義

烘燎也 烘以火燎也 詩正義

庶侈也 按詩正義云釋言文引舍人爾疋庶侈也是舍人本侈作彤 庶照也彤多也 詩正義

耄也 年六十稱也 春秋正義

郵過也 尤怨人也 文選賈誼

愷怒也 愷怒聲也 詩正義

緝介也 舍人本 緝羅也介別也 釋文

窳闇也 窳闇也 釋文

潛幽深也 哲智也 潛下之深也 哲大智也 詩正義

儻也 背踣意也 春秋正義

偃暇也 閒暇無事也 春秋正義

宵夜也 宵陽氣消也 書正義

廩鮮也 廩少鮮也 釋文

覲姑也 覲擅也一曰覲貌也謂自專擅之貌 釋文

隍壑也 隍城池也壑溝也 詩正義

釋訓第三

明明斤斤察也 明明甚明也斤斤物精詳之察也 詩正義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四

條條智也 條條智也 釋文

矯矯 矯矯得勝之勇也 詩云矯矯虎臣 釋文

洗洗也 洗洗也 釋文

薨薨也 薨薨也 釋文

委委佗佗 委委佗佗 釋文

低低也 低低也 釋文

赫赫躍躍也 赫赫躍躍也 釋文

增增也 增增也 釋文



夢夢訕訕亂也 夢夢訕訕煩懣亂也

逸逸悶也 藐藐憂悶也

仇仇敖傲也 仇仇無倫理之貌

口毀人之貌

此此瑣瑣小也 此此形容小也

戛戛耜也 戛戛耜入地之貌

郝郝耕也 郝郝作釋釋猶養蠶解散之意

戕戕祭也 戕戕奉璋之貌

鐙鐙樂也 鐙鐙鐘鼓之樂也

穰穰福也 穰穰眾多之貌也

子子孫孫引無極也 子道長行美道引無極也

藹藹萋萋臣盡力也 藹藹賢士之貌

皋皋瑁瑁刺素食也 皋皋不治之貌

諛諛譎譎崇譏隱也 諛諛譎譎皆盛烈貌

抑抑密也 威儀密靜也

朔朔方也 朔盡也 朔朔言朔也

饕饕酒食也 喜古曰饕 喜古曰饕亦當作喜

是刈是穫 是刈刈取之是穫煮治之

履帝老敏 古者姜嫄履天帝之迹於畎畝之中而

生后稷

美士為彥 國有美士為人所言道也

暴虎徒搏也 無兵空手搏之

蓬條口柔也 蓬條巧言也

戚施面柔也 戚施令色誘人也

夸毗體柔也 夸毗卑身屈已也

釋宮弟五 東西牆為之序 西北隅謂之屋漏

故謂之屋漏也 東北隅謂之窻 東南隅謂之窻

開謂之棟 朱儒下小方木

屏謂之樹 以垣當門蔽為樹

室有東西廂曰廟 殿有東西小堂也

釋器 粟謂之汕 以簿粟魚曰異者也

御覽 太平御覽

御覽 太平御覽

糝謂之泔 以米投水中養魚為泔也 太平御覽 按釋文尔

作糝據舍人 釋當八米

免罟謂之罟 免自作徑路張罟以捕 太平御覽

麋罟謂之罟 麋有難制張罟也 太平御覽

鏡罟謂之罟 鏡剛惡齧人故張網以羅之也 太平御覽 按一引作故網

而羅也

款足者謂之高 鼎足相去疏間曰高也 太平御覽 王引之曰疏間是疏闊之

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 大笙音聲眾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 太平御覽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七

大篪謂之沂 大篪其音悲沂鏗然也詩云仲氏吹篪也 太平御覽

大管謂之箛其中謂之篴少者謂之箛 大管者聲高大故曰

箛箛高也中者聲精密故曰篴篴密也小者聲音清妙也 太平御覽

御 按余蕭客引故曰箛者 高也脫箛字誤添者字

其中謂之仲小者謂之箛 仲其聲適中仲呂也小者形聲細

小曰箛也 太平御覽 按余蕭客引 適下脫中字

斲斲謂之定 斲斲鉏也一名定 齊民要術

釋地

廣平曰原 廣平謂土寬而平 太平御覽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 晦冥無識不可教誨故曰四

海 太平御覽

距齊州以南戴日為丹穴 自中州以南日光所照故曰丹穴

太平御覽

釋水

歸異出同流肥 水異出流行合同曰肥 酈道元水經注

水草交為涓 水草木交合也 水經注

人所為為滴 滴人力水為居止 太平御覽 一切經音義 按當作人力所為可居止

釋草

卉草凡百草一名卉 書正義

菜王芻 菜一名王芻 詩正義 邢疏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六

蕪莫大齊 蕪有小故名大齊 齊民要術

蕪牧菽 蕪一名牧菽 詩正義 邢疏

瓠棲辨 釋文舍人 本瓠作瓠 瓠瓠也 釋文

茶 杏花如茶可耕白沙 說文繫傳 按賈勰齊民要術 引古語曰杏花如何可耕白沙

粟秫 秫黏粟也 齊民要術

粟稷 粟一名稷稷粟也今江東呼粟為稷也 春秋正義 切經音義

戎菽謂之荏菽 戎菽今以為胡豆 詩正義 邢疏

莢蘿 莢一名蘿 詩正義 邢疏

白華野菅 茅菅白華一名野菅 詩正義 邢疏

颺廂其紹颺 颺名廂小瓜也紹繼謂颺子遠中小瓜曰颺 詩正義

蕒 邢

蕒赤苗 芑白苗 別米赤白苗也是伯夷叔齊所食首陽草也

齊民要術 太平御覽

臺夫須 臺一名夫須 書正義 詩正義 春秋正義

菝蝼 菝一名蝼蛄 詩正義 邢疏

紅龍古 其大者歸 紅名龍古其大者名歸 詩正義 邢疏

萃萍 萃一名萍萍大者名蘋 詩正義 禮記正義 邢疏

唐蒙女蘿 女蘿兔絲 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兔絲 詩正義

廔九葉 廔九葉九枚共一莖 釋文

倚商活脫 釋文倚舍人 本作倚音同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九

稿車芑 與 釋文車多無此字與字或作與惟郭謝舍人本作與

漆委葉 漆一名委葉 詩正義 邢疏

菟奚 頰凍中馗菌 釋文舍人本 菟奚名頰凍東名中鳩 釋文

若陵若黃華 蘗白華 若陵若也黃華名蘗白華名菱別華

色之名也 詩正義 邢疏

莞苻離 本草云白蒲一名苻離楚謂之莞 詩正義

莖藪益 青州曰莖 太平御覽

苧麻母 苧苧麻一名麻母 太平御覽 按齊民要術引云苧苧麻盛于也

蕨藪 蕨一名藪 詩正義 邢疏

稂童梁 稂一名童梁 詩正義 邢疏

購商蓂 購一名商蓂 詩正義 邢疏

長楚鈇弋 長楚一名鈇弋本草云鈇弋名羊桃 詩正義 邢疏

葭華 葭一名華 詩正義

葭蘆芟亂 蘆亂一草 詩正義

釋木

栲山樗 栲一名山樗 詩正義 邢疏

柎檉 柎一名檉 詩正義

柳栢 江淮之間呼小栗為柳栢 毛詩音義 釋文

榎 榎文舍人 本作榎

蘇莖著 蘇莖舍人本作蘇莖著 抵著舍人本作都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三

杜赤棠白者棠 杜赤色名赤棠白者亦名棠 詩正義 邢疏 按六引云白者為棠赤者為杜為甘棠為赤棠

杞枸櫞 句杞也 春秋正義

夷 釋文舍人 本作夷

秋藏棹貢棊 釋文棹舍人 本作棹

櫟其實椹 櫟實名椹也 釋文 按朱彙傳經義考引櫟作栗說

櫟梧者椹椹者謂櫟采薪采薪即薪 釋文舍人本引上句櫟椹來合在此句以謂字作櫟

櫟梧者椹椹者其理也椹者相迫附也彙者莖也如竹

箭一讀曰枹也櫟名采薪又名即薪 釋文 按迫字一作迫

孫本與 舍人同

桑辦有甚梳 桑樹一半有甚半無甚名為梳也釋文引作

樊光注誤

唐棣栲 唐棣一名栲詩正義邢疏

常棣栲 常棣一名栲詩正義邢疏 春秋

椅梓 梓一名椅詩正義邢疏

楓為樹厚葉弱莖天風則鳴故曰楸楸史記索隱

棧赤棟白者棟 棧名赤棟也詩正義

蕨木苻婁詩正義邢疏 苻婁屬下句

釋蟲

蜚蠊蛋 蜚蠊一名蛋春秋正義邢疏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三

蜩螗蝈蝈 蜩螗蝈蝈 蜩螗蝈蝈 皆蟬也

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謂蜩為蝈楚地謂之

蝈蝈楚詞曰蝈蝈鳴兮啾啾是也蝈小蟬也青青者詩正義邢疏

奚相釋文舍人本作奚桑

蜉蝣渠略 蜉蝣一名渠略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

略似蝓蝓身狹而長有角黃色叢生糞土中朝生暮死猶好

咬之詩正義邢疏

蝻蝻蝻蝻 蝻蝻今所謂春黍也詩正義

不蝻蝻蝻 不蝻名蝻蝻今之蝻蝻也禮記正義

蝻蝻蝻 一名步屈宋地曰尋黍也吳人名桑闔一切經音義

蝻蝻桑蟲 蝻蝻者桑上小青蟲也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

陸璣詩疏太平御覽

蚍蜉大蝻小者蝻 蚍蜉即大蝻也小者即名蝻也詩正義

食苗心蝻食葉蝻食節蝻食根蝻 此四種蝻皆蝻也實不同

故分別釋之今謂蝻子為蝻一名蠶蝻兗州人謂之蝻詩正義

春秋正義開元占經陸璣詩疏邢疏按春秋疏引舍人注食苗心者名蝻言其真然難知也

伊威委黍 伊威名委黍詩正義

蠨蛸長崎 蠨蛸名長崎詩正義

螢火即照 螢火即照夜飛有火蟲也詩正義按余蕭客引云夜有火蟲也

鯉鯉 鯉一名鯉詩正義邢疏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三

鯉鯉 鯉一名鯉詩正義毛詩音義邢疏

鯉鯉 鯉后鯉也毛詩音義釋文

鯉鯉釋文鮒舍人本無此字

貝 水中蟲也詩正義邢疏

活東釋文舍人本作穎東盧弼弓校本作穎東

蝻蝻 蝻一名蝻江淮以南曰蝻江淮以北曰蝻詩正義切經音義

邢疏

釋鳥

佳其鳩鴉 佳一名夫不今楚鳩也詩正義邢疏春秋

鳩鳩鴉鴉 鳩鳩一名鴉鴉今梁謂之斑鳩也春秋正義太平御覽余

蕭客引脫  
梁謂二字

舒鳧鶩 鳧野名也鶩家名也 禮記正義 按余蕭客引云鳧 春秋正義 家鴨名也鶩野鴨

也名

鵓鶩 詩正義引舍人  
本不正作洿澤

鵓一名洿澤 詩正義 邢疏

鷓鴣老扈鷓 按舍人 本扈作屬 鷓一名鷓老屬一名鷓鷓雀也主趨

民取麥不得晏起也 春秋正義 邢疏 按春秋正義舍人 李巡孫交郭氏皆斷老上屬扈下屬惟

樊光斷鷓鴣為句以老下屬又按余蕭客引鷓一名鷓老屬 一名屬鷓雀也當作屬一名鷓鷓雀也又引云老屬鷓鷓趣

民收麥令不  
得晏起者也

桃蟲鷓其雌鷓 桃蟲名鷓其雌名鷓 詩正義 邢疏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鸞斯鷓鷓 卑居壁居 水經注 按水經 注近刊訛作壁屋

鴛鴦 釋文毋舍人本作  
無禮記正義亦云

鴛周燕燕 鴛周燕燕鳥一物三名 邢疏 鴛周名燕燕又

名鳥 詩正義

鴛鴦鷓鷓 鴛鴦一名鷓鷓 詩正義 邢疏

狂茅鷓 狂一名茅鷓喜食鼠大目也 一切經 音義

怪鷓謂鴛鷓也南易名鉤鷓又作格其鳥晝伏夜行鳴為怪也

又云鴛忌欺 一切經 按此係俱舍論所引而治禪病秘要 法引云一名怪鳥一名鴛鷓南易名

鉤鷓

東方曰鷓西方曰鷓南方曰鷓北方曰鷓 釋四方之雉名也

春秋 正義

春鷓鷓 鷓鷓起民種樹也 太平御覽 按種樹一作耕種

夏鷓鷓子 起民耘苗者也

秋鷓鷓藍 起民收斂者也

冬鷓鷓黃 起民蓋藏者也

棘鷓鷓丹 為果驅鳥者也 按一作為民驅鳥

行鷓鷓暗 晝為民驅鳥者也

宵鷓鷓噴 夜為農驅獸者也

乘鷓鷓脂 為蠶驅雀者也 以上並春秋正義

老鷓鷓鷓 起民收斂令不得晏起者也 按邢疏引左傳九鷓為九農正以此八鷓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並上屬鷓為九鷓 達註云云舍人樊 光注尔正其言亦與賈同故並錄之

春鷓鷓鷓夏鷓鷓子秋鷓鷓藍冬鷓鷓黃乘鷓鷓脂棘鷓鷓丹

行鷓鷓暗宵鷓鷓噴 鷓鷓分循相五土之宜起民耕種者

也鷓子黑色移民耘苗鷓藍青色移民收斂鷓黃色黃移民

時同依諸屬為節候也 御覽 按一引云鴛鷓主五土宜穀所 起民種樹也耘苗作去草青色

作色藍移字  
誤宜作起

皇鷓鷓 皇名黃鳥 詩正義 邢疏

晨鷓鷓 晨風一名鷓鷓鳥名也 詩正義 春秋 正義 邢疏

鷓鷓醜其飛也 謂作鷓之屬聲其飛疾羽聲也 詩正義 邢疏

亢鷓鷓 亢鳥高飛也 亢鳥高飛也 亢鳥高飛也 亢鳥高飛也

釋獸

狼牡獾牝狼其子獾絕有力迅 狼牡名獾牝名狼其子名獾

絕有力者名迅 詩正義 春秋 正義 邢疏

獾獾 獾一名獾 邢疏

所寢棺 豕所寢草名為棺 詩正義 邢疏

貌白狐其子穀 貌名白狐其子名穀 書正義 邢疏

熊如熊黃白文 熊如熊色黃白也 詩正義 邢疏

騏如馬一角不角者騏 騏如馬而有一角不有角者名騏 公羊疏

疏

猶 如麂 釋文猶舍人本作麂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三

狸子隸 釋文狸家作肆又作隸舍人本作隸

高屬 釋文舍人本作麋屬

獸鼠 其鳴如犬也 釋文 按集韻二十廢獸鼠名其鳴如犬吠丁度等所據釋文本作獸舍人云其

鳴如犬吠今本脫吠字

鼯鼠 詩云鼯鼠鼯鼠 詩正義 按一引云碩鼠五技鼠也

釋音

駿如馬偃牙食虎豹 駿多力獸也山海經云曲山有獸狀如

馬白身黑首一角虎爪音 鼓其名駿食虎豹可以禦兵詩

云隰有六駿是也 一切經音義

騏蹄踞善陞厥 騏蹄者濶蹄也踞平也謂蹄平正善陞厥者

能登山隙也 一云厥者阪也言騏善登高懸險上下於阪秦

時有騏蹄苑是也 釋文 按釋文踞一作研 邢疏

騏駼枝蹄踞善陞厥 騏駼者外國之名枝蹄者枝足也 釋文

前足皆白 踞 釋文踞舍人本作雜

後足皆白 狗 釋文狗舍人本作狗

白馬黑鬣 釋文舍人同 眾家並作鬣

駒頰白頰 的白也頰額也額有白毛今之戴星馬也易震為

駒頰 詩正義 邢疏

陰白雜毛駒 今之泥驄也 詩正義

彤白雜毛駒 赤白雜毛今赭白馬名駒 詩正義 按余蕭客引赭下無白字

蜀典

卷十上 著作類

美

一目白瞶二目白魚 一目白曰瞶二目白為魚 詩正義

青驪驪驪 色有淺深似魚鱗也 毛詩

青驪繁鬣 鬣馬鬣也 春秋正義 左氏音義 按 釋文引云繁鬣馬鬣也

青驪騊 青驪馬今名騊馬也 詩正義

騊白駮黃白驪 騊赤色名曰駮也黃白色名曰皇也 詩正義 按詩

正義又引舍人云騊馬名 白馬一引黃白名皇

田獵齊足 田獵取牲于苑囿之中追飛逐走取其疾而已 詩正義

美

蜀典卷十下

蜀才易注

按經典釋文蜀才易注十卷七錄云不詳何人七志云是王爾後人謝吳夏侯該云是譙周案

蜀李書云姓范名長生一名賢隱居青城山白號蜀才李雄以為丞相治陵丹輿人

坤厚載物

蜀才曰坤以廣厚之德載含萬物無有窮竟也

鼎卦周

陰凝於陽必戰

釋文陰凝奇盧姚信蜀才本作凝

剛中而應行險而順

蜀才曰此本剝卦按上九降二六二升

上是剛中而應行險而順也

原筮元永貞无咎以剛中也

蜀才曰此本師卦按六五降二

九二升五剛往得中為比之主故能原筮道以求長正而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无咎矣

彖曰泰小往大來吉亨

蜀才曰此本坤卦小謂陰也大謂陽

也天氣下地氣上陰陽交萬物通故吉亨

大往小來

蜀才曰此本乾卦大往陽往而消小來陰來而息

也

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

蜀才曰此本夬卦九二升上

上六一作

降二則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下奉上之義一作象

同於人故曰同人

大輿以載

釋文大車以載蜀才本車作輿

旅否

蜀才曰三升五柔得中于外上順于剛九五降三降不

失正止而難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

君子以撝多益寡

釋文蜀才本哀作撝云取也

勿疑朋合摯

釋文摯鄭云速也晉京房作摯蜀才本依京義從鄭

館有渝

釋文官有渝蜀才本作館

至於八月有凶消不久也

蜀才曰此本坤卦剛長而柔消故

大亨利正也案臨十二月卦也自建丑之月至建申之月凡

歷八月則成否也否則天地不交萬物不通是至於八月有

凶斯之謂也

象曰大觀在上

蜀才曰此本乾卦按柔小浸長剛大在上其

德可觀故曰大觀在上也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二

象曰大觀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

蜀才曰此本遯卦按剛自

上降為主于初故動而健剛中而應也於是乎邪妄之道消

大通以正矣无妄大亨乃天道恆命也

隨

蜀才曰此本否卦剛自上來居初柔自初往升上則內動

而外悅

車脫輹

釋文輹音服又音福蜀才本同

君子以命庶政

釋文蜀才本明作命

其德剛上而尚賢

蜀才曰此本大壯卦案剛自初升為主於

外剛陽居上尊尚賢也

需 此本大壯卦案六五降四有孚光亨貞吉九四升五位乎

天位以正中也

則大咥之嗟釋文蜀才本臺作咥

臨 此本坤卦

象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六三升上上九降三是柔上而剛下二氣交感以相與也

雷風相與與而動 蜀才曰此本泰卦案六四降初初九升四是剛上而柔下也分乾與坤雷也分坤與乾風也是雷風相與與而動也

損 此本泰卦案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損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三

下益上者也

累其角釋文羸其角蜀才本作累其角

柔進而上行 蜀才曰此本觀卦按九五降四六四進五是柔進而上行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 蜀才曰此本臨卦也案夷滅也九二升

三六三降二明入地中也明入地中則明滅也

其子之明夷釋文箕子蜀才本作其子

二軌可用亨釋文二軌蜀才本二軌亨蜀才許庚反

君子以澄忿窒欲釋文懲蜀才本作澄

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蜀才曰四當承上而有初應必上之

所疑矣初四之疾也宜損去其初使上過行

象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 蜀才曰此本否卦案乾之上九

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損上益下者也

君子以除戎器釋文蜀才云除去戎器備行文德也

一握為笑釋文鄭云握當讀為夫三為屋之屋蜀才同

壯于仇釋文壯于頄蜀才本作壯于仇

繫于金尼釋文蜀才本棍作尼止也

孚乃利用躍釋文蜀才本論作躍

莫睦夫夫釋文莫睦蜀才作睦睦親也通也

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 蜀才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四

曰否三升五柔得中於外上順於剛九五降三降不失正止而麗乎明所以小亨旅貞吉也

鼓之以雷霆釋文蜀才云霆疑為電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 蜀才曰以其易知故物親而附之

以其易從故物法而有功也

聖人以此先心釋文京房荀爽董遇張增蜀才等洗心作先心

有功而不置釋文德蜀才本作置

大衍之數五十釋文蜀才云廣也

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罕幾也釋文研蜀才本作罕

參天兩地而奇數釋文倚蜀才作奇通



辨天下之吉凶釋文蜀才云別也

效法之謂坤釋文交法蜀才作效法

陽城衡樂經

舟張辟雍鶴鶴相從八風回回鳳凰啣啣尚書大傳

黃鐘磬前長三律二尺七寸後長二律尺八寸周禮磬氏疏引樂經 玉海云

與三祀舊圖所引樂經同

有昭辟雖有賢泮宮田里周行濟濟鏘鏘相從執質有族以文

救爾警率爾眾工奏爾悲頌肅肅離離無怠無凶周官注

歲星與日常應大歲月建以見周禮馮相氏疏

土曰墀竹曰管皮曰鼓匏曰笙絲曰絃石曰磬金曰鐘木曰祝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五

致此謂八音也法易八卦也白虎通

墀坎音也管良音也鼓震音也絲離音也鐘兌音也祝啟乾音

也同上

十二月行之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歌奏其律後漢書律歷志注

揚雄琴清英

揚雄琴清英

昔者神農造琴以定神禁一作齊淫僻去邪欲反其一無其字天真者

也舜彈五絲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裁文類聚

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投江中衣荷帶藻忽夢見水

仙賜以美藥唯念養親揚聲悲歌船人聞之而學之吉甫聞船

人之聲疑似伯奇授琴作子安之操水經注

雉朝飛操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侯女嫁于齊太子中道聞

太子死問傅母曰何如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不肯歸終之以

死焉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有二雉俱出墓

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耶言未畢俱飛而起忽然不見傅母

悲痛援琴作操故曰雉朝飛郭茂倩樂府

晉王謂孫息曰子鼓琴能令寡人悲乎息曰今處高臺遠宇連

屋重戶羣肉漿酒倡樂在前難可使悲者乃謂少失父母長無

兄嫂當道獨坐暮無所止文選注引作當道於此者乃可悲耳

乃援琴而鼓之晉王酸傷一作心哀涕曰子來何遲也太平御覽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六

帖引說苑云孫息學悲歌辟琴作鄭衛之音靈公大惑故作衛公之曲歌而和之即子雲所言之孫息也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補子佩天下無道我負

子戴裁文類聚

譙周五經然否論

國不可久無儲貳故天子諸侯十五而冠十五而娶娶必先冠

以夫婦之道王教之本不可以童子之道治之禮十五為成童

以次成人欲人君之早有繼體故因以為節書稱成王十五而

冠著在金縢周禮媒氏曰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內則云

女子十五而笄說曰許嫁也是故男自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

五以及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凡人嫁娶或以

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若必差十年乃為夫婦是廢賢淑方類苟比年數而已禮何為然哉則三十而娶二十而嫁說嫁娶之限蓋不得復過此耳故舜年三十無室書稱曰鰥周禮云女子年二十未有嫁者仲春之月奔者不禁奔者不待禮聘因媒請嫁而已矣穀梁傳注

古文尚書說老王崩成王年十三推老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是除喪冠也周公未反成王冠弁開金滕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

小記云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此但別庶子而下言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七

不繼祖者謂庶子身不繼禰故其長子為不繼祖合而言之也

五經然否論 蜀志秦宓傳初宓論王霸養龍之說甚有通理譙允南少時數往諮訪記錄其言于春秋然否論文多故不載按今然否論此條佚之矣

虞喜難之曰禮文三發二言繼祖一言連禰如但繼禰則應三年何緣須祖煩而失要合于於父舍徑就迂非事實也然則繼祖者必繼禰繼禰者不必繼祖今連禰于祖以已繼之是繼祖也得三年繼禰者不得也至于連禰于祖以別高祖之祖故因禰以繼祖別嫌也並通

漢初一引作書誤或云三老答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殘缺漢中興定禮儀羣臣欲令三老答拜城門校尉董鈞駁曰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也今通典云所以養三老以教事父母之道也句有誤若答拜是使天下答子拜也詔從鈞議通典無此句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今通典無此二字猶以非親之故答子拜士見異國君亦答通典答下有士字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

虞喜曰且據漢儀于門屏交禮交禮即答拜矣中興謬從鈞議後通典後下革之深得其意通典作甚後漢書禮儀志注通典男白二十以及三十女自十五以至二十皆得以嫁娶先是則速後是則晚矣凡人嫁娶或以賢淑或以方類豈但年數而已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八

父卒母嫁非父所絕嫡子雖主祭酒宜服期而喪服為出母期嫁母與出母俱是絕族故知與出母同也禮記正義引譙周說在己國則得為君服斬夫人齊衰若在他國則不得也同上此上三條俱當屬五經然否論附錄於此

國君為卿大夫皮弁錫纁以居佗事出亦如之其弔則皆錫纁布弁而經三月復吉其弔主則服弁經疑纁亦往則服出則不公及大夫弔絜妾如君弔他國卿大夫皮弁錫纁不經君使人弔從主人迎於寢門外見使者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前至中庭弔者致君命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弔者出去主人拜送于門外君使從者左執領執要致命訖入

室衣尸乃出他皆如弔既斂之後不衣尸委于尸東席上凡主人出送因拜賓所來者拜訖皆卽位西階下東面哭踊哭訖反室大夫弔服以錫緘用總麻布而夾理之用錫士弔服以疑緘用錫布為衣而素裳擬於古也其冠各以其緘歸其家猶弔服弁經以居其以化事出則脫經三月既葬服吉五世兄弟相為亦然凡大夫弔其臣異者主人不迎於門外主君入卽位堂下西面主人北面眾主人南面典通

父卒母嫁非父所絕為之服周可也典通

妾不得有繼母名慈母也但慈已無父命者不過小功也典通

大夫受畿內采邑有家臣雖又別典鄉遂之事其下屬皆上屬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九

皆上相屬其吏非臣也秦漢無復采邑之家臣郡縣吏權假斬緘代至則除之典通

遷祖之奠升自西階如初及日載於車下奠設於西方乃陳遺物於庭訖徹奠以巾席俟於西方乃祖車既祖旋向外離於載處為行始也布席乃奠如初典通

為父至葬菁經散壘如小幼時反哭於廟升自西階虞祭於寢杖不入室典通

或曰有人死而亡其屍者為招魂葬何如曰夫葬所以藏屍柩也若魂氣則無不之焉諸與藏諸典通

通典嘉禮注引

古文尚書說荅王崩成王年十三推荅王以庚辰歲崩周公以壬午歲出居東癸未歲反禮公冠記周公冠成王命史作祝辭告也是除喪冠也周公反成王冠弁開金縢之書時十六矣是成王十五周公冠之而後出也許慎異義云荅王崩後管蔡作亂周公出居東是歲大風王與大夫冠弁開金縢之書成王年十四是喪冠也者恐失矣按禮傳天子之年近則十二遠則十五必冠矣

譙周法訓

夫孝百行之本替本而求末未見得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貴矣烏而有反哺况人而無孝心者乎初學記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十

羊有跪乳之禮雞有識時之候雁有庠序之儀人取法焉初學記

今有挽歌者高帝召田橫至於尸鄉自斃從者挽至宮不敢哭故為此歌以寄哀音也初學記

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緒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春秋左氏傳曰魯哀公會吳伐齊其將公孫夏命歌虞殯杜預注虞殯送葬歌示必死也史記絳侯世家曰周勃以吹簫送喪然則是挽歌之來久矣非起於田橫也

昔燕趙之間有三男子共娶一女生四子后爭訟廷尉壽奏云禽獸生子逐母宜以四子還母尸三男子於市太平御覽

林節卦曰三夫共妻莫適為雌子無名氏翁不可知卽指此事所謂延壽奏者范延壽也

貧忍者難為惠苛煩者難為恭君子以禮而已矣太平御覽

為國者不患學人之害農而患治民者之不學太平御覽

利物誘人猶飄風之加庶草也惟有直慎者然後不同太平御覽

唐虞之衣裳文法禹稷之溝洫耕稼人至今被之太平御覽

或問母有疾始其妻為作粥者妻不可以刀擊之夷其面可以

為孝乎曰以刃妻其親必駭而憂及之何有於孝太平御覽

桀紂雖有天子之位而無一人之譽也猶朽木枯樹逢風則仆

也太平御覽

劉項方爭父戰于前子鬥于後太平御覽

以道為天下者猶乘安舟而由廣路安舟難成可久處也廣路

難至可常行也太平御覽

乘船曲折不失其瀆是善乘舟者太平御覽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十一

人所以貴者以其禮節也人而無禮者猶猴乎雖人象而蟲質

也太平御覽

鸞車璜珮求中道心太平御覽

石門於墓古之道耶答曰古不崇墓况損人功而為觀乎非古

也封氏開見記

朝發而夕異宿勤則柔盈傾筐且苟有羽毛不織不衣不能茹

草飲水不耕不食安可以不自力哉齊民要術

譬之於物猶素之白也染之以藍則青游居交友亦人之所染

也韓起昇田蘇處而成好仁之名甘茂事史舉用顯齊秦之功

曹參師益公致清靜之治賈長君兄弟出於賤隸謹恭師友皆

為退讓君子語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此言雖小可吹喻大必

得其人千里同好固于漆膠堅於金石窮達不阻其分毀譽不

疑其實太平御覽

或曰君子處陋巷之中矣樂也曰樂得其親樂得其友樂聖人

之道也太平御覽

王者居中國何也順天之和而同四方之統也太平御覽

善耕者足以謹地待時而動善射者訓弓定準見可而發故君

子善養其人用足初學太平御覽

風信通謂雙生者以後產為兄以其先胎此野人之鑿語君子

不測暗安知其胎之先後史路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十二

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

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

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于宮不敢

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旨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春不

相引挽人銜枚執樂喪者邪世說任誕門注

蜀石經

石刻鋪敘益郡石經孝經一册二卷序四百三十九字正經一

千七百九十八字注二千七百四十八字孟蜀廣政七年三月

二日右僕射母昭裔以雍經石本校勘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

鐫工穎川陳德謙趙希弁讀書附志云云經不題所書人姓氏

殆趙之誤論語三册十卷序三百七十二字正經一萬五千九百十三字注一萬九千四百五十四字廣政七年四月九日校勘書鐫姓名皆同孝經尔正一册二卷不載經注數目廣政七年甲辰六月右僕射母昭裔置簡州平泉令張德釗書鐫者差令昇周易四册十二卷又略例一卷正經二萬四千五十二字注四萬二千七百九十二字廣政十四年辛亥仲夏刊石朝議郎國史毛詩博士孫逢吉書毛詩八册二十卷正經四萬一千二十一字注十萬五千七百一十九字將仕郎祕書省祕書郎張紹文書鐫工張廷族尙書四册十三卷正經二萬六千二百八十六字注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二字將仕郎祕書省校書郎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三

周得貞書鐫工陳德超儀禮八册十六卷五經五萬二千八百二字注七萬八千八百九十一字禮記十册二十卷正經九萬八千五百四十五字注十萬六千四十九字以唐元宗所删月令爲首曲禮次之亦張紹文書周禮九册十二卷正經五萬五百八字注十一萬二千五百九十五字將仕郎祕書省祕書郎孫朋吉書春秋左氏傳二十八册三十卷序一千六百一十七字經傳十九萬七千二百六十五字注十四萬六千九百六十二字穀梁六册十二卷傳四萬一千八百九十字注三萬九千七百三十字公羊六册十二卷傳四萬四千七百三十八字注七萬七千三十七字畢工于皇祐元年己丑九月望日帥臣樞

密直學士京兆郡開國侯田况益州路諸州水陸轉運使曹穎叔提點益州路刑獄孫長卿暨倅僉皆鐫銜於石成都又謂公穀田况所刻孟子十二卷宣和五年九月帥席貢暨運判彭慥方入石踰年乃成計四册考異一册乾道六年庚寅三月旦東里冕公老校石經與監本不同者作爲此書易書詩周禮儀禮記左傳公羊穀梁孝經論語尔正孟子此正經不同者如此傳註不乖古文尙書三册三卷蓋唐天寶未廢古書前傳本中汲郡呂大防得之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乃元豐五年壬戌鏤版乾道六年庚寅帥冕公老取以入石敎官張大固等監刊益郡石經肇于孟蜀廣政悉選士大夫善書者模丹入石七年甲辰孝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四

經論語尔正先成時晉出帝改元開運至十四年辛亥周易繼之實周太祖廣順元年詩書三禮不書歲月逮春秋三卷則皇祐元年九月訖工時我宋有天下已九十九年矣通蜀廣政元年肇始之日凡一百一十二禩成之若是其艱又七十五年宣和五年癸卯益帥席貢始湊鐫孟子運判彭慥繼其成乾道六年庚寅冕公老又鐫古文尙書暨諸經考異洪文敏公邁謂孟蜀所鐫字體清謹有正親遺風續補經傳殊不逮前且引魏徵虞世南相繼爲祕書日請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蓋欲字畫清婉可以傳久所以自經傳以後非士夫所書皆不著姓氏若漢石經今不易得好古者所藏僅十數葉蜀中又以翻

刻入石黃長睿謂開元中藏拓本於御府以開元二字小印印之是元宗時已罕得况今又六百年後耶

成都記偽蜀孟昶有國其相母昭裔刻孝經論語尔疋周易毛詩儀禮禮記左傳凡十經于后其書丹則張德劄楊鈞張紹文孫逢吉朋吉周德貞后凡千數盡依太和舊本歷八年乃成公殿則有宋田元均所刻古文尙書則晁公老所補也胡元質宗愈作堂以貯之名石經堂在府學

玉海蜀石經周易後書廣政十四年歲次辛亥五月二十日公羊傳後書大宋皇祐元年歲次己丑九月辛卯朔十五日乙巳工畢偽蜀相母昭裔取唐太和刻石于成都學宮與後唐版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五

本不無小異乾道中晁公老參校二本取經文不同者三百二科著后經考異亦刻於后張貞又校注文同異爲后經注文考異四十卷

晁公老后經考異序鴻都后經自鄴遷雍遂茫昧于人間唐太和和中復刻十二經立后國學後唐長興中詔國子博士田敏與其僚校諸經鑲之版故今世太學之傳獨此二本尔按趙清獻公成都記偽蜀相母昭裔捐俸金取九經琢石於學宮依太和舊本令張德劄書皇祐中田元均補刻公羊穀梁二卷然後十二經始全至宣和閒席升獻又刻孟子參焉今考之孝經論語尔疋廣政甲辰歲張德劄書周易辛亥歲楊鈞孫逢吉書尙書

周德貞書周禮孫逢吉書毛詩禮記儀禮張紹文書左氏傳不誌何人書而祥字闕其畫亦必爲蜀人所書然則蜀人之立石蓋十經其書者不獨德劄而能盡用太和本固已可嘉凡立八年其后年數昭裔獨辦之尤偉然也公老異時守三營嘗對國子監所摹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蓋多矣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校寫非精時人弗之許而世以長興板本爲便國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爲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后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公老至少城寒暑一再易節暇日因命學官讎校之石本周易說卦乾健也以下有韓康伯注略例有邢璣注禮記月令從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六

唐李林甫改定者監本皆不收外周易經文不同者五科尙書十科毛詩四十七科周禮四十二科儀禮三十一科禮記三十一科春秋左氏傳四十六科公羊傳二十一科穀梁傳一十三科孝經四科論語八科尔疋五科孟子二十七科其傳注不同者尤多不可勝記獨經文猶三百二科迹其文理雖后本多誤然如尙書禹貢篇夢土作又毛詩日月篇以至困窮而作是詩也左氏傳昭公十七年六物之占在宋衛陳鄭乎論語述而篇舉一隅示之衛靈公篇敬其事而後食其祿之類未知孰是先儒有改尙書無頗爲無陂改春秋郭公爲郭亡者世皆譏之此不取決之以臆姑爾存焉亦鐫諸樂石附於經後不誣方將必

有能考而正之者

洪邁容齋隨筆云孟蜀所刻石經其書淵世民三字皆闕蓋

避唐高宗太宗諱也祖父知祥嘗為莊宗臣然於存勗嗣源字

乃不諱前蜀王氏已稱帝而其所立龍興寺碑言及唐諸帝亦皆半闕乃知唐之澤深矣

呂陶曰五代之亂疆宇割裂孟氏有劍南百度草創猶能取易

書詩春秋禮記周禮刻於石以資學者國朝皇祐中樞密直學

士京兆田公加意文治附以儀禮公羊穀梁傳所謂九經者備

焉

席益記略曰蜀儒文章冠天下其學校之盛遠稱石室禮殿近

世則石壁九經今皆存焉廣政七年其相母昭裔校雍都舊本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七

九經命平泉令張德釗書而刻諸石本朝因禮殿以祀孔子為

宮其旁置學官弟子講習傳授故蜀帥尚書右丞胡公宗愈作

堂於殿之東南隅以貯石經蓋自東漢興平元年歲在甲戌始

作禮殿逮我宋紹興六年丙辰歷年六百七十有三其間偽蜀

刻石經之歲甚為晉開運甲辰至是一百九十有三年

趙希弁曰石經毛詩二十卷經注一十四萬六千七百四十字

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張紹文書蓋孟昶時所鐫

曹學佺四川名勝志諸刻今皆不存所存者孔門七十二子像

石經禮記有數段在合州賓館中

吳任臣十國春秋母昭裔河中龍門人蜀左僕射以太子太師

致仕常校雍都舊本九經命張德釗書之刻石於成都學宮孫

逢吉成都人廣政中累官國子毛詩博士校定石經分刻蜀中

逢吉與句中中立之功尤多

結埼亭集宋人所稱引皆以蜀石經為證並不及唐陝本石經

其故有二一則唐石經無注蜀石經有注故從其詳者一則南

渡後唐石經阻於陝不至江左故當時學官頒行之本皆蜀石

經不知五百年來蜀石經何以漸滅殆盡予留心按訪二十餘

年仁和趙徵士谷林始得其毛詩二卷自南周至衛風耳如以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六

朝饑為餽饑蓋異聞也唐石經雖非故物然近來顧亭林考證

之至詳世頗知留心者而蜀本則絕無矣程克齋譏蜀石經謂

其春秋以甲午為申午以癸卯為葵卯然其書既多自不無舛

錯要之有足資考證者惜乎所見止此

吳任臣十國春秋後蜀主本紀廣政十四年詔勒諸經於石祕

書郎張紹文寫毛詩儀禮禮記祕書省校書郎孫朋吉寫周禮

國子博士孫逢吉寫周易校書郎周德政寫尚書簡州平泉令

張德釗寫爾正字皆精謹核玉海云論語爾正張德釗書春秋

經傳敘梁孝經孟子不題書人張德釗讀書志作德鈞誤矣

養新錄云後蜀石刻詩經殘本起召南鵲巢至邶風二子乘舟

止經注皆完好經文之異于今本者江有汜之子歸歸上有于

字一章迨其今其作及不我能憶不下有以字昔青恐鞠無

下育字泄泄其羽泄作洩則承開成石經之舊為唐諱也經注  
中淵字民字皆缺筆孟氏雖竊帝號猶為唐高祖太宗避諱可  
見德貞觀之澤久而未亡而孟氏父子居心忠厚亦有君人  
之量焉碑於察字皆作宐蓋避知祥祖諱而於知字却不避  
依古人二名不偏諱惟避下一字耳歐公五代史云知祥父名  
道蜀檣杭則曰名獻此刻道字屢見皆不缺筆似歐史誤也册  
尾有廣仁義學圖記蓋錢唐黃松石家所藏厲太鴻贈詩即是  
此本流轉它姓今為吳中黃堯圃所得惜周南十一篇及鵲巢  
序遺失不可問矣

養新錄江有汜三章皆有之子歸句蜀石經歸上竝有于字子  
蜀典

卷十下 著作類

九

考三百篇中云之子于歸者不少矣之子于征之子于苗之子  
于狩之子于釣皆四字句此篇亦當依蜀本有于字  
養新錄昔育恐育鞠蜀石經無下育字以四字成句亦視他本  
為勝

蜀典卷十一上

恣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姓氏類

梁巴族姓著自黃容常璩國志亦言盛宗費密所作毋乃  
疏庸奇異竝取源流斯通是曰因謹賈執追蹤

蜀無姓

司馬貞云世本蜀無姓相承云黃帝後世子孫也

蜀山氏

海內經黃帝妻雷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生韓流韓流擢首  
謹耳人面豕喙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顓頊世本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一

黃帝娶於西陵氏之子謂之嫫祖產青陽及昌意竹書紀年昌  
意降居若水產帝乾荒生帝顓頊乾荒即韓流也按山經竹書  
以顓頊為昌意之孫而大戴禮帝繫篇云昌意娶於蜀山氏之  
子謂之昌僕氏產顓頊是顓頊昌意子也又世本顓頊母濁山  
氏子名昌僕濁蜀古字通濁又通淖是淖子即蜀山氏也昌僕  
一作景僕又曰女樞初學記引帝王世紀云顓頊母曰景僕蜀  
山氏女謂之女樞是也樂史寰宇記謂即石泉縣之蜀山

塗山氏

呂氏春秋禹娶塗山氏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  
粵異國志禹娶于塗山今江州塗山是也帝禹之廟銘存焉杜



預亦云巴縣有塗山禹所娶按塗氏即出于塗山氏世本云塗山名女媧連山易塗山氏名攸女古今人表名趨吳越春秋名女狄大戴禮作女媧又一作女媧也

青陽氏

按蜀有青陽姓以青陽降居泝水子孫居蜀此姓遂蕃也風俗通云青陽氏黃帝子孫始姓之漢有東海太守青陽愔東海王中尉青陽精又按前蜀樞密使唐道襲母青陽氏夢白衣神人逼而交之生道襲北史宋有青陽顯伯又趙宋咸平有青陽相元符有青陽回政和有青陽泰青陽兢青陽充紹定有青陽師魯青陽燮崇寧有青陽楷青陽仲康皆進士均蜀人黃山谷集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二

有青陽簡簡字希古井研之青陽氏也居井研煮鹽為富人內外族姻待之以炊者數十家或以偽券取其金而焚其券或為簡行錢而負之簡折其券終善遇之宋又有青陽仲廣作天王寺塔記范禹偁有門生青陽誠對語終日飲井水一杯青陽族最大登進士者三十餘人又分族於井研科第亦盛其後徙丹徒

褐冠氏

風俗通褐冠氏齊人以褐冠為姓褐冠子著書澍按即鶻冠也竇今之渠縣是褐冠為蜀人矣

上官氏

按漢學師宋恩等題名有文學上官震彥照又巴郡太守張納碑陰議曹掾江州上官延又領校安遠長江州上官且蜀之上官氏自漢已有蜀錄李特時有上官晶上官惇上官琦為將帥爪牙僚屬新唐書南蠻傳貞觀十二年巴洋集壁四州獠叛遣右老侯將軍上官懷仁破之于壁州宋史上官正字常清開封人淳化中與雷有終並為西川招安使正與鈴轄馬知節平廣老叛卒劉旰之亂遷南作坊使蜀之上官氏亦或有懷仁與正之後也紹興五年己卯科進士上官廷彥遂寧人特奏名宋史忠義傳上官夔為萬州將德祐二年萬州破夔死之夔亦蜀人上官進梓州人故後主軍校也國亡嘯聚亡命三千人劫掠邨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三

民夜攻梓州城為知州馮瓚所禽

淳于氏

魏書淳于誕傳誕字靈遠其先太山博人後世居蜀漢或家固安之恆陵縣益州刺史劉峻召為主簿蕭衍除步兵校尉景明中歸歸國陳伐蜀計正光中秦隴叛詔誕為西南道軍司馬別將從子午南出斜谷有功孝昌初魏子建以誕行營易郡帶白馬戍二年行巴州刺史三年為東梁州刺史卒長子亢亢弟文今蜀多淳于氏即誕後後改姓淳也

相里氏

朝野雜記相里公擇實邛州安仁人袁起巖所薦新知眉州朝

廷詔公擇秩滿赴行在奏事按起嚴衰說友也建安人安仁今大邑宋史盧斌傳李順爲亂成都守斌還梓州集十州兵赴援知州張雍委以監護之任會江水泛溢毀子城斌勸諭州民翌日畚鍤大集自城西大壕掘塹深丈決西河水注之以環城二月賊渠相里貴眾二十一萬傳城下城中兵才二千斌大破之

### 皇甫氏

按晉時皇甫晏爲益州刺史遇害唐初蜀新定吏多橫恣人不聊生高祖詔皇甫無逸特節巡撫得承除吏既至黜貪暴用廉善德令嚴明蜀人以安後爲益州大都督府長史蜀之皇甫或

### 蜀典

####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四

其後也酉陽雜俎蜀將皇甫直別音律擊陶器能知時月好彈琵琶元和中嘗造一調乘涼臨水池彈之本黃鐘而聲入蕤賓因更弦再三奏試彈於他處則黃鐘也直因切調蕤賓夜復鳴於池上覺近岸波動有物激水如魚跳及下絃則沒矣直遂集客竭池窮泥索之數日得鐵一片乃方響蕤賓鐵也宋皇甫坦夾江人善醫術顯仁太后苦目疾國醫不能療臨安守臣以坦聞高宗召見問何以治身坦曰心無爲則身安人主無爲則天下治引至慈寧殿治目疾立愈高宗厚賜之一無所受令持香燭青城山明皇甫仲和雅州人精天文推步成祖北征仲和與袁忠徹扈從師至漠北不見寇問之曰今日未申間寇從東南

來王師始少卻終必勝比日中不至械之將誅死頃之中官奔告曰寇大至授欽天監正

### 朱氏

按周天和中秀容朱儆爲信州刺史信州卽今忠州蜀之朱朱氏宜卽其後又朱洞爲朱榮之族弟避亂入蜀得道尉遲樞南楚新聞云咸通中有姓朱者家於巫峽每歲買於荆益壘塘之瑞有白馬神祠朱嘗禱焉一日自蜀迴復祀之忽聞神語曰愧子頻年相知吾將捨茲境故明言與君別耳客驚問神安適耶曰吾嘗爲湖南城隍神上帝以吾有薄德於三峽民遂此升擢耳然天下將亂今天子亦不久馭世也朱驚問

### 蜀典

####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五

曰嗣君誰耶曰唐德尙盛客請其諱神曰固不可泄客懇求之乃云昨見天符但有雙日也語竟不復言是歲懿皇升遐僖宗以晉王卽位

### 林閻氏

氏族略林閻氏贏姓溘蜀郡林閻翁孺博學能文見文章志澍按林閻翁孺揚雄師也常璩蜀志以爲姓林名閻字翁孺非複姓也鄭夾漈所言蓋謬翁孺臨邛人謂成都者亦誤

### 陽城氏

按桓譚新論陽城子張名衡蜀郡人與吾俱爲講學祭酒及寢疾預買棺槨多下縣繡立被發冢風俗通云溘有諫議大夫陽

城公衡所云陽城公衡即陽城衡也王充論衡超奇篇云陽城子長作樂極寶真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對作篇作城陽子張寧易國志作城陽子元又按班彪傳云帝時司馬遷著史記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注好事謂揚雄劉歆陽城衛禧少孫史孝山之徒衛當為衡字之訛

公孫氏

宋紹興十五年乙丑科進士公孫熊安岳人元豐八年焦翰榜進士公孫謨安岳人淳熙十一年甲辰科進士公孫乙遂寧人元至正中進士公孫輔德陽人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六

司徒氏

朝野僉載利州進士司徒鐵唐光啟時寇亂未得調補寓居河東見李克用曰王勿以車駕播遷為念寺人不久淨盡願王終守臣節後能君主天下克用禮為上賓鐵曾見友人李球言遇仙事自談無緣彌修性理

蔡母氏

按齊神叅時有蔡母懷文以道術事神叅官至信州刺史信州即今忠州也蜀之蔡母氏或其裔又唐有著作郎蔡母潛荆州人或其裔由楚入蜀王建郾將蔡母諫說建善士愛民以觀天下之變即潛後也宋宣和三年辛丑科進士蔡母賁某江人紹

與二十一年辛未科進士蔡母寧墓在縣東三十里古鹿山有后柱題曰大宋國宣和元年十月十五日敦叅郎蔡母寧字天亨墓又蔡母常蔡母卿俱蔡江人墓在岑獅壩

叔先氏

寧易國志永建元年十二月符縣長趙祉遣吏先泥和拜檄巴郡守過成瑞灘灘書作城湍溺死其女先給年二十五自沈求屍泥和有子名賢水經注符縣長遣吏先尼和以永建元年十二月詣巴郡沒死成湍灘子賢求喪不得女給年二十五歲有二子五歲以還至二年二月十五日尚不得喪給乃乘小船至父沒處哀哭自沈見夢告賢曰至二十一日與父俱出至日果浮出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七

江上郡縣為之立碑以旌孝誠也按按神記作叔先雄云叔先泥和之女也年二十七歲有子男貢年五歲貫年三歲范蔚宗後漢書作叔先複姓也泥下無和字泥一作沈亦作江益部耆舊傳作光洛云符有光洛樊道有張昂昂洛協韻王深寧引水經注作光終符縣人今水經本作光緒終為緒之訛光為先之訛也

宇文氏

按宇文本夏州姓廢帝三年宇文貴代尉遲迴為益州刺史又宇文憲齊王暄成元年為益州總管宇文招趙王保定三年任宇文儉譙王天和五年任宇文達代王建德四年任俱太祖子

又字文贊漢王天和五年任益州刺史宇文康閔帝子紀王建德中為利州總管蜀之宇文氏必係貴憲招儉諸人仕蜀之子孫也又按唐堯后時右司諫宇文鈞以直言貶蜀后念之召為學士蜀之宇文亦或有鈞後宋時雙流宇文氏最盛而成都縣竹次之宋太平興國中進士宇文愚華陽人景德二年乙巳科進士宇文之奇縣竹人慶歷二年壬午科進士宇文逸成都人嘉祐二年丁酉科進士宇文冊雙流人李大臨稱為西川顏子又字文之邵縣竹人嘉祐中進士宇文昭度成都人熙寧中進士宇文昌齡雙流人刑部侍郎任尚書屯田員外郎子粹中官尚書左丞次子閔中時中賜進士第知潼川粹中子師獻字德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八

濟見張棊慕表又字文黃中宇文虛中均邦彥子宇文千之閔州人宇文彬縣竹人大觀三年己丑科進士又政和中進士宇文璞字文恆俱成都人紹興十二年壬戌科進士宇文任成都人宇文紹節雙流人紹興中進士宇文畢成都府人乾道中進士宇文華南部人淳熙五年戊戌科進士宇文价丹稜人進士宇文子震雙流人著作郎守潼川宇文磯守威州宇文价兵部尚書元至順進士宇文公諒成都人寓吳興四年登第熙寧時宇文泰直守懷安軍孝宗時宇文景訥知彭州

令狐氏

按令狐係敦煌著姓周中興中令狐休任合州刺史令狐整于

老成元年在始州刺史唐貞觀十八年整子德彥任雅州刺史乾寧三年令狐崇管昌明令必其子孫寓蜀故有此氏然三國蜀漢時巴西人令狐衷為南廣太守是蜀舊有令狐氏也唐時絕無聞人宋時遂寧登科者甚眾建炎二年戊申科進士令狐習令狐賓紹興十五年乙丑科進士令狐鵬俱遂寧人紹興元年癸未科進士令狐古令狐絳均特奏名乾道二年丙戌科進士令狐繼隆令狐諤特奏名淳熙十一年甲辰科進士令狐午特奏名紹熙四年癸丑科進士令狐炳特奏名嘉定九年戊辰科進士令狐友龍嘉定七年甲戌科進士令狐湲令狐己之寶慶二年丙戌科進士令狐彥深特奏名紹定五年壬辰科進士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九

令狐震之令狐概湲子端平二年乙未科進士令狐斐淳祐元年辛丑科進士令狐震已均遂寧人  
司馬氏  
按仙傳拾遺謂司馬錯于惠文乙巳年伐蜀時同三翁唐建威李德茂宋雲刁等仙去是蜀之司馬氏或錯後也然考秦本紀惠文君十四年更為元年九月司馬錯伐蜀滅之昭襄王六年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昭襄二十七年使司馬錯發隴西攻楚黔中拔之是仙傳所言于惠文時仙去者非矣漢有司馬相如而後嗣靡聞尋易國志云司馬敬同司馬氏女五更張伯饒妻也前妻霸有三男一女敬同產一男撫教五男恩愛若一霸卒

葬河南敬同與諸子還蜀疾病遺令告子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汝父在梁吾自在蜀亦各其志勿違吾勅也遂葬蜀子光超稟母教為聘士序志云敬同成都人又云義舊狄道長姜穆女縣竹司馬雅妻也晉司馬勝之字與先縣竹人學通毛詩治三禮清尚虛素姓澹不事榮利初為郡功曹甚善綱紀之體州辟從事進尚書左選郎徙祕書郎時蜀國州書佐望與郡功曹參選而從事倅臺郎時重察舉雖位經朝要還為秀孝亦為郡端右景耀末郡請察孝廉大同後梁州辟別駕從事舉秀才應廣都新繁令政理尤異以清秀徵為散騎侍郎以宗室禮之終以疾辭去職即家拜溱嘉太守候迎盈門因讓不之官閒居清靜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十一

謙卑自牧常言世人不務求道德而汲汲於爵祿若吾者可少以為有餘榮矣訓化鄉閭以恭敬為先年六十五卒於家子尊賢佐皆有令德宋史忠義傳司馬夢求敘州人溫國公光之後景定三年進士咸淳末諫江陵沙市監北兵因水洞攻陷夢求自縊死又子已溫公七世孫寓居戎州該通理學不事科舉召補嘉定州司戶參軍所撰有先後天圖蓋金人陷汴索虞部員外郎司馬樸之孥趙鼎匿其長子倬于蜀得免樸為君實孫故蜀有溫公之裔也

鮮于氏

按勢易志溱有鮮于定為廣瀼太守晉咸康中有鮮于舉為

州刺史以蜀亡舉兵見誅蜀之鮮于氏未知係何人之後顏真卿鮮于太保碑亦未詳其世系明皇本紀天寶十載四月劍南節度使鮮于仲通及雲南蠻戰于西江河大敗新唐書本傳李叔明字晉本鮮于氏兄仲通字向叔明擢明經崔旰入朝拜東川節度使大曆末或言叔明本嚴氏子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叔明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从之宋咸平三年庚子科進士鮮于端夫南部人嘉祐元年甲戌科進士鮮于侁閬州人侁字子駿為利州副使蘇軾稱其上不法法中不廢親下不傷民以為三難後拜左諫議大夫著有詩傳易斷尤長于楚詞元祐三年戊辰科進士鮮于翔渠縣人第四甲宣和中進士鮮于輝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十一

俱順慶人淳熙中進士鮮于受大足人鮮于卓順慶人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鮮于季寅紹熙四年癸丑科進士鮮于鈞特奏名嘉定十三年庚辰科進士鮮于應庚紹定五年壬辰科進士鮮于應文季寅子寶祐元年癸丑科進士鮮于應昌均遂寧人宋舉人鮮于份營山人又宋嘉定時有鮮于天一劍州人好學通天文麻敷地理方技其學甚博制行和雅見高尙午墓銘國朝閬中縣學拔貢生鮮于珩鮮于鳳巴州學歲貢生鮮于瑄瑛州學正

三邱氏

姓氏急就篇氏族略並云蜀志有三邱務按蜀志無三邱務考

丘昂吳興人與弟給事中夸太守矩並以孝行著聞當時謂之  
三丘王鄭二說或因此而誤

微生氏

按微生即尾生氏字相通三峽記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  
順帝昇平二年峽人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投置船中以  
葦覆之及歸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潔白端麗自言高唐之女  
偶化魚遊為君所得亮曰既非人能為妻否女曰冥契使然何  
為不得為亮妻三年其後忽曰數已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  
復來答曰情不忘者有思復至一歲三四往來其後不知所終

沮渠氏

按唐太上老君石像碑末云朝散郎上騎都尉瀘州沮渠智烈  
書是蜀有沮渠氏也

毋丘氏

按晉時間喜人毋丘與任益州刺史建平監軍又毋丘暉任西  
夸校尉蜀之毋丘氏宜出其後唐白居易木蓮樹詩序忠州北  
十里有鳴玉溪生者穠茂尤異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  
志寫惜其遐辭因題三絕句云又按蜀錄漢中太守杜孟治退  
走漆園功曹毋丘建荷擔杖曰吾雖不肖一國大夫國亡不能  
存終不屬賊也餓死谷中宋皇祐中進士毋丘會新井人政和  
中進士毋丘儼宣和中進士毋丘斌紹興中進士毋丘拾均南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三

部人漱玉巖在縣南巖側宋毋丘氏所居也而劍州南百里有  
毋丘祠相傳毋丘儼昆弟四人讀書處淳祐四年甲辰科進士  
毋丘久大安岳人鄧名世姓氏辯證云毋丘儼毋丘斌並閬中  
人登科又宋馮時行畱題建炎戊申正月上巳日判官李造道  
司戶趙執權知縣毋丘元望縣尉馮當可陪郡候謁老烈公祠  
遂泛江而下散步此蹟

閻丘氏

按閻丘氏左傳齊大夫閻丘明之後唐閻丘均成都人以文章  
著名景龍中安樂公主薦拜太常博士坐貶循州司倉參軍卒  
有集十卷唐詩紀事云杜審言以詩閻丘均以字同侍老后案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三

六朝以有韻者為文無韻者為筆即杜詩所謂世傳閻丘筆也  
而紀事以筆為字舛矣杜工部有贈閻丘師兄詩為之孫也宋  
史司馬池傳蜀人妄言戍兵叛蠻將入寇富人瘞金銀逃山谷  
關鄂縣令閻丘夢松假他事上府當是均之後

歐陽氏

蜀之歐陽氏濛晉無聞者惟唐時有歐陽機臨湘人為什邡令  
歐陽顯為晉原令或其裔留蜀故有此氏也宋歐陽迥小字父  
珪通泉令十國春秋本傳華陽人性坦率雅善長笛從後主歸  
宋宋太祖常召於偏殿令奏數曲御史中丞劉溫叟聞之叩殿  
門求見諫曰禁署之職典司誥命不可作伶人之事太祖曰朕

常聞孟昶君臣溺於淫樂迺至宰司尙習此伎故為我所禽所以召迺欲驗言者之不誣也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科進士歐陽震巴縣人官御史萬曆三十八年庚戌科進士歐陽律合州人景泰元年庚午科舉人歐陽日良綦江人成化四年戊子科舉人歐陽文瀘州人成化十三年丁酉科舉人歐陽讓鄆縣人嘉靖七年戊子科舉人歐陽復巴縣人官信陽知州國朝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舉人歐陽晴溫江人嘉慶五年庚申科舉人歐陽利巴縣人

夏侯氏

按蜀志廣漢太守夏侯纂蜀有夏侯氏當始此十國春秋夏侯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古

延祐蜀人工画花竹翎毛師黃筌得其要領廣政時充翰林待詔歸宋為圖院執學

長孫氏

按長孫氏本略陽籍隨時長孫洪為臨州刺史至唐元和中任普州刺史長孫知仁至德中任渝州刺史開元中坐無忌從弟由渝州刺史貶翼州司馬蜀之長孫氏乃其裔也

脩羊氏

列仙傳云脩羊公蜀人隱壩山石室漢景帝禮之化為白石羊題曰脩羊公謝天子按一作魏人

句龍氏

揮塵後錄句龍如淵本句氏避高宗諱加龍字官御史中丞宋史如淵字行父導江人政和八年登上舍第浮沈州縣二十年以張浚薦召試館職紹興六年除祕書省校書郎八年兼給事中同知貢舉除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按錄異記句龍宏道居梓潼山下偃老亭南廬年逾八十髮長丈餘父母二墳各生紫芝一莖高六七寸馴伏猛獸以為常焉廣明辛丑歲僖宗親幸其第坐庭中瓦石上是宋以前蜀原有句龍氏也句龍庭實夾江人政和乙未科進士召試學士院除校書郎後知眉州作通濟渠以溉民田眉州德之刻石記其事句龍傳字明甫亦夾江人撰春秋三傳分國紀事本末句龍慶字昌裔雲陽人開寶初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古

為祕書丞李廌畫品云蜀句龍爽所作普陀觀音像具天人種種殊相寶珠纓絡銖衣紺髮使人瞻之敬心自起筆氣清潤意通幻妙所圖畫之普陀伽山在海岸孤絕處烟巒密佳氣藹然慶曆中進士句龍緯仁壽人治平中進士句龍球成都人熙寧三年庚戌科進士句龍綱榮州人崇寧五年丙戌科進士句龍諤達州人紹興八年戊子科進士句龍傳榮州人紹興十八年戊辰科進士句龍震句龍雱俱成都人紹興二十七年丁丑科進士句龍亶昌州大足人紹興中進士句龍時成都人句龍湜句龍驥句龍衢俱榮州人隆興元年癸未科進士句龍慶安岳人乾道五年己丑科進士句龍京內江人句龍復資州人淳

熙中進士句龍卯句龍士榮俱合州人紹熙元年庚戌科進士  
句龍時行遂寧人特奏名嘉泰二年壬戌科進士句龍公翊溁  
州人紹興定中進士句龍彥西鄉縣人淳祐十年庚戌科進士  
句龍傑資州人寶祐四年丙辰科進士句龍焯眉州人國朝鹽  
亭學歲貢生句龍敬官蓬州訓導

古成氏

風信通云古成子之後後隨音改焉溁有廣溁都尉古成雲按  
古成雲即蜀人又姓謹云唐開元時有古成夔爲雲陽尉

東方氏

氏族考宋嘉祐登科有東方穎叔梓州人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六

東鄉氏

按東鄉氏宋大夫東鄉爲人之後見世本明嘉靖中丹稜東鄉  
魏任廣西平南縣訓導

公乘氏

易國志公乘會姜廣都張氏女也夫早亡無子姑及兄弟欲  
改嫁之張誓不許而言之不止乃斷髮割耳養會族子事姑終  
身隸續有廣都公乘伯喬殘題名碑是今之雙流有此姓

公明氏

按論語有公明賈孟子有公明儀公明高說苑公明宜學於曾  
子元正進士公明律德陽人通志云眉州人紹定中進士

屈突氏

十國春秋後蜀本傳屈突無爲成都人有神仙之術自號神和  
子越百年尙著靈異云一統志張詠嘗遊京師於封丘門逆旅  
遇一道人與飲至醉詠曰不知姓名與日何以相識道人曰我  
神和子也異日見子於成都後詠守益州始思其言嘗物色之  
弗得後於天慶觀壁上畫一道人肖逆旅所見視其題曰神和  
子

赫舍哩氏

周易集傳赫舍哩希元撰柳貫薦狀云伏見成都處士赫舍哩  
希元年踰半百篤志窮經於易春秋二書精考密察探賾鉤元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七

不背先儒訓釋之旨自得聖人制作之微安貧樂道若將終身  
而孝友之行刑於家庭信義之實稱於朋友邇者翰林集賢諸  
老監察御史惜其老於文學累嘗交章論薦謂京師首善之地  
有一安恬之士獨能遺外聲利篤學力行起而用之可以表倡  
四方興起風化非直爲希元私也貫忝職奉常日虞曠敗蓋討  
論禮典稽考儀文必得通經學之儒乃爲稱選貫熟知其賢用  
敢舉以自代如蒙轉而上聞將赫舍哩希元權充博士代替貫  
名關必能脩舉職業上副朝廷優賢崇禮之仁按赫舍哩希元  
舊作紇石烈希元

紇骨氏



姓纂唐有利州人侍中紇骨士威

呼延氏

氏姓謹呼延迪四川人正統中任福建參將

侯莫陳氏

侯莫陳陳凱子保定三年為陵州刺史侯莫陳相二子長子貴樂尙公主駙馬都尉次子晉貴老衛將軍梁州刺史隆化時并州失守晉貴遣使降周授上大將軍宋侯莫陳利用即晉貴之後侯倅本傳侯莫陳利用益州成都人幼得變幻之術太平興國初賣藥京師言黃白事以惑人樞密承旨陳從信白於太宗即日召見試其術頗驗即授殿直累遷崇儀副使雍熙二年改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六

右監門衛將軍領應州刺史三年諸將北征以利用與王侁並為并州駐泊都監擢單州刺史四年遷鄭州團練使前後賜與甚渥依附者頗獲進用遂橫恣無復畏憚其居處服玩皆僭擬乘輿人畏之不敢言會趙普再入中書廉知殺人及諸不法盡奏之太宗遣近臣案得姦狀欲貸其死普固請曰陛下不誅是亂天下法法可惜此何足惜哉遂下詔除名配商州禁銅籍利用家得書數紙言皆指斥切害悉已進上太宗怒令中使鸞殺之宋史陳作成誤今改正通志方伎傳作陳利用無侯莫二字者尤誤

巴氏

世本巴氏巴子國子孫以國為氏宋衷注其地巴郡江州縣按康君務相姓巴氏與暉樊相鄭四氏爭長亦見世本

資氏

潛夫論詹資郟翟黃帝後陳雷風信傳資姓黃帝之後食采益州資中因以為氏玉篇資故國黃帝後姓纂云益州資中今資州資陽有資水江羅泌云古資陽城在簡之陽安按鄭樵云相傳帝堯第十七子食采于資由未見圈稱說也漢繁長張禪等題名有夷侯資偉山又白虎夷王資偉本朝合江縣貢生資善喻塾江縣歲貢資孔福

鮭氏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九

姓源韻譜唐有鮭湛雲閬中人國子博士按氏族略作溲人誤矣

鐔氏

氏族略鐔望出廣漢今蜀中有此姓乃呼為蟾蜀音之訛也按後漢陳寵為廣漢太守主簿鐔顯郵人字子誦拾遺補闕知名安帝時為豫州刺史時天下飢荒競為盜賊州界收捕且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自陷刑辟輒擅赦之因自劾奏後官至長樂衛尉李賢注鐔徒南反蜀漢有太守鐔承亦郵人字公文歷郡守州右職為少府太常時費姜秉政孟敏來敏皆棲遲承以和獨立特進之也今人又讀鐔為尋與章懷太子讀異

蜀氏

龐元英文昌雜錄云梁四公子一人姓蜀名闕孫原人蜀音攜闕音万丑禁反昭明太子曰蜀出揚雄蜀記闕出公羊傳孫原夔道山名按孫原即司馬相如賤所云梁孫原也是蜀闕為蜀人矣

塗氏

風信通云塗姓塗山氏之後溱有諫議大夫塗暉按集仙傳有塗辭蓬州人高道傳有塗定辭居石室貯五十萬錢賞廉者不得一人即集仙傳之塗辭也明嘉靖二十三年甲辰進士塗澤民涪州人內黃令歷官巡撫永樂九年辛卯科舉人塗性合州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三

人天順進士成化十年甲午科舉人塗寧嘉定人官訓導

哀氏 褒氏

風信通溱王莽時有圖將美新公哀章梓潼人按哀章袁宏溱紀作褒章即獻金匱圖者

臣氏

溱書菽文志道家類有臣君子一篇蜀人按書序有疑至臣扈臣姓扈名也解者以為有扈前不服至是臣順也大非則疑至又何解而唐宰相世系表言臣扈祖已皆仲虺之冑喬尤為無稽唐有臣悅著平陳記五代溱有臣綜官安東將軍今蜀無此氏

先氏

寧陽國志江陽縣胸忍縣大姓有先氏按蜀之先氏不治于先尼和先緒也樊毅乞復寧下田租口筭狀碑有寧陰令胸忍先謙先于永建矣又唐貞元時有孝廉先汪神童能詩合州人梁大同時有敘州刺史先鐵敘州人宋有瀘州人先詔登科忠義傳張珩結義士先坤朋劉霖為內應復瀘州嘉定中進士先登榮先甲龍先拱望寶祐四年丙辰科進士先南巽與文文山同年均瀘州人明宣德四年己酉科舉人先岳納谿人先著字渭求工詩賦著有之溪老生詩集

鉗氏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三

水經注溱成帝鴻嘉三年天水石鼓鳴是歲廣溱鉗子攻死囚盜庫兵略吏民衣繡衣為仙君黨與漫廣明年冬伏誅按古有鉗耳氏鉗姓宜出於鉗耳也顏師古五行志注鉗子為鉗徒誤矣

猶氏

溱學師宋恩等題名有文學掾猶玉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有猶潭氏族略宋有猶道明嘉祐進士邛州人

屯氏

廣韻後蜀錄有法部尚書屯度望出巴郡

莊氏

容齊隨筆君平本姓莊避漢顯宗諱莊改曰嚴法言稱蜀莊沈  
冥蜀莊之才之珍吾珍莊也皆本字近人反謂姓嚴疏矣

然氏

粵陽志江州冠族有然氏又云有度遼將軍桂楊太守然溫  
江州人見巴耆舊傳水經注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  
守然溫家二子之靈常以三月還鄉灑水暴長今水經注作李  
溫蓋宥渠李溫亦為桂陽太守因此致誤也一統志云溫仕為  
度遼將軍守桂陽長于治民能得其心又巴郡太守張納功德  
碑陰有從掾位江州然存字元父賊曹史江州然雄太平廣記  
引渝州圖經云渝州仙池山在江津縣界仙人姓然名獨角以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三

升氏

其頭有角故表其名自揚州來居此池邊起樓聚香草置樓下  
忽登樓命僕燒其樓獨角飛空而去因名仙池

千氏

正字通宋有四川漕使升度按晁公或讀書志序言得南陽公  
書五十篋陳振孫曰南陽公未知何人或云升度憲孟也是升  
度字憲孟矣

蜀其部落不能去皆降國家分徙其前後兩端者是千姓本仇  
池氏種也千萬入蜀故蜀有千姓統謚云千萬茂州人正統中  
任宜山縣典史乃昇氏王同名

家氏

澗按家氏本陳雷籍唐有家師諒或其裔自陳雷遷蜀宋時詹  
州家氏多顯者寶元元年戊寅科進士家靜嘉祐二年丁酉科  
進士家定國知懷安軍舊通志作家定誤元豐中進士家彬又  
家勤國慶歷嘉祐間昇從兄安國定國從劉巨游昇蘇軾兄弟  
為同門友王安石廢春秋學勤國憤之著春秋新義于家愿紹  
聖元年甲戌科進士家懋紹聖中進士又政和中進士家度家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三

杞淳熙中進士家鼎家之常家子範家復紹定中進士家仲西  
家柳淳祐中進士家遇又定國弟安國博學舉進士不第後隨  
韓存寶征乞弟得官既而諸公薦之得成都教授朝野雜記卷  
興之變立節者紹興縣主簿家大西避偽去官家子欽嘉定二  
年以通直郎知金州鶴山題跋蒲江令家子鑑俾邑民魏了翁  
書周子太極說張子西銘朱文公呂成公學規勒石於鄉校舊  
通志家炎鄰令先是鄰二十年皆攝令人疑其不利虛正寢不  
敢居炎至居之時兵火創殘之餘折器訟簡冗費代民輸賧一  
十萬有奇咸淳中知富順監值吳曦叛不屈魏了翁亟稱之歷  
官敘州通判知資彭普三州宋史本傳家鉉翁以蔭補官累官

知常州政譽翕然遷浙東提點刑獄入為大理寺少卿以秘閣修撰充紹興府長史遷樞密都承旨知建寧府權戶部侍郎兼知臨安府浙西安撫使遷戶部侍郎賜進士出身拜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後使元雷館中問宋亡且夕哭泣不食飲者數日

邗氏

列仙傳邗子自言蜀人好放犬子犬忝入山穴邗子隨之行數百里有殿屋吏使甚嚴見其故妻主洗魚與邗子符一函竝藥便使還與成都令橋君發函魚子也著池中養之一年皆為龍形復送符還山上見犬色更赤有長翰隨邗子百餘年遂雷山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雷

上時下護其宗族蜀人立祠焉

冲氏

學易國志節士冲昱成都人少受學於嚴季后為季后畫策免汶山夸之難冲昱今本學易志作仲昱由未知姓之有冲妄改作仲耳

弧氏

邊巴郡太守張納功德敘碑陰閩中弧有澍按字原以為弧字顧諱吉謂諸氏族書無弧姓疑是張氏之省不知北齊西門豹祠堂碑陰有或猛從事弧誕則弧姓古有之

炎氏

學易國志楊統事粵里先生炎高按炎姓古炎慶甲之後慶甲主鄧都山故蜀有炎氏與

譙氏

按蜀譙氏自漢即多顯人皆籍西充後多散處各郡邑也閩中譙隆為上林令或帝欲廣苑囿隆固諫後遷成舉令學易國志目錄正侍中譙隆字伯司撰曰世家多士則相如麟遊伯司鳳翔洛下雲翳叔文龍驥又後漢書獨行本傳譙字君黃巴郡閩中人少好學能說易春秋成帝永始二年日食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詣公車對策成帝拜議郎時數有災異輒陳其變後遷太常丞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雷

風俗者八人時竝舉子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而王莽居攝子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後公孫述僭號連聘不詣隱藏田野終述之世三國志譙周傳周巴西充國人父岍字榮始周治尚書兼通諸經及圖緯州郡辟請皆不應州就假師友從事生三子少子同頗好周業亦以忠篤質素為行舉孝廉除錫令東宮洗馬召不就周長子熙熙子秀字元彥學易國志譙登傳父熙察孝廉本部大中正沔陽令叔父同字彥紹少知名拒州郡之命梁州刺史壽良與東羌校尉何攀貢之三司及大將軍幕府為尚書郎除錫令學易國志登字慎明譙周孫少以公亮義烈聞郡命功曹州辟主簿別

駕從事領陰平太守郡五官素大姓豪擅侵陵羌晉登誅之郡  
 中皆肅後以李特作亂不部沒寇父為李雄巴西太守馬晚所  
 殺乃東詣鎮南劉公請兵時中原亂守公三年不能得兵表拜  
 揚烈將軍羅尚以退住巴郡登從尚索益軍討雄不得乃往攻  
 宕渠斬晚食其肝巴西賊破復詣尚求軍尚察佐多以必無利  
 登憤恚數陵折之又加責於尚尚下之而已後登為李雄生得  
 殺之宋皇祐五年癸巳科進士譙南薰榮昌人紹興十八年戊  
 辰科進士譙筌潼州飛鳥人明嘉靖十四年乙未科進士譙孟  
 龍南充人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進士譙思順慶人永樂十二  
 年甲午科舉人譙炎蓬州人永樂十八年庚子科舉人譙固閬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美

中人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科舉人譙明眉州人宏治二年己酉  
 科舉人譙秉彜順慶人正德八年癸酉科舉人譙宗伯譙賜順  
 慶府人譙化雄眉州人嘉靖元年甲午科舉人譙茂順慶府人  
 嘉靖四年乙酉科舉人譙思譙孟龍並南充人嘉靖十年辛卯  
 科舉人譙岳順慶府人嘉靖十九年庚子科舉人譙仕淳南充  
 人譙田龍順慶府人崇正三年庚午科舉人譙若祀南充人

朴氏

後漢書巴郡板楯蠻七姓有朴氏蜀志曾帥朴胡率眾降魏按  
 裴松之注朴音浮集韻披尤切音胤奇姓也鄭譙氏族略普木  
 切音樸作朴誤矣十六國春秋蜀錄李雄募成都人朴泰鞭之

見血使譙羅尚  
 葛氏  
 按葛氏周敬王大夫葛弘之後也葛為資中人漢繁縣長張禪  
 等題名有奇侯葛竟舒

觀氏

姓氏辯證觀洋蜀人

滇氏

按蜀有滇謙六生子多不育依星家言生子絲谷以女畜之穿  
 耳裏足見續齊諧

鈇氏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毛

寧陽國志江州冠族有鈇氏隸釋巴郡太守張納碑陰文學史  
 江州鈇遷

便氏

寧陽國志常元常江原人廣都令常良女適廣漢便敬賓敬賓  
 早亡元常無子養敬賓族子父母欲嫁乃祝刀誓志而死志又  
 云王和新都人便敬妻也敬早亡和割耳自矢

禽氏

寧陽國志孝子禽堅字孟田成都人生而失父及壯乃知父為  
 奪所得三出徼外經六年尋獲之後王商為蜀郡太守以堅有  
 至性表其墓

一第 224 册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文氏

按蜀之文氏為文翁之後故文同傳以同為翁後也文翁名黨於景帝時為蜀守卒于蜀吏民為立祠王莽時有益州太守文齊字子奇羣忤威服公孫述據蜀齊固拒之光武即位徵為鎮遠將軍齊有文立字廣林巴郡臨江人蜀時游太學專毛詩三禮師事譙周門人以立為顏回仕至尚書蜀平入晉為濟陰太守人為太子中庶子歷衛尉文恩或都太守十姓獠反恩討平之後治益州事堂琅羌叛恩率州兵討平之後擊資中或康隆山生獠及東山獠皆平之文時字祥元成都人後唐同光時授帳前指揮使輕車都尉鎮守江西文滄蜀人生五歲謂母曰有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五

五色香藥在杏林中往取之乃前生為兒時所愛者再生而記之文同字與可家梓潼善詩文篆隸行草書畫皆能登進士選集賢校理知陵洋二州元豐中改湖州至陳卒先是崔公度見于京南同言曰吾聞人不妄語者吾可過身即吐其舌三歲之如餅狀引之至眉開公度大驚及至京乃知已死所見非生者也有丹淵集十卷

東氏

統謙東周慶歷進士東震元豐進士皆眉州人按粵易國志公孫述平後東精為賊害掠不敢入姜詩里是蜀之有東姓久矣

誰氏

氏族考誰龍南部人明正德開九江府照磨按邊巴郡太守張綱功德敘碑陰有守屬充國誰將靈帝熹平五年立然則誰將係充國人今之南充西充也

碁氏

按碁氏係碁母氏所改碁母族盛於碁江縣今碁江多碁姓去母字也明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科舉人碁冕縣學貢生碁白勗京山主簿碁化行曲靖府教授碁禎永寧知州碁蔡又碁世暉江陵知縣碁賓南部教諭碁自勤營山教諭皆碁江人

曷氏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曷 曷易國志南中奄人大姓有孟曷曷朴焦五姓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五

諸氏

楊時偉正韻賤語音詐上聲十五馬逸字與諸字不同姓也申敬中云明萬歷開京師有四川衛指揮諸寵唱名呼諸不應唱畢獨問是何姓對曰諸如詐字上聲字從工从白弁者字不同諸寵自言音如詐字上聲亦非宜音查為平聲

官氏

明永樂十八年庚子科舉人官拱壽威遠人國朝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舉人官應奎順慶府人華陽學歲貢生官朝遴榮經學歲貢官天仕榮縣學副榜官儼郫縣教諭

門氏

明景泰五年甲戌科進士門相萬歷二十九年辛丑科進士門  
達建文元年己卯科舉人門泰官校察司僉事成化元年乙酉  
科舉人門貴嘉靖十年辛卯科舉人門縉均內江人萬歷元年  
癸酉科舉人門廷秀簡州人天啟元年辛酉科舉人門造康熙  
五十三年甲午科舉人門迺路門迺正嘉慶三年戊午科舉人  
門儀歲貢門狝鳳門朱門昂授門迺士均內江人

峴氏

安岳志峴開發乾隆庚辰科舉人峴文安吏員湖南試用典史  
峴文岳監生

樂氏

蜀典 卷十一上 姓氏類 三  
神仙傳樂巴字叔元蜀郡人好道術王言為蜀郡太守時請為  
功曹甚尊禮之路史云昔蜀王樂君王蜀與廩君結好蜀之樂  
氏宜出自樂君也

蜀典卷十一下

孚氏

粵易國志孚賀宕渠人為大司農校益部耆舊傳賀字文和東  
觀溼記賀字文宏為九江沛郡太守所在著德行縣齋持乾糲  
但就溫湯而已臨去百姓扶車叩馬嗚泣隨之又校後漢第五  
倫傳孚賀為鄉佐倫顯拔之也終于大司農今粵易國志漢書  
皆作元避

本朝 廟諱也

求氏

漢書何老傳蜀郡郫縣人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課嗇夫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一

求商捕辱顯家老曰以吾家租賤不為眾先奉公吏不亦宜乎  
卒白太守召商為吏漢有求次方蜀郡人柳宗伯為州郡右  
職拔致次方與張叔遼王仲會等九人仕至牧守見粵易國志  
益部耆舊傳而鄭樵氏族略以次方為唐人誤甚

眭氏

資陽志眭續萬歷元年癸酉科舉人眭明才資縣人嘉靖七年  
戊子科舉人眭觀光國朝瀘州學歲貢生眭正士石泉學歲貢

訛氏

按訛蠻姓也唐書南蠻傳嶺州新安城旁有六姓蠻三曰訛蠻

符氏

按符載字厚之蜀人于頓贈買山錢十萬范攄雲漢友議作載符誤甚

辜氏

明天啟元年辛酉科舉人辜輝天啟四年甲子科舉人辜鳳翼崇正六年癸酉科舉人辜延泰國朝康熙五年丙午科舉人辜坤均仁壽人乾隆二十四年己卯科舉人辜琦珍青神人溫江學歲貢辜棋仁壽人

阡氏

唐書中和二年邛州牙官阡能因公事避杖亡命為盜捕盜使楊遷誘之能白自首而遷誣以獲禽被刑甚酷遂罵楊遷發憤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二

為盜眾數千人陳敬瑄命高仁厚破平之邛州又捕能叔行令一作全等敬瑄釋之

苴氏

按粵陽國志蜀王封弟苴萌于漢中號苴侯後命其邑曰苴萌今利州縣苴氏係苴萌之後也新唐書貞元中南詔復通款以勿卻大鬼主苴嵩兼邛部團練使封長川郡公及死子苴驃離幼以苴夢衝為大鬼主數為吐蕃侵獵兩林都大鬼主苴那時遣韋皋書詔封那時為順政郡王夢衝為懷化郡王豐琶部部落大鬼主驃傍為和義郡王

繁氏

雲漢友議白居易除忠州刺史自峽沿流赴郡時秭歸縣繁知一知居易過巫山先於神女祠粉壁大署之曰忠州刺史今才子行到巫山必有詩為報高堂神女道安排雲雨候清詞

儒氏

謝承後漢書儒叔林廣漢人為東郡太守

神氏

唐時成都神鳳儀字子韶少工文流連女色老成勢衰生子俱不全然亦以壽終人謂之異數云明什邡縣貢生佑汝

貞氏

按路史貞郎也是以邑為氏者宋紹定進士貞驥內江人一作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大觀三年己丑科進士今通志作目驥疑誤

清氏

氏族考清賢遂寧人宋端平中進士澍按蜀之清氏為巴寡婦清之後古婦人多以姓繫非名也司馬禎以清為名誤括地志寡婦清臺山俗名貞女山在涪州永安縣東北七十里

承氏

按承本琅邪東莞籍蜀之承氏諒自琅邪移此也宋乾德中巴州承乏雄特好兵擒文協於閬邑太祖賜感義軍節度使又蘇州人承信紹定五年壬辰科進士

堅氏



氏族略蜀人堅峻

莘氏

通志宋嘉泰二年壬戌科莘爰已遂寧人

詩氏

澍按詩姓以國為氏者春秋有詩國水經注亢父縣有詩亭即其地也宋有南部詩昌言登天聖進士

鈞氏

按宋元豐進士鈞仲甫眉州人紹興進士鈞宏鹽亭人鈞昌期興隆進士渠縣人鈞軫寶祐進士安岳人一云鈞軫紹興戊子科進士遂寧人特奏名姓譜正字通有鈞宏眉州人鈞作鈞譌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四

蓋宏即洪字取洪鐘萬鈞之義或作鈞尤舛

希氏

按三輔決錄希海字子江蜀之希氏當自秦遷也宋有希績字紀常儀隴人坐元祐黨希希德均嘉祐進士皆儀隴人希尙南部人天聖進士一作淳熙進士順慶人希習南充人亦登進士

興氏

按後魏破慕容氏忌而誅之時有免者不敢姓慕容改為興氏宋興侯興依俱儀隴人天聖進士一云俱嘉定進士

存氏

按存水出隄為郿縣存姓當以水為氏者宋寶祐元年癸丑科姚勉榜進士存光孫富順人又宋有存誠

尋氏

按尋氏係異牟尋子尋閣勸之後也宋淳熙二年乙未科進士尋且淳熙中進士尋昂尋森俱榮州人

淳氏

按淳氏本淳于氏後去于為淳氏奇姓通宋端平進士淳坤遂寧人漢中府志淳厚恩合州人正德中為沔縣典史統譜淳忠厚引治舉人任成安教諭淳英景泰丙子舉人銅梁人彭水縣志淳明道妻徐氏淳明珊妻趙氏皆少寡守志以節孝稱銅梁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五

計都山寺有萬曆時碑有淳師龍淳師周皆生員即邑人也

眉氏

按眉當以地為氏者少儀外傳有眉浩少儀外傳呂祖謙撰宋有眉壽成都人政和進士

刃氏

廣韻刃姓出蜀刀達之後避難改為刃氏

夷氏

國朝新津學恩貢夷敦生通志沐川土官夷靖嘉靖初捐三十石田為學田又出穀一千石賑飢當事重之

餘氏

路史越王無疆之次子蹄守歐餘亭後有餘氏宋有餘慶眉山  
人紹興進士

奚氏

國朝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科舉人奚繼徽蓬溪人嘉慶三年戊  
午舉人奚大壯蓬溪人

員氏

按唐昭宗世員虔嵩為簡州刺史蜀之員氏宜即其後員音圓  
鄧名世辯證云宋陵州仁壽員安宇太子中允弟興安屯田員  
外郎又元祐中進士員子思員悅紹興中進士員良臣員南圭  
員興宗員彥材員沈嘉定中進士員助均仁壽人

蜀典

卷十一

姓氏類

六

蘭氏

前秦錄馮翊太守蘭嶺蜀人為破虜將軍

回氏

統譜榮昌縣有回裔明宣德中官蒲州知州

由氏

澤書益州刺史朱輔宣示漢德威懷遠夷白狼槃木百餘國奉  
貢白狼王唐敢作詩三章輔使健為郡掾由恭譯而獻之

超氏

按溘有太僕超喜見廣韻世族略引作太尉宋有超必熅緜州  
人紹定進士

巢氏

按巢伯股諸侯其地在廬江子孫以國為氏宋巢谷字元脩與  
蘇軾善政和中進士巢安上紹興中進士巢寅均眉州人

豪氏

正字通宋儀隴人豪彥乾道中進士

多氏

按蜀之多氏出自夜郎侯多同之後也十國春秋後蜀多岳天  
彭人後主遣使徵之不就潛入普厲鐵峯教授牟恭從之受學

雄氏

宋有雄飛眉州人政和中進士澗宰大足時有民雄大宣

蜀典

卷十一

姓氏類

七

宣氏

明成化元年乙酉科舉人宣顯遂寧人國朝康熙五十二年癸  
巳科舉人宣德閣中人溫江縣學恩貢宣猷國朝灌縣歲貢宣  
而哲宣鸞鳴

通氏

姓簪巴大夫食采通川因氏焉按通川今之通江也

萌氏

姓苑萌氏出葭萌之後正字通五代蜀裨將有萌慮按葭萌屬  
廣瀼故蜀有萌姓也

英氏

明崇禎九年丙子科舉人英士洪內江人

句氏

寧陽國志漢昌縣人姓有句氏又云王平句扶張翼廖化竝為大將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辯證云今句氏望出平陽東都士大夫言其先仕蜀為句邑大夫因以命氏今成都嘉州皆為盛族按蜀漢有句安為大將晉有句方句鑰為參軍後唐時有句延景字昌裔著錦里耆舊傳八卷自稱榮州應靈縣令陳振孫稱為平陽句延慶或謂延景入蜀蜀始有句姓謬矣孟昶時有校書郎譽陽句中立字坦然精于字學後入宋為屯田郎中子希古希仲竝進士及第希仲官太常博士又有句思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八

句氏

揮塵後錄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句濤是也按濤字景山新繁人崇禎二年癸未科進士為史館脩撰不附秦檜高宗嘆其忠大中祥符八年乙丑一作酉科進士句務滋榮州人句克儉鄆人亦景科進士句士良成都人慶曆六年丙戌科進士句居體熙寧中進士權領懷安軍事皇祐元年己丑科進士句獎榮州人句昌逢成都人嘉祐二年丁酉科進士句伸熙寧三年庚戌科進士句通熙寧九年丙辰科進士句純均榮州人熙寧中進士句麟雙流人元豐中進士句敢臨成都人元祐中進士句宗召新繁人政和二年壬辰科進士句聲資州人宣和中進士句廉一作

源成都人朝議大夫句詠新繁人紹興中進士句輔新繁人類

省試第一淳熙五年戊戌科進士句士奇榮州人淳熙八年辛丑科進士句廷永安岳人嘉定中進士句易之順慶人寶慶二年丙戌科進士句德純安岳人句復之眉州人紹定中進士句復之仁壽人淳祐十年庚戌科進士句良傳資州人寶祐四年丙辰科進士句煒眉山人進士句昌世成都人朝散大夫郡守句昌泰成都人類省試第一除職帥夔州明永樂十二年甲午科舉人句銘彭水人永樂十八年庚子科舉人句榮鹽亭人國朝鹽亭學恩貢句莘齡歲貢句照蘇句榮岳縣竹學恩貢句升龍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九

鉤氏

揮塵後錄本句氏避高宗諱加金為鉤氏鉤光祖是也

絢氏

揮塵後錄本句氏避高宗諱加子為絢氏絢紡是也

全氏

明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科舉人全繹奉節人夔州府學貢生全琦官黃陂縣丞

營氏

四川志明太平廳貢生營梅舊縣人

戎氏

國朝石泉學歲貢生戎惠劍州訓導

劉氏

陳雷風俗傳秦嬴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劉氏宋有劉次雲蜀人見趙遼傳

閻氏

按閻姓盛于甘肅之涇州自北魏齊梁以來多顯人蜀之閻氏當自甘肅遷也明嘉靖十年辛卯科舉人閻東內江人國朝鄜縣學歲貢生閻德音閻琳

工氏

統謙宋有工棧成都人大觀進士工祖孫眉州人紹興進士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十

公氏

宋乾道五年己丑科進士公謨安岳人明嘉靖十九年庚子科舉人公文試南部人

崇氏

希姓錄宋有崇齊賢遂寧人端平進士

修氏

希姓錄宋紹定進士修或丹富順人澍按富順人修或丹為紹定己丑黃樸榜進士

牟氏

按元和郡縣志貞觀十六年有渝州萬壽縣人牟智才上封事

請于西南夷賓渝之界招慰不庭建立州縣至十七年置漆州

氏族略蜀有牟氏善畫雞宋牟子才字存叟井研人從魏了翁

楊子謨學登嘉定進士通判吉州時文天祥尚童子一見期以遠大後官禮部尚書翰林學士知制誥登科有牟冲陵井鹽人

牟莘起梓州人牟恭一作從多岳學普州人舉進士後有用中

義先積中學先兄弟皆出仕号一門四桂

蕃氏 藩氏

姓譜元至正進士蕃允德陽人四川通志蕃允宋寶慶二年丙

戌科進士眉州人字一作藩明嘉靖中舉人藩俊保寧人官清

遠知縣按李膺益州記蕃蠡學道於麗元山昇仙蕃古音皮亦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十一

音婆

鳴氏

鳴氏出於齊大夫烏枝鳴之後元至正進士鳴厚德陽人一云宋紹定中進士眉州人

潭氏

按潭即覃氏後漢卷陵蠻潭戎一作覃戎蜀之潭氏當即戎之後明有潭貴粵陽人成化中任漳平知縣潭溥瀘州人天順時進士

須氏

明夔州府學貢生須震任茶陵州同須冠任攸縣主簿雲陽學

貢生須文星任庸施縣丞

桃氏

湖南通志桃翔金堂人知江陵縣守已廉蒞事勤

堯氏

一統志明堯卿安岳人字廷輔成化己丑進士知昭化縣有異政擢太僕寺丞知銅仁府威著苗疆黎民安堵堯弼內江人正德進士榮山縣貢生堯時皋嘉定府學貢生堯克明

隆氏

隆地名蓋以邑為氏者非必九隆之後也明時有隆英隆琦均利津舉人或子孫遷於蜀故蜀有隆氏萬縣再應海妻隆氏生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子未彌月應海卒誓不嫁考姑撫子事聞旌表明鄂都縣貢生隆盛隆壽

閻氏

統謙湖廣麻城有閻氏蜀之閻姓自楚遷也大足縣民有閻宗

悅閻文有閻先

弘氏

統謙弘洪遂寧人弘治中任建平縣主簿

斯氏

大足多寶塔內石記有永川人斯完子奉先彥先幾先施錢引脩塔者宋紹興時人也明嘉靖中西充貢生斯美字鹿厓在大

學日上書請修紀信廟並郵其子孫制可知知柳州化民有方又有斯舉斯字大力西充人父早卒事母至孝國朝順治十一年甲午科舉人斯舉斯亦西充人明西充學貢生斯文任沔陽教諭斯美任郴州同知斯民表任蓋屋教諭斯養任汧陽知縣國朝歲貢斯行可

支氏

宋史孝子支漸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白蛇青螭繞其旁皓鳥隨雀集于壠明支鳳茂州人剛介孝友以明經授乳源令清慎自矢民受其福解組歸士負笈從之教人以躬行為本居家端整雖燕居無惰容蜀中著作記龍溪詩集元支渭興著渭興長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寧人至順間任四川行省參政寵溪其別號也按舊志作支渭興州人誤

郭氏

姓苑郭姓望出成都按郭以地為氏者

茹氏

姓謹茹榮簡州人唐長慶元年人幼失父事母姚氏至孝冠為

邑吏蒙宰賜瓜歸以遺母

萊氏

氏姓譜明萊從四川人宣德中任新喻縣教諭

邠氏

溘張納功德敘碑陰有守屬安溘邠升

馳氏

晉書地道志梓潼五婦山馳水所出當是以水氏者一統志馳九垓仁壽人宏治中官銅仁推官獻鞠多所平反值洞苗倡亂入巢撫諭之卒寢其變歲飢請賑不待詔而發曰寧我無官不忍民無食

基氏

統譜基厚大足人正統間官道州吏目

絮氏

按張微傳有賊掾絮舜李奇曰絮音孥顏師古曰女居切又音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古

人餘反明有絮樂心井研人永樂中任郎縣丞

慈氏

統譜慈止仁壽人永樂中官大足縣訓導

敷氏

統譜敷季雅健為人洪或問官松溪縣知縣

懷氏

高帝紀徙齊楚大族昭氏景氏屈氏懷氏田氏五姓關中與利田宅是懷氏本在關中或自關中遷蜀故蜀有懷氏也明懷寬井研人宣德中大浦縣丞懷金榜敘州府人雍正間健或營把總懷玉林興文人官把總嘉慶二年在湖北白魚寨陣亡

乾氏

勝朝殉節錄乾日貞成都人以艱黷里崇禎十七年獻賊陷城以輒擊賊而死乾隆四十一年賜諡節愍舊通志日貞字巡陽明乾道妻楊氏妙明成都人年二十五夫卒誓不他適撫遺腹子昭為娶汪氏生子相昭卒汪氏年十六或欲奪其節汪哭曰吾姑不負吾舅吾豈忍負吾夫姑媳孀居撫相成立事聞旌表

崖氏

按吐蕃將有崖遇蜀之崖氏當係吐蕃後也統譜崖成邛州人永樂間舉人官知府一作大足人

淵氏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五

淵氏當出於齊大夫淵湫也明有淵澄蓬州人弘治中長山縣丞謝宰銅梁有民淵來生淵潛生奉秦人也

茲氏

統譜茲成墊江人宋熙寧進士

聊氏

氏族略溘有聊廣圍洛下人氏姓譜明有聊珠越舊人任江西瑞昌縣訓導宸濠之亂適知縣入覲珠率士民力拒之卒獲保全見寧遠府志而統譜云正德中為湖口縣教諭又按聊世瑜溫江縣學貢生

茶氏

按茶舊音側加反蘇林溼書音義音食邪反如琅邪之邪奇姓通作茶音蛇非也明什邡人茶寧正統中為永壽訓導重慶人茶孟元嘉靖中為耀州寶雞知縣

青氏

按蜀之青氏由青陽氏改也明洪武中龍陽縣典史青文盛字雲夫夔州人龍陽邑瀕洞庭歲罹水患逋賦數十萬敲撲死者相踵文盛慨然詣闕請免負租三萬餘石章三上不報自縊登聞鼓下上命覈實蠲租二萬四千餘仍以一千三百為額民德之立祠曰惠祠祀焉而蜀人物志云青文盛大寧人本朝嘉慶丁卯科舉人青文典蓬溪人丁丑大挑知縣分發雲南明遂寧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六

學貢生青祀官主簿青若洵北京副兵馬司

胥氏

粵陽國志春秋穀梁傳首敘曰成帝時議立三傳博士巴郡胥君安獨駁左傳不祖聖人以儒學典雅稱於孝成

繩氏

統譜天順中嘉定人繩服任永福縣知縣

良氏

一統志良壽縣人妻吳氏流賊進內投水而死

琴氏

統譜景泰間有貧陽琴惟和任陝西葭州知州

經氏

明縣竹縣貢生經世承見縣竹志

明氏

統譜明輔巴縣舉人正德時官廣州府通判按陝西志輔天順初任蒲城教諭有師範善教能詩升國子學錄又萬曆三十八年庚戌科進士明時舉順慶人成化十三年丁酉科舉人明經內江人正德五年庚午科舉人明幼充西充人萬曆二十二年甲午科舉人明之印順慶府人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科舉人明聘順慶府人

粘氏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七

統譜粘承先巴縣人正德中任懷寧縣訓導

郊氏

統譜郊微眉州人成化中官建平縣丞

愈氏

統譜愈道瀛岳池人洪熙中任德化縣主簿

欽氏

按蜀錄羅尙在郫城與李雄攻戰郫令健為張昕欽明每摧破雄是欽為健為郡姓也屏山民有欽屬

逢氏

統譜逢榮丹稜人萬曆中任貴州衛指揮

鮮氏

山谷題跋昔聞蜀人有魯三江者稱能詩士大夫多宗之今觀  
 閬州鮮長江詩不甚愧之也雖切磋琢磨之功少而渾厚之氣  
 幾度其前矣長江因頓州縣使之學不盡其才名不聞于世亦  
 其鄉之先進士大夫之罪也鮮氏以閬中為族姓其散漫於西  
 蜀者皆以閬中為祖或云出於鮮于後蜀李壽時司徒鮮思明  
 用事專廢立其鮮氏之祖歟按攀陽園志遠末有鮮尼江原人  
 不始李壽時也宋熙寧時鮮符戎州人登科鮮大年灌縣人令  
 縣竹公恕存心明宏治十八年乙酉科進士鮮冕巴縣人任御  
 史景泰四年癸酉科舉人鮮卓營山人任塾江教諭成化十三  
 年丁酉科舉人鮮廉宜賓人正德二年丁卯科舉人鮮瑚巴縣  
 人瑞安知縣國朝康熙五十二年癸巳科舉人鮮侁新繁人乾  
 隆二十七年壬午科舉人鮮學文射洪人乾隆四十八年癸卯  
 科舉人鮮大庚順慶府人更名崇庚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舉  
 人鮮崇庠營山人國朝南川縣學歲貢生鮮我翻鮮與匹鮮與  
 京鮮與頡國朝銅梁縣學貢生鮮疏蘭巴州學歲貢生鮮杯鵬  
 長寧教諭明鮮宏舊通志閬中人任醫學正科天順間寇南部  
 逼閬境檄宏率民兵禦之遇賊力戰死旌祀

墻氏

按墻即廣也昭公二十三年傳有廣人直人注周地墻氏乃以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六

地為氏者後唐李昊修羊馬城記有墻進是蜀之有墻姓久矣  
 本朝康熙時塾江墻鼎為交河縣知縣墻基雍正丙午舉人官  
 清豐縣知縣墻庸雍正丙子科舉人墻士道乾隆戊子科舉人  
 墻見漢任廣西知縣又拔貢墻士進歲貢墻屋嘉慶間墻均官  
 梓潼教諭一云灌縣訓導俱塾江人

衡氏

漢學師題名衡謙字仲卿蜀人也明鹽亭學貢生衡守常雲南  
 斷事衡平邠州訓導衡守璧松滋訓導衡山洵州訓導衡執中  
 洋縣縣丞衡起商蓬溪學貢生衡政

賓氏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七

按成都府昭忠祠祀賓守札或生也嘉慶元年赴蓬州軍營効  
 力隨大軍擊賊于昭化縣魚釜灘力戰死

陰氏

按蜀之陰氏為吾涼陰子春之後子春為梁州刺史子鏗鏗子  
 灝灝子宏道新唐書菽文志周易新傳疏十卷灝子宏道臨渙  
 令崇文總目宏道世其父灝之業雜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  
 說考定其長合七十二篇于易有助益宏道始徙蜀也宋紹熙  
 四年癸丑科進士陰辰之順慶人明成化五年己丑科進士陰  
 子淑副使嘉靖三十五年丙辰科進士陰或卿字定夫官左布  
 政巡撫歷侍郎著有月溪文集永樂三年甲午科舉人陰秉剛



均內江人正統九年甲子科舉人陰雨渠縣人正德十四年己卯科舉人陰汝佐嘉慶十六年丁酉科舉人陰惟肖崇正九年丙子科舉人陰祐宗均內江人

成氏

粵陽國志劉璋以捷為都尉廣漢成存為太守

波氏

粵陽國志江州冠族有波氏

嘉氏

嘉天寵劍州人順治十一年甲午科舉人嘉玉振保寧人乾隆甲午舉人任漢州學正又嘉子彰成都舉人嘉慶時授讀彭縣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周姓為誰何所殺又生員嘉玉藻

泉氏

舊通志泉應化應厚營山人姚賊猖獗應化倡先修葺遠近難民俱集後各若破此若獨全存活無算後兄弟出若巡警為賊執不屈死

雍氏

按蜀之雍氏始于雍齒封什邡侯齒子荒侯鉅鹿孫野曾孫章後嗣蕃昌蜀錄晉朱提太守雍約唐太和進士雍陶成都人宋景祐元年甲戌科進士雍明遠南部人皇祐中進士雍子方新并人嘉祐中進士雍明章閬州人治平中進士雍公說鄰水人

京東制置大使雍鈞廣安軍人御史淳熙中進士雍黃中南部人元豐八年乙丑科進士雍機雍子定南部人元祐中進士雍沿營山人雍周南部人紹聖中進士雍復周閬州人崇寧二年癸未科進士雍孝聞南部人省試奏名第一王明清揮塵錄孝聞蜀士之秀也元符末有聲太學殿試策力詆二蔡及時政不便者徽宗大怒竄海外宣和末上思其忠批云雍孝聞昨上書致罪罹刑辟忠誠可嘉特開落過犯授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命頒而孝聞死矣於是錄其子選為右選雍鉞南部人政和中進士雍觀復雍涼南部人宣和三年辛丑科進士雍舒廣安軍人宣和中進士雍琦順慶人紹興十八年戊辰科進士雍思安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岳人紹興二十七年丁丑科進士雍敏安岳人雍伯徹遂寧人特奏名紹興中進士雍霖富順人淳熙十一年甲辰科進士雍禧遂寧人特奏名淳熙中進士雍木順慶人慶元中進士雍提順慶人嘉定十三年庚辰科進士雍東震雍學英雍夢易俱安岳人嘉定中進士雍午之順慶人紹定中進士雍繁孫平或人嘉熙二年戊戌科進士雍鎮安岳人淳祐十年庚戌科進士雍溥安岳人寶祐四年丙辰科進士雍范遂溪人明萬歷十一年癸未科進士雍之可南充人崇禎元年戊辰科進士雍鳴鑾成都人洪武二十六年癸酉科舉人雍天福江油人嘉靖十年辛卯科舉人雍禮叔順慶府人

庚氏

海篇音佗姓也按庚姓蜀中多有當係度姓所改渠縣志度洪淳祐四年甲辰科雷夢炎榜進士宋度萬全合州人紹興中進士度智遂州人洪或中山太學生官戶科給事中舊志作度智誤國朝雍正十年壬子科舉人度可權渠縣人任山東萊蕪知縣新都學歲貢度建中渠縣學歲貢度振彭水學恩貢度舉德榮經學歲貢度侯任雙流訓導康熙時有恩貢度謀歲貢度振或進士度繪或舉人度廷標均渠縣人度舉德彭水縣拔貢生嘉慶間成都有度天佐

取氏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統譜宋取應宗淳熙進士取希晦希作俱蜀富順人按徐偃王子食邑於取盧因氏取氏為取慮氏所改又取慮顧野玉音秋廬關咽音陬閩

拴氏

興文志權世魁之妻拴氏世魁為健或營兵戍金沙江病卒時拴氏年二十七歲聞計欲自盡勸阻絕粒數日勸祭夫靈徧請鄰里泣託三歲孤兒官保夜縊事聞旌表建坊

高氏

合州志高榮福妻苑氏守節澍按高即和字一作瑀

羌氏

按秦時有羌瑰為將軍是羌姓古有之澍宰屏山日有大邨鄉民羌世泰

科氏

澍宰屏山日民有科時泰

廉氏

大足縣志廉操宋建炎登科廉毅登元豐第

魚氏

新唐書宦者本傳魚朝恩瀘州瀘川人天寶末以品官給事黃門內陰黠善宣納詔令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魚嘉鵬舊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通志字萬里郡庠生篤學力行獻賦遣偽官至嘉鵬率眾殺之賊搜拷詢其黨嘉鵬厲聲曰我自為之恨不能殺獻賊耳他人何與賊磔殺之大學士王應熊特旌焉勝朝殉節諸臣錄乾隆四十一年予入忠義祠

邛氏

希姓錄蜀大足有邛姓按大足邛桂枝嘉靖時舉人知翼城縣升劍州國朝簡州歲貢邛奇琳邛奇璋

賢氏

姓苑蜀有此姓按明史會州衛軍民指揮使領迷易千戶所土官賢姓其先雲南景東峽種也當為漢建武世哀牢王賢粟之

後

雙氏

寧陽國志涪令雙勝是蜀之有雙姓遠矣又唐時有雙舍乃夸姓也魏雙仕洛為梁州刺史或其子孫寓蜀蜀有此姓也明正德八年癸酉科舉人雙靖十年辛卯科舉人雙應麟華陽人崇禎六年癸酉科舉人雙鳳祥成都府人國朝昭化學恩貢雙碧雙呈棋歲貢雙現明梁山學貢生雙桂官河南按察經歷又貢生雙槐

郝氏

統譜郝斯立蜀人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五

卿氏

楊慎希姓錄蜀有卿姓

槐氏

姓苑槐氏望出廣漢唐有槐承榮槐公儉按明隆慶時有槐寬為成都指揮使

山氏

後漢書祚都傳桓帝延熹四年捷為屬國夷寇郡界益州刺史山昱擊破之斬首千四百級餘皆解散靈帝時以蜀郡屬國為漢嘉郡唐書眉州刺史山行章叛附于王建五代史王建時有廣漢山行章官黎州刺史行章當為昱之後也

池氏

池譽仁壽舉人乾隆時為沔縣訓導池文芳綦江人嘉慶時官嘉興府司獄池鯉登順慶府人庠生嘉慶元年達州教諭徐天德倡亂鯉登集鄉人依天臺山以避賊二年十月賊首張映祥擁眾來攻固守益力賊退鯉登率眾追勦至岳池縣之寒木壩力戰死

眞氏

按宜賓縣西北有眞溪黃庭堅云叙府西北百二十里有眞溪源出叻山東流至富順界入江有姓眞者居之故名今有眞溪驛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五

陽氏

按陽翁偉廣漢人能聽馬言見論衡楊宜師之亦能聽鳥獸之音寧陽國志陽譽巴郡人仕本郡文學掾宋有陽岳陽枋陽恪巴川人學于朱子之徒晏淵有玉井陽氏易義春秋解義

平氏

寧陽國志平直巴郡人仕本郡文學掾

言氏

太平寰宇記雲陽三姓有幸氏委氏言氏

襄氏

李特載記巴西郡丞毛祖五官襄珍以郡降李蕩按晉時郡縣

右職皆本郡人為之襄珍亦巴郡人

狐氏

蜀志馬忠字德信閬中人少養外家姓狐名篤後乃復姓改名忠按蜀陽國志閬中大姓有三狐五馬蒲趙任莫嚴也

扶氏

蜀陽國志胸忍縣大姓有扶氏按西京雜記漢高祖時有扶嘉

刑認人

師氏

師頌建隆初知簡州入為起居舍人以公累去官復起居資階二州所至以簡靜為治蜀人安之蜀之有師氏宜為頌之後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姓氏考宋師庚師先竝眉州人建隆登科又師顯行景定中知忠州政尚清靜忽狂寇竊發即禽滅之人以為仁者之勇又師維藩仕為全州文學其學精于春秋徽宗時興太學司業高開言建學之初宜得老成以誘掖後進乃以維藩薦詔除國子學錄皆眉山人

蒲氏

氏族略今蜀中多此姓按蜀漢時有蒲元諸葛丞相西曹掾善鑄刀辨水宋蒲貞字君錫閬中人後官提點湖南刑獄知鼎遠隴寧四州復提舉潼川路刑獄蒲叔獻南部人舉進士為成都漕百姓歌曰運使姓蒲民力可蘇召為宗正卿蒲規字正臣安

岳人有文名為洪雅令始以嚴治終以仁濟夸人德之又孟昶臣蒲禹卿宋資政殿學士蒲宗孟蜀孟昶時蒲乾貫著易軌一卷皆蜀人當為蒲元之後也

昭氏

蜀陽國志序目昭約字節宰維人氏姓譜宋昭迴眉州人元祐進士

州氏

氏族考漢吉成侯州輔閬中人按宦者州輔隸縣人水經注中常侍州苞即州輔也為長樂太僕謂為閬中者談

苦氏

蜀典 卷十一下 姓氏類

三

希姓錄苦田齊之後宋建炎進士苦殿眉州人按今四川通志作若殿

依氏

唐書孝友傳序有梓潼依政

蜀典卷十二

老威介侯甫張 澍編輯

姓氏類

蜀氏

路史蜀氏帝偁支子封于蜀為蜀氏

葛氏

左傳已有葛子以其頭付楚不肯與地按廣漢有鄭鄉是葛氏因食采之地為氏也

炆氏

氏族博考溼炆橫四子守墳墓者為炆居徐者為吞居幽者為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一

炆居粵陽者為炆四字並音桂按今蜀有桂姓無炆氏也

涉氏

神仙傳涉正字元真巴東人溼末從二十弟子入吳莫有見其開目者一弟子固請之正乃為開目有音如霹靂者而光如電弟子皆不覺頓伏良久乃起正已復還閉目正道成莫見其所服食施行而授諸弟子皆以行氣絕房室及服石腦小丹事

稅氏

按太平御覽云昔蜀王燧君王巴蜀見廩君兵彊結好宴飲以稅氏五十遺廩君此蜀稅氏所始也宋有稅安禮巴縣人博通經史熟掌故徧游名山大川作禹貢指掌圖正訛糾謬有功書

傳稅與權字巽甫亦巴縣人究心理窟為世儒宗魏了翁門人

著有校正周易古經十二卷易學啟蒙小傳一卷太平興國五

年庚辰科進士稅挺元祐三年戊辰科進士稅定國紹興中進

士稅元容慶元五年己未科進士稅庾均鹽亭人明成化二十

年甲辰科進士稅新任尋甸府知府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科舉

人稅廷賸均南溪人國朝順治八年辛卯科舉人稅常春嘉定

人南溪學恩貢稅維學明榮縣學貢生稅賓任均州訓導國朝

蓬溪學歲貢稅以仁

壽氏

按蜀之壽姓自溼已有粵陽國志壽良成都人字文淑漢末為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二

充州牧弟緝字文平舉秀才自歷城令進涪陵太守清儉有治

聲氏族略宋有壽朋涪州人登科

鹿氏

風信通溼有巴郡太守鹿旗子孫因家焉按五代孟蜀學士鹿虔辰當即其後

母氏

按蜀之母氏係父母之母而姓氏諸書作平音讀為毋誤矣陽國志句町王國置自漢漢時受封迄今故縣有母斂此蜀母氏之始也晉有母稚巴郡江州人學貫四科貢于朝除涪陵令溼平令為夜郎太守殊俗感其惠化雜一作雅是蜀有母氏在

漢晉世或謂自母昭裔自河中遷蜀始有母氏非也唐有右補  
闕集賢母旻文學士母熨皆蜀人後蜀相母昭裔本河中龍門  
人爲蜀相刻石經並文選初學記等書其子守素至孝後居蜀  
代有聞人續綱目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吳曦聞金兵  
至因撤募關之成宋紹興十八年戊辰科進士母過通泉人紹  
熙元年庚戌科進士母震遂寧人特奏名咸淳七年辛未科進  
士母夢牛巴縣人明宏治十二年己未進士母恩蓬州人知臨  
海縣有治聲升湖廣道御史著有詩集及家禮考正德十二年  
丁丑科進士母德純南充人以議大祀成郎陽尋復職升尙寶  
卿洪孝二十九年丙子科舉人母思義蓬州人工詩文歷官周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府長史永樂十二年甲午科舉人母璘蒼溪人宣德七年壬子  
科舉人母俊蓬州人浪穹訓導天順三年己卯科舉人母瑛蓬  
州人繁昌教諭天順六年壬午科舉人母誠渠縣人嘉靖四年  
乙酉科舉人母性廣元人嘉靖十三年甲午科舉人母權巴縣  
人崇陽知縣萬曆七年己卯科進士母習吉巴縣人萬曆十年  
壬午科舉人母擇隣劔州人萬曆二十八年庚子科舉人母忠  
劔州人國朝順治十四年丁酉科舉人母坤鹽亭人

湯氏

風信通滯有汝南太守謁煥江津人按此廣韻引者氏族略引  
云後漢汝南太守謁瓊一名煥見獨行傳按峽陽國志云

謁煥墊江人汝南記江州人謁煥見方術傳言煥先爲諸生從  
廖扶學也應氏謂見獨行傳誤矣漢巴郡太守張納功德碑陰  
守屬江州謁恭

霸氏

蓋部者舊傳有霸棚一作霸相路史豕韋之後有霸氏

糝氏

按李斯蒼頡篇云糝地在蜀亦姓也音作是以地爲氏者糝在  
今大邑縣

湛氏

湛氏出晉湛方生之後也鄴都其族最茂明有鄴都縣學貢生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四

湛清官嘉興府通判湛隆湛永清官監利訓導國朝乾隆三年  
戊午科舉人湛明嘉慶十八年癸酉科舉人湛露淳巴縣學歲  
貢生湛昌西昌學恩貢湛文謨拔貢湛松官宜賓教諭鹽源學  
歲貢湛時遇拔貢湛迴官安縣教諭湛露清官溫江教諭湛銘  
歲貢湛霖湛同湛官巫山訓導湛先昌官大寧訓導均鄴都人

掌氏

氏族略揚雄與劉歆書云林閭妻蜀郡掌氏也按掌卽仇字孟  
子母仇氏梁四公有仇啓姓出魯大夫後十國春秋云掌聿修  
性豪縱不羈蜀後主時任太子左贊善大夫與同官家述相親  
愛兩人皆滑稽聿修一日伺述酒甕將竭叩門求飲旣而尊

果罄律修書壁曰酒客乾喉去惟存呷大夫

審氏

按漢公乘伯喬碑有審叔雍高昉后室六題名有郫審長賓審叔惟是審氏為郫縣族也華陽國志安南郡有審姓

析氏

後漢書方術傳析像字伯式廣漢人通京氏易其先張江封析侯曾孫國為鬱林太守徙居廣漢子孫因以為氏國生像華陽國志張江為老威太守封南陽析侯因氏焉按南陽有析縣前漢屬宏農郡酈元音持益反顏籀音先愿反字从木不从手蓋析地為春秋許所遷之白羽鄧之內鄉有析水鄭樵以為即浙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五

川是矣杜注於傳時白羽改為析劉炫規曰倍公襄公之世已有析名近人乃作折字从手夫南陽豈有折縣乎何不考之甚氏族略引風俗通云析氏衛公族大夫析朱鉏之後朱鉏公子黑扁以王父字為氏齊有大夫析歸父後漢析像通京氏易像者鬱林太守析國之子也廣漢雒縣人是應仲瑗以析像之姓出於朱鉏不因封析縣族誤矣

噲氏

按神記噲參養母至孝曾有子鶴為戎人所射參療治放之鶴銜明月珠報之按西充有噲參墓則參蜀人也

服氏

漢書神書傳巴郡人服直聚黨百餘自稱天王嵩與太守應承討捕不克注直或作宜

尉氏

按古有尉氏尉遲氏二姓蜀之尉氏或係尉遲迴被難後其子孫逃入蜀改為尉氏也宋淳熙四年甲辰科進士尉越遂寧人國朝嘉慶十三年戊辰科舉人尉方山成都人

景氏

辨證景氏出自楚公族之後漢有侍郎景勃居蜀郡靈帝時景毅字文堅梓潼人為越嵩太守有仁恩景鸞字濛伯嘗上書陳災異作詩解易說禮略月令章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六

興道一篇宋景泰字周卿安岳人登進士與西夏戰有功領忠州刺史子思忠字進之以蔭補官為遂州駐泊都監夸人寇清并戰敗死之思立忠弟王韶以思立知河州青宜結鬼章遺書詞不遜思立怒率兵攻之于踏白城鈴轄韓存寶蕃將瞎藥交止之不聽戰敗死之神宗以思立母未有官舍命其弟思誼為泰州判官以便養

沓氏

風信通寶人七姓有沓氏按北史節義傳沓龍超晉壽人性尚義俠少為鄉里所重承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敬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

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寨文熾大怒火炙之至死辭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輔氏

按蜀氏之輔氏宜爲輔匡之後匡字元弼襄陽人隨先帝入蜀益州既定爲巴郡太守建興中徙鎮南爲右將軍封中鄉侯太平廣記道士輔神通家蜀州幼孤貧恆爲人牧羊以自給

夕氏

按漢書巴蠻渠帥七姓有羅朴督鄂度夕襲蜀錄蜀有尙書令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七

夕斌李特以夕斌上官琦等爲僚屬

莫氏

按莫以地名爲氏者劉艾獻帝紀有益州從事莫嗣

相氏

世本巴氏五姓有相氏列女傳健爲相登妻者周名度適登一年而寡守令吳厚因入問度度引刀截髮縣長吏復遣媒介度曰前已斷髮表心何悞復有斯言欲取刀割鼻左右救止又按夔陽國志云相烏德陽人十五適袁稚稚亡父母欲改嫁自殺

愠氏

按巴郡太守張納碑陰曹史江州愠益

汝氏

王隱蜀記劉禪遣益州別駕汝超受鄧艾節度按常璩志汝爲新都大族也楊寬友人汝錕孝廉汝敦亦新都人均見夔陽國志又按宋汝顏安岳人調鳳州幕職年未及請致仕仁宗嘉其早退授太子舍人汝爲建炎中陳邊政假開州刺史使金致書劉豫誘以官固辭後亡歸獻恢復方略秦檜欲械送金人乃滅姓名入蜀著有忠嘉集或以蜀有汝姓自爲始非也又嘉祐八年癸卯科進士汝孝恭元豐八年乙丑科進士汝孝隆政和五年乙未科進士汝日林建炎二年戊申科進士汝宣乾道五年己丑科進士汝修乾道八年壬辰科進士汝份乾道中進士汝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八

華然寶祐元年癸丑科進士汝乘文均安岳人

世氏

姓譜世震渠縣人宋嘉泰進士

五氏

按黃帝臣五聖是五姓之始或謂伍姓避仇改者非也夔陽國志楊淮伯邳叔母每教邳政治伯邳欲舉茂才選有二人伯邳欲用老者嫌以其老欲舉五方而其年幼以咨叔母勸舉方後五方爲廣漢太守又云李平字正流廣漢李元女適文有一男一女而文沒以織履爲業父母欲改嫁乃自投水中宗族採之幾死得免太守五方爲之圖象以蜀郡太守五方爲馬閭章言



楊寬詣獄證之得理丞相諸葛亮功曹五梁健為人以節操見稱後遷諫議大夫五官中郎將梁為方之後也

諒氏

按諒姓見于國策之諒毅趙辯士也漢書獨行傳有諒輔字漢儒新都人為五官掾因旱自焚得雨

鄂氏

漢書南蠻傳巴郡板楯蠻七姓有鄂氏

龔氏

風信通賓人七姓有龔氏後漢有益州將龔蓋卿按水經注龔子之漢壽人有晉徵士臨沅縣南有墓銘太元中車谷子立近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九

萊本作龔誤矣又徐康晉志桓温伐蜀戰於笮橋參軍龔護戰沒眾懼欲退而鼓吏誤鳴進鼓于是乘之遂入少城蜀陽國志漢中都吏龔祚等謀殺太守姜宗以叛宗覺堅守祚等燒南鄭市及平民屋族誅蜀陽國志趙厥以西夷司馬龔尼等為左右長史後李特殺之又巴西有龔祺亦見蜀陽國志今蜀不聞有此姓蓋訛改為龔也王深寧云周子靜端朝為學官小司成龔蓋卿以守氣不如守約為題蓋卿南陵人朱仲晦之弟子入諫垣為右正言一云字夢錫衡州人張南軒弟子一作大寧人與益州將同姓名也楊慎希姓錄益州將龔繡見三國志按魯肅傳作龔肅升莽誤引作繡

代氏

按隸釋漢蜀郡屬國辛通達李仲曾造橋碑有荷吏代誦宋有代淵字仲顏導江人事親孝舉進士擢清水主簿淵以祿不及親歸家教授著周易旨要宋隱逸傳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世為吏是以蜀之代姓為始于淵者不知蜀之先有代誦也又蜀錄趙厥使代茂攻常勝茂告之而去亦蜀人也

管氏

何承天姓苑管氏蜀人也按廣韻韻會均音攢姓也出蜀郡而說文管字注云今俗有管字是管即管字也晉書載記李壽追尊其母管氏為皇太后又前將軍管堅即后族勸李勢降桓温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十

者舊唐書吐番傳大首領管挫率部落八千餘人詣張元遇內附是管管姓也宋史理宗本紀有四川都統管萬壽即其後酉陽雜俎云蜀醫管殷言藏氣陰多則數夢陽壯則少夢夢亦不復記周禮有掌三夢又以日月星辰各占六夢謂日有甲乙月有建破辰有居直星有伏刻也又曰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謂會民方相氏四面逐送於四郊管殷一作管商即殷也

龔氏

蜀陽國志同樂縣大姓龔氏又云益侯移南中勁卒為五部分其羸弱配大姓焦斐雍龔孟暹毛李為部曲收建寧龔習為官屬習官至領軍晉時其族盛為刺史者甚多明健為學貢生龔

明

養氏

按漢繁長張禪碑題名有夸侯養逢伯是今新繁有養氏係夸姓也

索氏

按陸通與妻索氏隱峩峩又索遐為果州刺史蜀之索姓定其後也宋宣和中進士索貫順慶人紹興十八年戊辰科進士索楊晉原人明嘉靖十六年丁酉科舉人索俊南充人

漆氏

按漆姓出江西蜀之漆姓皆江西流移民也雍正元年癸卯科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十一

舉人漆本城什邡人任涪州學正國朝嘉慶六年辛酉科舉人漆鏗重慶府人江津學恩貢漆兆麟

帛氏

水經注真人帛仲理名護益州巴郡人宋書劉粹傳有帛氏奴五城人劉道濟以為參軍督護程道養反以帛氏奴為征虜將軍又周書宇文貴傳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于鹽亭與其黨帛玉成寇金堂貫平之

紐氏

明成化七年辛卯科舉人紐瑩中溫江人  
仲氏

按粵陽國志仲昱設策免其師嚴李后之難唐大原進士仲子

陵峩峩人宋嘉定七年甲戌科進士仲景仲坤安岳人王建時仲廷預為嘉王府教授還火爐中金筋嘉王薦為榮州錄事參軍嘉定中進士仲炎合州人

嚴氏

峩陽國志嚴諷蜀之廣漢人胡三省曰嚴丁活反按漢書諷昇來歷閭丘引等守闕明太子無過

况氏

吳志諸葛恪傳注虞喜志林曰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曰往聞長寧之甄文偉通鑑注長寧蓋蜀人也明萬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十二

麻十七年己丑科進士况上進涪州人官御史洪武二十九年丙子科舉人况純瀘州人永樂七年庚子科舉人况子玉納溪人

冉氏

按顏師古漢書注云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本皆冉驪種也又唐初有開州冉肇宋有冉宗閔冉夔皆登第開州人余玠為安撫使時有冉瑛冉璉為玠設策築城釣魚山

苑氏

唐詩紀事唐進士苑成成都人開元末上書拜司經校書中書舍人時推成文誥之最終永陽太守全唐詩咸舉進士登第為

李林甫書記開元末上書拜中書舍人嘗為孫逖草除庶子詔議者以為知言善書工詩與王維酬和維謂成能書梵字兼達梵音曲盡其妙

改氏

記事珠雲陽改氏值豐年則盡取金錢埋之九里皆滿日有得意田遂可棄無用金按改氏秦大夫改產之後近刊本作段氏誤

古氏

按風俗通廣漢功曹古牧即廣漢人蜀古姓始此楊著碑陰有古世引廣漢人又三國時古朴為夏侯纂功曹亦廣漢人明嘉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靖四十三年甲子科舉人古之賢隆慶四年庚午科舉人古德懋俱梁山人德懋官安吉知州崇禎九年丙子科舉人古心崇禎十五年壬午科舉人古珍古毓奇俱長壽人國朝康熙三十八年己卯科舉人古毓英眉州人康熙五十年辛卯科舉人古可法成都人雍正七年己酉科舉人古曜晟雍正十三年乙卯科舉人古佐均長壽人乾隆四十八年癸卯科舉人古達宇嘉慶十二年丁卯科舉人古維哲雅州府人

學氏

集仙傳有學昊劍州人

藥氏

姓氏辯證唐貞觀所定果州老都郡五姓一曰藥氏按峽陽國志巴夷藥何與廖仲秦精等作白竹弩射白虎者而盧求成都記序作藥何謝誤矣又蜀錄涪陵民藥紳等起兵應羅尙

待氏

按唐人有送待進士及第歸蜀詩惜失其名待氏今稀見大足縣南山玉皇觀有宋淳祐時縣令何光震等錢郡守王夢應石刻末有從政郎待缺季方其名磨泐季方乃字也澍宰大足時搜出此碑

宿氏

按唐有成都馬軍使宿翰今蜀之宿氏即其後也明宿進夾江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古

人引治進士一云正德戊辰科進士體貌魁梧志行端亮歷刑部員外郎逆瑾擅權以直言受杖卒宿九萬成化四年戊子科舉人引治中任教諭宿士純字木從廩生任霸州知州逾嵩之子獻賊據蜀迫之試不從為所殺嘉靖七年戊子科舉人宿光溥崇禎九年丙子科舉人宿士敏國朝雍正十年壬子科舉人宿生澍任江南安豐直隸安平知縣明夾江學貢生宿鳳岡慶符教諭宿孔昭訓導宿光啟宿曜明合江訓導宿軫野國朝拔貢宿茂華歲貢宿天旗均夾江人

濯氏

風俗通云濯氏古賢人濯鞞之後按此說非是宜出鄒人子濯

孺子之後宋政和八年戊戌科進士濯行乾道五年己丑科進士濯庚淳熙二年乙未科進士濯廣嘉熙二年戊戌科進士濯能嘉祐進士濯融均內江人

起氏

按呂氏春秋秦有起賈亦見國策宋起已果紹定進士縣州人起卯寶祐四年丙辰科文天祥榜進士安岳人明弘治舉人起鐘遂州人

幸氏 委氏

寰宇記雲陽三姓有幸氏委氏言氏按幸氏望出南昌夔州雲安亦有之樂史以為雲陽誤矣十國春秋蜀主昶學士幸寅遜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五

夔州雲安監人蜀檣杙王衍時肥遺見紅樓幸寅遜修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為早魁唐季有幸希元官至上柱國寅遜之先也歷官史館修撰給事中改學士孟昶臣幸元龍明成都幸文泉建文元年己卯科舉人幸能萬縣人登永樂庚子科進士

義氏

按蜀之義氏出上庸都尉義欽之後黎州圖經瀘源縣人義成妻壯年無子夫死將葬及先殯時合毒藥酒至未入墓時撫棺吞之而死乃為合葬焉時以狀聞有詔賜帛事見常璩峽陽國志又按今本峽陽國志云謝姬南安人峽陽儀成妻成死以已年壯無子將葬乃預作殯殮具毒藥須夫棺入墓拊棺吞藥而

死遂同葬縣以表郡郡言州州上尚書天子咨嗟下書每大赦賜家帛四疋蜀穀二石即此一事也惟義作儀不同耳

善氏

路史楚公族有善氏宋元祐進士善召嘉祐進士善辰俱儀隴人明茂州貢生善第官重慶府教授

演氏

太平寰宇記演仙山在南劍州西北七十里故老傳云演氏煉丹於此丹竈遺趾猶存按演姓諸姓書皆無今上嘉慶七年有瀘中府舉人演紱任靜寧州學正瀘中舊蜀郡也

射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六

姓謹射紀遂寧人宋寶祐進士按三輔決錄注射堅為廣漢蜀郡太守射援為祭酒遷從事中郎將蜀之射姓本自扶風也堅字文固援字文雅一作文雅堅一作登

度氏

按蜀錄溘板楯蠻七姓有度氏蜀之度氏宜出自蠻族宋紹興元年進士度正字周卿合州人歷官國子監丞上疏言李全必反後權禮部侍郎著性善堂文集天聖間進士度洪南部人淳祐四年甲辰科進士度洪渠縣人明洪憲中太學生度智蓬州人任戶科給事中舊通志作慶智誤新志作慶亦外

續氏

顏師古云晉大夫續簡伯狐鞠居續因謂之續氏宋乾道二年丙戌科進士續者遂寧人一云雅州人朝野雜記成都路義倉歲額二萬七百斛有奇除賑給貧丐人外所餘無幾紹興五年高平續者為提舉刷本道義倉錢及金銀總為七萬五千餘緡別儲米于彭澤蜀三州以備糴濟

附氏

姓苑望出新平按楚附沮之後有附氏宋嘉泰二年壬戌科進士附興祖遂寧人特奏名嘉定十六年癸未科進士附鳳鳴亦遂寧人

土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七

姓纂云共工氏之子句龍為后土子孫以土為氏按土氏後為杜氏晉土蔿土穀土倉土句土變土吉射土富士魴皆土氏杜姓所出或作土非也士員士弱士文伯士景伯乃士氏宋有土正寅德陽人

曲氏

四川志曲阜昌乾隆三十年乙酉科舉人南部縣人任江西南昌知府按寧陽國志有宕渠主簿曲庾宕渠人是濩時蜀即有曲姓也

計氏

宋天禧三年己未科進士計用章邛州人官都官員外郎紹興

元年辛亥科進士計良輔計有功皆邛州人明天啟五年乙丑科進士計堯俞縣州人正德五年庚午科舉人計朝聘成都人富順學貢生計友仁官主簿國朝石泉學歲貢計君輔縣州學拔貢生計國成副榜計國成羅江學歲貢計萬安計天禧

蘭氏

氏族略云姬姓韓厥元孫曰康仕趙食采于蘭因氏焉康裔孫相如為趙上卿子孫仕秦隨司馬錯代蜀因家成都

正氏

按蜀漢益州太守正昂為雍閩所殺梁有廣漢太守正貺宋登科有正尹均蜀人本朝雍正中有舉人正宋南部人蜀之正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六

宜為正昂正貺之後也

燕氏

北齊書燕子獻字季則廣漢洛下人少時相者謂之曰使役在胡代富貴在齊趙後至齊官至右僕射為廣長王所誅

筮氏

按筮為江南句容縣之大姓蜀有此氏宜係遷移者國朝江油學歲貢筮聰南江訓導筮兼善

隴氏

按夸堅志青唐羌唎氏之孫隴彬崇寧中歸京師拜節度使封安化郡王其孫襲爵後入蜀常為成都路兵馬鈐轄明土司隴

清卽其後見成都志

晏氏

按楚公族有晏氏宋有晏淵字亞夫號蓮蕩晉中郎將晏靜之後世居襄陽後徙蜀長壽之涪坪山受學於朱子經義考云晏淵撰有孟子注今佚

可氏

按後魏阿伏干氏可地干氏竝改爲可氏宋紹興中進士可懋遂寧人

鎖氏

統譜宋政和八年戊戌科進士鎖政遂寧人明洪武中臨湘縣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九

知縣鎖住忠州人弘治舉人鎖籥遂寧人

慎氏

希姓錄慎到宋諫官劾秦檜者眉州人明成化十六年庚子科舉人慎寧大足人

郁氏

姓苑與一作郁有郁氏宋咸淳進士郁紹廷字仁卿遂寧人紹興八年戊子科進士郁處厚遂寧州人明成化十三年丁酉科舉人郁敬修蒼溪學貢生郁榛俱成都人

王氏

按玉况杜陵人蜀之王姓自秦遷也宋玉珪隆興進士玉天麟

淳熙進士皆金堂人

順氏

統譜順寧大寧人正統中官江西樂安縣丞按國朝康熙間茂州貢生順允文官儀隴縣訓導

勺氏

按長勺魯地又商民七族有勺尾氏勺氏當尾勺氏改者宋有勺復之慶歷進士眉州人然考選舉志眉州有勺復之紹定中進士又有仁壽勺復之淳祐中進士三者疑有舛訛又作勺復之

若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十

按蜀若水昌意所封子孫以爲氏宋有若殷雅州人嘉祐進士一云若殷宣和中進士若濤咸淳進士眉州人

錫氏

統譜宋有錫三錫郫縣人崇寧進士按漢書錫光西城人爲交州刺史學陽國志錫光字長冲蜀之有錫姓遠矣梁有錫休儒爲益州長史三錫當卽其後

蓋氏

姓譜宋蓋暢眉州人紹興進士

蹇氏

廣韻蹇姓今蜀人有之按唐蹇道會從僖宗西幸僖宗謂曰蹇

不利西北可更曰塞蜀之塞氏本塞姓所改也宋塞綬登進士第塞衡眉山人性至孝擢都水主事父母終朝夕哭踊鳥鵲飛集事聞旌表慶厯中進士塞洪辰雙流人紹興十二年壬戌科進士塞騏塞誼紹興中進士塞克諧進士塞實望均溫江人明永樂二十一年癸卯科舉人塞賢大寧人

塞氏

按水經注劉璋臣塞亂杜敬傳李特時塞碩蜀之塞姓久矣不始塞道會也唐塞昌仁注陰符經一卷宋塞繇通泉人通判金州端平中元兵來攻城死之塞周輔善著文神宗命會高麗書稱旨塞士堯彭州人塞綬懷安軍人皇祐元年己丑科進士塞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翔特奏名金堂人紹聖元年甲戌科進士塞昂合州人紹聖中進士塞汝明紹興五年己卯科進士塞懋均金堂人紹興十八年戊辰科進士塞駒鹽亭人淳熙中進士塞巽申塞震俱榮州人慶元二年丙辰科進士塞許資州人嘉泰二年壬戌科進士塞必雄涪州人開禧元年乙丑科進士塞福富順人嘉定元年甲戌科進士塞發射洪人嘉定四年辛未科進士塞撰之富順人咸淳十年甲戌科進士塞世芳隆人明嘉靖二十九年庚戌科進士塞來譽官僉事嘉靖四十一年壬戌科進士塞達官都御史洪咨十八年乙丑科進士塞廷官御史俱巴縣人

秘氏

希姓錄宋進士秘軫眉州人按一作秘輸宣和中進士

繼氏

希姓錄宋儒繼賢廣安人

柘氏

希姓錄宋有進士柘淳成都人按今通志作柘淳誤又按唐儀鳳三年有柘王奉為蜀州刺史或其子孫居蜀改柘王為柘蜀有此姓也銅梁民有柘義

隗氏

袁山松後漢書云隗相養母至孝好飲江流相常隆冬取水一朝橫石浮江無有難涉由是顯名峇陽國志相字叔通樊道人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蜀錄李雄時有隗文至李勢時與登定等反桓溫討平之羅尙將軍有隗伯先從李雄後降尙

緒氏

統譜明永樂舉人緒珊成都人今通志無

垆氏

按邵思姓解宋嘉定間進士垆夫漢州人今通志選舉內嘉定元年戊辰科鄭自誠榜進士有王垆夫漢州人即邵氏所言垆夫不知今通志何據以為王姓邵思宋人不應誤去姓以垆為姓也

布氏

元史布景範新都人進士授芒水路蓋涼州同知死於李顯驢之難續宏簡錄作布景龍新都人篤學有大志舉進士授芒部路蓋涼州同知時李顯驢來寇城中軍力單弱景龍招募壯勇為義兵拒之力戰終日互有殺傷因救援外絕射矢且盡知事不能濟乃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冒刃衝敵死按此作景龍元史明統志均作景範

拜氏

統譜元拜都順慶人受業於馮伯舉進士官四川轉運使

革氏

按革與棘同棘子成古今人表作革子成是革與棘一姓也唐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李白有贈革處士詩想即蜀人明革從時成都人登成化進士任員外郎以直氣自負上疏言五事曰開言路明義利汰冗官嚴考察飭邊苟人呼革夫子蜀人物志成都人天順進士歷主事員外郎以直氣自負上疏言五事曰開言路明義利汰冗官嚴考察飭邊務多見施行忤權貴調知濟寧州卒按從時成化戊戌科曾彥榜進士成都後衛軍籍巴縣人此云天順進士誤

奘氏

按明有奘進峽陵人景泰丙子舉人任筠連縣知縣蜀之奘姓必其子孫應蜀以此氏也通志巫山學貢生奘安奘永清

戢氏

按國語注廬楚邑戢犁廬大夫別犁以戢氏明戢汝止簡州人字敬之嘉靖乙丑進士授中書歷戶禮給事外轉湖廣僉憲後歷福建參政戢庶亦簡州人天啟辛酉科舉人又今 上嘉慶時簡州戢明揚捐從九屏山縣民戢榮

步氏

吳書晉有大夫楊食采於步以為氏貴州通志步上達四川人崇禎初官守備克復烏撒重建城署著能聲冕寧諸生陳天爵妻步氏無子為夫妻妾王氏生四子天爵沒王再適步孝姑撫子苦節三十五年

植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四

路史越王後有植氏明邛州貢生植拱陽官新寧教諭植敏槐字稱青順治辛卯舉人築室白鶴山教授生徒二十餘年學者稱鶴山先生亦邛州人

麴氏 麴氏

按麴即麴字晉時西平麴炳為西南奇校尉蜀之麴氏宜即其後統譜宋有麴靖眉州人紹興進士明洪憲二十六年癸酉科舉人鞠暢墊江人國朝嘉慶十五年庚午科舉人鞠汝欽新都人溫江學恩貢鞠思澄教習學歲貢鞠文燦鞠文和

迭氏

按迭姓出于外夷也國朝順治八年辛卯科舉人迭子昂保寧



府人順治十四年丁酉科舉人迭爾煜閩中人官永豐知縣

遠氏

按瀘中府志遠倅四川射洪人嘉靖中任瀘中府同知四川通志無之明忠州貢生遠遜

買氏

潛夫論買氏微子之後統譜宋有進士買天英邠縣人又買國榮乾隆間由行伍從征金川屢立戰功超補督標右營把總四十年攻噶西刺麻寺力戰死子印以父陣亡追襲恩騎尉世職

有氏  
按有歸姓見潛夫論明有終慶墊江人正統中官陝西苑馬寺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五

監正見統譜

九氏

按神農師九靈九姓始此明九焯井研人洪咨中知德新縣

錦氏

統譜萬曆間忠義右衛經歷錦采青神人按錦氏宜出于錦官以官為氏也

果氏

姓纂果出古巴子國按周書史記篇云有果氏好以新易故故者與怨新故不和內外不埒而此果姓所出也羅泌云果今果州

廖氏

按古有廖氏廖宜為廖姓所改統譜云明有閩中廖嘒弘治舉人今通志作廖嘒通江人弘治十八年戊午科舉人

耳氏

耳氏見姓苑明正德中醴陵縣知縣耳桓巴縣人

妣氏

嘉慶丙子科舉人妣朝瑄邛州人

以氏

見姓苑明有以伯臣巴縣人宣德中任斷事

苟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五

揮塵後錄本句氏避高宗諱加艸為苟氏苟謹是也按苟氏乾隆間有苟萼南御筆改為敬未紹興中進士苟世昌成都人明天啟五年乙丑科進士苟之祥巴縣人永樂十五年丁酉科舉人苟成健為人宣德元年丙午科舉人苟添賦景泰七年丙子科舉人苟登均遂寧人成化元年乙酉科舉人苟儒蒼溪人成化七年辛卯科舉人苟鵬蓬州人正德五年庚午科舉人苟謙華陽人正德十四年己卯科舉人苟自箴華陽人嘉靖元年壬午科舉人苟延庚峽翁人嘉靖十年辛卯科舉人苟詵華陽人苟頴保寧府人嘉靖十九年庚子科舉人苟衡山富順人同知嘉靖四十三年甲子科舉人苟自修奉節人隆慶元年丁卯科

舉人苟繩老蓬州人萬曆元年癸酉科舉人苟萬嗣宜賓人萬  
曆十年壬午科舉人苟自新巴縣人萬曆三十七年己丑科舉  
人苟文輝合州人天啟元年辛酉科舉人苟之祥巴縣人天啟  
七年丁卯科舉人苟思醇雅州人崇禎九年丙子科舉人苟之  
鰲南部人崇禎十二年己卯科舉人苟延詔成都人苟文輝巴  
縣人

紹氏

統譜洪老舉人紹陽廣安人核韓子有紹績昧醉寐而亡其妻

堵氏

核鄒大夫食邑於堵因以為氏春秋音義堵音者成都有堵山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永樂九年辛卯科舉人

貫氏

核嘉靖時有廣西興平縣人貫道官井研知縣蜀之貫氏必其  
子孫寓蜀因有此氏也昭化庠生貫玳父玉鉉明崇禎中官江  
西龍泉縣知縣玳弁兄嫂奉母家居兄嫂皆沒于疫流賊之亂  
玳奉母避居山中掘蔬為食母卒玳哀毀骨立屢瀕于死時兵  
戈阻絕不得父耗者十有五年至康熙六年乃聞父卒於任徒  
步奔喪扶襯乞食歸里

永氏

核洪老開進士永穎富順人今富順縣志無之引治中曹州縣

縣丞永森瀘州人

銳氏

路史銳氏微子後明洪老時舉人銳廷緘南充人

佻氏

辯證佻音奴代切核佻文巫山人引治貢士任訓導

野氏

墊江縣志古東妻野氏乾隆年間旌表節烈

鎮氏

核統譜湖廣松滋縣有鎮氏蜀之鎮姓當自楚遷也又核明曹  
震開永寧河碑記貴播驛鋪橋道委播州宣慰使楊重慶千戶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鎮洪提調軍民以開之洪老時人也正德中新野縣丞鎮寧瀘  
州人

郡氏

郡氏

核西夏姓有郡氏統譜大寧縣舉人郡敬成化中知餘干縣

弁氏

核弁氏卽卞氏也故卞和作弁瑀明有長寧人弁志中嘉靖元  
年任監利縣訓導

釧氏

統譜釧國賢閩中人萬曆間任撫州照磨

秀氏

統譜秀芳石泉人洪憲中官禮部郎中

曠氏

統譜曠騰省遂寧人明嘉靖十年辛卯科舉人勝朝殉節錄曠昭逸撫江西右都御史初棄南昌走臨江退屯萬安大兵破城被執不屈死賜諡節愍係萬曆四十年壬子科舉人遂寧人甘肅志曠昭崇禎時任西寧道國朝康熙五年丙午科舉人曠廣青神人明遂寧學貢生曠時雨官岳州訓導又歲貢曠古庸

考氏

統譜考秉彝漢州人弘治中任龍南縣丞校明孫毅古微書參定有考海來其字也未審即秉彝否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完

奎氏

按史記秦本紀使賈人贅婿伐南越略取塗梁之地是奎即陸字也然奎或為睦字所改明有奎常大足人宣德中任崇安縣丞見奇姓通

粟氏

按蜀之粟氏宜為晉武帝世益州刺史粟凱後統譜明正德六年辛未科進士粟登字有年巴縣人官太僕寺卿嘉靖三十四年乙卯科舉人粟保民巴縣人官興平知縣又按程啟充宿公葬配安人合葬銘公諱進字儒忠別號一厓自稱蹈愚子其先楚松滋人本宿姓元末避地入蜀一在重慶誤姓粟其名登者

甲子并余同舉省闈實公族孫也公高祖仁美占籍夾江仍為宿氏矣是蜀巴縣粟氏本宿姓也明榮昌學貢生粟萬鍾安樂縣學貢生粟成官雲南府經歷

月氏

奇姓通月文憲巴縣人洪憲初僑居巴陵以明經授老昌訓導有詩集遺世樹核蜀之月姓宜為建昌指揮月慕帖兒之後

越氏

諸姓書以越為句踐後明永樂十五年丁酉科舉人登正統進士越堅合州人永樂十八年庚子科舉人越斌保寧府人成化十九年癸卯科舉人越孝弘治十七年甲子科舉人越尙德並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辛

合州人

嶺氏

按邛部長官司姓嶺有嶺柏

柳氏

粵陽國志柳隱字休然成都人少與同郡杜禎柳仲並知名隱直誠篤亮交友居厚達於從政數從大將軍姜維征伐臨時設計當敵陷陣勇略冠軍為牙門將巴郡太守騎都尉遷漢中黃金圍督景耀六年魏鎮西鍾會伐蜀入漢川圍成多下惟隱堅壁不動會別將攻之不能克後主既降以手令勅隱乃詣會晉文帝聞而義之咸熙元年內移河東拜議郎帝踐祚以為西

河太守岑陽國志柳宗伯憲成都人初結九友共學號九子及為州郡右職務在進賢州里為諺曰得黃金一笥不如為伯憲所識舉茂才為陽夏太守

督氏

姓苑督氏宋筭父督之後望出巴郡按後漢書板楯七姓蠻有督氏明有督仲美天全州人嘉慶中任歸善縣丞

厥氏

按應劭云東平陸古厥國今有厥亭蓋以國為氏者明厥惟明并研人卯治中任陝西寧州知州

脫氏

浙江志脫綱遂寧人脫列伯之孫先任杭州前衛指揮同知正統中升浙江都指揮僉事勦處州反賊戰沒按國朝遂寧學恩貢脫忝烈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解氏

晉書李壽載記壽屯涪禮聘龔壯問以自安之術壯說壽捨小從大壽從之陰與長史略陽羅桓巴西解思明共謀據成都稱藩歸順乃龔成都勉之思明勸壽稱藩於晉而任調等勸壽自立壽命筮之占者曰可數年天子調喜曰一日尚為足而况數年乎思明曰數年天子孰與百世諸侯壽從調策遂以咸康四年僭即偽位任思明為謀主石季龍遣壽書欲連橫入寇約分

天下壽大悅思明切諫懇至壽於是命羣臣陳其利害龔壯諫壽乃止壽病思明等復議奉王室壽不從李演自越嵩上書勸壽歸正壽怒殺之以威龔壯思明等壽死子勢嗣偽位勢弟溱王廣以無子求為太弟勢弗許馬當解思明以勢兄弟不多若有所廢則益孤危固勸許之勢疑當等與廣有謀遣龔廣於涪城收馬當思明斬之廣自殺思明有計謀疆諫諍馬當得人心自此之後無復紀綱及諫諍者

弋氏

姓譜弋中和永樂時進士弋中孚嘉靖辛卯舉人弋福成化時進士均南充人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傑氏

按傑姓為傑氏之後後人加人傍作傑銅梁民有傑萬輔傑貴澍宰縣日見之

赤氏

統譜安邱縣丞赤汝相岑陽人

但氏

按溱但望字伯閻泰山人為巴郡太守蜀之但氏或其子孫厲蜀明洪苞二十九年丙子科舉人但存禮大足人榮縣學貢生但聰岷府伴讀但一暢榮府典儀安縣學貢生但世榮新寧學貢生但能

納氏

統譜明永樂中常德衛千戶納臺什邠人按姓苑臨湘有納湖本屬納氏蜀之納姓自楚遷者

旦氏

按宋時避諱改桓為旦氏也本朝長壽旦仕俊評事友賢之孫友賢沒仕俊以嫡孫承重既葬廬墓三年按察副使彭公韶旌表之仕俊一作仕悅澍宰銅梁時民有旦元

頡氏

梁縣志頡氏字妙善年十八適陳政政卒氏謂家人曰婦人以夫為天不幸失所天不死何待遂自縊死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蠱氏

按漢蠱達之蠱音蠱蠱姓即蠱姓也永川志明蠱貞女蠱士榮女幼讀書識內則年二十尙未字流賊掠永川蠱與父兄避寺中知不能免於難因佩刀以死自誓後賊候至即引刀自盡氣未絕更以兩手自裂其喉而死

底氏

辯證漢功臣表魯侯奚涓無子封母底為侯按底為姓孫星衍以底為名非也屏山民有底連喜底世相國朝洪雅學歲貢生底崇祿底崇典

補氏

按補氏見姓苑屏山民有補景芳

件氏

路史楚公族有件氏本朝嘉慶時有件德遠宜賓人其妻劉氏守節

體氏

姓苑體人姓按乾隆間雅安監生體文宗字憲章家素裕慷慨好施建書院修城工設考棚立廣仁堂于濱江東岸置義田贈孤貧又治東雲路橋易鐵索以石跨濱江上

濮氏

按濮姓為濮陽氏所改者大竹增生濮瓊芳事孀母以孝聞兄嫂早亡遺姪漢甫二歲撫如己子嘉慶三年賊猝至已子僅歲餘不之顧負姪以逃曰為吾兄無後也已而賊去子亦獲全人以為行同伯道而食報過之後藻以弱冠食餼癸酉拔貢皆其手教也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淡氏

國朝嘉慶十五年庚午科舉人淡含樞淡春臺均廣安州人淡含樞順慶府人

冶氏

按周官冶氏掌為兵器以世官為氏冶大雄成都人以行伍隨總督岳鍾琪征西藏後隨大學士傅恆征金川屢官至雲南提

督子正宗襲騎都尉正恩亦襲騎都尉授雲南游擊嘉慶四年  
訓征川楚邪匪屢著勞績于達州陣亡子文惠以父正恩從征  
教匪陣亡承襲雲騎尉

酉氏

按國語黃帝子十四姓其二曰酉嘉慶間有涪州人酉聲祿屏  
山人酉鳴岐

倭氏

鄧名世姓氏辯證云近世有此姓音平聲讀若豐按廣韻倭上  
去二音無平聲今仍入去聲屏山民倭榮舉大邨鄉人

御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姓纂周禮御人因官為氏左傳有御叔按左傳注御叔御邑大  
夫是御乃以邑為氏也屏山民御世翰

揭氏

按揭為揭陽氏之後蜀之揭姓自江西遷者明建文元年己卯  
科舉人揭文美成都人成化五年己丑科進士揭魁內江人嘉  
靖四年乙酉科舉人揭尚義涪州人萬曆元年癸酉科舉人揭  
廷諫資陽人監察御史資州學貢生揭遠內江學貢生揭東高

復氏

按雙流縣有復衍能詩見縣志

信氏

風俗通魏公子信陵君無忌後世氏焉按屏山民信占元

線氏

線氏出姓苑澍宰屏山民有線文

闕氏

國朝崇慶州學歲貢闕萬綱

撒氏

四川通志撒廷亮會川衛人國朝西充學恩貢撒騰蛟歲貢撒  
騰鵬明會理州學貢生撒雲國朝歲貢撒岱嘉慶癸酉科拔貢  
撒時興

賽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成都志賽清注成都人提標外委隨征金川乾隆十三年六月  
攻西山梁陣亡廕把總賽濬以父清注從征金川陣亡廕把總

黑氏

潛夫論黑氏微子之後按蜀有舉人黑光翰弘治舉人

用氏

希姓錄蜀中番姓有用氏按風俗通用古用國見毛詩在高堂  
乃用地故有用姓濩有用蚪為高堂令

竹氏

華陽國志夜郎侯以竹為姓蜀之竹氏出自夜郎也今雅州府  
蘆山縣族最繁盛竹郎裔雅州府蘆山縣人字水生明季兵燹

之後故家經籍無存即裔口授手書以教鄉塾其孫全仁能守  
儒業著有中庸衍義國朝康熙五十三年甲午科舉人竹奇雍  
正十三年乙卯科舉人竹全見乾隆元年丙辰科舉人竹全中  
乾隆十五年庚午科舉人竹枝揚均蘆山人又蘆山學恩貢竹  
德新竹璋井研教諭竹為儀官資陽教諭竹鳳苞歲貢乾隆十  
八年癸酉科舉人竹全任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科舉人竹全志  
乾隆四十五年庚子科舉人竹為翊均蘆山人崇慶州學拔貢  
竹升竹長嶠官遵義府訓導竹宜三臺訓導

斗氏

按斗蜀夸姓也宋史西南諸夸傳嘉祐二年三里村夸斗還等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百五十人復謀內寇有黃土坎夸斗蓋長寧人也先以其事來  
告清井監引兵趨之捕斬七千餘級鈐轄司上聞詔賜斗蓋錢  
三十萬錦袍銀帶明年又補斗蓋長寧州刺史按通志誤作牟  
蓋

利氏

元和姓纂楚公子食采於利因以為氏其地今利州即葭萌也

宰氏

希姓錄宰直漢人今成都有此姓明有宰用後山人成化中以  
寧州指揮升都督僉事鎮四川又有宰正保安人任四川都指  
揮今蜀之宰氏宜為用與正之子孫後也

乙氏

勝朝殉節諸臣錄副總兵乙邦才青州人一作四川人嘗於六  
安率精騎二百出入賊圍不損一人大小十餘戰皆有功從史  
司法守揚州與大兵戰敗自刎死乾隆四十一年賜諡烈愍

哈氏

希姓錄蜀有哈永森按永森瀘州人弘治中任茶陵州判官哈  
有儀閩中舉人哈國祥乾隆時任游擊亦閩中人

費氏

姓源韻譜漢有費將軍其後有費忠費柔適蜀為寧蜀人忠之  
孫徙于荊州復遷江夏忠十代孫奕奕孫禕又家于蜀晉平蜀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禕之子承復歸江夏孫盛蜀譜云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又按  
費貽南安人公孫述據蜀貽漆身為癩光老徵為合浦太守費  
詩字公舉亦南安人先帝時為犍太守

薩氏

倪岳青谿漫稿宋徽宗時有西蜀人薩守堅嘗從林靈素傳法  
而王靈官則玉樞火府天將又從守堅受符法

路氏

王莽傳蜀郡男子路建等輟訟慚作而退

市氏

統譜市朝井研人宣德中為龍虎衛經歷

宦氏

氏姓譜宦氏巫山人冉天恩妻氏年二十夫病篤割股救不愈夫亡姑欲令再醮誓死不從守節七十一終有司奏聞旌表今貴州遵義府有宦氏遵義本四川地

霍氏

太平寰宇記唐貞觀定果州悉都郡七姓一曰霍氏

翠氏

姓氏急就篇翠駕為楊升莽以翠駕為蜀人今攷顏師古注王伯厚注無蜀人之說楊氏妄造

鄺氏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三

氏族考鄺靖閩中人宋嘉祐進士

冉氏

按顏師古曰今夔州開州首領多姓冉者本皆冉驪種也唐初有開州首領冉肇宋有冉宗閔冉夔皆登第開州人又余玠傳冉璉播州人與弟璞俱有文老才勸玠移合州于釣魚山又築雲居大獲等十餘城玠聞于朝詔以璉為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為承務郎權通判州事

卓氏

按蜀之卓氏自卓文君始也卓文君先嫁程鄭之子舉以消渴卒乃奔司馬長卿見曹宗璠卓文君傳而資陽縣尚有讀書者

卓特卓宏卓獻卓然卓質卓如葵卓宏經皆貢生

愷氏

寧陽國志云江州冠族有愷氏

樂氏

氏族略樂良樂泌樂璠俱邛州人避暑新話樂嘉問達州人生巴峽間不甚弄中州士人相接狀極質野而該博純至未見其比

蜀典 卷十二 姓氏類

四





朱石君相國師題續黔書五言

張生天下英胸羅雀庫富十四歌鹿鳴十九登麟圖奇文儷揚  
馬識字精斯絲古韻略梁沈官律失科曰百里試龐鳳沅沔  
蟻狄玉屏高崔崔黔書核利坎中閒弔屈疊誰弄貢包抽高堂  
勞岵岵寤寐想邂逅欲排闥雲空望鸞鷲筮人生各有命為  
善天必祐軒冕昇山林喧寂同一漚君季未及壯唾手動可就  
不如從吾好三大期上謁

通書

續黔書自敘

知貴州思州府玉屏縣事翰林院庶吉士加一級威威張澍纂

辛卯之四月余既改外職七月筮得黔之玉屏客有過于寓者  
輒問曰黔之天則蠻煙焚雨黔之地則鳥道蠶叢其人則紅獬  
紫薑其俗則鴟張鼠伏宦斯土者違違鄙尼之頑旦夕即去若  
陋不可居者今子何眎之易而樂往焉子曰子誠不知人之何  
目裹足於黔而予之眎黔則猶齊州也管者莊踰盜兵唐蒙略  
地而道通漏卧臣屬斯極迨夜郎齋王牂柯置守馬忠典郡東  
謝請躡雖屬驕靡亦奉征調二路十二都李唐乃有貴州之稱  
八番十八衛明世而有專藩之設泉入

續黔書

聖鞞易推髻而冠裳之桀枿苒而郡縣之剗邛籠而守圉之百  
餘季來蓋浸浸乎濟美雩風矣且其錄錫兜倘可圖王會也庶  
筮籌鏃可入國風也木瓜金筑沿革可稽也鼈磯龍洞幽勝可  
探也白水碧雲奇情可詠也諸葛禡身之地李恢鏖戰之方尹  
珍讀書之宅山圖尋藥之厓可題衿而散煩留也豈僅瞻懷遷  
謫之李白答曰我之所慮者且其地苗獍叢聚嫁劃左言不知  
文字悍盤好殺攻劫畔亂不可且中國之治治也而予又季少  
吾是且云余笑曰子奇之為阿邑令子其知之矣虞詡之為鞞  
歌宰我其試之矣夫犴狔狎狽之屬眾人耳管也聞干羽而格  
今則恃爪牙為難吾未之能謹也儻使撫綏有方恩威兼濟則

可目致其死力而又奚患之生善乎馬平主簿孔性善之言曰  
谿洞蠻獠雖常稜化亂豈無因循陳景文為令獠獍皆應差徭  
厥後撫字乖方始乃反側誠使守令得人示目恩信諭旨既福  
亦當革心而田禾叔亦云邊方之官非有為不足戒亂非有守  
不足服人非久任不能諳土俗是誠治邑之寶鑑也予不敏翬  
翬孟晉之矣客喜而退知予非徒言之也今采掇方俗為黔中  
紀聞以田霞綸先生著黔書改曰續黔書次其言為敘以正鴻  
筆麗藻之君子嘉慶九年六月十五日

續黔書

三

續黔書目錄

卷一

星野

地界

捍水議

苗警

驛站

夫馬

治盜

毒蠱

假銀

誑盟

茂學篇

修文昌宮記

卷二

祭三閭大夫文

竹王

莊豪

馬王辯

黑神

三

北陰神

柴沖女王

李白至夜郎辯

懷白亭

王昌齡墓

謁王陽明先生祠記

十八先生墓

盤瓠

紫姑

卷三

續黔書

黔中

夜郎

龍標

廢牂柯郡

牂柯江

羅甸

八番

銅仁

苟扇洞

豚水

四

卷四

萬卷書巖

游紫氣山記

游東山記

重游東山記

飛鳳山

游白雲山記

梵淨山

游飛雲巖記

游黔靈山記

續黔書

游牟珠洞記

鮎魚洞

諸葛洞

響琴峽

相見坡

聖泉

卷五

多雨

歧舌

醫方刻石

五

石刻
俗字
川字
釐字
生六男
化虎
呪尸爲魚
石棺
人疴
風鬼
續餘書
鐘鬪
馬化石
雷擊六人
卷六
官鑄
鹽
茶
女酒
革器
洞錦

鐵笛布
金星硯
神黃豆
鮮谷
燕麥
羊肚菌
降真香
卷七
梓枏
租
續餘書
邛竹
重臺蓮
蘭
長壽草
朱草
海棠
蠟樹
卷八
孝歌
囊毓

水馬

小羊

箐雞

人首魚

鱸魚

小螺

圓蛇

唧唧

九香蟲

續黔書

續黔書卷之一

星野

漢改帝設益州領越雋犍為牂柯三郡今越雋犍為所隸二十四邑貴陽曰上皆其地也陳卓謂牂柯

班固謂東井與鬼秦之分野西南牂柯越雋二州皆宜屬焉常

據粵陽國志云牂柯上當天井則自平越曰上其為參井無疑

沈思克獨曰鎮遠鎮仁思州黎平為柳星之餘夫全楚之分沅

湘長沙或陵桂陽零陵曰及白帝房陵南郡江夏皆屬翼軫黔

實近楚則思州思南銅仁鎮遠石阡黎平六府當為翼軫之餘

續黔書

非注張也

地界

玉屏舊屬楚衛田止軍屯自 國朝雍正五年裁衛設縣始隸

黔劃麻沅兩屯歸楚僅存一平屯分為兩甲一甲二十戶二甲

十三戶共三十三戶亦甚畸零矣而田疇或廢於楚之芷江或

廢於銅仁或廢於清谿或廢於思州毋亦非分置畫井之道乎

然子稽察輿圖不獨玉屏也黔之州縣皆然有所屬鄉都去治

三四百里者有城門之外即為鄰屬者有此州之地併入他縣

他縣之地併入此州者又有管轄之地中多隔越或距境一二

百里或隔三四州縣而地丁名糧亦隸於他縣者又有衛所之

屯昇民地相連浸久而迷其版籍者遇有審訊案件提拘不至則曰我某縣籍也及於某縣有犯則又曰我某縣籍也盜賊之越貨禦人有司者捕之輒歛忽徃來莫可蹤跡適足自斂奸誨

雖雖有保甲不能行也甚則越佃占水訟牒不已至於爭鬪殺傷事變胡可勝言周禮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域無有華離之地誠使留心國計之大吏繪圖入告為之改其幅員均其大小正其錯互清其軍民吾知地邑民居必參相得有司亦獲呂盡其撫綏之方則訟獄息而風俗淳矣管子與氏告戰國之君猶曰為經界不正則土地不均穀祿不平矣則正經界固仁政之首務哉

續書

附舟抵玉屏境詩

書巖環正水風景最雙清樹杪交帆影山中禽櫓聲蘇塗石寺小井幹竹樓輕江上乘舟客回頭晒使旌

捍水議

玉屏雖最余邑為黔門戶扼楚咽喉形勢據其衝要而城濱大江每多水患勝國天順二年隆慶三年天啟元年屢被潰沒入國騎康熙二十七年五十九年皇乾隆元年二十一年四十四年於遭洪流民居蕩析近者值雨澤浸多水輒至康衢余承乏之三月陰霖日久滙江暴漲驚濤潰薄水不入閘者僅尺許心甚惡之蓋江流自清浪入熊谷城西有獅子峯雄踞江口水無

所泄其怒北有鎮平玉屏兩山作障則水不得不折而東而城當其衝下流則書巖蓮峯隔江夾峙崎岸既狹疏瀉未易執亦逾奮迅倚山潦衝溢則水必不能敵山且行而昇城為難矣是吾無止水之防而非水自潰其防也吾無容水之地而非水據吾之地也移城且避之則費巨費巨則庸愚駭委城且昇之則殃民殃民則蒼旻怒且如國家設有司之謂何暇日步郊垌相地執思有且捍之議自北門至館驛取江中巨石砌之為塘高一丈仍於土石堆積之處掘之且壯江身俾廊而有容用工不過百人為期不過一月則居民可免淪胥之患陽侯不得憑汎濫之威矣會余調署遵義不果行姑存其議且俟後之克舉者

續書

附鎮平山詩

蘭若背江開題檢避暑來羣峯青靄一水綠葦箔慈竹紫菴帶簷花落酒杯坐深雲捲雷長念呪龍才

苗警

楚南鎮算昇黔之銅仁接壤等深地阻蠢苗蠢聚性獷悍甚攻門劫殺無日無之毋扇煽銅苗輒弁之犄角壬戌年穀不登越貨於路塗之人咸畏足為屈成莫鳩合讎類刑牲壯穆廂号其魁為大王期正月十六日犯銅仁玉屏弁銅密適汛兵五十奔撥三十駐正大營存者僅二十耳城垣傾覆無巖哥足守邑之人驚於竹山之役嘉慶二年威覩覩焉驚余謂屏邑雖小苗不

足惡也龍塘當邛水之衝界牌扼鬼廬之要地險旣得防守斯  
宜城北六十里之蠟巖荷選鄉兵數百占護山梁則銅仁施谿  
六洞水銀等山之苗不能至城南六十里之壩坪荷選鄉兵數  
百碁布瀾谷則南路革谿天塘之苗西路新谿南洞之苗至則  
授命北有平江鴻波瀾盪不可曰厲檄漁人而藏其舟楫苗豈  
能飛渡耶余旣解父老之惶惑方欲召募壯勇都署糗糧執  
挺曰爲歟徒先會鳳凰廳傅司馬率健兒至誘其渠禽之餘各  
鳥獸散矣聞選者荆蠻之叛黃瓜寨掘地得古碑有火龍飛入  
黔南地二月興工八月休之識旣而仲苗起興義延蔓數郡縣  
掘墳屠屍民受洪荼合楚師勦之乃定歲月悉符茲幸天奪醜

驛站

黔之地踈步皆山上則層霄下則九淵其驛站之苦有萬倍於  
他省者如貴陽之東至湖廣玉屏至清谿五十餘里有橋  
頭坡三家橋坡清谿至鎮遠九十餘里有蕉谿坡梅谿坡白  
平坡鎮遠至偏橋五十餘里有沿沙坡乾谿坡谷定坡施秉

續黔書

三

至清平九十餘里有鬼門關坡黃猴坡小觀音坡大觀音坡  
落蹬坡中隔一重安江清平至平越八十餘里有臘梅坡三  
十三坎坡楊老坡羊腸坡三郎坡葛橋坡平越至新添驛一百  
餘里有五聖關坡倒馬坡虎場營坡开陽坡黃絲坡保羅坡  
打杵坡望城坡又如貴陽之西至雲南查城驛自至安南驛一  
百餘里有梅子坡黃土坡北極觀坡盤江河盤江坡保甸坡  
哈馬坡安南至新興站九十餘里有馬跑泉坡烏坡腊茄  
坡江西坡泥納坡新興至普安驛八十餘里有望城坡羅漢  
坡爛橋坡鸚哥坡軟橋坡舊普安坡鉉壇坡倒馬坡或石壁狼  
牙或峯成劍鏑或大壁如削或抽筍如墮又或盤旋屈曲鳥道

續黔書

三

幸腸又或嶽嵒巖業魚鳧蠶叢太行孟門匹茲匪險峭關隴坻  
對此則夷見者駭魄聞之怵心然皆顯著奇坂而佗峻嶺不計  
也今雖於重安楊老新安各設腰站且紆下游馬力於毛日楊  
松列當各設腰站且紆上游馬力又將上游舊設之盤江江西  
坡二驛裁去已關嶺查城尾灑新安軟橋湘滿六驛改設於新  
路之坡貢郎岱列當罐子窰楊松劉官屯又裁下游黃絲一驛  
移平越驛於酉陽塘而亦非坦塗馬之報勞傷墜死者殆無虛  
日矣蓋母驛額馬僅五十匹夫僅一百名母馬日支稻穀僅五  
倉升草一束每夫日支米僅一倉升銀一分五釐是以馬不能  
飽秣則無日致遠人不能果腹則無日應役又况古人驛馬三



十里一置驛多則行速而馬不斃後人持節費之說歷次裁併多有七八十里而一驛者馬倒役逃又何怪乎

夫馬

玉屏為入黔門戶東至湖廣沅州界十里西至思州鎮遠清谿彝雜界二十五里南至湖南沅州界三里北至思州府界二十里東南廣三十五里南北廣三十三里曩域崎零田疇孤離彈丸黑子不得昇於芻蕘之末而差移星繁兼滇黔兩省郵站夫馬俱有司應付無幫貼攤派但民人賸貧畜牧甚渺一遇大差有馬之家送送居奇每站索價至一兩餘且不能敷用又募顧於湖廣之谿洞而差役路資馬值口食咸於官乎取給是

馬用銀至一兩四五錢也乘之戶口寥落散處山陬近城市

南

夫役無多不得不招之遠方或離城七八十里或百餘里皆奔命應募雖官為給價亦僅依扛擡一日之程其餘違反守候則皆失時廢事不獲價值之日也有司稍存人心差使即稠不過苦自賠累而無良之徒且借此巨獵民既股其脂膏復疲其筋骨良可吁也

坤輿夫謠

山劍鏘石狼牙冬暉短鄒路除兩髀腫向弄爬口無食身無衣豈樂此忘剝膚破茅屋藿也無菜面孃鳩形婦三歲兒嗷嗷口一思之心擣臼雪載塗風吼地嶺逾高防顛陸寒鞍瘵那敢淚

扇苦穿足苦輓大山坡崑嶽多虎跡思不免晚回歸得百錢買米煮溼薪煙腹未果倦伏眠縣差來執破壁夢模糊驚怯魄出符票控至驛

治盜

黔之地懸峯林大虧日我雲柱石堪當噪鼉寢虎散無統紀如仇相避又山枯水涸剛柔數筋遂除東馳環繞不定生理窘感而衣食日禦人儻亦形勢使然雖有猛吏銳意追捕迺至不勝犯不勝誅何也聚則扞弓注矢探丸飛墻散則牧犢飲羊摩屨迎貓皆吾民也又或郊關之外毒箐幽崖我不得而至焉囊篋膏糶委之而去僅目身免歷險衝危踉蹌呼籲於有司弁役疾

獲野書

毒

馳而至則蹤景消滅是故始於剝商漸則官被劫斂始於獲貨近則人茹金刃何可忍言鹽鐵論曰水有獮狽池魚勞國有蠹圍齊民消如之何其聽之也遵義幅幘遼澗統轄十三里每里十六甲烟火輻輳地執險阻其民桀驁詭譎染楊會之餘習而里甲多巨猾值趁虛日輒聯外來賊客標掠錢貨目為常余代庖之日吏民初目余之少也而易之然積聞其在玉屏聲觀望不敢動然予之治盜目虛不目實每見同寮有獲盜者輒毀折支體飲目鹽滴囉其目竊傷其酷而卒莫之能戢者賊目為法盡於是吏亦目為法盡於是役亦目為法盡於是且議其忍也而不肯捕盜因是盡歲余則不飲受事日召集里甲訊其素鷄

義者斥之選太惡嚴論之曰杜絕飲博謹守堡寨其容雷匪類者舉無赦其有警而不協力禽者舉無赦其有被盜而匿不報者舉無赦惟里甲倍償而又於郵鎮關津通衢僻路布令曰威刑懼之於是乃不用捕而用懼非不用捕也蓋捕則疏懼則密捕則真盜或走匿而役局外者富之巨盜或遠颺而役局鼠竊者塞之懼則囊橐何氏鳩聚何所肆劫何地黨羽何人起發何期過抵何許灼然在吾之心目而又處懼役之給我也復擇役之誠諸者規之耳目既廣聲色不聞彼宵小者曰為吾之疏之也乃稍稍露跡而懼之者旋至迅發役捕之罔不獲其聚集多人者親率役捕之罔不獲值趁虛之期微服巡察之伏壯

續黔書

卷一

役於側近有肆效者即禽之罔不獲役有不用命及賄脫賊者痛懲之責令倍償其失恭命則重賞之其渠賊吳賴頭賽曹操把地王等曰次就禽無良之徒各惴惴疑余之日出而網羅之四張也乃大沮散遁於桐梓正安綏陽等處後遇桐梓令衛君天民問曰子其曰鄰國為壑乎余曰子甘為逋逃藪乎衛未有曰應也

毒蟲

周禮土訓掌道地圖曰詔地事道地惡曰辯地物鄭康成曰地惡若瘴蠱賈公彥曰瘴即瘴氣蠱即蠱毒人所為也古晉陸時印有假此曰惑人者故設庶氏掌除蠱毒曰攻說繪之嘉草

攻之禮注賊律曰敢蠱人及教令者棄市先王鴻術經世設科防姦如此但其所謂嘉草者今不可得而知矣宗懷曰周禮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即藜荷也神農經亦云白藜荷可治蠱王逸大招注曰苴尊一名藜荷史記相如游獵賦注闕駟云得且藜荷昇叔師注同得且溱書作巴且文穎曰芭蕉也明邱瓊山集羣方鈔不知藜荷為何物楊州修引急就章注云白藜荷即今甘露蓋誤曰芭蕉為藜荷也司馬賤既有諸蔗得且又有芭蕉藜荷得且非藜荷章矣古今注藜荷似藜而白藜其色紫花生根中花未散時可食久置則銷爛不為實矣葉似藜而陰翳地種之常依陰而生潘岳閒居賦所云藜荷依陰是也夫蠱之

續黔書

卷一

於人毒矣中之者嚼豆不腥含礬不苦則腸絞歐吐救稍遲則僵而金蠶為最昏夜飛飲水次光如曳彗鮑明遠詩所謂吹蠶痛行暉也按干寶搜神記云蔣士先中蠱一作蔣士有備客得疾云云其家密曰藜荷置席下忽大笑曰蠱我者某也一作食我蠱者乃張小二也自是解蠱藥多用之故葛洪方云人欲得蠱姓名者取藜荷葉著病人卧席下五呼蠱主名也而草木狀云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芍藥交廣俗多畜蠱毒惟此草解之極驗吳黃或中江夏李侯曰罪徒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得是草俟服之遂解吉利即遁去侯因此濟人遂曰為名此草想即藜荷特因人名異稱耳夫九尾之狐谿邊之皮蠶雌之鮪魚帝臺之五色

石游戲之三足鼈皆能已盡然其物如龍肝鳳髓不可得今則磨鉛汁飲之即大愈無俟問法於柳州矣物類相感志野南桂州出錫蛇粗如大指甲有金銀星解蠱毒西溪叢語云煎石槌根皮汁飲之即吐出愈又云白礬牙茶搗末冷水飲之

假銀

銀有十七種美者有黃銀出蜀中其天生牙狀如亂絲生銀狀如硬錫母砂銀色理赤光黑鉛銀得子母之氣成真銀也其假者有水銀銀草會青石綠雄黃雌黃膽礬靈草丹陽銅鐵白錫諸名皆已藥製成者黔市通用銀名垂絲甚濶低而江西流民巧詐滋甚日造偽者非惟給鄉愚且用日欺官長所謂為盜不操矛戟者也有得者日視余瑩白精好翦之則鉛質僅面波為

續書

六

銀然薄如蟬翼真鬼工也日較慕容超之鐵胎奚翅過之按漢孝景時律造偽黃金昇私鑄錢者同棄市唐文宗太和三年依中書門下奏日鉛錫錢交易者過十貫日上所集眾決殺今假銀之卑不下于偽黃金而重于日鉛錫錢交易宜比莽代之法置之重典庶可日革奸而返樸也

訓盟

宋遵義軍圖經云民信巫鬼好詛盟嗟乎此不獨遵義也黔之民類然做喪磨嗟靈談鬼笑者老引經投石結草偶然魚置便祀鮑君無意李裁競傳愈日其起於鴟義矯虔之有苗而至今習跛擊乎或者日小民有情而不得申有冤而不見理於是不

得不懌之於神而鬼神之往來於人間者亦或者其靈爽視聽所接賞罰為昭蚩蚩之氓其畏王鉞也常不如其畏鬼責而君子猶有取焉者謂可日輔玉政之窮也替蘇公羅彙辛之讒則出三物日詛爾斯屈平遭椒蘭之嫉則告五帝日折中命咎絲而聽直何况於里巷之人乎余日惠吉逆凶福善既淫經有明訓矣若近日所傳地獄之說感應之書則佛氏因果之旨也聖王御世納民軌物克迪棐常彝倫攸敘範其衷志敬之遠之莫不灼然於鬼神之故而其鬼亦遂不神是即所謂神道設教也而豈聽命之云哉

茂學篇

續書

无

余攝篆廣順州之日暇則進諸生校論文執率皆條流紛糅訓辭樸樸由其采掇陳言罔知晉學也乃做古人讀學助學勸學厲學之文為茂學篇日詔之  
余問之葛洪日學者所以清激性理飾染質素也徐幹日學者心之白日也王符日學進於振而廢於窮顏之推日不學者遇議論得失蒙然如坐雲霧劉晔日人不學則才智腐於心胷由數賢之言味之學烏可已哉今夫蒸棗之温也不琢之不耀夜墨陽之勁也不淬之不剝犀故欲超萬里於瞬息必假遺風之乘欲凌溟漲日泳游必泛艤觸之蟹是日蟹之不縲則素絲盡矣目之不茶則吳簪壞矣海蚌不剖則靈珠隱矣崑竹不斲則

元音閎矣故曰爲山者基於一篑之土呂成于仞之階選井者起於三寸之坎呂就萬重之深也而顧集詬無志詰窳無情羈神於世務蚤年於教細不勤粹掌之勞甘受盲心之詆未省牛毛之功類召蟬雪之喻何異狄山之視肉甄濬之委蛇乎且所謂學者豈弟泥訓詰摘章句埒女史之誦詩內豎之傳令已哉走蠟覆筮天胡爲而倚杵斷齧步亥地胡爲而息壤日月何呂有眇朋山川何呂有肺目鬼神何呂有形聲制氏之樂何呂僅記其鏗鏘叔孫之禮何呂祇通於絲莖非可概例諸六合之外矣太昊稽象豔呂畫卦燧人因鴉啄呂鑽火有熊聞鳳鳴而調律侯剛觀鳥跡而作書邑夷法斗旋而作輅苾氏效菴絲而造

續黔書

三

網是皆大聖人之學乎神明而發乎物類也不此之循而裔字鬼瓊之是急譏髀傷崎之爲安以天理爲粉澤禮濫爲橋樑仁義爲桎梏詩書爲糟魄必且爭奇弔詭負詞回冗等誣齋眾分徒疑聖言墜乎典謨誕思飛乎邪室妙門予谷之譚畫瓶篋喻之旨競扇風規徒事藻翰勞思慮而不知道費景晷而無成功是瓊瓊瑤釜無爨炊之用鏐弓鉞絃無支屈之能故曰不聞九乳之音者不知絲竹之活則不服六章之麗者不知毳屨之懸裝也夫文公多執也而勝讀百篇尼父履度也而鐵鑄三折翟烏周歷書載盈車句踐惡勞時講竟且董講方外掌摹竊寫儀秦游說股畫裳題兒寬帶經呂粗糲路生截蒲呂緝編黃霸

下廷尉呂受業邠卿處複壁呂劬功朱穆墜岸不知馬之幾足文黨入叢先試斧之挂樹用能洞精道奧窮測教言且太公望年七十而始學讀卓爲王佐會子七十乃學名聞天下荀况五十游學蔚爲老師公孫弘四十餘方讀春秋朱雲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謚二十始授孝經論語終成魁儒魏舒四十自課對策升第爲世所仰或乃不希炳燭之明甘蹈夜行不蒙桑榆之效悵望東隅則愚不愈而智不贖世將歎歎之矣是呂六韜備則卑鄙化爲君子眾譽集則孤陋逸於貴游故曰觀姑櫟之枝足呂知其本之脩巨也覽汪濊之波足呂覺其源之淵遠也雞之知將旦也鶴之知夜半也運日作日之知晏也猥豹之知雨

續黔書

三

也誰巢知風之所起獵穴知水之高下騰蛇無翼而翔空蝓羌無鼻而葶香豎蠶無口而揚聲水母無頭目而率魚蝦帝江無面目而識音樂皆物之知也物知之而人不知則蠶珥絲而商弦絕貴星墜而渤海决銅山崩而洛鐘應曉山陲而薄落竭麒麟鬪而日月蝕鯨魚死而彗星出問之有罕漫者矣其何能詳威斗而釋藻兼注紫橐而畚柘酒哉符敬仲囑僉兒新公知滄狸舅倩喻畢方廣川識重常中壘通貳頁劉春審仲師元遜曉侯裝壯或嘆滂冕方古洞章或之劍陸澄明服匿之器崔隨析羊腸之坂敬宗核顛頊之虛趙逸證太康之寺子野考滑題之邦張善測金鳧之飛僉儒悉石針之用江淹推科斗於周宣斯

徵解鍊于於干寶東之引影娥於洞冥貽孫寶婦跪於渤海鄒  
欽悟山銘於卅里寶儀對乾德於四年董養歎蒼鷺于狄泉隱  
侯定菴孟于東夸目及辨鯨鯉之獸形聆角觸之人語數白馬  
之祠祭驗黃蛇之阿糜鑿肅伏之尺寸診玉神之隱見讀龍門  
之鳥篆解苗茨之豐碑何異之有學而已矣即桂露飲能言之  
龜女乳灌疏屬之尸老桑潰元緒之筋古木烹賈誼之味菖蒲  
塞風生之鼻鐘鼓致商辛之鳴苦酒漬白魚之鮓肝懸節虬蟲  
之毒燒石投猱猶之舌烏構煮橫公之鱗事無芥閒情疑浮誕  
然精驗潛効有同響舍亦由沈研鳥冊鑽習龍經故能潛情源  
於秀逸發思業之高奇也人無論智愚儻搏心掛志磨礪就業  
續壽書

幸

修文昌宮記

今  
上即伏之四年九塗榮鏡六幕同文猶復崇儒重道加意菁莪  
爰允儒臣之請於畿甸首善之區建宮祀文昌仍  
沛綸音飭十三省大吏董率所屬於府州縣各建宮虔祀

頌祝告之詞用安神靈凡昌誕敷文德樂育子衿潛化頑悍躋  
治淳熙之至意也歲壬戌余履玉屏任視事後簿書稍暇巡覽  
郊坰見屏山東有文昌閣敗瓦飄零殘椽傾圮將委諸蔓草荒  
烟慨焉興歎思有昌新之以培風脈而地衝差繁供張竭歷力  
弗能敷適邑紳士咸欲捐資重建且謀卜地城內昌俊歲時用  
享原任綬陽鄭廣文洪孝廉杜文學諸君造余昌碑記請且謂  
余之不鄙夸其地而樂昇敷枉講甄也贊序子弟莫不爭先淬  
礪思執檢道德之固按轡文雅之場倘復得昌言昌啟其屬不  
獨親炙之不安咫聞斯有昌規於遠大即後來者聞風興起願  
就甄甸不至循規改錯亦所昌成埏埴之志也余曰然乃進諸  
續壽書

幸

君而諭之曰凡人之學學為忠孝而已忠孝根於性生而亦本  
於經術黔雖介在荒服文采風流遠遜函夏然濫時盛覽字長  
通詳柯名士昇司馬相如為友作合組歌列錦賸知賤家之心  
毋斂尹珍字道真自日生於遐裔未踐庠序乃從汝南許慎受  
五經師應奉學圖緯通三才還鄉教授南域由是知學孝桓時  
尹氏昌經術選用歷尚書丞郎荊州刺史而應奉為司隸校尉  
師生昌顯平夸傳寶夜郎尹貢亦有明德歷尚書郎長安令巴  
郡太守彭城相号南州人士明代如馬氏心菴陳氏五粟研鑽  
理端克紹關洛之傳而清平孫文恭思南李少參篤學超詣鴻  
文經世為時所宗夫昌獫狁之中卓然崛起功業文章流芳汗

簡而放言懿旨復有呂啟後人之靈府豈非聖賢非異人任而學之可幾哉至於精禋邀福謂可呂登桂籍而膺仕版非余之所期望也眾曰然工竣遂詮此言日記之

續黔書

詩

續黔書卷之二

或威張 澍鬪殺

三閩大夫

玉屏北門外水月井有祠祀楚屈大夫士人傳其

國初兵燹時見形水裔賊為辟易故祀之按涉江篇有曰棄船船余上沅兮齊吳榜曰擊汰又曰鞠發枉渚兮夕宿辰陽玉屏古為沅辰地諒當日者儻倜激浦淹水容昇豈沅江即大夫所謂僻遠何傷也予於壬戌夏雨霽來游刪芟砌草進謁遺像乃為文曰弔之其詞曰

痛九天之夢夢兮聽皇輿之敗績孫又不答夫忠譽兮放江潭而疏邊羌不能備矩逐時兮眾女謠詠曰賁色鯨殛死于羽山

續黔書

詩

兮雖女嬰猶忌其姘直幼清安肯涅淄兮豈靈氛筵筭之能占時幽昧而捷徑兮董吾道其何嫌漁父既莫我知兮又誰能弁黨人為緣瀨于危而不顧兮終湛淪乎汨羅之淵鸞皇折厥翼翻兮讓鷺駕之追隨躡騶于艱阻兮驢羸騰駭曰驕馳神龍困于泥淖兮亾慶雲之被覆枳棘榛榛而梗塞兮不得攀若衡而餐秋菊嚴霜忽實季夏兮芳荅喪雩而彫天扶桑鬱其危嶽兮誰總轡曰消搖睇高些而無女兮求處妃之所在陽侯乘曰素波兮彭咸賸曰飛鯨竟不能遠游延齡兮承傳說而騎箕尾嗟正則竟濫亾兮雷溢豔之嘉藻何儒臬虧我高明兮謂揚才

目競羣小詎識風諫之優游兮引靈修於當道瞻顧舊邦日唏  
嗟兮不忍三戶之煙空世既邁夫椒蘭兮今又何訾乎過忠  
繫余企仰練要兮覽遺則焉隕涕欲唱小海之曲兮大夷舞于  
波際審堯舜之超軼兮目耿介為天姿何末俗競昌披兮反離  
騷而搗詞斤鷄罔測雲鵬兮鳩捨榆而笑之我薦椒糝兮哀日  
月志佩芳棄穢兮導吾先路中道不改此度兮冠切雲之岌岌  
行砥矢而言丹青兮嚴界絕夫非義儻世蔽美而好朋兮吾將  
高駝而遐寄

坤調三閭大夫祠詩

幼愛離騷豔深悲正則忠芳情荃不寤蟬翼笑何從壯志彭咸  
續詩書

三

託譏言鄭襄工翻來女嬃譽誰輔大王雄畫壁天驚雨幽篁鬼  
嘯風懷沙遂捐節屬草竟無功故國東門夢長江糴米筒失圖  
在黃棘黃棘地名在王與昭王盟約於黃棘悲同風篇所遺恨  
謂施黃棘之枉策是也朱子解為黃棘棘刺誤矣遺恨  
滿青楓沉芷遠游地雲冠奇服空魂兮鄧都戀歸些巫陽逢三  
戶燕城沒千季典祀豐肅瞻蕉萃像白日鏤琳宮

增水月菴詩

香阜何季拓空門面大江濤聲撼佛座花雨落禪窓鼈碣落文  
繡璇顛雁字雙芻尼翔鶴樹甘露級雞腔梵唄林中磬澗音水  
外石青霞鬱寶塔碧穗漾金釭坐久烹團鳳心清聞吠彪天風  
吹我幘延佇望蘭艘外即平江樓  
帆從來不絕

竹王

夜郎竹王事班氏南尼傳詳言之今楊老黃絲驛皆有竹二郎  
竹三郎祠土人禱祀維謹田山蕘著論曰為弄盤瓠蠶叢杜魄  
荆尸悉為謬悠蒙竊目為不然夫秘電繞斗於符寶長虹曳采  
于華胥東邊吞玉筐之燕妾嫫履巨人之跡載在遺籍難云誣  
矣即徐偃破邪於鶴倉括地志鶴倉一名后倉朱蒙威精於河伯蘿林之  
子紹統檀君朱耶之先載育枯樹箸有芬聞皆可証驗至若齊  
頃無野之誕狸乳羊嫫藥離東明之生豕喚馬噓烏孫王昆莫  
之擲飛鳥銜罔目哺之世羅優比北之降鶴胎驪擊目出之凡  
此瑰異豈鄉壁虛造哉或曰子之說信辯矣水經注云所指破  
續詩書

三

竹於楚成林又云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從者白無水王  
目劍擊石石即出水無乃奇誕弗實乎予曰六合之內其苞遠  
矣幽致冲妙難本目情萬像遐淵思絕根尋管夸父棄策蔚為  
鄧林蚩尤委械叢為楓樹翠子之經可校已彼武師征敵嶺出  
飛泉妾詩養親室涌江水精誠所結天坦靈驅又况范文之鯉  
刀斫鄧康君之士舟浮流沙壺後漢書作沙壺之龍語元隆句麗之龍  
橋獲濟悉是舊聞難比影說知乎此則啟生疊石擊呱空桑事  
同日習言非空誣又何疑於竹王之不自竹生哉路史注竹姓  
出於墨台東  
筵竹氏後漢旌陽侯竹晏後報怨不改姓加二日存夷齊  
而遷於莒侍中竺會其孫也夜郎竹初空本此其說無據

莊豪

史記云楚威王遣將莊躡從沅水伐夜郎滅之遂至滇池後漢書作楚頃王遣將莊躡二說違異按楚威王于周顯王三十年大至四十年薨在位十年至赧王三十五年秦始取楚巫黔中地中歷顯王之八年慎觀王之五年相距四十八年也如為威王時事則躡在滇已五十餘年矣何曰稽久不歸放頃襄王之六也在赧王十六年距秦取地十九年躡之奉使至滇值楚道不通當在此時矣商子弱民篇荀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史記禮書並有莊躡起而楚分之語皆不言在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欲伐越杜子說曰莊躡為盜於境內曰為在莊王時呂氏春秋介公篇莊躡暴郢高誘注曰為楚成王時則又在芈皆非

續黔書

宋

也史記作莊躡并漢書仍之後漢書作莊躡陽國志作躡云登莊王苗裔通鑑莊豹注莊姓宋戴莊之族有出於楚者莊躡是也亦作蒙蓋蒙即躡古音相通字亦相借雲南志謂蒙為躡之裔者無據之說也

馬王

玉屏邑西北有營數處相傳為馬王遺跡馬王俗謂馬援也按五代史楚馬殷梁太祖時拜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後平朗州雷彥恭澧州向環辰州宋鄴敘州昌師益等率谿洞諸蠻皆附於殷殷請升朗州為永順軍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冊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冊上將軍末帝時加殷安遠昌靜江寧遠等

續黔書

宋

軍節度使洪鄂四面行營都統唐明宗時封殷楚國王殷卒子希範大襲殷官爵封楚王谿州刺史彭士殊按谿州銅柱記作彭士愁五代史作非率錦仁今銅獎今鎮諸蠻攻澧州希範遣劉全明率諸蠻會明等擊之士殊大敗走獎州遣其子師高按劉柱記作師果率諸蠻會降於勅谿州西接泔柯兩林南通桂林象郡希範乃大銅柱為表命學士李皋銘之按李皋泉見谿州銅柱記五代史作李皋非蓋屏邑在五代時為谿洞諸蠻盤踞必楚國所置官屬或馬氏子弟奉王命介召糾聚於此安營大若則所謂馬王乃馬殷希範希廣父子兄弟也伏波於澧豈稱王哉若銅柱記文稱我烈祖昭靈王遷建武十八年平徵側於龍編樹銅柱於象浦蓋希範自言為伏波

黑神

神為唐將南霽雲范陽籍也黔人曰其長冠幟須而貌勁稱之曰黑神其香火無處無之幾昇關壯穆等而其威靈警捷也亦幾昇壯穆均吾想夫尹子奇之復圍睢陽也為至德二年城中食盡至掘鼠羅雀延喘堅守陣雲苦深衝梯爭舞公奉張巡之命犯圍突出告急臨淮賀蘭進明味捍圍之義腐敵愾之心坐擁疆兵無援抹意猶復愛公魁岸具饌延留公憤激慷慨痛生靈之命就枯念主將之精已盡乃嚴責進明曰忠臣義士之為嚙指淋血射矢浮圖誓掃烽煙還滅賊子志雖未就不可謂不



壯矣死而為神豈虛也哉顧黔人之祀之者或曰其子承嗣為清江太守有惠政也而尸祝之又或曰其子曾太廟顏也因相沿而俎豆之然當于戊寅變貴陽受圍城陷祗炊黍時耳而旌旗甲馬忽見睥睨賊辟易城獲目全矧夫霽滂愆陽火災厲疫有所必應黔之人荷賜良多其溫鬱於蠻彝走而恐後也固

增播州道中謫南將軍廟詩

陰風慘澹歛荒郊訓狐鴟鵂警警烏雅亂飛鳥白樹雲中甲馬翻靈旂老巫開門款客入中塑威神絛裝鞞面長牙倒豎

續黔書

三

鼠風已歎殘漫漶借書唐天寶居民求雨復求晴高香一炷插游楹神果有靈風雨節種禾種黍多歡聲合寨斫牛倉神意紙錢清酒驚白翅碎銅鼓震遠村焚女蠻童走如織我亦整袵趨稽首敬祝莽途無盤咎仿佛似耆神有言林林暗護放心走

北陰神

永樂十二季五谿蠻句台黑苗復畔阻塞黔楚要路斬州衛指揮洪壽隨軍門王鎮大軍五萬分途征剿壽領兵二千五百為先鋒由小洪江進抵苗羅苗忽至時大軍未集壽戰陷重圍身被七創連衝五次不能出日將映苗忽驚駭奔潰自相殘踏死者甚眾壽謂有援兵至及印跡見空中人馬迷漫現五色旗

上有北陰二字闕闕追逐之聲圍遂解後大軍會於沅江夾擊壽出五開天柱追至清水河生禽蠻長姚老虎阿泰等百餘人軍門上其功奉召陛見奏聞神膺封爵而壽授平谿衛指揮及屬設祭於家忽有巫者踵門告曰奉北陰神命致語汝家吾本近敦煌一國為金人所滅上帝憫念無辜封為北陰神并念爾忠勇危難之中故爾相救巫者且傳其祭享儀制科文陳設及牲牢俱用燔炙大類古時塞外諸國風俗余至玉屏問諸人咸言洪姓至今虔祀勿懈云

柴沖大王

深山大壑多有神怪能致雲雨雖非祭典所載苟有益於民即為之薦腥俎猶愈於陳葆之祠雜縣之祀故靈感嘆泉慶賽古機災回颺所敬祝木瓜著在并聞協于羣望者也余至玉屏之五月田苦旱聞城東五里有洞洞有神号柴沖大王禱雨輒驗即乾封年亦必少資潤澆邑人士言邇者神為天柱縣請去祈毋不雨余曰旱既太甚苗將就枯余當禱之曰蘇吾民也乃宿齋一日豕酒楮帛之屬必具必潔晨步出東門行二里許路無

續黔書

三

蹊逕延緣於膝畔再進則青壁萬尋丹崖百丈趾趾隙巖履摩石角逼仄險奇不可目足余手攀巖香趨行而上孫甘兩學博王縣尉尙後子五百弓許不能屈屣也至則刑牲管血奉爵酌醕盼霽來兮恆幹跪敷衽曰敝詞不知神之果鑒否也仍步至

署遂遠丙谿勘地越塗次楚雞坪忽山雲樓起苑風樹鳴急銀  
馬返豐隆大出目將其雨穢禪電影昇河俱傾泊入閨見關關  
之民愚者曰喜病者曰愈也越三日乃止優渥需足歲日有秋  
非余薄德之所能致信乎神之有靈普溥黔首用能吐陰垂澤  
不使無鳩也

附憂旱詩

赤日隆隆煎下土蓬田龜拆壘尺五嗟我黍禾然焦炷農夫坐  
視淚如縷肥遺矯天旱毋舞未見望舒離金虎捉來蜥蜴甕底  
苦呪他雲興濃霧吐小兒持杖羣擊鼓願將肥豕祀田祖涔涔  
數點甘露乳驕陽猶自披雲覩嗟我農人饑無舖何暇緝繆破  
續黔書

牖戶安得力牧千鈞弩射殺應龍飛霧雨

坵楚雞坪遇雨詩

攬轡高岡上郊遶夕色迷埃風吹轉蓋凍雨振沈泥遠樹冥飛  
鳳山名孤篷下野雞河名歸來父老逐馬首雲淒淒

李白至夜郎詩

夜郎遠屬牂柯郡牂柯本且蘭國在今遼義界唐屬珍州在今  
歌羅寨李白會貶竄於此今桐梓驛西二十里有夜郎城道卧  
古碑字已漫滅縣治內白故宅舊井跡存焉余攝篆遵義之日  
暇游桃源洞洞莽巖巖屹然鐫曰李白聽鶯處蓋清浮蟻酒醅  
初綠暖入鶯簧舌漸調乃流謫時所詠也近人謂白流夜郎實

未至其地據贈江夏韋太守良宰詩云五色雲間誰飛鳴天上  
來傳聞赦書至卻放夜郎回又據詩云管去三湘遠今來萬死  
餘謂白沂三湘將上夜郎即聞赦命而還其說疏甚夫白之在  
夜郎也蓋久而後奉金雞矣其秋浦桃花憶舊游詩所云三載  
夜郎還於茲鍊金骨也又烏江畱別宗十六璟詩曰拙妻莫邪  
劍反比二龍隨蓋白携妻子就貶所而宗璟從至夜郎仍旋鄉  
里白送之於烏江也烏江在今遵義城南八十里源出黔西經  
縣之湘洪仁三江由南思北流入蜀之涪江昇詩所謂白帝晚  
後斷黃牛過客遲者亦符又不止題葵葉贈辛判官聞舖不昇  
西陵木瓜山諸詩之可徵也今不觀升賢全集輒披一二語為

續黔書

譚資且矜其創獲是猶詭維摩之取孟堅而遺班固也

坵李白聽鶯處碑詩

采石騎鯨竟不還聽鶯遺跡尙人閒鄉書未剖豫章鯉明月空  
瞻飯穎山靈誰終期翔焚樹鈞天那復聆雲鬢我來未值春風  
暝倚酒聊歌菩薩蠻

懷白亭

遵義城外里許有桃源洞洞有懷白亭明大學士王應熊之所  
建也其曰懷者不知昇吾意之所懷異亦不知其昇吾意之所  
懷同但曰千百世之下尙有人焉慨慕而懷之則白之自有可  
懷者在也余嘗讀贈江夏韋太守良宰之詩矣憤九土之橫潰

念二聖之游豫蒿蒼生之無辜斥公卿如犬羊非徒作豪語自快蓋其窮理亂情涉霸王略故有此箠落旄頭派墮天狼之壯志迨至為負霜草蒼吳莫訴乃思栢蓬瀛學丹砂雖有冥鴻高飛不為人所篡之意而慶幸於日之再中辰之居正是仍抱大國之惡灑沾纓之淚也而人之懷之者輒曰其詩思之不羣抑末矣余是曰為之論曰

昔青蓮目龍蟠鳳逸之才眼識汾陽氣吞力士其檢期可蓋世矣洎乘醉應詔倉卒對御目至尊寵倪彼飛燕居然納牖嗽誨之義不獨詩詞可被管絃已也使元宗識其俊杰實乃天庭用能嘉謨入告正色太鞠必不肯倚楊氏之山炙林甫之手目孤

續書

書

主知且可令撥燧之徒備心志即不試於曩易授之戎塵其時葡門烽火警鼓震天白也夙習劍術訓練士卒亦足目捍圍敵慷慨漁陽之鋒何至大河曰北無堅城二十四郡無義士而洛流嗚咽河遠染腥天下事等諸車奔航沈乎即使霓裳舞破玉壘難回而身膏草草亦當昇泉卿之舌睢陽之血同其激烈共享榮名乃卒蹇偃不振飛黃伏阜空名自快竅身蠻荒其才未竟其志未申徒令後之人目騷人墨客相稱許悲夫

廿九日懷白亭登高詩

濛濛秋滿楚岸幘此登高鬢插陶潛菊詩題禹錫饒江山供斗酒風雨落吟毫俯瞰嚴城郭人家十萬萬

王昌齡墓

貴州通志云黎平府開泰縣龍標山有王昌齡墓齡被誦死葬此按新唐書昌齡貶龍標尉後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閭邱曉所殺是此間之家顯係村會也又思南有李渭墓在萬聖山麓墓前子孫晨起見之詣塋所而塋封如故

調王陽明先生祠記

澗嘗誦先生何陋軒記之言矣曰愛憎面背變亂白勳後軒窮結外良而中整諸夏蓋不免焉雖彬郁其容宋甫魯掖折旋矩獲猶之陋也夸之人適不能此其好言惡言直情率遂則有矣世徒曰文詞物采之渺而陋之殊不知也嗟夫先生之論不獨

續書

書

洞物情直示人目樸令各返其渾穆之天而狡慝譎詐之不作庶典章禮樂宮室軒裳可埒之目行不然是無輓輓之車也又曰夸之崇巫事鬼瀆禮任情不中不節期望於來者之移風易俗是直曰天下無不可化之人目夸之昭質未虧因其機而利導之則為功易而為效亦速何今數百年間醜風潛煽醇源浸竭變更若此其甚豈降衷之不恆乎夫固有目教之也誠使為司牧者倣古飲射讀灑而教之目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經目哉其推魯器悍睚眦之習俾各安於刀耕火耨無飢渴死傷之嗟因示之目典章禮樂宮室軒裳之樂漸改其推巖卉服鷓首獸息之傲夸雖蚩蚩吾知其從之也如冬日之陽夏日之陰不

召而赴也乃有司者固知幅利競為貪黷且曰夸之蚩蚩也而誅求之過甚夸之人曰為是不足父母我也規避之心浸假而為侮慢侮慢之心浸假而為狡詐其本然樸塞之陋而亦失之是士大夫無廉恥而望天下有風俗不可得已今者顧瞻廟貌道範斯在念先生尚不敢任化理之責余小子痛俗之不競教化闕如用是奮用是愚矣

十八先生墓

當明之季永明王出榔自廣西走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新與義無人臣禮從臣昇內侍等咸憤甚欲計昇李定國共圖可望謀泄可望遣將鄭國拷訊十八人同聲不屈死時人哀之

續黔書

美

收遺骸葬焉表之曰十八先生墓今興義府城南巖巖者是也碑載從臣則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頌朱讓虞鄭允元趙廣禹蔡維易士佳胡士瑞朱東且任斗墟也內侍則張福祿全為圖也按明史有給事中林青陽御史林定時等皆在都察院中又按欽馬袁州人太僕寺少卿高亮昌晉江人翰林院檢討李元開善化人徐極在吏部給事中周允吉錢塘人汪道南御史朱讓夔南昌人廣西道御史胡士瑞進賢人福建道御史朱東且四川人兵部郎中蔣乾昌九江人工部郎中一姓易士佳廬陵人主事蔣乾昌在兵部郎中一姓易陽新寧人兵部給事中一姓共十五人無吳貞毓張福祿全為

論曰國運值陽九之會為臣者貢首糜軀無有攜貳詎不稱義

烈哉又或潛孤偕止撥亂圖存吹灰於已寒張律於既絕使洛陽銅駝不淪荆棘步廣飛鳥弗踐泥沙亦可謂壯懷苦志矣吾觀周王奔疏之難獲衛于召公而姬錄復昌溱宣巫蠱之既蒙養於丙吉而卯金再振獨愜當日諸臣之未敢晦也然天既厭德人斯云亡諸臣者胼胝戈甲寤寐久霜犯疾風而表勁契寒松而太節擊杜鵑嘯盡難延魚鳧之封精衛銜殘無補窮桑之壑而邛山同穴先軫莫返其元燐火紛蜚其引徒凝其血魂借碧葬冤顧蒼旻數百季之間豺虎已化攢墳刺天傷心人望古遙集能不為之銷神壤末追魄天溥乎

盤瓠

續黔書

毒

狽狽狽狽狽等種皆祀盤瓠相傳即盤瓠後余謂此本依附之誕說而人信之篤則亦未放其原也化蓋山海經云下明正義引作弄明生白犬是為蠻人之祖下明黃帝之曾孫也而應劭范蔚宗遂謂高辛氏之犬名曰盤瓠妻帝之女生六男六女搜神記謂美五人生三男六女非妻帝之女也自相夫婦是為南蠻抑矣矣夫公子蟻虱詭誦阿房大夫蚺龍何畏蠅氏白犬之稱殆猶豹奴虎狔矜其雄俊狗兒犬子志其愛憐云爾豈真是緇非素護跖憎堯哉世固有指名相反稱謂不倫搏虎馮婦不是明雌亭侯王嗣越妻非同先雄孝女儻謂是縣蹠必然叩氣則景升兒子早隨巨公臺中鄧何曾赴上蔡矣夷考羣錫證諸羣經狼貪

傲狠被目鑿鑿構杖之稱則狗苟踣踣比之韓盧宋誰之族未為不可誰或非之今者馬養鷺之閒逞逞廟額其像叩槽而祭是猶掀伍子胥之髯而續西門豹之尾也亦大可莞已按魏畧其種非一皆稱盤瓠之後搜神記今吐蕃乃盤瓠後又按黔中五翁長沙開為盤瓠後其在映中巴梁開者為摩君後

紫姑

劉敬叔異苑云紫姑本人家妾為大婦所逐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作其形於廁日迎之祝云子胥不在曹夫人已行小姑可出子胥聲也曹夫人姑也又宗懔荆楚歲時記云望日之夕迎紫姑日卜將來蠶桑也占眾事今黔之各郡不聞有此俗獨玉屏於元宵小兒女用帕巾蒙笱箕簪日花朵兩手托之

續黔書

美

問眾事蓋猶是楚之遺風也按白澤圖云淵之精名身狀如美女而五行書又云廁神名後帝搜神記云陶侃見之

續黔書卷之三

或威張 澗島穀

黔中

黔中之置郡也當秦昭王之二十七年為周赧王之三十五年取楚之巫黔中地而置也所理在今辰州西二溱高帝四年改黔中地為武陵郡 移理或陵即今辰州叙浦縣是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郡或陵郡屬荊州都後漢時或陵郡屬蜀昭烈沒復屬吳晉平吳州郡雖屢有變易而或陵常屬荊州劉宋時或陵領於郢州刺史隨開皇初廢或陵為朗州大業初復置唐或德四年置黔中唐黔州本漢涪陵縣理晉永嘉後地沒蠻夷經二百五十六年至周保定四年涪陵蠻帥田恩鶴日地內均因置奉州建德三年

續黔書

美

年改為黔州太宗三年又改為黔安郡因周隨州貞觀元年復郡之名遂昇秦涪黔中地大牙難辨矣見元和志日黔州之都上縣開南日置日州九年日隨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十一年罷黔州都督府置莊州都督府先天元年廢播州都督府復置於黔州開元二十一年分天下為十五道設黔中道置黔中採訪使治黔州大曆五年改巫州日叙州改業州日獎州元和二年廢珍州入溱州思日費播溱錦叙獎八州皆隸黔中採訪使宋初因之止存彭水黔江二縣省洪杜洋水信寧都濡入於彭水是則秦之黔中即漢之武陵兼今湖南常德辰州沅州寶靖諸府也包今貴州思州石阡銅仁黎平思南諸府也唐之黔中亦兼今黎平鎮遠遵義思南銅仁之地也若朱

之黔中地及四川重慶彭水諸縣也胡涓生以黔中寧夷涪川  
播川夜郎義泉漆谿七部皆梁南徼外蠻夷非古黔中地而已  
杜佑說為誤不考之過也

增黔中曲十三首

南來步戰楚莊濠水下泮柯起怒濤一自漁池有土屋夜郎印  
殺委蓬蒿

衣皮散髮是烏蠻鬼主家家禱祀還四譯難通七部落阿羊卜

漏昇夔山

嬋娟者子好樓居鬢髮如雲鬚翠裾十二珠璫垂耳後竹筒何

似礙鞦韆苗婦高髻  
常橫比余

續黔書

純布看衫跪地垂盈盈卅女懸梅進門弄彤吠如寒豹莫是蕭

郎叩竹籬苗俗處女  
私奔不禁

合賽聲喧說砍牛阿爹抱得負薪憂文康集有良方在鑄石會

雷筇竹郵有疾不服藥  
惟殺牛禱鬼

老雅關上老雅嘍澀勒林端日已西問道行人晨飢未弄坡犂

礪路高低關在安南縣南里許入漢  
舊路兩崖之間最為阨要

梔子坪邊兄春光雜花生樹門罵籬短君窄衷龍家女踏月吹

蘆空斷腸龍家有四  
一曰狗耳

斗大山城景物照雨風風雨竹王祠迎神一曲鳴銅鼓嘗酒滿

斟倒接誼竹王祠在  
清平場老

雞翁山上碧雲圍釋燕河邊白鷺飛莫道羅施風土惡羊毛稻  
美鰕魚肥

稚埋不復趁斜暉白晝摸金各飽分寄語強弓休貫矢舟途拾

得聖婆裙神由多伐人家墓  
聖婆裙揭目為蟻昇前戰戰敗去

山雲如墨水如湯竹竿橫空鳥路長閉向焦谿看浣布蠻娥兩

足白下霜陽洞難澆  
苗不纏足

誰家花樹最葳蕤燈火元宵處處嬉幾隊笙歌小男女靚粧不

是鬧娥兒小種花苗春月五木竿于野名花  
樹男女環跳吹笙晚各就私焉

淫霖團團少晴天賦雪蒼黃事偶然見說紅花浮瘴氣滿黔卅

酒疾能蠲虞策遺毒詩曰莫飲非時酒今  
黔人日早飲火酒為能消瘴云

續黔書

夜郎

南戶君長目十數獨夜郎為大楚頃襄王遣將莊蒙儀之軍至

且蘭杯船於岸步戰滅之蒙遂雷王滇旌夜郎仍自立為侯漢

或建元六年遣唐蒙通夜郎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戶侯迎

降錫曰王爵後仍殺之置牂牁郡後置益州曰牂牁焉荀悅

云夜郎健為屬國也其地在湖南東接交阯漢為縣屬牂牁正

義云今瀘州南大江南崖協州曲州本夜郎國晉永嘉二年分

牂牁太夜郎郡領夜郎四縣宋齊隨因之唐武德四年析巨州

之寧戶縣置夜郎縣貞觀八年析巫州之龍標縣置夜郎十六

年開山洞置珍州亦置夜郎天授二年又析夜郎置渭谿縣長

安四年呂龍標所析之夜郎涪谿二縣置舞州是今石阡思南  
為尾州之夜郎也今黎平鎮遠為龍標之夜郎也今桐梓正安  
為珍州之夜郎也若秦漢時之夜郎則西距邛徕東接交阯地  
凡數千里今人徒知遵義之為夜郎亦不知夜郎之大矣

坭皂茨坪詩

將軍旗鼓此屯營 夔洞風煙蕩掃清 我抱蒼茫懷古恨 揮鞭一  
問夜郎城 康熙十九年定遠平寇大將軍貝子章泰統征南將  
軍穆占拔遠將軍蔡毓榮建義將軍杜興珠等自湖  
廣克辰龍關屯營  
此地取貴州云

龍標

黎平秦為黔中郡地漢為武陵郡地至梁於溱巫縣置龍標縣  
續書

隨屬沅陵郡唐武德七年置龍標縣貞觀八年置巫州析龍標  
置夜郎朗谿思微三縣天授二年改巫州曰沅州析夜郎置涪  
谿縣長安四年分沅州之夜郎涪谿置舞州舞州即今鎮遠是  
沅州即巫州巫州即龍標縣在沅州之上鎮遠之下境壤相錯  
即龍標縣地也又按開元十三年後改沅州為巫州大曆五年  
改巫州為叙州叙州即今黎平亦即龍標縣地也玉屏舊屬沅  
州其為龍標縣地無疑 按玉屏舊屬沅州為今黎平  
之龍標非沅州之龍標也

廢牂柯郡

漢元鼎六年平且蘭遂平南戶置牂柯郡後置益州牂柯屬  
焉始元二年分天下為十三部或陵屬荆州部牂柯屬益州部

後漢州郡因之晉永嘉二年分牂柯太平夜郎二郡劉宋時  
牂柯平尾夜郎屬寧州隨開皇初置牂柯郡廢或陵為朗州太  
業初復置唐武德三年呂牂柯首領謝龍羽地置牂州貞觀元  
年呂隨之牂柯縣置朗州故析置恭水高山貢山邪施柯盈釋  
燕六縣九年呂隨牂柯郡之牂柯縣置播州今平越所轄數處  
即故郡地也按牂柯字形各書不同前漢作牂柯後漢作牂柯  
常璩寧陽國志亦作牂柯隨志作牂柯部忠恕作牂柯韻書作  
枝柯或作椿柯亦作戩戩然漢書西南戶傳及宋晉志俱作牂  
柯自當呂牂柯為是 管子中匡篇有南至吳越巴牂柯之文  
是牂柯春秋時已有或係後人附會

牂柯江

續書  
十三州志云牂柯者江中山也水經注云牂柯江中兩山名異  
物志牂柯繫船枝也其山在海中小而高可以繫船俗人謂之  
越王牂柯遠望甚小石高不倍山望之似為一株樹在水中也  
班史以牂柯為楚莊豪伐夜郎極處漢初即於是地置牂柯  
郡特呂地屆荒服桑欽鄒道元輩未嘗一問津宜其於江流原  
委略而不詳後之人或曰烏蒙七星關水當之或曰烏撒之盤  
江當之或曰定番之濛潭當之而總未覈也夫七星關之水固  
東出烏江不注可渡河矣可渡源發金沙江來自吐番由雲南  
之麗江塔城關入中國經鶴慶姚安東川武定諸府至四川之  
叙州昇岷江合入於東海非若盤江之從粵入南海也且盤江

兩山夾峙波濤湍盪蛟龍魚鼉之所不窺而謂可操舟耶若定  
番之濛潭雖注泗城州而入粵而不能入番禺且涓滴流也亦  
昇史記所記廣數里者不符吾聞唐蒙之風諭南越也蓋嘗踪  
跡之曰為夜郎臨牂柯江矣武帝遂拜為中郎將從巴蜀徼關  
入因見夜郎侯多同聽蒙約束還報曰為犍為郡發巴蜀卒治  
道從犍道指牂柯江今播州夜郎地也犍道又昇播近則牂柯  
江即烏江無疑余弭節遵義至城北九十里有蒙渡橋為黔蜀  
要路父老傳其即蒙發卒治道處常璩南中志云談指縣有  
江郎今之丹江濛發城南高城又抱子  
謂詳狗有流羽之流不知當今何水也

羅甸

續黔書

署

季溼諸葛亮南征蠻長濟濟火佐禽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此  
羅甸大國之始也唐元和六年羅羅鬼主上表請盡歸牂柯故  
地開成元年鬼王阿佩內附會昌中封其別帥為羅甸國王世  
襲裔宋開寶中普貢納土襲封如故元至元十五年羅施鬼國  
主阿梓內附詔授安撫司十七年復叛左丞李德輝諭降其酋  
長阿察奏鬼國為順元路曰阿察為安撫司至阿畫曰軍功授  
昭勇大將軍佩三珠虎符為順元等處宣慰使加羅甸侯世居  
水西有裔土靛翠即其子也後為安氏明洪武四年靛翠歸附  
授貴州宣慰使翠死都指揮馬某欲盡滅諸羅為郡縣翠妻奢  
香奔訴太祖願效命遂率諸羅開偏橋東水道曰通烏蒙烏撒

及容山草堂諸境且立龍場九驛曰通巴蜀而西南蓋關即濟  
火之裔也入 國驍安坤構亂討平之曰水西為黔西府今改  
州比喇為平遠府今改  
州大方為大定府烏撒為威寧府今改  
州蓋自  
濟火至安坤歷千四百餘年而亾云

增明楊慎羅甸曲四首

山圍羅甸國水繞清澄橋橋下東流水可惜無蘭橈  
蠻樹不凋葉蠻雲不放晴長亭望不見何處是查城  
寒鐘聞孤館陰雲鎖重城長夜恒思曉久雨恒思晴  
林閒山胡鳥聲聲我舟何侶故園裏花亭聞杜鵑

八番

續黔書

署

八番者大龍番小龍番卧龍番洪番程番石番蠻錄合誌石盧  
番作金石番番  
番章番也五代時楚王馬殷遣八姓帥率邕管柳州兵討兩江  
谿洞至此置軍戍之遂各分據其地号八番宋初曰來有龍番  
方番張番石番羅番号五姓番世奉職貢受爵命龍氏於諸番  
最大其貢奉尤頻數元符二年又有牟章番入貢詔曰進奉人  
章公惠公利等為郎將諸番部族數十獨五姓最著程氏章氏  
皆比附五姓又号西南七番元至元十六年設順元路宣慰司  
隸潭州行省遣兩淮招討使經歷劉繼昌招降八番俱投為安  
撫司自宋迄元龍番分為三而張番之裔無聞明設程番府後  
移府於布政司治城萬厯十四年改州領長官司十七 國驍



康熙五十年草盧山司五十七年草大秀司雍正七年草洪番  
司今設者程番司章番司盧番司卧龍番司大龍番司小龍番  
司金石番司上馬橋司小程番司麻密司方番司木瓜正司木  
瓜副司凡十四也

銅仁

郡之西南隅有銅巖鬱然高峻昇雲氣相連接下有銅仁江白  
沙如米青石似魚洵嘉境也省志言俗有漁人沒江底得三銅  
人挽而出之郡目此得名又載播州銅佛寺有七銅佛一夜皆  
失思南漁者得其四建金仙寺奉之銅仁得其三想即江中  
之所得者為播州之所失也然銅之得在元時播之失則明嘉

續修書

果

靖十四年歲月不符且江之得者三播之失者亦三仁者二人  
也何錫名又不實乎蓋郡舊為錦州元始置銅人大小江等處  
其曰銅仁者則明洪武初改之之誤也或乃呂播州之失者率  
合之何其謬矣

荷扇洞

今永豐州之羅斛東六十里有洞在山巖寬敞幽僻人跡罕到  
相傳葛洪鍊丹於此余按葛洪本傳洪以年老欲鍊丹以祈遐  
壽聞交趾出丹求為荷扇命至韶州為鄧獄所阻不得進乃止  
羅浮山修鍊是稚川未嘗至交州也何為有藥竈之遺夫臨賀  
之石雷公磨刀溼州之堆夸父振履軒轅鑄鼎于鼎湖委波皆

是重秀播琴于歷岬類阜都名大抵皆妄者所傳也一統志句  
州府北流石峯千石從平川中特起其巖穴皆句曲穿漏故名  
道書第二十二洞天也按句漏山以在梧州者為是貴州羅解  
雖非句漏接而不非北流相直志又云洞有三石室葛洪嘗修  
鍊於此又有丹竈八仙石則亦傳聞附會之言未質之本傳也

豚水

海內東經云鬱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須陵東南枝鬱水  
即豚水也漢地理志云牂柯郡夜郎豚水東至廣鬱又云罽封  
温水東至廣鬱入鬱又云鬱林郡廣鬱鬱水首受夜郎豚水東  
至四會入海水經云温水出牂柯夜郎縣又東至鬱林廣鬱縣  
為鬱水又東至領方縣東昇斤員水合東北入於鬱注云鬱水  
即夜郎豚水也又按豚水亦即牂柯江水寧陽國志云牂柯江

續修書

果

水出南徼之東通四會至番禺入海是鬱水即豚水豚水即牂  
柯江水審矣牂柯水即鬱林江即駱越水亦名温水也豚字班  
氏西南夸傳作遯蓋字通也遯又作遂故魑魅易遯卦之遯作  
遂山海經豚作遂郭注遂古豚字按遂當作遂易之象為豨神  
豨即大豕也可知遂之宜為遂矣



續黔書卷之四

萬卷書巖



水經注云積石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縣巖多石室室中有積卷而世士罕有津逮者謂之積書巖巖堂之內時有神人違還或陵記云天門山巖中有書數千卷見而不可取伏滔北征記云皇天場古陶穴藏書二千餘卷異苑云百丈山中有石房內有石案置書二卷荆州記云小酉山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雷之故梁湘東王云訪西陽之逸典也余載念并言毋思御飄輪而上尋瑯嬛福地培守門之犬讀玉京紫微金真

續黔書

巖

七映一作丹書紫字諸秘籍而遇齋緣慳未之或觀又念乏壯或之方聞慚安世之書記即有玉版奇文瑤壇惟牒亦費視芒芻矣夫羽陵蠹簡牧德靈符羣玉為席成之策府宛委有高密之元經是名山者固儲書之石室貯典之蓬觀也玉屏邑東一里高峯附壁疊石千層儼若身籤萬軸橫亘江左則萬卷書巖也余既不得讀中秘書而來此何敢薄民社為粗官但一行作更此事遂廢毋當敲撲犯慮牒訴裝懷之時登臨舒嘯坐擁萬卷不啻南面百城而塵容俗狀俱為之一洗是亦譽宦之至樂也

附詩

續黔書 卷四

祖龍劫火不到處長恩潛在深山語惟牒靈文媿皇墳不計渾沌何年貯天日層石作金題奔雷不掣勞黠鼠狻猊詎識靈寶方徒墜蠻荒誰企佇壬戌之夏我清暑一笑此中字堪煮擬將澗斧倚巨靈鑿破幽崖之岨嵒龍威僵走赤雀飛露出尊虛古時楮水煎青鐵磨陰糜寫遍雲牒字如柔語奇文奧驚鬼神信人可博束脩野孰意携翠如我心銀斤未試風霆阻謨觴洞兮竟鑰封濤聲日夜護江渚

游紫氣山記

晉柳柳州之記遊也曰與曰曠竊謂此兩言者不獨鑿山之景兼得山之理焉黔國山國也而玉屏之西境隴黎平鼻粵為隣

續黔書

巖

連峯覆嶺彌望不絕然或則魁父無丈之林或則單椒無曲之巒求所謂奧如曠如者不可多得今夏伏日埃鬱衙齋嚙溼瀌曦逼人王尉露謂城西隅紫氣山雅宜游暑遂觸熱往未半里見陂陀回互岡巒起伏雜花叢於層石古栢陰於疊崖涼颺徐來煩檢頓滌實仙靈之館也爾其清谿環鳴瑟雜叶韻荇藻漾潔游甲浮空樹入牀岸橫簾礙路山來鏡裏鳴鳥依人子亦不自知其何目目不周翫情不給賞也嗟夫予圃銅柱君山玉臺姑射尋仙空桐訪道誠栖霞之逸志或齒屐之寓言孰若此山境隣城市不染蹏氣楹不待選日自隱難田鋤芝而鳥擣泉挂鶴而煙霏哉假令子原來此必憚其目嘉名錫彼穢區也

增紫氣山詩

涼流流水隔橋聞  
靜坐蒼苔翠雲陽  
雀夜嘯千嶂月  
憊勞閒鎖一谿雲  
曾傳白雲飛初地  
詩名詎有青牛太夕  
曠幽境獨憐臨  
驛路馳輝誰勒草堂文

增荷齋苦熱詩

暗肝風光似壽麻  
無能消暑效浮瓜  
金丸我欲彈鷓鴣  
鳥好植瓊南孔雀花

游東山記

出玉屏東門循山麓而行  
石磴盤曲路才容軌牛叩馬  
搏視此郁夷方墨許延緣於田畔  
時新雨初霽畦水漲汎秧苗抽鍼平

續詩書

寺

綠如罽殼犬亂吠  
殊足喜人再進則一徑雲深層松攢柏列若  
夾道叢柯隱景交蔭脩篁清籟鳴條山壑奮響雅可游目憑檢  
悟衷散賞山之右為寺正殿倚巖結構雖未宏麗而真容巨壯  
亦稱雄剎兩廡有樓可眺遠下則游人憩息之所旁穿小徑時  
菴雜花有洋繡球二株爛如雲錦薄午鬱蒸予倦甚沈睡多時  
起呼嘯則積陽已屆岫矣出山門振屣延風神志為豁半下遠  
邨炊煙在樹遠飛之鳥千翼競來俯瞰大江回縈如帶視往來  
征帆不啻鳧雁也

重游東山記

今夏三月杪余曾策杖來游茲日巡稼之隙復問塗焉時金風

初扇而餘暑猶勺藥乃於林際跌坐散髮跣足松濤竹響清若

竿笙舉頭一笑宛暝都消俄王尉問予游亦來相昇踞盤陀翫  
羅靡聽鳴禽之上下俛視遠水空明皓同積雪叩瞻白雲翹然  
天外客裔自如而蓮峯北登巖極重巒刻露清秀恍覺舊游無  
幾而風景頓殊猶然塵鞅礙山靈騰笑我也乃朗吟曰青林倦  
鳥語歸蠻侶說白雲返故山日月幾何風景換鏡中疑我尚朱  
顏蓋予是時有退志矣途循懸徑至寺後見碩木森井圍繞沈  
池激渟鏡澈浮萍含綠微颯乍拂漪漣生文蓄金魚二三百尾  
曠景斜注則相聚向風蔕為戲又或衝藻徑去游閒遠放若避  
世上歎低侗者久之乃昇王尉聯騎歸回視嶙嶙如攢圖之托

續詩書

寺

霄上矣

飛鳳山

管向長欲男女婚嫁畢畏糧游五岳是其勝賞神鄉秀情超拔  
矣余囑管亦心栖白雲逸想霞踪今遠宦來黔始入界所遇巖  
巒殊無慰羈望者舊說天下山半在黔中青疑管人詩詞也泉  
抵任眠事稍暇凡境內山川亦皆觸岫延賞傾湖懷煙而人士  
多嘖嘖飛鳳山之奇其言曰山之高森峯限日峭壁爭霞俛瞰  
城郭猶匹帛之繞叢花險逾懸度累梯乃升下則楚雞河清流  
見底游鱗可數沙如霜雪石侶藉蒲架木為略行通之蘭苴被  
徑送覆懷芬榜曰眾香國高僧某卓錫時之所顏也玉皇閣倚

雲結構渺如仙居梵響凌虛遠山相會轉側十餘或丹崖翠嶂  
點黛飛瓊石鱗山瀑布激素灑清如委幅練數折入河聲猶雷  
轉循崖東而左仄徑難登峻亦須翼攀蘿尋葛乃躋絕巔其上  
眞花不落古樹恒春岫挂松釵岑交竹影流風叩阿宛若彈絲  
自下望之澹冶如笑蒼翠如滴明淨如粧慘淡如睡四時之景  
豁日頤懷又風胎而鼓戲弄羽毛飛猶狸乘煙歌唵信可目  
翰軼笙簧跨蹠管籥予百之神思飛越覺風麻玉笥恍遇目前  
急欲逞游目盪吾曾會差至不果輒形殫錄後勘地丙谿途次  
楚雞坪去山畢許見層巒疊嶂中一峯高聳旁有兩山夾拱如  
鳳舒翼據此山之得名不誣也爾時船雲彭鼻陵雨瀆流路淖

續黔書

卷

而溥又不得往游目探勝恍如海上神山可望而不可即然予  
有濟勝具俟秋高勝涼餘款稍退終當凌最高峰造幽峻看博  
芙蓉之石調鶴柅格之松聆風泉之虛韻翫巖桂之清香不使  
子平獨精物隱也聊記此言以爲券

游白雲山記

廣順州東四十里有白雲山層巒疊嶂如渴驥奔泉至此而止  
白雲巔峰頂陰晴皆見爲建文帝荒遊之所上有羅永葬葬焉  
古杉三株長數丈其一經帝手摩至梢無附枝又有跪井舊無  
水龍神爲之涌波恆雨不溢恆陽不涸時有雙鯉出沒其間取  
水者必跪汲乃可得云余於癸亥之二月攝篆斯州暇日命駕

往游欲向寒煙蔓草問卓錫之遺踪至則鹿苑積廡濫泉息脈  
林雅空噪巖磬無聲惟嶺上白雲尙依依依舊也道旁卧一石  
碣鐫帝詩三首係州牧韓之屏所刻其中年落西南一詩作於  
滇南後二詩作於羅永者彙刻於此則韓君之疏也余既別蘇  
讀之遂策馬馳趨塗少轉有蒼嶺橫亘挾雲欲飛懸崖青石如  
婦人回首顧盼簪髻宛肖相傳有神姬每夜至帝所服役後被  
人覩歛化爲石又有沈潭滹澗深涵碧無波相傳帝嘗經此  
忽一靈犀躍出踰伏道左若聽驅策者噫鳥翼庚辰虎乳闔斑  
金狄酒淚泥馬騰波蛇衛顛頂之墓燕填臨江之壙神獻管泮  
之劍龍春寄奴之藥推詳往迹則影徹經史考驗眞怪則叶符

續黔書

卷

圖籍雖詞趣涉誕而音旨非誣矣既作此記復繫之曰詩  
何年脂帝構曾駐讓皇蹤鐵匣魘天數金川避賊鋒驚心黃屋  
香滿目白雲封草木挺旌節袈裟換袞龍虬供石洞米鹿聆閣  
黎鐘受詔屏分水服勞嫗化峰經途無白鳥一宿河至今無直  
幹有青松江海團瓢寄關山程濟從鵲唳篁竹裂鶴唳瘴烟濃  
我至尋遺跡悲填萬古胸

增建文帝君臣論

余嘗讀史至金川門失守而王鉞言高皇帝有遺誠既得鐵函  
鎮押度牒剝刀竊嘆糜弧箕蒞妖讖凶姬蒿棘女珊天心割透  
侶有定數不可呂人力爭亦由聖祖不建青宮輔弼俾作皇景

裔餘也又念少康逃竄終秉元圭宣王潛閭仍杖黃鉞五年而  
 天節反一旅而中興奏則忍辱圖存乘機觀變未始非識時之  
 俊杰撥亂之雄才方其成皇死沙場昭帝居竊瘠瘠倦答鳴鏑戈  
 鏃鈍於邊關高煦磨牙蜂蟻伏於肘腋國執孤注人情狐疑必  
 不能長駕遠馭舉半萬里之外而滇黔地險沐氏兵彊假令効  
 勃蘇頓庭威公込血自能發勇氣於仲禮唱義聲於濟陽漢軍  
 出荆門即襄鄧可搖戈船下瀘南即長江可據奮青丘之神劍  
 返紫宮於彝庚仁壽之鏡重明雲臺之仗復設握符闔珍當不  
 其難或者謂夏桀浮舟是為失仗夷吾返國終辱先君故文叔  
 受符不惡成帝復生元聖西顧苦讓忠王繼統也豈知惠王居

續書

書

探殺子積而返都襄王居鄭誅太叔以奠仗伯者克定其難春  
 秋不昌為非况未虐誘人翻同流孰未警蛾賊竟爾蒙塵反謂  
 三靈改卜九廟弛縣豈垂丹穴目求故君忠乃不足閉沙丘而  
 餓主父事固有名昇無如斷菴難期荒野永遞嘸痕浸淫於枕  
 席黃屋寄寓於團瓢不知晉鄭之依疇為共和之計黃圖赤縣  
 置之罔論母亦諒精衛不能塞海愚公不能移山遂甘心於瘴  
 雨蠻烟罔筮夫貞風熾火哭連鸛鶴寓公誰迎謠應豆田出帝  
 不返雖亾國大夫不足昇言事而千秋直史何未書均房乎管  
 者予踟降泝水而容昇杜宇禪開明而遠放要皆榮遺松棟罔  
 念萬國衣冠塵視玉軀何計三泉鳧雁乃誦撈嚴而白髮蕭蕭

敵楚若而天門蕩蕩聖人寶失虛想早辦之雅法王輪空省戀  
 茶毗之骨母亦備當險阻精力銷亡魂將斷於祖龍方思山鬼  
 行靈通已去於佛經又恐帝絕實德思慰葬西山故明廷自列  
 乎至老痛哭之五十餘人從亾之二十二士沐雨栴風磨手歷  
 足四十餘年忘其勞勛吟不動於龍蛇走自効夫牛馬雖無仁  
 傑之偉烈返金輪於廬陵亦有子家之孤忠奉馬鞍於楚井所  
 謂朱炎錄石不靡蕭丘之木凝火慘稟不凋歎冬之花義悲六  
 合仁感萬禩日視當日之縮面投衣開門延敵味衙難之洪義  
 拜殿下面主臣者豈可同年語哉

梵淨山

續書

書

黔之郡凡十三而山接蠻叢江通雲夢扼百蠻之要害者昌銅  
 仁為最銅仁之山凡數十而巖谷幽異峯巒峭別壯三江也江  
 仁江之形執者昌梵淨山為尤玉屏昇銅密邇余恨局於墨綬  
 不得進一問辟支佛之遺蹤然數數輒聞其奇默想其景勢  
 其境界不啻目擊之也聞絕巔有寺風厲不可瓦治昌鐵疑龍  
 廉為之歛炭屏臂為之鼓爐也寺側有崇臺三曰拜佛曰說法  
 曰煉丹疑鴻衣羽裳練精餌食之夫所宅也有井曰定心水寒  
 沁肌骨清鑿毛髮疑飲之者可洗躁進之懷也山後有池曰九  
 龍池皎焉冲照淨無斥草疑有翠鳥銜其淪穉也登之者先由  
 金刀峽而上峽之高千仞中如斧割隔五六尺許有飛橋相接

疑巨靈之所開鑿也左右皆大梵宇廣潤可容數十人陟者攀  
繩上下若蹈空而行疑上落雁峰千尺之嶮也至其極千里風  
煙可一覽而盡疑登岱宗日觀可小天下也然周圍僅四丈突  
兀陡絕疑猿徒喪其捷巧隨族謝其輕工也又有香爐峰綿絮  
巖藏經巖羅列競秀下有九十九谿紆折環繞疑匡廬咫尺之  
勝天台雁蕩之奇已逾也余於黔之錦巖珠壑秘洞靈淵亦  
幾遍踏矣疑此山不獨銅仁之壯觀且為全黔之勝槩也何必  
泛螺舟而渡海乘毛車日翔風登孽搖顛叛于大荒探瑜次錢  
來于泰遠然後訖語殊靈聚標怪秀目為異乎

游飛雲巖記

續黔書

美

天官家言周雲如輪魯雲如馬衛雲如犬秦雲如行人齊一作  
雲如絳衣宋雲如車趙雲如牛楚雲如日韓雲如布魏雲如鼠  
越雲如龍蜀雲如車而不問黔之雲為何狀余來黔見毒菁灌  
莽嵐溼之所蒸鬱為雲類符陽之惟氣無所謂花葩紉緞錦  
繡縹緲縣霧曜藻慶高網縷者乃至黃平游月潭寺顧瞻巖石  
則爽然失愕然驚且志憲然目不周覽也則見奇執聞說不可  
名狀或景嵐而彭薄或輪囷而屈卷或迤邐而蒼鬱或逆豎而  
倒懸或龍蟠而虎踞或騰奮而鳳軒或蛟騰而鵠逸或獅厲而  
象狂或靈引而旗導或縷綴而帶翻或乳垂而煙結或浪擁而  
濤漩而且高者礙日下者回嵐巨者勺谷空者隱潭緞者膚瑩

漏者竅舍瘦者骨削薄者殼多墜者星落簇者毛毳大者如膝  
欹者如嬉蹲者如怒斷者如虧竊嘆曰此巖之石何其譎也何  
其侶雲之欲飛去也雖然造化之工之奇能自黔之荒僻而闢  
此靈巖復能使磊磊之石變態而不可究詰卒不能使雲之東  
西絡繹南北油裔者如此巖石殆此巖已罄造化之巧彼蒼無  
復餘情自付豐隆故此巖遂得獨擅飛雲之奇也夫

游飛雲洞詩

幾年仗劍尋龍子孰意飛來石洞潛  
噓氣成雲作霖雨竄身僻陋亦何嫌相傳洞內有神龍大雨時開出

秀不雁蕩醫巫閣侶此靈巖總不如  
齒冷客兒誇木屐那知天

續黔書

美

外步雲車

游黔靈山記

古城李孝廉芬逸曠士也余引疾閒居日借游雪厓洞因為余  
譚黔靈山之勝約共遊旋孝廉返鄉去不果時屆初秋交都  
塞埃旻寓滌氛遂乘輿步出陸廣門石運紆曲形侶書字參錯  
沙行靜無漚澗遠樹空碧哀蟬激響恍助子之鄉思約行三里  
眾山回抱中露出平腸一綫盤旋直上若鳥狝霄天風振袂足  
履波濤仰眺蔚藍天蒼蒼如石壁洎造巖則阿平開朗四徹中  
繩若未始有山者俯窺萬仞蒼巖成林曠暉側注金影瑩碎延  
佇凝睇青寧蟬動綠痕上衣裾芻芻出遊入淨室茶飲少憩由

正殿側右至一院斜峯入扁曲沼環堂樹響飛嚶階叢花藥則  
游人匡坐之所也壁多題時官詩獨鄂西林相國近體二章契  
子心據石和之擲筆舍去抵寺後見攢木千章圍繞如幄長卿  
緣坡而舒翠蘭子增枝而凝紅蒲錯振羽於草根媚蚪引嘯於  
林杪扶老之禽弄梵唄相舍石竇之水共松濤偕鳴余亦乍覺  
其秋色之上眉也衰衰者久之日已入蒼林壁烟漠漠微辨來  
時路望見明月宛宛如故人借游者子弟淑也

均追和鄂文端公詩

烏紗新脫却擲杖問仙靈袖攬嶺雲白眼爭山骨青鈔鐘林表

度馴鹿苑弄經寺僧養鹿子二默念銅文頌商飈入廣庭

續詩書

琴

一泓鳴玉筑萬綠銜金莖侶此山如買當為智者營聽濤松蓋  
偃顧影月波傾倪印九霄濶軒渠鶴籠生

均元詩

弓衣馳小隊紆逕入黔靈隔岸竹林紫舉頭天骨青蜀尼馴上

座梵貝理殘經問訊峨眉老獨猿認祖庭晉西川人曹溪派

利那車三究莊嚴草一莖眾人殊狗苟吾道亦蠅營活殺從渠

會泥沙迥自傾底緣返初服安養證無生

游牟珠洞記

牟珠洞在貴定縣西十餘里洞內有羅漢大士石像皆天生自  
然妙麗莊嚴石笋一株竦削鮮潤青如瑤參余壬戌至黔往來

且蘭數過其處乃時道士幾炬深人則見石乳結撰嵌空瓊瓏  
間闕摩訶天開別境雲謁波詭莫可名狀有若象者踞足而躩  
踞有若龍者攫爪而蠃螻有若虎者磨牙而趨趨有若豹者談  
舌而擗撥跪者若草眠者若牛逸者若馬藉草而伏者若禺狻  
負犀而奔者若麋鹿又有十丈蓮花亭亭扶筵翠色欲滴如仙  
掌之金莖也藕船頰屋橫亘天濛波濤齋森如博望之星查也  
石梁盤峙如彩虹跨上有僊官鶴鬘羽衣童子持幢導也  
又有樓觀宮闈結構窈窕如入建章之宮而千門萬戶也如造  
閻風之巖而銅柱瑤林也如游蓬萊方壺圓嶠三山而羽人出  
沒其間也有石鐘焉清牢生動蠶文響歎叩之如木勝周景王

續詩書

琴

之無射也有石數焉擊之則軒乎鬢乎如奏鈞天廣樂其聲動  
心無需蜀郡之桐魚也道士撥火指地上曰此梅花也脉之辨  
蕊鮮妍皎瑩如玉疑天女之所散釋迦之所拈也忽有聲自中  
來泠泠然似琴瑟然似笙簧然似鼓玉嫋嫋然似彈絲復  
香杳然似湘靈之鼓瑟羸女之欲簫也頃之碎狀如震霆轟山  
劃狀如巨霧劈岳滂狀如康回觸不周其澎湃振盪如天風海  
濤狀其凌厲呼号軒天蹀地如昆陽之戰猛獸助怒屋瓦皆飛  
狀余方睥眈驚詫莫知其所自狀道士則曳余裾出洞指淵間  
曰向之聲不一聲者水哉水哉余曰狀乃記之

均牟珠洞詩

洞內盛仙佛瑞環玲垂粵鬚洞外森樹木頰伽婆羅翔紫竹  
落花滿地澄般若流水空山悟真如來游兮鐘鐘數數仙佛額  
手紛告子繫我方外之人兮宜巖居何事人間金碧精吾廬

鮎魚洞

洞在玉屏大江右石壁百丈中凹一洞碧水珠迸大如管簾  
鮎魚焉或曰洞中一石壘爲鮎形故名也按說文鮎鮎也余正  
釋魚注鮎別名鯪江東呼爲鮎管陳蔡之厄作崇曰昇季路搏  
者卽此物也夫鮎之爲言黏滑也鮎魚侶之鮎兩目上陳方頭  
履重墜若囊身微紫色無鱗一人名人魚其脂然之不消耗奏始  
皇常習其膏爲燭又侶鮎鮎假額大首長尾四足一名孩兒魚

續黔書

李

生谿澗能上樹舍水上葉覆身鳥來飲水輒取之王會篇穢人  
痔兒卽鮎也余正鮎大者謂之鰕也知鮎鮎之狀鮎形如繪毛  
傳說文曰鮎爲鮎曰鯪爲鮎殊聞於訓稽矣周益公記宜興洞  
有因足鮎宋乾道六年行都北關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  
兩旁各具五指則鮎妖也玉屏城西二十五里又有鮎魚洞產  
鮎肥美

諸葛洞

爲橋北五十里許有諸葛洞一名葛蓬洞或佚征南蠻經歷處  
也洞中有怪物狀如木葉或時有音出爲祟地况驟湊夾岸飛巖  
室侶染黛上下距懸五六丈巨石臨危若墜復倚濤涌波襄瘦

蛟跳舞渾浩變怒響振頽坻溶流沈起迄於下口雖難翹洪之  
險亾目隴也舟至此遂止冬月水執稍緩多人捧曳可至偏橋  
其上雜樹交蔭罕見曠景太泉飛流千丈似有滿激之音奇爲  
壯猛曉禽莫獸哀鳴相和亦饒禁花丹葩綴谷若紅雲秀天灘  
熒飾巖若銀燭眩目觀者思難周賞情乏圖狀矣壬戌四月余  
自貴筑返屏禺中至施秉汜舟經此因潑水漲白波如山爾  
日又值大雨鴻流尾輪環濤激轉桀石橫亘江中礫礫似屋一  
葉輕舟時觸之霆若盤盪日驚星覆恍天吳爲之咄歎奇相  
爲之颯颯也舛延矚飛湍魄未之駭後爲友人言之輒咋舌去

響琴峽

續黔書

李

平越酉陽驛之東十里攢峯刺漢古樹蟠蚪斷壁中分隋如斧  
削而碧流飛注激電轟雷其聲泠泠清越呂長非等谷之金  
絲吳蓬浦之楊柳也吉林德觀察隆榜石曰響琴峽蓋得其似  
矣余系之呂詩

雪浪琮琤響玉琴空山寂莫誰求音倏來風雨羣靈會寫出成  
連海上心

相見坡

吾鄉隴東之六盤山森壁鞅雲竦巖造漢寥籠虛岫差我積岨  
路若絕而復通石峙嶺而更綴所謂窈窕而曲崩旋其高者歲  
甲寅經此下車山麓挽衣荷笑而上後人見痔人屐底痔人見



後人之頂如盤累重人矣延緣折屈明至禺中乃躋絕巔俯視人馬如蟻行者想者遠近逶迤陣演率然矣復盤折而下石磴苔滑樹杪雲橫深壑小語高峯如磨風息畏佳峻逾邛邛然籐交筍秀澗響泉飛澗覽忘勸今至相見坡靡迤陂陀下屬深渚巖岈嶸嶸上虧日月極天之阻實在於斯是日行者望風謝路而其嶺共雲別峯同雨恍如盤山之在我痔田山蓋云陟首坡則尾坡見陟尾坡則首坡見大坡而望則首尾俱見起伏區印石垂烟接方沈湖心笑凌峯頂行者此目手招彼目口呼送離會於咫尺而不知三十里之遙也形容可謂逼肖矣余也有客兒之豪情江山助興無柳州之嘉藻林澗貽羞聊綴

續書

三

長歌自當游記

上坡面在山下坡山在面相見令人愁不如不相見管誦吳江施或詩令我胸顛心滋疑今年奉檄羅施國陟坡正值芳春時春雨霏霏泥滑滑與夫邪許肩為疲一步一顧上高嶺遙遙樹杪人團影須臾不見循幽坑呼聲宛如在深井斜飛瀑布巖壑簾亂綴雜花楚照張批頰側翼桂之樹清暖舒嘯河之塵黃犢哀鳴鷓鴣叫下與四望風颺葛藤鈎衣且欲蹶拍手嘻笑來蠻兒椎頭錄語誓誓侶說痔面箐林高我曾攀繩上仙掌渺此九牛之一毛裹攜白雲空眼界碧雞金馬噙王褒下視行人相勞苦肩瘡蹶血多商賈青箬圓畏夔州歸黑苗斜插鎗子弩

楓楓楓林吼城虎山王祠丹煙一縷

坳七律一首

九折千盤相見坡猿家茅屋結山阿誰其云者飛黃鶴若有人兮帶女蘿邨酒柔情玉練語童拍手烏鹽歌商訛苗言放搖牛也笄愁犖角鳥路斜陽自古多

聖泉

寰宇源泉何啻億遷而効靈廣堪者殆難更僕數目予稽職方所載奇詭尤著者如滄州之澄綠泉泛金石不沈也允街之泉水交旋如盤龍覺之亦成龍狀也廣陽之妬女泉婦人炫服靚粧必與雨雹也霍山廟之泉鼓動則流聲絕則竭也江乘之湯

續書

三

泉半冷半溫共出一壑也多喜山之雄雌泉春夏左盈右竭秋冬右竭左盈也安豐之叫泉大叫則大涌小叫則小涌咄之則涌益甚也是皆別具橐籥壯坤輿之觀不僅飲石上寒蟻娛雲邊坐客已也而要旨黔之聖泉可驗瀚汐為尤足異夫漳浦蠟灊侯官灊泉鐘山應灊連州灊泉固亦消息有時矣然彼則地灊海隅綠海為灊汐而於泉無異又若嬌亭石穴池陽湖泉章貢三灊安寧海眼連州掛溪樂平鳳游荆門蒙泉郴州灊泉青城灊泉龍場驛灊井去海莫絕侶昇此泉為伍第彼之灊候僅再至三至亦未有百盈百竭不爽晝夜如此泉者王韶之始興記云貴州有漏洩一日百盈百涸應漏刻殆指此也余曾再履

其地見一泓自石罅迸出噴若玉竇泄為瑤池淨若醴醕瑩成  
琉璃試目錢置石上卽湧涌而昇錢齊不灑不淺則信乎此泉  
之得擅聖名也宜其橫竹引之調符取之曰調瘡滌塵珍於玉  
酒瓊漿可也奈人之飲狂拘貪或且激盜而去此若浼者亦獨  
何哉

增楊慎聖泉詩

龍圖天生水義盡山出泉睽茲感沸流肇自混沌年盈涸在頃  
刻消息同坤乾塵刹變滿汐億垓無貿遷帝臺益漿下神漢壺  
嶺巔冰雪姑射質風雷縛約仙竇雲騰滿滿泃月涵涓涓蝦須  
穿皎鏡蟹眼瞭滄漣岷嶓衍游聖坳舟喻思予迷踪鬼方霧縹

續黔書

寄

真羅甸烟詎逢陸羽品那遇桑欽傳名公紆勝引嘉招陶芳筵  
折簡開蒼蔚飛航延霽天玉珂鳴重嶽金艾明華田碧激灑柔  
翰翠微鑑洞絃臨淵稱混混倚谷望裕裕麗闔馨鼓動回筵蕢  
燭然荒塗欣長會與言遂成篇

續黔書卷之五

或威張 澍島毅

多雨

史記正義引太康地記云河北得水為河塞外得水為海自小  
而大之也楊用脩云黔人謂雨為清露自多而少之也余辛卯  
之嘉平月入黔境卽霖霖自玉屏至貴陽凡十程僅得一日晴  
故有漏天之號山濤經曰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  
處之故南方多雨郭氏註龍水物已類相感余竊謂牂柯分野  
上當天井是多雨涼非必如隕欽之所云也

增愁霖賦

續黔書

臺

蘇利回驂焦明舞翅蜡爾雲垂孖流霧織苦雨連旬陽鳥引避  
人不堪惡天何徑醉中庭杼渡炊甍烟靈管耶上壁旌遇翔階  
百屨泥滑千井壺排門無繫馬戶絕嗟鞋茹愁獨卧散漫傷懷  
若夫關山絲且久理征鞭雜聲店裏人影橋邊寒颯震蕩恠鳥  
盤鸞衣沾骨冷髮沐浴懸沈陰斷地積水連天長塗躑躅故國  
茫然別有儒生御旅詞客郵亭短垣傾圮敗瓦飄零囊無長物  
案有餘瑩檢書込鶴讀曲淋鈴草元寂寂梧坐冥冥棗榿無友  
飽德自馨於時石決花霽林於葉結澗浴青稀浪浮赤鼈鳩婦  
不來桐魚宜後后土難乾屏身尙泄假蓋誰憐墊巾可折三日  
佳晴云天無三日晴也云胡不悅為之歎曰銅鼓山崩勢蓬水流漫

八番缺齒六額蠟布緝牛角拭泥血龜鼻解銅環宋書從此去為我洗愁顏俗得移玉笛吹徹此荒蠻

歧舌

呂氏春秋功名篇云反舌殊俗之國高誘注一說南方有反舌國舌本在舌末倒向喉其語異中國語相反因謂之反舌淮南子墜形訓云東南有反舌民高誘注語不可知而自相曉溝內南經有歧舌國魏文類聚引作反舌國其人反舌亦覽云軒渠之國其人四舌而三瞳通考謂之三重國拾遺記云因霄之國反舌尖處倒向喉內亦曰兩舌東晉金筑苗仲之巢穴余代庖之日苗有訴牒者令伸舌視之宛如壬子年所說蓋舌至心苗

瘰癧

瘰癧

火旺於巳巳為蛇故蛇歧舌南方歧舌之民其亦火旺之象也

醫方刻石

宋陳堯叟為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說安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余壬戌至黔遇道旁殘碣必剔辭詩之無有也大抵年代遠邈非風雨剝蝕即沈窳蔓草否則為牧童敲火牛欄角呂致毀漚耳

石刻

修文縣二里龍岡山鐫陽明玩易窩五字洞口鐫陽明小洞四字王文成貶竅時講學之地也都勻城北有石壁鐫仁智之情動靜之理棲此盤谷飲此泉水十六字張鶴樓遺成是邦誅茅

讀書題此石自慰也黔西州北六十里有方石厚潤各尺許長二尺默撥即起語則多人不能動上鐫天合二字都指掉馬陽之遺跡也貴陽東山翠巖龍宮縹緲鐫君山讀書處五字郡人楊大賓習業之所也安平之噴珠泉鼓掌喧嘩珠璣迭出鐫喜客泉三字叅政焦希程之所題也永從之石芝洞鐫石芝洞天四字副使徐九泉之所題也又及林洞有皮林山一名過化山叅將鄧子龍題過化二字黎民和傳歲石石灰填之否則多病日也龍里縣南之雷雲洞奇石怪壁巡撫郭子章題之曰雕雲也餘慶有古洞白雲封洞口則雨大至邑令韓任甫題之曰慈雲也龍泉北三里岩上刻天河洗甲四字劉縱平播凱旋

刻書

刻書

經此勒岩也麻哈江之橋葛鏡建屢為水凌三建乃成糜金巨萬總督張鶴鳴題碑題葛鏡橋三字也安南縣文廟旁有石方廣數丈總兵鄧子龍鐫欲飛二大字於上畫寬尺許也又縣南雅關下有飲馬泉傳漢將軍關索至此人馬渴甚泉忽湧出成池叅政林喬勒碑池左曰甘泉聖跡也國驍總督蔡毓榮湖見日飲人四字桐梓之葫蘆洞清幽深遠石狀龍蟠邑令萬侯建額曰天外賞大學士王應熊有北顧岩三字俱鐫於洞口也永寧之觀音洞有白石如龜鐫神龜玉液四字也天柱之千佛鐘鼓洞微霧濛濛清流潑潑邑令朱梓題石曰天下第一奇洞也婺川之蟠龍洞壁鐫蟠龍化雨四字也銅仁之東山笑兀奇峭俯瞰大江絕壁鐫

雲彩江聲四大字也都勻之夢遇山有碑鑄仙人張三丰觀瀾  
處八字也不越城西五里崑上有張三丰遺影郭子章於高處  
鑄神雷宇宙四字也遵義城北三十里石壁上鑄十二字雲山  
齒齒水瀾瀾白飛霞會到此也凡此石未駁落字畫可辨皆明  
人之遺跡也至遵義之白絲堡鑄石曰如能順從則世享福壽  
宋忠烈公楊燦曰十訓刻石示子者也龍泉縣東五十里有山  
高數十丈上刻仙羊巖三字相傳唐人之書也又夜郎崑刻夜  
郎古甸四字相傳李白經此所題也若鎮遠之香爐巖畔刻沂  
流光三字相傳為漢忠或侯所題疑未能信也又永寧之雷節  
洞石乳凝結上有字如蝌蚪不能識也永從之碑摸崑高數十

續黔書

丈上有仙書紅字又仙品數處皆有大篆嘉靖時西陽司來侵  
地募人鍊去也畢節城北一百二十里有碑相傳或侯所大文  
憑漫不可讀也此皆余足跡所至耳目所親記考之於地里參  
之且聞說信而有徵者也其他奇巖峭壁幽壑達洞或有秘響  
異蹤余恨無駝車未之到也然書不能擬岳碑文不能比嶧山  
猶筆之赫蹏不忍棄者志余黔中之所得僅此也

俗字

黔南各郡民苗訟牒中多俗字亦有字書所載而音迥不類者  
詢之亦有解如參讀為十言措勒不鼻也尋讀為擺言行止動  
搖也嬰讀為慈言婦女善淫也又嬰讀為紐言口盡置火上狀

組動也音韻未詳其切鳩讀為刁言人形矮短也音韻有為字  
音韻未詳其切入火貌音韻未詳其切訓讀為刁言人形矮短也音韻有為字  
說文為依音韻未詳其切訓讀為鴉言水之分流者也音韻未詳其切  
非一卦塞江又管音韻未詳其切訓讀為鴉言水之分流者也音韻未詳其切  
木切音支義亦同音韻未詳其切訓讀為鴉言水之分流者也音韻未詳其切  
云雙生子也黔之古城南有丹江車浴兩音韻未詳其切  
水將合處形如八字有窠馬亦名曰八仔

川字

黔之人呼牛馬之竅為春余莫知其解或又曰穿思之知當為  
川始信土俗方言果符訓詁之指歸也按山海北山經倫山有  
獸狀如麋其川在尾上其名曰羆九郭注云川竅也而姚旅露  
書引山海經川作穿蓋穿可訓川故釋名曰川穿也顏師古漢  
書李尋傳注云川者水貫穿而通流也裴氏廣州記云南海龍

續黔書

川縣本博羅縣之東海有龍穿地而出即穴流東泉因曰為号  
是川之訓穿傳記多有之又伯樂相馬經有馬曰州亦當是川  
字畢中丞沅山海經校本疑川當為州蓋据余疋之白州驢不  
知郭氏彼注亦曰為竅則州為後人譌為無疑也張揖廣雅亦  
云川管也可証

釐字

黔之人儂輩相呼其偶不往赴則唉曰釐質問之則釐者不來  
也按古釐字本有來音劉向引詩來牟作釐楚郭顯卿字指釐  
字从童徐仙民讀弁來同鄭康成儀禮注曰狸之言不來也徐  
廣云狸一名不來天子設狸侯所曰射諸侯之不來者取此意

也是黔人之言不來為釐猶狸各不來為反切之音如并夾為  
 箭終葵為椎邪婁為鄒勃鞞為披舉矩為芭勃蘇為荷壽夢為  
 桑舌職為殖顛孫為申茨黎為茨茅蒐為棘扶胥為輔於菟為  
 虎不律為筆軒輶為韓俠累為傀瓠盧為壺鞠躬為芎下寧為  
 鉦僻倪為啤和同為降句瀆為穀明旌為第大祭為禘菴蕪為  
 須于居為邪窻籠為聰蠲蟪為龍卒便為借令丁為鈴鵲鳩為  
 鳩燕蠶為疾蔽膝為鞞側理為紙扶洪為濼後猊為獅不可為  
 匪奈何為那何莫為盍者身為諸之焉為旃徒格為斥如是為  
 爾之類皆曰雙聲合為一字其學起於涿郡高誘其注呂氏春  
 秋淮南子往往詳其音讀而韋宏嗣注國語亦有音切今人相  
 類奇書 三

生六男

癸亥二月余在會城一日晨集公廨同僚有言黔西某里王氏  
 一胎震六男者子母皆無恙或曰為駭余曰此固黔之已事也  
 咎陸終氏娶鬼方女嬪音崩人表作女嬪故集韻音崩人表作女嬪久孕不育  
 啟左媿三人出焉啟右媿三人出焉譙周蓋成曰為誕曰今况  
 古知記註者不妄也而又何怪焉曾聞葑躡遵義天旺落六寨  
 土女酥即孳產牝牡而獸尾媿曰為女奔畜交故有此三度關  
 守者白之總督馮岳將訊之岳曰蠻族本穴居巢臥人獸相雜  
 此即盤瓠馬人之故習也遂令壞所產而置女不問

化虎

括地志越狸之人老者化為虎博物志江陵之龜一作人能化  
 虎好者葛衣天中記雲南蠻人呼虎為羅羅人老則化虎有羅  
 藏山今黔之夷俗亦善變虎王漁洋記定番土司事非妄也土  
 人言此事多有其子孫入山頗識之虎亦數逞其家巡視余竊  
 惟焉夫齊姜化蜈蚣而吟帝嬪化菴草而媚必女填海為精衛  
 嫦娥奔月為蟾蜍是皆幽思煩冤鬱遏莫發化為異物憤憤鳴  
 情若伯照之為黃能如意之為蒼狗黃母之為大龜杜宇之為  
 鴛周仲明之為王節殆又所謂強魂散國淪化假誕者矣乃孟  
 食裳襲而忽斑其皮鋸其牙燒其聲是漆齒錄耳之倫皆牛哀  
 續黔書 三

昇李耳也豎首渠股之類咸左飛昇封雍一作邵也不必見蛇始  
 曰為杜預不必見蟹始曰為彭越人之化也小大無優劣善惡

無常體書佐命下且見之爻象矣儻淮南子所謂志昇心變神  
 昇形化者矣蓋猶是廩君務相之餘風也或曰蠻人有術能使  
 人化為虎受此法者曰三尺布巾數升米糗一赤雄雞一斗酒  
 又聞夸能為變鬼法或男子或婦人變形作羊豕驢羸之屬蓄  
 人至死吮其血咽之土官重其法禁不能止或捕得輒生瘞之  
 名曰鬼方良曰是夫

現尸為魚

西南國風土記云邪術有卜思鬼者婦人習之夜化為猶犬遇

病者攝其肉墜水中化爲魚蝦取而食之今黔南諸苗能曰術  
呪尸爲魚而食之亦此術也又有苗手持蛇嚼之采樵婦捕蛇  
滿籠中蛇亦不能去儻卽西京賦所謂水人弄蛇者其間雲南  
逸西南牙人婦人恠者或化異物富家化牛馬貧家化猫狗至  
夜伺夫寐曰短木置夫懷中夫不能覺卽化去攝魂魄至死食  
其肉有守者逐得則夫家亟出金往贖否則殺之又猛密人工  
刃術能易人心腎手足致死卽牛馬亦然

### 石棺

玉屏縣志云玉屏城西北隆萬開欽天監奏其地當產草寇遣  
使七晝夜猝至掘之石棺蓋半破其人一手握髮一足踏棺甃

### 續雜書

三

將躍出急呂銅釘釘之乃斃聞初葬時係木棺也此昇汪喬年  
發闖賊墓內有金蛇鐵鎗事相類余考唐中和三年六月三  
日太白山人謁金州刺史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崔堯  
封曰本州道北牛山旁有黃巢谷金桶水今大寇之帥黃巢盜  
據上京近已六年又僞國大齊號金統慮王氣必在此山伏請  
奏聞蜀京發卒破掘則渠賊自敗堯封遂昇州官點諸縣丁男  
萬掘之月餘山後峴崩數丈有一石桶桶深三尺中有一黃腰  
獸旁置鹿盧劍長三尺黃腰見之叨然數聲自撲而死堯封奏  
聞至秋黃巢果衰中原剋平此又昇宋永嘉末吳猛殺建昌巨  
蛇而蜀賊杜歆卽滅事相同也嗟乎古今來巨惡大猾皆山川

之靈氣鍾之安得迅霆宣威巨靈鼓斧摧深山之虎豹殛大澤  
之龍蛇曰免斯民於塗炭哉

### 人疴

龍里縣東門內短垣數堵筆門并斜太一人年約四十餘衣甚  
須捷面頰而皆有蹙左目修翹右目內有肉釘挺出長幾三寸  
粗如小兒臂充滿眼眶有橫痕略似麋目形而肉色殷紅余於  
壬戌十月初四日過見之爾時細雨溟沐其人負齋猶張目而  
睨眎也噫異哉儻卽所謂人疴者歟

### 風鬼

十洲記風生獸侶豹青色狀如狸在南海大林中張網得之燒  
之不死斫之不天鐵錐鑽其頭數千乃死張其口向風須臾仍  
活曰石上菖蒲塞其鼻卽死又謂風生獸喜食蜘蛛蠶陸曰  
腦和菊花服至十斤可長生常持一杖指飛走則不能去人得  
之指物所欲如意診諸俗說卽廣州記之平猴嶺南志之風母  
抱朴子之狷狷虞衡志之風狸也又禽經風翔則風注云風鷲  
鷲鳥也異物志云蟹之腹有風蟲狀如木鼈子而小色白食之  
發風毒是風獸風鳥風蟲皆有之矣未聞有風鬼者陸次雲洞  
谿織志云風鬼出黔中無形無影曰旋風攝人爲害余至黔輒  
曰此問人咸云無有不知是次雲謬言抑皆有而今無也

鐘

平越城南有高真觀觀旁有洞幽邃莫測內有物若牛時出見之相傳明正德閒忽一夜洞外雷吼僧驚恐起鈔鐘失鐘所在有頃聞鐘一路負聲而來諒震林木詰斃之凡樂銃上下兩紐左右悉黏水草乃寤鳴管之夜鐘弄牛鬪也後擊之乃止大凡物歷年久遠能為神惟水西之金雞曉月查城之石虎噬人石龍騰甲而鼓吹亦在普安桑木破斧而震雷至在綏陽城西橋水中悉有証驗非同假誕矣

馬化石

貴定城南四十里有白馬山上有古池深不可測人迹罕至至

則風雨晦冥相傳有白馬見於山下黃冠呪之馬上山化為

雷

石云按水經注靖始縣有石猪子母數千頭傳言夷符牧猪於此一騎豬化為石後人遂不敢牧然未聞有異人之迹也茲黃冠者母亦饒初平叱石為羊之術鼻大抵神仙好遊戲嚼飯成蜂也飛履化鳧也鄰杖為龍也水噴紙壺扇牽茅狗也向井呼鐘於盤唾瀨也彈槁裏之棋渡江中之扇也是乃麻姑所謂狡獪變化也

雷擊六人

攷京房易傳云雷電殺人何雷天拒難折衝之臣也君承用節度則雷日節暴人威福則雷電殺人是則謝仙行火巨楔走精

若曼之賞罰所日補刑戮之所不及也癸亥六月余謝病開居貴筑有自玉屏來者言日之初七值趁虛日鄉城懋易者咸集南明樓下時天晴霧無雲忽迅速大震雷火自樓隙穿下市人咸驚愕霎時烟散見六人仆地竅血而死樓柱失半其旁買菜傭誤殛旋蘇焉精神錄雷誤震死者後廉寶其四人常沃水日水屨批糠售之其二人則習用銅鐵白錫諸假銀日誑人者嗟乎博陵血練無雲而殲叔卿刺胸其誓卒斃展夸隱隱死詎能寬或乙說橫生未可道在其人方謂碧翁之曠曠而天卒殛之使不得售其術日有其身然則世之俯張為刁倖王法之所不能及者雖復服藥巷而佩嘉榮食正過而挾半石亦難免於辟

續野書

圭

歷之礮其亦可日林心矣

方言

苗人相謂曰及祖曰大食父曰阿索一曰技一曰四能一曰包母曰阿蒙一曰明一曰蔑叔曰椒一曰味兄曰皮一曰的虛嫂曰畢正妻曰耐德巫曰大奚婆妹曰儂男孩曰東醬女孩曰東菜官人曰麻色又曰貫人伴當曰必蘇頭人曰海折陌耕名渠帥曰精夫相呼曰妹徒又呼頭目曰九扯夏苴慕魁勺魁黑乍上戶曰行頭下戶曰洞崽号其類之公正善言語者曰行頭男子年長未娶者曰羅漢女子年長未嫁者曰老陪處女曰囊孩日的漢人曰條驛之牧馬者曰烏刺赤

濃天也達地也撈難下雨也撈空下雪也努打下霜也錯牢風也抵兒雲也濃濃日也大完亦日也隔力月也龍烟亦月也射姜雨也汶到亦市也汶良天晴也大弄日午也呵的文端午也何正過年也齊班中秋也

固寫食因也阿巴謂飲茶也固高亦吸茶也固麥吸飯也良推

鞞養也良林再飯也良喬夕殮也忽徑飲酒也良完食烟也壞坐也互雞亦坐也擺行也猛亦行也阿炎行立不定也阿鳩身小也大送春米也拜謁起集也猛已亦起集也商訛放牛也敵打也壓慕畜豕也陶貢傭工也果饗行役也果介直貿易也砍地墾土墳也勾業送客也雅務不好難行也雅犇條不識漢

續黔書

三

語也雅道不得也陶打織布也寧睡也啞把上山也召笑也囁哭也開戶剃髮也

眼曰蒙鼻曰迷口曰紐齒曰乃子曰札膊曰忙髮辨曰不落戶一為序二為瘦三為大因為布五為目六為逆七為索八為遮九為梭十為完火為德又為反為沱水為思又為囊豕為拜亦為巴牛為容為擬為訛馬為麻為米雞為麥為介犬為磨為馬鴨為阿為瓶魚為豈黃豆為肚糯米為猴利柴為文棉花為歪布為蓬油為育針為近線為妹銀為硬錢為餞米為賽早稻為白露又為洗耙膏梁為硬整蕎為家紅稗為夕陽管帶為老實衣為枚門為真石為格牙鞋為苦花為般

猛人醫書謂之榜簿羅羅別有文字謂之鬼書八番剝木為白謂之椎塘木老延巫祝薦親謂之放鬼親死不哭笑舞浩歌謂之開屍種家親死命婿砍牛鼻照分食謂之砍卡十月收穫後以牡牛置於平壤各着大毡衣童兒百數十輩青衣吹笙舞蹈殺牛以祭謂之白号母寨公建之祖祠謂之鬼堂母十年畜牡牛祭天地祖先謂之喫牯臙以死犢羔豚雞犬鵝鴨等類連毛臙置之囊俟其螂蛆臭腐謂之醃菜宋家苗女婿嫁謂之奪親孟春會男女于野男吹蘆笙女振響鈴旋躍歌舞謂之跳月鄰寨共建空房以跳月吹笙謂之馬郎房婿女皆死猶向女之子索聘錢謂之索鬼頭錢亦謂之癩蟲人死用棺將衣服裝像擊

續黔書

三

鼓歌舞謂之調歌殺牛聚親屬吹笙跳舞謂之做宴親死置棺歲穴開或臨大河樹木主于側謂之家親殿推埋伐冢綁掠無辜人口謂之捉白放黑吹蘆笙頓地為節謂之水曲九股苗母二月屠牛賽青草大王時多陰雨謂之把忌又以十一月為節閉戶謂之把忌山之高者謂之岑水之分者謂之孖強弓長六七尺謂之偏架田之側斜者謂之一卦田至百畝謂之稔田



續黔書卷之六

成威張 澍島穀

官錢

黔中錢局二設於貴陽大定局事即旨知府領之采辦滇銅鼓鑄搭放兵饑余初至黔見市錢猶肉好况具厥後省局私鑄小錢不可用余上書署藩臺董觀橋希輩言之其略曰國家嚴私鑄之律者所防奸民也今不聞奸民之盜磨取銘另起鑪竈而戕我守牧行同駟僇顯犯王章之所不赦市廛之中充然堆積者無輪郭無銜易一千之貫不滿五寸比於鷲眼繩環同其薄劣入水不沈隨手破裂斗米萬錢指貨千錢小民日用難權

續黔書

其

子母藏之不可為泉行之不可為布甚非所旨變費閭閻通惠商旅也俗高蔡有言私鑄薄濫有司糾繩絀網非一旨為既示之旨深利又隨之旨重刑尚非政體矧殺雜為巧旨期得贏而逞邪奸者即官司也彼小民亦既聞之矣而憲臺曾莫之問旨為不知乎則職居廉訪之謂何旨為知之乎知而不克糾則人不疑錢之不通神不可得矣云云旋司局某告病坐擁巨萬將入都為貴郎也

鹽

鹽曰鹹鹺伊管官大司鹽縣設海鹽其為利博而用亦宏矣自夙印成者石鹽也涸淖未涑者鹽鹽也其曰鹺者南裔鹽也其

呼鹺者蜀鹽也其稱餘者越鹽也其謂鹺者河內鹽也其名鹽者戎鹽也其目渠展者齊鹽也最下則并州之末鹽刮鹽也其他為白為烏為紫為黃為黑為紅為綠之異其色為苦為飴為散為形為寒石之別其味為卵為印為乳為駁為虎為鳧為巨杭一作提為水晶為繖子為馬齒之殊其狀正復繁賾難紀義而謂之盞而蘇之自不患其鹵鹼是旨鹽有澤于閩滙之鹽有池倚氏販之鹽有山夔峽掘之鹽有井九龍食之黔介滇蜀之中獨不產鹽惟印給於蜀來遠而價昂洗金之物昇金爭價黔之民有不如西域之駝柱平之牛者矣儻即伯益之經所紀無鹽之國常據南中志沮本有鹽井澤未時民共訊盟不開今三郡皆無鹽也按沮即且蘭三郡即建寧牂牁何平

續黔書

其

且夫鹽之生也不擇地或出於鹵或出於井或出於崖或出於石或出於木或出於泉或出於草黔水蹶潄耳自不能熬波出素而透洞幽崖深林密管回所饒也倘司事者精求牢盆之術廣募亭戶濬掘天藏而昇民同味將地不變寶靈慶志瑞餉之鬻之看將温給則蚩尤之血可漬於蠻鄉而蛤蜊之波可流於蠻洞彼夙沙瞿子豈得獨擅煮海之功哉

茶

黔之龍里東苗坡及貴定翁粟冲五柯樹擺耳諸處產茶而出蔡川者名高樹茶蠻夷司鸚鵡谿出者名晏茶色味頗佳近俱不產而大吏歲旨為問有司咸買他茶代餽之

論曰茶之名見於神農食經毛詩爾雅飲於灌醜盛於唐宋至  
今而錄而譜而經人人皆陸羽矣嗜之者目為釋滯消壅厭之  
者目為瘴氣耗精二者各執其說是猶邾莒小國不肯降心於  
齊魯大邦也雖然金雷珠藥玉瀉素塵香合雪尺秀起雷車采  
之損之收英斂秀為酪茶頭代酒從事因是日滌煩清暑而不  
知闕設成俗虛糜泉刀而非徒解癢增熱侵肌為害已也比見  
近歲上下競吸清欲霜秀甘思露液乳煎碧玉雪翻銀絲鼎鑪  
或煩於嬌女旗槍主誤夫老兵搨剝致鬻桑之報神仙所厭穢  
之餘信槍雨松風醜醜遜味窮春秋覽河圖不如載茗一車也  
而鄉鄙摩登之夫九致羨於寶文初蕊穆陀墜葉往往賤售新

續黔書

志

穀問西園之價希北苑之珍廣術曲閨茶肆櫛比飲者扇摩足  
夏昕夕不絕何異海上逐臭里中效顰乎而商旅懋遷經山川  
之險博錙銖之利母目絲絹相易不知凍水雕文之難目為蘇  
蘭新桂之娛歲費百萬仙靈莫通苦口為師療饑無術是日有  
用之物而易無用之物也攷金史泰和五年光元二年尙書省  
臣故奏禁之自七品官目上方許食茶不得賣及餽獻亦裕財  
足食之政也今之甯心民事者倘可踵而行之乎

女酒

黔之苗育女數歲時必大醜酒既澆候寒月陂池水竭日泥密  
封罌瓶瘞於陂中至春漲水滿亦復不發俟女于醜日因凌陂

取之目俱實客味甘美不可常得謂之女酒又有密酒色紅碧  
可愛余初至黔飲之經日頭眩浮泔後畏之如雲白鈎吻問諸  
人言此酒用胡蔓草汁澆也周禮序官女酒三十  
注女酒女奴醜酒者

革器

按茶譜七章有鞞鞞一篇言治皮之事今其書簡已逸韋人職  
關不復見古人察革之道矣乃滇邊鬼方竟擅絕技不知者疑  
目為鬼工言不能及也有問於精手者則告之曰凡革鍛不鞞  
則易蕪治不約則易斷不益之水摩其鞞膜則無目鞞澤不炙  
之火舒其鞞粟則無目鞞張不鞞目石則文理無出細賊不鞞  
目出則鑽孔無由堅腐反是而攻焉而後削之鞞之續畫之厥

續黔書

志

為鴟兮焉可目注蘭生厥為螭蓋焉可目輪嘉味目之為基局  
雖無雞腔之清韻而滑膩足珍目之為馬鶴雖無錫障之光粲  
而柔韌且翫目及為罍為壺為厄舟為銅盒皆積緻可尙不必  
錫縣黎而錫鑄趾不必雕沈檀而燒宜然列於市屢黑如純漆  
赤如雞冠黃如蒸棗又或縹綠葱青媽紅油碧辛之丹鸞之血  
蝶之粉鹿蜀之五采粲然滿目雖邊鸞花鳥崔嵬蟲魚不是過  
矣作贗者膠殺楮為之飾目漆敷目采光澤秀麗猶夫草也觸  
之浸之不月而潰退矣昔者不察擲青蚨身朱提是始目皮相  
也

洞錦

錦之曰花木名者芙蓉也蒲桃也牡丹也葵花也覆荷也櫻桃也茱萸也林檎也芝草也阜木也曰鳥獸名者對鳳也翔鸞也翻鴻也仙鶴也孔雀也鴛鴦也飛燕也麒麟也金雕也天馬也辟邪也獅團也象眼也走龍也蛟文也龜背也虎頭也曰器物名者樓閣也蔞蒲也綬帶也銀鉤也盤毬也籃紋也魚油也博山也連璧也雜珠也答昂也方勝也鬧婆也皆所謂愨五色而極思藉羅執呂發想者矣黎平之曹滴司出洞錦曰五色絨為之亦有花木禽獸各樣精者甲他郡涼之水不敗漬之油不盪是夜郎苗婦之手可弄堯時海人爭妙也又有諸葛洞錦出古州皆紅黃綠紗所織甚靈不可用

續書

鐵節布

永寧鎮寧二州出鐵節布其織美倍蜀之黃潤其精緻倍吳之白越其柔輭倍波戈之香荃其縝密倍金齒之縹縵余不知其何曰織也或謂即桐秀布縝白桐為之或又謂緝桑為之如嶺南容州之用句芒木新會之用鉤綠籐高昌之用婆羅樹僧未問之狎猴又有紋布可為巾疋番禺婦所織潔白如雪拭水不濡用彌年不漬垢膩又有斜文布名順水斑蓋模取銅鼓文曰蠟刻板印布者出獨山州爛土司

金星硯

孔方平規銘云穀理綺文金星玉質呂言墨海尚潤也思州之

架谿潭產石有金銀點者可琢為硯唐秀才源曰一枚硯石色既未之垂露匠工復未能割雲曰之殺青草不易於損壞雖注曰發川香墨之水恐不能斑采散色漚潤蕤翰也嗟乎石墨相著而黑紙筆圖臨為章邪心讓言無得汚白肯哉是論惟磨不磷涅不緇屹然雅操之君子方露圭角非佔較評郎官樣鵝鴛眼者所知也

苗刀

苗人製刀必經數十鍛故銛銳無比其試刀嘗於路傍伺水牛過一揮牛首落地其牛尚行十許步縱仆盡犀利之極牛猝未覺也為之贊曰劍能斬馬鐵工殪虎漚水蠻刀割牛委土搗不

續書

留手猶然步或切玉昆吾騰布析縷駉然銛鋒無缺容乘萬辟

干灌試可匪時

神黃豆

神黃豆產黔之荔波形如槐角子際常豆稍巨服之可永除小兒痘毒服法曰每月初二十六為期半歲每服半粒一歲每服一粒一歲半每服一粒半遞加至三歲則終身不出痘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曰二十四粒為度先用筒瓦火焙去其黑壳碾作細末白水下之

鮮荅

壬戌四月余自貴筑返屏宿偏橋之黃絲驛逆旅主人馬受暑

死腹孕肉囊剖脉有物狀如雞子色白椎之甚堅非骨非石層  
疊周裝多至升許不知為何僕人曰示余余按本草有鮮苔生  
牛馬諸畜肝膽此宜是矣西域蒙古祈雨以鮮苔石浸水中咒  
之輒有驗其人亦名鮮苔氣鮮苔在畜腎尤良形如鸚鵡嘴者  
為最重大可如參或黃或白生剖得者為靈物或言能治奇疾  
難名者是又不止祈雨也又聞牛有黃在膽黃一名丑寶馬有  
黃在腎狗有黃在肺鹿有瑞在首羊有卵石在腹驢有媚在口

燕麥

余正菴雀麥郭注雀麥即燕麥有毛校即穆天子傳之楚麥內  
經之迦師郭義恭廣志之析草孟康漢書注之斯禾張翥博物  
志之藟草也楊升菴曰江淮所進之烏味草當之繆矣羅鬼國  
禾米亦佳土人曰燕麥為正糧燕麥狀如麥外皆糠糲內有芥  
子一粒色黃可食葶苗曰此為蕪母人製一芋皮袋盛數升塗  
鐵輒就山澗調食謂之香蕪其地賴此甚多古語云兔絲燕麥  
徒有其名殊未舛也博物志謂人食燕麥骨節斷解者亦安

羊肚菌

余正中馮菌郭璞云江東名土菌曰馮菌孫炎云地簞亦曰地  
雞又有獐頭猴眼雞環松蛾桑鵝楮雞榆罔等類皆楠香而可  
食黔之深箐邃洞人跡罕至往往為苗獠所踞采食山毛古樹  
內多生羊肚大菌潔白如雪重或一二斤食之雖元都綺蔥碧

溱琅菜子品甘露之饌百花珍藥之菓不是過也余代庖古城  
日苗人會獻之又有木薑實如胡椒味辛可佐食

降真香

名香多出古木若馬褂斑生於木坎迦南生於黑木艾納生於  
栢松奇藍一作男亦作南生於榕樹安息生於辟邪樹臙八生於木犀  
篤壽生於真臘之杉木金顏打魔迷迭薰陸返生之皆為樹脂  
又如蜜沈棧雞骨黃熟雞舌馬蹄青桂八香同出於一樹黔之  
貴陽府境出降真香燒之可感引鶴降醮星辰宜焚之凡宅舍  
惟異疫癘刃傷燒之去驗小兒尤宜帶之蓋此香在深林密箐  
縣巖之古籐上人跡不到霜霰雪虐經歷歲月因皮俱爛赤心  
如鐵故其香勁而遠也曰生於籐又名紫籐香云

續修書卷之七

武威張 謝陽穀

梓枏

黔中魯饒梓枏播州更蕃曰桐梓名縣猶酸棗之姓溝豫章之氏郡也近者棗伐濯濯無能化牛矣余至播所見拱把數株殊無巨抱者按梓亦有數種木理白者為梓赤者為楸似楸有角者名角梓黃色無子者名柳楸楸之小葉者為椶楸即說文所云楸也梓之實古今注云豫章也梓之桐皮梓實而美者為椅尸子謂荆有長松文椅是也又有鼠梓一名枹詩云北山有枹即此木也又有虎梓江東是楸史記貨殖傳山居千章之材徐

廣云材遠書伯菽樂彥云菽梓木也左傳伐雍門之菽亦為梓字又伯橘晏子春秋景公登筓室而望見人有斲雍門之橘者即菽也梓亦伯仔尚書梓材古文伯仔材也枏木其樹直上若幢蓋之狀葉似桑子似杏今伯橘爾雅曰為枏

祖

貴陽鄧玉峰對平廣先生之居花井頗饒有樹焉秋時結實較木瓜微大摘味之似梨而醇滑或謂即楸余按蓋祖也夫祖楸楸也李時珍曰楸楸乃木瓜之大者楸子乃木瓜之小者楸梓則楸類之生於北方者三物非木瓜一類而實不同詩之木李通志略之楸楸枏雅之木梨皆謂祖也

邛竹

晉我家博望侯至大夏得安石榴蜀醬益得筇竹賈人言市之身毒國也身毒索隱音乾篤或曰賢豆亦曰天毒漢書作天竺逸周書作天竹杜篤傳作天筑或作天督通志略云天竺即捐毒也田山薑曰為邛竹出蜀之臨邛謬矣夫黔之民貴竹也呂生筇竹也筇竹亦作桂竹零陵記所稱桂竹之筇產桂竹是也攷山海經雲山竹譜引無草木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竹譜云棘竹一名芳竹扶疎森然大者圍二尺可禦盜賊又交趾有築竹實中勁強有毒銳曰刺虎中之則死皆桂竹之屬亦生筇竹劉遠注蜀都賦云筇竹出與古盤江巨南即山海經之扶竹也

續修書

全

余至黔中經歷數郡凡遇叢薄幽藹輒為之拂升斤聽翁橄荔皇其下賞赤箬綠筒之脩篁翫青蟲雲母之嫩籜然未見稍雲百尋摩月千尺望之似甕剖之為甕遠之為甕者母亦土薄水淺霧重煙荒不能畜此穉柯之奇節乎而其蔓倚高原蔓連重谷植樂夾水楸蠶圍塘青嵐運帚碧空掃煙浮筠之籜上葳蕤而防露蟬娟之絲下瀟瑟而來風予也吟句對青學仙服汁納千畝於得中傲清貧之太守非得竹王之胎鬱為茂林何自有此平安之報哉

東臺蓮

世開花卉無踰扶藎者蓋諸花皆藉暄風餘日獨蓮花得意於

水月其香清涼雖葉亦自蔽也周濂谿比之君子曾端伯稱爲  
淨友洵不誣矣余至黔查滇池中產衣鉢蓮有赤白青三種卽  
梵書所謂頭波摩芬陀利優鉢羅也而玉屏署後饒白蓮月  
白風清雅足幽賞癸亥之夏印江梁秋湄明府書來言衙中齒  
苞盛拆皆千葉三出凡六層房中攢出之花更明豔可人無慮  
數千朵雖太液之粵華銅池之望舒難比方矣其友人周唵虎  
有池中蓮詩寄余

附周矧池中蓮詩

山之盤兮中阿芙蓉池兮水微波待斲礪兮花明襲高柳兮翠  
煙橫午風初兮雲爛舍芳粵兮尙舒日半望美人兮不來游歎

續黔書

二

藜衷兮碧漪漣寂莫兮誰親饒邨夫兮弗可昇鄰中惆悵兮難  
言白萍飄兮苦無根有君子兮水之央遠不可接兮顧瞻而襄  
幸惠我兮光澤尙無違兮我思積思積兮情憐怕聽登兮夕陽  
蟬蒼蒼兮莫色欲晏兮恐難息自今兮相期永追隨兮切莫我  
遺

蘭

楚詞云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畹注蘭爲都梁香昇  
澤蘭侶澤蘭又名虎蘭譜云春蘭葉細夏蘭葉細而長秋蘭葉  
大而澤冬蘭葉差大葉皆不冬凋春蘭一幹一粵夏秋冬蘭皆  
一幹十數粵山蘭瘠而小建蘭肥而大了蘭最貴莖葉生歧枝

也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花鄧樵曰卽零陵香葉可代香非今之  
蘭審矣後人不識蘭草蘭花爲二種遂曰一幹一花者爲蘭一  
幹數花者爲蕙曰蘭蕙皆矣黔雖荒微亦有燕尾魚魷披拂  
於長坂曲谿樵者輒隨眾草刈之曰爲薪余於馬鞍山在黔州采  
得六本莖於庭堦間之甚猥褻昇朱子所謂葉無氣質易萎弱  
者迥不同乃眞王者香也爲歌離騷一章

循隱谷兮襄羊聞幽蘭兮歆香言采采兮初佩芳非非兮彌章  
舉紫莖兮擘綠葉光羅生兮山之曩昧翠羽兮回翔池光風兮  
膏露接忽反顧兮浩歎公子去兮雲端無同心兮當門忌秋風  
敗之兮余涕洟瀾戶服艾兮盈馨曾不知蘼蕪之清高豈其未

續黔書

三

見兮九畹實秉德之不昭茲吾逕兮豁吾肩如游蘭澤兮登蘭  
亭願芳馨日自愛兮長無絕此青青

長壽草

廣順署後卽馬鞍山古樹叢林虬蟠雲結而懸崖峭陔尤饒奇  
草鬱鬱蔥蔥要皆神農磨房之所未嘗壯哉博物之所未志也  
暇日樞衣而上柔茵綠鋪攸人眉宇爰藉之賞玩見有葉舒如  
梅瓣者圓莖脩枝枝卽抽於葉心枝各一花花分五瓣色深碧  
中蕊須猩紅亭亭荷秀不昇羣草伍間之小隸對曰長壽草也  
聳然異之夫眞正有不死之樹食之延壽郭景純游仙之所詠  
也洛陽光明殿亦有長生樹二株晉華林園極長生樹二株皆

樹也惟周髀算經言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漢世時日支國  
獻活人草三莖死者將草覆面即活又河圖玉版云防風之二  
臣曰刃自貫其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曰不死之草是皆  
奧窟真宅靈嶽名山乃產此嘉卉供仙夫之餐黔蠻鄉也毒霧  
淫霖蒸生禁莽蔓延充塞道弗難行岸思如雅氏法刈夸蘊崇  
之矣無論無麟虹之垂輪芳首之戲鳳洞冥之燭夜望舒之隨  
時吉雲之伺織離馬地日之招三星鳥即卻睡迎涼之裝護門  
懷夢之菱組綸布帛之英功德文章之秀概未之見願安得長  
島名葩姬祖洲返魂之香驂瓊苑養神之芝哉或異域音訛稱  
偽未可知也然聞今廣西柳州亦有不死之草如茅食之多壽

續齡書

朱

此草疑即山海經之獲草云

朱草

黔南巖石之間有草焉如小桑狀枝莖似珊瑚長三四尺刺之  
如面并援神契之言朱草無異諒即朱草也或据三禮義宗難  
之謂王者施德有常則應德而生并紫脫朱英皆為上瑞安得  
蓋生於蠻域余按抱朴子曰今西山謔母所種之朱草頗異他  
處少年湯飲輒致口鼻出而此草可種不必其嘉祥也矧古  
人嘗曰之染絳乎

海棠

舊聞海棠無香惟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之余至黔聞大

定海棠極著其香最清烈質之士人良信

增詩

萬朵晴雲簇曉霞高燒銀燭仙姝家春睡方濃慵少力紅膚卷  
袖烘輕紗流臉恍如醉宿酒胭脂零粉抹纖手絳屬惟笑桃李  
靨靨粗但覺芙蓉醜何圖名花出瘴鄉造物有意深且長遲遲  
佳人在空谷天然絕色生清香從今可消淵材恨李舟定幸佳  
郡願香國築得香閣高臨風底事嫌家遠

蠟樹

天下無無用之物蠶之蓄桑作蠶蜂之采花為蜜構木作羹羹  
葉作醬夫火而利賴之矣又如枕椰木有麩文檳木有粉都句

續蠟書

朱

木有屑羊刺草有蜜椰子核頓逸樹加蒙嚴樹檣木蝦蟇丹樹  
有酒女國產鹽草滇南生酸角西蜀出糖樹均足適用又波斯  
有齊噉一作果西域出摩厨子真臘種咸平樹亦可調羹曰子  
所見之蠟樹為尤貴取蠟之法於四月內將蠟蟲置女貞樹  
上蟲吸樹脂兩三月後漸長如蠶遂吐蠟捲抱樹枝瑩白成片  
九月開采取煎熬作餅各夷洞慣畜蠟蟲漢民亦開畜之母二  
三月進洞收買蠟凡一斗常價用銀一兩四五錢貴至二兩外  
賤極亦一兩畜蟲亦在四月中布種女貞樹函史謂之水檣樹  
但女貞而異但蟲必候一季方收蠟則半歲可得故漢民矧於  
收蠟蟲并蠟俱蠟蟲所生共在一殼內大如豆上面赤色者為

蟲其下稍白者爲蠟蟲一樹止可放三四顆蠟一樹可放二十餘顆也本草會編云蠟蟲食冬青樹汁久而化爲白脂粉敷樹枝人謂蠟蟲者樹而生至秋刮取呂水者溶濾置冷水則凝結成塊炙文理如石膏而瑩徹可和油作燭羣芳譜云蠟蟲微時白色大如蟻虱作蠟及老則赤黑色乃結苞於樹枝初若黍米大入春漸長大如雞頭子紫赤色累累抱枝宛若樹之結實蓋蟲將遺卵作房正如雀甕蝶蛸之類俗呼爲蠟種亦曰蠟子子內皆白卵如細蟻一包數百凡寄子皆於夏蒔三日內從樹上連枝蕩下去餘枝獨留寸許合抱木或三四顆乃至十餘顆作一簇或單顆亦連枝蕩之蕩訖用稻穀浸水半日許漉去水剝

續黔書

李

下蟲顆浸水中一刻許取起用竹箸虛包之大者三四顆小者六七顆作一包勒草束之置潔淨甕中若陰雨頓甕中可數日天熱其子多併出宜速寄之寄法取箬包蕩去角作孔如豇大仍用草繫樹枝問其子多少眎枝小大斟酌之枝大如指者可寄枝太細幹太粗者勿寄寄後數日聞鳥來啄箬包攫取子勤驅之天漸暖蟲漸出包先緣樹上下行若樹根有草卽拊草不復上又防蟻食蟲樹下須芟刈極淨次行至葉底棲止更數日復下至枝條齧皮入啞食其脂液因作花狀如凝霜也

續黔書卷之八

孝獸

成威張 澍陽毅

思南有甌峯盤亘銅仁思州石阡數百里大木碩少莫不茂者騰林拂雲幽煙冥緬穹崖造濼亢石無階杳無人居人蹤亦不能到所產草木多異狀有獸焉形類獼猴而大尾長四五尺而歧端色蒼黃鼻露向上兩卽自懸於樹尾塞鼻或兩指爾雅所謂雌也巢於樹老者居上子孫曰次居下老者簡出子孫搜巖得果卽傳遞而上薦老者食食已然後傳遞至下上者未食下者不敢嘗先王用呂給於尊彝取其孝也按寓屬小而尾

續黔書

李

短者猴也佻猴而多髯者虞也小於猴文采蔚然者果下豹也佻猴而大者獾也大而尾長赤目者禺也佻佻而大者果然也九真入号歌然佻佻而小者蒙頰也一名蒙貴佻佻而善躍越者獬鬣也佻佻而長臂者猿也佻佻而狗首曰猿爲雌者獼狽也又名猓狽佻佻而金尾者狻也佻佻而大能食猿者獨也食猴者獾也佻佻者狻也佻佻而南人名之曰仙猴也郭景純贊云禺屬之才莫過於雌兩則自懸塞鼻曰尾厥形雖陋列象宗彝余賡贊曰蟻穴蜂房君臣道章鳩行雁序兄弟燕處鷺遷雞呼朋友卽須鳩擊鴛別夫婦締結惟烏能哺惟燕能乳愛深養隆曰母曰父云何若雌念厥顧復嘉果摘來爰薦羣壽嗟



世人誰無二親商賈逐末學齋空陳士也遠宦鐘鼎自榮繁管  
子與益母長獻亦有周磐感懷鮐魚銜索幾蠹奉檄樂胥蒼蒼  
者天薄薄者地罔極鴻慈豈惟酒食此而不將嬾媿所戲

豪瓠

物之自為雌雄者豈爰之類沛帶山之鵠鷓或云即鷓離陽山  
之象蛇火眼之狡狴而豪瓠亦然其為狀如豚而白毛如笄而  
黑端夾脾有竊豪長數尺能自脊上豪射物郭景純謂之狙豬  
長楊賦注謂之帝獠通志略謂之山豬唐本草謂之蒿豬亦謂  
之獠獠吳楚又呼為鷓豬也大定府有之俗名刺豬苗人拾其  
豪巨為簪猶海嶠之用蝦須也聞南海有泡魚大如斗身有棘

刺能

刺能化為豪豬夫異為魚坎為豕異變為坎理或然矣穆天子傳有豕

馬豕牛豕羊郭注豕豕也并豕豬之豕不同

水馬

西域呂羊臍種土中溉呂水聞雷而生臍繫地內及長驚呂木  
聲臍斷便行鬻草至秋可食臍內復有種此物之至奇者也而  
人或未之信史記大宛傳正義引宋膺異物志云秦之北坳庸  
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牆繞之恐為獸所食  
其臍鼻地連割絕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臍遂絕則逐水草為  
羣劉郁西行記亦言之黔之養龍院兩山相夾深池涵焉嘗出  
神馬明洪武四年偽夏明昇獻馬十其一白者首高九尺長丈

餘乃得之於此也大諸毗文醫渥涇蒲梢余吾龍友青海驄駒  
往牒可稽已燕肅宗元和中神馬四匹出滇池河中魏黃初開  
於上黨得澤馬晉孝遂太元十四年滇池縣河水有神馬二匹  
唐明皇靈昌郡得異馬於河皆水馬也隨巢子云夏后之興方  
澤出馬良不誣矣再考襄陽記中廬山有地穴漢時常有數百  
匹馬出遂名馬穴吳時陸遜復於此穴得數十匹馬出土中一  
異也唐書南詔傳越皎之西多薦草產善馬始生若羔歲中紐  
莎糜之飲呂米藩七年可御日馳數百里馬出於草更一異也  
庶物之生似詭萬變魚非羽族文鯨翔風獸為毛羣靈駉戲水  
而且谿邊之狗巢木地下亦復賈生圓嶠之蠶眠火中又復

鼠產

鼠產韻外之事何能具言味者不察徒執游牧攻駒曷弁之循  
會無而涉元謀之河哉魏略海西國之六畜皆出水其用水

羊羣為布名海西布也亦見西域傳

小羊

吾涼出封羊其背如駝高者六尺許春夏之交青草豐茂毛澤  
而肥食其因可呂胜身飲其酪可呂養性真俊味也余來黔一  
載矣雖日佈廚傳給供驛使未嘗自求口食呂快端頗有郡民  
饋一羊辭不獲受之不忍無故而殺養於驛內數月偶至牧所  
視馬輒來依衣裾閒不去稱之則十三斤如六七月之羣羣也  
按杜預奏事言魏興北山有野羊千數百斤其形不异中土羊  
和伯廣志云驢羊似驢今黔之驢竟無龍然大者而羊復么麼

抑又何邪

論曰余聞之卜式云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也惡者輒去無令  
敗羣式其人雖不足取而言則不易今之牧民者自神自畜既  
不能禁觚譎之弊飲復不能如能艦之觸邪而肉食者鄙反視  
羶首之民而不恤是何異狼牧羊也

箐雞

逸周書王會解云蜀人曰文鴛文鴛者若鷺雉孔晁註云鳥有  
文采者舉雉也鳥冀州謂之澤特臨海異物志云杉雞常在杉  
樹下頭上有長黃毛如冠頭及頸正背如坐綫今水西出箐雞  
高尺許或畜之見人輒避去終不馴擾而長尾白羽羽之周遭

續黔書

畫

黑文緣之如淡墨所畫是箐雞并杉雞同亦即文鴛之類也

人首魚

癸亥之五月鎮遠霪霖瀼江暴漲上流夾岸人居時雞豕豕悉  
被沖汎鎮之漁咸飛糧爭取忽洪波卓立盤渦雷轟見一巨魚  
人首長徑丈鬚鬣殷紅衝網駛去趙子海涵自鎮遠來親見爲  
余言之嘗考竹書云禹治洪水觀於河見長人白面魚身出曰  
吾河精也徐錯稽神錄云謝仲玉者見婦人出沒水中履目下  
皆魚迹異記云查道奉使高麗見海沙中一婦人肘後有細作  
紅鬚命扶於水中拜手感戀而沒乃人魚也嶺海異聞云人魚  
長四尺許體髮壯人也惟背有短鬚微紅註即山經西海之

陵亦作魚也鄧元錫物性志云姑射山有鮫魚人面人手魚身  
見則風濤起夫妖青類人首乎羅類人足威車類人男陰文嘴  
類女陰亦名東海夫人凡此瑰異悉產巨浸黔江何自有此如  
目元錫之言見則有風濤之異今夏久夷晏浪雍觀潛蹤未嘗  
起魑魅而驚衍溢也殊不可解

鱸魚

金華玉脍舊稱東南嘉味六書故謂其肉麤者尤美按友有二  
種脆鱸海中有之皮紫而肉厚爛鱸江海俱有此脆鱸差小而  
味淡玉屏之平江產鱸巨口細鱸肉白如雪不終日色不變而  
有四顯天生膾材也然不能如北固山下二出手便釣得四十

續黔書

畫

九枚如謝予所云或謂天下之鱸皆兩顯惟松江鱸四顯非真  
不知盧清臣始亦伴於營廷之魚矣

崑山有三顯鱸

小蠚

夢谿筆譚云關中無蠚偶收得者怖其狀曰爲怪物有病瘡者  
縣諸戶則大瘡言鬼畏之也黔爲鬼方即無腸公子郭索橫行  
彼髮首鏃耳之倫且易而翫之矣余來斯邦暇則徵風采俗訪  
之無有也後乃知鎮遠之鐵谿產小蠚焉其鱗魚沙鰕潛响沫  
於澗石而鎮寧之清泉中產異蠚或赤或紫色極鮮妍雖洛水  
文鯉珠海石蛙也巨險也夫波斯之蠚并神摺江南之蠚并虎  
鬚海陽之蠚專車女丑之蠚千里而北漢之蠚一蠚加於此

苑國之蟒長九尺百足四螯尤為足異若茲之纖纖其不足算  
火目尋也審矣儻使鸚鵡之嘶爬沙熊銜而虎豹之蟬擁劍祥  
江當霜天菊黃壺會竹之膏醪盤都雲之香橘左持彭越右把  
長卿蹈吏部之疎狂藐監州之矜睨笑蔡謨之替識唾陶穀之  
妄評則予也樂尊葍風味忘口裏雌黃亦可目無異域之歎乃  
冠裳之狙竟畏壽霧而不生或生之而大僅如指不能供老饕  
之一嚼豈不傾哉

圓蛇

蛇之善者惟升卿其惡者曰博叔然予蛇食塵蚰蛇噬鹿巴蛇  
吞象活禱捕鼠要皆形狀宛若可為趨避未有蹤跡詭異厥壽

續書

卷

奇酷如圓蛇者也圓蛇產古州八萬土司中圓如卵有五采文  
或山水花鳥竹木歷歷如續狀同六合石子人見之無不欣愛  
拾而撫摩之不忍遺舍去少頃得人氣於中心迸出一頭口目  
畢具舌如火輪番人無幸免者人斃處草木枯槁泥土焦裂人  
不敢由此行皆迂道日避三季始復然其土猶毒苗人日億筭  
矢插其處七日夜射人即斃酷於狸子燧燭之蝟又有胞蛇長  
尺有二寸見人輒躍起數尺跌為十二段須臾復合為一即淮  
南子所謂神蛇也田山蕘紀之特詳

鄂鄂

山石之閒有物焉形似蛙又似鮎色青味鮮美苗人得之進上

客呼之為鄂鄂按字書無鄂字其從土者土精也宋時徐廷評  
監廬州酒稅河次得一物如小兒掌無指懼而埋之或曰此白  
澤園所謂那也食之多力又一名封丹此形狀懸殊按交州記  
陶橫築城於土穴中得一物白色形如蠶蛹無頭長數丈大十  
圍輒輒能動割腹因如猪脂曰為麗香美遊甲開山圖雲師生  
霍山長五六寸有毛似兔雨時出在石上因甘可炙食或曰石  
蠶之類即雨虎也本草云石蛤在石中藏蟄似蝦蟆而大黃色  
能吞氣飲風露可食疑鄂鄂即石蠶石蛤之類又白澤圖云千  
季木中有蟲名賈誼狀如豚食之味如狗尤奇也

九香蟲

按賈誼  
即彭侯

續書

卷

余癸年在外馬足車塵開關萬里得勞疾恨無翠薇之我遺也  
日見潢池弄兵梁渠舞羽黔首流冗得痛疾恨無草荔之我悲  
也改官於外無吏才牒訴倥偬敲撲喧囂耳遂日韓恨無文莖  
之見贈也民陝輸而苗剗蓋上下皆歲是非區器憤放手者之  
類越貨也則忿之甚思得帝休服之握符術塗日惟供億稱媿  
之是急無瞬暑展卷幼時所誦經書茫如癡寐是為忘疾思得  
迷穀佩之時復勘地巡稼登峻岑日毒霧飢飲不時得痔疾誰  
則投我目赤翁之棟烏蛇尾之虎蛟者兼此六疾百里何堪乃  
者挂冠引退囊無阿堵餽無洗把飢腸時作鐘球鳴也暇輒覽  
列仙傳慕葛稚川之為人便有意縱志舒節日馳大區并造化

者俱又念夙無仙才未必有仙骨私覬選崔文貞局食我目黃  
散餌我目紫丸庶蠲甲濁穢拾階霄霓迅于靈於一驂方塵劫  
於俄頃茲聞畢節之赤水出九香蟲服之身輕喜甚詢之士人  
言蟲生湖水中春夏出遊水面者不可用秋冬潛伏澗石土人  
掘石得之售人服法用十四枚微火炒去殼翅及足七枚去殼  
翅足生用毋服一生一熟他一次嚼食白湯下日服二三次俱  
可用完十四枚而止儻余得是蟲也不羨荷扇之丹砂矣或曰  
服之尤宜子云



續黔書

矣



西河合集  
蠻司合誌

卷一

湖廣

卷二

貴州一

卷三

貴州二

卷四

四川一

蠻司合誌

卷五

四川二

卷六

四川三

卷七

四川四

卷八

雲南一

卷九

雲南二

卷十

雲南三

卷十一

雲南四

卷十二

兩廣一

卷十三

兩廣二

卷十四

兩廣三

蠻司合誌

卷十五

兩廣四

一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原名且 字僧淵 稿

徐 顧世長 校

蠻司合誌

蠻司者土司也自古無土司之名有虞氏征三苗高宗伐鬼方漢武檄騷冉邛樊統謂之蠻禹貢曰三百里蠻詩曰川邊蠻方皆是也其地踞湖貴川雲兩廣六省自巴夔上下迤及海嶠數萬里溪峒等篁之中曰犵曰伶曰獠曰猺曰獠凡數十種歷代迄今各有大姓為領袖如北魏之冉氏田氏南宋之舒氏

蠻司合誌 卷一

彭氏蘇氏楊氏皆雄長其地呼吸羣族特未嘗建設州司隸之銓選如所稱土官土吏者惟有明鍾元舊事悉加建設其法倣之蜀漢昭烈授羅伽李恢為郡功曹主簿晉帝用典古夔深作本郡太守宋太祖舉獠人秦冉雄使之自治辰州而推廣其意乃遍設官吏盡布籍屬于是土司之名興焉彼其大姓相親世積威約雖同為編土而主隸之分定之已久我因其已定之分而假以予奪初不過借朝廷之名器用相驕靡而等威所至折箠惟命所謂以虛名收實利者強狄之繫維生駒之輪物如此而已然而以蠻治蠻

即以蠻攻蠻儻溪峒之間竊發時起則彼我徵調頗易為力因之設土兵相制之法而其後展轉假借凡議大征者無不藉狼兵土兵遠為驅遣雖周武伐紂亦嘗以羗髡彭濮諸蠻同會柞野而究之控馭無方利害各半故王文成議勦賊不用狼土而武功成焉按有明洪武初年凡西南夷來歸者即用原官授之而稽其土官土兵及賦稅差役駐防守禦之制但定銓選不立徵調其定銓選法凡土官名號曰宣慰司曰招討司曰安撫司曰長官司初皆隸吏部驗封而後以土兵相制半隸武選每襲替則必奉朝命其無

蠻司合誌 卷一

一一

子弟者即妻女皆得襲替雖數年之後萬里之遙亦必赴闕受職迨天順末詔許土官繳呈勘奏即與襲替於是控制稍疎動多自恣至成化中又有納穀備賑急公補授之令則規取口陋離畔日生雖孝宗發憤釐革而正德以還陋習未除暨嘉靖九年始毅然復祖宗之舊令該府州縣正二經歷巡檢驛傳三百六十隸驗封宣慰宣撫招討安撫長官一百三十三隸武選其隸驗封者布政司領之隸武選者都指揮使司領之文武相維機權攸寓細大相關股掌易運蓋蠻實難馭蠻悍桀桀其性猜忌離殺其習烙跡善

走粉腹善鬪其力馳戀窟穴不忍違離假重爵命威  
制服屬其勢知其性與習則不宜喜功生事而知其  
勢與力則勢可以為我用而力不可以使之自用故  
自洪武暨崇禎一十六朝二百七十餘年之間凡沿  
革向背大征大役或得或失稍見史乘者略輯其大  
凡彙為一編名曰合誌考古者覽焉

湖廣

湖廣土司踞湖南巫黔中地內錯辰常外連川貴溪  
峒深冥往往為寇元末尤甚偽漢陳友諒竊據湖湘  
間每招引諸苗長官以畧肉肘帛啖之立應本寨不

卷一 蠻司合誌

三

足即取之傍寨破城陷陣所向無敵時高皇帝即吳  
王位大敗友諒於鄱陽諸苗大恐跳岸走是年湖廣  
安定宣撫使向思明等遣其溪洞長官硬徹律以故  
元所授宣撫敕及印章來獻請改置官司命仍置安  
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居  
之遂置懷德軍民宣撫司以所附向大旺什用為宣  
撫使南木什用潘仲玉為統軍元帥沒葉什用硬徹  
律為抽關不夜黃石三長官司而慈利土官單重亦  
以故元所授叅政照會三道來獻即置慈利軍民宣  
撫司以單重為宣撫使單貢馬二十四匹會吳元年左相

國徐達按視湖湘以楊璟為叅政令之招撫而別遣  
指揮使王遇成等攻討諸苗之未服者乃隨服隨叛  
遂命江夏侯周德興東川侯吳海普定侯陳桓靖寧  
侯葉昇遍平蠻寨大破黔辰九溪施南散毛鎮南大  
旺諸洞于是改保靖安撫為保靖宣慰以土官彭萬  
里為宣慰使改永順宣撫為永順軍民安撫以土官  
彭添保為同知總兵官一時黔陽黃寧茶鄉譚悅道  
湘陰吳仁宗劉玉容美洞田光寶思沅兩界黃元明  
桑直荒溪諸洞墨色什川各以乘歸附並授官去當  
是時田州岑氏龍州趙氏播州楊氏貴州安氏其雜

卷一 蠻司合誌

四

處兩廣川雲諸大姓畏威懷德以次服屬有明三百  
年撫有西南諸土司實自此始大抵苗種自長沙沅  
辰以南與氏羌混雜其人蟻聚蠡集有村寨而無城  
市隸官者曰熟苗否曰生苗魁結點躑躅荆棘若猿  
狖班衣無衿衿納首以蔽而插雞毛於其顛負蘭抱  
弩童時稱馬郎衝環耳間婦女裸被以海肥銅鈴藥  
珠如纓絡然行歌誘馬郎而教之滌至仲春合婚則  
大集馬郎出室女裸吹愁笛牽擊長腰鼓跳舞月  
前名曰跳月老人騎木馬酌酒聽馬郎擇女負去自  
為婚然後估女貌而責以婚儀有貌美儀多不能償



者歲貴之雖白首不小貴謂之癩虫飲食苦惡草以  
 壽灰和林麩釀為敗滯襍投諸魚肉蠅蚤營營名之  
 曰醕俗以醕之寡多驗家之豐吝嘗曰是家多醕槽  
 不貧每遇歲時名親串搗銅鼓鬪牛而判其負者乃  
 截牛角藏于家雖子孫數世猶必持牛角示人以爲  
 雄焉要約無文書刻木為契爭訟則推一人斷山直  
 曰行頭曲者結以等計所結等多則擲籌三曰天賦  
 一地減一行頭又減一然後責贖其餘者言語侏離  
 非重譯莫解呼其曹曰同年呼其酋曰茫呼人曰歹  
 自呼亦曰歹猶吳人呼儂然性精忌好讎殺操戈羣

卷一 蠻司合誌

五

行報復不已諺有曰毋健苗音彌世不休顧嗜利絕  
 禮讓廉耻擲片肉于地爭趨若犬承歡而相親稍怫  
 即磨齒相向世嘗為之語曰吾人怒禽人禽生不識  
 年月以鼠馬記子午每歲首諸苗慶賀擇冬三月朔  
 各尚其一曰開年俗信鬼祀竹王祠及磨嵯神廟時  
 時治蠱設蠱神合毒藥傳弩矢中之血濡縷殺入其  
 在金筑者為克孟牯羊二苗在獨山者為九名九姓  
 苗在平樂為紫茸苗在白納者為賣爺苗在荔彭為  
 商為短裙苗在陳家爛土為黑苗又為天苗凡數下  
 里內相繼歸附其為種不一而風俗略等國初設宣

慰司二曰末順曰保靖其在末順者有南渭施溪上  
 溪三州土官在保靖者有陰隆杜望滑石三巡檢司  
 土官俱隸布政司其既也以三州隸都司而保靖所  
 轄長官祇五寨田氏因元世襲至末樂初指揮龔能  
 始招來篁子坪等處三十五寨生苗廖彪等四百五  
 十三戶乃設篁子坪長官同隸保靖以彪為長官而  
 別設答意治古二寨長官隸貴州宣慰安置生苗各  
 野龍答哥等凡舊置施南衛軍民指揮使司有故元  
 世官不能襲者重設施南散毛諸長官分隸安撫令  
 覃田黃向諸大姓各有所屬于是設宣撫四先置忠

卷一 蠻司合誌

六

建容美而復以施南散毛陞為宣撫設安撫八曰東  
 鄉五路曰忠路曰忠孝曰金峒曰龍潭曰大狂曰思  
 峒曰高羅設長官十九以臘惹洞麥著黃洞驢遲洞  
 施溶溪白崖洞田家洞六長官隸末順以五寨篁子  
 坪二長官隸保靖以搖把洞上愛茶洞下愛茶洞劍  
 南木柵鎮南唐崖七長官分隸施南散毛忠建其餘  
 四長官曰椒山瑪瑙曰五峰石寶曰石梁下峒曰水  
 盡源通塔平則專隸容美蠻夷五長官曰鎮遠曰隆  
 奉曰西坪曰東流曰臘壁洞則分隸東鄉五路及金  
 峒大旺之間至宣德二年增設石關洞長官隸之金

嗣而其餘如故

大蟲可宜者保靖宣慰使也與彭藥哈婢同管司事  
爭淫土吏婦雞腰殺彭藥哈婢而自死于法其孫彭  
惠為土舍據西江口地恨祖死非職無所襲而彭藥  
哈婢孫九霄得襲祖職為宣慰使忌之目為讎正德  
中叅政奉檄清宣慰司地則惠所據西江口實宣慰  
地也遂奪西江口七寨還宣慰使九霄而于足離愈  
甚會末順宣慰使彭明輔與惠婚如惠假明輔兵大  
起讎殺鎮巡官屢檄不止前後計奏凡八十餘上時  
多不直惠值明輔娶惠女為子婦鼓吹迎于途惠結

卷一

七

綵綉為鴉籠坐其中送之鎮巡官勾惠出惠鴉籠中  
縛之內於獄明輔怒率男婦百人攻獄奪惠去既而  
官兵討明輔明輔請還惠仍繫獄上乃遣都御史吳  
廷舉會鎮巡官雜治之獄成謂惠當坐誅第夷情難  
盡法因徙惠辰州特設大刺巡檢司一使流官主之  
而惠為流土舍協司事令聽調贖罪焉  
沅州麻陽苗以迎龍神釀錢相殺沅州衛百戶陳恩  
詢之忽殺恩苗自知有罪推二花頭為主擁眾奔貴  
州會貴州白苗許龍保與吳黑苗合為寇出略保靖  
間附之嘉靖二十六年兩廣總督侍郎張岳奉命勦

諸苗甫進兵值苗陷印江寇石阡府教授毛淵統民  
兵嬰城而翁將石邦憲勇敢能殺賊大破諸苗擒斬  
千餘人許保恐聚母妻子女變所衣詐為湖商婦令  
麻陽苗以綿繩束之關舉行過侯村餒甚攫村人漿  
飯曰我苗也村人報邦憲邦憲追及之殺諸苗而  
其所關舉者惟許保與黑苗跳不獲二花頭還湖密  
結湖苗田應朝等為應援而身與許保入思州詐稱  
罷塘卒番戍入城執知府李允簡去邦憲知其情乃  
復提兵邀賊歸擊之奪允簡還殺二花頭而許保  
仍遁岳乃購降苗麻得蘇吳老辨等偵許保所在則

卷一

八

許保方匿靈溪洞中稜而居翼日變衣過苗家叩喪  
岳乃伏于路擒俘之而遣土目斬黑苗于別洞中燻  
其頭以獻并捕殺湖苗之陰附者田應朝等賊平  
萬縣黃俊者本湖苗于嘉靖三十三年入龍潭安撫  
司踞支羅山洞與其子黃中白晝殺人捕繫之會白  
草番反中乃為父上書請從征白草番立功而自乞  
為副許之及從征則附反者副使熊達等復以計擒  
俊瘐死獄中而以漏網仍歸舊巢牛欄坪寨守  
之號天城自稱天城王流劫奉節雲陽間四十四年  
川湖兵夾勦中力竭復降泉市中

劉堂良翁處諸寨苗也其寨二百餘故辰沅所部旁近桂林貴筑盤亘八百里阻山為寇萬室中上遣將提兵勦之不伏先是叅政項思教與叅議龍宗武等每以恩相結為撫綏計諸寨動心至是湖撫李江貴撫劉庠一意請撫檄叅將鄧龍等大會辰沅下招徠之令久之劉堂良率苗萬人束于而縛詣軍門請降且言願歸土六百里得附編氓末生死唯命乃遣指揮一人屯天柱所專以撫苗為務每寨立寨長一人或三四寨或八九寨則立團長一人凡歲九月即封輸賦稅以金入靖州庫而以餉入天柱倉屬兵備按

卷一

九

驗三年無過舉則用鼓吹花幣賞賚如令兵部尚書張學顏上其議可之上乃賜李江劉庠銀三十兩表裏各二項思教等銀十五兩叅將鄧龍守備周弘謨千戶陳文魁騰霄百戶郝文煥等銀八兩有差草坪苗石纂祿奪天星寨苗兵總滿勝等而殺吳順和運寨民三十餘家其明年天星吳什傳天文糾龍集寨苗胡才殺草坪苗龍顯等以報之而石纂祿復殺龍集寨苗吳天保等十餘人謂其助天星也于是離不已萬歷中黎靖叅將黃斌移之撫諭使邵陞及御史甘士价分守郭棻兵巡金德輝問狀乃遣邏司

方承蛟詣草坪天星連兩家苗不至復遣史日吳廷季往又不至於是敕百戶黃鐘音文獻朝就問鐘音即請兵與俱許之翼日赴草坪至月團坡銃鳴諸苗恐遣婦女出觀值風急旌旂聲獵獵婦女反走各闔其外戶不敢出既而偵者謂官兵少易與乃皆擐甲貫弓矢迎鐘音馬前鐘音叱之曰爾輩欲反耶石纂祿殺吳順保不過輸銀五百兩費其死乃不奉乎喚故我承敕來就問祇欲出纂祿一對簿耳此與爾輩亦何與而爾輩無狀敢拒我何也言畢趨獻朝下坡而自策馬先軍行至湖泥所有楊慶和者與石曹楊

卷一

十

道總揮衆前謂官兵馳我無却理且五百銀誰輸者不如乘其少攻之衆曰善遂擁衆向鐘音刺其喉并殺兵王明等三十六人守巡二副使急率靖州守鄭雲鎬辰州判官祝養蒙未從令孫夢熊五開指揮戚元勳並提兵至草坪必擒滅乃已于是諸苗始大恐請出石纂祿楊慶和等而自願輸賦贖罪會守副使先以他事遣使石惟忠奉火牌至問其長石纂寬倚之句其轉請時苗衆皆聚謀集營皆惟忠示以利害衆懼然目視天漢發手捧其耳散去少頃老少負戴運草食惟入箐篁中有以牛豨運者

漢使不顧漢使問之亦不答婦女跳足走有嬌好者騎人項以趨移時屯寨為空乃膠致楊道總石看才等至守巡所而餘苗閉山等不出守備吳時喬請之守巡二副使將還師值特洞龍集諸寨備草坪亦援兵來會願効力先驅必斬其渠魁乃已于是守巡二副使檄廣西六甲苗千人助之遂大破草坪生得楊慶和及田能老王等斬首數十級餘苗悉定河貴撫諭使上書請襲黃鐘音子男而資副使及府縣官守備千百戶等議以辰沅諸苗屬之未願保靖二宣

蠻司合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彭執元車較

蠻司合誌二

貴州古羅施鬼國自蜀漢火濟從諸葛亮討孟獲有功封羅甸國王嗣後唐阿珮宋普貴元阿畫世居水西有爵土洪武初阿畫子靄翠與蒙古友又名朱欽者皆以元宣慰使獻地歸附太祖嘉之使仍為宣慰而普定女總管適爾及其弟阿璽亦以來朝授適爾

蠻司合誌

女知府賜以錦綺當是時已開貴州設貴州長官司命都指揮顧成指揮馬華鎮守之築城建石門五將以立州縣而殊遠也既而思南宣慰使田仁智思州宣撫使田仁厚爭先納款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及婺川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浴河等三十四州地即以其地隸雲南管轄而以靄翠所守地隸之四川翠復請開隴居犵狁以拓巴境不許于是成乃討新添諸寨闢草萊使征南官軍得以取道而指揮張岱平各峽刺向開破的放寨同知吳汝平江方江松撥播捕破下沙木洞信國公湯和江夏侯周德興從

楚王楨討思州諸亂寇破上王洞殺吳而兒俘四萬餘衆且與江陰侯吳良平潭溪古州二百二十三洞藉其民一萬五千人督楊文同知韓觀勦古州洞蠻林寬俘其衆三十洞等而顧成又復勦平平洲六洞榜嶼天住天堂大坪小坪諸寇凡一百三十七寨會文皇即位思州宣慰田琛與思南宣慰田宗鼎構怨相殺而副使黃禧佐琛攻宗鼎宗鼎走琛殺宗鼎弟發其祖墳墓而戮其母屍時顧成封鎮遠侯以兵五萬討之執琛與禧而琛妻冉榮復招誘臺羅抗命上乃因琛禧思赦宗鼎而宗鼎倔强且自怨祖母阿

卷二

一

施會名禧與姦造禍木殺已祖母亦許宗鼎殺親母竇亂妻女乃合治宗鼎琛重罪使子襲而琛母楊氏宗鼎妻冉氏皆前後赴闕朝貢乃以思州思南三十九長官司改設思州思南鎮遠黎平石阡銅仁六府并普安永寧鎮寧安順四州陞貴州爲省而以布政司領宣慰司一曰貴州領安撫司一曰金筑領長官司五十二曰貴竹水東青山劄佐龍里白納底寨養龍坑上馬坑小程番盧番程番草番方番洪番臥龍番金石番小龍番大龍番羅番盧山水德江蠻夷思印江沿河祐溪偏橋石阡苗民葛彭葛商龍泉坪銅

仁省溪提溪大萬山烏羅平頭者可募役頂營十二營康佐寧谷寨西堡木瓜麻鷲大華都勻那水平浪平洲六洞九名九姓獨山州合江州陳蒙爛土豐寧領蠻夷長官司二十曰中曹乖西都坪峨異溪都素明溪鎮遠金容金達印水十五洞潭溪八舟洪州泊里曹滴洞古州西山陽洞湖耳亮寨歐陽新化中林驗洞赤溪滴洞龍里都司所領長官司十二曰新添小平伐把平寨丹平丹行楊義麻哈樂平平伐大平伐清平平定其布政司官屬俱用流官獨府官以下參用土官十五人鎮遠府同知一通判一推官一司

卷二

二

獄一安順州同知一普安州判官一婺州縣知縣一縣丞一曹沙渡瓮城河盤江谷龍的成河單韓偏刀水都儒五堡三坑巡檢七其後隆慶中改貴州宣慰司爲貴陽府普市守禦千戶所爲凱里安撫司而增樂平平定二長官司于都勻府蓋蠻種不一有狔獍狔狔木狔狔諸名皆剛悍嗜殺外慾而內黠信巫屏僻人死則曰鬼棄之矣不哭至明年比年然後號兆而思之以丑寅卯三日質易曰牛場虎場每把忌必杜門不出越若干日而後已犯者不吉其居水西曰烏蠻爲烏羅羅居慕役曰白羅羅

深目長身荷鵝而戴笠束以韋索左肩行羊皮劍長  
刀箭簾多力為諸苗冠諺曰水西羅鬼斷頭掉尾盲  
至死猶健也為人戀主故安氏四十八部世長其上  
無所忤男女皆跣足棄絕禮教父兄弟死則收其後  
母而妻其妻新婦見舅姑不拜祿而進盥曰奉堂白  
蠻稍貧食鼠雀蠹蝮趨蹙若菟女子擇善淫者而娶  
之其名乞化者蓬頭赤腳輕死好鬪殺腰繫桶裙以  
布為之花布為花乞化紅布為紅乞化在平伐者為  
打牙乞化在新添者為剪頭乞化又有猪屎乞化不  
潔臥猪欄中別有休佬有拜儀一曰楊黃好鞦韆善

蠻司合誌 卷二 四

淫其名种家者頗類中土嘗樓居飾婦以長裙細績  
而覆以青衣髮髻單般若目絮然未嫁者裸奔不  
禁嫁即否家家擊銅鼓為樂有宋家蔡家相傳春秋  
時楚子俘宋蔡二國人而放之南疆遂為夷而老家  
為號後冉家為俎後冉有砂坑土人嘗採砂若替謂  
之砂床良者比箭簇設戍守之而因以為利別有尼  
灑家尼灑者水下也人死以柩叩椎塘而歌椎塘者  
白也至若龍家則俗類种家而衣尚曰遇喪服則易  
之以青然有所謂小頭龍家大頭龍家狗耳龍家者  
大略諸蠻尚淫多女子為政其裝怵多女土官異于

他族如建昌知府師克武定知府商勝東川知府勝  
古烏撒知府實十皆洪武中女土官也當其時在水  
西有奢香

奢香驛翠妻驛翠與蒙古友同歸附而蒙古友死其  
妻劉賈珠襲宣慰使朝貢賜錦綺靄翠美之于其再  
朝則遣妻奢香隨賈珠後率土酋十五人貢方物馬  
匹太祖大悅祿賜文綺織錦珠翠如意冠金環繡衣  
遂上驛翠之死奢香亦得循例赴闕襲宣慰使顧香  
度事上而傲于待物既襲頗自大都督何福討羅羅  
還奏香築驚不用命當並致討不報而香感上意于

蠻司合誌 卷二 五

其年冬急遣子婦奢助率把事頭目允則騰閣入貢  
則賞資尤厚時都指揮馬華者開普定驛傳役以官  
兵將盡驅諸羅為郡縣地而苦無其間會香為他羅  
所計華故惡香傲至是欲辱香激諸羅怒然後俟其  
反而加之以兵乃驟傲香至責簿香不勝此壯士裸  
香善其臂香怒甚斷所佩華帶誓必報而四十八部  
羅咸集香軍門憂頽掃境反香曰反非吾分且反  
則人得借天兵以臨我中女計矣我之殺反者有在  
也謀之賈珠賈珠曰盍見上慰之乎曰慰則何以殺  
之賈珠曰夫上之所以重華者以其能開郵驛候邊

境耳今四川道極曾未通達我能助蠻兵為上開思  
南鎮遠隴彝羊腸諸道以達邛蜀上方倚我之不暇  
何惜此區區啟邊蠻者香曰然遠邀贖珠行而已與  
奢助率各部把事隨之入貢其言華激變及諸羅欲  
反狀願効力開西鄙世保境以乞除此害上且驚  
且喜曰吾固知此奴妄果然微若言幾敗乃事矣乃  
責香開道而中華以事殺華香遂開偏橋水東以達  
烏蒙烏撒及容山草塘諸境且立龍場九驛歲歲供  
馬匹廩積以通往來而西南益開

宣德二年水西宣慰頭目阿閉妨宜與普定衛西堡

蠻司合誌 卷二

六

長官蠻民阿骨阿哈共為亂貴州總兵官蕭授上書  
請討上不許敕遣官撫諭而羣苗大起有底寨干炒  
豐寧羅父蕩谷耶甲農甲怨平若阿夜谷把革子裸  
普安州裸革治古答意石各野銅仁平頭著可免橋  
石雞娘孛子坪吳畢耶等各聚眾相應初朝議主撫  
謂蠻夷僻遠不宜與爭第寬以撫之使之自來因盡  
蠲其戶丁銀糧諸賦稅而負固愈甚遂至治古答意  
新耶諸寨殘苗吳不見等結生苗龍不登糾合下高  
大刀蠻民劫略城郭殺軍民燒公私廬舍不得已乃  
始調湖廣四川諸官軍及各長官土兵以總兵官蕭

授及三司御史統之且撫且勦而其患稍息其後也  
新添衛丹行長官故土官子羅朝扇與逃民羅阿記  
等復蠢蠢動會指揮僉事李政鎮撫有方為蠻民所  
信而以他事被逮去至是復政官俾守之其餘都勻  
衛陳蒙爛土諸苗韋翁同等有未靖者議調廣西泗  
城州土兵千人立堡鎮其地至正統中兵部尚書王  
驥征楚川悉調貴州兵以行而貴州空虛久之諸苗  
反驥還討擒會韋富撓等獻俘而驥以老病告歸使  
侯璉代之璉駐師雲南相去遠保定伯梁瑤自湖廣  
奉命入貴州未至其當推貴撫無敢往者獨修撰王

蠻司合誌 卷二

七

恂慨然請行行則平越新添畢節龍里諸衛已圍困  
久兵少不敢近景泰元年吏部侍郎何文淵上言貴  
州總兵官生分激變已非一日今兵疲民困又當遣  
將征南之際湖廣雲南四川三布政司轉運不給貴  
州山高嶺峻木難設守而蠻人叛服不常乞收兵部  
會多官議其被賊燒燬官舍勿再造暫將布按以下  
及各府大小官吏并從征官軍一切撤回祇照洪武  
年例設宣慰使司管屬土人設都司都指揮等官鈐  
束軍簡而以大將鎮守之便時邊警方亟眾唯唯謂  
文淵言是獨兵部尚書于謙執不可以為太祖高皇

帝開創于前成祖文皇帝經營于後迄于今將百年矣法制已定勢無可更比來以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遂致賊寇竊發勞師遠征然且一年之間各該城池雖被圍困而官將死守未之稍變今總督總兵叅將巡按三司等官初未嘗言此地可棄也其請兵請餉亦未嘗言此地難與守也夫土地者祖宗之土地人民者祖宗之人民萬一缺軼猶宜補救今堂堂布按盡轄其地小有枝梧而動言棄擲日蹙百里伊誰之咎文淵先曾奉使貴州備諳山川險易夷情向背宜量從陞職給敕以往令相度形勢便

蠻司合誌

八

宜行事至賞賜銀幣卽就彼官庫支給不必京師運發議定請旨景泰帝是謙言然不復差官祇着候選等項整理進勦時王驥尚候代未行并救協力於是總兵田禮進兵解平越圍侯璉調都指揮鄭僑及都盧等寨宣慰龍宜勦水西梁瑤調雲南兵由烏撒會于畢節調普安州土官隆本援安南衛遂赴勦勦安南等一十餘寨降阿蒙等五寨賊復圍平越璉回兵擊那之分哨七盤坡羊腹河楊老堡解清平圍仍哨清平進東至重安江與王驥兵會自是隆安至鎮遠道路皆通而普定之圍未解璉還雲南善射者為

前鋒自將之至普定疾戰矢下如雨賊大敗驅之時田禮等以兵來會遂大破龍里瓮橋及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賊貴州盡平

成化十七年貴州程番知府鄧廷瓚奏本府學校中石土人子弟在學者宜分別處置以示獎勵上曰蠻夷嚮化其意可嘉既已建置生徒有同內地則一體相視原無分別祇科舉文義未易猝辦先應歲貢生員一人伴觀光上國相勸于學以稱立賢無方之意諸蠻大悅既而蠻性終未馴廷瓚去諸苗稍叛乃復起廷瓚憂服加副都使提督軍務鞫縻之至弘治

蠻司合誌

九

初提學毛科以文試士生傲廷瓚意多獎勵會土官鐵氏負固其姻家有毛氏土生入試科優禮之取高等皆以大義令諭鐵氏使歸順鐵氏大感與毛氏相約納賦稅入貢而太監蔣琮謂科與蠻族通姓利蠻所有大不道賴巡撫解免其後蠻民亦稍稍有向學者

普安州土判官隆暢有後妻曰米魯負美色嘗以怗暢山居其父需益州土知府安民家暢前妻子禮因暢老奉朝命替暢為判官而聽營長阿保讒父子間不相能米魯聞知之諷阿保使禮迎已而先與阿保



通阿保盛稱米魯思禮狀禮念魯色美且恩暢竟迎  
魯同室居烝魯且名阿保雜淫之暢聞大怒立殺禮  
燬阿保寨阿保乃挾魯統其子阿鮮莫阿歹兒抗兵  
攻暢破暢寨百餘暢敗竄之雲南時東寧伯焦俊為  
總兵官與巡撫錢鉞名阿保及暢曲為調釋而誓以  
官法兩家各唯唯于是暢臨訣米魯出送暢拜且泣  
親掖暢上馬枕暢股咽咽若不忍去暢者遂陰中暢  
毒暢路死阿保與魯據寨反會暢別有妾適烏生二  
子曰珙曰瑤居安南保魯欲并殺珙瑤絕暢後事成  
王諸蠻不成猶得以女土官襲職乃于安南城外築

卷二 蠻司合誌

十一

阿先硬寨阿保與魯親守之而別築青黑猴場查刺  
三硬寨于普安州拖長江諸處令阿鮮莫阿歹兒互  
為防守更名所居寨為承天寨號無敵天王出入建  
黃蘇御史張淳救捕之不克賊益橫鎮巡官以聞乃  
命發十衛官軍及諸長官司土兵萬三千餘人分道  
進兵且召安民責以匿賊狀使殺賊自贖民乃率土  
兵攻斬阿保父子于查刺寨米魯逃走久之焦俊奏  
言賊弄兵十年先後據夷寨百三十餘殺官軍人  
等無算而女戎擁黨尚匿土官安民家不法孰甚仍  
宜貴民助餘賊或獻北白贖而安民承命陽為進勦

反陰資米魯蠻兵五百襲殺適烏及二子珙瑤絕  
望乃密遣營長福祐隨米魯顯據別寨大殺略且投  
牒鎮巡乞以女土官襲職巡撫錢鉞及副使周鳳都  
指揮劉英吳遠指揮任禮張英楊芳少監楊友總兵  
官焦俊皆受稱賄請宥魯聽襲朝議獨不可切責之  
必得魯乃已會貴州副使劉福自詭知兵眾倚之追  
勦而仍作移文取職賂賊憤甚乃襲殺周鳳吳遠劉  
福等執楊友而指揮史紹開鉅李雄郭仁李宗武等  
皆轉戰死上乃命南京兵部尚書王軾巡撫陳金都  
指揮李政等統官軍進勦奪楊友還破阿舊阿滿阿

卷二 蠻司合誌

十一

黑阿維二十餘寨斬寨首阿烏阿宗及福祐子阿魯  
獠賊獲車生擒米魯阿舊日波衣江西賈人龍清監  
生洪子華而米魯福祐皆竄走匿馬尾龍無何大兵  
合圍之乃擒米魯福祐及祐妻攝受妾適因于阿維  
等斬之而下安民于獄既而民自辨赦民正德元年  
暢族土婦適擦襲土判官職親赴京朝賀貢馬上甚  
嘉之或曰適擦亦暢妾  
阿溪清平衛部苗猓多猜有養子阿刺儻存力能  
披甲三重躍地而起越三五丈兩人謀勇相資橫行  
諸苗間假子母罔苗利而誘他苗為偷兒間劫旅商

有官兵探捕者反為之居間邀重賂否則捕遠苗之不伏已者強指為賊鎮巡以下則負納歲幣以為之地弘治中巡撫孔鏞初到官患之詢之監軍總帥皆譽溪刺如一口鏞大怒親往清平訪部曲中最能者得指揮王通歷詢苗害應如響而獨不一及溪刺鏞微探及之通愕然既而噤聲鏞怒叱曰汝謂我不能殺溪刺耶雖然吾能殺汝按劍前通不得已始道狀且備言所以資緣要上官者鏞詢得其人一指揮王會一總旗陳瑞鏞立劫會瑞欲殺之令畫計擒溪刺自贖會瑞乃謝去畫擒溪刺法曰非鬪牛不可俗鬪

蠻司合誌 卷二 十二

牛以券多為勝必集大姓置草間鬪之乃陰令各若出兵伏牛傍而鬪以大姓刻期應援遂往謁溪刺語鬪牛事溪刺喜欲行以雞卜不吉退回問溪言吾夜夢魚苦張吾前如何二人曰張苦得魚此吉徵也牛必屬王矣溪刺益喜乃與二人刻木行至牛場相牛伏四起連矛進刺刺徒手傷百餘人竟就枕并溪繫之膠車至鏞前鏞詢之溪垂首不語刺獨仰頭視鏞曰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然不知擒我若是易也溪刺死有子窳都勻檄往擒之悉焚其後有阿旁阿皆阿革於正德十一年據香爐山稱王逼攻興

隆偏頭平越新添龍貴諸鎮道路皆阻巡撫曹祥檄諸路兵進勦不克乃奏請總兵李昂及湖撫秦金會勦擒賊阿革阿義阿黎而香爐山險百攻不能下乃維製繩梯及鐵貓爬山虎諸具督令宣慰彭九霄彭明輔等選精銳緣崖而上拔木柵縱火焚巢斬賊首阿傍等乘勝勦黑苗破龍頭寨及都蘭都蓬密西大支馬羅擒酋阿茲等其天深天壩黎從楊保苗坪諸寨悉聽招撫復業者三千八百餘戶斬首一千五百七十九級通撫苗衆三百七十五寨捷聞下璽書獎諭賞賚有差

蠻司合誌 卷二 十三

安莊女苗撒得為土舍林天仲妻不相能嘗捨得足纏曰此非苗家法裂之衆中得怒甚值富蠱倡亂得乃挾上兵三人牛四頭從富蠱圍平越蠱感之迎得巨魯寨通得住三日許事成為后會王驥征麓川歸擒蠱并得解京師時香爐山賊惟蠱與韋同烈最強天仲憾妻得奔魯會借同烈兵殺得不克至是得自請于朝願為香爐山向導立功贖死值于謙奏遣國初降香徒置河間東昌者令從征香爐山勦苗南中乃絕也先之應于是許得請弟殺蠱而使得為向導乃得行且指之曰苗女之美如是也以飲之得乃

引保定伯梁瑤直搗同烈巢擒之而天仲戰死

正德十年金石番長官石承隆殺其兄承超反守臣

擒之死獄中其年銅仁苗龍童保與鎮溪苗龍麻陽

草子百夫長龍真糾眾為亂都御史沈林湖廣都指

揮潘勳會兵征之連破鎮溪亞西亞保生擒童保麻

陽及其家口而釋其餘叛者

水西安氏者雷翠後也自奢香之死其弟安勻孫安

貴榮先後承襲故世稱安氏但驕蹇不受節制即聽

調從征非邀重賞不赴且渺視官軍嘗睥睨省城曰

是直用水西毳衫疊塞耳正德中榮以從征香鱸山

卷二

十四

有功加貴州布政司叅政猶快快乃奏乞滅龍場諸

驛以償其功事下兵部議時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

言謫龍場驛丞榮敬禮之守仁乃貽書責榮止其事

其略謂祖宗制度不宜擅改擅改者謂之變亂雖在

朝廷猶不可况其他乎夫使君之先亦何嘗有積功

累行可長斯土而自唐迄今世官不改亦曰有朝廷

法制在也今日驛可滅則世官可革久矣且夫既為

世官則為朝廷劃除寇盜正守土常職而乃藉區區

征川用以邀賞則使君歷代恩寵將置何地况使君

得改叅政原非設官之舊今復于進不已萬一典銓

者曰向係土官故長有其地今叅政則流官矣東西

南北惟天子所使于是下方尺之微委以他官或問

或蜀誰敢勿行由此言之龍場諸驛非使君所有也

榮得書悅然驛竟不滅既而宋氏部羅叛徵榮兵不

至守仁復貽書責之竟至榮死子萬鍾襲萬鍾驕縱

甚于榮有漢民張統土目烏掛導之惡劣游獵酒酣

輒射人為戲嘗捷夷民角藥抹鬼阿內抹蔥四人怨

之一日集督府督府未出候于外有賊刃萬鍾頭去

索賊不得既而稍補知角藥四人四人逃時萬鍾無

子其三弟萬鎰宜襲鎰以賊未獲故辭謝問統與烏

卷二

十五

掛遣保其疎族昔者冒萬鍾弟曰萬鈞告襲指揮胡

末遠朱審祖勳前後承勛受其賄匿情報鎮巡等官

謂者者襲是但善者幼請暫委鍾妻奢播攝宜慰事

待善者年長而後承襲于是萬鎰悔辭謝使人說烏

掛不聽大恨乃借所親雲南女土官奢爵兵并已兵

共數千人襲烏掛烏掛覺之亦募兵數千相讎殺而

角藥抹鬼阿內三人適在境為亂兵所斃惟抹蔥逃

免烏掛因誣鎰殺兄鎰亦誣兄為掛殺疏十餘上下

鎮巡勘驗巡按胡瓊上狀言萬鎰宜襲但與烏掛互

相誣訂宜各治罪令輸贖統坐遠戍蕃勳末遠奢爵

俱逮問梟角藥等首捕抹惹而謂布政司趙文奎等  
之納賂者益乃承襲收嫂奢播為妻仍雄諸蠻益死  
子阿寫幼嘉靖七年提督尚書伍文定請其弟萬餘  
攝事俟阿寫長承襲久之阿寫襲餘去位而阿寫又  
死阿寫子國亨幼夷民仍請餘視事俟亨長承襲至  
嘉靖四十一年亨承襲餘又去位而于是有安智儺  
殺之事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又各生稿  
昂天翻狀上  
田得名銅卿較

蠻司合誌三

貴州

嘉靖元年貴州巡撫湯沐上治苗三議一預定土籍  
夫土籍不明則爭奪所由起也今土舍傳接應如軍  
職貼黃例各于歲終上其世系履歷及有無嗣子于  
布政使司司又上其籍于部而起送襲替可按籍定  
矣議一一嚴飭土學凡土舍應襲者年三十以下俱

飭入學習禮否則不許起送襲替其族屬子弟願入  
學者聽凡一切補廩科貢與軍民武生一體則禮教  
可行夷俗可變議二一清查軍伍請以五年為率通  
計天下衛所軍士舊在新勾以科逼在逃者指揮以  
下議罰都司叅問其清軍御史不第清坐勾軍丁且  
兼理缺乏軍伍令所在有司各開報解發收伍名籍  
于部布二司二司呈送清軍及巡按御史彼此參証  
則諸弊可革議三

三年鎮遠土推官楊載青以土舍襲職管中貴州鄉  
試巡撫楊一漢請如武舉襲職例加陞一級以為遠

人向學之勸吏部執不可謂土司額設原有定員且俱已在任有何加陞但于木衛量加俸給著為例報可

都勻部苗王阿向者屢據凱口圍稱亂官司不能制遂于十五年夏發兵攻平浪鎮巡官招之不下詔遣巡撫陳克宅調土漢官兵三萬集圍下國故絕險賊復于要害設弩樓礮石防守攻三月不克乃先分兵歷破賊黨凱會等國隨招降附近諸苗至四十九寨賊稍離散然後令土官安萬銓購壯士能剽掠者乘夜雷雨以鐵鈎縛手足若指爪然攀崖援木以上然

卷三

一

後用輓梯鈎繩使聚軍魚貫躡絕頂發弩石下擊總兵楊仁等督各哨仰而夾攻之萬銓兵自山後馳下開圍門遂斬阿向及賊黨十餘人凱口盡平是日斬首二百五十級俘獲四百招降夷寨男女二百餘口達旋師既而賊復振先是阿向之祖世襲土官忽為平浪王仲武先人用計奪襲遂為世讎而阿向亦復與仲武爭印割地相攻殺于是有凱口之役乃凱口既平克宅議盡逐苗黨以其地屬都勻府召軍民佃種改前曰滅苗鎮仲武因諸夷失業陰遣人招復旋科索之諸苗怨望私推阿向餘孽王聰王祐朱兔

等為主謀糾合黑苗與其黨攻據前國驅逐新軍民多所殺苗鎮巡撫副使參將守備等官分領土義兵進勦賊亦乘雨夜襲破守備鐵冠諸營生執參將李宗祐指揮陳佐周鍾并百戶軍舍等三十餘人詔革總兵官楊仁及前任巡撫陳克宅職停監軍副使康則清兵備副使林茂仁俸褫指揮守備等官及鐵冠王廷周仁等四十人冠帶而下王仲武于凱既而巡按御史楊春芳遣官撫諭賊爭赴訴求還土田并復其官印乃願釋宗祐等謝罪而究無成說嘉靖十六年都御史汪珊仍調土官安萬銓都指揮朱文指

卷三

三

揮李木統土漢官兵三萬有奇集圍下萬銓親率花鎗手與賊相拒賊敗走渡河萬銓追之朱文等三面竝進因樹招降旗于道賊走旗下者五百餘人聰兔據險下矢石我兵殊死戰遂破其圍斬兔等聰目雨潰圍出為萬銓部兵所執已而賊酋王祐等復入據圍隨執之賊平是役也前後斬首二百六十三級降苗寨一百五十俘獲賊黨男婦二萬餘口  
蜡爾山界辰州銅仁之間有箐子坪土官出此箐者以事繫辰州獄諸苗賂吏陰脫與歸藏蜡爾山久之與哥稍聚眾自大友特土官勢逼淫諸苗婦且虐

諸苗之脫已者嘗至土兵隆夏家呼其婦不至殺其  
求子猪罰之值隣人飯阿留死或告典爵阿留弟  
婦貌美弟死與阿留同洞居典爵遂奪阿留弟婦負  
以牛將入山隆夏忽率眾遮典爵諸苗被虐者亦向  
向前典爵知不敵乃挾刃且戰且却會銅仁苗久遭  
賦知府按通籍責見戶見戶且亡命知府乃責其土  
官償之于是平頭長官者懷印與所部諸苗奔逃至  
蜡爾遇典爵與爵遂附之合拒算子苗共保蜡爾稱  
兵及官軍討之不能克鎮巡上其事上特就家起萬  
鋒為副都開府辰州命相機進勦鏗徵諸路土漢兵

蠻史合誌 卷三

四

討之仍不克去嘉靖二十五年湖廣巡撫姜儀言鎮  
軍銅平諸苗皆互相結援而土官從征者復故為陰  
縱以牽掣之遂至蔓衍不可拔自今以後宜專責宣  
慰彭蓋臣彭明輔指揮田應朝等督土兵同漢兵會  
勦不克者治之以法如是則事可立辦上是之于是  
遣侍郎張岳督諸路會勦責成土官之從征者遂破  
蜡爾山斬其渠且以計擒貴州苗等并杖殺田應朝  
而其亂始定田應朝者本土指揮使以田氏與典爵  
同族鐘用為巡捕使伺典爵反結典爵煽諸苗亂是  
時鎮軍銅不及貴州諸苗能許保吳黑苗等皆其所

蠻司合誌 卷三

陰結為應援者至是杖殺之餘見湖陽麻陽苗誌  
當萬餘之去位也有二子曰智曰信智出居織金阿  
魏而信留事亨亨淫虐嘗暱吳瓊吳珂而通其妻若  
姊絕愛幸令百姓謁瓊珂皆跪起叩頭如謁亨信諫  
之惡信其既以他事罰信馬信買珂馬進亨知為珂  
馬也復給珂信大怒嘗醉把劍呼卜麻必覺語曰吾  
欲殺吳珂如何卜麻唯唯會夷日阿戶問之以告亨  
亨殺信信兄智馳告其姊夫未寧土吏吝效忠同稱  
兵討亨會亨與母祿氏擊烏蒙土知府福榮榮本祿  
氏姪會與弟烏慮有郤祿氏呼烏慮來妻以所部女

蠻司合誌 卷三

五

實作使慮借烏撒兵同擊榮而慮以出兵時淫所部  
路珠妻女為路珠所殺亨并留慮妻實佐使訟榮殺  
慮正會勘問而萬餘妻疏窮與土同知安國孝以殺  
信告且發其殺四喇人及烏慮事上遣給事與鎮巡  
官雜治之未行亨已與兄智及吝效忠戰于桑泥橋  
大聞互相殺奪亨奪智及效忠所部阿和馬羅沙那  
者抵者墮者頗褒應班鳩阿宗而智及效忠亦奪亨  
所部勒普普普豆得剗果底威索務驢白非白水西  
谷里威清奢香陸廣全雞諸驛皆阻廢不道都御史  
阮玄中御史鄧國仕等劾議調諸路兵大勦亨亨自

三六三

知不法頗思既而議夷俗讎殺縱稱兵第當就其議  
曲直不宜煩我兵革遂遣宣慰宋一清約法令究殺  
信罪且獻諸主謀者亨大感立獻阿弟吳瓊吳彤務  
卒惡卒吳珂何高等從與前而後乃對簿伏殺信狀  
當死于是以三萬五千金自贖而以六千金贖務卒  
等事定亨與智俱去職令亨子安民行宣慰事智子  
國貞行夷民事亡何亨所部阿撒沙拱阿朋阿豆復  
以私憾殺智卒四人傷一十六人智復報殺仍具獄  
萬歷改元都御史蔡文都司高金宸麻哈守親詣木  
空河讞不決其明年秋都御史羅瑤下同知高任重

卷三 蠻司合誌

六

司理常正和雜讞復不決當是時智所主謀者吳鶴  
駕亨所主謀則吳阿軻吳阿箇也亨暱阿軻與阿箇  
甚于瓊與珂而阿軻與阿箇之妻若女其為亨所有  
與瓊珂等于是按察司林庭章直索阿軻阿箇與鶴  
駕同治罪且盡逐漢人之藏夷者而後使亨對簿  
亨乃大思請輸的都梁你及毛家可瓦大南王莊張  
三埔豆紅崖左王右王陂花蔡官梨兒鮮離二十四  
寨與智和解終智世而後還亨其一以所訟俱置不  
問誰謂亨入殺千石智三百石贖罪阿箇以下皆輕  
重論贖有差亨乃益感矢報

阿占界首阿崖阿散皆強賊阻山為寇亨悉擒捕膠  
致凡威清平壩之間道無伏莽又木西酋長者首犯  
十二營鹵土婦隴氏亨逮以獻兵備使余一龍為之  
奏聞值水西有阿列之酋谷里有阿古之酋白歸之  
酋白縱之酋阿扯之酋威清有阿捕之酋奢香有沙  
遮之酋阿白之酋陸廣有阿列之酋阿虐之酋普也  
妻之酋金雞有阿遂之酋其久充諸驛驛騎馬匹皆  
前後散去亨急為舉廢驛騎盡復乃悉令夷酋辟地  
墾草勸農桑察贖貧者流夷自占而還者至一千三  
百一十八人于是四十八部酋長十二宗親一百二

卷三 蠻司合誌

七

十麻葉末則阿體等旬旬告都御史王緝請復亨冠  
帶許之至萬歷十二年復以他事議褫冠帶旋旋  
復其後女土官奢社輝與安邦彥合為亂即亨後  
苗平天漂黑苗種也在湖貴川廣界與者亞鼎足居  
每入漢必道者亞顧為生苗前此未為漢所屬其俗  
男子蓬跣短衣而長禪女子則花裙銀鐲而深墨  
色獨多力好鬪萬歷六年天漂阿蓋等三十餘人詣  
長官金繁所願輸賦役為編氓請刻木立信都御史  
何起鳴下兵巡蘇愚問狀遣指揮郭懷恩及長官金  
篆同往而阻于者亞乃遠從丹彭間道通天漂會苗

坏黨銀等十餘人亦詣篆所同天漂所請皆以者亞  
閉關不得通時都御史王緝新赴官使使者等責者  
亞首阿斗謂斗故我屬何至梗道阻化者斗叩頭  
服謂我等本平定部也為養善牌所誘因暨去平定  
而歸養善今養善奴視我寧能從乎閉關所以拒之  
也今願往平定請以者亞定所屬因下吏議議屬之  
都勻獨都御史執不可謂平定孱弱無可藉其願往  
詐也此必有主謀其問者復下吏案驗吏乃呼阿斗  
密詢之果得實謂漢人天金貴及張受主謀教言往  
平定而陰實借諸蒙兵以襲養善乃治天金貴等罪

蠻司合誌

八

令者亞一十五寨仍屬養善牌如初而者亞路通于  
是苗坏天漂皆請奉貢賦歲輸賦二十四兩天漂五  
十七寨歲輸米一十二石貢馬二苗坪九十九寨歲  
輸米二十四石貢馬四遂請符驗更冠服以華名名  
其牌曰歸化隸都勻版籍凡使往自生齒以上悉跪  
拜送使至平定夾騶從行前吹簫笙杖鼓唱蠻地歌  
呼道而馳事聞上嘉之各有賞賚令苗坪立都保一  
人通事二人頭目十人寨長九十九人天漂立都保  
一人通事一人頭目五人寨長五十七人而以指揮  
一人軍二十人常從把總巡徽寨上曰將軍令勿匿

亡命毋動小忿敢不如令者斬越七年者亞阿斗反  
伏誅乃復罷樂平吏目加麻哈州州判一人令居樂  
平司而以養善者亞羊場落那餘魏河樂戶西諸苗  
皆屬焉

毛吳墜者末寧苗寨也其隣有長牛阿田者于隆慶  
初曾出切白鄧魯打畢廣三屯都指揮陶鼎持斧逐  
捕之中流矢死而毛吳墜酋長光寶光見攻剽羅絡  
華張斌匡廷鑾殺羅顯奇五人斌上變言寶見及并  
及長牛殺指揮事萬歷七年詔令都御史王緝御史  
馬呈圖督兵進勦而緝與呈圖疑所上不實遣普安

蠻司合誌

九

末寧二加府按視長牛毛口諸寨覘變而光見知知  
府至負弩出郭迎叩頭願將軍幸哀憐吾小人死請  
輸貢賦比編戶恨母反乃拘使對簿無實釋之而坐  
獄等誣罔律且以斌調末寧廷鑾調烏撒獄上初斌  
上變時謂寶見所居在五龍止京箭林間宮軍與服  
皆擬王者出入張黃蓋樹幟擊鼓號雲陽王犬不  
道故廷命進勦而皆無有張斌嘆曰吾北行時有阿  
述上曰方仲八贈我百金為治裝以我能告見及也  
不如是吾何以對方士曰哉  
貴陽苗寨有也香狗場與者亞通婚媾會長老項宋



已歸附輸賦有年顧貧甚歲比遭負不得償務  
有高山以為險每漢使至輒走高山頂鼓譟罵使  
還報有司無如何于是稍稍輕漢使乃陰集亡命劫  
人奪金帛久之遂至及十一年都御史劉庠檄宣慰  
安國亨宋懋德統紅兵勦之生擒老頂宋等九十人  
梟以徇曰敢亂者有如此刑

答于雞買甲多皆都勻苗寨也都勻苗者亞阿斗反  
而答于寨阿其應之斗誅阿其以幸免乃累累犯寨  
十四年土舍吳楠王國聘慮阿其叵測禍及已請以  
答于雞買甲多都定崖埋屬蒙詔立宣威營設把總

卷三

十

一人而以蒙詔佐之凡答于一十三寨歲輸賦三十  
九石中間答于輪十石著為令阿其獨不伏引者亞  
殘苗圍宣威營鼓譟曰阿地誰令而營居中乎蒙詔  
帝使使者阿邦老亂徵秋稅阿其度使至先以血爨  
門令勿通若常張繳鼓角給龍鳳什器遂與雞買甲  
多阿賣朋同阿烏斗留鐵仰枯高關亞仔阿場豹火  
者真唐靠諸苗擊牛酒為誓稱兵劫歸化亭長巡微  
至答于問狀阿其出與戰嘗罵亭長去官軍莫敢進  
蜀山土吏蒙天眷請于都御史願提兵進勦而先使  
問者詳言漢已黜蒙詔令以宣威營應還阿其立阿

其酋長朝暮當撤兵去阿其乃親馳樂那牛場謂往  
來者言言皆符弛備天眷乃設伏左右伺其間雖入  
斬阿其并阿賣鐵仰枯等一十六級雞買甲多皆歸  
降而于是屬蒙詔者自答于雞買甲多外又有塘蛙  
當非斗坡甲樹蠟白碌馬崖埋等一十七寨

小僑熟苗龍木恰曾賜冠帶視察事年老請子俸替  
值參議給模糧與俸勿及恰恰奪之俸懇諸參議下  
守備逮恰恰揮其屬龍黨蘇鎮漢使已而逐之曰走  
此是我家事如再來則我當以烏雞諸寨殺汝及矣  
時參議秦舜頌立威聞其語即給籌與恰而以計

卷三

十一

擒之死獄中亡何龍化龍羊山引川苗攻孟漢焚其  
邑居已圍繞壩帶哨曰漢無故殺苗苗請報之官軍  
戰不利既而都司蔡兆吉齎奉旗牌諭令降待以不  
死于是諸苗皆散去俸視事如故  
羅金寨生苗吳老夭為諸苗酋長故浦張把高盧溪  
吳老虎下里楊武楊再興五寨黃牯牛水德苟朝隆  
苟朝祖等皆依之時陳策為將軍嘗捕盜得苟朝祖  
楊再興榜掠放去而阿魯下水有酋長龍老明索老  
天通錢掩至羅金寨擄張把高妻向氏及得中兒等  
五人去老夭贖之不肖與友鬻之他寨老夭與黑潭

與小老夭通索之稱聞申兒賣龍老求家為...  
向氏無有苟朝祖故惡將軍策謂將軍策實及路經  
苗匪南婦喉把高懇御史所而策疑吳小老夭陰陽  
與小老夭同至羅金寨呼老夭質問老夭怒即令吳  
老虎陽再興等殺策反都御史舒應龍勦捕之老夭  
與黃牯牛荷朝隆走湖廣轉入大山崖匿錦朶山久  
之貴州副將陳天祐搜諸山設伏獲老夭等梟之銅  
仁市

印水土舍楊光春行印水長官事而貪頭目彭必信  
為之其飲民怨甚逃請案上巴野六甫鬼計諸苗寨

蠻司合誌

十二

參議以上皆議請免春改土為流議未行春與必信  
單騎逼馳所部莊寨給言漢兵勦夷民當飲金贖夷  
民死凡三十六莊七十二寨合得金五百兩兩人分  
其金都御史何起鳴調知之下都清道逮捕春繫獄  
瘐死不及必信于是用漢經歷劉試到印水營事立  
青頗茨瓦四哨每四戶擇壯兵一人印水四百戶  
下二百人出為兵凡不為兵者佐糧糧三斗魚鹽  
月人一劬有八兩皆糜食餘稅而簡土吏何文奎等  
學四哨別選精兵五十二人立營居中裨將徐軻巡  
之未幾必信乃密誘諸苗謂新法不善不利苗請

與十五洞洞長約為我治裝我當懇之朝以復舊例  
洞長唯唯乃議每洞出裝銀三兩合得四十五兩走  
長安上書謂巴野梁上六甫鬼計諸寨酋長喬鵝苗  
女喬苗柴虎苗高良等數百人阻山為亂樹旗幟鼓  
角攻七十餘寨殺男婦五百人而指揮使陶啓忠不  
之問也反索上吏揭光春錢而殺之改舊例用新法  
欲求苗不反難矣書上不省然而必信意自得歸謁  
知府王一麟陽陽一麟叱縛之送司獄乃徵召諸苗  
以為必信所奏喬鵝事此在萬歷初孰與今日今日  
若等第不利漢吏耳乃假此為恢復計有國法在不

蠻司合誌

十三

便思若等所患苦或以兵餉戶賦米三斗過甚府能  
為若等寬之故事本司歲給白虫舖米每洞月八斗  
凡一百五十石他于平溪驛剩餘徵二十二兩此皆  
可足餉今已後母苦諸洞諸洞皆叩頭稱便乃坐信  
誣妄而新法竟行  
皮林苗吳國佐少入學為求從縣生員驕黠有大志  
居恒往來洪州草坪等寨相度形勢自謂皮林與九  
股接壤山川險奧可因之成大事於是帥皮林諸苗  
反始播發難時皮林嘗助逆至是播滅乃結聯他寨  
誘營陣攻破未從縣毀城郭虛令殺官吏劫獄囚而

去萬歷二十八年沅撫江鐸廉指揮李楷等討賊  
楷勦事會楷征播還自謂當便道掃除不煩專兵其  
明年先遣他總兵進勦地險不得入且所遇潘老諸  
酋引眾萬餘盡為牛首陣當者多傷楷嘗探苗洞得  
其根株從叢菁中取道道僅尺餘旁臨溪不測步騎  
相持如是者數十里且苗又斷溝畫壘布以竹簽楷  
所在與接使壯士鄉導逐步拔簽而後行乃先掃潘  
老寨奪其險隘遂進擊賴洞岑朝二寨斬酋楊滿金  
首生獲龍貴才吳寅龍諸渠膠致軍門轉攻六背山  
斬酋華海良萬等三十八級於是破洪州破草壇斬

卷三

十四

獲首鹵及婦女牛羊無算乃進逼時洞時洞者國佐  
所據寨也然國佐已竄去楷乃分遣福將由他洞襍  
入而自與遊擊董獻策沈弘猷當其險者曰甘坤即  
俗名銅關鐵寨破之而入窮追至赤沙至高茶生獲  
國佐及石纂大金董四吳海等斬首五百八十二級  
諸洞悉平提問上乃賜金幣獎厲自總兵官陳遴以  
下

水西安國亨子強臣曾于萬歷中從討楊應龍有功  
及死無子而弟堯臣襲其職至堯臣又死子位幼妻  
奢社輝攝宣慰司事天啓元年永寧宣撫使奢崇明

及奢安本世姻而社輝又奢氏女其明年上遣安邦  
彥說社輝起兵應崇明社輝然之遂通烏撒土酋安  
効良台四十八部頭目安邦俊魯連安若山陳其愚  
陳萬典等殺都司楊明廷于畢節戍知州郭俊義于  
陸涼州境參將尹啓易自烏撒奔回霑益會霑益土  
婦設科台安効良拒戰殺守備李加培周嘉映貴陽  
大震先是水西未反烏撒衛指揮管良相視事有變  
與巡撫李樞曰奢安久僻裔奢反安必繼之烏撒孤  
城與水西相雋良相隻身無子當以死報國明庭奈  
何圖長策保障此一方民乎樞咨嗟而泣良相亦泣

卷三

十五

至是邦彥破烏撒良相自殺然後遣賊宋萬化截掠  
龍里而自提兵圍貴州時城中兵少樞久置樞與巡  
按史永安悉力禦之賊四面攻擊造雲梯滾麻矢以  
必拔鎮將張方彥將兵二萬赴援隔龍里不得近既  
而廷命新撫王三善進勦三善忠勇止平越平越兵  
萬人副將徐時逢將之戰兔城不利參將范仲仁坐  
視遂大敗殺前鋒馬一龍等而軍士皆退三善急召  
諸將曰事迫矣前則以戰死後則以法死夫死法與  
死戰孰優尚何待也乃命諸道何天麟楊世賞各將  
兵從他道進而自將二萬當賊鋒一日抵新添又一

日進母猪洞又一日次新安是夜報賊至合營  
議退兵三善手劍疾呼曰退即死此既而見無賊乃  
命劉超為前部超三善同里人有智略疾行抵龍頭  
營三善身尾之相去不二里聞砲聲衆懼不欲前三  
善督之既而劉超捷音至初超兵遇賊却超下馬斬  
却者二人而自揮刀斷賊標時賊首阿成曉甚超與  
部兵張良俊直前斬其首賊披靡會大兵至齊進奪  
龍里賊復大集乃大戰却之遂據龍里城衆議休息  
三善曰我兵猝至賊無備此可以破竹而頽却之何  
也遠策馬前進聚隨之自平越至此凡六日抵城下

蠻司合誌

十六

而邦彥已遁遂乘勝窮追至畢節舖賊步騎如雲皆  
自相蹂踐而追騎如堵竝進斬獲無算安邦俊戰死  
輜重山積時城守十月旦夕陷忽賊兵奔潰如蟻賊  
聲雷震俄頃五騎衝鋒至城下曰新撫至矣軍民大  
悅慶更生是時三善同將卒披氍毹騎冒矢石以二  
萬人破賊十萬檣等迎入城三善不許曰賊兵不遠  
軍心猶未定也我不可即安遂營于南門外坡上大  
雪次日移營宅溪賊遠遁陸廣河外三善遣人諭各  
社鄉母子使縛邦彥降不報無何諸路兵至三善既  
怒其後期且憂乏食欲因糧于敵又諸軍視賊過易

前鋒楊明楷出戰失利陷賊中三善收兵入城旣而  
邦彥復糾宋萬化等來攻三善連戰于龍里青巖定  
番八姑蕩屢捷擒宋萬化諸蠻多降者邦彥復退守  
陸廣鴨池諸寨常是時川撫朱燮元破奢崇明兵窮  
蹙投水西邦彥復助兵合謀一窺遵議一窺永寧三  
善乃統兵擣賊巢擒土司何中尉等進營紅崖連破  
天台水脚婁石牛酸草諸囤并大壩洪烏岡賊所借  
烏芸等部苗望風奔潰三善按轡直入大方救出田  
景猷楊明楷等奢社揮焚大方老巢孛子位竄火灼  
堡邦彥竄織金會川兵入龍場擒奢崇明妻安氏及

蠻司合誌

十七

其弟奢崇輝等奢社輝燬遺漢把劉光祚赴鎮遠乞  
降于總督楊述中而述中主撫與三善議不合遂授  
賊券狀勒擒獻邦彥崇明自贖時三善駐兵大方邦  
彥亦令其黨陳其愚詐降窺三善意三善謂楊督旣  
立撫局則勢難自異因受降而其愚大猾善伺三善  
喜怒三善信之遂被害時石砮女土官秦良玉與其  
弟民屏同受調從征而民屏亦死旣而監軍御史傅  
宗龍獲陳其愚誅之于是水西烏撒永寧諸賊皆合  
兵向霏益副總兵袁善宣撫使沙源等破走之時水  
西苗老虎阿引殺奢崇明子奢寅來降無何安邦彥

復寇貴州燒劫麻姑孫官堡官軍敗績巡撫王城巡按傅宗龍遣都司張雲鵬等先攻河沙壩羅鬼并廣順定番青巖白納諸蠻以翦其羽翼然後拒邦彥于趙官堡敗之值朱燮元以艱歸而參將楊明輝諭安位為邦彥所殺崇禎元年起燮元五省總督討賊先是三善山陸廣入大方凡百七十里皆羅鬼巢窟前衝後截已失地利燮元初議滇兵出雲益遇安効良應援而別布天生橋尋甸等以絕其走蜀兵臨畢節扼其交通四裔之路而別出龍場巖後以奪其險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徑趨邦彥巢而陸廣鴨池壽其

卷三十一 十八

虛粵西出泗城分兵策應然後率大軍由遵義鼓行而前尋以憂去未及用總督閔夢得繼之亦以貴州抵大方路險而賊惟恃畢節一路外通用兵當自未寧始由未寧而普市而摩泥而赤水百五十里皆以途赤水有城郭可憑而守宜結營于此而漸進漸迫為白巖為層臺為畢節共二百里至大方然後以重兵扼之可一鼓擒也亦不果用至是燮元至乃檄滇兵下烏撒蜀兵出未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率大軍駐陸廣以逼大方時崇明號大梁王邦彥號四裔大長者其下及費阿鮮等各號元帥悉力趨未寧先

犯赤尤燮元授意守將許成名佯敗引之深入斐城已抵未寧分遣林兆鼎從三岔入王國楨從陸廣入劉養鯤從遵義入邦彥分兵四應力不支羅乾象復以奇兵繞出其背急擊之崇明邦彥皆被創斬其首以獻燮元騰檄安位許其來歸位惶恐不敢出燮元督諸將屯據要害四面迭攻凡百日得首功萬級生口數萬每獲鄉導輒發窖粟就食賊饑甚遂降乃與約四事一貶爵一削水外六目之地一獻殺王巡撫者首一開畢節位俯首聽命賊平燮元乃條陳便宜九事大抵謂不設府縣置軍衛不易其俗土漢相安

卷三十一 十九

且訓農治兵未為折衝上皆許之越二年安位死無子朝議欲乘其弊郡縣之燮元上書諫乃止遂傳檄土目分其地以授渠長使力分易制乃復奏曰西南皆荒服也然楊氏反播峇氏反簡安氏反水西而雲南之定番止彈丸小州耳為長官司一十有七乃二百年未聞有反者非他司好逆而定番忠順也蓋地大者跋扈之資而勢弱者保世之策也時識者皆謂其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揚  
又名世昌  
朱世昌前所  
單之倫天常

蠻司合誌 四

四川

四川古西南夷國即漢冉駹邛笮都降柯夜郎諸地故其地外雜氏羌而內盤羅獠磨屯烏合靡有定居在前朝小蕃大蕃實界松茂當全川西北屢為邊患而沈黎越嶲建昌諸衛環繞蠻獠當全川西南其中烏羅闐呷交牙互商賈易啓豐洪武五年播州宣

蠻司合誌  
卷四

慰使楊鑑來朝始置宣慰司令仍舊職而其既龍州土官薛文勝天全六番土官高英以次歸順仍使文勝為龍州知州高英為天全六番招討司正招討是時邛州六番招討使方德本元世官明玉珍據川德從明氏至是亦來朝貢馬乃稍降其職為黎州長官曲靖宣慰使祿哲亦元世官至是妻實卜與弟阿哥亦來貢授卜烏撒女知府哥雷益知州其餘乍降乍叛茂州土官楊者七已授知州而以叛伏法于是稍稍經理定播州宣慰司賦稅改水寧長官西陽宣慰為宣撫司置平茶邑梅麻陽石耶洞四長官司而以

土酋為長官置威州千戶所松潘等處安撫以訖州知州薛文勝為安撫使又置阿昔洞等十三族長官及副長官會筠連州滕大寨蠻酋編張等叛命將袁洪討平之而巴縣蠻王立保自稱應天大將軍燒佛圖關犯通遠南絕二門播州江慶蠻王安茂州土酋董帖里龍州土官趙宗壽先後為亂皆移兵勦除之而立重慶衛并復威州千戶所及茂州衛指揮使司互相鎮守時四川都司遣兵修灌縣橋梁至天閣關汶川土酋孟道貴疑為襲已集部落阻陶關道皆擊勦無遺其他茶蠻洞獠縣賊彭普貴宋儂茶洞賊

蠻司合誌  
卷四

田大嶽皆隨叛隨滅惟建昌衛指揮使月魯帖木兒并和興州賈哈喇摩步等相繼稱亂已遣藍玉為總兵擒月魯帖木兒父子獻俘而哈喇未伏會沔縣吏高福典土民田九成僧李普治謀叛有何如順者號天王大敗官軍焚略陽縣治殺知縣呂昌執教諭呂銑去復焚徽州治殺學正顏叔彬詔遣都督徐凱指揮黃中討哈喇長興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討九成等皆以次勦平無遺孽于是改播州安撫司為播州宣慰使領安撫司二曰黃平曰草塘領長官司六曰播州曰餘慶曰白泥曰容山曰真州改設東川烏撒

烏蒙芒部四軍民府而以黎州長官司為安撫司末  
寧長官司為宣撫司領長官司一曰九姓與平茶洞  
直隸長官司同隸布政使司而別以西陽石碛二宣  
撫司并邑梅洞長官司隸之重慶衛泥溪平夷蠻夷  
沐川四長官司隸馬湖府其都司領者則軍民千戶  
所一曰龍州招討使一曰天全六番軍民指揮使司  
一曰松潘等處領長官司十八曰龍木頭曰靖州口  
岳希蓬曰占藏先結族曰蠟匪族曰白馬路族曰山  
洞族曰阿昔洞族曰北定族曰峯匪族曰者多族曰  
牟力結族曰班班族曰祈命族曰勒都族曰包藏族

卷四

三

曰阿昔族曰思曩兒族守禦千戶所一曰疊溪此皆  
隸兵部武選司者土官則知府四人曰烏撒曰烏蒙  
曰芒部曰東川同知一人曰烏撒判官一人知事一  
人曰龍州把事一人曰馬湖巡檢八人曰信寧曰倂  
倪溪曰麻刺村曰昭平堡曰寒冰曰寧戎曰明月曰  
三益驛丞七人曰溪龍曰阿用曰祿馬曰蠻夷曰白  
水曰太平曰瀘沽改流知府一人曰馬湖此皆隸吏  
部驗封司者乃設四川行都司領建昌等六衛而屬  
以昌州威龍普濟三長官司末樂初指揮丁龍杜福  
撫諭重慶等十一寨生苗三十六戶已認輸黑鈔筒

布上以苗人叛服不常命悉隸西陽宣撫管轄而免  
其賦役四年置疊溪蠻郎二長官司令屬之疊溪守  
禦千戶所設吏目一人是時諸土官皆遣貢獨末寧  
宣撫使阿昔妻奢蘇親入貢乃增設赤水宣撫司隸  
末寧衛又設重安長官司令屬之播州宣慰而以張  
佛保為長官又設馬刺印部二長官司隸行都司設  
八郎安撫司隸松潘衛又改西陽宣撫司之邑梅洞  
長官司隸重慶府大率烏蒙烏撒東川芒部以東皆  
烏蠻蠻蠻土獠諸種其居多板屋椎髻披氍出入佩  
刀劍相見以去帽為禮男長將娶擊去左右齒以子

卷四

四

日貿易名所集地為鼠街其在播黎諸地稍慕華風  
婚媾以銅器毬刀弩矢為禮燕樂則擊銅羅鼓橫笛  
歌舞每博易不用錢漢以緗絹茶布蓆以紅椒鹽馬  
宜德初麻兒匪族去松潘七百里有刺麻著八讓十  
聚眾侵掠遮遏八郎安撫胡貢松潘衛指揮吳璋招  
之讓十向化使其兒子完十入貢且言其地廣過千  
八郎請置宣撫以轄之上乃置麻兒匪安撫司以著  
八讓十為安撫使既而龍州土官薛忠義請陞龍州  
為宣慰以鎮番戎不許時播州草塘安撫所屬散撒  
等四十一寨蠻長作亂攻牛場乾溪等堡救撫之不

從遂勦平之因改龍州宣撫司隸布政司會同  
撒二上知府祿呢一作祿尼祿等爭地雖殺遣行人章  
聰侯璉奉敕往諭而烏蒙讓地上甚獎賞無何茂州  
岳希蓬長官司長官血只同與靖州隴木頭長官并  
各寨羌民一百七十餘人奏言茂州僻處邊隅與松  
潘幹溪生番接界累歲被害有知州陳敏在官能撫  
卹人民制馭生蕃今敏以親喪去民失所請本官起  
復以安邊境敕令復任乃增設阿用簇長官司隸松  
潘衛

先是威茂二州南路生番多火居十五關堡隔河阻

卷四

五

山蟠踞爲患國初丁玉討定立衛祇就中通路一綫  
爲中國所有其他如鐵爐溝走石坡鴛鴦橋石花鞋  
奇子灣木驢溝掃冰巖三哨嘴楊廣墩砲腦溝老虎  
石翟貴哨石窩墩關門石陡溝子大小橫梁溝沙灣  
龍溝秦王箭鏢刀灣掃水巖凉水井黃沙壩索橋頭  
五哨溝乾溝黃土坎野貓壩石門坎亂石窩石蛇兒  
獅子嘴龍打溝洞子溝沙灣麻答嘴諸處東路如天  
花石三岔溝乾溝子琵琶頂谷驢兒溝高哨子旋風  
巖險頭哨高子哨出龍洞母猪洞落泥橋見巖山  
葱溝高哨子大灣松杆子擦耳巖關老巖中巖子龍

黎兒溝高橋雞公嶺大沙灣臘菜坪諸處北路如寒  
石巖虹橋關絕塞墩鐵門墩銅柱墩八呷口林燦口  
恰乍口惡柘口寒盼口了裕口麻盼口唐弄敵貢壩  
栢木橋東勝墩諸處俱番姓出入路也來則逼官道  
行劫去則阻河而居諸衛饋餉多被剽截雖歲增防  
兵不能捕宣德初大征安南當調松潘軍而衆皆憚  
行千戶錢宏奸黠計惟蠻亂可免調乃與其黨尚清  
入番寨捕番番大恚番長阿用等號衆出掠殺指揮  
陳傑上切責三司官械宏入京誅宏命都指揮僉事  
韓整以三千人勦捕而蠻五萬人圍松潘城焚上下

卷四

六

四關威茂諸衛皆被圍都指揮僉事蔣貴同松潘指  
揮吳璋急招之皆不從乃勅都督同知陳懷等會兵  
四萬人自洮河取路進而蠻方攻圍疊溪指揮吳玉  
等遇之失利韓整兵亦敗內臣令番僧失刺藏上等  
至諸族寨慰諭兼賜布幣番長結弟言我向化四十  
餘年未嘗敢亂而錢宏陳傑無故統官軍啊喝索生  
口捕男女大小而取吾餽錢是豈吾歸懷意哉今朝  
廷宥我罪賚我敢不惟命遂令結弟遍諭生熟番十  
一族占藏上九族黑水生番二族皆納款去舊責遠  
止陝西官軍令勿進時尙書蹇義以龍州蠻輕請陞



龍州軍民所為宜慰不許乃改龍州為宜撫謀布政  
司已而諸蠻復出掠破綿竹縣仍功威茂二州官軍  
戰不利鎮撫侯璉等死之遂勅都督陳懷及方政蔣  
貴進兵乃合陝西貴州兵六萬餘人錦衣指揮何敏  
等四人將戰蠻方攻筠連巡檢吳璫出家財募兵守  
城大兵至合擊破走之乃擄官軍及土兵分道進政  
以精銳五千人擊其西北大寨破之貴督兵七千破  
任昌大寨而都督指揮趙營分道各進兵以次討平  
龍溪三十七寨前後斬首一千七百餘級墜崖赴水  
死者無算餘悉撫定因增松潘衛前千戶所茂州衛

卷四

七

前後二千戶所且增置潘翰寨阿角寨芒兒者三長  
官司隸松潘衛諸蠻惕息不敢出巡按御史王翔上  
便宜五事其一謂松潘近邊去省城八百餘里番寇  
為害都督陳懷居省城緩急未便雖委官領軍難盡  
約束當令懷往彼鎮守以壓邊境其二謂松潘威茂  
諸衛所官軍月糧皆成都諸府州縣所運多被劫掠  
若令暫于成都諸府州縣等衛倉收貯農隙之際類  
集諸有糧者人齊力起運而都司撥軍護之且令在  
政司委官交量則道路無虞而收受亦無弊上曰善  
遂救陳懷往鎮松潘正統四年以王翔代懷著感惠

番會商巴等感悅盡率諸部受約束入貢者接踵景  
泰初諸蠻並起撫臣羅綺傲悔罪不聽乃招募材武  
得禪師智中牌頭尤弄柯皆豪健各統精銳乘夜衝  
枚分道搗賊巢綺介冑隨之破撲爬諸寨擒劇賊卓  
勞阿兒結十餘人戮之既定治以簡易暇即與番人  
接杯酒歡番人畏慕終綺任不致叛成化中諸蠻大  
劫掠泰將請增兵巡撫夏瑱曰將不在兵兵不在衆  
乃揀精銳四千八百人往更之而一無所增時黑虎  
寨竄強相傳有神術先知官兵未至即遁去或潛伏  
要害竊發屢敗我衆按察使龔鏊獨曰我自不密耳

卷四

八

彼何能知夜半密勒諸將統兵進凡三十里平明抵  
其寨蠻大驚潰斬縛各千人得其首惡餘潰死無算  
既而大征破寨二十餘斬五百級降者數千皆編籍  
輸糧副使束思忠于大石佛嘴繫山開路人皆便之  
乃復通勦惡匪平山諸寨斬首百餘級萬歷中復大  
征人荒沒舌骨三寨南路盡平時自威茂達松潘  
從小同三合漳臘官道兩傍修築邊牆傍護諸往來  
皆鑿竊發一時稱便其後牆稍圯隨時補葺議者謂  
南路後山自雄溪西寧以達蒲江北定抵鎮平界倚  
山為嶺築城設敵樓而鎮兩頭以重關且復增舊牆

其可數千萬其周遭屯種歲之所入亦不  
而其流不用

白部學蠻在叙州西偏介川貴問與永寧芒部烏撒  
相接諸峰盤互大壩為門戶其東則進為凌霄又進  
九緜旁時都寨舊稱九姓後以蠻族焚維改九  
在結寨無慮千百族宋熙寧間蠻叛用白方子  
兵徵之因作誓蠻文稱民壯為白方子國初諸蠻皆  
出降入籍輸賦分山都六鄉水都四鄉皆隸之戎縣  
而水都平衍迤逃無所匿獨山都冥奧不可窮詰故

蠻司合誌

九

其稱山都掌蠻宣德初蠻叛官軍討平之正統中復  
叛時西北用兵不暇及至景泰元年都御史李匡御  
史劉幹始議討以疫作不前天順中都督許貴再討  
不能勝撫諭而返至成化改元猗甚川貴撫臣各奏  
蠻分劫州縣遂命川撫江浩貴撫李浩總兵官芮成  
副李安徵原調官軍刻期會勦時翰林侍讀周洪漢  
副蠻各有主請擇蠻人有望者立為長官曰隸之水  
府統各寨夷民而漢民則統之戎縣流官使各有分  
屬則夷情自定而副總兵李安復請委永寧宣慰者  
貴赴大壩令諸夷就宣慰營聽議莫能決嗣子學錄

黃明善獨昌言曰夷漢分屬不無近理信如安奏則  
妄費平日所轄土獠野蠻尚不能鈐束以致攻燒屯  
堡殺掠軍士其能撫都掌之眾哉命下總兵官審處  
而芮成等已先進兵徇西華等鄉分道擊殺遂破賊  
寨斬六百餘級會貴州兵至並集金鵝池合攻大壩  
并遣指揮孫泰督芒部土兵截賊後路未寧土兵守  
落放山口賊不能支乃遣阿圭等三十七人詐降軍  
門思存卒生變以圖內應成驟擒之阿圭袖小刀左  
右擊刺無所用乃燒賊三十七寨斬賊首五百八十  
七級報捷甫還師賊復出掠值給事中秦崇御史吳

蠻司合誌

十

編勦軍政印遣崇等會川貴兵敗賊小峰堽青岡坎  
諸處斬賊首四百七十餘級復還師敘功芮成李浩  
秦崇等皆次第陞賞而賊以次年召諸蠻阻山大寇  
乃決計大征襄城伯李瑾為總兵官程信為兵部尚  
書督軍往討信至永寧分大軍三道四川軍山戎縣  
貴州軍山芒部雲南軍山普市水腦並入期共會大  
壩而自督兵入金鵝池時南寧伯毛寧亦至為左哨  
敗賊李子關伐木開道官軍發神鎗勁弩乘風縱火  
焚龍背豹尾七百五十一寨米倉三千八百一十一  
所斬首一千六百餘級生擒三百四十一人至大壩

攻山都六鄉焚一千四百五十七寨米倉九百八十一所斬首三千十七級生擒九百五十三人獲劍六十三面牛馬猪羊盛甲鏢弩牌刀旗幟弓箭無算餘賊遁山箐者皆搜勦無贖願降者聽有匿天井水磨諸洞者下令遍塞諸洞門而環以兵月餘死洞中臭達十餘里官軍為謠曰洞勿關有臭蠻乃并平九姓上僚之附賊者遷濶州衛於渡船舖增置江門水流崖洞掃處關堡改大壩為太平州設長官司分故都掌地隸永寧芒部加信兼大理卿進瑾榮為侯餘各領賞有差

蠻司合誌

十一

播州漢洋柯郡也唐改耶州既又改播州楊氏世有其地元世祖授楊邦憲為宣慰使賜其子漢英名賽因不花封播國公國初楊鑑內附使仍為宣慰改隸四川領黃平草塘二安撫真播白泥餘慶重安容山六長官司統七姓為田張袁盧譚羅吳而田張取大世為日把永樂初楊昇奏所轄當科篤雍等十一寨蠻人梗化不服上命昇討之宣德中楊欽正統中楊炯揚綱皆世修職事獨綱子輝傑黠多豪舉天順初私闖土民黃保等為火者管婆妾田氏以其所生子美居長屢欲奪嫡安撫宋緝長官毛釗執不可曰楊

氏家法立嗣以嫡不以長獨奈何素之輝不得已乃立嫡因名庶曰友名嫡曰愛言相友愛也然而倭庶之心終不忘倖客張淵說輝曰主官欲貴孟主而卿卿與伸主為讎毋論勢有所未便即使奪伸以與孟不過割吾左以益吾右耳且重貽口實以滋後議何不別為孟主地雙貴而朋立是使孟創業而伸傳世也輝曰為之奈何淵曰天勃諸苗主官部境也山箐險遠慙而易虐誣之曰賊因請兵討之然後歸功孟主而請立安撫以治其地誰曰不然輝大喜乃立召容山長官韓道重安長官張通告以生苗反狀使止

蠻司合誌

十二

變瑄爭之謂苗實不反輝怒杖瑄通惶恐叩頭曰反友請從輝署名上變上命都御史張瓚同輝進勦殺諸苗千人輝乃賂瓚疏友功且曰友謀勇冠軍手刃七賊時友甫十三歲乃請設安撫于安寧授友安撫使而以張淵為長官然友實未嘗之官也安撫紀錄既而爛土諸苗賈果等忿天勃以無辜受戮時時攻安寧瓚又疏請于凱里築城衛之費糧數十萬成化十九年輝死愛修怨于淵淵屢謀殺愛不克二十二年丹章諸苗寇安寧四川叅政謝士元副使翟廷蕙都指揮楊綱以兵往過播州詣愛家置酒高會

翼日視學適州民賽社土元等坐學宮臨觀愛復搗酒至訓導楊禮施然曰視學而觀社提兵而樂酒略等威而款下屬竊為明公耻之士元等大慚而起時淵伺愛隙謂愛實通苗越境為亂故款官軍迨迨修私怨為文報貴州守臣而致書舉人路義使之通賂值安撫宋紹獲其書以示愛愛乃易其書遣使投義義信之遂詣貴撫陳楊愛友狀貴撫不聽且曰播非我幣也義為書復友而愛執之愛遂據義書報川撫將聲罪發難友大懼淵喉友上變言愛結苗夷反叛造火器旗纛金瓜鉞斧調總旗等號親軍圍割土民

蠻司合誌

十三

立金龍門于宅前而開尚囊等鐵冶令偽閣官煉熟鐵為軍刀置鐵造院收民人趙其一百餘戶充織匠造龍鳳蟒袍立商稅局于白田壩起調軍兵三千餘眾假水西送喪演習武藝設教坊司以偽閣官掌其事內民家雇北期女勝真福真等一百餘名充女樂教習儀制每遇節旦愛衣龍衣自稱國主天主而稱其妻地主且置後宮奪趙高僧幼女玉真為宮妃用巫師魘魅庶母貴氏禁父妾馬真將真等宮中姦使有身帶強淫宮婢宋真不從裸之縛于杙率羣狗導之淫凌辱狼藉而後殺之科派各里人民分上中下

三戶得金銀若干萬兩養老莊田子粒若干萬石珊瑚樹若干株珍珠簾若干絰玉圭若干笏馬若干匹牛若干頭管嬰騎龍登天門上帝謂之曰此南方帝子也既醒龍成五色因作詩有霹靂一聲震天下南方須起赤鱗龍之句廷議大駭立命刑部侍郎何喬新錦衣衛指揮劉綱會川撫及巡按鞠之俱不實淵坐妖言律路義削籍友論死贖免發保寧城中鞫管未幾友黨蔡友歸與愛讎殺不已且糾眾攻播州焚愛居第及公私廨宇略盡廷臣方請討會大征鄧藍兵不暇及未幾友卒廷議謂逋友雖死子立尚存當

蠻司合誌

十四

仍調兵食以彰國法而川撫勘奏謂必友搆亂法固難宥但友搆亂時立尚幼穉似當開自新之路與以更始况友所焚殺已經始土例折償及還所侵奪于官宜授弘冠帶土舍而其既愛死子斌豪甚舊制土官有功祇賜子衣帶及旌賞部下人員無陞職加銜者斌以平昔安蠻功于正德初加四川按察使銜賜蟒衣玉帶弘忌之仍起讎殺及弘卒重安土舍馮綸等又以怨弘誘諸苗攻安寧貴撫鄒文盛及命斌討平之而請復安寧安撫令弘子弟得襲舊職廷議不許嘉靖六年弘弟張復以為請時張益遂劫得白

泥司印信復與斌子相重相繼殺較前更烈守臣乞改凱里屬貴州以張為土知州以解釋之事久不決初廷議謂楊張習父兄之惡幸免于幸輒敢肆然執印以要君且其所爭田莊及推理殺人等罪尚未得決正宜收置于理令其悔過還印償所奪寨苗諸地而駭議復職未便其後用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張黨已成若不因而撫之恐流禍無已乃復張凱里安撫屬治貴州而相則襲播宣慰如故然其讎殺仍自若也請云骨肉鸚膺參商播凱

卷四合誌

十五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淵 又名德 稿

陶穀 牛 王 較 蔡文子 附

藝司合誌 五

四川

正德二年鎮監羅箭奏威茂所轄卜南村曲山等寨自弘治四年叛後不服征徭者十七年矣至是來歸乞為白人請衣巾願納糧差白人者其俗以白為善以黑為惡也

嘉靖二年馬湖土巡檢安宇自言從征年久累獲首

藝司合誌 卷五

功奏乞改註職官兵部覆宇本土知府安鰲之子法當安置廣西因四川用兵暫留行間雖有功例應給賞而宇故辭之陰為開復土官之地則先朝岑猛岑濟事可取鑒也上然言遂不許

先是楊斌子相襲播宣慰職以祖父嫡庶讎殺訟禍數世至今不已相不之鑒仍寵庶子煦欲奪嫡烈而其妻張氏甚悍與子烈盜兵逐相相走水西死烈乃乞水西還父屍播故有木烟天匪地與水西近水西宣慰安萬銓屢挾奏不可得至是要之必歸地而後子屍烈陽許之及得屍悔約讎殺相攻剽垂十年總

督侍郎馮岳討平之岳乃奏三省接壤民苗之衝若  
四川餘慶之走馬坪播州之慶關貴州石阡之龍  
泉司各立哨堡於重慶偏橋等衛委指揮三人督兵  
防守仍移銅仁叅將于石阡移思石守備于龍泉控  
扼播州令犬牙相制而後設重慶府通判一人使之  
駐龍泉以收糧稅則控馭較便也上然其言

靜州長官司土舍節貴以叛見誅并亡失印信其弟  
車勻請襲職部議謂叛人子孫法當廢革但車勻頗  
著忠勤宜特與承襲統攝羌苗仍照例納穀五千石  
免其赴京報可

蠻司合誌

卷五

天旺落六寨土女酥即孿產北壯而獸尾衆以為女  
與畜交故有此三度關守者自之總督馮岳將訊之  
居日蠻族本穴居巢居獸相襍此即槃瓠馬人之  
故習也何怪焉遂救壞所產而置女不問  
苦部土官隴慰死其子隴壽與隴政支祿爭立朝命  
以嫡故立壽而隴政支祿倚烏撒土舍安寧等數為  
亂且稱兵向壽壽亦借水西兵相抵禦而政竟殺壽  
收壽印川撫王軌與御史劉徽上其事徽言宜順從  
夷情以立支祿而軌言隴政支祿同以犯公殺朝廷  
命吏罪不赦詔遣叅將何卿督勦之斬支祿并賊黨

二百餘級俘二十餘人降者數百而政奔烏撒卿令  
土舍安寧及土婦奢勿擒政以獻安寧初許諾既而  
出獻阿核阿達屍云政無有久之傳政死兵部議奏  
芒部隴氏疊起蕭牆騷動兩省王師大舉始克蕩平  
今其本屬親支已盡無人承襲請改芒部軍民府為  
鎮雄府設流官知府統之分屬夷良母響落角利之  
地為懷德歸化威信安靜四長官司使隴氏疏屬阿  
濟自壽祖保阿萬四人統之其朝貢馬匹如程番府  
例以重慶通判程洗陞試知府松潘叅將何卿兼提  
督守其地許之既而夷日沙保謀復立土官隴氏遂

蠻司合誌

卷五

挾衆叛攻鎮雄府城陷之執試知府程洗而奪其新  
印殺數十百人洗奔畢節川貴守臣急遣使招撫沙  
保已送出鎮雄府印乞降然尚持兩端欲復立土官  
如故上遣川撫王廷相同何卿提兵進勦土官阿濟  
稱沙保已殺死廷相據聞而芒部諸夷復挾沙保子  
普奴為亂聲言壽有子隴勝在河濟處隴氏實未絕  
請復土官而使隴勝襲其職官軍與戰于畢節不利  
既而御史施由總兵牛桓且稱沙保亦不死河濟言  
不實致行提督尚書伍文定同鎮巡官搜捕沙保并  
擒普奴而兵部尚書李承勛復以文定專主用兵

非計詔文定回京于是或勦或撫相持不決者數年川撫唐鳳儀新任仍救勦捕且專責阿濟使之擒沙保軒于軍門乃奏言烏蒙烏撒東川三土官故與芒部為唇齒自芒部改流官諸夷懷不平反者數起今懷德長官阿濟等雖自詭擒賊而其復土官而存隴氏之心實未嘗忘也臣請如宣德中復安南故事俯順夷情則不假兵力禍源永塞時川按察金貴按察講奏與同而兵部尚書胡世寧覆言革流官而復隴氏未便夫芒部自成化以來數自讎殺斯時未設流官也今隴政以爭襲誅死隴壽又死而隴勝方幼

卷五

四

諸夷皆云非隴氏子故前都御史王軌不得已奏設流官知府分四長官司各統其衆制非不善徒以軌等遷去知府程洸迂暗不能拊循故芒部復亂今諸夷輒易其詞云願復隴氏夫壽政皆隴慰親子猶相爭殺二十餘年今勝非真壽子也一旦得立使阿濟得弄諸股掌其他三長官司所統各寨萬一不平而各等一隴姓者求立守臣能爭之乎若謂烏蒙諸土官咸懷不平而芒部上人終歸流官約束則請諭鎮巡以仍設土官之意然後收芒部舊印與鎮維新印收四長官司及各寨頭目能守法者三歲不為亂

者聽巡屬布政司不復制以府治或立土官知府及流官統轄者皆隨所願其隴勝令布政司轄留教育俟別處效用無何敕命奏芒部夷穴不可守宜俯順夷情以立土官而唐鳳儀等奏勝實隴壽其子蓋私通長官阿濟者即所生者夷俗重骨味衆所嚮服宜量擇將佐令統束四長官司仍選流官經歷如舊三年之後果能率職奉貢始准復舊銜其鎮維之名不必更改四長官司亦照新設諸從其言後復收威清兵備仍趨安莊添設兵備一員于貴州往劉畢節專制畢節赤水未寧烏撒諸處而增防守官軍八百

卷五

五

名于各站所事不舉去其皮畢節者則量從貴州撥入統之兵備作防禦焉嘉靖二十五年白草番亂陷平番堡及奠酒關函指揮使丘仁殺百戶耿賢等勅議罷川撫王大用副將高鳳鳳而以都御史張時徹都督何卿代之時徹乃議分石泉壩底龍州兵為三哨復調天全格討使高繼光馬湖長官王神等率土兵禦獬及建昌諸衛兵助之生擒首惡黑殺李保白石兒白石撒刺等斬首七百級俘男女二百七十七人燬寨房四千八百七十餘牛馬器械儲積以萬計

山都守蠻有凌霄九絲都都諸寨凌霄者阿苟之婿  
據也苟之先在天順成化間謀不軌兵部尚書程信  
襄城伯李瑾討平之其後有阿其嘗為盜未敗嘉靖  
間以從征賜冠帶即苟父也苟有塔阿辱大事紀與  
其黨阿奎么兒阿穆皆桀驁多膂力至是重以為可  
恃遂衣蟒衣張蓋策駟馬所至用鼓吹響呼夾道而  
馳萬歷二年都御史曾省吾御史孫代聞于朝下兵  
部議先是兵部尚書譚綸曾撫川奏都蠻為患其來  
已久今遣孽復熾當先練關隘游兵以備不測乃募  
浙人製鳥銃者銃發口啞而死者數人蠻甚憚之至

蠻司合誌  
卷五

六

是綸請征救省吾及總兵劉顯進勦至大壩僅獲其  
酋長阿果梟斬之然苟益不平乃流殺長寧諸處椎  
埋坑儒生列別孕婦其時有羅氏女冬兒被執不可  
辱則支解而挂之樹間都御史貴劉顯觀望且慮諸  
蠻多效尤相繼起乃調永寧宜撫奢效忠與水西土  
舍安國亨各以萬人至同指揮守備據險從三路入  
而副使李江參議沈伯龍轉漕軍中會武舉人李之  
貴與阿苟善同知洪一貫使為問誘執之乃乘勢轉  
械連獲阿辱阿奎等斬首二百級備阿苟獻軍前苟  
仰首笑曰么兒在難執我何益也么兒苟義兒多力

者也顯乃設伏馬草坡襲落豹惡淚坎寨然後向凌  
霄攀藤援木而上都蠻皆走獨么兒以滾木壘石當  
我軍我軍稍却步兵鄧龍奮而前曰諸軍第望我火  
箭火箭舉則齊發而入于是各貫弓挾矢目逆龍龍  
忽燃火箭而衝蠻鋒諸軍萬弩進蠻盡墮既前執么  
兒并胡大洪等九十五人斬三百餘級焚死無算阿  
苟聞么兒被擒哭曰九絲不復守矣其後餘黨據他  
寨者盡為劉顯等所滅于是有都都寨九絲之戰  
都都寨寨王名阿墨與九絲蠻同據險稱亂方諸軍  
擊凌霄時即欲勦九絲而都御史獨決策謂先攻都

蠻司合誌  
卷五

七

都可斷九絲左臂也是時鎮雄土舍隴清親帥三千  
軍軍藍澗坡用火攻都都而總兵郭成吳鯨等亦舉  
火燒董布壩及紅崖逼寨寨中鼓譟出四走會雷雨  
火熄蠻復聚大兵乃迎諸蠻戰諸蠻皆殊死不可敗  
翼日顯與成各分兵二路攀崖仰攻而印壩諸苗千  
餘來援顯回擊却之乃督鎮雄酉陽諸土兵更番入  
新蠻王四首則阿墨在焉乃大搜諸寨生獲阿歐阿  
當阿瓦阿掛等兩茶殼金鼓梭槍無算而九絲乃大  
遷  
九絲之蠻以萬數阿大阿二方三其著者也當是時



阿大阻雞冠嶺而阿二方三嬰九絲賊聲相震乃以凌得都都相繼滅震懼思詐降以覘虛實會長寧諸生王希忠琪縣監生何鈺有機智請入賊川問乃令二人持銀牌綺幣往撫而阿大大喜遽隨二人出徒跳叩軍門請得備編戶不敢反都御史初疑之必得阿二方三來始受降既而子冠帶趨受約束使捕阿二等自贖阿大乃遁去頓其勢與九絲隔陰為聲援將伺我師走隄中則翼而覆之諸將調實戒勿進然同時諸蠻若雞冠黃土內官母猪吊猴崖得居印靶諸寨則實以阿大降故皆先後歸順九絲由此勢

卷五

八

大孤先是副使李江司轉餉遙從萬山中逆舟而上中有遺本二灘亂石縱橫水勢直下若建瓴長年循高崖牽引多死至派僧夫數千人猶不足營山青神二主簿相繼道斃成都知府陳大壯鳩工鑿二灘值梅雨暴漲督工巡檢曾本死於水相顧嗟惜至是諸蠻降諸軍多因糧于賊省轉餉乃遣劉顯為大將佐以郭成劉綏冉維屏等將入都都寨而先從深溝楊柳坡印靶它口穀爆以扼其險期日請決戰不勝乃簿責效忠隴清等謂前以一萬騎三日破凌霄五日破都都寨今合兵五萬騎而連月不克一九

何哉效忠發憤提兵食不陸裝日我師方就蠻飽食將登高望而蠻俗以是日天大霧晝晦度我師不能至皆盡醉解睡謀者得其狀會暴雨夜半傳發甘雨入攀繩而上未明斬守關者蠻大驚自殘殺路藉我師益衝擊之遂大潰追獲阿大于雞冠寨斬阿二方三于夜郎大盤之間先後下寨柵六有奇斬首捕虜得四千六百餘人會長十人獲銅鼓為高葛鼓九十三面他若牛羊諸物不可勝計時阿大見銅鼓跪而泣為大將軍言曰是鼓有神凡鼓體剝蝕而聲碎碎者上鼓也可易牛千頭

卷五

九

體澤而聲碎者次鼓也可易八百頭蠻人得上鼓三而可以王矣當吾典師時擊鼓高山諸蠻聞山頭鼓聲纂纂來椎牛而饗之而後出行劫劫勝則復椎牛祭鼓以為神今可得乎初戎縣以都蠻得名至是更名曰興文賜驛名曰都寧舍名曰恒裕并易九絲曰恒蠻凌霄曰拱極都都曰都定印靶曰支甲鈎猴曰降蠻雞冠曰金雞且又通內官寨道置總兵僉事以鎮臨之隸以府同知一人守禦千戶所一人隗履為甲部羌寨有亡命趙末成者與土人葵咱呷五十叩聚眾將為亂會竹麻寨攘七執鎮西軍陳黑

子者而強買其婦黑子欲贖之七不從羌俗貿易必  
遷居貨至鎮西號為趕集黑子度是時七必贏錢至  
至則執七索還婦乃約宗人陳禮保捕七七覺跳身  
走追至羊圈河禮保發弓射諸羌中羌人龍扒死七  
引諸羌案黑子無故殺龍扒當抵擁至愧屢寨值葵  
哨叩方果兵至是號衆曰漢兵將滅我果至矣鳴鼓  
登城門從鎮西站縱火燒官解百戶魏繼武持印走  
殺而奪之時王廷瞻為巡撫聞于朝且讓守備丘紹  
先令鼓罪勦捕而五十叩賈千叭寇經關道路不  
通于是副使景承芳統指揮王選及丘紹先軍竹麻

蠻司合誌

十

有裨將李獻忠者獲鴛哥別于鬼皮果寨讞之非鴛  
哥別印亡命趙未成曩時自鬻于五十叩者也五十  
叩喪未成如失首目而諸軍破廳經關擄宰猱轉戰  
二日諸羌助之張高岡上大小冲三尖三梭各以兵  
至官軍用鳥銃連擊連勝于是諸羌皆乘船浮江官  
軍追北至江上矢發如雨湛其船羌兵溺水死水為  
不流且日乘勝復擊之諸羌大敗先是叩部長官嶺  
南死有妾沙氏與嶺應昇爭掌印舉火延燒利濟站  
而官不之問以故宰猱鐵洗姑都燒焚八里鎮蠻平  
蠻一無所忌今叩叩等煨官解殺百戶兵與官軍

轉戰而聽其逃渠魁未殄何以服蠻衆兵部督  
捕甚急王選丘紹先皆按部不動未幾裨將劉經忽  
奏記都御史曰愧屢宰猱洗馬竹麻諸寨已捕縛葵  
哨叩那一加那那加賈別冬谷兒短褚張田保鎖那  
加等若十人且獻褚那那說散喇叩愧鮮枯撒脚那  
乞等首級詣軍門叩頭請賞死於是都御史以聞斬  
哨叩等鎮西市而諸羌盡服

蠻司合誌

十一

應節費裝臨行被其衣萬歷元年寇安化關明年寇  
歸化關又明年擊斷我糧道邀奪松潘諸轉運軍食  
故事歲正朔撫賞諸夷遣判官賞銀幣堂堂道三寨  
至是助賞殺官吏黃甲等四人于是御史撫前事奏  
遣指揮曹希彬徐承業裨將易鶴陽勦之殊死戰斬  
酋長白臉兒而三寨俱起希彬承業乃統諸軍軍楊  
廣墩木瓜坪羅錫嶺諸處十道並發先破人荒寨盡  
焚其寨房礮房兩寨見火舉鼓諫白相騰賊然後官  
軍並乘之賊大潰死者甚衆其明年正月復賞羌會  
他寨媯媯兒子川盼匪三寨導甲仲牛兒等陰入城

以為耳目賞羌者覺其姦乃搜得四人殺之嘗是時  
西有呷竹諸羌東有林洞諸羌為四十八寨其外喇  
麻番聚耳何舍思熱浪半熱等皆同時請降三寨盡  
平惟疊溪諸羌為梗跡及白草番議用兵然已久斷  
與梁逃黃頭山後拒絕羌眾不與通石泉令張勉往  
諭其酋納麻舌皆降且嚴除三寨需索陋例曰新班  
錢熟衣錢架梁錢躡草錢放狗錢掛綵錢斷酒錢而  
其後白草復叛

白草風村野猪窩諸寨在武宗朝會率白若羅打鼓  
寇窮底指揮使何卿討平之其後嘉靖中陷平蕃是

卷五

十二

時卿已為都督都御史張時徹奏請仍拜卿為大將  
軍捕斬黑殺白石噉喇等于是風村一十七寨並旬  
何介肉掛兒寨俄和詣軍門請降願獻馬羊及腦包  
哈喇弓矢番刀等物都御史王廷瞻許之方刻木盟  
去亡何他寨若番則大力孫子皆請歸降效風村故  
事且得通道大印龍州期日詣軍門兵備使使石泉  
令李茂元受之羌俗囚首無冠茂元具漢冠易其名  
姓書冠間楮日敬軍門鏡吹數部攬樹鼓大鉦令諸  
羌魚鱗入諸羌聞鼓鉦聲見漢冠及朱杆彩旗乃大  
喜舉足盤跳舞躍呼震天乃出漢冠冠諸羌諸羌跪

起各互視其首踊躍東西走既而又跪捧其首以謝  
乃言願歲輸黃蠟一觔元日長至赴縣庭朝賀寨樹  
一白幟削木祝皇帝萬歲編戶得二千四百四十男  
子四千二百五十六女四千一百三十八事聞加賞  
資其後楊柳羌寇普安傍近白草風村及小河木瓜  
之間頗聞白草導殺粟寨反有據都御史徐元太遽  
請兵擊之白草絕殺粟往來自訴歲寨貢黃蠟一觔  
賦穀糧二斗如故今請益殺一斗示不反是時周嘉  
謨為安綿兵備遣龍安知府按驗降冊實得壩底堡  
白草河西風村頭轉架孫兒掛馬鹿坪桃桃紅椒蘭  
子龍藏野猪窩鵝燕溪啞浪壩照隊太白白羊嶺落  
落坡等二十八寨并斬降獨坪大卦台對通寧口四  
寨編戶如例

卷五

十三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稿

項登文蔚校

蠻司合誌 六

三四

茂州羅打鼓宣德中嘗盜邊上遣大將軍陳懷蔣貴擊破之弘治六年又帥白若諸寨擾漢境是時房驥為將軍請國門外建東勝萊園諸墩以備之萬歷初再入茂州茂州城盡閉驛路不通既而凌霄九絲軍大捷斬首酋千級時刁農雞公敢強乃畏威率頭目

蠻司合誌 卷六

一

列余之等來降于是羅打鼓谷國日列寨獨密寨並叩寨願附如刁農雞公兵備使王維善下其事指揮田賦問狀皆稱豫未決茂州知州張安美直前請曰此古冉駝之國乃六夷七羌九氏地也幸而歸化使我不受之以示德意其失諸羌心且使諸羌雖當誅以將軍威重不假斧鉞于境外而款塞踵至將軍其歸御史御史大夫于以彰國威而風邊境不亦可乎會虞懷忠為御史王廷瞻為都御史皆謂茂州議是遂受之是歲也生羌血熱血書伯什及黃草坪水磨溝崖立寨吉革寨亦皆願降如羅打鼓廷瞻乃名諸

羌非覈之其在黃草坪寨有紅印說人兒等水磨溝立寨有白說等吉革有西口巴等

楊柳者疊溪羌也番牌財主兒子至太平堡而鼓刀屠者擊牛番牌見之垂口涎索強山牛酒強山與之飲番牌死楊柳疑強山鳩番牌乃于河東邀東路窳溝大小粟穀丟骨人荒沒舌諸羌于河西邀思答歪地王谷其燕耳別乾溝牛尾諸羌直犯金餅堡大索賞賜贖番牌死不與遂大閱指揮豐承業張應時擊破之復合麻谷蟬蟬寨再寇金餅殺百戶陳克勤去時黃焯為兵備請都御史徐元太追勅且按諸指揮

蠻司合誌 卷六

一

失軍狀先是指揮田賦會稱貸于楊柳葉兒這得五百金久不還兒這每至堡但飲酒去兒這怒與諸羌同入寇至是並建訊田賦而別遣偏將擊樹底雙樹西坡牛尾諸寨俱勝之乃調天全大渡諸土兵發樓船卒至搭魚背窺楊柳楊柳方與牛尾麥兒數百人張乃弩在河梁見樓船卒至弓弩齊發我師諭河救殺傷相當副使劉禹謨復與偏將劉用光邊之垣議議先攻麥兒以分其勢然後徐圖泉水崖則楊柳可禽也命兵備黃焯重帥田賦豐承業張應時等使戴罪殺賊遂作攻麥兒且日引兵至寨中其酋長財

主兒子出礮房所貯青稞麥菽及蜂桶牛羊諸畜以誘我軍我軍不一顧遂舉旗燒土圍礮房而礮川鳥嘯百子火礮噴箭諸藥器並擊楊柳楊柳出不意返走自蹂踐乘勝追北至後溝雪山會日暮度楊柳必且走麥兒麻各預令上官舍坤安溫十引步兵渡河伏道左楊柳果以詰且至伏起大敗之諸羌降既而喇麻機復起犯清江關將軍曹銓等引兵堵禦會蟬螂喇略還自黃沙壩遂逐蟬螂其巢將邊之垣等力戰皆捷其明年寒溝大小二姓復寇清江關副將朱文達開關迎敵多斬獲于是將軍李應祥兵備

卷六

三

黃焯謀大征諸羌而辨其向背計前殺戮我裨將趙世爵等及商民四百八十餘人實東路溝寒溝丟骨入荒西北蜈蚣龍溪土官茹兒阿孝惡闡王答其燕戈曠熱溪別栢思答地諸羌其殺我許九等八百二十餘人者實大小粟穀北定王柱阿牛王龍交舍安貫烟葱列柯歪地西華牛尾鹿卜石往諸羌他若次上漢人羊思定雞公上平泥下平泥野和尚亞寨阿思制上泥巴呷竹呷二為熟羌胡子川羊先結阿讓臘侮老虎為降羌分別進勒第松邊寒瘡不生五穀往往糜食他傍郡他傍郡飛芻輓粟在軍餉不給于

是上書請輸餉并調土官楊應龍再維屏楊光烈經播州西陽平茶天全諸兵及敘馬羅洞兵合二萬餘而國師喇麻亦聚阿牛丟骨諸寨兵屯裝塘鐵爐溝待我軍于是郭成周于德邊之垣等大戰却敵歷破裝塘設舌龍溪惡閣寨溝蜈蚣諸寨斬首四百六十餘級生獲酋長喇麻灣仲臘臘帳王答兒茹兒及番婦番女生口無算時惡閣歪頭請降而思答歪地乾溝以阻河負固如故乃既克河東羌遂治浮橋擊河西思答列柯歪地黑水乾溝大小粟穀凡下十五寨斬首三百一十餘級生獲酋長黑壤者兒柘川柯絨

卷六

四

柯及日者瞎子合兒結番婦女一百餘口先是征楊柳時捕得生口白失結既而逃去會白泥和尚楊柳歸降仍命捕白失結及樹底保保兒子以贖罪至是諸羌願降者當捕其酋長來獻如白泥和尚例乃各獻其酋長閣上利兒子等數十人生埋之道傍曰復友者有如此冢又羌初發難刻石為誓其石一在廟子溝一在牛尾寨即命力士椎碎投于河諸羌亦曰所反覆不如將軍令者有如此石其後兵部借功簿有云奪得邊輪首骨漆器一具按之則嘉靖中茹兒寨羌會斬指押邊輪首以為飲器至是輪孫之項于

攻茹兒時奪其首歸蓋之垣孝子卽輸亦烈士云  
漳臘之羌二十九有元壩潘啞商巴石嘴與北庭小  
王子吉囊相通嘉靖二十九年吉囊寇河西欲服屬  
租兒結自利不從吉囊死其子插幹兒及傳蚌竝富  
強仍從服屬租兒結自利仍不從會俺答念吉囊渡  
河多託言鐵嶺山有生佛欲遣他子賓兒往鐵嶺  
建寺因盡得插幹兒及傳蚌馬畜而使傳蚌誘租兒  
結使租兒結誘自利於歲奉貢獻萬歷三年俺答親  
渡河迎佛人寇牟泥寨包子寺與松城相去止二十  
里而元壩潘啞商巴石嘴四寨竝開出物與俺答交

蠻司合誌  
卷六

五

易且以二百騎寇余余壩聲言欲逼寇保定撤喇洮  
岷松茂諸邊是時副使來經濟兵備李丁竝請于都  
御史李尚思徵天全六番播州土兵得六千人以萬  
黎郭成邊之垣軍漳臘松林西寧諸處以禦之部使  
李化龍上書曰松潘者全川之門庭也臣案輿地由  
松潘而北則爲漳臘漳臘之頂北可望洮岷西可望  
莽操以松潘而視西部僅有此山爲之問耳其中峻  
巖高峻盡屬土番土番外結則爲患不小矣是不可  
不早爲備也會俺答實見俱徒去獨人落赤留伏捏  
三用如故而兵已旋罷

建昌土酋伍咀與土舍馬米粒阿乃等弑土婦  
氏而奪其土田至千餘頃遂率麻科諸羌樹黃幟鼓  
吹白晝公行東街姜坡道中縱火燒房屋殺我軍宋  
泗高仲彪等千餘人而略軍妻趙氏等有司莫能治  
先是印部長官嶺柏死其妾沙氏與舍目阿祭通竊  
柏印與祭祭子嶺鳥起據有其印遂自立于廣洪瓦  
布寨印部亂至是越僞衛黑骨夷徠阿弓門溪咱等  
與阿槽王大咱聚黨爲寇殺把總余與國及千戶丁  
應時等燒軍舍與伍咀安守安四兒爲聲援巡撫  
徐元太遣將李應祥邊之垣朱文達分道進剿先建

蠻司合誌  
卷六

六

昌而後印越大敗賊聚于河上賊衆走樟木我師力  
追之不得既而過搜磨旗大牛毛山朋土坎及河水  
熱水諸寨俘斬甚衆會元日伍咀咱安守將乘間徙  
去文達追之逼于阿羅哩乃先斬哪喇咱等賊而  
諭諸酋來降者當是時麻科諸羌方燒紙房堡平川  
驛爲我師所敗爭先乞降而把十番牌惹加栢等亦  
請款空皆許諾獨贊畫陳忠請曰以予所聞伍咀咱  
及安守尚依樟木麻柳魚水以爲險樟木麻柳可通  
西番虛耶熱水雲南魚水可通科州烏蒙馬湖會川  
縱橫數百里間若不先據其險則西部一通何以卒

應今營以一將軍軍高山堡以備西番一將軍軍別  
滿以備虛郎一將軍軍魚水以備科州置軍旣布然  
後議勦虛白木木拖而事成矣夫虛白木者伍咀咀  
之女兒也木拖者安守之所時往來也夫欲擒安守  
與伍咀咀則非勦二寨不可于是以王言為將軍征  
木拖果獲安守而虛白木懼告伍咀咀所在擒之橙  
村遂并問桐槽黑骨及諸印部皆次第懾伏惟黑骨  
夷西乃強梁公行相嶺間乃設伏大孤山待阿弓阿  
乃至大戰擒斬之時斬首二千級降羌三千酋獲男  
婦牛畜無算其所獲器仗中有金冠銀冠各造蟠龍

蠻司合誌 卷六 七

護其頂而所獲番刀有名梅花聯五道聯者皆羌中  
異物當時僭號諸蠻俱佩之  
賦乃者印部屬夷也萬歷初嘗僭號稱王殺略榮丁  
賴因村沐川長官安氏以狀聞會廷議方征九絲及  
桐槽建昌黑骨諸蠻但設六堡命官軍戍守而其後  
諸蠻殄滅始遣總兵李應祥引兵擊之是時蠻畫吳  
時泰奏記曰沐川北有西姑擺氣拍秧哥東有牛宅  
印包威喃而賦乃會長撒假寨于安興親外兄弟相  
得甚驩要其勢不過依海水為險耳乃日夜與雷坡  
湯九年之屬戕我人民無論其他印蠻者採木之役

往來烏蒙尚索我銀三百八十兩名為買路他可勝  
言哉今案輿地則由回龍岡可走黑雲山兩河口可  
走涼山由大河壩可走賴因山龍眼岡可走新廠真  
用武地也誠欲征之莫若屯軍兩河口以土舍諸兵  
由回龍涼山環攻之則視滅賦乃猶射隼耳于是議  
大征以守備劉繼祖等為將軍率總旗胡祿戰于大  
赤口賊假張降旗誘祿語射祿祿反走中流矢死繼  
祖等皆被執都御史徐元太上書按赤口失律狀而  
都司李獻忠直以孤軍擣賊巢諸將郭成等四路並  
入擒斬渠魁假與氣拍秧哥西姑擺諸大會并俘

蠻司合誌 卷六 八

獲裸衆而賦乃始降其後馬湖設屏山縣御史何倬  
陳善後六事多採為例  
石姓女土官覃氏行宣撫事土吏馬那聘惡之每思  
奪其印與其黨馬斗斛馬斗霖等集衆數千人持鬪  
器圍覃縱火燒公舍及民房八十餘所乘勝殺子女  
馬瓊英及土民泰那用等一百八十三人略女弟黎  
守志齒金銀什物無算覃乃以書請于上大略言臣  
自從征蠻茂擊賊大雪山斬首捕酋皆有級數兩臺  
不以臣女流污穢不足採乃幸而賜之獎曰嚴紀律  
善衝鋒士婦之傑出者也今那聘無故而過為殘賊

孤人之子寡人之妻臣豈不能出一旅與之角成敗

決勝負哉以為非奉命而有不敢也今叛人見在臣

請比先年楚金洞合翠碧謀篡事願與叛人同就吏

是年為萬歷二十二年其明年兵部咨撫按獄未

決會楊應龍友單與應龍為姻家而斗斛亦復結應

龍陰相繫援兩家各觀望無暇圖辨獄遂解先是單

行宣撫時頗有智計然性故淫失曾見應龍有儀幹

悅之與之通單故有兩子長千乘失愛愛次千駟武

錄作馬斗斛帥其子千乘奇賦子漢籍又云使其子

千駟提向末葵兵殺馬那資等皆誤以單氏子為斗

今改正每欲使千駟襲職謂應龍可恃因聘應龍次

女為駟妻因緣為姦至是駟入播同應龍友長千乘

襲馬氏職乃應調與西陽宣撫再御龍同征應龍應

龍敗千駟伏誅而千乘襲職如故

蠻司合誌 卷六 九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字大可稿

徐鼎二吉較

蠻司合誌 七

四川

播州楊氏自楊鑑一作楊登內附以來世襲宣慰使嘉靖

中楊烈逐父相水西客死而自為宣慰生子應龍少

雄猜尤阻兵嗜殺隆慶六年襲職以從征喇嘛及九

絲賦乃楊柳溝有功歷賜金幣萬歷十三年一作隆慶

進大木六十本助工賜鎮國將軍給飛魚勇應龍甚

點窺我川兵弱每征討祇調土司而川將且從借給

漸驕塞輕漢法所居僻處龍鳳用繡女閩人嬖小妻

田氏雌鳳疑嫡妻張姦淫出之已而飲田氏兄所乘

醉封刀取張弁其母首屠其家后平酷殺樹威以匪

毗殺人初感七姓虐所屬黃平五司久而覺七姓欺

已遂結關外生苗戕七姓於是妻叔張時照與所部

何思宋世臣等飛書告龍友貴撫葉夢熊請發兵討

而議者難之總督李化龍即給言龍實無反意就吏

于是遣應龍詣重慶對簿繫論法當斬而以二萬金

請贖御史張鶴鳴方駭問會關自發難久大將軍以

蠻司合誌 卷七



羽檄徵天下兵應龍願待罪得東征許之既而關白已就修尋報罷川撫王繼光初任復遣使應龍勸結則抗不復出時廷議勦撫多異同而繼光一意主勦與總兵劉承嗣議分三軍以一軍軍川南山黃平沿潭入一軍軍川北山末寧緝麻入一軍軍川東由安穩松坎入三道竝進應龍作令其黨穆焰等約降而統苗兵據婁山關衝都司王之翰軍軍盡覆餘殺傷相當會繼光論罷即撤兵時川兵既挫而貴兵協勦者亦無功御史薛繼茂乃旋主撫應龍因上書自訴其詞頗哀上仍命郭成等戴罪立效而以兵部侍郎

刑部會同議

一

刑部為總督會應龍遣行間者懷金入京為原奏何恩所執紀事本末作解綦江縣而其姻黨馬千斛通播則黃平白泥諸司路扼之玠乃馳檄諭應龍和引呼劉事待以不死時水西宣慰安疆臣請父國亨卹典兵部尚書石星手札示疆臣趨應龍就吏得贖罪而疆臣母鳳氏亦以勸應龍應龍乃上書軍門請就吏玠乃遣重慶知府王士琦趨應龍安穩聽勸應龍復不至使弟兆龍赴安穩治郵傳儲糧郊迎叩頭致補資餼奉如禮曰應龍久縛渠魁待罪松坎所不能至安穩者以安穩故多奏民也應龍誠其心死法第

恐無故為奏民遮殺則不耳使君幸杜車馬臨視松坎使應龍得此卅膽然後隨車騎至安穩以伏斧鑕士琦許之遂單騎往松坎應龍果而縛道左哭泣請死罪士琦乃與之還安穩應龍預擇大木十圍以上者為安穩治公館仍而縛叩頭跪起檻獻黃元阿羔阿苗等十二人案驗抵應龍斬依夷法論贖輸銀四萬兩助採木工仍革職以子朝棟受土舍事而鞫次子可棟于重慶追贖梟斬黃元等總督以聞且議設撫夷同知治松坎而以士琦為兵備填歷之故事黃平設通判治獄訟賦稅而黃平五司藥管貢馬諸

刑部會同議

一

表箋必用宣慰印故宣慰得以制五司今議改黃平草塘白泥餘慶重安五司屬黃平通判詔可乃應龍既釋益鞅鞅既而次子死重慶則益痛且憤嘗促取屍棺以勘報未結不肯發趨其完贖大言曰吾子活銀卽至矣擁兵驅千餘僧招魂而去先是石往上婦單氏行宣慰事與應龍通而以次子馬千駒聘應龍次女其長女則洪邊宣慰宋承恩所聘也承恩以龍友告官請絕婚而馬千駒方入播願踐舊約于是應龍統兵擊承恩多所殺略遂分遣夷日據關守隘遍歲五司七姓置江內七牌江外四牌為巡司搜爨奏

民取諸苗健者謂之硬手劫殷戶以養之乃剪餘慶  
土吏毛乘雲棺殮其屍掠石阡大壩焚略餘慶草塘  
及興隆都勻諸衛抄重安長官張嘉家既而劫江津  
縣臨合江索其儲袁子升繩城下斃制之既而侵貴  
州湖廣諸屯制原奏離民宋世臣父鑿及羅承恩等  
孝家匿備橋衛城襲執指揮陳天寵等大索城中得  
鑿承恩及子女盡車裂以徇已又令苗兵與婦人交  
或對父奸女或面夫淫其妻或裸體坐木露化叢射  
或誘蛇入牝而燔其尾又或掘墳墓焚屍使雷風飛  
灰川撫譚希恩請于合江綦江二縣各置游擊一員

卷七

四

以扼之而貴撫江東之令都司楊國柱等以三千兵  
進勦賊作敗誘入殲之國柱不歸死于是罷束之以  
郭子章代而起前都御史李化龍兼兵部侍郎節制  
川湖貴三省兵事議大征方檄調問應龍遠引苗兵  
六萬人繞綦江以火炮攻城破殺游擊張良賢等  
時賊謀士孫時泰勸應龍入重慶應龍曰不清近穴  
而取遠地誰謂汝知兵者乃于東壩立播界號宣慰  
官莊取貨財子女實之而殺老弱者投屍散在既復  
聲言江津合江皆播故土將分兵清理總督乃得日  
夜設兵備搜奸細殺之分戍南川合江瀘州議撫局

以經其勢未幾劉將軍挺至總督乃移軍重慶  
結九股惡苗及紅黑脚苗大治扼寨官軍相持不敢  
前貴將童元鎮坐逗遛革職劉挺亦赴師踰期戴罪  
殺賊有疑挺與應龍昵者總督延挺入臥內輪心腹  
且以危言激挺引其父顯九絲功為比挺大恸願誓  
死報効乃委挺專制救黃平諸司時石砭宜撫馬千  
乘軍鄧坎連破全竹青岡七寨酉陽宜撫冉御龍攻  
官壩斬關而入賊方攻婺州聞敗反顧挺與總督分  
部諸道兵八路竝進而已統勁旅從綦江入連戰破  
三峒踰楠木山羊筒臺諸峻嶮奪其隘應龍子朝棟

卷七

五

以苗兵數萬迎敵我師夾擊挺身親臨陣苗大驚曰  
劉大刀至矣棟潰圍走初綦江諸苗自分屠城慘戮  
罪不赦又應龍憚挺威名冀首挫其鋒汝屬朝棟悉  
勁兵問道相角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餘無  
能為也及朝棟僅以身免賊膽落諸軍分道竝捷遂  
奪天都三百落回賊乘隙出奇兵突犯烏江詐稱水  
西龍登會哨誘末順兵斷橋淹死我師無算參將楊  
顯守備陳雲龍等俱死之時有語水西遠賊者龍登  
大恨紀事本末以恨誤眼遂以會賊託田氏修好斯  
益添斬其使且與安撫臣約發番殺賊挺乃戰九盤

入婁山關時賊以婁山關為前門諸軍爭從前門入  
總督急下令搗使向後防賊衝突已而賊果抄後山  
奪關都司王芬中矢死艇勒騎陷堅大戰水牛塘擊  
破之先是督臣與諸軍約約關外宜撫謂多不可勝  
誅也關內宜戰謂師不可久老也是時安羅淘洪三  
寨生口以鉅萬數皆而縛請降幸許可而長坎瑪瑙  
長蛇諸國已前後擊破殺虜數千人於是曾父子計  
無復之乃相率登海龍回海龍國者賊所倚天險當  
時所稱飛鳥不能踰者也時沉撫江鐸裨將陳璘周  
敦吉周以德等皆急攻回賊詭令婦人于回上拜表

卷七

六

痛哭云田氏且降復詐為應龍仰藥死報裨將吳廣  
廣輕信約緩攻已覺其詐乃會八路兵共集圍下總  
督聞父喪徒跣墨纓益治軍應龍散金募死士無一  
應者乃四顧倉皇借諸妾闔室自縊已而火起吳廣  
獲其子朝棟及妾田雌鳳而曳龍屍出燭中計出師  
至滅賊百十有四日斬級二萬餘詔斬朝棟等劉龍  
屍而以縋為軍功冠自總督李化龍以下各進級賞  
賚有差其後議分播為二府屬川者曰遵義屬貴者  
曰平越遵義領州一曰真州縣四曰遵義曰綏陽而  
改夜郎曰桐梓改懷陽曰仁懷平越領州一曰黃平

領縣三曰湄潭曰餘慶而合婁水重安曰雍安又改  
龍泉縣屬石阡專設播州兵備道駐遵義置威遠衛  
建學增驛

土婦奢世績者永寧宣撫使奢效忠妾也效忠初娶  
水西安萬餘女名阿節管隨效忠為其弟安信報讎  
與安國亨戰朶泥橋多斬獲人稱其能既而阿節生  
一子名崇禮與阿節先後死為蒙祿氏與安氏世婚  
構效忠因安氏娶祿氏養女之美者曰世統無子其  
同時養女中有鋪罵者美且少效忠并娶之為妾即  
世績也鋪罵生二子曰崇周曰羅哥效忠死崇周當

卷七

七

襲職顧稚弱總兵劉顯者見鋪罵而喜遂以世績名  
請冠帶掌印視宣撫事先是效忠有弟曰沙十性陰  
鷲善淫通其嫂世統據有之兄死將妻世統襲兄職  
而朝命屬世績大怒時世統居水腦世績居落紅沙  
上鳴夷目胡遷喬安三漢目袁初攻落紅破之世績  
遜未寧而奇崇周羅哥于鎮雄會總兵郭成以赤水  
之役過落紅遣指揮使禹嘉績郭天心問十為十擒  
而成恃兵眾為言詔獄摧旌旗戈甲將以脅十十狎  
為畏懼負弩矢郊迎竟反辱突殺其裨將黃希忠等  
御史交勅成亦自辨謂統以黃金四十餘萬賄

赤水白河諸衛使之申請當是時北亦以千金餉臣  
臣未有動也封而寄貯之同知高文全家若干日矣  
今臣欲除姦將出其不意擣其虛以散其金錢偶一  
不幸而言者持短長議其後謂生分謂激變天下尚  
復有賞罰哉上惡其疆辨奪其官而賜二婦並冠帶  
食水腦落紅二地填以一指揮使崇周以髻髮衣巾  
稱博士弟子守其印俟稍長承襲沙卜姑賞率令退  
居撒魁如初萬歷十二年指揮馬懷義往填落紅鼓  
吹導之行世統喝之曰止請奪崇周印屬之漢吏然  
後許填守行事懷義怯遠返世統出金賂懷義而私

卷七

八

使火者嚴世才請水西乞兵時播州楊應龍未友有  
雄名世續亦遣使胡卿就應龍乞兵戰于麻線堡及  
張旗落洞落郎諸屯各相當上乃下兵尚書問狀且  
責讓懷義而懷義自十二年至十四年凡三年寄食  
他所簿對無一語乃以曾受賂計贓且罰兩婦黃金  
劬各復冠帶而以參將一人填守之十八年詔崇周  
襲職世續乃為崇周娶烏蒙女素除居落紅會疊茂  
徵兵崇周從征大雪山有功二十三年楊應龍反崇  
周復應徵已提兵行沙卜乃乘隙伏甲道左將以殺  
崇周崇周覺力戰斬首南二十八級追沙卜至河殺

上有子白僕披世統略世續金六十萬亡之  
密使白春芳以蠱飲崇周崇周死時素除有身撫巡  
仍請世續復冠帶護印視宣撫事世統益悲恨然無  
如何時白撒諸生有梁宗遠者多智謀世統聘之至  
而身事之不足復飾夷女阿委執箕帚請為主謀宗  
遠令白僕出告謂效忠無後僕實效忠姪得承襲良  
名崇翰屬所司問狀世續乃為疏奏曰臣不天效忠  
即世兩妾不相能子弱民疑臣以少寡婦居其間歷  
干戈險阻閱二十年雖不死然已老矣今白僕實殺  
崇周尚通于就吏乃反欲襲崇周職臣生不願見有

卷七

九

此事幸臣旦夕死任其所為上乃下兵尚書議不聽  
義既而世續死效忠疏族有襲者名崇明而于是有  
奢安之亂  
崇明奢氏木猥種世為宣慰使傳至崇周死無嗣崇  
明以族人冒襲性陰鷲與子寅並蓄異志天啟元年  
詔以邊事徵四方兵崇明疏請提土兵三萬赴援先  
遣土目樊龍等將兵至重慶川撫徐可求核之次其  
老弱及頒餉餉置龍走馬舞梁直刺可求可求死遂  
一擁而上殺道臣孫好古駱日升李繼周知府章文  
朝月知王世科熊嗣先推官王三宅知縣段高選總

兵黃守魁參將萬金玉登爵等原任華昌同知董盡倫開變帥眾入城殺賊遇伏死餘科臣胡時舉等皆負創踰牆走賊遂據重慶分兵扼夔州水口諸隘奄至遵義下納溪瀘州江安諸州縣惟江津知州翁登彥知縣周禮嘉能嬰城破賊餘俱瓦解賊乃乘勢向成都指揮內世洪等戰死之賊直薄城下懸旌備號四面夾攻城中僅留鎮遠營七百人調到松潘茂州龍安兵一千五百人左布政朱熒元登陴而守先是熒元以輯瑞就道驟聞變從者趨速行避之去熒元故徘徊不行已而蜀王出國門率百姓遮道留熒元

熒元乃遠還

十

熒元乃遠還慷慨治兵先令土司坤汝常乘賊而以指揮常茶等架大砲助之殲賊先鋒數人賊稍却次日賊數千人以葦裹竹牌障其身將登矢石無所用熒元急命架七星砲火箭火礮衝擊之殺數百人抵暮賊擁鈎梯數千攀城而前熒元戒士卒第燃砲礮石無譁避明賊積屍陵城下時冬潦水涸賊率降民持篋束薪載濠土壘如山上架蓬華形類行屋設伏弩仰射城中而垂簾以蔽矢石熒元夜絕壯士持芻塗膏殺守者縱火火舉山墮賊大阻熒元又遣人夾都江堰水以灌濠濠滿賊乃泊橋得少息因緝獲城

中與賊通者二百人懸其首陴上賊又于城四面立望樓高與城等熒元曰賊設瞭望必四出剽掠其中虛遂命死士五百人突出擊之賊果無備斬其三將燒樓而還當是時諸路援兵相繼至復安岳樂至諸縣戰于倒流鎮及石橋末清諸舖各有斬獲且有衝至城下者時石碚女士官秦良玉頗知兵崇明初起時即厚遺白金求助良玉斬使留金率所部兵同弟秦民屏徑翼明出援遣兵夜襲兩河燒賊船阻賊東下而自率兵三千星夜赴成都與賊相犄角然賊亦日增無退意圍城將百日歲且盡城中人不祠臘賀

正第時聞賊發塚墓遙望號哭既而賊數千自林中

十一

噪而出視之有物如舟各旱船高丈許長五百尺為重屋簷第左右而板其中伏力士百人張以毒弩而以一入仗劍載羽旂驅牛數百頭運石殺行旁翼兩雲樓如左右廣俯賊城中人城中人皆哭熒元曰此呂公車也破之非礮石不可礮石者巨木為杆柱置軸柱間轉索運杆千鈞之石飛擊如彈九賊車不得近乃陰發大砲擊牛中其當輓者牛賊返走乘勢縱擊敗之會諸生范祖文陷賊中密遣使言賊將羅乾象欲自拔效用熒元即遣使同乾象來則熒元臥

戊搜乾象方表甲佩刀焚元呼與飲飲酣呼榻前同  
臥解躬如雷不之疑乾象叩頭曰公天人也繼而出  
後凡賊中舉動無不知者焚元乃造水牌數百而投  
錦江順流而下令有司沉舟斬筏斷橋梁嚴兵以待  
賊夜半果逸乾象等內變賊營火起崇明父子拔營  
走還保重慶而乾象來降焚元即遣乾象復江安并  
復新都時焚元已陞巡撫秦良玉譚大孝諸援兵皆  
焚元節制敗賊牛頭鎮進復遵義值賊據重慶重慶  
三面臨江惟佛圖關至二郎關為出入要路賊自通  
遠至二郎連營一十七精兵數萬副使丘志統總兵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七 十二

杜文煥與上司秦民屏等夾攻前後賊驚敗遂復二  
關殺賊三千餘人乘勝逼重慶斬樊龍等而安邦彥  
水西貴撫王三善禦之三善死會焚元與石砮兵  
復遵義敗崇明父子崇明窮蹙走水西與邦彥合兵  
謀仍窺遵義官軍戰于芝蔴塘大破之水西酋老虎  
阿引殺者寅來降時焚元喪父歸以閔夢得代之相  
持不決至崇禎改元詔焚元起原官焚元甫赴任即  
徵貴兵下烏撒川兵出未寧畢節扼各路要害而親  
帥大軍至陸廣撲賊賊時已僻號疾趨未寧焚元乃  
伴北誘賊分遣官軍從四路襲入賊四應不給羅乾

象復出奇兵繞後急擊之賊大驚潰遂陣斬二賊以  
獻焚元乃諷安位降不至迭攻之遂降時斬首數萬  
級鹵獲無算焚元乃復討擺金兩江巴香其壩火烘  
五洞叛苗逼上下六衛弁清平偏鎮四衛道路凡一  
千六百餘里設亭障置游徼以便往來又討平雲南  
土合普明聲西南大定因以苗地疏闊難設守遂相  
擇要害建石城三十五曰貴州北關曰開州曰敷勇  
衛曰鎮西衛曰息烽所曰于襄所曰修文所曰諸戎  
所曰濯靈所曰威武所曰簸箕龍曰赫聲所曰柔遠  
所曰定南所曰廣順所曰雞場曰青崑曰馬場堡曰

續修四庫全書 卷七 十三

烏江曰連雲曰有嘉曰靖氛曰恬波曰奏膚曰平黔  
曰清豐曰舞干曰順化曰懷仁曰馴象曰黃絲曰楊  
老曰京傘曰廣興鎮曰隴落堡曰巴香修舊城十三  
曰普定衛曰安莊衛曰新興站曰查城驛曰普安州  
曰魏安縣曰施秉縣曰烏撒衛曰赤水衛曰永寧衛  
曰普市曰摩泥曰平壩增築官署祠廟并道路備舖  
屯哨百有餘所開闢水田一十一萬七千五百餘畝  
科田五萬八千餘畝  
女士官秦良玉者石砮掌印宣撫使也秦氏繼馬氏  
為宣撫使萬曆末良玉兄邦彥皆以援遼力戰

死邦屏故為宜撫使因從征請女弟掌印而其弟  
民屏者亦同時被創力戰潰圍出歸不能視事良玉  
忠勇多大略諸部使之請襲終其身合前賊奢崇明  
及夷寨蠢起多響應崇明念石桂強且巫夔門戶地  
遣使賫白金詣秦氏求助良玉開轅召使入斬使留  
其金料所部兵得萬人親將之而使弟民屏姪翼明  
分左右哨捲甲疾趨銜枚度重慶駐兵于南坪之間  
陰分兵襲兩河燒其船使不得順流東下別留兵一  
千為疑陣張旗幟守忠萬界為犄角復移文夔州使  
設兵防禦塘道上下聲息而後親統兵溯江水陸並

卷七

十四

進會朱燮元大破賊良玉乃迎賊于佛圖關敗之至  
二郎殺賊三千人復其地備水西安邦彥反良玉追  
賊戰新都而遣弟民屏以別哨援水西大破邦彥于  
平越當是時勅王兵論功良玉第一民屏次之獨惜  
民屏搗大方從貴撫王三善行三善死殉之崇禎七  
年自成破夔州良玉統土兵出戰却其衆使自成無  
西志十三年獻賊既降于督師而叛驟與過天星出  
寧昌分兵窺羊頭坂渡大昌將劉貴遮擊之轉而向  
巫山良玉即陳兵洛門扼于百子溪賊不敢近已而  
嗣昌至嗣昌湖人欲使湖地無賊盡驅賊入川而後

乃徐圖勦滅陽言吾以川困賊勢不得不先困川盡  
收川兵之壯者益守湖而弟以單弱者屯夔巫間時  
良玉將兵三萬援夔城川撫邵捷春檄之使駐近重  
慶與守將張令為聲援而復分其兵半嬰重慶城會  
綿州知州陸遜之罷官歸川撫遣之按行諸營過良  
玉良玉冠帶飾佩刀出見左右男妾數十人皆嚴裝  
然謹畏不敢仰視較他營整肅既見設饗禮酒數巡  
微與遜之論兵事甚悉已而嘆曰開府不知兵吾一  
婦人受國恩死固不惜所惜與開府同死此耳遜之  
請故良玉曰開府移妾自近去其所駐重慶三十四

卷七

十五

里而遣張令守黃泥堡固已失地勢矣夫賊在歸巫  
萬山之上俯瞰吾營驅鐵騎建瓴而下張令破次及  
我我敗尚能救重慶之急乎且閣部驅賊入川無慮  
智皆知之開府不于此時爭山奪險令賊毋敢即我  
而坐以設防此覆軍之道也無何官兵敗于土地嶺  
湖將汪之鳳轉戰死良玉疾力偕張令扼賊眾于竹  
筒坪大殺賊已乘勝出而賊以伏弩射張令喉令死  
官軍潰良玉力救之不得還顧石碛兵皆奔無一駐  
者乃急集餘衆轉戰大敗遂單騎入重慶城見捷春  
曰事急矣盡出吾溪峒兵不減二萬我自隳其半而

以其半給之官猶足破賊吾土官家法訓其以  
箸曰能飯者畢至也而忽則以帚曰掃境出也提奉  
聞事敗律皇獨念嗣昌不相中且川無見糧如之何  
項之謝良玉良玉哭而出其後獻賊破四川僭號而  
自成已陷京師良玉毀冠帶再拜號咷曰吾兄弟三  
人皆死王事而吾以孱婦受國恩二十年今不幸至  
此其政以餘年事逆賊哉悉召諸所部約法曰有從  
賊者族無赦于是設四境杜逆漢路守以強兵獻賊  
遍招諸土司用降人為誘鑄金印齎之以易其官從  
否參半顧無有入石碛境者

蠻司合誌

十六

黎州馬金者故馬岱後年十六有器識獻賊招土司  
至黎州念黎故險阻叩喙飛越溪洞窅冥有山曰斗  
門三面懸絕僅通道一綫阻之易為梗乃資厚幣鑄  
宣慰金印叩頭獻馬金馬金笑曰而欲使我從王八  
賊耶以金印擲賊使而血出捧其首而走金好酒色  
嘗為晝夜飲醉則裸睡婦人傍醒復飲越一年卒  
雅州有高克禮楊之銘者兩家互讎殺而之銘有弟  
之喬乘亂弑兄請獻忠兵攻高氏獻忠大悅聲言邊  
境初附免租賦三年會雅州知州王國臣西安人初  
歸馬嶺既而歸獻忠嘗與川南逆胡寅不相能將執

寅赴成都寅不得已遁之雅州高克禮家至是國臣  
通之喬共以攻高氏為名執胡寅家口數十人送獻  
忠殺之而于是高楊二姓皆從賊

蠻司合誌

十七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一字子高

李曰觀次郎 何傳奕卓人較

蠻司合誌

雲南

雲南古梁州南境史稱西南靡莫之屬以什數滇取  
大漢元封中始兵臨其地滇王請降而後漢伯郡縣  
之自後或附或叛蜀漢嘗官其酋長龍佑那賜姓張  
氏其既迭有著姓曰蒙氏鄭氏趙氏楊氏段氏高氏  
凡七姓惟蒙段最大各世稱王其餘諸族以百數名

蠻司合誌

一

百夷大抵居黑水之表者曰爨人居其裏者曰僊人  
且亦以表裏分黑白如所云黑羅羅白羅羅者他若  
些門麼些秃老蒲人和泥蠻土獠羅舞羅落撒摩都  
摩察儂人沙人漂人古刺哈刺而人結些哈杜弩人  
山後人哀牢人峨昌蠻解蠻魁羅蠻傅尋蠻色日瀾  
河尋丁蠻栗些各以族類據諸蠻中自漢唐迄元但  
以兵力羈縻之入明南征竟版籍其地辟筍落而加  
以經畫彷彿神農開地至日月之表者創置雲南楚  
維藩安大理諸府為內地而更以元江永昌之外麓  
用車里諸地為西南夷一如舊時成都之視滇池其

南以元江為關車里為蔽而達于八百其西以永昌  
為關麓川為蔽而達于木邦其西南則通緬甸而底  
于南海其東南則通寧遠而竟于安南其西北則拓  
麗江而達于吐蕃幅員廣大至是已極雖夷性靡常  
叛伏不一而控制繹絡鞭箠可使故當洪武南征時  
甫命三將軍入雲南而來安府土知府岑漢忠與其  
弟漢良招諭定遠諸府縣十有八處進表願附上以  
原官嘉勞而武定府上官法叔妻商勝率諸部按兵  
獻印請為編氓詔授勝中順大夫武定軍民府女知  
府錫之誥命弁查朝服及織金羅衣紗帽金帶蠻人

蠻司合誌

一

大附惟大理段世致書請依唐宋故事僅奉正朔為  
外臣征南將軍傅友德與副將沐英藍玉共討平之  
獲世獻俘以次撫車里麼些和泥平緬諸蠻遂移兵  
高烏撒東川老部置大渡守禦千戶所率兵守之以  
通往來乃以烏撒烏蒙芒部地近四川奏隸四川布  
政司已得上諭謂地廣兵稀不宜分屯但當于赤水  
畢節七星關各置一衛而駐一營于黑張之南元店  
之北會征南諸軍方分兵出攻未伏諸蠻而土酋楊  
立謂城虛守弱遂相煽叛糾眾二十萬合三十六營  
攻城時城中乏食守將馮誠嬰城守出奇兵殺賊沐

英從烏撒還援斬城六萬餘級生擒四千人遂定乃于麓川之外征緬甸及八百媳婦諸國擊破會川土知府王春于金沙江就諸府築城建衛擒廣南土官儂貞佑送京師開建昌新道置驛徙中土大姓以實之討樂蘭州章富及廣南特摩道雲南臻洞西浦擺金擺榜諸蠻并討平越蠻麻哈楊孟等大置屯口自楚維至景東每百里置營率兵屯種獨麓川思倫法遣使朝貢已獻元所授平緬宜慰印而結砦入寇沐英遣甯正張因大敗之于摩沙勒城復悉眾號三十萬戰象百餘再寇定遠乃以火銃神機箭擊象焚象

蠻司合誌 卷八 三

昔戰樓仔斬萬象生獲象三十有七其渠昭祿昭綱子斯郎理等皆被矢死象背蠻俗稱宜慰為昭總領昭昭孟把事諸目為昭祿昭綱昭百昭哈斯昭准以大臣屬遂轉向討越州土目苦麻部蠻阿資敗之昔安斬其渠滿已青阿資恃險不伏復合擊斬其火頭弄宗等阿資窮蹙與其母請降因置越州馬隆二衛以控其地已而再叛都督何福再平之乃置府二十左右分畫左曰迤東右曰迤西間以大江東北曰金沙西南曰瀾滄其官軍戍守及五方之人或旅或處錯雜相僦者是曰漢人其生夷曰夷人分獎獎為界

獎屬郡縣獎屬羈縻總計夷漢則漢三夷七分計兩夷則獎三獎七開設土司衙門置車里木邦孟養緬甸八百大甸麓川平緬六宜慰司及孟定南甸芒市三府鎮康灣甸大候威遠四州十二關納樓茶甸干崖鳳溪等十二長官而以諸夷數叛賜姓刁曩罕永樂三年擣家生夷會備方物入貢置老撾宜慰司四年孟指生夷會來附置孟良府遣中使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往諭百夷諸生部落于是大古刺小古刺及其隣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落搭皆遣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西南

蠻司合誌 卷八 四

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于是詔置宜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資誥敕印符賜之乃以車里木邦孟養緬甸老撾麓川平緬八百大甸七宜慰司十二關納樓茶甸教化三部王弄三虧容甸溪處甸思陀甸左能寨落恐甸安南祿谷寨刺次和革甸香羅兀魯之因遠羅必甸馬能他郎甸者樂甸十七長官司屬布政使司潞江鎮遠楊塘三安撫司鳳溪施甸茶山促瓦散金里麻六長官司屬都司統隸之兵部武選設武定麗江景東元江順寧永寧鎮沅蒙化孟良孟定知府十人寶山南甸蘭州灣甸寧州富

州北勝大候雲龍蕘藥鄧川安寧威遠霑益羅維鎮  
康陸涼知州十七人臨西嶒峨雲南亦佐羅次元謀  
知縣六人廣南姚安同知二人鶴慶知事一人干崖  
經歷一人巨津師宗蕘藥通安北勝鎮南姚州順州  
州同知八人北勝南安鎮南州判官三人雲南楚雄  
亦佐易門定遠永平縣丞六人昆明雲南廣通嶒峨  
定遠楚雄主簿六人威遠州吏目一人五井順益鹽  
井副使二人連為古刺騰衝樣備觀音山莎橋德勝  
關洱西在城打牛坪晉寧易龍驛丞十二人金齒水  
眼鄧川州寧蕃順寧尋甸禾摩村東山口瀾滄江師

卷八

五

井打牛坪邊井金沙江十二關備溪江青索翼納更  
山蒲陀崇鎮南箭桿場關索嶺鐵爐青水江黑鹽井  
西金沙江赤水鵬定西嶺龍街開蔓神寨休白水關  
南平開白鹽井阿雄村受賴元江禾摩村安南坡祿  
賤練象關楚雄縣松詒舖觀音山鳳羽鄉東金沙江  
回登關湯池英武關巡檢三十六人改流二十五人  
增設鶴慶尋甸廣西知府三人馬龍彌勒維摩阿迷  
知州四人路南蒙自知縣二人楚雄府同知一人麗  
江府照磨一人浪穹典史一人彌勒沙監井副使一  
人永平潞江羅十思庄雲南驛丞五人宣化關甸頭

樣備神摩洞下江南安州普昌石門關彌沙井雲龍  
甸煉象關楚場巡檢一十二人統隸之吏部驗封其  
所設土司皆置長食其土歲各量出差發銀多不過  
二千五百兩少者四十兩或十五兩連互數千里貢  
道分上下二路宣德七年鈕兀生夷酋新附置鈕兀  
長官司正統三年以麓川思任法叛討平之革麓川  
平緬宣慰司改置隴川宣撫司于隴把陞南甸州于  
崖長官司為南甸于崖二宣撫司改茫施府為芒市  
長官司四年哈无生夷內附置孟璉長官司成化十  
四年尋甸知府安晟死兄弟爭襲改尋甸土知府為

卷八

六

流官知府廣西亦如之弘治十七年增設寧州流官  
知州隆慶初以武定鳳氏屢叛討平之改設武定府  
流官知府增守禦所二年增設鄧川州流官知州萬  
曆十三年平羅維州土酋者繼榮亂改羅維州為羅  
平州調曲靖中左所為定雄所三十五年平順寧知  
府猛廷瑞亂改設順寧府流官知府改大候州為雲  
州設流官知州四十二年以雲龍州知州段進忠殺  
土官段嘉龍受誅改雲龍州土知州為流官知州裁  
革五井提舉以鹽課并歸之其土官著姓者土知府  
則景東陶氏蒙化左氏麗江水氏順寧猛氏永寧阿

氏廣西昂氏鎮沅刁氏元江那氏尋甸安氏武定阿  
氏土同知則姚安高氏廣南儂氏土知州則安寧董  
氏鄧川阿氏雲龍段氏北勝高氏寧州祿氏大候奉  
氏諸益安氏路南秦氏羅雄海氏寶山蘭州羅氏富  
州沈氏土知縣則峨嵋羅氏雲南楊氏元謀吾氏其  
土司著姓自蒙段七姓後雜以卜氏多氏思氏莽氏  
普氏猛氏沙氏及刁氏曩氏罕氏大抵諸夷風俗與  
中國大異冬夏寒暑晝夜長短一切均等惟臨安以  
南五邦之民稍苦熇熱成剪髮以避鬱毒地多海子  
有江水可通舟楫其落坎處飛瀑流沫奔陷數百丈

蠻司合誌

七

俗謂之嵌則尺桴寸筏所不得渡其十二府地半屬  
梁州益州之間但多襍蠻舊為莊蹻所開本名滇國  
俗無禮儀男女趨捷不鞍而騎食貴生貿易用貝凡  
貝數一貝為庄四庄為手四手為苗五苗為索雖租  
賦亦用之惟髻編髮處子婦婦必先竊耦而後成婚  
其在臨安為甸町國激江合強宗休制羅伽三部景  
東栢南漢未有其地永寧名樓頭賧順寧蒲蠻其夷  
俗時與漢同然究不相習七軍民府多麼些新丁阿  
曠成倘諸族自楚雄迤南有名真羅武人者人死則  
畏以犛鹿犀兕虎豹熊羆之皮棄之深山久則其人

卽隨所畏皮化為其獸而去又蒲人經人哈刺其人  
色黑如墨有被殺者視其骨亦黑麗江屬州男女鑄  
松脂束髮每一歲為一縷行則銷然有聲地產犏牛  
不能耕惟斷其尾茜染之以飾盛介州界有關人皆  
不得入惟府吏得入故人嘗願為府吏諸甸本土羅  
羅和泥人好相殺死則償以財家無姓名其有名者  
或遁承其父名之也顧無姓弘治中知府陳晟以  
百家姓首八字司分字加于各名之上諸甸皆受  
惟納樓不受其外百夷館以木邦為首木邦與孟養  
同俗男貴女賤雖細民視其妻如奴僕男子白衣文

蠻司合誌

八

身婦繫圍桶裙操作其迤西南甸設南牙山關甚險  
在騰越南有山名半箇山者山巔北積雪南炎瘴如  
炊蒸婚禮置茶穀于筒婦人怪者或化異物富家化  
牛馬貧家化狗狗至夜伺夫寐以短木置夫懷中夫  
不能覺卽化去攝人魂魄至死食其肉有守者逐得  
則夫家亟出金往贖否卽殺之于崖土熱四時皆蠶  
取其絲織五色土綿充貢隴川雞鳴無時牝雞亦能  
鳴魚有鮎頭鯉身者牛有水牛頭黃牛身者惟威遠  
莫蒙寨有河汲水煉炭上可為細鹽灣甸名細賧水  
不可涉有黑泉如黥漆漲時飛鳥過之輒墜夷以竿

結布濯而暴之用拭盤盂人食其物立死芒市名大  
枯賤小枯賤又名怒謀男裝足衣繪布女分髮百  
為一髻跪而衣皮者樂向互市五日十日一集且則  
婦日中則男更代貿易永昌舊名金齒印古哀牢國  
唐名六詔蠻地稱王曰詔有蒲人其在永昌鳳溪施  
甸及十五喧二十八寨皆濮種不知荷擔負竹篾于  
背人水不湛其在蒙自及教化三部十八寨者號野  
蒲其八百館八百大甸先有土酋置妻八百各領一  
寨名八百媳婦洪武初其酋刁攬那內附設宣慰每  
遇改元則頒敕諭金牌勘合與緬甸同其俗事佛敬

卷八 蠻司合誌 九

僧見客無跪拜之節把手為禮男女皆刺花樣符日  
間以為飾老過車里亦如之車里則額上增刺一旗  
其地過紅衣及景東界度險數日皆平地戶多樓居  
樓出階謂之掌可晾衣物其下畜六畜人娶四五婦  
不如俱作皆妻妾夫死則棄之無娶者曰鬼妻有過  
客願管謂之上樓上樓則剪髮不得歸其家人聞之  
輒痛哭如聞訃然曰車里上樓矣凡食牲不殺咒而  
死其緬甸館本元那牙軍界金沙有屋廬舟筏其國  
書為緬文進上者書以金葉次貝葉次檳榔葉緬會  
倚案悉川金出則乘白象張金葉曲柄傘以竹皮為

冠環拜珠翠以飾之國人稱會曰卜刺浪男女衣白  
氈白莎羅布裸而塗以白檀姜黃之末顧地熱日三  
浴于河日沒時游如雷鳴日入即止立阿瓦利城邦  
匪直根諸寺有事則抱佛設誓自諸府州衛以及百  
夷羣甸所稱三宜六慰者其土俗隨在各異獨正火  
把節在六月二十四日云是日南詔誘殺五詔于松  
明樓取以為節自二十日後家難大火樹于庭不分  
老婦人執一小炬互相焦灼以為樂有鬚眉炎脫者  
日具盥腥吸酒名姻姬貧家亦醜飲于市醉則聚廣  
地明火相撲遇水則執炬者躍波而行無炬者浮奪

卷八 蠻司合誌 十

之自貴州普安以達於雲南一境皆然無敢禁者  
雲南府本煥鳩獠標舉毒獵男烏蠻所居唐後屬南  
詔改名善闡歷鄧趙楊三姓至大理段氏以高智升  
領善闡遂兼有其地元末段氏世襲宣慰使有段功  
者初為蒙化知州以兄光死無嗣襲總管時元宗室  
皇子忽哥赤為梁王鎮善闡明玉珍自湖入用統紅  
巾三萬攻雲南梁王走威楚諸部悉亂功駐兵呂閣  
取紅巾于開灘江時紅巾收合餘劫再戰功在陣中  
得玉珍母寄其子書戒勿輕還功摩其書跡易之促  
之歸玉珍得書疑國中有變又新失利竟旋師功追

之至七星關大勝而還王素雉段氏至是深德功以  
女阿蓋主妻之奏請授雲南平章前意承奉功遂留  
善關其原妻高氏在大理善文奇樂府詞邀之功乃  
歸已而復來或諧于王曰段平章歸而復來此必有  
不利于善關者蓋早圖之王曰然密召阿蓋主付孔  
雀膽一具令毒功主不忍夜語功曰我父忌阿奴將  
殺奴矣願偕奴西歸因出毒具示之功不信曰爾父  
視我厚吾趾自蹶傷爾父尚為我裹之何得有此再  
三言不聽明日王邀功東寺演梵至通濟橋馬逸主  
令番將格殺之主聞變失聲哭曰阿奴不聽吾言致

蠻司合誌

十一

有此雖然吾不負阿奴起自裁王守之嚴主愁憤將  
死乃作詩曰吾家住雁門深一片閒雲到滇海欲  
隨明月還蒼山讓我一生踏裏彩吐嚙吐嚙段阿奴  
押不蘆花何處採肉屏獨坐細思量昆西鐵立霜灑  
灑踏裏彩被也吐嚙無知也狎不蘆回生草也肉屏  
者素馳也昆西昆陽之西鐵立松也時主從容死而  
功有子寶女僧奴不忘復讎僧奴將適建昌華黎氏  
山手刺繡文旗以與寶曰我自束髮聞父冤恨非男  
子不能報此旗所以識也是時高皇帝即位金陵改  
元洪武而梁王尚據善關與元主相通復奏舉寶為

雲南左丞未幾明王珍復侵善關王借兵大理寶答  
書曰平章已亡兄弟替絕止遣一婢一奴恐不足配  
阿蓋主矣乃謝其使急奉表歸高皇帝高皇帝各慰  
之時有妖巫女歌曰莫道君為山海主山海笑諧諧  
國中花謝千萬朵別有明主來未幾寶病死子明嗣  
明又死叔父世典國事洪武十五年三將軍破善關  
梁王敗走世上書請奉正朔修歲貢不從再上書詞  
旨鴛鴦三將軍大怒督兵竝進大敗之擒世并寶二  
孫直仁直義俘京師上釋之賜直仁名歸仁授雁門  
衛鎮撫直義名歸義授永昌衛鎮撫以寶曾表降故

蠻司合誌

十二

也餘悉伏誅  
景東古柘南地元始內附以所部隸威楚萬戶統威  
遠州及案井毋龍猛統阿籠三甸洪武初士兵至楚  
雄土官俄陶襲知府阿只魯職爭先納款獻鎧仗馬  
匹并元所給牌印上嘉之即授陶景東知府頒印世  
其職既而思倫攻景東陶奔白崖上為立景東衛命  
陶往鎮而別以流官掌印蒞府事陶至鎮勤慎守法  
不敢踰尺寸夷漢安之因仍復知府頒賜金帶且鑄  
誠心報國四大字褒之陶死子陶幹嗣遂世氏陶正  
統中陶瓚征旄川有功加級至陶金以七事未襲印

被奪及追得印始製後有陶明卿署名

未樂二年上以百夷新附命製信符及金字未樂頒

給木邪八百大甸麓川平緬緬甸車里老撾六宣慰

司于崖大候里馬茶山四長官司潞江一安撫司以

及孟良孟定灣甸鎮康等府州土官其製以銅范信

符五陽文者四陰文者一以一合四俱相符陽文分

刻文行忠信四字而陰文則兼刻之乃作批文勘合

底簿自一號至百號止其號之字則車里以車字緬

甸以緬字各編底簿而發陰文信符及批文勘合百

道于諸土官發底簿于布政司其陽文信符及批文

鑿司合誌

十三

百道則藏之內府凡朝廷遣使齊陽文信符及批文

各一至布政司比同底簿然後遣人送使往令土官

比同陰文信符及勘合即如命行其信符之發初發

文字次發行字周而復始又製朱牌鏤金字救書其

上諭之其文略曰敕土官爾以遠人慕義慮大小臣

民假朝廷差使需索特命禮部鑄信符付爾凡調發

及當辦諸事須憑信符乃行如越次及比字號不同

與有信符無批文有批文無信符者皆詐也其禽之

至京處以死罪至勘合百道凡軍民疾苦及奉信符

諸務與貢獻方物俱填寫勘合與司比號而書

之底簿然後司官亦遣官同齊奏聞若邊疆機事徵

發調遣從三司官會同計議已經承行則亦填寫勘

合奏聞如例毋忽

初孟璉屬麓川平緬宣慰司其後屬孟定府未樂四

年設孟璉長官司以刁派送為長官而孟定土知府

刁名扛本平緬頭目與派送等夷派送遠服屬不肩

遂于其子懷罕入貢時上言孟定孟璉比肩族無統

轄統轄未便遂改隸都司而促瓦散金二長官司亦

以土官註甸八請不屬之麓川平緬而屬之都司順

夷情也其後溪處甸長官自恩以所屬臨安歲貢納

鑿司合誌

十四

海肥七萬九千八百索本司無有仍須向臨安買給

未便因願改隸他府廷議除其稅而仍不改隸上從

之

車里為倭泥貉獫狁刺黑角諸蠻襟居自昔不通中

國元將兀良吉解伐交趾經其部降之置徹里總管

領六甸洪武十七年設車里軍民府十九年改宣慰

使司以土官刁通答為宣慰使未樂改元刁通答內

使向官吏西平侯請討之上遣使詰責悔懼還所鹵

及地入謝會八百者乃八百大甸初附設二軍民宣

慰使司以刁招徐刁散為二宣慰使而通答惡之遣

頭日攬線思奏請舉兵攻二宜慰不聽遲答死子刁  
更孟襲職刁更孟死子刁霸義幼叔父刁怕漢請暫  
典州事俟刁霸義長還之謂之借職既而刁怕漢亦  
死怕漢妻恃勢請以女士官借職不許密名前夫子  
刁弄冒為遲答孫請襲職竟于永樂十五年襲宜慰  
使而以刁更孟之弟刁雙孟為土同知十八年雙孟  
惡刁弄強冒反壓已事多掣肘乘蠻人不服奏言弄  
暴民民無寧居乞別設治所分其眾因設靖安宜慰  
司而以刁弄為車里宜慰雙孟為靖安宜慰相抗弄  
大恚日與兵事讎殺先是末樂末布政司承差劉亨

蠻司合誌

十五

徵差發銀于車里誑弄派取諸部銀預輸之官應免  
常年差發而每年徵輸仍不免至是益甚宣德三年  
承差洪溢來徵銀蠻人大訐謂刁弄賣已自廝遂聚  
眾佐雙孟逐弄弄不敢投之老撾洪溢乃奏稱車里  
宜慰刁弄與靖安宜慰刁雙孟讎殺棄地投順他族  
請差官察治招撫上令黔國公同三司按問會刁雙  
孟死子刁霸供襲靖安宜慰而刁弄亦死老撾于是  
刁弄母乃具言兒弄為承差劉亨所賣預科差發銀  
兩以設之蠻人不平故兒弄奔老撾貸責思以償民  
乃不幸蒙霧露死矣又不幸蒙惡聲兒弄實未嘗棄

地亦未嘗與雙孟讎殺投他族三司乃上狀罪亨等  
而更孟之子刁霸義亦年長遣土目名哀入貢并請  
襲職上命霸義襲車里宜慰而以霸供為靖安宜慰  
如故九年刁霸供上言靖安即車里舊地但以析作  
二治致起爭端今請仍合為一歲貢差發悉如舊例  
以杜後患上從其請遂革靖安宜慰司合之車里而  
以霸供霸義並為宜慰遣使賞信符敕書文綺賜之  
傳至嘉靖間緬甸侵車里車里附緬然有二宜慰其  
在大車里者應緬在小車里者應漢至萬曆中官軍  
大征緬宜慰刁橋猛畏之乃始貢象進方物并一應

蠻司合誌

十六

差發如故是後無附緬者  
高思弄楚雄土官高政女也未樂中政朝行在會成  
祖北征昭皇帝監國名政語悅之陞知府且命其子  
孫世襲同知政卒無嗣其妻請承襲知府許之既而  
妻又卒宣德五年政女思弄來朝仍以承襲知府請  
上命襲同知時楚雄同知無土官例吏部據例覆上  
曰皇考有成命何可沒也乃特設土同知一人而以  
思弄婚之楚雄之有土同知自思弄始也  
思弄既為楚雄土同知于宣德六年進貢白銀冠帶  
作二婦裝騎象入彭義門觀者為之給上婦貢象圖



及思弄所配土舍刁賢死賢弟刁浪兒請收思弄為妻思弄不伏愬之布政使李榮榮初命隨蠻俗暨見思弄頓改其語謂同知命官也豈有命官為他人據有之理無已或官夫弟無妻者則任本官擇有之然此為官有非有官也于是浪兒愬無妻思弄仍得收浪兒有之榮嘗留思弄飯臨更衣思弄褻皮帽約味已繫花桶裙將覆織衣榮遽謂之曰聞蠻俗官婦必刺艾旂于兩臂有之乎曰無有也掉袖出雙臂示之然後徐歛袖而束以花紉容止秩然思弄嘗赴部部問官何名曰思弄曰官何以思弄因改思龍然蠻人

蠻司合誌

十七

仍思弄如故云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一名能 稿 蘇文子 剛 較

蠻司合誌 九

雲南

宣德三年設車里靖安鹽井巡檢司以通事王敬為巡檢五年又設廣邑州置土官知州同知以阿都魯為知州莽寒叔為同知先是金齒廣邑寨木末昌副千戶阿于所居干嘗奉朝命招生蒲五千戶有功至是于遣孫阿都魯同蒲人莽寒叔阿類詣京修貢且

蠻司合誌 九

乞于廣邑置州使阿都魯代已掌州事以熟蒲井所招生蒲屬之報可又設孟緬長官司及滇灘木縛雷傍哈丘壠磨孟倫五巡檢司時景東府奏所轄孟緬孟梳二寨僻遠屢被外寇乞并孟梳于孟緬設長官司授把事姜嵩為長官以隸景東歲增貢銀五十兩而茶山長官司奏所轄夷民悉居深山獨以滇灘當小茶山无高之衝寇常出沒請以通事段勝為巡檢置司滇灘以鎮之又南甸州奏其地先被麓川所侵賴朝廷威力復之倘不置官司以正疆界恐侵奪未暇乞于木縛雷傍哈丘壠磨孟倫各置巡檢司上從

其言又設金齒軍民指揮司騰衝州置土官知州時  
騰衝守禦千戶所土官副千戶張銘言本所遠在極  
邊每以麓川仇殺擾夷民乞設州治置官吏與騰  
衝守禦千戶所相兼守鎮撫許之卽以張銘爲騰衝  
州知州

八年設騰衝州庫扛開庫刀開庫勒開古湧二關并  
南甸州賴那哈九浪莽孟洞八巡檢司先是騰衝州  
奏本州路通麓川緬甸人民多逃徙差發貢獻時時  
有誤舊設四百夫長隸騰衝千戶所故庫扛開五處  
皆軍民兼守今四百夫長已隸本州而所守者止居

蠻司合誌  
卷九

一

民未便乞于諸處置巡檢司以上軍尹黑張保李甫  
郭節爲巡檢又南甸州奏其州與麓川接壤舊十二  
百夫長在騰衝千戶所故賴那哈諸處亦軍民兼守  
近以麓川侵擾軍民不守者十餘年今朝廷已諭麓  
川還所侵地惟恐再見侵據與逃徙未絕乞于木州  
賴那哈九浪莽孟洞三處亦各置巡檢司以上軍楊  
義趙得趙榮三人爲巡檢皆下所司議可如議又設  
臨安府河底威遠州播孟二巡檢司先是臨安府虧  
容甸長官司奏河底路通車里八百諸長官司自洪  
武中曾置官渡船以濟往來今軍民逃逸出境許稱

使者通令乘載往往被害且緣河劫盜多有乞置巡  
檢司以故把事袁凱之子瑪爲巡檢威遠州亦稱其  
地與車里接壤累被各土官縱賊攻掠播孟當其衝  
乞置巡檢司以把事劉禧爲巡檢從之

初瓦甸長官司言曲石高松坡馬甸其地山高林深  
寇盜出沒乞置巡檢司以通事楊資楊中范與爲巡  
檢下三司及巡按御史審勘至是奏以爲便遂置三  
巡檢司命資等爲巡檢資于曲石中于高松坡與于  
馬甸

蠻司合誌  
卷九

二

大候長官司土官才奉罕奏大候蠻民復業者多歲  
納差發銀二百五十兩按前永樂中蠻甸鎮康二長  
官司以民多復業歲納銀各百兩俱陞爲州今納銀  
已倍于昔而復業日增請得援二州之例上願行在  
吏部嘉其撫綏竟從其請至八年南安州鄉老言本  
州俱係羅舞和泥烏蠻頑獷成性向無土官蒞治之  
多致流移并差役賦稅俱難理辦近因木州缺官委  
琅井土官巡檢李保暫署州事保甚善撫綏民流皆  
歸此真良牧也倘能陞木州土官幸甚行在吏部尚  
書郭璉以非例不從上曰卿但知守例而不知爲治  
在順民也遂以保爲南安州州官時緬甸宣慰昔得

以所轄常蕩地饒欲殺其頭目新把的而據有其地  
新把的遺子莽只朝貢其懇其事且乞置司授官庶  
免侵殺遂于東倘地置東倘長官司而以新把的為  
長官既而鈕兀五隆二寨亦以其地與和泥蠻近其  
曾任者陀比朝貢至京皆奏其地近蠻請設官授職  
以總其眾乃遂併五隆于鈕兀設鈕兀長官司而以  
正者為長官陀比為副九年命改瓦甸長官司不隸  
金齒而隸都司以瓦甸目把刁怕賴等言本司離金  
齒遠而去都司實近因改隸焉

卷九 蠻司合誌

四

招網巴罕入貢賊奪其貢物而射死其子同時有順  
寧雄摩一十五寨蒲羅夷賊倚山出略殺死順寧千  
夫長阿茂并土兵等上命都督沐昂發鶴慶順寧土  
漢官兵分勦二賊俱平之  
永寧蠻寨久不剌非于宣德四年糾合四川鹽井衛  
土官馬刺非殺永寧土知府各吉八合去官軍撫諭  
之已命卜撒蒙知府職矢不剌非復殺之已命卜撒  
弟南八又蒙而馬刺非據永寧節上上下下三村逐南  
八六掠夜自尖住促卜瓦諸寨事聞上命雲南三司  
馬刺非并移檄四川行都司下鹽井衛諭馬刺

非還所據村寨事遂寢焉為語曰土官數奇逢兩刺

未昌千戶所千夫長刁不混班攻剽潞江逐安撫其  
壁奔金齒而據有其地宣德五年黔國公沐晟與三  
司官遣使招諭刁不混班備罪盡還所據地復歸川  
居其當差如故已而八百大甸土官刁招散遣貢方  
物且奏波勒諸蠻嘗以土酋土雅兵入寇殺人掠貨  
乞發兵進討上不聽但教使諭之且曰聞八百大甸  
去雲南五千餘里而波勒土酋土雅皆未嘗歸化吾  
安能勞中國之人為遠夷殺哉

卷九 蠻司合誌

五

永樂初寧遠州土同知刁吉孚奏稱其本州所轄猛  
慢七寨為安南所奪且其婿及女去而後差發銀  
于諸寨上遣禮部遣使諭安南王胡荻令還所奪并  
不許私發差發已而席安亦以地勝安南每被盜黔  
國公沐晟奏請駐民兵于黎花舊市立營柵使與臨  
安官軍相兼守已復陸黎花舊市柵為臨安衛中右  
千戶所領甲給冠帶如例至宣德中寧遠州復為安  
南所侵掠刁吉孚告急延議調官兵委都督沐昂討  
之上論昂曰蠻夷請許未可知也往爾兄征南嘗調  
徵寧遠土兵七千竟無至者而反助黎利為逆今安

知其非仇殺而輕役我也其察實以為進止毋忽  
麓川一名白夷在金沙江南與緬接境元時思氏居  
之洪武中三將軍下雲南思倫請降授麓川平緬宣  
慰司使未幾思倫叛逐景東知府俄陶大殺掠西平  
侯沐英討平之已而思倫與土目刁幹孟相殺上命  
沐春何福進討何福擒幹孟囚分其地設孟養木邦  
孟定三府屬雲南而以潞江干崖大候灣甸四長官  
司隸焉末樂元年改設孟養木亦為宣慰以刁木且  
為宣慰使廢思倫舊職而木且為緬甸土官那羅塔  
所殺兄子刁寶玉以上同知典宣慰事然又阻于緬

蠻司合誌  
卷九

六

寄居金齒者有年正統初思倫子思任性桀黠善兵  
毋大言復祖父遺業至是乘機據麓川略孟養地傍  
及孟定灣甸南甸潞江并攻陷騰衝而自稱曰法法  
者夷王號也四年救黔國公沐晟為征夷將軍討之  
并諭木邦宣慰罕門發協力會勦師次潞江思任遣  
其將緬檢截江拒守師不得渡初思任未叛時刁寶  
玉嘗遣思任質晟府成兒子畜之至是晟遣使諭降  
思任佯許諾晟信之無渡江意而賊將緬檢數挑戰  
時左都督方政為前軍怒甚請攻之晟不可政不勝  
自歸率其戢下夜渡江擊走緬檢破柵斬三千餘級

獲象三十餘遂與其子瑛部將頗勇等乘勝深入迤  
思任上江上江賊重地蠻兵大集政以旂牌乞晟援  
晟不遣曰渡江非我使也久之以少兵往復不進政  
知晟無援意遣其子瑛還而身與頗勇陷陣死事聞  
晟自知不免以冷水攪酥餅啖之發疾卒上乃救沐  
昂代晟討賊而思任益橫犯景東殺大候知州刁奉  
漢等破孟賴諸寨降孟璉諸長官司昂抵隴把以糧  
乏引歸喪其參將張榮于芒部下詔切責昂乃條攻  
取之策請兵十二萬分三道進下廷議廷臣多言不  
可而王振用事欲示威四裔乃于六年春命定西伯

蠻司合誌  
卷九

七

蔣貴為平蠻將軍同兵尚書王驥監軍曹吉祥率湖  
廣四川廣西貴州及京營軍一十二萬往征之陞辭  
賜金兜鍪細鎧弓矢蟒衣以行遇賊大候州解其圍  
遂至金齒分兵三道徑抵上江會大風縱火焚柵斬  
賊數萬級賊將刁放憂刁招漢俱死生擒刁門項等  
賊敗走保險驥等益麾兵入破連環七寨于沙木籠  
山又破象陣于馬鞍山之陰賊死者十餘萬思任棄  
妻走緬甸會維摩州蠻章郎羅作亂自稱廣新王驥  
復擊之遁安南安南人截首來獻驥還京論功上賜  
于奉天門進蔣貴為侯而封驥靖遠伯贈方政威

遠伯諡忠毅餘陞賞有差時思任既逝而其子思機  
潛匿孟養復求撫乞守故地朝議謂首惡未擒餘孽  
復熾命王驥再鎮雲南驥同蔣貴督兵征緬甸索思  
任父子緬甸約往取驥難之郭登請行由金沙入緬  
緬首卜刺浪來會頗驕蹇登折之緬叩首聽命登還  
其國相緬刺刺以大金樓船載思任來獻時嫉登功  
者別遣登守沙壩刺刺至江不見登徘徊驥貴驟擊  
緬焚其舟刺刺復持思任去而思機亦遁驥乃遣千  
戶王政諭緬許以孟養之地易思任卜刺浪喜縛思  
任及其屬二十人付政政遂斬首函獻京師以卜刺

卷九

八

浪長子銀起莽為孟養宣慰而思機與弟思卜尚泮  
據其地銀起莽不能入也十一年改麓川為龍川設  
宣撫司于隴把以土目恭項為使降救救思機思卜  
罪令其來朝不至時沐昂卒兄子儼襲爵又卒斌又  
襲屢救之進兵終不能克十三年復議征麓川王驥  
與平蠻將軍宮聚副將張軌田禮方瑛等統兵十五  
萬并調木邦緬甸南甸于崖隴川諸兵自騰衝整師  
出于崖抵金沙駐哈罕二渡時賊柵西岸緬甸陶孟  
備船二百餘為梁官軍從梁渡一鼓破之擒斬數千  
是賊走保鬼哭山立大寨三小寨七每寨設巨柵數

重官軍乘勝縱擊之連破諸寨柵殺賊殆盡而思機  
思卜仍遁乃班師留方瑛守雲南敢緬甸宣慰卜刺  
浪孟養宣撫銀起莽捕思機思卜而蠻人復擁思任  
少子思陸攻恭項走之仍據孟養地其言緬人不能  
撫民衆願仍立思氏未嘗發時兵力已疲且度賊  
終不可滅乃與思陸約許以會目得部勒諸夷居孟  
養如故而無官職且不許渡金沙江一步立石江上  
誓曰石爛江枯爾乃得渡枯渡然其時有猛密曩罕  
弄事

卷九

九

民宣慰而木邦在六慰中分土最遠猛密十三處皆  
在其內時有陶孟司至者守猛密陶孟土目稱猶漢  
稱巡檢也其地有磚城而無樓櫓倚南牙為險而環  
以摩勒金沙二水所產瓜菜花蔬與中國同獨寶井  
多利木邦宣慰罕樸者利寶井所有特以愛女曩罕  
弄妻司罕罕樸死孫罕空立嗜酒好殺曩罕弄自恃  
姑行思奪曩結族人與爭不得景泰中興兵侵木邦  
遂罕空據之傍略麓川孟養諸地自稱天娘子其子  
思樸稱宣慰每以金寶結內欲自立為守臣所抑不  
得行成化初南寧伯毛勝守雲南貪猛密寶石許得

自貢不開木邦而太監錢能直就徵其地自是曩罕  
弄益怙勢縱橫無忌十七年黔公沐琮以勦聞曩罕  
弄大懼會大學士萬安作用事有劉賓王者江西人  
也通猛密謂曩罕弄曰無憂萬閣老權而貪陰結昭  
德宮與皇親萬喜收厚蓋賂以重寶而陰持之時兵  
尚書張鵬請用兵安與劉劾說不可雖安邊息兵其  
言甚可聽而不知其以私阻也既而安遣官出撫使  
劉大夏往喚以美遷大夏辭不行適副都程宗以愛  
歸即起復偕譯使蘇詮往至雲南大言猛密宜開設  
衆驚誠巡撫吳誠有難色宗比之曰一何僉汝敢與

卷九

十一

內廷抗耶誠倉皇不知所為發疾卒宗乃率鎮守及  
三司會勘杖木邦訴民而犒曩罕弄使者時鎮守謂  
曩罕弄當出迎既而不至且請曰我婦人不能遠涉  
願都堂就我宗乃踰南牙山就見又請曰我見都堂  
須有坐宗乃命坐曩罕弄坐定互譯良久已而笑曰  
我猛密之于木邦猶大象之孕小象也今小象長成  
軀倍大象矣寧能復納之大象胞胎中乎宗曰然遂  
別立猛密宜撫司以思樸為使開設衙門徑隸布政  
司與木邦抗安聞狀大喜遂以宗巡撫雲南尋遷刑  
侍郎進南工尚書而思樸奪木邦地逐罕乞如故弘

治五年罕乞迎婦孟乃寨思樸襲之據其地二十七  
處誘降其頭目高答落放卓孟信蠻等罕乞不得還  
依住孟乃寨者三年巡撫張誥遣叅政毛科副使荆  
茂詣猛密曉以利害思樸猶不服乃遣叅政方守僉  
事周鳳等督理糧餉叅議黃東山副使趙炯等督隴  
川南甸于崖三宣撫兵共趨蠻遮思樸度不能抗引  
去罕乞始得歸廷議謂罕乞雖返故土然思樸未悔  
罪委官名思樸出見與罕乞歃血盡還侵地而思樸  
終抗命且復稱兵圍蠻遮蠻遮求援不能應於是孟  
養思陸請自效勦思樸

卷九

十一

先是思陸既受約去官不過金沙江一步然豪僭夷  
中較昔尤甚居常快快必欲復故職會成化中太監  
錢能鎮雲南思陸乃以祖母璋帶及諸珍物俾能  
名見設飲食親與相對思陸益自負及弘治改元詔  
以金牌信符給徼外土酋時孟養宜慰雖廢而兵部  
失檢偶以舊號頒給思陸遂以牌符呼名諸夷曰天  
朝復官立我矣諸夷信之遂略取傍小邑自廣至是  
請勦思樸而諸夷競傳猛密畏思陸兵當從思陸請  
遂改毛科以為然遂請于總兵鎮巡官檄召之未至  
思樸遣人賂思陸思陸不受曰吾破猛密則寶將焉

往而需賂為科等聞其語益喜乃約木邦為內應而木邦罕乞亦密遣夷目陳思標可擒之狀會副使趙炯與科會騰衝而參議黃東山則先之隴川儲糧科欲急為功合罪人納贖米及徵潞江土舍侵川歲例銀犒軍促調孟養兵孟養兵至其領兵者為大陶孟倫索過金沙江指飛鷹笑曰我曹猶此也得食即食其不為人使明矣科聞大愠值科營失火營燬狼狽移屯不能軍且飢甚日採芭蕉心食之遂引退而孟養兵無意戰將取道于崖徙去思標遂遣兵躡之孟養敗然思標終以勢不敵遣土目曩方請事願獻象

卷九

十二

二隻謝罕乞仍備方物入貢科喜方自以為功而鎮巡委副使荆茂及黃東山往驗且受其請奏錄茂東山及炯科功而以科營失火使對簿科不平奏辨功過炯以茂東山功在已上賦詩十二章以進上惡之罷科炯官而孟養則從此遠哲渡江大攻猛密取蠻莫貢章諸寨撫諭不聽會罕乞死子罕烈襲宣慰職年幼不能自立欲借思陸兵報猛密思陸遂自稱宣慰阻山四出黔公沐英上三策上大征中雕勦下撫論始始用下策遣參將盧和統官軍同參議郭緒副使曹玉詣思陸問諭思陸聽命渡江去時鎮巡請暫

于騰衝撥官軍堵守錫思陸名目冠帶朝議不許嘉靖初諸夷以仇殺侵奪各上訴下鎮巡按勘鎮巡遣官偏歷諸夷各伏罪還所侵地會思陸已死其子思倫與木邦罕烈各入貢思倫約罕烈擊緬撈其宣慰莽紀歲語具緬甸誌於是紀歲子莽瑞體仇殺并孟養有之而思氏遂衰當是時木邦罕烈與猛密思標子思混仍爭地不決朝議以蠻莫猛母十三寨土地遼闊輪戍不能守莫若分其地仍屬猛密管食歲徵差發銀一千兩而割孟乃七寨仍歸木邦未果既而木邦猛密俱入緬見緬甸誌

卷九

十三

正德八年蒙自土舍祿祥爭襲父職醜其嫡兄祿仁而安南長官司土舍那代助之以兵遂稱亂守臣討平之事聞上命華蒙自土官改安南長官司為新安守禦千戶所調臨安衛中所官軍戍之十六年潞江安撫司土官安抃奪其從弟掩庄寨三十八所掩屢訟于官不報抃遂集夷兵圍掩寨縱火屠掠掩母子妻妾及夷民男婦死者八十餘人因據有其地鎮巡聞狀乃統官軍誘執之抃尋死于獄上命仍戮尸梟市其子諱及黨與皆斬

勸州十八寨夷久為民害有阿寺阿勿者交通寧

州土舍祿世爵遂于正德十五年相約稱亂都給事劉洙以聞上命巡撫何孟春巡按陳察討之擒寺忻勿併俘其黨一千七百餘人先是寧州故有上官知州職專巡捕至州事則流官知州掌之武宗嗣位上官祿作惡其礙已乃賄璉惟幸流官至是祿世爵以叛故論死世爵倖子也乃復設流官調通安州知州堅昂補之而祿氏土知州竟罷廢焉

廣南府知府廖鉉避瘴臨安以府印令土同知儂仕英子添壽護之添壽死家奴跛朋竊其印并經歷司印以逃既而歸印于族叔儂仕祥所時仕英親弟仕

卷九

十四

解例得入襲通把李福請追仕祥印與仕儂而仕祥不許遂獻地與泗城州土官岑接與之連婚日謀搆其滅仕儂家亡何仕祥亦死其子琳乃以府印送接而經歷司印則琳弟瓊搜有之巡撫王懋中廉得其狀調兵往問瓊懼還印于通判周憲會承李志聰道經泗城接詢問官兵虛實志聰張皇之日曉以順逆利害接亦懼遂以府印還志聰時所調兵甫至境建遣班師廷議竊憲及志聰而治鉉擅離與守巡失撫之罪至瓊接抗命既已輸服姑勿問詔可尋甸武定舊皆設土知府成化中尋甸安晟死兄弟

爭襲巡撫王恕與黔國公沐琮請罷尋甸上官改流官知府而武定如故正德初武定阿英者以賄通璉襲知府改姓鳳氏駕言有軍功當破例陞布政司右叅政仍理府事擁衆鼓吹迎入布政司堂上任不許乃就司儀門上任而去先是陞叅政時請乞金帶禮部覆無例上復破例令賞銀花金帶一束至是快快手把所束金帶曰安用是遂蓄異志尋死子朝明襲朝明有叛狀火頭吾孟才告之官巡撫唐龍奏請從鶴慶諸例改流官知府而朝明帶金二十萬入賂錢寧事得止嘉靖六年尋甸知府馬性魯徵差發銀紫

卷九

十五

馬頭安銓妻于獄簿比裸下體皆之銓怒名衆亂略嵩明州由楊林木密攻尋甸將捨知府報怨而知府已遁乃殺指揮王昇唐功千戶郭彬去時叅政黃昭道副使周奎統官軍討之大敗于是巡撫傳習急調土司兵援勦而以武定鳳朝文統兵千餘守廠江朝文者朝明弟也先是朝明有叛狀欲改流未果朝明死于詔幼當襲其妾羅氏請護印朝文忌之嘗召衆與銓銓往來且銓妻被笞者又鳳氏也至是據廠口還攻武定嚼之殺同知袁休知州秦繼等一十三人合銓兵二萬于會城西北門外聲言欲誅母子已就



戮朝廷且盡勦武定變塞滋請鑿延命兵部尚書  
伍文定統禁兵出征未至按察徐瓚議調各土兵與  
衛兵協勦已取朝文于會城會鳳詔同母祖氏皆督  
兵自會城出諸蠻望見詔錯愕爭投詔降朝文知事  
去絕普渡河走官兵追及又敗之乃取道霑益思奔  
東川土舍輔祐斬其首而銓衆尚盛復歸據尋甸列  
寨數十官兵分哨連破之至必古老寨餘突圍將走  
芒部爲土舍祿慶所殺文定至部署而還傷是時武  
定雖亂然尚設上官如故而其後有鳳繼祖者

續修四庫全書

十六

幼襲令詔母羅氏護印而鳳詔又死繼祖名阿倫至  
是遂更名繼祖欲以奪築而祖氏不許請從土婦裝  
職例令詔妻索林承襲復使索林又娶婦爲後裝計  
既而羅氏有外行與索林稍嫌隙繼祖乘間走京師  
獻金納指押級陽言裝武定知府得朝命揚揚具與  
馬冠帶以歸土人不知者附之如鴛遂囚繫羅氏而  
逐索林巡撫放宗慶討之不克會易門土縣丞王一  
心反與庄戶李向陽土巡檢王行道等聚衆數萬人  
自稱混天大王以普文爲軍師攻州縣而繼祖應  
之且與尋甸土賊虧遮共拒官軍復誘索林與講解

襲殺其火頭鄭斌等七十人出富民羅次大掠分遣  
東川替長阿科等攻曲靖尋甸時救宗慶已罷新撫  
呂光洵以工部侍郎奉命至與黔國公沐朝弼布政  
使鄧廷泰議盧岐嶷副使張天復統土官李爵等兵  
由馬頭井龍分道攻入搗其巢擒斬賊首李向陽而  
密從間道進兵趨尋甸攻破五寨擒虧遮及王行道  
等乃與鄧廷泰盧岐嶷張天復議築武定城建守禦于  
戶所而繼祖復連姚安高欽據鐵鏢箐仍出四掠朝  
弼議招撫光洵不許復以旗牌調土酋官兵尅期集  
武定分爲四哨令土官僉文舉等各以險隘入而監

續修四庫全書

十七

以諸司且移檄川貴巡撫各舉兵應大敗賊衆于武  
定之西關繼祖奔乘勝焚其巢追及于會里州阿五  
賊寨圍之土官陸紹先土婦安素儀先登斬高欽及  
賊首二百餘級繼祖乃領兵萬人分哨衛營紹先與  
指揮羅珠慶戰陣斬賊三十餘級賊大敗降崇我制  
死者無算光洵令紹先以計撫繼祖頭目者色令領  
兵趨賊寨四面匝伏而以健兒隨者色入帳中斬繼  
祖首并火頭卞大才等數十人光洵乃自至昂陽討  
擒王一心梟之因請改土設流降姚安武定二府土  
官裝木府經歷不得統領軍務而除易門土縣丞職

上安輯六事曰增流官曰立學校曰更驛傳曰移巡司曰置捕館曰遷州治光洵以功進尚書餘賞資如例而于是鶴慶廣西尋甸姚安武定諸府皆流官焉三十五年武定酋阿克有馬頭四十八人而鄉舉稱首標悍多力富于財知府陳典收禁之舉以兼金置魚腹中饋典獲免已復收之如是者再四舉惡其無厭乃與阿克等攻破府城殺指揮金守仁千戶王應爵等男婦四百五十餘人時陳典以入賀在會城賊擁推官自明通以兵隨其後直抵會城進公移請以冠帶印信給阿克圍城三日復分其餘賊四出焚掠

蠻司合誌 卷九

十八

沿村鎮市所至殘滅盡殺諸老稚而抽其壯者為賊鎮巡不得已從圍城給印絕與之去攻元謀和曲諸城未一月陷一府三州四縣時尋甸土目大理保楊禮結火頭招補阿白者色及土婦海冲為亂攻破嵩明署印知事李性先棄印逃遂殺吏日常宗孝學正龍崖山楊林還尋甸復殺指揮諸藩裕等會巡按御史周懋相候代駐曲靖調密益安紹慶土兵自嵩明追賊尋甸屢戰屢捷三十六年三司官亦分道追賊至鄰舉等已西破祿豐知縣蘓賜力戰死已而諸路兵大集擊城斬其家屬十一人阿克鄰舉逃東川官

軍追及之士司祿折縛阿克鄰舉獻軍前并其黨鄭文鄭宗舜而參政楊俊臣亦率廣南僮兵擊敗海冲等奪還嵩明諸州印信副使羅希益斬楊禮楊成俘其孥于是尋甸武定賊一時俱平天啟中武定君必奎以從征功受官既而反連阿祿豐廣通諸縣進攻楚雄府破之副使楊畏知分巡金治統官軍追勦生擒君必奎伏誅乃留畏知駐楚雄為諸蠻鎮畏知後以附末明死南寧中

蠻司合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齊下稿

陸川得名制卿校

蠻司合誌

雲南

沅江那中洪武初歸命授世襲土知府嘉靖三十年那鑑以爭襲殺土知府奪其印嘯聚數千人流劫郡縣巡撫石簡督兵進討鑑詐降請赴軍門而親帥勁賊與左布政使徐樾抗戰樾至沅江鑑奔江上流人馬飲之輒死師少却鑑乃縱象騎直趨樾軍殺樾巡

蠻司合誌

按趙炳然以狀聞詔奪簡官而責黔國公沐朝弼令戴罪殺賊朝弼調土兵大勦鑑敗自殺遂革土官收印令臨安衛指揮一人往署之然其印猶藏那氏每文移指揮取印必以夾兵蜂擁送印至環伺之署訖復擁去萬歷中土舍那天福篡兄自立印鑑孫也老搨近安南成化十六年安南王瀨以兵攻老搨連破二十餘寨殺二萬餘人逐宜慰使諸蠻震動先是太監錢能貪贖密以文幣良馬易瀨珍寶因與瀨往來互市瀨嘗遣使入臨安大理假為商賈貿易其地至是蹂躪近邊間有窺內之意朝廷飭將吏隄防而

諭瀨還國瀨聽命去既而瀨復以兵六萬再攻老搨值老搨有備敗歸死者二萬餘瀨大憤自將兵九萬繼之復為滿刺伽所躡覆其軍死者三萬瀨憤且惡得疾去十八年車里宜慰報陵兵數萬駐老搨界上八百所報亦如之未幾又去嘉靖中老搨宜慰刁攬章入告言安南應襲長子光緒為叔父所逐出亡老搨欲調象馬送還其鄉而廷臣恐啟邊釁謂邊臣義無私交倘構隙有形其患叵測當勅責攬章以私納之罪而遣光緒歸國詔從之

嘉靖十四年安南叛人武嚴威武子陵等亡命居雲

蠻司合誌

南邊界本尼州與八寨長官司副長官龍徹教化三部長官司土舍張澤交通已而安南國人捕二武急移文八寨二武疑龍徹貳已誘執之黔國公沐紹助及撫按官奏請救府縣衛所所在防守遏其豕突而遣使布朝廷威德以取回龍徹并寬張澤等以私通之罪上是其言後龍徹還而武嚴威等亦遁去餘竟勿問

猛密產寶石武宗朝錢能出鎮每歲採辦至嘉靖初猶然巡按劉泉疏止之不聽時猛密酋思真猶在也年一百歲凡採辦例必先應官府然後與商買賣易

每往五六百人其屬有地羊寨在猛密東往來取道所必經者寨中男婦皆黃睛鬚而類鬼剪舊銅器聯袂之繩兩足間以爲飾然工幻術能易人心腎手足致死印馬牛亦然時以採辦者多人有強索其食者既去腹痛死已而所乘馬亦死剖之則馬腹皆土石也思真嘗勦之凡殺數千人不得絕至是復議勦以兵少中止思真一百十歲死

麗江土官木得在元爲宣撫副使洪武初入貢尋以功授世土知府凡徵調征討皆在行間得死子初襲從征思任亂有功後以居西陲能捍吐蕃每有徵調

卷十 蠻司合誌

三

但輸軍餼免其兵訟八世至本增值北勝構亂以兵擒首逆進秩已九邊軍興助金二萬已又以殿工助一萬褒之乃復條陳十事下部議可進三品秩尋請老子慈養萬歷中有兄弟三人長名木公次名木么三名木人長印土知府也三人皆好禮有名顧善取金其法每雨過帳令所在犁其地伺之及又雨釋而禱拾皆金矣特拾金皆輸之官民間既銖兩皆死嘗財金數十庫僦人每僦以千計人謂之木公金云其地近兩名狗西番姚安鐵鑄本猴種前代無內附者弘治中稍稍歸

命問隸之姚安姚川諸土同知所願無專屬至嘉靖中始專屬姚安高氏遂稱姚安鐵鎖等會逆曾鳳繼祖反姚安有釣黨祖者統籌賊出犯蒙化爲繼祖應及繼祖敗後他一切勿治等以漏網及踴躍思爲亂是時賓川大姚各寨環等錯列有所謂赤石崖螳螂古底烏龍壩大波那你何楚賜各左木茶刺羌浪金旦俄打喇小茶喇摩至寧直只瓢直諸酋率引等賊爲鄉導其地有所謂薄刀蠻鴛過愁者皆懸巖大箐天險可恃以故禦桀無顧忌有火頭羅思者與百夫長羅勤快善火頭漢言渠魁也勤快者異志而畏

卷十 蠻司合誌

四

羅思等不發會巫人李仙子挾幻術至箐謂思曰箐中饒王者氣當今有赤手搏漢大制南仲者豈君子思應聲曰吾而不王誰當王者矣時勤快方治毒弩藥矢聞思言亟貽思與謀思乃與勤快羅革等十人自稱孟獲二十世後當世有南仲立爲冲天鐵面十大王拜楊柱三爲相子撒爲將軍造符籙印遂起兵隆慶六年瀾滄兵備周汝德徵兵討之無功都御史鄒應龍遣將楊州鶴潛至三姚偵諸羅狀三姚爭徒誹訴諸羅不道州鶴返命會臨江毋獲攻激江城殺府吏奪印諸部洵洵都御史乃央策進勦賜名所司

令勿擅興師帥典師當先特獲且必俟冬春瘴消而後請期當是時姚安知府楊汝允以試事至謁都御史都御史問勦賊事汝允曰羅曾已誨罪宜罷兵都御史急應曰諾既而語神將胡瀚曰太守豈以賊為真可撫耶太守掾史與賊故等夷嘗遣人邀賊黨來謁謂為聽撫索賞去一旦上官移檄令持斧逐捕輒先告賊賊遁逃夷官借捕亡命報仇指示仇常劫人有姦賊賊出夷官手但借證實仇者罪夷官與賊分姦賊去凡所請皆詐吾欲使瀚為謀者往慮無因乃令繪二圖分勸善戒惡狀令瀚持往盡得其虛實即

卷十 合誌

五

令前軍軍安寧駕言使未昌而密遣人以羽檄徵武定苴却兵由紅古底喇叭箐入攻鐵鏢頂以器械盛橐中陽為估商既已十道出然後下令行昆陽晉寧安寧諸郡以觀水利郡中尚鼓吹開闔如故而都御史已徵服至洱海驟臨赤石崖由俄打喇經母喜虧賣諸寨自將中軍而以副使湯仰軍大姚僉事田汝弼軍賓川征南將軍沐昌祚軍威楚各與苴却武定兵應乃名匠建坊山問手書之曰平賊嶺遂督瀚等攻阿寧喇喇鮮摩烏只苴蕞朶喇厥姑寨次句頭巖戰而破鐵鎖諸道兵皆集爭先潛陣斬首五百級捕

獲生口七百餘人羅思羅華走山洞死餘賊保雞足山鷓鴣郎官軍又破之生擒李仙子王勤快等大搜諸箐下土官庄庄人縛偽相楊桂三將軍子撤來獻乃破螳螂古底江郎小插郎會諸箐盡平事聞賞賚有差先是箐中多幻術能令人入箐逃或且技巧男婦舞雙刀上下山如蜚及執李仙子試之果能役巫鬼預言吉凶常夜易軍中櫟卒以亂刀斗勤快亦能令屋瓦作滾石聲驚人當其破鐵鎖時裨將盧雲入箐中見一白衣人持弩立巖上雲追之忽上樹不見軍中望之者以為猿云時赤石崖增設判官一人專

卷十 合誌

六

以逐捕為事而分鐵鏢箐外甸羅奈朶喇只苴蕞只摩厥姑他俾坡章谷排紅古直黑雞苴的務喇叭俄打喇各左屬雲南赤石巖螳螂古底龜山屬北勝餘部署如初  
納樓普沙會從高皇帝征伐積勞賜沙爵副長官使食邑千納樓茶甸遂為納樓茶甸副長官司四傳至普星以叔父普顯食三山北寨使備陵南紅衣黑脚諸關星死子安在羅祿顯乃南安欲害之朝廷論顯罪當死會赦免其死旋復逃歸奪瓦喇孔及五畝水塘二寨寨靖安李子鈺嗣顯復殺鈺奪印而去鈺

子崇正幼與其母訟諸朝斷與子普宗又坐法徙騰  
而宗妻遺腹生阿乃請得食乃奄寨及崇正長襲官  
阿乃亦長據乃奄倚紅衣黑脚諸險慨然曰瓦喇孔  
五畝水塘吾大父食邑也不與崇正崇正訟之竟不  
與于是相仇殺會儂人記來阿烟矣隊三百人藏匿  
祿谷崇正密召至主魯寨而以酋長易兔掌之阿乃  
亦名黑脚陵南諸蠻兵竝為亂當是時曲在阿乃未  
幾阿乃死可罷兵崇正欲盡并從弟崇新崇順寨令  
車昂李朝鳴引記來等擊新等思奪其地不克值臨  
安衛經歷邵鑑僕李英亡命納樓崇正名與議陰貽

卷十 蠻司合誌

七

千金一聽英所為英復引儂人阿桃阿葵七百人擊  
破芭蕉嶺非宵寨殺阿賣等崇新亦帥酋長別者電  
王廷相阿寫等引陵兵五百人擊破羅白俄買法克  
諸寨殺略刀撐俺他等崇正憤甚復引儂兵擊破打  
娘多寨殺落書等會萬歷改元下令逮捕諸亂者先  
遣材官騎士驅陵兵出境乃襲捕崇新崇順白亨白  
鮮王廷相阿籠等十餘人而臨安亦捕獲車昂李忠  
等並繫之獄已復逮崇正不至御史按之急始就吏  
竟坐法免于僨襲而吏議以崇順不與亂謀乃山順  
令其子五官保竝食別者電寨餘夷死獄中李英聞

順出怒復引儂兵擊破別者電殺刀博等明年銓復  
令李英趙春擊破別者電殺崇順其妻楊氏及五官  
保遁芭蕉嶺英乃據宗恰孟弄以為險守將楊州鶴  
出戰不利別將楊守廉復調蔣甸兵轉戰復不利都  
御史鄒應龍會征南將軍沐昌祚統武定新化兵四  
而攻擊大敗之生擒李英阿桃阿葵習翰明掌等會  
僨死英等亦死應龍予告去儂人阿六矣登乘間出  
殺略御史郭廷梧等議以儂攻儂立調廣南土舍儀  
文學往捕果生得記來阿烟矣兌阿六矣登及朗阿  
耶榜等而餘黨悉平其後紀平儂功謂應龍撫御失

卷十 蠻司合誌

八

宜免應龍其他邊將楊守廉等皆以要功啟躐坐市  
死聞者寃之  
緬甸古朱波地漢通西南夷謂之揮唐謂之驃宋元  
至明則謂之緬以其道里之緬邈也其族不一種呼  
十緬有所謂得楞子阿瓦如猛別雍會普潯洞吾擺  
古者而築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其緬王五城元  
至元間遣將軍兀良吉解擊破之建邦牙軍至高皇  
帝二十六年緬王南速來朝明年置宣慰司以其長  
卜刺浪為宣慰使卜刺浪緬王稱也緬人呼王為卜  
刺浪王之妻為未潑刺其地東至八百南至海西至

孟養北至猛密去黔南二千二百八十里山金齒滿  
漂過怒江踰高良弓山取道麓川經蠻牛莽港蒙叟  
汎金沙江至緬境有城郭廬舍金銀寶玉且饒鹽利  
王出入乘象馬有文書其行軍者名錫刺善火器置  
鳥鎗獸弩錫刺每持兵在前則眾荷供具隨之故軍  
行五六萬戰者不滿二萬木樂三年緬酋那羅塔來  
朝那羅塔者十刺浪長子也詔使襲宣慰而更定平  
緬木邦孟養緬甸八百車里老拋大古刺底馬撒靖  
定為十宣慰司至五年緬酋馬者速復來朝馬者速  
者十刺浪次子也初十刺浪分緬地使那羅塔管大

卷十 蠻司合誌

九

甸次子管小甸暨十刺浪死那羅塔盡收其土地人  
民有之而逐馬者速馬者速往依速暗嵩土官板洋  
為贅婿至是來朝訴其情而請復小甸以從父命詔  
諭那羅塔使悉還土地資產既而緬人與孟養刁木  
且仇殺救行人張洪持節往正其罪那羅塔遣使乞  
宥許之十五年建緬甸館于京師宣德二年宣慰新  
加斯與木邦仇殺而死子弟皆潰散緬耆父老共推  
大頭目莽得喇權理其地而緬人便之遂請莽得喇  
襲宣慰使五年麓川思任及緬甸莽得喇各遣使上  
言木邦罕門占據其地公沐辰論還之至正統中

麓川思任遁緬尚書王驥定西伯蔣貴索思任子緬  
而許以地緬乃獻思任并其妻子敗徒板塞等語詳  
麓川誌中弘治元年緬甸來貢且言安南侵其地二  
年遣編修劉戡論安南罷兵而其後有莽紀歲者為  
木邦罕烈孟養思倫所殺

常思倫罕烈之擊緬也既殺莽紀歲而瓜分其國緬  
人赴闕訴不報嘉靖六年始命未昌知府嚴時泰往  
勘時孟養尚強思倫夜縱兵鼓譟焚驛舍時泰等僅  
以身免乃別立土舍莽十信守之而去時有齎金牌  
千戶曹義併為所殺值安鳳之亂不遑問其事也莽

卷十 蠻司合誌

十

紀歲有子生于雪中其體有光滿室因名瑞體少奔  
匿洞吾母家洞吾曾養為已子既長與養母通洞吾  
會死瑞體妻養母而有其地洞吾之南有古喇一名  
擺古濱海與佛郎機隣古喇會兄弟爭立瑞體和解  
之古喇德瑞體爭割馬革地為獻受其約束號瑞體  
唵喇唵華言公道主人也瑞體乃舉眾絕古喇糧  
道殺其兄弟而併有其地會緬僧有妖術者歸之樹  
海岡七十白衛諸蠻畏之尊為金縷白象王常是時  
滅緬者木邦孟養而與緬相抗者猛密也猛密思烈  
子思奔思糯相爭奔訴于瑞體瑞體殺奔偽立思烈

次子思混改名思忠而假途于混以掠孟養即留土  
目卓吉據其地既而卓吉為奔塔猛乃魯別混所殺  
瑞體破猛乃執別混即欲入寇內地時朝議用總兵  
官沐朝弼請已子蠻哈設兵防緬瑞體現有兵遁去  
故事土司襲替皆勘實請命于朝隆慶二年木邦土  
舍罕拔遣使告襲官吏有索賂者拔怒與弟罕章集  
兵截旅途使漢人不得通會乏鹽乞于瑞體瑞體餽  
之五千簪拔感緬而志中國遂攜金寶象馬詣瑞體  
致謝瑞體見拔歡甚贈以寶帶緬鐸白象罽錦珍貝  
香藥甚夥遂約為父子時有官府只愛一張紙打失

蠻司合誌

十一

地方二千里之譜而于是向之為緬離者今且臣緬  
矣潞江安撫線貴聞之亦投瑞體日謀聚內侵且遣  
使召隴川多士寧士寧不從既而士寧為岳鳳所殺  
鳳隴川稱弄也會于崖宜撫刀怕舉死罕拔請瑞體  
襲于崖于崖下則隴川多忠幼而新立可乘勢取之  
瑞體于于緬借吉其子莽應裏悍而狡謂瑞體曰隴  
川于崖雖無主路遠難取迤西思簡地廣兵強世雖  
殺倘我遠事川崖而乘虛襲我此攻道也莫如稍助  
拔兵聽其自取夫迤西木邦在我州版若迤西不為  
我有尚豈能出三宣侵未勝乎瑞體然之借拔兵一

萬令自取于隴而已幸兵侵迤西迤西思簡出應敏  
相持不決而隴川岳鳳見其主幼陰欲據其地亦資  
重賂拔緬拜為父蠻莫土目思哲亦迎降緬緬納為  
義子乃調緬兵萬餘為疑兵出入于緬甸迤西界上  
牽制思簡復檄罕拔兵會岳鳳隴川襲多忠萬歷元  
年緬兵至隴川多士寧妻罕氏木邦女也力不能支  
懷印信攜二子多忠多孝并二女及姪罕朝光潛奔  
末昌當事不能救仍遣罕氏還隴川罕拔素疑朝光  
欲爭襲木邦宜慰惡之至是鳳見罕氏同朝光還遂  
貽書拔請為拔除朝光并戮罕氏拔喜令罕章罕難

蠻司合誌

十二

等助之夜襲罕氏罕氏攜二女走于野鳳執之斷其  
右臂奪其印弁擒殺朝光而生送二女于緬多氏族  
屬殘殺殆盡鳳遂受緬鐸據隴川乃與罕拔思哲定  
盟必執思混下猛密奉瑞體以拒中國時偽為錦囊  
象函具葉緬文稱西南舍樓白象主莽噠喇弄王書  
報天皇帝中多誇謾之詞皆鳳所為也而罕拔則特  
緬勢召于崖刀怕舉弟怕文曰汝嫂我妹也吾欲妻  
汝并汝兄宜撫皆為汝襲可據于崖以臣緬怕文挾  
二子奔詣同知薛衛守備李騰霄愬言拔欲怕文背  
漢事緬妻嫂滅姪無天理怕文世受國恩願與戰次



口方戰適瑞體遣子應裏喇納率眾二十萬分戍隴  
干間拔以其兵驟臨之怕文潰奔未昌而衛與騰霄  
俱退去拔遂取干崖印令罕氏收掌罕氏即投妹也  
且與緬鐸令罕氏以女士官臣緬而名蓋達副使刁  
思管雷弄經歷廖元相佐之給貝葉符令同守干崖  
以防中國當是時木邦蠻莫隴川干崖諸夷俱已附  
緬而迤西猶未決也金騰副使許天琦遣指揮侯度  
持檄招諭迤西思簡乃刻木二一書天皇帝號一書  
莽噠喇率眾拜之以卜向背而莽噠喇木墜地思簡  
乃受諭與瑞體抗時瑞體大發兵攻迤西思簡告急

卷十

十三

會天琦已卒署事副使羅汝芳知其事竊思簡使者  
給空劄許以世襲令先回待援而莽商人假入緬者  
于金縉令往密伺其虛實來報于是檄近緬諸夷說  
以內向依期援迤西遂調漢土兵馬躡至騰越思簡  
聞援至喜甚立令土日烏祿刺送領兵萬餘絕緬糧  
道于阿瓦寨且督大兵伏要撤誘緬兵入截其歸路  
然後自衝其前而請援兵自隴川尾擊之緬大敗會  
緬絕糧金易合米屑象馬屑木剉草以為食疫癘大  
作死者如丘山瑞體請和不許時水兵開江中石關  
衝潰緬舟而近緬諸夷如景邁猛華密受汝芳檄者

各調勁卒聽指使值大計諸道入覲者恐軍興阻行  
移書諸同事令文止援因汝芳不聽遠揚巡撫訓兵  
連禍結失馭夷之道不便撫臣王凝馳傲止汝芳汝  
芳接檄投地大罵然已無可如何思簡力既疲援不  
得發岳鳳偵知之暗集隴川兵二千兼程援緬導瑞  
體由間道遁去思簡力追之且追且殺緬兵生還者  
十不一二然而已失機事矣五年巡按陳文燧上請  
經理然與時宰相抵牾事亦寢六年廷議遣使將迤  
西所俘瑞體兵象侑以金幣諸物送還瑞體瑞體不  
謝七年末昌干戶辛鳳奉使買象于猛密猛密會思

卷十

十四

混即向瑞體所立改名為思忠者也時亦臣緬執辛  
鳳并軍伴送瑞體會瑞體修佛事遣使持檄擲葉緬  
文送鳳回是年瑞體復率兵象侵迤西報憂撤之怨  
思簡以無援敗奔將之騰越中途為奴郎都等執送  
瑞體瑞體殺之盡據迤西地八年巡撫饒仁侃遣舌  
人李阿烏諭緬阿烏至擺古見瑞體道皇帝威德引  
先年蔣貴王驥征麓川事瑞體不語及言罕拔岳鳳  
不法假緬力擾漢地瑞體陽應曰吾不知也居旬日  
趣阿烏還十年岳鳳領緬兵襲破干崖土婦罕氏久  
臣緬今復奪其印俘之無何莽瑞體死子應裏喇

當岳鳳罕拔之臣。緬也為瑞體招附諸夷拒中國。漢已成勢。顧鳳心忌拔。帝許拔于瑞。體不應。至是。嗾應裏殺拔。併木邦地。時拔子進忠守木邦。應裏遣弟應龍代之。拔孽子罕鳳與耿馬舍人罕皮謀共擒進忠。獻應龍。乃以灣甸州景宗真為鄉導。追進忠于喳哩。江進忠挈妻子內奔。兵象從者不十一。餘悉俘于緬。緬兵入姚開。十一年正月朔。焚掠施甸。剖孕婦以上。男寇未昌女寇順寧腹破。得女攻順寧。破猛淋寨。指揮吳繼助千戶。刑維垣死之。是年冬。又攻蓋達。副使刁思定求救不應。糧盡城破。妻子族屬盡為所擄。當

卷十

十五

是時于崖刁怕庚雷弄廖元伯遮放刁落恩南甸刁落憲蓋達刁思定皆陷于緬。給事楊文舉先為保山令。稔知緬事。上便宜七事。詔下兵部議。巡撫劉世曾巡按董裕請以南京坐營中軍劉綎為騰越游擊。移武靖參將獅子龍為永昌參將。各提兵五千赴援。副以上兵。應裏亦西會孟養猛密蠻莫龍川兵于猛卯。東會車里八百孟良木邦兵于猛炎。大併眾入犯姚關。綎與子龍大破緬兵于攀枝花地。斬宗真罕皮首。乘勝追招罕招色。所向無敵。其提奏有名地者曰蓋達曰腕川曰喃略曰魚刀山曰朋麻曰猛林曰南甸

曰黑猛弄曰大窩蒲曰章拜青曰蓋子山曰猛淋峽。曰黃蓮關曰夾象石曰小腕川曰西山曰六庫阿曰。憂陽曰遮放。其捕獲土目有所謂賴真線乖從。拍講線唵喇啞喇亥喇斷波唵波猛喇喃捧貴欠院伯瑞喇怕喇衣老皮喇喇喇立喇莫喇應吉項乍者而行。問紀功有名則土同知高承祖土縣丞楊如檟土舍者繼榮土勇小羅姐李八姐土婦安素儀等。自十年十月至十一年四月。斬首萬餘。恢復蠻地三千里。乃復用蒲人為偵探。以計擒招罕招色于三尖山。獲罕皮妻朽妾博招罕妻羅送獄。于是綎子龍率兵出腕川。猛密直抵阿瓦。阿瓦酋莽灼瑞體弟也。聞官兵至。大懼。糾猛密思忠蠻莫思順詣綎。請降。既而灼行至。莫朴病死。先是灼有白象一。能決勝敗。不爽。每出兵。問之。瑞體嘗借以自隨。至是。問不應。應裏乃以灼子乃篤改名思斗莽州者守阿瓦。而岳鳳願行間深悔。緬不足恃。乃遣姪岳亨妻刁幼子喃欵先請降。綎詰以五事。皆如約。而後許之。一斬陪臣首。二追罕氏于崖印三。獻為。三遣彼擄男婦五。招徠進。四。鳳初出緬所。五。而復遣子曩烏送罕氏金。後請軍門請罪。時劉世

卷十

十六

會等謂屬有心計欲借之以招諸夷議處之金少上  
游誇不死故當時猛哈思化迤西思威木邦罕鳳皆  
殺緬使詣緬降進忠亦集其餘眾來奔會六月始毒  
緬謂官軍必不前緬乃率緬甸土舍莽末順蠻莫蠻  
酒阿線養凱挨旦猛莫遮思喇得猛密所部五章蠻  
弄允莫八外猛播光騰遮傲錫跋猛廣猛炎東蚌小  
猛養嚙諸夷兵不避瘴暑先登斬首捕獲無算奏捷  
陞賞時諸夷向背多視岳鳳為去留故緬欲暫假責  
效俟事平正法而當事日索獻俘而不之察也十二  
年冬征南將軍沐昌祚等檻車傳岳鳳父子五人及

卷十

十七

莽糜亞晏得皮一人致京師上御皇極門受之祭告  
如例于是諸夷解散蠻莫思順阿瓦莽末順猛密思  
忠錫跋思奇迤西思威俱先後遁去仍投應裏詔讓  
緬等調劉天休為將軍而應裏得意令酋長喇緬臘  
塔答等帥阿瓦遮浪兵分屯遮魯噠喇麻哈憂廩補  
魯煞勤紀哈猿喇夷博薛等城而自以精兵留密堵  
且札阿瓦江以為險天休帥指揮楊棟等擊破遮魯  
噠喇諸城直逼阿瓦江緬見漢兵至驚潰乘勝斬殺  
生獲緬目多藝長等拓地二千里金騰兵備李材上  
其事莽在軍多士兵不知攻級既而復往腐濫且報

數多參錯御史蘇勳劾李材日功假蠻商首營緬兵  
裸以我兵瘴毒死者幾眾其數仍不合軍書多欺罔  
上怒逮材天休俱下獄法司屢上狀原罪不報時材  
與天休前後上書大抵謂執緬酋大明長散奪者臣  
也從迤西戶八章罕曩頂之請遣杜忒破遮浪者臣  
也而謂伏毫無所捕則當時孟乃猛非猛養曼散是  
誰捕獲遮些猛曼黑安都六是誰安插夫金沙江去  
五章貫屯七八百里而遙又瘴毒居恒尚不能往來  
豈有兵爭之口諸商得洋洋鼓棹而行使臣冒殺如  
臺臣所言者如以為割屍抵級則士卒當暑以疫癘

卷十

十八

死者約五百人即五百人未必一時死隨死亦隨瘞  
道左何至數月後猶聚屍一方尚無腐朽以待臣制  
剝乎且夷賊自報在密堵城殺呀泄泄別在遮補城  
殺喃者別者在大別養寨殺喇瓦在憂廩補魯煞城  
殺喇過在麻哈城殺喇別散未聞夷商有名氏者上  
終不省論棄市其後以他事出獄先是思忠等歸命  
時朝命嘉其義以思忠為猛密宜撫思化猛哈同知  
思順蠻莫安撫比信符至而思忠等已復投緬乃以  
忠母孀孀為孀孀慈老代子領該司印至是應裏攻  
緬密軍勇不能禦其勇思忠子思仁奔猛廣而

猛密失猛哈思化復進奔蠻莫據之罕送其子思  
華奔騰越時有問罪思化之議巡撫蕭彥密令撫夷  
同知漆文昌撫化文一兩軍騎入化壘化稽顙聽命日  
云奴有助進西殺緬成功今無所歸願寄食蠻莫從  
之十七年孟養僑思真為緬所擄其稱弄思遠奉思  
真妻來歸給以冠帶令思遠佐思真妻守孟養而思  
遠乘亂自立為宣慰諸部夷諸部夷引緬兵至聲  
言還思真殺思遠妻交同知漆文昌率思遠思昏奇  
蓋西緬遂破孟拱僑罕于孟養襲罕于孟拱而  
去而攻孟廣罕拱思禮奔隴川思仁奔雅益而猛廣

蠻司合誌

十九

亦失十九年應裏欲乘勝至騰末祭告墳墓幸猛別  
阿瓦糾堵罕應罕兵象圍蠻莫思化告急時思個據  
進西使猛密以雅會為部落依壘弄洞吾聲援而緬  
復助之征南將軍徵諸夷兵趨蠻莫多俘獲至那莫  
江接戰會天炎官軍行不前裨將萬國春選毅騎二  
百伏等練上下令夜舉火縛諸炬于樹人執三炬植  
二炬地下高崗鳴金鼓喊呼震天緬望見火光如僞  
卒至類十餘萬眾及踵遁而我兵追之俘斬無算時  
給事張應登上書條緬事謂勝末去京師三千里而  
遙一應上司請襲者縣道不與助給但經駁復動

三十載乃令土舍管事強凌眾暴欲其部不亂難矣  
夫諸部分布原聽調度今策緬事者尚言暹羅國在  
緬後牛哇喇在緬旁當約令擾之而我得中邀鴟蚌  
之勝况姚安鶴慶景東北勝蒙化羅次之屬皆近部  
也夫得楞素有積忿阿瓦久懷不利加以木邦猛  
廣猛羅蠻莫猛拱孟養迤西新被讎殺而不因之以  
檄結諸夷令自相攻擊此為失策至若各省直有正  
副總戎兩人而滇南獨以一總戎居其省合宜改騰  
未參將為副總戎其撫夷同知不宜拘九年遷轉之  
例當隆其體統以運同官行同知事鄧子龍往謂猛

蠻司合誌

二十

邦可屯令蘿荷絲庄在三宣鼎足之中度道望北去  
騰衝南甸南去隴川蠻莫西去干崖蓋達東去小隴  
川輕騎俱可一日至獨去芒市二日耳誠付子龍以  
屯而招遠人以聖旦編為令甲願占籍者聽其自便  
復倣王驥故事凡武職有納粟百石者許陞級子廢  
以為屯費乃收軍中善造火器者為一營歲時監造  
土司喧塞不得以金銀什物為常例錢者為令則緬  
事可效不川是年應裏遣使等毋海弄查查貝葉緬  
文求通而思仁復投緬先是思仁隨罕拱奔猛廣  
時有井線姑者思忘妻也思仁乘思忠投緬于奔行

時悉殺線姑即欲得之以為妻而罕烘不許至是罕  
烘與線姑及線姑子思禮皆奔隴川而思仁奔雅益  
率兵象犯隴川欲擄線姑去會隴川宣撫多思順有  
備弗克逞懼中國問罪乃同丙湖歸應裏應裏偽署  
思仁于猛密而罕烘思禮復奔芒市二十一年應裏  
欲以允墨守蠻莫思仁乃以猛密兵及猛拱堵罕孟  
養龜罕集眾三十萬象百隻擁送允墨據蠻莫思化  
敗走墨等立九大營深溝高壘為久駐計仍分道內  
犯一入遮放芒市一入臘撒蠻類一入杉木籠並出  
隴川多思順不敵奔猛卯二十二年巡撫陳用賓出

卷十

二十一

駐未昌先縣重賞購思仁頭乃以參將王一麟攻播  
哈指揮錢中選攻上關守備張先蔭攻打線中軍盧  
承傳攻哈噉左右大斬獲遂克復蠻莫追之踰等練  
賊後甚僅以羸兵數人馬數匹遺道左既而以象數  
隻羸兵數人遺道左而伏其勁者于箐崖中俟官軍  
過山擊之官軍遂不敢窮追而返時御史李本固倡  
設開屯計而用賓成之築八關于騰衝之邊曰萬仞  
曰神護曰巨石曰銅壁曰鐵壁曰虎踞曰天馬曰漢  
龍每四關設一守備戍之而募閩人黃英使暹羅約  
與得榜夾擊緬緬初以猛卯多佗為鄉導寇我東路

至是遣木邦罕欽擒多佗殺之以絕其黨于是築平  
麓于猛卯大典屯田會是時邊事旁午餉不給運米  
石十金而值不與故銳意興屯三宣之內以營兵任  
屯其他非營兵而願屯者聽二年小成免其賦三年  
大成始十一而賦之是年緬督思仁寇蠻莫大敗之  
斬其渠丙湖二十六年車里老撾刁舊猛刁怕猛等  
入貢而耿馬罕們灣甸景從真鎮康刁崗枳蓋達刁  
思權皆修貢事獨孟養思肅以來歸為緬所擊極各  
土司合救之緬遣去先是緬遣孟連孟良及土舍刁  
派漢等乞款貢詔賞應裏及子景邁荷喊拍詔銀兩

卷十

二十二

使其赴騰衝來領復申之禁令曰毋陽順陰叛毋父  
貢子犯母報怨思化其救思化亦曰毋絕緬賈道而  
緬竟違詔至是思化子思正乘多思順之喪襲隴川  
據其妻罕氏三十年阿瓦魏罕與木邦罕拔子罕菴  
俱率兵討思正當事者殺正以止其兵三十一年魏  
罕罕菴亦入貢緬勢頓衰而暹羅得榜復連歲夾攻  
緬殺緬長子莽機搥擺古殘破自此緬不敢內犯然  
蠻莫擺古洞吾等練諸近緬部終先後附緬如初至  
崇禎末蠻莫思綿為緬屬守曩木河會明亡未明王  
借號偽年南徙與黔國公沐天波等走蠻莫思綿使

告緬緬使人迎之且傳語述萬歷時事并出神宗璽書索今篆合之差一分以為偽天波出已印相比無差始服蓋自天啟後緬竟絕職貢無可考驗故也時天波與蒲縷謀乘間走戶臘二撒不果遂入緬居阿瓦對江阿瓦印緬會所居城也末明從行者皆分給土人為奴惟岷王子八十人遁避羅去八月十五日為緬朝會節各寨俱至強天波等行禮天波不誦同官馬吉勃李國秦輩歸而耻之道經末明妃弟王維恭家索酒飲維恭有蠻妓黎心令出歌舞黎心泣曰此何時尚作樂耶吉勃怒撻之會末明將偽西寧王

緬司合誌

二十三

李定國以兵索末明敗緬兵于洞武赭徑及瑞羊岳遂抵南噶喇江屯洞伯別將白文選屯象腿各去緬城八十里以無船將造船于馬得狼井角緬大恐謀殺末明以絕望值緬酋弟莽猛白弒兄自立慮諸蠻不信欲示威集兵殺末明從臣沐天波以下四十二人然後出兵與定國戰定國以十二舟濟師風發覆五舟急引還屯黑門坎文選遽北走迎大清軍于錫泊歸命定國走景線復走猛臘道病死而緬人縛送末明王子大清軍前請降時同降者有孟良孟定木邦蠻莫猛

密孟養諸有名部皆緬屬

緬司合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龍 行十九 稿 姜公幹山敬較 鮑同賢與升較

蠻司合誌

四

者繼榮羅雄士官也父游為知州見營長妻美殺營長奪之生繼榮十四歲即持刃逐殺游海大驚欲置繼榮死終以其母故不忍假為就學銅他室實囚禁之隆慶中游老無子乃釋繼榮出使替職繼榮據州遂逐父父訴之鎮撫救繼榮迎游游歸繼榮陽

蠻司合誌

事之實則囚禁如他日囚已狀且別囚其嫡母隆氏而通悉父妾有沙氏者不肯從經死游密遣土目者希訴鎮撫繼榮殺者希會萬歷九年大調羅雄兵征緬繼榮將行恐留游為難遂截游時需益土知州安世鼎世絕其妻安素儀典州事亦提兵赴調繼榮見素儀大悅遂請合兵宿其營姦之且陰倚需益兵力得自助而越州土舍海現其寡嫂資氏有殊色繼榮與迫至是日師即頓兵其家縱淫至數夕方去知州起應在懷甚自兵備謀匪兵資氏壁擒繼榮繼榮脫走繼榮自以為不容于陰恃兵力遂聚黨

古隣土不輸跼馬強淫諸夷婦無道先是繼榮生時有異徵及生廣額大鼻雙目如鳳兩手垂過膝嘗曰吾以此二肘揮斥天下足矣至是妖僧王道妖道楊五郎見繼榮貌大奇請依繼榮繼榮喜過望乃鍊丁甲祠鬼殺處委戮旗鼓為神兵且開場演戲象募諸土兵別檄馬上古符諸部請部多應者獨水西隆有義本繼榮外家畏禍且恨繼榮囚辱母隆氏不應當是時臨安普安障元請兵備統土兵甚嚴而巡撫劉世曾巡按李廷彥並查撤諸道防不測繼榮乃以阿東阿古李志明等各提兵幾法耶偏頭龍甸羊街

蠻司合誌

一

子諸處攻破陡坡鴨子塘六涼斬土舍沙東土婦資氏奪其軍藥石城于龍山寨高揮天廣六十里建龍樓鳳閣于其中而附以翠寨其下有龍潭九口險不可越料諸軍妻若子盡質寨上繼榮警蹕樹黃旗第次日率羣寨澤諸軍妻諸軍妻無敢抗者十三年巡撫世曾遣副使程正訖命事鄭盤為將軍調諸土兵寧州祿華諸喇峨六志貞師宗隴勝水西隆有義需益安紹慶越州資氏尋何木遇春路南番騰雲泰世文新化普同春武定侯世功亦在沙騰蛟令裨將劉純萬整約紹理郭九鳴李廷之等統之並馳普解

營自撒馬發兵攻赤龍寨斬阿姑捕肉隆氏資氏海氏賊渠楊達孝妖道楊五郎等進攻普得龍及陀木舌星諸寨斬王道張道俘獲男婦及降賊一萬七千四百人器械什物無算追奔至阿拜江隆有義所將卒斬繼榮提問賜劉世曾沐昌祚舒應龍程正誼祿華誥等調曲靖衛中左所軍羅雄改名定雄建城設流官知州救者繼仁續者氏後給以庄田一切簿書獄訟盡屬流官而是後有必六必六土酋羅種居羅雄自繼榮滅後必六襲繼榮別寨暗據其妻小隆氏且以名泉時羅雄初城知州何

蠻司合誌卷十一

三

俊甫赴任以土舍者繼仁繼者氏兵衛稍弛必六乃壁大莊寨與電連阿非速理阿擺阿五得六人挾四姓寨反萬歷十四年破羅雄州殺土舍者繼仁及土日本木忠川承寶等而執知州何俊驛承張雲錦二人將出城會沙人三百人從他寨還開州城急馳州觀必六謂其援州也大怒合兵殺沙人百人沙人奔迫之至河上復縱擊沙人溺水死殆盡時必六兵少諸夷惡沙人死無故不直無附者而電甸人栢林等謀移兵討必六必六懼乃挾俊為質強倭伴移檄太府謂沙人反破州賴必六擊賊城棄州走俊見待罪

必六軍請給必六等冠帶旌其功而後治俊以失守之罪時臨安兵備文作世靖兵備金從洋知其詐請與兵討賊都御史劉世曾止之即日給冠帶然祇給必六電連二人使諸賊自猜忌於是購士囚丘文奎諸虜風必六入謝必六遣阿吉詣軍門世曾厚賚之必六喜乃與文奎宴文奎密飲諸監門值天大風雪寒甚令俊易夷服匿諸瓊家夜出走江上江上軍伺援者皆夜至衛俊問道至曲靖而世曾已預遣副將李存忠蔡將蔡兆吉守備張先聲等統寧州越州水西雷益尋甸亦作諸土兵及馬蓬古犛沙夷攻大莊

蠻司合誌卷十一

四

寨破之斬必六阿五得生擒阿束阿卓等攻都宜二硬寨破之生擒方俗阿恕者洗等攻阿邦至大等還擊自硬普拖破之斬阿慕等其捕獲生口及斬級俘兩安革木外破之斬阿慕等其捕獲生口及斬級俘兩牛馬器械無算上賜沐昌祚文作及土官祿華誥等世曾先有諭賜告於是改羅雄州為羅平調維摩州黃宇以同知行羅平事何俊視維摩順寧與大候接壤皆清蠻也順寧土知府猛氏大候上知州奉氏世為婚媾善居順寧猛延瑞與兄猛思賢爭襲相攻殺而大候奉氏奉氏弟亦然學嘗



與赦分州治各設官署稱上下二衙雖赦居上衙學  
居下衙顧相抗無次第有司雖知之亦不問而廷瑞  
者奉學壻也二十五年廷瑞與兵攻思賢奉學助之  
巡撫陳用賓疏請征勦而以僉事李先著叅將吳顯  
忠統兵攻城持其寨廷瑞急請降先著不許令擒奉  
學自贖廷瑞乘間遁觀音山顯忠追及之連破數寨  
斬奉學于陣而執廷瑞送軍門誅之事聞改設順寧  
上官為流官知府而改大侯州為雲州設流官知州  
併先著縱賊罪論死未幾順寧猛麻與奉赦子奉  
先奉學子奉恭請復土職統矣堵十三寨莽抗等復

卷十一

五

構兵叛二十八年用賓復遣顯忠調土漢兵征之未  
幾平

孟定舊名景麻洪武十五年置孟定府正統間知府  
刁祿孟為麓川所侵遠徙他部會木那舍日罕葛以  
從征功靖遠伯王驥令饒食其地嘉靖間木那罕烈  
侵孟定奪知府印私令舍人罕慶饒食之是為耿馬  
萬曆十二年官軍克耿馬復以罕葛之後罕合為知  
府十五年始給新印合死子榮襲榮死子貴襲崇禎  
末孟定屬緬甸明亡未明為將李定國索未明于緬  
甸孟定合元江上兵攻孟長兼與緬戰而孟定以

畏緬不少助定國乃徙去

臨安阿迷州普覺木東山營長宣德中以東山多寇  
設巡檢司命普覺為巡檢給以印既而以他事坐廢  
正德二年巡撫吳文度奏廣西維摩王弄山與阿迷  
接壤盜出沒仍令普覺後普納復繼前職給以冠帶  
然或設或廢無定制至天啟中有普名昇者為馬者  
哨哨頭奢安之亂每奉調從征有功巡按傅宗龍題  
授阿迷土知州既而驕甚崇禎五年御史趙洪範按  
臨安名昇不出迎已出戈甲旗幟列數里洪範大怒  
謀巡撫王伉列奏請撤川貴兵會討黔鎮商士傑布

卷十一

六

政周士昌擊名昇敗之進圍阿迷明昇恐陽使人約  
降而陰以重賄誘吾必奉

吾必奉者元謀士知縣也其先吾氏襲知縣以罪久  
廢必奉征奢安論功復官與沙源普名昇結納名昇  
被圍使謂必奉曰君不聞狐死兔悲之語乎阿迷平  
行及元謀矣必奉然之時必奉在調中先登與名昇  
接戰陽敗走官軍辟易遂大潰士昌轉戰死事聞兵  
部熊明遇貴仇起讐與洪範俱被逮名昇就撫然驕  
恣益甚會總督朱燮元自貴至解之以威不敢動燮  
元去跋扈如故廣西知府張繼孟甫到官昌言曰名

昇人傑顧守法人自疑之耳為牒移臨安道經阿述  
從來移牒過阿述名昇必拆觀繼孟故為獎勵語謂  
名昇可大用不宜過激名昇大喜欲一見繼孟會繼  
孟謁兵備使赴臨安名昇陰遣人道候繼孟繼孟預  
戒從者至阿述當訪知州去及至熟睡不得請遂踰  
州治繼孟怒立榜從者咨嗟曰此行甚急當速赴而  
州公又必欲會如何乃先置驛騎使之俟而獨以數  
騎回阿述名昇使還已聞繼孟榜從者狀及見繼孟  
乃大喜過望跪起迎坐方進茶繼孟謂曰聞公善毒  
人果否名昇大驚曰如公者方恨殺身無以報何為

續司合誌

七

是言易既請先嚼遂從繼孟手取既一仰而盡繼孟  
遂告別名昇苦留之不得曰兵備有事急俟回痛飲  
未晚也繼孟疾馳凡三易馬至臨安而名昇追騎將  
及遽入城免是時名昇死以名昇易既時繼孟已據  
壽州間而名昇不知也已而必奎聚眾反連陷武定  
祿豐楚雄諸州時寧州土知州祿未命石屏州土  
口龍在田俱與必奎名昇及沙源從征著名而二人  
者曾奉調至襄陽從總理熊文燦擊破流賊輩里眼  
射場天子雙清文燦留軍首殺賊文燦敗二人乃罷  
歸至是黔國公沐天波嚴之統上兵會剿遂擒必奎

當是時名昇妻萬氏本江西寄籍女也狡而淫據其  
眾役使諸小夷選部下壯而美者更番侍帳中會沙  
源與名昇往來其子沙定海定漢定洲三人者皆與  
萬通萬欲於沙氏兄弟中擇其一為贅婿而嫌定海  
稚魯駕言關其兄弟名曰天定而明配定洲因飲定  
海酒醜之名昇有子曰服遠耻萬所為與萬分寤居  
定洲并竊殺服遠而併其地時張獻忠已陷蜀定洲  
思據滇值必奎之變定洲赴調既至而必奎已擒定  
洲遂稱亂

續司合誌

八

方定洲之赴調也沐天波實主之定洲怨言曰何為  
役我合奸人僕希之余錫朋通天波全無以償錫朋  
常入土司營誇天波家富定洲心動陰結都司阮韻  
嘉張國用袁士弘為內應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天  
波以家忌未出見定洲率眾謀而入白日焚劫天波  
由小竇西遁時祿未命在城方巷戰拒賊從官周鼎  
止天波留討賊天波疑鼎誘已殺之其母陳氏妻焦  
氏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巷皆舉火自焚死定洲乃  
盡得沐氏所有盤踞省城劫巡撫吳兆元為題請代  
天波鎮滇而執故閣臣王錫泰鋼之傳檄州縣祿未  
命與龍在田俱引所部去萬時居阿迷聞曰吾家當

為此賊敗矣。謀至省，執定洲投誠。既至，見定洲陽陽，兩簿警蹕，建旗，盡夕，加鼓與王侯等，乃大喜。問天波所在，因夾策追天波。至楚雄時，楚雄為必奎新破，金滄副使楊畏知奉調至楚雄，留之。及見天波，將合力計守禦，未具畏知乃曰：「公在楚賊必以全力聚攻，聚攻城必破，公何不西走？」昌使楚得為備，賊即西追，恐楚塞其後，留攻楚。又恐公從西來，首尾牽制上策也。天波從之。定洲至楚雄，城閉不得入，畏知乃遣人給之定洲，去遣其黨王朔、李日芳等分攻大理，蒙化陷之，屠殺甚慘。畏知乘間撤城外居民盡入。

卷十一

九

城清四野，築障濬陁，調士漢兵守之。定洲聞祿未命，各守固不敢至。未昌至，是恐畏知截其歸路，急還兵攻楚雄，雖百攻不下。值畏知坐城樓，城發巨礮擊之，烟烟籠畏知，賊謂已死。及烟散，畏知端坐如故，因相驚為神。畏知伺賊間，輒出奇兵擊賊，所殺甚夥。久之賊引去，復東攻石屏，不下，還攻寧州。祿未命戰死，于是迤東稍稍定。乃復攻楚雄，分兵為七十二營，每七營統大營一環，城圯濠為久，困計會張獻忠死，其義兒苟可旺率殘兵出，遇義人黔許稱黔國焦夫人弟來復仇，民久苦沙，不不知為賊也。定

洲解楚雄圍去，禦于華泥，大敗，遁歸阿迷。可旺破曲靖及交水，俱屠之。遂山陸涼宜良入省，據城池官署，法禁苛切較昔尤甚。既而分遣李定國徇迤東諸府，而可旺自率兵西出，畏知禦于啟明橋，兵敗被執。可旺聞其名不殺，誘降之曰：「吾今已不為賊矣，與爾共扶明，如何？」畏知曰：「果爾，當從吾三事：一不用獻忠舊號，二不殺百姓，三不擄婦女。可旺皆許之。即折箭對誓，乃以書諭天波，如畏知言。天波亦歸省，而李定國之徇臨安者，定洲部目李阿楚駐守拒戰甚力，定國穴地置礮發而城陷，屠之，殺城中官民于城外。

卷十一

十

白場合七萬八千餘人，斬獲不與焉。初意定國破臨安必襲阿迷，取定洲乃僅掠臨安子女而回。過河西攻被晉寧而屠其城，并屠昆陽，呈貢歸化殺數十萬人，且盡殺臨安所獲婦女數千人于路。是時迤西以畏知在軍，免屠戮而定國迤東之殺與獻忠同。乃旋師會可旺，當是時定國偕可旺及艾能奇劉文秀四人皆獻忠義兒，稱四王，拆呈貢昆陽二城磚石及會城民居萬間，造四王府于演武場，而尊可旺為國主。置六部官，繕典朝通寶，鑄錢括道竹田地及鹽井之利。可旺欲示威戲，下念同儕，獨定國抗顏忽縛定國。

于演武場聲其罪杖之百命定國取定洲以贖罪定  
國雖憾之顧相奉久無如何遂承命行初定洲歸屯  
兵洱華屯與萬氏分險守且私通安南借其援以自  
固會其日有陽嘉賓者迎定洲就營飲宴定國偵得  
之率兵圍營凡相拒數月出降遂械定洲萬氏等數  
百人盡殺之而徇定洲與萬氏剝其皮市中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開  
又字子稿

王培生公載  
趙臺憲子較

蠻司合誌二十

兩廣

兩廣土司其先皆槃瓠之裔相傳高辛氏時犬戎為  
亂槃瓠銜犬戎之首來

遂以女妻之  
槃瓠人名故兩江大姓尚有以槃為氏者特其種

不一其在桂林之興安義寧柳州之融縣懷遠界者

則謂之獠惟結跣足不供賦役種芋菽為糧截筒而

穴不足獵山獸續食兒時燒鐵石烙其蹠蹠使不仁

蠻司合誌  
卷十二

輒能履茨棘柝柎而弗之傷其在慶遠南丹宜山及

平樂之荔浦修仁桂林之永福則謂之獠雜處谿峒

頑冥不馴印隸版籍輸賦謂之熟獠否謂之生獠在

忻城荔波及天河南北西三鄉永順未定二長官司

尤難于向化好殺無禮元夕祭槃瓠十月朔日祭都

貝大王每祭必合樂雜進盧沙銃鼓胡盧竹笛令男

負女去香淫以為樂或有剽女必殺之謂為人所棄

也看日獵者據左右兩江為虐俗稱山獠依山而居

無尸從版籍以射生為活推其村之豪曰印火餘但

稱火歲首取土杯十二貯水隨辰位布列印火者祈

馮經夕集眾觀卽寅有火而卯耗者則正月兩三月  
曠存日矜者生兩江與谷中狀若猥狎往與山獸名  
野婆者為夫婦故育茸莽間不室而處有曰狃者如  
猿猴黃睛深目語啾啾不可辨能搽片腦鶴頂犀角  
象齒以為業舊傳其類有飛頭鑿齒花面赤視之屬  
凡二十一種其日蠻者有撫水蠻其會皆蒙姓以毒  
丹傳矢射生取鳥獸盡則他徙有西原蠻率密氏相  
承別有黃氏居黃潞河在南寧西南有廣原蠻潯鬱  
江之源阻險絕蹟其在南江之外稍有稱名者曰羅  
氏在宜融之西南寧之西北唐會昌中封其會為王

卷十二

一

世襲得焉大抵廣西諸屬獠錯居其最險者曰左  
右兩江曰大藤曰六十三山曰六山曰七山屢煩征  
伐而廣東則五嶺迤西蜂房蟻穴根株盤錯者十三  
州縣其地里川原編幅之延袤者千有餘里而總互  
轄于桂柳潯梧之間自高要南岸至新興百餘里間  
有雲浮山王三坑鐵場峒官廳地黃沙巡筭行雲燕  
黎峒良峒密峒料峒林峒諸巢自新興至陽春百餘  
里間有高峒雙峒崩石洞富林鳴岡黃沙小那白梅  
峒青水紅豆深瀾雲青諸巢自陽春至恩平百餘里  
間有牛牯突白面石磨刀水石洗馬潭十三村諸

巢自高要江行二百里至德慶以龍水為界下曰東  
山則有富祿峒柞峒上臺下臺石狗天所北涌水澗  
赤土歐塘柴坑東模大千火燒下埔封門大峒頭大  
臺尖底崩楊柳桐村茅坑茨芋塘邊苦竹根石背諸  
巢上曰西山則有羅旁大力石龜磊嶺埔百片大埔  
拱埔封門思律思造木埔強車教馬鞍野芋下城水  
口龍塘古逢諸巢雖種類不一而總名狃獠間有隣  
關閩與四方亡命相依為生者又謂之浪受撫者  
曰浪民否曰浪賊設營壘屯哨于德慶上下江道與  
高要高明四禽廣寧新興恩平龍水諸州縣間調歸

卷十二

二

順下雷東蘭那地狼兵戍之而狼兵則擇取諸狼提  
調編保別給田任種且耕且戍謂之狼家洪武元年  
左江太平府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  
皆賞甲降會廣東初平都指揮耿天璧取南安儋萬  
諸州遍降黎岐生熟小陽峒主汪官泰等編籍定賦  
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為瓊州府而廣西則遣中書照  
磨蘭以權齋詔往諭左右兩江溪洞官民兩江僑服  
會上思州黃英傑抗戰丘廣擊取擒斬英傑及黃權  
等上思州平遂以廣西行營所上便宜七事設南寧  
柳州二衛增兵守禦而改慶遠安撫司為慶遠府置

靖州衛命指揮劉才僉事孫惟劉福等築城戍守更以殿中侍御史尋遠為按察司使監察御史王子啟胡子祺為僉事且諭之曰廣西地控諸蠻民未稔化當此兵革凋傷之際恐不能撫恤又從而蠹害之因特命往司風憲而以寬裕嚴明撫輯其眾其明年田州總管黃志威招來奉議等州一百一十七寨上甚嘉之乃平柳州道村寨蠻寇韋布等并定廣東南海肇高雷廉山寨務蠻并羅旁蛋戶黎岐等復以田州知府岑堅泗城州知州岑嘉忠曾率土兵捕寇遂于其地選取健丁各五千人立為二衛以嘉忠之子振

卷十二

四

堅之子末通為千戶統其兵俾之守禦以備不測乃以廣西布政司領長官司三日末安曰上林曰安隆隸兵部武選設土官一百五十七人其知府四人曰思恩曰田州曰思明曰鎮安知州三十二人曰思明日結安曰下石西曰利曰都結曰奉議曰思誠曰上思曰龍英曰鎮安曰江曰結倫曰思同曰果化曰都康曰茗盈曰瑪承曰全茗曰上下東曰泗城曰太平曰向武曰南丹曰歸順曰安平曰忠曰思陵曰龍曰歸德曰那地曰東蘭曰上隆同知一人曰左州知縣六人曰羅白曰憑祥曰上林曰陀陵曰羅陽曰忻城

縣丞一人曰上林主簿一人曰懷遠典史二人曰桂平曰貴巡檢十三人曰末平寨波羅里大河三寨鎮安平鄉理源鎮高井寨尖山鎮周冲都樂墟古江口羅目鎮慈樂寨東鄉副巡檢九十八人曰木盤浦鎮鉅寨白石寨覃觀旺思隆鄉連城鄉武羅鄉武林鄉辛安寨東禪鎮那龍寨大約鎮寨下市界牌鎮安城鎮歸仁鎮古眉寨群峰寨白面寨遷隆寨西舍寨麗壁市桑江口古費鎮三畔鎮三門灘大寧寨龍門寨靖寧鄉宜良鎮都博鎮新興鎮歸化鎮吉清鎮廖洞鎮江口鎮章略鎮安州鎮樂善鎮莫離鎮武陽中峒

卷十二

五

鎮通道鎮清流鎮思管鎮鶴頸隘伴江鎮西峒鎮潯江鎮高石鎮安末鎮縣郭鎮清水鎮李廣鎮思龍鎮東江鎮德勝鎮大曹鎮思農鎮北蘭鎮安化鎮普義鎮吉定鎮歸思鎮上保鎮金城鎮方村蒙村窮果兩江口峯門寨南源寨常安鎮龍平寨西嶺寨鎮峽寨白霞寨邊蓬寨信都鄉沙田寨樊家寨白花洞口寨樂寨金城寨八尺鎮那樓寨橫山寨南鄉南里鄉大宜鄉馱演寨鵝頸鎮都名鎮丹陽鎮周冲大宜鄉靖寧鄉大黃江口北山懷遠鎮湘山渡頭其後降田州府為州思恩府為軍民府而移桂林之荔浦修仁入

平樂南寧之武緣人思恩增桂林之末寧平樂之末  
安昭平潯州之武靖南寧之上思新寧而增設知州  
一人曰武定吏目一人曰思州巡檢二十六人曰臨  
時富馬甲大田子甲子甲陽院思郎累彩怕河武龍  
拱甲床甲焚鳳下降縣甲篆甲若桑怕牙思幼候周  
思恩白典龍定羅定安吉零那馬下旺都陽改流知  
州二人曰養利曰上石流知縣二人曰崇善曰末康  
隸吏部驗封

慶遠土舍韋富撓其先在唐宋時世有東蘭西蘭二  
州及饑智高反窳匿失官逮其父晏勇始據有東蘭

續司合誌 卷十二

六

故地洪武初富撓遣土曰韋錢保詣闕上故元所授  
東蘭州印貢方物時錢保欺謾故匿富撓名而謾以  
已名上之朝廷不察即以錢保為東蘭知州奉朝命  
赴任陽陽設施富撓無如何既而錢保以徵歛暴急  
虐上民土民不服乘富撓快快遂名眾挾富撓稱亂  
官軍進討之先擒其黨韋公煥力言錢保冒襲不平  
士民激變有所自於是乃奏問執錢保去官而勅富  
撓戴罪責後效置餘黨不問

初洪武改元龍州土官趙帖堅以萬戶府歸附詔改  
為龍州知州許世襲趙帖堅卒無子其姪宗壽襲

土官知州既而鄒國公常茂以罪謫其地帖堅妻黃  
氏有二女其一為太平州土官李國泰妻而茂納其  
一為妾方是時宗壽雖襲職帖堅妻猶持土官印與  
茂共擅州事數凌逼宗壽會茂以病卒其闕者趙觀  
海等亦素與宗壽為難宗壽乃與其把事頭目用計  
取土官印上封事言茂已死并械觀海等至京而帖  
堅妻亦使人告宗壽榜掠與李國泰謀劫茂妾并其  
奴婢往太平州且搜趙氏祖父官誥諸物盡掠取之  
又欲并奪龍州之地因親至京言宗壽實從子不應  
襲宗壽亦上章言狀上詔宗壽勿問獨議帖堅妻與

續司合誌 卷十二

七

國泰罪既而以蠻夷遠人并釋之無何有人告茂匿  
龍州未死前宗壽所言皆妄詔都督榜諭如茂果存  
宜解京贖罪如果死宗壽親來京具陳其由而宗壽  
不出上命兵部尚書致仕唐鐸贊勅往諭復不出會  
帖堅妻未議南丹諸寨蠻人梗化乃遣發湖廣江西  
兩所馬步官軍六萬餘人及諸衛漢達官軍進征龍  
州時都指揮韓觀捕獲宜山蠻寇二千八百餘人斬  
偽大王韋台偽萬戶趙成秀韋公旺等傳首京師上  
乃命韓觀還軍廣西而以左都督楊文佩征南將軍  
印副以韓觀并僉事宋晟為左右將軍遣諭安南土

令輸米二萬石助糧而趨江陰侯吳高安樂侯吳傑  
統諸衛兵得宗壽宗壽懼請伏罪來朝仍乞唐鐸還  
京而親率耆民儂里等六十九人伏闕謝罪貢方物  
詔釋宗壽勿問而勅移兵向奉議南丹所至皆破僉  
事胡冕等追捕柳桂西山養牛諸洞山賊擒渠康節  
孫斬之韓觀等分兵討都康向武諸州縣連破更吾  
蓮花大藤峽諸寨斬渠黃世鐵弁其黨一萬八千三  
百六十餘人蠻寇盡平唐鐸乃奉命相度形勝置奉  
議等衛并向武河池懷集武仙賀縣諸守禦千戶所  
設官軍鎮守焉

蠻司合誌  
卷十二

八

宣德四年上隆州土官岑瑄卒無子有姪岑松  
尚幼土人誣于朝言瑄母陳氏有才識可理州事願  
得陳氏襲職以撫其民詔從之土官之子死而母襲  
者自陳氏始  
泗城州女土官盧氏故土官岑瑄妻也瑄卒無子盧  
氏襲職知州事既而盧氏以其姪岑豹年長乃致仕  
請豹承襲豹既襲忽仇盧氏率土兵五百人圍盧氏  
廬謀殺之且毀伯父岑瑄像盧氏欲廢豹疏言豹無  
道所為不孝難使承襲而豹之叔父利州土官知州  
岑顏亦奏豹典兵謀殺盧氏侵越地方州民被害獨

都督山雲謂豹實故土官岑瑄之姪雖欺凌盧氏有  
據而承襲其本事也若盧氏瑄妻本豹伯母原以借  
襲致仕宜量撥田土以贍終身仍請勅諭岑豹母肆  
侵擾上乃遣前使烏撒烏蒙行人章聰侯璉賈勅與  
雲并三司巡按御史覈論之

思明府土酋黃瑛上世皆土官其弟珣以世嫡為思  
明知府正統中瑛積捍禦功授丘溫衛指揮累遷廣  
西都指揮使守潯州者八年至景皇帝時珣之嫡子  
鉄怨不得襲瑛以計授球聚兵五千圍府執珣及兄  
鈞等弑之既而又圖奪嫡乃盡發鉄罪使其子灑陽

蠻司合誌  
卷十二

九

聞于官若欲為珣仲理者巡撫李榮總兵官武毅廉  
得其實坐瑛罪當死會憲宗在東宮景皇帝有子曰  
見濟瑛遣人入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  
皇太子景皇帝大悅命禮部會廷臣議大學士陳循  
力主之將復疏署名吏部尚書王翱有難色循持筆  
長跪強翔翔署名上上如議于是出憲宗就沂邸行  
賞翔頓足嘆曰此何等事乃出自蠻囚耶瑛遂蒙大  
赦原免復職并進都督賜諡命極其褒獎勢焰薰灼  
人多趨其門榮致仕去未幾見濟薨英宗復辟憲宗  
亦復位東宮而瑛已死命發棺鞭其屍



大藤峽在潯州萬山中山有水名潯江發源柳慶東流至州經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境夾江兩山皆嶢呀殺業其取險惡地為大藤峽以其有孤藤渡如徒枉然故名南截潯水為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其地惟藤峽最高登峽則數百里皆歷歷在目故軍旅往來顧盼立盡諸蠻以此為與區桂平大宜鄉崇安里為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為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崑洞以百計如仙女關九層崖尤極險阨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崎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為

卷十二

十

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始為府江週遭六百里其中多冥巖與谷層崖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墮身數百仞下中產獠人藍胡侯盤四姓為之渠魁其山多綴土而劍掛危樓不服租庸饑則拾橡糲射狐搨鼠卉衣而食言語侏離且憚見官府往往通向化獠老結城市豪強號曰指土自稱曰排丁其力山獠人又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獠亦憚之景泰中獠酋侯大狗倡亂聚萬人修仁荔浦平樂力山為之響應遂攻肇州縣山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撫廢之時朝廷方北

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七年賊劫上林縣攻梧州城時總兵官秦寧侯陳涇駐兵城中會太監朱祥御史吳璘副使周琦等方議調兵而賊夜駕梯踰城啟門劫府治官庫放獄囚大肆殺掠執副使周琦為質殺訓導任璩而涇等擁軍自衛不敢發一矢時致仕布政宋欽家居挺身出以大義諭賊被害黎明賊聲言毋動動即殺周副使涇等乃使人與賊講解逮捕時賊方出城去既去縱琦還時官軍數千賊僅七百而已自後奏報劫掠殺越城市無虛日有州縣被圍經年不解者總兵顏彪都御史葉盛嘗與賊頗報斬獲然

卷十二

十一

終以惟敵未經勦盪遠奏班師及軍迴而賊復集于是御史王朝遠奏請大征而副總兵范信乞調遠兵并衛所旗軍有才力者協同進勦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甚至蔓延廣東高廉雷諸境兩廣守臣皆待罪兵部尚書王竑乃言峽賊為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招撫為功譬之疇子之啼者愈恤愈啼非流血搥之啼不止浙江左叅政韓雍有文武才獨之討賊可紓南顧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略可任上乃以雍為左僉都御史輔為征夷將軍僉事和勇為游擊將軍太監盧康陳宣監視軍務戶

尚書薛遠督御史劉慶汪霖紀功而一以便宜專  
屬之雍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不用命者  
以軍法論成化元年雍借諸將會南京議進取方略  
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  
由夷嶺入廣東而大軍由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  
驅之在廣西者困之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衍而所  
至與戰是屬禍也藤峽為賊穴吾以全師掃之則東  
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南可以援高廉雷而北  
可以斷陽峒諸路所謂腹心既潰則遊寇自息舍此  
不圖而分兵四出賊必擁而漫流流賊愈多州縣愈

卷十二

十二

破所謂救火而噓之者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官  
軍三萬人兼程而進方至全州值陽峒西延苗賊為  
梗先以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瑛等四人一軍  
毀粟及至桂林復召諸將按圖議曰修仁荔浦藤峽  
之羽翼也羽翼不剪則腹心難除乃以水順保靖及  
兩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  
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  
乃進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當密符三  
時瘴癘其等生長其地莫得要領且兵聲既振賊  
備益堅莫若屯兵圍之且耕且守則不戰自斃矣雍

曰不然峽山遼濶紛披輪圍六百里間安可圍也且  
屯兵日久將士離弛既衝突安能悉防兵法有之  
先聲有奪人之志乘勝之謂也今我軍既破府江勇  
氣十倍峽賊聞之亦以褫魄因而乘之何堅不破乃  
以六萬八千人為右軍令總兵歐信叅將孫騏高瑞  
都指揮夏正等將之自象州武宣分為五道攻其北  
以九萬二千人為左軍令都指揮白全楊瑛張剛王  
吧指揮唐雄等將之由桂平平南分為八道攻其南  
復令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五屯  
防其奔軼而自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且

卷十二

十三

令歐信曰山北既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  
諸厓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  
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敬諾于是諸道並  
發腹背夾擊賊既失利乃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  
寺塘據險立柵而悉力出捍于峽南置滾木礮石鏢  
鎗毒矢下如雨注官軍仰山而攻雍督戰益急敵少  
息雍規其怠急擊之將士用剛牌扒山虎壓二色諸  
器魚貫以進皆殊死戰呼聲裂山谷賊氣奪乃縱火  
焚柵因而乘之歷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屢紫荆  
竹踏梁騰老鳳寨嶺林峒沙田古營牛腸大岫大寨

諸寨賊肆藏積俱藉會日暮雅命就營賊巢十眾  
栗栗視雅雅恬然整暇眾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諸  
崖雅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  
崖抗戰前樹大柵用千觔礮石從雲霄轉下聲如轟  
雷且弩矢雨注不可當雅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  
陟其巔覘發竭舉砲賊大駭雅麾死士以大斧刊木  
拔難而升前後不絕如鐵漫山奮擊然後發火箭焚  
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賊大奔生擒侯大狗等  
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級招其流冗千餘人  
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用兵未有窮巢

續修四庫全書

十四

破穴如此甚者先是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  
蠻皆緣之以渡至是斬峽藤斷之名斷藤峽當大軍  
由修仁抵峽道有儒生里老數十百人戴香跪迎曰  
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拔今幸遇天兵得為良民願  
先三軍鋒雅大怒叱左右縛斬之左右貽勝謂何故  
殺良民及縛而利刃出袂問迺知問也悉斷頸散手  
足列腸剔胃累累相箝中賊望見大驚沮曰韓公  
天威也既平雅乃上言諸獠之性悍見官吏攝以流  
官終難靖亂上隆州土知州岑鐸先因祖母奏其益  
嫂謀兄故推鞠在禁乃五年之間竟無証佐臣愚以

為鳥獸之族豈識焚倫暖昧之言許白中請問其人  
驍勇冠軍倘被以特恩而復其職改隸潯州為諸獠  
長則効治可立計也又言諸流官巡檢不諳獠俗往  
來遷轉難以責成請授諸有功土人李晟等為土官  
巡檢因請移周冲巡檢司于碧灘而添設東鄉龍山巡檢  
獻俘移思隆巡檢司于碧灘而添設東鄉龍山巡檢  
司各一至于別類獠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  
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印本地開設千戶所因  
其故俗印以李慶作渠帥統之上皆允納于是設武  
靖州于斷藤峽以岑鐸為知州屬潯州府進雅左副

續修四庫全書

十五

都御史官子錦衣封趙輔武靖伯世襲時輔知雅才  
軍事一聽雅而輔但受命督戰故所向有功暨雅以  
艱去諸獠稍稍謀聚御史龔晟會事陶成請立總府  
于梧州兵尚書白圭仍俟雅服闋加右都御史再往  
總制復平那蒲岡婆古平諸賊兩廣大定乃與太監  
黃沁不合求去遂以右副都朱英代之英承雅威力  
招徠荔波力山馬平陽朔諸獠定為編戶氓而使之  
輸賦自是之後民有寧宇者凡三十年其所斷大藤  
中空截其兩端而釘以牛皮為大鼓置於軍府門蓬  
蓬然聲聞十餘里其後兵備移鼓至行臺印之無聲

歸印如舊以為神

蠻司合誌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又名銜  
字倫彌稿

姜之琦幼韓  
來洵佳眉良較

蠻司合誌三

兩廣

趙楷者龍州土官族子也龍州自趙宗壽襲後五傳至趙源其妻岑氏本田州知府岑鏞之女嘗自負家勢專制部事無所忌會源卒無子州人推源兄溥子名相者當立楷印相弟溥次子也如之謂岑氏曰主何不自為地耶相誠立則州非主有明矣主盍購乳

蠻司合誌  
卷十三

子擁之而親以護印掌州事是主世世有龍州也岑然之遂以媵僕韋隊子璋詭云遺腹子鞠之外家而岑之兄子猛方自大遣府日幸好以兵三千納璋勿克楷乃奏言璋實源子當立為相所篡事下督府而楷與璋通路上下莫敢主相者正德十三年有錦衣兩舍人以別務至左江楷揮千金賂兩舍人詭云有旨以上舍王祥持偽檄遍調鎮安果化向武養利上林諸土兵二萬人送璋入龍州攻相相擊印走匿况村遙遂縱兵殺州人死者二千餘左江大震先是相二子長燧次寶州枝毋亦枝毋相絕憐愛之日肖

我當後我至是猛乃以寶去堯為奴都御史楊旦總兵朱騏以變聞猛復賂鎮監傳倫得旨僅勅倫捕祥而逮分守彭夔分巡李淳去餘勿問嘉靖元年相死州人立燧五年猛伏誅七年楷弑燧州人立其族弟媛會新建伯王守仁提督兩廣遣上思州知州黃熊兆勘其事而熊兆紫楷言楷當立宜以州印昇楷楷遂弑媛大亂州目黃安黎容等潛往田州購寶寶為奴楊布家年十三矣安容等以百金購得之言之督府時督府林富與總兵官仇鸞皆言楷勢張未易驟滅不如姑因勢利導之乃論楷令還寶職而使寶以

卷十三

一

五千金并腴田三十一村謝楷私計寶終易與且趙宗單寶死官必及已不如微厚利圖之乃欣然還職而陰以贏財招犴猾自并且復求韋璋之子阿應育之令往來寶所阿應美姿容談笑寶妻與通動息必告楷楷乃為應奏言應源孫也宗亂二世不得立事下督府都御史蔡經猶豫不敢決而寶宮妓男子王良以為聞者楷名良激之曰汝絕代人也畿甸之民願殘身以干進者為富貴耳汝安圖哉藏頭闖闕與猘豕無異會不若繫牛騰馬之得逞其欲也良曰恨不剔腎以報之楷曰誠欲報耶吾為若主之何如

良唯唯楷乃鳩州目鄧瑪李旭林盛等謀伐寶州人怨寶莫為言十六年楷遂以千人抵州夜及寢門呼良曰至矣良聞楷聲開門納楷執寶寢所斬之截枝拇及以寶妻去變聞會安南莫登庸篡主自立朝議征之登庸笑曰中國土官以弑逆為事數十年無正法者而獨慮及我何哉頃之憑祥叛會李寰與楷通都御史蔡經屬副使翁萬達兼圖寰楷萬達密受命乃獨行部至南寧故沉滯不為理州人大譁萬達曰趙氏之族殫矣非楷莫立者願負罪不丐我故遲之耳楷聞之大喜萬達乃遣人謂楷曰楷誠以三十一

卷十三

三

村贖罪我當贖之且昇以官楷益喜報命萬達乃時時稱楷智勇冠軍即南征可當一而楷遂統精兵千人詣萬達言事且以三十一村地圖來獻萬達留語旬日楷浸慰弛不為備所攜兵眾多以乏糧遣歸寨萬達乃名楷及鄧瑪入伏壯士劫之曰汝輩罪大滔天不得活命且盡今日矣特汝死此地吾憐汝吾欲以官昇汝子汝當為書諭汝黨勿亂其靜以俟命楷惶懼以頭搶地曰門祚衰薄喪亂頻仍官府悉罪楷何也楷誠死而官府食言不及楷子官奈何萬達曰有如此日乃流涕而與之盟楷亦流涕為書諭黨曰

事已如此亂無益也可善撫我子以存趙氏萬達得書印呼壯士杖斃之而以書諭其州人立楷子匡時年四歲一州悉定乃以十三村還龍州十八村立縣治附太平郭其同時戡定者有憑祥李寰事

憑祥李寰為土官知州李廣寧庶子其先李昇洪武十八年以憑祥峒歸附授巡檢永樂二年改縣治以昇知縣事其後部落蕃衍當交趾鎮南關為左江要害成化八年改州治以昇孫廣寧知州事廣寧有十子寰其季也廣寧死諸子爭立不決凡三四年而竟以其孫珠嗣嘉靖十年珠又死族弟珍珏又爭立珍

蠻司合誌 卷十三

四

挈印走况村况村土舍黃泰以其姊黃孟妻之珏遂擅攝州事十四年州日李清李滿趙琪蘇寄枝等謀納珍說思明府土舍黃朝曰李珍吾主也不幸為逆弟所逐倘以君之威得復入奉蒸嘗者願以全州服事備下屬黃朝喜遂約黃泰以兵七百人納珍憑祥奪其印珏奔磬柳久之南海浪人歐紹賢周紹客憑祥說李珍曰州故省屬視思明伯仲也今屬思明則父子矣竊為明公耻之珍遂悔約不肯屬思明蘇寄枝李滿爭之不得因有隙會黃朝有外婦生子時芳長矣詭云此廣寧孫也當其父馳與珍珏爭立時避

居思明實生此兒乃以千人納時芳弗克時珍荒淫甚醉印手刃人部民患之寰乃謀廢立有成局而珍妻黃孟亦以失寵孤憤寰與之通十七年寰名歐紹賢周紹曰李珍不道賊虐部民吾欲脩眾怨舉大事而難黃泰奈何紹賢等曰黃泰疑不助也試為公探之往見泰曰南海之濱有不禮其妻而淫于他妻者其妻之父兄勿加怒也則可謂大度矣乎泰曰不然夫不禮其妻是不有其父與其兄與弟也而銜之是匪垢也而謂之大度何可紹賢等歸謂寰曰泰不助珍也寰遂約李滿蘇寄枝將為亂慮趙琪掌外甲以

蠻司合誌 卷十三

五

兵劫琪琪許之紹賢等曰未也舉大事而無內應譬之敗鑰而無鎖難以入矣寰曰善時珍妾蒞政有淫行寰遣刺客趙應就蒞政所說為珍所使逼淫之夜半嬰然曰爾死期至矣如何蒞政驚問故曰主官知汝有私人使我試汝即從者當取汝頭去否則貫汝今竟何如矣蒞政懼急裸起叩頭呼救我趙應擁被坐故躊躇間還以被擁蒞政曰吾亦惟憐汝以使汝知也雖然吾夜當再至汝第毋動夜俟我寰復遣人謂黃孟曰今夜十郎將印子排闥勿驚十郎寰稱也黃孟唯唯既而內人爭以酒進珍珍沉醉乙夜趙應

竊商玖穴垣出蘇寄枝巡徼伴驚諱曰問實何語也黃孟驚起開門而寰等擁兵入斬珍于床李清聞亂呼趙琪以外甲入救琪匿不至寰遂挾黃孟并坐部兵發庫藏爭財亂擊殺者數十人詰旦寰置酒高會名李清清不得已赴之臨觴而嘆寰就坐殺清會安南逆臣莫登庸及因厚賂寰為嚮導曰緩急鉅細皆以問時督府蔡經屬副使翁萬達田汝成並治龍州憑祥二亂而汝成撫藤峽萬達獨行乃先誘殺龍州賊而遣人諭寰曰天子將有事于南夷邊圉之臣有用命者尊官可立取也寰遂自薦曰願効力萬達乃

卷十三

六

厚與之而名黃泰謂之曰人言李珍之死倡亂者汝也然乎泰大驚辨萬達曰無多言能擒李寰則不辨自明耳泰謹諾乃遣指揮錢希賢徵兵泰所部勒若行邊者至憑祥襲之擒李寰李滿蘇寄枝等皆論死即日榜其黨曰罪止寰等一州帖然既而李珏李時芳復乎立萬達汝成共鞠之時時芳倚黃朝勢通路上下皆云當立而奸民農球復控督府言時芳負李璉之子廣寧之孫萬達力斥球乃論時芳死璉且而立李琪之子佛嗣珍

上思州土日黃鏐于正德之末聚眾攻城都御史林

廷選捕之下漳州獄已而越獄復叛官軍禦之詐降副總兵張祐不為備復叛攻破州城已而復勦捕獲之伏誅嘉靖元年都御史張嶺奏廣西上思州舊本土官中改為流遂致土人不伏往往稱亂今宜仍改為土官而擇土吏之良者任之議以為然思恩土目劉名叛令其黨黃安奪定羅堡剽掠良民兵備副使檄田州土官岑猛勦捕之猛按兵境上不進都指揮僉事孫震直前撫之為賊所執守巡數遣人省諭名詭言掣回田州兵當還震守巡不得已從之又欲盡掣思恩守城兵守巡不可名亦竟不出震

卷十三

七

而是時諸州土官皆黨逆觀望不用命總督都御史張嶺請調湖廣未暇保靖土兵各萬人與本省官兵合勦且仍留折糧銀二十萬以給軍餉部議各減半且先令遣官撫諭使急出震賊始懼受命事遂定岑猛田州府土官也自稱漢岑彭後洪武初元安撫總管岑伯顏以田州歸附高皇帝嘉之為立府治使世襲知府三傳至溥生二子長名獠次即猛也弘治六年獠以失愛弑溥土目黃驥李蠻發兵殺獠嗣位未定而驥與蠻復構驥以猛奔梧州督府奏猛襲溥官納之田州兵備使汪溥慮蠻方命乃檄思恩知

府岑濬以兵衛猛時濬方巡視兩江驥遂賂濬脇猛分地猛不得已從之比至田州李贊拒不納驥復以猛奔思恩濬乃留猛不遣十一年都御史鄧廷瓚檄濬歸猛濬不從尋遣副總兵歐磐布政使程廷珙以兵徵之濬始釋猛督府納之田州遂與濬仇讐是年濬入田州殺李贊十五年濬攻陷田州猛走免濬乃以族子洪據守其地十八年都御史潘蕃奏發兵討濬戮之并誅洪改思恩流官知府兼攝田州降猛福建平海所千戶正德初猛賂劉瑾矯旨以猛為田州同知猛撫輯遺民兵威復振稍稍侵旁郡自廣皆自

卷十三

八

言督府有調發願立功莫復舊職會江西盜起都御史陳金檄猛從征猛所至剽掠然以平賊故疏功稍遷指揮同知第非猛初意頗怨望而督府旌校初受猛賂日譽猛至是賂稍減毀者漸至而猛復自恃兵力凌轢諸土官諸土官不堪稍有言猛不軌者都御史盛應期借以恫猛索猛賂猛不遜應期怒疏猛反狀未報應期去都御史姚鏐代應期鏐雅知猛無反心欲不舉而鏐子濬以書上鏐願勿征猛時巡按御史謝汝儀到官故事御史謁督府從掖門入汝儀直入儀門鏐眴從官却之汝儀大怒廉得濬書誣濬納

猛萬金鏐皇恐乃再疏請征猛制曰可嘉靖五年鏐偕總兵官朱麒發兵八萬以都指揮沈希儀張經李璋張佑程鑾等五將軍統之分道並進猛聞大兵至令其下母交兵裂帛書宛狀陳軍門乞憐察之鏐不聽督兵益急沈希儀擊斬猛長子那彥于工堯隘猛懼謀出奔而歸順州知州岑璋猛婦翁也其女失愛昇居璋欲藉此報猛乃其言誘猛走歸順鴆殺之斬首以獻先是猛三子那彥敗死那佐與那相出亡惟那彥側室子曰芝方襁褓匿民間鏐謂岑氏單弱計田州可遂滅乃請改流官治之未幾田州土目盧蘇

卷十三

九

糾思恩土目王受挾那相反兩江皆震會汝儀滿去御史石金代之金仍黨汝儀左布政使嚴紘僉事張那信又素不為鏐所喜紘遂倡言猛實不死歸順偽以肯猛者當之又言有自右江來者聞思恩以陷岑猛糾交陞叛臣莫登庸反金遂劾鏐輕信罔上圖田州不得弁失思恩上大怒落鏐職以王守仁代之先是鏐上言田州遺黨復亂再乞集兵勦捕軍興錢穀相應議處上命動支廣東司府金錢不得分彼我致誤事機至是守仁未至鏐候代偵知思恩未陷欲徵兵擒蘇受自贖乃檄兩廣三司議事而張那信分巡



蒼梧欲陰壞其事給郵吏發檄東西交窺之兩廣三  
司皆以檄非是封還鎮竟不獲集兵而去七年守仁  
將至田州調湖兵數萬人南下諸夷皆憚之守仁乃  
自設聯示以無事及抵南寧見蘇受勢熾度不可卒  
滅乃遣人招諭使來輸罪蘇受本休守仁威武將丐  
命會有浮言軍門給蘇受欲取其賄者蘇受疑懼不  
即至守仁復遣慰諭之且與之誓蘇受言來見必陳  
兵衛弁乞易軍門左右祇候以田州將校守仁許之  
蘇受乃出謁盛兵自衛守仁數其罪箠一百蘇受衷  
甲受箠諸夷驚莫測守仁乃上疏言思田久構禍茶

卷十三

十

毒兩省已逾二年兵力盡于哨守民脂竭于轉輸官  
吏疲于奔走地方脆枕如破壞之舟漂泊風浪覆溺  
在目不待智者而知之矣必欲窮兵雪憤以殲一隅  
未論不克縱使克之患且不測况田州外捍交趾內  
屏各郡深山絕峪獠獠盤據使盡誅其人異日雖欲  
改土為流誰為編戶非惟自撤其藩籬而拓土開疆  
以資隣敵非計之得也今岑氏世效邊功猛獍誑誤  
觸法雖未伏誅聞已病死臣謂治田州非岑氏不可  
請降田州府為田州而官其子那相為判官以順夷  
情分設土巡檢即以盧蘇等為之以殺其勢添設田

寧府統以流言知府以總其權上皆從之乃薦布政  
使林富為巡撫都指揮張佑為總兵官而親率蘇受  
攻八寨賊破之時兵部侍郎張璉及桂萼等已浸淫  
毀守仁處田州非是會守仁薨而都御史林富代為  
提督稍易守仁議奏言思恩改設流官二十年兵不  
得罷田州決非流官所能控禦但降田州為州則不  
必別設府治以騷遠夷乃以岑那相為判官以張佑  
充副總兵鎮守其地勅曰滿三年乃代時那相纔十  
六佐兒子畜之而盧蘇自矜典復岑氏功專制生殺  
威行部中號曰布伯布伯者狎華言主管也那相擁

卷十三

十一

虛位不平遂與盧蘇有隙會張佑將代望那相厚賂  
已那相但治供具無所賂佑大怒乃以他事撻那相  
而陰與蘇比賄那彥子芝已髻鬣育之別所那相欲  
殺芝不得適佑不果代留鎮督府以西山之役檄佑  
從征佑遂置芝衣篋中以行而那相乃治供具毒佑  
佑死芝奔梧州都御史陶諧亦見子畜芝于是盧蘇  
遣人刺那相不得那相名士目羅玉戴慶謀代蘇蘇  
覺稱疾不出會其妻生日諸士目率妻子來賀且爭  
入問疾蘇伏甲臥內而後出見諸士目諸士目慰勞  
曰願布伯自愛蘇曰賴公等之靈疾苦何足恤特恐

未保首領耳諸上曰驚曰布伯何故出此言此一州人誰不甘心為布伯死者蘇曰噫吾敢望州人哉第得坐中人憐我足矣諸上曰覺蘇言非是皆相顧始聘蘇乃指羅王戴慶曰如二豎何言訖甲與執王慶斬之因劫諸士曰日邦相之不德公等所素知也孺子芝實岑氏裔不于此時立而安立乎諸士曰皆頓首曰唯命蘇乃閉諸士曰妻曰乞留此為質即日甲上千人攻邦相弑之焚其屍賂都御史諧言邦相病死無後芝當立遂立芝歸田州于是猛仲子邦佐爭立而鎮安府土舍岑真寶泗城州土舍岑施東蘭

卷十三 十二

州土舍草起雲那地州土舍羅廷鳳等合兵助邦佐攻田州入之殺掠萬人蘇走免會歸順州土舍岑璫為蘇將蘇未救于獻獻乃乘虛襲真寶真寶敗兩江大震諸乃遣人諭真寶等曰邦相實病死曷與盧蘇而爾等自相魚肉何也仙諸已憂去都御史潘旦蔡經相繼代咸不欲與問罪師朝議下核實副使葉俊奏議陳大珊議曰盧蘇稱亂弑主罪在不赦縱宥之不誅亦當以上聞令立功贖罪耳經不聽反言邦相不孝奪其母贖田虎部下盧蘇因眾怨殺之朝議遂置蘇不問諸夷聞之皆解體十七年以征藤峽故訓

盧蘇與其子鳳兵屬指揮王長輔部下而鳳故還迨且給良輔軍他所而自以父子為一軍副使翁萬達不平與副總兵張經謀曰峽賊雖常誅不過殺人剽貨已耳盧蘇罪十倍峽而舍豺狼而責狸鼠非法也吾欲與公等倡議斬之何如皆唯唯乃召蘇仇向武州土舍黃仲金與之合兵為書暴蘇罪狀上之督府其詞甚厲都御史經閱書大駭報曰今日之事受命征峽賊不聞征蘇何監軍之多事耶即日遣旗牌星馳營中坐鎮之使勿發而其機頗洩蘇夜遁萬達頓足曰惜哉不先發而後聞也

卷十三 十三

先是都御史姚鏞征岑猛時歸順州土官岑璋猛婦翁也鏞慮璋兵強當助猛名都指揮沈希儀問計希儀平時知璋女失寵恨猛有隙請就璋探實以覆時希儀所部千戶趙臣者雅善璋希儀名臣語故臣曰是當以計取之希儀曰如何臣曰鎮安歸順世讎也公使人歸順則鎮安疑使人鎮安則歸順疑是莫若徵兵鎮安而中其忌以劫之可立取也希儀曰善乃遣臣往徵鎮安兵臣過璋璋喜逐臣曰久不見故人今肯念我來耶臣嘿然璋曰趙君有真乎曰感故人厚意久契闊故廷道來何真也稱與語須臾嘆息而

起璋疑之明日璋置酒款臣臣若不豫者璋曰怪哉  
趙君軍門督過我耶臣曰無之曰隣壤有所控訴將  
逮勘耶臣曰無之璋挽臣臥內跪叩之臣泣下璋亦  
泣曰璋死即死耳君何忍秘厄我臣乃言曰託君肺  
腑有急不敢不告然今日非君死即我死矣璋驚曰  
何故臣曰軍門奉旨征川州謂君猛婦翁必黨猛令  
我檄鎮安兵襲君我不言君死我言君必驟發敗機  
事則我死奈何璋頓首謝曰君實生我君不言我赤  
族不悟矣我何忍獨生反令君死遂強臣稱病留傳  
舍而亟遣人馳希儀所告變陳猛反狀恐連及願擒

卷十三 十四

猛自效希儀許之遂伴追臣返以其事白鎮鎮乃不  
備璋專意攻猛勸兵五道以都指揮希儀及李璋張  
佑程鑒張經將之而叅政胡堯元分道督進猛子邦  
彥守王克隆璋遣兵千人助邦彥實為間邦彥欣然  
納之璋遣人告希儀曰已遣千人為內應矣慶戰時  
乞識寸帛綴裙裏者希儀許諾及戰歸順兵作敗奔  
田州兵亦奔遂大潰希儀斬邦彥猛欲他奔璋使指  
猛曰事急矣何不走歸順以達安南圖興復耶猛倉  
卒不知所出遂佩印從璋璋陽泣迎之奉之別館飾  
妓女妖童牲穀成備且詭曰天兵退矣又曰天兵開

君走交南不敢輒犯將詣軍門請進止矣猛喜不疑  
會胡堯元嫉希儀欲攘其功頗聞猛走匿璋所遂以  
兵萬人擣歸順璋急遣人持百牛千盪迎三十里曰  
天兵遠勞謹饋犒飲每牛加楛繫之一榻侑列十盪  
堯元怪璋整暇而詣軍得犒喜遂屯不進璋乃親詣  
見諸將曰猛敗走歸順欲走交南璋邀擊之猛目集  
流矢南走不知所往急之恐生變幸緩五日當捕致  
賊下堯元等許諾璋還詭猛曰天兵已退非陳奏不  
白請急草封事為君上之猛乃乞屬草出印印訖璋  
知寘印所置酒賀猛樂作持鴿一甌錦衣二襲曰天

卷十三 十五

兵索君急不能庇也請自為計猛大怒呼曰不意為  
老奸所賣遂仰鴿死璋斬其首并府印函之間道馳  
詣軍門度已到乃斬他囚首貫猛屍昇擲諸軍諸軍  
搗攘支解爭擊殺十餘人馳軍門則猛首已梟一  
日矣諸將大悲恨遂浸淫毀璋而布政使嚴紘欲壞  
鎮事倡言猛實不死死者道士錢一真耳御史石全  
因劾鎮落職而希儀等俱不論功璋恨致仕子獻襲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大可 稿

王壘 杏侯 蛟

蠻司合誌

兩廣

斷藤賊久為良民至正德間稍有橫江禦人者峽南尤甚時武備頗弛賊易之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過利魚鹽耳乃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蠻令蠻就水濱受去如稅惟然蠻初獲利聽約道路稍通金亦謂法可持久乃疏其事易名斷藤峽為未通

蠻司合誌

峽久之蠻征南無厭小不懷必刺船而扼之江中重賂乃免嘉靖五年新建伯王守仁以總制定田州亂還至潯州父老遮道言斷藤及八寨亂狀守仁集諸將會議乃以二萬人遣副使翁素僉事汪濬吳天挺參將張經指揮謝珮襲勦仍密督未順土兵勦牛場諸寨保靖土兵勦六寺諸寨部署既定先是峽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皆逃匿深險及聞以盧蘇王受歸降罷兵稍弛備至是守仁駐南寧故為散遣諸兵狀湖廣兵皆假旗回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保仙文山據險結寨官軍攀木緣崖仰攻

之連破汕碎石壁大陂諸巢賊懼奔斷藤諸軍追擊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人諸軍自後急擊俘獲甚眾賊潰散遍搜山峒無遺者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諸賊仍分布各哨未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勦仙臺花相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勦白竹古陶羅鳳賊聞牛腸諸寨破大懼方據險設伏而諸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未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其奔諸路者多為防截參將沈希儀所擒于是斷藤之賊略盡初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

蠻司合誌

佑督盧蘇王受兵五千勦八寨賊各乘夜銜枚襲擊已破石門賊始驚覺且戰且走至日午賊號名二千聚還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搜勦連破古蓬同安古鉢都者諸寨于是八寨之賊亦盡計前後擒斬凡三千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已而守仁卒于道嘉靖十五年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以鹿賊多受賊賄峽北賊漸起其日侯勝海者居粵灘號召多人武靖土日黃貴常香與勝海有隙且利其田廬言于指揮潘翰臣請殺勝海翰臣素寡謀即

遣貴香誘勝海市中刺之其弟公丁集眾噪城下殺  
廂民二人去僉事鄔閔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  
旦請討叅將沈希儀沮之曰猾賊未易取須開春江  
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撲之繼武志恨謂閔曰是  
夫淺淺攘功者閔然之遂還潯州以千人溯流擊粵  
離賊皆遁去斬一病伶而還遂言賊已斂跡請立堡  
戍口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彰立堡難守  
且不聽已而堡成閔命貴香以兵三百人守之  
約曰侯氏田廬任擇處不禁于是諸猾大忿邦佐又  
陰黨之公丁遂鳩眾二千人夜寇堡戍兵死者二百

卷十四

三

餘人貴香走免御史諸演疏其事乃奪閔與繼武職  
而以侍郎蔡經出代旦經集諸司議咸謂兩廣軍政  
自韓襄毅後大抵用大征勦二法而無備用勦有  
備用征勦用少兵征用多兵經謂用征便會朝議征  
安南未遑也已而公丁乃益橫時出殺掠先是副使  
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贊之經乃會安遠  
侯柳珣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  
雄素通賊有狀乃劫雄曰能擒公丁者免死否則論  
法不少貸雄皇恐頓首願效力自贖萬達乃陽言公  
丁木良猾為僱家誣搆耳寇倖小事吾當為白之遂

捕繫訟公丁者數人責其敢戲公丁果遣人剋列冤  
狀萬達許諾復令雄以百金貸諸猾指公丁木業公  
丁喜惟雄所使會萬達按旁縣以計屬叅議田汝成  
汝成名雄申飭之雄乃給公丁曰若為潯人指名久  
矣寇堡之冤翁公知之田公不知也今田公新到何  
不仍列冤狀如前時而乃嚙嚙為公丁然之遂隨雄  
見汝成汝成曰亦聞之誠冤汝第歸乃陽為遣勞而  
密令廂民被殺者家出毆公丁譁于市游徼連逮公  
丁并毆者皆入獄亟遣雄詢諸猾曰寇堡事公丁供  
諸猾所為而廂民以為實公丁為之今以此詢果也

卷十四

四

自汝諸猾則當釋公丁而逮汝等如其不然請為汝  
等共棄之毋以一公丁為禍本也諸猾競言事實由  
公丁願棄之毋敢黨者遂檻致軍門磔示之汝成乃  
急上督府謂首惡既擒急議勦無如此時失此不  
討則開春雨水用蹙滑且賊稍知覺魚驚鳥散非  
用兵之利經然之會沈希儀病遂以副總兵張經將  
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輔  
柳浦周新孫文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  
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成振吳國章屬  
焉副使蕭曉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督餉張經議

欲以少兵勦之示威而已又欲舍紫荆諸賊數勿擊  
萬達持不可謂少兵徒損威何示威也且諸將恣肆  
久不大創之不足懾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第萬達  
又言峽南亦劇賊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  
議經然之遂以十八年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  
輔由牛清灣越武靖攻紫荆大冲根姜老鼠諸巢朱  
昇山三等村渡麥木攻二驢石門石塘太安黃泥嶺  
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大井李儀洪泥梅嶺諸  
巢凌浦由白沙灣攻大昂屋厦小梅嶺諸巢周維新  
由白沙灣攻藤冲竹埠胡塘綠木冲諸巢孫文繡由

卷十四

五

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右軍則馬文傑由  
武宣六廟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由武宣入山攻羅  
淥上峒賊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人  
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敗擁衆奔林峒而東王良  
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千二百級時捕  
得生口謂賊計往年據險結砦以致官兵圍勦無寸  
遺者今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  
且曠日持久費餽饟退之必速近且漫走入羅運山  
矣萬達乃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  
盡發諸賊隘所設葵藜扒簽及礮石滾木等逆斬數

百級賊益窘會右軍逃失道愆期三日而土目盧蘇  
受賊賂欵兵縱逸賊乃得漫匿山谷險不可踣時捕  
羅運孫言祖父居羅運八世矣未聞官軍涉此土者  
經乃令勿復窮追會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  
諸將亦據險抗命萬達復勦之乃招賊餘黨三百二  
十人而江南胡姓諸將投順者以千計藤峽悉平萬  
達汝成因獻議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  
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游游狼田以正疆界  
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欵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  
費督府多採納行之

卷十四

六

田州女土官瓦氏嘉靖十四年調使援倭寇于蘇州  
瓦氏提二營孫并狼兵數千應之口素有司捕蛇檻  
犬爲軍儲然頗有紀律總督張經分隸總兵官俞大  
猷軍會賊犯松江分黨三千過金山衛大猷遣瓦氏  
邀之遠報斬獲時趙文華至江上謂土兵可用厚犒  
之至漕涇堵賊不勝土日鍾富黃維等十四人戰死  
賊初畏土兵至是易之復大肆焚掠大猷乃與瓦氏  
奮擊賊敗奔平望至王江涇水順宜慰士舍彭翼南  
攻其前保靖寧慰使彭蓋臣歸其後大敗之斬首二  
千級時土兵有腊其肉者人爲語云花瓦家能殺倭

賄而啖之有如此

韋銀豹桂林古田獍也獍種甚繁其最強者曰韋曰  
閉曰白而皆弁于韋景泰間韋胡威據古田縣官竄  
會城遣典史入縣撫諭烹食之弘治間大征殺副總  
兵馬俊叅議馬鉉正德初再征殺通判知縣指揮等  
官嘉靖初又再征殺指揮舒松等時銀豹與其從父  
胡猛攻陷洛容縣還據古田分其地為上下六里第  
銀豹出掠惟下六里人從行而上六里不與焉四十  
五年提督吳桂芳因其間遣典史廖元入上六里  
撫諭之諸獍復業者二千人銀豹度勢孤請降桂芳

卷十四

七

乃奏言古田自正來知縣未嘗入城今典史廖元  
能撫賊有功宜量陞主簿而徐擢為縣且本省總兵  
止以都指揮統之不兼制柳慶權輕位下凡事輒為  
撫夷道所持今諸獍雖納款犬豕之性難保其終莫  
若稍重將權別選材勇堪任者居之部議加都督銜  
兼制柳慶慶元臣擬皆如議而銀豹愈猖獗管挾其  
五子據鳳凰連水二寨襲殺漳平知縣魏文端更自  
求福入桂林功布政司庫銀四萬餘兩金珠若干殺  
督事叅政黎民衷絕城而去官軍追不及久之臨桂  
永福各縣兵卒起捕賊始得賊黨扶嫩土婆顯等三

十餘人於各山寨中然首惡未獲也隆慶三年朝議  
以廣西專設巡撫推江西按察殷正茂以僉都往止  
茂至奏請勦賊合土漢兵十萬集衆會議時八寨助  
逆衆議先勦收書亦原有先平八寨徐圖古田之語  
正茂獨不可謂兵法攻收者堅况首從自分不見上  
六里已事乎先給榜諭八寨八寨聽命然後分兵七  
哨以總兵俞大猷統之而使副總門崇文叅將王世  
科黃應甲都司董龍魯國賢游擊丁山等各領一哨  
布政郭應聘與副使邵惟中為之監視乃令各哨所  
屬復分土兵為二隊更番清道必先清數里而後行

卷十四

八

數里及至信地則合營而攻之步伍嚴整生擒朝主  
泉于軍陣斬七千四百六十餘級俘獲男女一千餘  
口撫其不為寇者六百六十餘村銀豹窮蹙陰覓肖  
已者斬首以獻時主簿廖元把總王制認之以為是  
相與證明捷聞既而稍稍傳銀豹不死正茂令食事  
金柱蹤跡之銀豹兄銀站乃生縛銀豹并其子扶枝  
膠致戲下正茂乃疏請引罪以檻車獻俘正法古田  
悉平因併八寨與龍吟啼咳為十寨立長官司并設  
守備練兵坐鎮守禦以黃昌等為之而救蕭紳陸雲  
騰充土舍名曰聽守禦調度更陞古田縣為永寧州

條善後十二事議行

府江有兩岸三峒諸獠皆屬荔浦延袤千有餘里中間巢峒盤絡為獠獠淵藪于是江上諸賊皆倚借為黨援日與府江會長楊公滿雷公奉黃公東等奪荔浦坊郭平樂樂山及峰門南源諸所執未安知州楊惟執殺指揮胡瀚千戶李可久周濂鄧府二土舍岑文太學黃文堂及兵民無算而遷江之北三來賓之北五背右江獠亦時時與東歐西里及三都五都諸賊相倚附馬多人勁俗號為剗馬賊常陳兵走嶺東掠三水清遠諸縣還入南寧平南武宣來賓藤貴劫

蠻司合誌 卷十四

九

府庫已而劫來賓所千戶黃元舉家產殺土吏黃勝及其子四人兵七十餘人又殺明經諸生王朝經周松李茂姜集四人自是之後白晝皆劫殺道左有南四通會幸明甫及其子十餘人亡抵右江南武宣諸生米如銀焚大盧七村及博樂二十一村劫驛遞佐史周于義所持文牒而殺其人隆慶六年兩江守巡劉穩沈子木告于巡撫郭應聘總督殷正茂奏請督官軍進勦遂以李錫為將軍十道並出雜徵東蘭龍英泗城南丹歸順諸土兵而以土吏章文明等統之攻古西巖口笋山古造及兩岸黃洞古摺橋洞斬獲

賊渠楊錢甫黃公設袁沈婆鄧琶婆盤賊婆鄧郎

等餘黨竄入仙迴古帶諸山疏捕殆盡乃移檄北三北五趣其歸降會峒老法真等司原鹵來賓遷江民蒙演蒙務眉請兵備請命許之乃為定善後六策以聞前是荔浦之峰門南源修仁之麗壁未安之古眉諸邏司為諸獠所奪至是議改土巡檢其官目必推擇有才武者給冠帶管事滿三載稱職始襲世勿絕乃于東岸水澆復麗壁市而與廣運足灘為一軍軍二千人備平西嶺鐵匠坡仙家冲于西岸仙迴復古眉而與高天冲口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陸

蠻司合誌 卷十四

十

內六章于龍頭磯為一軍軍一千人屬漢官備馬尾田冲黃牛及三峒于上峒古西復峰門為一軍軍一千六百人備羊厄峰門盧仙大响兼視中峒于下峒東練復南源為一軍軍一千人備大宅東瓦皆屯川月食餉人三錢而歲以衛萬戶或千戶百戶一人兼視邏事稱職者得世守其地是時左江以潯梧叅將一人募兵一千人而邏司桂平諸軍皆屬之於是西岸通五道自昭平明源洞以達仙迴自仙迴達古蘇直走未安又自藤灣達馬尾象磯自象磯達田冲直走平樂又自龍頭磯達大嶺上下兩洞而東岸自昭



平達水漈自水漈達平西邏山及十三屯自平西邏山達平樂又自深冲達桃嶺兩岸皆孔道復以府江地遼闊置縣于平樂之昭平名昭平縣屬平樂而割富川之二五都賀縣之昭賢鄉下半里上半里及仙迴土司隸之每歲得賦糧三千六百八十零石

懷遠為柳州屬邑在右江上游旁近靖綏黎平為諸猺所竊據隆慶末以大征古田懷遠知縣馬希武欲乘間築懷遠城名猺老加仲才論之仲才唯唯希武乃以撫牒移督府敕守巡李文績等行縣希武先誅茅為廬然後次第建城郭衙舍倉獄且與檇黃大地

卷十四

十一

太平河裏諸猺約于築城時當以三十金擊牛酒為犒及城工過半諸猺請牛酒希武弗與諸猺以食言微語而去當是時諸猺常以易米至城下城下諸役夫謂之曰以汝等作賊故累我與築築成必盡滅汝等而後愉快諸猺因疑畏有畔去意而希武政尚嚴急盡罷戍堡軍趨名隆起兵登城躬騎馬走城上且拜鳴金鼓砲聲如雷諸猺愈自疑以為役夫言不謬口語藉藉會希武行城上巡視若頭盧見方響呼夾戰而馳猺人有雛童來望見希武不知避左右呼之曰走童勿走希武怒強縛而斃之童死諸猺譟而起

合繩坡頭板江諸峒凡數百人皆露齒噴目如猿猴然由北城踰入役夫走希武及經歷余冕典史陸錦等出禦敵皆中流矢邏司鄧元戰而死希武乃棄印潛遁隆慶六年總制殷正茂請勦遣總兵官李錫恭將王世科統官兵會長安鎮賊乃約猪肉田寨蕉花諸猺治舢舨百艘大入石棋傘頭諸村村人鏖戰于平琴洲官兵鼓行至板江與諸村約自東崖直持懷遠會大雨雪不能進有村人朱萬世得縣印來獻而猺賊皆至自貴筑及黃土綏團矜猺據險而守所至羊腸鳥道不可卒度又道上多猺巢常自言阿猺但

卷十四

十二

守家漢當奈我何時正茂訓知諸猺獨畏末順鈞刀手及狼兵乃以羽檄三道移所在巡撫於貴於湖於浙徵鈞刀手三千人烏銃手五千人狼兵十萬人會巡撫郭應聘布政司楊茂等先遣使招白果黃土背棋大梅諸猺趣使歸降然後擊太平河裏四港牙寨檇黃大池以江濤諸村當是時東岸則板江楊梅西岸則坡頭河游皆助猺為虐而古田上朱酋長率狼要亦與其弟率狼金奔右江五都招致諸劇賊為黨援官軍乃分為七道西而攻入諸猺以木石塞江灘望官軍甚盛皆反踵走遂拔木毀石火破之連拔丹

陽蕉花中開田寨古立洛果火燒合水諸巢斬酋長  
榮才富吳金山等賊棄旂走追至大鵬天鵝二嶺破  
七團四寨恩江巴喇諸巢生得酋首隆扶羊斬王伯  
牛爺等奪獲風紀軒覽諸書及鶴頂榆木黑花帶皮  
印囊諸什物進破八寨斬榮田師等前後斬捕凡三  
千三百四十有奇俘獲男婦及牛馬什器無算事聞  
於是東岸北岸屬內三甲河裏太平南寨屬外三甲  
四港東濤波浪塘堀屬武洛洞人猛團七團屬韋單  
二狼人桐木火燒洛溪合水及三門洛果屬上猺龍  
郡鄧勇尾屬中猺龍橋黃大池屬下猺龍坡頭田寨

蠻司合誌  
卷十四

十三

及板江河潺大田蘆屬浪溪猺人河潺蕉花屬背江  
猺人前是諸常事議兵防欲改萬石宜良丹陽為土  
巡司已欲加守備一人已又欲于永福加海灣堡屯  
兵二百人古鉢堡屯兵三百人毛喇堡屯兵三百人  
於臨桂加余山堡屯兵二百人於陽朔及大水井田  
全寶頂為一堡屯上兵五百人而里定羊骨遇龍翠  
屏諸堡皆加兵為壘且耕且守故事東蘭南丹那地  
歲出土兵三千人更番戍會城自古田發難後議改  
思恩鎮安田州而思恩等不欲曰我已梧州之役  
何以重戍我因改鎮安及湖潤為一年思恩及田州

江州上峽下雷為一年年出兵三千人以四年戍桂  
林而泗城及歸順都康為一年向武奉議及上林為  
一年思明及思明州邊隆峒為一年龍英及忠州為  
一年年出兵四千人以五年戍梧州  
韋狼要末寧猺也與鳳凰猺黃銀成有隙相讎殺常  
安邏司欲窮治之狼要乃椎牛遍召永福陽朔碎江  
諸猺攻圍鳳凰理定大水田射殺千戶章繼宗合右  
江荔浦山灣諸猺稱亂合指揮徐民贍兵捕服道左  
執狼要而諸猺大誼總制殷正茂巡撫郭應聘乃檄  
徵田州向武都康諸土兵凡七千餘人屬叅將王瑞

蠻司合誌  
卷十四

十四

叅政吳一介進勦斬廖金鑑廖金蓋韋銀花韋狼化  
等凡一千三百三十八級俘獲男女八十一人牛馬  
四十五頭器械九十五繪畫黃衣一襲當是時又有  
韋朝義者  
萬曆改元洛容知縣邵廷臣以歸養去任會元夜  
王薄謝漳行縣事單騎巡徼萬山中猺酋韋朝義統  
托定洛斗古底上山諸猺夜半出掠遇漳欺其人寡  
以此可禽也遂之追至城城僅六丈不下二十戶諸  
猺鼓譟入竟殺漳奪縣印去是夜指揮朱昌亂土巡  
檢韋顯忠並提兵夾擊賊城三十一人裨將文斌獲

朝義軍三官等已奔還縣印而終以殺漳故守巡莊國楨沈子木李文續上變命總兵李錫參將王瑞廉仁等剋勦歷破古底上宋大燕天心塘托定洛斗上油上良里廂諸巢生獲軍金鉢陣斬軍金倒單銀郎陶狼金陶狼漢等凡二千八百三十餘級俘獲二百二十人牛五十五頭器械二百六十有二書籍五冊關防一顆自殷正茂以下皆詔賜有等其後大屋諸村殘獲黃朝貴黃金鼎復合融縣陽老柳城上油諸會軍金孫等號萬餘人聲言欲入富福鎮而王世科引兵擊破之斬黃金鼎等事遂定始洛客在萬山中

卷十四

十五

城小迤北依山無雄堞縣官皆寓府城以為治故知縣余涵請遷城于白龍窩約費四千六百兩不果至是謝漳往就治而遂及于難岑溪潘積善度岑溪地勢左近羅旁負臂三而自僭號稱平天王與六十三山及六山七山諸猺獠阻山公行居民請進勦會大兵征羅旁不暇及總制凌雲翼先以檄曉譬積善積善喜願歸田輸賦得比編戶雲翼令知縣葉詩馳積善所驗田賦具如所請乃貸其死且以其子附學官受書膏是時七山為蒼藤信地六山為容縣北流中街北科為六十三山咽喉懷

集為賀縣諸村出入之所因立五大營營六百人合得三千人人月食餉一錢二分推擇指揮使五人為將軍每季得餉廩三兩皆仰食梧州兵餉中且治大峒鎮城一百七十餘丈外城二百四十餘丈設參將館舍及屯堡三十墩墩二十有二開赤黎至馬嶺北科平河諸路七十餘里聚連城鄉田七頃有五畝北科峒田一十四頃一十七畝獠人歸降者四千二百七十一人雜募耕兵幸月等八百人給牛種月四錢自四月至九月如是三年始計故輸賦如例

卷十四

十六

出營百十為羣會賦土吏黃勝不治萬歷六年公柄名韋三層韋三丈等以二千人出命鳳山龜鼈塘與河塘韋宋武傍江結壘方是時義寧有韋總管韋千里之獠木寧有黃河平黃明虎之獠末福有廖勝明其快之獠翠相呼應殺商人李回及新民黃銀花道路不通會昨咳寨藍公游執土吏黃如金奪其土司如金以狀告巡撫吳文華檄分守吳善分巡陳俊徵求順白山兵及狼兵馳大岩上平橫山昨咳諸巢大勦之諸獠請還所賦地及發商生口願輸賦為良民而後官兵及復其地亦鮮有敢亂者

右江十寨爲思吉周安落洪古卯羅墨古鉢古憑都者龍吟哱咳隆慶中總制嚴正茂擊破古田卽以檄趨八寨歸降得貸死於是寨老樊公懸韋公良石公慶藍公略羅公印黃公遊等出軍門上謁自言十寨共一百二十八村環村而居者亡慮二千一百二十餘家而右江兵備鄭一龍參將王世科賓州知府吳泉謂十寨旣請爲氓當以十家爲率賦米一石凡二百一十六石七斗亦得輸銀米石五錢當徵銀一百八兩三錢五分宅若火竈差銀戶一錢凡二百二十有奇然後村立一甲長寨立一峒老爲徵賦計而以

卷十四 蠻司合誌 十七

思古周安落紅古卯龍吟立一州屬向武黃九疇羅墨古鉢古憑都者哱咳立一州屬那馬黃賜皆爲土知州已移思恩守備于周安堡有成議而布政使以爲於法不便當立二長官每長官各提兵千人以琴水橋荒田南丹衛屯田賦糧作兵餉不足則取三里魚峰巷賢堡兵餉二百五十兩不足則取樊公懸等約戶每加三錢伍分歲以爲常復召三里十冬三湖峒老印皮田因開立墟場以通思恩慶遠武賓諸道然後建社學請以義勇蕭紳爲千夫長黃昌陸雲騰爲百夫長姑與冠帶俟三年併職爲眞而兵備霍與

瑕又以爲八寨故不甚廣當陞爲州而使黃賜提兵六百人守之龍吟哱咳則立土巡司而徵安定兵二百人付黃昌備龍吟微興龍兵二百人付韋富備哱咳卽以守備移鳳化城黃村卽與黃賜並得調度二邏使其後總制竟請八寨爲長官司而以兵八千人屬黃賜爲長官而黃昌韋富皆給冠帶爲土舍亦各引兵二百食二寨如約居久之十寨復聚黨萬餘據人田產自盡入都市剽人而奪之金甚至攻城略庫戕官殃民六七年間盡失樊公懸舊時所約於是總制劉堯誨巡撫張任急統兵盡勦諸寨斬首捕酋凡

卷十四 蠻司合誌 十八

一萬六千九百有奇奪獲器仗三千二百牛馬二百三十九頭上乃陞賞并論諸土吏功復分八寨爲三鎮各建一城而以東蘭州韋應鯤韋顯能及田州黃馮充爲土巡檢得比古田例留兵一千人戍之至三里舊屬上林之循業與撫安古城久爲賊巢今改屬龍吟哱咳其下增建二堡請自楊渡木爲界盡作墾屯給南丹衛通道慶遠賓州使思恩三里聯絡不絕而于是右江十寨皆安戢輸賦如故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僧彌稿  
又字子厚  
未世昌伯屏較  
姜公於山故較

蠻司合誌五

兩廣

韋王朋者馬平獯也初平馬平時因建營堡使土舍  
韋志隆提兵往屯其地王朋視堡兵如仇讎常率東  
歐大產諸酋要挾營堡分守彭應時兵備周浩使干  
總往撫竟殺千總會縣官度田王朋復無忌反為阻  
撓甚至白晝劫村落官軍相視不敢捕于是總兵王

蠻司合誌  
卷十五

尚文請于制撫劉堯誨郭應聘統兵攻勦大斬獲盡  
俘其男女牛馬器械而後返初馬平獯常請鄉大夫  
之託以佃丁莊戶浮沉問罪而鄉大夫亦親入寨峒  
交錢財謀和責息出入縣庭以致生變至是兵尚書  
梁夢龍請著為令令監門各立門籍加譏察所與獯  
獯通而因而致富者即以其財產沒官詔可之  
大峒三寨女土官角鹽無子自以土官娶寨女老上  
沙為婦將禪印與老上沙有年矣前此湖客尚那功  
會寨三寨與老上沙通愛之許娶為婦嘗為詩曰作  
客留中寨尋春到北沙穠苞和露吐思煞洞田花時

右江郎火岑爵過三寨屢欲奪老上沙作郎火配不  
從也至是尚那功入廣西補按察幕官聞老上沙為  
三寨土官角鹽所娶大憾誣角鹽以罪提之對簿則  
公然婦人也于是釋角鹽而陰鬻老上沙為婦去天  
啟六年角鹽死併大峒三寨于波羅里與床甲子甲  
張駱四巡檢皆就裁焉

高江諸酋皆出白大小桐江及大小亮村旁近猪頭  
三妹平峒諸寨與假羊大窰往來為奸遠近遁逃者  
皆亡抵其間隆慶中帝征之至萬歷改元會長盤宗  
明犯邊邊吏執殺之亡何諸酋欲報怨乃乘風縱火

蠻司合誌  
卷十五

燒大結堡明年值大比舉士鄉書因郵置以進行至  
小輩難諸酋劫略之無遺居二三年復大入翁巷堡  
轉犯小結難奪商鹽會平樂兵變諸酋遂窺隙大起  
擁眾走貓兒堡潛伏西岸大桐江與千戶李夢龍百  
戶劉卿及廣運堡哨兵廖四等鏖戰殺劉卿諸軍多  
溺死於是昭平守備陳邦佐與貓兒堡哨官陳珊移  
兩江兵備使葉朝陽郭裴請于都御史吳善先以會  
城標兵二百人馳高江而救總兵呼良朋徵許尚惠  
岑瑄諸土吏兵會勦斬獲賊渠李爾保等梟聞聲賞  
如例先是把總陳賢往歸順汪天德往九司及那馬

定羅徵土兵索取折度鞍馬諸類亡賦而都護孫世寶提泗城東蘭兵備三水卯村反使東蘭兵託名與賊劫殺村市于是御史黃鐘劾奏上以世寶等下御史逮問凡調兵進兵需索諸弊皆繩以文法使不得逞自是歲始

嚴秀珠者懷集嶺也與車廷惠諸酋雄據一十五寨環四面二百餘里自上世為州縣患正德中官軍屢討之歸降然盤互如故時懷集有金鵝松栢龍嶺坳七諸酋賀縣有大灣磨刀深埔佛婆企塲黃沙諸酋開建有水細白蓮諸酋往往相結起公行劫略常與

蠻司合誌 卷十五 三

流賊陳龍洲破州縣殺百戶朱裳萬歷初約懷集民高雁梁高庫黃遂梁元珠謝生等十餘人殺把總羅定朝與賀縣叛賊蘇應曉金敬李用庄略樟木寨梅花峒殺居民金氏數人久之秀珠失耕牛伴為報怨擊鮮造釀聚黨數百人走開建封川略寧峒蔡村耕牛二十五頭殺九人鹵七人還是時村落畏秀珠甚皆東西遁走獨西村寨鳴銃砲如雷擊賊死數人于是開建知縣范調元蒼梧知縣李自巽移守巡管大勳來經濟使懷集典史陳濟提南龍鑼鼓營兵追逐生得鄭安梁三羅黎保等遂請都御史吳善徵兩廣

總兵戚繼光呼良朋徵兩廣官兵及羅定東西山泗城郭康諸土兵分為五道命參將戴應麟等擊金鵝松栢坳七諸寨斬秀珠率胡通等進破深埔佛婆坳白蓮黃沙龍磨大灣磨刀企塲諸寨斬區世奇率亞養歐福正等奪獲牛馬器械無算餘賊悉奔青水尾鐵帽古婆大山飯甌埔諸寨復進破之斬鄧仕蘇運進等于是銅鐘牛欄丁口約四百人俱踵懷集縣庭中叩頭願為撫民從之上乃爵賞諸有功而安輯諸寨時叛賊李川庄久阻匪羊橋峒不出至是峒老亦縛獻軍門梟示無敢抗者

蠻司合誌 卷十五 四

思明土官黃武崇于國初歸命給府州印各一以長子黃忽都為思明知府次子黃均授為思明知州忽都數傳至承祖均授數傳至泰則兄弟也泰有七子長子恩詔次子恩錫先後死遂以三子恩隆行州事而奪兄恩詔妻趙為正妻次兄恩錫妻黃為次妻黃同姓實承祖姊也趙生三子長拱極次拱宸次拱闕黃生二子長拱廷次拱聖時州印貯太平府庫萬歷八年始以從征功給印予冠帶第恩隆寵黃甚慮他日拱極嗣印當予拱極因謀之承祖預書拱廷當承襲予領印券而復以承祖會侵其田土如黎龍白

鷓鴣蓬那橫那煉諸村索清還不得與兵與承祖仇  
殺遂大悔謂承祖實憾我他日豈肯為我子孫計久  
遠會病瘵大書遺命取族目恩祐黃冕及州民舉結  
悉付印券與拱極而恩隆遂死既而承祖謀釋憾拱  
極與兵入州仍索還向所奪村寨且以立拱廷為名  
與拱極搏戰拱極勢不敵請于都御史吳善御史黃  
鍾願遣他官行州事而以指揮楊桂芳往鎮其地亡  
何拱廷得喉疾承祖視以醫其母黃及婢金蓮的臺  
親奉藥餌竟不起承祖與黃揚言拱極既死廷死  
不法當奪襲與弟拱聖提府兵來州以黃受周佛為

卷十五

五

左驗執拱極及弟拱宸索州印會楊指揮至拱極託  
言印在指揮所承祖叱農二僉指揮衣裸之實無印  
于是錄土吏鄭鎮于柱鞭之百使供所在而以次裸  
拱極妻許拱宸妻趙乃得印許衣間奪予拱聖去釋  
弓絃勒殺拱極并殺弟拱宸拱闕及母趙以板盛拱  
極與母屍而縛拱宸拱闕屍以蔑燒灰播江中拱聖  
挾印擁大蓋陽陽為知州論功陞土兵鄧寧農二等  
為哨頭而罰恩祐黃冕金遂繫拱極妻許拱宸妻趙  
于獄察二氏有身以錐鑄繫兩手高懸之欲因而墮  
乘其腹時南寧太平移左江兵備請于都御史吳善

下兵備統兵逮捕拱聖奪印封府庫會許生一子名  
黃世延許之外家弁訴于都御史都御史救釋許并  
世延使外家領去而逮拱聖赴太平府對簿時龍州  
江州龍英太平全茗恩城諸州及下當上映諸土峒  
皆發憤為左驗乃坐拱聖死而以印封太平府庫令  
世延襲職其母許代為官且令太平諸生黃恩承土  
目鄭鎮輔之俟世延長給印當是時南大二府議請  
以州改隸他府而黃冕等以本州賦稅故輸南寧隸  
南寧府便及事間廷議謂思明去南寧四百餘里去  
太平百里當屬近者于是析拱聖思明市被黃承祖

卷十五

六

冠帶而以思明隸太平如初  
黎福莊者平樂上四屯酋長也其地近樊屯通廣東  
大羅山隆慶中福莊常與男黎天龍召諸獠大略富  
川并橋及鍾川厝寨已又略霞江龍眼寨萬歷二年  
遂與獠人率六哥等大寇鄧塘廖屋村因圍石面山  
執歐舉人索金錢贖還會富川割二五圖賀縣割昭  
賢鄉建昭平縣福莊伺隙約下四屯酋長周淋湘率  
方相等及大羅山流賊千入直走賀縣桂嶺逕使李  
廷鼎提兵邀擊賊少却走大桐江而是時白日與五  
指崑險阻可守在正德嘉靖間帝征討弗克以故會

長盤福成專為保姦而福莊依之且合昭平諸民屯  
小倫擊牛酒揚兵突犯府江合指揮何伯堂行縣聲  
言度田州出不意驟執福莊于廣運堡復與致軍門  
乃遣使持檄指示天龍有如此幸方相幸六哥來獻  
得除罪弗治天龍不受命且結蠱土龍村糾焚屯諸  
備抗戰時都御史吳文華救徵向武常安福祿土兵  
募遷江民兵屬守巡陳應春沈子木等統指揮進勦  
破其洛容荆峒北賽諸巢而後環白目五指斬獲甚  
夥獨天龍轉戰不已終遁去追捕無有越六年平樂  
通判朱應辰議請立上司于賀縣里松八峒而以把

盤司合誌  
卷十五

七

總黎那伯往臨之且立堡于江華隘口設兵五千人  
以鎮其地詔可于是天龍置勿問而其時有黃那緣  
者  
黃那緣鬱林酋長也其巢近北海廉州合浦銅鼓諸  
屯白上代為邊疆患成化中曾擊破其巢至萬歷初  
生齒日繁嘗與北海酋長黃章第椎牛與諸獠約合  
五六百人竝馳木頭木綿大坡羅克金頂樟木諸村  
南略人民畜產縱兵焚廬舍去乃復招集城隍諸山  
友狼而竄之傳白沙田之間大入寇興業諸縣兵巡  
王原相告于總制劉堯誨徵七十六雲北科連城指

揮李汝賢等提營兵及戍梧土兵五屯旗軍先後環  
至那緣見官兵盛自度勿能敵皆遁匿故巢于是屯  
兵興業橫州烏蠻甜萊橫石磯嶺鬱林道上先獲躡  
梁善富黃四覃全諸寇然後分取樂諸隘以討禽那  
緣等雜破木頭城隍石磯塘表峽峒銅鑼諸巢而諸  
賊盡平

羅旁諸獠者盤瓠裔也在嶺之極西與甯廉相接周  
一千五百里多林木巖洞自費冥晦猶生長其中出  
入跳躡間亦自逃所歸往但以峒姓為別號峒獠獨  
遇征代輒走他旁寨閭匿且多兼名如孔子成曰孔

盤司合誌  
卷十五

八

紹太麗力王曰麗公定麗勝龍曰那勝龍弟毋爾匿  
亦莫得別識又四方亡抵于巢者號浪賊為猺耳目  
峒長鳳三舍陳地平盤大而倡亂殺人奪旁近因屯  
殷正茂為總督議討之會遷去不果繼以郭守乾進  
兵行至隘口遠巡不敢入乃遣使撫諭猺浪多就撫  
者因名降猺曰良猺浪賊曰撫民然旋撫旋叛官軍  
時入其藤蠟密漆砂椒之利爭相掩匿居民受害者  
誦下跡捕不可得及有轉而沉諸江者萬歷四年總  
制凌雲翼赴官度此屬非川間不可乃以便宜擇術  
所官十人奉檄以往約令願降者皆詣招撫使自占



姓名書于冊招撫使得窮其根株窟穴所在始集眾  
將議皆曰猗峒荒昧難用兵且兵力不敵時一老軍  
請言事進曰猗所畏惟狼兵徒以調至不給賞使自  
拾略故無功若先賞而鼓其勇猗不足平也從之請  
于朝乃徵狼兵十萬人浙兵五千人合土兵凡十五  
萬人于肇慶設靖夷道起副使李材蒞之張元勳總  
兵是時東山則有富祿之險栗子之險羅石之險禮  
四之險富林之險雙洞之險灣口之險西山則有都  
門之險古考之險鳳凰之險龍山之險兵分十道  
偏將朱玉軍羅勇到天慶軍龍水陳璘軍信宜王瑞

卷十五

九

軍岑煥楊璠軍宜春陳典軍新興倪中化軍德慶黃  
允中軍伏喇徐天麟軍南鄉侯熙軍茂名參政沈子  
木趙可懷周浩等兼監軍督餉下令狼兵斬一級者  
賞銀一兩皆大喜赴鬪甚力自四年十月至明年三  
月諸巢悉定凡破五百六十四所斬一萬六千一百  
四級俘二萬三千餘人降者六千四百餘人奪還被  
虜者萬有餘人捷聞先是龍水縣斗絕在東西山之  
中孤懸賊巢設一千戶所僅供城守瞭望之用至是  
陞為羅定州設神電衛且于東菱喇設東安縣西山  
大峒設西寧縣東安南六十里日南鄉又西南一百

里曰富縣西寧東南七十里曰封門又南一百二十  
里曰函口設一守備兵一千二百人往來巡徽改營  
西巡道為兵道駐羅定州雲翼右都御史張元勳  
右都督告廟宣提至七年東山浪賊誘撫猗與西山  
岑溪及六十三山七山諸喇賊及逃卒亡慮千餘人  
犯思慮燈心大傘諸營殺哨官張文明丁天祿等既  
又犯封門所食事侯應壁引把總五科擊破之斬首  
捕酋二十三級於是御史龔懋賢以其狀請及明年  
巡撫使使者齎新印至州州遣典史梁有遠還送舊  
印行至道州賊邀殺典史奪其印去故事自南江至

卷十五

十

石狗營屬東山自石狗營至連灘屬西山而以晉康  
巡檢使巡緞江上皆以辰時發舟至是失事自守將  
以下至巡檢使均坐劾參將陳璘請戴罪立效乃與  
朱文達進攻石牛青水諸巢斬首三百六十六級虜  
獲器械二百五十有二奪還州印此皆紅豆鐵場餘  
黨巢所未撫之寇也璘遂留鎮羅定兼備東安西寧  
二縣未幾部下九百餘人忽走江上奪舟遁去蓋神  
將侵漁而撫民江子德等憤而為之倡也行至清遠  
所過剽掠璘遣兵襲執子德等斬之餘皆歸降至十  
一年東山建武安王廟長春寺璘調營兵三百人充

役且令各出金錢以施時正月積雨役者多怨適後  
營隊兵由白眉喇至右營隊兵由南山至並轉水東  
門飲醉略商民米菜哨官劉一鸞譙責之營兵執鸞  
杖幾死遂反東安知縣陳公大從城頭撫諭不聽鸞  
率兵追及斬首惡黃玉及其黨百人餘逃入賊寨糾  
合撫衛及守備歐泮所部叛兵竄廣西劫陸川北  
街璘復擊破之斬八十四級御史梅淳誣劾璘虛冒  
軍餉激變力辨得白乃復擊餘賊斬二百餘級時總  
兵戚繼光方至亦在軍

卷十五

十一

才雄為二酋其先皆安南夷嘗歛石城寨願為臣僕  
因得充蛋戶阻烏免多浪為險招致大賈侵禁池盜  
珠禁池兵衛故其設蛋自度不敵乃陰集四方亡命  
出劫前此酋長羅漢卿阻中路港諸偷襲殺之於是  
他酋會國賓以三十艘入海康萬歷改元犯北海明  
年犯上村至四年犯合浦冠頭嶺五年犯未安還入  
太廉所既而悔禍肉袒請歸命其七年作為珠商所  
迫鼓棹而入于海因犯南板村殺周英擒林一嶺西  
兵備使招之降復降是年觀陞才雄亦以十八艘入  
合浦犯乾體村斬蛋民林三焚殺男婦六人其後又

犯安南未安州官軍逐之急仍遁還烏兔烏兔北枕  
高山南濱大海可為窟穴乃採大木十附以上者建  
屋居令部曲相保為壘壘聯校木柵開東西二大門  
而封之獨啓南一門而海通出入誠門者勿輕啓凡  
啓必張旂志鳴金鼓笳吹閉亦如之夜用邏卒數十  
人銜枚擊刁斗道上至日出乃已乃椎牛饗諸賊  
治船艦三十艘出海九年犯斷州當是時斷州去未  
安所近有百戶張祿備白沙哨千戶田治備濱港哨  
皆援棹擐甲出戰祿攻其東治攻其西治長于擊劔  
橫行諸蛋中諸蛋中常之輒創願備強寧赴木死勿

卷十五

十二

受創以故創所及祗斬九級生獲林紉武等八人而  
餘死于水自是之後蛋人自以為勿及也無何蛋中  
亦募善擊劍者出指治治久易蛋不為意蛋倉卒圍  
治治及兵士王致祥皆身受創死於是都司陳居仁  
廉州推官汪堯卿引白鶴寨兵追逐斬吳三等數級  
觀陞陽陽令榜人擊鼓還寨復突入東山殺軍人鄧  
邦進吳得賢等嶺西分守張明正海北分守陸萬鐘  
及分巡徐時可薛夢雷請于總制劉堯誨遣樓船軍  
以二十七艘為西哨把總李如桂統之以二十一艘  
為東哨指揮文濟武統之且分兵斷其走路賊度勢

不支間大兵至夜半從欖樹港逃之井村官軍追之  
生獲蘇觀敬陳鵬爪等一百一十九人保姦李志岳  
等二十一人及再追生得蘇觀陞蘇觀祥等七十二  
人保姦王廷幹等一十人足時大風從西南來蛋舟  
多泯溺死者無算而前後斬捕不下四五百人諸蛋  
狼狽有林允厚者倡曰與我散蛋死曷若聚蛋詣軍  
門唯將軍命之或尚有贖蛋哉眾曰諾獨會長陳  
泉不從諸蛋乃縛泉及蘇三等獻將軍將軍赦之而  
周才雄者別為石城將所獲眾皆定其後梁本豪復  
亂

卷十五

十三

梁本豪者亦廣海蛋會也先是海賊會一本稱雄海  
上豪與馬國政陳世元誘一本入城一本死豪竄于  
海曲賊黨漸集乃有梁木明馬木高石志和布尚韜  
諸會合千餘人往來波羅香山三水東西海日夜習  
水戰所制船勝或八櫓或十櫓不用榜人諸蛋自操  
溜乘風盪波濤中倏若閃電一旦有緩急輒走入水  
水不能為火俗號人獺其族女子勇倍于男男少時  
俸力及過于壯者以視海上官軍一可當百官軍逮  
捕即百不得一第捕急則山中編氓為保姦者往往  
藏諸偷于家深閭之官軍在門門中無老少男女皆

出視堅稱此門中無次不稍開口前此海賊誘倭奴  
入寇頗得利本豪既東結倭奴乃復往西番交歡林  
道乾約寇會城總制陳瑞御史羅應鶴與布政李江  
按察趙可懷等計議謂本豪會殺千戶漢漢典史林  
煌鹵執通判駱秉韶等情罪重大且復與倭奴林會  
相依為奸此不可宥請復廣州標兵治戰艦進討初  
漁人楊玉在長沙港見倭操舟人不滿八十既而漸  
眾則皆海上人無賴往附之者故海上俗慣造烏槽  
橫江船因緣為利頃以徵稅苛報罷海上人無以為  
資皆闕入倭舟總制乃移總兵黃應甲令先逐倭舟

卷十五

十四

倭舟沉溺不敢前時諸蛋方劫略沙頭鄧氏執其男  
婦索贖金指揮徐瑞陽住老萬備倭把總張容正住  
虎門泰將楊為棟白翰紀備外海游擊沈茂指揮王  
權備內海分守周之屏同知朱一相營居中皆令乘  
白艚大艘不足則借及漁艇分道竝出鏖戰沉賊船  
八十餘生獲本豪等一千二百餘人俘獲三百餘人  
斬首二百六十餘級聽撫者無算凡倭番土人之在  
蛋者皆殲之然後奏捷告廟論功賞如例  
馬人接馬而生猶槃瓠之接犬生也其族亦嫪偉人  
道如馬然天啓中有馬都子者願輸賦與日本貿易

竊載日本女二人還寨聚族帶淫之二人不勝死而  
乘諸海日本佔過儋州聞其事于國國遣兵駕戈船  
一隻向都子問罪都子懼時浪民歐球通洋去留母  
妻女婢在寨都子出球妻女并婢合四人倍償之適  
球客日本見妻女大恨向日本乞贖而身借日本兵  
百人殺都子寨殆盡海防守備聞于撫撫不問一云  
馬人印漢伏波將軍馬援之卒逃海傍者歲久成爲  
族日馬姓以食蜃涎水涵墜故每豐下體而無毫毛  
居不以捕鱉爲業韓愈詩有云龍戶馬人是也龍戶  
卽蜃人一名崑崙奴以舟爲家能入水三日舟人以

蠻司合誌 卷十五

十五

繩繫其腰繩動則緣繩起或爲蛟龍所害則有血一  
縷浮水上曰蜃死矣顧其族分三種能入水取魚者  
曰魚蜃取蠔者曰蠔蜃入山取材者曰木蜃木蜃不  
入水但編蓬水際居之近崖州  
黎岐瓊州鴨上蠻也相傳有女麻居感南風生蠻故  
其地有黎母山而卽以黎名其又名岐則請蠻有折  
居五指山者五指者岐也第名雖有二而總爲一黎  
其歲時輸粟縣官者爲熟黎否爲生黎皆環山起巢  
寨而生黎居內熟黎居外其山在瓊萬儋崖之中高  
峻出霧靄中久晴海氛清廓黎人時見翠尖如浮空

中然山水分流而下惟熟黎分隸諸州縣耕作其地  
供稅役生黎所居絕遠外人不能跡不供稅役然至  
于山巔雖生黎亦不能至也黎性慄悍兒能引弓習  
矢少長則射糜市皮于漢取利其力田不耕以牛躡  
土而糞以木葉出入弓矢不釋手雖燕飲亦然弟見  
漢火器則遁走不反顧自尙主以下咸采葵葉爲屋  
有如窩棚富者乘馬鳴鏐貧則否懸結蠻服飾以毛  
羽女子皆跣足獨刺而爲花文耳環褲一筒年將笄  
置酒會鄰嘲春時鞦韆亦如之凡男女出遊歌舞呼  
答名曰作好設有相竊成婚者父母勿禁但以牛馬

蠻司合誌 卷十五

十六

之多寡爲婚禮厚薄顧勤女紅得漢綵帛折色綵輒  
和吉貝而織之爲花所稱黎錦黎單是也其地產沉  
束黎初不識廣商闖出財物公請爲買名曰香仔然  
黎之爲亂則實廣商多導之在唐爲瓊晉之地宋紹  
定以後黎人王氏往爲寇屢起屢滅元至元間將軍  
朱斌捕得生口二萬三千八百二十有七峒六百刻  
石五指黎母而還高皇帝平廣東獨深峒生黎不至  
海南諸將軍並稱兵討之爲立十舍然終不可羈縻  
也永樂中大學生潘隆請往招黎上賜隆視如縣秩  
使往諭之亡何黎人陳忠等舉兵隆指請朝見後成

化五年僭州七方黎符那南稱亂指揮使王璠發兵  
 破之既而落密喇符那推又亂副使塗乘又發兵破  
 之至弘治時勦符南蛇叅議劉信獨敗績幸伏羌將  
 軍毛銳率漢達狼士兵十萬出僭州城大潰斬殺幾  
 盡其後嘉靖隆萬之間又復偏強鹵千戶執州判知  
 縣殺丞史莫敢誰何萬歷十四年長田喇出掠兵備  
 使執而戮之會草子坡諸黎喜報復召眾來寇戰于  
 長沙營于是兵備使提兵出自禿嶺同知董志毅提  
 兵出萬州訓導林立提兵出萬陵共斬首百餘級黃  
 村田尾諸喇皆旬旬請降乃已初黎習馳射發三十  
 步內偶不中格輒謂漢人不當死其大言如此因自  
 稱阿弓神弓至是民謠曰弛神弓來歸降

卷十五

十七

殊域周咨錄序



古之善謀人國者莫不以鑒於成憲  
為急務故魏相好觀故事蘇環多識  
舊章至富弼則請選官將三朝故典  
分門類聚編成一書俾為模範皆是  
意也况於制禦夷狄其關係治道尤  
大能不遵先王之道而可無過者否  
矣粵我

二祖

列宗內既順治外自威嚴九夷八蠻梯  
航承德而其所以懷柔之者不越乎  
文告之脩威攘之令而已文告則責

諸使臣其間招徠有術宣對異且剛  
柔變化幾不可測若沈秩之諭渤泥  
者是已威攘則責諸帥臣其間經畧  
有方戰守異勢情偽緩急間不容髮  
若張輔之征交趾者是已至於鄭和  
以使往西洋而戮其叛王毛伯温以

帥討登庸而受其款塞則二者又交  
相為劑其成憲昭然皆可鑒也頃者  
諫議姪紹峯子携所著殊域周咨錄  
為餽且敦乞叙言予聞中閱之乃知  
其行人時手輯名以周咨者因靡及  
之懷動操訪之博蓋專以備使臣

命外邦之敵而帥臣敵愾干城之策必具焉予因論

國家纖芥之恙在東南莫狡於日本在西北莫蔓於鞞虜日本之通初倚使臣故自宋蘇卿爭貢之後獻琛效順金戈久偃而王直一旦蠢動海上禍

殊域周咨錄

序

三

延四省暴骨如莽斯時也材官之糾練芻餉之盈縮以致添將增城

朝廷按

祖宗靖虜之藉而參定之卒致蕩平鞞虜之定惟倚帥臣故自土木遣使以來烽火多警星輅久絕而俺荅悔禍

祈求通市疑信莫持郊勞難保斯時也馬價之高下犒賞之豐菲以致列爵賜冊

朝廷按

祖宗封倭之典而揆制之迄今向化予以是益信文告威攘交相為用而又

殊域周咨錄

序

四

知南倭北虜互藏其馭者矣推之各夷何有哉顯謨遐軌繼志述事其善如此且予幸際

聖明有道守在四夷謬叨冢宰之重任謀保金甌之萬全固願得言重三軍勝決千里之臣以任之且示爾典常

作之師也則欲于

大明會典之外如魏相蘇環條列故章

上之

當宁以為百官承式之考而政務至殷

故未遑耳我姪斯錄也雖於

祖宗之耿光大烈未克蕪摠其全若干

殊域周咨錄

序

五

富弼之請門類分編則豈非為天下

九經中柔遠人懷諸侯之模範哉故

喜其有合予旨而序之 昔

萬曆癸未三月吉旦

賜進士第資德大夫正治上卿吏部尚

書滇浙居士寅所嚴清撰

殊域周咨錄題詞

夫男子始生懸桑弧蓬矢以射四方志有事也夷  
戎蠻狄不出覆載孰非四方之極而為男子所有  
事者乎粵自王者無外殊疆一統故伊尹定四夷  
獻令正東越漚剪髮文身令以魚皮之鞞較腋利  
劍為獻正南甌鄧桂國百僕九菌令以文犀翠羽  
菌鶴矩狗為獻正西崑崙狗國關耳貫胸令以白  
毛紕劉龍角神龜為獻正北空同大夏莎車代翟  
令以白玉良弓駒駘駃騠為獻是豈聖人斤疆土

殊域周咨錄

題詞

一

寶遠物哉亦以德威所感凡有血氣共惟帝臣焉  
耳然一來一往禮無不答則所以口啣天語身駕  
星駢報聘宣招傳綸綍之温煦布聲靈之赫濯而  
使中國常尊外夷永順固使者職也以比男子有  
事其責不更重且切耶由是則遐覽旁通以備將  
命於上采風於下者自當無所不周矣

明興文命誕敷實廷執王之國梯航而至故懷來綏  
服寶冊金函燦爛日而行人之轍遍荒徼矣我  
聖祖之勅本司有曰稽道里之遐近識其緩急驗其



辭色進退節度規矩弗移斯

聖謨也夫豈為我中邦之使告哉九以訓承異外域者耳蓋方今天下車書混同驛路有版藉儀禮有注式皇華屈止雍容委蛇導揚休命罔不承聽所謂節度規矩不肅而中者也惟彼夷酋言語不通心志叵測王人往臨恪順威旨者雖云其常而間有匪茹反覆狡猾二心或以脅羈如西域之於傳女或以利誘如高麗之於祁順挾詐多端變生俄頃則我所以守正出奇剛不取禍柔不取辱以萬

殊域同咨錄

題詞

全

天子之委重者其急緩辭色誠不可不慎

皇祖訓勅之旨良有以哉曩予備員行人竊祿明時每懷靡及雖未嘗蒙殊域之遣而不敢忘周咨之志故獨揭蠻方而著其使節所通俾將來寅案或有捧

紫誥於丹陛樹琦節於蒼溟者一展卷焉庶為辭色進退將命採風之一助也然其間力討之畧守禦之策

列聖威讓之謨諸臣經畫之論隨事具載雖以著一國之始終要亦官守所係不可缺焉何者蓋行人奉使條例其凡有九而有口軍務者有目整點大軍者則武事乃居其二非特司禮文之末而已況國家每有征伐必以行人為之先論故

太祖欲征緬甸則遣李思聰詔其罷兵

成祖欲討安南則遣朱勸許其贖罪以干戈取之而

不足以口舌伐之而有餘君子稱行人之職與將

帥相為表裏置其然矣豈可曰軍旅之事吾未之

殊域同咨錄

大詩

學邊疆之籌吾未之任而漫焉廢講哉乃備錄之

而并附其詩文道里風俗土產之類非徒誇文煇

武而實服膺

聖祖之訓周爰詢度猶恐有遺識焉耳但是錄之作

昔合為使職文獻之外編今因板泐重校分為一

書名曰殊域周咨以畀我僚之便覽云僻居陋巷

不能廣致群籍是以不免掛一漏萬所賴大雅君

子惠賜斧教訂謨補缺俾成一家之言則就正之

心固所願也敢自是哉敢自足哉

萬曆甲戌月正元日

前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紹峰丁嚴從簡識於後瀟精舍

按是錄所輯多今時事而畧於古者何哉蓋自漢唐以來各夷自有成史不必再贅故但揭其大綱以見立國之由可也若我朝之撫馭各夷者其文典藏諸秘館世莫易窺苟有散見於各帙者必盡著之以表國家章程之大以博臣工經畧之猷祇惧其語焉不詳未論其擇焉不精也至其中有雜說一二亦以原非正史聊廣見聞如賓筵鬲俎之外侑以螺頭龜脚參錯成味俾覽者解頤不至端冕而聽惟恐其臥也乎

殊域周咨錄

題詞

四一

殊域周咨錄總目

一卷

朝鮮

二卷之三卷

日本

四卷

以上皆東夷

琉球

五卷之六卷

安南

總目

七卷

占城

八卷

真臘

暹羅

滿刺加

爪哇

三佛齊

渤泥

瑣里古里

九卷

以上皆南蠻

蘇門答刺

錫蘭

蘇祿

麻刺

忽魯謨斯

佛郎機

雲南百夷

十卷

吐蕃	
十一卷	榜葛刺 默德那 天方國
拂菻	
十二卷	
哈密	
十三卷	
土魯番	
十四卷	
赤斤蒙古	安定阿端 曲先 罕東
火州	
十五卷	<small>以上皆西戎</small>
撒馬兒罕	亦力把力 于闐 哈烈
十六卷之二十二卷	
韃靼	
二十三卷	
兀良哈	
二十四卷	<small>以上皆北狄</small>
女直	

殊域周咨錄卷之一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東夷  
 禹貢曰祗台德先東漸於海若與曰海隅出日  
 罔不率俾則知溟渤之區雖非正朔所加要皆  
 文德所徠自古稱藩獻珎者已極嶠夷之外尚  
 已肆觀隋末如裴世清使倭奴而有儀仗郊迎  
 之盛錢勰使高麗而却金器四千之餽矯矯二  
 星迹震東表名揭方冊猗歟休哉仰惟  
 大明當天窮荒極壤咸在照臨而海中諸蕃春先得  
 於陽谷氣早回於扶桑其所被  
 帝德光華比之他國為獨渥焉行人乘帆而至絲綸  
 一布拜舞惟呼如太陽東升而金磔沙明霞光  
 電閃川鳴谷響海水立而海若咸也然則使者  
 其捧日之雲乎哉雖曰鯨波萬頃蜃氣千里時  
 多不測所仗  
 天子神威馮夷先驅天吳效順百靈秘怪呵護畢出  
 又何足為皇華虞耶故採其方域正東則有若

朝鮮有若日本東南則有若琉球而皆東方之夷錄分四卷以為耶

詔青澗者之博喻也叙東夷

朝鮮

朝鮮周封箕子於此同三恪不臣朝鮮云者以其在東取朝日鮮明之義也秦屬遼東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并有其地三傳而為魏所滅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入

殊域周咨錄

朝鮮

據其地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并古新羅百濟而為一建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常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其主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為界入本朝

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

列聖廟號俱一揭於此卷餘以年號為紀遣符寶

郎僕斯奉璽書賜高麗國君主額書曰自有宋失

馭天絕其祀元非我類入主中國百有餘年天厭

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夏潑亂十有八年當群

雄初起時朕為淮右布衣暴兵忽起悞入其中見

其無成憂懼弗寧荷天地眷祐授以文武東渡江

左習養民之道十有四年其間西平漢主陳友諒

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粵數定八蕃北逐胡君

肅清華夏復我中國之舊疆今年正月以民推戴

即

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惟四夷未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三

服故遣使報王知之昔我中國之君與高麗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賓蓋慕中國之風為安生靈而已朕雖不德不及我中國古先哲王四夷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餘不多及

按帝王之馭夷狄有本有文所謂本明德是已

所謂文明命是已非明德之修固無以感格其

良心而使之慕非明命之宣亦何以攝服其邪

心而使之畏哉矧胡元入主中國其時諸蕃皆

以醜類相視莫肯臣屬積習已久我

聖祖方混一區宇聲教猶未覃及其可無報諭之令乎自是招徠讓責渙汗過馳難以盡載每國各述其首所頒詔及因事有宣者用昭

皇靈漸被之實焉

二年正月國王王顓上表賀即位遣使資金印賜之并賜大統曆仍封為高麗國王命三歲或二歲遣使朝貢國王則世一見 三年定鄉會科試條格詔高麗安南占城等國如有行修經明之士各就本國鄉試貢赴京師會試不拘額數選取是科高麗

殊域周咨錄

卷四

四

貢士入試者三人惟金濟登第授東昌府安丘縣丞尋以不通華言請還本國詔給道里費遣之

上遣禮官徐師昊往高麗代祀其國山川之神

學士宋濂記曰

皇帝受天明命丕承正統薄海內外罔不臣妾德流

惠敷浹於神人粵洪武三年春正月二十癸巳

上御奉天殿受群臣朝乃言曰朕以菲德惟天惟祖

宗是賴位於諸侯王兆民之上郊廟祠享之禮

朕不敢不恭然而名山大川能出雲雨以澤被

生民者朕於報祈亦罔或弗欽邇者高麗國奉

表稱臣已封其君為王爵錫以金印而其境內

山川未遑致祭非一視同仁之意儀曹其議行

之於是禮部尚書臣崔亮郎中臣趙時恭員外

郎臣蘭以樞主事臣黃肅相與具牢醴幡幣選

志慮深一可通神明之士充使者以行有司遂

以臣徐師昊名上既復命

上出宿齋宮七日始御翰墨撰祝冊至十日庚子昧

爽右丞相信國公臣徐達率文武百司序立龍

墀之左右

殊域周咨錄

卷五

五

上服通天冠絳紗袍復臨前殿默思久之方持香以

授禮部吳置絲輿中導以音樂出奉天門

上親迓至趾送之臣師昊受命惟謹以夏五月某相

甲子至其國某日甲子為壇三墀於南門外攝

行祀事其國王王顓暨諸陪臣先後駁奔以竭

顯相之義當祀之辰天氣晏清海波不驚祥雲

瑞日回旋上下宛若神靈來格僉以謂

天子不鄙夷遠民龍光下被人神俱忻雖鳥獸魚鱉

之屬亦得翔泳於至化之中其於慶幸古所未

觀爭欲勒文於石以垂示於無窮臣師吳聞之自古帝王以天下為一家雖海外要荒之地視如咫尺則公羊高所謂方望之事無所不通者固其宜也肆惟

皇上撫有萬邦一遵先王成憲其有事遠徼山川如此之嚴豈有他哉實為東南民徼福使風雨以時年穀順成物無疵癘而已書曰至治馨香感於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神既歆厥明德洞達無間昭報響答當有洋洋臨乎其上者矣臣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六

師吳不佞請書是以為記以昭宣上德軫念遐方之氓不翅中國者當與東海相為無極云五年高麗王王顓遣其禮部尚書吳季南民部尚書于溫等奉表貢馬及方物表言耽羅國恃其險遠不奉朝貢及多有蒙古人留居其國蘭秀山遁逃所聚亦恐為寇患乞發兵討之

上乃賜顓爾書曰朕聞近悅遠來赦罪宥愆此古昔王者之道治大國如烹小鮮乃老聃之言寬而不急斯為美矣使者至賚王表陳耽羅事宜朕甚感

焉因小隙而構成大禍者智士君子之所慎夫耽羅居海之東密邇高麗朕即位之初遣使通爾王國未達耽羅且耽羅已屬高麗其中生殺王已專之今王以耽羅蕞爾之衆蘭秀山遁逃之徒用朕

之詔示以威福一呼即至削去孳生之利移胡人於異方恐其不可蓋人生皆樂土積有年矣元運既終耽羅雖有胡人部落已聽命於高麗又別無相誘之人何疑忌之深也若傳紙上之言或致急變深為邊民患人情無大小急則事生况衆多乎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七

朕若效前代帝王併吞邊夷務行勢術則耽羅之變起於朝夕豈非因小隙而構大禍者乎王宜熟慮烹鮮之道審而行之不但靖安王之境土而耽羅亦蒙其德矣如其不然王尚與文武議之遣使再來行之未晚王其察焉茲因使還賚此以示是年安置歸德侯陳理歸義侯明昇於高麗理陳友諒之子昇明玉珎之子也初元至正辛卯群盜四起友諒本沔陽漁家子嘗為縣吏不樂會蘄州羅田人徐壽輝與其黨倪文俊等以妖術聚衆作

亂揭黃巾為號友諒慨然從之壽輝攻陷黃州借位稱帝國號天完改元治平友諒初為文俊簿書條未幾亦領兵為元帥因隙襲殺文俊併其軍自稱平章壽輝不能制後友諒兵益強復襲壽輝殺其左右居之江州友諒自稱漢王領兵犯太平挾壽輝以行及陷太平急謀僭竊乃使人殺壽輝以采石五通廟為行殿稱帝國號漢改元大義據湖廣居上流欲與我爭衡攻江西南昌諸郡上親督舟師往援三勝之友諒忿益兵進攻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八

上被圍於鄱陽勢困計無所出親兵指揮使韓成請以身解圍遂服

上龍袍冠冕對賊衆投水中賊遂退迺復整旅相敵凡大戰五晝夜將臣死者三十餘人友諒相持既久糧且盡冒死突走友諒中流矢貫睛而死其臣太尉張定邊以小舟載友諒屍及其子璉奔還武昌復立理為帝

上遣其將羅復仁論理使降理遂詣軍門納款乃封理為歸德侯王亦湖廣隨州人初亦從壽輝起

兵倪文俊陷川蜀令王珍守之既而文俊壽輝被弑王珍遂自據成都稱隴蜀王後亦稱帝於成都建國號曰夏改元大統王珍病卒子昇嗣立始十歲改元開熙毋彭氏同聽政昇常遣使來聘

上登極後昇據險未下乃命湯和為征西將軍率兵討之又命傅友德廖永忠分道進取約會師於重慶於是州縣望風歸附昇君臣大惧其右丞劉仁議奔成都其母彭氏勸昇早降以救民命昇遂面縛郫壁與母彭氏及群臣奉表詣軍門降永忠解縛承制慰撫送至京師某朝見畢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九

上赦其罪封歸義侯賜居第於都下二侯居常壽壽不樂頗出怨言

上聞之曰此童孺輩言語小過不足問但恐為小人鼓惑不能保始終宜處之遠方則繁隙無自生可始終保全矣於是徙之高麗仍賜高麗王紗羅文綺四十八疋俾善待之

按韓成誑友諒以全

聖祖與紀信誑楚羽以全漢高事絕相類固見二臣

之忠勇亦或天生此兩傑以為保護開國之主計耳但當時群雄惟友諒最強我

聖祖鄱湖之戰屢危復安構怨至大也迨其既亡孰有不甘心於其嗣者而

聖祖之於陳理方且委曲遷徙與明昇同優容之其寬仁大度又超出漢高之釋季布遠矣

時高麗猶常為竊寇十年都督僉事濮真承命往問罪被執不屈死之真鳳陽人初從舉義以忠勇被遇有功歷官都督至是往高麗為其所執高麗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一

王愛其驍勇欲降之直厲色曰吾為天朝大臣視爾夷君不啻下風敢以此望我耶王怒欲兵之真大罵曰夷虜爾害吾主必滅爾國爾不知吾夫丈夫有赤心肯爾屈耶即抽刀剖心示之而死王初意止欲迫脅真耳不虞真之死也真死王大懼遣使入朝謝罪并歸真從行兵士

上曰濮真當危難秉義不屈忠節可嘉追封樂浪公謚忠襄表其門曰班超群將志邁雄師時真子璵生甫數月即襁褓中封為西涼侯以報真功

上遣高麗使還以勅諭之曰汝承奸臣之詐不得已而來誑我今命爾歸當以朕意言於首禍之人曰爾殺中國無罪之使其罪深矣非爾國執政大臣來朝及歲貢如約則不能免問罪之師爾之所恃者滄海不知滄海與吾共之爾如不信朕命舳舻千里精兵數十萬揚帆東指特問使者安在雖不盡滅爾命豈不將囚其大半爾果可輕視乎十二年高麗屬夷龍州土官鄭白等率男婦來遼東請內附守將潘敬葉旺以聞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一

上勅敬旺曰奏至知高麗鄭白來降特未審將軍識其計否高麗僻居海隅其俗尚詐况人情莫不安土重遷豈有舍桑梓而歸異鄉者耶中國方寧正息兵養民之時爾與東夷接境慎勿妄生少隙使彼得以籍口符至之日開諭來者令還以破彼奸若吾正而彼邪彼果不滅則師出有名矣其來降者切不可留春秋有云毋納逋逃不然則邊患將由此而啓矣是年國王遂復遣使周誼至遼東計事初元王常索女子於高麗得誼女納之於宮



中後為我朝由使携歸時宮中美人有號高麗妃者疑即此女故

上慮誼挾詐勅遼東都司曰高麗數以誼來使殊有

意焉卿等不可不備勅至當遣誼入京別有以處

之毋使入窺中國 十五年遷故元梁王把匝刺

瓦爾密及威順王子伯伯等家屬居高麗之耽羅

初天下一統惟雲南為故元遺孽梁王所據恃遠

弗臣遣翰林待制王禕行叅政吳雲持詔往招諭

之偉等宣布威德梁王君臣已有降意改館禕等

厚待之會故元太子自立於沙漠遣使脫脫徵糧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卷二

雲南且欲連兵以拒我脫脫覘知梁王有二心因

以危言迫梁王殺我使以固其意禕遂與吳雲俱

被害

上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平侯沐英率師

往討遂進取曲靖生擒其偽司徒平章達里麻師

趨雲南梁王聞敗棄城走滇池島中先縊其妃自

飲藥不死投水而死沐英入城收梁王金印并官

府符信圖籍撫安其民俘其家屬送京師至是乃

命與伯伯等家屬徙耽羅居焉

先是高麗遣使洪師範朝貢及還而溺于海

上以高麗貢使煩數遣故元樞密使延安答里諭意

顯遣門下贊成事姜仁裕表謝貢方物

上令賀正旦使金濟及仁裕偕還賜王藥餌又諭中

書省曰曩因高麗貢獻煩數遣延安答里往諭朕

意今一歲迭至困罷其民涉海險遠如渠往使洪

師範歸國覆溺幸有脫歸者言其故否且致疑古

諸侯事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若九州外

縣番世一見而已貢物亦無過侈高麗去中國稍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卷二

近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畧似中國非他邦比宜令

三年一聘或比年一聘貢物產布十疋足矣丞相

以其朕意諭王諸新附遠邦來朝亦明告以朕意

中書因使者還咨諭之

上又命延安侯唐勝宗鎮遼東勅勝宗絕高麗口舊

歲今春高麗之使水陸兩至此非臣禮暗行侮慢

明彰褻瀆此夷自古侮中國搆兵禍可與絕交曩

漢四伐絕滅其國族魏并伐屠其都晉并伐焚其

宮室俘其男女五萬降并伐城困將亡受降而免

唐四伐斬首五萬獲牛馬八萬餘夷王滅等戮于市遼五伐焚其宮室斬亂臣康肇拔十餘城金一伐元五伐夷王京號羅捕殺之號羅以故竟為元牧馬之野爾出征遼左使至送米勿令其還以絕彼奸計未幾高麗使復至勝宗察其奸奏之

上諭勝宗曰高麗今春使至賄賂京官甚重內有一單云上等人若干中等人若干觀此甚無禮受賂者少有知豈不報哉今爾知誘而能奏由豫不得獨名千古矣遼壤東界鴨綠江北鄰曠寨非多算

不能守慎之勝宗在鎮威警惠懷兵民輯睦防奸

禦侮勝宗諱諤人年十八挺身來歸多著勳績封侯與世券

按四來主雖中國盛事然賞賜宴勞其費頗

鉅且使者瀕至與華人情孰親伺機密固當防

其漸也至其開單餽賄雖在彼或可私覲以將

敬然在我不可私受以啓侮我

太祖嚴示禁戒乃謹微之深意豈特為厚往薄來惜

此費而已哉

上命市高麗馬萬匹索闍人二百 詔表高麗婦人

郭氏為節婦初郭氏為遼東民伯顏不花妻其夫

被元將納哈出所殺郭氏居渾灘自縊死於馬樞

又伯顏之從父高希鳳藥師奴亦死於亂希鳳妻

劉氏罵賊而死師奴妻李氏携其子文殊孤姪僧

保往高麗避難至中途度不能兩全以其子差長

棄之獨携姪以行後訪得其子復歸守夫墓又希

鳳從子高塔失丁被仇陷死其妻金氏與姑邢氏

俱自縊事聞命表其家為五節婦之門

按從一之義婦與臣同然人臣不仕二姓完名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三

無忝者鮮矣而况一門五婦同秉堅剛不其難

乎况郭又生長高麗豈知有中國詩書禮義者

耶何以能爾也母乃天稟介石之性不間夷華

馬耳宜有以來宅里之旌也因念國初保寧城

中有韓氏女年十七歲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

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

中七年人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明王珣兵掠

雲南還遇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

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以貞女稱之夫韓之全

身軍伍與太蘭正同而李之携姪棄子與鄧伯道何異此尤傑然可述者誰謂古今人不相及耶敢併及以著二奇焉

十六年高麗遣陪臣張伯崔涓來貢方物

上以其歲貢不如約五載不庭今又非時而至悉却之命禮部咨諭其國

十八年 高麗國王王顓卒謚曰恭愍無嗣權臣

李仁人迎辛旽子禍主國事昏暴自恣多殺無辜至欲興師侵犯遼東大將李成桂以為不可乃止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四

禍自知負罪惶懼遜位子昌國人弗順啓請恭愍

王妃安氏擇立宗親定昌院君瑤權國事瑤昏迷不法聽信讒說離間勛舊國中臣民多被殺戮其

子奭復疑駭無知荒於酒色衆以安妃命廢瑤退

居私第推門下侍郎李成桂主國事二十五年高

麗知密直司事趙胖等持其國人評議來奏戴立

李成桂之意成桂即仁人之子也世擅國政初王

顓之卒或謂被李仁人所弑辛昌主國日成桂嘗

代請入朝

上不許及是瑤使子奭入朝瑤歸瑤使被廢

上得奏謂東夷限山隔海非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

隱曲未可遽信之乃命禮部移文高麗從其自為

辨教成桂於是使王氏更名且徙居漢城遣使請

改國號詔更號曰朝鮮遣儀制即熙光宣賜之

修撰黃觀贈光詩曰東服來王荷寵褒遙宣聖

澤屬儀曹九重錫子

皇恩渥萬里馳驅使節勞人仰中天紅日近星環地

極紫微高來迎父老應相語風不鳴條海不濤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五

勸建文 忠臣也

且既得國進表貢金觀等方物納前恭愍王金印

請朝鮮印及封王詔命其表有犯上字

上怒下使者更言此表鄭集所撰詔還所貢進索撰

表者其懼即以鄭集來獻

上命安置雲南仍申諭遼東都司禁邊人不許通朝

鮮人往來界上亦不許商賈貿易坊末遠絕之 遣

使送故元梁王即把匝剌之孫愛顏帖木兒往朝

鮮賜鈔五十錠為道里費且命朝鮮送至耽羅國

依其親族 二十六年朝鮮陰令守邊千戶招誘  
女直人五百餘潛渡鴨綠江將寇遼東守將謀  
知以聞

上惡其自生釁端遣勅責之勅曰李旦廢絕王氏自  
取其國朕以爾能靖東夷之民聽其自為聲教逾  
月方來謝恩何其不知尊卑之分乎朕聞金世宗  
時高麗進表啓函惟小石數枚及賀正稱進王帶  
驗之乃石世宗由是興師破數十城此前代事之  
可見者也近者爾國入貢復以空紙圈數十雜於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六

表函中以小事大之誠果如是乎爾之所恃者以  
滄海之大重山之險謂我朝之兵亦如漢唐耳漢  
唐之兵長於騎射短於舟楫用兵浮海或以為難  
朕起南服江淮之間混一六合攘除胡虜騎射并  
師水陸畢集豈漢唐之比哉百戰之兵豪傑精銳  
四方大定無所施其勇帶甲百萬舳舻千里水陸  
渤澥陸道遼隙區區朝鮮不足以具朝食海何足  
以當之雖然際天所覆皆朕赤子明示禍福之機  
開爾自新之路朕亦將容爾以安夷人若重違天

道則罰及爾身不可悔後又著於訓曰李仁人及  
子成柱自洪武六年至二十八年凡殺王氏四子  
姑待之

按隋煬帝以征高麗而亡國唐太宗以伐高麗  
而致悔凡以好大喜功不恤民命之為累耳我  
聖祖之於李旦忍其詐侮或擯絕之或切責之諄諄  
然以口舌代戈矛豈其力有不足哉亦慮師旅  
一興肝腦塗地故也不惟示包荒之量實寓好  
生之仁卒致內寧外威而朝鮮賓服迄今晏然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七

為我四輔不可以觀  
聖祖宏遠之畧也哉  
旦後復遣使朝貢迺許其通旦老請以子芳遠襲  
爵從之

成祖文皇帝永樂元年賜芳遠金印誥命冕服九章  
圭玉佩玉妃珠翠七翟冠霞帔金陸叉給象牙犀  
角春秋會通大學衍義通鑑綱目列女傳等書腦  
麝沉檀白花蛇等藥 十七年芳遠老請以子樹  
嗣時國家遷都北京比南京距朝鮮為益近以後

仁宗昭皇帝洪熙間

宣宗章皇帝宣德間每歲凡

萬壽聖節正日

皇太子千秋節皆遣使奉表朝賀貢方物其他慶慰

謝恩等使率無常期或前者未還而後者已至雖

國王不世見然事天朝最恭謹天朝亦厚禮之異

于他蕃每朝廷大事必遣頒詔于其國告哀請封

必遣近臣及行人弔祭冊封之例以為常又是國

王芳遠卒謚恭定

殊域周次錄

朝鮮

卷五

上遣翰林官端木孝思往祭吊并賜嗣王袍五經四

書性理大全通鑑綱目

金幼孜贈孝思詩曰曾同載筆侍蓬萊文采煌

煌映上台奉詔又從天上出驅車還向日邀來

新亭樹色連征旆驛道梅花點酒盃好為吾皇

宣德意早春先候使星回

五年禱遣使獻海青鷹使還

上賜王磁器諭禱王國中多珍禽異獸然朕所欲不

在此後勿獻

英宗睿皇帝正統初年賜國王遠遊冠絳紗袍翼善

冠龍衣玉帶王奏乞弓材牛角特許感買五十枝

景皇帝景泰間禱卒

上遣翰林編修陳緝熙往封其子珣

按緝熙幼時其父鑑為熊大理竄戍遼東以死

其母更嫁一百戶緝熙依壇官施道常為徒讀

書刻苦戊辰進士及第除編修欲見其母求使

高麗使還果迎其母與父喪同歸葬于故丘此

與宋之杜羔認失母于深潞得父墓于梁村者

殊域周次錄

朝鮮

卷六

心尤為切非至孝所感何以致是哉

其後國王珣卒賜謚恭順命其子弘瞻襲弘瞻幼

弱其叔瑒以讓位請七年詔封瑒為王

英宗睿皇帝天順初國王與女直毛憐衛仇殺廷議

遣使問罪命舉禮科給事中張寧往詔可之內批

都指揮武忠與俱既行而遼東奏兩夷方構禍乞

詔寧擇進止寧曰君仁臣忠義難自便乃急趨朝

鮮宣

上德威示禍福諭之君臣震懼遣陪臣入謝復遣其

子入學引咎解兵馬時謂寧此行不減重兵十萬

橫行鴨綠也寧浙江海鹽人

按寧入朝鮮其館伴朴元亨者亦捷才寧為百

韻詩每得句朴隨手和之及至云溪流殘白春

前雪柳折新黃夜半風朴閣筆曰不敢賡矣

英廟復位尤所眷注嘗獨召寧論事每對廷臣稱真

給事中晚年欲大用之會晏駕不果景泰天順

間為諫官第一太監覃苞素重寧累遣人邀與

相見卒不往成化初南京給事中王徽等彈劾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九

內閣李賢不職獲罪俱遠謫寧會六科申救忤

賢賢乃假歷練之說票旨陞寧汀州知府抵任

未幾引疾致仕不復起直道不容於時不究其

用士論惜之觀此則朝鮮之行雖推其才望當

時亦已有遺艱放遠之意故遼守有擇進止之

請也但寧本利器能自別於盤根錯節之役耳

是年謀報女直建州酋長董山潛結朝鮮謀叛朝

廷命巡撫遼東都御史程信察之信令自在州知

州佟成詐以他事庶其境上得朝鮮授董山為中

憲大夫中樞密使制書還報信具奏請乘其未發

遣二急使往問可伐其謀

上復命一給事中往朝鮮一錦衣譯者往建州國王

與董山初俱不肯承出制書示之皆驚服貢馬謝

罪

憲宗純皇帝成化初年朝鮮進白鵠海東青給事中

韓文上疏曰臣伏觀天順八年詔書各處今後不

許進貢鳥獸花木及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寶

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內三貢禽鳥雖小國效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九

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類數來獻其意蓋謂朝廷所

尚者珍禽奇獸故博取類貢希求厚賞况以禽獸

微物奔馳千里之遠亦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

却去其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止之意抑且窺

見朝廷嗜慾輕探厚取久則將起侮玩殊非王者

撫馭外夷之體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伏乞

聖明留意焉

按洪武間翰林應奉唐肅有應制賦海東青一

絕云雪翮能追萬里風坐令狐兔草間空詞臣

不敢忘規諫却憶當時魏鄭公是日

上御奉天門外西廡房觀海東青翰林學士宋濂因

諫曰禽荒古所戒

上曰朕聊玩云耳不甚好也濂曰亦當防微杜漸

上遂起夫

聖祖之虛納二臣之忠讜一時盛事寔可讚述而韓

公此疏又與唐宋二臣有光焉書曰罔俾阿衡

專美有商其文之謂乎

四年朝廷出兵將征女直建州夷命國王李瑛來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廿一

攻國王聽命遣中樞府知事康純魚有沼南哈等

共率兵萬人如約抵虜巢不敢後期各奏捷受濃

賞 十一年建儲命兵部主事祁順司副張廷玉

往諭關人故集土兵千餘土物萬計從而貿易順

乃悉屏斥惟匹騎從往既就館

詔命遂謁先師孔子廟順與廷玉各賦詩以紀其事

而順為之序

大學士李東陽贈順詩曰聖代山川盡海隅朝

鮮東面一藩如冠裳舊入周王制文字全通漢

詔書千里威儀瞻候節萬年臣妾荷宗儲茲行

大抵關風化四姓歌成意有餘

祈順序曰余仕中朝聞外國之有文獻者以朝

鮮為稱首其人業儒通經尊崇孔聖之道匪直

守箕子遺教而已茲余奉

天子命偕行人司副張君廷玉來使其國恩詔既宣

即謁孔廟于成均之館館在國城東北隅地最

高爽其廟五間扁曰大成殿祀典與中華同殿

後有明倫堂堂後有藏書閣諸生肄業者三百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廿一

餘負索其所習詞賦策問觀之亦中華體製也

宴坐明倫堂中值雨良久廷玉賦謁廟詩一絕

余亦作七言二律其一則為諸生勉為藩臣在

席者凡八人咸依韻賦之且願一言序作之之

意惟孔子之道徧于四方行于萬世而朝鮮能

宗斯道以雄于東亦為知所重也已宋史稱其

俗喜讀書庶賤之家各于衢路置局堂以相講

習而國人金行成崔罕王彬相繼就學于國子

監擢進士第而歸則詩書熏陶已非一日我

皇明文教誕敷東漸尤近朝鮮人士歲覲京國耳聞  
目覩所得允深宜其文物典章不異中華而遠  
超他邦也今諸生學聖賢之學尚思蘊為道德  
發為功業以求高明遠大之歸而不安于苟且  
卑陋之習斯為善學者矣若徒屑屑于詞章末  
技而弗究其本焉則非中國所聞也余之相勉  
以詩者意蓋如此諸生擇乎哉  
順等事畢國王奉贈輿馬金繒聲伎諸物順等悉  
卻之貽王以書曰僕不敏辱承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廿一

聖天子明命以抵于斯自入境迄今餘一月矣始也  
聞王之德譽而傾慕焉中也覲王之矩範而起敬  
焉終也感王之禮意而眷戀焉王之天資英邁學  
力純至行已接人悉有儀度其于尊事朝廷以及  
行人之禮蓋無不至自至于僕所以自處則恐王  
未克盡知也聞之左右皆謂僕之斯行凡餽儀贐  
禮一一力辭于盛意似有所不愜意君子之交際  
豈專在乎物哉贈行有贐王之禮也不貪為寶僕  
之心也主賓各盡其道而無愧焉斯足矣不恭之

愆固所難避賴高明亮察之因叅贊徐居正送別  
將還專此奉達居正有文學乃王所信任者而遣  
以相陪周旋日乂則王所以厚斯文之意豈淺哉  
臨楮未罄所懷惟希珍愛王又遣叅判李克墩等  
追送至鴨綠江餽順等貂裘一襲順等復以書辭  
書曰奉別以未瞻戀弗置沿途蒙遣官問候款待  
有加僕從而下無不霑惠茲抵鴨江而叅判李克  
墩承旨柳聰已先至此所以迎勞宴餞有恪無懈  
者皆王之盛心也不意行間承旨復以來命出貂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廿二

裘見遺則似乎不甚見知者豈謂前日區區之弗  
受餽贐為虛偽耶不然何寓館之辭已畢而千里  
之贈復來也昔晏嬰一狐裘三十年君子不以為  
陋僕雖至愚未嘗不賢哲是效茲焉衣一敝裘猶  
未及三十年之乂其肯舍舊貪新以易吾心耶况  
物有盡而情無窮則所以感王之深者又在情不  
在物也用是再辭行忙草率不宣王得書喜二使  
廉介為建邦金耳  
不順游漢江記曰朝鮮國城南十里許有水曰



漢江源出五臺金剛二山合流入海其景以幽勝聞而臨江有樓可以登眺故前輩有中朝至者咸往遊焉成化丙申春二月余與行人司副張廷王奉使于斯甫竣事有以游漢江請者諾之是月二十有六日借館伴盧替成思慎徐叅贊正自崇禮門出歷山蹊村逕以達江滸國王預遣都承旨柳輕副承旨任士洪設宴樓上而尹議政子雲金議政守温任中樞元濬成中樞任李判書承召皆在焉時宿雨新霽山川明媚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卷二

天光與水色相連二難與四美兼得於是登樓縱觀舉酒相酌徐叅贊賦詩二律余即和之既而相拉登舟沿流西下居人來觀者奔走爭先而沙禽野鳥飛舞漁舟煙水間亦若樂觀光華徘徊不忍去也宴設舟中烹鱗炙鹿暢飲無算酒酣余復作辭二章詩一律廷王有作又和之數里至楊花渡乃各道餽餉所聚之處倉厚層出與山勢相高又數里登龍頭山山瞰水涯視群峯特出隔岸之人家遠近海島之風帆出沒

畢入望中時日迫暮而山上先已供張開筵意不容拒乃復酌數巡賦詩一律而返又抵城中更漏作矣嗟夫朝鮮去中國數千里非王事不得至焉則漢江之遊非偶然耳然斯遊豈特探竒覽勝留連詩酒而已哉江之南舊有濟也百濟之東古新羅也而熊津都府又唐之遺址也訪其跡思其時益有不勝懷古者矣余念斯遊之下可常而恐其或忘也於是乎記之

祁順北征彙序曰詩之道大矣古今異世而詩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卷二

無間也中外異域而詩無別也蓋道之著者為文文之成音者為詩人有不同而同此心心有不同而同此道道同則形之言者無往而不同矣苟不于此求之而屑屑焉古今中外之較豈知言哉此余于朝鮮徐剛中之詩所以有取焉耳朝鮮以文獻雄東方詩派相傳夙有攸自逮際

皇明氣化丕隆聲教淪浹能言之士尤彬彬乎視昔有加剛中博古通經擢巍科躋顯仕文學優贍

國人咸推重之天順庚辰奉其主命入覲于朝  
往還幾八千里上觀乎都城之宏壯宮闕之崇  
麗車書文物之會同禮樂典章之明備下則觀  
乎山川之高深道途之脩迥民風土俗之熙皞  
鳥獸草木之咸若凡其接於目觸于心者悉于  
詩發焉長篇短章風灑乎其美盛也淵淵乎其  
有本也浩浩乎其不可窮也推其所至與中國  
之能聲詩者殊不相遠等而上之雖古人亦豈  
難及哉是固所謂心同道同而形之言者無不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卷一

同也昔陳良北學于中國北方學者未能或之  
先是以孟氏稱為豪傑而其名至于今不泯然  
則剛中其東韓之家傑歟余承

天子命來朝鮮適剛中為遠迎使既又陪于館中送  
于鴨江之上相與凡四浹旬山川風物倡酬殆  
遍用是益信其能也剛中以余有斯文之雅出  
其北征藁請言序之余忝使職正思采東人之  
詠以觀所志而獻之于

上則于斯集豈能忘情耶庸為序其篇端俾人知詩

道之所同然抑有以見聖朝文明之化所極者  
遠而所感者深也剛中名居正其國令  
為議政府左參贊云

初中朝使臣彼國陪臣往來出入皆從遼東連山  
關一名鴉鶻關也十六年朝鮮使臣至京者奏言  
每遣使來被女直建州夷人邀劫於路請改貢道  
自遼陽之南徑趨廣寧前屯衛入山海關中官有  
朝鮮人為之地者事下兵部議將從之職方郎中  
劉大夏執不可曰朝鮮貢道自鴉鶻關趨遼陽過  
廣寧又過前屯而後入山海迂回四三鎮戍此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卷一

祖宗微意今若渡鴨綠江越遼陽徑趨前屯以入關  
則路太徑恐貽他日之憂遂不果從

孝宗敬皇帝弘治七年朝鮮屬夷有輸米其國而覆  
舟於海者夷賴得板半無死漂抵依巖都海中巡  
地名海官軍舟過遇之載入浙境事聞於朝命給衣糧  
送至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即歸本國運米既失  
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遣通事二人伴送歸國仍  
勅國王赦其罪毋行斂罰國王感恩聽命

武宗毅皇帝正德元年命侍讀徐穆頒詔朝鮮

年國王娶卒謚康靖傳而娶立子愷嗣位踰年而病風其世子顯先卒愷以國遜其弟懌二年懌襲封十五年封子悒為世子

世宗肅皇帝嘉靖改元遣翰林修撰唐阜官諭朝鮮以親藩入繼大統之意阜字守之歙縣人家貧力學博洽群書下筆數千言立就而氣槩英邁自為博士弟子當道即以公輔期之正德甲戌廷對第一及使朝鮮歸日視行囊惟一硯投之鳴綠江中又阜未第時每夢身衣麒麟袍面前列瓜鍾一對未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一

常以語人廷試後有報其中探花者曰不止此也既而報為榜眼亦曰不止此也及臚傳果首擢有詰其故乃以夢告蓋及第後黃蓋金瓜送歸第者狀元也阜官侍讀尋卒而出使外國賜服一品其麟袍之驗如此云

楊慎送阜使朝鮮詩曰玉馬朝周封壤舊青雲一品瑞圖來鳳凰樓上星辰動鴨綠江邊霧雨開王會千年輝簡竹皇恩萬里被蒿萊張騫漫作尋源使陸賈虛當絕國才 又前徐穆出使

絲四表裏就着成洗昌等其餘從人押解等項人員着禮部查例加賞中林等二名都察院擬罪來說王濂等八名押送回藉賊級發去寧波府地方梟令 初高麗人張欽隨伴至京爭身入內正德中為太監及

上即位以有權戴之功擢為司禮監又勅加祿米二十六石應其弟姪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指揮同知至是欽奏稱臣一向公出未曾受廕且臣原係朝鮮國人並無親人只有義男李某乞將前恩頂受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十一

以圖補報

上從之給事中安盤疏曰昔漢陶公主為其子求即明帝不許而止賜以錢夫公主之與內豎孰親公主之子與內豎之奴孰貴即官與指揮孰尊明帝不肯即其女之子而

陛下乃指揮內豎之蒼頭可乎况欽本出朝鮮今朝鮮使臣見處館驛必將語其人曰欽吾人也其奴尚衣金紫躋三品地本國之人可知矣啓外夷輕視本朝之心乞將前命停止

上不從 初舒芬以翰林修撰謫調福建市泊司提  
舉夷人至者撫處得宜俱感其德舒芬以憂去朝  
鮮長史金天爵等送之至泣下後舒起復改除別  
官芬上言夷人雖不知禮義然亦易感臣前提舉  
市泊當其離任朝鮮諸夷墮淚相送臣願仍補前  
官為

陛下導揚恩意招來各國以彰王者無外之仁不允  
其請 四年朝鮮國遣陪臣鄭允謙通事金利錫  
等與天方國使人偕至朝貢居會同館舊例夷使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又廿五

除貢物外携有番貨或欲易中國什物俱禮部主  
各司出給告示許令出館買賣三日提督本館主  
事陳邦爾查執舊規凡遇出館買賣給與木牌責  
差館夫伴押金利錫等不便乃告於禮部尚書席  
書書命寬其禁邦爾不得已將木牌更為紙牌金  
利錫等與通事人員私相交通且結權臣為內主  
有輕藐主客司意欲自行出館貿易陳邦爾詈之  
曰這些砍頭狗奴爾雖上奏恩典在朝廷守法在  
我我難輕易縱放通事夏麟聞之遂潛傳於各夷

金利錫俱忿與夏麟曰我雖小邦亦無此欺心臣  
子又本館主事陳九川先將天方國貢玉選退頗  
多夷人乃入朝跪奏通事胡士紳遂許疏九川侵  
匿貢玉邦爾刁難貨易俱詔獄後九川謫戍邦爾  
為民詳具天方國傳中 十三年朝鮮國使臣蘇洗讓等  
呈稱竊照本國粗識禮儀至誠事大朝廷待遇有  
同內服凡本國使臣到京自行出入不見防範迺  
至于今百有餘年敬謹彌篤別無違異弘治十二  
年五月有會同館安歇女直早哈殺死一獻夷人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共

兵部奉  
聖旨備由出榜曉諭朝貢夷人着令在館不許出入  
并本國一體防禁後有提督陳主事迫束愈嚴又  
莫伸省貽此因循遠人慕義之望殊用缺然所以  
區區陳瀆不能自默者豈是意在買賣以圖復舊  
哉其拘閉與否亦非有他虧益祇以一視之仁用  
有內外使之觀游無間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  
遷化大有開益此實敦懷柔之至德將事大之盡  
誠俾我遐服永荷寵靈綿歷萬世與之匹休爾在

先本國使臣人等入貢到京常飭下人務令循度  
猶恐或有非違十分畏謹即日禁制之嚴比前尤  
甚在館防閑有似囚繫非唯有違舊行之規恐非  
累朝優待之意伏乞照依舊例許自出入以示

聖朝優容之典不勝幸甚禮部尚書夏言疏曰看得  
朝鮮國使臣頗閑禮儀委與他處夷使不同

朝廷自來待遇以禮出入禁防具有舊例所據蘇沈  
讓等具呈前事相應議處其呈稱欲行觀遊無間

光瞻禮儀考質文物薰炙遷化固見其仰慕上國  
殊域周次錄 朝鮮 又其一

之誠但遠人言服既殊易罹國禁亦須曲為之處  
合侯命下每五日一次許令該國正使及書狀官

人等出館於附近市衢觀游本部仍劄付空間通  
事一員陪侍出入以示禮待防衛之意其隨從人

役仍行照前拘禁不許擅自出入庶幾不拂遠人  
之情不廢中國之法詔從之

按朝鮮使臣例于國子監等處聽令謁拜于一  
應貨買聽其自便所以優待者已與各夷不同

後因夷人多生事端始行約束在成化六年朝

鮮陪臣權城等赴京詔今後不許無故往來街  
市于是通行拘禁鎖閉館門遇有公幹只許通  
事刻期出入着令館夫帶牌管押此謹微之意  
今蘇沈讓之請皆我館伴教之也是時主事張  
整鑿前陳邦爾之事而曲意從之關防蕩矣

十五年 皇子誕生梟為哀命修撰龔用卿給事  
中吳希孟願詔朝鮮國王率文武百官生儒郊迎

至勤政殿行開讀禮訖宴于太平館國王執禮甚  
恭因言及其祖非係李仁人之後會典所書弑王

氏四君之事已經累次奏准改正迄今尚未改朝  
夕營心未嘗忘也用卿等曰此子孫不敢誣其祖

父之心不失為孝若果非其後禮當奏聞酒數行  
別去已而連日筵宴致詞敬勞俱感天朝厚恩無

敢顛越之意多不能載其王之賢而有禮如此  
龔用卿朝鮮太平館詩曰削壁凌空玉笋尖溪

頭和露草纖纖候迎鼓吹崇新典奔走村氓聳  
具瞻筵上日杪雲毋飯盤中時有水晶盃滿囊

風月助歸興却信平生也自蕪 贈國王詩曰

殊域周次錄

朝鮮

其一

握符久已鎮東藩忠孝承家作屏翰國度尚存  
周禮樂人文猶守漢衣冠中林不復歌鴻鴈在  
野無聞誦考槃

聖主恩光元不淺丹心常許傍長安 贈諸問候陪  
臣詩曰國相諸官遠候迎更兼館伴已多情賢  
藩戀闕葵心切

聖主敷恩書日傾情逝百川歸火海望懸列宿拱前  
星朝鮮秉禮由來舊應識箕箒道教聲

十七年仲冬朔日恭上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廿七

皇天太號於南郊明年仲春乃冊

皇太子正位東宮仍命翰林院侍讀華察工科左給  
事中薛廷寵充正副使頒詔下三河趨薊門遵山  
海放於平壤東渡江歷義開諸州以四月十日抵  
漢城王乃親率邦大夫士肅誠郊迓擁詔入勤政  
殿宣讀拜舞禮成而退

薛廷寵遊平壤記曰平壤本箕子故都唐以前  
高麗居之漢武帝置樂浪郡唐高宗建都護府  
蓋皆是地勝槩古蹟視他郡獨多余借鴻山太

史東渡江次平壤問譯者曰此有文廟箕子檀  
君東明王諸祠何在蓋先諸曰館之西稍北崇  
岡廣坡松木鬱陰中為文廟右祠箕子左祠檀  
君東明爾亟謁之將至樹石交逕弟子員序次  
道右衿裾俊楚乃入廟展拜登堂四顧雖廟制  
弗稱要皆備物為位而不像協新制矣出坐講  
堂學官率弟子揖見畢遂謁箕子新扁舊揭脊  
中朝鉅公題詠前有碑亭其國之大夫所叙復  
謁檀君東明時向夕矣去登練光亭亭在城上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廿八

臨大同江蘇贊相世讓金觀察麟孫治具以俟  
張侯於城外江滸從官牧守而下整容引滿自  
上射之矢無虛捨且容節比於禮樂足觀德矣  
下城登風月樓樓回視城中四面葱秀下為池  
種荷畜魚時荷未花逼暮乃就邸明日濟江舟  
皆彩繪結茅為亭浮空乘碧指點江臯約以歸  
時畢之四月上旬也不逾月歸次生陽值牡丹  
盛開太史邀余玩久之譯者曰趣往登江上浮  
碧樓遂馳馬去未至江餘十里夾道榆柳積翠

成林溪光潏沆微見蒼莽間比至舟已待渡拽而上望樓登焉時蘇金二君在行吏曹成判書世昌亦以奉命祖宴至輕陰浮爽水光山色搖晃几席周視樓臺城郭如在畫中前二水夾流草廬參差於洲渚野蔓蒙茸樹花簇刺譯者曰此為綾羅島遠望江北岸湧一小坡廣可容席譯者曰此為酒巖有酒流出其下余詫其幻因憶謫仙酒泉之說以為或有云又有白銀灘清流激湍輝光映帶其後則錦綉山牡丹峰皆取其肖城東垣伏壁而立障遏洪濤實為德巖時復隔江張射引繩貫箭拾矢而上成判書以及命先別去余輦觀射久之乙密臺在城內相傳為乙密先生遺蹟弗及至其餘如麒麟窟挹瀨樓井田遺制未到者尚多暝雨數點下趣入城明晨即館內登快哉亭遠山長江一豁幽眺出城不數里謁箕子墓封樹而不墳石碑二尺陋甚譯者曰不敢易其故爾前一小堂為有司展祀之所群山環合林木蔽翳風颯吹衣悽然有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廿九

吊古懷忠之感因為詞吊之余惟朝鮮越在海外非遽休會奉使命不得至者余茲遊豈偶哉記之他日取而視焉庶幾髮鬢其景光其諸未盡以俟來者訪焉九此詩文具見本國山川形勝故錄為後使考非徒取其華藻而已也華察遊漢江記曰嘉靖己亥春予與都諫薛君萃軒奉使朝鮮未至聞所謂鴨綠江者已竊歎之及渡見其限隔華夷渺然巨浸義州諸山迤邐東岸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未也行數百里有江曰大定遠帶清川近映曉星仙危亭上控嘉山在望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未也及數百里有江曰大同洪濤接天橫浸平壤樓蘸浮碧亭涵練白牡丹諸峰下瞰江澣以為朝鮮之勝盡在是矣譯者曰亦未也必也其漢江乎予曰漢江惡乎勝曰朝鮮自箕子始封凡幾易世矣舊都平壤若干年徙而之開城又若干年徙而之漢城都漢城復若干年矣迄於今夫之有改也此其勝可知已予曰噫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三十

有是哉比至漢城四日國王遣其陪臣議政而下若干人請遊焉予與都諫君忻然遂往肩輿出西門折而南路入山谿松林石徑悠然成趣行二十里絕壁臨江其勢如削上有危樓高可百尺躡級以登恍入霄漢楣間有題曰朝鮮弟一江山予謂譯者曰疇昔之言其譎是歟於是憑軒指顧盡得其所以為勝者江之流西自鴨綠東入於海環繞國中歷數千里至漢城匯為巨浸設險守國恃以為固所謂長江天塹庶幾有焉漁船賈舶晝夜往來八道轉輸上供國賦莫不由之南望江岸津亭歷歷平沙遠岫極目無際寔生平一大觀也時尚午議政諸君張樂設宴以待國王復遣承旨來候起居餽酒饌於是就坐諸君更起進酒不覺移日既而放舟遊所謂楊花渡者舟狀如亭上覆重茅下布紋席棟梁椽桷丹青炳耀四面皆敞懸以素幕予謂諸君曰江南畫船如屋乃今屋作船耶行數里西風漸急舟不能進予舉帷視之則見南山在

前北岳在後龍山彌雲映帶左右蠶頭諸峰起伏萬狀宛然如畫予曰即此足矣奚必楊花渡哉乃弭楫中流令人吹洞簫復扣舷而歌之時既薄暮日輪墜紅霞綵散綺魚鳥浮沈天光上下相與縱觀不覺神怡志曠寵辱盡忘凜乎若乘雲御風不知天地之廖廓古今之長永也把酒臨風劃然長嘯以為岳陽洞庭殆不是過乃援筆大書扁其樓曰東藩勝槩復為詩四章以紀其勝既而回首西望則水雲烟樹隔絕萬里瞻戀闕庭得無有媚茲之心乎朝鮮東方非中原之地而田野治風俗和百姓安業海不揚波聖化所及無間遐邇太平之盛於斯驗之矣我聖天子得無有日中之憂乎范仲淹曰居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夫居江湖其憂已殷而况去中國離四海之外能恣然乎哉乃顧謂都諫君曰樂不可極可以已矣遂舍舟從陸乘月而還既就舍館復登所謂太平樓者秉燭夜坐相與確時政定國是考四方之風議軍國之急感激切至言



不殫意江山之勝盡忘之矣乃愀然拂席而  
東裝待旦促駕出漢城

薛廷寵遊二山記曰渡鴨綠江而東過安城十  
餘里有山曰葱秀成化間圭峰董學士來作記  
與葱秀相望對峙為翠屏山舊未有名

皇帝十有六年雲岡龔學士來始定今名為之記今  
二記並入碑刻在亭上云余偕鴻山學士至安  
城其日雨意不得遊葱秀比至則輕陰含晴蘇  
贊相世讓孔觀察瑞麟業已設幕水次余二人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三

登亭靡碑讀記乃下就步至溪新雨初漲滾滾  
有聲編籬為留畜魚其中吐沫揚鬢游沫可數  
山脚一巖鑄泉出焉渡以葦橋近巖覆以沙茅  
泉流暗穿已呼酒坐仰視層崖懸壁松蘿掩映  
烟靄飛流恨不得一躡磴臨眺而朱旂繞山油  
幢蔽野從士千餘人色笑相語須臾獵騎緣崖  
人聲撼谷放鷹走狗曳獐獻雉燒蠟深酌皆循  
故事為樂回望翠屏山相距數里萃律雄勝竟  
不能一至其下悵然東去未幾竣事歸天氣朗

清風物佳秀冶具作樂如前而山水若增奇者  
余二人步出亭後平巒廣坡度其地可宅進譯  
者語曰寶山安城二館相距伊邇盍兩廢之館  
於此收二山之勝使繼來得常遊遊不俟設幕  
停車忽忽去也且翠屏以不在道左卒無至者  
自龔學士始異而名之倘館成至者踵接矣譯  
者唯唯告贊相云贊相俞之余嘗遊武夷泛西  
湖南下姑蘇登虎丘山望太湖北渡揚子江觀  
金蕉周遊齊魯燕晉之間所至名山勝地無不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三

得遊然皆有亭臺寺觀故得以廣覽諦探使葱  
秀翠屏間得一館必有緣崖布景鑿磴梯巖高  
視遠矚以畫形勝不亦幸歟廢興數也遇不遇  
時也雖山川亦然葱秀以董重翠屏以龔顯遇  
矣彼此館興則一山之遇何如哉余記之以俟  
且以驗山川之時數云  
翼日國王燕二使於慶會樓樓壯麗雄勝亭臺池  
沼花卉奇植靡所不具燕之日風和景明雍容周  
旋百禮式洽

薛廷寵燕慶會樓賦曰皇建極大一統於際海  
邦罔不承服嗣

列聖之廣猷兮抑神明又超獨端惟古道兮兼作述  
謂

皇帝天之子兮天稱皇義斯弗拂爰上

太號告園丘兮玉冊昭其有燭帝錫洪佑震位良兮

前星繼曜而重光肆建儲以奠大本兮慰屬望

於群方監國撫軍稽厥常兮臣民翕而頌揚侔

夏啓與周誦兮占億萬祀有道之長既尊天享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三五

帝兮鴻業熙其燕昌道有大而無外兮慶有衍

而必彰奎文龍檢燦炳炳兮使者分道而肅將

維朝鮮軌文而躋化兮恩湛濊以無疆伊余遣

此休會兮羌簡命而趨蹌祗承德意徂茲東兮

駢攬轡而彷徨屬春月之載陽兮原隰華而煌

煌余戒青龍使先導兮飭仙子俾杭旌星輶駕

而信邁兮蒨長雲而遐征朝余發乎冀之野兮

暮弭節乎灤之濱既涉遼以奔驚兮又逾江而

問津矯萬里而翱翔兮斯至止於漢城龍旗法

伏敬竢迎兮草木渥而輝榮王逡巡跪而展誦

兮爰敷播於臣民爾乃普惠蠲賦兮亦論德而

序升萬情感悅兮曠儀告成三光效順兮天日

朗清海邦丕式兮帝心載寧既饗獻兮就余館

之太平曰慶會有樓兮以樂嘉賓卜辰治幕兮

椒蘭爵而芬馨朱闌玳梁敞四楹兮羽觴流而

絃簧陳軫紫庭之多麗兮冠佩者至二千人崑

比嶽之拱極兮包彌雲山而列屏銀河瀉而為

沼兮洵沈璧而浮金虹為梁以環碧兮卉木錯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三五

而擢英積雲左右以傳彩兮霞表裊而媚睛綯

練恍惚百恠潛兮勢晦明而無恒林散錦以吸

翠兮禽鳥遁韻而喑鳴鮮余紛而好覽兮遵亭

榭以怡心余既畢物而暢性兮陽鳥逝而西沈

何掩映橫余前兮倏流電而飛星乍穿杪而衝

漢兮復越莽而墜庭為烟為霧兮如雷如霆緬

樂事之弗可極兮余吁抑志而言旋同章皇感

類夢寐兮豈神遊乎九天彼乘槎不可信兮余

固真遇乎列仙葢宮璫實歸而莫可想憶兮聊

寄萬一於簡篇余將返命於上帝兮謂余羽化而霄騫衆詫余之詭幻兮而詎知其豈然亂曰明明日月照海隅兮有赫綸音御星車兮合情廣志東人愉兮式燕以遨我心舒兮觀風聽樂余有思兮曷歸乎余躊躇兮固髣髴而疑迷余遊於蓬萊之廬兮

又廷寵紀行詩曰九連城晚瞻東服鴨綠江明照使袍風日正逢春色好烟波應助勝遊豪群飛鷗鷺驚舟楫兩岸旌旗伐鼓暮萬里均霑新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卷二

雨露前星高炤動謳謠右鴨綠江

春風簫鼓上樓船萬里孤城落日邊開闢龍亭

迎鳳詔羽旗仙仗擁鸞聯文章箕範通中土禮

樂天朝盛近年邸第從容燈燭夕不妨蹤跡更

飄然次義順館

披髮當年意獨深遜荒無柰錮驕淫道如有待

傳皇極事已難回白此心殷室三仁昭定論東

方八教振遐音興亡不盡前朝恨再拜芳祠酒

一斟謂箕子廟

練光亭下大同江落日江頭放釣艫翠嶺倒流還疊疊黃鸝隔岸自雙雙光搖河漢來浮棟波隱魚龍欲動窓林館樓臺多氣色天涯猶見此

名邦登練光亭

乘槎應到武陵來幾樹桃花向此開便作長安

遊上苑更疑王母下瑤臺露凝殘滴流朱粉日

照晴光映絳腮對景且憑詩句賞莫教空恨染

青苔生陽館見桃花用韻

獨上高樓倚曉闌前山疎雨颺輕寒波光淡蕩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卷二

魚天入樹色滄濛帶霧看幾處亭臺頂品勝群

公暇日稱鳴鸞歸時趁得晴明候便擬凌空一

振翰齊安館晚登廣遠樓微雨次雲閣韻

學士當年氣作河流通異域亦東坡巍巍華揭

懸山館烟烟精靈照太阿菰米漂雲饒惠飯臨

津鼓楫稱湖歌從前跨鶴真來此多少詩章幾

綺羅東坡館次龍津館長韻

涼暮高遙聚廣壑晴空萬里絕氛埃江風不動

雲初卷岸積纒沉潮正來烟景恍疑天上坐野

帆恰似畫中開殊方勝會真難料潦倒須傾一

百杯遊漢江次

雲岡韻

華察廷寵復命後其國王緝所遺詩文為皇華集

刊成遣使謝

恩携贈二使

皇華集序曰洪惟天朝掃除腥穢再造區宇

列聖相繼治化洋溢今

皇帝至德應天丕承大寶一視同仁罔間內外仁恩

汪穢文運泰亨於是乃命鴻儒碩士崇論雅議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五九

講求千古之墜典特舉一代之盛禮躬詣園丘

拜上

天上帝恭號躬詣太廟崇薦

皇祖皇考聖號遂渙發綸音大詒天下又因群情預

定國本播諭萬方嗚呼盛哉至此而敬天尊

祖報答生成情文備至蔑以加矣惟我弊邦密邇東

漸之化至誠事大侯度罔佚朝廷之待我亦無

異內服凡有吉慶詔誥之使必擇文章道義有

重望者遣之今者

帝命翰林院侍讀華公察工科左給事中薛公廷寵

晉攀二詔來布德意東人仰之如景星儀鳳深

感朝廷寵綏之惠二公受命不遑寧處每懷靡

及自帝京至於下國三千有餘里而甫浹三旬

竣事旋車不曾有遲留淹滯之色我殿下祇承

二詔兢惶感戴推恩境內宥罪錫爵設科取士

無非所以重朝廷之慶而欽使華之至意也二

公既去而惜不可留思慕備至而不可忘也則

乃命臣曰今我皇明天覆地載兼容並包懷生

殊域周咨錄

朝鮮

甲

之類無不浸潤至澤我東實偏寵私天語丁寧

錫賚駢蕃二公之來誠意惇厚禮儀雍容道途

吟味珠璣溢目區區小邦無以仰答鴻造之尚

一欲編二公寶唾之餘刊印垂後俾吾東人得

觀皇朝風雅之盛而有所矜式於無窮也爾其

序之臣竊惟詩之道尚矣夫詩者發於性情陶

於氣化氣化隆則從而隆餒則從而餒紆餘雄

渾平淡典雅者治世之音也刻峭輕浮華蕩靡

麗者衰世之音也能得其性情之正而發為雅

頌之音者三百篇是已二公當氣化之盛稟山嶽之英得學問博雅之美發而為詩項刻數千言而無不典雅自中規矐可以笙鏞乎治道可以黼黻乎皇猷可以列於皇朝制作之盛而周家之風雅不獨專美於往古也臣以不材濫蒙恩命奔走迎送獻酬於樽俎之間者至於三四耳其語音目其容儀溫潤純粹楫讓周旋無不中禮信乎樂只君子邦家之光而皇朝文物之盛人材之衆從可知也何幸身親見之嘉靖十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四三

八年己亥夏六月下泮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春秋館同知書造成均館事弘文館提學世子左賓客五衛都督府都總管臣成世昌謹序二十五年朝鮮恭僖王卒世子襲封亦卒使來告哀恭僖王即名懌者世子即哲也

上遣行人王鶴往諭祭是為榮靖王鶴所經歷輒為詩章世子命陪臣鄭士龍以下悉和之亦編成皇華集梓行於國明年謝恩使至并以其集遺謝鶴馬國王峒嗣子也三十六年封于顛清為世子

王鶴湖陰草堂序曰

天子二十五年予以行人奉使朝鮮湖陰鄭大夫士龍以嗣王命迎於江上其返也復充遠送使以行次平壤共濟大同江覽山河之美余為嘒賞者久之湖陰假譯者進曰大人其有意於山川乎山川固士龍願也龍世家宜寧頗饒山水有山名九龍螺峙左右下俯大江名曰昂津凝注碧玉澄徹可鑑異樹奇花游魚啼鳥無間於四時固東南勝地也龍嘗築屋其中貯古圖畫琴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四三

書以為休棲之所迺緣國恩甚厚思所以致身者未能固未果於退也余聞而嘉之曰君子哉湖陰大夫乎不滿情於廊廟而江湖其心不先其身而急於國家此古賢者立身行道之大節大夫能之是可以愧獨善而無義徇人而不知耻者也聞大夫為宰相矣秉國鈞而總百官矣况其國有新君正更化以善治時也大夫勉之其以至誠格君心以協恭率同寅以靖共勵庶僚以彙征拔士類以淳龐敦風俗以精明起治

功從容談笑以成光明之業然後以爵祿歸國  
家以匡濟付後人始休其身於九龍鼎津之間  
怡吾神入吾廬展吾書而讀之曰吾庶幾不媿  
於聖賢之道乎上不負其君下不負其民乎鼓  
吾琴曰庶幾樂虞舜之道解民之愠而不愧於  
南風乎登吾山覽群峰之環峙曰吾庶幾重厚  
不遷而無愧於仁乎臨吾江鑑吾水曰吾庶幾  
周流不滯而無惡於智乎觀四時草木鳥獸鱗  
介之自得曰吾庶幾樂太和之元氣而萬物各

殊域周咨錄

朝鮮

聖三

得其所如此乎是向之所以急於國家者盡臣  
道而今之所以優游者順天和也昔人有言先  
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大夫勉之譯  
者得予命以告湖陰既致謝且請銘其齋余曰  
其湖陰草堂乎軒冕之士可以壯麗名山林隱  
遁之士草堂其宜也余家關中有屋終南山麓  
嘗自扁曰薇田草堂蓋種薇以自給之意也自  
叨  
天子恩未能圖報萬一不敢有閑暇之念而亦豈能

忘情於終南也哉大夫之志與予同其以是名  
之何如譯者再復湖陰敬再謝遂大書其扁以  
歸

皇華集詩曰漢江萬里壯東藩放舸中流鼓角  
宣四座冠裳來國士一時笑語出方言清樽引  
浪浮春蟻長笛吹風嘯暮猿况是陽和行海外  
蒼苔烟樹滿郊園遊漢江右鶴詩  
文星昨夜照東藩暨許真遊避俗喧滕閣驚霞  
堪入詠輞川山水謾傳言江空正好撐浮鷁風

殊域周咨錄

朝鮮

聖四

急還愁聽嘯猿喜共仙舟拚一醉驚看旌節貴

丘園陪臣崔寅和

解纜臨浮渡杯盤坐小舟青山明野樹碧水泛  
沙鷗掉向中流鼓帆當泊岍收今朝風日好不

減漢江遊泛臨津江右鶴詩

臨津何必問駐節是仙舟烟帶沙邊樹風迴水  
面鷗笑談情不淺詩酒興難收絕域萍蓬會無

忘此日遊陪臣李深和

畫閣開華燕雕簷列絳紗金尊春駐綠瑤燭夜

生花滄海升新月明河散晚霞詩成還縱酒吟

眺北辰斜燕廣遠樓右鶴詩

能賦諸公後篇章畫護紗賞音來有數綴景筆

生花高會更華燭嚴程趁爛霞接裊慚不分深

嚼斗橫斜陪臣鄭士龍和

帆動拂晴霞樓船蕩兩涯試看江裏棹疑是海

邊槎水解魚吹浪風和鶴聚沙春思同逝水何

處是京華泛大同江右鶴詩

天晴散綺霞烟水香津涯野日明雕節江風送

殊域周咨錄

朝鮮

聖

晚槎清尊饒興緒高眺豁雲沙留得邦人語仙

標見使華陪臣鄭士龍和

亭勢與雲平烟光接漢城明霞恣遠眺好鳥弄

新晴江靜鏡魚唱山空響狹聲斯遊足笑傲寧

復嘆浮萍登練光亭右鶴詩

江波際野平虛纜跨層城仙侶來拚賞天宮啟

餉晴日分簾額影風透棹謳聲共酌仍薰德何

如食楚萍陪臣鄭士龍和

危樓登遠客形勝俯郊垺縹緲雲中樹微茫沙

上亭江光吞碧落山勢跨滄溟水國天涯遠星

槎憶濁涇登浮碧樓右鶴詩

移尊纔罷享騁目遠窮垺不謂交歡地番成送

客亭顏光堪繼燭缺月未升溟雅興通遐賤無

勞計渭涇陪臣鄭士龍和

旭日明朱檻登臨見物華嵐光雙島嶼烟火萬

人家江柳俱含翠山桃盡吐花浮雲生遠岫還

似鳳樓霞登快哉亭右鶴詩

撥忙登快閣無處不春華形勝開重壑歌鍾助

殊域周咨錄

朝鮮

聖

故家樓明通海日寒峭落江花安得淹仙馭芳

尊醉九霞陪臣鄭士龍和

商運式微日先生隱忍時當年須有見後世豈

能知教澤東人祖書疇周武師瞻依終萬古慰

馬薦瀟厄謂箕子墓右鶴詩

堂封當道左使節駐移時授聖書猶在伴狂意

孰知王仁雖異迹萬古尚同師黃卷曾相對舉

如一奠卮陪臣鄭士龍和

尊俎勞元輔關河憶遠程遙迤山不盡蕩漾水

還平四海斯文契百年吾道情忍令江上別張

望一帆輕別鄭士龍  
右鶴詩

按祁順奉使歸獻使東稿弘治初學士董越奉  
使歸作朝鮮賦自餘使者國初至今無慮數十  
人著述繁多然考瓊臺集有送儒臣使朝鮮安  
南二詩其結句皆云好為

聖朝全大體篇章珍重莫輕傳立公之意是或一道  
亦不可不知也

皇華集後序曰惟東方不吊於天今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哭

皇帝二十三年我恭僖王奄棄臣民越明年祭靖王

受誥命嗣位在疚成疾又繼逝

帝為震悼廼命別選廷臣賜祭若賻謚行人司行人

王公鶴寔膺是命其入我國道途往來之間戀

闕思親即景為事動其所思璣珮瑟瑟散落東

土及其竣事而還我殿下欽

天子之寵而無以答愛詔使之賢而不可留則廼命

臣鄭士龍曰爾既陪侍王公且得酬和於下風

爾且撰次其詩若文俾入於梓又命臣申光漢

序其卷首此不但使東人有所矜式將以留傳

中國盛行於天下而臣不佞且非文材安能稱

道雅詩以副盛旨哉臣竊惟詩之教大矣孟子

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所謂

詩亡者非詩之亡也詩之教亡也夫詩者根於

人之性情而發之於言者無不正性情不正則

思從而邪其言烏得而正哉古昔盛時聖人在

上以身為教直溫寬栗操得其中然後天下之

言無不發於正而詩者又言之精華也可以永

殊域周咨錄

朝鮮

哭

其聲可以諧八音可以和神人於是乎聖王之

能事畢矣自周衰而來斯教亡矣故吾夫子刪

定三百篇善惡俱記非但欲止懲創善惡而已

有王者作將以見天下政教之得失民心之邪

正而其施為變移之難易必於是而得之詩教

之有關於世道乃如是夫欽惟皇明濟區宇於

純夷之日續道統於沉涸之餘積德累仁教道

大振內贊典謨外敷文命代有其人而我東土

素秉禮義變而至道常先於萬國使節相望無



非大雅之君子其文光華彩前後相映為皇華集者凡一十有二篇間以我東人酬和之什寔如周雅之後商魯二頌載焉無非發於性情之正而舉皆知道者之所為也由是言之皇明文教之覃遠雖周亦有所不及矣第恨東人無祿連遭國憂徒以箴箠戀戀之懷發之於疾棘之日曷足以贊大雅之製作然觀民風者若并以採錄則亦可以見皇明達詩教於天下嗚呼盛哉朝鮮國陪臣申光漢撰

殊域同咨錄

朝鮮

甲九

四十三年朝鮮貢使至國王上疏言本國世係已非李仁人後乞請改正以洗祖宗篡奪之耻上從之詔禮部將續修大明會典改紀其國統賜之隆慶改元

上命給事中魏時亮行人許天琦頒詔其國國王遣陪臣丁應斗朝賀應斗將回患病

上命禮部遣醫診治免其謝辭大率朝鮮附近中土聲名文物日寔有斐不類於夷國家復加優禮錫賚瀕渥他蕃不敢望焉故安南嘗請如朝鮮例給

衮冕而

英宗不允則其被

聖明之隆遇為四鄰之仰慕可知已故在國初或懷反側今乃恪守厥服蓋亦感恩無替耳

按別誌曾魯傳載洪武初魯為禮部主事常忠武王薨高麗來祭魯閱其文外襲以金龍黃帕內不書國號魯責曰龍帕疑汝誤用若納貢稱藩不奉正朔何名君臣使者伏謝觀此則當時大臣有故朝鮮亦至同恤今則無是禮矣蓋初

殊域同咨錄

朝鮮

甲九

猶臣叛不常其來也惟任本國之意今奉藩無貳其來也一遵天朝之制如周家內服群辟會同不敢後期云

其國置八道分統府州郡縣有開城漢城定遠諸府有黃州靈州鐵州朔州龍州殷州宣州延州郭州洪州全州廣州清州博州諸州有嘉山土山諸郡有安岳三和龍岡咸從江西諸縣有王城國城平壤城其設官衙名義與職合近年官制可見者曰議政府領議政事左議政即中國之宰相也曰

六曹判書叅判即中國之尚書侍郎也曰承政院  
都承旨即中國之都御史也曰成均館大司成奉  
常院僉正即中國之祭酒太常卿也其餘各道觀  
察使府留守即中國之按察使知府也士尚聲律  
三歲一試有進士諸科亦同中國其俗自箕子施  
八條之約乃邑無淫盜柔謹成風

按別誌載洪武中高麗來朝賜宴樂作使者以  
國喪辭翰林編修趙堦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  
之禮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五

上乃不許辭夫堦之議固得天朝居尊之大體而使  
者之辭亦不失人臣在疚之正法朝鮮素秉禮  
教有箕子謨範之遺化於此可見矣堦新喻人  
國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形如弁士加插二羽貴  
者紫羅為之服婦人裙襦加襪公會衣服皆錦繡  
金銀為飾常服皆苧麻俗多遊女夜則男女聚群  
為戲相悅即昏無財聘禮漢書北史高句麗傳死者三年而  
葬父母夫服喪三年兄弟三月既葬以死者服玩  
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爭取之病不服藥好祀鬼神

惡殺崇釋以十月祭天多山少田國無私產計口  
受業無秫以秬為酒貿易用米布器用銅形貌潔  
淨知文字喜讀書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兵器  
踈簡強弩大刀刑無慘酷之科惟元惡及罵父母  
者斬餘皆杖肋死罪貸流諸島累赦視重輕原之

其山曰神嵩開城其川曰海國東西南皆濱海曰鴨  
綠江國城西北自靉靉長其勝諸島嶼苦小於嶼  
木如苦嶼而其產金銀鐵石燈蓋紅白水晶鹽  
油苧布黑白白硨紙狼尾筆蒲花席草性柔折楮  
扇編竹為骨黃漆樹似棕六月取果下馬高三尺  
乘長尾鷄尾長三尺蜂蜜貂豹鹿皮海豹皮八蛸魚  
蠟房龜脚竹蛤海藻昆布可為酒黍麻麥松二種  
葉者人參茯苓硫黃白附子榛子黎栗核桃橘梅  
竹茶牡丹其貢金銀器皿各色苧布細花席人參  
豹皮黃尾筆白綿紙種馬每三年其里東西南瀕  
海北隣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二千南北四千  
至京師三千五百里南京四千里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五

按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諸蕃雖地有遠近情

有順送正朔有及不及而凡我行人輒跡曾至者皆因事脩書以昭國家一統之盛其間有他官奉使固為一時之選而亦多原任行人者無乃以其咨諏有素可不辱命歟亦並列之庶我儕後日有不測之遣其典故可考也至若各國沿革聘答之外使職所資者大畧有三曰道里曰風俗曰物產昔劉敞使契丹虜人自古北口回曲千餘里至柳河敞問曰松亭路直而近不數日可至中京何不道彼蓋虜故以險遠誇使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五十三

者且謂莫習其山川不虞敞之問也相與驚顧羞媿其道里之當稽有如此者西域尚佛事僧我朝因封蕃僧為王俾詔諭其衆無不率從又國初時高麗未服

聖祖遣一諜矚其王之冠制而為之以給諸內侍

監官帽是也因指謂其使曰汝王之貴僅與此曹同

耳觀其冠可知也今此曹日供朕使令而汝王猶崛強抗朕何耶使者歸言之遂舉國降是皆因俗善導之畧其風俗之當考有如此者又聞

先朝有使海外者其國宴饗之際以朱鱈進炙魚甚巨人面魚身置諸席上使者舉筋徑取雙目嚼之即令撤去蓋此名人面魚其味在目其毒在身於是國王再拜稱其贍博其物產之當識有如此者故皆附綴事後以見一國之顛末云

殊域周咨錄

朝鮮

五十四

殊域周咨錄卷之二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業嚴從簡輯

東夷

日本國

日本國其地在海中三面環水惟東北隅隔大山

山外皆島夷不通中國者名毛人文身等國前代號倭奴

國其酋世世以王為姓秦時遣方士徐福將童男

女千人入海求蓬萊仙不得懼誅止夷澶二州號

秦王國屬倭奴故中國總呼之曰徐倭云非日本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姓號也漢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

者稱王其大倭王居邪馬臺亦謂之耶摩維光武

中元二年始來貢獻至桓靈時國亂無王有一女

子名卑彌呼者年長不嫁人以妖術惑眾共立之

為王法甚嚴峻在位數年死其宗男嗣國人不膜

更相誅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國遂定時稱女

王國後復立男王並受中國爵命歷魏晉宋齊梁

陳皆來貢無犯邊之事隋大業初遣使入貢致國

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煬帝覽

之不悅後其國稍習夏音唐咸亨初惡倭名自以

其國近日所出更號日本或云日本乃別一小國

為倭所併故冒其號貞元中其使有願留中國受

經肄業者久之附新羅使者入貢後新羅路梗始

由海道至明州宋雍熙後累朝皆至熙寧以後至

者皆僧也元世祖遣使招諭之不至命范文虎率

兵十萬往擊之至五龍山忽暴風破舟敗績終元

世不復至

本朝初連寇山東濱海州郡洪武二年遣行人楊載

殊域周咨錄

日本

賚璽書往報即位書曰上帝好生惡不仁者向者

我中國自趙宋失馭北夷得據之播故俗以腥羶

中土華風不競凡百有心孰不興憤自辛卯以來

中原擾擾彼倭來寇山東不過乘胡元之衰耳朕

本中國之舊家耻前王之辱興師振旅掃蕩胡番

宵衣旰食垂二十年自去歲以來殄絕北夷以王

中國惟四夷未報間者山東來奏倭兵數寇海邊

生離人妻子損害物命故脩書特報正統之事兼

諭倭兵越海之由詔書到日如臣則奉表來庭不

臣則備兵自固求安境土以應天休如必為寇賊  
朕當命舟師揚帆諸島捕絕其徒直抵其國縛其  
王豈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圖之其國猶未嚮  
化通好是年倭寇復出沒海島中數侵掠蘇州  
崇明殺傷居民劫奪貨財沿海皆受其患太倉衛  
守禦指揮僉事翁德帥官軍出海捕之遇於海門  
之上幫及其未陣麾眾衝擊之所殺不可勝計生  
獲數百人得其兵器海舟奏至詔以德有功陞本  
衛指揮副使其官校賞綺帛白金有差戰溺死者

殊域周咨錄

日本

三

加賜錢布米仍命德往捕未盡倭寇遣使祭東海  
神曰予受命上穹為中國主惟圖又民罔敢怠荒  
蠢彼倭夷屢肆劫寇濱海州郡實被其殃命將統  
率舟師揚帆海島乘機征剿以靖邊民特備牲醴  
用告神知德被命復往捕之倭寇皆畏懼不復出  
沿海遂寧 四年

上以日本未廷乃遣趙秩宣諭秩泛海至折本崖入  
其境關者拒弗納秩以書達其王源良懷王乃延  
秩入秩諭以中國威德而詔旨有責讓其不臣中

國語王曰吾國雖僻在扶桑未嘗不慕中國之化  
惟蒙古以戎狄涖華夏而以小國視我我先王曰  
我夷彼亦夷乃欲臣妾我耶且其使趙姓者詠我  
以好語初不知其覘國也既而所領水犀數十艘  
已環列海崖賴天地之靈一時風雷漂覆幾盡自  
是不與通者數十年今天使亦姓趙豈昔蒙古使  
者之雲仍乎亦將詠我以好語而襲我也命左右  
將刃之秩不為動徐曰今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四

聖天子神聖文武明蜀八表生於華夏而帝華夏非  
蒙古比我為使者非蒙古使者後爾若悖逆不吾  
信即先殺我則爾之禍亦不旋踵矣我朝之兵天  
兵也無不一當百我朝之戰艦雖蒙古戈船百不  
當其一况天命所在人孰能違况我朝以禮懷爾  
豈與蒙古之襲爾國者比耶於是其王氣沮下堂  
延秩禮遇有加遣其僧祖來隨秩來朝進表箋  
貢馬及方物 五年倭復寇邊海上不寧

上謂劉基曰東夷固非北胡心腹之患猶政室警寤  
自覺不寧議其俗尚禪教宜選高僧說其歸順遂

命明州天寧寺僧祖闡南京瓦罐僧無逸往諭將  
行天界住持四明宗泐賦詩感別持獻於朝瓦罐寺名  
上覽俯賜和之

泐詩曰帝德廣如天聖化無遠邇重驛海外國  
貢獻日貲委維彼日本王獨遣沙門至寶刀與  
名馬用致臣服意

天子鑒其衷復命重乃事由彼尚佛乘亦以僧為使  
仲猷闡知心宗無逸寫經義二師當此任才力  
有餘地朝辭閭闔門夕宿蛟川浹鉅艦揚獨帆

殊域周咨錄

日本

五

長風天萬里鯢鯨不敢驕馮夷效驅使滄茫能  
野山一髮青雲際王臣聞招徠郊迎大欣喜時  
則揚

帝命次乃談佛理中國師法尊遠人所崇禮祝茲將  
命行孰有重於此海天渺無涯相念情何已去  
去善自持願言慎終始

御和詩曰嘗聞古帝王同仁無遐邇蠻貊盡來賓我  
今使臣委仲猷通洪玄倭夷當往至諭善化齒  
人不負西夷意邇僧使遠方毋得多生事人為

佛弟子出為我朝使珍重浦泉徑勿失君臣義  
此行飛滄海一去萬里地既辭釋迦門白日宿  
海澨艤幢掛飛帆天風駕萬里平心勿憂驚自  
然天之使休問海茫茫直是尋根際諸彼佛放  
光倭民大欣喜行止必端方毋失經之理入國  
有齋時齋畢還施禮是法皆平等語言休彼此  
盡善凶頑心了畢絕方已歸米為拂塵見終又  
見始

闡等自滄州啓棹五日至其國境又踰月入王都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六

館於洛陽西山精舍一遵

聖訓敷演正教聽者聳愕以為中華禪伯亟白於王  
請主天龍禪寺乃夢憲國師闡等以無  
道場名刹也

上命辭之為宣國家威德罔間內外且申所以來使  
之意王悅具表遣使隨闡等入貢

按宗泐台州人博通古今凡經書過目輒成誦  
善為詞章住持京師天界寺

上一日幸寺見其動止異常命蓄髮授官固辭

上不欲奪其志從之賜宗泐免官說嘗奉詔註心經

金剛楞伽三經有全室集行世時又有僧來復字見心豫章人通儒術工詩文一時名士皆與之友與泐齊名

上聞召見之嘗承賜御食謝詩云淇園花雨曉吹香手援袈裟近御床闕下彩雲生雉尾座中紅拂動龍光金盤蘇合來殊域玉盃醍醐出上方稠疊濫承天上賜自慙無德頌陶唐

上見詩大怒曰汝詩用殊字是謂我為友朱耶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朕無德不若陶唐也何物奸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

七

僧敢大膽如此遂誅之所著有蒲庵集夫宗泐詩呈而蒙和來復詩呈而受戮是固有命存焉而祖闡無逸宣化海外能格戎心又可見異端之中亦有乘槎應星之彥論者謂國初高僧泐復為首予則謂闡逸秉節懷遠不辱君命勝於元朝水犀十萬多矣戒行弘勳又當出泐復之上也

德慶侯廖永忠上言曰臣竊觀倭夷鼠伏海島因風之便以肆侵掠其來如奔狼其去若驚鳥來或

莫知去不易捕臣請令廣洋江陰橫海水軍四衛添造多櫓快船命將領之無事則緣海巡檄以備不虞有事則大船薄之快船逐之彼欲為寇豈可得乎

今之八漿船乃因其製為之者

上從其計 七年倭人復寇邊命靖海侯吳禎往捕遇賊琉球大洋悉俘其衆以歸是歲後復貢無表文其臣號征夷將軍者亦私貢馬及茶布刀扇等物且奉書丞相詞悖

上怒却其貢安置所遣沙門於川陝僧寺 八年日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

八

本又遣僧如瑤入貢陳情歸非上待之如前命禮部移文責其君臣既又遣使臣歸廷用人貢有表文詔宴賚之遣還是時丞相胡惟庸謀不軌欲召倭人為已用而無由乘此機白於上調金吾衛指揮林賢於明州倭陰遣宣使陳得中諭賢送歸廷用出境謬指其貢船為寇聞於中書私其貨物與賞賜賢聽其計惟庸佯奏賢失遠人心謫居倭國既而復請宥賢復職上皆從之惟庸以廬州人李旺充宣使召賢且以密

書奉倭王借精銳百餘人為用王許之賢還王遣  
僧如瑤率倭兵四百餘人助惟庸詐稱入貢獻巨  
燭暗置火藥兵器於燭內包藏禍心比至惟庸已  
敗

上猶未悉賢通於惟庸僅發倭人雲南守禦

按史載

聖祖嘗與劉基論宰相曰胡惟庸何如基曰此小犢

將債轅而破犁矣

聖祖不以然惟庸恨基用藥毒基死而後果擅政橫

殊域周咨錄

日本

九

行不惟願指在廷諸臣且計結遠夷助逆醜泉

之觀使非雲奇挺身告變

聖祖亦幾墮其術中矣嗚呼危哉惟庸謀逆誑言所  
居井湧醜泉邀

上往觀惟庸居弟近西華門守門內史雲奇知其謀  
乘輿將西出奇走衝蹕道勒馬街言狀氣方勃

舌駛不  
能逆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亂下奇垂斃右  
臂將折猶尚指惟庸第弗為痛縮

上方悟登城眺察則見滿第  
內裏甲伏屏帷間數匝

上必及遣兵圍其第誅之召雲奇死矣  
深悼之追封右少監賜葬鍾山基初封誠意

伯爵止終身至是始思其先見詔世襲焉林賢

後在洪武二十年事覺論謀反為從滅其族夫  
倭奴自来匪茹難化而易叛故

聖祖晚年絕其朝貢亦有懲於惟庸之事耳前車不

遠其尚鑒於茲哉予謂

聖祖之英明遠能照臨四夷而近不能檢制

田之玄筭大能資決萬軍而小不能保全一身

語曰寸有所長尺有所短詎不信夫

上常惡倭國狡頑遣將責其不恭示以欲征之意倭

王上表答出不遜語表曰臣聞三王立極五帝禪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十

宗惟中華而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

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

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遠弱之倭偏

小之國城池不滿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畏

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

陛下作中華之主為萬乘之君城池數千餘座封疆

百萬餘里猶有不足之心常起滅絕之意天發殺

機移星換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剝機天地

反覆堯舜有德四海來賓湯武施仁八方奉貢臣



聞

陛下有興戰之策小邦有禦敵之圖論文有孔孟道  
德之文章論武有孫吳韜畧之兵法又聞

陛下選股肱之將起竭力之兵來侵臣境水澤之地

山海之洲是以水來土掩將至兵迎豈肯跪塗而

奉之乎順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於賀

蘭山前聊以博戲有何懼哉倘若君勝臣輸且滿

上國之意設若臣勝君輸反作小邦之耻自古講

和為上罷戰為強免生靈之塗炭救黎庶之艱辛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

十一

年年進奉於上國歲歲稱臣為弱倭今遣使臣答

黑麻敬詣丹墀臣誠惶誠恐稽首頓首謹具表以

聞

按別史載

上嘗問倭使嚙哩嘛哈其國風俗何如荅以詩曰國

比中原國人同上國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

臣銀甕笏新酒金刀膾錦鱗年年二三月桃李

一般春

上初欲罪其謾徐貫之觀此詩及前表則倭奴恃其

險遠不可以朝鮮各藩禮待之明矣又奚必許  
其通貢以啓窺伺之端哉

日本復連歲寇浙東西邊

上欲討之懲元軍覆溺之患乃包容不較姑絕其貢

著於

祖訓 二十八年命信國公湯和緣海相地築城備

倭和嘗以年高思歸故鄉從容乞骸骨

上喜之賜鈔五萬俾造第鳳陽因謂和曰日本小蠻

屢擾東海鄉雖老強為朕行視要地築城增戍以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

十一

固守備和行海上自山東登萊至廣東雷廉築數

十城民三丁抽一屯戍備之尤嚴下海通蕃之禁

按和初為滁陽王部曲

上之始起兵也和率先推戴聽命惟謹

上深愛之屢立戰功封信國公恩禮特異至是鳳陽

新第成和率妻子謝降勅褒嘉賜黃金三百兩

白銀一千兩文綺四十端夫人胡氏亦賜黃金

三百兩白銀一千兩彩段三十端預為塋葬之

資後卒親為文以祭追封東甌王謚襄武塑像

功臣廟復配享

太廟焉然當時沿海經畧之宜自和一出規制頗密使守之弗失自可摧倭奴之入也惜承平日久法度廢弛嘉靖癸丑蜃氛扇煽肇於兩浙蔓於各省和之孫有名克寬者衆謂其祖有功海防特調用之尋能樹立擢陞叅將而求其實效有愧前烈多矣噫安得起和於九京而與之籌倭備哉

永樂二年對馬臺岐諸島夷劫掠邊境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

十三

上命行人潘賜捧勅往諭國王源道義捕之國王卑辭納款謝約束不謹出兵殲其衆獻渠魁二十人於闕下賜回進歸化書及永樂大典頌

上覽之稱善命入史館陞禮部郎中命倭使携取獻俘還海濱治以其國之法倭使乃於鄞縣蕭皋磧築灶以甌加其上俾一人入甌內一人執爨盡蒸而死倭使歸勅獎國王甚隆給以勘合百道定約十年一貢人止二百船止二艘毋得夾帶刀鎗如違例越貢並以寇論仍命僉都御史俞士吉賚白

金絲幣并海舟二賜之又封其國之主山為壽安鎮國之山勒碑其上

上親製文曰朕惟麗天而長久者日月之光華麗地而長久者山川之流峙麗於兩間而未久者賢人君子之令名也朕

皇考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知周八極而納天地於範圍道貫百王而亘古今之統紀恩施一視而溥民物之亨嘉日月星辰無逆其行江河山岳無易其位賢人善俗萬

殊域周咨錄

會本

一

國同風表表茲世固千萬年之嘉會也朕承鴻業享有福慶極所覆載咸造在廷周爰咨詢深用嘉嘆邇者對馬臺岐暨諸小島有盜潛伏時出寇掠爾源道義能服朕命咸殄滅之屹為保障誓心朝廷海東之國未有賢於日本者也朕嘗稽古唐虞之世五長廸功渠搜即叙成周之隆髻微盧濮率遏亂畧光華簡冊傳誦至今以爾道義方之是太有光於前哲者日本王之有源道義又自古以來未之有也朕惟繼唐虞之治舉封山之典特命日

本之鎮山號壽安鎮國之山錫以銘詩勒之貞石  
榮示於千萬世是時禮遇彼倭者如此終莫肯革  
心 明年平江伯陳瑄督領海運值倭寇於沙島  
追至朝鮮島盡焚其舟斬獲無筭

按陳建謂國初海運之行不獨便於漕綱實令  
將士習於海道以防倭寇自會通河成而海運  
廢近日倭寇縱橫海兵脆怯莫之敢撓亦以運  
道不習之故耳此則言海運之當復者也然給  
事中錢薇著論唐宋無海運故倭奴之脩貢也

殊域同咨錄

日本

十五

勤元為海運倭奴劫掠運舟故其為寇也繁我  
洪武北伐亦為海運以濟永樂中海運凡十三  
舉行給遼東等處惟我運於海故彼寇於海宣  
德以來倭患遂少蓋運從內河而寇無所利故  
耳此不足見罷海運之功哉二說各有所見故  
並存之

八年國王源道義死命大監雷春鴻臚少卿潘賜  
往行吊祭禮即前行人後又寇廣東廉州府破其城殺  
教授王翰 九年

上遣中官王進等往日本收買物貨倭人謀阻進不  
使歸進覺之潛登船從他路而返 十年國王龜  
方物謝吊祭恩 十九年犯遼東馬雄島總兵劉  
江殲其衆於望海窩初江至遼東巡視諸邊相地  
形勢得金州衛金線島西北望海窩者其地極高  
可望諸島為濱海咽喉之地築城堡立煙墩以便  
瞭望既完一日瞭者言東南夜舉火有光江度倭  
寇將至急調馬步官軍起窩上小堡備之命都指  
揮徐剛伏兵山下百戶姜隆帥壯士潛燒賊船截

殊域同咨錄

日本

十六

其歸路與之約曰旗舉伏起砲鳴奮擊不用命者  
軍法從事翼日倭寇二千餘乘海艘直趨窩下登  
岸一賊貌甚醜惡揮刀率衆而前江惟犒師秣馬  
畧不為意既而賊至江被髮舉旗鳴砲伏起賊衆  
大敗死者橫仆草莽餘寇奔櫻桃園空堡內將士  
皆奮勇請入勦殺不許特開西門以縱之出仍命  
師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人斬首千餘間有潛脫  
入艘者悉為隆等所縛無一人得脫凱還將士請  
曰明公見寇意思安閑臨陣作真武被髮狀追賊

入堡不殺而縱之出何也江曰寇始遠來必饑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饑固禦敵之道也賊始魚貫而來作長蛇陣我故為真武形以厭伏之雖愚士人之耳目亦可以壯兵氣賊入堡若急攻之必死戰我故縱其生路此圍師必闕之意也兵法皆有之顧諸君未察耳自國初禦倭數十年來無如此役之大捷江以功封為廣寧伯食祿二千石子孫世襲將士有功者賞賚有差倭又嘗寇金山衛登岸指揮同知侯端與主帥分兵出戰主帥出南

殊域周咨錄

卷二

七

門軍覆端以孤軍馳東門衆不能繼與賊巷戰數十合身被箭如蝟轉戰益奮賊驚曰好將軍也乃以所掠染家布橫於街欲生致之端以一劍挑布一劍截而斷之賊仆地而笑端由是得出東門次於楊家橋鳴鼓招散卒得百人適潮退舟膠下令人持草一束與砲俱進至海灘焚賊船十餘艘賊不得歸遂大敗之

端有膂力府治前石狻猊高四五尺端以一手挽之行十餘步策馬過坊門交手擁楫以足挾

其馬而懸之騎射刀槊皆過人故能立功端巷戰時一劍忽墜地所乘馬口噴以授端其異如此江馭士明紀律有恩信所向無敵凡諸夷款塞者緩輜備至後卒人咸思之謚忠武宣德元年又入貢踰制

朝廷申增格例人毋過三百船毋過三艘時有言浙江海鹽縣地臨海岸每有倭寇窺伺軍衛陸置烟燉水備戰船際望遊巡纔保無虞末樂七年盡殉軍船赴沈家門立水砦以守撤去烟燉倭寇乘虛連年縱掠水砦相去海鹽千里不能救援民甚苦

殊域周咨錄

卷二

七

之請如洪武舊制事下兵部移文巡撫大理鄉胡縻與三司計其可否處行得復舊 正統四年五月倭船四十餘艘夜入大嵩港襲破千戶所城轉破昌國衛城大殺掠而去備倭官以失機被刑者大小三十六人惟爵谿所官兵擒獲一賊首名畢善慶誅之浙江僉事陶成之功也 七年倭船九艘使千餘入貢朝廷責其越禁姑容之迷失二倭使普福於樂清縣沙嵩藤嶺獲解

辛和被獲嘆懷詩曰米遊上國看中原細爵青

松咽冷泉慈母在堂年八十孤兒為客路三千  
心依北關浮雲外身在西山返照邊處處朱門  
花柳巷不知何日是歸年

景泰六年倭寇健跳官軍守備不得入 天順二  
年復遣使貢 成化二年偽稱入貢寇大嵩諸處  
官兵因潮落夜圍其舟寇設詐以燈懸於篙尾卓  
之沙上官兵望見以為檣燈達曙不移比曉舟已  
乘潮遁去臺閩大臣俱坐失機獲罪 十一年復  
遣使周瑞入貢勅諭倭王宜守宣德中事例倘倭

殊域周咨錄

卷九

九

閩帥欲報前耻乃於送倭使出境之時金鼓聲中  
隨以砲銃倭船被擊沉於海自是畧知畏憚 十  
三年日本復遣使入貢庶吉士郵人楊守陳貽書  
主客郎中欲請絕之書曰倭奴僻在海島其俗狙  
詐而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嘗為中國亦瀕矣國初  
洪武間來貢不恪朝廷既正其罪後絕不與通著  
之為訓至永樂初始復來貢往來數數知我中國  
虛實山川險易因肆奸譎時率舟載其方物戎器  
出沒海道以窺伺我得聞則張其戎器而肆侵暴

不得問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侵暴則捲民財朝  
貢則露國賜間有得不得而利無不得其計之狡  
如是也宣德中來不得問乃復稱貢朝廷不知其  
狡許其至京宴賞豐渥捆載而歸則已墮其計矣  
正統中來而得問乃入桃渚犯我大嵩劫倉庾燔  
室廬賊殺蒸庶積骸流血如陵谷縛嬰兒於柱沃  
之沸湯視其啼號以為笑樂捕得孕婦則計其孕  
之男女剔視以賭酒荒淫穢惡殆有不可言者吾  
民之少壯與其粟帛席捲而歸巢穴城野蕭條過

殊域周咨錄

卷九

九

者隕涕於是朝廷下倭倭之詔命重師守要地增  
城堡謹斥候脩戰艦合浙東諸衛官軍分番防備  
而兵威振於海表肆七八年間邊氓安堵而倭奴  
潛伏罔敢喘焉茲者天牖其衷復來窺伺而我兵  
懷夙昔之憤幸其自來送死皆瞑目礪刃欲食其  
肉而寢處其皮彼不得問乃復稱貢而我帥遂從  
其請以達於朝是將復墮其計矣今朝廷未納其  
貢而吾郵先罹其擾莫民稼穡為之舍館浚民脂  
膏為之飯食勞民筋力為之役使防禦晝號而夕

呼十徵而九歛雖鷄犬不得寧焉而彼且縱肆無道強市物貨善謹婦女貂璫不之制藩憲不之問郡縣莫敢誰何民既譁然不寧矣若復詔至京師則所過之處其有不譁然復如吾鄴者乎且其所貢刀扇之屬非時所急價不滿千而所為糜國用弊民生以過厚之者一則欲得其向化之心一則欲弭其侵邊之患也今其狡計如愚前所陳則非向化者矣受其貢亦侵無可疑者矣昔西旅貢獒召公猶致戒於君越裳獻白雉周公猶避讓不敢

殊域周咨錄

日本

三

受漢通康居罽賓隋通高昌伊吾皆不免乎君子之議况今倭奴最我讐敵而於構橐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施其奸計以罔我其罪不勝誅矣復可與之通乎然彼以貢獻為名既入我境而遂誅之則類於殺降不武不義若從而納其所貢則中其奸計益招其玩侮又不可謂智取一而損十得虛而費實又不可謂計弊所恃以待無用俾其不兵甲而騷不水旱而窘又不可謂仁有一於斯皆非王者之道也竊以為宜降明詔數其不恭

之罪示以不殺之仁歸其貢獻而驅之出境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俾無噍類若是則奸謀狡計破沮不行若日之所照月之所臨物莫能遁故天下咸知朝廷之明貢獻不納貨賄之貪雖有遠方珍怪之物無所用之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廉自江浙以達京畿數千里之民舉不識輸運之勞不知徵歛之苦父哺其子夫煦其妻而優游以衣食故天下咸知朝廷之仁裔夷知吾國有禮義而不敢侮奸宄知吾國有謀

殊域周咨錄

日本

三

猷而不敢發桴鼓不鳴金革不試故天下咸知朝廷之威舉一事而衆善備焉斯與勞民費國而幸蠻夷之服者萬不侔矣守陳不忍民之罹殃而慮國之納侮故敢布之下執事冀採擇以聞禮部不果從

按守陳後至吏部右侍郎卒謚文懿性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守陳謝却之私謂其人曰吾先發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

首而改節即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為近侍  
與守陳同事者率因之取寵貴而守陳獨無所  
資籍士論多之今觀此書鑿鑿正誼洞燭倭情  
使當時肯奏行之豈有今日擾亂之禍哉噫

大率其國奉使得利徃徃各道爭先受遣正德四

年南海道刺史右京兆大夫細川高國強請勘合

遣宋素卿源未春入貢素卿鄞人朱縞也

宋字似朱素卿縞之先因父喪無倚遊蕩學歌唱弘治間倭使

湯四五即以貝至鄞見縞秀惠善歌相與情密其

殊域周咨錄

卷三

叔朱澄又為牙人與縞各市湯四五即刀扇負其

價值弘治十年迺將縞填還湯四五即之逋携歸倭國

詐稱天朝宗室國王以女納縞為婿官拜綱司至

是偽充正使來澄識之不敢見隨至蘇州閭門混

作伴送人役至縞船上相認後事發應論授表重

典時內臣劉瑾專橫迺厚賂之瑾謂澄已自首縞

係夷使請原其罪從之縞貢畢乞賜祀孔子儀註

廷議不許 六年西海道刺史左京兆大夫大內

藝興復請勘合遣省佐入貢 嘉靖二年各道爭

貢國王源義植嗣位幼冲勢不能制大內藝興遣

使宗設譙道細川高國遣瑞佐宋素卿交貢舟泊

寧波港互相詆毀素卿重賄監市舶中官賴恩宴

坐宗設之上其貢船後至賴恩復先與檢發宗設

等積忿遂為亂欲殺素卿追抵紹興城下官兵備

禦不得還寧波執指揮表進越關遁去倭倭都

指揮劉錦追至海上戰歿巡按御史歐珠奏稱五

月初一日有先到夷人擁入收藏方物東庫搶出

盛甲刀鎗各行披執自靈橋門外循城奔至和義

殊域周咨錄

卷本

三四

門將後到夷人宋素卿人船燒燬及殺在岸火人

一十二名素卿等以該府衛遣避地名青田湖出

城約有十餘里宗設等趕至紹興城下口稱還我

宋素卿次日將宋素卿等移入府城會審據各種

西海路多羅氏義興者原係日本國所轄向無進

貢我等朝獻必由西海經過被將正德年間勘合

奪去今本國只得將弘治年間勘合由南海路起

呈至寧波因我說出怪恨被殺會同鎮守太監梁

瑤議得遠夷入貢禮應柔待今宗設等因怪素卿

許其詐偽遂行讐殺若終待以常禮許其入貢不加譴責不以威示則犬羊腥膻愈肆縱橫終無悔禍之期除再加撫處及撥官軍防禦外乞勅該部會官詳議

按太監賴恩受素卿賂浙叅政邵錫副使許完都指揮江洪俱懼失事之愆多匿其實故疏詞多左右素卿耳

後得

旨宗設免究素卿無別情罪責令回國宣布天朝威

殊域周咨錄

卷一

三

德令國王嚴束夷酋畏天保國并查頒降勅合是  
否宗設奪去今次朝貢果差何人務見真偽待後  
該貢年分具本回奏以憑議處河南道御史熊蘭  
疏曰訪得宋素卿原本華人叛入夷狄先年差來  
進貢已經敗露時則逆瑾當權陰納黃金之賄遂  
逃赤族之誅國法未行人心未厭今乃違例入貢  
大起釁端跡其罪惡雖短猶不足以容之也叅照  
海道副使張芹市泊太監賴恩與同府衛掌印巡  
海等官禁令不申守備不設既不能善處以息其

爭又不能預謀以防其變分守叅政朱鳴陽分巡副使許完各有地方之責俱懷觀望之私以致蠻夷公行劫殺把關管海指揮千百戶等官任夷人出入往來未有能攔截防禦者指揮袁璉承委自陷其身推官高濬越牆以避其鋒凡其侵掠之地若履無人之境按法原情通合查寃除僞倭同知劉錦被殺外乞各正典刑一以為蠻夷猾夏者之戒一以為備禦不嚴者之懲然臣等竊有議焉夫倭奴僻居東海其俗狙詐其性狼貪自唐以至近代已嘗為中國患國初洪武年間許其來貢後因交通奸臣胡惟庸我

殊域周咨錄

卷一

三

太祖既正其罪絕不與通復載於祖訓着為令典今皇上踐祚之初復有入貢之請跡若涉於忠誠心實懷天欺詐故朝廷未受其貢而浙民先罹其殃乞特降明詔數其不恭之罪示以薄伐之威絕其朝貢之請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備禦俟其復來則草薙而禽獮之保國裕民之方居中制外之道無有過於此者矣禮科都給事中張紳疏曰叅照前使



張芹市泊太監賴恩叅政朱鳴陽都指揮張浩等  
均承委任使樂因循議處未定而今素卿之盤船  
慢藏啓窺賊之奸逆狀已形而听宗設之謝罪當  
而其愚弄之術避地觀望恣賊縱橫策未展於一  
等猶幾延於兩浙合應據法查究劄艾後來及照  
日本國最爾海夷利觀中夏先年使者肆為不道  
荷我明

天子仁聖曲賜優容茲以警殺殘我內地謂宜檄諸  
夷之甲興問罪之師但爨起使人國王無罪且其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卷一

國與朝鮮琉球諸夷俱係不征之列伏望備行淮  
浙閩廣鎮巡等官凡沿海要害去處如遇前項夷  
船到彼就便督發官軍併力截殺仍行浙江鎮巡  
等官將見獲夷黨并米素卿譯審明白取問罪犯  
絲米素卿係先年潛通外夷人數重賂逆瑾脫網  
生還宗設人衆俱係從逆賊徒罪在不赦通合置  
之典刑以昭天朝之法以嚴夷夏之防昔漢之英  
君誣辟或棄珠崖或謝西陲况倭奴詭譎情態具  
有明驗若更許其通直是利彼尺寸之微損我丘

山之重其於

皇祖垂訓之意不無背馳尤望絕約閉關未斷其朝  
貢之途毋徒弊所恃以事無用其一應誤事人員  
并死事地方作急備查奏請大昭賞罰以示懲勸  
毋得通同隱蔽又訪得寧波紹興等處有一種無  
賴潛從外夷引誘作奸如宋素卿者寔繁有徒合  
行出給榜文張掛曉諭遇有前項無賴踪跡可疑  
許隣里首告官府不時覺察即便擒拏家屬從重  
究治庶幾中國之勢常尊外夷之侮少禦初宗設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卷一

追宋素卿不及還把總指揮欲率兵追擊謀於新  
建伯王守仁守仁曰歸師莫追當縱其出而拒其  
入把截要害使來無所獲退無所資疲卧舟中於  
是取之兵不血刃矣既而倭果疲卧為暴風漂入  
朝鮮境被朝鮮斬首三十生擒中林望古多羅二  
人朝鮮國王李懌表獻於朝  
上命浙江鎮巡官將素卿事從實研審回奏後復勅  
差給事中一員前去訪察查勘其事兵科右給事  
中夏言疏曰宗設譙道所領倭夷不滿百十餘人

而寧紹兩郡軍民何啻百萬今乃任被兇殘肆意  
攻掠蹂躪城郭破壞閭閻殺死都司方面質虜指  
揮貽國大耻事出非常丹照宋素卿本朝叛賊激  
成宗設之變訪聞宗設倭船先到而盤貨在後素  
卿倭船後到而盤貨獲先宗設內已不平及市舶  
太監置酒命坐又以宗設席次抑置賊首若不明  
正典刑梟示海濱則將來射利效尤之徒習為謀  
叛伏望將朝鮮國執獻賊倭中林望古多羅二名  
押發浙江解赴欽差官處令與宋素卿對鞫前項

殊域周咨錄

卷二

三九

構既緣由及伊國差遣先後并勘合真偽來歷處  
治又倭夷入貢往往為邊方州郡之害我  
聖祖灼見其情故痛絕之於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  
處多設衛所以為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  
屬衛摘撥官軍以備倭為名操習戰船時出海道  
嚴加隄備近年又增設海道兵備副使一員專督  
可謂防範周且密矣是以數十年來彼知我有備  
不復犯邊奈何邇來事久而弊法玩而弛前項備  
倭衙門官員徒擁虛名畧無實效寧波係倭夷常

年入貢之路法制尚存猶且敗事其諸沿海去處  
因襲日久廢弛尤甚合無選差官員領勅前去由  
山東循淮陽歷浙達閩以極於廣會同巡撫官員  
按部備倭衙門親歷海道地方查點原設官軍閱  
視舊額墩堡盤驗見在兵器官軍缺乏者即與撥  
補墩堡圯壞者即與修築兵器朽鈍者即與換給  
官員之不才者即與易置法制之未備者即與區  
畫庶使海防嚴謹中上奠安嘗觀本朝禮部侍郎  
楊守陳家藏文集亦常惓惓以倭夷變詐兇霄不

殊域周咨錄

卷二

三九

當與之通好乞勅下勳戚文武大臣詳加會議并  
照宗設犯華之罪不可使之竟脫天誅乞通勅沿  
海各處倭倭衙門整擗官兵修理戰船習占風候  
時出海洋瞭捕務俾罪人斯得國威以伸兵部尚  
書金獻民議謂備倭衙門地方久處承平武備盡  
已廢弛相應依擬差官閱視但恐前項地方廣濶  
週迴萬里一人顧理不周本部欲便移咨都察院  
揀選歷練老成御史二員各請勅一道分定地方  
一員自山東直抵淮揚蘇松一員自福建直抵廣

東各沿海地方其浙江就令差去給事中勅內該載整理各分投親詣沿海一帶閱視

上命各官失事等情着差去給事中上緊前去會同

清軍御史用心訪察查勘明白分別等第并究各

夷致亂根因進貢真偽沿海一帶邊備不必差官

只着各該撫按督併海道備倭并守巡等官嚴加

提備閱視整頓不許怠玩刑科給事中張達疏稱

浙江寧紹台溫杭嘉六府地濱溟海境接倭夷窺

東西之巨屏北都之外帑也是以國家建設衛所

殊域周咨錄

卷八

三

特置都指揮以總緝之封墩戰艦軍器靡不周備

蓋恐外寇時窺中區為梗耳臣見去年倭夷入貢

恣睢仇雠橫屠生靈戕及都司吾中國大被震盪

拱手莫捄實由武備廢殘素有蔑視之意將來之

患恐未可量固不可不預為之處也伏望

皇上查照巡視舊例添設諸悉事故加意民隱都御

史一員請勅督理將前項封墩戰艦軍器之數一

一增修令不失舊然後奏聞成績徐議功賞以鞫

其任庶中國尊安而小醜絕窺覬之心矣時戶科

給事中劉穆承命訪察倭夷事情至是

上不允達請勅令劉穆仍往浙江沿海地方整理武

備等事後素鄉械至杭州有司勘以謀叛下海罪

繫浙江按察司獄及二倭賊自朝鮮至并繫之論

鞠獄成久而不行誅決先後盡瘁死於獄倭奴自

此懼罪不敢款關者餘十年 四年浙江市舶太

監賴恩奏請頒換勅諭與臣管市舶司事兼提督

海道遇有夷賊動調官軍剿捕以固地方便益

上命照成化年間例換勅與他兵部尚書李越疏曰

殊域周咨錄

卷八

三

政每患於紛更法當務於謹始此地內官緣為提

督市舶司而設比與邊方腹裏鎮守守備內臣專

為地方者不同即令沿海督兵禦寇自有海道副

使與備倭都指揮使分理於下又有鎮守太監與

巡按御史提調於上事體相因已久沿海有警俱

可責成若復又令市舶太監提督誠恐政出多門

號令不一必掣肘誤事又况動調官軍係朝廷威

柄遇有緊急必須奏請定奪賴恩小臣豈宜得輒

擅自專推原其心不過欲假借綸音以招權罔利

也乞將原降戎命收回仍戒諭賴恩令其謹守舊  
規安靜行事給事中鄭自璧亦疏曰賴恩肆意攬  
權恣情黷貨信鄭澤之姦計則延偽使為上賓受  
素卿之金銀則致宗設之大變三司兼欲受轄兵  
權輒冀專擅心每上人動將壞法內臣中之奉職  
無狀者也乞將取回別用另選老成安靜內臣代  
其任事惟復痛加切責姑令捫省前愆用圖後贖  
其勅書仍照舊止管夷人進貢并抽分貨物衛所  
官軍不得干預勿得輕信撥置紛擾事端

殊域周咨錄

日本

三五

上詔前已有旨俱不從賴恩又疏曰竊審日本國有  
武臣三人一曰大內一曰細川一曰畠山是皆權  
臣猶魯之三家彼國政柄不在國王而在權臣進  
貢之事彼強則彼專此強則此擅國王則卒亦莫  
革近况素卿叛去獎愈深矣合無將素卿從重處  
治同來夷伴或流遠方或遣歸國另別差官賚勅  
往諭國王今後來貢益謹効順親具表文面用國  
璽毋容詐偽貢船毋過三隻使人毋過五百毋得  
仍致大內細川等弄權私貢以乖國體浙江倭倭

等官除將臣庸材乞賜取回間住別差賢能一員  
嚴加提督整理邊務葺城池修戰船整軍器慎烽  
瞭練士卒先之於昌國石浦大嵩象山穿山舟山  
定海觀海等喉舌緊要之處次之於松海金盤海  
寧等衛可緩之方巡海兵備等官務選年力少壯  
熟諳武畧勅專督理不拘三年五年就任加職庶  
免更換致曠重務不許久坐省城時須遍歷操練  
事干急重乞許便宜仍勅福建等處鎮巡備倭等  
官嚴禁漳州賊船不許縱放出海眩惑地方各衛

殊域周咨錄

日本

三五

官軍月糧務着有司及時徵給不許缺乏疲斃官  
軍日後倭夷入貢照舊瞭報審實各執堅甲利器  
防守譯審是的方許護送入港苟有賊船臨邊務  
使多帶兵糧剿殺如有畏怯即以軍法重治未為  
遵守庶幾內則官軍不致虛費廩餼外則足制邊  
境不致島夷侵漁矣  
上乃詔沿海武備着鎮巡等官嚴督舉行巡海備倭  
官員有久不出巡坐視民患的聽各該巡按叅究  
戶科給事中劉穆疏曰節該欽奉勅浙江沿海地

方武備久廢爾仍會同巡按督併海道備倭并守  
巡等官親詣各處查勘原設墩堡兵器戰船及官  
員軍士一一修復振作從宜區畫務俾武事修舉  
堪以保障事完回京復命臣會同巡按浙江御史  
潘倣親詣寧紹台溫沿海地方一應武備逐一修  
舉從宜區畫事完另行造冊奏繳外間有事關重  
大稍議興革雖未盡合機宜聊以補塞罅漏謹用  
條陳一添設巡視重臣東南諸夷惟倭黠猾比北  
虜尤為難制我

殊域周咨錄

卷本

三五

太祖遣信國公湯和親詣沿海經畧數年是以兵威  
大振夷醜竄伏今醜衆窺伺邊境危疑雖嘗嚴督  
海道官員整飭修舉但壞之於百年之餘而欲復  
之於一旦之驟雖才智拾倍過人者恐不能立致  
成效也况南北延袤千有餘里中間衛所堡寨錢  
谷甲兵不減陝西三邊之一獨責成海道一人威  
權既不加重施為且不自專添設都御史巡視地  
方督理戎務假以便宜之權寬以歲月之文位望  
之重既足以清肅頽頹委任之專又足以振刷積

昔何武事之不舉而邊患之足慮哉一召募補伍  
軍士臣巡歷沿海衛所查點額設軍士逃故者既  
已過半老弱者又多不堪凡遇出海守哨未免足  
此缺彼武備之費未有甚於此者也議將各衛所  
縣軍民舍餘人等願充軍役者量行召募在官填  
補逃亡正軍以便差撥出海此固權宜區畫之道  
亦急迫不得已之舉也一選調才能武職臣請將  
在京在外各衛指揮等官查選才識優長性氣剛  
果武藝閑熟之人量加調遣分布沿海邊衛每處

殊域周咨錄

卷本

三五

二三員或令把總守禦或令掌印管操加以鼓舞  
振作扶植誘掖氣習剛勁既足以振起頽風騎射  
精熟又可以教習士衆新舊無牽制之人挾詐有  
指擬之迹庶幾體統一正號令一新積習可祛兵  
威聿振矣亦不果行

按觀張達劉穆之疏則後日添設巡撫其機已  
兆矣又豈待楊九澤之奏哉但浙中既有賴恩  
為市舶而請改勅書兼管兵務又有鄒文為鎮  
守而請換勅書如成化舊規行事俱得俞允及

查成化勅書除相同外仍有無管銀場并官員  
貪贓壞法者四品以上具奏區處四品以下即  
拏寃治軍民詞訟亦聽准理蓋先時張慶有翊  
護前星之功

憲廟知其忠而柄之以任若是文之請蓋為含糊之  
詞冒攬權之實給事中鄭自璧請取回鄧文選  
老成代任不從夫以一省之地置二豎之橫殆  
亦中國內倭也其視巡撫之設何如哉而今論  
者乃獨歸咎於九澤謂其議建巡撫以啓倭患

殊域周咨錄

卷二

七

謬矣且如銀場舊時許開未聞太愍今銀場封  
閉而礦寇嘯聚如四十六年之大劫非有總制  
三省之命其禍恐未息也因時制宜不可拘泥  
如此云

十七年倭使石島周良來貢禮部奏請申十年一  
貢之例命繳還正德以前勘合更給新者二十  
三年復至無表文以非期弗納二十六年又至  
仍以非期使停泊於海山嶼候明年期至而入  
先是王直者徽州歙縣人少落魄有任俠氣及壯

多智畧善施與故人樂與之遊一時無賴若葉宗

滿徐惟學即徐碧溪謝和方廷助等咸宗之為間相與

謀曰中國法度森嚴吾輩動觸禁網孰與至海外

逍遙哉直因問其母王嫗曰生兒時有異兆否王

嫗曰生汝之夕夢大星入懷旁有峨冠者詫曰此

孤矢星也巳而大雪草木皆冰直獨心喜曰天星

入懷非凡胎草木冰者兵象也天將命我以武興

乎於是遂起邪謀嘉靖庚子年直與葉宗滿等造

海舶置硝磺絲綿等違禁貨物抵日本暹羅西洋

殊域周咨錄

卷二

七

諸國往來貿易五六年致富不貲夷人大信服之  
稱為五峰船主招集亡命勾引蕃倭結巢於寧波  
甯衢之雙嶼出沒剽掠海道騷動是年巡按御史  
楊九澤請設提督以彈壓之乃命都御史朱統巡  
撫兩浙開軍門於杭統乃調福建都指揮盧鏜統  
率舟師擣其巢穴俘斬溺死者數百直等皆走逸  
餘黨遁入福建海中浯嶼復命鏜勦平之統仍躬  
督指揮李興發木石以塞雙嶼港使賊舟不得復  
入時海禁久弛緣海所在悉皆通蕃細奸則為之

牙行勢豪則為之窩主皆知其利而不顧其害也  
統嚴申禁今有犯必戮不少假貸然其間亦有  
二被刑者未及詳審或有過誤杭人口語藉藉罪  
及建議主議群公統又以督府新開綱紀務在振  
肅由是官吏亦稱不便而失利之徒怨謗蜂起明  
年朝廷更議廢置乃改巡撫為巡視未幾統復解  
官去而東南自此多事矣

按嘉靖八年兵科都給事中夏言歷查浙江巡  
按王化有磐石衛縛官之奏張問行有蒲圻所

殊域周咨錄

三九

殺官之奏歐珠有寧波殺方面官之奏故建言  
請設浙江巡視大臣已得旨勅部中推選才望  
謀勇大臣二三員來者而輔臣張孚敬申議不  
可中止不設至是憲臣楊九澤乃復奏而夏言  
為首相適協其前既行復寢之議遂得旨設巡  
撫大臣來浙而朱統首膺其任故今之議倭患  
者多追咎於楊以為不宜創建大僚以生事端  
又歸咎於朱以為法網太密使奸無所容遂致  
群逞殊不知是時王直之輩如蠍舍沙勢必射

入如履藏氛勢必迷空况又有福建繫囚李七  
許二等百餘人逸獄歸直而為虎翼雖欲自己  
此輩將何適哉防海之官不過列衛正佐耳素  
倚通蕃貿易者為生計此與奸豪互窩無以異  
雖有海道兵憲臨之於上然不操生殺之柄則  
號令之而不畏不寄便宜之權則調發之而不  
應安能潛消此蠢動之亮刃也耶况因循積習  
之後動有牽制此督府之建所以不容已者鼂  
錯論漢諸王曰削亦反不削亦反愚於建督府

殊域周咨錄

卷本

四

亦云且不建則叛遲而禍大建之則可以備叛  
而弭禍何也觀統在浙之日號令嚴明賞罰必  
信規模法制卓有條緒是以浯嶼之勦雙嶼之  
塞確然著績使統久任以責其成則懾服之威  
防禦之策合必井井而下海者絕跡矣由是賀  
困受紉者乎吾人其或無今日荼毒之慘勞費  
之若也今乃撤機筭以縱虎自貽禍患可勝嘆  
哉朱統蘇州人清介之士歸家後朝廷有詔械  
繫別省舊巡撫朱某者訛傳建統統伏毒死

五島倭人為亂王直有憾於倭欲報之及欲以威  
懾諸蕃請於防海將官勦之畧盡遂聲言宣力朝  
廷以要重賞且乞通互市將官弗許但餽米百石  
直以為薄大詬投之海中從此怨朝廷頻入侵盜  
事聞廷議復建臺闢於杭命僉都御史王忬巡視  
海道督兵仍置二叅將湯克寬分守境內 三十  
年王直令倭夷突入定海關移泊金塘之烈港自  
以巨舟泊列表叅將俞大猷率舟師數千圍之直  
以火箭突圍去怨朝廷益深且眇官軍易與也乃

殊域周咨錄

卷二

聖

更造巨艦聯舫方一百二十步容一千人柵木為  
城為樓櫓四門其上可馳馬往來據古薩摩洲之  
松浦津僭號曰京自稱曰徽王部署官屬咸有名  
號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島之夷皆聽其指使每欲  
侵盜即遣倭兵 三十一年直遣倭兵寇温州尋  
破台州黃巖縣復寇海鹽長驅至嘉興城外官兵  
禦賊戰於孟家堰死者三千餘人指揮李元律千  
戶薛綱等俱戰死別寇犯海寧僧兵與戰敗績首  
死於赭山下是時官吏多不知兵惟松陽知縣羅

拱辰廣西人聞於武藝調守浙東西諸處挾悍勇家  
丁數十人自衛所在皆有功得陞按察僉事駐浙  
西殺賊副使陳應魁整飭兵備借其家兵半為已  
用由是軍遂弱不能抗賊調至松陽等邑土兵皆  
不習水戰每退縮奔還後河溺死者無筭各處所  
募北地遊僧所號僧兵是也雖健勇而寡謀倭人狡猾多  
防每為其掩襲而敗官軍技窮已而賊襲破乍浦  
城由是澈浦金山松江上海嘉定青村南漚太倉  
崑山崇明諸處及蘇州府治皆僅保孤城城外悉

殊域周咨錄

卷二

聖

遭焚劫賊或聚或散往來靡定如入無人之境遍  
於川陸凡吳越所經村落市井昔稱人物阜繁積  
聚殷富者半為丘墟暴骨如莽而柘林八團等處  
陳東建屋為巢據之持久不動餘半歲朝廷命南  
京戶部尚書張經總督軍務別置浙江巡撫命李  
天寵為之協謀勦殺經乃檄調川湖兩廣山東河  
南諸處兵未集而陳東援巢四出剽掠滿載長驅  
至嘉善縣市會福建義夫長賴某被徵自汀州先  
至勇敢前向大破賊鋒賊已遁走賴兵因失傳餐



廼為退食被賊復轉掩殺遂為所乘多死焉賴  
每以大旗為陣門賊有衝先者則揮旗一捲必能  
夾之過陣斬其首賊遂潰故能常取勝至是與賊  
戰勝後時有二偏將亦在嘉善使作虛聲策應賴  
兵賊必不敢來襲乃退縮不顧賴兵勢孤而敗遠  
近痛惜之經與天寵時駐節嘉興比田州土官婦  
瓦氏統狼兵至士民踴躍望其殺賊而瓦氏亦願  
出戰立功復其孫祖職請於經不許寇復攻北門  
燔廬舍掠子女橫殺無算河水為赤狼兵以未得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四三

經令不敢動

按瓦氏者田州土知府岑猛之媳也猛自乃祖  
陰謀奪嫡枉殺忠良頭目呂召傳至其父岑溥  
恣惡興兵結怨鄰壤猛承其官又偏聽頭目黃  
驥私撥土地結好思恩府土知府岑濬濬作亂  
襲破田州遂猛放兵劫掠兩廣都御史潘蕃總  
兵常經討濬誅之遂奏濬已顯戮猛自陷府治  
難托專城要將二府改為流官猛改隆同知尚  
書王時中馬文升等議從其請且將濬家小解

二千里外安置猛降為世襲正千戶押赴福建  
沿海衛分帶俸庶禍源可絕

孝宗從之押猛送平海衛猛中途逃回後調南丹拒  
不赴任正德二年猛托祖母奏以侍養為名又  
令田州夷民奏乞容留本處附近衛所聽調殺  
賊四年猛納金刀異器於劉瑾改授本府同知  
後調征柳州得陞指揮調征饒州姚源洞江西  
都御史陳金乃奏指揮知府品級相同復猛知  
府仍於知府上論賞瑾為之地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四四

武宗准於指揮上陞一級嘉靖初猛得志復作亂殺

官奪印其子岑邦彥縱兵殺掠

世宗乃命都御史姚鏌征之猛被獲剝屍梟示邦彥  
走死齊村其遺下頭目盧蘇王受構眾扇亂攻  
陷思恩鏌復征之乃弗克為巡按石金所論鏌  
罷去改命新建伯王守仁總督兩廣軍務隨宜  
勦撫守仁至下令招降盧蘇等議立其子邦相  
為田州知州

世宗詔邦相往與做田州署州事吏目仍聽流官知

府控制後有勤勞依擬陸權合瓦氏蓋邦相妻也相死子復繼亡瓦氏以太君權州事年在五十以下馭衆剛明人畏憚之張經兩廣總制之時常調其州兵殺賊有功曾蒙奏賞故遠未報效冀立殊勲以復同知之職與其孫也初至甚有紀律軍士歛戢不敢肆咸奮迅破倭而經竟不遣之出戰優遊於嘉興諸處頗有河上翱翔之意軍士咸生怨悔之心經去後又隨閩帥往來年餘竟無成功而還於是所至騷擾鷄犬不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四五一

寧聞瓦氏兵至在在閉門逃出殆與倭寇之過無異焉又按經之在嘉興諸路兵集各有殺賊之志而經再不發一令者何哉蓋其初制兩廣首賊不時出劫賊巢不遠一掠即歸歸後方命兵尾其後取所捕遺老弱即以報功未嘗交戰狙為長策今經亦欲待倭奴殺掠飽還廼出師如兩廣故事而不慮倭奴自海登陸焚舟持久殘破日深遂疑軍門通賊流言四播朝命趙文華至浙名雖祭海實偵經也經始不自保矣

上以賊未平勅工部侍郎趙文華致祭海神尋有察視之命倭衆四千攻圍金山城久據乍浦尋擁至平望王江涇諸處巡按御史胡宗憲督叅將盧鏜總兵俞大猷所統部卒及狼苗等兵大戰於百步橋悉擒斬之築京觀

嘉靖初平望鎮殊勝寺有一道人來遊題其壁曰我自蓬萊跨鶴歸山僧不遇意徘徊時人莫解菩提寺三十年餘化作灰題畢而去後倭夷至鎮寺悉被燬距題詩之日凡三十一年矣

殊域周咨錄

日本

四六一

文華還朝遂劾經玩寇殃民按兵不戰械繫入都下擢宗憲代經然賊愈猖獗一支數千自柘林走海寧直抵杭州北關外屯聚劫掠巡撫李天寵命燒近城湖上僧寺閉門歛兵而已一支有賊九十人自錢塘渡浙至奉化復轉而還渡曹娥江御史錢鯨使道還慈谿適值賊遇害已而入富陽過嚴州徽州到南京城下京營把總朱襄蔣陸被殺城門盡閉賊鼓行東掠蘇州寇常熟知縣王鈇與致仕叅政錢泮俱為所殺已復攻圍江陰知縣錢

錫死之官劾天寵懼怯縱賊奪其職尋亦被逮  
與張經並下火以軍法論死 三十三年七月倭  
火寇廣東潮州先是都御史談愷聞兩浙直隸諸  
郡倭寇猖獗恐其延及惠潮也遂移檄巡視海道  
議戰守事宜以靖海防時廣東巡視海道副使汪  
柏議將防守潮州柘林長沙等處海湧兵船併為  
柘林一哨顧募東莞烏艚二十隻潮州白艚船十  
隻共撥兵一千二百名委指揮黑孟陽為中軍統  
領指揮李爵李鑑千戶王詔虞歛尚昂戴應先等

殊域周書錄

卷本

四七

部領往來巡哨議上督府愷允之既而守備玄鍾  
鴻指揮同知候熙亦請禁接濟倭夷遂以其議行  
巡視海道轉行備倭守備及沿海府縣衛所掌印  
巡捕等官嚴督各哨官兵如遇倭船乘風泊岸星  
火飛報各處官司督兵協力追捕適備倭千戶于  
瑛報有賊首徐碧溪洪老等撐駕大夾板雙尾船  
從福建海洋乘風突來深灣湊合賊首林寄老等  
督撫令于瑛加謹防捕及督指揮黑孟陽等部領  
兵船協同各該哨備倭官兵相機設法擒捕至七

月初二日果有賊船三隻哨馬船五隻從福建汀  
州外洋泊潮州柘林時我兵既以預先警備賊至  
不敢近岸黑孟陽等即統各哨兵船兼程前進初  
三日至柘林初四日官兵奮勇與戰對敵兵威大  
振攻賊敗船三隻賊首徐碧溪等被傷賊眾落水  
淹死者不計其數浪湧不能取功生擒番海賊寇  
方四溪等共一百八十名皆係近時攻陷浙江等  
台温及蘇松諸郡縣巨寇今又湊合暹羅東洋諸  
國番徒經年在海劫掠流毒滋甚幸而籌策先定

殊域周書錄

卷本

四八

防守唯嚴數千逋寇一旦削除各省宿寇一麾可  
雪矣朝廷屢憂東南加胡宗憲兵部侍郎總督浙  
直福建軍務八省錢糧官吏聽其調用以提學副  
使阮鶚為巡撫 二十五年海賊徐海號明山和  
尚即徐碧  
溪姪亦與王  
直相黨援者陳東與倭酋辛五郎等復擁眾寇松  
江嘉興諸郡聲言欲取金陵建都乃由峽石越皂  
林出烏鎮以北新巡撫阮鶚自嘉興還杭州適與  
之遇急走輕舸入保桐鄉城叅將宗禮與禪將霍  
貫道皆河北驍帥厚集其陣合擊殺數十人會日

暮賊引去時賊氣雖窘而三將亦絕嚮道不得擇  
 善地休止孤壘無援賊復縱兵出戰二將俱陷歿  
 賊乘勝圍桐鄉宗憲檄諸路兵進援巡惶怖不  
 敢近城中奪氣陳東又伐大木盛為撞杵以攻城  
 城幾壞一男子獻計為巨索懸於城候撞杵至即  
 擊之曳以升不得撞又募冶工煮鐵為汁灌城下  
 賊賊不敢逼久之賊解圍去阮鶚得出還杭州鎮  
 徐海等擁至平湖據沈家庄為巢初攻桐鄉時海  
 先徹圍陳東意海私受軍門重賄頗不平至是海  
 又與麾下葉麻爭一女子有隙海乃遣人至軍門  
 約降且以計縛葉麻陳東送至為信軍門許之時  
 文華陞尚書奉命督察軍務重蒞嘉興乃與宗憲  
 暨當事諸公詣平湖受其降海率死士三四百人  
 環甲露刃突進城中納款稱罪遂厚犒之而出尋  
 將歸大洋適所調未保峒兵至奮擊敗賊海死亂  
 兵中辛五即被獲與葉麻等囚至京師獻俘告  
 廟伏誅時浙西諸郡唯嘉興去海七十里而近賊登  
 岸甚便最為要衝第平衛庫中兵器夜則自

殊域周咨錄

人日本

四九

鳴錚錚有聲識者以為兵兆郡城地方李上生瓜  
 長寸許剖之其中惟水諺云李樹生黃瓜後果首被  
 賊禍村里斷烟云禪將領僧兵官也  
 錢薇血淚歌曰四月五日海作妖青天霹靂山  
 走潮千艘蜃賊狐狹虎萬屯鐵騎鼠見猶金緋  
 大將膏鋒鏑糜爛細民喙烏鴟端陽五日與六  
 日四郊煙焰連雲高紅巾填塞秦溪野勁鎗毒  
 矢殺氣豪此時哭聲動天地橫山積血成波濤  
 少婦汚蟻觸白刃嬰兒中槩娘同刀豈無脫奔  
 保首領官軍劫奪無路逃夜來仰看旄頭星烟  
 烟未滅心切切誰為入奏明光宮流離乞撫血  
 淚號

殊域周咨錄

人日本

五

殊域周咨錄卷之三

自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榮嚴從簡輯

東夷

日本國

是年嘉靖三十五年徐海雖斃而王直在島稱雄如故遣

倭酋紛擾浙東濱海郡邑破臨山衛等城禍如浙

西復寇通州海門突流楊州直之毋妻并子俱在

浙省心切念之欲致其歸乃請講和尋率將領渡

海執無印表文詐稱豐洲王入貢來泊岑港遣人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一

通好索家屬要開市軍門胡宗憲許之且賂以厚

賄說其來降直遷延者久之直既離本巢自失負

隅之勢而受賄繁渥諸島亦各生疑貳直恃其強

謂中國決不敢害已或可徼倖如意傑然詣款塞

詔誅之梟直于市餘黨潰去

別誌曰奸民王直倡亂于海倭酋部落數萬皆

受直節制流劫兩浙諸郡邑三四年間吏民死

鋒鏑填溝壑者亦且數十萬官軍莫敢櫻其鋒

督閩胡宗憲懲張經之獲罪不知所措乃欲議

和以舒目前之急奏乞遣使移諭日本國王禁  
戰屬夷

上從之先是宗憲檄徽州府收直毋妻及子繫金華

府獄至是出之令有司豐衣食潔第宅以奉而

遣生員蔣洲陳可願借市舶提舉職名充正副

使往日本且命二人持重賄見王直說令滅賊

保親屬取官爵以覘其意二使至五島見直養

子王激道以諭倭事激曰往見日本國王無益

也此間有徽王島夷所宗今渠傳諭足矣明日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二

直出見二使推髻左衽旌旗服色擬王者左右

簇擁二使心動坐論鄉曲直設酒食情款方洽

二使曰軍門遣僕等敬勞足下風波無恙直避

席曰直海界逋臣軍門不曳尺纏牽而鞠之而

遠煩訊使何也二使曰軍門以足下稱雄溟渤

諸蕃畏服備哉夫夫也風波隔限不能親犒敢

命僕等以黃白絲綿若干為壽直忻然納二使

曰軍門推心置腹援足下今妻壽母而出之獄

館穀甚厚者蓋以足下材畧超世未能奮跡龍

池故遂涉身鯨波亦不得已焉耳非足下本心也且足下曩歲曾扣關獻捷人孰不知其功今日能乘機改節滅賊自效則爵賞必隆悠久富貴非但保全妻孥而已直默然乃挾二使登舟巡數小島誇示富強而還初直聞母妻為戮心甚怨欲犯金華及見二使始知家音心竊喜乃集所親信者計之謝和等曰今日之舉未可冒昧突往也當遣我至親為彼所素信者先往效力以示欲降待彼不疑然後全師繼進始可逞

殊域同咨錄

卷六

三

耳直笑曰妙笑也遂遣王激等來投誠効力宣言王直歸順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通市而已宗憲為直上疏于朝許之時直雖偽約歸順而徐海陳東葉麻等已擁薩摩洲夷王之弟過洋入寇矣時適舟山有零寇數百宗憲遣葉宗滿等助官軍往勦盡殄焉疏其功次犒賞三酋王激笑曰此何足賞若吾父來當取金印如斗大耳既而徐海陳東寇松江嘉興勢大猖獗宗憲召王激等謀之以觀其意激等初欲小

試懇勲甘心助賊舟山零寇至於徐海等正其所倚以圖大事者且利直速來共濟乃辭曰是非吾所能須吾父來乃可耳遂留夏正童華邵岳輔王汝賢在軍門自以招直捕賊為名與葉宗滿開洋去徐海陳東由峽石抵烏鎮圍桐鄉城巡撫阮鶚在城中孤危甚急時王直又遣養子曰毛海峰者欵定海關以謝過謂海不知通海間奉直命諭徐海徐海未允宗憲疾走人賂毛毛又遣人詣海宗憲復令謀者賚銀數萬兩

殊域同咨錄

卷六

四

賂海而說之曰足下所求不過欲多得利耳與其鏖戰而取劫掠之財孰若安閒而享所自致之貨且直與足下固唇齒也直已遣子入款朝廷赦其罪將官之矣足下不於此時解甲歸順他日使直獨保富貴孤立將安所為也海然其計於是遣所親入謝約罷圍去因索賂遺他倭酋宗憲許之以銀牌綺幣厚賜來者來者德之以報海明日復遣他使來謝宗憲厚待如初凡數復海始喜慰而陳東以海私受重賄不與之

均鞅鞅不樂是夕海果潛移巢去道宗德而西東聞海去勢孤亦引去圍始解徐海乃屯於海鹽平湖交界曠野之處將造舟為歸焉計日遣人與宗憲索餽宗憲悉如其意與之凡銀兩絲綿錦段與夫酒米鹽醢裁縫醫師巨細取給傳送之所餽動以萬計舟相接於道雖供應月餘未嘗缺乏徐海既感宗憲待之誠且謂其不足憚遂以故所戴飛魚冠及堅甲名劍來酬獻間遣其弟洪入質於是彼此無忌謀報宗憲徐海

殊域同音錄

日本下

五

麾下獨書記葉麻為長黠而悍近與海爭一女子不相能非用間急縛之則阻海歸心且將為後患於是遣謀賂海說令縛麻以擅功潛并賂麻使不疑也海從之與麻共宴宗憲之使半醉海謂麻曰予輩既與軍門通好便為一家今使者歸予輩當釋其遠送以示款洽麻然之命各部下俱不必從海遂與麻同舟復舉酒大飲送使者至十里外伏發執麻葉麻出而故隸葉麻部曲皆怨且懼矣宗憲恐生他變時時遣謀持

簪珥璣翠金飭遣徐海兩妓女不絕一名翠翹一名綠珠侍海令兩侍女日夜說海并縛陳東東乃薩摩王弟帳下書記海猶豫未決宗憲出葉麻囚中令其詐為書於東乞兵賊殺海其書故不以遺東陰泄之於海海得書謂東等叛已遂詐請東於薩摩王弟代署書記既得即縛之以獻葉麻與陳東相繼縛而海麾下洶洶益疑且怨矣初葉陳二部下賊雖有憾海之意而俱沾軍門之賄遂皆隱忍海恐此輩終為已患乃遣人與宗

殊域同音錄

日本下

六

憲定計先遣已部下數十人詣軍門求賞皆受銀牌花幣厚宴而歸次遣葉陳二部下之雄者各數十人皆欣喜爭往一路酒饌厭沃之抵嘉興通事者語賊云前日來者皆去兵器空手入城以便簪花執盞爾等亦當如前賊從之官軍伏於甕城一將官先開內城門坐城樓上令賊分四門而入賊既入甕城而外城門隨閉通事者語賊當拜城樓上將官受賞賊下拜伏出每二人執賊一人截其扞指而囚之於是徐海自

度縱歸故島必為蕃落之所殺內附之心益固請與部下入款宗憲許之謀往定期海先期一日率倭衆數百人胄而陣平湖城外又自擁百餘人胄而入平湖城中庭謁軍門稽首稱罪宗憲與當事諸公厚犒之竟傲然出是日城中人無不魂戰色變當事諸公忿其疆皆議誅海以杜後患宗憲欲縱海生還迫於衆議不得已而從之然海衆尚千餘人屯近獨山猛鷲難即破於是令海自擇便地居之海擇沈家庄即儵與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七

遣賊寇浙東諸郡流及通州揚州宗憲欲以弭誘直出巢於是委心留用直前所遣來王汝賢數人撫摩若親子及葉宗滿兄弟前同宗滿來者盡加禮遇時時對將吏言曰直非反賊顧岬強不見我耳見我鄉曲故當有處也直聞之謂軍門誠朴可欺欲乘機見之而還得完聚親屬且自度縱不如平日所料亦不至為失水大魚遂決策渡海首遣蔣洲次遣王激葉宗滿等率驍卒千餘人且以豐洲王入貢為名先泊岑港據形勢分布要害訖直乃與謝和等慷慨登舟今衆曰俞大猷吾嘗破之列表泊岸時須謹備之軍門當直未至時已度其前有隙豫調俞大猷於金山而以總兵盧鏜代之盧鏜者舊與王激等同事舟山撫循倭夷備至直坦然不疑惟日聚群倭礪兵刃伐木為開市計且索毋妻子弟求官封宗憲列狀以聞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八

上詔相機擒勦宗憲秘不宣夜馳至寧波城密調叅將戚繼光張四維等督諸律將埋伏數匝乃以



夏正等為死間諭直曰汝欲保全家屬開市求官可以不降而得之乎帶甲陳兵而稱降又誰信汝汝有大兵於此即往見軍門敢留汝耶况死生有命苟命當死戰亦死降亦死等死耳死戰不若死降降且萬一有生焉直猶持疑宗憲則使蔣洲往為質曰如自約則洲命懸爾手敢爾欺乎直信之凡直意所欲軍門輒餽遺之不吝巨萬一如餉徐海時直頗心喜又其所親信王激葉宗滿遣來見者軍門必隆禮厚賄笑語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下

九

飲食連床共卧歡契無間皆為說諭往來相通者五旬又益情洽風聞諸夷謂直已歸國無復主之之心而叛賈素依直為淵藪者且各散去直計田島之難立而納款則猶可徼倖保全親屬且莫敢柰我何也乃挺身詣軍門降宗憲委曲諭之曰汝既來歸我當表奏爵汝崇秩但事達朝廷

上意不測汝當以罪人居于獄庶九重知汝負罪引慝之誠我之為汝請者可如意而得脫有他變

汝之堅甲利兵固在我敢負汝哉乃命一指揮伴送入杭州按察司獄直遂俛首受命獄中供帳備具自是日有宴夜有官伴宿雖在狴犴無縲紲之拘有費應之資直乃安之以俟恩旨其黨之在舟者亦賜遺不乏如常杭城日夜戒嚴如虎在豸王激輩棲遲日久各無鬪志蔣洲以計先脫歸宗憲乃遣將出師抵岑港要賊黨去路繼有別島賊來援官軍奮擊敗之斬獲甚眾餘竄歸大洋有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下

十一

詔誅直梟其首妻子給功臣之家為奴直眾既破惟毛海峰等擁眾稱雄然勢孤無援時寇海濱亦不甚張皇矣後毛海峰率倭夷侵據舟山官軍四面圍之絕其水草賊困乏官軍夾擊賊敗死殆盡毛海峰亦死于亂兵中自是浙中稍得寧帖云

浙東倭倭議曰昔我

祖宗之制防邊戍海樹設周詳郡縣之間建立衛所定海衛內轄四所外轄後所霽衢大嵩中中左

所旗軍一萬有奇歲給官軍糧餉十萬餘石皆

舊額今軍缺糧減存者止十三又置巡檢司九曰螺峰曰岑江

曰岱山曰寶陀四司環置舟山俱隸寧波府曰長山曰穿山

曰霞嶼曰太平曰管界俱隸定海縣莫不因山塹谷

崇其垣墉陳列兵士以禦非常復於津陸要衝

置為關隘曰定海關在南薰門外最為衝要舊制額設指揮一員旗軍五十名

今增協守民兵一十名曰舟山關舊制額設官軍艦詰今撥福蒼兵船防守曰小浹港隘曰

青嶼隘曰硤頭隘曰錢家隘曰梅山隘曰慈嶼

隘曰橫山隘曰螺頭隘曰碇齒隘曰小沙隘曰

沈家門水寨曰路口嶺隘曰岱山隘曰大展隘

凡一十有六皆屯兵置艦以為防守其中若定

海關舟山關沈家門水寨小浹港隘最為要害

自昔至今尤致嚴焉定海烽堠一十三後所烽

堠十霏衢烽堠六舟山烽堠二十五咸設旗軍

以瞭望聲息晝煙夜火互相接應若霏衢之三

塔山舟山之朱家尖轟峙最高所望獨遠故設

總臺多撥旗軍戒嚴尤至設總督備倭以公侯

伯領之巡視海道以侍郎都御史領之洪武三

十年以後總督領于都指海上諸山分別三界橫牛山

在慈谿縣北大海中與海鹽縣海洋為界馬墓長塗金塘冊子大榭

蘭秀劍岱雙嶼雙塘六橫等山為上界又灘滸

山三姑霍山徐公黃澤大小衢等山為中界花

腦末芝絡華彈丸東庠陳錢壁下等山為下界

率皆潮汐所通倭夷貢寇必由之道也前哲謂

防陸莫先於坊海緣邊衛所置造戰船以定臨

觀三衛九屬所計之五百料上定海港一隻四百料二

百料尖快等船一百四十有三量船大小分給

兵杖火器調撥旗軍駕便而督領以指揮千百

戶每值風迅把總統領戰船分哨於沈家門初

哨以三月三日二哨以四月中旬三哨以五月

五日由東南而哨歷分水礁石牛港崎頭洋孝

順洋烏沙門橫山洋雙塘六橫雙嶼青龍洋龍

礁洋抵錢倉而止每哨抵錢倉所取到單并各處海物為證凡非山

積固大佛頭花腦等處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

一望而盡由西北而哨歷長白馬墓龜鷺洋小

春洋兩頭洞東西霍抵陽山而止皆至亦取海物為證凡

大小衢灘澗山丁興馬跡東庫陳錢壁下等處

為賊舟之所經行者可一望而盡由此而南通

於甌越北涉於江淮皆以南北兩洋為要會而

南北之哨則以舟山為根抵六月哨畢臨觀戰

船則泊於岑港定海戰船則泊於黃崎港海中

月十二日為彭祖忌颶風仍用小船巡邏防守

備至密也今日倭奴更不可以春汛期自三月至五月

為汛期六七八月風潮險惡舟不可行九月十月小陽汛期賊舟復可渡海亦有停泊海島乘間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

而至于故今四時皆宜防海也而備禦宜益密矣

皇上軫念元元震耀神武命將興師誅討不庭一舉

祖宗之舊章而振飭恢弘之設總督直隸閩浙軍務

大臣及巡撫都御史以藩臬分任兵備調發橫

江鳥尾船二百餘艘今皆廢壞改造福清船四百餘

隻停造五百料等戰船取軍四民六料銀增價改造蒼沙民船復數百

隻或官造或僱稅召募福建兩廣邛徐松潘保靖未順

桑直麻遼鎮溪大康及蒼處等兵不下十萬今川

廣諸溪洞土兵悉皆免調勅鎮守總兵駐劄臨山今改劄協

守副總兵駐劄金山今改劄吳松叅將分守各府紹

一叅將并各府四叅將把總統轄衛所舊制臨定觀一把

把總俱題請欽依復有游擊游兵之職以統水

陸之兵俱奏請欽依一時任事之臣非不攄殫謀畫

務底安壤而豺虎未消烽烟未靖者蓋以城戍

不足而告急者多則疲於奔命庾幣不實而資

用者乏則窘於設防糧餉不時而凍餒者衆則

怯於應敵土著不練而徵召者至則艱於行法

此皆用兵之大患也且倭奴入寇自彼黑水大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四

洋舟行一二日抵天堂山復一二日渡官綠水

抵陳錢壁下漸經濁水海水東去三四百里泥而黃濁色過此水漸

深而清且濁為官綠色千里之外海極深益因

潮視之點黑色海道經所載及人所見皆然因

潮乘風寇無定跡甌閩渤海南北可從即其南

涉非山北由馬跡舟山則四面可登緣海則隨

處可犯游兵把總等官督領兵船自春歷夏及

小陽汛期於南北海洋窮搜遠探遇有賊舟即

為堵截馳報內境俾為預防復於沈家門列兵

船一枝以一指揮領之馬墓港列兵船一枝以

一指揮頌之把總駐劄舟山兼轄水陸總參標  
下各選練精兵三千以聽征勦近年議將總參標下陸兵更屬  
海道兵備訓練仍各定海則屯聚重兵屹為巨  
選親兵一千隨征鎮賊或流突中界則沈家門馬墓兵船迤北截  
過長塗霍山洋三姑與浙西兵船為犄角迤南  
截過補陀桃花青龍洋青門關與昌國石浦兵  
船為犄角賊或流突上界則總兵官自烈港督  
發舟師北截於七里嶼觀海參將自臨山海洋  
督兵船為應援南截於金塘大猫洋而石浦梅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十五

之備不可以不嚴而丘洋金嶼慈谿新城石墻  
之築寔所以扼其衝由小浹港穿山崑亭康頭  
尖崎諸路可犯鄞界與定海之東南境以達於  
郡城則小浹口置列兵船海道兵憲譚綸總兵  
鎮發貢重五千斤者一座調發兵船防守定海  
添設民八葉船一十隻汛期則巡邏哨探汛俾  
則容其樵與後所露衢大嵩甬東太平諸處之  
備不可以不嚴而慈嶼蛤嶼石墻之築實所以  
扼其衝由大浹口直走郡城則西渡東津桃花  
梅墟之備不可以不嚴而關口水陸之兵與招  
寶山威遠城之築實所以扼其衝蓋我尺寸之  
地皆係金湯得人而守則其險在我防或少懈  
則反以資敵若舟山故定海治也四面環海其  
中為里者四為嶼者八十三五穀之饒魚鹽之  
利可以食數萬之衆不待取給於外初以承平  
無事止設二所守之軍卒止二千有奇而歲又  
逃亡且大半矣重以城垣低薄不足為固萬一  
夷且生心據以為穴則險阻在彼非有勁兵良  
將卒未易以驅除而彼方挾其利便四出攻剽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十六

則濱海郡縣容得安枕而卧乎此今日之所當首以為憂蓋不止如雙嶼烈港之為賊窟而已也夫海防莫急於舟師今計定臨觀昌各港官民船可二百艘仍增造福蒼沙船五十隻復有八槳漁網等船舊例官船料價六分則徵於里甲四分則扣於軍儲以充造作三年則輕修六年則重修九年則折造其價仍扣於月糧變賣於釘板而給公帑以佐之今之造舟給直又數倍於昔矣昔之出海旗軍食糧八斗內將三斗安家五斗

殊域周咨錄 卷之六十一 七

臨今之給餉水兵者又數倍於昔矣公私安得不困哉且昔日之水軍固皆尺籍之編伍未始徵兵於外也與其募閩人以充水兵孰若省召募而兼用土著使久而習其揚帆揆舵之法戰攻衝擊之技宜無不便况吾緣海之民流亡內地投充水兵以百千計歸而用之又奚不可哉然滄溟萬里茫蕩無涯潮汐風勢之逆順帆櫓人力之遲速把截港汊要害之處曠闊亦不下數十百里非若潼關劍閣可一夫扼險而守者

寇已登突而為之備計亦晚矣即今定海衛所軍兵之外復有總兵標下之兵以戰以守足備緩急若霽衢大嵩穿山龍山管界形勢單薄兵力寡鮮宜各增置陸兵勢相倚角而於鎮兵所屯相機調遣巡司鄉團俾聯絡策應若舟山則水陸缺防抑不容緩矣海道兵憲劉應箕撥兵六百戍守霽衢蓋為是也議者曰國初緣海之兵自足以周備禦之用而乃謂不足何也蓋衛所之軍兵止存空籍竄漏裁革者過半倉庾之

殊域周咨錄 卷之六十一 八

儲蓄止存空額那移逋負者不貲而復以羨餘歸計部此皆非訐謨之善者也近年衛所軍兵悉皆革罷止准見在軍伍者派撥糧餉皆指為羨餘解輸戶部以充別用故軍日耗而糧日寡今欲圖安攘久遠之策無他舉祖宗之成憲而行之爾奏復原額錢糧盡充養兵募兵之費不得復以那減充羨餘禁止逋負之奸不得以國賦潤豪猾如又不足不得已而加賦於民當不至如今日之甚矣仍嚴行清勾之法移查原籍有無丁壯可補者補之如原籍亡絕

即於衛所簡其見在壯丁補足行伍贅壻義子

年力強壯俱准收充不必執空籍以糜歲月

撫趙炳然奏准舉其犯罪充軍者嚴為解發使

明隸尺籍遵照近年本兵題准事例不得有所

脫漏又不足則召募土著之人膂力精強者程

能試補仍復其身而給之食立以程限壯年為

兵力衰而罷不苦之以終身不陷之以永久則

人皆鼓舞樂於為兵軍無缺額糧不虛廢必無

不任戰之民死於無罪者矣議者曰主兵不足

則客兵不得不用夫環海之變故無常東南之

財賦有限以有限之財賦募無已之客兵以防

無常之變故此豈異於割股以啗犬豕者况

其貪殘之性不減於倭奴使久居內地閉孰道

路習知土風必有不戢自焚之禍昔元末苗帥

楊完之流毒於嘉禾邇歲閩廣之兵屢叛而從

寇盜可鑒矣此言補足行伍無用土議者又曰

山海有自然之利捐之民而困可甦故屯大樹

之田可以固穿山之守而耕牧金塘足裨內地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十九

之糧餉然其地極廣袤物產無窮賊屢過而不

問者以其中未有可欲也既田之則有可欲矣

能保其不賊乎苟無重兵以守是委以與敵也

而可為之乎此言大榭金議者又曰今之米戰

止能邀擊去賊而已未能遏來者之鋒夫來賊

銳而去賊隋擊隋易而攻銳難人情所皆知也

然擊來賊者譬之撲火於方燃之始火滅則棟

宇可以無虞擊去賊者譬之收燎於既燼之後

此其利害則有間矣自海上下師擊來賊者僅

一二見戊午參將張四維擒朱家尖寇而邀去

賊者亦不過支其縱賊不追之罪耳今若以擊

來賊之賞而優於追去賊之賞以縱來賊之誅

而嚴於縱去賊之誅更得當事者同心僂力急

如救焚則邊鄙又何不寧耶此言水戰以擊議

者又曰我兵陸戰每退怯而鮮成功夫倭奴常

敗於水而得志於陸者非其勇怯有殊也交拜

海上吾特以戰艦之高大帆檣之便利與火器

之多取勝耳總兵俞大猷嘗議賊或製舟與吾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二十

于防陸總兵盧鏗攻破雙嶼得番寇鳥箭銃與火藥方其傳遂廣

船破釜所以一其志也環龜自守者專其力也

顧能用兵飽以饑我逸以勞我伏以伺我佯北

以誘我狡獪深入之窮寇與吾柔脆之兵相角

逐勝負之數可坐而策也誠能察彼已之情即

以其勝我者而勝彼握符馭衆者復以威克厭

愛行之寧不足以殄滅兇頑耶此言陸戰當以謀勇兼全取勝

議者又曰定海緣邊舊通蕃舶宜准閩廣事例

開市抽稅則邊儲可足而外患可弭殊不知彼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下

三

狡者倭非南海諸蕃惜身重命保貨之可比防

嚴禁密猶懼不測而况可啓之乎况其挾貨求

利者非脯肝飲血之徒捐性命犯鋒鏑者必其

素無賴藉者也豈以我之市不市為彼之寇不

寇哉殷鑒不遠往事足徵當商舶未至而絕之

為易貿易既通一或不得其所復將窮覓以逞

此時何以禦之耶况彼之寇邊者動以千萬計

果能一一而與之市乎內地之商聞風膽落果

能驅之而使與之為市乎既以市招之而不與

市則將何詞以罷遣之耶市以百至兵以千備

市以千至兵以萬備猶恐不足以折其奸謀今

我財力果足以辦此乎且市非計日限月之可

期也彼之求市無已則我之備禦亦無已果能

屯兵而不散乎此皆利害之較然者也乃謂可

以足邊儲而弭外患不已大繆耶此言蕃舶議

者又曰倭奴悔禍或揚帆稱貢而至又將何以

處之昔楊文懿公守陳嘗著却貢之說謂其受

貢亦侵不受貢亦侵今倭奴已為讐敵乃於構

殊域周咨錄

八日本下

三

隙之餘復敢懷其狙詐狼貪之心而欲售其請

計其罪不勝誅矣况可與之通乎且前此入寇

之少以通蕃下海勾引嚮道者少也今茲入寇

之多以通蕃下海勾引嚮道者多也不嚴禁茲

之令而欲開非時入貢之門是止沸而益之薪

也况倭王微弱號令已不行於國中即使通貢

果能禁諸島之寇掠乎且常年貢使止數百計

而往歲寇邊之賊動以千萬計豈寇邊之賊皆

欲貢而不得貢者乎謂宜頒降

言申命海道帥臣益嚴守備貢則却而驅之出境  
寇則草薙而禽獮之則彼姦謀狡畫破阻不行  
矣如其引慝伏罪重譯效款必欲率賓同於諸  
蕃以自納於覆載之中則必質其信使堅其誓  
約諭令禁戢各島不復犯邊期以數年為斷若  
果能恭命不渝而後如先朝著例復許之貢此  
則義之所以為盡仁之所以為至也是故明徵  
定保君子監成憲而行之修治垣隍慎固封守  
一策也編立保甲內寓卒伍一策也譏察非常  
嚴禁闌出一策也緩拊瘡痍固我根本一策也  
此皆所以治內也修復整堡嚴明烽堠一策也  
繕治器械清理戰船一策也出哨會哨悉遵舊  
規一策也據險守要聯絡響應一策也此皆所  
以治外也至於練主兵而免調募之擾足財用  
而資軍興之需聚芻糧而給餉以時嚴賞罰而  
功罪不掩設畫樹防出奇應變為吾之不可勝  
以待敵之可勝則在中外任事之臣加之意而  
已然昔人有云其備不在邊境而在朝廷故曰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

無怠無荒四夷未王又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  
今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崇干羽之舞又何必規規責效  
干甲兵之末乎  
直既就戮海賊徐惟學等據島分衆往來于福建  
省界蜂屯豨逐連破縣城 三十八年二月倭寇  
犯饒平流入漳州等處督閩范欽遣都指揮孫敖  
會兩廣兵進剿親率狼兵及千戶張春等二次斬  
級七十七顆生擒九名奪回被虜官民人口一百  
八十餘名牛馬二百二十餘頭匹陸續官兵又獲  
真倭賊一名林居鳳奸細余超張大陳元愛接賊  
犯人楊三及賊馬吳絲綉絹等件百戶趙孟李鎮  
撫楊德於石牌地方斬獲倭賊首級十顆典史萬  
邦邑奪回被虜一人番衣一件 四十二年復破  
興化府城都御史譚綸與叅將戚繼光率師救援  
賊走敗之潰入廣東界  
野記曰歲癸亥倭賊圍興化城相持數月殺掠  
無算賊偵近郊塚墓為鄉宦富室者則發其棺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



昇至城下而俾之贖否則屠屍而焚焉城中米價倍湧無所得至於薪水俱竭軍民疲困殆極矣叅將劉顯駐兵江口應援不敢進兵備副使翁時器新至任適鄉宦陳應時建策謂城上刁斗喧噪賊視為常今夜不舉號鳴拆息燈靜坐至三更四門各舉銃飛擊賊巢若欲往劫之者使其自相鬪殺我軍繼之可以取勝時器從之適顯使律卒八人間道以公文會時器其服俱以天兵二字為號倭賊得而殺之乃相與定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五

謀選黠賊八人各服其服持公文叩城城中遂挽而上或有言律卒不類須察而防之時器不聽諸賊因得遍觀街巷出入樓櫓登降之處時器下令守城者入夜輒靜詳則有罰時衆又憊是夕相與寐熟舉城寂然賊探至城下試呼官軍無一應者乃罵曰城中人豈俱死耶八黠賊乃放火舉號賊皆掩至長梯蟻附而上亂殺守卒開城門擁入縱焚廬舍而時器猶未之知也衆亂時器從東門引下逃脫賊分守城門吏民

無得出者時賊半為漳州土人凡有名士大夫及巨室悉素知之拘繫一大寺中命以金帛贖身各限以數不如數者腰斬鋸解之浦多縉紳有四五世科第相承者古今典籍比屋連巷至是俱罹鋒鏑為斯文之烈禍賊搜掠編戶靡有孑遺屯城月餘糧食盡罄城外亦蕭然無可剽掠者賊不能住又慮援兵將集去屯平海衛為巢都憲譚綸與叅將戚繼光統兵攻之繼光兵四千聲言三萬俱義烏人素練習知兵法而繼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六

光又善鼓舞俱敢向前死戰者繼光初至惟言我兵遠來困疲須養月餘乃可用也因出橐資命造紙甲既完猶言未可用賊探知之守稍懈一夕夜半忽傳令造飯飯畢自率兵居中俞大猷為左劉顯為右啣枚疾走天明逼賊巢賊不意猝至皆棄巢走官軍掩殺呼聲動地斬賊數千餘逃奔至廣東界初有庠生張某者十年前夜夢一鐵甲人告之云我是天兵放火殺人歷午未至酉辛城皇紀破土城牛女之分號令分

明重熙會見太平醒而記其半至夜復夢如前  
乃記全文常與衆語不知此為何兆至是八賊  
果以天兵服色倡難進城以午未日出城以辛  
酉日譚號二華戚名繼光並合重熙之義二公  
紀律嚴整士各用命又俱江西人分野屬牛女  
於前夢語無不驗者則生靈禍福真宜定數信  
不可逃者也自是閩中恃譚戚為長城而賊迄  
今蔓延抄掠各邑未獲安堵繼光父某亦為總  
兵先在山東魯橋與賣卜者鍾八交好甚密鍾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二十七

授繼光父以兵書且教其用法相別去繼光父  
有事至京旅次一日鍾復來訪時繼光母方妊  
父年三十一未有子因問妻就館所得是男是  
女鍾曰女也若欲男須戊子年九月朔亥時生  
乃汝子耳可名之曰鍾祥壽他日以勲名昌汝  
家也繼光父笑而頷之是後鍾每至不由戶入  
從空而下去則復從空而上倏然不見繼光父  
知非凡人盡誠祈叩之鍾乃吐實謂我狐仙也  
自此不復再見繼光父抵家果產女後母復姪

至戊子年閏九月父意其言默禱俟驗迨朔日  
亥分忽見鍾閃入卧內舉子即繼光也小字鍾  
祥壽既長父授以兵法穎悟若素習負膽氣饒  
智畧有古良將之風御卒雖嚴恩養備至其苦  
與共結其死心教以戰法賊敗不許取首級惟  
以鏖戰為功臨敵却顧者始犯則截其耳再犯  
則梟首偏裨以下不少貸所獲賊輜重俱歸將  
士分毫無所私故戰無不勝著心法紀畧兵間  
鑿鑿皆可行云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十一

四十三年三月倭賊屯潮之烏石流突滅水都神  
山溝地方約三千餘人都閩范欽會同兩廣軍門  
吳桂芳恭順侯吳繼爵督兵進剿三月二十六日  
總兵俞大猷移營五鼓發兵以福兵并王詔門崇  
父二叅將下兵分三大枝而進午時逼賊寨賊率  
精銳出寨擺定分兵來衝福兵首與相持半頃未  
決俞大猷督後急遣人斬哨長首級二顆徧行宣  
示於福兵奮勇先登王門二叅將狼兵繼之吶喊  
直奔賊中大戰良久一鼓破之或奔入寨或奔入

山各兵分投追殺殺六百有奇恐寨中埋伏用火  
箭銃炮四面圍焚燒死一千餘人是役倭賊大率  
死於鋒鏑灰燼將及二千奪出被虜者逾數百人  
已而敗衄遁走捨船出海忽風雷大作俱溺無免  
者

廣東海倭論曰海寇有三路設巡海倭官軍  
以守之春末夏初風迅之時督發兵船出海防  
禦中路至東莞縣南頭城出佛堂門十字門冷  
水角諸海澳東路惠潮一帶自柘林澳出海則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九

東至倭奴國故尤為瀕海要害西路高雷廉海  
面惟廉州境接近安南為重地焉夫倭當朝鮮  
之下流山巒巉岬而環以大海天地東南之仁  
氣至此而盡性譎且兇狙詐狼貪風土使之然  
也歷齊魯東淮浙泉漳而後至於潮雙桅出沒  
東洋如履平地久矣其為海堦患也弘治以前  
無通蕃者故亦無海寇之擾正德初始漸有之  
宋素卿宗設之犯薊圍城劫庫放火殺人非無  
人而至前也吾廣玩愒防備失策漳舶遏糶而

巡哨私通是以螳螂逞威肆其暴竊一聞風鶴  
懼喙宵奔豈非浙固剝床災近者耶然波濤洶  
湧千里吞吐而我之步騎弗與木筏輕舸浮沉  
聚散出沒若鬼而我之巨舸弗與彼若焚舟登  
陸拚死而鬪又有交通接濟為之助焉浙災其  
在閩潮矣是故杜寇之來莫若嚴於自治禁豪  
勢交通之私斷小民接濟之路沿海居民互相  
保伍昭王度示國信俾其華心感我綏來計之  
上也師有潛伏謀在察微勢有窒碍謀在攻堅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

以不可勝而待勝計之中也若夫立鉤距作沈  
命草薙而禽獮之計之下也噫用其上寇亦民  
矣用其中寇自寇矣用其下則民亦寇矣司海  
道者請三思之  
方倭之寇浙趙文華以工部尚書賜玉帶出督察  
胡宗憲後亦論功加兵部尚書有玉帶之賜既文  
華還朝得罪罷職時寇既平朝議宗憲文華及巡  
撫阮鶚費用不節軍餉多弊  
上命給事中羅嘉賓御史龐尚鵬同往查軍門及督

祭用過各省錢糧數目文華冒破十二萬阮鶚六萬宗憲亦不下十萬疏論其侵匿時宗憲猶在浙曲為彌縫上疏辨明鶚去官文華已故皆坐賄追併後南科給事中陸鳳儀疏劾宗憲不法事

上詔逮至京尋原其罪免歸皆輔臣嚴嵩之力也遂以都御史趙炳然代宗憲除總督福直嚙止巡撫兩浙兼理軍務炳然舊為浙巡按見宗憲靡濫之弊務崇安養民得息肩矣然浙之嘉湖與直之江南諸郡固澤國也縣多無城府雖有城而弛斥不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

堪禦寇况承平日久驟加倭警非惟鄉民奔竄不自保凡城中居民亦無固志於是各處縣邑俱創新城而府城之圯壞者皆議增高培厚嘉興為浙西直南倭寇必經之地尤為要害知府侯東萊請於當道重修其城屹然為東南巨鎮焉

行人嚴從簡東南巨鎮賦序曰維昔南仲城彼朔方猷猷於襄詩人賦之而周宣中興之美南仲良翰之績烟烟若在當時而親覩其盛也嘉興為浙大郡予之故里擾於倭夷民遭荼毒視

猷猷盖有加焉而城守之議累歲弗定偷豫目前不為遠慮能免厝積之虞也幾矣維時監司郡守却顧而起規畫既定百堵具興匝月迄事不失尋丈可以制治保邦使海魘望而畏聞而遁如猷猷不再肆於朔方也予奉使江藩便道歸省適觀厥成嘉其保障之有藉而民風可採以上獻也敢繹詩人之緒比辭摘藻以紀一時咨諏之所得云豈敢自謂登高能賦也歟哉賦曰粵惟名郡瑞產嘉禾治分七邑道達四途星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

麗斗女之纏險環海若之都虎右踞而望越龍左盤而控吳塞以秦山枕以太湖雄一方之形勝冠兩浙之輿圖民生其間兮既庶而康百年化洽兮守法而減士詩書兮農稻糧外弦誦兮內組裳怯於見長吏兮重於去故鄉非有推埋睚眦之豪兮亦無探丸鳴桴之強習太平之嬉遊兮曾不識夫金鑪雖外戶之不閉兮誰念及夫城隍頽垣兮斷塹破櫓兮圯梁荆棘兮叢生黠黠兮嗥藏合上下兮恬熙忘儆戒兮苞桑夫

何昊窮降割歲癸不仁妖蜃掉尾以生狼狂鯢  
鼓鬣以揚氛驀倭奴之市艦泊武原之海濱曾  
無幾人而登岍可以一計而成擒豈柰我軍之  
烏合輕嘗彼賊之狼腥始轉戰於鹽縣既敗北  
於竹林嗣是寇知無備大集四侵或由姑蘇或  
由柘村或由沙川或由石墩指郡地以為囊橐  
遂直擣以薄孤城烽燄攸起玉石俱焚鳥驚星  
散鬼哭天昏此在郊野之慘毒孰與城居之酸  
辛驅孱弱以荷戈分堡塚以守援流矢進插於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

內舍飛丸直貫於周屋荒垣可以立碎有壁可  
以潛攀遑遑晝夜額額如年時有訛言之卒發  
恒致墮窺之莫前遊魚於釜笠獸於柵或掩泣  
以待戮或乘隙以出遷蓋危於壘卵者凡幾矣  
而猶或免於摧殘天不好殺賊飽而還乃僥倖  
於一擲非可恃於万全時則元戎懲其禍御史  
恤其危諸司讚其醜士民條其規咸謂諸郡之  
要害獨惜茲城之敝頽宜崇宜補宜擴宜培雖  
衆議之僉同惟當事之暌違靳小費而昧弘畧

計目前而忽遠程譬諸富人巨室門扃不礙未  
免犬吠夜起主人不寧矧溟濤之巨測能安枕  
以無驚事如有待以迄於今既天時民志之協  
吉正一勞永逸之當興迺請迺任迺相迺視迺  
咨迺諏迺營迺締圭測既定大功斯起不聞徵  
召工雲集矣不聞採鑿石山累矣不聞斬木積  
森列矣不聞破壞土層屯矣不聞戒儲餉日盈  
矣不聞會歛費時給矣不聞督責畚插騰矣不  
聞令委官司效矣不聞致期雉牒整矣詔爾勿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

亟衆子來矣倏爾匝月事告竣矣早者是崇傾  
者完矣狹者是闢薄者厚矣豈神輸而鬼運實  
經畫之中理不勞民而傷財竟大工之畢舉由  
是國有維翰民有攸護奸可防隙可杜戰可勝  
守可固肆制治於未亂信折衝於樽俎建前功  
之巨鎮樹東南之強輔噫嘻人知新城之為美  
曷若舊業之安堵則所以感時追盛而扶植其  
基本者尤宜先務也故觀於其市則面玉居肆  
行旅出途商賈輻輳茲管謳歌作息不禁襦袴

且多昔之恬利斯城者今果不耗其資乎觀於  
其土則從容庠序帝典王謨濟濟諄諄樸棧菁  
莪桃李蔭植於公門奎壁聯耀於黌廬昔之黼  
黻斯城者今果不喪其美乎觀於屬邑則鹽膏  
展武澤潤當湖魏塘仁洽崇桐義摩嘉秀風淳  
無事鞭蒲昔之拱翼斯城者今果不至於離析  
乎觀於田野則三農奮力百穀盈阿穰穰千倉  
稅無負逋鷄豚糗醕喜饜妻孥昔之充溢斯城  
者今果不至於匱乏乎觀於武備則犀革七屬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五

膠弓五和危樓巨櫓長矛短戈壺櫓鏃鏃清角  
烏烏肆皇靈之昭赫將妖沴之潛磨昔之壯固  
斯城者今果不至弛斥乎何以使人民之咸賴  
何以使德政之弘敷何以復承平之善治何以  
起康衢之謠歌蓋既不忽乎地利自當究意於  
人和吾時登城之南堡兮俯鴛湖之在袖為檣  
李之巨浸兮迺鍾靈而毓秀菱蒲魚鱉之繁植  
兮菽米舳艫之雜驟忽薰風之可迎兮信溫解  
而財阜且危亭之當面兮煙雨霏霏以交溜思

撫景以布惠兮保治安之長久吾時登城之西  
譙兮盼雄藩於武林龍飛鳳舞之為勝兮錢碑  
宋殿之何尋三秋桂子兮十里荷芬君臣宴遊  
兮社稷分崩嗟往事之可鑒兮柰奢麗之猶存  
茲風土之相接兮矧習俗之移人矯枉歸正兮  
戒彼荒淫思明德弘勳之努力兮媿吳山越嶺  
以嶙峋吾時登城之東磔兮望溟渤之洋洋彼  
旭日之飛升兮嗟下土以太陽燿金烏之閃鑠  
兮消氛祲之毫芒鯨鯢遠遁兮魑魅潛藏海宇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三五

澄清兮戎隸來王思內順以外威方是用惕夫  
蠻方吾時登城之北樓兮瞻縹緲之五雲唯  
仁聖之端居兮司黜幽而陟明矧醜倭之跳梁兮每  
厯慮以焦神睠賢能之翰垣兮奏治最於彤廷  
什南顧之殷憂兮當殊擢以示旌思實大以聲  
宏兮膺天寵之惟殷環顧重城之四表願言駿  
惠之旁流匪直茲邦之受福亦卜  
鳳曆之肇悠聊綴翰以紀盛俟彤管以羅搜比儼貌  
之于襄庶南仲之作求亂日惟城之高千層霄

弓

皇猷軒朗亦竣極弓惟城之厚盤下土弓

聖化汪濊亦何垠弓鬼神呵護禁不祥弓海不揚波

刁斗靜弓群黎百姓寧幹止弓駢駢四牡觀厥

成弓採採民風獻傲戒弓佐

天子於有道俾四夷以為守弓

按別書載杭州指揮陳善道舉武進士多謀畧

癸丑四月流倭百餘犯赭山赭乃抗海關隘也

善道率民兵三百徒走七十里遇賊手射殺六

殊域周志錄

日本下

三十一

人梟首一級賊大驚進迫之民兵皆烏合之衆

一時瓦解善道獨戰于淨鹵中鞞滑蹶仆遂被

洞脇而絕壯士潘賓王貴赴鬪俱死奏聞勅建

祠祭如典祠在杭西湖之上又歐陽深南安人

以太學生例授衛指揮倭犯泉州逼城而陣深

督藥弩手射却之復逼同安城深率弩兵破賊

追出苧溪而還壬戌中丞遊震得檄授深兵會

賊發塚質贖且及深先瑩深緝知賊可夜劫港

師冒雨破賊于洋頭山賊復屯八尺嶺謀絕郡

城餉道深率師擒斬其酋連拔七砦餉道以通

兵威大振招降數萬人復執江一峯李五觀等

戮之於市奏績

上嘉其功欽授都指揮僉事專職泉漳地方永春賊

酋呂尚等皆窘乞降是年冬倭攻陷興化郡城

時倭新至銳甚游中丞檄深進兵復城乃進屯

瀨溪時兵僅千餘人耳與賊對壘賊數夜劫以

營堅輒不利而去由是不得南下無何棄城遁

保崎頭堡深入城視府庫撫餘民越日移劄東

殊域周志錄

日本下

三十二

宵逼賊巢十五里賊日以數十騎挑戰深堅壁

以伺其便月餘援且至賊聞悉衆來攻乃身率

親兵迎戰數合勝之至晚賊四合來攻我兵寡

疲深以死自誓身被二鎗猶手刃二賊力戰不

支遂被殺裨將薛天申周岳鎮及麾下數人同

赴敵死之深死不旬日援兵至遂滅賊中丞以

聞賜立祠祭給棺殮費蔭子孫世襲指揮僉事

又王德字汝脩温州人少英異有大志舉丁酉

鄉試戊戌進士庚子授東昌推官嘗署高塘民

病汲開北門便之鑿土得石石文有曰北門開  
 王德來人以為神後棄廣東兵備僉事東歸丙  
 辰倭撥入温官府熟視不知計德主族議練鄉  
 兵待之倭度南溪入蒲洲殲之於上金斬首十  
 有六擒十四人拔其脇虜八十人還之鄉明年  
 復殲于梅頭斬七首自是倭畏求嘉場不敢犯  
 未嘉場王子之所居也戊午四月倭酋數千方圍樂清兵  
 備袁祖庚來告急遂移袁寧村以便策應其日  
 恭將張欽來附是時倭圍郡甚急袁請援以鉄  
 並進德許之凌晨簡輕銳從間道往日晏伏起  
 金輿遂遇害當變作時手猶射殺數人張欽兵  
 相視甚通無一掠者總督胡宗憲上于朝詔贈  
 太僕寺少卿立祠郡城廕子世襲百戶嗚呼當  
 王子為兵科為兵憲以兵死死職也今死温何  
 哉觀此二傳則當時死事于倭者多不能悉而  
 倭之展轉地方亦因可見故附記之  
 自王直倡亂被禍莫甚于浙江次而福建次則廣  
 東三鎮大臣自當協心同力肘臂相應浙江巡撫

殊域周咨錄

卷三

三十九

趙炳然上浙江邊防事宜八事疏畧曰臣惟成可  
 大之業者固在於川人立可久之規者尤在於以  
 法蓋有人非法無據有法非人不行以人行法事  
 之所以未濟也臣竊見東南自有倭犯十年於茲  
 矣禍始於浙之東西後延於江之南北仰荷  
 皇上徵兵命將議餉出資神畧斷自淵衷玄威震諸  
 海表以致醜逆就殄兩江已寧雖浙江時有倭作  
 臣防禦是慎惟福建去歲寇變非常而浙境實相  
 唇齒也蓋出此入彼海之港口皆通避實擊虛賊  
 之姦謀巨測法曰勿恃其不來而恃吾有以待之  
 正今日之急務也臣自抵任以來咨詢既竭寢食  
 靡遑恐無以仰副  
 皇上任使之重除汰冗兵減糜費凡議題請外謹將  
 防海事宜條為八事上請  
 聖明採擇焉此皆衆口之常談諸臣之屢疏與本兵  
 節有議行者但人情玩於故常而功效沮於虛應  
 終成畫餅未見收功此臣之所大懼也不敢不有  
 言也伏望

殊域周咨錄

卷三

四



皇上勅下兵部再加查議如果可行懇惟申飭令臣督責司道將領軍衛有司文武等官着實舉行有不用命者聽臣叅劾此可以奏目前之安而為有備之策亦一策也若夫求安攘之大計立永久之弘規則揀任守令而責以民兵保甲之法整頓衛所而責以軍兵戰守之宜敬脩

祖宗內而沿海鱗次之兵外而出洋戰船之制江之南北浙與閩廣各選一大將以統其權擇數偏裨以專其地隱然常山之蛇勢仍行各省撫按等官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聖

因邊以計兵因兵以計食允矣戰守之鴻圖先治已而後勝人急內安而求外順伏惟

皇上神明下之兵部再加酌量擇議而行天下幸甚東南幸甚臣愚幸甚一曰定兵額臣惟將貴專謀兵尚服習欲觀號令之有紀必湏綱紀之素明浙江之兵原係募用土人並非衛所尺籍所用頭目或各把總或各千總或各哨官隊長所部各兵或六七百名或四五百名或一二三百名把總不必同於千總千總不必多於哨官權齊心異似無體

統臣督同三司各道及總叅等官會議兵額除木兵因船之大小布港之衝僻祇應出哨按伏打截不在營伍之例外其餘陸兵倣古什伍之制五人為伍二伍為什外立什長一名三什為隊外立隊長一名三隊為哨外立哨官一員五哨為總外立把總一員五總為營俱屬主將一員與高標旗纛哨探健步書醫家丁等役俱統領之舉一營而各營無不同也舉一總一哨一隊而各總哨隊無弗同也非但虛數難容錢糧有紀如是而以上臨下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聖

以甲承尊各分定而號令行心力齊而氣勢壯居常則合營操練遇警則分布戰守庶幾乎心之使臂臂之使指之意矣二曰振軍伍臣惟民出賦以養軍軍出力以衛民今之軍皆食民者也然寇變之來不惟不能衛民每借民以為城守之助是養軍者民也保軍者又民也禦賊者民也保民者又民也積弊已久殊失設軍之意矣臣督行二司清軍及都司操捕等官通將所屬衛所選委庶幹府佐官員親詣吊查卷冊備將實在軍丁除屯運外

不分正餘清出挑選正軍老弱者就以本戶壯丁頂替逃亡絕戶者即撥隣近餘丁抵補編成行伍造冊在官仍選任智謀掌印操捕等官加意撫恤不時操練一面將各逃軍行原籍勾解屯糧行所司追給至於買閑占役差遣跟官等弊通行嚴革目前雖未敢遽謂可用而從此練成與招募客兵表裏戰守則主兵日充主威日振將來客兵可以漸減三年之艾及今蓄之尤之可也衛所不有所賴耶三曰練民兵臣惟民壯弓兵之設本為防捕

殊域周咨錄

卷本下

望

盜賊盤詰奸細而無軍州縣尤籍以備禦者也近雖半追工食以資募兵之餉然存留者不少各該官司或以之跟用役使或以迎送勾攝至於編徭聽憑棍徒包當曾無選練實用徒為衙門市棍淵藪矣茲者盜賊橫生不止外寇合將民壯弓兵務選勇健應役責成該掌印巡捕等官以時操練習熟武藝遇警協助軍兵並力戰守有功之日各該官司並行獎勵各役重加犒賞如有縱盜殃民通行懲戒及不許有跟官役使勾攝迎送市棍包當

等弊果能練成非但擒捕盜賊即使太寇突來而捍禦有具一役之練一役之利也郡邑不有所賴耶四曰立保甲臣惟浙江地方在邊海則有倭寇在內地則有盜賊在河港則有鹽徒在山僻則有礦徒中間外作嚮導姦細內為接濟窩家往往有之若非申嚴保甲之法以謹譏察以相救援恐無以弭盜而塞源耳合行守巡兵海等道通查各府州縣城市鄉村每十家編為一甲選一甲長每十甲編為一保選一保長平居則令互相譏察不許

殊域周咨錄

卷本下

望

出外非為及容留歹人併有窩隱不舉者一家犯罪九家連坐甲長犯罪保長連坐仍令各甲置辦隨便器械一家有警甲長鳴鑼九家齊應如賊勢重大保長鳴鑼九甲齊應一保鳴鑼各保齊應有不出救應者許被盜之家告官或訪出通行治罪其山海之間大族巨姓自相連合力能拒寇各保身家者仍立族長平居有警亦照保甲之法有功者各與官兵同賞不救者亦與失事同罰但不許令其出官打郊送迎勾追勞費等事如此非但足

以譏察內姦亦可以防禦外盜一方之行一方之利也村落不有所賴耶五日明職掌臣惟浙江一省設六把總以分領水兵四叅將以分領陸兵又設一總兵以兼統水陸練兵防禦各有專責曩因海洋有警總叅等官統駕兵船下海恐難分兵應陸即以陸兵付諸海兵各道管理固一時權宜之處也然各道之在地方勢權為重而選練譏察與夫錢糧尤為至要事固不可不假於各道耳臣恐遇警之時衝鋒破敵又將官之事各有定分也今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四五

後總叅官員各照原分信地用心防守各道則選兵稽弊調度錢糧外其居常將官操練該道閱視遇敵將官攻剿該道監督不俱水陸悉照遵行其臨敵功罪則以將官為重平時修舉則以該道為重使文武共濟不得互諉及照省城防守管操都司等官於水利道設兵一營一例而行庶職掌分明而常變有託戎務賴以振揚矣六曰分統轄臣惟任將所以專事分地所以責成貴在隨宜而酌處之耳今原設鎮守總兵官一員住劄於浙江定

海以統浙直水兵協守副總兵一員住劄於直隸金山以統浙直陸兵平時責任雖有水陸之分臨敵征勦則無水陸之限南北並峙控扼海防俱任兼浙直處亦善矣但此總督節制時事也今總督已奉明旨革去則浙直為二鎮矣臣以巡撫浙江是金山副總兵不得用之於陸而巡撫直隸者於定海總兵不得用之於海矣况浙直遼隔水陸艱劇若使照前均統而兼任之恐有不便伏望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四六

皇上勅下該部議擬合無將總兵副總兵官各照信地在定海者止屬浙江在金山者止屬直隸各總理水陸兵務如浙直鄰界水陸有警亦照巡撫事例俱有互相策應勿分彼此如有推諉觀望者聽臣等與該巡按御史叅究庶乎事有專責兵有專統既不失共濟之意又可免牽制之虞矣七曰嚴哨應臣惟浙江海防分布水陸兵已有定矣然哨探者三軍之耳目而策應者一身之手足也但各該將領官員平時而不先哨報遇警而不相策應

誠恐外寇突來何以猝應合行令海兵等道監督  
叅總等官務要陸兵守險水兵出洋嚴行哨探互  
相傳報必使水兵在洋遇賊邀擊不令近岸縱有  
近岸陸兵堵截不令輒登即若登犯併刀夾擊不  
令流突又或奔遯下海水兵仍行截殺不得捨船  
脫去如追餓犬不令休暇以收一鼓成擒之功斯  
易為力此水陸戰守之大機也若或賊登岸而水  
兵不知賊燒劫而陸兵纔覺以致賊合勢甚用我  
嚮導得我地形而又逞彼技勇滅益難矣是哨探  
殊域周咨錄 卷三 下 一

均而率三軍蹈白刃履危冒險所不與也以此較  
彼分自有間而功罪自不能以相同夫惟不同則  
公論能明而趨避莫售矣今之論賞督撫與主帥  
同是故有希功而捏報者矣今之議罰督撫與主  
帥同是故有掩罪而扶同者矣又或功成於部下  
而主帥不以明罪始於頭領而主帥不能正皆非  
利害相關而指臂與心氣之所以不貫也今後如  
有債事敗軍將領之責視文臣固專而論功錄勞  
文臣之賞視將領貴薄其在部下尤當賞不遺賤  
殊域周咨錄 卷三 下 一

之不明傳報之不速防剿之不力策應之前罪  
將何辭失事官兵先擊處治將領嚴行叅究八曰  
公賞罰臣惟賞以當功則人以勸罰以當罪則人  
以懲古今之通道也東南自倭患以來刑賞之間  
屢經諸臣之所建白本兵之所議覆賞申五等罰  
重臨陣可謂明且備矣臣尤有說者蓋運籌決勝  
主將之能也衝鋒破敵偏裨之任也今之將領退  
縮逗遛嚴罰獨重矣而戰勝攻取厥賞可不獨優  
也耶其在督撫諸臣會計兵糧預謀戰守責固惟

罰必自始庶法典至明而至當人心可勸而可懲  
宋臣鶴飛曰文官不要錢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  
矣此言最核蓋各有分也疏上下本兵議尚書楊  
博題謂臣博總督宣大之時已嘗具題本部覆奉  
欽依查與本官所奏更為詳密南北事體大畧相同  
合無備行本官以後遇有斬獲之功則以親臨戰  
陣為主首叙總兵之功督撫止於加賞如偏裨有  
功總兵不在戰陣亦止議賞本兵與巡按御史通  
不許論功失事有罪亦以將領為首其部下之人

但有功級俱當從重論叙不宜輕遺微賤以失士心

上悉嘉納詔江地江南浙江及福建廣東等處一體遵行然倭亂已十餘年皆中國奸黨勾引指使其國王源氏初不之知也督府襄常遣使陳河移文國王令其禁戢屬島國王勢弱號令不行各島俱無受命者焉

按鄭端簡公吾學編云嘉靖元年倭使爭貢仇殺給事中夏言上言禍起于市舶禮部遂請罷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卷九

市舶而不知所當罷者市舶太監非市舶也罷市舶而利孔在下奸豪外交內詢海上無寧日矣雀貨至輒賒奸商父之奸商欺負多者萬金少不下千金轉展不肯償乃投貴官家父之貴官家欺負不肯償貪戾于奸商番人乏食出沒海上為盜貴官家欲其亟去輒以危言憾官府云番人據近島殺掠人奈何不出一兵及官府出兵輒齎糧漏師好語啗番人蓋利他日貨至且復賒我也番人知其情大恨諸貴官家言我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卷九

貨本倭王物爾價不我償我何以復倭王盤據海洋不肯去近年寵賂公行上下相蒙官邪政亂小民迫於貪酷困於饑寒相率入海從之凶徒逸囚罷吏黠僧反衣冠失職書生不得志群不逞者皆為之奸細為之鄉道弱者圖飽煖旦夕強者忿臂欲洩其怒于是王忤瘋徐必欺毛醢之徒皆我華人金冠龍袍稱王海島攻城掠邑劫庫縱囚遇文武官發憤斫殺即伏地叩頭乞餘生不聽浙東大壞二十五年以朱統為浙江巡撫兼領興福漳泉治兵捕賊統清諒方勁任怨任勞嚴戢閩浙諸貴官家嘗言去外夷之盜易去中國之盜難去中國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上章鑄暴貴官通番二三渠魁于是聲勢相倚者大譁切齒詆誣惑亂視聽改統為巡視未幾言官論劾又遣言官即訊甘心煨煉必欲殺統統憤悶卒賊統所任福建海道副使柯喬都指揮盧鏗殺賊有功皆論死繫按察司獄于是華夷郡盜唾手肆起益無忌憚三十

一年殘黃岩掠定海浙東騷動遣都御史王忬  
巡視兩浙兼領漳泉興福四郡以都指揮俞大  
猷湯克寬為浙閩叅將勦賊寇兵政久弛將士  
耗鈍水寨戰艦所在廢壞忬經畧未幾群盜總  
至柵寨列港外約諸島內招亡命勢益猖獗三  
十二年大猷冒險出洋焚蕩巢穴首賊逸去群  
偷流散乘風奔突倏忽千里温台寧紹杭嘉蘇  
松揚淮十郡並受其害克寬統領步兵往來海  
堧護城捕賊斬獲亦多忬不肯隱貶冒功擒治

殊域周咨錄

卷三

三十一

奸豪破解支黨大猷克寬兩叅將皆知勇可任  
徒以江南人素柔軟賊未登岸望風奔潰文武  
大吏未能以軍法繩下而有司往往以軍法脅  
持富人巧索橫斂指一科百師行城守餉犒百  
物類多乾沒十不給一蕪謹之士又謂南人善  
諛低頭束手不敢動一錢於是公私坐困戰守  
無策始釋柯喬起盧鏜而賊舡聯翩滿海破諸  
州縣焚劫殺戰汚辱慘於正統時矣而通番奸  
豪又言忬大猷搗巢非計且搖動忬忬薦鏜起

為閩叅將代克寬克寬以副總兵將屯金山閩  
人故忌鏜劾鏜凶險不可用南京言官又復薦  
鏜三十三年賊犯江北海門如皋通州皆被殺  
掠是時復用盧鏜為叅將而以俞大猷為浙直  
總兵未幾工部侍郎趙文華以海賊猖獗請禱  
海神遂遣文華行禱公私勞費不貲比忬改大  
同巡撫以徐州兵備李天寵代忬南兵部尚書  
張經提督浙閩江南北軍務有王江涇之捷文  
華素忌經天寵遂奏經天寵逮詔獄論死西市

殊域周咨錄

卷三

三十一

而以浙江巡按胡宗憲代天寵南戶部侍郎楊  
宜代經自後賊益熾縱橫出入二十六郡文華  
還朝未幾又出監督諸軍雖有沈庄梁庄之戰  
竟莫救荼毒之慘兩浙江淮閩廣所在徵兵集  
餉提編均徭加派稅糧截留漕粟加除京帑請  
給醖醑迫脇富民釋脫凶惡濫授官職浪費無  
經其為軍旅之用纔十之一所調漢土官兵川  
湖貴廣山東西河南北靡不受害臨賊驅之不  
前賊退遣之不去散為盜賊行者居者咸受其

害於是外寇未寧而內憂益甚矣宗憲計擒賊  
首王直浙西江東稍得安靖浙東温台江北淮  
揚閩中嶺表尤被其毒已而俞大猷被中傷盧  
鏜代之賴朝廷聖明大猷得不死江北巡撫李  
遂有廟灣之捷入南兵部為侍郎唐順之代燧  
福建巡撫王詢數有功畏讒引疾去代者劉燾  
宗憲以擒直功陞右都御史加太子太保叙子  
錦衣千戶先是文華陞工部尚書以論吏部尚  
書李默即加太子太保又以征倭功加火保子

殊域周次錄

日本下

五十三

廢錦衣千戶不數月文華削籍千戶謫戍榆林  
自壬子倭奴入黃岩迄今十年閩浙江南北廣  
東人皆從倭奴大抵賊中皆華人倭奴直十之  
一二又之奸頑者嗜利貧窘者避徭賦往往喜  
賊至而貪殘之吏又從而驅之封疆之臣輒請  
添官當事者不敢阻於是添設都御史三人總  
兵一人副總兵二人叅將十三人兵備副使十  
一人諸將校近百人田賦倍於常科徭徭溢於  
甲式矣此紀致寇始末弊病頗為詳悉故錄之

又按董兩湖碧里集曰賈誼上治安策史氏訖  
其欲施三表五餌以係單于其術固已疎矣我  
朝西僧朶顏皆縻以爵賞厚往薄來歲費不可  
勝計皆表餌之遺意邇者叛人徐海等誘倭夷  
為患大臣力不能制卒以柔道勝之如擒猩猩  
之法耗費無限乃知暗合誼言蓋勢所必至非  
有武侯武穆之才詎言未可輕也愚謂春秋之  
法功過當不相掩方胡宗憲在浙有羅龍文者  
其鄉人也謁宗憲于軍門常令龍文隨陳可願

殊域周次錄

日本下

五十四

等與賊議和奏功給銀納為中書龍文乃與宗  
憲通賄于輔臣嚴嵩之子世藩宗憲因得宮保  
廢子後世藩敗抄沒追贖世藩稱寄頓于龍文  
龍文稱寄頓于宗憲時宗憲已故削去官爵革  
子廢職子逮獄追贖幾至破家夫宗憲濫費之  
罪固不可逃而當時寇勢方張人無固志使宗  
憲徒隨常謹守出納之吝何以使陳可願等拚  
死行間餌制徐海王直輩哉古云財者君之所  
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能委其所輕而責士以

於其所重不亦難乎漢高祖以黃金四十萬聽  
陳平所行終致勝楚亦知此術耳然則宗憲之  
度量亦豈易及哉此其功之不可掩者也况世  
藩誅求百出稍不如意宗憲又將繼張經李天  
寵而肆諸市朝矣所謂權臣在內而大將豈能  
立功于外者其語不誣宗憲之獲保首領蓋能  
以餌王直者餌世藩耳亦可悲夫今宗憲已復  
其官功過亦有辨云

初倭主號天御中主次日天村雲尊其後皆以尊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五五

為號至彥瀲尊凡二十五世竝都於筑紫日向宮  
彥瀲第四子號神武天皇入居大和州橿原宮即  
位元年甲寅當周僖王時也自是皆以天皇為號  
傳至符平天皇此宋雍熙初也凡六十四世今不  
知其幾世矣

按雍熙元年日本國僧齋然與其徒五六人浮  
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事太宗召見齋然賜紫衣  
聞其國王一姓傳繼臣下皆世官因歎息謂宰  
相曰此島夷耳乃世祚遐久其臣亦繼襲不絕

蓋古之道也中國自唐季之亂寓縣分裂五代  
享歷尤促大臣世胄鮮能嗣續朕雖德慙往聖  
常夙夜寅畏講求治本亦以為子孫之計使大  
臣之後世襲祿位此朕之心焉明年歸其國後  
數年遣其弟子奉表來謝略云傷鱗入夢不忘  
漢主之恩枯骨含歡猶亢魏氏之敬雖云羊僧  
之拙誰忍鴻需之誠齋然附商舟之離岸期魏  
闕於生涯望落日而西行十萬里之波濤難盡  
顧信風而東別數千程之山嶽易過妄以下根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五五

之卑適詣中華之盛况乎金闕曉後望堯雲於  
九禁之中巖局晴前拜聖燈於五臺之上就三  
藏而稟學巡數寺而優游遂使蓮花迴文神筆  
出於北闕之北貝葉印字佛照傳於東海之東  
伏惟陛下惠溢四溟功高五嶽世超黃軒之古  
人直金輪之新齋然空辭鳳凰之窟更還螻蟻  
之封在彼在斯只仰皇德之盛越山越海敢忘  
帝念之深縱粉百年之身何報一日之惠染筆  
拭淚作紙搖魂其表末云永延二年則倭亦有



年號矣又倭人多能詩者其 詠西湖曰一株  
楊柳一株花原是唐朝賣酒家惟有吾邦風土  
異春深無處不桑麻 昔年曾見畫湖圖不意  
人間有此湖今日打從湖上過畫工猶自欠功  
夫 春日感懷曰中原二月綺如塵異卉奇葩  
景物新可是吾天仁更濶小塘幽草亦成春  
奉邊將曰棄子拋妻入大唐將軍何事苦隄防  
閑津橋上團團月天地無私一樣光 題春雪  
曰昨夜東風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

殊域周遊錄

日本下

五十七

波濤凶湧出海軍舟俱沒焉至今逢此日則海  
中惡風大作紅燈止見其一土人因知此龍記  
時厄之所至也 成化辛丑蘇衛數軍士以禦  
倭泛海為大風飄至一島山麓曠異一人從林  
中出長可三四丈深目黑面猙獰不可喻見數  
人悉以藤貫掌心繫於樹下已而復入衆極力  
斷之而竄始放舟前者偕數輩來水許以手攀  
舷舟中一勇士急掣刀斷其指始捨舟而去試  
觀所斷乃指中一節耳長尺有四寸貯嘉定鍊

叔塔曰保叔元來不保夫造成七級石浮屠縱  
然一帶西湖水洗得清時也是污 被張太守  
禁舟中嘆懷曰老鶴徘徊日本東咲看宇宙作  
樊籠只因飛入堯天濶恨在扁舟一葉中 四  
友亭曰四友亭名萬古香清風會逝到遐方我  
來不見亭中主松竹青青梅自黃  
吳指揮萬民望言其祖在寧波衛弘治間聞倭  
登岸乘舟哨海夜半見二紅燈漾空而來以為  
倭艇也遂彎弓射中其燈不知乃龍睛也頃刻

殊域周遊錄

日本下

五十八

上白加白桃杏枝頭紅不紅鶯問幾時能出谷  
燕愁何日得泥融寒水鎖却鞦韆架路阻行人  
去不通 遊育王曰偶來覽勝鄮峯境山路行  
行雪作堆風攬空林飢虎嘯雲埋老樹斷猿哀  
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更後臺正是如來  
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 詠萍曰錦鱗密砌  
不容針只為根兒做不深曾與白雲爭水面豈  
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不  
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鈎尋 保

其國畿內所部為五畿曰山城曰大和曰河內曰和泉曰攝津共統五十三郡畿外所部為七道曰東海道曰南海道曰西海道曰山陰道曰山陽道曰山前道曰出雲道其海曲之地為三島曰一伎島曰對馬島各統二郡附庸之國百餘

拘邪韓國方可五百里在新羅百濟東南渡一海約千餘里曰對海國居絕島方可四百餘里山險多深林禽鹿千餘成群戶無良田食海物自活乘船南北市糴又南渡一海約千餘里曰濔海國方可三百餘里多竹木叢林戶三千餘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五

差有田地食不給亦南北市糴又渡一海約千餘里曰末盧國戶四千餘濱山海居草木茂盛行不見前人好食魚鰓水無淺深皆沉沒取之東南陸行五百里曰尹都國戶千有餘又東南百里曰奴國戶二萬餘又東行百里曰不彌國戶千有餘又南水行二十日曰投馬國戶五萬餘又南水行十日陸行一月曰邪馬一國即邪摩維國大倭王所都自是而東而南曰斯馬國曰已百支國曰伊和國曰都支國曰彌奴國曰

好古都國曰不呼國曰姐奴國曰對蘇國曰蘇奴國曰呼邑國曰華奴蘇奴國曰鬼國曰為吾國曰鬼奴國曰邪馬國曰躬臣國曰巴利國曰支維國曰烏奴國曰竹斯國曰秦王國凡百有餘國小者百餘里大不過五百里皆為大倭王所屬其新羅百濟等國雖非所屬皆以倭為大國多珍物並仰之恒通使往來

上下之分大較倣中國但服用政令與殊王居室無城郭侍兵守衛冠至隋時始製以錦綵為之而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六

飾以金玉以天為兄以日為弟自任以天於天明時聽政跣趺坐日出輒停隋志其臣文武僚吏皆世其官有大德小德大仁小仁大義小義大禮小禮大智小智大信小信十二等員無定數又有軍尼一百二十員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十伊尼翼屬一軍尼魏志官曰伊支馬次曰彌馬升次曰彌馬獲支次曰奴佳鞮逮宋元以來道各有刺史所屬名亦不同蓋職員隨時更張無定名也朝會陳設儀仗樂有國中高麗二部及五弦琴

兵有弓矢刀弩攢斧甲漆皮為之矢鏃或以骨為之法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竊盜計財酬物無財則沒其妻奴每訊冤獄不承引者以木壓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手輒爛或置蛇壘中令取之云理曲者手輒螫大抵用法峻而人輕生也其俗男子斷髮魁頭黥面文身以文左右大小為尊卑之差婦女被髮屈紒以丹粉身蓋夷俗患水妖象龍子以避之也其居室低小覆不以瓦蓋土斥且墳不可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卷二

陶也其服飾男子衣褶襦橫幅結束不施縫綴足多跪問用履形如履漆其上而繫之足首無冠不用金銀為飾婦女衣如單被穿其中貫頭而着之亦衣裙襦裳皆有襪撒竹聚以為梳其婚姻不娶同姓男女相悅即為夫婦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富者妻四五其餘或兩或三女多於男也其死喪以白布製服初旬日間子女哭泣不飲酒食肉朋類眷屬皆就屍歌舞為樂貴人三年殯庶人則卜日而瘞行喪以小輿或置屍船上陸地

挽之既葬舉家入水澡滌以祓不祥其祭祀亦用牲醴粢盛但祭畢散之野或遇乞人持與之其居處父子兄弟皆異室至相會父子男女無別其接見以蹲踞為恭以搓掌為悅無進退之節無拜跪揖讓之儀其飲食盤俎不設藉以禩葉手舖之或間用籩豆冬下茹生菜其坐卧編草為薦雜皮為表緣以文皮席地而坐而卧不設几案床帳其交易用銅錢其卜筮灼骨以占吉凶尤惑巫覡渡海令一人不擲不沐不飲酒食肉不近婦人名曰持

殊域周咨錄

日本下

卷二

衰在塗吉利則顧以財物如疾病遭害以為持衰不謹輒共殺之其宴樂以耽嗜麪蕪為高致每正旦必射戲飲酒尤酷好碁博握槊樗蒲之戲初無文字唯刻木結繩後頗重儒書有好學能屬文者尤信佛法有五經書及佛經白居易集皆得自中國其山曰壽安鎮國永樂御製碑文具前曰阿蘇山石無故火起接天俗以為異因行禱有如意寶珠其產金東奧銀西大如鷄卵其色青夜則有光島琥珀水晶青紅硫黃水銀銅鐵丹土白珠青玉冬青木多羅木杉木水牛驢羊黑雉細絹花布硯

螺鈿扇漆以漆製器甚工刀其鋒甚利有價十兩者

都憲唐順之日本刀歌曰有客贈我日本刀魚

鬚作靛青絲縷重重碧海浮渡來身上龍文雜

藻行悵然提刀起四顧白日高高天罔罔毛髮

凜冽生鷄皮坐失炎蒸日方求聞道倭夷初鑄

成幾歲埋藏擲深井日淘月煉火氣盡一片凝

冰鬪清冷持此月中斫桂樹顧兔應知避光景

倭夷塗刀用人血至今班點誰能整精靈長與

刀相隨清宵恍見夷鬼影邇來韃靼頗驕點昨

殊域周咨錄 卷四

夜三關又聞警誰能將此向龍沙奔騰一斬單

於頸古來人物用有時且向囊中試韜穎

其貢馬盃鎧劔腰刀鎗塗金裝彩屏風洒金厨子

洒金文臺洒金手箱描金粉金匣描金筆匣抹金

提銅鈔洒金木鈔角盃貼金扇瑪瑙水精數珠疏

黃蘇木牛皮其來十年一期四際皆海遠遼東遠

關浙近其貢道由浙寧波達於京師

殊域周咨錄卷之四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采嚴從簡輯

東夷東南

琉球國

琉球國居東海古未詳何國漢魏以來不通中華

隋大業中令羽騎尉朱寬訪求異俗始至其國語

言不通掠一人以歸後遣武賁良將陳稜率兵自

義安即今潮州也泛海至其都虜男女五千人還唐宗

時未嘗入貢元遣使招諭之不從

殊域周咨錄 琉球

本朝洪武五年遣行人楊載詔琉球曰昔帝王之治

天下凡日月所臨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莫

安四夷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不綱天

下兵爭者十有七年朕起布衣開基江左將兵四

征不庭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

閩越勘定巴蜀北清幽燕莫安華夷復我中國之

舊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

大明建元洪武是用遣使外夷播告朕意使者所

至蠻夷酋長稱臣入貢惟爾琉球在中國東南遠

據海外未及報知茲特遣使往諭爾其知之其國分為三曰中山王曰山南王曰山北王皆以尚為姓遂各遣使入貢

上嘉其至誠命尚佩監奉御路謙往報禮琉球王遣陪臣亞蘭匏等來謝十五年

上令內使監丞梁民賜中山王察度鍍金銀印并織金文綺帛紗羅共七十五匹山南王承察度亦如之亞蘭匏等賜文綺錦帛有差時各王爭雄長相攻擊梁民歸言其故乃遣使勅中山王察度曰王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二

居滇海之中崇山環海為國事大之禮既行亦何患哉近使者言琉球三王互爭廢農傷民朕甚憫焉詩曰畏天之威於時保之王其能罷戰息民務脩爾德則國用永安矣諭山南王承察度山北王怕允芝曰上帝好生寰宇之內生民衆矣天恐互相殘害特生聰明者主之近使者自海中歸言琉球三王互爭廢棄農業傷殘人命朕聞之不勝憫憐今遣使諭二王能體朕之意息兵養民以綿國祚則天必祐之不然悔無及矣後又賜三王文綺

紗羅冠服王妃王姪王相亦各有賜於是王遣其世子及國相之子皆來受學為諸生

上賜寒暑衣服有疾則命醫賜藥 二十六年諸生乃與雲南生非議詔令皆治重罪 三十一年中山王察度遣亞蘭匏貢馬及硫黃胡椒等物世子武寧貢亦如之初王嘗遣女官生姑魯妹在京讀書至是亦來貢謝恩

上賜王閩人之善操舟者三十六戶以便貢使行人米往 末樂初王師襲虜主脫古思於沙漠其子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

天保奴地保奴俘至中國

上命徙居琉球其後每國王薨世子必告於朝請封弔祭冊立如朝鮮王其子弟來學者例館餼於南雍卒業蓋欲便其歸也然惟中山王通使不絕其山南山北二王蓋為所併云 末樂三年琉球遣使以闈者數人貢於朝

上曰彼亦人子無罪而刑之何忍命禮部還之禮部臣曰還之恐阻遠人歸化之心但請賜勅止其再獻進

上曰論之以空言不若示之以實事今不遣還彼欲獻媚必有繼踵而來者天地以生物為德帝王乃可絕人類乎竟遣還之

聖聖相承錄曰臣謂夷狄不可留於中國亦不可使為闕寺漢有發立之禍唐有弑主之惡此皆已然之昭鑒我

成祖繼體守成之初斥而不用遣還本國有不忍人之心焉謹華夷之辨焉弭異日迷君誤國蠹政害民之害焉洞燭興亡未絕諂媚豈非防微杜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四

漸之意哉况五刑之中官刑為重四刑不過殘人肢體官刑則絕人種類其慘剋不仁尤甚成祖哀矜闕寺可謂重惜人命不絕人嗣誠能體天地生物之德者也

洪熙改元國王薨遣正使柴山副使阮暨給事中行人等官往諭祭并封其嗣尚巴志為王宣德二年獨遣柴山頒詔 三年國王遣使修貢

五年

上命柴山復往勞之海中感佛光之祥既至作大安

禪寺於海南岸以答神貺有碑記

記曰宣德五年正使柴山奉命遠造東夷東夷之地離閩南數萬餘里舟行累日山岸無分茫之際蛟龍湧萬丈之波巨鱗漲馮夷之水風濤上下捲雪翻雲險釁不可勝紀天風一作烟霧忽蒙潮門澎湃聲振宇宙三軍心駭呼佛號天頃之忽有神光大如星斗高掛危墻之上耿煥昭明如有所慰衆心皆喜相率而言曰此乃龍天之庇神佛之光矣何以至是哉是咸賴吾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五

將軍崇佛好善忠孝仁德之所致也迨夫波濤一息河漢昭回則見南北之峰遠相迎衛迅風順渡不崇朝而抵岸焉既而奉公之暇上擇岡陵下相崖谷願得龍盤虎據之地以為安奉佛光之所庶幾以答扶危之惠於是掬水聞香得其地於海岸之南山環水深路轉林密四顧清芬頗類雙林之景遂鑿山為地引水為池棟之隕隕築之登登成百堵之室關四達之衢中建九蓮座金容於上拱南方丙丁火德於前累石

引泉鑿井於後命有道之僧童臨其事內列花卉外廣椿松遠吞山光平挹灘瀨使巢居穴處者皆得以覩其光焉此酬功報德者之所為也且東夷與佛國為隣其聖跡海靈鍾秀有素矣此寺宇之建相傳萬世無窮良有以也後人有原其事者必指而言曰此大安寺也建寺者誰天朝欽命正使柴公也遂書以為記

八年又勅福建布政司造舟復命柴山阮賜衣冠儀物示嘉勞意迺重建千佛靈閣有碑記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六

記曰粵自大明開基混一六合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聲教迄於四海凡在遠方之國莫不捧琛執白而來貢焉時東夷遁居東海之東阻中華數萬餘里水有蛟龍之虞風濤之悍陸有丘陵之險崖谷之危無縣郭之立無丞尉之官汗樽杯飲蓋其俗也雖然亦累獻所產於朝未樂之間亦常納其貢焉洪熙紀元之初遣正使柴山暨給事中行人等官奉勅褒封王爵頒賜冠冕仍遣祭前王使其知尊君親上之道篤仁義

禮樂之本天朝之恩無以加矣當今

聖人繼登龍馭率由舊章 宣德二年復遣正使獨掌其事蒞臨以詢之則見其王欽已於上王相布政於下其俗皆循禮法熙熙如也 宣德三年本國遣使歸貢於朝迨夫 五年正使復承勅來茲重宣聖化渤海往返滄波萬頃舟楫之虞風濤之患朝夕艱辛惟天是賴思無以表良心遂倡三軍墾地營基建立佛寺名之曰大安一以報恩之勤一以化諸夷之善寺宇既成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七

六年卒事復命迨 宣德八年歲在癸丑天朝甚嘉忠孝特勅福建方伯大臣重造寶船頒賜衣冠文物以勞之日夜樓跡海洋之間三軍有安全之歡四際息風濤之患或夜見神光或朝臨瑞氣此天地龍神護佐之功何其至歟於是重修弘仁普濟之宮引泉鑿井於宮之南昇造大安千佛靈閣凡在諸夷莫不向化寶閣既成佛光嚴整八月秋分又有白龍高掛以應其祥良有自也遂立碑記以紀其事使萬世之下聞

而知者咸仰天朝德化之盛而同趾美於前人  
因書之以為記大明宣德八年仲冬初二日  
天朝欽差正使柴山副使阮昂立

正統八年遣正使給事中俞忭副使行人劉遜冊  
封國王尚忠 十年琉球國陪臣蔡璇等數人以  
方物貿遷於鄰國漂至廣東香山港被獲守備軍  
官當以海寇欲盡戮之巡視海道副使章格不可  
為之辨奏還其貲而遣之國人頌德 十三年遣  
給事中陳傳行人萬祥冊封國王尚思達 景泰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八

二年遣給事中陳謨行人董守宏冊封國王尚金  
福七年遣給事中李秉彝行人劉儉冊封國王尚  
泰久 天順七年遣給事中潘榮漳州府龍溪縣人行人  
蔡哲冊封國王尚德

潘榮中山八景記曰大明統一萬方

天子文武聖神以仁義禮樂君師億兆故凡華夏蠻  
貊罔不尊親際天極地舉修職貢自生民以來  
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天順壬午春琉球國遣  
使請立世子為嗣君

上命臣蔡哲往封之癸未夏六月由閩藩發舟天  
風自南不數日而抵其國奉宣德意封爵典禮  
既行自國王以下皆拜手稽首俯伏頌

上大恩不已越仲秋八月國大夫程均文達執卷謁  
使館請曰文達敝居之東新朔有寺山水頗清  
奇命工圖為八景願請登臨留題詠以記盛美  
予念去君親客海外萬里方快快於中奚暇及  
他事大夫均請之不置因與皇華蔡君克智同  
往觀焉既至是日白雲初收天氣清明山色秀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九

麗有松萬樹所謂萬松山也登山觀松蒼然鬱  
然堅貞可愛因誦孔子歲寒後凋之語凡與遊  
者皆興起動心山之東行一里許至軒曰潮月  
軒軒中四面蕭爽當天空夜靜之際開軒獨坐  
水月交潔心體明淨有志於當時者得不起高  
山景仰之思乎軒之佐鑿地為井井上植橘數  
株泉甘足以活人橘葉可以愈病程大夫取井  
之義是蓋古人之用心也右則有徑徑石奇形  
恠狀旁列皆佳木異卉可憇可遊大夫長史諸



君各酌酒奉勸慇懃禮意至再至三因飲數杯  
上馬至送客橋士大夫愛重過橋須下馬於是  
各相携手顧謂大夫曰昔子產聽鄭國之政以  
其乘輿濟人於秦洵孟子謂其惠而不知為政  
今均為國大夫此橋之作豈特為送客耶將以  
濟病涉之民也過橋行數里許至緣江之路時  
天色漸暮漁舟唱晚但見羽毛之呈祥鱗介之  
獻瑞極目海天胷次如洗曾不知窮壤間復有  
所謂蓬萊也由是而過樵歌之谷樵人且歌且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十一

樵熙熙乎皞皞乎我國家仁恩遍及海隅太平  
之象其可忘所自乎出谷但聽瀏亮之音洋洋  
在耳大夫進而謂曰此即鄰寺鍾也因而至寺  
老僧率衆十餘人迎拜於道予既佳其山水之  
奇勝且喜夷僧之知禮因令人扣之曰大夫以  
鄰寺鍾列於八景者僧知此義乎因告之曰此  
鍾晨焉而鼓夷人聽鍾而起俾之孜孜為善無  
乖爭凌犯之作暮焉聽鍾而入俾之警省身心  
閉門而思過咎國大夫命景之義其有益於人

如此僧唯唯謝曰謹當佩服斯訓他若山川之  
勝景物之善俱未及暇尋雖然程大夫中華人  
也用夏變貊漸染之薰陶之提撕而警覺之將  
見風俗淳美中山之民物皆易而為衣冠禮義  
之鄉予忝言官當為陳之於

上俾史臣為錄之將以為天下後世道豈但今日三  
川景物之勝而已哉姑書之以記歲月

成化六年國王薨來請襲爵命給事中丘弘往彼  
冊封之弘既受命未及行而卒後以管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十二

李東陽文曰國家用夏變夷掃乾溼坤滌濯萬  
物逮於百年化治功成五服之內藩臬郡縣之  
所治出賦稅供使令者弗論以暨於海外風殊  
界別以國稱者萬數邇者先沾遠者後被冠纓  
推髻詩書甲冑梯高航深四面而至充中庭溢  
下館禮部繁於奏納鴻臚勤於奉引相胥勞於  
通譯自有中國以來無若是盛者若琉球國在  
海東南諸國小大遠邇之間烟火相望順颺利  
舶七日而至然其始俗以盈虛為朔望以草木

為冬夏粵自古昔未通中國時雖或窮征黷討而宿服無聞我國家號令所列嚮風奔附遂封為中山王齒於載版圖奉職貢者日涵月照潛移暗革被服冠帶陳奏章表著作詞賦有華士之風焉成化庚寅其王世子當嗣封遣其長史來請命

天子封之中山王賜璽書冠服遣正副使二人致

命中山戶科都給事中上杭丘君弘實充正使之選 賜朱衣一襲以行六科諸給事皆為行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十三

餞徵辭翰林東陽於給事君同年進士言在不讓曰於戲給事大丈夫入則居諫爭出則承使命誠所願為今

聖天子在位賢大臣在列嘉惠於彼外國中山王謹畏孝順不墮臣節以俟我威命而給事身負荷之國體之所繫小邦之所瞻後世之所誦胥此焉在給事其克自重感厲精發山動海立以宣達

天子威德國家之典章式俾陪從暨於閭巷明識達

順保其初心惟億萬世服事罔敢斃亦罔敢後於戲豈不真大丈夫哉給事君起曰使者職也敢不勉於是諸給事驩曰使哉乃遵上供帳三爵而後別

八年遣給事中管榮行人韓文冊封尚圓為王

十五年遣給事中董旻行人司副張祥冊封國王

尚真

李東陽贈旻詩曰琉球東望海門開聖代提封

亦壯哉萬里風濤纜七日六年天使此重來麒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十三

麟有服真殊寵意故無車莫浪猜歸憶皂囊封

事在殿前風采尚崔嵬

又送祥詩曰鯨波淼淼接天遙海國塵空瘴癘

消貢賦遠通中服地冊書元自

太宗朝南船去日占風信凡使海國以冬至日開洋北闕歸時望

斗杓海舟惟視北斗為的但使行囊無意故嶺頭銅柱不

須標

十八年遣行人左輔頒詔其國輔自號瀛海浪仙

詩才清麗國人悅服

李東陽送輔詩曰尚方新報賜衣成王節金書  
萬里行嶺外方言通異俗島中烟火望孤城由  
來使者關風化親見朝廷錄姓名不用懇勸宣  
聖德遠人先賀海波平

嘉靖二年福建提督市舶司太監趙誠奏稱六月  
廿四日有外夷人八名在於南門欲行進城手執  
小旗一面內寫稱琉球國人氏因為收買進貢儀  
物於本年五月二十五日至於平海地方是夜被  
風打破船沉淹死三百餘人番使六名僅有十五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十四

名復生上岸本年八月初三日又據福州府呈本  
年七月初六日盤獲夷人三十二名譯稱各於舊  
年二月蒙國王尚真差隨使者馬三魯等坐駕寧  
字號船一隻前往暹羅國收買貢儀預備朝貢至  
漳州外洋被風打船破通事頭目人三百餘名俱  
溺水幸存蔡淵等三十餘名拾板浮水二十九日  
漂至海邊登岸又據按察司經歷呈稱拘土通事  
林希眸等譯審得原蒙發下夷稍八人蔡淵等三  
十二名俱係同船夷人但夷情多詐而近來浙江

倭寇紛擾地境相聯難照常例區處該臣會同  
守福建御馬監太監尚春巡按御史徐州議日給  
夷人口糧并撥官軍日夜提防時因倭使宋素卿  
等仇殺於寧紹差給事中劉穆往勘

上即命押付欽差官處與浙江見監夷素卿等一同  
審鞫毋輕縱還國致墮奸計 五年尚真薨 十  
一年五月世子清上表請封

上命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往祭并封其子清侃等  
至福建造船至 十三年造完先期清遣長史蔡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十五

廷美過海來迎今通事林威帶夷稍三十人為侃  
等駕船在五月初八日解纜開洋洋中偶值逆風  
船不可往放回數百里後遇順風復往因失針路  
漂過琉球國交界地方名曰熱壁山遂泊於此尚  
清聞之差大臣一員帶夫四千餘名駕小船四十  
餘隻至熱壁將船挽回五月二十五日方到彼國  
尚清即遣儀從及文武隨龍亭迎詔勅諭祭文至  
天使館奉安擇日行禮六月十六日行祭王禮  
祭文曰惟王嗣守海邦四十餘載敬天事上謹

不渝宜永壽年為朕藩屏胡為邁疾遽爾告終訃音來聞良用悼惜遣官諭祭特示殊恩靈其有知尚克歆服七月二十日行封王禮詔曰朕恭膺天命為天下君凡推行乎庶政必斟酌夫古禮其於錫爵之典未嘗以海內外而有間焉爾琉球國遠在海濱久被聲教故國王尚直夙紹顯封已踰四紀茲聞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尚清德惟克類衆心所歸宜承國統朕篤念懷柔之義用嘉敬順之誠特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高澄賚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六

詔往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慎乃初服益篤忠勤有光前烈凡國中耆俊臣僚其同寅翼贊協力匡扶尚殫事上之心恪盡臣藩之節保守海邦永底寧謐用弘我同仁之化共享太平之休故茲詔示俾咸知悉又賜新王勅曰惟爾世守海邦繼膺王爵敬順天道臣事皇明爾父尚直自襲封以來恭勤匪懈比者薨逝良用悼傷爾以冢嗣國人歸心理宜承襲茲遣正使吏科左給事中陳侃副使行人司行人高澄賚詔

封爾為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祇承君命克紹先業守職承化保境安土以稱朕柔遠之意欽哉故諭一如儀注行禮開讀以畢設宴款留禮意懇至侃等令儀從迎詔勅出館尚清令通事致詞欲留為鎮國之寶侃等猶未允復令長史捧先朝詔勅來看侃等始知留詔勅為先朝故事况已奉有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七

明旨始許其留行禮既畢即欲回因海中風浪不測惟順風而後可行琉球在福建之北去以南風回以北風故至九月二十日方可開船計在彼國停泊一百十五日有廩餼之供旬有問安之禮月有筵宴之設隨行人役皆給口糧使之安飽行時復具黃金四十兩為贖侃等以在福建時例有金帶銀器等物送用尚不敢妄受况外國之物以大義辭之仍遣通事林盛帶夷稍十人為侃等駕船開船之後二十一日晚颶風陡作將侃等船中大桅吹折舵亦損壞舟人皆震恐無措命工修整得保生還十月初二日入福建省城侃等還朝復命

疏曰臣等切思三代以降聖王不作治化陵夷以文德被海內者尚不多見况覃海外者乎若越裳氏之重譯而來以中國之有聖人耳琉球國在海外無慮數千里漢唐宋時皆未嘗內附至元時遣將伐之而亦不從至我

太祖登極首先臣附率子弟來朝此豈區區勢力所能服哉要必有所以感之者耳我

太祖悅其至誠待亦甚厚賜以符印寵以章服遣閩人三十六姓為彼之役又許其遣子弟入國學讀

殊域周咨錄 琉球 書習禮彼亦感激久而匪懈迨今

皇上御極以來制禮作樂聲教四敷彼知中國之聖人復生故欲竊餘光以誇耀他國是以不避風濤之險貢獻益勤請封益篤今日之舉尤出誠懇聞欽命奔迎於海曲見龍亭匍匐於道周非但不敢如緬甸之倨傲無禮而亦不敢如尉佗之較量勝負也臣等忝與使事亦竊尊榮無任感荷慶華之至國王又遣王親寧古長史蔡瀚通事梁梓表謝并進黃金四十兩酬二使疏曰伏念臣清僻居海

邦荷蒙

聖育封臣為中山王不勝感戴除具表謝恩外今有差來使臣二員冒五月之炎暑衝萬里之波濤艱險驚惶莫勞於此臣等小國荒野無以為禮薄具黃金四十兩奉將謝意此敬主及使乃分之宜酬德報功亦理之常二使懼

聖明在上堅不敢受使臣情不能盡無以自安謹遣陪臣順賚貢奉伏乞天語叮嚀賜彼二使庶下情盡而遠敬伸無任激切

殊域周咨錄 琉球 感仰之至 上嘉其敬慎命侃等受之侃等辭疏曰臣等奉皇上之命遠使琉球乃素知禮義之國臣等至彼正欲敷揚聖德恪守臣節為中華增重安敢受彼非禮之餽故筵宴之設必陳方物具書固卻至再至三書倭於使琉球錄中已塵御覽矣臨行以金四十兩為贐堅不肯受彼心不自安冒瀆天聽蒙皇上鑒彼敬慎之心特下收受之命但奉使奔走乃臣等職分之常自揣無功敢冒無金之惠伏乞

皇上將此金收儲內帑或命彼帶回庶遂臣等之初  
心而於

君命斯可不辱矣疏上不許辭侃等先是撰使琉球  
錄一帙進于朝疏曰臣等奉命往琉球國封王行  
禮既畢因待風坐三閱月而後行無所事事因得  
訪其山川風俗人物起居之詳杜撰數言遂成一  
錄錄之意大畧有二臣等初被命時禮部查封琉  
球國舊案因曾遭回祿之變燒毀無存其頒賜儀  
物等項請查於內府各監局而後明福建布政司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二十

亦有年久卷案為風雨毀傷其造船并過海事宜  
皆訪於耆民之家得之至於往來之海道交際之  
禮儀皆無從詢問特令人至前使臣家詢其所以  
亦各凋喪而不之知後海道往來皆賴夷人為之  
用其禮儀曲折臣等臨事斟酌期於不辱而已恐  
後之奉使者亦如今日著為此錄使之有所徵而  
無懼此紀畧所以作也又嘗念國家大一統之治  
必有信史以載內外之事如大明一統誌者是已  
誌中所載琉球之事所云落際者水趨下不回也

舟漂落際百無一回臣等嘗懼乎此經過不過是  
險自以為大幸至其國而詢之皆不知有其水則  
是無落際可知矣又云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  
為佳臣等嘗疑乎此意其國王克悍而不可與言  
也至王宮時遍觀壁下亦皆累石國王則循循雅  
飭若儒生然在彼數月雖國人亦不見其相殺又  
何嘗以髑髏為佳哉是誌之所載者皆訛也不特  
誌書為然杜氏通典集事淵海羸虫錄星槎勝覽  
等書凡載琉球事者詢之百無一實若此者何也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二十一

蓋琉球不習漢字原無誌書華人未嘗親至其地  
胡自而得其真也以訛傳訛遂以為誌何以信今  
而傳後故集群書而訂正之此質異之所以作也  
兼以夷語夷字恐人不知并附于後臣等學問麤  
疎言詞鄙俚勉成此錄實不足以上塵  
睿覽但念海外之事知之者寡一得之愚或可以備  
史館之採擇是以不避譴責陡膽進呈伏惟  
陛下恕其狂僭下之禮部詳議施行不勝幸甚侃等  
又心念海神救護請立祠報功疏曰琉球遠在海

外無路可通往來皆由於海海中四望惟水茫無  
畔岸深無底極大風一來即白浪如山舟飄忽震  
蕩人無以庸其力斯時也非神明為之默祐幾何  
而不顛覆也耶臣等往來于海驚險數次皆藉神  
明之助得保生還是豈臣等菲德致此皆由  
皇上一念精誠感格天地以致百神呵護非偶然者  
臣等不敢隱其功謹歷數為

陛下陳之嘉靖十三年臣等初去時將底其國忽逆  
風大作舟遂發漏於是群呼求救於神剪髮以說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三

誓俄而風遂息舟以寧得保無虞使是風更移時  
不息舟之沉必矣此其功一也回時遇颶風將大  
桅吹折舵葉又壞忽有紅光若燭籠然者自空來  
舟舟得無事當風雨晦冥之時紅光何自而發謂  
非神之精靈不可也此其功二也時衆皆知舵當  
易而不敢任於是請命於神得吉兆衆遂躍然起  
易舵風恬浪止倏忽而定定後風浪復厲神明之  
助不可誣也此其功三也有一蝶飛繞於舟一雀  
立於桅是夜果疾風迅發臣等懼甚相與發願海

神救我當為之立碑誓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  
徹曉已見閩之山矣此其功四也有夷舟進表謝  
恩者與臣等同行遇二十一日之風漂回本國至  
今年三月方到福建臣等之舟止行八日直底關  
江不致漂流失所者皆神之功也臣等感其功不  
敢不厚其報在福建時已嘗致齋設醮修廟立碑  
矣但奉聞之言既出於口不敢有負於心謹撫顛  
末上贖

聖聽詞若涉於荒唐心實本於誠懇伏望下禮部詳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三

議今福建布政司與祭一壇庶天恩浩蕩而幽冥  
有光矣臣等切思名山大川之神在舜時已有望  
秩之祭我  
太宗文皇帝時遣太監鄭和下海嘗立祠於海濱時  
加致祭况禮云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  
之今一救援之功遂保數百人之命其為大災大  
患莫此是過伏惟  
聖明詳察  
上從其言命翰林院撰祭文一通行令福建布政司

官致祭一次

侍讀屠應竣贈侃詩曰絕域

天王使三年諫省即星辰傳鳳沼冠冕授蠻王蜃氣

鴻濛合潮聲日夜長錦帆滄海上南望有輝光

其南荒饒霧雨窮島接風濤下瀨樓船迥馳

封使者勞夷官趨弁服海色照麟袍若道唐虞

際應瞻日月高其二帝遣辭青瑣乾坤屬壯遊

九霄持漢節萬里赴炎州日抱蛟龍躍天涵島

嶼浮遙憐張博望銀渚問牽牛其三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五

主事唐順之贈澄詩曰

天王玉冊頒三殿漢使星槎下百蠻鬼國至今通象

貢樓船何處是龍關海迷南北惟憑日雲起蓬

壺忽見山壯志不愁經歲去安流應是計程還

陳侃使事紀畧曰嘉靖戊子琉球世子尚清表

請襲封事下禮部移文長史司覈實申部上請

差二使往封如故事癸巳五月至福州造船艦

如式以鐵黎木為柁榦閩人不諳海道方切憂

之忽報琉球國使至乃世子遣長史蔡廷美來

廷等長史進見道世子遣問意又道世子慮

閩人不善操舟特遣看針通事一人率夷水手

至代充其役看針者船中司指南針者也予等

善其來得詢其詳初洪武末樂間使海外諸國

者二使預於瀕海之處經年造二巨舟中有艙

數區貯器用若干各藏一空枢枢前刻

天朝使臣之枢上繫銀牌重若干兩倘遇風波之惡

知不免仰卧枢中以釘錮之舟覆而任其漂泊

欲俾漁人見之取其物昇枢置於山島俟後使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五

者過載以歸予二人被命與閩藩三司計一舟

所費二千五百兩有奇若二使各一舟則不惟

倍官費抑亦非所謂同舟共濟者也至於歲空

枢與上繫銀牌則近來使者無此事縱有之亦

無益也今有司不設備甲午三月船艦工畢船

之制與江河間所謂坐船者不同坐船上下適

均八窓玲瓏明爽開豁真若浮屋然坐其中者

不覺其為舟也且出入甚便此則艙口與艦面

平高不過二尺深至艦底上下以梯艱於出入



面雖啓小牖亦如穴隙蓋以海中風濤甚巨艦高則衝低則避也艦外前後俱護以遮波板高四尺許雖不雅於觀美實可以濟險長一十五丈濶二丈六尺深一丈三尺分為二十三艙前後豎五桅大者長七丈二尺圍六尺五寸餘以次而短艙後作黃屋二層上安

詔勅中供天妃艙中之器具無不備舵設四具用其一而置其三以防不虞槽三十六枝遇風微逆或求以人力勝之大鐵猫四約重五千斤大緯

殊域同音錄

琉球

三六

八每緯圍尺許長百丈小划船二不用則載以行用則藉以登岸水四十櫃海中惟甘泉難得勺水不以惠人多備以防久泊也通船以紅布為幔五色旗幟大小凡三十餘更多儲刀鎗弓箭之屬佛即機二架駕舟水手一百四十餘人護送軍百餘人千戶一員百戶二員領之通事引禮醫生識字人各色匠役復百餘人人給以銀十二兩為衣裝費仍各給工食銀五兩三錢五分有奇費用四百餘人今省十分之一二十

六日子等啓行三司諸軍送至南臺是晚宿於舟中翼日至長樂長史舟亦隨行中途為淺所傷臭厥載具狀伏於塔下求援予等欲藉其為前驅判詞下提舉司令申海道假緣海衛所禦寇之舟與之歸適海道與分守都閩諸君繼至海道亦以

王事為急遂從之五月朔予等至石祭海登舟是日北風大作晝昏如夕連日皆風逆至五日始發舟不越數舍而止海角尚淺八日始出海口

殊域同音錄

琉球

三六

風微順波濤亦不洶湧船艦與夷舟相為先後出艙視之四顧茫然雲物變幻無窮日月出沒可駭誠一奇觀也九日隱隱見一小山乃小琉球也十日南風甚迅舟行如飛過平嘉山釣魚嶼黃花嶼赤嶼目不暇接兼三日之程而夷舟帆小不能及相失在後十一日至夕始見古米山問知琉球境內夷人鼓舞於舟喜達家鄉夜行徹曉忽風轉而東進寸退尺失其故處竟一日始至其山有夷人駕小舟來問夷事與之

語而去是日風少助順即抵其境十三日風又轉比洋不行欲泊山麓慮亂石伏於下謹避之不敢近舟蕩不寧十四日至夜聞舟有聲若欲迸裂者蓋大桅以五小木攢之束以鐵環孤高衝風搖撼不可當環忽斷其一衆恐遂折驚駭喧呶亟以釘鉗之聲少息造舟時用釘少又結縫不密至是海水滲入數寸以轆轤引水而出莫能止衆曰不可為矣齊呼天妃而號予與高君徹夜不寢坐以待旦忽予家人剖入艙抱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九

予足口噤不能言良久曰速求神救船已壞矣予二人莫知所出嘆曰各抱

詔勅以終吾事餘非所計也是時惟舵工數人乃漳人漳人以海為生董而習之至老不休者風濤中色不少動但云風不足懼速求罅縫而塞之可保無虞夫衆亦知其然然舟蕩甚不能立心悸目眩何罅之求於是其有倡議者曰風逆則蕩順則安曷若回舟以從順衣袂有俗尚可圖也一人執舵云不可海以山為路一失此山將無

所歸漂於他國未可知也守此尚可以生夷通事從旁贊之然衆戰慄怖畏啼號不止姑從衆以紓其憂旋轉之後舟果不蕩執燭尋罅皆塞之固水不能入衆心遂定翼午風自南來舟不可東又從而比始悔不以待也計十六日且當見古米山至期四望惟水杳無所見執舵者曰今將何歸衆始服其先見徬徨躑躅無可奈何予二人亦憂亟令人升桅以覘云遠見一山微露如角小山伏于其旁詢之夷人曰此執壁山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九

也亦本國所屬但過本國之東三百里若更從而東即日本矣申刻果至其山泊焉十八日世子遣法司官一員來具牛羊酒米瓜菜之物為從者犒亦有酒果奉予二人通事致詞曰天使遠臨世子不勝忻踊聞風伯犯從者迷道世子益不自安欲躬自遠迓國事不能暫離謹遣小臣具菜果將問安之敬予二人愛其詞受之世子復遣夷衆四十人駕小艦四十艘欲以大纜引予船前通事白于二人曰海中變出不測豈

宜久淹從者世子不遑寢食謹遣衆役挽舟以行敢告艦列左右各分纜迤邐而牽行於海中亦一奇觀也晝夜行百餘里十九日風逆甚不可以人力勝遂泊于移山之嶼所遣法司官率夷衆環舟而宿未嘗敢離左右泊至五日予衆因在舟久鬱隆成疾求登岸避之而不可得泣訴于予予曰乘桴浮海子路喜之未知浮海之險若此也二十三日世子復遣王親一人益以數舟而來風亦微息始復行至二十四日猶未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十一

克到世子復遣長史來白世子刻期拱候海中怒風驚濤恐為從者之憂謹遣小臣奉慰予二人謝之二十五日方達其國泊舟之所名曰那霸港計登舟至此一月矣是日登岸上翼然有亭榜曰迎恩世子先遣陪臣大小凡百餘員隨龍亭而至候于亭下予二人捧詔勅安于龍亭衆官行五拜三叩頭禮前行導引至天使館距港約五里不移時而至龍亭安于中堂衆官行禮如初繼見予二人亦行禮而退予

二人呼長史問曰世子不迎詔勅何也對曰洪武禮制凡

天朝詔勅至國世子候於國門之外數代相承不敢有違聽之然世子雖不至館館中皆官正蒞事每三日遣大臣一員具酒二壺果盒二架酒酌于斗進予二人跪曰世子令小臣問候起居予二人受之飲復獻牛羊菜果於館初皆摩之後見其誠懇間亦或受每一饋予二人亦遍及于從者館餼無弗均六月三日報長史舟至境又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十一

越五日始抵國都較之予舟狹旬始至詢其故柁折帆傾非夷衆熟于操舟幾何而不焚魚腹也十六日行祭王禮王墓不知所在寢廟一所在國門外即於廟祭焉先迎祭品往廟陳設後用龍亭迎諭祭文予二人隨行將至廟世子素衣里帶候於門外感乎其容儼然若憂服之中也予二人拱而入至廟神主位東西向予二人位西東向龍亭居中南向世子位南北向宣諭祭文畢世子出露臺北面謝恩進廟與予二人

交拜揖至中堂予二人南向坐定世子令長子致詞曰清處蝸角辱王趾遠臨當匍匐奔謁有制不敢違越徒懷慙悚今又辱首先人幽明倍感敬具清酌二卣以獻左右聊用合歡爾予人諾之酒數行皆親獻坐少頃別去隨遣法司官同長史至館致詞曰今日勞從者為先人寵光小國無以為獻具黃金十兩為壽予二人却之世子知道乃亦以此浼我乎令持去不從作書與之世子得書不復再饋七月三十日行冊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

封禮先五日長史請儀注習之是日黎明世子令陪臣候於館門之外導引

詔勅往國國門距館三千里介在山海之間路險巖不平將至國五里外有綽襖一座扁田中正自此以往路皆平可容九軌旁壘石墻亦若百雉之制世子候於此龍亭前先行五拜三叩頭禮導至國門門曰歡會門內數步即王之宮也宮門扁曰漏刻門二層層有數級之皆正殿巍然在山之巔扁曰奉神設龍亭于正中國王拜降

進退舞蹈祝呼肅然如儀禮畢導予二人至別殿復行見禮衆官亦拜見如初王暫退出臨群臣與一國正始群臣四拜為賀臣之尊者親者捧觴為壽蓋夷俗以此為敬故君臣之間亦行之朝罷別殿設宴金鼓笙簫之樂翕然齊鳴王奉酒酒清而烈來自暹羅者醺人不須一盞予二人但嘗之而已暹豆之實備水陸之珍然不能自製也皆假予艦船庖人為之蓋夷俗無宴享醞會之事不知烹飪調和之法不過假以文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

其陋耳獻酬交錯至哺而止予二人復令儀從迎詔勅至館王再拜曰小國無以為寶璽書以為寶

先朝詔勅藏之金匱已八葉於茲矣今辱首臨幸留此鎮國不爾予小子自底不類為先人羞予二人令啓金匱驗其留否既而長史數人各捧詔勅一道而來遂許留之王喜甚重拜而別予二人至館王親一人同長史來饋儀物屬色麾之長跪不起不得已姑各取扇布二物以答其誠

復與一書二十日設宴名曰拂塵蓋凡使琉球  
與他國不同安南朝鮮陸路可行使事既畢不  
過信宿遍逐琉球在海外候北風而後可歸日  
久與王不免多會會多則不免情褻勢所必至  
是宴之設邊豆尚簡不復陳方物但令夷童歌  
夷曲為夷舞以侑觴偃僂曲折亦足以觀舞罷  
令世子介子執弟子禮奉酒三竿將行復親捧  
王盃乃

武宗所賜者引滿勸白辭以不善飲一酌而止二十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

五日向昏颶風暴雨頃刻而至茅舍皆席捲去  
館屋亦撼搖予寢不能寐起坐中堂門牖四壁  
蕩無存者因念港口之舟恐不及維遣人視之  
僉曰昏黑不辨牛馬盍少待風雨正惡亦不能  
強黎明往視則王已差法司率夷人數百守于  
舟側矣詢之舟人乃半夜時至法司亦夷官之  
尊者路且逢衝風冒雨而行不辭艱險夷之君  
臣其可感也夫中秋節夷俗亦知為羨請賞之  
因得遍遊諸寺寺在王宮左右不得輕易往來

有曰天界寺有曰圓覺寺此最鉅者餘小寺不  
暇記二寺山門殿宇各弘敞壯麗垂于王宮正  
殿五間中供佛像左右皆藏經數千卷夷俗尚  
佛故致之多上覆以板繪以五綵下用席數重  
清潔不可容履殿外鑿小池甃以佳石池上雜  
植花卉有鳳尾蕉一本樹似櫻葉類鳳尾四時  
不改色諸夏所無者徜徉容與塵慮豁然但僧  
皆鄙俗不可相語彼亦不敢見吾輩亦曉烹茶  
之法設古鼎於几上水將沸時盃投茶末一匙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

以湯飶之少頃奉飲味甚清是日王因神降送  
迎無暇陪遣王親侍遊至未刻邀坐宴不甚豐  
情意款洽召諸從人至階下令通事勸飲旅進  
旅退各以班序至醉而止向夕回館月明如畫  
海光映台令輿人緩步縱目所適心曠神怡忘  
其身之在海外也二十三日王始至館相訪於  
長史致詞曰清欲謁左右以矣因日本人寓此  
狡焉不可測俟其出境而後行非敢慢也予正  
人亦具核殼留坐移時別去二十九日請予正

人餞行布筵水亭中觀龍舟之戲舟之制與舉  
 棹之法皆效華人亦知奪標以為樂但舉棹人  
 皆小吏與大臣子弟各具綵服簪金花雖濡于  
 水而不顧以示誇耀之意焉九月九日復請餞  
 予二人訝其煩深拒之懇請再三後行至則見  
 其食品所列山蔬海錯糗餌粉醢雜陳于前製  
 造精潔味甚適口但止數品不能如昔之豐也  
 詢之左右乃知前此諸設皆假手閩人此則宮  
 中妃嬪所自製者臨行長史捧黃金四十兩王  
 言餽贖之禮古今所有非清敢自襲天使其毋  
 辭予二人曰王之餽贖於義可受但予輩承  
 君命至受此而歸是以  
 君命貨之也惡敢王愕然曰天使言必稱  
 君動必遵義清知過矣乃不敢強持泥金倭扇一束  
 贈曰天使遠來此別不復得會夏日揮之或可  
 繫清一念耳予二人受之各各以所持川扇王  
 喜不自勝因拜而別十二日登舟官民送者  
 如蟻皆慕漢官威儀有至海濱不忍去者從酒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四

殊域周咨錄 卷四

舟之港出海僅一里中有九曲夾岬之石惟風  
 息而後可行坐守六日王日使人待側且致慰  
 詞仍命看針通事一員夷役數人護送又遣王  
 親長史等官進表謝恩十八日風少息挽舟出  
 海舟斜倚岬眾恐其傷於石大驚幸前月予二  
 人親督修黏故不為石所傷復停海口二十日  
 始克開洋夷舟同行二十一日至夜颶風陡作  
 大桅五木攢者既折湏臾舵葉亦壞幸鐵梨木  
 為榦得獨存舟之所恃以為命者桅與舵也當  
 此時舟人哭聲震天予輩亦自知決無生理相  
 顧嘆曰天意果如此計免者得之矣是時舟人  
 無所用力但大呼天妃求救予二人亦為軍民  
 請命叩首不已果有紅光燭舟舟人相報曰天  
 妃至矣吾輩可以生矣舟果少寧息翼日風如  
 故尚不敢易舵眾廢寢食以待斃不復肯入艙  
 同行夷舟遂相失不知所往二十三日黑雲蔽  
 天風復將作有欲易舵者曰舵無尾不能運舟  
 風弱尚可支持烈則將何以救不欲易者曰當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四

五七九

此風濤去其舊而不得安其新柰何衆不能決請於予二人予二人曰風濤中易舵靜則可以生動則可以死惶惑亦不能決令其狡請于天妃得吉衆遂躍然起舵舵甚重約有二千餘斤平時百人舉之不足是日數十人舉之有餘無之風恬浪寂頃刻而定定後風浪復惡神明之助不可誣也舵易衆始有喜色二十六日忽有一蝶飛繞于舟舟人曰听將近矣有疑者曰蝶質甚微在樊圃中飛不過百步安能遠涉滄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六

溟乎此始非蝶也神也或將有變速令舟人備之復有一黃雀立于桅上令舟人飼以米雀如常禽飛下啄盡乃去是夕果疾風暴發怒濤拍天巨艦如山飄蕩僅如一葉梢後距水不下數丈水經過之持舵者衣盡濕艙中受水可知也風急水聲助之如雷不忍見聞衣服冠而坐欲求速溺相顧嘆曰

聖天子威德被海外百神皆為之效職天死獨不能相救乎言訖風若少緩舟行如飛達曉則已見

閩山矣舟人皆踴躍呼舞以為再生稽首于天妃之前者若崩厥角二十八日至定海所十月二日入城痛定思痛凡接士大夫必叙所歷驚怖諸狀無不為之慶幸區區二人何能得此實荷

聖天子威福以致神明之佑不偶然也今越旬日而同行之舟尚未至或不免漂溺之患焉嗚呼危哉嗚呼危哉因是而有感矣夫浮海以舟駕舟以人二者皆濟險之要也官之尊者因非已事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三五

不屑經理船艦之役官之卑者因此難遇惟思圖利侵剋船價為事耳故造作之間種種不如法駕舟之人皆欲乘便貿易竄名于籍而不知操舟之術者予前所述古米山之險其明效也後之使夷浮海者當先擇委有司一員造舟約令隨使往來修整則彼軀命所在利害相關始造必不為之苟矣告之藩臬不從以請于朝可也水手貴精不貴多須擇慣下海善操舟者而用之如此立法則可以節國之費衛衆之生矣

若乃蕃王領封之說則肇自前輩之使占城者  
此時正副畏溺不肯航海曠持日久王子不獲  
已而至中國館于海濱受封後有司遂乞蕃王  
世子遣陪臣來奏請封者當命使臣賚詔勅駐  
海濱待其來以賜之未獲俞旨嘗稽古諸侯嗣  
立俱以士服入見天子受封今之四夷即古荒  
服諸侯也雖不克覲

天子俾其于海濱領封亦無不可蓋不俾中朝之使  
遠冒乎險以錫命而小國之君坐享其爵而偷

殊域周咨錄

琉球

甲

安尤為萬世可守之法也故不惜辭煩而為後  
使者忠告

自後琉球商人有漂至瓊州者執送廣州按察僉  
事經彥家為請于朝撫恤之歸遠人感德 三十  
七年國王尚清薨遣使告哀 三十八年

上命給事中吳時來及行人李際春往行冊封禮適  
時來有疏論大學士嚴嵩奸邪狀嵩言其畏航海  
之役故生事妄議

上怒廷杖時來謫戍廣西改命給事中郭汝霖為正

使與副使際春同往至福建省城造船遭值連年  
倭患阻遲海口未得開洋 四十一年五月內海  
口頗靖乘隙而出五月二十八日在於長樂縣梅  
花地方開洋閏五月初五日行至赤嶼山阻風二  
日漂過琉球山一日幸彼處夷人在山嘴望知為  
封船乃發解牽引回其境內至初九日登岸到於  
彼國尚元即遣官及舉國臣民迎導

詔勅至天使館安奉

郭汝霖思慮亭說曰琉球天使館自門而入正

殊域周咨錄

琉球

甲

堂三間自正堂引至書房三間余處於東李君  
處於西房之後丹三間官舍最處之兩旁翼以  
廊房各六間門書輿皂寓焉暑月蘊隆促促數  
步內琉之人為余弗安也卜後垣空地砌土瓦  
茅監柱而亭之余因扁曰息思夫人情久相離  
則思余馳驅

上命何敢言思然舍桑梓涉波濤遠

君親旅外國而鴻賓鴈弟玉樹之蘭數拜各天窠  
音問余安能不用情載昔謝大傅江海入豪中



年與親知別數日作惡余嘗寤歎其懷陽明子  
曰七情之發過處為多余又惡夫情之過而惡  
也斯亭之登願少息焉圖書在前琴瑟在御以  
吟以味以絃以歌庶幾造化者游而忘其身之  
在異鄉矣

汝霖等擇六月初九日行祭王禮六月二十九日  
行冊封禮封詔曰朕受

天明命主宰寰宇凡政令之宣布惟成憲之是循其  
於錫封之典遐邇均焉爾琉球國遠處海陬聲教

殊域周咨錄

琉球

聖三

漸被修職效義閱世已久故國王尚清顯荷爵封  
粵踰二紀茲者薨逝屬國請封世子元朕念其象  
賢衆心歸附是宜承紹國統特遣正使刑科右給  
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齋詔往封  
為琉球國中山王仍賜以皮弁冠服等物王宜謹  
守禮度益篤忠勤凡國中官僚耆舊尚當同心翼  
贊以佐王飭躬勵行用保藩邦庶幾無疆惟休故  
茲詔示咸俾悉知復賜

勅曰惟爾先世享有爵封恪守海邦職貢罔缺爾父

尚清事上益恭茲者薨逝訃聞良用嗟悼爾為冢  
嗣國人歸心宜令掌乃國土特遣正使刑科右給  
事中郭汝霖副使行人司行人李際春齋詔封爾  
琉球國中山王并賜爾及妃冠服綵幣等物爾宜  
服膺君命圖紹先業秉禮循義奠境保民以副朕  
懷柔之意封禮既畢仍乞留詔勅汝霖等如制許  
之十月初九日登舟風阻鄂霸港口至十九日始  
得開洋二十一日在洋中折舵既而得全十一月  
初二日歸至福建省城其琉球國王尚元遣王親

殊域周咨錄

琉球

聖三

原德長史蔡朝器等另駕一舟隨同上表謝

恩亦以初十日到于福建海口汝霖等還朝畢事疏  
曰臣惟唐虞三代之盛四夷米王漢唐以下雖有  
屬國叛服不常琉球在海島中乃能永堅一心歸  
化無渝臣等到彼供應廩餼趨走承順如郡縣然  
非

聖朝文德漸被之極何以致此我  
皇上十三年既冊其父茲者又封其子

聖壽萬齡

天威萬里視

祖宗有光而軼唐虞三代不二矣臣等雖當海驚風波之險猶得周旋使事之榮臣無任感荷欣忭之至

郭汝霖重刻使琉球錄曰嘉靖三十四年六月

琉球國中山王尚清薨三十七年正月世子尚

元差政議大夫長史等官到京

請乞襲封王爵禮部以請勘俱係彼國官民乃不復

行勘奏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四

請如故事差正副使二員資

詔勅皮弁冠服往時科中應行者吳君時來行人司

則李君際春也

命下二月十六日矣部咨翰林院撰文各衙門造該

用儀物延之三月終未行而吳君有成事汝霖

乃同李君承乏焉四月初二日也部中監前畏

避之嫌促日起程霖等亦以

重命不可再緩遂請

詔書易名改賜品服初八日慨然解舟南下七月初

抵江西地方霖意海警連年事須巧速因一面

差人至福建布政司令作速委官伐木造船九

月中親至閩坐督刻次年春汛必行柰地方多

事賊報交馳當事者已疑不能必往又皇皇剝

膚之灾而視外及為稍緩管工官亦泄泄於是

船自十一月起工至次月四月僅完其半賊報

緊急不俟工完四月初四日出塢尹參將令百

戶嚴繼先等接至鎮駕守十一日午刻方至鎮

未刻賊已接踵相望數里不為所奪倖也亦尹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四五

之力也是年倭奴輾集福州城外稱數萬城門

閉者三月余等亦日日上城同有司巡守先是

戊午冬琉球世子差來迎迓長史梁栝等住柔

遠驛盡為所掠六月始得脫逃七月終各役奔

命者漸復欲召之行而風汛過矣聲息轉聞琉

球三十九年正月祭廷會等來修貢傳其國有

頌封之情呈文該司該司以時事艱難國體所

係遂為轉奏本下部議以舊典難遽變俟海警

稍寧必期渡海終事時勘合到遲將屆六月倭

寇伺候海中者又比比予召漳州火長舵工等役中途又為賊阻各役依山緣徑而來動經月餘至則又七月矣前船既有傷損又住內港烏鯨叢生烏鯨者生於淡水則墜於鹹水生於鹹水則墜於淡水也一至海則垂垂而墜船板精華其為所蝕油灰不能復住水從罅隙而入何可止也余時與諸司議但挾數十人從夷舟往夷舟頗小舉動敏捷既不為賊覬覦又可藉以濟事有司固執以堂堂

殊域聞錄

卷九

聖

天朝為此舉動何以威臨四夷若事不易濟寧修船俟時無得而論欲從權濟事亦須

上聞不然他日誰任其咎余時聆諸君正論亦不能奪且念事體重大人役頗多又非可一人微服行者於是內愈熱而情益苦李君廼曰既不能行毋徒躁動不若專意修船靜俟地方事大非一手可掩他日當有人諒也余然之火長舵工等因呈乞有司改造前船八月再定艦至十月月畢工出塢越嘉靖四十年春二月予遂召集

漳州等處各役亦先期乘余欲挾之先出海口而守各役謀以海口風濤難泊公若往內各兵船亦往各兵船往而內港虛矣不然探聽消息有急而行可也三司諸君亦曰既不能出內港豈能出外洋乎今歲傳聞賊或不至內地姑俟之蓋大船出內港水淺必朝平而後行日不數里自南臺而旺崎而閩安鎮而石頂十數日而後至定海梅花開洋之處滯重透迤謀犯之者其力易及封舟之不能速行為此也若洋中

殊域聞錄

卷九

聖

汪洋浩蕩予固知他舟不易犯即犯之舟封之威可施夫萬里之外洋猶可無慮而數日之內港乃能阻人聞者豈能知之守至四月忽值內地廣兵之變既平定長樂又報福清之賊既又傳福寧之報余于是朝而側日夜而側耳聆聆然日守一日惟恐報鼓之聲也五月初六則有賊二百餘至閩安鎮之下江時各役告請行糧余亦牒有司漸次散給兵道楊君來言曰今事急且不論行即船將如何守欲發之閩安鎮駕

守又已近賊欲行張漢入守閩安鎮又曠無人  
予曰各役已散行糧行期旦夕若復動搖人心  
解散豈能再集百姓官銀到手寧不支用不行  
而復追之敲朴日繁矣楊君曰事果難如是予  
因曰君来自部中莫謂予等有畏避之嫌今可  
目覩之具今乃一小報前兩年遑遑時刻緊急  
不同何如也蓋船既重大下惟行之難而造之  
亦難不惟造之難而守之亦難三者惟地方無  
事者可也若如己未年賊旗既到上下紛擾雖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哭

委造官皆奔走守城之役廠中材料又誰復查  
理當其時非予亟於收拾纖毫豈可望耶後來  
改造諸料猶得應用亦必有自矣至于守之難  
者謂一於用不行者則踐踏震撼視舟全無愛  
惜之心一于用同行者則水木鬱蒸行時必多  
暴露之疾余不得已乃叅而用之令其輪班更  
迭將就全事閩安鎮初六之報令許嚴等牽船  
前十餘里又行張漢與嚴繼先陳孔成馬鼎道  
等嚴密偵賊向往又請于軍門劉公令張漢若

有急即自座守既賊乃從下江口由長樂松下  
灣入福清而船始報安焉五月十九日船至長  
樂取水與李君二十五日起行撫按三司錢於  
南臺府縣別于新港二十六日辰刻至長樂時  
自二十三日連有南風各役以二十九日夏  
至恐風尚未定三司諸君送者仍欲守候予曰  
天時難測今已南風又疑其未定而欲俟其定  
何時乃定且夥長輩皆予所需以決事者今臨  
事率不敢擔當事在一人信矣遂決而行二十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哭

七日至方石二十八日祭海登舟別三司諸君  
二十九日至梅花開洋幸值西南風大旺瞬息  
千里長史梁炫舟在後不能及過東湧小琉球  
三十日過黃茅閨五月初一日過釣嶼初三日  
至赤嶼焉赤嶼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  
風即可望姑米山矣柰何屏翳絕驅纖塵不動  
潮平浪靜海洋大觀真奇絕也舟不能行住三  
日初六日午刻得風乃行見土納巴山土納巴  
山琉球之案山洋路從姑米山而入正也時東

南風旺用舵者欲力駕而東勢既未捷至申刻乃見小姑米山小姑米山在琉球之西稍過即執壁山幸而小姑米山夷人望見船來即駕小舢來迎有二頭目熟知水路且曰既不能從大姑米山入何可傍內納已山而入其中多礁子等聞之駭二頭目一面令夷船入報渠遂躬在余船道駕從小姑米山而入且云得一日一夜之力即未擬登岬可保不下執壁山矣予等厚賞賜之晝夜趕行初七日未刻望見王城哪霸

殊域圖志錄

琉球

辛

港焉然東風為多相隔僅五十里不能輒近世子遣王親問勞致牲菜酒米詞恭禮肅法司官夷舟五十餘集封舟前每舟一老人鬚眉皓然見封船皆踊躍呼拜欲用先年輓入故事而風勢方旺至次日法司官督衆益嚴誓以不即挽登岬倘有疎虞必先開肚余屢慰曰風豈人力能勝船已至此不勞再急然竟亦不能行至初八日午刻有衝風暴雨予曰可整舟挽而行諸人疑之既而果行初九日辰刻遂達岬焉蓋風

旺三日而復暴急予憶其必將止若暴先發則旺勢未衰此理之常何足疑哉既抵岬三日後有傳賊船從其境上過者蓋蓬力小大洋中自不相及初九日登岬迎詔勅至天使館世子日遣長史大夫等官恭謁導從巡警俱如中國之儀三日遣王親一員同長史大夫問安廩贏俱仍舊軍稍行匠人日米一升半乾魚四兩畧有海菜外給錢五文買蔬菜問候之日俱有猪牛羊等各官廩給口糧者又差盛始軍稍疑錢太

殊域圖志錄

琉球

辛

少乃查之舊案無增也夷人篤於守舊而客者不無厚望且羸之不同時下民豈能盡量至世子各官之意則恭而有禮矣世子又嘗問其臣曰今者天使勞涉比之往益不同吾欲先一快覩以遂仰瞻之心何如法司等力以舊章止之六月初九日祭王世子敬戚之容宛乎可掬王既得諭祭之後世子仍令其國僧修佛事以伸追慕至二十九日乃行封王禮厥明世子遣各官候於館門自先王廟列儀衛巡警導引至國

門外世子拜謁躬導詔勅至王殿嵩呼拜舞皆  
先期習熟世子見詔勅儼恪益加禮儀卒度亦  
如原錄所云群臣將事無不肅是日履王位該  
國臣民行朝賀禮余等退居西堂王率群臣謁  
叩設宴饌盛樂繁事竣乞留詔勅余等令其捧  
前此

聖製來驗因如

旨錫之王與群臣謹呼拜謝至七月十九日設拂塵  
諸宴八月中秋設觀渡宴作書辭之曰蓋聞酒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三

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霖等欽奉

上命前來佳禮既行華筵亦既洽矣茲又辱過招無  
乃大繁乎敬此以辭回祭封之日兼承屢蹄之  
惠雖王中心致敬之誠而辭受以義又使人素  
有成規而不敢失者也敢并全璧伏惟以德相  
愛以道相處共守

天朝之大閑安臣子之大義而不區區於儀物之末  
幸甚十八日王乃躬至使館相訪亦如舊畧備  
筵款之併及群臣從者九月十九日王請餞行

亦具黃金四十兩為贐余等嚴却之次日復使  
法司大夫長史等官持來辭甚懇惻復作一書  
令叅隨各官往還之曰封舟瀕行領宴感蕙惠  
屢蹄已嘗面辭矣茲辱法司大夫長史等復來  
夫承筐是將雖賢王好我之誠而不受篤寶實  
使人自守之矩且

天朝清議光昭非禮授受具有明辟余雖欲於王如  
朝廷之大法何惟王知所以愛而尅其非所以  
愛可也傳有之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王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三

其念之王得書不復令人來強是年九月十九  
日立冬舵工等擬必北風盛發然數日竟未有  
十月初五巨風發後乃以九日登舟圖回往者  
封船既至琉人亦招集各島夷船以觀天使為  
名實亦因之滋貿易也是年則琉人務假防護  
之名時雖有商舶一隻亦遂出之而各役所帶  
織毫行李俱不能售於是盡舉而歸之琉人琉  
人故證而賤之而各役之情苦矣登舟之後方  
圖舉帆而風雨驟至阻於哪霸港口港口險隘

僅容一舟稍有偏側船輒不保船之兩旁繫以大纜至十五夜右纜忽斷陳孔成見之忙吹號舉砲夷人二千餘來加鏢牽轉再加新纜船乃得安十八夜天忽朗霽月光如晝四更時諸人與夷官稍乃導出港東北風旺舟行如飛二十日午後忽有黑雲接日真霧四塞舟人懼曰此颶徵也頃刻果颶風至守之益慎至夜二鼓劈烈一聲舵已去矣舟遂大顛吳宗達等遂落大蓬舉舟哭聲震天黑夜無措余乃速止曰即如

殊域周咨錄

全琉球

五五

此命也哭何所濟時陳孔成擇漳人僅五十將各艙所載重者一面丟拋一面令李子顯等倡言舵雖折尚有邊舵決保無虞容某等漸處余諗曰靜以禦變極是但舵何時可換吾不舉大蓬但張二蓬三蓬任其漂流至後可補鍼也陳大韶曾宏俱向從陳高過洋者來大言曰往年亦如此然往年船不固今此船固往年船發漏無邊舵今不漏有邊舵往年折舵并折桅今桅尚存余聞其言心亦頗定然播蕩及側無頃

寧幸而天明促之換舵而風勢愈烈余石孔成米曰事將奈何孔成曰海中行船此事所有但持之觀明日如何至次日風又不息余乃口為文令吏陳珮床前書之以儆天妃適一晨刻風稍定始得換舵既定諸人頗有生望但牽舵大纜墮之自尾至船首者又忽中斷則海水鹹厲繩纜不能久舵工等又懼舵不能穩稍擺動金口開船分兩片矣此尤危也乃用銀重賞一夷人係其腰今之下海接之竟不能接吳宗達

殊域周咨錄

全琉球

五五

來稟欲穿二艙三艙透繩繫舵而不能決余聞即槩然是之乃鑿而度繩舵始得安蓋船近繫繩比之兜肚遠者其力尤大行之至二十六日許嚴等來報曰漸有清水中國將可望乎二十七日果見寧波山歷溫歷台閩人未能盡曉浙中山嶼疑迷莫測仍懷憂思至二十九日忽至福寧見定海臺山心始安焉從五虎入十一月初二日入省城追想前迹為之惻然士夫相會真同再世往讀陳高使錄說者皆謂其過余亦

疑之至是親歷知其字字不虛且中間險苦尚  
有筆楮不能盡者嗚呼痛哉

霖錄又曰是年閏五月初四日至赤嶼無風舟  
不能行當晝有大魚出躍從者謂如一舟然旁  
有數小魚夾之至暮舟震撼衝擊莫知其故自  
艙上觀之則風浪靜而舟之顛危次日愈甚余  
與李君目眩心悸召長年問之皆謂無風而船  
如此事誠可恠所嘉者船力勞壯堅固決保無  
虞慰安余二人既退余使人偵之則皆稽首天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五

妃之前禱矣中夜顛危益甚李君曰事將何如  
余曰造船用人乃人事之可盡者此以外豈復  
能與且余二人所捧者朝命也

皇上德被幽明海神必且效若時余二人既不能安  
枕中夜見忽有明光燭舟舟稍安嚴百戶舵工  
等俱得異夢六日辰刻數長舵工請余二人拜  
風且謂有所愛之物可施之余思出京時曾有  
人惠金光明佛經又舵工陳性能作綵舟以禳  
余曰事無害於義從之可也余二人官服以拜

口為文以告道人等用經與綵舟昇之艙口祈  
之而風忽南來諸從者尚未回謝天妃之前咸  
仰呼曰風到風到遂滿蓬而行至初九日登岸  
神明之既顯矣又按十月十九日開洋回國東  
北風至至二十日午刻忽有麻雀一隻宛宛來  
泊艙蓬隙大爺等見之即心動曰此神雀報信  
又往年陳高一爺回時之兆倏忽間黑雲接日  
真霧四塞冷雨颼風號呼大發余令吳宗達等  
謹備之行至夜一鼓航忽折去舉舟哭天而叩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七

天妃余亦呼天妃告曰此華夷五百人性命豈  
可易易至天明風連旺不止舵不能換二十二  
日辰時余眩暈甚矣蓋五日不一粒生死余亦  
已決肚外惟是五百人尚不能忘念乃召書吏  
陳珮其筆於床前余曰為文授之令書以檄天  
妃前舟中鷄鴨牲口之類尚多余問之庖人曰  
不知何時靡子遺矣惟一鷄尚存余令宰之告  
曰祭等欽奉

上命冊封琉球仰荷神祐公事既完茲當歸國洋



折舵無任驚惶惟爾天妃海岳皆國家廟祀正神茲朝使危急華夷五百生靈所係豈可不施拯救若霖有貶心之行即請殛之於床無為五百人之累若尚可改過而自新也神其大顯靈威俾風恬靜更置前舵庶幾可以圖全神其念之毋作神羞既祭後風稍息諸人亦求玆於天妃許之遂易新舵諸人大發願心祈修醮典余亦許歸朝奏請如例遣祭舵工陳興珙又善降箕乃用李君一家僮併不能字者扶之字皆倒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五九

書曰有命之人可施拯救欽差心好娘媽保船都平安也嗟呼鬼神冥邈談者未有不疑然此四無邊岬之中宛弱隻雀何從而來易舵之後又一鳥常據於桅尾何從而來孰謂世間事可盡以常理臆決哉到岬日凡諸人祈許余令一修還所謂毋使行負神明何敢以險既平而遽忽諸

郭汝霖等復新天妃廟于广石勒碑為文記之

霖广石宙碑文曰广石廟廟海神天妃者也天

妃生自五代含真蘊化歿為明神歷元迄我明顯靈巨海禦災捍患拯溺扶危每風濤緊急間現光明身著幹旋力禮所謂有功於民報崇祀典而广石屬長樂濱海地登舟開洋必此始廟之宜舊傳自末樂內監下西洋時創焉成化七年給事中董旻行人張祥使琉球新之嘉靖十二年給事中陳侃行人高澄感板異復新之板上所書即董張新廟月日也

皇帝三十七年琉球世子尚元乞封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五九

上命汝霖充使往而副以行人李際春余承命南一長老多教余致敬天妃之神弭節閩臺造冊百凡按陳高使錄行惟广石廟遭倭寇焚乃耆老劉仲堅等聞余至亦來言廟事余檄署篆孫通判大慶考其遺趾并材料工價值百金往陳高捐俸二十四金助余與李君如之往從行者各歛銀一星得三十兩餘今則從行者尚未定名往長樂民力饒可以鳩工今則連年有兵務往劉知縣尹邑父今孫乃署篆且未父也於是七

十余金無從得余因言於代巡樊公斗山樊遂  
 標罰贖餘成其事且命通判速工請記於余不  
 兩越月廟貌鼎新巍然煥然瞻趨有所人心起  
 敬他日飛航順便重荷神貺者樊之功哉或因  
 是以鬼神事質於余余曰是說也薦紳先生難  
 之矣考孔子曰敬而遠夫謂之敬必有以也謂  
 之遠特不專是以徼媚云耳故其祭神如神在  
 鄉人儺朝服立乍階孔子豈無見耶而初學小  
 生稍談鬼神則冒然稱茫昧避諛瀆譏及遇毫  
 髮事輒俛首叩禱不暇果能知事人等鬼者乎  
 今夫航海之行尊  
 皇命也一舟而五百人在焉彼溟洋浩蕩中無神司  
 之人力曷能張主學者知是說則知予非惑樊  
 非徇而是廟之祀可以勒諸將來樊名獻科字  
 文叔浙縉雲人其巡閩也酌時機務省約而事  
 之闕體要者獨無所惜云  
 祖訓中載有大琉球小琉球之別小琉球不通往來  
 未嘗朝貢則今之奉勅封為中山王者乃大琉球

國也其國政令簡便雖非如華夏之嚴而亦有等  
 級之序王之下則王親尊而不預政事次法司官  
 次察度官司刑名次那霸港官司錢穀次耳目之  
 官司訪問皆上官而為武職者也若大夫長史通  
 事等官則專司朝貢之事設有定員而為文職者  
 也王日視朝自朝至于日中昃陪臣見之皆搓手  
 膜拜尊者親者則延至殿中賜坐飲酒卑疏者則  
 移時長跪于階下凡遇  
 聖節正日長至日王率陪臣具冠服設龍亭行拜祝  
 禮至於賦歛則寓古人井田之遺法但名義未詳  
 備王及臣民各食分土故酋長咸遵理不科取于  
 民至於有事如封王之類所用布帛粟米力役以  
 供天使者則暫征之不為常例雖無曆官及陰陽  
 卜筮之流然亦諳漢字而知正朔至於作詩未必  
 盡效唐體而弄文墨忝禪乘者間亦有之蓋又漸  
 文教非復曩日之純陋也其俗男子蟠髮作髻于  
 頂之右凡有職者貫以金簪漢人之裔髻則居中  
 俱以色布纏其首黃者貴紅者次之青綠者又次

之白斯下矣王首亦纏錦帕衣則大袖寬博製如道服每束大帶各如纏首布之色辨貴賤也足則無貴賤皆着草履入室宇則脫之蓋以跣足為敬又席地而坐恐塵汚地故王見神臣見王及主見賓皆若是也惟接見天使則加冠且履行揖遜之儀然疾首蹙額弗勝其束縛之勞矣婦人黥手而為花草鳥獸之形首反無飾髮如童子之總角在後不知足而為之屨男女皆可用也第富室則以蘇席襯屨底少加皮緣即為美觀上衣之外更用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三

正幅如帷覆于背見人則手引之前蒙其首而蔽其面下裳如裙而倍其幅褶細且長取覆足也其貴家大族婦女出入則帶箬笠坐於馬上女僕三四從之蓋男未嘗去髭鬚戴羽冠女未嘗有布帽毛衣螺佩之飾亦無產乳必食子衣之事如統諸所云也父之于子少雖同寢及長而有室必異居食兼用匙筯得異味先進尊者子為親喪數月不肉食亦其俗之可嘉俗以中元節為重自七月十三日起二十六日俱晝夜男女喧雜往來不禁死

者以中元前後日溪水浴其屍去其腐肉收其遺骸布帛纏之裹以葦草襯土而殯不起墳若王及陪臣之家則以骸匣藏于山穴中仍以木板為小牖戶歲時祭掃則啓鑰視之蓋恐木朽而骨暴露也地無貨殖故商賈不通標掠之事間不能無然其國小法嚴凡有竊物者重則開肚次則問守別方犯者故少志謂其性好標掠雖設榜夾之刑而多不用朝貢往來俱乘大舶海邊漁鹽亦泛小艇未嘗縛竹為筏也人善泅水有剝木為舟者如猪食堊兩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三

三人處之橫海中顛風巨浪不懼水泛則覆出之而後棹焉俗畏神神皆以婦人為尸祝經二夫者則不復用之矣王府有事則宵聚而來王率世子及陪臣皆稽首百拜所以然者國人凡欲謀為不利神即夜以告王王撲滅之昔倭寇有欲謀害中山王者神禁其舟易水為塩易米為沙旋亦就擒惟其守護茲土威靈赫然是以國王以下人皆敬事之尸婦名女君首從三五人入王宮中遊戲各戴草圈而携樹枝有乘馬者有徒行者一唱百和

聲音慘哀來去不時惟那霸港等處則不至以此地人多非良及家有漢人故耳此則真有而殺人祭禱之事則無也

郭汝霖曰是年封王日四更時女君果降將五更即散矣凡我通事及庖人聞其聲嗚嗚然

國王之宮建于山巔四圍皆石壁無有波羅檀洞之名亦無多聚髑髏之說門外有石砌下有小池泉自石龍口中噴出名曰瑞泉王府汲之供飲食取其甘潔也道路坦夷不設塹插棘以為險殿宇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六

朴素亦不雕禽刻獸以為奇國之山亦無翠麗大崎斧頭重曼四名形勢卑小不高林木亦不茂地方多沙礫田土薄瘠民間耕種亦鹵莽未見糞多力勤者是以五穀雖生而不繁碩馬牛羊鷄豚之類多瘦削不堪用氣候亦不常熱雨過即涼造酒則以水清米越宿今婦人口爵手搓取汁為之名曰米奇非甘蔗所釀其南蕃酒則出自暹羅釀如中國之露酒也陪臣子弟與凡民之俊秀皆令習讀中國書以儲他日長史通事之用其餘但從倭

僧學書識番字而已古畫銅器非所好惟好鐵器與木綿蓋其地不產此二物民間炊爨多用螺殼女工織衽惟事麻縷如欲以釜甑爨以鐵耕者必易自王府然後敢用之否則犯禁而有罪焉地不產金亦無黃蠟通國貿易惟用日本所鑄銅錢薄小無文每十折一每貫折百始如宋季之驚眼錢也會聞其國用海巴今弗用矣然與其用是錢孰若用海巴之猶類于貝哉人甚重財帛即夫婦亦各私其財或相忤則各挾所有而別處數日乃復

殊域周咨錄

琉球

五

其家男婦唯畜干衣食日食不過飯一二碗畧充饑而已魚肉之類絕少用故賤而無售者大抵其俗儉而不勤也其山曰電覽嶼西曰澎湖島國西與潭泉四郡界天氣晴朗望之若霧其川曰落滌水至澎湖漸低魚舟多漂不固錄中謂無其產闔鏤樹密似橘硫黃胡椒熊豹狼鳥則鷓鴣鴿鶉之類亦間有之其貢馬硫黃蘇木胡椒螺殼海巴刀生紅銅錫牛皮擢子扇磨刀石瑪瑙烏木降香木香其地在福建泉州之東自福州視之則在東南來必孟夏而去必季秋乘風便也其

貢二年一期每船百人不浞越一百五十人其道由福建達于京師

按琉球之承德維藩雖不克如朝鮮之每歲送實而亦恪恭不二其陪臣之子弟來入太學觀光習禮者迄今不絕可謂守王章重文教者矣萬曆改元適國王尚元卒今世子尚永告哀請封

上命禮部照例行勘則詔使之行固將有期而浮海之錄亦且更新矣乎

殊域周咨錄

琉球

卷六

殊域周咨錄卷之五

南蠻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夫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黃帝馭極乘白鹿以獻鬯周成王正統貢白雉而重譯其通道中國厥惟舊哉自是而降箕踞如趙佗而陸賈能使其蹶起悖慢如黎桓而李若拙能令其避席漢宋二使翹然南服之斗山也於惟昭代垂衣裳而向離舞干羽以格苗文教所暨亦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一

海澄渡內則

天子開明堂以受其朝外則行人秉玉節以宣其命天威咫尺口山呼而首角崩者惟恐或後也用揭炎徼以示四牡指南其正南則曰安南曰占城曰真臘曰滿刺加曰暹羅曰爪哇西南則曰渤泥曰鎖里古里曰蘇門答刺曰錫蘭山曰三佛齊而雲南百夷佛郎機附馬擦厥星輪風土不習瘴雨嵐煙蛇蠱獸毒所當為國珎攝者固自有在也若夫橐中之賜裝直千金史遷誇之

以為使者之榮則豈我所敢聞哉志南蠻

安南

安南古交趾也宋元以來俱國今為都統司秦時為象郡後屬南越王趙佗漢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又置交趾刺史建武中任延錫光為交趾九真守教民耕種制為冠履漸立學校始知婚娶女子真側及馬援討平之立銅柱為界相傳在欽州古森洞上有援誓云銅柱折交趾滅交人過其下必擲土石培壅之抵思明府南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二

又日南郡亦植二銅柱各有伏波廟祠援

又王守仁宿伏波祠下詩曰樓船金鼓宿烏蠻

魚麗群舟夜上灘月繞旌旗千嶂靜風傳鈴折

九溪寒荒夷未必先聲服神武由来不殺難想

見虞庭新氣象兩階干羽五雲端則其祠不止

日南也

建安中交趾郡改為交州吳分其地置廣州而徙

交州治龍編時有龍見故以名縣唐初改安南都護府屬嶺

南道安南之名始此後改靜海軍分屬嶺南西道

唐亡土豪曲承美據其地劉隱自廣州取之尋為

愛州將楊延藝所據傳子紹洪其將吳昌巖復奪

之傳其弟昌文宋軋德初昌文死其族吳處珩等

爭立管内大亂有丁部領者平之自稱大勝王秘

署其子璉為節度使聞南漢平上表內附開寶八

年詔封丁部領交趾郡王璉為節度使安南土地

自此視為蕃夷矣後部領與璉俱死璉弟璿立尚

幼大校黎桓篡之黎氏有交趾自此始丁氏傳世共十一年

宋遣兵討桓桓詐降宋兵不利召還桓上表謝罪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三

入貢以桓為安南都護充靜海軍節度使尋亦封

交趾郡王桓死其子為大校李公蘊所篡黎氏傳世共二年

宋授節度使封南平郡王公蘊死其孫日尊僭

國號于境傳子軋德入寇嶺南連陷欽廉二州宋

遣郭逵問罪敗其兵於富良江殺其子洪真軋德

懼奉表詣軍門納款乞脩職貢還所奪州縣詔即

賜以廣源州

軋德初約還欽廉二州官吏千人久之纔送

民二百二十一口男子年十五以上皆刺額

天子兵二十以上曰投南朝婦人刺左手曰官客以舟載之而泥其牖中設燈燭日行一二十里則止而偽作更鼓以報凡數月乃至蓋欲示海道之遠也然廣源舊隸邕管本非交趾所有吾民遭其荼毒及益地與之

至孫天祚淳熙元年進封為安南國王安南之為國自此始矣再傳而至吳昞死無嗣其女昭盛主國事李氏八世共既而以國授其夫陳日煚宋復封為安南國王蒙古遣兵破其國日煚表朱乞世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四

襲宋以日煚為太王命其子威晃紹封威晃一名光昂始立跪名以欺中國矣光昂上表奉貢蒙古主忽必烈亦授其封宋亡光昂次年死子日煚立是時蒙古建國號為元全得天下而遣使召之不行明年再召以疾辭止遣叔遺愛代覲世祖怒封遺愛為王以兵千人送之就國安南弗納遺愛懼夜逃去日煚僭稱大越皇帝襲其父名威晃父子猶林邑傳位於其子日煚自稱太上王按李陳相承皆僭大隆日煚改紹寶日煚死子日煚遣使入貢願為藩

臣其後三世入貢止稱世子不稱王亦不請封傳至日燧

本朝洪武元年遣尚賓館副使劉迪簡嘗詔往諭沒於南寧

上聞之尋復遣漢陽知府易濟往諭詔曰昔帝王之治天下凡日月所照無有遠邇一視同仁故中國尊安四方得所非有意於臣服之也自元政失綱天下兵爭者十有七年四方遐邇信好不通朕肇業江左掃群雄定華憂臣民推戴已主中國建國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五

號曰大明改元洪武頃者克平元都疆宇大同已承正統方與遠邇相安於無事以享太平之福惟爾四夷君長酋帥等遐遠未聞故茲詔示想宜知悉二年日燧遣少中大夫周時敏正大夫段悌黎安世阮法等四人來貢方物賀即位且請封爵遣翰林侍讀學士張以寧典簿牛諒往封之賜駝紐塗金銀印以寧諒未至境而日燧已於五月先卒從子日燧當嗣國人白請誥印賜先王者授之以寧不從曰此吉禮非凶事也今爾國有喪况來文

伊先君之名非世子之名降印非禮也爾國當遣使往奏庶依大禮於是國人從之日燧乃復遣陪臣杜舜欽請封

上自製文遣翰林編脩王庶充吊祭使吏部主事林唐臣充頒封使命取前使張以寧先諒所護印及賜物畀之庶既行詔復以漢伏波將軍馬援昔討交趾鎮服蠻夷其功甚大命庶祭之

按誌載馬援既平交趾謂官屬曰吾弟少遊常哀吾慷慨有大志歎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六

足為郡縣吏守墳墓使鄉里稱焉善人足矣至求贏餘自苦耳吾在浪泊西里間賊未滅時下潦上霧毒氣薰蒸仰視飛鳥跼跼墮水中念少游語何可得也夫援之勞苦王事如此後且不免意故明珠之謗大丈夫立功外域豈易易哉我

聖祖念及追祭不惟表其勲于一方亦可白其心于千載其崇前勸後之意亦獨至哉侍郎劉梅國有過伏波廟詩曰勲業垂南粵長懷馬伏波風

雲疑戰陣魚鳥畏兵戈廟倚高灘險詩題古壁多重乘三十載還聽釣翁歌此詩意蓋謂累輩之壯不若持竿之悠也然人各有志亦不可一律論云

二使至其國日燧率陪臣郊迎綵輿入設日燧靈位庶面宣御文日燧率陪臣再拜俯伏以聽翼日唐臣等捧詔印賜之日燧率陪臣北面跪受頓首稽首成禮而退初交人惟以長揖為敬至是始行拜禮王上表謝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七

上覽大喜賜以寧詩并序曰朕聞歷代賢君必有賢臣能事其主者君則規諫有方出則能示威德以撫四夷漢之陸賈奉詔於南越馬援持書於蠻貊是也朕居江左十有六年思慕此等之臣終未得至快快於心自即位之初特遣翰林官知制誥張以寧典簿牛諒使安南初未知其懷抱何如去後今年實封來奏朕再三覽之喜不自勝朕思安南僻在外夷瘴煙甚重古人以為要荒聖人不居之地賢者不游之虞恐瘴煙毒其體故耳今我臣



以寧抱忠直之氣奮古能使之風執之以大義守之以法度使安南復命而後降印又速能化夷行中國之禮可謂智哉綴詩以勉之句雖不聯朕本非儒文之不深專述其事耳詩曰

聞說西南瘴似煙林叢草木有蛇豕承差不避銜君命自是前賢忠義傳送以寧初使

嶺南南又海南邊惟有安南奉我天使者往還多議說瘴雲埋樹若堆煙人民跣足為鄉禮斷髮衣袍似野禪話到異方人異處老臣何日得

來前得以前實封

我臣奉命之舟微驛路迢遙渡幾河野猶聽猿啼夜月朝看狸走疾巖阿風塵未紀何日敢性觀山景態多晴朗好瞻紅日勝且陰驅逐片雲過

離馬乘舟涉大洋風號帆掛幾尋樞巨鯨聞詔衝前浪淵底雄鯨翊駕航舵轉水鳴聲霹靂鞋開珠擁海雲光我臣勁節遐方靜好紀舟蓑泰

上蒼念以寧渡江海

鄉初奉命便前奔道路崎嶇實慘魂千尋樹杪猿飛走萬壑風生瘴氣昏日暮烏啼人不到月沉象吼夜還溫何時化作中原地風俗流行禮樂敦

使者登山日進程崎嶇石徑動人情烏啼深樹聲投耳獸立幽陰未識名太古以來樵不到至今人往獸無驚蜂頭一點無科木駐馬觀來四海平念以寧入重山

鄉因國事往期年應是朝同世子賢語善又知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九

人道是話非雖壯遠無邊也知周廟三緘口猶恐臨時不自然彼處受封王即位但將詩慶便回旋慎

海濱邦國寶多珠勿為區區化作迂此去爾家豐俸祿好將方寸向前圖功名千載誠難得一失應須目下汗記得黃金乘夜送四知不納却非誣賊

華林江狹水湍流為問民人是幾秋水色紅黃民性獷山生巨獸象為頭我臣至彼還脩養豈

被南方瘴氣愁彼國有人依禮待鄉當歸告其

崇優保

安南世子性惟賢志氣將來必備全初附能尊

中國禮訃音來報朕心憐以寧休作殊邦看萬

里神交是宿緣更挹聖書深道與直教素服衣

三年諭令世子守服

以寧留安南俟命逾年同唐臣庶諒俱歸道卒詔

有司還其柩所過郡邑祭之

按詩之四牡皇華皆為使臣而作者也四牡曰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十一

我心傷悲曰不遑啓處者述其行役之苦慰之

以情也皇華曰每懷靡及曰周爰諮詢者勉其

恪職之常規之以正也慰之以情則作愛規之

以正則作敬古之使臣所以必不辱命者良有

感耳我

聖祖賜以寧詩如涉江諸篇非四牡慰勞之仁乎如

慎言諸篇非皇華規勅之義乎且序復謙謂朕

本非儒文之不深而

白言 涵聲出為律諄乎如父子相恤侃乎如師友

相勵使臣有不勃興其愛敬之心而完璧以歸

者必非人也且以寧為元名進士以文學擅於

時張學士為小清潔自守所居蕭然其奉使也襤

被而往臨終有詩云覆身惟有黔婁被垂橐都

無陸賈金則其不辱可知此又非我使臣矜式

也哉

日燧嗣立恪脩識貢

上遣禮部員外郎吳伯宗往報之

伯宗名祐金谿人以字行十歲通舉子業先達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十一

見其文嘆曰此兒玉光劍氣終不可掩洪武庚

戌鄉試解元辛亥及廷對中狀元有使交集

日燧後為其伯父叔明所篡叔明遣使入貢禮部

主事曾魯覽副表曰前王為陳日燧今乃名叔明

何也函白尚書詰之使者以實對蓋叔明奪位懼

罪乃托修貢以覘我耳事聞詔却貢不受

上問丞相曰曾魯今禮部何官對曰主事即日召拜

侍郎 曾子得之江西新淦人博通五經早有特譽今

至驟顯後甘露降鍾山近臣撰賦以進

上命取諸賦令侍臣讀之至魯賦獨曰此魯作耶豈

新進可驟至哉尋乞骨歸卒于南昌

叔明上表謝罪請封不與詔以前王印視事尋表

稱年老以弟日熾代許之日熾立請其國貢期詔

三年一貢王立則世見 十一年叔明告日熾卒

弟日熾代時安南又與占城構兵詔叔明與占城

平叔明屢遣使貢方物詔戒諭之 二十一年國

相黎季犛幽日熾於城外尋弒之立叔明子日熾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十一

大柄皆出季犛二十九年叔明死告哀

上以叔明懷奸挾詐篡弒取國若遣使吊慰是獎亂

佑賊非中國撫外夷之道也命禮部移文使彼知

之三十年安南侵據思明府地百餘里思明守訴

於朝遣行人陳誠呂讓往諭日熾還其地日熾言

此地安南故土今復守之非有所侵議論往返不

決讓以 者言不達意復自為書與日熾日熾者

思明 工官黃廣成奏言安南侵據壤地朝廷稽

典冊考圖記遣使告諭俾還所侵自誠等到王國

宣布

上意開陳事理而執事所執益固未肯聽從今以前

代載籍所記疆場利害為執事陳之按誌安南古

交州地東漢時女子徵側作亂光武遣馬援率師

平之遂立銅柱紀功亦所以限內外也在唐則為

五嶺管之以都統護宋時李軋德寇邊郭達將兵

討之擒偽太子洪真軋德懼而割廣涼門思浪蘇

茂枕柳之地以降則當此時此地尚為中國所有

况銅柱以北丘温等地乎元世祖時爾祖光柄入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十一

款稱臣及日烜嗣立失臣子之節於世祖時與問

罪之師日烜蒙荆棘伏草莽生民始盡城郭幾墟

日燁嗣立祈哀請罪世祖遣使降詔諭令入朝當

時詔書有還地之語而日燁云向者天使辱臨小

國迎送於祿州小國懼有侵伐之罪往往辭之丘

温而已觀此則丘温以北之地其屬思明已明矣

今安南乃越淵晚踰如熬慶遠而盡有之抑乘元

末之亂僥倖而得之乎行人下車之日王之君臣

皆曰此地舊屬安南未審何所據而然也苟如執

事所言則誌書紀日焜之言無乃但為浮說耶抑  
王懼有侵利之罪固執無稽之言以自飾也我  
皇上天錫勇智表正萬邦怙終者雖小過不赦改過  
者雖重罪亦釋傳曰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過而  
不改是謂過也改過致祥往歲龍州趙宗壽之事  
是也吝過致殃近歲南丹奉議諸蠻酋是也是皆  
明效太驗所共聞者王能避禍迎祥歸其侵地豈  
惟祖宗之安亦一國生民之幸也釋此不圖爭而  
不讓是為怙終自禍矣惟執事圖之日焜抗辨猶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古

昔

讓字克遜山東平度州人洪武間舉進士為行  
人後遷監察御史終陝西僉事

後日焜饋黃金及檀香沉香等物讓卻之日焜曰  
瞋者禮也自陸賈時有之不必多辭讓曰慰佗以  
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衝是召禍者也陸賈受其金以分諸子是  
利者也王顧以尉佗自處而以陸賈處人何其陋  
哉日焜愧服誠讓以其事歸奏時廷臣請出兵討

之

上曰蠻夷相爭自古有之彼恃頑愚終必取禍姑待  
之而已 革除建文元年季犛弒日焜立其子顯  
未幾復弒顯立其幼子奕弄又弒奕大殺陳氏宗  
室奪其國季犛自謂舜裔胡公滿之後更姓名曰  
胡一元子蒼曰胡奎季犛僭號於境稱太上皇帝  
稱大虞皇帝改元元聖 永樂元年蒼奉表賀即位且  
奏稱已陳氏之甥為眾所推權理國事乞賜封爵  
遣行人楊渤往撫之蒼遣使隨渤入朝進其國臣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古

昔

民奏章謂蒼實陳氏甥遂得封為安南國王蒼僭號如  
昭成 二年陳氏舊陪臣裴伯耆潛至京師奏  
季犛父子弒主篡位乞復立陳氏子孫會老搆宣  
慰司亦送陳日烜孫天平赴闕

上憐而納之賜以居第月給廩餼適安南賀正且使  
至

上命禮部出天平示之使者識其故王孫也皆錯愕  
下拜有感泣者伯耆在列責使者以大義皆惶恐  
不能對

上遂遣勅責蒼蒼上表謝罪

上命行人王樞諭蒼令其迎還天平奉以為君當別封爾大郡上公爵蒼奏如命

金幼孜文集有贈王行人使安南詩曰承恩曉

出九重天王事驅馳念獨賢奉詔尉佗煩陸賈

尋源西域得張騫車書自昔通南紀聲教於今

遍八埏

聖主綏懷恩似海殷勤德意在敷宣

四年命行人聶聰送天平歸國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六

上勅廣西總兵韓觀選兵五千委其副都督僉事黃

中將之以防變時大理寺卿薛嵩謫廣西中舉以

輔行既入安南境至丘温季犛遣陪臣黃晦卿等

以廩餼迎候及牛酒搞師晦卿及諸從者見天平

皆拜舞踴躍中遣騎前覘之往來皆無所見而迎

者壺漿相屬於路中以為實然遂徑進度隘留雞

陵二關將至芹站山路險峻林木蒙密軍行不得

成列且遇雨潦忽伏發大呼却天平遠近相應鼓

譟動山谷寇且十餘萬衆中等亟整兵擊之寇已

斬絕橋道不得前天平與嵩皆死中等不得已引兵還事聞

上大怒謂成國公朱能等曰最爾小醜罪惡滔天猶敢潛伏奸謀肆毒如此朕推誠容納乃為所欺此而不誅兵則奚用能等皆曰逆賊罪大天地不容臣等請仗天威一舉殄滅之

上遂決意興師明日

上視朝罷御右順門召成國公朱能新城侯張輔謂之曰安南黎賊罪大惡極天地所不容今命汝等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十七

將兵討之爾等由廣西入西平侯由雲南入度用師幾何能等對曰臣聞仁不可為衆也仁義之師天下無敵臣等奉揚天威當一鼓掃滅師之多寡惟

上所命

上壯之乃大發兵征討安南命成國公朱能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鎮守雲南西平侯沐晟為左副將軍新城侯張輔為右副將軍豐城侯李彬為左叅將寧陽伯陳旭為右叅將命兵部尚書劉儁叅贊

軍事刑部尚書黃福大理寺卿陳治督軍餉置神機遊擊橫海鷹揚驍騎等五將軍選都督都指揮等官充之共二十五將軍督兵分道進發命沐晟率四川雲南兵由臨安府蒙自縣入朱能等由廣西思明府憑祥州入令彼此犄角聲勢相聞

時有言黃福建文舊臣不宜復任

上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蓄疑唐太宗時王珪魏徵尉遲敬德亦仇敵也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勿復有言後黃福果能樹遺愛于交趾則亦有

以感之也

上幸龍江禡祭誓衆曰黎賊父子必獲無赦脅從必釋毋養亂毋玩寇毋毀廬墓毋害稼穡毋恣取貨財毋掠人妻女毋殺降有一于此雖功不宥毋冒險肆行毋貪利輕進罪人既得即擇立陳氏子孫賢者撫治一方班師告廟揚功名于無窮其往勉之

按觀誓衆之詞俱平定安集之畧與古帝王神武不殺直有光哉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六一

上遣使祭告岳鎮海瀆之神俾黃中立功贖罪時賊開元大師至龍州又遣行人朱勸往諭季彝父子許其以金鑄身納款贖罪不從朱能有疾留龍州張輔等率師發憑祥度坡壘關入安南境前哨破隘留及鷄陵二關賊皆敗走輔傳檄數賊大罪二十求陳氏子孫復其王爵遂進度芹站至昌江市橋造浮橋濟師北江府新福縣駐營沐晟亦率雲南兵至白鶴遣人來會時賊恃偽東西都及宣江洮江沱江富良江以為固於江北岸緣江樹柵九邊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九

隘增築土城城柵相連亘九百餘里盡發江北諸府州民二百餘萬守之又於富良江南岸緣江置椿盡取國中船艦列於椿內諸江海口俱下桿木以防攻擊賊之東都守備亦嚴時列象陣於城柵內欲守險以老我師輔等遂自三帶州駐市江口造船圖進取征夷將軍成國公朱能卒於龍州年三十七先是師踰庾嶺上謂侍臣曰朕夜察天象西師有憂朱能其不免乎能足辨斯事第慮氣候非其所習耳計聞

上震悼輟視朝五日柩還

上親為文祭之極其悲愴追封東平郡王謚武烈能  
狀貌魁偉身長八尺驍捷有膽力每遇勁敵大呼  
馳聞以一當百敵皆辟易出謀制勝靡有遺策為  
將善撫士卒歿之日將校皆為流涕云朱能既卒  
即命張輔佩征夷將軍印充總兵官督兵進討安  
南勅曰大將軍開平王常遇春徧將軍岐陽王李  
文忠等率師北征而開平王卒於柳河川岐陽王  
率諸將掃蕩殘胡終建大業爾等宜取法前人殄

殊城周咨錄

安南

三

除逆賊仍調兩廣江浙荆閩兵八萬從征十二月  
張輔等克安南多邦城賊西都亦潰先是驍騎將  
軍都督僉事朱榮敗賊眾於嘉林江沐晟軍亦至  
洮江北岍與多邦城對壘輔率大軍營於城北之  
沙灘與晟合勢賊新築土城高峻城下設重濠濠  
內密置竹刺濠外坎池以陷人馬城上守且嚴備  
賊勢如蟻時官軍攻且亦完輔乃下令軍中曰賊  
所恃者此城大夫夫報國成功名在此舉先登者  
不次陞賞於是將士皆踴躍用命議遣兵夜襲其

城以燃火吹銅角為號是夜四鼓輔遣都督黃中  
等銜枚昇攻且過重濠至西城下以雲梯附城都  
指揮蔡揚等皆登以刀亂砍賊眾驚呼城上火炬  
齊明銅角競響城下將士俱奮勇繼登賊倉皇失  
措矢石不得發皆走散我軍遂入城賊將又於城  
內列陣接戰驅象當前輔督遊擊將軍宋廣等以  
畫獅象馬神機將軍羅文等以神銃翼而前象皆  
股栗又為銃箭所傷皆退走奔突賊眾官軍長驅  
而進殺賊帥梁民獻祭伯樂等追至傘圓山賊死

殊城周咨錄

安南

三

者不可勝計於是循富良江南下破其東都賊棄  
城遁乃駐軍城東南招輯撫納日以萬計皆給榜  
使復業右叅將李彬陳旭擊西都城賊棄倉庫焚  
宮室逃入海於是三江路宣江洮江等州縣次第  
來降擢憑祥知縣李昇於慶清仍故父職以伺察  
賊情 五年輔合兵自北江濟軍襲籌江柵破之  
又攻萬劫江普賴山斬賊首三萬七千三百餘級  
獲賊將殺之餘黨潰散盡得其船仍使降人陳封  
招撫諒江東潮等處人民安業於是郡邑聞風相

繼降附得探報季犛及其子澄等聚舟於黃江  
水陸並進至木九江賊舟膠淺遂大敗殺賊將阮  
仁子等斬首萬餘級生擒賊將百餘人皆斬之輔  
等追賊至富良江賊悉衆拒戰每舟聯巨十餘里  
橫截江中而用划船載木立柵以拒官軍輔乘柵  
未備躬督將士力戰賊不能支都督柳升等繼以  
舟師橫擊之賊大敗殺其將卒數萬人江水為赤  
乘風長驅至黃江直抵悶海口獲賊舟無算黎季  
犛父子僅以數小舟遁去偽吏部尚書范覽大理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三

鄉阮飛卿等皆詣軍門降輔未陳氏子孫未得會  
有南策州人莫遂等同北江等府縣耆老千百二  
十人詣軍門言陳氏子孫被黎賊殺盡無可繼承  
安南本中國故地願復郡縣設官分理以沐  
聖化即日遣人馳奏謂臣伏計黎賊父子旦夕就誅  
郡邑既平之后宜有所統陳氏已絕無可訪未必  
合開設都布按三司以總率郡縣撫輯兵民奏上  
群臣亦以為請

上曰侯黎賊父子悉擒而后處置五月征安南官軍

獲賊首黎季犛及其子蒼澄等安南平先是張輔  
等督兵追賊至海門涇淺久晴水涸賊舟遁去官  
軍至大雨水漲數尺舟師濟衆大喜曰天贊王師  
滅賊也及輔率步騎至奈龍舟師亦至前哨都督  
柳升敗賊獲船三百艘餘賊遁輔等乘勝追之至  
日南州奇羅海口升前哨復與賊遇賊困敗黨與  
皆散走生擒季犛及其子澄於海口山中安南土  
人武如鄉等復於末盜海口高望山獲偽大震國  
王黎蒼偽太子黎芮并賊將偽柱國東山鄉侯胡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三

杜等餘衆悉降交南平得府十五州四十一縣二  
百零八戶三百一十二萬安南平捷奏群臣稱賀  
上曰此誠天地宗社之靈將士用命所致朕何有焉  
群臣復請開設三司郡縣詔天下以安南平立交  
趾都布按三司及軍民衙門設官分理境內高年  
碩德有司即加禮待窮民無依者立養濟院以存  
恤之有懷才抱德可用之士有司以禮敦遣至京  
量才於土叙用仍降勅褒諭輔等休息士馬俟天  
氣清肅即班師復勅輔等曰得所奏陳氏實已絕



嗣郡縣不可無統請設三司撫治軍民今皆如所請立交趾都指揮使司以都督僉事呂毅掌司事黃中為副再選能幹都指揮二人副之布政司按察司以尚書黃福兼掌之以前工部侍郎張顯宗福建布政司左叅政王平為左右布政使前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劉本右叅政劉昱為左右叅政前江西按察司周觀政安南歸附人裴伯耆為左右叅議前河南按察使阮友彰按察副使楊直為按察副使前太原知府劉有年為按察僉事別選辦

殊域川外錄

安南

三五

爭官發去可於府州縣等衙門官內任用仍具各來聞不足者別令吏部銓註今遣印信付爾給授之改大理寺卿陳洽為吏部左侍郎遣印中張宗周等以吏部勘合二千道付之令其與新城侯張輔西平侯沐晟兵部尚書劉儁量才給與勘合授職開設十五府交州府領州五縣二十三北江府領州三縣七諒江府領州三縣十五三江府領州三縣七建平府領州一縣九新安府領州三縣二十一建昌府領州一縣九化府領縣四清化府領

州三縣十九鎮蠻府領縣四諒三府領州七縣十六新平府領州二縣九義安府領州二縣十二順化府領州二縣十太原府領縣十一以演州宣化州嘉興州歸化州廣威州直隸布政司後又設升華府領州四縣十一其餘衛所大率與府州縣兼設輔等遣都督柳升齎露布獻俘至京上御奉天門受之文武群臣皆侍兵部侍郎方賓讀露布畢季犛及子蒼偽將胡杜等悉付獄誅之而赦其子孫惟蒼弟澄進神鎗法詔官之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三五

張輔平南露布曰伏以天討有罪聿興吊伐之師武功告成爰舉獻俘之禮渠魁盡獲海嶠肅清蓋除惡必鋤其本根而絕患寧存乎萌孽安南逆賊黎季犛更姓名胡一元及子黎蒼更姓名胡奩者僻居炎徼負固海隅豺狼之殘孽蛇虺之遺毒戕賊國王潛移陳氏之宗祧荼毒生民數犯

朝廷之邊境攻圍詔使侵暴鄰邦僭稱大震竊紀年號酷刑威衆人懷孛戮之憂橫斂剝民家被培

尅之害啣冤動地無辜顯天

聖恩嘗許其自新狂豎怙終而不改擠遏

天朝之使賊殺故主之孫兇甚三苗舜法豈容於原  
宥罪浮徵側漢兵必事於剪除臣等恭奉制書  
總率師旅鷹鷂鷲先雲氣而度斗南貔虎熊  
羆挾風威而踰嶺表既破重關之險飛渡長江  
遂拔多邦之城殲夷群醜乃乘破竹之勢分逐  
竄蒿之夷東都立平西都函下餘孽如蟻螳之  
聚迅掃於盤灘困牧賊黨猶燭火之然撲滅於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三六

噲江仙侶市廛安堵郡邑嚮風士民上書陳其  
罪惡者動以千計土人效順願同追勦者何啻  
萬人乃督舟師進逼膠水逐鯨鯢於海口困虎  
兕於押中暫爾偷生湏臾延命因駐我師而設  
備欲致彼賊以就誅狂悖猶欲鷓鴣張醜類仍懷  
豕突傳報賊衆引兵駕象以來侵憤激諸軍嗚  
劍抵掌而往捕臣彬臣旭戒行既遠都督柳升  
警報倏來賊往入於黃江船悉來於閩海遣偽  
將謝仁鑑等又於今年三月二十日犯鹹子關

臣輔遂用弩以躍馬督陣以麾兵調驃騎將軍

吳旺等領精兵而至前急擊答嶂之勁賊都督  
僉事柳升等率舟師而力戰奮勦遊水之逆徒  
殲其群兇斃其首將瀘水盡赤長江屍壅而血  
腥殺氣騰空終日雲昏而霧慘臣晟率都指揮  
柳宗等領馬步官軍水陸夾攻矢鏑雨注而莫  
我敢遏銳鉤雷錮而所向無前大肆剪屠餘燼  
潰散乘勝追襲由魯江至於黃江賊黨奔逸獲  
海艦及其戰艦遂振旅於膠水復陳師於交州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三七

誓殄賊以寧邊當奮身而勵衆四月二十九日  
舟師至典更門晴久水涸賊衆捐舟而先遁我  
軍欲進而莫前俄然雲作沛然雨下水漲數尺  
信川祗之效靈船過千艘掌人力之能致不待  
渡河而水合奚勞拜井而泉流有開必先慶罪  
人之斯得惟動不應仰

聖德之格天孤疑猶豫彼方謀三窟以庇身雷厲風  
飛我不可一日而縱賊五月十一日生擒賊首  
黎季犛等過師枕席之上簞食來迎救民水火

之中室家相慶寬宥追賜招撫流離奉宣

恩命獲遂更生掃鴟魅於炎荒息妖氛於瘴海臣輔

稽諸載籍安南本古交州漢唐僅能羈縻宋元

猶被侵侮僭竊跳梁狃於故習雖加兵而致討

終叛服而不常覆載不容人神共憤今父子兄

弟皆縲縛於轅門宗族偽官咸生擒於麾下自

謂蠻煙瘴雨之僻處歷代兵威所不能加孰知

聖德神功之齊天六合全封而莫敢敵勘定之速邁

三年之克鬼方俘獲而還陋六月之伐獫狁雪

殊域周咨錄 卷之六 三十一

前代之遺恨解斯民之倒懸將士歡呼知天心

之助順蠻夷舞林信人道之惡盈是皆

聖畧淵深明見萬里之外

天威烜赫坐收三捷之功數百種鵬題鯁舌之民咸

躋壽域幾千里魚鹽繁衍之地盡入輿圖復隆

古之封疆布中華之禮制臣等曾無汗血之勞

獲申敵愾之志皆遵成算得效微勤平定南夷

克清大憝獻俘而告

廟社仰答神靈盛醴以賜蠻夷用昭天憲聿新萬年

之治化未樂四海之清寧無任歡呼慶忭之至

輔等班師至京上交趾地圖東西一千七百里南

北二千八百里建交趾布政司按察司及都指揮

使司於交州府置府十七州五領各州縣衛十千

戶所二軍民大小衙門共四百七十有二於是輿

圖復漢唐職方之舊矣以交趾所舉明經士人祺

潤祖等十一人為諒江等府同知賜勅慰勉

上復親製詩賜之 六年論平交趾功進封新城侯

張輔為英國公西平侯沐晟為黔國公並食祿三

殊域周咨錄 卷之六 三十一

千石子孫世襲豐城侯李彬雲陽伯陳旭各增祿

五百石清遠伯王友進封清遠侯都督僉事柳升

封安遠伯戰死都督僉事高士文追封建平伯並

子孫世襲親擒黎季犛軍人為首者王柴胡超陸

指揮使為從者李福等四人皆陞指揮僉事先是

上問戶部尚書夏原吉曰陞與賞孰便原吉對曰賞

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若重賞

上從之於是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有差

陳氏建曰夏忠靖謂賞費有限陞費無窮此謀

國名言也惟陞元功餘皆班賚此

祖宗朝賞功良法也正統以後則有大不然矣王驥  
麓川之役封爵陞職至萬餘人天順中有一衛  
官至二千餘人者矣成化中天下軍職至八萬  
餘人正德中遂踰十萬矣使累朝賞功皆遵  
祖宗良法夫豈冗濫至此書曰監於先王成憲其永  
無愆有國者尚念之哉

交趾蠻寇簡定等作亂命黔國公沐晟總兵討之  
定陳氏故官先是已歸附將遣赴京師復逃回去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三

與化州偽官鄧悉阮宴等聚眾謀作亂悉等推定  
為主僭號紀元寇交州近城黎賊餘黨多應之其  
勢日盛官軍屢出無功奏請益兵遂命晟發雲南  
貴州四川兵數萬往征仍命兵部尚書劉儁往贊  
軍事沐晟帥師與交趾賊簡定戰於生厥江敗績  
兵部尚書劉儁都督僉事呂毅交趾布政司叅政  
劉昇等皆死之於是賊益熾攻陷諸郡縣進迫交  
州府事聞復命英國公張輔為總兵官清遠侯王  
友為副帥師二十萬往征之七年八月張輔兵

至交敗賊眾於鹹子關太平海口等處斬首數千

溺死無算生擒賊黨偽監門衛將軍潘岷等二百  
餘人獲船四百餘艘賊酋阮世每鄧景異脫身逃  
十一月張輔進兵追交趾賊首簡定于美良獲之  
并獲其偽將相陳希葛阮宴等檻送京師惟陳季  
擴鄧景異逃于义安未獲 八年正月張輔敗賊  
餘黨阮師檜于東潮州斬首四千五百餘級溺死  
尤衆生擒二千餘人勅召輔還輔奏留黔國公沐  
晟雲陽伯陳旭等討餘寇而自帥師還京 九年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三

正月命英國公張輔總兵復往交趾會合黔國公  
沐晟勦捕叛寇先是陳季擴等上表請降而中懷  
反覆  
上許以為交趾布政使其黨鄧景異等皆授以官季  
擴疑懼不受命放兵劫掠勢漸滋蔓官軍不能制  
上以張輔為交人所憚靖亂非輔不能故仍命總師  
往焉七月張輔至交趾督兵敗賊阮師檜胡具鄧  
景異等於九真州月常江尋復敗黎謹兵於福安  
斬之 十一年十二月張輔等大敗賊兵於愛子

江獲陳季擴時輔偕沐晟等進兵順州賊阮師檜等屯愛子江設象伏以候官軍輔偵知之以戒死驅群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陣自相蹂踐官軍乘之賊大敗斬賊將阮山生擒偽將軍潘經等數十人賊衆死者無筭季擴走追擒之于老撾餘黨悉降交趾復平 十二年張輔檻送所獲賊首偽大越國王陳季擴及偽國公阮師檜等赴京師誅之 十三年前交趾叅議解縉死於錦衣衛獄徙其家于邊縉吉水人天性爽

殊域周咨錄

卷四

三三

悟奇絕七歲能賦詩日記數千言年十八舉江西鄉試第一連登洪武十一年進士

上親選拔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西室論之曰爾縉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縉退即草封事凡萬言以進極論悉陳無所諱忌

上勅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潛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不聽擢監察御史適都御史袁泰怙勢恣橫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縉揮筆立就歷抵

其奸狀

上慮縉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召其父至諭之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文論縉曰朕於爾美則言已恩猶父子其知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朝大用爾未晚也會

太祖賓天縉趨赴臨大臣謂赴臨非詔旨遂謫為河州衛吏

上即位擢為翰林待詔命侍左右縉美傑敢言

上喜之遂見信用既而侍書黃淮改中書舍人入見

殊域周咨錄

卷四

三三

上與語大奇之凡視朝特命准與縉立于御榻左以俗顧問每夕召對至夜分或便殿就寢賜坐榻前議論政事同列不得預聞尋復陞縉為學士後

上與武臣丘福等議建儲文臣惟金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高煦謂其有危從功且

上所最愛耳金忠以為不可

上猶豫未定遂召解縉預議縉言立嫡以長復曰好

聖孫指

宣廟也乃冊立世子 御略為太子高煦為漢王及

上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聽時

上甚不喜太子而寵漢府縉謂不宜過寵致起覬覦上遂怒謂離間骨肉高煦怨縉言於

上曰易儲事藩邸舊臣無泄者惟解縉泄之耳

上怒遂出縉廣西叅議尋改交趾後縉入京奏事適上北征縉見

皇太子而歸

上還京漢王言縉瞰

上遠出私覲儲君此無人臣禮

上怒時檢討王爾亦以罪謫交趾縉偕爾赴廣東娛嬉山水且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以便往來

上天怒曰為臣受事則引而避去乃欲勞民如此併爾俱下獄縉及王爾之在獄也獄吏考治索取同謀縉不勝楚因書大理寺丞楊宗宗人府經歷高得賜禮部郎中李至剛中允李貫贊善王汝王編修宋紘檢討蔣驥潘畿蕭引高等遂皆下獄既而爾得賜汝王紘引高相繼死獄中國史本傳稱縉

文學書禮冠絕一時其為人曠易無城府喜薦引士然少慎擇且所行多任情忽畧故及於罪死年

四十七家徙遼東洪熙初始令赦還十四年召交趾總兵官英國公張輔還京師輔經營交趾前

後凡十年十五年命豐城侯李彬佩征夷將軍

印鎮交州而遣中官馬騏監軍共守騏貪黷誅求郡縣激變盜賊所在蠶起十六年交趾清化府

俄樂縣土官巡檢黎利叛總兵官豐城侯李彬遣

都督朱廣討之利敗走利初從陳季擴及克偽金

吾衛將軍後束身歸降以為巡檢然中懷反側至

是僭稱平定王以弟黎石為偽相國段奔為偽都督聚眾劫掠廣兵討敗之擒斬數百人利遁去彬遣兵討之不克右叅政土人莫遂戰死

陳氏建曰張英國召還而黎利孽作交趾自茲

杌捭矣愚謂當時交趾既平仍命英國公鎮守

之方為得策如洪武中沐英既平雲南即仍命沐英守之英歿仍命沐之子若孫世守之然後諸夷率服而雲南為吾中國有也何也西南夷

之所畏服者惟沐氏非他將所能鎮壓也今交人所畏服孰有踰於英國者乎交南三叛非英總師弗平英國三召還而叛亂俱不旋踵復作夫交人所畏惟英國視他將固蔑如也使英國又鎮於茲焉餘威震乎殊俗歷二三紀後庶幾世變風移而交南長為吾中國藩服與雲南齒矣柰何失此一機遂使二十二州郡士民復淪異域不得與雲南同霑

聖化也可勝惜哉

殊域周咨錄

安南

美

十八年交趾右叅政侯保與賊黎利戰死之左叅政馮貴亦以討賊戰死保直定替皇人由國子生知襄城縣有善政初設交趾郡縣擇人撫治擢交州府知府遷叅政時黎利剽掠郡縣保率民兵築堡於要害禦之賊來攻保與戰不勝而死貴湖廣武陵人進士為給事中陞交趾叅政能撫輯流民歸附者衆有土兵二萬餘人皆驍勇習戰每出陣有功後中官馬馴等疾之盡奪其土兵及黎利反衆強貴勦捕獨以羸卒數百遇賊兵寡賊衆貴力

戰而死保為政廉恕貴有方畧其死也人皆惜之巡按御史黃宗載言交趾新入版圖勞來尤在得人今府州縣多兩廣雲南歲貢生及下第舉人未入國學乞仕遠方遂授以職既乏大學教養之素又非諸司歷試之才以故牧民者不知撫字理刑者不諳法律若候九年黜陟廢弛益多宜令到任二年以上者從巡按御史及布按二司嚴覈其廉汙能否上狀黜陟從之

上勅李彬叛寇黎利等迄今未獲未審兵何時得息

殊域周咨錄

安南

美

民何時得安宜盡心畫方畧早滅此賊 十九年五月彬請屯田九月彬言利奔老撾我進兵討捕老撾輒遣頭目覽耆郎阻我兵勿入境云即發兵象大索利送軍門久之竟不獲利

上曰老撾匿賊持兩端令彬遣頭目出關詰之

按別誌載黃安南寧府人由舉人永樂間授常州府同知陞交趾宣化府知府赴部考績為交趾長吏第一尋陞湖廣叅政黎氏復叛安督餉至長沙而卒觀此則當時死事交趾者不特侯

保等之陣亡而已也意

是年 詔以給事中柯暹御史何忠鄭惟烜羅通俱為交趾知州時暹等言事訐直歷詆大臣之任事者無憂國恤民之心指斥工部尚書李慶慶不能平言於

上請罪之

上不許既而慶等乃薦暹等不堪牧民於是皆陞為知州而處之遠方州 二十二年

上親征北虜還不豫次榆木川崩

享年六十

殊域周咨錄

卷五

三

仁宗即位詔禁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初計至京師

皇太子即遣

皇太孫赴開平迎梓宮

太孫瀕行啓

皇太子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無以防偽

皇太子顧侍臣楊士奇等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製

則不及士奇對曰

大行皇帝初授東宮圖書可權付

太孫歸即納上

皇太子從之即取授

太孫曰此

大行皇帝初授我者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不久亦當歸汝汝就留之既行

皇太子謂士奇曰汝此說是雖出從權亦事幾之會

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

皇太子至雕鸞堡遇梓宮哭迎軍中始發喪是月初

殊域周咨錄

卷五

三

十日壬子梓宮至京師出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刑部尚書吳中干獄二人諫止北伐繫內官監四年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哭令出視事且問以時政原吉

言東南民力困于漕運請都南京以省供億繼請

撫流民罷西洋取寶船止雲南交趾採辦金銀數

事從之又先是漢王高煦受冊封命居國雲南以

不欲遠去辭後改命青州亦堅意不行常侍

成祖在北京懇辭還南京高煦所為多不法

成祖以其長史程琮紀善周巽等不能匡正皆黜交



趾為吏高煦猶不悛府中有私募軍士三千餘人不隸籍兵部縱衛士於京城內外劫掠支解無罪人投之江殺兵馬指揮徐野驢及僭用乘輿器物成祖頗聞之還南京以問蹇義義不敢對固辭不知又問楊士奇對曰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復改青州又堅不行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守南京此其心路人知之惟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末世之利

殊域周咨錄

卷九

三九

成祖默然後數日

成祖復得高煦私造兵器陰養死士招納亡命及漆皮為船教習水戰等事

成祖大怒召至面語之褫其衣冠繫之西華門內皇太子懇為救解乃免

成祖謂侍臣曰若此所為將來必不靜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安州蓋去北京甚邇如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之及

皇太子監國

成祖不時有疾兩軍距隔數千里小人陰附漢府者讒搆百端侍從監國之臣朝夕惴惴人不自保會有陳千戶者擅取民財事覺

皇太子令謫交趾立功數日復念其軍功宥之有譖於

成祖曰初

上所謫罪人

皇太子曲宥之矣遂逮陳千戶殺之以替善樂潛司訓周冕預聞而不諫止併逮下獄皆死 洪熙元

殊域周咨錄

卷九

四一

年命兵部右侍郎戴綸出鎮交趾時進擢東宮舊僚以左庶子陳山為戶部左侍郎洗馬張瑛為禮部右侍郎戴綸為兵部右侍郎中允徐永達為鴻臚寺卿贊善蘭從善王讓為翰林侍讀惟中允林長懋出為蔚林知州既而遣戴綸出鎮交趾初

成祖欲

太孫講習武事於學問之暇命歲時出獵長懋及綸每諫不聽綸因具奏言之初不知本

成祖意故最為

太孫所不樂而陳山張瑛以每事順旨被寵未幾長

懋綸皆生怨望下錦衣衛獄

上得綸奏親詣之綸抗聲辨論激切

上怒重之竟死焉長懋坐禁繫者十年正統初始赦

出之綸諸父河南知府賢大僕鄉希文合族百餘

口皆被逮籍沒而希文幼子被宣賜名懷恩成化

中為司禮大監召掌交趾布按二司事工部尚書

黃福還以兵部尚書陳洽鎮交趾兼掌布按二司

事福治交趾視民如子徇其所好祛其所惡勞輯

殊域周咨錄

人安南

四二

訓飭躬勤不倦每戒郡邑吏咸修撫字之政新造

之邦政令條畫無巨細咸盡心焉於是交人皆愛

戴之如父中朝士夫夫以遷謫至者咸加溫恤疾

病躬造視之拔其賢者與之共事及以教道其民

中官馬騏怙恩肆虐福救我抑之騏誣奏福有異

志

上皇深照其妄曰此君子不容於小人寢其奏福居

交趾十八年

上悉其父勞下外召還交人扶老攜幼送之皆號泣

不忍別

陳氏建曰是時交趾所恃者二人張輔善用兵

威震殊俗交土所恃以靖黃福善撫字惠流遐

裔交人所恃以安今既不以張輔鎮守復召黃

福還朝愈失之矣交土自茲益餓飢矣豈非一

時輔相之過與宜乎霍文敏以交南之復失歸

答於三揚諸人也

中官馬騏傳

上旨諭翰林院撰勅命騏復往交趾間辦金銀珠香

殊域周咨錄

人安南

四三

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有此言卿不聞渠前在交趾荼毒軍

民乎交趾自此人歸如解倒懸又可遣耶此人近

在內間多方請求朕悉不答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陳氏建曰馬騏傳旨使非本院覆奏則為失不

細矣是時

仁廟剛明總攬輒剛而馬騏猶萌恣睢之念况其他

乎由此觀之中官之惡抑之猶恐其肆况從而

寵之縱之耶宜乎正統而後振直廣瑾輩之為

惡無有紀極也愚謂中官傳旨並宜執例覆奏庶杜奸萌

宣德元年交趾總兵官成山侯王通帥師討黎利不利兵部尚書陳洽死之先是

仁宗遣中官山壽賚勅赦黎利之罪命為清化府知府利不從聚眾寇掠勢益張通帥諸衛官軍往討洽以為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通欲渡河而陳洽反覆論以利害且陳方畧通弗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洽不能止次寧橋與賊遇自己至

殊域周咨錄

安南

聖三

未力戰互有勝負洽奮馬突入賊陳欲擒其首惡身披創甚通懼師却洽遂遇害事聞贈少保謚節愍官其子樞為給事中交趾平州知州何忠為黎利所執死之忠邢州人未樂中進士授御史以言事出為知州至是黎賊侵圍鎮城藩鎮以忠有膽畧使懷奏潛請王師忠夜步走出城二百餘里被賊伏兵所執諸賊酋喜曰何知州聞名又美共舉酒酌忠曰能從我同享富貴之樂忠大怒唾地罵曰臊狗奴吾天朝臣豈食汝犬彘之食奪杯擲中

虜面流血盈頤遂遇害事聞

上深悼惜之勅旌其門賜謚曰忠節

忠臨難從容賦詩曰萬里孤城久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霜苦白日懸心天地知死向南荒應有日生還北闕定無期英魂不逐西風散願助天戈殄叛夷

命安遠侯柳升帥師赴交趾征黎利以兵部尚書李慶叅贊軍務陳洽既敗死黎利勢益猖獗遂圍交州成山侯王通奏請益兵詔命升等將七萬人

殊域周咨錄

安南

聖三

以往且勅慶舉六卿之屬有才畧者以自助慶奏即中史安主事陳鏞等十餘人偕行黎利進逼交州城王通禦之連戰斬賊將黎豸黎善賊眾奔潰諸將請乘勢過江擊之賊必成擒通不從猶豫三日不出兵賊覘知通怯復集餘眾四出進逼交州圍城通歛兵閉門不出利致書於通請和未進貢方物謝罪通遣人伴賊使入京柳升帥至隘留關利復具書詣軍門請罷兵息民且言求得陳氏之後曰高者實安南王頊三世嫡孫按安南陳氏窟無各順者

身老櫛二十年矣乞循

太宗皇帝繼絕之初意賜立陳氏後主其國則一方  
幸甚升等受書不啓封遣人奏聞時賊柵隘關南  
拒守升連破之直抵鎖夷關如入無人之境升有  
矜色升雖勇不好謀時左副總兵保定伯梁銘叅  
贊軍事兵部尚書李慶皆病幕府官吏安陳鏞言  
于李慶曰總戎之志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情譎  
詐不可以屢敗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勅  
書數次戒說謂賊專以設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

殊域周咨錄

卷五

聖

公宜速入言之時慶扶病強起與升力言升唯唯  
而已中實無戒慎意明日前進以百騎獨先之副  
將崔聚及慶等皆在後升前度橋既度橋遽壞陷  
泥淖中後隊阻不得進賊伏兵四起升中鏢死右  
叅將都督崔聚斂兵入營是日梁銘卒明日李慶  
亦卒又明日聚率兵進至昌江賊大驅象而前軍  
亂聚被擒賊大呼降者不殺官軍或死或奔無降  
者安鏞皆曰吾輩見危授命耳是日亦皆遇害賊  
百計強聚降終不屈遂殺之聚宿工部尚書黃福

歸自交趾先是馬騏既激變交趾陳洽繼福掌布

按二司印累奏乞還福舊任以交人思福之深也  
上從之命福與柳升偕行我師既失利福為賊所得  
皆下馬羅拜曰我父母也公向不北歸我曹不至  
此言已皆泣福斥之諭以順逆之理賊終不忍加  
害其酋長餽以餼糧乘以肩輿贈以白金送之出  
境至龍州福悉以所贈歸之官黎利寇陷諒江府  
知府劉子輔死之子輔江西廬陵人初為廣東按  
察使坐累左遷知諒江府為人惇朴不事表暴撫

殊域周咨錄

卷五

四

綏其民如子民咸愛戴之時寇勢熾甚他郡縣多  
已陷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效死守數月寇增衆攻  
城食且盡而人心益固既而又踰月寇攻益力遂  
破城城中兵民皆盡力聞以死無一人降者子輔  
知事不支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汙賊  
手遂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

上聞贈子輔叅政賜祭服其家

陳氏建曰是時交趾二十餘州郡文武官吏死  
於黎利之難者何啻數百千計如何忠劉子輔

諸人名氏節槩僅見之餘多湮沒無聞焉惜哉

柳升等既敗死通大懼乃集將士議以城不可守戰不可勝不若全師北歸衆皆從之通乃大集文武將士出下哨河立壇與黎利為盟結約通大宴利贈以金織文綺表裏利亦奉重寶為賂通不請命託以便宜率布政使弋謙以下班師還朝先是沐晟受命佩征南將軍印由雲南與升同討賊師至水尾縣賊水陸拒守晟督兵造舟屯於高岩分

殊域周咨錄

安南

聖二

道而進時

朝廷已得利前與柳升書利所進表亦至京師

宣宗皇帝召大臣議之英國公張輔曰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表出黎利之譎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蹇義夏原吉亦曰舉地與利無名徒示弱於天下問楊士奇楊榮曰未樂至今勞者未悉困者未蘇不若從其請可轉禍為福也發兵之說必不可從士奇曰

太宗初心求立陳後來之而不得乃郡縣其地

祖宗之初心以保

祖宗之赤子此正盛德事何謂無名且漢棄珠崖前

史為榮何謂示弱願

陛下今日明決

上曰皇考追憾此事吾聞之屢矣明日出高表諭群臣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從之不武但得民安人言何恤哉遂命禮部侍郎羅汝敬為正使右通政黃驥鴻臚卿徐永達為副使賚詔往諭陳氏嫡孫高侯官屬耆老覈實來聞即遣使冊封命沐

殊域周咨錄

安南

聖二

晟罷兵還鎮總兵官以下各散新置大小衙門各罷先是交趾新民不願從賊至有合城拒守而死無一人降者有挈家浮海來居中國者有竄名戎伍隨至中國者王通至京師文武群臣劾奏通及弋謙馬騏等違命擅與賊和棄地班師之罪命法司等官會鞠悉下錦衣獄藉其家免死除名按交趾之復陷為夷也如唐河北耳失乃由於宰相失謀所致而豈黎利之善用兵乎使當時留張英公鎮守其地不使馬騏監軍雖及側無

憲不召黃如錫還朝遣張英公討黎利賊日久  
可平者二楊皆幃幄重臣曾無一言以告使事  
機再失乃徒勸朝廷棄地與賊不及蹇夏之見  
遠矣迨天正統麓川之役豈若討黎利而平交  
趾之為善乃不聞阻其出兵何也又馬騏所犯  
當依激變之律其罪浮於王通在洪熙中還朝  
時不正法伏誅以謝交人漏網可恨後詐傳  
上旨往採交趾金銀則其誣上行私雖振直劉瑾何  
加馬使非遇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四九

仁廟之剛明未必不再遂其奸也噫

陳氏建曰交趾棄守之議二楊以息兵養民為  
說意固美矣然是時交趾設置文武諸司大小  
四百七十餘所官吏將士何啻數萬交趾一棄  
數萬人皆為南荒之鬼不亦悲乎吾邑羅公亨  
信以給事中註誤謫使交趾九載洪熙初用洗  
馬張瑛薦始得召還為御史既還而變作後耳  
信歷官都御史有功於邊為時名臣使非張瑛  
之薦難乎免矣

按別誌載永樂中有幼孫戲歐祖母者論當  
刑部主事李厚鞠之曰童穉無知豈有惡意坐  
之重辟枉矣疏請寬其罪不听繼之以泣  
太宗親訊之以物試童東西頗如意旨

上怒曰童能識左右何謂無知遂謫厚安南掾厚在  
安南者凡三年

上忽感悟召為吏部主事行五日而安南叛亂華人  
之流寓者皆死焉論者謂厚之免好生之報也  
然宣德初詔榮昌伯智有云利賊包藏禍心已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五

非一日始若易取誤信人言惟事招撫迄今八  
年終不聽命忠臣懼害良民被毒其誰之過智  
等其急進兵務協和成功來春不捷論罪則  
宣宗之決意滅賊可知矣後惑于二楊之說棄地與  
寇竟不思仕于其地者亦當有處之也使當時  
計慮深長或命張輔再以前重兵臨其疆上相機  
而動可取則進剿不可取則許赦仍詔其將交  
趾命官無大無小盡送還朝方宥其罪則賊既  
喜得封必肯從令而我華冠裳豈遂淪沒于炎

瘴也耶

羅汝敬等至交州黎利已先弒暹詐言暹遇疾卒  
設女樂宴飲汝敬怒盡碎其器叱曰國嗣亡而用  
吉禮何也 四年二月汝敬等還利遣人貢方物  
三月遣通政徐琦未達行人張聰勅諭利三月琦  
等還利遣人貢金銀釵器方物并上國人奏言陳  
氏孫嵩已卒子孫並絕利撫綏有方得民心乞令  
管攝未為藩臣奉職貢六年五月利上表謝罪獻  
代身金人六月遣行在禮部侍郎章啟通政徐琦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卷二

詔利權署安南國事七年二月啟等還利遣人貢  
謝 八年又貢

劉執齋贈安南貢使詩曰萬國提封總帝家安  
南誰道隔天涯金函舊錫周王履玉節頻浮漢  
客槎山盡鯨波知雨露星回鰲極記年華諸君  
奉使承優渥驛路馳驅莫憚賒

利在國僭號稱制仍偽建東西二都嘗寇陷雲南  
所轄寧遠州  
亦并分其國為十三道乃置百官設學校每道設  
承政司憲察司總兵使司倣中國十三都布按三

司也曰山南曰京北曰山西曰海洋曰安邦曰大  
原曰明光曰諒曰清華曰義安曰順化曰廣南  
欲示其土地之遠濶每司實不及中國一大郡學  
校之士皆名為生徒循元制以經義詩賦取士詩  
用七言律 利尋死九年廣西總兵山雲言利死  
長子狂妄次子幼弱姦臣黎問黎察搆相讐殺夷  
民驚懼諒山土官阮世寧七源土官阮公廷率衆  
避難來歸願居廣西龍州及太平府上下凍州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卷二

上勅雲曰利本起微賤因奏立暹從人望朕志在息  
民遂詔罷兵徐議立暹利遽奏暹死暹之死利所  
為也朝廷即欲問罪不忍毒民令權署國事多行  
不義為天所殛爾戒飭邊兵嚴謹守備勿忽世寧  
公廷可善撫之

按自是之後中國人多潛入交南至有受偽德  
史者教之窺伺雲南遂誘我逋逃規我虛實鎮  
南關外類多華人而臨安諸郡所在有夷賊矣  
蓋阮世寧等可來則我華人亦可去此逃入之  
不可留以自開其釁如此也

交趾遣人以國喪告乃命行人郭濟朱勳往祭利

和僭號改元順天竊利子龍偽名麟請封仍命權位六年死偽呼太祖

安南國王事 景泰庚午命行人邊永頒詔安南

其君臣至館迎謁欲拜階上永正色責之曰安南

名禮義之邦今何如此傲慢衆瞿然起拜階下未

間任丘人天 正統七年詔封黎麟真為安南國

王賜塗金銀印命禮部侍郎章敞行人侯璉往行

禮至其境關門低且隘先驅者謂當偃度礎叱之

曰此中國豕狗竇也于土人出入則宜今天命下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五三

臨豈可由此度逐者驚惧為徹關乃度交人承命

禮不敢肆璫歸贖儀毫髮無受交人益賢之西澤

州人永樂癸卯鄉 黎麟死自是皆有二名之名以

試第一登進士 黎麟死自是皆有二名之名以

宗 子基隆偽名濬紹封 天順元年奏乞賜袞冕

如朝鮮國王例不許 三年庶兄宜民弑之自立

國人誅之基隆僭號十七年改元者二大利延寧

僅九閱月誅改元 基隆弟思誠偽名灝紹封弘治

元年翰林侍講劉戩江西安福人持即位詔往諭

思誠時方加兵占城緬甸思誠頗桀驁戩承命即

從兩僕道南寧疾抵其境交人皆驚凡途候館謁

視昔倍恭至之日頒詔明日宴畢遂行餽遺豐腆

一無所顧遣陪臣道國主意追送於途期必致之

戩復以書并寫初入關詩示之始去後交人表謝

有廷臣清白之語及為建郤金亭於思明道中後

復遣行人董縉頒詔其國

李東陽送縉詩曰紫泥新詔出彤宮帝遣南乘

使者驄四面樓船通海氣九霄旌節下天風仙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五三

養萬葉占堯曆化日重暉仰舜瞳聞道奉揚恩

澤遍遠人無地不呼嵩

十年思誠死思誠龍第四子也僭號三十八年子

鎰偽名暉紹封其臣黎彥俊克貢使欲由龍州入

南寧憑祥知州李廣寧以國初設鎮南關在其境

爭之聞於朝詔如舊 十七年鎰死僭號七年改

憲長子澤立 泰真僭號未及紀年而死偽呼弟更

名誼紹封寵任母黨阮种兄弟恣行威震屠戮宗

親鸞殺祖母國人詛怨种奪主權擅命漸不可制



成化十二年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為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廷遣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由雲南者於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間啓途遣一酋以兵尾其后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既傳聞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邊朝議命恕往巡撫其地恕至即令按察司捕英治之英惧赴井死沒其寶石于官械其黨至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五四

京師誅之恕上言昔交趾鎮守非人致一方陷沒騰衝啓釁致麓賊叛逆今日之事殆又甚焉且勸上不寶異物凡花木禽獸寶玩宜一切拒絕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 十六年議征安南既而罷之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汪直因獻取安南之策職方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虧叛逆之形未見一旦以兵加之恐遺禍不細直意猶未

已傳時中官汪直專寵用事

上旨索未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亦在職方故匿具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陳氏建曰程篁塲紀陸職方事稱其沮征安南之事尤偉夫汪直是時東構怨於女直北挑寡於韃靼二方已兵連禍結殃民辱國矣交南之役使直復得逞其志天下安危未可知幸而本兵諸公協力沮止之豈非

祖宗之靈社稷之福斯世斯民之大幸與

弘治八年安南侵占城占城國王遣使入奏請命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五五

官往問其罪

上欲從之大學士徐溥等上言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脩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多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乃止既而中官傳旨命上乃止

武宗即位

詔遣修撰倫文叙頒正朔於交趾

按文叙弘治己未狀元也是歲主試學士李東陽程敏政策以劉靜修退齋記為問人罕知者江陰徐經與南畿解元唐寅舉答無遺誇誇喜躍輿議沸騰買科給事中華昶劾之敏政自言夙構試目疑為家人竊賣凡知策問者俱黜落揭曉後同考官給事中林廷玉復疏敏政可疑六事詔獄廷鞠經稱嘗以雙綺饋敏政出入門下夙構試目寔從家人得之故與寅陳說獄成敏政奪職經寅俱為民臬與廷玉皆外謫而

殊域周咨錄

安南

平六

文叙首擢馬 李東陽贈倫文叙詩曰藩邦地重極炎洲詔使名高出狀頭一代風雲龍虎會百年郊教鳳麟遊殊方盡處聞天語舊屋歸時記海籌採得民風兼國俗王堂青史待刪修  
種逼誼自殺借號四年改元端慶降稱立阮伯勝  
種第國臣黎廣等討誅之立思誠孫瑩偽名明  
六年遣編修湛若水往封之思誠第五子瑩偽名  
子國人立瑩改元洪順十年瑩遣阮仲達入貢  
偽尊其父瑩為德宗  
東陽贈若水詩曰聖朝荒服盡冠纓嶺外安南

舊有名文字不隨言語別道途長共海波平一家兩被周封命六載三回漢使旌天上王堂非遠別故鄉重樹倚門情

瑩既立恣行不道 十一年社堂燒香官陳高與

子昂昇作亂弒瑩借號八年降稱靈隱自立僭號

仍稱大虞詭為陳氏之後都力士莫登庸叛降高

尋復與黎氏大臣阮弘裕起兵攻之高敗走獲其

子昂及其黨陳遂等誅之高與昇奔諒山據長慶

大原清都三府登庸與大臣共立瑩子椅偽名諱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七

謀請封因國亂不果行椅以登庸有興復功偽封武川伯總水步諸營登庸既掌兵柄乃潛蓄異志十三年黎氏臣鄭綏以椅擁虛位登庸不臣乃立黎氏族子酉榜攻其都城椅出奔登庸率兵攻綏綏敗走登庸捕酉榜殺之椅歸國登庸自為大傳仁國公十六年登庸率兵攻陳高高敗走死登庸乃納椅母為妻

殊域周咨錄卷之六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安南

嘉靖元年莫登庸自稱安興王謀弑椅椅毋潛告  
椅乃與其臣杜溫潤間行至清華居之登庸立其  
庶弟應椅遣使問道來貢并求封為登庸所阻

上以登極改元遣翰林院編修孫承恩禮科右給事  
中俞敦齋捧詔書綵段諭齊安南國王黎暲承恩  
等聞該國臣下作亂黎王遇害抵廣西龍州與該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一一

國境界相離止八十里體訪黎暲存歿并世子名  
諱及行附近邊界該國諒山文淵長慶等府衛令  
其迎迓長慶府申稱本國見被逆臣陳高子陳昇  
據諒山等府地方道路梗阻待轉報國王迎請如  
儀龍州申稱據守隘頭自丁源呈內開訪得安南  
國黎暲已歿世七年今世子改號光紹但不知名  
諱及訪得該國鎮朔衛土官閉孝忠稱說光紹被  
逆臣莫登庸作亂趕逐海濱存歿未卜又有逆臣  
陳高霸占諒山府等處號稱天應後故有子陳昇

仍舊占據迄今仇殺未息道路不通二年承恩等  
不敢前進俞敦病卒承恩乃上疏曰竊惟原領詔  
勅綵段止該諭齊黎暲今黎暲既歿其所稱光紹  
者承襲初未請封遭亂又無求援未審是否黎暲  
嫡派支裔縱使道路無阻臣等可得而入決亦不  
敢輕與况據各訪報前來則是該國逆臣陳氏父  
子相繼梗於其外莫氏又偏於其中兵火相仍國  
無定主臣等又安敢輕入自速辱命之愆且臣等  
原移文該國諒山文淵長慶等府衛其諒山文淵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一一

竟無一字回報止據長慶府前項回稱待轉報國  
王迎請如儀臣等又候邊境亦無迎請信息據勢  
揆情即使光紹尚存得知天恩俯及亟欲迎請顧  
其威令又不行于諒山等處失其出入咽喉之路  
其迎請之使必不能通彼之迎請既不能通臣等  
亦安得而入哉况前項申報光紹被逐海濱存歿  
未卜臣等在彼耳候亦無益矣禍福利害在臣等  
固不足惜顧事關國體豈敢不慎臣等思無可進  
之理還至廣西梧州府擬會本題請聞給事中俞

敦因感冒瘴氣染病服藥調治不愈竟于嘉靖二年正月初四日身故臣伏思之臣原與俞敦欽承上命充正副使差往安南國公幹今該國地方多事既不可進而俞敦近故臣又難以獨行理合併行具題乞勅禮兵二部從長議處使臣有所憑藉遵依以為進止

上詔這所奏事情還着鎮巡官查勘明白孫承恩暫着回京 三年十二月巡按廣西監察御史汪淵等題稱會同總鎮兩廣太監鄭潤總督兩廣軍務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二

右都御史張嶺鎮守兩廣總兵官撫寧侯朱麒議照安南國兩廣接境雖云裔夷又被聖化請封納貢守為常職詔諭賞賚著為令典茲其國中擾亂殆將十年遂致國土分裂迄無定主臣等歷查經年案卷博采訪探人言忝度事情似得梗槩倡亂於陳暲等之叛逆黎調遇害繼亂於莫登庸之姦雄黎諲播遷今據該國長慶高平二府所牒并龍州所申各情互異但以理推之陳暲父子叛逆情罪灼然無待訪勘其黎調遇害無子國人共立其

故長兄黎灝之子黎諲以為世子名位甚正權攝國事經六七年臣主定分亦已甚矣夫何一旦被人脅遷于外國人皆不知之其莫登庸既稱忠義力能討賊何故視主蒙塵竟不迎復乃輒改謀易議別立其弟黎應權攝國事其間篡逼何怪羣疑况傳聞之言或云黎應年尚幼豈能權攝國事或云黎應雖稱黎諲同母之弟但黎灝沒世已久馬得尚有幼子或者莫登庸既娶其母而後生子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又

未易遥度直為即使黎應直黎灝之子黎諲之弟則弟豈可以奪兄黎諲乃一國共主而莫登庸輒敢易之則臣豈可以廢主今該國長慶府牒稱黎應要差陪臣奏事請封高平府牒稱黎諲要差陪臣奏事請封近據廣西太平府申安南國帖文差陪臣阮文泰范敦禮鄭鹿等齎捧表箋文奏啓本并方物要行赴京煩為照例開關放入及應付脚力廩給等因臣等會訪得該國擾亂未有定主乃輒朦朧差陪臣進貢求封中間又不明白開說所

封何人姓名顯是立非相應國人不服或是姦雄  
謀篡假立詭名必有境內姦細通誘外夷欲假我  
天朝恩寵以服衆心以遂逆謀亦未可知朝廷為萬  
邦之極不可不正綱常之大義而自古帝王之御  
夷狄亦或以不治治之緣事關邊計乞勅禮兵二  
部從長查議請乞聖裁

上詔鎮巡等官再行訪勘得實奏來定奪 六年登

庸用其黨范嘉謀偽作憲禪文篡國僭號於境

德偽立子芳瀛為皇太子尋弑庶

殊域圖考

安南下

三

按安南故臣鄭惟憐申文曰逆臣莫登庸者業

中武舉為力士校尉鄭惟憐叔父鄭惟慎累荐

為都指揮以本國初亂之時先登庸從陳嵩後

始來降權命為宜陽縣丞將他善水戰討賊有

功遂次選陞為武川伯許該管海洋一處稍有

權柄時本國頭目鄭綏阮弘裕爭權相攻各回

清華本貫登庸乃挾本國世子令一國頭目取

金銀乃陰許其黨文官范嘉謀賂誑誘文臣等

謂權在勳舊頭目我等不得用事不如保他為

殊域圖考

安南下

三

節制官則我等任意橫行遂率衆保登庸為節  
制十三道登庸得霸掌國權陰蓄不臣之志乃  
謀作不軌世子知之間行得脫於外世子庶弟  
黎慮及黎慮母後出破登庸躡追獲本國頭目  
人民皆從世子起兵遂登庸登庸走回海洋地  
方從登庸者止有上洪下洪荆門南策太平等  
府耳世子再回國都將前保登庸文臣皆殺之  
督諸頭目人民四面夾攻當時舊管兵頭目阮  
弘裕已死鄭綏猶在清華國兵雖多而無所統

攝登庸仍脇立黎慮造濠壘固守海洋一方一

月之間攻之不破登庸即出其不意以水船從

大江潛夜直趨掩襲國都世子走脫其旗蓋等

物俱為登庸所得登庸乃大張其旗蓋詐赫各

處諸軍謂已獲世子本國目兵一時退走設險

據要各相自守及後方知登庸已得勢世子退

據寧山縣鄭綏由清華進至見時勢稍弱即迎

世子回據於清華地方都城寢皆為賊有登

庸又恐慮逃出從世子乃鳩毒殺黎慮假立別

人猶冒黎應姓名於嘉靖五年七月內有前從  
逆臣莫登庸之黨喬文焜出迎世子率山南所  
管之兵來降世子仍分鄭惟峻鎮守清華留世  
孫興命鄭惟峻保養之世子督兵進天關府道  
駐樂土縣分諸頭目夾攻登庸黨於彰德喬文  
焜亦進水道夾攻登庸於木九洲三岐江山南  
承政司處喬文焜兵敗登庸追至蒞仁府金榜  
縣世子未知之也登庸取金銀講求樂土縣土  
官郭遼鶴引行捷徑圍襲世子營不意之間各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四

皆潰散前

天朝封賜勅書及文書字跡一切盡棄登庸乃擒得  
世妃生世孫之母鄭淑寶沉江殺死世子惟帶  
一欽賜印信隨身走脫從臣止存十五六人潛  
行山道到清華地方在前諸軍並不知焉及見  
燒房放銃各相散回寧山舊處逆臣莫登庸益  
得勢矣此說稍異而于事頗詳今並存之  
九年登庸傳土地於方瀛偽稱太上皇慮國內下  
服起兵攻之退居都滯

十五年

上以哀冲太子生命頒誥四夷禮部尚書夏言疏曰  
安南貢使又絕我

皇上登極改元欽遣編修孫承恩給事中俞敷齋捧  
詔勅往諭竟以該國作亂道路梗阻未達而返今  
照皇嗣誕生若復頒詔本國則必如前梗阻命使  
不得徑抵其國徒損國體合無今次止行詔諭朝  
鮮國王其安南國暫免遣使再照該國賊臣作逆  
國無定主分裂竊據荼毒生靈義當與之討賊平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四

亂斯為中國君主四夷之道但查得兩廣鎮巡等  
官節奉欽依訪勘迄無回報顯是輕忽邊情遠慢  
明旨以致縱長夷姦積損國體所據經該官負相  
應通行查究合無乞勅兵部馬上差人星馳兩廣  
地方着落鎮巡等官即便查照先年節奉欽依事  
理訪勘該國事情的實合同三司及該道守巡官  
負從長謀議務要區畫停當上緊具實奏聞不許  
隱匿遲違誤國大事庶幾叛亂之罪可懲朝貢之  
典不廢裔夷以安邊境以寧而中國之體尊矣

上諭詔使且待彼國事情你部稟還會同兵部計議  
來說勿視為非要 時賊黨武嚴威武文淵武子  
陵等避罪出逃犯我邊疆八寨長官司土官副長  
官瓏徹教化三部長官司土舍張澤通把李者來  
白俊等與之交通引使侵掠瓏徹後又因事彼賊  
拘執雲南總兵沐紹勳奏稱瓏徹乃我中國職官  
豈可置之不究設欲舉兵進討而武嚴威係是外  
國亡命避居內來之地勢難攻伐恐徒費兵糧卒  
難成功及欲將張澤據法拿問但各酋見與武嚴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五一

威等交通誠恐持之太急別懷異謀釀成大患深  
為未便除一面嚴行鄰近一帶地方各整擱軍馬  
協力防守一面選委能幹土流官負前去撫諭務  
要瓏徹挾取回任禮部尚書夏言疏曰臣等會同  
兵部尚書張瓚等計議我

太祖高皇帝開國之初陳氏首先納款故著之祖訓  
不許後人伐其國者嘉陳氏之能輸誠效順首先  
臣服之忠也詎意陳為賊薜所戕遂絕其祀天道  
好還而賊利復滅季犛之宗幸而得國傳之子孫

今乃廢職不修棄民不保自正德十年黎暘差陪  
臣阮仲達進貢之後迄今二十一年朝貢之使不  
至廢棄正朔罔秉臣節今據兩廣守臣所奏則黎  
諲黎慶皆非黎暘應立之嫡莫登庸陳昂陳昇阮  
時雍杜溫潤鄭綏等俱屬篡逆之臣春秋大義亂  
臣賊子人得而誅矧聖天子在上繼天立極君主  
華夷而該國負固作逆又不來庭所據彼國事情  
罪狀顯著無逃天討乞勅錦衣衛選擇指揮千百  
戶內素有膽氣謀畧言語便利通達事機者二員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又五一

先領勅書一道前往廣西地方着令鎮巡等官仍  
選彼處軍衛有司官負人等能深曉夷情熟知道  
路強幹有謀者三五員名伴送勅使徑入安南境  
內勘問彼國背叛朝廷久不入貢緣由并見今篡  
主奪國罪人姓名根究的實作急奏報仍乞朝廷  
下令選將整兵待報而發再照安南疆域東起廣  
東之欽州迤西歷廣西之左江至雲南之臨安元  
江為界合無一面勅鎮守兩廣征蠻將軍總兵官  
安遠侯柳珣會同巡撫兩廣都御史錢如京一面

乞勅鎮守雲南征南將軍總兵官黔國公沐紹勛  
會同巡撫雲南都御史胡訓貴州都御史汪珊即  
便整柳漢土官軍調度錢糧嚴備待命再照彼國  
逆臣構亂已非一人武嚴威舍彼就此必非篡國  
之賊抑或不忍視主受既不肯甘心從逆亦未可  
知合無乞勅錦衣衛另選如前能幹官二員齎領  
勅書一道前往雲南體勘武嚴威事情責令鎮巡  
等官差本處酌量人負前往八寨長官司等處地  
方及直抵武嚴威營內密諭朝廷以安南久不朝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六

貢又知國中逆臣篡主方與問罪之師若武嚴威  
果因同列篡逆避罪而逃即便明諭禍福順逆如  
能革面向化歸附我軍往征彼國則向來擾亂邊  
疆羈執土官諸所罪犯一切赦宥如龍徹被拘在  
彼即令與武嚴威解釋宿怨協心從征其龍徹交  
通之罪亦一體開赦但彼國見今作亂事情許武  
嚴威等備細開陳及其歸附實情作急奏報以憑  
降勅調遣委用如其不服則當置之度外俟王師  
至日一併誅剿但與師伐遠命將討罪事體重大

合無恭請宸斷勅下兵部會集在廷文武多官從  
長計議慎擇大將遴選偏裨簡設總督糧餉文臣  
更置地方有司官員調集諸路兵馬所在儲峙芻  
糧一一區畫傳當上請定奪施行

上詔安南國先此詔書不論而返有傷體面又久不  
入貢非叛而何兩處差官都依擬着實勘明奏報  
便寫勅與他去興師備討必行兵部便會同議奏  
按嘉靖初田州岑猛叛兩廣總督姚鎮討殲殺  
之謂岑氏可遂滅疏請設流官治田州而盧蘇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六

王受諸孽輒通交南流言播惑滇嶺間姚鎮被  
論落職桂萼初嚮用荐起新建伯王守仁總制  
兩廣守仁至嶺南始知流官不可設請復官猛  
子邦相為田州判官盧蘇亦與土巡檢羈縻之  
萼議禮致位卿輔欲立奇功乃陰以意寓書授  
守仁使密探安南要領守仁不答萼遂恚憾會  
守仁卒竟中傷革世爵及卹典云

上既勅錦衣衛官往察安南又遣禮部尚書黃綰學  
士張治使安南時車駕巡承天都齋為賊要害登



庸居此為方瀛外援而以九公府為都齋之衛又

僭頒大誥五十九條於境內方瀛僭號是歲黎椅

死於清華椅其之子思誠之曾孫也

元天正是歲黎椅元光治被逐以憂死或曰登庸

哲宗僭號六年改元光治被逐以憂死或曰登庸

襲虜以歸鳩殺之偽呼恭皇帝黎氏傳十世立一

年故臣立其子元和元聖偽名寧遣鄭惟憐

克使泛海來京奏登庸僭逆之罪禮部疑其詐詰

以此疏何人所作誰為寫進又詰其何不赴經過

衙門掛號鄭惟憐申報曰本國世子及諸頭目者

老共議謂本國危亂如此遠聞中華有

聖明之主忠良之輔必不棄我我國大困欲赴

天朝奏訢而陸行之路竝不得通欲作水船過海又

不諳水路及覆思惟罔知所處幸見廣東商船漂

海到於玉山縣雲濟社海世孫乃命諸頭目文武

官等議論作急差人寄與商船載去諸頭目都不

敢行惟鄭惟憐一則恨登庸逐君篡國一則恨登

庸殺惟憐親母之讐誓不共戴天且又念食君之

祿死君之難事不辭難臣之職也即奉命而行所

與共事朱頭者其父朱盪行至南寧不得前進再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二

回病死頭欲繼成父事乃願行爾本國係在海邊

知海行之事死生難定世孫乃作二本封在二筒

并二批差惟憐朱頭各帶一人一筒分行二船防

或一人死一人生亦得信通

天朝世孫與諸頭目耆人焚香祝天國祚存亡係在

惟憐等一去惟憐自家而出一國之人皆諭其十

死一生蓋海外浮沉一死事也如到廣東不赴官

府衙門掛號即路上盤詰捉獲則外夷過海越關

是一死事也若赴見官府衙門則或不許前往再

送回本國逆徒接取而殺之又一死事也或官府

衙門恨其越度關津前殺後奏朝廷安知其是某

人緣某事空死道路亦一死事也且其論謂

天朝教化風俗本原教化者所以教天下之人事君

盡忠事親盡孝切憂道路艱難死生是命如到

天朝必無死理乃作間道潛行之計自過梅嶺去處

猶恐其泄知牽延歲月盤纏俱盡饑寒困苦未知

死生如何今幸已到京得見天日始有生理竊念

惟憐承本國世孫差來之事不是小事路途亦不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又七

是近便路途苟非為國為君安敢到此乎伏望推  
往事足以驗當時且如申包胥已不知楚國子孫  
何在猶能自身走秦告急請兵以復楚祚張良則  
韓國已滅猶能自身出家財購求力士要擊秦皇  
以為韓報讐豫讓則智伯已死猶能自身致死變  
名吞炭途廁伏橋欲殺襄子以報智氏况今鄭惟  
僚猶有本國世孫差來豈不捐軀奉命而行此乃  
一國大事非鄭惟僚自家私事願審情憐憫之其  
如作本寫本之事則各有司存非鄭惟僚之職本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八

國舊規翰林起稿東閣撰定遞入國王看過送下  
中書監書寫再遞入惟有國王與尚寶司內官守  
印人用印司禮監房吏官封定叫差人來國王面  
前分付惟知齎捧而行豈敢問其何人作本何人  
寫本與其中間事體如何哉國家之大小不同君  
臣之禮法則一如太陽下臨萬物安得仰視乎廷  
議猶以黎寧所奏未審是的命兩廣制閩體勘迺  
激臨安衛指揮趙光祖移文彼國查報安南總兵  
使慶陽侯武文淵等申報曰今嘉靖十六年二月

二十八日武文淵等見奉

天朝委官趙大官遞下公文二道查勘安南國事由  
仍明示武文淵等以禍福之理傾誠向化之方文  
淵不勝喜歡欣幸之至蓋惟

天朝皇帝爺爺陛下尊居五位正臨萬邦體乎天地  
之心正此綱常之道將以勸善懲惡故使趙大官  
有是行也而文淵等雖鄙俚敢不悉心以陳答之  
乎然文淵等慮夫本國緣被莫登庸僭奪位號寔  
成亂階遂失事大之禮彼莫登庸者海濱之子拋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六

網之徒其祖父並以捕魚而生莫登庸等故前國  
王黎暲錄而用之國王黎暲不幸即世本國頭目  
共推立黎氏子孫黎椅為主年號曰光紹以統國  
事欲復修藩貢如例豈意莫登庸等潛謀不軌別  
立私黨放逐光紹奔播在外既而鳩殺之國統遂  
亂彼又陽立光紹弟黎椿為主以安衆心然權柄  
則歸於莫登庸之手政令則出於莫登庸之口纔  
得五年而又殺之并及王之母皆暴之於館外乃  
篡其位號曰明德居得三年兄弟相爭彼又殺其

弟莫揆而偽傳與子莫登瀛號位大正凡八年於茲矣自退海陽古齋處莫登瀛則居龍編城焉抑知逆臣莫登庸父子篡國奪位害主虐民情節如此是以本國忠義之士則有頭自閔閔如鄭惟駿等共推戴光紹之子莫樞以攝國政據於清化路鄭嶠鄭曉據於太原阮金等據於義安阮仁蓮等據於廣西此數者皆義存故主志勵報讐各擁兵衆割據土宇以圖濟國難思殄讐人之惡免乖天理之常屢至安南國故二十一年誠失藩臣之禮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九

職此之故也若夫黎諲黎廣者乃逆臣莫登庸畏其罪戾詐冒假名以求售其奸計然黎氏子孫無此二者姓名明矣至於始末山海道里一一著在於

天朝版圖之中苟文淵等不具言則大官亦已知之然武文淵等切見諒山石龍等道少有平坦其餘各道並是崎嶇者焉今武文淵慮夫祖父迭荷國恩兄弟席承家蔭念國讐安可共戴誓逆賊難與俱生忿庸瀛父子之奸浮於莽惡而難土人民之

苦始勝秦苛故臣虜之手不低報主之心忍忽為此武文淵兄弟等奉本國王命出領宣光路地方深有望

天朝德義恭惟

皇帝命陛下德廣亨屯量弘拯濟奮周后伐罪吊民之舉嚴人君弒君篡位之誅正名分之乖違救生靈之荼毒使內寧外撫遐邇共仰於德威而大畏小懷蠻貊用霑乎聲教為此具狀謹陳伏蒙照鑒六月初二日臨安守備王時中捉獲安南探事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又九

總兵王明哲進士阮景等二十名王明哲亦稱碩引大兵馬為嚮導自綏阜州至蓮花灘達歸化府又自歸花至臨洮府達東都城備陳水陸進程及其寨守之處我閩帥未之信也先是年登庸攻清華檉奔廣南逃占城界音問不通故臣立其弟某以拒登庸偽政元既而年十五庶知檉所在復偕討賊將軍偽福興侯鄭悅等迎檉歸清華是年廷議安南不貢奏請問其罪

上命咸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參贊軍務往征之改提督兩廣軍務兵部侍郎潘旦佐理南京部事而以巡撫山東蔡經代之先是旦疏於朝謂莫氏固奸雄之魁然黎賊亦叛逆之派律以中國之法皆非所宜假天朝名號為之主者今二氏分爭兵甲小息彼既未定我誰適從蓋其意欲靜以觀變也毛伯溫恐其梗已故奏易焉尋勅兩廣雲南調集兵糧蔡經奏水陸進兵其路有六姑以三十萬人為率以一年為期合用糧餉已該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十一

一百六十二萬石而造舟買馬犒勞器械諸費大約用銀七十二萬餘兩未易辦也時大軍既出而勦撫二議未決戶部侍郎唐胄疏言事體至重決不可征其畧曰今日安南之事若欲致彼之修貢其事甚易非惟兵不必出雖勘官亦不須遣若欲代而乘隙於不貢則關係頗大此役未可輕舉雖有甚於此役者亦未可請以七不可伐為

外則皆次舍之餘山川莫大於五嶽四瀆然皆會於中土而外則皆支委之末是華夷乃天地間大分限故安南雖不庭

祖訓乃

陛下所當遵守其不可伐一也至

太宗皇帝所以奮討黎季犛者以其弑主殺使之惡大然兵已壓境猶遣行人朱勸許其金身贖罪退師及其不悛然後討既克即為陳氏求後無所得不得已始郡縣之反側不寧終未樂之世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十二

仁宗皇帝每以為恨

宣廟言於朝曰

皇考追憾此事往往形諸慨歎朕聞之屢矣遂將已成之郡縣一併棄之其遵

聖祖之訓真如執玉捧盈

陛下所當率循者此不可伐二也若以為治統華夏逆亂之臣不可以不問則王者不治夷狄况自古夷狄分爭乃中國之福今始其時漢當匈奴之盛歷高祖世宗奮力威之而不得逮至元康神爵以

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宣帝坐受其朝此其明  
驗夫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若殃赤子以問犬  
羊縱能治之豈知所重者乎此不可伐三也若以  
為中國舊地今乘其亂取之則建武中馬援南征  
深歷浪泊而還慮交趾終復淪夷立銅柱為漢之  
極界乃在今廣西思明府境及我

朝張輔於永樂五年平之明年簡定即復叛竟為黎  
利所陷沒是皆取之不得者豈但無益而已乎其  
不可伐四也若以其國不貢可惡則洪武末安南  
蘇城周咨錄 安南下 十二  
侵我思明之地數百里遣行人往論抗辯不服廷  
臣請討我

聖祖竟以蠻夷置之度外豈但如今安南不貢而已  
况貢乃彼之利一則奉正朔保境而威其鄰一則  
兼貿易薄來而厚其往即今爭亂之時昨尚奉表  
箋方物來貢為撫按以請封姓名未的而遣之是  
蓋欲貢而不得非負固而不貢以此罪之則將何  
以服之乎此不可伐五也且興師本於才力兩廣  
軍門儲積常數十萬兩近費於田州岑濬之征今

見在僅餘四萬兩部議又欲廣之於江西福建湖  
廣內地然內地自

大工之興凡南京各省庫帑歷年所積各項銀兩盡  
為工部之所取臣昨提督南贛等處軍務監廠連  
年所積軍餉銀四十餘萬兩今亦解用無遺此不  
可伐六也然此特理勢有跡之可見者耳又有意  
外之虞者唐之南詔起於玄宗之倡征前後喪師  
數十萬馴至咸通備其侵邊戍多兵連唐患遂起  
宋神宗欲伐遼取燕而遣使者四出理財中土騷

蘇城周咨錄 安南下 十三  
然遼乘內擾先來求地遂失河東七百里卒至白  
溝燕山之役宋遂多事且北虜支屬漸盛我河套  
之地哈刺慎吉囊諸種據為已有近又加以大同  
叛卒之向導今再分力於南臣恐意外之虞大不  
可測此不可伐七也伏願凡近遣往安南之官赴  
其未行收回  
成命蓋此輩武人萬一到彼以私而枉是非之實致  
彼不服反損  
大威縱使勘報得情我之聲勢已張而弛問罪之師

則失信不武兩為不便只須該部移文或差官一人傳命兩廣撫按選差近邊素熟夷情一人直抵安南諭以今日姑容來貢之意則彼將忻忭無地爭躍而前必矣又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各藩聞整兵待發之令一下人心驚動且奸雄乘之以射利借簡集而行差放之私因徵歛而肆侵漁之毒騷擾之害何可勝言則所謂先聲者未及動彼夷於徼外而先動吾民於邦域之中矣其該部差人賫整備兵糧各勅亦望停止則不以小邦一隙而為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十四

全盛之累

聖德光大人心固結治安永保焉 十八年莫方瀛

上表乞降

上勅毛伯温曰先該安南國黎寧奏稱國王黎暲故絕被賊匪莫登庸作亂竊據國城阻絕道路因而久廢職貢已經差官查勘是實方欲興師問罪節該兩廣雲南撫鎮等官奏稱莫方瀛父子聞天聲征討恐懼省悔上表乞降願以土地人民悉聽天朝處分據其哀請似亦可矜下廷臣會議僉謂夷

情叵測詞雖卑懇意或詭秘故法不可不正義不可不彰今特命爾同總督軍務總兵官咸寧侯仇鸞前去兩廣雲南適中去處會同彼處提督節制各該鎮并副叅以下三司等官將兩廣雲南應調漢王官兵及征討機宜悉照該部題准事理聽爾便宜處置其賊臣父子如果悔罪請死束身待命將其乞降聽處真實情由星馳具奏若執迷不悛必誅不宥用兵之際爾等宜相機酌處務要計出萬全期於偕亂底平罪人必得以彰天討以安遠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十五

夷斯副委任之重毛伯温乃行廣西大平府知府江一桂指揮王良輔去憑祥住劄審驗安南降心如果歸一即與接受萬一夷情不測亦聽便宜處置江一桂乃檄問曰切照我

皇上嗣祖宗歷服之夫一統華夷紹帝王道統之傳肇修人紀春生秋殺軋斷離明始因爾國朝使不通欲求其故繼因爾國人民告變斯得其情方今命將出師聲罪致討爾登庸父子乃先懷德畏威悔罪向化據其哀詞似亦可矜探其實情猶未可

測雖云獻圖聽處未見委國輸情雖云上表乞降未見東身待罪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如果真實何以表見必須逐一聲說其真實緣由其稱願以土地人民悉聽處分如果悉聽作何處分亦須逐一聲說處分緣由我

聖天子穆穆在上至聖至誠大小臣工明明在下惟忠惟順上下一德海宇同春真可質之鬼神豈但行於蠻貊戒毋作偽徒取日拙之勞急宜自新早聽天朝之命其或陽為恭順陰實悖狂偷生畏死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其

飾詐緩師支吾不實執迷不悛必大興問罪之師弘宣吊民之意爾身就戮甘為獻馘之俘我伐用張不闢

文皇之烈其黎氏見有幾人見在何處不得詭詞隱諱亦當據實明言我

皇上如天之仁惟恐一物不得其所而黎氏如綫之緒可使一旦遂失其傳此事之畢竟當處而誠之終不可掩者為此特差力牧二員賞今檄文一角前至關界交頌這府州衛作速轉行莫氏父子知

悉逐一從實陳谷毋得隱飾情詞執迷自誤督令作速取具印信回文一樣十本限日繳報以憑轉報軍門定奪施行莫登庸報書曰登庸前臣事先國王黎氏適遭國屯倉卒之際未及上稟苟從夷俗暫管國事又付其子專制之罪所不能辭累具表首罪未聞命下登庸父子夙夜惕懼靡敢寧處至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登庸子方瀛不幸病故國人狃於舊俗請以方瀛長子福海代頌其衆怨庸慮前日所處既不能以義裁度負罪深重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七

今日再徇國人所請恐益重其過登庸與長孫福海惟執共以俟朝命本年七月初四日幸蒙貴府來文仰本國長慶諒山府衛官轉行本國內言登庸頃者上表乞降是否中心實情有無別項詐偽等因登庸莊誦再三不勝省懼竊慮登庸省過悔罪真情實意已具在前降表一無所隱先差阮文泰阮拔萃等赴兩廣齎遞繼差范正毅許三省阮倩等由雲南轉達累經年久猶委待罪軍門并住坐境上聽命於朝所望亮其懇誠宥其過咎庶得

以自新若土地人民皆

天朝所有前已悉開實數圖獻

上聽處分惟日夜仰冀天恩若百穀之仰膏雨豈別有他說哉其黎氏絕無子孫已具在前奏本苟未之信請訪本國耆老人民以驗其實如果見在某人則登庸甘受欺罔之罪豈以一人手而掩一國之耳目哉豈以至誠乎豚魚忠信貫金石如明公而敢以或欺哉若本國前後往復文書常用大頭目印信今承令取具該府衛印信登庸以從命為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十一

敬已照依來文內遵行書到煩為轉達

天朝兩廣布按都等衙門庶登庸真實情由得以暴白幸甚一桂又行諭安南夷耆人士日照得爾安南自昔本屬中國其在本朝陳氏慕義納款為我太祖高皇帝嘉獎錫封及黎氏弑逆我文皇震怒命將討平郡縣其地是出爾交人於水火也我

皇上中興撫運統一華夷遐方絕域無不賓服獨爾黎氏久不來庭爰命軍門奉辭勘問乃知爾國有

莫登庸方瀛父子乘危肆兇篡主奪位倡起亂階連結兵禍致使爾等生靈荼毒井邑丘墟罪狀既昭情法難宥

天子為華夷之主必敦興滅繼絕之仁

聖人為綱常之宗必彰討叛除兇之義今黎氏之遺裔朱泚而莫氏之惡貫以盈天理人心昭昭不可掩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爾安南雖僻在炎荒然素被

天朝聲教中間豈無抱忠仗義之士撥亂反正之才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九

必能共舉義兵以誅元惡茲當大懸賞格以速成功爾等各宜欽奉

上天禍淫覆暴之心仰體

皇上正名問罪之意思黎氏為汝之舊主惡莫氏為爾之世讐各宜奮勇據忠建謀設策一倡群和不約而同近悅遠來不期而會大興討逆之義旅殲厥渠魁弘宣輯衆之仁聲安其田里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賞銀二萬兩仍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一府歸附者即以其府與之



有願以一州一縣歸附者即以其州縣與之仍各賞銀五千兩又聞莫登庸以都齋為自防之計以九公府為都齋之衛夫九公府豈無良心哉不過畏其勢勝之從耳今九公府有能擒斬莫登庸莫方瀛父子者一體賞銀二萬兩奏聞

朝廷大加陞秩有願以府州縣歸附者亦即以其地與之并照前給賞夫如是則安南無辜之民得免殺戮之苦安南有志之士大彰忠義之名天道以順人心以安豈非安南之大幸哉不然則天兵四

殊域周咨錄

八安南下

十一

集之時難免玉石俱焚之患是時雖有忠義之士無以自見亦將駢首就戮噬臍之悔殆無及矣為此出給本府印信鈐蓋牒文一様一萬四千本俵行長慶諒山等府衛永安文淵等州轉諭爾等爾父老士民其速圖之 十九年登庸立其孫福海以嗣方瀛方瀛少為縣學生知書頗有計畧十八年秋自持捕叛人巴廣殺之歸而病死福海立改仇鸞以事召還改命鎮守兩廣總兵安遠侯柳珣代之適安南長慶諒山府衛申報夷月莫登庸投降請詞雖若卑懇但意尚詭秘必須提

兵壓境宣布朝廷威德庶使夷心懾伏束身待命廣西按察副使翁萬達亦以軍門添註至上計毛伯温曰今日處莫賊者有三文命而告成功此上策也陳兵鞠旅臨之以威兵不血刃此中策也三

令五申必欲芟夷絕滅其醜黨威則威矣恐非聖天子好生惡殺之所先此下策也今宜總衆長蕪群策俾機權在我動出萬全縱不得其上可得其中不得已就其下亦當鑿宋師覆轍無俾後悔伯温從之乃行取兩廣及行雲南各三司等官會議

殊域周咨錄

八安南下

十二

正兵分為三哨從廣西太平府憑祥州一路為中哨委叅政翁萬達監之副縱兵張經統之指揮王良輔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共四萬名從龍州羅田峒一路為左哨以副使鄭宗古監之叅將李榮統之指揮周維新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共一萬四千名從思明府思寧州一路為右哨以副使許路監之都指揮白汝統之指揮賴杰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一萬四千名又奇兵分為二哨從歸順州一路為一哨以叅政張岳監之岳原浙江叅政蔡經以其曾知

蘇州奏添註廣東都指揮張軌統之指揮張義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一萬四千名從廣東欽州一路為一哨以副使陳嘉謀監之叅將高誼統之指揮李邦相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一萬四千名從烏雷山等處為海哨以副使徐健監之都指揮武鸞統之指揮余德安等督領漢達土目軍兵打手共一萬四千名而中軍營務委監統總督管領共五千一百二十七名齎執令旗今牌前去分督各哨又巡撫雲南都御史汪總兵官黔國公沐

殊域周咨錄

卷六

三三

與賊通者磔之而藉其家能擒其賊一人者賞百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所為亟請出境降服聽候處分情甚哀伯溫於本年十月二十八日允令彼國小目陳斐等詣念涯等營陳款示令十一月初三日往其來降江一桂等乃預於鎮南關近地開張幕府高築將臺至期莫登庸素衣繫組射率小目耆士人等各以尺帛束頸候于南關臺上恭設龍亭覆以黃幄兩廣三司副叅監統衙門列侍傳令開關登庸暨其姪莫文明等由關道左出脫履跣足面北而跪傳遣生員謝天縱為解其組及接受降本登庸俯伏五拜三叩頭畢伊姪等亦各以次降服如儀當宣諭姑容戴罪還國待為轉奏賜以不死兩廣雲南恐有法外姦細并玩法土官乘機詐詐及生事造言者宜一切勿聽我天朝正大之體軍門嚴明之令汝宜知之登庸叩頭謝訖傳令閉關收兵回營其姪莫文明并小目從人許三省等共二十八人莫文明代齎登庸降本一通本奏曰臣莫登庸限於知識然每違瞻北

殊域周咨錄

卷六

三三

極光被南邦天清地寧海晏河潤臣仰知中國有聖人父矣况

天威震動之下而有陽春貽蕩之仁懼感交駢曷可云諭臣惟先國主黎氏末運迍邐相繼淪喪及至黎應攝國未幾亦遘危疾臨終倉卒之時苟從夷俗暫以國事付之於臣臣又付其子方瀛未及奏請委涉擅專雖

君門萬里難於

上聞而罪實滔天豈容自昧嘉靖十七年臣父子謹

殊域周咨錄

八女南下

三五

遣阮文恭等齋表丐降并祈處分俱出誠心別無虛詐但積誠未至不能上動

聖心夙夜憂危靡遑寧處嘉靖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方瀛不幸遘疾而亡國人徂於舊習欲以方瀛長子福海代領其衆臣慮前者誤相授受義已不安今若再徇所請負罪益重無以自解以此臣與福海惟執共以俟朝命頃者大將專征重兵壓境臣猶圈豕何足以當幸見軍門檄問備奉

天言慈渥無涯拊膺流涕竊念縲臣有罪黔首無辜

陛下不忍以縲臣之故而駢戮群黎縲臣何幸以群黎之故而槩存殘喘已於國內北望嵩呼率同小目阮如桂杜世卿鄧文值耆人黎烜阮總蘇文速士人阮經濟楊惟一裴致永等於嘉靖十九年十一月初三日恭候南關組繫出境詣幕庭而稽首輸中款而投降臣登庸本欲躬自赴京瞻天請死緣以衰老且病不堪匍匐長孫福海又在喪次謹令親姪莫文明代臣趨闕俯伏待罪亦以見臣父子前遣阮文恭等所齋降表委係畏威懷德不敢

殊域周咨錄

八女南下

三五

有飾詐之心伏望

聖慈矜宥俾獲自新其土地人民皆天朝所有惟乞

陛下俯順夷情從宜區處使臣得以內屬永世稱藩事體歲領大明一統曆書刊布國中其奉正朔臣莫大之幸也雖先國臣丁氏陳氏黎氏遞相沿襲稱號紀元臣悔悟之餘固自知其不可已經嚴戒國人一切革除聽候新命豈敢仍蹈往謬自速天誅廣東欽州守臣奏稱如昔貼浪二都漸凜金勒

古林丫葛等四峒原係欽故地果如所稱則是先  
年黎氏冒而有之今臣願將前地歸隸欽州至於  
惟僚所稱黎寧者國人相傳皆以為阮塗之子黎  
氏委果無人故臣已於國都為設香火以存黎氏  
之祀今雲南乃又以黎寧為黎氏之後見在老撾  
已達

聖聽臣何敢辯惟願以廣陵等七州紅衣等寨及其  
處某處附近之地割與管轄徑屬雲南惟復仰蒙  
聖恩特遣使臣一二員直抵本國遍訪舊民如有黎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六

氏子孫臣當率眾迎歸全以土地奉還豈直割與  
前項地方而已若果如國人所云亦乞憫念生靈  
俾有統攝其本國先年缺貢應合類補及以後年  
分該貢方物臣不敢擬以為言者以方在罪中求  
免一死尚恐不得耳臣又欲查照

先朝故事備辦代身金銀人即欲奉獻止亦慮唐突  
惟以投降聽處實情理合具本權用

天朝原賜本國印信鈐蓋緣前印信臣止宜謹守不  
敢擅用但惟非此則無以為左驗伏望

明垂察安南小日阮如桂者人黎於壬午阮經濟  
等奏曰臣等國人雖處荒隅實願履貢方得並生  
但去

天獨遠國中往往多難正德嘉靖年來逆臣陳嵩陳  
昇鄭綏杜溫潤等迭構亂謀逼脇國主黎暘遇害  
黎諱播遷宗氏淪亡獨存黎慮攝國未艾亦已病  
終地方擾攘生民塗炭至此極矣其時夷目莫登  
庸討平諸逆委有功勞然土地人民皆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七

天朝所昇應以授之恐庸登庸受之又私其子未及  
請命罪復何言臣等國人亦因喪亂流離之後慮  
恐不逞之徒復蹈嵩等往轍禍且不已乃倉卒為  
求生之計自擇其主私相推戴寔出無知罪亦與  
登庸同也後因道路阻絕關禁謹嚴雖屢具情詞  
懇求無由上達罪狀益深致蒙

天威震怒命閩專征前年軍門移檄本國登庸父子  
恐懼不寧謹已上表乞降未蒙俞允茲者復動六  
將統握重兵威如雷霆聲震蠻嶠自分必執壑粉  
無復才遺矣豈意由蒙恩宥容令輸情監統委官

厭境宣諭合國之衆皆相對涕泣扶老携幼祗候軍門願同登庸束身降服所幸不死是父母之恩天地之賜也其為感戴歡忻豈有窮極臣等又惟民不能自治事必先正名名不正則事無所攝事無攝則群然而爭渙然而離者莫之禁也欲免亂亡其可得哉今

陛下既賜登庸與國人以更生矣若使終於亂亡則陛下之心必有所不忍者以此臣等又有拳拳之私欲竇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六

聖德以為終始生全之地登庸自管事以來不為暴虐厚施於民民咸德之今且畏威悔罪於其長孫福海共候

朝命不敢因襲舊弊擅自攝國及已戒飭目民不復仍前妄稱號美竊惟登庸祖孫自夷日俱係罪人安敢覬望殊典但常返覆思念莫氏雖負重罪實為夷情所歸然非仰藉

聖恩昇之名色何以約束國人使不為亂伏望陛下矜憐遠方生靈俯順夷俗賜以

新命查照歷代故事或為總管或為都護俾得管攝國事世世稱藩臣等亦得保有殘生末為藩民則陛下再造之恩當與

天地相為無窮矣毛伯温疏曰所擬莫登庸等乞要內屬稱藩歲領大統曆日補足節年貢物等項相應遵照原奉欽依悉為議處臣等查得安南自漢晉以後雖稱內附然夷獠之俗瘴毒之氣終不宜於中國大率數歲一亂亂必連結黨類攻陷殺戮又必數歲而後定昔張輔以十餘萬人勞費僅得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五

數年郡縣叛者相繼卒歸於夷此其明驗也恭酌前世利害莫若外而不內以夷治夷庶為穩便如以莫登庸有罪投降未宜輕授爵土伊孫莫福海見今待

命僕蒙矜宥或可別與都護總管等項各色如漢唐故事每年行廣西布政司頒給大統曆日令赴鎮南關祗領先年所缺貢儀查照補足以後年分照常舉行其欽州漸漂古森丫葛金勒四峒行令原為安南侯添註叅政副使等官查照原額編入欽

州版籍仍量優恤三年以後一體糧差其先後差  
來夷使事畢放回此正所謂以夷治之者也但恐  
議者尚以黎氏為疑臣等竊伏思惟黎利倡亂阻  
兵陷沒郡縣殺敗官軍大將如柳昇大臣如臣洽  
皆死於利之手其餘官吏戍卒不能自拔者悉遭  
荼毒臣等至今言之尚為痛心我

宣宗特以生靈之故不欲窮兵而姑與之耳今莫登  
庸之罪既與黎利之猾夏者不同而一聞  
天聲遂匍匐請死亦與黎利之屢抗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

王師者又為有間黎利既蒙寬貸則登庸似應未戒  
至若黎寧雖自稱為黎利子孫然臣等節據諸司  
查勘踪跡委的難明鄭惟憐一向潛住該國上下  
朗石林州峒寨附近廣西土官地方黎寧面貌初  
不相識故或稱黎寧或稱黎憲或稱光照或稱元  
和或又以為阮淦之子或又以為鄭氏詐稱而近  
據雲南布政司開報會審夷人鄭垣口詞稱漆馬  
江峒雖有黎寧而來歷宗派不可得詳所列事情  
年貌又與鄭惟憐原報互異俱難憑據臣等以為

今所處分係我

天朝安邊境馭遠夷之大策其操縱予奪不宜以通  
賊之子孫而為前卻但黎氏自修貢以來已蒙  
列聖寬宥若其遺裔尚存似宜體恤合行雲南撫鎮  
等官查勘果有可據別無異同聽令仍於漆馬江  
居住見在所有地方俱屬管束或量與職事經屬  
雲南若非黎氏子孫置而勿論其鄭惟憐即於廣  
東所屬隨宜安插量給田宅不致失所如此處分  
庶為曲盡乞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

勅該部會議上請取自

聖裁使大疑以決大事以定華夷內外自是可晏然  
無事矣

上詔宥登庸罪安南國着革作安南都統使司莫登  
庸授與做都統使賜從二品衙門銀印仍與世襲  
其十三路地方就照原舊地名各置宣撫同知副  
使僉事各一員聽都統使管轄差遣朝貢其餘合  
境大小官屬聽彼從宜建置統屬人民前黎氏僭  
擬中國制度都着改正迴避獻還四峒地方原係

我邊昨准收入版圖還行與兩廣巡撫衙門好生優恤投降人等罪既通赦了莫文明准賞素紵絲衣一襲絲段二表裏阮文恭等絲段一表裏許二省等紵絲一疋事完即日遣回貢儀

御前

東宮昭舊彼地戶口錢糧不必冊奏禮部差主事吳應奎中書舍人李傳前往兩廣地方給散欵賞銀兩表裏所有安南都統使莫登庸勅書一道安南都統使司印信一顆給付本官賚奉前去交割轉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

發登庸收領登庸歸自南關染瘴得疾 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死地方浪傳莫登庸為阮敬所害其孫福海聽襲

詔登庸未受職而死亦可矜悼着蔡經會同總督等官查勘死無他故及福海是否係伊真正嫡孫小目阮如桂等保結別無詐偽 二十一年三月福海親率阮敬阮寧止等到關祇領勅印并曆日干本

勅諭曰朕惟帝王以天下為家欲使萬物各得其所

一視同仁無間遐邇爾安南遠處南服世修職貢近年朝貢不至推厥所自實惟爾祖登庸之罪已命官往勘征討爾祖乃能悔罪改過恭上降表備陳私相授受之非願獻人民土地聽朝廷處分該尚書毛伯溫等奏報兵部集議題請爾祖登庸畏威投降輸情待罪朕仰體

上帝好生之德俯順下民欲逸之情一切赦之革去國號王封授以都統使之職賜從二品衙門銀印俾奉正朔朝貢許其子孫承襲世守其地實為爾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

類未利也茲該鎮巡等官奏稱爾祖登庸病故爾係嫡孫且爾能備陳爾祖納款之誠備述爾祖屬續之言亦可謂善承祖志者矣特命襲爾祖都統使之職仍降勅諭爾其益竭忠誠恪修職貢撫理夷衆安靜地方以稱朝廷懷柔之意用副爾祖恭順之誠未為多福顧不美歟一應事宜悉要遵照原降爾祖勅諭內事理而行欵哉莫福海差文北宣撫同知阮典敬僉事阮公儀等賞捧表箋赴京謝恩表曰中國有

聖覽徵清晏之期外夷來王欣溥鴻溶之慶陽回午  
徽星拱辰樞臣福海竊惟乾坤體物為心生意流  
行不以榮枯而異

帝王愛人為德至仁惻怛不以存歿而殊是皆理出  
於公所以施及者博臣福海竊念臣祖臣莫登庸  
蚤繇世廕偶值時艱撫藩民流離乖亂之餘保全  
有幸徂變俗傳襲因循之內專輒是虞曠年久阻  
於比從一日俄聞於

震怒南關待罪恐無地之可容

殊域周咨錄

八安南下

三五

比關馳忱賴有天之能白雷霆為霖雨露旋施霑沐  
湛恩薰遂由衷之願諄勤遺囑不忘事

上之誠臣福海資忝童愚序叨嫡繼祖父敬忠之訓  
惟謹內承

朝廷字恤之仁寔期下逮體悉過蒙於

慈眷昇矜仍侈於殊光正朔許以奉遵義示春秋之  
大勅印聽其欽領禮優名器之班隆渥普覃高穹  
莫狀臣祖瀕危竅

命淺亦知榮臣躬在疚拜嘉感而出涕以至合境見

聞之所及皆言

大君長育之無私欽惟

皇帝陛下剛健粹精聰明睿知允恭克讓光被四表  
煥乎堯文柔遠能邇安勸庶邦承哉周烈和輯不  
昭於后典撫寧大播於

皇風謂臣邑萬里阻深聲教欲同於漸暨軫臣祖一  
心共順恩懷忍聞於始終肆頒已出之綸廣示曲  
成之造臣福海謹當代先受賜對衆揚休德澤所  
施政令所加懷夾胥陶於至化土地之出貢賦之

殊域周咨錄

八安南下

三五

入率常虔致於正供

一進方物金香爐花瓶四副重二百九十兩金  
龜一個重十九兩銀鶴銀臺各一件重五十一  
兩銀香爐花瓶二副重一百五十兩銀盤十二  
口重六百九十一兩沉香六十斤速香一百四  
十八斤降真香三十根犀角二十座象牙三十  
枝并其餘香絹等物初漸漂等四峒民久而不  
忘中國時節必舉本朝年號告其祖先服中國  
衣冠如式出峒始易之屢結內地邊氓告於督



府求復中國督府嫌其生事輒杖殺告者至是始得歸

二十五年福海卒其子宏瀾幼請襲國內不服交兵 二十六年莫文明與宗人中正福山率其家屬百餘人奔欽州避難訴於軍門提督軍務侍郎張岳奏恤之命韶州肇慶二府清遠等處安插官給歲米有差 二十七年逆黨范子儀范子流等謀挾中正爭襲扇誘海濱諸蠻復叛欽州官兵擒獲誅之 二十八年莫敬典討誅子儀餘黨護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六

送宏瀾至鎮南關聽勘保明奏令襲職 三十年以宏瀾襲安南都統使朝貢不絕瀾立後五六年又復兵爭有貢使至京朝廷以其偽官待查明白方許獻進行文去後查無的音其貢使不敢回至今隆慶二年大學士李春芳憫貢使久處邸中且能敬守主命為之奏受其貢遣回使人在中國二十餘年青鬚而來今回鬚髮盡白人以為比蘇武皓首以歸云

按此得之禮部郎中郭棐所言則其地為都統

者非莫氏正官未可知也且莫登庸其先不知何許人或云廣州東莞縣番民其父流至安南海陽路宜陽縣古齋社社長名之曰萍蓋戲語無跡之意也萍生登庸及擢父子以漁為業登庸有勇力黎滢以為都力士信任之正德十一年從陳曷作亂弒滢已復叛曷襲殺其子曷潛謀不軌黎椅不能制尋逼納椅毋矯命自封以至篡國而終為義子阮敬所鳩天道豈無知者哉莫文明告變則敬弒逆明矣敬固所當討者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七

昔毛伯温上疏謂黎寧無是人欲絕去越嶠序錄黎檉偽名寧之說後愚得武氏碑文仍偽稱元和十四年詢知寧尚在彼廣南境上則亦可敵阮氏者也夫兵豈慮不足哉廣西可得十三萬又取湖廣土兵六萬各衛兵四萬江西廣閩共募八萬即可得三十萬雲南兵五萬武文淵亦可得五萬共四十萬衆當橫行越裳之地阮敬不足平也莫氏之役倖免於誅失刑甚矣若當時招撫之事江一桂亦為有功其來威輯畧

可考也

前給事中嚴從簡安南來威輯畧序曰予罪竄星源暇閱新安宦業傳載白石江公守太平時交夷莫登庸蠢動

世宗命毛伯温征之伯温計先遣使往諭公請行登庸乃稱臣公築受降城建昭德基於鎮南關以奠巨防

上嘉公績進階亞中大夫及卒諸夷朔柶柳祠于關內祀焉予深羨公之雄才大烈邁跡馬援未世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六

終譽而猶未能悉其所以經制之方也後獲安南來威輯畧二卷展玩一過則公文告之詞威攘之策處置之宜曠然發矇如在因壘之際見公折衝樽俎械飭毛車飛苞譯篚而不覺為之盱衡擊節也但誌謂撫交之行出公自請今觀軍門廣省二劄迺伯温知公練達精敏克壯其猷特專委重固有非公不足以服匪茹之戎者公未嘗抱籌求售也及詳羽報則夷人慕公聲靈赫濯故願脫帽避帳亦有非公不肯心傾者

昔田紇耿視四方之旅而懾志于子儀之一見邾人不信千乘之盟而取成於季路之一言仁義可為干櫓忠敬可行蠻貊自古皆爾於公何疑夫中國得公以伸其常尊之勢外夷得公以輸其效順之忱公之功在社稷與銅柱同標澤在炎荒與赤海同溢則其尸祝卉酋千歲弗替賈其宜哉雖然予因公之事而有感於國家之處交人者未免有遺恨焉方

太祖光踐大寶遣張以寧牛諒詔諭陳燧錫印封王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三九

此特天造草昧不欲掇甲于遠姑為羈縻之術不必言已未樂間黎季犛弑主篡國

成祖命張輔進討罪人既得郡縣其地置省建官則其區已入我版圖非復交有此正變為夏之一機使當時即令張輔世守茲壤如沐氏之鎮雲南則交人未露

聖化與滇中同為文教之域迺撤輔還朝三叛復萌非一失乎宣德中因中官馬騏之貪暴激變黎利倡亂時張輔猶在位假命仗鉞當一鼓分梨

者廼不聽輔益兵之議卒致辱將王通擅與賊和棄地偃革朝論以漢捐珠崖為辭不思交之山川寶賦又屬卧榻與珠崖大異况反側者惟一利耳國人固從又無二何忍復陷之于雙麗正猶唐河北再潰非二失乎迨登庸僭逆檉逃占城其臣鄭悅等迎歸清華是固登庸一恚敵也黎氏故臣武文淵者居廣南地近蓮花灘地名擁強兵據上游常大敗福海五萬衆是又登庸一勁敵也

殊域同俗錄

安南下

甲

天子若詔雲南出師以文淵為先鋒順流東下直抵龍編仍勅鄭悅逼其背再調老撾等刺其脇許削平之後量功授地立檉為都統使王攷城如文淵梟俊即拜為清化路宣撫使其餘分與老撾等凱旋者務大小適均犬牙互制而朝廷一無私焉都統與宣慰知府各不相統得以自選其屬三年一貢俱令專達則人喜規土必爭奮勇夫包茅不入王法不赦亂臣賊子隨在得誅况堂堂

天朝豈患螳螂之努臂師直者壯多助者昌登庸奚足破斧哉柰何徇情不斷釋窮寇之縛縱在釜之魚黎檉已嗣而絕之嗣登庸無君而作之君表獻受其虛文兵食費其實儲非三失乎自後宏濕立文明奔二范挾宗爭襲扇誘海蠻屢擾欽州又不免役中國以事外夷又豈若前日一勞永逸之為善耶予謂季犛與利事在先朝無容追咎登庸之招白石公親承其任亦曾謂鯨鯢可殲否要之

殊域同俗錄

安南下

甲

廟堂主畫非公得專讀公軍務一揭皆麾城慚邑之備慎斯以往必能長驅席勝則公之見已有先得我心者九京可作尚與公忼慷一証之舊志稱其地五嶺以南地方遐阻夷獠雜居不知禮義其性輕悍以富為雄豪爭奪無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椎髻剪髮文身跣足口赤齒黑好食楨榔一年再稻一歲八蠶桑麻蔽野不鮮種麥多魚塩之利暑熱好浴於江便舟善水平居不冠立常叉手席坐蟠足謁貴跪膝三拜待客以楨榔醬酸

鹹海味交愛民側僮好謀驩演民淳委好學  
武中興命馬援征交趾女主立銅柱而南漢置為  
交州時有刺史名仕變乃初開學教取中夏經傳  
翻譯音義教本國人始知習學之業然中夏則說  
歡聲不國話古聲字與中華同而音不同唐時置  
為安南都護有愛州驩州之名內屬中國文學日  
盛至宋初混一天下又欲取本國為郡縣論其蠻  
夷無情俗態阻水依山易攻難守乃封李氏為女  
皇帝王始移都於國威應天常信等府慈蕪清威  
清潭等縣相夾之間近瀘江名為龍邊城文學官  
儀少有制制陳氏娶李氏之女主相傳國位元朝  
加封為安南國王其三綱五常及正心脩身齊家  
治國之本禮樂文章一皆稍備乃制科舉之法定  
立文武官僚本國自初開學校以來都用中夏漢  
字並不習夷字及其黎氏諸王自奉  
大朝正朔本國通年差使臣往來常有文學之人則  
往習學藝備貫經傳諸書并抽取禮儀官制內外  
文武等職與其刑律制度持則本國一一做行因

此風俗文章字樣書寫衣裳制度并科舉學校官  
制朝儀禮樂教化翕然可觀如科舉之制則有鄉  
試會試其鄉試則每至于午郊酉年秋間入場中  
三場為生徒中四場為貢生如會試至壬戌丑未  
年春間入場中四場為賜同進士出身中五場為  
賜進士及第又有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為三魁  
其第一場則用九經之文次二場則用詔制表之  
文次三場則用詩賦之文次四場則用對策之文  
次五場則入殿庭在國王面前又用對策之文此  
乃科舉之制如學校之制則在國都置國子監則  
有祭酒司業五經博士教授之官以教貢士輩又  
有崇文館秀林局則有翰林院兼掌官以教官員  
子孫崇文秀林儒生輩在各府則制學校文廟有  
儒學訓導之官以教生徒輩此乃學校之制如文  
官各職六部則有尚書左右侍郎之官六科則有  
都給事中給事中之官六寺則有寺卿少卿寺丞  
之官通政司則有通政使通政副之官御史臺則  
有都御史副都御史僉都御史提刑十三道監察

之官東閣則有東閣大學士東閣學士之官翰林院則有掌院承旨侍講侍讀編脩校書檢討之官中書監則有中書舍人正字華文之官六部所屬各司則有郎中員外郎之官在外承政司則有承政使叅政叅議之官憲察司則有憲察使憲察副使之官首領官則有經歷錄事知簿典簿推官主事之官牧民官則有知府同知府知縣縣丞知州同知州之官直隸府縣則有府尹少尹治中縣尉通判之官武官各職五府亦不敢如

殊域月容錄

卷之六

四

天朝之號呼為東西南北中五府則有署府都督左都督右都督同知僉事之官直金光殿并錦衣金吾二衛則有掌衛都指揮使同知僉事之官神武効立殿前三司則有提督叅督都檢點左右檢點之官藩鎮各衛則有總兵使總兵同知僉事之官在內各衛司則有指揮使同知僉事之官在外各衛則有總兵知同總知僉總知之官在內各所則有千戶百戶統制之官在外則有管領武尉之官沿邊各所則經畧使經畧同知僉事之官又有各

五等公侯伯子男之爵此乃文武官僚之制若內臣各監司及雜流官各職亦有繁多不必備載如儒書則有少微史資治通鑑史東萊史五經四書胡氏左傳性理氏族韻府玉篇翰墨類聚韓柳集詩學大成唐書漢書古文四場四道源流鼓吹增韻廣韻洪武正韻三國誌武經黃石公素書武侯將苑百傳文選文萃文獻二史綱目正觀正要畢用清錢中舟萬選太公家教明心寶鑑剪燈新餘話等書若其天文地理曆法相書筭命剋擇卜筮

殊域月容錄

卷之六

四

美法篆隸家醫藥諸書并禪林道錄金綱玉樞諸佛經雜傳並有之如其字樣書寫則前惟有韻府玉篇洪武正韻等書字體後始有增韻廣韻之書字體然本國遭亂未得申明訂正新體多用亦有混同舊體也且有刑律法度禮樂朝儀比諸夷國甲乙可分雖少窺

上國之圖書豈能似中華之教化其國兵制內外各衛司每衛司則有中前左右後統督六所每所十五隊每隊五五常至六年選壯黃丁一遭壯健者

充為軍伍老弱者退還民籍一壯充為各衛所驍  
勇軍以防國家有事為戰隊之兵次壯亦充旗軍  
伍以防運糧之兵若在軍貴兵入許回鄉里耕田  
鑿井各務家業每至大集期番即衛所點目驍勇  
軍留守本衛所次壯軍納錢放田有事之時則調  
來備用一衛為一營一所為一奇此舊兵制也至  
本國遭亂時軍兵散在各處鄉邑催調甚遲難得  
應變乃暫作父子鄉兵之制每一處承政司置一  
該管之官一府一副都將一縣州置一副將偏裨

殊域同容錄

卷四

四

之數備在其中每大縣州選一千精兵中縣州八  
百小縣州或六百或五百填為戰士一名二人運  
糧其餘人數出納糧草或有進攻某處則盡調而  
行無事一切放田如賊接境自相保守其本縣州  
地方如衝要者添兵鎮守若守都城之兵則亦有  
新舊制各衛常川軍及力勇武士皆食官糧專留  
宿衛後因南北分列則兩邊皆遵此制本國之兵  
惟在勇捷務好戰戰利則乘勝長驅不利則退據  
險要非有屯兵守城之兵計也其山川曰佛跡山

在交州府上有仙人跡下有  
一池景物清麗為一方勝槩曰勾漏山在石  
穴山在北江府唐刺史史仙遊山在北江府一名爛  
觀二仙奕棋於此曰金牛山在武寧縣唐刺史高  
不覺芥柯已爛曰安子山在新安府漢安期生  
奔出遂止金牛往曰安子山在新安府漢安期生  
往夜見光耀十里曰安子山在新安府漢安期生  
圖以此山為曰雲屯山在新安府大海中兩山對  
第四福地曰雲屯山在新安府大海中兩山對  
聚於曰大圓山在新安府未樂十六曰戲馬山在  
化府巍然獨立橫枕長曰安鑊山在清化府出美  
江為邑人九日登高處曰安鑊山在清化府出美  
范審嘗遣使於曰天琴山在義安府陳氏主遊此  
此採石為磬曰天琴山在義安府陳氏主遊此  
永樂初天兵擒曰艾山在嘉興州上有仙艾每春  
黎賊子蒼于此曰艾山在嘉興州上有仙艾每春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四

便過龍門曰海環交州等  
江化為龍門曰海環交州等  
唐沈佺期渡海詩嘗聞交趾郡南興貫曾連四  
氣分寒少三光置日遠人遙捧翟漢將下看  
為北斗崇山掛南風漲海羣別離頻破月容髮  
聚催年虛道崩城淚明心不應天  
曰富良江曰龍門江在嘉興州飛湍聲聞百里舟  
有穴多出鸚鵡魚色青綠口曲而曰龍溪在鎮二  
紅似鸚鵡嘴相傳此魚能化龍云曰龍溪在鎮二  
氏夜過此江不能忽見一橋跨溪其產金真珠  
既渡回視不見及有國改各龍溪其產金真珠  
雲地海中出海買云珊瑚有黑赤二種在海直而  
中秋有月是歲多珠珊瑚軟見日曲而堅漢初趙

陀獻赤珊瑚狀類龜而殼稍長其丹砂欲煉丹  
 瑚各火樹沉有香水砍斷歲久朽爛心節安息香  
 求為勾沉香獨存置水中則沉曰沉香  
 樹如苦練大而直葉類羊蘇合油樹生膏胡椒蔓  
 桃而長中心有脂作香  
 似山薯春羚羊角高石山出一角而中犀象兕  
 花秋實元時安南白鹿晉元康初白鹿見交趾武寧  
 常貢兕白鹿縣宋元嘉末交趾獻白鹿  
 狒狒

猩猩人面似猿人設酒路側連結草履猩猩見  
 之即知張者祖先姓名呼曰奴欲張我亟捨去  
 群復謂試共嘗酒醉即着屐為人所擒又宋建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哭

武中南蠻進狒狒雌雄二頭帝曰吾聞狒狒力  
 負千斤何能致之對曰狒狒見人則笑笑則下  
 唇掩其額故可以釘之髮可為朱纓血可染衣  
 似獼猴人面而紅作人言鳥聲善知人生死飲  
 其血使人見鬼帝命工圖之

象貴狀如猴而小紫黑色白雉周成王時越裳氏  
 南九翡翠羽可為蚺蛇形大而長其膽性極子  
 真貢鹽醢交州溪洞酋長多收蟻卵鹽為醬非官客親  
 鹽醢族不得食周禮醢人饋食之豆有蟻蟻子即  
 此菴羅果俗云香萬果中極品或謂種出西波  
 域實似北梨四五月間熟多食無害

羅密大如冬瓜皮有軟刺五六月熟味最香甜核  
 可煮食能飽人奉化府嘉林州出者尤佳  
 烏木蘇木一名多邦

別聞有戴帽魚銳首無鱗有骨若插翦然味似  
 河豚又有桂蠹形如新生小鼠產於桂樹偷食  
 蜂蜜人以入口即化為蜜其香甚奇尉佗曾獻  
 漢文帝二物志俱不載

其古蹟雒王宮州在較天使館

有雒田隨潮水上下墾其田者為雒民統其民  
 者為雒王副貳者為雒將皆銅印青綬號文朗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哭

國以淳朴為俗以結繩為治傳十八世為蜀王  
 子泮所滅宮址尚存又元傳與曠使安南題詩  
 天使館云使旌入館青雲動仙蓋臨江白日迴  
 諭蜀豈勞司馬檄朝周終見越裳來

浪泊在交州府東關銅柱具銅鼓

有頭飛獠子赤視獠子鼻飲獠子皆窟居巢處  
 好飲酒擊銅鼓鼓初成置庭中招同類來者盈  
 門豪富女子以金銀釵擊鼓叩竟留與主人或  
 云銅鼓乃諸葛亮征蠻鈕也

恤獄忤旨亦謫交趾掾數年召還改吏部赴召  
僅五日而變作華人皆不得歸人以厚為忠誠  
獲報州志二公之不淪胥異類者幾耳

文皇之郡縣交趾蓋欲變蠻貊為中華今忍棄中華  
之人使為蠻貊之臣僕數萬人不足惜而損天  
朝威重則甚可惜也以愚揆之當時似宜勅責  
王通駐師境上勿卻而更遣張英國再臨之使  
之相機觀變可復取則取之不可則責黎利使  
盡歸中華之人然後從其請而封之斯不為仁

殊域周咨錄

安南

五十一

昭而義著乎蓋斯時利所欲得者止於境土所  
畏者英國用兵從其請而使歸華人宜無不承  
者二楊不知出此過懲往轍遂一切靡然知敵  
欺而不校損國威而不恤不旋踵利遂篡嵩自  
立二楊亦末如之何蹇夏無名示弱之論確中  
一時矣

以黃福為戶部尚書歸自交趾也尋改南京戶部  
陳氏達曰天順日錄宣德初思用舊人召蹇義  
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黃福持

其名宦馬援漢賈琮

琮為交趾刺史招撫荒散蠲復徭役歌曰賈父  
來晚使我先及今見清平吏不敢飯治事二年  
為十三州最

陶侃晉杜正倫唐高駢唐其人物阮翁仲

翁仲身長二丈三尺氣質端勇少為縣吏為督  
郵所笞歎曰人當如是耶遂入學究書史始皇  
併天下使翁仲將兵守臨洮聲振匈奴秦以為  
瑞翁仲死鑄銅為像置咸陽宮司馬門外匈奴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五十二

至不見之者猶以為生

姜公輔宋

本朝今甲三年一貢慶慰謝恩等無常期常貢外必  
進中宮方物其境東至東海三百里西至雲南老  
撾宣慰司五百里至占城界一百九十里北至廣西思  
明府憑祥縣界四百里至南京七百里至北京一千  
餘行人往來必由憑祥州鎮南關自黎滄被弑船  
車不至其地者二十年莫登庸降後國除非復道  
勅封使如曩日矣



按孤樹褒談云永樂中安南黎季犛降其三子

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

善製槍為朝廷創神槍後貶其官命其子世襲

錦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

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亦

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審有三子亦令一人

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蠲其徭今猶

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又之乞歸祭墓既

往即自立為王季犛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於

殊域周咨錄

安南下

五二

鍾山之傍愚謂季犛逆臣史稱被戮非自死也

其自立為王則安南何地容之亦未聞有此王

也此說多虛姑存俟考

又宋史載淳化二年宋鎬等使還條黎桓事迹

言桓張筵飲宴又出臨海以爲娛賓之遊桓跣

足持竿入水標魚每中一魚左右皆叫譟歡躍

嘗令數十人扛大蛇長數丈饋於使館且曰若

能食此當治爲饌以獻又羈送二虎以備縱觀

皆却之地少寒冬月猶衣夾衣揮扇云

殊域周咨錄卷之七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南蠻

占城

占城國古越裳氏界本秦郡象林縣地漢為象林

林邑縣屬日南郡漢末有區連者殺縣令自立僭

稱林邑國王遂不入版圖孫吳時通使後其國傳

外孫范熊熊傳子逸被其臣范推之奴用事讚逐

諸子於逸逸死奴冒范氏族名文篡奪之攻併旁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國晉永和中攻陷日南永日南故北鄙地於交州

刺史朱藩以橫山為界既而交州刺史楊平同九

真太守灌遂討之文子佛敗走官軍追至其國佛

請降其後復強侵暴日南九真諸郡無歲不至交

州疆域遂自大延袤至三千里或曰千里文傳至

玄孫為扶南王所殺國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

傳子陽邁乍臣乍叛於中國晉元嘉中文帝使宗

慈擅和之往伐陽邁懼願輸金一萬斤銀十萬斤

銅三十萬斤還所掠日南戶以納款其大臣諫止

之乃復遣大帥范扶龍戍北界區栗城以拒晉  
前鋒蕭景憲奪據其城乘勝入象浦陽邁出師驅  
象來戰慙製獅子形禦之象奔師敗陽邁父子遂  
脫身走獲其國珍寶無算消金人歸黃金數十萬  
斤於朝自是歷宋齊梁陳隋皆來脩貢隋仁壽末  
復遣將劉方擊破之國主范志棄城走獲廟主十  
八枚並鑄金為之蓋其先有國以來十八世矣方  
班師范志復國至唐貞觀中其孫鎮龍被弑外戚  
諸葛地取之更號環王元和初入寇安南驩愛等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二

州都護張丹擊破之遂棄林邑徙國於占因號占  
城周顯德中亦來脩貢宋建隆二年其王釋利因  
陀盤遣使來朝貢表章書於貝多葉盛以香水函  
其後嗣王貢使不絕宋亦厚賚之政和中授其王  
楊卜麻疊金紫光祿大夫領廉白州刺史楊卜麻  
疊言身縻化外不露祿食願得薄授俸給壯觀亦  
國許之宜和元年進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懷遠  
軍節度琳州管内觀察處置使封占城國王自是  
每遇恩輒降制加封邑淳熙中遣兵襲真臘破之

慶元中真臘大舉兵復讐遂滅其國俘殺臣民幾  
盡更立真臘人以主之因名占臘元至元中國主  
曰孛白補刺者吾遣使歸附貢方物其子補的立  
復負固不服元數遣重兵臨之又每遣使招諭雖  
外示降款中無順志

本朝洪武元年其主阿答阿者遣使虎都蠻來賀即  
位貢虎象方物命行人吳用顏宗魯楊載送使者  
歸賜以璽書及大統曆金綺等幣書曰今年二月  
四日虎都蠻奉虎象至王之誠章朕已具悉然都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三

蠻未至朕之使已在途矣朕之遣使正欲報王知  
之曩者我中國為胡人竊據百年遂使夷狄布滿  
四方廢我中國之彝倫朕既已發兵討之遂二十  
年矣夷既平朕主中國天下用安恐番夷未知故  
遣使以報諸國不期王之使者先至誠意至篤朕  
甚嘉焉今以大統曆一本織金綺紗羅絹五十疋  
專人送使者歸且諭王以道能奉若天命使占城  
之人安于生業王亦永保祿位福及子孫上帝定  
鑒之王其勉圖勿怠三年安南舉兵侵占城阿答

阿者遣平章蒲旦麻都奏聞

上遣翰林編脩羅復仁兵部主事張福賚詔諭安南并占城曰朕本布衣因天下亂起兵以保鄉里不期豪傑雲從朕將數年闢土日廣甲兵強盛遂為臣庶推戴君臨天下以承正統于今三年海外諸國入貢者安南最先高麗次之占城又次之皆能奉表稱臣合於古制朕甚嘉焉近占城遣平章蒲旦麻都來貢言安南以兵侵攘朕觀之心有不安念爾兩國自古及今封疆有定分不可強而為之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四

一此天意也况爾等所居之地相去中國越山隔海所言侵擾之事是非一時難知以朕詳之爾彼此世傳已久保土安民上奉天道尊事中國爾前王必有遺訓不待諭而知者朕為天下主治亂持心理所當行今遣使往觀其事諭以畏天守分之道如果互執兵端連年不解荼毒生民上帝好生必非所悅恐天變于上人怨于下其禍有不能逃者二國之君宜聽朕言各遵其道以安其分庶幾爾及子孫皆享福於永久豈不美歟詔至兩國皆

聽命罷兵乃遣中書管勾甘桓會同館副使路景賢賚詔印封阿答阿者為占城國王

上又以占城通中國文字遣使頒科舉詔于其國

按宋史紀占城制文吏五十餘員有郎中員外秀才之稱分掌資儲寶貨等事詳具五代史則其國雖無科舉之事而亦知文教之崇久矣故國人多有能詞翰者如近峯聞畧所載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五

其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暫留佳客與同床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夫霜玉句詩聞賢太守紅蓮書寄好文章欲尋何遜舊東閣落盡梅花空斷腸其江樓留別云青嶂俯樓樓俯渡遠人送客此經過西風揚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又常寓蘇之天王堂見葵花不識問其名人給之謂一大紅花即題云花於木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舩五尺欄干遮不盡獨留一半與人看又濯纓亭筆記亦載宋亡後

沈敬之逃占城乞兵興復占城以國小辭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乃留居其國占城賔之而不臣敬之憂憤發病卒其王作詩挽之曰慟哭江南老鉅鄉春風拭淚為傷情無端天下編年月致使人間有死生萬疊白雲遮故國一杯黃土蓋香名英魂好逐東流去莫向邊隅怨不平觀此則占城不惟粗通文墨而且敦重節義不惟其臣有詩才而其主亦善篇章彬彬手聲名文物匹于朝鮮超于日本遠矣我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六一

太祖科舉詔之頒真不鄙陋其人而欲納之于合教

同文之盛也宜哉

四年王遣其臣答班瓜卜農來朝表用金葉長一尺餘濶五寸刻以本國書俾譯者譯之其意請給兵器樂器樂人欲使安南知為聲教所被輸貢之地則不敢欺凌

上以兵器雖不足惜但二國互爭而朝廷獨與占城則是助爾相攻甚非撫安之義又所請樂人在聲律雖無中外之殊而語音則有華夏之異難以發

遣命中書移咨國王令其國有能習中土華言可教以音律者選擇數人至京習之并諭福建行省占城海泊貨物皆免其征以示懷柔之意 八年上以占城與爪哇等國貢使每至中國為商多行譖詐詔禁阻之 十三年遣子入貢賀

萬壽聖節諭其勿與安南國交兵 十六年遣使賫勘合文冊與之 二十四年入貢以其國弒立絕之 永樂元年遣使告諭即位其王占巴的賴遣使奉金葉表文來賀入貢方物且言被安南侵掠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七一

乞降勅往諭

上遣行人蔣賓王樞使其國報之賜以絨錦織金文綺紗羅仍諭安南王胡奎使息兵脩好 四年勅廣東都指揮司選精兵六百人以能幹千百戶領之具器甲糗糧由海道往占城會兵伐安南又遣中使馬彬等齎勅賜以鍍金銀印及紗絹金帶黃金百兩白金百兩織金文綺衣二襲并諸色幣國王占巴的賴既出兵復遣中官王貴通齎勅往勞之賜白金三百兩綵幣二十表裏 五年占巴的

賴已復安南所侵地又得黎氏父子及其黨惡獻  
俘貢方物謝恩詔嘉獎之 六年國王遣其孫舍  
揚該奉表貢象及方物比還賜真金印及黃金百  
兩白金五百兩錦綺紗羅五十疋綵絹百疋自是  
要表貢犀象及金銀器物 七年命中官鄭和等  
往賜其國和統官兵二萬七千餘人駕海船四十  
八號是歲秋九月自太倉劉家港開船十月至福  
建長樂太平港停泊十二月於五虎開洋張十二  
帆順風十晝夜至占城國其國臨海有港曰新州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八

西抵交趾北海船到彼其酋長頭戴三山金花冠

身披錦花手巾臂腿四腕俱以金鐲足穿玳瑁履  
腰束八寶方帶如粧塑金剛狀乘象前後擁蕃兵  
五百餘或執鋒刃短鎗或舞皮牌植鼓吹椰殼筒  
其部領皆乘馬出郊迎詔下象膝行匍匐感恩

按七脩稿載淮安清江浦殿中草園地上有錢  
錘數枚大者高八九尺小亦三四尺者不知何  
年之物相傳求樂間三保太監下海所造兩淋  
日炙無點髮之縮視之真如銀鑄光澤猶日用

於世者愚意此必良鐵為之故其色精瑩如此  
舉一物之堅巨而他物可推矣其功費之靡濫  
何美也又三保之稱不知係是鄭和舊名抑豈  
西洋私尊鄭和及王景弘侯顯等為三太保故  
耶

八年王復遣使濟標等貢象及金銀器物詔馬彬  
等送濟標還國仍賚勅以文幣賜之 十一年國  
王又遣其孫舍阿那沙等入貢兵部尚書陳洽言  
初討黎賊及陳季擴之時占城國王雖聽命出兵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九

然寔懷二心圖唇齒相依徘徊觀望愆期不進及  
進至化州大肆擄掠以金帛戰象資陳季擴季擴  
遺以美女復約季擴舅陳翁挺等三萬餘為黨復  
奪升華府所隸四州十二縣厥罪與交趾等請發  
兵討之

上以出師路由交趾交民方安業不忍用兵遠勞供  
給但遣使賚勅諭占巴的賴而已先是占城定三  
年一貢之期與安南國同是歲遣行人往勞之自  
後國王嗣位必請命於朝亦遣使行禮 十六年

國王遣使貢瑞象翰林儒臣金幼孜作賦獻上以表聖應

賦有序

序曰恭惟

皇上膺受

天命統紹洪基仁布寰宇化周六合是以扶桑月窟之境雕題窮髮之地莫不梯山航海奔走來貢蓋自三代以降未有盛於今日者也迺未樂十六年秋九月庚戌占城國以象來進其狀瑰詭雄壯玄膚玉潔文有白章粲若華星郁如雲霞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十

拜跪起伏馴狎不驚斯實希世之上瑞天下太平隆盛之徵夫百獸之中其強悍勇猛者莫逾於象非若虎豹能羆之屬可以力制今占城以是象來貢既有以見其形質之美而其馴擾狎習似與仁獸無異於以見

聖德之廣大被於幽遠草木鳥獸咸沐

恩光而其感化之妙固與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者同一效驗之大矣臣忝職詞垣幸際

聖明屢覩嘉祥之盛不可無紀述以詠歌太平謹拜

手稽首而獻賦曰惟我

皇明受

天命臨寶位洽文德隆至治際天蟠地覆冒無外明無幽而不燭化無遠而弗被惟諸福之畢來致嘉禎之駢萃若萬國以來庭咸輿琛而奉贄或貢以威鳳祥麟或獻以錦豹靈犀或進以渥洼龍文之天馬或奉以西域卷鬣之神獅其他若璣瑰球琳大貝明珠珊瑚瑪瑙琥珀瑁瑯琦異羅海委河翰紛香焜燿雜然前陳則又不可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十一

以備書也粵有巨獸魁然其狀潛海濱以廻翔匿長林而自放勢倬山嶽之穹窿力抵萬鈞之雄壯其生也大塊孕其真至和毓其精璫光助其神斗宿濯其英然後走百神集衆靈播休氣協嘉禎忽乘雲而下降倏天開而日晶米收收而燁煜文璨璨而璘璘狀繁星之布蕙帶雪花而繽紛如肪之潔如玉之溫經以白理縹以玄黃條衆采以交互紛五色而成章炳灼蔚燿燿州煌煌六甲為之呵衛五丁為之替塞玃抵因

之而獻瑞坤瓊以之而效祥於是番酋夷長  
之而惕驚象脊虞人望之而辟易不假鞶檻而  
自致匪藉尉羅而自格乃告神明消吉日載之  
以蔽空之長舟藉之以幕雲之文席左叱陽侯  
右塵海伯風師前驅而縮愆天吳後從而匍匐  
迅颯為之帖息翹翹竊伏以蔽形猗猗遠引而  
遁迹歛星馳而雲駛逾萬里於倏忽沐  
恩光於九重近

龍顏於咫尺觀其拜跪有常動止有節既容與而弗

殊域同咨錄

占城

十三

驚亦安舒而自帖萬姓為之駿奔百僚為之欣

悅麒麟參之以翱翔騶虞隨之而蹙躡于以道

乘輿服鸞輅備萬舞協韶濩宣人文昭

皇度兆至德之楨符綿萬年之寶祚囿斯世於泰和

措羣生於豐遂熙鴻化以彌流亶

聖心而祇畏將以明刑弼教保民圖治答景貺於

上天貽嘉猷於後世又豈徒誇盛美侈多瑞為目前

之竒玩而已哉臣忝廁列於禁垣幸瞻依於

日月愧學術之粗疎莫形容於萬一爰續述於具聞

異具存於事實揚盛世之休嘉者無前之偉績  
祝

聖壽以悠長頌

皇圖於無極為之頌曰惟

皇神聖

上帝之命統臨萬方靡不從令維

帝監觀禎祥之格丕昭神化洽此文德

皇不自聖益敬于天匪象之瑞所瑞惟賢大哉

皇仁覃被八紘如天之行如日之升

殊域同咨錄

占城

十三

上帝之歆協于

皇德億萬斯年其未無斁

宣德元年行人黃原昌頌正朔至其國王儀度稍

弗恪原昌入端坐責之詞明氣壯王叩首謝罪贈

以金帛竒物悉卻之及還復

命承顧問悉以正對

上大悅陞戶部員外郎

按原昌福建楚溪人永樂乙未進士為人持重

有氣節既奉使還時奔競之風甚熾原昌耻隨

流俗浮沉遂請老以歸

正統六年國王卒嗣子摩訶貴由請襲爵

上賜勅詔遣給事中舒某失其名為正使及副使行人

吳惠往封之是冬十二月廿三日發東莞次日過

烏猪洋又次日過七州洋瞭見銅鼓山次日至獨

猪山瞭見大周山次日至交趾界有巨洲橫絕海

中恠石廉利風橫舟觸之即靡碎舟人甚恐頃更

風急過之次日至占城外羅洋校杯野中廿九日

王遣頭目迎詔寶船象駕鼓吹填咽旌旄掩靄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一四二

衣推髻前後奔馳至行宮設宴王乘象迓于國門

戴金花冠纏瓔珞環帳列戈戟以群象為衛既宣

詔王稽首受命是時臘月其國猶暑民多裸袒士

著苧衣南阡稻熟北秧猶青 七年正月上元夜

王請賞烟火爇沉檀燃火樹盛陳樂舞每夜鼓以

八更為節五月六日還至七州洋大風舟幾覆正

使舒某憂泣不知所為惠為文以祭祝融與天妃

之神俄而開霽瞭見廣海諸山十五日遂收廣海

復抵東莞

按吳惠字孟仁東吳人年二十以糧役管運至

京途中日歌古詩或言於縣令令奇之召為弟

子首舉永樂甲辰進士洞庭有進士自惠始授

行人喜言事使占城還陞桂林守義寧峒蠻楊

氏結苗人為亂藩臬議進兵征之惠止之曰義

寧吾屬吾往撫之不從用兵未晚乃肩輿從十

餘人入其峒山石攢峭如劍戟徑人騰躍如飛

聞太守至奔告於其酋出迓惠諭之曰吾若屬

父母也宜聽吾語眾唯唯惠因為陳逆順禍福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一五

楊氏諸蠻感泣留數日歷觀諸屯形勢以數千

人衛出境歸報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

義寧峒主為帥藩臬咸尤惠惠曰吾當任其咎

乃遣人至義寧群從從山巔望見惠使即遙拜

言不敢反狀且求雪武岡之誣盜計遂阻迄惠

在郡無敢騷竊者後陞廣東右叅政支正三品

俸卒愚謂航海颶濤非人力所及而惠蹈險如

常不為舒某之駭亂意雷雨弗迷大舜所以為

聖遭風存敬程子所以為賢惠之度量於此可



見其後洞夷之反覆難信猶之海波不測也惠  
處之坦然皆自此度量推之耳惠豈無所本哉  
觀其日歌古詩悠優諷味涵養性靈中有素定  
者故夷險一致克定大事若是語曰誦詩三百  
不能專對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為今惠不  
惟專對於遠又能達政於蠻則其所歌固可謂  
有用之文章而縣令乃能識之於吟誦之間亦  
異鑒也哉抑因是知古人奉使列國宴享之際  
賦詩見志占其所就後竟不爽諒有以夫 又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十六

按詔使之往占城者其不一而獨鄭和之舟  
跡載于星槎勝覽吳惠之舟迹載于惠之日記  
故特著之以見其道里所經日月所歷俾後使  
可據而行耳且和由新州而入惠由校杯而入  
豈二路皆可通而隨風所泊故異耶

景泰末摩訶貴由卒其子槃羅茶全遣使入貢請  
封 天順中命給事中江彤行人劉寅之賚勅往  
封諭其砥礪臣節賜以綵幣國王槃羅茶全遣使  
沙婆利奉表入貢即賜勅并綵幣

劉寅之江西永新人其父名髦行誼端茂永樂  
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澤水一女子溺將  
沒號救命髦援之登舟附載而歸道中皎然不  
敢犯逮家婦迎問曰買妾乎髦告之故婦扣女  
言本富族今舉家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  
服婢役以報髦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  
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復  
載之來髦命婦善視伺為擇壻歸之婦曰渠已  
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縱使從人未必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十七

勝君殆亦天作之合使其侍君櫛耳髦固不可  
有知者勸諭數四夕之乃慶副室而生二子長  
定之次即寅之兄弟文學相師友寅之登景泰  
甲戌進士使占城還進自外郎累擢參政定之  
為大宗伯謚文定為時名臣而寅之聲望相頡  
頰人稱二難云夫觀髦一事而有二善拯溺全  
生仁也同舟不亂義也必其無所歸而後納之  
禮也厚德所感宜食其佳胤之報哉

成化六年安南國王黎灝與占城交兵時占城

羅茶全卒其弟槃羅茶悅嗣位奏稱安南國差人索取犀象寶物不從起兵攻圍本國提挈臣兄連妻小五十餘口搶劫寶印燒毀房屋殺死軍民三百餘口擄去男婦不計其數差人占守本國地方臣暫管國事乞為賜印封王及勅安南放出擄國男婦人口廣東市舶提舉司右監丞章春亦奏前事請行禮部差官奉勅賫去安南戒諭國王黎灝息兵睦隣

上詔且不差人待安南使人來寫勅與他賫去 九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十八

年

上命工科右給事中陳峻等賫勅往占城國封槃羅茶悅為王為安南阻絕峻等上疏曰臣等奉命于十年正月二十九日到占城新洲港口把守俱是安南番人不容進入臣等見得蠻人不遜令通事滿源等諭以出使占城國緣由源等回報番人言說此港占城王退還我的安南國王各立界牌把守他自見在灵山為王開船到灵山海面下碇隨令滿源等上山訪問要見槃羅茶悅有無實跡回

還報說山中遇見避兵人說槃羅茶悅一家俱被安南虜去地方盡數占奪改為交南州名色一入令小旗姚官康四散緝訪是實開船回還將賫賜印信并原捧詔勅進繳詔下兵部會同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議得安南國來歲當朝合候陪臣至日行令通事詹昇等將前項事情譯審明白另行具奏定奪先是安南國王黎灝亦奏占城國人乘船航海劫臣化州房屋困儲入于烈火除臣已差陪臣陳廷美齎本赴京陳奏外成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十九

化六年八月占城國王槃羅茶全又親率水步掩襲化州七年正月茶全大興忿兵砍臣戌卒臣潰圍力戰茶全率衆而南本年十一月十二日臣差陪臣阮德真齎本赴京具由陳奏先於本年三月茶全掃境內兵復圖再舉詭言從

朝廷差使勘臣四川地方碣石為標永息紛糾親率象馬圖欲破臣義州使其弟槃羅茶遂領遊兵先行茶全繼進茶遂心報氣挫懼致喪敗夜伏健見殺之行帳自立為王自是國內紛紛人心好亂頭

目割據方面鞠旅募兵倒戈相攻殆無虛日本年十二月初三日臣欽蒙勅諭朕詳覽奏章深察事理互相讐殺皆非保境安民之道且尔安南與占城曾受朝廷爵土世脩職貢為中國藩屏豈可構怨興兵自相攻擊春秋責備賢者是宜安分脩理保守境土解怨息爭先盡睦隣之道仍禁守邊頭目毋啟釁端生事邀功如欲假此為吞併計恐非爾國之福大哉日月無私之照至哉父母均愛之仁俾臣與占城俯仰熙皞之天偃息暄和之地此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二十一

遠臣之真情國人之畢願也臣深感

聖恩恪遵

天戒禁戢邊吏勿啟釁端固守封疆敢行報復然茶遂自弒逆之後群情瓦解有衆心離成化八年正月茶遂親至境上差頭目翁舅虛計賚書於臣謂其兄茶全害民違天家覆國破自取之外日蕩折固宜國人弗協茶全憂懼成疾國人立弟茶遂掌攝國事已遣使赴京賚金葉表文求襲王爵乞臣同往城下一盟以提夷海門為界北則為義州南則

為占城北境并乞臣援兵數千擁立茶遂都於番地臣謂解怨息爭欽承

聖訓隣國廢置義不相干乃差大頭目范慈與茶遂盟茶遂歸至尸耐海口槃羅茶悅于茶曾其果與其頭目潛率徃峒之人夜伏竹弩攻茶遂軍占人自驚茶遂為亂兵所殺茶曾曾來自立為主移都品持法令雖嚴人愈作叛亂臣強盜自稱為君長者幾十人有稱摩訶支麻撈冰者有稱麻訶左皮羅撥者二黨驅象弄兵迫臣邊地其餘亦各據地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二十二

方臣差頭目陳極賚書於左皮羅撥議和求舒邊患即為支麻撈冰邀殺臣恐兵連禍結罪干天朝戒戢守邊頭目益圖守禦不許進兵且占城為國東抵於海西逼徃蠻北界臣義州南與龜竇二都接壤占城竇部仇隙有年自是竇部徃蠻樂占城亂率衆搶掠千百為群道路不通村墟岑寂臣日夜思惟自以欽承

聖訓息兵睦隣而遭彼國中微潰亂無主更相吞噬竟困臣邊乃遣頭目劉寶賚臣書徃與茶曾曾果

約堅隣好共享太平安分畏天為聖朝藩屏境土  
既定豈可爭奪成化九年二月茶質昔來率兵攻  
叛臣奢里阿麻乃為奢里阿麻所敗臣差劉寶亦  
被害奢里阿麻自為君長爭據一隅奢里阿麻尋  
死族弟波籠阿麻繼統其徒才弱力微衆心不附  
連年水旱禾稼寡收居民皆以澗毛山獸為命適  
有粒食即致死傷其民既為賓部所擒又為百種  
徭蠻所擄群盜驅馳阡陌往來山楸伏藥矢以射  
居人毒上流以絕行路彼登山遐望綠木竊窺或

殊域周咨錄

占城

廿二

見海中行船或聞林中人跡即起烟吹角嘯侶命  
儔或率輕艇而掠海外之船或馳健馬以奪林中  
之貨加以虎狼犀象載路盈歧惟有海道稍通波  
濤甚惡臣與占城君長久絕音書覓盜憑陵為平  
民患臣守邊頭目黎文見賊雲日滋出不得已放  
兵追逐彼便綠澗登山鼠竄林叢更出迭入使一  
方之人困於鋒鏑成化九年三月初四日奉觀  
勅諭有云王國與占城勢力大小不待辨說若彼先  
啓釁端不度德量力固為不義若王無故乘彼小

釁輒興忿兵凌弱暴寡亦豈得為義乎勅至王宜  
畧其小失益惇大義將所擄人口盡數發還戒飭  
邊吏毋生事邀功與兵構怨旋致報復自貽伊戚  
臣拜讀及思不勝喜懼震雷解雨造化一心臣即  
欽遵

聖諭不覺驚惶切惟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二十三

天地大德諒不偏於生成臣子小心詎可忘於敬畏  
天地既嫗照以同仁臣子敢悖違而召禍故臣受封  
至今夙宵警懼常以不能保守朝廷土地人民為  
慮豈敢取非所有違訓背義自速罪尤臣雖至愚  
能辨禍福臣又切思當占城國強盛之時奪臣國  
四川之地臣於占城啣怨圖報復其舊疆今彼涓  
察紛拏靡有縱屬勞民戍卒不遑啓居臣追思昔  
日之安期篤睦鄰之義雖茶全敢遣  
聖諭搆怨稱兵

天鑒孔昭自貽伊戚而臣不與之校數年已來占城人民隨而擾亂上得罪於

皇天子至聖下叢怨於小民臣顧慮之間曷勝憂懼伏望

皇帝陛下剛中建國光大包荒亮臣惕勵省躬敢啓併吞之念憐彼流離失所旋施綏定之恩使彼衆下輯寧同囿和熙之治而臣兵民休息永無烽火之虞在

聖智轉移之妙機非臣愚之能得窺測也顧占城與

殊域周次錄

占城

廿四

廢於臣國誠不相干然占城亂亡致臣邊境受其害叩閭有請自知踰越之難迺忍毒無言巨耐擾攘之滋甚臣南境之事舉措皆難竟尾跋胡碍於進退倘

皇上海涵春育寬遠臣冒昧之誅兩施雲行體

上天哀憐之念豈獨臣國之幸抑一方生聚之大幸而南服俛髦望

闕焚香祝

聖壽於萬萬年矣

上命兵部議 十一年兵部尚書項忠等疏曰切緣海外諸番在荒服之外正朔之所不加教化之所不及干戈相尋互相吞噬與中國利害不相干涉自古帝王畧外治內不勤兵於外夷惟脩政於中國今安南占城二國僻居海外各守一隅雖是世受王封遠脩職貢不足為中國輕重項者黎灝人興兵甲蹂躪占城地方虜其國王妻小殺其人民劫其金印燒毀房屋而占城國王槃羅茶悅累嘗差人赴京控訴荷蒙

殊域周次錄

占城

廿五

皇上覆載無私憑其奏詞特降

聖諭俾黎灝改圖易輒去惡從善欲全二國生靈各圖長守至計續該差去右給事中陳峻等奏占城國王槃羅茶悅一家俱被安南虜去地方盡行占奪又蒙

皇上優容待候借臣來朝譯審處分今黎灝特遣陪臣進貢方物歷叙占城國王兄弟謀逆不道強臣北叛人民被害等情並不曾開奏奪占國土改為交南州名色比與陳峻等往年所奏不同但恐陳

峻等回京之後彼已復還國土尚未可知欲行譚問差來陪臣彼必隱諱不敢顯揚國惡合無待候進貢陪臣回還特請

勅諭一道賚赴安南國王黎灝大意謂畏天保國善後之計遠天霄民取禍之原曠念安南占城鄰封接壤氣類相同風俗不異若論勢力固有大小強弱不同而輔車相依唇亡齒寒義當憂惠見恤不直秦越蔑視今爾國雖奏占城國王槃羅茶全節犯化州等界及躬槃羅茶遂弒主被亂兵殺死茶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三

曾答來自立為主國人愈叛率兵攻叛臣奢里阿麻又被所敗後奢里阿麻自為君長尋死族弟波籠阿麻繼才弱力微衆心不附國土大亂繼奉天朝勅諭將擄獲男婦七百四十一人發回本國等因若憑所奏有以見王始則出師有名終則勉備大義似可嘉尚但先次占城國王槃羅茶悅奏訴被爾國差人索取犀象寶物不從起兵攻圍捉挈臣兄連妻小五十餘口搶掠寶印燒毀房屋殺其人民占其地方乞要襲封等情又朝廷依憑所奏

差給事中等官陳峻等到占城冊封回奏占城國王一家俱被安南國虜去地方盡被占奪改為交南州名色似與王今奏情詞抵牾弟恐粉飾遮掩緣道路隔絕俱難辨別真偽且占城國主正受王封如使不恤國事果犯疆界殘害人民謀逆不道罪固難逃若廼覆其宗祀遷其重器殺其人民占其地土縱使快其心志於大義有乖况小國雖爾歷代相傳載諸信史未聞殄絕今若一旦殄滅不與興繼恐海外諸番睥睨覘或有仗義執言一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七

呼而起悔將何追若能復其宗祀還其重器返其人民天朝亦汝嘉矣顧諟欽承免貽後悔仍其實奏聞如此則在我辭嚴義正不失懷柔之體在彼情虛理屈自萌改悟之心矣  
上從之 二十年國王復遣使請封  
上命使臣馮又等往冊立之至則國王先為安南迫逐徙居赤坎邦都即安南尋又遣兵攻殺之矣其臣提婆答者攘據故國馮又因誤封提婆答為王其國人上章陳訴時馮又回自占城卒於海上副

使某論罪戾邊

按行人劉寅之本傳及各書所載前次請封者止是槃羅茶悅未有茶全茶遂及苔來之名也及據安南之奏則稱茶遂弒茶全自立苔來又弒茶遂自立則茶悅未嘗主占城也豈苔來懼有叛逆之名而以其父名誑我耶苔來既茶悅之子越父繼統則置其父於何地我使陳峻往封茶悅不得入疆事在成化十年距茲又十年則所云被安南攻殺者又不知為茶悅為苔來

殊域圖志

占城

廿八

也茶悅奏稱安南提挈臣兄則當是茶全也豈苔來既弒茶遂而駕其禍於安南耶今馮又誤封者又稱提婆苔其與苔來不知還是二人或即一人訛為二名也然安南侵逼之罪固所必有而占城內亂之事亦不為虛今俱不可考矣但黎灝奏章乃六科日抄中全疏錄出字字皆其原文而野史多係傳聞則提婆苔必是苔來之誤耳

二十一年

上別遣使封故王之弟齊亞麻勿庵為王未至而齊亞麻勿庵先卒

上復遣給事中李孟陽封王之次弟古來為王時安南納提婆苔而取其國為申言古來不當嗣古來航海至廣州辯訴其寃孟陽至廣州上言占城險僻安南構兵未靖而提婆苔又嘗竊據今封古來萬一安南弗順損中國威宜傳命古來歸國聽勸仍勅安南悔過

殊域圖志

占城

廿九

上悉從之命兩廣督府主其事都御史屠瀟屬廣東參議姜英往勘國人僉謂古來實王弟有名者宜繼國統奏聞瀟遂移檄諭安南數其不能恤鄰之罪折其奸萌而導之順逆安南聽命不敢肆孟陽乃致古來於崖州受封而去瀟復選官軍二千令東莞商人張宣頌之護送古來至新州港得友國按孟陽字時雍號南岡世為睢之長岡里人登成化壬辰進士為戶科給事中癸卯查盤大同錢糧值虜入寇危甚歸陳邊務十事使占城留廣中遙擢兵科都給事中數年克定古來之封

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版反內

弘治戊申始歸朝陳地方五事曰懲舊敝以脩軍政設兵備以鎮邊方開衙門以散嘯聚脩城垣以禦寇患通朝報以廣德意多見採納尋擢湖廣叅政歷南京工部尚書正德丙寅上疏致事有清慎老成之褒賜誥給驛月廩歲隸享年七十有八

弘治三年古來上疏言往者安南不道納臣叛將奪臣國以授之冒受

天朝之封賴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三

先皇帝大恩命都憲屠公委官踰嶺海察事機文告

安南使臣獲有今日皆

聖天子之盛德與屠公之功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若干事異香番物若干奩附使者

謝屠公敢昧死以請

上命瀟受之瀟固辭曰綏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嘉其誠命禮部籍而貯於官

按洪武中日本遣使請文於宋庶勅庶撰文曰

本獻百金為謝庶卻不受

上知問庶對曰天朝侍從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今屠瀟定占城之功既非撰文之比古來表奉謝瀟亦非自獻之私瀟不敢當其視宋庶益有光矣但瀟既不受則朝廷當卻而還之且明賜勅諭言其亂亡之後匱乏之秋方將憫恤於爾給助扶植今爾又有黃金之謝原爾感恩思報之情若可令瀟強受據我以大字小之仁豈圖爾國謝儀爾果沐德難忘則恪守王章効忠勿替其所報於瀟斯為至矣奚以金為如此則於國體尤為正大不亦愈於貯官之處乎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三

十八年古來卒其子沙古卜洛來請嗣爵

五年遣給事中李貫行人劉文瑞賫勅往封之

文瑞字廷麟廣東新會人登正德辛未進士授

行人占城請封當遣使推擇文瑞以往事竣擢

刑科給事中後

武宗時屢出巡遊文瑞抗疏請回鑾數千言不報陸

湖廣僉事抵家卒文瑞為人慷慨不計羸乏卒



之日歛葬不給鄉人賢之

嘉靖元年占城及暹邏等國商泊至廣東時太監牛榮提督市泊司乘其貨未報稅命家人蔣義私與交易收買各物事發蔣義抵罪貨沒於官詳見暹邏中國自後貢使依期至亦不能如朝鮮之繹絡有常云其國凡王在位三十年即入山茹素受戒令子姪攝國居一歲額天矢曰我不道當充虎狼食或病死其年得無恙復入為王於是國人呼為芳嚟馬哈刺札馬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三三二

按入山復辟舊誌所載如此然觀王卒方請封爵則今亦無此事矣必上世未通中國之時迺或有是耳

國中無霜雪氣候常熱如夏木長青隨花隨結煮海為鹽禾稻其薄國人粒食者鮮

按雜誌載占城有一稻其種耐旱而早熟宋真宗聞其名求種分給江淮兩浙擇田之高者種之即今南方早稻尖米謂之黃私又云占城稻者是已則彼國豈少粒食皆傳聞之未的耳

人惟食檳榔裹葉包蠶殼灰行住坐卧不絕於口土無絲蠶以白氎布纏其胸垂至足衣衫窄袖撮髮為結散垂為髻於後其王腦後髮結散被吉貝衣或云白戴三山金花玲瓏冠七寶裝瓔珞為飾躡革履無襪或云股脛皆露乘象或黃犢車臣莖葉冠男蓬頭衣紫衣若衣玄黃罪死出入亦乘象馬婦人亦腦後撮結無笄梳其服及拜揖與男子同王鑄金為廟主其畜多黃牛水牛無驢有山牛不任耕耨但殺以祭鬼將殺令巫祝之曰阿羅和

殊域周咨錄

占城

三三三

及反譯語曰早教他托生其互市無緡錢用金銀較量錙銖或吉貝錦定博易之直有疾旋採生藥服食地不產茶酋長所居屋宇門墻俱髹灰甃及以堅木雕鏤獸畜之形為華外周磚垣亦有城郭兵甲之防藥鏃刀標之屬其部領所居亦分等第門高有限民下編茅覆屋不得踰三尺魚不腐爛不食醃不生蛆不為美酒釀時以米拌藥丸乾和入甕中封固如法收藏日久其糟生蛆為佳醞他日開封用長節竹幹三四尺者揀入糟甕中或團

坐五人量人入水多寡輪次吸竹引酒入口吸盡  
 再入水若無味則止有味留封再用或曰不會釀醞惟飲椰子  
 酒首長歲時採生人膽入酒中與家人同飲王嘗  
 賀日沐人膽汁將領獻人膽為賀謂之通身是膽  
 其俗獷悍勇於戰鬪或曰其甚弱尚釋教每正月一日  
 牽象周行所居之地驅逐出郭謂之逐邪四月有  
 遊船之戲定十一月十五為至日人皆相賀每十  
 二月十五日城外縛木塔王及人民施衣服香藥  
 置塔上焚之以祭天刑禁亦設枷鎖小過以藤杖  
 鞭之或五六十至百當死者以繩繫于樹用梭槍  
 春其喉而殊其首若故殺劫殺令象踏之或以鼻  
 捲撲於地象皆素習犯姦者男女共入牛贖罪有  
 尸頭蠻者本是婦人但無瞳神為異其婦與家人  
 同寢夜深飛頭而去食人穢物飛回復合其體即  
 活如舊若知而封固其項或移體別處則死矣人  
 有病者臨窆時遭之妖氣入腹必死此婦人亦罕  
 有民間有而不報官者罪及一家番人戲之觸弄  
 其頭必有生死之恨國無紙筆以羊皮搥薄薰黑

削細竹為筆蘸白灰書字若蚯蚓委曲之狀言語  
 燕鳩全憑通事傳譯  
 按占城既通文字且有秀才則紙筆乃其所有  
 雖言語不通于中國而其詩文與華夏頗亦近  
 似若灰書之說恐亦上世之事而非今時之陋  
 也  
 其山曰金山在林邑故國山石皆赤色其中產金  
 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曰不勞山在林邑浦外國  
 人犯罪送此山令自死 其產金銀錫鐵獅象犀  
 牛民獲犀象皆輸于王周顯德中嘗貢雲龍形通  
 犀帶犀角象牙最多犀如水牛大者八百斤體黑  
 無毛蹄有三踏獨角在鼻端長者可尺五寸馬小  
 於騾瑋瑋伽南木香朝霞大火珠大如鷄卵狀類水晶當午置日  
 中以艾藉菩薩石蓄微水灑衣經歲香不散猛火油得水  
 之輒火出國水戰乳香沉香檀香丁香檳榔苗香烏楠木土  
 推之蘇木胡椒華澄茄白藤吉貝吉貝樹名其華  
 為薪蘇木胡椒華澄茄白藤吉貝威時如鷄羸抽  
 其緒紡之以作布亦綵紋布白氎布貝多葉龍腦  
 染成五色織為班布 綵紋布白氎布貝多葉龍腦  
 香甘蔗紅蕉子椰子波羅蜜形如孔雀山鷄 其

首象象牙犀角孔雀孔雀尾橘皮抹身香龍腦薰衣香金銀香奇南香

按奇南出在一山酋長差人禁民不得採取犯者斷其手則在彼處亦自貴重且中國以為珍也其香甚清遠中國製以為帶有直至百金者但星槎勝覽作琪楠潘賜使外國回其王餽之載在誌則作奇藍此當是的

土降香檀香栢木燒碎香花梨木烏木蘇木花藤香蕪蔓番沙紅印花布油紅綿布白綿布烏綿木

殊域同治錄

占城

三六二

圓壁花布花紅邊縵雜色縵蕃花手巾蕃花手帕

兜羅綿被洗白布泥 其朝三年一期 其里東

至東海西雲南南真臘北安南東北廣東順風半日程

州七 達于京師我使往者自閩長樂五虎門西南

行順風可十日至東北百里海口立石塔為標舟

至是繫焉

按誌載邊求河間任丘人正統乙丑進士拜行人景泰壬申使占城其國人素狙詐求誠以待之禮以節之以禍福利害曉之國人信服又葉

應廣東歸善人登成化戊戌進士初授行人給賞廣西頒封占城以蕪謹標此皆曾將占城之命者但邊求失其所役何事葉應失其所往何歲難編次于本國傳中今姑附此以俟補

又元詩人陳孚出使安南有紀事之詩曰鼻飲如瓠甌頭飛似轆轤蓋言土人能以鼻飲酒者有頭能夜飛於海食魚曉復歸身者然羸虫集中亦載老撾國人鼻飲水漿頭飛食魚今占城有頭飛者乃特婦人也占城安南老撾其地相

殊域同治錄

占城

三七二

接宜有是種若七修類稿載近時中國有一人名汪海雲者亦能鼻飲頭飛此則怪事矣因附於此以誌異焉

又星槎勝覽載占城不解正朔但看月生為初月晦為盡如此十次盈虧為一歲書夜善槌鼓十更為法酋長及民下非至午不起非至子不睡見月則飲酒歌舞為樂然觀吳惠日記有上元烟火之宴則已知有節侯非但視月生晦者惠云夜破以八更為節又與十更異矣大抵外

國雖陋久與中華往來漸遠其化時異制殊  
後難以察視耳又占城物產有所謂觀音者  
如藤長丈八尺許色黑如鐵每節長三寸此  
亦勝覽所不載者

殊域周次錄

占城

卷八

殊域周咨錄卷之八

皇明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真臘正南

真臘國在占城西南本扶南屬國其先女子為王  
號曰葉柳南有激國人名混潰者伐葉柳降之因  
以為妻其後天竺僧橋陳如自西域來主其國至  
其酋姓刹利名質多思那者日漸強盛

按杭州靜慈寺裝羅漢像五百以橋陳如為首  
今觀陳如特夷狄之主耳但教人事佛實非所

殊域周次錄

真臘

謂白日昇天降龍伏虎有諸佛靈聖者也今乃  
崇奉香火以為尊神則其誕漫可知矣即一陳  
如而其餘五百之妄可知矣佛法之不足信不  
彰彰哉

隋大業中始通中國傳至伊今那當唐貞觀初併  
扶南而有之扶南即象浦也宋徽初益併吞諸小  
國神龍以後國分為二其南近海多陂澤為水真  
臘其北多山阜號陸真臘後復合而為一宋政和  
六年遣使來貢宣和二年封為真臘國王與占城

等隆元中其酋長大舉伐占城以復讐殺戮殆盡  
俘其王以歸更立國人為王役為屬國號占臘領  
部郡九十餘處曰真蒲曰查南曰巴澗曰莫良曰  
八節曰蒲買曰維桿曰木津波曰賴敢坑曰八廝  
里其餘不能悉記各置官屬皆以木柵柵為城地  
方七千餘里有戰象幾二十萬建炎中以郊恩授  
其王金哀賓深為校檢司徒加食邑遂為常制元  
峻都元帥置省占城常遣一虎符百戶一金牌千  
戶同到其國竟為拘執不返至元貞中遣使招諭

殊域周咨錄

真臘

二

始臣服

本朝洪武初遣使往告諭即位國主忽兒那遣其臣  
柰亦吉郎等表賀獻方物 六年賜國王大統曆  
并綵段等物 二十年復遣行人唐敬使其國國  
主貢象五十九頭香六萬斤自後入貢不常 永  
樂初元徧諭海外諸蕃告即位遣御史尹綬往其  
國綬受命自廣州發舶由海道抵占城又由占城  
過淡水湖菩提薩州歷魯般寺而至真臘  
按真臘有魯般墓在其城南門外一里許其城

其方整四方各有石塔一座俗傳魯般一夜造  
成然魯般本魯人安得有墓在真臘今以般仙  
若常存世間靡處不到凡有宮殿塔橋之奇巧  
者必指為般所造不惟中國而外夷亦然又何  
妄哉  
綬既入國備告朝廷所以遣使之意辭情慷慨威  
信並伸夷王畏敬承命綬歸凡海道所經島嶼縈  
迴山川險惡地境連接國都所見悉繪為圖以獻  
上大悅

殊域周咨錄

真臘

三

按元城帝時遣永嘉周達觀招諭真臘往返一  
年半悉得其國之風俗道里海物土產作真臘  
風土紀言其國自稱為甘字智自温州開洋行  
丁未針歷閩廣過七洲洋經交趾占城至真蒲  
乃真臘境矣自真蒲行坤申針過崑崙洋入港  
港凡數十惟第四港可入其餘悉以沙淺故不  
通巨舟然而彌望皆修藤古木黃沙白葦倉卒  
未易辨認故舟人以尋港為難事自港口北行  
順水可半月抵其屬郡曰查南又換小舟順水

可十餘日過佛村渡淡洋則抵其地矣大抵航海固必用針以為向尤必用磁石以養針磁石出福建之佛字山有神最靈凡取磁石必先致禱於神神許則往亦不多得否則皆頑石無用者洪武初上饒人許穆以明經擢政和縣丞有惠政遠近以廉能稱之三載秩滿行李蕭然或告之曰公既却人之贖佛字山有磁石盍往取焉以供路資穆乃往取未嘗謁神而觸手皆磁石也

殊域周咨錄

真臘

四二

不斷凡得數十斤持至京師會大軍將下海求磁石為指南用甚急遂售之每斤易銀一斤民間至今傳之夫滄溟渺茫非針不行其法昉于周公之指南車故名之為指南針磁石之運針亦天造地設非人力所為者今觀穆之得石助廉亦何異也豈神物之生必有神靈以司之也耶  
二年有中官往使畢事將返從行軍逃者三人其國王以本國三人補役從中官歸朝

上曰中國人自遁於彼何預乃責其償也且留此三人語言不通風俗不諳吾將焉用况各自有家樂處中國乎禮部給其衣食與道里費遣之還尚書李至剛曰臣意中國三人必非遁而不返蓋為彼國所誘匿之耳則此三人亦不當遣  
上曰為君但推天地之心以待人何用逆詐乎竟遣之  
二年國王叅烈婆毘牙遣陪臣柰職等九人入貢方物賜紗幣表裏  
三年叅烈毘牙卒命序班王孜往祭之封其長子叅烈昭平牙為王賜絲

殊域周咨錄

真臘

五一

幣等物  
十九年叅烈昭平牙遣使奉金縷表文貢馴象與諸方物  
景泰三年來貢賜王錦二段絳絲六疋紗羅各四疋王妃絳絲四疋紗羅各三疋筵宴差來頭目并通事總管火長賜衣服絳絲絹帛有差其後朝貢不絕云  
其國城周圍約二十里石濠廣二十餘丈郭內人家可一萬餘城三十所各有數千家城門之上有大石佛頭五面向四方中置其一飾之以金當國之中有金塔一座傍有石塔二十餘座石屋百餘間東向金橋一所

金獅子二枚列於橋之左右金佛八身列於石屋之下金塔至北可一里許有銅塔一座北金塔更高望之鬱然又北一里許則為王宮其正室之瓦以鉛為之屋頭壯觀修廊複道突兀參差其蒞事處有金窓櫺列鏡四五十面王宮之中又有金塔王夜則卧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王先與之同寢交媾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精一夜不見則蕃王死期至矣若王一

殊域周咨錄

真臘

六

夜不往則必獲災禍其次臣僚屋制皆用草蓋獨家廟及正寢二處許用瓦亦隨其等級為廣狹之差王官官舍皆東向男婦率拳髮垂耳性氣捷勁右手為爭左手為穢縣鎮風習占城無異交易皆婦人為之唐人到彼必先納婦者兼利其賣買故也每日一墟自卯至午即罷無居舖但以蓬席鋪地亦納官司賃地錢小交關用米穀及唐貨次用布大交關則用金銀頗敬唐人呼之為佛伏地頂禮近亦有脫騙唐人者其民殺唐人則償命唐人殺其民則罰金無金賣身贖

罪國中有丞相將帥司丞等官其下各設司吏之屬但名稱不同耳大抵皆國戚為之否則亦納女為嬪其出入儀從亦有等級用金轎扛四金傘柄者為上金轎扛二金傘柄者次之以漸而降其下者止用一銀傘柄而已海島村僻人物醜黑號為崑崙至如宮人及南棚第府婦女多有白如王者大抵一布經腰之外不以男女皆露出胷酥椎髻跣足雖國主之妻亦只如此國王凡有五妻正室一人四方四人其下嬪婢之屬聞有三五千未嘗

殊域周咨錄

真臘

七

輕出戶凡人家有女美者必召入內供役皆有夫夫與民間雜處只於願門之前削去其髮塗以銀珠及兩鬢以為別自橋陳如教人事天神每旦誦經呪故易世猶重僧生女九歲請僧作梵法去其童身點其額為吉利名曰陣毯人家養女父母必祝曰願汝有人要將來嫁千百箇丈夫每歲四月內當陣毯之家先報官司給一巨燭刻畫其間約是夜點燭至刻畫處則為陣毯時候矣先期擇僧亦各自有主顧好僧皆為富室所取饋以酒米布

帛槓柳銀器之類有至一百担者所以貧家至十一歲而始行事者為難辦此物耳亦有捨錢與貧女陣毯者謂之做好事然一歲中一僧止御一女十歲即婚嫁娶之家各八日不出且晝夜燃燈不息 文書皆以鹿鹿皮染黑用粉磋小條子其名為梭畫以成字永不脫落每用中國十月為正月亦有燈毬煙火之設以木接續縛成棚可高二三十餘丈裝煙火爆杖于其上遇夜則請國主出觀點放雖百里之外皆見之爆杖大如砲聲震一城國

殊域周咨錄

真臘

八

主亦請奉使觀焉每一月必有一事如四月則拋毬九月則壓獵聚衆教閱五月則迎佛水送水與國主洗身陸地行舟七月則燒稻新稻已熟迎於南門外燒之以供佛八月則挨藍伎樂舞也鬪猪鬪象國人亦有通天文者日月薄蝕皆能推算但只閏九月一夜分四更 民間爭訟雖小事亦必上聞初無笞杖之責但聞罰金而已其人大逆重事亦無絞斬之事止于城西門外掘地成坑納罪人於內實以土石堅築而罷其次有斬手足指者有去鼻者

但姦與賭無禁姦婦之夫或知之則以兩葉絞姦夫之足痛不可忍竭其骨而與之方可獲免然裝局欺騙者亦有之又有所謂天獄者國宮對岸有石塔十二座爭訟莫辨令各坐一塔中其無理者必獲病而出有理者畧無纖事以此判曲直如人家失物盜不肯認遂前執油令伸手於中若果偷物則手腐爛否則皮肉如故蕃人有法如此 人死無棺止以簾席之類蓋之以布喪亦用簾織鼓樂之屬拋尸僻遠有鷹犬食盡則謂父母福報若

殊域周咨錄

真臘

九

不食則為有罪今亦漸有焚者皆唐人之遺種也 父母死別無服制男子則髡其髮女子則於額門剪髮如錢以為孝國主仍有塔葬埋 厥土沃饒田無畛域隨力所及而耕種之一歲中三四番收穫種蓋四時如夏不識霜雪故耳 酒有四等第一曰蜜糖酒用藥麴以蜜次曰朋牙四即以為醴次曰包稜角以米為之其下曰糖鑑酒以糖為之又有艾漿酒艾葉醱物無禁濱海處皆可燒又山間有石味勝於盞可琢成器婦人不能蠶桑針線之事僅能織



木綿布近年暹人來居却以蠶桑為業尋常人家別無卓筯孟桶之類作飯用瓦釜作羹用瓦鉢以椰子殼為杓以樹葉造小碗盛羹不漏若府第富室及國之慶賀器皿多用金銀地下鋪虎豹麀鹿等皮食品用布罩王宮內以銷金縑帛為之皆細商所饋諺云富貴真臘為此故也 其王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着朝霞吉貝頭戴金寶花冠被珍珠纓絡足履革屐耳懸金璫常服白疊凡出遊時諸軍馬擁其前旗幟鼓樂踵其後宮女三五百花布

殊域周咨錄

真臘

十一

花髻手執巨燭為一隊雖白日亦點燭又有宮女執標槍標牌為內兵自成一隊又有羊車馬車皆以金為飾臣僚騎象前列其次則王之后最後則王立於象上手持寶劍其四圍象隊甚多又必迎小金塔金佛在前觀者跪地頂禮否則為親事者所擒王每日兩次坐衙治事諸臣及百姓之欲見王者皆列坐地上以俟聽內中隱隱有樂聲在外方吹螺以迎之須臾見二宮女纖手捲簾而王乃仗劍立於金牕之中矣臣僚皆合掌扣頭螺聲既

絕乃許擡頭王呼上殿則跪以两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畢跪伏而去王即轉身入二宮女復垂其簾王坐處有獅子皮一領乃傳國之寶也 其產銅金顏香乃樹脂有淡黃色者有黑色者劈開雪白者為佳夾砂石為下其氣能聚眾香番人以之和香塗身 篤耨香樹如杉檜香藏於皮老而脂日流溢者名曰篤耨冬月因其凝而取之者名黑篤耨盛以瓢碎瓢而蕪之亦香名篤耨瓢香沉香出真臘者為上占城次之 速暫香出真臘

殊域周咨錄

真臘

十二

者為上伐樹去木而取香者謂之生速樹仆木腐而香存者謂之熟速其樹木之半存者謂之暫香黃而熟者為黃熟通黑者為夾箋 麝香木氣似麝臍 白豆蔻樹如絲瓜蔓行山谷春花夏實象 蘇木 翠羽 大風子 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 婆田羅樹花葉實畧似棗 歌畢佗樹花似林禽葉似榆而厚大實似李 菴羅樹花葉似棗實似李 建同魚四足無鱗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丈 浮胡魚八足狀如鮐背如

鸚鵡 其首象象牙蘇木胡椒黃臘犀角烏木黃  
花木土降香寶石孔雀翎其里至東海西蒲甘南  
加羅希北抵占城達于京師

按吾學編載真臘屬國有蒲甘者而一統志則  
但謂其西至蒲甘不言為屬也且宋史稱崇寧  
五年蒲甘遣使入貢詔禮秩視注輦注輦亦海  
中夷國名  
尚書自言蒲甘乃國王不可下視附庸小國請  
令如交趾諸國禮從之及考宋時寵遇交趾每  
在各夷之上故真宗景德四年交趾遣使黃雅

殊域周咨錄

卷八

十一

成等來貢會舍元殿大宴真宗以成雅坐遠欲  
升其位訪於宰相王旦旦曰國家惠綏遠方優  
待使客固無嫌也乃升成雅於尚書省五品之  
次且詔拜其國王黎龍廷特進檢校太尉充  
海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兼御史大夫上柱國  
賜推誠順化功臣夫宋禮交趾其崇如此而以  
蒲甘與匹則蒲甘昔固不屬真臘也今蒲甘不  
聞通使我朝或宋末國弱為真臘所併亦未可  
知且宋于各夷既封為王復加官爵如交趾占  
城皆然我朝冊封之外不雜以品職庶為得體

暹羅

暹羅國在占城極南自占城海道順風十晝夜可  
至其國北岸連于交趾本暹與羅斛二國之地暹  
古名赤土羅斛古名婆羅刹也暹國土瘠不宜耕  
種羅斛土田平行而多稼暹人歲仰給之隋大業  
初曾遣使常駿自南海道往赤土人遂訛傳赤土  
為赤眉遺種云後改曰暹元元貞初暹人常遣使  
入貢至正間暹降于羅斛合為一國

殊域周咨錄

卷八

十一

按別誌云赤土疆域正與暹羅同東波羅刺國  
西波羅刺國南訶羅旦國北距大海地方數千  
里常駿自南海郡水行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  
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  
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  
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于是  
南達鷄籠島至于赤土之界林邑今占城也觀  
此則以赤土又為一國與暹並壤耳且宋史不  
載暹羅豈已前不通中國者耶  
本朝洪武初遣大理少卿聞良輔往諭之暹羅斛國

王叅烈昭昆牙遂遣使入貢進金葉表文賜以大  
統曆

按別誌又載末樂初海外諸國來稟聲教良輔  
奉命往諭自暹羅瓜哇以至西洋古里則良輔  
豈兩使彼國耶

七年暹羅斛國使臣沙里拔來朝自言本國令陪  
臣祭思里儕刺悉識替入貢去年八月舟次烏渚  
遭風壞舟漂至海南收獲漂餘貢物蘇木降香梵  
羅錦來獻省臣以聞

殊域周次錄

暹羅

十四

上恠其無表狀疑為蕃商覆舟詭言入貢却之後其  
子叅烈寶昆牙立 九年王遣子昭祿群膺奉金  
葉表文貢象及胡椒蘇木之屬

上命禮部員外郎王恒中書省宣使蔡時敏往賜之  
印詔曰君國子民非上天之明命后土之鴻恩曷  
能若是華夷雖間樂天之樂率土皆然若為人上  
能體天地好生之德協和神人則祿及子孫世世  
無間矣爾叅烈寶昆牙思里哆哩祿自嗣王位以  
來內修齊家之道外造睦鄰之方况類遣人稱臣

入貢以方今蕃王言之可謂盛德豈不名播諸  
書哉今年秋貢象入朝朕遣使往諭特賜暹羅國  
王之印及衣一襲爾當善撫邦民未為多福恒等  
與昭祿群膺陞辭賜文綺衣服并道里費 十六

年給勘合文冊令如期朝貢 二十年又貢胡椒  
萬斤蘇木十萬斤 二十八年 詔遣中使趙達  
宋福等祭其故王叅烈昭昆牙賜嗣王昭祿群膺  
文綺四疋羅四疋毯絲布四十疋王妃文綺四疋  
羅四疋毯絲布十二疋勅諭之曰朕自即位以來

殊域周次錄

暹羅

十五

命使出疆周于四維諸邦國足履其境者三十六  
聲聞于耳者三十一風俗殊異大國十有八小國  
百四十九較之於今暹羅為最近邇者使至知爾  
先王已逝王紹先王之緒有道于家邦臣民歡懌  
茲特遣人祭已故者慶王紹位有道勅至其罔戾  
法度罔淫于樂以先前烈其敬之哉 永樂元年  
遣使入賀即位自是其國止稱暹羅國 二年遣  
使坤文現表貢方物詔內使李興等齎勅往勞之  
并賜文綺紗帛 四年復貢方物且乞量衡為國

中式 詔賜古今烈女傳給與量衡 七年王遣使奉儀物祭

仁孝皇后命中官以告几筵是歲復遣坤文現貢方物初南海民何八觀等流移海島遂入暹羅至是因使其歸

上命傳諭國王遣八觀等還毋納流移以取罪戾并賚王金絨紵絲羅織錦 八年貢馬及方物送中國流移人還賜勅勞之 十年復貢 十三年

昭祿群膺卒其子三賴波磨札刺的嗣位以兵侵

殊域周咨錄

暹羅

十一

滿刺加國滿刺加訶于朝遣勅諭之令與滿刺加平勅曰朕祇膺天命君主華夷體天地好生之心以為治一視同仁無間彼此王能敬天事大脩職奉貢朕心所嘉蓋非一日比者滿刺加國王亦思罕答兒沙嗣立能繼乃父之志躬率妻子詣闕朝貢其事大之誠與王無異然聞王無故欲加之兵夫兵者凶器兩兵相鬪勢必俱傷故好兵非仁者之心况滿刺加國王既已內屬則為朝廷之臣彼如有過當申理于朝廷不務出此而輒加兵是不

殊域周咨錄

暹羅

十二

有朝廷矣此必非王之意或者左右假王之名竊兵以逞私忿王宜深思勿為所惑輯睦鄰國無相侵越並受其福豈有窮哉王其留意焉 十五年賜王錦四疋紵絲羅各十疋賜王妃紵絲羅各六疋 十八年又貢遣中官楊敏等護貢使歸國仍厚賚其王 十九年王遣使柰懷等六十人入貢謝侵滿刺加國之罪賜紗幣有差 二十一年又貢賞賜使臣及通事總管客人蕃伴衣服紵絲絹布靴襪履金銀紗帽諸物有差詔定其例使臣人等進到物貨俱免抽分給與價鈔給賞畢日許于會同館開市除書籍及玄黃紫皂大花西番蓮段并一應違禁之物不許收買其餘聽貿易二次使臣筵宴回至廣東布政司復宴 洪熙宣德間至如常期賜王及妃各減永樂十五年之半 正統景泰間貢或不常賜復舊例 成化十三年主遣使群謝提素英必美亞二人來貢方物美亞本福建汀州士人謝文彬也昔年因販鹽下海為

遂仕其國官至岳坤岳坤猶華言

學士之類至南京其從子璜相遇識之為織殊色  
花樣段疋貿易蕃貨事覺下吏始吐實焉

按四夷使臣多非本國之人皆我華無耻之士  
易名竄身竊其祿位者蓋因去中國路遠無從  
稽考

朝廷又憚失遠人之心故凡貢使至必厚待其人私  
貨來皆倍償其價不暇問其真偽射利奸氓叛  
從外國益衆如日本之宋素卿暹羅之謝文彬  
佛郎機之火者亞三凡此不知其幾也遂使窺

殊域周次錄

暹羅

六

視京師不獨經商細務凡中國之盛衰居民之  
豐歉軍儲之虛實與夫比虜之強弱莫不周知  
以去故諸蕃輕玩稍有憑陵之意皆此輩為之  
耳為職方者可不慎其譏察也哉

十七年遣行人姚隆江西臨川人成化辛丑進士往冊封其王  
弘治中給事中林恒復奉使行冊封禮

刑部侍郎屠勳送林黃門詩曰八月星槎萬里  
行載將 恩雨過蠻城更籌每用占朝暎土色  
還應識地名陸賈有才堪使粵班生無處不登

瀛誰云此去滄溟遠飛夢時常到玉京

大學士楊一清贈林黃門詩曰百年文軌萬方  
同地盡暹羅古未通封建屢崇昭代禮揄揚兼  
仗使臣功天連島嶼蠻煙靜日射滄溟瘴雨空  
聞道越裳王化在幾多重譯頌聲中

正德十年國王遣使貢方物進金葉表文詔譯其  
字無有識者禮部以聞大學士梁儲疏曰據提督  
四夷館太常寺卿沈冬魁等呈該回回館教習主  
簿王祥等呈切照本館專一譯寫回回字凡遇海

殊域周次錄

暹羅

十九

中諸國如占城暹羅等處進貢來文亦附本館帶  
譯但各國言語土字與回回不同審譯之際全憑  
通事講說及至降勅回賜等項俱用回回字今次  
有暹羅國王差人來京進貢金葉表文無人識認  
節次審譯不便及查得近年八百大甸等處夷字  
失傳該內閣具題暫留差來頭目監者歌在館教  
習成效合無比照藍者歌事例於暹羅國來夷人  
內選留一二名在館并選各館官下世業子弟數  
名送館令其教習待有成之日將本夷照例送回

本王等因實為便益據此臣等看得習譯夷字以通朝貢係是重事今暹羅夷字委的缺人教習相應處置合無着禮部行令大通事并主簿王祥等將本國差來通曉夷字人再加審譯暫留一二在館教習待教有成效奏請照例送回庶日後審譯不致差誤

上從之

按洪武十五年命翰林侍講火原潔等編類華夷譯語

殊域圖志錄

進雅

二十

上以前元素無文字發號施令但借高昌書製蒙古字行天下乃命原潔與編脩馬懿赤黑等以華言譯其語凡天文地理人事物類服飾器用靡不具載復取元秘史叅考以切其字諧其聲音既成刊布自是使臣往來朔漠皆得其情又凡四夷分十八所設通事六十人大通事有都督都指揮等官統諸小通事總理貢夷降夷及歸正人夷情番字文書譯審奏聞夫此即做古象胥之制而設是官職自國初迨正德不過百有

餘年而遂失其所守何也且今四夷館中有譯字生有平頭巾通事有食糧通事有官帶通事有借職通事以比

太祖之時已數倍其負而竟不能諳各國之來文豈非校試之術踈黜陟之法廢人皆食其食不事其事故耶迄至嘉靖間如通事胡士紳等乃交結奸夷捏陷本管主事陳九川等以與詔獄則益不可言矣茲欲肅其官常使無素餐曠職使毋詐上行私以復

殊域圖志錄

進雅

廿一

太祖建官之盛典謂非大宗伯之所當加意者哉嘉靖元年暹羅及占城等夷各海船番貨至廣東未行報稅市泊司太監牛榮與家人蔣義山黃麟等私收買蘇木胡椒并乳香白鐵等貨裝至南京又匿稅盤出送官南京刑部尚書趙鑑等擬問蔣義山等違禁私販番貨例該入官蘇木共三十九萬九千五百八十九斤胡椒一萬一千七百四十五斤可值銀三萬餘兩解內府收貯公用牛榮實緣內錯得

旨這販賣商貨給主刑部尚書林俊復疏謂查得  
行條例通番下海買賣劫掠有正犯處死全家邊  
衛充軍之條買蘇木胡椒千斤以上有邊衛充軍  
貨物入官之條所以嚴華夷之辯謹禍亂之萌今  
蔣義山等倚恃威權多買番貨天幸匿稅事發將  
牛榮等叅奏

陛下方俞正法之請尋啓用倖之門忽又有旨給主  
明主愛一頻一笑敝袴以待有功者今三萬餘兩  
之物果一敝袴比給還罪人果賜有功比皆臣等

殊域圖志

進羅

十一

之所未喻也伏望大奮乾剛立斷是獄將代為營  
救并請討之人下之法司明正其罪

上乃詔贓物照舊入官

按夷中百貨皆中國不可缺者夷必欲售中國  
必欲得之以故

祖訓雖絕日本而三市船司不廢市船初設在太倉  
黃渡尋以近京師改設於福建浙江廣東七年  
罷未幾復設蓋北夷有馬市西夷有茶市江南  
海夷有市船所以通華夷之情迂無有之貨故

徵稅之利減戍守之費且以禁海賈抑奸商使  
利權在上也然夷貨之至各有接引之家先將  
重價者私相交易或去一半或去六七而後牙  
人以貨報官且為之提督如牛榮輩者復從而  
收臘之則其所存以為官市者又幾何哉今提  
督雖革而接引積蠹莫之能去蓋多勢豪為主  
又握其利海道副使或行嚴緝是非蠢起是以  
難刷其敝邇年浙福之間都御史朱統勵禁接  
引以致激生倭寇然則市船之當開與否豈不

殊域圖志

進羅

十一

有明鑑哉

三十二年國王遣使坤隨離等貢白象及方物白  
象已斃遺象牙一枝長八尺牙首鑲金石榴子十  
顆中鑲珍珠十顆寶石四顆尾置金剛錐一根又  
金盒內貯白象尾為證 三十七年又貢方物眠  
舊頗不同迄今貢使不絕其國山形如白石峭礪  
周千里外山崎嶇內嶺深遂田平而沃稼穡豐熟  
氣候常熱 風俗勁悍專尚豪強侵掠鄰境削檀  
柳木為標鎗水牛皮為牌藥鏃等器慣習水戰

王宮壯麗民樓居其樓密聯檳榔片藤繫之甚固  
籍以藤席竹簟寢處於中王白布纏首腰束嵌絲  
悅加錦綺跨象或乘肩輿男女推髻白布纏頭穿  
長衫腰束青花手巾其上下謀議刑法輕重錢穀  
出入凡大小事悉決於婦人其志量在男子上其  
男一聽苟合無序遇中國男子甚愛之必置酒飲  
待歡歌留宿男陽嵌珠玉富貴者範金盛珠行有  
聲婚則群僧迎送婿至女家僧取女紅貼男額稱  
利市婦人多為尼姑道士能誦經持齋服色畧似

殊域周咨錄

暹羅

廿四

中國亦造菴觀 能重喪禮人死氣絕必用水銀  
灌養其屍而後擇高阜之地設佛事葬之 釀秫  
為酒煮海為塩以海貳代錢每一萬箇准中統鈔  
二十貫 貨用青白花磁器印花布色綃色段金  
銀銅鐵水銀燒珠雨傘之屬其產羅斛香味極清遠  
沉大風子油蘇木其犀象犀角象牙翠毛黃蠟  
花錫其貢象象牙犀角孔雀尾翠毛龜筒六足龜  
寶石珊瑚金戒指片腦米腦糠腦油腦柴檀香  
安息香黃熟香降真香羅斛香乳香樹香木香烏

香丁香阿魏薔薇水丁皮瑰石柴梗藤竭藤黃硫  
黃沒藥烏爹泥肉豆蔻白豆蔻胡椒華撥蘇木烏  
木大楓子苾布油紅布白纏頭布紅撒哈刺布紅  
地紋節智布紅杜花頭布紅邊白暗花布乍連花  
布烏邊葱白暗花布細棋子花布織人象花文打  
布西洋布織花紅絲打布織雜絲打布剪絨絲雜  
色紅花被面紅花絲手巾織人象雜色紅花文絲  
縵 其里至占城之極南其道由廣東占城七晝  
夜至其國  
按禹貢曰島夷卉服召公曰明王慎德四夷咸

殊域周咨錄

暹羅

廿五

宿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蓋民生不可躰形而  
立則衣服之需日用急焉故先王制貢不貴珠  
玉而貴布帛若是我 朝四夷所獻如朝鮮之  
苧布哈密之氎布交趾之白綃皆重服用也然  
暹羅海島異俗而能諳於織作絲之貢數品布  
之貢十有三品如此可謂知所重矣今天下惟  
浙東諸郡頗能盡力蠶桑其他各省多不識織  
繭江淮雖多綿花而不事紉織是何異於暹俗  
之勤敏哉



滿刺加

滿刺加國古哥羅富沙也在占城極南自瓜哇舊港順風八晝夜可至其國瀕海山孤人少漢時嘗通中國受羈屬於暹羅每歲輸金四十兩為稅故未嘗稱國

本朝永樂三年其王西利八兒速刺遣使奉金葉表文朝貢賜王綵段襲衣 七年命中官鄭和等持詔封為滿刺加國王賜銀印冠帶袍服使者言王慕義願同中國屬郡歲効職貢又請封其國之西

殊域周咨錄

滿刺加

共一

山定疆域界俾暹羅不得侵擾

上悉從之詔封西山為鎮國山賜以御製碑文勒石其上

上以蹇義善書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其詔偶落一字義奏曰敬畏之極輒復有此

上曰朕亦有之此帑難得姑註其旁可也義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

上深然之復授以箋更書之 九年嗣王拜里蘇刺率其妻子陪臣五百四十餘人來貢廣州驛聞

上念其輕去鄉上跋涉海而至遣中官海壽禮部郎中黃裳等往宴勞之復命有司供張會同館既至奉表入見并獻方物

上御奉天門宴勞之別宴王妃及陪臣等仍命光祿寺日給牲牢上尊命禮部賜王錦繡龍衣二襲麒麟衣一襲及金銀器皿幃幔袍褲賜王妃及其子姪陪臣僮從文綺紗羅襲衣有差出就會同館復宴既而王辭歸餞於奉天門別餞王妃陪臣等賜勅勞王曰王涉海數萬里至京坦然無虞者蓋王

殊域周咨錄

滿刺加

共一

之忠誠神明所佑也朕與王相見甚歡固當且留但國人在望宜往慰之今天氣尚寒順風帆去實惟厥時王途中善飲食善調護副朕眷念之懷賜王金鑲玉帶儀仗鞍馬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賜妃冠服白金二百兩賜王子姪冠帶并陪臣等各賞賚有差復命禮部餞于龍江驛仍賜宴于龍潭驛 十一年王遣人至爪哇國索舊港地謂請于中國已許之矣

上詔爪哇勿聽 十二年王母來朝宴賜如待王妃

十七年國王亦思罕峇兒沙嗣立復率妻子入朝後暹羅國欲舉兵攻之遣使來告

上詔暹羅與平二十年其子西哩麻哈刺以父新

歿率其妃及陪臣至闕朝貢宣德九年復至

景泰中王子無咎佛鄂沙請封遣兵科給事中王

暉往封之天順三年王卒其子蘇丹茫速沙襲

爵成化十四年嗣王復請封

上命禮科給事中林榮為正使行人黃乾亨為副使

往封之竣事而還舟抵洋嶼遭風並溺于海

殊域周咨錄

滿刺加

廿一

上愍之遣官諭祭榮贈某官乾亨贈司副各錄一子

入胄監乾亨子後登第即南畿提學御史如金也

按乾亨之曾祖名壽生末樂中為檢討祖子嘉

以孝行起知東鹿縣父深景泰中拜監察御史

又壽生末樂戊子應天發解其年縣庠楊慈亦

在本省發解時稱同科兩元為一邑之盛至乾

亨復中成化甲午第一時稱祖孫兩元為一門

之盛蓋四世甲科二棹首一監察其榮遇真罕

儼者然八閩誌載壽生敦行義勤問學經史百

氏多所貫通尤邃詩經一時從遊之士多取高

第為時聞人而莆之業是經者壽生實其初祖

則乾亨之家學淵源亦不誣也且乾亨御命而

蒙難殞其身以昌其子豈非天之報其世德也

哉

又按航海之役本亦危道觀陳侃琉球一錄幾

覆者再若人有後祿天必相之如宋劉崇之為

侍即使金渡黃河先一夜河口舟人夢岸上軍

馬數百有神人大呼曰明日有劉侍郎渡河見

殊域周咨錄

滿刺加

廿一

奉嶽府指揮令我擁護爾等須用小心次日崇

之至值河水泛漲中流失楫舟人倉皇無措其

舟自風浪中直抵岸下隔河望水中若有數十

人操舟而行者崇之為見時書齋文籍為鼠齧

一言押出齋門是夜其師夢老人曰其實不職

其判夜又夢老人曰謝教授救解有少白金為

謝次早於書几上得銀一片大以為異後崇之

果為此與天妃之相陳侃若一揆耳因是知人

之出處生死自有定數非人所為常聞黃門傳

凱南安奉使海蕃禱夢于九鯉之神夢中神語

曰青草流沙六六灣及覺莫測其何指也既至  
番國宴間其王請曰有一聯句求天使對之曰  
黃河濯水三三曲蓋黃河九曲彼以能知我地  
里相誇也凱忽憶夢語即應曰青草流沙六六  
灣王起拜謝相待益恭蓋彼處有青草渡三十  
六灣以使臣亦能識其地里故耳夫此未來之  
對語鬼神預知豈不有數存焉而况人之生死  
乎凡我乘槎之士幸則為劉崇之陳侃而不躍  
躍以喜不幸則為林榮黃乾亨而不戚戚以懼

殊域周咨錄

消刺加

三十一

亦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而已

後國王復遣使進火鷄至今通貢不絕

按火鷄軀大如鶴羽毛雜生好食火炭駕部負  
外張汝弼親試喂之

其國舊名五嶼東南距海西北皆山地瘠鹵田瘠  
少收內有山泉流為溪于中淘沙取錫煎成塊曰  
斗錫每塊重官秤一斤四兩及織芭蕉心篔篹以  
斗錫通市無他產氣候朝熱暮寒男女椎髻身膚  
黑漆間有白者唐人種也俗尚淳厚民淘錫網魚

為業屋如樓閣而不鋪板但用木高低層布連床  
就榻箕踞而坐飲食厨廁俱在上貨用青白磁器  
五色燒珠色絹金銀之屬其山曰鎮國其產曰錫  
布蘇木胡椒象牙犀角硫黃玳瑁其貢番小厮犀  
角象牙玳瑁鶴頂鸚鵡黑熊黑猴白鹿鎖狝蛤蜊  
為一名按服鳥毳金母鶴頂金廂戒指撒哈刺白苾  
布薑黃布撒都細布西洋布花縵片腦梔子花香  
薇露沉香乳香黃連香金銀香降真香紫檀香丁  
香烏木蘇木大風子番錫番鹽其道由廣東

殊域周咨錄

消刺加

三十一

按別誌云消刺加國海旁之人亦能剝木為舟  
以取魚然海中有所謂龜龍者高四尺四足身  
負鱗甲露長牙遇人即齧齧即死漁人甚畏其  
害又山有黑虎視虎差小能變人形白晝群入  
于市人有覺其為虎者乃擒殺之予嘗聞牛哀  
化虎傳殺其兄涪民變虎夜食其豕未聞以虎  
化人者獸之化人如鹿之為黃衣即豕之為烏  
將軍猿之為袁公狐之為阿紫皆年久成精而  
今隨常可變亦甚異哉

其國自奉正朔後不屬暹羅

南嶽

爪哇

爪哇國古訶陵也。一曰闍婆在真臘之南濱海。一云在海中自占城起程順風二十晝夜可至其國。其屬夷有蘇吉丹打板網底勿數種。舊傳鬼子魔天與一罔象青面紅身赤髮相合。凡生子百餘常食啖人血肉。佛書所云鬼國卽此地也。其人被啖幾盡。忽一日雷震石裂中坐一人衆稱異之。遂爲國王卽領餘衆驅逐罔象而除其害。自是生齒安

殊域周咨錄

爪哇

三

業至今其國之遺文載此事已一千三百七十六年考之當在漢時國中以木爲城有文字知星曆國王以其子三人爲副王官有落佶連四人共治國事如中國宰相無月俸隨時量給土產諸物次有文吏三百餘員目爲秀才又有卑官始干員唐貞觀末嘗遣使入貢宋元嘉十二年遣使朝貢後絕淳化三年十二月其王穆羅茶遣使來朝貢云中國有真主本國乃脩朝貢之禮使還賜金幣甚厚仍賜良馬戎具以從其請大觀三年遣使入貢

詔禮之如交趾建炎三年以南郊恩制授闍婆國

王懷遠軍節度琳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金紫光

祿大夫檢校司空使持節琳州刺史兼御史大夫

上柱國闍婆國王紹興二年復加食邑實封其地

名蘇魯馬者爲商舶所聚米糧貨物甚衆獠獠數

百成群唐時有一人家五百餘口男婦兇惡忽日

一僧至其家與論吉凶之事其僧取水喫之俱化

爲猿猴止留一老嫗不化今舊宅尚存土人及商

者常設飯食檳榔花果肉類以祭之不然則禍甚

殊域周咨錄

爪哇

三

驗也其村有杜板者在海灘有水一泓其淡可飲稱爲聖水元世祖嘗舉兵伐其國不克後遣將史弼高興征之數月不下舟中乏水糧盡二將拜天祝曰奉天伐蠻若天與我水卽生不與則死遂挿鎗鹹苦海中其泉隨鎗湧起水味甘甜衆軍汲而飲之乃令曰天賜助我可力戰也兵威由是大振噉聲奮擊蕃兵百萬餘衆悉敗走乘勝長驅生擒番人烹而食之至今稱中國能食人也遂獲酋長以歸既服罪尋放還仍封爲爪哇國王其港口

北馬頭曰新村居民環接編茨椹葉覆屋鋪店連  
行為市買賣其地富饒珍珠金銀鴉鶻石貓睛青  
紅琉璃瑪瑙荳蔻華蔡子花木香青鹽無所不有  
蓋通商旅最衆也

本朝洪武二年遣行人吳用顏宗魯賜其國璽書書  
曰中國正統胡人竊據百有餘年綱常既隳冠履  
倒置朕是以起兵討之垂二十年海內悉定朕奉  
天命以主中國恐遐邇未聞故專報王知之使者  
已行聞王國人挽只基丁前奉使于元還至福建

爪哇

三五

而元亡因來居京師朕念其久離爪哇必深懷念  
今復遣人送還頒去大統曆一本王其知正朔所  
在必能奉若天道俾爪哇之民安于生理王亦永  
保祿位福及子孫其勉圖之弗怠 三年其王昔  
里八達遣使朝貢納前元所授宣勅二道詔封爲  
國王 九年封三佛齊國其王八達那巴那務怒  
朝廷待三佛齊與之埒使臣過其境邀殺之 十  
三年復遣其臣阿烈葵列時奉金葉表文貢黑奴  
三百人俟命月餘俾歸因詔諭其王曰聖人之治

天下四海內外皆爲赤子所以所一視同仁之心  
朕君主華夷撫馭之道遠邇無間爾邦僻居海島  
頃嘗遣使中國雖云脩貢實則慕利朕皆推誠以  
禮待焉前者三佛齊國王遣使奉表來請印綬朕  
嘉其慕義遣使賜之所以懷柔遠人爾柰何設爲  
姦計誘使者而殺害之豈爾恃險遠故敢肆侮如  
是歟今使者來本欲拘留以其父母妻子之戀夷  
夏則一朕推此心特命歸國爾國王當省已自脩  
端秉誠敬毋蹈前非干怒中國則可以守富貴其

殊域周咨錄

爪哇

三五

或不然自致殃咎悔將何及 三十年  
上以爪哇所屬三佛齊國挾詐阻絕商旅禮部移文  
暹羅轉達其國諭之後其國分爲東西 永樂元  
年西王都馬板遣使奉表賀即位貢五色鸚鵡孔  
雀福建參議辛彥博伴押至京賜其王襲衣文綺  
二年東王李令達哈亦遣使朝貢且奏請印章  
命鑄塗金銀印賜之復賜東西二王紵絲紗羅帳  
幔手中牟酒器皿王妃紵絲紗羅手巾等物  
年遣行人譚勝受往爪哇招流民梁道明等

者廣東南海人洪武癸酉鄉貢進士為臨桂縣丞以政最召為監察御史俄降行人初南海梁道明貿易於爪哇國久而情熟挈家往居積有年歲闋廣軍民棄鄉里為商從之者至數千人推道明為長指揮孫鉉使海南諸蕃遇道明子及二奴挾與俱歸聞於朝乃遣勝受同千戶楊信齋勅往招之道明屬其副施進卿代領其衆自隨勝受偕鄭伯可寄來朝貢方物賜道明等襲衣并文綺繒帛甚盛

爪哇

三

上以勝受奉使稱

古擢浙江按察使 是年西王復貢其旁近三小國各遣使同至朝貢俱賜文綺襲衣三國勝里日可羅治金猫里四年西王貢珍珠珊瑚空青等物東王亦貢馬既而西王與東王相戰遂殺東王時我使人舟過東王城被西王殺我百七十人西王遣使言東王不當立已擊滅之矣降 詔切責 五年西王都馬板上表請罪願償黃金六萬兩復立東王之子從之 六年西王都馬板獻黃金一萬兩謝罪禮

部臣言其欠償金五萬兩下使者法司治之

上曰遠人欲其畏罪則已豈利其金耶且既能知過

所負金悉免之仍遣使齋勅諭意賜鈔幣而還

八年西王貢馬及方物 十一年西王又貢使還

勅曰前內官吳賓等還言王恭事朝廷禮待勅使

有加無替比聞王以滿刺加國索舊港之地而懷

疑懼朕推誠待人若果許之必有勅諭今既無朝

廷勅書王何疑焉下人浮言慎勿聽之今賜王文

綺紗羅至可領也 十三年西王都馬板更名楊

殊域周咨錄

爪哇

三

惟西沙遣使謝恩 十六年西王遣使獻白鸚鵡

十九年又貢而東王久不至蓋為其併不復果

立矣 西王自宣德後亦久不至 正統三年復

遣使貢賜王紵絲十疋紗羅各三疋妃紵絲六疋

紗羅各二疋以後回賜不為例 八年令其國三

年一貢 景泰三年西王遣使求討傘蓋蟒龍衣

服詔各給其一 四年復貢方物宴犒其使賞賜

織金素羅衣服靴襪通事頭目人等女使并女頭

目俱同又命齋綵幣賜王及妃自後不常至間或

朝獻云、其國四鄉初至杜板僅千家二尊主皆  
廣東漳泉人流寓最久又東行半日至廝村中國  
人客此成聚落遂名新村約千餘家村主廣東人  
番舶至此互市又南水行可半日至淡水港乘小  
艇行二十餘里至蘇魯馬亦有千餘家半中國人  
港旁大洲林木蔚茂有長尾猿數萬又水行八十  
里至漳沽登岬西南陸行半日至王所居僅二三  
百家總領七八人王宮磚墉墉高餘三丈方三十  
餘里屋高四丈地覆板蒙藤花蓆跣跌而坐民居

殊域周咨錄

瓜哇

三六

茅茨磚庫坐臥于內刑無鞭朴罪不問輕重藤擊  
亦殺之市用中國古錢衡量倍于中國國人大抵  
三種西番賈胡居久者服食皆雅潔中國流寓者  
尚回回教持齋受戒曰唐人土人顏色黝黑坐臥  
無倚榻飲食無匙箸啖蛇蟻蟲蚓與犬同寢食不  
爲穢也其婚姻無媒妁惟納黃金于女家男造女  
家後五日迎婦金鼓刀盾前後甚都婦被髮跣足  
縈軟絲悅戴被金珠綵飾其國地廣人稠甲  
兵火鏡爲東洋諸蕃之雄其俗尚氣好鬪生子一

歲便以七首佩之刀極精巧名曰不刺頭以金銀  
象牙雕琢爲靶凡男子老幼貧富皆佩于腰間若  
有爭鬪即拔亦相刺蓋殺人逃三日而出即無事  
矣男子裸頭裸身赤脚腰圍單布手中能飲酌酒  
重財輕命婦人亦然惟項金珠聯紉帶之兩耳塞  
艾樟葉圈于竅中有病不服藥但禱神求佛其喪  
事凡主翁病死婢妾輩相對而誓曰死則同往臨  
殯之日妻妾奴婢皆滿頭簪草花披五色手中隨  
屍至海邊或野地界屍于沙地俾衆犬食盡爲好

殊域周咨錄

瓜哇

三六

如食不盡則悲歌號泣堆柴于旁衆婦坐其上良  
久乃縱火燒柴而去死蓋殉葬之禮也其王椎髻  
戴金鈴衣錦袍躡革履坐方牀官吏日謁三拜而  
退出人乘象或乘牛或腰輿壯士五七百人執兵  
器以從國人見王皆坐俟其過方起不設刑禁犯  
罪者隨輕重出黃金以贖惟寇盜則實諸死剪銀  
葉爲錢博易室宇壯麗飾以金碧飲食豐潔土不  
產茶其酒出于椰子及蝦蟇丹樹或以桄榔檳榔  
釀成亦甚香美其田膏腴地平衍穀米富饒倍于

他國民不為盜道不拾遺人有名而無姓五月遊

江十月遊山或乘山馬或乘軟兜樂有橫笛鼓板

亦能舞諺云太平關婆者此也其山川曰保老岸

山在蘇吉丹國凡番舶未到先見曰鸚鵡山產鸚鵡

曰八節澗乃瓜哇國必爭地其產金銀珍珠名

犀角番名象牙番名玳瑁沉香茴香青鹽假

煎莫口檀香樹與葉龍腦香丁香番名香為菓澄

茄其藤蔓行春花夏木瓜椰子蕉子甘蔗芋檳榔

胡椒樹如葡萄以竹木為棚架三硫黃紅花蘇木

枕椰木吉貝絞布有綉絲紋裝劍藤篔簹白鸚鵡

言語孔雀倒掛鳥身形如雀而羽五色日間開好

尾翼而倒猴國中多猴不畏人呼以香膏則張

謂之猴王猴夫人其貢胡椒菓蘇木黃臘鳥參

泥金罇子烏木番紅土薔薇露奇南香檀香麻藤

香速香降香木香乳香龍腦血竭肉豆蔻白豆蔻

藤竭阿魏蘆薈沒藥大楓子丁皮番木鱗子悶蟲

藥碗石草澄茄烏香寶石珍珠錫西洋鐵鎗摺鐵

刀苾布紅汕布孔雀火鷄鸚鵡玳瑁孔雀尾翠毛

鸚鵡頂犀角象牙龜筒黃熟香安息香其入貢三年一期

正統八年定後無恒其里至東古女人國為三佛齊國南古

大食國北占城國達于京師

三佛齊

三佛齊前代至洪武間為國今為舊港宣慰司地古于

陀利也在占城之南相距五日程居海中或曰居真臘

爪哇之間 泉州僧本稱說其表兄為海賈欲往三佛

齊法當南行一日而東否則值焦土船必糜碎此人行

時遇風迅船駛既二日半意其當轉而東即回舵然已

無及遂落焦土一舟盡溺此人獨得一木浮水三日漂至

一島畔度其必死捨木登岸行數十步得一小徑路甚光

潔若常有人行者久之有婦人至舉體無片縷言語啁

吶不可曉見外人甚喜携手與歸石室中至夜與共寢

天明舉大石塞其外婦人獨出至日晡時歸必齋異果

至其味珍甚佳世所無者留稍久始聽自便如是七八

年生三子一日總步至海際適有舟抵岸亦泉人以風誤

至者乃舊相識急登之婦人奔走號呼戀戀度不可回即歸

取三子對此人裂殺之其島甚大然但有此一婦人耳



為國時所管十五州又有旁近屬國曰單馬今凌  
牙斯蓬豐登牙儂細蘭諸種國王號曰詹卑其人  
多姓蒲梁天監元年入貢後絕唐天祐初復通中  
國宋建隆以後遣使入貢淳化三年廣州上言其  
使蒲押陀黎前年來貢歸道聞本國為閩婆即爪  
所侵駐南海一年今春欲歸至占城風信不利復  
還乞詔諭本國從之熙寧十年使其臣保順慕化  
大將軍入見以金蓮花貯珍珠龍腦來獻元豐中  
使至者再

殊域周咨錄

三佛齊

四三一

本朝洪武二年遣行人趙述使其國 四年述還國  
主馬哈刺札八刺卜遣使奉金字表文隨述貢方  
物賀即位賜大統曆并諸文綺 六年復遣使賀  
正旦貢方物 八年朝使招諭拂菻國歸歷其地  
遣使隨入貢 九年國主卒嗣子麻那者巫里表  
乞紹封且請國印綬  
上遣使齎詔冊封賜印用駝紐銀質塗以金詔曰朕  
自混一區宇常遣使招諭諸番爾三佛齊國王即  
稱臣入貢於茲有年今秋使者齎表至知工薨逝

爾麻那者巫里以嫡子當嗣王位不敢擅立請  
于朝可謂賢矣朕嘉其誠是用遣使賜以三佛齊  
國王之印爾當善撫邦民永為多福 十年詔賜  
王及使臣織金綵段紗羅靴襪有差三佛齊本臣  
屬于爪哇者

本朝開國之初海外諸番通使不絕商旅便之自胡  
惟庸謀亂三佛齊因而遣間諜給我使臣羈留于  
境爪哇國王聞知其事戒三佛齊令其禮送還朝  
自後諸國道路不通商旅阻絕

三佛齊

四四一

上欲遣使諭爪哇國恐三佛齊中途阻之命禮部移  
咨暹羅國王轉達爪哇自有天地以來即有君  
臣上下之分且有中國之禮自古皆然我  
朝混一之初安南占城直隸暹羅大琉球皆修臣職  
惟三佛齊梗我聲教夫智者憂未然勇者能從義  
彼三佛齊以蕞爾之國而行奸于中國之中可謂  
不畏禍者矣爾暹羅國王猶守臣職我  
皇上眷愛如此可轉達爪哇俾以大義告于三佛齊  
三佛齊係爪哇統屬其言必信或能改過從善則

與諸國咸禮遇之如初勿自疑也其後爪哇併三佛齊廢其國其地有舊港商船所聚爪哇置小會以司市易南海商人梁道明棄鄉里來居積歲聚衆爲之會長 永樂三年遣行人譚勝受招之還

詳具爪哇傳中

按梁道明王直並入海爲商者道明其終歸于首丘王直其終狗于藁街人其可不知順逆以擇禍福也哉

五年中使鄭和往西洋還泊舊港遇海賊陳祖義

殊域周咨錄

三佛齊

四

等招之陳祖義者廣東人脫罪避居舊港久之得爲三佛齊將領暴橫掠過客至是因鄭和之招詐降潛謀邀劫和有施進卿者祖義鄉人也訴于和和整兵擒祖義誅其黨五千餘人承制官進卿留舊港爲將領祖義械送京師斬于市諸番聞之皆警服是年舊港會長施進卿遣壻丘彥誠入貢詔設舊港宣慰使司命進卿爲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 二十一年進卿子濟孫復遣彥誠奏父卒請封并言印爲火所毀請復給命濟孫襲宣慰使

賜冠帶織金文綺襲衣銀印中使鄭和齊往賜之自是比諸番國朝貢不絕 其國在海中扼諸番舟車往來之咽喉商旅過不入輒出船合戰故諸國之商舶輻輳累甃爲城人民散處城外水多地少部領者皆在岸造屋居之周匝皆僕從住宿其餘民庶皆於水架木筏蓋屋而居覆以柳葉以木椿拴闌或水長則筏浮起不能沒也或欲別居起椿去之連屋移徙不勞財力四時之氣多熱少寒冬無霜雪土沃倍于他壤古云一年種穀三年生

殊域周咨錄

三佛齊

四

金言其米穀盛而多貿金也民故富饒俗器好淫男女推髻穿青綿布衫用香油塗身以金銀貿易貨用燒五色珠青白磁器銅鼎五色布絹色段大小磁甕銅錢之屬民習水陸戰臨敵敢死服藥兵亦不能傷擊兵隨時徵發立會長統率之自備兵糧平時亦不輸徵稅凡文字用梵書其王指環爲印亦有中國文字上表章用焉三佛齊本南蠻別種初隸爪哇有地十五州東距爪哇西距滿刺加南距大山西北濱海其產金銀水晶珠瑠璃犀象

象牙安息香 樹脂其形色類核桃稜不宜于

香檀香烏楠木 單馬令國出麝香故人取以和香

如循沉香乳香 樹如榕以刀斫之液溢于外凝結

袋者黑桐別蓄薇水 即蓄薇花上露花與中國蓄薇

露故偽者多以瑠璃餅試之翻 萬歲棗木香 樹類

冬取根 福桃婆律查 草屬狀如鷲尾採

膏名曰 梔子花 色淺紫香清越其花稀有之 沒石

子 實如中國茅栗 蘇合油 以濃而無 腥膻 獸形

脚高如犬走如飛取其 阿魏 樹不甚高土人納竹

管以漬油名曰臘 阿魏 筒于樹稍脂滿其中

殊域周志錄 三佛齊 聖

冬月破筒取脂即阿魏也或曰其脂最毒人不故

近每採時繫羊樹下自遠射之脂之毒着于羊

斃即珊瑚生海中最深處初生色白漸長變黃以

為魏之初得用理軟膩見風則乾硬 沒藥 極高

厚一二寸採時掘樹下為坎用 血竭 樹畧同沒藥

斧代其皮脂流于坎旬餘取之 頂火鷄神鹿鶴

頂鳥大于鴨腦骨厚寸餘外黃內赤鮮麗可愛火

鷄大于鶴頸足亦似鶴軟紅冠銳嘴毛如青羊色

爪甚利傷人腹致死食炭神鹿大如巨豕高可三

尺短毛豕喙蹄三趾其貢黑熊火鷄孔雀五色鸚

鷓鴣香兜羅錦被苾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油子

米腦其里至占城國南五日其入貢自廣東達于京師

淳泥 淳泥國在西南大海中所統十四州前代屬爪哇不通

中國宋太平興國中主向打始因商人蒲盧歇遣使

入貢元豐中國主錫里麻喏遣使又至自後久絕

本朝洪武三年命監察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司沈秩

秩烏持 詔往諭至其國國主馬合沙漠倨傲無禮秩

令譯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淳泥

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國主大悟舉手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君父安敢云抗秩折之曰王既知君

父之尊為臣子奈何不敬亟撤去座更設蒲几置

詔書其上命國主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因曰近者蘇祿來侵子女玉

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舒當遣舟入貢

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

三佛齊 聖

早八

鷓諸香兜羅錦被苾布白獺龜筒胡椒肉豆蔻番  
油子米腦其里至占城國南五日其入貢自廣東  
達于京師

淳泥

淳泥國在西南大海中所統十四州前代屬爪哇  
不通中國宋太平興國中主向打始因商人蒲  
盧歌遣使入貢元豐中國主錫里麻若遣使又至  
自後久絕

本朝洪武三年命監察御史張敬之福建行省都司

沈秩秩烏人持詔往諭至其國國主馬合沙漠倨

傲無禮秩令譯言曰

皇帝撫有四海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奉表稱臣

殊域周咨錄

淳泥以彈丸之地乃欲抗天威耶國主大悟舉手

加額曰

皇帝為天下主即吾君父安敢云抗秩折之曰王既

知君父之尊為臣子柰何不敬亟撤去座更設鄉

儿置詔書其上命國主帥官屬列拜于庭秩奉

詔立宣之王俯伏以聽因曰近者蘇祿來侵子女玉

帛盡為所掠必俟三年後國事稍舒當遣舟入貢

秩曰

皇帝登大寶已有年矣四夷之國東則日本高麗南

則交趾占城闍婆西則吐蕃北則蒙古諸部落使者接踵于道王即行已晚何謂二年國主曰地瘠民貧愧無奇珍以獻故將遲遲爾非有他也秩曰皇帝富有四海豈有所求但欲王之稱藩一示無外爾國主曰容與相臣圖之又明日其相王宗恕來曰使者之言良是請以五月五日成行爪哇有人問國主曰蘇祿來攻王帥師却之今聞歸誠中國無我闍婆矣國主惑之秩復走見國主國主辭以疾秩大言謂宗恕曰爾謂闍婆非中國臣耶闍婆

殊域周咨錄

淳泥

五十一

尚稱臣於爾國乎何有使者還朝天兵旦夕至雖欲噬臍悔何及乎宗恕悚然曰敬聞命矣入白國主大會其屬共議遣亦思麻逸等入朝更以金佩刀吉貝布為贈秩毅然辭之國主顧近侍曰中國使者廉潔乃如是耶闍婆來人討索每無厭况強之而不受耶秩以涉海萬里不可無紀仍與敬之各賦一詩國主大悅書于板懸之既別舟行至海口國主又惑左右言令人與亦思麻逸曰使者不受刀布爾等必不還矣秩恐國主不安復走其所

反覆譬曉之王曰使者之言如此予中心釋然矣王舉酒酌地祝曰願天使早還中國願區區微介亦早歸敝邦於是亦思麻逸隨秩等至朝見奉土金表 皇太子銀箋各獻方物賜宴于會同館已而遣歸寵賚其王甚厚 八年 詔淳泥山川之神附祭于福建山川位次 永樂三年詔遣使封其國王麻那惹加那乃為王給印符誥命 六年王率其妻子家屬陪臣來朝泊福州港守臣以聞上念王距中國數萬里遠涉鯨波而至遣中使偕禮

殊域周咨錄

淳泥

五十二

部官往迎勞之所過諸郡皆設宴既至王奉表入見并上 東宮箋各獻方物妃亦上 中宮箋獻珍物 上享王于奉天門別宴妃及王弟王子陪臣他所復命供張會同館日給牲牢上尊賜王金繡龍金麒麟等襲衣金玉裝帶儀仗鞍馬入賜妃與王子冠服下逮陪臣儻從文綺紗羅襲衣出就會同館復賜宴焉王卒于館輟朝三日祭賻甚厚謚為恭順賜葬南京城南石子岡以西南蠻人隸藉中國者

守之樹碑建祠命有司春秋致祭復令其子遐旺襲封遣行人內官護送歸國瀕行賜宴奉天門別宴王母陪臣等賜金百兩銀三千兩凡館中幃幔襖褥器皿悉撤以贈復命禮部宴餞于龍江驛又宴龍潭驛初國王麻那惹加那乃上言蒙恩封王爵境土皆屬職方國有後山乞封表為一方之鎮王卒其子遐旺以為請六年詔封其山為長寧鎮國山

御製碑刻石于上 十二年洪熙元年皆來朝貢今

殊域周咨錄

淳泥

五三

亦罕至矣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以為固或曰以板為城王所居屋覆以貝多葉民舍覆以草王坐繩床出即大布單坐其上衆昇之名曰翫囊戰鬪者持刀披甲甲以銅鑄狀若大筒穿之於身護其腹背其國隣底門國有藥樹取其根煎為膏服之及入其體兵刃所傷皆不死厥喪葬亦有棺斂以竹為輦車載棄山中二月始耕則祀之踰七年則不復祀婚聘之資先以椰子酒次檳榔又次以指環然後以吉貝布或量出金銀成其禮

國人以十二月七日為歲節取樹實為漿澄瀝膩如粉食之能不饑瀝漿為酒凡宴會鳴鼓吹笛擊鈸歌舞為樂無器皿以竹編具多葉為器盛飲食訖棄之厥習尚奢侈男女椎髻以五采帛繫腰花錦為衫王之服色畧倣中國基宇弘敞原田獲利羨海為鹽醱秫為酒愛敬中國人每見中國人醉者則扶之以歸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行之事佛甚嚴五月十三日國人競作佛事其山長寧鎮國其產片腦樹如核櫛取者必齋沐而往其成似梅花者為上其次有金脚凍

殊域周咨錄

淳泥

五三

腦未腦若腦札聚腦又一種如油各腦油檀香象牙吉貝布玳瑁鶴頂巴尾樹貝多葉加蒙樹二樹心可為酒椰子檳榔紙紙類而薄聲滑色微綠宋時入貢以書表厥貢珍珠寶石金戒指金繚環龍腦牛腦梅花腦降香沉香檀香丁香肉苳蔻黃蠟犀角玳瑁龜筒螺殼鶴頂熊皮孔雀倒掛鳥五色鸚鵡黑小厮金銀八寶器厥貢單目用銀其里至閣婆四十三佛齊四十四占城三十三其朝貢自廣東達于京師

瑣里 古里

瑣里國又曰西洋瑣里國古里國又曰西洋古里國或為二國或為四國會典諸書所載各異皆西海諸蕃之會自廣州船舶往諸蕃出虎頭門如入大洋分東西三路東洋差近周歲可回西洋差遠兩歲一回宋於中路置巡海水師營壘其國與伽藍洲獅子國相隣或云南距柯枝西瀕海自柯枝海行可三日至前代不通中國

本朝洪武三年遣使持詔諭西洋諸蕃曰自古為天

殊域周咨錄

瑣里

五

下主者視天地所覆載日月所照臨若遠若近生人之類無不欲其安土而樂生然必中國治安而後四方外國來附近者元君 歡帖木兒荒淫昏弱志不在民四方豪傑割據郡縣十去八九朕憫生民之塗炭興舉義兵攘除暴亂天下軍民尊朕為皇帝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前年克取元都四方以次平定其占城安南高麗諸國俱已朝貢今特遣將巡行北邊始知元君已歿獲其孫買的里八剌封為崇禮侯朕儼前代帝王治理天下惟欲中

外臣民咸樂其所又慮汝等僻在遠方未悉朕意故遣使者往諭咸使聞知既而遣前行人聞良輔往諭西洋諸蕃於是古里國王遣使來貢進金葉表文

上以其國涉海道遠賜賚甚厚 五年瑣里國王卜納的亦遣使貢奉金字表文并圖其土地山川以獻

上賜國主大統曆及織金綵段紗羅各四疋賜使臣綵段紗羅各二疋 七年

殊域周咨錄

瑣里

五

上因暹羅蕃商詐貢 詔中書禮部曰古者中國諸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九州之外蕃方遠國則每世一朝其所貢方物不過表誠敬而已高麗稍近中國頗有文物禮樂與他蕃異是以命依三年一聘之禮彼若就每世一見亦從其意其他遠國如占城暹羅西洋瑣里等處新附國土入貢既煩勞費甚大朕不欲也令遵古典而行不必煩貢其移文使諸國知之 永樂元年二國各遣使貢馬詔許其附載胡椒等物皆免稅命有司

造艦船二百五十艘備使西洋 三年古里又遣  
使朝貢詔封古里國王給印誥 五年復來貢  
七年遣中官鄭和偕行人通西南夷封海神宋靈  
惠夫人林氏爲護國庇民普濟天妃建祠於京師  
儀鳳門

按天妃莆田林氏都巡君之季女幼契玄理預  
知禍福在室三十年宋元祐間遂有顯應立祠  
於州里至元中顯聖於海保護海運萬戶馬合  
法忽魯循等奏立廟號天妃賜祭太牢洪武初

殊域周咨錄

瑣里

五十六

海運風作漂泊糧米數百萬石於落濠落濠言水往不  
可回 萬衆號泣待死矣大叫天妃則風回舟轉  
遂濟直沽後又封昭應德正靈應孚濟聖妃娘  
娘之號自後四方受恩之人遂各立廟故今在  
慶有之也永樂中杭州百戶郭保海運遭風一  
旦晝如夕者似三日夜矣舟人泣叫天妃許以  
立廟頃刻遂見天日成化間杭州給事中陳詢  
欽命往日本國至大洋風雨大作舟將覆矣陳  
禱天曰予命已矣如君命何遠見二紅燈自天

而下若有人言曰救人不收船忽有燈至舟上  
有漁舟數隻飄泊而至遂得渡登山即語曰吾  
輩爲天妃所遣此山自某地去可幾日至廣東  
也但多蛇難行今與爾盒藥敷足則無害矣已  
而果然復入京領勅又行下舟時夢天妃曰賜  
爾木此固當刻我像保無虞也明日有大木浮  
水而來舟人取之乃沉香至今刻像於家

和等領甲士駕巨艦自福州長樂縣出五虎門航  
大海西南行抵占城正南行八晝夜抵滿刺加以

瑣里

五十七

達西洋古里分艚徧往支國阿丹忽魯謨斯等處  
於是古里復遣使貢金絲寶帶金絲細如髮結花  
綴八寶珠鴉鵲石於上 二十二年  
仁宗即位從前戶部尚書夏原吉之請 詔停止西  
洋取寶船不復下蕃 宣德中復開 至正統初  
復禁 成化間有中貴迎合 上意者舉永樂故  
事以告詔索鄭和出使水程兵部尚書項忠命吏  
入庫檢舊案不得蓋先為車駕郎中劉大夏所匿  
忠管吏復令入檢三日終莫能得大夏秘不言會



堯諫論止其事忠諫史記庫中案卷寧能失去大夏在旁對曰三保下西洋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且萬計縱得奇寶而回於國家何益此特一散政大臣所當切諫者也舊案雖存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無哉忠諫然聽之降位曰君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君矣大夏後果至自後其兵部尚書國亦不常至間一遣使朝貢云

按灼艾集中劉大夏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中旨索求樂中調軍數公故

瑣里

辛八

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阻之事遂寢與此相類因附記以俟考

其國古里王好浮屠敬象牛老不傳子傳外孫否則傳弟無外孫弟傳善行人族類分五種如柯枝王南毘人不食牛將領回回人不食猪大家晨起用牛糞為囊佩之每旦水調抹額及股國事皆決於二將領俗尚信義行者讓路道不拾遺海濱為市通諸番用金銀錢以葫蘆為樂器紅銅絲為絃歌聲相協鑑錯可聽刑無鞭笞輕斷手足重罰金

誅戮田瘠宜麥產沉香木香西洋布幅廣至四五尺五色布花悅濶五尺孔雀白鳩胡椒馬鬃多駿馬來自西域五色鴉鵲石其貢寶石金繫腰珊瑚珠琉璃瓶琉璃碗寶鐵刀蘇合油龍涎侖子花花檀單伯蘭布苾布紅絲花手巾番花人馬象物手巾線結花靠枕木香乳香檀香錫胡椒 鎖里其產撒哈刺以毛織之蒙茸如壇獨有紅八者藍布靚木黑布白苾布其貢馬紅撒哈刺紅八者藍布紅番布木里布白苾布珠

殊域周咨錄

瑣里

辛九

子項串黃黑虎其貢道亦由廣東

殊域周咨錄卷之九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仝校正

蘇門答刺

蘇門答刺國古大食國也在占城之西洋中南接  
目連所居賓童龍國東北近雪山葱嶺皆佛境西  
北與大秦相鄰為其屬宋初與占城通貢南又抵  
宋淳化四年廣州番長以書招諭船主蒲希密遂

蘇門答刺

至南海以老病不能詣闕乃以方物來獻其表有  
曰涉歷龍王之宮瞻望天帝之境庶尊玄化以慰  
宿心今則雖屆五年之城猶賒雙鳳之闕自是廣  
州至今多蒲姓者皆其裔也後與賓童龍國使來  
朝貢熙寧中其使辛押拖羅請進銀錢助脩廣州  
城不納後又分部領為勿斯離弼琶羅勿跋等國  
復并名為湏文達那

本朝洪武間遣使奉金葉表貢馬及方物改名蘇門  
答刺 永樂三年酋長宰奴里阿必丁隨中使尹

慶入貢封為蘇門答刺國王給與印誥 五年嗣

王鎖丹罕阿必鎮遣使阿里入貢時中官鄭和偕

行人奉使西洋諸番賞賜其主貿易珍物統軍二

萬七千餘海船四十過其國其臣蘇幹刺專國欲

弑國主自立怨朝賜不及已領眾數萬邀擊官軍

和與戰敗之蘇幹刺走追至喃淳國并其妻子獲

之獻於行在論以大逆不道伏誅番夷聞之震慄

按別誌永樂五年國王與花面王戰敗中矢死

子弱不能復讐其妻發憤令於國曰能復此讐

蘇門答刺

者我以為夫與共國事有漁翁聞之率眾攻殺

花面主王妻遂從漁翁永樂七年漁翁王來貢

上喜厚賜之十年遣使至其國故王假子率部眾殺

漁翁王其子蘇幹刺率眾奔於哨山時時相侵

欲復讐十一年太監鄭和擒假子送京伏法漁

翁王子感激貢方物甚夥花面王者即那孤兒

王也國小僅比大村祇千餘家人皆釐面以故

號花面風俗語言類蘇門答刺其事與此稍異

姑附記之

宣德六年其國來進馬場王錦二段紗羅各四疋  
綉十三疋妃文綺紗羅有差 九年國王復來貢  
馬回賜綵段二十表裏以後俱照此例正使賞綵  
段五表裏并其妻及頭目通事各賞有差 十年  
請封其子為王 正統十年天順三年皆來貢  
成化二十二年番人馬力麻者為海商詭稱蘇門  
答刺使臣私通販易市舶中官常眷利其貨不究  
問之廣東布政使陳選發其奸抵罪自後其國間  
一朝貢 其俗男女髮繫紅布國主軀幹脩長

蘇門答刺

三一

日之間必三變色或黑或赤每歲殺十餘人取自  
然血浴之謂能厭邪四時不生疾疢故民皆畏服  
焉民網魚為生獨木剝舟朝則張帆出海暮則回  
田瘠少收胡椒蔓生延蔓附樹枝葉如扁豆花開  
紅白結椒纍垂番秤一播苛抵我官秤三百二十  
斤價銀錢二十箇重銀六兩其瓜茄一種五年結  
小再種橘柚酸甜之果常花常結有瓜一種皮若  
荔枝未剖之時甚臭既剖味如酥油香甜可食又  
產鶴頂錫耳蘇木闊布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  
不齊子大如西瓜

十餘斤以煮海為鹽釀菱樟子為酒貨用青白磁  
器銅鐵瓜哇布色綉之屬其西去一晝夜城有龍  
涎嶼獨峙南巫里洋之內浮滌海面波激雲騰每  
至春間群龍交戲於上而潰涎沫洋水則國大駕  
獨木舟伺龍出沒隨而採之或風波則人俱下海  
一手附舟旁一手揖水而得至岸其涎初若脂膠  
黑黃色頗有魚腥氣久則成大塊或大魚腹中刺  
出如斗大焚之清香可愛名曰龍涎其品有三浮  
水者為上漆  
沙次之魚  
食為下每香一斤直其國金錢一百九十二校

蘇門答刺

四

准中國銅其貢馬犀牛龍涎撒哈刺梭眼寶石木  
盛九千文 丁香降真香沉香胡椒蘇木錫水晶瑪瑙番  
弓石青回回青硫黃自滿刺加國順風九晝夜可  
至其道亦由廣東

錫蘭

錫蘭國古狼牙須也在西洋與柯枝國對峙以別  
羅里為界自蘇門答刺順風十二晝夜可至其國  
山城極西可望見馬番語謂高山為錫蘭因名前  
代不通中國或曰狼牙須梁時通焉

本朝永樂七年中使鄭和偕行人泛海至其國賚金銀供噐綵粧織金寶幡布施於其寺賞賜國主亞烈苦柰兒詔諭之國主貪暴不輯睦隣國數邀劫往來使臣諸番皆苦之和等登岸至其國國主驕倨不恭令子納款索金寶不與潛謀發兵數萬劫和舟而先伐木拒險絕和歸路和覺之擁衆回舟路已阻塞和與其下謀曰賊衆既出國中必虛且謂我軍孤怯無能爲如出其不意可以得志乃率所從兵二千夜半間道啣枚疾走抵城下約聞砲

錫蘭

五

則奮擊入其城生擒亞烈苦柰兒 九年歸獻闕

下

命禮部擇其支屬賢者更立之禮部詢於所俘國人舉耶巴乃那賢 十年遣使賚 詔印往封之 詔曰朕統承

先皇帝鴻業撫馭華夷嘉有萬方同臻至治錫蘭國亞烈苦柰兒近處海島素蓄禍心毒害下人結怨鄰境朕嘗遣使詔諭番國至錫蘭其亞烈苦柰兒敢違天道傲慢弗恭遂其兇逆謀殺朝使天厭其

惡過被擒俘朕念國中軍民皆朕赤子命簡賢能爲之統屬爾耶巴乃那修德好善爲衆所推今特封爾爲錫蘭國王嗚呼惟誠敬可以立身惟存厚可以撫衆惟忠可以事上惟信可以睦鄰爾其欽承朕命未崇天道無怠無驕暨子孫世享無疆之福欽哉時群臣皆請誅亞烈苦柰兒

上曰蠻夷禽獸耳不足誅遂赦之亦遣歸時國人立不刺葛麻巴思刺查爲王詔諭使遜位 十四年王遣使借占城爪哇諸國貢馬及犀象方物中官

錫蘭

六

鄭和等賚勅及錦綺紗羅絲絹等物借往賜各國王 宣德八年入貢賜文綺國王十八死王妃八死紗國王與妃各四死正使副使給賞有差詔使臣以下自進物俱給與價 正統十年貢珠石寶石天順三年王卒其子葛力生夏刺昔利把交把惹遣使貢自後貢使亦間至 其國在大海中嶺翠藍山最高大叅天山頂產有青美藍石黃鴉鵲石青紅寶石每遇大雨衝流山下沙岸拾取之其海旁有珠簾沙或云珠池日放光常以網取螺蚌

傾入池中作爛淘珠貨之自山東南乘風可三日  
至赤外塢塢人穴居男女皆裸若野獸不粒食食  
芭蕉子波羅蜜魚蝦又西海行可十日至佛堂山  
海邊有一盤石上印足跡長三尺許常有水不乾  
稱爲先世釋迦佛從翠藍嶼乘登此山足躡其迹  
至今尚存故名佛堂山盤石下有卧佛寺稱爲釋  
迦佛濕槃真身側卧在寺亦有舍利子在其寢處  
寶飾極華麗又西北陸行五十里至王居王尚釋  
帝象牛煨牛糞灰塗休飲牛乳不食其肉殺牛者

錫蘭

二

罪死王宮民居旦必調牛糞塗地而禮佛民上裸  
下纏帨加壓腰去鬚毫留髮布纏之女椎髻於後  
下蒙白布飲食不冷人見氣候常熱米穀豐足地  
廣人稠俗富饒亞於爪哇所產香乳香貨用金  
錢銅錢青花白磁器色段色絹之屬其道由廣東  
至京

蘇祿

蘇祿國與淳泥瑣里相近其國分爲東西別有一  
洞共三洞王俱不相統屬或云東王爲尊西洞別

洞二王副之

本朝永樂十五年東國王巴都葛叭峇刺西國王巴  
都葛叭蘇哩別洞王叭都葛叭刺卜各率其妻子  
酋長來朝貢珍珠玳瑁諸物賜國主紗帽金鑲玉  
帶金蟒衣衾褥器皿鋪陳賜王妃冠服文綺紗羅  
等物王子女姻戚酋長使女給賞有差詔貨物俱  
給價免抽分東王歸次德州卒

蘇祿

八

屬及陪臣國人歷涉海道忠順之心可謂至矣茲  
特厚加賞賚錫以恩誥封以王爵俾爾身家榮顯  
福爾一國之人近命還國何其嬰疾遽焉殞逝計  
昔來聞不勝痛悼今特賜爾謚曰恭定仍命爾子  
承爾王爵率其眷屬回還於戲死生者人理之常  
爾享榮祿於生前垂福慶於後嗣身雖死歿而賢  
德令名昭播後世與天地相爲悠久雖死猶生復  
何憾焉茲用遣人祭以牲醴九泉有知尚克享之  
又命有司營築爲文樹碑基道文曰王者之治天

下一視同仁聲教所被無思不服故曰明王慎德  
四夷咸服蓋有不待威而從不假力而致者昔朕  
皇考太祖高皇帝誕膺 天命統御萬方泯仁厚德  
薰蒸動徹近者既悅遠者必來莫不歡忻鼓舞於  
日月照臨之下猗歟盛哉肆朕續承大統君主華  
夷繼志述事惟恐弗逮勞來綏懷每殫厥心而戎  
狄之君蠻夷之長越大小庶邦亦罔不來廷朕悉  
以禮接之乃者蘇祿國東王巴都噶以塔喇邈居  
海嶠心慕 朝廷率躬眷屬及其國人航漲海泛

蘇祿

九

鯨波不憚數萬里之遙執玉帛捧金表來朝京師  
其恭順之誠愛戴之意藹然見於辭表可謂聰明  
特選超出等倫者矣朕特加宴賞賜以印章封以  
王爵送至還國道經德州竟以疾薨實未樂十五  
年九月十三日也計聞朕不勝悼痛遣官諭祭賜  
謚恭定仍命有司爲塋葬事以是年十月三日葬  
於州城之北命其子都麻合襲爵率其屬而還禮  
官以喪事告請樹碑垂示於後朕惟天無私覆地  
無私載日月無私照王者奉三無私以代天出治

君臣之序立五典之教備內外之分明生人之大  
慶實在於斯故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賓莫  
非王臣今王慕義而來誠貫金石不謂嬰疾遽殞  
厥身其忠義不可泯故用紀其實以詔後世於戲  
人孰無死若王光榮被其國家慶澤流於後人名  
聲昭於史冊末世而不磨可謂得其所歸矣使其  
區區居海嶠之間一旦殞歿身與名俱滅豈不惜  
哉王雖薨逝蓋有不隨死而亡者此誠大丈夫矣  
乃錫之銘曰 覆載之內庶類寔蕃天生聖神主  
宰其間禮樂教化達於四夷包含徧覆恩布德施  
敬恭玉帛朝於明堂無有遠近山梯海航粵自古  
昔與今斯同蘇祿之君慕義嚮風携其室家暨其  
老倪汎彼鯨波萬里而至拜舞婀娜列辭摠誠感  
恩效順特選聰明春惟賢哲錫賚是加金章赤綬  
開國成家秋風載塗浩然長驅神遊逍遙風馬雲  
車平原之岡佳城蒼蒼永固厥封千載之藏顯顯  
令聞垂於無極後之來者視此貞石  
上命留其妃妾及僮從十人守墓令畢三年還國

蘇祿

十一

使封其長子都麻合為蘇祿國東王

知州甯和蘇祿王墳詩曰花謝紅香颺曲溪藤

枝深護小堂低春風細草埋翁仲夜雨空梁落

燕泥萬里海天愁思迥百年蘇祿夢魂迷多情

惟有芳林鳥不為淒涼依舊啼

十九年復來貢方物自後亦不常至間一來王云

貢道由廣東其俗山涂田瘠間種粟麥民食沙糊

魚蝦螺蛤煮海為鹽釀蔗為酒織竹布為業氣候

半熱男女短髮纏皂縵其山曰石崎以此為侍障其產

蘇祿

十二

竹布玳瑁珍珠色可照而圓者蔗其貢梅花腦米腦

竹布綿玳瑁降香蘇木胡椒萆黃臘番錫

麻刺

麻刺國前代無考

本朝永樂中國主哇來切本率其臣來朝至福州卒

詔謚康靖

按當時之夷沒塗於中國者如淳泥蘇祿麻刺

共三人焉非我

朝德威遠被鳥能使海外遐首傾心殞身如此哉

勅筮閩縣令有司歲時祭之 十三年又遣使獻

麒麟禮部尚書呂震奏麻林國進麒麟將至請於

至日率群臣上表賀

上曰往者翰林院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成欲上

表進賀朕則許之麒麟有無何所損益其已之儒

臣金幼孜瑞應贊曰臣聞麒麟天下之大瑞也帝

王之德上及太清下及太寧中及萬靈則麒麟見

又云天不愛道地不愛寶人不愛其情則麒麟見

又云王者德洞淪真化及群動則麒麟見是則麟

麻刺

十二

之出必聖人在位當天下文明之日固不可以幸

而數致也欽惟

聖天子嗣大歷服法 天圖治勵精宵旰致理萬機

仁聲義聞洽於遠邇德教覃被民物和會四方萬

國靡不歸戴於是 天鑒 聖德景貺屢臻而十

有七年之間諸福之物紛員克初史不絕書乃永

樂甲午秋九月西南夷有曰榜葛刺國以麒麟貢

明年乙未秋九月有曰麻林國以麒麟貢今年秋

復有曰阿丹國以麒麟貢五六年間麒麟九三至

京師烜赫昭彰震耀中外誠千萬世之嘉遇而大  
平之 上瑞也昔者黃帝道隆德盛麟僅出於囿  
周南雖托諸歌詠而未覩其真降及漢唐廖廖無  
聞今

聖天子德協重華功高曠古厚澤深仁涵浸無間而  
茲麟之祥屢見而不已蓋 上天以是彰顯

聖德爲王化之大成誠宗社生民萬世無疆之慶也  
臣忝列禁林日覩嘉禎不勝榮幸用述爲贊以傳  
之久遠謹拜手稽首以獻贊曰猗歟仁獸異狀奇

麟刺

一三

形二儀胚臍玄枵降精龍顛聳拔肉角挺生紫毛  
白理龜紋縱橫其質濯濯其儀彬彬有趾弗踈惟  
仁是遵有角弗觸惟義之循步中規矩音協韶鈞  
生草不踐生物不餐四時乘化具鳴弗愆是名麒  
麟出應於天待時而至弗後弗先萬里來賓載萬  
載馳瑤光燭霄卿雲下垂 重瞳屢顧衆抃以嬉  
大開明堂坐以納之於惟我

皇法 天圖治聲教流行東漸西被無幽弗燭無遠  
弗暨川匯雲奔稽首奉贊爰集大瑞後先駢臻何

以致之惟 皇之仁惟 皇之仁洽於八垠極天  
際地罔不尊親惟 皇謙恭弗自爲聖匪物之珍  
協於仁政惟 皇奉天丕 顯大命 聖壽萬年  
四方之慶

按是年榜葛刺國獻麒麟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理以惠天下天下既安  
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又陝西獻玄兔曹  
縣獻騶虞皆禁不賀

聖人不貴異物之盛德猗歟休哉

麟刺

十四

忽魯謨斯

忽魯謨斯在西南海中東連大山西傍海國中土  
厚宜耕種人質直狀貌偉碩喜作佛事常歌舞惡  
殺前代無考自古里國十晝夜可至其國傍海地  
無草木牛年駝馬皆食海魚乾

本朝末樂初遣使朝貢七年中官鄭和往賜其國首  
長感慕 天恩躬獻方物及馳雞儒臣金幼孜作  
賦曰永樂己亥秋八月旦吉西南之國有以異禽  
來獻者稽往牒而莫徵考載籍而難辨 皇帝御



奉天門特以頒示群臣莫不引領快視頓足駭愕  
以為希世之罕聞中國所未見其為狀也駝首鳳  
喙鶴頸鳧臆蒼距矯攢修尾齒萃雄姿逸態鷲武  
且力衡不逾咫高可八尺名曰駝雞生彼蕃國想  
其質胞火德體孕陽精目含碧而星耀頂凝紫而  
雲蒸鬚凌風以聳拔翼摩空而崢嶸冠我我以高  
者翫膠膠而振騰豈羽毛之同族寔異狀而殊形  
感

聖德之遠被將獻琛於 天庭爾其分重譯辭海陬

忽曾謨斯

十五

貯以雕籠載以長舟風馭指以前路川石導以安  
流鴟鵬相叅以迴翔精衛從之而夷猶駭天吳兮  
走列缺攝蒼螭兮奔素虬晞晨光於暘谷弄夕景  
於瀛洲倏忽萬里達於 九重闊步長趨氣凌大  
空性寔馴狎貌甚雍容昂首拂青雲鼓翼生長風  
山雞野雉不敢敵青鸞紫鳳同翱翔食以玄圃之  
金粟飲以瑤池之瓊漿頌依托之得所何遭遇之  
非常繁

聖王之宵旰正圖治之未遑法勤勵於湯禹傲至德

於虞唐念司農之作勞真警言而弗忘敢耽耽於  
遠物有一息之怠荒惟雨暘之順序洎民物之阜  
昌暢至仁於六合躋四海於壽康斯宸衷之拳切  
而

聖心之所望臣目覩於盛美愧陳詞之弗減頌

聖壽於萬年同地久而天長自後不常至風俗頗淳  
壘石為城酋長深居練兵畜馬田疇麥廣穀少民  
富饒山連五色皆是鹽也鑿之鍤為盤碟碗器之  
類食物就用而不加益矣壘石為屋有三四層者

忽曾謨斯

十六

其厨厨卧室待客之所俱在上男子拳髮穿長衫  
善弓矢騎射女子編髮四垂黃漆其頂出則布幔  
兜頭面用青紅紗布以蔽之兩耳輪周掛絡索金  
錢數枚以青石磨水收點眼眶唇臉花紋以為美  
飾頂掛寶石珍珠珊瑚紉為纓絡臂腕腿足皆金  
銀鐲此富人也行使金銀錢產有珍珠寶石金珀  
龍涎香撒哈刺梭腹絨毯又產大馬西洋布獅子  
駝雞昂首高七尺福祿似駝花文可愛靈羊尾大者重二十餘斤行則以車載尾  
長角馬哈獸通身長貨用金銀青花磁器五色段綉

木香胡椒之屬

佛郎機附

別有番國佛郎機者前代不通中國或云此喃勃利國之更名也古有狼徐鬼國分為二洲皆能食人爪哇之先鬼啖人肉佛郎機國與相對其人好食小兒然惟國主得食臣僚以下不能得也

其法以巨鑊煎水成沸湯以鐵籠盛小兒置之鑊上蒸之出汗汗盡乃取出用鐵刷刷去苦皮其兒猶活乃殺而剖其腹去腸胃蒸食之

佛郎機

十七

本朝正德十四年佛郎機大酋弒其國王遣必加丹末等三十人入貢請封有火者亞三本華人也從役彼國久至南京性頗黠慧時

武宗南巡江彬用事導亞三謁

上喜而留之隨至北京入四夷館不行跪禮且詐稱滿刺加國使臣朝見欲位諸夷上主事梁焯執問杖之其舶住廣州澳口布政使吳廷舉聞於朝尋檢無會典舊例不行遂退舶東莞南頭蓋屋樹柵恃火銃以自固每發銃聲如雷潛出買十餘歲

小兒食之每一兒予金錢百舶夷初至行使廣之金錢後方覺之

惡少掠小兒競趨之所食無筭居二三年兒被掠

益衆適聞四人寓亦虎仙以貢獻事誣陷甘肅文

武大臣亞三與虎仙皆恃彬勢或馳馬於市或享

大官之饌於刑部或從乘輿而餽珍膳享於會同

館或同僕臣卧起而大臣被誣者皆以桎梏幽囚

意頗輕侮朝官焯每以法繩約之二夷人相謂曰

大顏可即主事乃顧不可即耶彬聞之謂焯凌雲駕

下人員將奏治適

佛郎機

十八

武宗晏駕

皇太后懿旨誅彬又滿刺加王訴佛郎機奪國仇殺於是御史丘道隆何鏊言其悖逆稱雄逐其國王掠食小兒殘暴恠雷遺禍廣人漸不可長宜即驅逐出境所造垣屋盡行拆毀重加究治工匠及買賣人等坐以私通外夷之罪詔悉從之誅其首惡火者亞三等馮亦虎仙命撫按檄倭官軍逐餘黨醜類歸去海道憲帥汪欽率兵至猶據險逆戰以銃擊敗我軍或獻計使善泗者鑿沉其舟乃悉

擒之初佛郎機番船用挾板長十丈闊三尺兩旁架櫓四十餘枝周圍置銃三十四個船底尖兩面平不畏風浪人立之處用板捍蔽不畏矢石每船二百人撐駕櫓多人衆雖無風可以疾走各銃舉發彈落如雨所向無敵號蜈蚣船其銃管用銅鑄造大者一千餘斤中者五百餘斤小者一百五十斤每銃一管用提銃四把大小量銃管以鐵爲之銃彈內用鐵外用鉛大者八斤其火藥製法與中國異其銃一舉放遠可去百餘丈木石犯之皆碎

佛郎機

十九

有東莞縣白沙巡檢何儒前因委抽分曾到佛郎機船見有中國人楊三戴明等年久住在彼國備知造船鑄銃及製火藥之法鉉令何儒密遣人到彼以賣酒米爲由潛與楊三等通話諭令向化重加賞資彼遂樂從約定其夜何儒密駕小船接引到岸研審是實遂令如式製造鉉舉兵驅逐亦用此銃取捷奪獲伊銃大小二十餘管嘉靖二年鉉後爲冢宰奏稱佛郎機兇狠無狀惟恃此銃與此船耳銃之猛烈自古兵器未有出其右者用之御

虜守城最爲便利請頒其式於各邊製造禦虜上從之至今邊上頗賴其用

月山叢談云佛郎機與爪哇國用銃形製俱同但佛郎機銃大爪哇銃小耳國人用之甚精小可擊雀中國人用之稍不戒則擊去數指或斷一掌一臂銃製須長若短則去不遠孔須圓滑若有歪邪滲礙則彈發不正惟東莞人造之與番制同餘造者往往短而無用鉉入宰吏部值北虜吉囊入寇請頒佛郎機銃於北邊凡城鎮

佛郎機

二十

關隘皆用此以禦寇然鉉奏語頗煩兵部郎中吳縉見而笑之鉉怒黜知銅仁府或戲縉曰君被一佛郎機打到銅仁府仍詔佛郎機人不得進貢并禁各國海商亦不許通市由是番船皆不至競趨福建漳州兩廣公私匱乏 嘉靖中巡撫都御史林富上疏曰臣惟巡撫之職莫先於爲民興利而除害凡上有益於朝廷下有益於生人者利也上有損於朝廷下有損於生人者害也今以除害爲民并一切之利禁

絕之使軍國無所資且失遠人之心則廣東之廢  
市舶是也謹按 皇明祖訓安南真臘暹羅占城  
蘇門答刺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齊淳泥諸國  
俱許朝貢惟內帶行商多設謫詐則暫却之其後  
亦復通又 大明會典內安南滿刺加諸國來朝  
貢者使回俱令於廣東布政司管待所以送迎往  
來者實欲懋遷有無柔遠人而宣威德也正德間  
因佛郎機夷人至廣獷悍不道奏聞於 朝行令  
驅逐出境自是安南滿刺加諸番舶有司盡行阻

佛郎機

廿一

絕皆往福建漳州府海面地方私自行商於是利  
歸於閩而廣之市井皆蕭然也夫佛郎機素不通  
中國驅而絕之宜也

祖訓會典所載諸國素恭順與中國通者朝貢貿易  
盡阻絕之則是因噎而廢食也况市舶官吏公設  
於廣東者反不如漳州私通之無禁則 國家成  
憲果安在哉以臣籌度中國之利益鐵為大有司  
取辦乞乞終歲僅充常額一有水旱勸民納粟稍  
懼不克舊規至廣番舶除貢物外抽解私貨俱存

則例足供 御用此其利之大者一也番貨抽分  
解京之外悉充軍餉今兩廣用兵連年庫藏日耗  
藉此足以充羨而備不虞此其利之大者二也廣  
西一省全仰給於廣東今小有徵發即措辦不前  
雖折俸極木久已缺乏科擾於民計所不免查得  
舊番舶通時公私燒給在庫番貨旬月可得銀兩  
數萬此其為利之大者三也貨物舊例有司擇其  
良者如價給直其次資民買賣故小民持一錢之  
貨即得握救展轉貿易可以自肥廣東舊稱富庶

佛郎機

廿二

良以此耳此其為利之大者四也助國給軍既有  
有賴焉而在官在民又無不給是因民之所利而  
利之者非所謂開利孔而為民罪梯也議者若  
虞外夷闖境為害則臣又思之暹羅真臘爪哇等  
國皆洪武初入貢方物臣服至今淳泥諸國皆永  
樂中來朝沒齒感德者而占城則成化間被篡繼  
絕蒙恩者焉南方蠻夷大抵寬柔乃其常性百餘  
年來未有敢為盜寇者見今番舶之在漳閩亦未  
聞其小有警動則是不敢肆侮為害亦章章明矣

况又阻忽通又足以得其歡心乎請勅廣東福建海道憲臣及倭倭都指揮於廣州洋澳要害諸處及東莞縣南頭等地督率官軍嚴加巡察凡番船之來私自行商者盡皆逐去其有朝貢表文出於祖訓會典所載衆國密調得真許往廣州洋澳駐歇其

祖訓會典之所不載如佛郎機者即驅出境敢有抗拒不服督發官軍擒捕而凡所謂喇哈番賊必誅權要之私通與小民之誘子女下海者必重禁稍

佛郎機

十三

有疎虞官軍必罪如此則不惟一方之利復興所謂王者無外之道亦在是庶我中國懷柔有方公私兩便矣奏下從其言於是番船復至廣州今市舶革去中官船至澳遺各府佐縣正之有廉幹者往抽分貨物提舉司官吏亦無所預然雖禁通佛即機往來其黨類更附諸番船雜至為交易首領人皆高鼻白皙廣人能辨識之遊魚洲快艇多掠小口往賣之所在惡少與市為駢儉者日繁有徒甚至官軍賈客亦與交通云

按象人而用孔子惡之况買人食之乎甚哉虎狼之不若也佛郎機所以不載於前世諸書者固因其荒僻而或畧亦疾其不仁而痛絕耳今附錄之凡以為後事之鑒也又自永樂改元遣使四出招諭海番貢獻畢至苛貨重寶前代所希充溢庫市貧民承令博買或多致富而國用亦羨裕矣議者多謂廣東福建浙江海濱貢道之處皆建市舶提舉司廣東因佛郎機之擾於時番船暫行禁止迨後林富請禁即復通而近

佛郎機

十四

日召倭奴叛寇王直亦以互市要國家當事諸公或可或否迄無定議是不然廣東所至賈胡皆安南以下屬夷非侵犯中國者有利而無害故可受之與通互市浙江所至賈胡僅倭奴一種部落耳民之讐而國之賊有害無利者宜援祖訓為例絕不與通以佛郎機之人待之足矣夫朝貢且不可許况可容其互市耶別聞前代波斯國賈胡能識寶氣史冊多載

本朝獨不見通貢豈其地并於他國以至絕滅無聞

耶不然何使跡之廖廖也 別誌載波斯人來  
閩相古墓有寶氣乃謁墓鄰以錢數萬市之墓  
鄰諱不與波斯曰汝無庸爾也此墓已無主五  
百年矣墓鄰始受錢波斯發墓見棺衾臙肉潰  
盡惟心堅如石鋸開觀之有佳山水青碧如畫  
傍有一女靛妝凭欄凝睇蓋此女有愛山水僻  
朝夕玩望吐吞清氣故能融結如此此固志一  
動氣理或有之而波斯乃能識之於桀形之前  
此類甚多畧舉以見

雲南百夷附

佛郎機

廿五

雲南百夷乃徼外荒僻之部落也初戰國時莊蹻  
王滇池漢武帝開益州治滇池即今雲南諸郡地  
諸葛亮定南中四郡亦在此然未嘗涉其境唐宋  
為蒙氏段氏所據至元始以雲南等路如內地設  
官而其土酋所轄不可以漢法治則仍其俗羈縻  
之近西南海上如麓川緬甸車里八百媳婦等地  
其先土酋有妻八統謂之百夷  
百各領一寨故名

本朝洪武十四年命穎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藍玉西

平侯沐英率兵討雲南悉平分兵四出取諸蠻寨  
未服者由是車里平緬等處相率降諸夷悉平遣  
使勅勞征南將軍傅友德等曰卿等提兵深入振  
揚國威擒首帥於曲靖之西敗烏蠻於河渡之北  
席卷長驅掃金馬碧雞而撫金沙至於金齒不戰  
而服檄定百蠻威加八譯將軍之勞至矣欲勞以  
罇酒遠不能及特以朕心勞之尚勗之哉於是百夷  
皆請內附以次入貢因而受職今其地為府者二  
曰孟定曰孟良為州者四曰鎮康曰灣甸曰大侯

雲南百夷

三六

曰威遠宣慰司六曰車里曰木邦曰孟養曰緬甸  
曰八百大甸曰老撾宣撫司三曰南甸曰干崖曰  
隴川舊為麓川平緬長官司二曰鈕兀曰芒市多有自古  
不通中國者其內老撾最遠西北至布政司三十  
八程凡諸聚落至布政司無里數但以程計而已  
二十一年麓川復反舉衆號三十萬寇楚雄至  
定遠勢甚張沐英自將精銳往討之旬餘抵賊營  
遣都督馮誠以輕騎三百挑之賊驅萬衆乘二十  
象來戰誠一鼓敗之殺賊數百人獲一象而還英

喜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下令曰破賊之術宜多置火礮及神機箭銃分將士作三行象近則前行之礮箭俱發象不退則第二行繼之第三行復繼之使銃礮不絕象必驚走大軍乘之破賊必矣明日賊悉驅百象來戰象背披甲負戰樓若欄指然英申令諸將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進而捷者一級必賞退而劬者全隊悉戮於是將士鼓勇而進陣交前軍火箭銃砲連發星流雷擊山谷震動象皆驚奔寇之勇而力者曰昔刺亦殊死戰左師小却

雲南百夷

廿七

英登高望之命左右取帥之首來左師遙見一人拔刀飛騎而下麾眾復前三軍大呼殺入不移時斬首三萬餘級俘賊眾萬人生獲四十七象餘黨走死山谷中英奏捷還師所過城邑百姓爭持牛酒迎勞之自是諸蠻懾服歲入貢已而賊部曲靖普安孟定龍海曲麻馬乃等處夷酋數叛傅友德率兵討定之脇從者悉諭歸業 二十八年越州夷龍海子阿資據龍窩叛朝廷命諸將征之師無功自後無敢議伐者西平侯沐春鎮雲南

英之子襲請討

之眾以為難春曰歷歲不獲此寇者彼恃其地多險阻且各處土酋皆姻婭得以匿之今悉調土酋從征仍設謀羈絆俾不能通多置營堡相掎角制其出入授首必矣乃進兵至赤窩果獲阿資梟其首以徇百夷震恐 先是

上遣福建右叅政王鈺持節撫諭麓川平緬宣慰司贈遺金貝固却不受或勸曰不受固善恐蠻人懷疑生變不若受之乃受而悉以輸雲南布政司庫中純故元進士後二十九年麓川土官思倫發以

雲南百夷

廿八

兵侵緬甸緬甸遣使訴於朝上遣行人李思聰錢古訓持詔往諭緬甸講和緬人既聽命遂持詔諭思倫發詔曰道里遠險山川阻脩風俗殊異此乃天造地設也爾能勤使者陟險遠越隣邦衝烟突霧晨進昏止戴風霜而至中夏可謂難矣古人云誠信君子將有事於遠雖千里之外神交而自通今萬里之外爾能勤使遠脩其好美絕古今然排難解紛之事朕之旨意恨不即一言而止使彼此各罷兵守業黎民於變也兩國

之民居處各分雖存關市之譏是其利也其或忿  
爭不已天將昭臨福善禍淫遲速可待勅至爾其  
審之思倫發聞詔恐懼俯伏謝罪願罷兵思聰古  
訓二人畢事將還適其部屬刁幹孟叛思倫發二  
人便宜諭以 朝廷威德叛者退思倫發欲倚二  
人服其下強留之以象馬金寶爲饋二人爲書論  
却之曰中國不以象馬金玉爲寶所寶者忠臣烈  
士強兵勇將與孝子順孫耳宜送使者還朝不復  
侵擾鄰境則可明爾畏敬君上之心焉思倫發大

雲南百夷

廿九

喜邀二人設餞爲樂率其部屬送出境二人還具  
奏其事并獻其所著百夷傳傳中凡山川土俗人  
物風氣悉備

上覽之大悅以其奉使稱職各賜襲衣 三十年刁  
幹孟逐思倫發據其境思倫發奔至京師

上憫之命西平侯沐春左軍都督何福徐凱率雲南  
四川諸衛軍往討之且諭思倫發曰爾遠離鄉土  
經涉歲月不能無懷土之思強臣爲亂勢不自保  
奔走至此欲謀還國非將勇兵強不可得也朕今

送爾至雲南與西平侯且駐怒江上先遣爾平日  
心腹之人至國中諭爾還之意以觀國中之向背  
立衛騰衝以觀其勢若威遠遠幹已附朝廷他郡  
亦皆聽命則刁幹孟反逆之威日消腹心之臣效  
順者多爾歸國之期可數日而待矣若輕易而進  
吾恐刁幹孟之勢方盛國人腹心莫與爲敵則爾  
之疆土終非爾有也既而遣思倫發還麓川勅諭  
之曰古語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  
之謂民之父母蓋人心之所在即天理之所在善

雲南百夷

三一

治民者必求夫民情焉今爾思倫發長有平緬一  
方而與民心好惡不同故爲下人之所不容而歸  
於我朕思爾父祖世澤民故推之今一旦失民之  
心背國之俗棄墳墓離親戚而來又不歸則境  
土非有矣然是非不可不明天討不可不正已遣  
將問罪刁幹孟故命爾還舊邦賜黃金百兩白金  
百五十兩鈔五百錠以遣之 又勅西平侯沐春  
曰思倫發窮而歸我當以兵送還其土若至雲南  
且令止怒江遣人往諭刁幹孟毋不臣必歸爾主



如其不從則聲其罪以討之是時刁幹孟既逐思倫發懼朝廷致討乃先遣人至西平候沐春所入貢言先曾遣使進方物求受土官職事為大甸刁的弄阻於途弗克上聞願為達奏春許之後思倫發入國刁幹孟同別為土官以治 建文二年八百媳婦國入貢老樞亦貢永樂初麓川緬甸忿爭作亂雲南按察僉事周彥奇名正吉水人初為訓導聞之匹馬深入宣布國威皆悅首解去緬人遣使入貢金幼孜緬人入貢應制詩曰聖主龍飛開泰運

雲南百夷

三二

殊方效貢慶昌辰九天空闕風雲會一統山河雨露新重驛未誇來白雉在郊先喜集祥麟幸逢四海為家日願祝皇圖億萬春

初其地止設五宣慰司車里木邦孟養及孟定南甸芒市三府後白樞家生夷酋備方物入貢置老樞宣慰四司四年孟指生夷酋來附詔置孟良府以為守為遣中使楊瑄與雲南千戶孟景賢齎詔往諭百夷諸生部落於是大古刺小古刺及其鄰境諸番曰底馬撒曰茶山曰底板曰孟倫曰八蒙

搭等處皆遣人隨中使貢方物且言諸部落皆在西南極邊自昔未通中國願內屬乞設官統理之詔置宣慰司二長官司五遣官齎詔印勅符往賜之一統志會典俱不載蓋以其遠小之極不能復通貢老樞軍民宣慰使刁緣及遣使護前安南王孫陳天平來朝奏曰臣天平前安南王恒之孫天明之子日燧弟也日燧恭遇天朝率先歸順

雲南百夷

三三

太祖高皇帝封為安南王賜之章印在位二年而卒其弟暉立亦止二年子晚繼之賊臣黎季犛當國擅作威福晚稍欲抑損季犛弑之而立晚之子顯國之大權盡出季犛與其子蒼左右前後皆其逆黨顯惟拱手而已未幾復弑顯而立顯子炎蒙然幼稚尚在檣櫓季犛父子乃大弑陳氏宗族并炎弑之而取其位更姓名胡一元子曰胡奎為大虞皇帝臣以先被棄斥越在外方季犛父子志圖篡奪臣幸以遠外見遣臣之僚佐激於忠義推臣為主以討賊復讐方議招軍而賊兵見迫倉皇出走左右散亡逆黨窮追遣兵四索臣竄伏窮荒採拾

自給饑餓困厄萬死一生久之度其勢且少息稍稍間行艱難跋跣以達老樞然時老樞多事不暇顧臣瞻望朝廷遠隔萬里無所控告屢欲自絕苟且圖存延引歲月忽讀詔書知

皇上入正大統率由舊章臣心忻忭有所依歸又以抱疾積久至於今年始獲躬親天顏伏念先臣受命

太祖高皇帝世守安南恭修職貢豈謂此賊造逆滔天悖慢聖明蔑棄禮法累行弑逆遂成篡奪陳氏

雲南百夷

三三

宗屬橫被殲夷所存者惟臣而已臣與此賊不共戴天伏望聖恩俯垂矜憫因叩頭流涕又言賊臣黎季犛已老詭謀逆計多出黎蒼攻劫占城欲使臣屬又侵掠思明府奪其土地究其本心實欲抗衡上國暴征橫斂酷法嚴刑百姓愁怨如蹈水火臣之祖宗世尚寬厚今國人嗷嗷願見思憶陛下德配天地仁育四海一物失所心有未安伐罪吊民興滅繼絕此遠夷之望臣之大願也

上憐而納之命有司賜居第月給其廩詳具安南傳中其陳氏相

繼名次此與本傳所載稍異故錄以俟考九年車里土官刁暹答侵威遠州地虜其知州以歸西平侯沐晟請發兵討之晟英之次子春卒晟替襲

上以兵易動難安命遣人往諭刁暹答悔懼還所虜知州及威遠州地入貢方物謝罪十二年降南甸府為州宣德七年也兀生夷酋來附詔置鈕兀長官司八百大甸土官刁之雅入貢方物訴波勒蠻常以兵來殺人掠貨請發兵討之廷議以八百去雲南五千餘里波勒又未嘗歸化豈能勞

雲南百夷

三四

中國之人為之遠役且夷性犷悍必兩有未善者乃降勅諭令悖睦鄰好保境衛民正統二年麓川宣慰思任發作亂侵掠騰衝南甸等處四年朝廷遣刑部主事楊寧往諭不從命黔國公沐晟討之晟遣都督方政與其弟昂等以偏師先進自繼其後政夜渡江襲賊營乘勝獨進遇伏與戰而死晟旋師至楚雄瘴卒子斌襲封是時中官王振方用事欲收朝權主議滅麓川兵部尚書王驥阿其意請復征之六年命定西伯將貴為征夷將

軍總兵驥往督軍務以中官吉祥監其軍大發兵十五萬轉餉半天下征之驥奏舉廷臣隨軍贊畫太僕少卿李蕡郎中侯璉楊寧主事蔣琳等皆在行陛辭賜貴等金兜鍪細鎧弓矢蟒龍緋衣侍讀劉球上言帝王馭夷狄不窮兵於小敵以傷生靈惟防患於大寇以安中國今北虜脫歡也先父子併吞諸部深謀入寇而思任發依阻山谷悔過乞降議者乃釋豺狼攻犬豕舍門庭之近圖邊徼之遠非計之得也臣愚以爲麓川僻陋滅之不爲

百長

三

武釋之不爲怯至於西北諸邊宜謹烽埃修墩堡選將帥練士卒豐糧餉備器械庶爲有備無患王振不從貴等至雲南分兵三道徑抵上江一日檳榔江賊若所在也會大風驥命縱火焚其柵因督衆力戰敗之驥麾兵深入破連環七砦於沙木籠山又破象陣於馬鞍山陰賊死者十餘萬王驥班師還京論功封蔣貴定西侯驥靖遠伯陞郎中侯璉爲禮部右侍郎楊寧爲刑部右侍郎餘各陞賞有差時思任發奔緬甸未幾復出爲寇驥貴乃

再督師往雲南檄緬甸令縛送思任發緬人懷詐慝思任發不遣廷議請益兵群臣皆不敢言侍講劉球又上疏曰臣聞王者之師不逞忿於一快必慮勝於萬全所以無敗事而有成功今者中外大臣請益兵十二萬屯於雲南邊境俟思任發來降乃罷否則進兵臣竊以爲是則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也向者大兵兩蹶寇境皆不得大逞而還者蓋以其地僻遠阻山跨谷道塗險塞又有瘴毒之患焉中土之士被甲持杖負糧荷芻越數千里

百長

三

而至彼飲食不充勞困不堪水土不習疾病荐生又驟與敵遇故未及交鋒而剛猛敢鬪之氣十已消其七八蕪將帥行師失律所以無功誠非兵少所致也今雖益兵然欲分道以進則山廣而援不接併力以攻則地隘而衆寡容皆兵法所忌者况寇以逸待勞窺測我形勢得便則出抗官軍失利則遁入谿谷豈不坐老我師哉若但宿兵境上以待其降尤爲不可語曰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謂其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必致水旱蟲蝗之災其

爲患也如此况可輕動以嘗之乎若暴露十二萬之衆於萬里之外而冀小醜之降是輕動兵以嘗寇也又兵法曰千里餽糧士有饑色是言糧餉不可不預備也今致雲南之米於金齒每石須費數石然猶民苦運輸軍多缺食若復益兵則運愈苦而食愈缺安保士之無饑色耶臣謂徒欲逞忿而非萬全之慮臣聞春秋之法不治夷狄三王之道不困中國以事外夷故漢文棄尉佗寇邊之怨先帝亦釋黎利叛逆之罪率用是道臣竊以爲麓川

六百夷

三七

本鳥言獸心之夷雖不來歸非國之耻何足與較勝負哉置之度外不爲失也必欲懲之宜忍一決之忿務圖萬全之策選用良將輔以能幹文吏舉行趙充國屯田以降叛羌故事因雲南見在之衆或益以附近兵萬餘分屯緣邊地厚其糧賞給以農用之物務使兵民相安以耕以守仍通好於木邦車里諸夷以爲外援俟寇出沒徐加剿攘倘其服辜則以禮納或終不悛俟三二年後糧積有餘士卒熟其嚮道別議大舉仍詔雲南郡縣及各土

官使明知

聖意欲暫悉兵休民將圖後効是雖不能速於成功亦必不致敗事不從既而進兵攻緬甸破之思任發復遁俘其妻子以還加驥貴歲祿各三百石按劉球上言十事時錦衣指揮彭德清球鄉人也往來王振門下用事公卿率趨謁而球獨不爲禮德清銜之乃激振曰劉球疏中總乾綱使不下移暗指公也振大怒曰必殺之球又以災異上疏中謂太常不可用道士宜以進士處之

六百夷

三八

至是編脩董璘自陳願爲太常少卿振因誣球與璘同謀故先以言爲璘地并逮球下獄即令其黨錦衣衛指揮馬順以計殺球一日五更順攜一小校推獄門入球與董璘同卧小校前持球球知有變大呼曰太祖太宗之靈在天汝何得擅殺我小校持刀斷球頸流血被體屹立不動順舉足踢倒田如此無禮遂支解之裹以蒲包埋衛後空地董璘從旁匿球血裙數日密歸球家家人始知球死乃以血裙爲襯歸塋小校

盧氏人與耿九疇為鄉隣九疇素愛其年少俊  
美因與往來後久不至甚訝之一日來九疇視  
其貌黃瘠不類惜之曰汝無有疾乎狀貌頓異  
如此小校吐實且曰馬順將舉事之日密語吾  
今夜有事汝當早來至期令懷刃相隨迫於勢  
敢不行比聞劉公忠臣吾儕小人無故作逆天  
事吾殆死有餘罪矣特來別公且謝誤愛耳因  
哭悔恨不已未幾果死馬順子亦發狂疾代球  
數順罪似為球所憑云球二子長鈇次鈇皆好

百表

辛九

學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門家居養母絕  
意仕進及王振馬順死球被褒贈為翰林學士  
謚忠愍時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  
勉之曰先公忠議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  
應舉鈇即舉是秋試第一尋與兄鈇先後登進  
士鈇仕至叅政鈇選翰林庶吉士改御史陞浙  
江提學副使雲南按察使嗣世子孫科第相仍  
愚謂天報忠直固其胤嗣之多賢而原球之所  
以取禍實由於止討任發之二疏也故詳錄之

如此

八年陞南甸州為宣撫司 九年陞干崖長官司  
為宣慰司降芒施府為芒市長官司 十三年思  
任發子思機發思卜發據孟養山砦為患  
上復命王驥總兵都督官聚副總兵張凱田禮調土  
漢夷兵十三萬往征之抵金沙江賊柵西岸以拒  
我師驥作浮橋渡兵破之賊斂眾據鬼哭山芒崖  
山等砦皆攻拔之斬獲無算二孽竟失所在疑死  
於亂兵大軍踰孟養至孟那等處而還孟養去麓

百表

甲一

川千餘里諸酋皆震怖相謂曰自古漢人無渡金  
沙江者今大軍渡此真天威也  
按清宛志載田禮字思敬田蒿人廢父欽保定  
中衛指揮僉事幼有大志既長以名節自期練  
達老成諳曉兵法同王驥討孟養生擒其子思  
機發則思機發又是被擒者此言死於亂兵何  
也

先是候璉以征思任發功陞兵部侍郎鎮守雲南  
時貴州機苗叛攻圍新添平越諸衛道梗弗通城

中食且盡命璉督諸軍往征之璉自雲南選善射者爲前鋒自將趨貴州副總兵田禮等以兵來會克龍里雍城羊腸諸寨新添平越清平都勻諸圍俱解

上嘉其功遂遷尚書又進克安莊西堡長官司時暑雨方盛疫癘大作璉得疾昇歸晉定卒時麓川之役盡調雲南貴州兵以行連兵十年陞秩萬數而夷酋終通將士多死大軍未班列衛空虛苗獠乘間竊發王驥與官聚張軌等還自麓川即命征苗

百六

甲一

聚軌皆失利惟驥擒其酋富檻送京師然苗勢愈熾驥亦不能定奏言又在南裔身染瘴毒乞還驥與軌等先後擁歸師所至人遮泣陳苗獠之害皆曰吾征麓寇不受命殺苗也去之苗前截後殪我軍無復紀律死亡數萬軌等僅以身免諸城被圍歲餘乃解

按自王振盜權逞忿王驥阿意興師三窮賊巢殺無辜民數十萬於是苗獠乘虛倡於貴州張軌敗走而東路閉關矣鄧茂七起於福建葉宗

留起於慶州陳韶敗死而東南騷動矣兵連禍結致有統幕師潰之變驥之罪大哉卒中劉球捨近圖遠之料此與唐天寶之盛用師南詔而忽范陽何以異乎識者謂此舉乃世代盛衰之一機詎不信夫

先是麓川破革宣慰司以其地散屬隣部十一年詔建隴川宣撫司於隴把 成化初

上遣霑益州知州桂經往八百媳婦國市阿魏

按桂經池州人自少以忠孝自負由應例授滇

百夷

甲二

閩都事奉命疆理邊徼盡復侵地功陞霑益州知州充正使如八百媳婦國已而經以誣革職奏辨準知州致仕後值土舍安賊反所司擇經往諭招撫經哨牧羊營賊兵突至死之當道覓尸資送還鄉賊平上功命錄其子未果應

雲南思疊土酋糾百夷梗化守臣上議請討倪岳疏謂今中外民疲財盡災異屢見何以用兵廷議又欲遣京朝官往諭岳曰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得無示弱於天下乎使思疊聞之必輕中國

且京朝官論之不從則策窮矣不若姑遣藩臣有  
威望者以往彼當無不服不服則再議用兵未晚  
也於是從之思豐聽命 十三年雲南鎮守太監  
遣人往百夷求得黃鸚鵡邀巡撫雲南都御史王  
恕進獻恕疏曰太監錢能令指揮熊誌將黃楸苦  
蓋黃鸚歌一隻送臣進貢臣因思去年大學士商  
輅奏蒙准却貢獻今却令臣進貢前禽誠恐近日  
別有勅旨轉行能查理能輒稱不容鎮守行文都  
布按三司將為中臣之地雖朝廷明見萬里必不

百夷

三

為其所惑臣不得明言之能在雲南迺年差官  
盧安等前去外夷孟密等處求索金寶禽鳥等物  
擾害夷人致指揮郭景授并身死臣聞漢時鼠巢  
於樹野鵲變色識者以為不祥鸚歌本綠羽而今  
黃豈非變色類耶能何取於此故遣詔旨遠取微  
外而必欲進乎雲南近來貢獻少息人心稍安若  
容進此物弊端復開伏望痛却錢能此貢仍通行  
各處玩好物件一切禁止天下幸甚

上嘉納之王恕又疏奏近該臣等題為外夷脫回中

一華軍丁蒙差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前來  
行勘提取盧安等到官鞫問間忽百戶汪清齋捧  
駕帖與鍾蕃等臣切疑之臣聞駕帖下各衙門則  
用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皇城各門俱打照出關  
防皆所以禁詐偽也今齋來駕帖既無該監印信  
該科字號又無各門關防况錢能等交通外國攪  
擾夷方之事兵部奏行臣與御史甄希賢會問而  
木邦等處節有緬書告訴臣不得不從實上聞其  
罪彼與否朝廷自有祖宗法度在臣豈敢有一毫

百夷

四

重輕於其間哉

上下所司究之

金文靖公黃鸚鵡賦曰繫羽毛之為類紛總總  
其莫量何鸚鵡之獨異稟姿態之非常既弗白  
以弗綠亦匪玄而匪蒼乘純黃之正色乃毓德  
於中英戊巳儲精神坤元孕淋肌一色以裁柘體  
渾全而染菊邇其身遊南詔迹遠隴西映日光  
絢合風翅低鄙昂藏之文鵠陋睨睨之黃鸚誓  
亦托於遐壤甘獨處而弗移何遽聞於守將遂

遠辭於山靈馳萬里以遠涉瞻九重而獨登按  
此則求樂中曾有是禽之貢豈百夷土產常有  
不為難得耶

嘉靖初芒部弗靖百夷亦蠢動貴州巡撫楊一漢  
疏日照得土官衙門俱世受國恩承襲官爵各隨  
土俗結為婚姻故有貴州土官而結親雲南者亦  
有廣西土官而結親貴州者但其間輒因親戚遂  
成黨比各借兵讐殺以為當然如芒部爭官則借  
兵於烏撒凱里相戰則借兵於水西蒙政殺子則

百夷

聖

借兵於南丹今會同巡按貴州御史劉廷篋議得  
朝廷之法不可不嚴不嚴則人無所懲土官善惡  
不可以不知不知則人無所畏今土官恩襲既皆  
出於朝廷而在官善惡又得考於撫按借兵之初  
不能防其微而讐殺之後得以紀其罪乞勅通  
行天下土官衙門各宜遵守法度再不得借兵讐  
殺議行之後有再犯者許令撫按衙門紀過在官  
以註其罪若頭目寨長營官長私借兵與人者問擬  
死罪土官問擬鈐束不嚴各撫按衙門仍造冊送

部以備查考凡土官終身之日子孫告替赴部者  
若查冊內有借讐殺者即行停襲以為眾戒若因  
借兵讐殺致成大患者撫按官臨時議奏另行如  
此庶王法得行土官知畏而邊患或息矣

上從之初雲南永昌軍民府知府嚴時泰奏稱騰衝  
地方土官不職甚為民患要將騰衝司仍舊開立  
州治及要將知州州判吏目等官銓選鄰邦可用  
之人或推陞本省見任之職

百夷

聖

上從其言以騰衝司立為騰越州屬永昌軍民府管  
轄至是騰衝軍民指揮使司委官千戶曹輔資捧  
紅牌底簿勘合前往付緬甸宣慰司被迤西即孟  
慰司又反賊種思凱攻殺緬甸奪去曼賽等二十  
四處地方又與木邦宣慰司糾合將隴川衙門殺  
搶一空木邦宣慰木邦又統兵前往孟連長官讐  
殺子孟連長官司土緬甸乃差通事蔣鵬往隨曹輔  
至雲南遞緬書於黔國公處告稱正統年間麓川  
反賊思任發殺搶騰衝金齒地方我祖公那雅捕  
邱及孟密安撫司祖公思歪法同王尚書領兵趕



過迤西金沙江去將思任發殺取首級思機發解  
京處死今被賊種思凱挾恨前讐調領夷兵象馬  
渡金沙江攻殺緬甸我宣慰父子奔往孟密安撫  
司地方有安撫思真領衆頭目護送回還又被迤  
西反賊糾同木邦將我宣慰正身殺死虜其子去  
為奴印信勅書紅牌金字勘合底簿殺搶一空等  
情又孟密安撫司安撫名亦迤緬書告稱我係是  
有功思歪法孫今被木邦宣慰罕烈及迤西反賊  
讐害緬甸要壞我宣撫司地方迤西直下麓川原

百夷 四七

祖下營處坐等情又木邦宣慰罕烈差陶猛陶猛  
國巡檢賁文解送差發銀四百五十兩進貢牙象  
二隻象牙八根土綿孔雀尾三扛并送緬書內稱  
我祖罕落法襲做宣慰司官有孟密思真不時調  
軍殺害將孟乃等二十七處并隴干十三處地方  
占食不肯遵諭吐出等情又隴川宣撫司奏稱土  
舍多鯨謀奪伊兄官職招致木邦罕烈替成邪謀  
擅行攻伐將土舍多鯨隴川人民殺虜并將衙門  
印信勅書燬奪官倉米谷為其盜掠殆盡應襲舊

罕遭其猛滅無辜等情黔公國沐紹勛見各夷互  
仇上疏曰查得弘治十二年孟養思六侵奪蠻莫  
等處占據不退乃備象馬方物進貢兵部議照孟  
養思六奪占孟密地方不聽撫退却備方物進貢  
宜乎因此阻留責令退地等因題准阻回外今孟  
養與木邦交通殺害緬甸故孟密來告今木邦罕  
烈又告被孟密殺奪尚無休息若非撫勘終涉不  
明照得孟養緬甸木邦孟密之地係為極邊瘴毒  
之鄉一或交兵必至屢年之久今緬甸孟密互相

百夷 四八

侵奪諸司會議必於撫勘明白然後施行一面宣  
布朝廷恩威殺伐利害會給大字榜文撫諭孟養  
等夷首宜速改過自新將殺虜諸夷之人財占奪  
諸夷之地方照數逐一吐退賠償一面行仰雲南  
都布按三司掌印并該道守巡兵備等官將木邦  
進貢暫且阻留以聽撫處嚴行各夷附近大小土  
官衙門整束兵糧各守緊關隘口預為堤備仍嚴  
督委官知府嚴時泰等從長撫勘查處明白另行  
奏請定奪

乃賜勅沐紹勛曰該部議稱孟養緬甸木邦孟密之地最爲極邊爭忿讐殺變詐無常且孟養遠交木邦緬甸依庇孟密事必有由詭亦難測今緬甸既告被孟養之殺害而木邦又告被孟密之侵奪必須從長議處等因勅至爾等須公同計議選委都布按三司廉能都指揮守巡兵備等官督原委人員親詣適中地方撫拘孟養罕烈等官并通事頭目人役諭以朝廷恩威殺伐利害務在多方開悟令其改過自新果有奪占地土虜掠人財俱令

百夷

四十九

吐退賠償各歸其主撫諭之後各保疆土毋相侵犯果能去逆效順方許進貢如或執迷生拗不聽撫處嚴行附近大小土官衙門整擄兵糧固守隘口聽調征剿仍公同議處停當星馳奏來定奪不許縱惡長姦釀成邊患亦不許邀功生事妄啓兵端爾其欽承之故勅沐紹勛乃集鎮守太監杜唐前巡撫沈教議定行委永昌知府嚴時泰雲南後衛指揮馮鳴鳳干崖宣撫刁怕落等往孟養大理通判周浩楚雄衛指揮張淮往木邦及隴川永昌

通判殷相永昌衛指揮樊泰等往孟密各撫拘土官等并通事頭目人役到官勘處 初孟養思倫與木邦罕烈結親相倚思倫以思真先年掘空木邦祖宗坟墓欲與報讐乃令陶猛怕歡攻殺思真又糾木邦攻殺緬甸緬甸應襲土舍莽啓歲幼弱思倫乃搶奪印信金牌與猛別寨名土舍莽卜信管理占奪阿瓦等處地方至是嚴時泰等至孟養勘撫思倫自願忠順朝廷備納贖罪土銀一千兩牙象二隻大小象牙二十根時泰納之思倫令莽卜

百夷

五

信將印信并景泰弘治元年金牌信符交出驗收時泰追要各年金牌底簿勘合回稱混失燒毀無存思倫又將莽啓歲送出聽候安插莽啓歲仍要爭管印信地方時泰亦審得莽啓歲應襲緬甸官職但本舍年幼孱弱無以自立若將本司印信與伊掌管恐遭謀害以此有碍安插 初孟定土知府刁門幹以有從征麓川之功償與孟定府地管食傳至其孫土舍罕忽被罕烈攻奪去投孟密思真罕忽之子思真益強將木邦蠻莫十三處地方占

奪至是殷相等至孟密勘撫思真將孟定投住  
忽發出聽候安插願退蠻界十三處地順從開設  
衙門又有猛乃等處地原係罕烈所管後因罕烈  
調各陶猛不從欲謀殺害陶猛別閣等亦將地投  
住孟密今思真亦願退還罕烈相等議照蠻界十  
三處地方係各夷酋歷年讐殺爭競之地蠻界地  
方亦寬係通迤西孟養之襟喉其夷民樓住各約  
五六千家者有之或三四千家者有之欲議今孟  
密原管前地每歲加徵差發銀一千兩則孟養木

辛

邦亦願輸納彼地不忿欲照弘治十五年事例令  
騰衝司選撥官軍戍守三年一換彼時軍士患瘴  
亦似不便後奉勘合將蠻界議還木邦官軍掣回  
仍被孟密侵占迄今三十餘年爭奪不已亦未盡  
善合無出榜省諭金齒騰衝等處流寓漢民招募  
五百者授以試百夫長一千名者授以實授百夫  
長二千名授以副千夫長三千名授以正千夫長  
就於蠻界猛母二處設立一衙門請名鑄印就令  
正千夫長掌管若係孟養木邦孟密三處夷人首

令各回本土 初隴川宣撫妻姜氏妾劉氏姜氏  
生多鯉應襲又生女嫁木邦罕烈為妻劉氏生多  
鯨鯨謀奪鯉職令劉氏將印信先匿多鯨向劉氏  
逼取印信不與殺之木邦罕烈為妻母與鯨報讐  
攻殺多鯉及伊母姜氏燒毀倉糧一萬九千石又  
搶去勅書金牌付多鯨管理其下通把人等不服  
赴撫按告保多鯉之子多舊罕為主并推祖母放  
氏協管地方罕烈忿恨領兵又將多舊罕放氏等  
殺害有巡檢姜誠姜氏之兄也具奏命官撫理追取印

百夷

五十一

信多鯨不從又將姜誠殺死奪其原管地方與多  
鯨占住罕烈又往殺奪孟璉才派蘭地撫按追將  
緬甸印信行委金齒司千戶潘昂騰衝司指揮劉  
嵩接管至是周昆等并行勘撫罕烈乃將象二隻  
牙六根牛六十隻金銀壺臺各一副贖殺隴川  
之罪倉糧着多鯨賠償又將象二隻金銀壺臺各  
各一副贖殺孟璉之罪昆等又責令多鯨將所占  
姜誠原地退還誠子姜華管食又多鯉有弟名多  
鯨有子多叅昆等又令多鯨將占食多叅原管地

方退還多叅及查多叅果否多鯉親子可立爲後  
多叅乃聽多鯉之謀避居痛定地方不肯出見而  
鼐昆等乃議稱隴川宣撫司衙門新設在地名戛  
隴土城其舊基尚存平川甚是廣闊西南相接孟  
密東南相接木邦東相接芒市西北相接南甸實  
爲緊關要地因被木邦殘破止存空城相應建設  
一守禦千戶所控制多鯉罕烈捍衛多鯉多叅但  
本地方煙瘴甚大春冬軍民稍可存住夏秋酷熱  
難以棲止查得指揮劉嵩在彼署印年久合無就

百夷

五三

令本官不避煙瘴督率原撥防守旗軍七十四名  
餘丁二十六名共一百名移入戛隴舊城住劄各  
軍應該月糧口糧照舊開支空閑田地自行種食  
一面省令多鯉多叅等先差手下陶猛前來招集  
夷民以夷治夷庶可安妥

按孟養諸事情皆據勘官至彼土酋自陳其讐  
爭之由及輸服之態如此其間各執一說多係  
飾罪之辭未必盡爲得實也

既而嚴時泰周昆殷相等將勘過事情還省回報

於是分守叅政王汝舟分巡副使唐曾兵備僉事  
郭欽都指揮胡章等會議得各酋讐殺等情委官  
勘報俱各詳悉雖非兩造具備之聽亦非一已臆  
度之言中間事出真實者皆有因由詞不輸服者  
俱難窮究况頑夷同於禽獸吞噬不足深責惟多  
鯉弑毋殺兄情惡顯著乞行議處多叅避居痛定  
勢難安插合候再圖罕烈思倫知罪納贖似應曲  
宥用慰夷心及議得蠻莫十三處地方內蠻莫猛  
毋水路通會地土寬廣乃諸夷必爭之地原隸木

百夷

五四

邦管轄後孟密占據曾撫令退出差委百戶丘成  
等督軍戍守甫及二年續奉勅令仍歸木邦罕烈  
力不能守借助逆西因起孟密之爭遂延數年之  
禍今既退還官相應從宜計處添撥官軍防守既  
該委官殷相回稱不便惟有招軍一事殷相等報  
稱可行合無於蠻莫猛毋二處各設一衙門請名  
鑄印分管附近猛外猛掌等寨俱隸騰越州統束  
及如本官所據招軍名數許爲轉奏授以官職出  
給告示張掛曉諭上住流住本省外省漢人除木

邦孟密孟養夷民外其餘不拘夷漢俱聽招募待  
應募有人冊報至日再加詳議然後施行再議得  
隴川曼隴地方雖據委官周昆等勘稱實為緊關  
要地相應建設一衛以控制多鯨罕烈捍衛多鯨  
多參又稱本地瘴煙甚大苦熱難居欲令指揮劉  
嵩率願防守竊恐防守日久姦生事寢不無又貽  
邊方之患近據騰衝所千百戶鎮撫孟鎮張淮等  
呈稱各職父祖征調功陞相繼襲任今隴川地方  
欲設守禦千戶所各官有願改調者各願樂從去

百夷

五五

彼操守然隴川設衛雖有千百戶孟鎮等願去操  
守尚缺旗軍充實行伍合無亦照通判殷相所議  
招軍授職添設千百夫長列衛百戶之下協同守  
禦又訪得南牙關坐落南牙山頂東通隴川西通  
孟養南通孟密北通干崖東南通木邦係緊關隘  
口山勢高峻天氣寒冷瘴癘頗少人可久居見有  
南甸夷人守把據致仕序班管銓稟請開設衛所  
用杜遠夷交通情弊通判殷相亦稱相應建設巡  
檢司况衙門設在夷方則漢人不宜選用合無於

騰衝所土官百戶內銓選一員掌管司事就將本  
山附近寨分土民選僉一百名充為弓兵常川巡  
守遇有夷情星飛具報又照孟乃七處地方通判  
殷相等勘稱原係木邦故壤彼處陶猛別閣等因  
罕烈欲報不聽調遣之忿叛歸思真以致節年讐  
害不已今既退出應給本主但前項地方接連孟  
密相距木邦駕遠而七處陶猛結姻思真素與罕  
烈睽離先曾撫順尋復叛去合無駕牌省諭木邦  
罕烈地土歸伊之後畧其舊怨勿再欺凌致又攜

百夷

五六一

二果肯依聽方可給還僮若本酋自知已力管顧  
不周願退屬官再行別議仍省諭孟密思真毋致  
設謀誘引附已不許容留在彼占住及省諭孟乃  
陶猛別閣等聽受木邦約束照舊幫當差發毋懷  
反側自惹諸夷取具罕烈思真別閣等重甘結狀  
回報然後將地挈還罕烈庶乎可保無虞又照緬  
甸印信已該宣撫刁怕落追出還官金牌止得景  
泰元年二面其餘年分并勘合底簿俱稱燒失無  
處挨尋况遭兵火之餘恐無俱存之理但退出印

辟應合給管奔卜信近始知名直偽莫辨莽啓歲  
 性稟庸懦策勵莫前合無暫將牌印勅書俱收未  
 昌府庫姑待詢訪緬甸二孽孰係的派應襲宣慰  
 官職取具管下目把人等不扶結狀及孟密孟養  
 不致殺害甘結至日然後界之似為穩當又據木  
 邦罕烈呈遞緬書稟稱孟定原不做府賞與伊祖  
 罕蓋管食即其父隸木邦之跡足為給賞罕蓋之  
 徵地土既已錫人府名亦應裁革今罕烈見得本  
 道信牌寫有府字慮恐別設衙門雖諭以不設衙  
 門之意恐仍執迷弗肯聽信合無備查會議府字  
 應否革去及委官伴送罕忽歸還孟定管食地方  
 取具各夷漢緬文書結狀呈繳沐紹勛紹勛乃會  
 同杜唐沈教及巡撫歐陽重以夷情重務仍行三  
 司會議於是布政使呂經按察使徐瓚都指揮方  
 仲議曰臣等會勘得雲南邊徼西至金沙江而極  
 木邦緬甸皆為宣慰司隴川為宣撫司孟密為安  
 撫司孟連為長官司孟定為府此我  
 祖宗列聖先後所設土官衙門以為雲南藩衛各置

八百五

五十八

其長以食其土連巨不知幾千餘里列於金沙江  
 之迤東麓川初設本為宣慰司其地亦在江東正  
 統年間酋長思任發思機發叛逆靖遠伯王驥征  
 之逃死過江據險孟養府緬甸宣慰先取思任發  
 之首獻捷於軍後又執思機發械送京師遂革麓  
 川宣慰司改設前隴川宣撫司衙門餘孽遂居孟  
 養自食其土是為金沙江之迤西時則不使復還  
 誓以江乾石爛方許過江後因孟密佔管木邦蠻  
 莫等處地方叅將盧和牌取孟養思六調兵過江  
 而東挾撫孟密思六遂假進貢求食此土勘有前  
 愆仍令掣兵渡江西還伏蒙朝廷降勅嘉其納貢  
 賞其退地然自是過江以來與木邦連和聲勢相  
 倚黨惡肆暴兩無所忌正德五年木邦罕烈屠隴  
 川宣撫司城而土舍多鯉子母祖母母舅夷民皆  
 罹其害官糧盡被費耗衙門鞠為荒野宣撫印信  
 金牌勘合皆入其手雖稱罕烈助妻弟多鯨之謀  
 奪官職而孟養賊孽思凱難保其不謀復於故地  
 一嘉靖四年思凱已故木邦罕烈寫書孟養思

八百五

五十八

說伊有上司殺牌一道起兵相伴去取地方思倫遂令怕歡起夷兵象馬過江將緬甸宣慰殺死妻子虜掠燒燬衙門奪去宣慰思印信進攻孟密持以歲月雖稱緬甸族屬猛別莽卜信助兵接渡而賊孽思倫於其祖之讐蓋嘗陰圖於報復一及罕烈將孟定府攻殺土舍罕忽逐居孟密而且明言於官欲革其府名又將孟璉長官司攻殺土舍刀派蘭避其害而遂占奪其土地一是木邦罕烈為罪之首孟養思凱思倫為罪之從隴川多鯨罪

百夷

五十九

不容誅仰惟宸謨廟筭明見萬里臣等欽遵嚴行附近大小土官衙門整束兵糧固守隘口聽調征剿兵法先聲自足奪人由是兩雄喪魄各還本土而後委官往撫俛首聽從木邦罕烈則自伏殺隴川殺孟璉之罪而以金銀器皿牙象獻作贖刑其於殺害緬甸則推之孟養所奪隴川宣撫司印信則先經委官取出行委指揮署掌所取孟密蠻莫等處地方則云今係思真管食我先已有退狀所占孟定府地方則吐退以還罕忽所占孟璉長官

司地方則吐退以還刁派蘭若知已之有罪而求以免其罪者一孟養思倫則自認過江與孟密思直讐殺之情而以土銀牙象納作贖罪其於殺害緬甸則推之猛別莽卜信原奪緬甸宣慰司印信金牌等項則云差人與莽卜信取出原占緬甸阿瓦補幹等處地方則退兵棄去見係緬甸陶猛住守詰以殺死罕忽父罕柯則云係思真妄捏責以盟誓不致過江則云思真不來侵我我亦遵守不過江若畏已之有罪而圖以掩其罪者一隴川

百夷

卒

舍多鯨則納銀二千兩以償原燒倉糧及將原占多鯨之子多叅并多鯨姜誠等岡寨田地俱各退還但其殺兄殺祖母嫡母雖助雲出於木邦罕烈而罪坐所由終無以自贖者一孟密土舍思真則以原館木邦蠻莫等處地方退出還官及將投住避害孟定土舍罕忽隴川土舍多叅多鯨緬甸土舍莽啓歲俱送出官安插雖稱占恬蠻莫等處然以木邦遠不能管思真父子相仍管之罪若差薄而不必深責之者一臣等復惟古之王者不治夷

狄叛則示之以威來則懷之以恩我國家設列土官以夷治夷逆則動兵勦之順則從宜撫之其揆一也參照孟養賊孽思倫木邦宣慰司罕烈隴川逆舍多鯨論罪固當就戮治夷則難盡法况思倫畏威効順似宜准贖罕烈服罪貢物似應容納多鯨禽獸奚擇似不足責合無恩施曠蕩咸與宥免木邦所備方物許其赴京進貢仍照先年事例降勅二道一道戒飭孟養思倫念乃祖思六納貢退地姑免其罪令其遵守盟誓食迤西禁止怕歡今後不許交結木邦指種孟養擅自過江與緬甸孟密讐殺自取誅剿一道戒飭木邦罕烈念乃祖父世守邊方姑免其罪令其遵守疆界保守官職今後不許交通孟養爭奪孟密緬甸地方亦不許黨助多鯨爭奪隴川官職及殺害孟理孟定越境生事自取滅亡如此則天威咫尺尤愈於鉄鉞之誅國法嚴明足示乎專殺之罪恩威兼濟夷酋強暴者知所懲創矣再照孟密安撫司土舍思真以一勅敵禦二兇強保全邊境有功甚大相應獎勵緬甸

一百六

六一

宣慰司土舍莽啓歲以祖効忠結仇孟養殺虜始盡得禍極慘相應扶植隴川宣慰司土舍多叅校強爭官舉家受害衙門久廢應與復管孟定府土舍罕忽被逐已久先世有功署守此府應與復舊但委官各稱莽啓歲孱弱欲將緬甸宣慰司印信勅書金牌等項送永昌府收候及稱多叅避居痛定仍將隴川宣撫司印信行委指揮署掌又據罕烈邪謀妄稱孟定原不係府欲要革去府名合無恩施寡弱俱加振拔比照近奉恩例思真莽啓歲准其襲職多叅罕忽授以冠帶布政司備去劄付四道一道行令思真固守邊疆賊至則敵賊去則止不許恃強啓釁緬甸孤立照舊互相保管不許因而侵占一道行令莽啓歲回還緬甸一道行令多叅回還隴川各要招復夷民陶猛百姓協力保管地方如果力能管理地方寧靖請即申報差官賚送勅印等項交付掌管一道行令罕忽回還孟定府將原管地方百姓照舊管理先年以麓川之亂雖失府印今宜守編戶之制仍存府名如此則

一百六

六二



土舍蒙恩而部屬之夷民知所歸附寡弱得助而  
觀望之兇強亦自消沮勸懲兩得夷酋効順者知  
所激勵矣及照蠻莫孟母十三處地方先年兵部  
會官議奏以為撥軍輪守非惟煙瘴不勝亦於國  
體有碍責令木邦撥人住守然以地里相去甚遠  
撥人住守則人又重遷而其本處土人生長子孫  
近隸孟密相屬官食故木邦每動干戈以此為辭  
今三司官初議欲就於孟密管理加徵差發銀一  
千兩而委官議處又恐木邦不忿欲將孟密木邦

百夷

六三

孟養三處夷人省令各回本土榜諭騰衝流寓漢  
民有能召募千名者授以百夫長三千名者授以  
千夫長設立衙門請名鑄印而議者或謂試可乃  
行或謂可立衙門則前人當先為之欲令騰衝指  
揮使司帶管前項地方徵納差發銀兩臣竊謂流  
寓漢民是亦往來煙瘴偵販之徒豈足為千百夫  
長以制土夷而况土著皆為孟密夷人就使不敢  
生變即省令得去果誰與應募以足千百之數騰  
衝司去蠻莫等處尚隔千崖宜撫司衙門數百餘

里若使名雖帶管騰衝實則仍屬孟密又豈不反  
起木邦之爭夫以尺地莫非王土分屬出自朝廷  
若謂此地去木邦相遠豈若就近以屬而密名正  
言順罕烈亦何敢言也况不屬木邦蓋已有年今  
罕烈亦云見係思直管食我先已有退狀則自知  
已之不能管而無容心於爭矣委官又云見係思  
直勇思文陶猛思撒等住守則亦知衙門之不能  
設而徒為是虛言矣合無仍依三司官初議就與  
孟密管理加徵差發此其說似可行之久遠而足

百夷

六四

以息爭也但據木邦原管子孟乃等七處陶猛別閣  
等先年不聽罕烈調遣曾經撫順尋復叛去思真  
固無爭占情由然與住近結親合無行令思真省  
諭別閣等仍歸罕烈毋致誘引附已雖雲我則雙  
夷民難強而於其赴愬處之當如是也至如隴川  
戛隴宜復宜撫司治而委官議處亦欲招軍設禦  
及據騰衝司千百戶孟鎮等願調彼處操守又稱  
煙瘴甚大春夏秋冬三時難以棲止則非徒無益而  
有害所議設禦招軍亦不可行也以至南牙山關

既有南甸宣撫司夷人把守而委官又據致仕序班管銓之言欲設巡檢司於騰衝百戶內銓選巡檢於土民內選充巧兵則徒爲多事而無益所議巡檢司亦不必設也臣等再惟欲安中國必先治外夷若作家室必先勤垣墉垣墉懼其壞也必塗茨而後固外夷懼其亂也必處置而後安故以諸夷相殺似爲中國之利然又懼其浸強適爲中國之害將欲防微而杜漸故茲假法以示恩所據原差賚文千戶周憲曹輔別無扶同誤事情弊應免

百夷

李五

追究外委官知府嚴時泰通判殷相周昆指揮馮鳴鳳王訓張淮樊泰不避艱險而深入瘴鄉宣布恩威而不辱綸命用誥大羊之性可方汗馬之勞于崖宣撫司乃怕落因委用以自奮知感激以効忠撫退夷兵解息邊患守巡王汝舟僉事王叙唐胄都指揮胡章親詣夷方圖惟邊務集兵糧以振先聲督撫慶而收後効三司掌印官呂經陶照徐璿李潤方仲用集衆思共成王事解諸夷之結禍了積案之連辭豈徒議論均著勤勞臣等恭承明

詔莫敢或違撫處亂夷幸茲復靖蓋其類凡有八種其情非止一端譯彼侏僂愈見語長而意晦明乃順逆敢云慮遠而說詳爰協同謀上塵天聽如蒙軫念外夷以安中國乞勅兵部再加從長議處期在經久可行鑒麓川之不遠置邊徼於無慮地方軍民不勝幸甚奏上兵部尚書王時中請俯從其議及照杜唐沐紹勛歐陽重用協群謀督委官而親抵夷方撫處周詳格諸酋而咸歸王化上紆皇上南顧之憂下除邊方久積之禍伏望降勅獎勵

百夷

六六

以彰其忠

上乃詔雲南地方緬甸木邦隴川孟密孟連孟定等處土夷節因忿爭讐殺土民受害致勞官司撫處征調數十餘年不得寧帖既該鎮守總兵巡撫官督委司府衛所等官撫處停當恩威兼盡你部裏又叅詳明白思倫罕烈既能畏威效順俱准贖罪多鯨罪逆尤重但遠夷不足深較今既悔悟自新也都免究罕烈原備方物許令進貢孟養被獲陶猛准令量照土俗發落仍寫勅二道戒飭思倫罕

烈公其謹守疆界以圖保全不許越境生事自取  
誅滅思真敵禦兇強保全境土鎮巡官支給官錢  
買辦花紅絲幣優加賞勵緬甸土舍莽落歲既遭  
慘禍着厚加存恤扶植俾不失宗祀仍照近例并  
思真俱往襲職隴川孟定土舍多參罕忽各授以  
冠帶布政司仍各給劄付行令固守封疆各歸本  
土招復夷民保管地方其餘議處事宜并蠻莫孟  
乃等處夷情都依擬處置曹輔等既審無別情免  
究嚴時泰吏部擢用通判指揮等官鎮巡官酌量

百夷

李七一

勤勞多寡各加獎勸有奇功的指實另行具奏三  
司官員王汝舟等該部記着應擢用的遇缺舉用  
鎮守巡撫官先因地方賊情已各有陞賞了自是  
大慶之後各夷咸畏保守境土朝貢如常四十年  
來雖間有讐殺亦無如前劇甚者迄今填南邊鄙  
少息云其俗瀕江為竹樓以居一日數浴性頗  
淳額止刺一旗為號作樂以手拍羊皮鼓而間以  
銅鏡銅鼓拍板其鄉村飲宴則擊大鼓吹蘆笙舞  
為樂時男子則文身髮髻修眉睫婦人

則上衣白衣下圍桶裙耳帶大金圈手貫象牙鐲  
男貴女賤雖小民視其妻如奴僕耕織貿易差徭  
之類皆係之邦其酋長有三等大曰招木弄即為  
宣慰者次曰招木牛又次曰招化居高樓部屬見  
之地有等限使客亦然設通事引之以至其地不  
差尺寸老酋長出入乘平輪或騎象富人和白檀  
麝香當歸姜黃末塗於身面以為奇事佛敬僧有  
大事則抱佛說誓實決於僧緬見客把手為禮八  
境內甚熱四時皆熱染五色絲織土錦充貢崖其

百夷

李八一

結親用穀茶二長筒雞卵五七籠為聘禮南小以  
雞骨病不服藥務祭鬼刺木為棺植一樹識墳鎮  
交易用金銀或五日十日一集旦婦集日中男集  
更代為市者亦有跣足衣皮者芒刀耕火種者  
騰其餘大畧相似山川曰鬼窟孟險隘曰蒙樂者  
甸有毒泉人曰金沙江緬其產琥珀諭石金響錫  
銅犀象碧填馬矮小豪猪竹鼈大如兔巨蟒有  
諸毒鱗膽亦可木香沉香乳香西木香白檀香安  
息香香綠香橙橄欖芋蔗藤羊桃味酸藤果狀如

味澗竹其節甚長垂絲竹枝葉軟弱下垂芭蕉開花結實味甘可食大藥有大如斗者鮮子如紫膠白蓮花椰子胡椒樹味極甘美頭酒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掌土人以罐懸置實下割實汁流於罐以為酒汁亦可熬白糖石油石罇流止臭惡色黑可搽毒瘡白氎布兜羅綿塩孔雀叫雞書作鳴

按夷人土官川貴陝廣各處有之俱不見載而獨具百夷者蓋省地土官與中國錯居而此則在邊徼自為一天者况是錄本為皇華輶跡之

百夷

本九

考而百夷乃

詔使常蒞其域者故附着焉要之雲南昔皆婁麗異境故不沾文教而百夷又在省外則其徂鏡之性險僻之習要非可以尋常戎狄視也至於我朝經畧之後省內郡縣阜厚殷富盡為樂土且文物炳蔚與中州侔而外之百夷亦帖然聽命各守藩度此我

祖宗天威神畧丕誕無極而沐黔寧綏輯勞來恩威並施教化大行其功亦不可誣也自是子孫鎮

襲世守其職累德積威二百年來夷酋無敢顛越者信為南邦之喬木也若夫唐末藩鎮勢重不反亦當謹其漸云

按孟密安撫司即漢孟獲之地朝廷每歲取辦寶石於此其地夷俗見術甚駭有名地羊鬼者擅能以土木易人肢臟當其易時中術者不知也憑其術效幾時而發發則腹中痛矣痛至死而五臟盡乃知土木或惡人不深但易其一手一足其人遂為殘疾又有名撲死鬼者惟欲食

百夷

七十二

人屍骸人死親朋鑼鼓防之火或不嚴則鬼變為禽獸飛虫突入而食之矣皆不可以理喻者嘗讀演義三國諸葛七擒孟獲蠻夷多有怪術於今驗之果然今孟獲子孫尚繁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

西北夷考引

家君司右諫時緝殊域周咨錄共二十四卷門人汪允輩先刻九卷皆東南夷事其西北夷十五卷未暇刻也漸謂

國家內順外威四夷來王自堯舜以來盛莫與京而列番之狼吞虎噬足為疆場痛毒我所當儆戒者南倭北虜而已備倭方畧前刻已詳而制虜勝策二百年間臣工建白

西北夷誌序

廟陛裁定鑿鑿可行者寧不廣布寰宇以為有志籌邊者之一助乎且家君此書原為奉命殊域職掌所係耳自景泰中

英皇返狩之後星軺久絕於沙漠矣而九圍戎政如兵食功罪凡當清刷則省中諸臣每捧綸音而往焉雖不身入胡地而要皆為防胡計也嘉靖末

代藩諸宗與大同郡邑生隙至於圍逼督府抗拒按院交章請勘而家君欽承

繡書驅馳雲中咨訪所得有可裨益兵樞消氛瀚海

者條疏欲上竟以遭謫中止今置篋中塵可掬也其視諸臣之侃侃建白悉見施為者何如哉莫非職事而得行與否有可慨焉則是錄也寧可不出之以為有志籌邊者之一助乎漸乃與汪允等再為檢梓俾成全書不惟夷戎蠻狄其詭秘情狀畢露無遺而運機決畫以輔有道之盛守在四夷者亦或取二三策不鄙其陋也敢并識之男巖其漸頓首書

西北夷誌序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西戎

神禹敷土而崑崙織皮武王克商而西旅進獫然其地迄乎流沙而止耳漢武雄才弘畧志吞西域始遣張騫往通諸國已畧識其梗槩既大宛破後漢使入者益得其職而輪臺渠黎悉置

卷

校尉領護矣沿及於唐遂有安西府設烽堠萬里中國強盛至是極哉然漢時有善幻者至京師而興巫蠱之禍唐之中世吐蕃崛起雄於突厥尚結贊睥睨關輔蹂踐京闕幾危唐宗社西域強盛亦至是極哉且漢明帝倅遊天竺白馬載經以還而釋教始播紛紜中土蒙古主華崇重西僧八思巴加以帝師之稱待以王者之禮朝會之日與天子皆南面后妃太子進謁膜拜受大臣見坐而不起非但冠履倒置而已

明聖統天聲靈丕覃行人布詔不憚窮荒而昧谷之東其酋慕化稽首彤廷筐篚敬將者又豈直如漢使所得天馬葡萄枸醬竹杖之品乎哉

長陵御極迎法王製佛曲自後其徒遂往來京師不絕館穀賜香為國家帑藏一大蠹然緣邊建僧寺處沙門以和蕃夷實能以口舌代甲兵省芻糧數十萬蓋萬隨俗撫綏之意焉而荷戈蠢動者亦終不免也愚謂釋迦以空為宗則視色形之著倫物之類皆非其所愛惜者乃忍於戕滅

卷

而不顧故蕃族群醜亦每每自相讐殪又何有中國生靈乎然則佛氏禪機之秘母乃殺機之伏而漢武玉門之通其殆禍門之闢也哉凡高明之士乘博望之槎而以殊俗記獻者母曰西方聖人我履其地親炙其教而侈為之說可也今烈其大都在正西則為吐蕃為拂菻為葛榜刺為默德那為天方在西北則為哈密為罕東為赤斤蒙古為安定阿端為曲先為火州為土魯番為亦力把力為於闐為撒馬兒罕為哈烈

而其餘星紛珠錯者俱盡畧焉叙西戎

吐蕃

吐蕃俗呼西蕃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其酋發羌唐旄等居析支水西後有樊尼者西濟河逾積石居岐布川或邏婆川隋開皇中有論贊索者居并河西唐貞觀中始通中國既而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強於北狄至唐末衰弱種類分散入內屬者謂之熟戶餘謂之生戶宋時入貢不絕其首領喃廝羅始居鄯州後徙青唐神哲高

卷之十

三

宗朝皆授以官元時始於河州置吐蕃宣慰司都元帥府又於四川徼外置碉門魚通黎雅長河西等處宣撫司郡縣其地設官分職以吐蕃僧八思巴為大寶法王帝師嗣者數世弟子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

本朝洪武二年遣使賫詔諭吐蕃曰昔我帝王之治中國以至德要道民用和睦及四夷亦得安靖向者胡人竊據華夏百有餘年冠履倒置凡百有心孰不與憤比歲以來胡君失政四方雲擾群雄紛

爭生靈塗炭朕乃命將帥師悉平海內臣民推戴為天下主國號大明建元洪武式我前王之道用康黎庶惟爾吐蕃邦郡西土今中國一統恐尚未聞故茲詔示使者既諭吐蕃未即歸命尋復遣陝西行省員外郎許允德往諭時徐達受命往征沙漠遂分遣鄧愈往吐蕃招之降 六年詔吐蕃各族酋長舉故有官職者至京授職賜印俾因俗為治以故元攝帝師喃加巴藏卜為熾盛佛寶國師即元末自大都逃歸故土者其下蕃僧有封灌頂國師及贊善

卷之十

四

王闡化王闡教王輔教王者又有正覺大乘法王如來大寶法王設都指揮二曰烏思藏曰朵甘衛宣慰司三曰朵甘思曰董卜韓胡曰長河西魚通寧遠又設萬戶府四曰沙兒可曰乃竹曰羅思端曰列思麻招討司六曰朵甘思曰朵甘龍合曰朵甘丹曰朵甘倉漚曰朵甘川曰磨兒勒十戶所十七曰朵甘思曰刺宗曰亭里加曰長河西曰多八參孫曰加八曰兆日曰納竹曰倫峇曰果山曰沙里可哈思的曰亭里加思東曰撒里土兒干曰參

卜郎曰刺錯牙曰泄里壩曰闊側魯孫緣陝西四川雲南西鄙皆是南北袤數千里制令三年一貢闡化王闡教王貢道從陝西贊善王貢道從四川三法王不給勘合朝貢無常 八年詔甘肅朵甘烏思藏山川之神附祭於陝西山川之壇先是禮部尚書牛諒言京都既罷祭天下山川其四夷山川亦非

天子所當躬祀請附祭於各省如廣西則宜附安南占城真臘暹羅瑣里廣東則宜附祭高麗陝西則

十一卷

五

宜附祭甘肅朵甘烏思藏京城更不須祭又各省山川風雲雷雨既居中南向其外夷山川神位分祭東西同壇

上可其奏命中書頒行之將祭則遣官一人往監其祀 蘭州八里麻民郭買的叛誘番兵入寇詔立賞格購捕之蘭州衛遣其兄着沙與其弟火石及往招之郭買的不從着沙火石及夜斬其首以歸衛以其事聞請賞之

上曰買的死固當死然為兄弟者告之不從執之而

已手自刃之有乖天倫若賞之非所以令天下也但以其所獲牛馬給之 西番來獻葡萄酒

上謂中書省臣曰昔元時造葡萄酒使者相繼於途勞民為甚豈宜效之且朕性不喜飲况中國自有秣米供釀何用以此勞民遂却之使無復進賜酋長文綺襲衣遣還 初戶部言四川產巴茶凡四百七十七處茶戶三百一十五宜依定制每茶十株官取其一歲計得茶萬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貯候西番易馬從之 遣內使趙成往河州市

卷之十

六

馬初

上以西番產馬其所用泉貨與中國異自更錢幣馬至者少乃命成以羅綺綾帛并巴茶往市之仍命河州守將善撫循以通互市馬稍集率厚直償之成又宣諭德意自是番酋感悅山後歸德等州西番諸部落皆以馬來售 九年吐蕃所部川藏夷人邀殺烏思藏貢使鞏歌瑣南等掠其貢物命衛國公鄧愈充征西將軍都督沐英副之往討分兵為三道以進獲其巢穴窮追至崑崙山俘男女一



萬口馬五千牛羊十三萬而還 十一年洮州等處蕃夷作亂命西平侯沐英充征西將軍往討首取甘朶降其萬戶乞失迦平其部落俘獲不可勝算 洮州十八族番首三副使汪舒朶兒等據納鄰七站之地以叛命征西將軍移兵討之告祭西岳之神曰惟神磅礴西土為四方之鎮古昔帝王知神有所司故載在祀典為民作福今予統中國兼撫四夷前者延安伯顏帖木兒密邇中國屢撫不服告神進討已行殄滅自陝西迤北民無兵禍

卷十

七

之憂惟河州西南吐蕃川藏及洮州三副使雖嘗以子入侍而叛服不常復為生民之患是用命將率兵進討惟神鑒之 英等兵至洮州故城三副使等率皆遁去獲叛逃土官磧石州阿昌七站失納等斬之遂於東籠山南川度地築城戍守遣使報捷奏其事

上曰洮州為西蕃門戶今築城戍守是扼其咽喉矣命置衛以指揮聶縉等領兵守之尋擢三副使等殺獲數萬人獲馬二萬牛羊十餘萬 二十四年

宋國公馮勝京國公藍王請勒兵巡邊就討西蕃之未附者

上報之曰朕觀天象未利征討慎毋輕舉爾勝及左副將軍傅友德宜還京師王率諸將駐陝西訓練士馬為武備待其釁而後取之朕當有後命也尋詔王討建昌叛酋月魯帖木兒王以計誘至送京師誅之王因奏四川地曠山險控扼西蕃連歲蠻夷梗化蓋由軍衛少而備禦寡也宜增置屯衛於順慶府鎮巴梁大竹諸縣其保寧千戶所北通連

卷十

八

雲棧宜改為衛漢州漢縣西連松茂礪黎當西蕃出入之地眉州控制馬湖建昌嘉定接山都長九寨但為要道皆宜增置軍衛長河西朶甘百夷地相連屬恃其險遠久不入貢請兵致討

上報王曰籍民為軍甚不可百姓連年供輸煩擾又以壯者為兵其何以堪况兇渠既殄雖獯悍者自將漸革其習戍守軍士皆有成規何用增益重困吾民乎其長河西朶甘百夷之事朕惟兵久在外不可重勞但養統蓄威徐議大舉此非四十萬衆

不可行也今爾所統之兵選留守禦餘各令回衛  
王遂班師三十年立茶馬司於陝西洮河二州  
聽吐番納馬易茶令茶戶私鬻者籍其茶入官私  
茶出境及關隘不覺察者皆斬民間蓄茶不得過  
一月之用

上文以邊吏不獨縱放私茶出境致茶賤馬貴國課  
不充或假朝旨橫索番馬致其恃信侮慢朝廷但  
謂羗戎不順豈知激之有自遂製金牌信符其文  
曰

卷之十

九

皇帝聖旨差發納馬不信者斬命曹國公李景隆賚  
往吐番令各番族認辦馬課別各置一牌藏於大  
內每三年遣使賚出比驗相合收馬給茶以杜絕  
奸欺

上又恐邊衛巡防不嚴私漏茶於境外勅兵部傳諭  
守邊者知之兵部進禁約事宜遣人持諭川陝衛  
所仍遣西僧管者藏卜等往吐番申諭之初附馬  
都尉歐陽倫遣其家人往來陝西販茶出鬻於吐  
番倚勢放橫藩閫大臣皆畏威承順不敢違忤時

四月農方耕輯倫適使陝西令布政司移文所屬  
起車載茶往河州倫家人周保尤縱暴索車五十  
輛至蘭縣捶河橋巡檢司吏吏不能堪奏其事  
上大怒賜倫死以布政司官不言并保等皆坐誅茶  
貨沒入於官遣使賚書嘉勞告者

倫尚 帝女安慶公主 高后所生也國初行  
法之嚴雖貴戚不少貸如此

李景隆使吐番田用茶五千餘斤得馬一萬三千  
五百餘匹分給京衛騎士

卷之十

七

按洪武四年正月詔陝西漢中府產茶地方每  
十株官取一株無主者令守城軍士薈種採取  
每十分官取八分然後以百斤爲一包二包爲  
引以解有司收貯候西番易馬後又令四川保  
寧等府亦照陝西取納二十三年因私茶之弊  
更定其法而於甘肅洮河西寧各設茶馬司以  
川陝軍人歲運一百萬斤至彼收貯謂之官茶  
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以極刑民間  
所蓄不得過一月之用多皆官買私易者籍其

園仍制金牌額篆文曰皇帝聖旨其下左曰今  
常差發右曰不信者死番族各給一面

洮州火把藏思慕日等族牌六面納馬二千五  
十匹河州必里衛二州七站西番二十九族牌  
五十一面納馬七千七百五匹西寧曲先阿端  
罕東安定四衛巴哇申藏等族牌一十六面納  
馬三千五十匹每匹上馬給茶一百二十斤中  
馬七十斤下馬五十斤

一面收貯內府三年一次差大臣齎牌前去調

卷之十

十一

聚各番比對字號收納馬匹共一萬四千五十  
一匹自是洮河西寧一帶諸番既以茶馬羈縻  
而元降萬戶把冊授以平涼千戶其部落悉編  
軍民號為土達又立哈密為忠順王復統諸番  
自為保障則

祖宗百年之間甘肅西顧之憂無矣自正統十四年  
北虜寇陝土達被掠邊方多事軍失不克止將  
漢中府歲辦之數并巡獲私茶不過四五萬斤  
以馬馬其於遠地一切停止至成化九年哈密

之地又為吐魯番所奪屢屢未定都御史陳九  
疇建議欲制西番使還我地須閉關絕其貢易  
蓋以彼欲茶不得則發腫病死故耳殊不知貢  
易不通則命死一旦彼安得不救也哉遂常舉  
兵擾我甘肅破我寨堡殺我人民邊臣苦於支  
敵之不給而茶亦為其所掠也弘治間都御史  
楊一清撫調各番志復茶法番夷共稱未奉金  
牌不敢辦納此蓋彼既恐其相侵而此則商販  
無禁坐得收利特假是以為之詞耳故尚書霍

卷之十

十二

韜有曰必須遣間諜告諸戎曰中國所以閉關  
絕爾非爾諸戎罪也土魯番不道滅我哈密蹂  
我疆場故閉關制其死命愚則以為仍當給其  
金牌招番辦納嚴禁商販無使有侵至於轉輸  
如舊規用軍計地轉達不使有長役之苦若收  
買之價比民少增致使有樂趨之勤其斯為興  
復久遠之計也或者曰方今西番侵攪邊民自  
宜拯救之不暇又復興此迂遠之事乎予則曰  
制服西戎之術孰有過於茶馬之一法何也自

唐回紇入貢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茶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爲我之害中國得馬實爲我利之大非惟馬政軍需之安而駕馭西番不敢擾我邊境矣計之得者孰過於此哉

上文遣廣東道監察御史王靜齋命符往西域市馬歷雪山崑崙抵弱水所至七十二族往返期年

按靜字永靜徽州黟縣人以貢授御史後巡按湖廣激揚有聲洪熙改元受勅褒賻賜歸省尋

陞莫陽知府以父老致仕

永樂間

成祖在藩邸日聞尚師哈立麻名及即位遣中官侯

顯齋書幣往迎五歷寒暑乃至京師

車駕躬出視勞無拜跪禮但合掌而已 命尚師建

法壇薦福

皇考妣於是慶雲天花甘露舍利祥光青鸞青

獅白象白鶴連日畢見又聞梵唄空樂自天而下

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獻

聖孝瑞應歌頌識者謂西僧行法善幻能動世俗如此

詔封尚師爲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天下釋教賜鞍馬儀仗及黃金百兩白金千兩宴於華蓋殿 十九年鴻臚奏大寶法王來朝或請

駕出視之戶部尚書夏原吉曰夷人慕義遠來當示以倫理若萬乘一屈下必有走死而不顧者矣

上曰爾欲效韓愈耶 駕遂不出法王入見

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况

夷狄耶長揖而已自後在京僧寺多有蕃僧一時

陝西叅政平思忠謫戍北邊

上以思忠管官主客郎中多識賈胡 詔釋其戍賜

冠帶隨中官往吐蕃諸國市馬 後復遣陝西都

指揮劉昭領兵往烏思藏賞諸國還馭蕃賊劫掠

昭率衆攻敗之 四川布政司言諸番以馬易茶

者例禁夾帶私茶布帛青紙等物出關今番商往

往以馬易茶及以他物易布帛有司遵禁例又慮

杜絕遠人

曰邊關互市所以資國用來遠人也其聽之

謂兵部榜諭邊北官民示以朝廷懷遠之意今後

西番馬至必與好茶若復以謬欺之令巡按御史

乘察以聞 末年

仁宗即位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番賈胡入貢西

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常奉使西

域故具悉西事陝西人不悉耶為大臣當存

國體恤民窮毋侵削根本驥所言其從之 宣德

十卷

十五

六年都督陳懷等討松潘番寇平之 正統四年

松番用兵以王翱巡撫四川釐理軍務 十四年

詔停止西番金牌每歲遣行人四員往陝西茶馬

司巡察西番茶市禁私茶出境潼關以西至甘肅

等處地方通行禁例 天順五年吐蕃寇涼州都

督毛忠被圍賊勢甚銳監軍以下皆恐總兵宣城

伯衛穎或云經戰却之賊披靡不敢近卒全師歸

八年西寧番族把沙作亂命穎討之穎與巡撫都

御史吳球將中軍督甘涼蘭鞏山丹莊浪等衛所

官軍三萬五千人分五路以進追至駱駝山俘斬

共千七百餘人獲牛馬羊二萬有奇

成化四年客星色蒼白光芒長三丈餘尾指西南

變孛於是六科給事中魏元等言朝廷於僧徒過

於信待每遇降生之辰輒費無限之貲財建無益

之齋醮而西番劄實巴等又加以法王名號賞賚

隆厚出乘樓輜導用金吾伏乞革去法王等號發

回本國追回賞賜以賑饑民仍勅寺觀不得請建

醮脩齋又言天下之財不在官則在民今則公私

卷之十

十六

俱困矣蓋由賞賚無節玩好太多或印施經識或

填寫佛經或為繪畫之像或造寶石之具及雲南

等處鑛場採辦悉宜停止西天佛子劄實巴先因

造寺奏討河間靜海縣地為寺田仍乞宛平縣民

為佃戶

上許之既而戶科左給事中丘弘等劾其妄請之罪

上命戶部覈實皆民間地詔仍退還民耕種 七年

兵部奏陝西巡撫馬文升所陳收茶易馬事深切

邊務宜令陝西布政司將庫貯茶課及綿花等物

易銀遣官領送河南湖廣市茶運赴西寧等茶馬司收貯移文巡茶官同守備分巡官市易番馬俵給甘涼固原靖虜慶陽等衛缺馬官軍騎操仍行甘肅寧夏延綏總兵巡撫等官覈實缺馬官軍數目亦如前例行之詔可 京城外有軍民葉玘靳鸞等發人墓取髑髏及頂骨以爲葛巴刺椀假謂之西番所產乘時市利愚民競趨之至是緝事者聞於朝番僧嘗買以進者皆遁去獲玘等送刑部鞠治得其黨俱坐罪如律

十卷

十七

上曰律載發墓罪死况取人髑髏市於人挾左道以邀厚利其視支解之罪同當即誅之 二十四年詔停止行人巡茶定委御史一員領勅專理西番茶馬事然茶法之行非往日之嚴而所得之馬亦甚微矣

按宣德四年四川江安縣茶戶訴本戶舊有茶八萬餘株年深枯朽戶丁亦多死亡今存者皆給役於官無力培植積欠茶課七千七百餘郡縣責徵日急乞賜減免并除雜役得專辦茶課

庶無逋負通政司以聞

上諭尚書郭敦曰茶之利蜀人資之不但爲公家之用今有司加以他役者悉免之宋陳恕爲三司使稍增茶課當時非之此事今任於鄉歲額決不可增虛耗則當減免並宜從寬則當時之優恤茶戶者如此蓋欲足民以足國也迄於是茶課反不及於前何哉此亦茶馬之一變也故記之

弘治元年

一卷

十八

上即位詔四川番僧國師法王領占竹等悉革職追奪累次誥勅印信儀仗發回四川原居光相寺按此亦黜邪一快事聖政之首務也雜志載番僧生受沃賜死則有司爲之官造墓塔時有一吐蕃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寂在某日某時至期不驗弟子耻潛絞殺之尚書王復奏此僧素受國恩積蓄甚侈而無用宜藉以供墓塔之費省官錢詔可之人亦以爲快云 弘治末命都御史楊一清任茶馬事一清請復金

牌信符舊制疏曰臣親詣西寧等衛撫調番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借國師禪師賞原降金牌信符而至臣奉宣

皇上恩威撫且諭之責其近年不肯輸納茶馬之罪彼皆北面稽首曰這是我西番認定差發合當辦納近年並不曾賣金牌來調止是一年一次着我輩將馬換茶今後來調時

天皇帝大法度在焉敢違逆臣於是乃知我聖祖神宗睿謀英畧度越前代遠矣考之前代自唐

卷之十 十九

世固統入貢已以馬易茶至宋熙寧間有以茶易虜馬之制所謂摘山之利而易充厩之良戎人得茶不能為我害中國得馬足以為我利計之得者宜無出此至我

朝納馬謂之差發如田之有賦身之有庸必不可少彼既納馬而酬以茶斤則我體既尊彼欲亦遂較之前代曰互市曰交易輕重得失較然可知夫王者不治夷狄今責番夷以差發非若秦漢喜功好大勤遠畧者之所為也亦非中國果無良馬而必

有待乎番夷也蓋西番之為中國藩籬久矣漢武帝圖治匈奴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而漠南無主庭今金城之西綿亘數千里北有狄南有羌狄終不敢越羗而南以羗人為之世仇恐議其後此天所以限別區域絕內外者也不然則河洮岷隴之區鮮不為其蹂躪欲然無事得乎 國初散處降夷各分部落隨所撥地方安置而授之長以馬為科差以茶為酬益使知雖遠外小夷皆王官王民志向中國不敢背叛蓋以一叛中國則不得茶無茶則病且死以是而羗縻之賢於數萬甲兵遠矣此制西番以控北虜之上策前代畧之而我

卷之十 二十

朝獨得之者也頃自金牌制廢私販盛行雖有撫諭私茶之官卒莫之能禁坐失茶馬之利垂六十年豈徒邊方缺馬騎征將來遠夷既不仰給我茶敢謂與中國不相干涉意外之憂或從此生藩籬之固何所於託切照洪武年間頒降金牌數目各衛典籍磨滅多無的據查得洮河西寧三衛番族該

金牌四十一面差發馬一萬四千五十一匹內府  
收貯每三年一次遣廷臣賚收馬給茶後因邊方  
多事停止歷年滋久如曲先阿端諸衛邈不相通  
誠恐四十年之後雖近蕃亦不復知有茶馬矣今  
欲遵照舊例調軍入蕃收馬非惟病於供億且恐  
激擾蕃夷乞勅該衙門將金牌舊額查出申明舊  
制昭示蕃族使知朝廷修復信符各當本等差發  
不許生拗違背其蕃官指揮千百戶鎮撫驛丞等  
官久不襲替亦令查出奏請就彼各襲原職以爲

卷一

十一

統領不必令其來京以弘治十一年爲招易之期  
乞遣廷臣賚捧金牌前來會同臣等調取原降蕃  
族金牌至三衛納馬給茶重加賞勞不須動調官  
軍深入事完造冊隨金牌賚繳以後三年一次奉  
行中間二年仍照常曉諭有願將馬易茶者聽敢  
有不受約束者量調蕃漢官兵問罪誅剿以警其  
餘庶恩威並施蕃人永服而爲藩籬之固奏上  
詔議行之然巡茶御史迄今兼設不廢吐蕃諸部  
中惟董卜韓胡亦素知慕文教弘治中奏請中國

書籍兵部尚書余子俊疏曰考之唐玄宗之世吐  
蕃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於體烈以爲與之  
書使知權畧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  
以爲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甄  
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畧變詐不知  
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董卜  
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爲成都記即成都府誌也一  
府之輿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與方輿勝覽天下  
之輿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與其餘書籍可以與

卷一

十一

之若或不與彼來朝之人市於書肆之中亦不甚  
難若因其請遣人量加頒賜因而勅其將舊維州  
地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矣正  
德間建僧寺於西內西僧行秘術者寅緣而進居  
其中勸  
上遣中使偕其徒至烏思藏迎異僧尚書毛紀諫曰  
烏思藏地方僻在西陲數千里之外其地習俗鄙  
惡語言侏離與中國懸絕中國之人亦鮮有使其  
地者



祖宗之時番僧雖嘗入貢賜以法王國師等號不過命之空名虛秩居其本土藉以撫化蕃衆無擾我邊境而已非崇信其教留居中國令入禁內如前代之事佛求福者比也前代事佛求福者終更得禍史冊載之可為萬世之明鑑仰惟

陛下神仁聖武天縱聰明曩在春宮懋學毓德繼膺寶祚任賢圖治天下之人拭目延頸以望太平者也今無故而為此舉朝野聞之咸皆駭異以為堂堂天朝衣冠文物之區道德綱常之化而顧從事

卷之十

三

於夷狄之陋哉且異端邪說人人皆知其非

聖明在上詎肯崇信臣亦知此非出於

陛下之本意也實由番僧造為一切幻妄怪誕之說上竇

陛下偶爾聽之不計其累至於此耳况本夷年例進貢自有舊定常格差遣伴送另有通事人負揆之事體似不可以煩 朝使况近臣往番供送雖曰先朝常有此例當時庶政修明教化大行海內富庶百姓安樂偶一行之不覺其損即今各處災異

頻仍人民困苦盜賊生發虜寇猖獗兵戈相尋未已儲蓄所在空虛而四川等處腹裏之患甫平松潘之警繼至瘡痍滿目呻吟滿耳地方之疲敝極矣當此之時正宜勞心竭力多方拯濟猶恐弗及尚忍復為此騷擾煩費之舉哉伏望收回

成命以彰軋剛之斷離照之明使天下後世稱為堯舜之聖實臣等之至願也 六年

上方好佛自名大慶法王外廷雖聞之無可據以進諫會番僧奏討腴田百頃為大慶法王下院乃書

卷之十

三

大慶法王與聖旨並禮部尚書傅珪佯不知執奏曰孰為大慶法王者敢並至尊書之襲天子壞祖宗法大不敬當誅詔勿問田亦竟止 嘉靖二年 太監崔文以番僧靈異說

上事佛盛為齋供吏部尚書喬宇等疏曰伏覩登極之詔將法王佛子國師禪師等項盡行牢固枷釘押發煙瘴地面衛分充軍遇赦不宥其中有出入內府往坐新寺誘引蠱惑罪惡顯著見在京者等送法司問擬罪名奏請定奪一川傳陞善世真人

等項盡行革退又將近年以來左右近侍之人獻  
誦希恩在內添蓋佛寺神廟在外添蓋玄明宮石  
經山祠廟等項俱經拆毀彼時聖志清明德性堅  
定屏息異端崇儒重道邪正之辯了然明白深姦  
秘慝一售其計遂致蠱惑聖明切聞天生  
聖人爲天地神民之主心之感格自與天地相通氣  
之和順自協神人供佑往三時不雨一冬無雪露  
禱宮中遣官祭告天地宗社隨獲感應明效大驗  
彰著如斯

卷之十

二十五

皇上深居淵默體念于此則妖僧經懺自不足信一  
應齋醮無益之事俱宜停罷方今天災屢見邊報  
未寧四方盜賊隨滅隨起內外庫藏日見消耗恐  
不可支相去正德末年不甚相遠矣伏願  
皇上始終一心闢邪崇正易信佛之念以尊經訓馳  
拜醮之勞以近講筵日隆盛德保養天和則  
聖壽萬年子孫千億  
上嘉其忠愛而不納 給事中安磐復疏曰  
武宗初年亦嘗留心講學矣二三年後遂爲左右贊

惑郎從事內典內典既習郎從事番教於是鎖南  
綽言出入豹房矣番教既諳郎從事取佛於是太  
監劉允馳驅西域矣靡費大官騰謗道路此  
陛下之所聞見者旣而劉允放而鎖南囚天下頌  
陛下之明正道復而異端息天下頌  
陛下之聖供億減而光祿裕天下頌  
陛下之英數者斯  
陛下之所以垂譽無窮者也奈何甫及二年遽襲故  
轍崔文本以鍾鼓廝後寅緣冒陛下今復導

卷之十

二十六

陛下以此文之意以嘗試  
陛下也  
陛下旣爲所動欲行香欲登壇欲拜跪臣恐無已則  
導以聲色無已則導以貨利無已則導以遊幸導  
以土木導以征伐文以漸致也諸餘如文類者又  
將牽連伺便求所意欲逞也  
陛下德可堯舜而文敢如此左道面欺朋黨紊亂故  
曰文可斬也  
上不從 先是劉允者幼時於成化年間在安喜宮

荅應名劉邪兒即能交通外人賣弄寶石獻詣佞  
調是非進退人才及敗露下錦衣衛獄見其年幼  
從輕發落後謀入

東宮極能機巧相扇引誘至正德年來驟陞司禮監  
大監改名允

武宗託為心腹本監傳造蕪管豹房新寺膳房庫藏  
收掌抄沒劉瑾金銀寶貨偷盜數多播弄威福聲  
勢極如劉瑾號名二劉恐後發覺用謀結喇麻僧  
寺請入番取佛勅論異常賜與刀劔便宜行事若

卷之二

三二

有各色人員能出力入番効勞任爾擢用若不用  
命斬首示衆不必覆奏允又奏帶官員軍舍匠作  
陰陽醫士通事序班等一百三十三名往烏思藏  
恣其貪奪害人嘉靖初科道發其罪

命降長隨追賊入官錦衣衛指揮賈文鑑時已革  
職忿之疏曰臣竊計京城起身經行直抵烏思藏  
蕃邦往返只有一年程限而劉允各處遷延五年  
之上但遇產物積貨地方便頓住經月倚稱採辦  
進貢及入番所用為由百般擾勞民騙財俱於

四川布政司官庫支領銀十萬餘兩累死人命不  
知其數較其幫謀太監吳亮焦寧尚且問擬充軍  
藉沒財產而首惡劉允專聽主文孫璽張洪撥置  
止用銀六萬兩還官庶掩前情得以降長隨未嘗  
受一時刑憲罪重於丘山今罰未傷其毫毛隱匿  
應該入官鹽價銀八十三萬六千餘兩安享富貴  
保全身家乞藉沒其財產入官公用仍將劉允照  
吳亮焦寧事例加誅市朝以謝神人之怒

卷之十

三八

衣衛罕來着實打五十棍放了三年打冲河兩歲  
西番與哈哈口等處西番枝葉相連桀驁生野遂  
燒劫村屯搶掠牛馬人口顧副使調取鉞駕建寧  
三衛漢土官兵征剿之有餘賊打別乞扒等逃過  
水糾合鹽井衛刺土官部下番人越過安寧河糧  
運大路緝殺人口四年建昌兵備胡東臯及分守  
少監閻良行令鹽井衛指揮毛服起漢軍一千名  
土官刺馬仁起土軍三千名俱至水邊劄營相機  
撫剿仍諭各村為惡番賊若肯投降獻出頂經說

誓認保地方即就聽從輟兵若再執拗不聽亦就  
進兵征剿番賊相結不順招撫乃督軍進戰克捷  
前後共斬首級六十一顆生擒男婦八十五名口  
頭畜兇器礮房硬寨掃蕩無遺別寨番夷聞風喪  
膽各備羸馬衣甲投拜受降自願照俗頂經誓守  
界路四川巡撫都御史鄭毅疏曰爲照建昌鹽井  
寧番等衛地方各寨番賊經年橫出道路不時深  
入鄉村搶劫民財緝虜人口地方被害已深人心  
積憤已次副使胡東臯欲乘此衆怒之機往問彼

卷之十

二十九

不恭之罪會同少監閻良呈報鎮巡衙門動調本  
處漢土官兵分哨夾攻相機撫剿協諸將之智謀  
伏朝廷之威福群兇落魄一舉成擒數年邊患一  
旦稍平但西路石關險固餘黨深潛而土官刺馬  
仁自備口糧留兵堅守及照胡東臯閻良方舉事  
之初雖若嫌於輕率其討賊之急實皆出於忠誠  
土兵少損斬獲亦多謀既有成功足補過土官安  
夷刺馬仁千戶趙清李聚賈爵協力同心必期罪  
人斯得土漢軍舍捨身用命誓不與賊俱生以致

地方告寧軍民胥慶但首賊乞扒逃遯難尋石關  
諸夷恃險未服尚該撫處雖番夷無常之詐固未  
可以預料而王靈赫奕之勢則由此大振矣是皆  
前暫管巡撫右侍郎王軌鎮守太監蕭通巡按御  
史馬紀謀議之所及也臣於此毫髮無與焉伏望  
皇上念極邊陲明照萬里乞勅兵部特爲裁處何以  
收今日全勝之功何以爲百年無事之計一一明  
示以憑遵行其副使等官胡東臯憫其勞以作其  
氣略其過以嘉其功不勝幸甚下兵部議尚書李

卷之十

三十

鉞議謂建昌等處各寨番賊經年搶劫乃能擒斬  
殆盡所據各官輕擅之罪似應准贖及照賊首乞  
扒并石關諸夷余黨尚未擒剿盡絕伏候  
命下之日本部仍行都御史鄭毅從長計議如果前  
項番賊畏罪據險刺馬仁防守日久難於進攻各  
夷誠心悔過理宜撫處即便嚴督副使胡東臯等  
多方設法遣差的當人役省諭各寨番夷將賊首  
乞扒擒捕獻出一體重賞如或各夷仍固執迷反  
覆謫詐不聽招撫將來玩養成勢即會行雲南鎮

巡等官調集漢土官兵措備糧餉就期進剿一面  
星馳奏聞兵形無常夷情難測應剿應撫務在周  
悉慎重用圖萬全固不許虛文撫處坐取玩愒亦  
不得輕率寡謀致貽後患

上從之 自後夷賊聽撫咸各安生 七年九月弘  
化顯慶二寺番僧藏卜洛竹進西番狗二隻陝西  
行都司起送至京禮部送豹房收育先是戶部尚  
書秦金疏請省無益之費以照聖德

上詔存留鸚鵡等牲口二千五百二十二箇隻其餘

卷之十

三十一

放去至是巡視光祿御史朱觀疏稱本年三月以  
後節該各房奏報孳生虫蟻鷹犬等項每月陸續  
增添肉豆谷粟不一乞勅司禮監查勘虫蟻等項  
的數目請旨

上裁擇其可用者量為留育

上詔這鷹犬虫蟻等項委係無益之物且日逐饋給  
糜費該監查明擇其可用者量為存留其餘通行  
屏逐于是內官監太監郭紳奏稱未樂宣德正統  
等年間俱有蟲蟻牲口數多至天順年間二萬三

百餘箇隻弘治年二萬九千四百箇隻正德年二  
萬九百三十餘箇隻先於正德十六年五月內恭  
遇

皇上嗣登大寶釋放大半嘉靖五年以來節該皇親  
張鶴齡等進到壽羊等牲當奉欽依照舊送附本  
房餵養近該戶部尚書鄒文盛等節題雖稱無益  
慮其

祖宗舊規已定難以泯逐切思本房哺養牲禽比舊  
大小

卷之十一

三十二

祖宗建制至今百餘十年非今日之設仰惟

聖上軫念舊制庶不有負祖宗成規提督豹房太監  
李寬又奏稱未樂宣德年間舊額原養金線豹王  
豹數多成化間養土豹三十余隻弘治年原養哈  
喇二隻金線一隻王豹二十余隻正德等年間原  
餵養土豹九十餘隻嘉靖年原養王豹七隻舊額  
設立奉命採取及各處內外守臣進貢豹隻給與  
本房餵養自立國以來已經百餘十年非今日之  
設非係無益之物今止有王豹一隻比舊太少止

費羊酒二斤伏望

聖旨憫念舊規庶不有負

祖宗成憲

上詔豹房所奏其意導君好尚之意法當治罪如曰祖宗成憲不知此成憲載在何典又曰日用羊酒二斤計日縱少計年則多非告君之辭這豹且留今後再不許進收該科記着又御馬監太監麥福奏稱查得西牛一隻嘉靖五年曾迷等地面貢進該監比照天順年間事理乞於光祿寺每日酒半瓶

卷之十

三十三

鷄一隻猪肉二斤果子二斤白米一斗西番狗二隻番僧貢進乞照舊例每隻日支白米二升肉斤八兩

上詔西牛是西夷效順之貢留着二異狗都放了一十四年陝西都司岷州衛大崇教等寺番僧劄失祿竹等奏我每進馬一匹止賞段一疋酥油一桶也是段一疋別國夷人達子回子俱有大賞賜我每今要回還有舊例自買食茶三十斤乞比照四川董卜韓胡番僧食茶事例每名買茶一百五十

斤准令各僧自備價銀照例收買回寺放煎廣茶

祝延聖壽禮部尚書夏言疏曰看得陝西番僧劄

失祿竹等奏要比例加買食茶一節既查有前例

相應俯從但欲每名收買一百五十斤似乎太多

及照四川董卜韓胡雖准食茶一百斤止給勘合

前去經過地方收買况車輛船隻俱係自備今劄

失祿竹等奏要自買食茶即於原起官車裝載所

比前例難以准行合無每名除遵舊例三十斤外

量加五斤候命下之日行令該館照數收買驗包

卷之十

三十四

裝載所在官司并沿途經過關隘務要嚴加盤驗

如有過多及夾帶違禁之物就便追究懲治以後

該貢年期俱照此例收買庶免奏擾

土從之 十五年四川都指揮劉永昌等奏起送烏

思藏輔教王差來到京國師一十五員名并存留

寨主一千三名大乘法王差來到京國師一十五

員名并存留番僧一千四名闡教王差來到京國

師一十五員名并存留寨主一千一百四名并長

河西魚通寧遠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差來到京寨

官一十五員名并存留寨官一千三名各備珊瑚  
銅佛繒繒等物赴京進貢內閣教王差來番僧一  
百名赴京謝恩各例應給賞禮部尚書夏言疏曰  
查得各地方賞例烏思藏輔教王乘法王闡教  
王各差來進貢謝恩到京國師番僧人等每人綵  
段一表裏紵絲綾貼裏衣一套三件其存留都綱  
番僧人等每人綵段一表裏折與闊生絹四疋紵  
系綾貼裏衣一套內二件給與本色一件折與闊  
生絹三疋俱賞鈔五十錠折靴襪鈔五十錠食茶

卷之廿

三十五

六十斤進過方物例不給價其帶進輔教大乘闡  
教三王方物各回賜綵段四表裏長河西魚通寧  
遠等處宣慰司差來到京者每人賞闊生絹二疋  
折衣綵段二表裏俱與本色存留者每人闊生絹  
二疋折衣綵段二表裏內一表裏給與本色一表  
裏折與闊生絹四疋俱與鈔一百錠進過方物例  
不給價查得嘉靖六年十月內該本部會議題准  
番僧番人正賞折衣綵段不等俱與一疋折給及  
查成化年間節該本部題准事例烏思藏輔教等

四王每王名下例該三年一貢各許差一百人多  
不過一百五十人長河西魚通寧遠等處宣慰司  
三年一貢每貢多不過一百人如有國師禪師在  
司住坐者不許各另差人進貢其有退老事故等  
項着令親徒兒男襲替赴京進貢者國師差一百  
人禪師都指揮以下各差五十人多不過一千人  
數外多者照例阻回其都綱指揮以下來替者止  
許隨同年例進貢若國師禪師數少則自當隨數  
而來或三四百名或五六百名不待轉滿千名其

卷之廿

三十六

大乘法王係出家高僧無地土番民管束不給勘  
合亦無年例進貢聽其欲來止許差僧徒十人齋  
執印信番本隨同闡化等四王年例進貢題奉  
聖旨合例的全賞遠例的減去欽此欽遵外看得余  
次烏思藏輔教闡教大乘各王并長河西魚通寧  
遠等處軍民宣慰使司各差來進貢襲職謝恩各  
等雖已經題奉欽依給賞但查有本部節年題准  
事例烏思藏并長河西各地方都綱刺麻帶來進  
貢僧徒及大乘法王例止許差僧徒十人令帶差

僧徒一千餘人俱係過額多餘之數例應減革賞賜但既經都布按三司及該邊官員驗放起送前來本部每從寬處俱一體給賞以全柔遠之恩各該官員明知節年題准前例往往仍前額外起送顯是該邊官員貪圖貨賄專務姑息通同隱蔽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例明白依文起送俱屬有違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各經該官員查提到官酌量情罪輕重照依律例問擬發落以警將來本部仍備行彼處鎮巡衙門轉

卷之十

三十七

行都布按三司并該邊官員以後但遇烏思裁輔教等四王及各番僧人等入貢查照舊例不許仍前額外起送冒濫賞賜有乖明例如再故違聽本部從重參究該邊官員坐問贓罪番人革賞上詔番人進貢已有明例今次過額數多顯是邊官貪圖貨賄都布按三司官不行查審朦朧起送都着巡按御史提了問今後再有違的你部裏指名參奏重治不饒自後夷人進貢如例迄今不絕其處地薄氣寒風俗朴魯前史稱其法令嚴整上下

一心議事自下起因人所利而行之故能持久其國君號贊普贊普與其臣歲一小盟三歲一大盟其君臣自為友者五六月號曰共命君死者自殺以殉然有城郭而不處聯毳帳以居號大拂廬部人處小拂廬其吏治無文字刻木結繩為約其刑雖小罪必抉目削鼻其樂吹螺擊鼓其四時以麥熟為歲首章飾最上瑟瑟金次之金塗銀又次之銅最下差大小綴臂前以辯貴賤養牛馬取乳酪供食取毛為褐衣率羶帛常以赭塗面婦人辨髮

卷之十

三十八

而縈之貴壯賤弱重兵死以累世戰沒者為甲門敗懦者垂狐尾於首以示辱懷恩重財貨交易用麕毳馬牛不知醫藥疾病召巫覡焚柴聲鼓謂之逐鬼信詛咒啖生物無蔬茹醢醬其山川曰崑崙山在朵甘衛東北番名亦耳麻不刺山高極峻雪至夏不消曰可跋海曰黃河按河源自吐番朵甘衛西鄙直馬湖蠻部正西三千餘里去雲南麗江府西北一千五百里水從地湧出百餘泓方七八十里履高瞰之燦若列星番名火敦腦兒譯言星宿海也東北流百



餘里匯為大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蘭之水由南合也里木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曰脫可厄譯云黃河也河之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幹論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麻莫不刺又曰騰乞里塔譯云崑崙也自九渡東行至此可三十里崑崙之南又東流闊即闊隄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鄰哈刺河合

卷之十

三十九

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崑崙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亦赤里自崑崙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東北經沙漠地折而南流入山西境內凡差千餘里云然流入中國豫徐青兗之地常決不寧

本朝學士宋濂在元世常著論曰平原之地平曠夷行無洞庭彭蠡以為之滙故河常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何也

河之水其本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抽禹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砥柱及孟津洛汭至於大伾而下隴為二渠北載之高地迤澤水至於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於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水患者已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水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碣石始改禹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之時决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决瓠子東南野通於淮泗汜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

卷之十

四十一

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導河北行二渠復禹故迹其後入流屯氏諸河復入於千乘縣德祿等河後播為八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决於館陶及東郡金堤泛溢兗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而其利害昭然又可觀已自漢至唐平决不常難以悉議至於宋時河決南决南决之後遂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流悍難治

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  
方今河破金堤輸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漫民  
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使其水流  
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之北  
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平矣譬猶百人為一  
隊則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  
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  
於此然而開闢之物洪水泛濫於天下禹出而  
治之始由地中行耳蓋裁成天地之化必資人

卷之十

四十一

工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未易以  
人力強塞此迂儒之曲說最能僨事者也宋文  
憲公治河議在今實為良策故因著河之源而  
及其流之導法如此

其產金銀銅錫鼈牛名馬天鼠皮可為裘獨峰駝青

稞麥豈豆獮羊其貢在烏思藏則畫佛銅佛銅塔

力劍為獨異外貢舍利各色足力麻各色鐵力麻

漢俗云各色璠璣珊瑚犀角左髻毛纓酥油明盔

明甲之類各番大抵相同其朝貢在烏思藏三年

一期在長河西諸處洪武十六年置及朶甘思每  
年一貢并各番差人俱從四川比勘合凡貢五六  
十人無過百人其長河西朶甘思之境自雅州入  
京師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終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一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任嚴翼

嚴靖全校

拂菻

拂菻古名密昔兒在大葱嶺之上其北至海四十

西亦海三十東南滅力沙東自大食于闐回紇抵

中國唐書謂其去京師四萬里宋元豐四年其王滅力伊靈改撤始遣使來獻方物元祐中其使兩

卷之十一

至

本朝洪武四年詔遣其故民捏古倫往諭其國詔曰

自有宋失馭天絕其祀元興沙漠入主中國百有

餘年天厭其昏淫亦用殞絕其命華夏擾亂十有

八年當群雄初起時朕為佳右布衣起義救民荷

天之靈授以文武之臣東渡江左練兵養民十有

四年西平漢主陳友諒東縛吳王張士誠南平閩

越戡定巴蜀北靖幽燕莫安華夏復我中國之

疆朕為臣民推戴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

明建元洪武於今四年矣凡四夷諸國皆遣告諭

惟是拂菻隔越西夷未及報知今遣爾國之民捏

古倫賞詔往諭朕雖未及古先哲王之德使四夷

懷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朕平定四海之意故

茲詔示國王乃遣使來朝拜貢方物 求樂中復

遣使至貢自後不常至或問一來朝云 其國地

甚寒土屋無瓦以葡萄酒樂有箏篋壺琴小篳

篥褊鼓國主服紅黃衣以金線織絲布纏頭歲三

月則詣佛寺坐紅床使人舁之貴臣如國主之服

卷之十一

或青綠緋白粉紅褐紫並纏頭出騎馬刑罰罪輕

者杖數十重者至二百大罪則盛以毛囊投諸海

不尚戰鬥小有爭但以文字往來相詰問事大亦

出兵鑄金銀為錢無穿孔面鑿彌勒佛背為國主

名禁民私造其產金銀珠西錦千年棗馬獨峯駝

巴欖蒲萄

榜葛刺

榜葛刺本古忻都州府即西天竺也天竺有印度

國五此東印度國或云此西印度國釋伽得道之

所也海口有察地港蕃商海泊於此叢聚抽分其  
貨漢明帝時天竺浮圖法入中國其俗捨身焚尸  
謂之荼毘至今傳之學佛者猶然中國小民火葬  
皆效焉

按列子曰西極之國有化人來穆王事之作中  
天之臺其高千仞及秦時沙門室利房等至始  
皇以爲異囚之夜有金人破戶以出又霍去病  
至連耆山得休屠王祭天金人以是考之周秦  
西漢有佛久矣世傳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

國非也

卷之十一

三

本朝末樂三年國王嚮牙遣使來朝

詔賜王紵絲紗羅各四疋絹八疋王妃紵絲紗羅各  
三疋絹六疋

命使往天竺迎異僧既至京兆號大寶法王居靈谷  
寺頗著靈異謂之神通教人念唵嘛呢叭彌吽於  
是信者晝夜念之翰林侍讀李繼昂曰若彼既有  
神通當通中國語何爲待譯者而後知乎且其所  
謂唵嘛呢叭彌吽云者乃云俺把你哄也人不之

悟耳

按宋史元昊擅西夏自稱元卒宋人亦有元卒  
近吾祖之說以是而論繼昂之言不爲過也

六年國王遣使自太倉入貢

上命行人往宴勞之十二年王又遣其臣把濟一貢  
麒麟等物禮部請上表賀

上曰卿等但當夙夜竭心輔治以惠天下天下旣安  
雖無麒麟不害爲治其免賀

詔賜王錦四段綾六十疋頭目人等給賞有差

卷之十一

四

楊士奇西夷貢麟早朝應制詩曰天香袖引王  
爐薰日照龍墀彩仗分闈闈九重通御氣蓬萊  
五色護祥雲班聯文武齊鸞鷲慶合華夷致鳳  
麟

聖主臨軒萬年壽敬陳明德贊堯勳

按末樂中其麒麟之貢四至成化七年常德沅  
江縣產一麟形畧如虎蹄及尾皆牛身有麟而  
額有角人以爲怪擊死郡守知而取腊藏之庫  
今惟空皮麟亦落矣嘉靖六年四月舞陽產一

麒麟口吐火而聲如雷野人異之亦擊之死但  
雙脚馬蹄後搗于省城人皆見也是知麟亦常  
有人不能識多致死春秋西狩獲麟亦死于田  
夫之手是也聞皆牛生或云龍與馬交則龍駒  
產馬龍與牛交則麟產馬

十三年

上命少監候顯等統舟師賚

詔勅賞賜國王王妃頭目其王知我中國寶船到彼  
遣部領賚衣服等禮人馬千數迎自察地港口起

卷之十一

五

程十六站至瑣納兒江有城池街市聚貨通商又  
差人賚禮象馬迎接二十站至板獨哇是酋長之  
居處城郭甚嚴街市鋪店連楹接棟聚貨百備其  
王之舍皆磚灰甃砌高廣殿宇平頂白灰為之內  
門三重九間長殿其柱皆黃銅包飾雕琢花獸左  
右長廊內設明甲馬隊千餘外列巨漢明盔明甲  
執鋒刃弓矢威儀壯甚丹墀左右設孔雀翎傘蓋  
百數又置象隊百數於殿前其王於正殿高座巖  
八寶箕踞坐其上劔橫於膝乃令銀柱杖二人皆

穿纏頭來引道前五步一呼至中則止又金柱杖  
二人接引如前禮其王拜迎

詔勅扣頭加額開讀賞賜受畢鋪毯於殿地待我  
天使宴我官兵禮之甚厚燔炙牛羊禁不飲酒恐  
亂性而失禮以薔薇露和香蜜水飲之宴畢復以  
金盃金繫腰金瓶金盆贈天使其副使皆以銀盃  
銀繫腰銀瓶銀盆贈之其下官員亦贈以金鈴紉  
紵絲長衣兵士俱有銀錢蓋此國富而有禮者也  
其後躬置金筒金葉表文差使臣賚捧貢獻方物

卷之十一

六

於 廷自後貢使亦或一至不常云 其國風俗  
甚厚男子白布纏頭穿白布長衫足穿金線羊皮  
靴濟濟然有文字者衆凡交易雖有萬金價定打  
手末無悔鑄銀錢名唐加每錢重二錢八分以權  
小錢婦女穿短衫圍色布絲錦不施脂粉自然嬌  
白首垂寶鈿項掛纓絡髮堆腦後四腕金鐲手足  
戒指其印度一種不食牛肉飲食男女不同處夫  
死不再嫁妻死不再娶若孤寡無倚一村人家輪  
流養之不容別村求食其義氣有足稱者田沃豐

足一歲二收不用耘耔隨時自宜男女勤於耕織  
其瓜菓蔬菜牛馬鷄羊鳧鴨海魚之類甚廣通使  
海貳准錢市用貨用金銀段絹青花白磁器銅鐵  
麝香銀硃水銀草蓆之屬其山川曰五嶺山高峰茂民聚  
居其產細布撒哈刺毯絨兜羅錦水晶瑪瑙珊瑚  
真珠寶石琉璃糖蜜酥油翠毛各色手巾被面波  
羅蜜果大如斗其甜大美菴摩羅香酸甚佳其貢馬馬鞍金銀事件  
戩金琉璃器皿青花白磁撒哈刺者味黑荅立布  
洗白苾布兜羅錦糖霜鶴頂犀角翠毛鶯哥乳香

卷之十一

七

麻黃熟香烏香麻藤香烏爺泥紫膠藤竭烏木蘇  
木胡椒

西域論曰安南朝鮮本漢郡也故言語文字猶  
通乎中國真臘以西則皆扶南暹國所屬也自  
漢時橋陳如以天竺婆羅門主之其名見於四  
十二章經佛與菩薩徧袒右肩其為暹國之俗  
可知矣天竺釋迦之所自生也佛法行於東西  
二洋之間善者若赤土瞿曇氏惡者若羅刹鬼  
國化而攝之有幻術焉達磨西來五傳至慧能

三鼓入室密授衣鉢行至庾嶺有奪之者提掇  
不動是也至今番僧猶傳其術雖倭奴亦事佛  
而任僧其謂根塵寂靜心地清涼見得本性自  
然極樂者薦紳喜之多棄孔顏博約之教而從  
之豈不知此乃吾人勦入洗心盡性之說而易  
其詞耳豈有番夷海寇所習言語文字反妙於  
中國者哉

卷之十一

八

港登陸行三十五里至其國地廣人稠財物豐  
行甲於諸鄰國國有城郭王及諸官皆回回人  
氣候常熱如夏刑笞杖徒流官有印章行移軍  
有糧陰陽醫卜百工技藝大類中國有衣黑白  
花彩索帨佩珊瑚琥珀纓絡繫臂硝子鐳劍歌  
舞侑酒者曰根肖速魯奈奈蓋優人也能作百  
戲以鐵索繫虎行市中入人家解索坐虎于鹿  
裸而搏虎虎怒交撲仆虎數回乃已或手投入  
虎喉虎亦不傷戲已仍繫之人家爭以肉啖虎

勞戲者錢曆有十二月無閏產白樹皮布臙滑  
光潤如蔗皮柳菱為酒檳柳當茶

默德那

默德那即回回祖國也其地接天方初國王謨罕  
慕德者生而神靈臣服西戎諸國尊號之為別諳  
拔爾猶華言天使云其教專以事天為本而無象  
設其經有三十藏凡三千六百餘卷其書體旁行  
有篆草楷三法今西泮諸國皆用之又有陰陽星  
曆醫藥音樂之類隋開皇中始傳其教入中國

卷之十一

十一

本朝洪武元年

上改太史院為司天監又置回回司天監二年

上徵元回回曆官鄭阿里等十一人至京師議曆法

占天象給廩賜服有差

按回回有陰陽星曆之傳不知其與中國所習  
何如也想必有精妙簡捷之法為吾中國之所  
未曉者故

聖祖特置監以掌之徵鄭阿里等以業之迄今欽天  
監尚有世守其術者云

初回回人有入邊地者

上遣主事寬徹等往諭至西域諸國被別失八里國  
王拘留之詔留回回人於中國待使者歸然後遣  
還回回人稱有父母妻子久羈思家懇請還國  
上曰逆人至情仁者不為也悉遣之還 永樂四年  
國主遣回回結牙思進王碗 永樂甲戌回回哈  
只馬哈沒奇等來朝貢方物因附載胡椒與民互  
市有司請徵其稅

卷之十一

十一

上曰商稅者國家以抑逐末之民豈以為利今夷人

慕義遠來乃侵其利所得幾何而虧辱大體多矣  
不聽 宣德中又隨天方國使臣來朝貢方物  
正德中御馬監清河寺西海子有虎豹鷹犬等物  
各處設有養虎回回三名嘉靖初

世宗登極給事中鄭一鵬疏請屏去以崇節儉從之  
然回回種類散流南北為色目人者甚多而有一  
種寄住哈密城內頗稱勁悍常隨哈密往來入貢  
後多叛哈密往從土魯番初番人奪占哈密城令  
回回倒刺火者等十二人探問其肅消息被別種

夷人也。寇商人馬截殺倒刺火者脫走把關軍人獲送其備副使陳九疇審得其情係獄死番將牙木蘭因探使不歸又遣斬巴思等入關偵信陳九疇疑之捕審下獄令通事毛見防守見素與斬巴思相善乃與回回高彥名謀私備兵器約土魯番打其州城奪出斬巴思等事彥名毛見斬巴思俱杖死番酋因斬巴思等日久無音又令回回怯林兒的往肅州蹤探守堡千戶王翥獲之斃于獄又有馮亦虎仙者亦回回種為哈密都督陰

卷之十一

十一

結土魯番邊奪出哈密其王及金印去不時入寇其前繼左擾亂四年九疇奏虎仙謀叛處決亦死獄中詳見前卷當時以上魯番舉兵皆回回誘引旋貢旋優八年來迄無寧歲諸臣奏疏悉名其人為奸回云自後尚書王瓊撫處番酋進貢回人同貢至今不絕其國有城池宮室田畜市列與江淮風土不異製造織文雕鏤尤巧寒暑應候民物繁庶種五穀葡萄諸果地雖接天竺而俗與之異不供佛不祭神不拜尸所尊敬者惟一天字天

之外敬先師孔子而已

其諺有曰僧言佛子在西空道說蓬萊住海東惟有孔門真實事眼前無日不春風此言亦頗可取

人尤重殺非同類殺者不食不食豕肉每歲齋戒一月沐浴更衣居必異常處每日西向拜天國人尊信其教雖適殊域傳子孫累世不敢易今廣東懷聖寺前有番塔創自唐時輪囷直上凡十六丈有五尺日於此禮拜其祖浙江杭州亦有回回堂崇峻嚴整亦為禮拜之處焉主其教者或往來京師隨路各回量力賞送如奉官府云

卷之十一

十一

按回回祖國史正綱以為大食一統志以為默德那據其教崇奉禮拜寺四夷惟天方國有其寺或實天方也入中國自隋時自南海達廣其教有數種吾儒亦有不如者富貴貧賤壽夭一定也吾儒惑于異端而信事鬼神矣彼惟敬天事祖之外一無所崇富貴者亦不少焉吾儒雖至親友之貧者多不尚義他人莫問矣彼則于



同郡人貧日有給養之數他方來者皆有助儀  
吾儒守聖賢之教或在或亡彼之薄葬把齋不  
食自殺終身無改焉道釋二教又在吾儒之下  
不論也

又按回回不事佛而僧家每以回回說偈誑人  
如方谷珍起時有女八歲患痘禱于延慶寺關  
王神既愈女往奉油謝神寺僧作梵語誦于神  
前名曰回回偈云江南柳嫩綠未成陰枝小不  
堪攀折取黃鸝飛上力難禁留與待春深僧料

卷之十一

十三

女之不喻而女甚明慧聞之悲歸語父知谷珍  
捕僧盛以竹籠狀若猪箠投急流中谷珍曰我  
亦有回回偈送汝云江南竹巧匠作為籠留與  
吾師藏法體碧波深處伴蛟龍方知色是空僧  
訢曰死即死願容一言谷珍額之僧復作回回  
偈云江南月如鑑亦如鈎如鑑不臨紅粉面如  
鈎不上畫簾頭空自惹場愁谷珍笑曰饒你弄  
聰明小和尚後谷珍內附女配黔國公之子在  
雲南姑錄之以為愚俗信佛者使知回回說偈

之妄也

天方國

天方國與默德那接壤古筠冲之地舊名天堂自  
忽魯謨斯四十晝夜可達其國乃西泮之極盡處  
也有言陸路一年可達中國用回回曆比中國曆  
前後差三日或云天方回  
國祖國也  
本朝末樂七年遣正使太監鄭和等往賞賜其國王  
感恩加額頂天以方物獅子麒麟貢于

廷 宣德中國王遣其臣沙璵等貢方物自後來貢

卷之十一

十四

私自稱王嘗與土魯番貢使同至蕃文開其下小  
酋附貢者率以王稱韓文在禮部疏曰伏考西域  
等國稱王者亦止是一人前此蕃文求討賞賜除  
國王外多者不過十餘紙大抵皆稱王毋王弟王  
子其餘部落稱頭目名色惟是今次土魯番開稱  
王號者七十五人天方國稱王號者二十七人不  
分孰為國主而孰為部領今勅書回錫之間若  
柴荅之如其所稱則是所稱地面皆係入貢之國  
無復君臣之辯矣此等事體大有關係况稱號名

目既多則貢雖微俱該從重給賞求討相同自當  
逐項回荅且一次准許則日後遂為成例將來不  
副其無厭之求執詞啓釁未必不由於此馬宋人  
予契丹歲幣富弼力爭獻納二字古人慎重開端  
如是夷狄安得不悚服乎今我

朝堂堂一統神威聖武四夷震疊太山之勢何所不  
壓而蕞爾西戎乃敢肆其狡詐瀆濫王號僭干天  
朝揆諸大義責以國無二主之道彼將何詞臣愚請  
降一勅丁寧天語發明華夏君臣之大分備述祖

卷之十一

十一

宗廟堂之嚴規外以折其奸內以寓吾教責付夷使  
宣示知之庶懷柔之恩制馭之畧各不相悖嘉  
靖四年陝西行都司差千戶陳欽通事哈榮皮見  
伴送天方國使臣火者馬黑木等十六名赴京進  
貢二月到會同館禮部主客郎中陳九川江西撫州人進士  
例應審驗因病炙火後堂本司主事林應標呂  
璋令王工魏英將各夷方物驗看火者馬黑木王  
石三塊司吏趙堂送至後堂與九川覆視畢擡進  
皇城賞房內安置八月九川病痊出司將前驗送

賞房玉石復行擡出另拘王工翁備等辯驗揀出  
不堪玉石貳百六十三斤退與馬黑木等及將前  
方物題進因見原來文冊洗改玉石塊數斤兩不  
同疑其匿過玉石將伴送陳欽等參送法司問罪  
訖馬黑木等見玉石退還進獻數少恐賞賜輕減  
及要貨賣帶來方物乃具番字本奏行禮部九川  
將本藏隱止令通事具告通狀給示許賣各色玉  
石物件不許過多又有朝鮮使臣鄭允謙通事金  
利錫等進貢至館買賣本司主事陳邦備以舊規

卷之十一

十一

給木牌令館夫押伴金利錫等不服禮部尚書席  
書聞之命邦備寬其禁乃改作紙牌邦備詎金利  
錫等通事夏麟與夷使說知夷使俱憾焉及同來  
回夷哈辛等將白色大王一塊討價萬兩貨賣陳  
邦備具呈禮部要將大王貢獻回夷乃告九川曰  
我們將妻子當在番王帶這塊大王來賣若進朝  
廷只照進貢賞價我們性命不敢想活不情愿賣  
與朝廷九川令鴻臚序班白傑省諭各夷謂朝廷  
前豈敢言賣只作進獻重賞價值或准令自賣兩

請蒙准自賣九月馬黑木等未經領賞具告許令開市二日每常提督四夷主事辰時到館陳邦備是日遲至未時方到又督令官吏人等封閉各門關防過嚴阻抑不得使於買賣四夷商人各興嗟怨馬黑木等因具咨本赴關跪奏內閣將番本命翰林序班龔良臣馬良傳在於東房譯出問大學士費宏命馬良傳來問譯得是何事馬良傳曰有主客司字樣宏謂之曰二人前程不是容易須要仔細良傳會宏有回護意隨傳與龔良臣知之又

卷之十一

七

夷人本內錯寫蘭州字樣比郎中字樣切音缺少四齒龔良臣等遂依文譯寫抄行禮部拘伴送陳欽哈榮皮兒及通事撒雄等帶領馬黑木俱赴堂審馬黑木等訐稱六月十五日五更朝見時在長安街變駕庫前有外郎趙堂來問我索錢夥內火三亂撒都刺各懷銀一百兩共二百兩親自遞與趙外郎收去七月初五日驗方物時帶進王石三塊郎中留下一塊約九斤止將二塊交還文小刀二十把鐵角皮十條在內混失禮部以番夷所言

與奏內不同具題

上詔辨驗玉石官九川等吏趙堂等鎮撫司獄九川以兵部武選郎中張獮原任本司托獮轉達鎮撫張潮不可虧了公道獮應允之遣家人張遠持帖達意于潮本司都吏葉增遂又報與通事胡士紳及指揮邵輔訊趙堂前事堂不肯認夷人謂堂只認一兩或五錢也罷潮曰若認一兩五錢是與二百一般輔潮又審得禮部原奏抄本譯出漢字內乃蘭州字樣田夷爭執原係郎中字樣又夷人初

卷之十一

七

來投進番文十一道除進貢方物驗收題賞外又求討蟒衣金盃等項九川查執舊稿立案不行覆奏邵輔張潮審得趙堂無受夷人銀兩夷人不服乃具本仍請將前奏通提會問上詔事情既鞫問明白止是夷人火者馬黑木一人慮恐原奏涉虛不肯輸服不必通題會問林應標呂璋驗進方物失於子細混同收退以致有詞陳九川陳邦備檢驗過精拘禁太嚴以致瀆奏各罰俸三箇月撒雄等引領朝見不行省諭以致自行

跪奏有失朝儀也罰俸一箇月趙堂送吏部改撥  
在外衙門當該哈榮皮見放了回夷誣奏妄捏論  
法本當重處念係遠夷姑從寬宥他還着禮部嚴  
加戒諭今後入貢務要遵守法度敬事朝廷不許  
妄生事端自取罪責初詔獄之時鴻臚通事鮮鳴  
隨朝於賜宴所與同官胡士紳言及夷人奏本鳴  
素有憾於襲良臣遂言原是郎中字樣良臣譯作  
蘭州字耳且良臣亦自謂有費公分付之語至次  
年正月九川謂序班白傑曰裏面說這些回子舊

卷之十一

十一

年來的通事們何不催他起身買賣兩次已無他  
事我要題本差官校催趕他去白傑遂與胡士紳  
言之陳那偁又每向胡士紳等曰我聞前官若劉  
主事件主事或替士夫買些玉石我不曾買他的  
我又不曾見他的我公生明庶生威何有於彼夷  
哉士紳素忿九川等嚴束欲構成其隙乃於本司  
四夷科吏李聰處將趙堂勒取回夷銀二百兩之  
事探問情由李聰漫應曰只得二三十兩那偁又  
以所屬自役通夷生事乃上疏曰臣備員部屬提

督會同館於鴻臚寺通事序班等官實有監臨  
之任查得大明會典具載我國初入貢之夷十有  
八國因其來之疏數以爲通事之多寡其後雖有  
久不來貢者則亦設有通事其選用也徒以諳曉  
夷言其食也冠帶也授官也惟以積累年月有  
爲通事歷俸數年未遇貢夷畧無職務而亦叨獲  
序進視乎夷來之數其勞逸何如且諸通事卽古  
象胥寄譯之職其於貢夷除引領傳譯之外又嘗  
承委審其詐冒理其貿易夷情攸係事匪輕微須

卷之十一

十一

得庶者斯不求索乎夷慎者斯不容縱乎夷否則  
交通之不特求索而已教唆之不特容縱而已寧  
不償公務哉其通事之未遇貢夷者雖無職務於  
例皆當五日一次詣館作揖提督主事立有文簿  
發館把門夫役每日於各名下填寫到否字樣年  
終送司備查然違約者少故違者多則其勤惰可  
知已及各通事三六九年考滿但能手書夷言釋  
字無差即得以爲諳曉故多但記誦紙上之文而  
於各夷語音不務參習况焉能勉修賢行以盡其

職耶臣請特勅禮部行令該司於凡考滿通事追查作摺文簿有故違不到次數多者扣算日月勿准其為實歷應考滿者察其行業別其等差如以廉者慎者勤者引領傳譯多者為上平常者引領傳譯少者為中貪者肆者惰者無引領傳譯者為下備由呈堂以憑參詳出給考語定其優劣不特試以夷言而已又諸通事雖屬鴻臚而其職務多在會同見知提督主事合無許主事提督三年滿日將各通事賢否勞逸指名具呈本部參詳轉奏

卷之二

三十一

或令徑行舉劾上請特勅吏部參詳考覈因其年績以行黜陟如上等者序遷中等者仍舊下等者革罷別選補充其通事序班歷任年深有勞績者例遷該寺首領等官或帶別衙門職銜長為通事不必通選鳴替隨堂使各專精職業不漫習學唱禮奏事聲音以備僚倖且免選補名缺之煩方巾通事必待年滿無過始授冠帶雖遇恩例不得冒濫納銀以壞常法如此則考課詳嚴而人不識所勸懲者未之有也臣又聞古聖王之待夷狄仁義

無備威惠兼濟邇者天方國夷使火者馬黑木等謀同伴送人役抵匿原貢玉石竊賣利已該臣具呈本部參奏間彼夷懼罪捏稱司吏受賄等情因朔日入朝輒敢自行跪奏該待班御史奏劾奉旨鴻臚寺查參該寺行拘譯審彼夷因而添捏誣及司官續該本部奉 旨看詳所奏查審分明具奏欲送法司問理以懲欺罔既而奉旨將司辦驗方物官并吏伴送人役挈下衛獄累經鞫問奏捏誣情明白彼夷慮恐涉虛獲罪不肯輸服且以臣嘗

卷之三

三十二

督令該館官吏人等關防開市發其抵匿玉石禁其買取違禁之物因而添捏誣以嚴于拘禁該鎮撫司鞫問明白

聖上念係遠夷姑從寬宥臣等各罰俸有差臣惟魚史限華戎周易戒太否所以正冠屨保治平也今貢夷敢行混七朝儀誣犯主客事出非常實臣等同官監臨不致然於國威損矣非賴

聖上垂明輕此之罰聲彼之罪所損又當何如識者咸謂例軍民申訴必出通政使司無得徑達者而

夷人乃得徑達律依告狀鞠獄無得添捏者而夷人乃得添捏律奏事詐不以實無得免罪者而夷人乃得免罪則回夷之失儀誣犯奚憚而不爲使凡貢夷皆敢效尤桀驁訐挾所司不服約束則剛者執法或取無妄之禍忝者縱法漸成姑息之風月異歲殊威將弗振外患有必至焉者豈特主客之羞而已哉臣愚但知仰仗高明益堅清白謹守常法以稱卑官安得因一沮抑即畏禍而自懦憊也雖然我國家之於四夷重往而薄來敝中以事

卷之十一

三十一

外懷柔至矣其所以制馭之者臣請

陛下玩泰否之卦修華戎之防屈聽適言特勅禮部參詳議處自今入貢四夷朝見辭謝仍令赴鴻臚寺報名轉達外其餘求討訟訴等項奏章俱令赴通政使司告投專差單字明白得奉

聖旨下各該科參看抄出該部施行敢有不由使司徑冒自奏者奏詞不行通事伴送人員各罪以違所奏或事連職官下法司審究分明果行干碍行參提問擬如律免令急據械繫以存禮體而

勵近臣之節夷人敢有捏奏誣枉輕則減其賞賜重則絕其朝貢若通事伴送人等知情者坐以奏事不實議處既當奏請上裁者之令甲仍出給告示發會同兩館門首張掛曉諭則庶乎法禁嚴明貢夷攝服無情者不得盡其詞而朝儀可肅國勢可尊臣又惟天方國與土魯番地里相近俱謂回夷今土魯番侵逆初寧天方國入貢而叛其館中開市貿易除臣督令官吏人等照例關防起程包箱又待兵部車駕司官會同檢驗外尚恐各夷大

卷之十一

三十四

牟之性蜂蠆之毒恃恩驕恣沿途延住撓擾驛遞因而窺覘虛實透漏事情交通無藉軍民私賣違禁貨物件送人役故縱不行防阻貽患非細臣請特勅該部移文沿途官司督令各該郡邑節次嚴加制馭遇到即行給與應得廩餼車馬催發起程勿容延住仍行撫按其肅衙門差官管押至關重別檢驗苞箱果無禁物方許放出俾土魯番仰聞中朝之待遠夷德威如此可以革其犯順之慝落其向上之誠是後凡有回夷願入貢物者請一切

閉關勿納于以省浮費惠窮民則卻走馬絕西域者不得專美有漢矣旨下禮部於是胡士紳奏稱九川邦僑剛惡浮躁乞先賜罷黜以順夷情以弭邊患

按是時張璉以言禮合上意驟進向用欲因事傾內閣費宏故夷使之訐奏實憑藉于士紳等而士紳等之橫肆亦因主之有人也及九川等下獄又攀費宏受王而其展轉謀陷之情見矣上詔九川邦僑逼勒貨物閉禁使臣欺玩法度甚矣

卷之十一

三五

朝廷柔遠之心下鎮撫司獄責問不許似前輕縱士紳又奏鎮撫司指揮張潮聽屬回護構怨外夷上詔并下錦衣衛問指揮邵輔奏稱臣先與張潮會同會勘今恐有同僚回護之嫌應請迴避乞勅都指揮駱安等從公鞫審上詔邵輔不准迴避着錦衣堂上官同問駱安又奏請三法司會勘以杜嫌疑內閣張潮奏辦及九川被訐情由面審情詞不一乞將番漢原本發出并將胡士紳龔良臣等通提對証事體方明

上詔士紳不必提駱安等牽捲回護且不查究九川邦僑打問招認來說九川被訊遂稱前王已送大學士費宏其家人費興貴費阿義收受宏令王臣曹春造為玉帶及認張璉等聽屬前情駱安等又奏稱國體重大夷情不輕若果改譯情真干碍大學士費宏囑託已行干碍指揮張潮俱聽該部徑自參奏通行究治必須憲典昭示庶使夏夷無詞上怒其展轉支調詔仍前急緩治罪不饒張璉張潮龔良臣馬良傳葉增李聰都提了問夷人求討蟒

卷之十一

三六

衣等物奏本着禮部與他查覆邵輔且革回原衛帶俸胡士紳又奏九川等致怨回夷等情訐及大學士費宏受王是實上詔陳九川陳邦僑照前旨好生打着追問招認刑科給事解一貫疏曰近該錦衣都指揮駱安等請官會勘以杜嫌疑奉欽依胡士紳等不必題陳九川陳邦僑照前旨好生打着追問招認竊惟古之制獄正聽之司寇聽之三公聽之獄成王三宥然後致刑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於

五刑禮曰刑者制也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仰惟我

祖宗創制立法於刑獄一事尤爲盡心故凡問官既勘明矣必送法司以擬其罪法司既擬罪矣又必送大理寺以審其允慮其悞也復原情而致刑恐其寬也復命官以審錄亦以刑獄民命所係故慎重如此百餘年來刑清民服天下無冤獄者以此今陳九川等事情其有無虛實臣等皆不可知其是非曲直臣等亦不暇辯但以治獄言之必原告

卷之七

二十七

在前被告在後衆證明白而後可以服其心文案不遺而後無所逃其罪胡士紳原告人也龔良臣鮮鳴夏麟朱道鳴撒雄白傑葉增李聰陳欽哈榮皮見俱干證人也番漢原本郎文案也有原告則兩辭可折有干證則衆說可據有文案則真偽即見今不提胡士紳是無原告人矣不提龔良臣等是無干證人矣不弔番漢原本是無文案矣獨使九川邦偁與一紙并嚴刑對雖十惡重情亦無不招者况餘事乎治獄之道恐不如此且彼得以有

辭而不心服矣伏望

皇上念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勅下各該衙門將原告并一千人證及番漢原本通送問官一從公對理如果是實然後依律究治庶用法平允情罪真當而彼雖死亦無憾矣

上詔這廝每恣意回護輒來奏擾不從御史王正宗疏曰胡士紳訐奏見監陳九川陳邦偁等獄案未成事未別白而胡士紳又奏九川等事情且本內牽言輔臣其情之虛實臣等皆未可知但我

卷之七

二十八

祖宗舊制一有大獄必先付法司或竟付鎮撫司問理若有未明必奏請三法司會問若再有未明必奏請多官午門前會同問理蓋至於多官會問其事情無有不明刑罰無有不中者出於衆人之公也此即古之用刑先問之左右次問之諸大夫又次問之國人之遺也今士紳之一事初命鎮撫司而致有迴避再命堂上官而致有請官此必各官見其掣肘難行故有此舉

陛下正當體察其迴避之故俯從其請官之舉務協



輿論以求至公今則未蒙命允各官震懼此臣等所未踰也若

陛下止因九川等不體上心處夷過當亦可少霽天威從臣前議或與多官會同推問或與三法司一同問理仍欲人卷俱全對証明白衆口一詞事無虧枉覆奏之日臣等知陛下必斷之以至公施之以至平不至以士紳過於激切而重九川等之罪亦不至以九川有當得之罪而廢朝廷之法矣上詔其回護奏擾亦不從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席書

卷之十一

三十九

疏曰近該鴻臚寺回回館通事胡士紳具奏九川邦僂致怨回夷等情訪得往年主客司郎中相待所屬鴻臚寺通事禮貌頗優會同館主事與在館通事和同相處積習已非一日自去年三月陳九川到任不容平頭巾通事與官帶序班通事一起參見又不答拜還揖彼時胡士紳考選通事未及二年既無冠帶又未食糧真怪九川將他另作一起相待體而頗嚴以此積恨在心回人貢獻玉石等物九川等自謂進上之物辯驗精詳十分敬謹

中間粗石黑王甚不堪者揀退若干主事陳邦僂分管會同館事拘泥舊規嚴禁夷人出入致生嗟怨見得夷人大王一塊值價萬兩邦僂過於小心具呈本部奏請明白然後許賣又見得本館通事不聽約束奏要聽其考察去留事不如意動輒用言詈罵以致各該平頭巾通事胡士紳等刻恨二臣深入骨髓通部官吏皆知回夷歸怨二臣之心不過三分通事人等致怨二臣却有七分因此年回夷在奉天門跪進番本胡士紳等不肯阻攔

卷之十一

三十九

意欲朝廷將二臣罷黜不遂今又假託夷人致怨之詞激怒朝廷必欲罷遣二臣方快此心自皇上寬宥各官之後臣等日逐分付該司今後各要仰體

聖心凡待夷人俱從寬處去年開市例外容令買賣五日適遇雪下貨物變易不盡新年赴部告令再賣二二日起身亦不聞回夷再又致怨之言設有此言該管通事緣何不赴部堂告稟今胡士紳所言譯寫番文字樣有無差錯臣等不得而知竊念

中國之於夷狄如天冠之於地履部省之於所屬堂階之分亦甚截然自去年樂護以所屬欽天監官輕奏部省今年所屬鴻臚寺以一微末通事遂致假夷人之怨排奏部官二臣固不足惜誠恐此後夷人効尤愈肆桀驁本部不敢裁制所屬小吏蔑視部堂無以自立群官之上矣乞下鎮撫司行拘天方國使臣虚心詳審今年正月以來陳九川等有無別生事端啓釁招怨萬一情有可原乞將二臣量賜釋放使得更生勉圖後報

卷之十一

三十一

上詔鄉等既居堂官陳九川等恣肆妄為却舉奏返行論救非大臣事君之道于是費宏上疏自陳乞罷稱先於嘉靖三年七月內因往涿州迎接憲廟神主將紵絲二疋銀二兩作羊酒并詩一首送與同年彼處致仕南京戶部尚書鄧璋璋令姪監生鄧仲和將玉石一塊以為作詩謝禮來京親送去年九月內與不知名碾王匠看是漿水玉石做帶一條小帶一條開粧女帶一條並不係九川送與乞辨明誣害以全名節

上詔宏鄉係輔臣盡誠體國朕所倚任諒無請託交通之情所奏誣陷朕已知之宜即出供職不必深辯既而刑部侍郎張璉學士桂萼共疏論宏實受九川侵盜玉石乃認鄧璋所餽以飾其罪乞追王坐免宏疏曰昨該詹事兼學士桂萼張璉連名具本攻臣謂臣實受陳九川所盜貢玉而姑認爲鄧璋所送之王以為脫罪之計又謂臣納布政使彭瓊之賄票擬存留得以調用以此二事詆臣爲誤國神姦亟宜罷黜蓋近日選取庶吉士例有教書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官二員萼璉皆有垂涎染指之意而萼以該院掌印自詭必與望之尤切及臣等題請命官以屬溫仁和董玘而二人皆不得與憤恨不平乃遂假此二事上瀆

聖聰以為報復之舉耳夫九川之王與臣無干已荷優詔發落謂九川假稱內廷有旨誣陷輔導重臣固不必與之辯矣若謂鄧璋送王欲圖總制則臣不容不辯者臣以嘉靖三年七月往迎

獻皇帝神主因過璋家作詩贈璋十月送王來謝書

簡見存日月可証而總制之推在嘉靖肆年十月  
經隔一年璋豈能於一年之前預知總制有缺而  
遂萌此念乎况總制之推吏部會官臣不能專主  
况與璋並推者又有尚書王憲吏部以璋嘗總制  
甘肅憲嘗為兵部其才可用非以臣言用也至於  
彭瓊之留用則亦有說蓋凡朝覲官負吏部會同  
都察院考察黜退者則一槩黜退少有復留科道  
拾遺部院覆題請旨定奪者則舊例送下或去或  
留亦從內閣票擬前此往往皆然非臣等徇私而

卷之十一

三十三

創此舉也瓊居官雖不能大過乎人而循謹廉平  
則非惟臣知之臣同官石璠賈詠亦知之吏部都  
察院亦知之其所以得謗者特因科場爭坐欲循  
舊規不肯列於巡按之傍御史謝汝儀怒之加以  
不謹實非其罪故吏部都察院考察之初不忍以  
不謹出變而臣等於拾遺之疏擬變調用者亦以  
其年方五十才尚可用也夫萼璵之挾私而攻臣  
者屢矣不得為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修

獻皇帝實錄則攻臣不得為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

今不得與教書之舉則又攻臣二人者徒以臣為  
內閣之首意謂凡事皆臣沮之而不知臣之舉措  
亦必謀諸寮友協於公議又必取自

聖裁豈敢徇私而專主乎萼聰之器量亦甚小矣其  
為謀亦甚淺矣萼親對臣言術士鄧隱仙判伊命  
狀有同鄉並閣之語蓋諷臣薦之入閣也其所以  
屢屢攻臣者蓋欲臣決於求退而代其位也臣多  
疾無才憂說畏譏心欲求退久矣但以受命纂修  
皇考實錄欲候書完上進以成聖志乃敢乞歸庶無

卷之十一

三十四

後責焉耳萼聰又謂臣居鄉併植柵及祖父之墳  
塋奪人凶殘解及第兄之支體尚不能保其家焉  
望有益於國臣之先墳被發從兄受禍者蓋以正  
德之初寧賊宸濠謀為不軌請復護衛使人以重  
賄啖臣臣不敢受昌言以沮其謀宸濠憾臣計囑  
奸臣錢寧矯旨罷臣及臣既歸乃嗾臣鄉人集眾  
併力欲以害臣性命幸而天佑朴忠得以脫免復  
見用於

明之世使臣

濠賄與之同謀則當叛逆既露

之後且與陸完錢寧輩俱受大戮矣又豈有今日乎臣平日無他技能惟此一事士大夫亦頗見許以爲能忘家爲國可謂之忠而萼璉乃反詆斥以爲無益於國不知其論果出於衆論之公乎抑或出於一己之私也近因恭和

御製詩章忽有蟒衣王帶之賜萼璉亦懷忌嫉形於奏訐則二人主於誣陷不欲臣受

陛下之寵任明矣臣心跡旣明即當辭避權位歸休田里豈能與小人爭勝

上詔事已明白不准辭

按疏內所言雖不甚關於天方而事有所起則由天方也故備錄之且以見當時大臣因夷人之小事而自相攻擊不顧中國之大體若此亦一時可駭之事也

璉又疏曰司馬光言人君大德有三曰仁曰明曰武今宏擅專威福大肆奸貪臣等言之

皇上旣察之未決去之則仁矣明矣或武德有未盡者乎本月經筵費宏不與皆言宏有不法事敗被

卷之七

三五

以此情聞於我

皇上否也公論明揚傳聞中外以爲神奸事敗今至於此當爲

聖天子賀而太平有日矣當日午後忽又傳言費宏云朝廷今宜我到左順門教我安心明日便出來辦事不必辭本衆初不信次日果出朝衆方大駭以爲知奸不去不如不知之爲愈也且費宏主改番文侵受貢王乃真情也臣等論之御史鄭洛書與臣等並劾之旣而

卷之七

三六

皇上優容兩無可否使臣等効忠無地至今有愧於

心反有論臣等欲奪費宏之位者殊不知此乃費

宏平日所為臣等實所不為者也正德六年大學

士劉忠主會試考宏為禮部尚書欲謀入閣將會

錄榜註某句不好某句不好託人奏

武宗皇帝說劉忠沒學問劉忠去位宏遂入閣事載

大學士李東陽燕對錄中於今可証正德九年大

學士梁儲主會試考宏復將會試錄傍註某句不

好某句不好謀去梁儲以進已位賴

卷之十一

三七

武宗察知適宏又在

武宗前唾笑不恭密旨着錦衣衛察究將聲其罪而

張仁密泄於宏

武宗震怒將張仁發錦衣衛責打監禁限費宏五日

內起程人皆知之後宏乃託言不與宸濠護衛以

致休歸此真欺天罔人者也且宸濠生日宏曾作

詩遣府學生員謝賢慶賀其家居時設心可知也

夫以

武宗皇帝特以剛武之資故奸邪隨發隨滅用能保

全神器傳之

皇上皇上聖明如此如費宏者可復久容乎御史鄭

氣疏曰臣聞人臣之事君也以和衷為尚自足以

消夫黨比之私其立身也以節義為防自足以作

手貪懦之氣是皆關乎治道之隆汚士風之邪正

而可以不慎哉臣近見通事胡士紳之訐奏陳九

川等語雖止於部屬意實漫於宰執言若而設侮

大臣而不顧事近羅織傷國體而不借重外夷之

方物輕中國之衣冠人皆曰彼何敢至此皆詹事

卷之十二

三八

張璉桂萼有以謀使之也又見大學士費宏論辯

受王之來歷情雖出於辯明迹若類乎掩飾交際

之厚未免啓請託之私取與之過終難逃賄賂之

誚始焉追究之太急終則發落之無據人皆曰事

何以中止皆太學士費宏有以周旋之也臣聞此

初則疑焉今方信之觀璉萼之劾費宏曰禮部郎

中陳九川侵盜貢王招稱與大學士費宏收受宏

因造為王帶姑認受鄧璋之玉為掩藏苟免之計

係彼此懼罪之贖宜追出入官令其自陳罷黜以

此徵之則君子辭受取予之大義聖賢進退出處之大節宏實昧焉况禮貌既以衰薄退休宜尤勇決乃復恬然不以爲異其何以辭貪冒之譏乎費宏之劾璉蔓曰專尚攻訐其爲小人不得爲經筵講官則攻臣不得與

獻皇帝實錄則攻臣不得爲兩京鄉試考官則攻臣不得與教書之舉則又攻臣以此觀之則是以城狐社竄之依憑爲踐田奪牛之深計璉蔓實效焉况心迹旣多敗露公論實以昭彰乃復肆然自以

卷之十一

三十九

爲得其何以逃奸黨之誅乎是知士紳之訐奏固爲璉蔓之黨惡而費宏之貪暴實有以承夫璉蔓之狂肆也况其間彼攻此曰或甘爲幕中引結之賓或甘爲門下狗盜之客此攻彼曰鼓怒蛙之腹張狂獠之喙言詞皆涉於罵詈忿狠真同於市井臣謂

聖明雍睦之時乃有此奸惡貪鄙之輩伏望於費宏也令其自陳而放歸田里以全大臣之體貌於璉蔓也發其黨惡而并諸四夷以懲群小人之姦邪

如此則體統以正朝廷以尊

上詔大臣賢才進退朝廷自有公論酌處不必泛言奏擾於是駱安等問得九川藏匿夷王先已賣銀五十兩今蒙追要會知費宏家玉石做帶又因先年求親不肯扶恨攀檢以圖抵塞掩飾已贓其家人費興貴與九川面證費興貴等畏受刑責就依九川妄招情由供認人已夷人失去玉石原稱不匾不圓畧斜一角比漿水王畧高些約重九斤今宏王曹春開報七斤自有不同叅照犯人陳九川

卷之十一

四十一

欺妄存心刻薄成性職掌四夷全無柔遠之仁指勒百端專肆搜求之害尅留進王賣與行商展轉指攀詞多不一妄稱大王外夷自要進呈其作証言裏面欲行逐趕番本輒爲立案明旨恣意不行罔上行私莫此爲甚陳邦備專司夷館合順夷情却乃刁難貨物毒逞惡聲怨積遠人譏歸朝寧驕矜輕跳傳笑遐荒沮遏來王致興伊訟張聽聽允察案央求苟順私情敢於理刑衙門囑記公事張潮接受拜帖顯是徇情追究吏職若有容縱及與

邵輔審譯番文失於奏請襲良臣馬良傳各不應承內分付譯字欠明似有回護鮮鳴葉增木惣因話傳言誣不以實鮮鳴又不合規詞奏辯揆其各犯情雖不同罪俱難逭合將各犯并犯屬陳瑞通送刑部分別情罪從重議擬奏請發落及照大學士費宏做帶玉石究有根由在官家人費興曹費阿義應合釋放

上詔陳九川侵盜貢王欺君侮法發邊衛克軍銀兩追入官陳邦備不撫夷情刁難貨物着為民張獲

卷之十一 四十一

於理刑衙門輒行囑託降邊方雜職張潮職掌刑名徇情回護降做總旗邵輔譯番文失於奏請還罰俸兩箇月襲良臣等譯字欠明鮮鳴捏詞奏辯也各罰俸三箇月葉增李聰各打二十并費興貴等都放了 自後其國每貢適土魯番侵占哈密數犯甘肅將各夷使人沿途羈住天方國貢使毋滿速等先因慶賀

世宗登極而還被禁於莊浪衛又有後來貢使十六人與撒馬兒罕夷人九十九人有司俱留京師兵

部尚書王瓊疏謂各夷雖真偽難辯但彼以貢獻而來我既驗放入關若疑其詐冒則又無實跡可據合行在京在途官司催促前來與莊浪寄監者陸續驗放出關遣歸本土其原帶財物聽其領回不許官司侵尅重失遠夷之心從之 七年各夷行至平涼府東關時以土魯番常叛入寇詔不許通貢天方國及各夷俱謂歸路必經土魯番今絕其朝貢則我輩假道彼必肆掠焉能前往王瓊上聞請許土魯番照例入貢以興復哈密且使各國

卷之十一 四十二

通行則邊釁可息

上從其議迄今使人時至不絕云其地風景融和四時皆春田沃稻饒居民安業男女穿白長衫男子削髮以布纏頭婦女編髮盤頭風俗好善酋長無科擾於民亦無刑罰自然淳化不作盜賊上下安和古置禮拜寺見月初生其酋長與民皆拜天號呼稱揚以為禮餘無所施以馬乳伴飯食之故人肥美其寺分為四方每方九十間共三百六十間皆白玉為柱黃土為地中有黑石一片方丈餘

曰漢初時天降也其寺層次高上如塔之狀每至日落聚為夜市蓋日中熱故也貨用金銀段疋色絹青白花磁器鐵鼎鐵鈔之屬其地產金珀寶石真珠獅子駱駝祖刺法豹鹿馬有八尺高者名天馬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一 終

卷之十一

甲三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二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王三汲今校正

西戎

哈密

哈密本古伊吾廬地在漢燉煌郡北大磧之外去今肅州一千五百里為西北諸胡要路漢明帝始取其地屯田宿平末為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

卷之十二

一

又為胡戎所據唐貞觀初內附置西伊州五代時號胡虜磧小月氏遺種居之宋時伊州將姓陳氏其先自唐開元初領州凡數十元有忽納失里者封威武王已而改封肅王卒弟安克帖木兒嗣本朝永樂二年安克帖木兒遣使來朝且貢馬因封為忠順王以頭目馬哈麻火只等為指揮等官分其眾居苦峪城三年王尋為兕力赤毒死無嗣其子脫脫幼俘入中國命襲王爵賜以金印玉帶遣使送還其國今為西域之喉襟以通諸番



之消息凡有入貢夷使方物悉令至彼譯表以上  
管轄三種夷人一種回回一種畏兀兒一種哈刺  
灰俱生達各授頭目為都督等官輔守疆土與赤  
斤罕東一衛共作中國藩籬

按國初置甘州五衛於張掖肅州衛於酒泉涼  
州衛於武威西寧於湟中又置山丹永昌鎮番  
莊浪四衛高臺鎮夷古浪三千戶所自陝西蘭  
州渡河千五百里至肅州肅州西七十里為嘉  
峪關長陵初設關外七衛曰哈密曰安定曰阿

卷之三

二

端曰赤斤蒙古曰曲先曰罕東左七衛皆在嘉  
峪關西哈密又在六衛西東去肅州西去土魯  
番各千百里北至瓦刺數百里

四年賜王及其祖母速哥失里母妃從母綺幣有  
差是年速哥失里逐脫脫

上勅諸酋復立脫脫為王 六年脫脫暨祖母各遣  
使朝貢 九年脫脫卒勅都指揮哈納為都督兼  
事守哈密是年封免力帖木兒為忠義王賜印誥  
玉帶守哈密後卒從父子孛羅帖木兒嗣仍封忠

順王賜誥印 十二年行在驗封員外郎陳誠奉  
使西域還言哈密城在平川河三四里東北二門  
王稱速壇人僅數百戶顧非一種多蒙古回回人  
俗習各異產馬駝玉石鑛鐵大尾羊陰牙角城北  
大山西南東皆平曠地多齏鹵宜稔麥豌豆農耕  
亦用糞壤人獍悍好利西域三十八國入貢經哈  
密者相攔出入索道路錢乃已 洪熙元年貢硫  
黃

卷之三

三

上謂從前不聞哈密產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虜中既有硫黃則製造火器不  
患無人猝遇戰鬪亦須有備勅大同宣府總兵知  
之 宣德元年遣使祭故哈密忠順王免力帖木

兒後

上命行人蕭鑿往諭諸番至哈密群夷多覲方物鑿  
厲聲叱曰

天子仁聖惟恐六合之外一物不得其所故遣使宣  
諭汝等豈為受賂來耶群夷聞之遂不敢有所獻  
皆遣使修職貢 正統甲戌哈密入貢方物其還

也照例

上命行人邊求送至甘肅凡百供應具給且嚴其約束使無得侵擾哈密使臣言於甘肅守將曰我輩見館伴使凡十二次未有如邊公者成化初字羅帖木兒被頭目者林謀害無嗣王母主衛事因思由先衛安定王子孫係是至親具本差官撫取未來

或云宣德間免力帖木兒卒命其姪卜答失理嗣封忠順王 三年以哈密忠順王卜答失理

十二卷

四

尚幼遣使立故王免力帖木兒之子脫歡帖木兒嗣為忠義王俾嗣忠順王綏撫部屬然免力帖木兒既有一子何又先立其幼姪也此說恐未是

正統四年貢王求紵絲與四表裏 天順四年貢賜紙金箔薑桂茶礬 成化元年禮部尚書姚夔會昌侯孫繼宗等議哈密乃西域諸番要路近年為亂加思蘭殘破其國人民潰散不時來貢動以千百會饗宴賜朝廷固不恤此然道路疲於迎接

合酌量事體哈密使臣歲一入朝不得過二百人

亂加思蘭五十人其土魯番亦力把力等或三年五年入貢經哈密者依期同來不得過十人宜勅陝西甘肅等處鎮守總兵撫按三司等官撫諭夷民嚴加防範及勅哈密王母努溫答失力收集流散保守境土庶全朝廷始終優厚之意從之 三年以忠順王外孫為都督賜銅印金幣 八年都督赴京嗣官貢馬駝加賞 九年被土魯番酋鎖擅阿力後止稱番酋虜王母及金印以去國人離散

十二卷

五

王母外甥畏兀兒都督罕慎率眾逃居苦峪肅州國人奸狡者潛降土魯番窺侯塞下甘州守臣以聞哈密亦累求救援兵部言哈密實西域諸夷咽喉之地若棄而不救竊恐赤斤蒙古罕東曲先安定苦峪沙州等衛亦為土魯番所脇則我邊之藩籬盡徹而甘肅之患方殷設使河套之虜不退關中供億愈難繼矣

上命集廷臣議會昌侯孫繼宗等謂宜及今賊勢未盛遣使勅赤斤蒙古罕東等衛諭以大義俾知唇

亡齒寒之勢且速擅阿力今亦遣使進貢因賜之  
勅使悔過自新庶可以散其姦謀縱哈密不能自  
存亦足以堅各衛內嚮之志因舉高陽伯李文知  
夷情宜委以使事乃勅李文及右通政劉文等往  
撫處之比至調集罕東赤斤番兵數千駐苦峪關  
不敢進無功而還 十八年甘肅守臣乘阿力死  
其弟阿黑麻新立遣罕慎領番兵復取哈密奏封  
忠順王罕慎嗜酒貪殘國人怨恨西域諸夷貢使  
往來者苦罕慎要索亦怨恨二十二年罕慎言在

卷之十二

六一

刺有克捨太師革捨太師克捨死其弟阿沙赤為  
太師革捨弟阿力阿古多兀王與阿沙赤讐殺西  
走據哈密尾刺尋退去 弘治元年哈密奸回見  
罕慎非貴族阿黑麻係同類密相構引假以求親  
誘殺罕慎罕慎弟奄克索刺後止稱奄克襲授都督管  
領殘眾番酋求和以主哈密番酋阿黑麻也  
詔不從其請但許入貢且降爾書遣哈密頭目馮亦  
虎仙往賞賜之諭令歸金印城池時王母已故  
四年番酋遂以金印城池歸乃升馮亦虎仙為都

督僉事文升以為哈密一城三種夷人雜處種類  
不貴彼此頡頏北山則有小列禿野七克力數種  
強虜時至哈密需索無厭稍不如意輒肆侵陵最  
為難守者必須求元之遺孽襲封然後可攝服諸  
番與復哈密耳是冬起前左都御史王越入見加  
太子太保總督三邊經畧哈密

先是越奪爵謫居安陸弘治改元詔放還鄉尋  
以寅緣復左都御史致仕至是乃起用之

曲先安定王姪陝巴者忠順王的派也至是已

卷之十三

七一

取來京乃命之襲封為王送至哈密仍令本衛回  
回都督馮亦虎仙後止稱馮亦虎仙及失拜煙谷後止稱煙谷  
谷等同奄克字刺畏兀兒人後稱奄克共輔陝巴及有奸  
回火辛哈即乃虎仙妻父也亦共理事越以奄克  
罕慎弟也與陝巴不協乃取罕慎女妻陝巴結好  
奄克未幾越卒是秋賜陝巴大帽蟒衣玉帶象笏  
然奄克與煙谷同類為黨哈即與虎仙同類為黨  
各分彼此致國難守 五年諸番索陝巴犒賜不  
得哈密都指揮阿木郎挑蒙擅剋上魯番入貢

物又與鄰胡七克力掠其牲畜未幾土魯番報怨入哈密城殺阿木郎復虜陝巴及金印去令頭目牙木蘭占據哈密 六年 朝廷命兵部尚書張海都督僉事綏謙往經畧之遂拘土魯番貢使四十餘人安置南邊而閉嘉峪關絕諸域西番之貢使土魯番結怨衆夷以孤其勢 七年海謙歸奏上怒其不進圖本又無功而還皆下獄土魯番益驕肆聲言欲攻肅州城馬文升欲遣兵襲殺牙木蘭聞肅州撫夷指揮楊翥以奏事至京熟諳夷情詢

策於翥得罕東至哈密捷徑議令甘州守臣調罕東番落兵三千爲前鋒以鎮兵三千爲後援遣一副將將之賫數日熟糧取道南山馳至罕東乘夜兼程而進出其不意賊將可得而擒都御史許進貪功不委副將將之如兵部成美親率鎮兵至肅州屯於嘉峪關外候罕東不至然後屬兵副將從常道往襲北至賊將牙木蘭豫知已遁去僅得空城斬首踰四十得陝巴妻女而還然亦威振西土且絕貢乏用番酋乃將印及其王送於甘州都御史

周季麟等奏遣番兵送回哈密 十八年哈密屬夷阿刺等怨陝巴指剋陰誘番酋之次子直帖木兒喇子來哈密陝巴棄城帶印奔沙州鎮巡官奏遣指揮董傑同奄克至哈密往諭不從遂將阿刺等陸人擒殺之餘黨懼復將陝巴送回 正德元年陝巴尋卒子速壇拜牙即襲爲忠順王稱王者皆此人也淫醜不道屬夷謀害之虎仙先因送真帖木兒回番乃與番潛謀誘其王云番王怪爾行事不公且來殺爾可先投免禍忠順王懼乃欲往

投順奄克不從王恃刀殺之奄克逃至甘州告其情哈即乘機同誘王往歸土魯番當被拘留哈即先回國番酋時阿黑麻已死今其子速壇即位後止稱番酋隨令頭目火者他後止稱他只丁同虎仙滿刺哈三領兵占據哈密鎮巡官遣撫夷千戶馬馴前往探聽虎仙乃曰城池金印在他人之手我豈敢言奉誰爲王及稱土魯番要犯甘肅夷人撞八十久住哈密備知虎仙通番謀害之情虎仙又請將哈密印信與他只丁掌管我同坐此城 九年番酋移書甘州守

臣索段死一萬贖哈密城印且欲速遣前諸貢使還本國否者兵入寇且先殺掠 國初內附諸蕃落以示強總制鄧璋以聞命起致仕兵部尚書彭澤往經畧澤請勅一道諭蕃酋還城印一道諭奄克田共虎仙守國給事中王江都御史張麒各上言治病者藥無二君奕棋者局無二帥甘肅諸路既有鄧璋總制不宜復令彭澤總督不聽澤至甘肅調集兵馬土魯番復以書來急欲段死澤謂蕃酋可以利啗遣通事火信馬馴賚段死二千同虎仙

卷之二

十一

往賜番酋贖取城印火信等猶未至番境澤奏西夷事寧乞致仕巡按甘肅御史馮時雍上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慢哈密之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講和虜人大開溪壑之欲要我以難從之事後來之變雖無形非愚臣所能逆覩又言忠順王爲賊臣虎仙等所困以計逼走造爲厲階荼毒國人謀叛君父時陸完在兵部寢其奏既而澤又奏稱蕃酋畏威悔禍獻還城印遂取澤回京火信等至蕃賜幣番酋媿其賞薄虎仙仍許增一千五百疋

或云番酋有妹欲與忠順王爲妻虎仙聞之乃况他只丁轉言忠順王不知親信伊妹可與我爲婚番酋不允發怒欲殺虎仙虎仙懼許送段子一千疋謝他只丁五百疋得釋

後番酋復占哈密索虎仙前許段死虎仙先與百疋其餘待甘州收拾送來 十年正月虎仙陰聽番酋同他只丁馬黑木來肅州近邊搶掠王子庄苦峪赤斤等處四月朝議差馬馴同奄克虎仙賚送勅書并賞賜至番撫取城印奄克懼番酋讐殺行

卷之二

十二

至大草灘托疾存住番酋受賜先將城池交與滿刺哈三掌管將金印交與馬馴等及差馬黑木帶領夷人哈冊等將帶方物寶石馬匹謝恩進貢又遣虎都寫亦監押虎仙取討前許段死探聽消息虎仙推稱伴送公使避住甘州六月番酋又占哈密城 十一年四月牙木蘭謀劫甘州令夷人斬巴思等以書約阿刺思罕待番兵至時即與甘州關廂寄住回子放火開城斬巴思等藏番書入關被獲兵備陳九疋遂搜得虎仙日前謀造鐵盔四

頂甲二副銅鐵砲七筒大刀四把其子米兒馬黑  
麻藏在酒主張子義家井內後番入寇至嘉峪關  
射死恭將芮寧甘州大亂九疇遂殺斬巴思等八  
人番酋尋又求和且差頭目虎刺力帶領從人前  
來投遞番書歸罪虎仙尋遂西去九疇乃以捷奏

詳見土魯  
番傳中

上詔科道官往勘擬虎仙謀叛律虎仙納賄倖臣錢寧捏詞  
具奏法司會問改擬奏事不實罪虎仙與馬黑木  
姪婿米兒馬黑麻同犯遂交結於寧俱送會同館

十三卷

十三

安歇虎仙等巧為蠱惑誘引

上常幸會同館 十三年虎仙子與姪婿以前所犯  
下甘肅鎮巡獄虎仙乃謀密遣添歌兒往番令來乞  
和否則挑戰事發都御史鄧璋奏遣刑部陳郎中  
錦衣彭千戶往會勘馬黑木又與錢寧捏請帶同  
官校往肅州選取婦女幾致激變地方虎仙與姪  
婿寅緣俱賜從朱姓傳陞錦衣指揮隨駕南征  
十五年陳郎中等擬添歌兒等坐絞馬黑麻等  
坐徒馬黑木從陝西徑往南京見

上亦留隨從與虎仙等生事害人十二月

聖駕到京虎仙等仍住會同館 十六年四月大監

秦文傳奉

嘉靖  
發極

聖旨哈密及土魯番等處原差來進貢夷人該放回  
的照依該部原擬賞例給與賞賜差人伴送回還  
其餘的着在會同館安歇該管官員嚴謹關防不  
許縱容出入

上又詔虎仙交通土魯番與兵構亂攪擾地方以致  
哈密累世受害罪惡深重曾經科道鎮巡官勘問

十三卷

十三

明白既而寅緣脫免錦衣衛還挈送法司查照原  
擬開奏定奪於是法司復題查得虎仙止有一妻  
一妾與子馬黑麻住甘州又一妾住哈密參照虎  
仙本以西域狡夷濫膺朝廷品爵不思匡輔哈密  
為國藩籬却乃潛通土番犯我疆圉妄許段死致  
芮寧之喪師謀為夷王逼忠順以失國攪擾地方  
為患多年交結權姦曠誅二載所據本犯罪惡深  
重議擬前罪緣坐其家口籍沒其財產於法允宜  
本犯未到男米兒馬黑麻藏兵甲於井中思乘時

而構亂遣家僮於徼外欲藉寇以復讐婿馬黑木誘令番酋奪占哈密城池率同他丁丁搶掠近邊人畜所據各犯俱與虎仙罪犯相同亦當議擬謀叛之律其姪婿馬黑麻交結權臣傳陞近侍壘惑先帝清亂天宗相應議擬奸黨罪名

上從之虎仙尋斃於獄嘉靖三年馬黑麻繫行都司斷事獄中又於柴內藏刀送入糾同在監重犯陳淮等一十三人反獄持刀殺出將甘州右衛鎮撫監門打開劫出在監姦細夷犯虎兒班等越城而

卷之十四

逃陳九疇并副使姚文淵遣人捕獲擬死未奉決單巡按御史盧問之恐其留為後患遂行處決盧問之後被奏擢番酋以復讐為名聚眾三萬深入甘州屠戮甚慘廷議絕之閉關三年乃復求通貢以願歸哈密城池金印為說而牙木蘭復與番酋相忤乃擁眾來降時因災異求直言錦衣衛帶俸百戶王邦奇疏曰我

祖宗聖武英謀明見萬里謂哈密地方境接番夷為四面首虜襟喉之地故立哈密國土以為我中國

腹心之寄一聞番夷有警有哈密必能預知今其傳報故中國有備而夷狄莫能為殃是以節年貢賜不絕兩國和好生民獲安又設潼關之禁不令興敗以彰我國家賞賚之重而固夷北面之心其為邊備慮至深切遠矣百餘年來久安常治豈非職此逮自成化十年高陽縣伯李文曾征哈密行至瓜州而還亦未成功老師傷財不可勝紀弘治五年土魯番奪據哈密總兵官劉寧往征克捷保障之功照耀古今其後撫鎮等官處置乖方行事

卷之十五

過當因而人心背向不同兼以廷臣謀議矛盾不一輒以省費勞師為言至誤大計弘治十二年該巡撫甘肅都御史周季麟等處置夷情請復國土以繼封爵誠為有見時兵部尚書馬文昇亦常以此地方之備為慮今伏望

勅兵部從公計議訪選謀勇將官審求復興哈密安靖甘肅竒策長治以為生民保障之計再乞勅兵部移文甘肅行鎮巡等衙門并行都司知會除忠順王并牙即逃去年又若再強求尋取復立恐其

又啓覺端密令差委親信能幹人員令其密切體訪忠順王的派子孫星馳保勘前來以繼封爵以嚴邊備如此庶

皇上免西顧之憂而蒼生享太平之福矣詳具土魯番傳中

刑部尚書胡世寧疏曰我太宗文皇帝雄武冠絕

古今徼外四夷無不臣服是以北封元之遺孽阿

魯台為和寧王馬哈木為順寧王西封脫脫為忠

順王東北置奴兒干等都司衛所一百餘處皆以

撫綏戎落藩屏中國至於南討黎季犛復古中國

卷之十二 其

之地建立交趾布政司尤為綿績宣宗以來黎賊

復據交趾殺官劫印不可勝紀阿魯台亦為馬哈

木所併其東北各衛所亦皆蕪併不常存亡莫考

先朝皆置之不問蓋不勞中國以事外夷所以保

我子孫黎民永固基業尤得古聖王推亡固存之

道也乃惟哈密遠在萬里其王脫脫之後已絕自

其主國王母以來三被土魯番殺擄占奪城池廷

臣無敢直言請以先朝處外夷之法處之者乃強

求其親黨曰罕慎曰陝巴而立之旋被占奪今其

民四回一種文附土魯番謀傾本國哈刺灰畏兀

兒生達二種逃附肅州依我存活不敢復歸其王

拜牙即自願投附土魯番及欲導彼入寇矣正德

年間兵部奏差彭澤總督經畧仍請勅一道齎諭

番酋欲其獻還哈密城印將送回其王矣拜牙即

自願歸彼雖令復守本城亦其臣屬也於我何益

又勅一道令奄克回還哈密與虎仙同守城池夫

虎仙占據哈密而奄克避難來歸今使之還是驅

入虎仙口也一時 臣失處如此彭澤素懷忠勇

卷之十一 十七

身任其事乃亦依阿不行執奏苟且行事不終而

還責以大臣體國之義不為無罪也使今土魯番

獻還哈密城池忠順王真有嫡派應立之人朝廷

與之金印助之兵糧數萬到彼為王誰與之守蓋

不過一二年復為所奪益彼富強辱我

皇命且使再得金印城池以為後日指勒求贖之計

耳於我中國何益也臣愚欲乞聖明特與輔臣熟

議今後哈密城池照依先朝和寧交趾捨置不問

霍翰疏曰切照永樂年間封哈密為忠順王以



斷北狄右臂二以破西戎交黨外以聯絡戎夷而制其逆順內以藩屏甘肅而衛我邊郡古帝王置外夷安中夏之長策也自土魯番攻陷哈密奪我金印據我城池歷年經月未見底定是以都御史陳九疇建議欲使獻還城池須令閉關絕貢蓋謂西番仰給中國惟通貢可交易貨物若絕不通貢則彼欲茶不得發腫病死矣欲麝香不得蛇蠱爲毒而麥禾無收矣是故閉關絕貢所以扼西番之咽喉而制其死命也惟彼貢路不通死命不救遂

卷之十三

十八

常舉兵入寇擾我甘肅邊臣欲與求成故昨復有通貢之請奉

旨若土魯番有悔罪真正番文還哈密城池人口卽許通貢是我

聖上因通貢之機廣遷善之路此中國待夷狄之體也今聞土魯番求貢尚書王瓊譯進番文一十餘紙俱齎夷小醜之語無印信足徵之詞則土魯番未有悔罪之實可知也未悔罪而遽許通貢戎心益驕後難駕馭而邊患愈滋矣此其可虞者一也

哈密城池雖稱獻還乃無番文足據不知後日作何興復或者遂有棄置不問之議夫土魯番之無道也圖哈密久矣我遂棄置不問彼愈得志將劫我罕東誘我赤斤掠我瓜沙外連北夷內擾甘肅而邊患遂熾矣可虞者二也牙木蘭者土魯番腹心也擁帳三千稱降於我然在牙木蘭則曰來降在土魯番書則曰不知彼去向以事理觀焉豈有擁帳三千遠來款塞而土魯番不知者安知彼非詐降以餌誘我耶他日犯邊則曰我納彼叛人彼

卷之十三

十九

來報復也又曰我不歸彼叛人故彼不歸我哈密也則哈密永無興復之期矣彼擁衆難遣而我之邊患愈無休息可虞者三也牙木蘭之降也虜餽口食仰給於我費已不小猶曰羈縻之策不得已也若土魯番擁兵扣關稱取叛人將驅牙木蘭而與之耶彼則詭曰降以授生也今出則死而不肯去矣將從而納之耶臣恐爲內應而有肘腋之憂土魯番擁兵於外牙木蘭爲變於內甘肅危矣可虞者四也或曰今陝西饑荒甘肅孤危尚慮不保

雖棄哈密可也臣則曰保哈密所以保其肅也保其肅所以保陝西也若曰哈密難守則棄哈密其肅難守而亦棄其肅可乎因棄其肅遂棄臨洮寧夏可乎西北二邊與虜爲鄰退尺寸則失尋丈是故置場棄守之議不可不慎也

聖明在上蒞中國撫四夷追復帝王之盛以增光祖宗乃輕棄

祖宗置場可乎或曰漢棄珠厓宣德間棄交趾不可耶臣則曰北狄南蠻體勢則殊珠厓交趾吾欲棄

卷之二

二十

之置之化外而已彼不吾毒也若西北二邊則據險以守我一失險則虜必據之矣虜人據險則中國大患無窮矣宋人西失寧夏北失幽燕國遂不振然宋人且以漢棄珠厓藉口是其學術誤天下也可不戒乎且交趾自秦迄唐入中國爲衣冠文物之邦者千年矣非上官州郡化外之夷之比也楊士奇援漢棄珠厓例欲舉叛圖十郡之地棄而不顧所謂若考作室乃邦背堂者也又足法乎或曰哈密自成化九年失之二十年收復弘治六年

失之十一年收復正德六年失之而襲封忠順王者且降於土魯番矣今雖收復還之將恐無人與守勞中國以事外夷非計也臣則曰保全哈密則赤斤罕東聲教聯絡西戎北狄並受制馭若夫哈密則土魯番併吞諸戎勢力日大而我之邊患日深矣是故保哈密所以保中國昔者

太宗皇帝之立哈密因胡元遺孽力能自立故遂立之彼借虛名而我享實利今哈密之嗣三絕矣天之所廢誰能興之議者必求哈密之後而立馬亦

卷之二

二十一

見其固也苟於諸夷中求其雄傑足以守城池護金印戢諸夷修貢賦力能自立者即可因而立之固不必求胡元之孽而立也或曰弘治六年土魯番酋娶我封爵之王哈密矣然則此時何不因遂立之乃求胡元遺孽而立啓數十年之紛紛耶臣則曰土魯番酋志吞哈密并爲一國則將遂霸西戎而連北狄此時若假之封爵是虎而借之翼者拆爲兩國而控制之可也今宜速遣間諜告諸西戎曰中國所以閉關絕貢非爾諸戎之罪也上嘗

番不道滅我哈密蹂我疆場將與問罪之師焉故  
先閉關制其死命爾諸戎無罪不得通貢貢土魯  
番之故也有併力殫心共滅土魯番者即封為忠  
順王授以金印以主西戎及諭牙不蘭曰爾魯土  
魯番之腹心也今降則我中國之藩籬矣爾力能  
立於哈密乎即以封爾三年之後爾能和輯哈密  
即授爾金印為忠順王長為中國屏衛則主哈密  
者雖非前元之裔亦不失為中國之體矣推以通  
變且以趨時是固邊將之任關外之責 朝廷勿

卷之十一

十一

預知焉而假以便宜之權可也或曰今日忍棄哈  
密豈得已也甘肅連歲凶荒軍士糈糧校死不暇  
在甘肅且凜凜何有於哈密昔我

太宗皇帝之供邊也悉以鹽利其制鹽利也鹽一引  
輸邊粟二斗五升富商大賈悉於三邊自出財力  
以招遊民自墾邊地以藝菽粟自築墩臺以立城  
堡歲時無饑天順成化年後遂變其法凡商人種  
鹽悉輸銀於戶部邊賈耕稼積粟於無用遂散業  
而歸鄉土墩臺遂日頽壞城堡遂日崩拆遊民遂

日離散邊地遂日荒蕪生齒凋落地方困敝千里  
沃壤莽然秦墟稻米一石直銀五兩此皆鹽法更  
變之故也然則安邊足用之長策莫善於

太宗之鹽法矣今宜 勅問兵部曰土魯番叩關求  
貢有何可驗印信悔罪番文牙木蘭來降真偽并  
哈密城池有何料理收復務出萬全之策勿墮狡  
戎之謀再勅戶部曰甘肅邊糧累年缺乏若何而  
為目下賑救之方若何而為經久饒贍之策詳畫  
上聞取裁

卷之十一

十一

聖斷臣愚且見中國尊安區區裔夷向背付之邊臣  
一叱咤而定矣不煩

聖明轉側西顧之憂也時提督三邊尚書王瓊力主  
興復哈密且請撫馭散亡屬番以安邊境行令陝  
西兵備趙載遊擊將軍彭濬同撫夷官指揮劉雲  
等查得哈密衛離肅州一千五百餘里忠順王名  
速壇拜牙郎 正德八年 授順土魯番至今無人承襲本  
衛都指揮四員一員奄克掌印 正德八年 授肅州東關  
寄住奄克故其長子襲亦故弟胤告李刺襲見存

一員虎仙正德十年死于刑部獄中長男馬黑麻嘉靖

二年甘州處決無嗣一員滿刺哈三故絕一員失拜

煙答死于肅州其妻見住甘州北關長男馬黑麻

嘉靖二年西安府處決次男馬黑木見在哈密未襲所

管畏兀兒一種已襲職普覺淨修國師一員都指揮

指揮使指揮同知指揮僉事所鎮撫共七員各驗

有授職

勅書未襲職正千戶一員原授職

勅書被賊搶去都指揮指揮使千百戶鎮撫九員僧

卷之三十一

二五

綱司都司二員各授職

勅書收貯前項哈密衛所管畏兀兒一種部下男婦

共三百七十名口又有哈刺灰一種已襲職指揮

同知一員驗有授職 勅書未襲職指揮同知指

揮僉事千戶鎮撫共十三員各原授職 勅書收

貯前項哈密衛所管哈刺灰一種部下男婦共五

百一十名口及審據各夷供稱見在哈密衛未襲

鎮撫等官二十四員職名未能盡記請令聽其承

襲兵部尚書胡世寧議謂哈密等衛屬夷未曾襲

職者查驗先年受職 勅諭如果真正及的親相

應承襲子孫別無違碍責令本族夷人自相保勘

取具承襲的名具由奏繳換給 誥勅准令襲職

且免其起送赴京新 勅賞給收領就將舊 勅

照例拘收到官兩相交付差官進繳通候年終會

官燒毀至於米兒馬黑木兄原以叛逆受罪其身

家見附土魯番服屬合無待候哈密興復而彼仍

屬本國然後聽襲亦未為晚

上從之自王瓊撫處之後哈密稍稍自立朝貢時至

卷之三十一

二五

迄今不絕其俗性獷悍田田韃韃畏兀兒雜處故

衣服異制飲食異宜其山川曰天山在哈密城北

如過之必曰望鄉嶺嶺上石龜有曰畏吾兒河沿

下馬拜其產馬橐駝玉石鎮鐵石謂之鐵鐵鐵

米豌豆麥大尾羊羊尾大者重三斤小者楸子胡

桐律陰牙角香棗其貢馬駝王速來蠻石青金石

把咱石鐵器諸禽皮等物其朝貢每三年一期八

月初旬驗則入其入多不過三百人其入關至京

起送三十人成化元年其域南至沙州西抵交州北

連瓦刺東南肅州

許論兵部尚書甘肅邊論畧曰甘肅耶漢之河西四

郡武帝所開以斷匈奴右臂者蓋自蘭州為漢

金城郡過河而西歷今紅城子莊浪鎮羗古浪

六百餘里至涼州為漢武威郡涼州之西歷今

永昌山丹四百餘里至甘州為漢張掖郡甘州

之西歷今高臺鎮夷四百餘里至肅州為漢酒

泉郡肅州西里七十出嘉峪關為故沙灰二州地

緣赤斤苦峪以至哈密等界則皆漢燉煌郡也

卷之十三 二十六

與前四郡皆隸甘肅鎮洪武五年宋國公馮勝取河西定

以嘉峪關為界而棄燉煌馬東自莊浪岐而南

三百餘里今為西寧衛在古曰湟中中自涼州

折而北二百餘里今為鎮番衛在古曰姑臧此

河西地形之大畧也夫以一線之路孤懸幾二

千里西控西域南隔羗戎北拒胡虜經制長策

自古為難山勢曠遠中間可以設險之處固

甘州等五衛於張掖設肅州衛于酒泉設西寧

衛于湟中又設鎮番莊浪二衛又于金城設蘭

州衛皆置將屯兵拒守嘗考之漢宣帝命趙充

國將兵討羗克國奏曰願留步士萬人屯田節

曲相保為壘木樵枝不絕便兵戎飭備具

謹烽火通勢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今日

守甘肅之臣惟以克國為法况茲凋弊之餘非

斯得矣壘木樵即高樓也

豪傑任事之臣其孰能為且哈密甘肅之藩籬

諸番之領袖成化以來陷於土魯番興復建議

至勤累朝顧在今日有難者二有當緩者四不

可例以往日何也哈密累敗之餘喪亡畧盡今

縱復國彼豈能固守此一難也興復哈密曉諭

土魯番不從必煩討而後可試言今日鎮兵可

復能為深入之事乎虛喝謾恐難以震動此二

難也往建哈密以其能制諸夷為藩蔽也今不

能矣立之何益是故盛衰之會殊強弱之形異

哈密者昔為要區而今為散地當緩一也哈密

其君身事仇國轉徙之眾亦已長子孫是彼無

共天之義而忘之反遺我同舟之急而求濟此

何為乎當緩二也 累朝以哈密之故勞費萬

狀議論無已是以番賊視之為奇貨以為中國

不可一日無哈密也今日索金幣明日求進貢

密事彼當何爲乎以爲將遂有哈密也則豈待中國棄之而後取之以爲不能則哈密猶舊也况吾閉關絕貢可以制諸夷之命當緩三也赤斤蒙古安定曲先等衛亦皆中國藩蔽赤斤等衛破於土魯番安定等衛破於亦不刺何不聞爲彼恢復而切切於哈密乎當緩四也審於六者之間則哈密可復不可復宜復不宜復圓機之士必當破衆說而建長策矣至於亦不刺者逃自漢北蟠據青海爲西南患頃歲已許內附

卷之三

二十九

尋因其敗弱而棄之頗爲失計何也甘肅之患北虜倏去倏來者南羌特坐守之夷耳惟土魯番近歲兩犯甘肅累肆荼毒漸不可長若收西寧海虜置之哈密近境結以恩德令其西制土魯番北控瓦刺此千載一時也倘有成績即令職西域之貢何所不可議者祇恐別生事端而不思遠地無干祇云夷心叵測而不知窮虜易用視今日自擬西邊併吞熟番而散處河岷何如耶矧以虛糜而得實用借虜地爲干城其得

失利害不言可知又今河西屯田散矣何者二千里內計丁僅一萬七千耳防守不設耕種難也累遭殘破生聚難也股削無已休養難也是故人益貧口益耗食益歉兵益弱而屯田益不興矣近日差官添築新堡廣招佃種似矣豈有舊堡未充而更能實新堡者乎豈有不爲防守而敢遠耕者乎豈有將不休養而人得生聚者乎又譬之家政農桑新水賓客祭祀之類動必相連豈有餘事皆廢而一事獨舉者乎是故有

卷之三

二十九

將而後有兵有兵而後有人有人而後有土有土而後有財有財而後兵益張屯益舉矣他如李淮之議曰欲將見堡量給以馬無事令其瞭望而耕耘有事得以聯絡而馳逐拯溺救焚此其近策矣蘭州舊有管糧郎中而不司支放與宣大事體少異已失事宜或又令其歷在催徵不更遠乎若以省參一官專駐蘭州以督邊課如近時山東河南京運事例而移郎中於甘州如宣大例則稽察歸於戶部催科便於本省是

212284

S  
2121-5  
152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地理類

或一道也西寧凡控十三番族四堡六千九所  
亦要地也不令屬莊浪叅將而別為一鎮設官  
易贖之議良是然 國初建寺立僧以夷治夷  
之法今有講其故者乎西域來貢番文動數百  
紙詐冒相仍者多若給符限年勤以名數庶可  
久可繼之道也

卷之十二

三十



ZW 21101000695721

七九六